叢書集成三編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www.douxiu.com

西元一九九七年三月台一版

叢書集成三編

精裝一〇〇冊基價二四〇〇元正

版權所有

主編王德毅
編輯李淑貞蘇秀子
陳淑貝蕭浩雲
發行人高本釗
發行及印刷所新文豐出版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四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四
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
傳真：三〇二三八七〇·三五六八〇七六

03002220（套）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一〇〇冊目錄

補遺

總類——考據

養痾三編八卷……清　夏　炘撰……景紫堂　一〇〇　〇〇一

漢唐諸儒與聞錄六卷……清　夏　炘撰……景紫堂　一〇〇　〇〇五

訂謨成竹一卷……清　夏　炘撰……景紫堂　一〇〇　〇四八

息游詠歌一卷……清　夏　炘撰……景紫堂　一〇〇　〇五五

社會科學類——考試

公車見聞錄一卷……清　林伯桐撰……脩本堂　台　大　一〇〇　〇六七

社會科學類——喪儀

大風集四卷（浙刻雙池遺書之十）……清　汪　紱撰……汪雙池中研所　一〇〇　〇九五

語文學類——文字

急就探奇一卷……清　陳本禮撰……陳　氏　台　大　一〇〇　一五七

應用科學類——醫學

醫林纂要探源十卷附錄一卷……清　汪　紱撰……汪雙池中研所　一〇〇　一八五

藝術類——彝器

wt51/10

莽鏡釋文一卷……冒廣生撰……冒　氏台　大　一〇〇　五八一

藝術類——碑帖考識

東洲艸堂金石詩一卷……清　何紹基撰……遯盦金石　中研所　一〇〇　五八七

簡經堂鐘鼎攷釋跋尾一卷……清　陳慶鏞撰……遯盦金石　中研所　一〇〇　六一九

文學類——詩文總集——歷代

從游集一卷……清　陳瑚輯……峭帆樓台　大　一〇〇　六三三

文學類——詩總集——宋元

增廣聖宋高僧詩選前集一卷後集三卷續集一卷……陳　起編……宋金元明　一〇〇　七〇九

文學類——詩總集——清

如皐冒氏詩略十四卷……冒廣生撰……冒　氏台　大　一〇〇　七五三

文學類——詩別集——唐

唐李長吉詩集四卷外集一卷首一卷……唐　李賀撰
明　徐渭　董懋策　批評……董　氏台　大　一〇〇　八八七

文學類——詩別集——清

庾幔詩質一卷（五周先生集之六）……清　周星詒撰……冒　氏台　大　一〇〇　九三七

文學類——文別集——宋

承明集十卷……宋　周必大撰……周　益國　中研所　一〇〇　九四七

文學類——詞總集——宋

影刊宋金元明本詞紀錄一卷……陶　湘記……宋金元明　一〇〇　一〇一三

文學類——詞別集——宋

景宋本可齋詞七卷（含：可齋續藁卷七、八、十一；可齋雜藁卷三一～三四）……宋　李長孺撰……宋金元明　一〇〇　一〇二七

景宋本于湖先生長短句五卷拾遺一卷……宋　張孝祥撰……宋金元明　一〇〇　一〇六九

史地類——陝西地理及其地方史

甘泉縣鄉土志不分卷……清　不著撰人……鄉土志　一〇〇　一一〇一

史地類——學術家總傳

新喻三劉列傳附三劉文集卷首……清　暨用其輯……三劉文集　中研所　一〇〇　一一〇九

史地類——忠義總傳

思舊錄一卷……清　黃宗羲著……梨洲遺著　一〇〇　一一四九

編後語……王德毅……一

養痾三編

同治元年壬戌新鐫

景紫堂藏板

養痾三編目錄　當塗病叟夏炘輯

漢唐諸儒與聞錄六卷

訂謨成竹一卷

息游詠歌一卷

敘曰養痾三編者同里夏彝甫先生之所輯也先生以碩德重望司諭星江舊述等身沾匄後學涇陽張公都堂駐節新安檄調來郡彝才適擁護儲胥得以昕夕過從梓誼蘭言多所啟發己未秋先生奉文赴淛送試舟中遘疾而返不出戶者兩月彝才亦移館歙東鄉簡討軍寶冬月來郡省先生於東門之旅舍問以病中作何消遣先生出養痾三編見示其一曰漢唐諸儒與聞錄其一曰訂謨成竹其一曰息游詠歌皆本朱子之意輯而成編授彝才讀之其卓識偉論一時高出流輩當由醞釀功深折衷大雅可以上下今古可以開拓心胸可以怡養情性今世攝生家言養痾者收視返聽屏思絕慮以佔畢勞神爲大戒甚至觀鼻白嚥華池講導引餌金石以僥倖於不可知之域而先生獨以味道爲卻疾之方其消長之感逈微矣淛方伯徐樹人先

生致白退巷觀察書曰舟次胥門得景紫堂先生齋名各種終日披誦大開茅塞可爲愈疾良方功勝於藥石鳳才年來執掌軍務積勞心悸得是編讀之亦不覺沈痾之去體云

咸豐十年夏四月同里沈鳳才謹識

漢唐諸儒與閒錄

孟子以後道統失傳至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始有以續鄒魯之傳焉然莫謂宋以前遂無其人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竊觀自漢至唐千有餘載傑士通人比肩接踵雖其間高明之彥或不免役志於玄虛質慤之儒或不免濡首於章句而若大毛公董仲舒鄭康成諸葛孔明文中子韓昌黎諸君子實與閒斯道之傳允矣識大之賢人也此六君子者程朱已有定論爰倣伊洛淵源錄之例

條其遺言逸事萃爲一編以見斯道絕續之交必有守先待後之人緜緜延延以引於勿替而道之塞天地而亘古今者卒未嘗一日亡也己未九月七十一歲病叟夏炘

大毛公亨

鄭康成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

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

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引毛詩正義云初孔子授詩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於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今詩正義中缺此段

徐堅初學記云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

炘按璟成碧大毛公小毛公之目而略其名陸元恪著大

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萇初學記同則作詁訓傳者大毛公名亨也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者非也前後漢書言大毛公趙人者亦非也

伊川程子曰毛萇最得聖人之意

炘按伊川先生沿隋書經籍志之誤以作詁訓傳者爲毛萇其實大毛公名亨非萇也

詩傳

周南關雎首章傳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問伊川於毛公不知何所主而取之朱子曰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關雎傳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其氣象大概好

大雅思齊傳云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

商頌長發傳云帝命不違至於湯齊言湯與天心齊

炘按此毛公主性善之說也毛公之詩淵源於荀子荀子以人性爲惡且曰堯舜僞也桀紂性也毛公說文王之德曰性與天合說湯之德曰湯與天心齊是其詩宗荀卿而

其學不宗荀卿矣

大雅烝民傳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烝眾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

炘按此亦毛公宗孔子性善之說也四句詁訓皆本孔子之意以釋經不統釋之者以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孔子所釋甚明人人知之不必贅也

衛風木瓜傳云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檜風素冠傳云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

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
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
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
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小雅小弁傳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
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
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疎之也
兄弟關弓而射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
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
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
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卷伯傳云侈兮侈兮成是南箕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
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
婦人趨而托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胡爲
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
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矣不逮門之女國人
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
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大雅緜傳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處豳狄人侵
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
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
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
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
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
行葦傳云序賓以賢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觀
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車之將亡

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
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
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
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
焉
炘按毛公親受詩于蘭陵而傳中引用蘭陵之說並不詳
其姓氏惟引用孔子孟子之言深切著明且荀子非十二
子篇孟子與子思並毀而毛公引用孟子之說不一而足
則毛公之學淵源孔孟其得道統之正可知矣

生民傳云生民本后稷也姜嫄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高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郊禖之前履跋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商頌元鳥傳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元鳥鳦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降而生焉

炘按生民元鳥傳無一後世奇怪之語此毛公所受於七

十子之古義也

邶風柏舟傳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

王風黍離傳云悠悠蒼天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齊風盧令傳云盧令令其人美且仁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

曹風鳲鳩傳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興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小雅四牡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常棣傳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

伐木傳云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

魚麗傳云太平而後微物眾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鴈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偝羣庶人不麋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

湛露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謀宗也

六月傳云張仲孝友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

角弓傳云爵祿不讓至于已斯亡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炘按此皆毛傳之粹語也其詞簡其理質其包蘊宏邃其旨趣深長其意味温柔而敦厚其氣象和順而光華漢人釋經之書未有如此之精深博大者程子以爲最得聖人之意不信然哉

董子仲舒　養痾三編一之二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王敬重焉仲舒治國呂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乃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

外攘四夷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廼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年老以壽終於家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間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程子伊川曰董子度越諸子又曰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

賢之意

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又曰漢儒惟黃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

賢良策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

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筦絲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昌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昌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歟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令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嘉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嘉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論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愼其所出

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與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自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先王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

夥民也易其化人也者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目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目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

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俛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目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目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目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佐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目治世猶陰之不可任目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目正

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遠近莫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少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祿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

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謹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張之迺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

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西山眞氏曰彊勉學問者致知之事也彊勉行道者力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皆求以知之篤行則所以行之也又曰人一能之已百之

人十能之已千之彊勉之謂也仲舒之學蓋有見於此○又曰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舉而措之耳仲舒之論自孟子之後未有及之者

聞之蔡氏曰行王道興教化說得深切著明管敬仲對之無色矣況其他乎董子竇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惟其有此一副本領故宜其視管子輩若無有也

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嚴郤（文類曰殿下小尾也）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斗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垔玉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咸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秏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誠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繆盭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消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清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求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禼咎繇衆聖輔德賢良佐職教

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虐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

濟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皆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刻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貧質潤美不待刻琢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

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時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主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慘酷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竝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幷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夤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宅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

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氣氣充塞羣生寡遂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

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偏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最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勿

令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西山眞氏曰漢武帝之於道徒聞而不曾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錢之使帝能用其言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不徒爲聞道之名要必有履道之實則其所至詎可涯也哉

聞之蔡氏曰汲長孺對武帝云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非不切中但語嫌戇直篇中但王心未加焉一語何等深摯遂告以設誠致行內聖外王本領也又云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令列侯郡守歲貢二人是何等規模惜乎不究其用也

賢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眛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偏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

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通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慈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

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册曰上

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睯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

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竝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致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秏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

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尙忠商上敬周尙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吕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吕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廢溝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

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與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其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及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遊吕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詘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庳此民之所吕罷勩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吕與民爭力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委積務此而無已吕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寖吕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貪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吕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

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吕爲制大夫之所當循吕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無退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倗好誼則民鄉仁而俗美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

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道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小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從矣

西山眞氏曰仲舒言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非學貫天人之際者不能言又曰仲舒言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申庸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出於性而性出於天仲舒此意即申庸之意

閒之蔡氏曰首言法天盡性而即繼之曰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大儒之言原原本本切實可循所謂以不容已之心行不容已之事也遂因此而極言之申戒薦紳貪利一節全是發人廉恥之心千載下睹吏見之猶知自飭末段推

舜孔子以一學術如大明經天陰霽盡息蓋學術一則治術自一愚以爲定漢家四百年天下之基非過溢也

對江都王

王問曰粤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粤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

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虐繇此

言之粤本無一仁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朱子曰董仲舒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又曰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者於此有不能自已者

西山眞氏曰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伯者惟仲舒爲然蓋仁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已功之成否不

計也霸者則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卽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

遺事

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傳呂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

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又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

而治

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以上並本傳

鄭氏康成　養痾三編一之三　賈儀禮疏

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本云鄭崇之後而周禮疏云鄭沖之孫考鄭崇漢書有傳孫氏星衍云沖不見於史疑沖爲崇之誤元少時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厤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元元日夜尊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

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迺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元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脩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迺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瑾及元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

遂迫脇元不得已而詣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元爲趙

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迺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迺黃巾城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迺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且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迺舉元茂才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元迺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瘥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疾病時袁紹與曹操相距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元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荅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元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

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

范書論曰鄭元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元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

朱子曰鄭康成也可謂大儒事事物物俱理會過

經訓

中庸天命之謂性注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

潘植錄氣之精英者爲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爲金木水

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爲理所以爲仁義禮智信者是也

沈侗錄問古注木之神爲仁火之神爲禮如何見得曰神字猶云意思也且如一枝柴御如何見得他是仁只是他意思御是仁火那裏見得是禮御是他意思是禮

湯泳錄率性之謂道鄭氏以金木水火土從天命之謂性說來要順從氣說來方可

若袁機仲書云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或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

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乾類尤爲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央爲四行之地四行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眞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味五臭五藏五蟲其分屬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爲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爲要緊非徒小小節目而已也

北溪陳氏曰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卻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

位只寄旺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而土無頭氣只分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

炘按韓文公謂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朱子歎爲看得性字端的其源自康成發之又以五行之神溯五性之所自來淵源夫子文言之義卽程朱亦不能出其範圍信乎康成之解經所以度越諸子也惟以信配水以智配土用乾鑿度之說乾鑿度北方爲信中央爲智不如宋人用服虔之義以智配水以信配土服虔左傳注土爲信其取義尤精耳

樂記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云理猶性也

炘按康成論語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見後漢書桓譚傳）尚沿樂記之說此注理猶性也以天理解天性純是孟子性善之旨與伊川先生性卽理也之訓豈大相逕庭哉

中庸庸德之言庸行之謹注云庸常也

炘按鄭中庸目錄以用訓庸義未甚諦此以常訓庸而朱子平常之訓因之惟其平常所以不易程朱之言互相表裏鄭朱之解亦先後同符矣

中庸雖有其位節注云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余大雅錄若解經如此簡而明方好吳草廬云鄭康成於中庸二十九字只以十三字注之朱子深有取焉

儀禮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疏引鄭志云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癈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又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謂承重者）朱子書奏稿後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升嫡孫爲祖

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大此文字時無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

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周禮注自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興）及子大司農仲師（衆）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逵）南郡太守馬季長（融）皆作周禮解詁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二鄭者同宗之大儒今讚而辯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

及 高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鄭元徧覽羣經知周禮皆周公致太平之迹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大行後王之法易曰

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遺事

後漢書本傳章懷太子注引鄭元外傳云年十二隨母還家正服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元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覩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視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還歸供養假田播殖以

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遜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滍淨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閉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孜孜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逭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墨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合吾算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鄭元欲注春秋傳尚未成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不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多與元同元就車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君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三國志注云劉先主師事九江盧植與鄭康成爲友其論惜赦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

三齊畧記云不其城東有嶧山鄭元教授處山下生草如薤葉長尺餘柔紉異常土人名康成書帶草

諸葛武侯孔明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常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

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於是與亮情好日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建安十二年劉表病卒子琮代立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爲曹公所追破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兵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者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公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

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軍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幷力拒曹公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公鎮荆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

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先主即帝位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又領益州牧事無鉅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

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屯於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其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齊整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斬謖以謝衆上疏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九年

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庶幾乎

伊川程子曰孔明庶幾禮樂

平巖葉氏曰亮之治國政刑修舉而人心豫附名正言順禮

樂其庶幾乎

又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平巖葉氏曰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爲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物至於親賢臣遠小人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有大臣格君之業

江氏永曰按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數言尤近儒者氣象

又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亦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甯無成

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幷取而與劉氏可也

炘按先主入益州留武侯於荆州及自葭萌還攻劉璋始召武侯入益州見趙雲傳武侯奉詔率趙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似取劉璋之謀武侯未嘗與聞武侯於先主雖有魚水之歡然亦有先主獨斷武侯不得行其志者如東行伐吳之舉孔明不能諫止及大軍敗績還住白帝武侯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可見武侯之志亦有不能行於先主者也

朱子曰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個諸葛孔明

致道問孔明出處朱子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爲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

又曰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鎮木之錄）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誚處其小者如賜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若武侯則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答魏元履）

又曰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

隆中對

先主屏人問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富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南距漢河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

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朱子曰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及王朴平邊策編爲一卷

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

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朱子言胡致堂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則見其斂衽後歎孔明出師表吳臨川亦云文公微醺則吟哦古文某所見閒則每誦離騷出師表

又自表後主曰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欲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寰宇提拔隱逸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羸財以負陛下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眞可謂大丈夫矣

遺事

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包揚錄問武侯甯靜致遠之說朱子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西山眞氏曰武侯此書眞格言也

炘按武侯學問淵源悉具於教子一書周子曰無欲故靜武侯言靜而曰儉以養德澹泊明志即無欲故靜之旨朱子曰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即武侯甯靜致遠之說也武侯閒居無事抱膝長吟在軍中雖終日戰鬬意思安閒如不欲戰又上後主表云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云云是武侯甯靜澹泊皆躬允蹈之以是教子所謂本身教爲言教也豈徒虛語哉

又攷武侯三子長名喬字伯松兄瑾之第二子武侯初未有子求喬爲嗣年二十五早卒次子瞻字思遠爲行都護

衛將軍魏鄧艾伐蜀遣書誘降瞻斬艾使戰敗臨陣死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干寶稱其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三子京及喬孫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與羣下教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和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不惑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盡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祁山之役馬謖違制失宜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冀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

炘按武侯諄諄勸後主開張聖聽無塞忠諫之路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爲務可謂責難於君矣觀武侯與羣下教及漢晉春秋所載則武侯之受忠諫聽善言返躬引咎常若不及者實與告君之言相表裏以賢聖之學自勵而因以賢聖之道望其君眞三代而下第一純臣也

荅法孝直云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蹟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

實從周錄誦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郭沖四事云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妻維驅略士民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

朱子荅何叔京曰承論以爲孔明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某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

齮齕首事者坟墓矣拔眾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敵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

襄陽記云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河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爲之語曰莫作孔明擇婦只得阿承醜女

朱子荅劉共甫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

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人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

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祀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蜀記云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宏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廬命太傅掾犍爲季興爲文祭之

朱子語類陸務觀說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皆甚哀云　先生親筆於南軒所撰武侯傳後　道夫

晉泰始十年二月平陽侯相陳壽上諸葛氏集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閫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宗叡上第七　宗叡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陳壽又評曰諸葛孔明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詞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高祖蚪事北魏孝文帝官幷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父隆隋文帝初國子博士出爲昌樂令還猶氏秩滿退歸不仕杜衍文中子世家七世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述著春秋義統爭則述時變論樂述五經決錄虬述政大論彥述政小論傑述皇極謚議謚隆述興衰要論通始生隆筮之遇坤之師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隋既平江東歎曰王道無序天下何爲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世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痛皇綱不振生民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年十五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仁壽三年通始冠炘按文中子生於開皇四年至此二十歲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座太極殿召見王氏伯厚曰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太興殿爲太極殿隋無此名因陳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嫉妒之毀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累徵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大業元年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而薄田足以供蒭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慢素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通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家於河汾故有墳壟於今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檐土階揔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乃續詩三百六十篇書一百五十篇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修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

號王氏六經六年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受業者蓋千餘人河汾之教號爲極盛十年尚書召通署蜀郡司戶十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炘按文中子世家大業十三年寢疾而終則作十四年誤也門弟子議曰禮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聖人之大者天下之能事畢矣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福郊福時困學紀聞載龔氏本前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潛質潛之季子爲諫議大夫給事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有傳炘按此則郊時以外又有福龔福祚則文中子四子也或曰龔即福郊未知其審當以世家二子郊時爲是取通荅門弟子問爲中說十卷通所續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福時子

勃補完逸缺定著二十五篇勃與兄劻劇唐初皆著才名云

伊川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

朱子曰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子細看他書便見得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

中說

文中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

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　禮樂篇

子見牧守屢易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事君篇

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失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　關朗篇

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鳴呼斯則久矣　問易篇

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也　關朗篇

朱子曰文中子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王道篇

文中子曰封禪秦漢之侈心　同上

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同上

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朝吏執乎殺祿以報勞官以授德事君篇

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作義矣帝制廢而天下言利矣

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　立命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　問易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朱子采入小學

朱子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人添入眞僞難見然好處甚多就其中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

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王道

貢瑗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辨何以止怨曰無爭

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 魏相篇

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 關朗篇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朱子曰王通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又曰輕施者必好奪此說得亦近人情

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 王道篇

李百藥見子而論詩子不荅伯樂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緒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乎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荅則有由矣 天地篇

程元曰敢問幽風何風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舜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幽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唯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 朱子采入詩傳

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

萌乎 周公篇

朱子楚詞注云大風歌者漢太祖高皇帝之所作也上破黥布於會垂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上擊筑自歌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伯心之存乎美哉其言之也漢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能爲三代之王其以是夫又云秋風辭者漢武帝之所作也帝幸河東祠后土讌飲中流歡甚作此辭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

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文中子曰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心之萌乎

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問易篇○王伯厚云註當作記注謂漢晉以後起居注之類虛美隱惡更無直筆故曰誣阮逸謂若裴松之注三國志恐非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天地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事君

朱子曰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會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者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敢忘其禮乎

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天地

子曰吾觀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吾觀聖人在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同上

文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朱子采入小學

王績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谿

王無功苔馮子華書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時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

王無功北山賦云白牛谿裏岡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删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儗儗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邱泉疑泗洙

文中子世家大業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

江都有變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魏相篇

朱子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托不會假得許多須眞有個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朱子王氏績經說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

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言語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絶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已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

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願乃挾其冤魂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脩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身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亦未為晚也若能於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願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已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及其無以自托乃復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語言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於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

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兢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竊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可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夫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

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啟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子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托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攷其平生意嚮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浮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攬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慨惻而有條理

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附論文中子弟子

朱子曰文中子一書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

又曰文中子看其書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個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

又曰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所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者

王伯厚困學紀聞載鄭毅夫獬論中說之妄謂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二年通時年八九歲未有門人而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王道篇）闕子明朗太和中見魏孝文如存於開皇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而有問禮於子明（世家）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二年出襄州通仁

壽四年始到長安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禮樂篇）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爲門人抑又可知也

洪容齋續筆杜淹文中子世家云大業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本傳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問詩及聖人之道靖既言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大尉有隙予按淹以正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爲既逸

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

張溍雲谷雜記云容齋續筆謂文中子門人薛收唐史有傳蹤跡甚明白而杜淹文中子世家所載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大可疑者溍嘗攷之當有兩薛收遊王氏之門者河南薛收中說以理達稱又以甘妙於言理方之莊周文中子述元經收爲之傳未就而沒而諸公多惜其亡故王凝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所恨姚義不存薛收已沒

使雲羅天網有所不該以爲歎恨耳然則收蓋不遇而歿與河東道衡之子判然爲二人矣然中說乃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阮注謂薛道衡嘗爲此官遂指內史爲道衡如此則收乃道衡子也按隋本傳云道衡有子五人收出繼族父孺收初生卽與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長成不識本生是道衡爲煬帝所殺收竟不及識之安得尙有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之語此最可疑者也

句山陳兆崙曰文中子生於隋開皇元年 炘按通生開皇四年卒於煬帝大業十三年今其書述通之言曰義也靖而莊靖也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也曠而肅瑗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元齡志而密徹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宏叔達簡而正玄房元齡貞觀二十二年卒年七十有一長王通四五歲 炘按實長六歲 溫大雅史不著其卒年然在王通始生之年 炘按當作未生之年 已爲東宮學士弟彥博卒貞觀十一年年六十有三長通八歲 炘按實長九歲 李靖卒貞觀二十三年年七十有九長通十歲 炘按實長十三歲 陳叔達爲陳宣帝子在南朝太建十年封義陽王歷丹陽尹都官尙書閱太建末至開皇元年入隋至少亦得二十餘而通時才髫齡耳 炘按當作通猶未生耳 竇

威在開皇初以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最少亦在弱冠上下其長於通當與叔達等魏徵貞觀七年領史局總撰隋書十七年卒徵數歲入周惡周入隋至貞觀卒年當在八旬以外視通年懸絕而隋書所編儒林文學隱逸各傳皆不及通杜如晦叔父淹開皇初以偽隱爲隋文所惡留之江表其長於通一二十歲亦不待言惟薛收卒武德七年年三十三少通十歲或曾識通與之游未可知若房魏七八公者或五年以長或十年以長或二十餘年以長又皆雄傑不世出之彥皆低首於通之門下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此必無之事也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炘按洪興祖云韓氏初徙南陽之堵陽後徙昌黎之棘城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

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臯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復問得澗賕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意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及度以宰相節制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叶力元濟平還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忤陛下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

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其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

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由宏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才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及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矣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

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宏中刻故此軍不安曰然爾曹亦言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驩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鄭爲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

贊曰唐與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捱俚混幷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藁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

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眞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悟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嘗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恤孤矯拂喻未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唱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載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

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程伊川先生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
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尊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
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
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又曰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曰求
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
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何事
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如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

是
又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卻說見大
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見識尊求眞箇如此
問遺書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第六卷則
曰揚子之言實韓子之言華華則涉道淺二說取予似相牴牾
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
退之見得到處卻甚峻絶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
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得其實
也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
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
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
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
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
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
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
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

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
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後之
人其欲聞道德仁義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
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
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
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
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
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
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

六宗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昏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薶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勧爲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寇至而爲之備患至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

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瓜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血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血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

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昜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昜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昜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

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朱子曰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又曰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

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卻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目請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樂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兹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

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朱子曰此篇之言過荀楊遠甚其言五性尤善又曰韓子此言已見大意又曰退之見得到處卻甚峻絶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程門說破氣字必有去着此退之所以不易及又曰某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

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

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等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

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

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傚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鑊身以爲供奉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天下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

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命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紀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朱子曰自晉至今溺佛者多矣爲儒而卓然不惑昌言以排之而不畏禍福者其昌黎一人也哉

送王秀才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駏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學孟子之所道者與之

言信說孟子而屢賞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知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愼其所道道之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炘按此序斷然以孔子之傳惟孟子得其宗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絕不及荀楊一語學者可以知所嚮往矣與孟尙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慄兼
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
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
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
以理自勝不爲事理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
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曰某之禱
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册可效可
師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

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
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
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
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
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
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
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
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
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
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
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
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
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也律稍求亡
書招學士經雖少傳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
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
不公一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尊遂以
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
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出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

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
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
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
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
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
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
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
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
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

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異能不叛去否愈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聞之蔡氏曰絶大眼孔絶大抱負語皆驚心動魄出之

遺事

皇甫湜墓誌云先生洞朗軒闊不施戟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息以爲枕飧以飴口講論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以談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

李翺行狀云氣厚性通議論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爲之期以報之

舊史本傳云少時與洛陽孟郊東都張籍友善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際則相與談謔論文賦詩如平昔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曜然不顧大抵以興起名教獎仁義爲事

洪興祖年譜引舊史云淮西碑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故李義山詩云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句奇語

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言尺拽碑倒麄沙大石相磨治東坡嘗於邸舍壁間見一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或曰此詩東坡作蓋東坡嘗作上清宮記蔡元度磨之別自書撰故云耳

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

蘇東坡韓文公廟碑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僕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

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馴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祝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

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歡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煮蕩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遣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

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籋逿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議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釣天無人帝悲傷謔吟下招遣巫陽揠牲雜卜差我鰅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

下大荒

訂謨成竹

訂謨成竹　養痾三編二之一　全卷
朱子曰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爲一卷炘按三代伊傅周召事業復乎不可尚矣自漢以後名臣大將戡定禍亂當其經營伊始胸中莫不早有成竹以定其大計後雖艱難措置卒不出其範圍即使事業不及三代之盛而其見識之卓越規模之宏遠亦豈苟且僥倖者所能希其萬一哉茲本朱子之意益以明陶文憲公安初見太祖一段我
養痾三編　卷之七　一
朝范文甫公文程言於攝政王一段共七篇編爲一卷名曰訂謨成竹己未十月七十一歲病叟夏炘
蕭何諫漢王
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卒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師古曰愈勝也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

爲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一篇語曰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曰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師古曰信讀曰伸古通用字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

炘按漢王不肯王關中欲興兵以攻項羽逞一時之小忿其敗必矣鄭侯勸漢王就關中國收用巴蜀還定三秦以臨天下之要害又養其民以致賢人爲圖天下之本後一一皆如其言

韓信登壇對

漢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韓信爲大將軍信以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師古曰與如也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晉灼曰意烏恚怒聲也師古曰猝嗟暴猝嗟歎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泰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兒音許于反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蘇林曰刓音刓角之刓刓與撋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師古曰刓音五丸反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以立功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

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

朱子曰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爲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

閻之蔡氏世遠曰登壇隆中二對指事陳書義理與利害兼

盡洵足稱絕千古

炘按淮陰此對於劉項爲人之仁暴關中彭城形勢之夷險天下民心之向背無不瞭如指掌勸漢王任天下之賢才封天下之功臣與義兵以從思東歸之王定關中以爲取天下之本後一一皆如其言

鄧禹河北說光武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

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鄗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甯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間語（間私也）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聰斷諸將皆屑人屈起（屈音求勿反）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埶可見明公雖建濟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

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乃便受用行將去今人卻如此費力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蔡聞之曰此篇當與韓信初對高祖孔明初對先主同看皆首定大計者禹有大臣之度不比耿弇吳漢等徒爲戰將也

諸葛亮隆中對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

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裴松之注按崔氏譜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

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

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

蔡聞之曰孔明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人莫窺其抱負一日謂三人曰卿三人可至刺史郡守也或問其所至孔明笑而不言嗚呼規模宏遠矣（炘按蔡說見亮本傳裴松之注所引魏略隆中之對年纔二十六歲天下大勢了了如是

炘按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

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夫儒生俗士習章句工文詞問以天下大事茫然如坐雲霧之中孔明躬畊隴畝藏器待時其出處伸於伊呂談天下大勢如燭照數計而龜卜三代下之俊傑得不謂之第一人乎

王朴平邊策 字文伯東平人少舉進士依漢樞密使楊邠周世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叛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偪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

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晉唐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思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

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眾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

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為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

歐陽文忠公脩曰王朴所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唯并獨後服皆如朴言

朱子曰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

蔡聞之曰五代唯世宗為第一賢君使假之年削平諸國必矣削平諸國之後其規模豈隋文等比哉王朴此篇天下大勢了了亦與淮陰漢中之言孔明隆中之對相似上半說治國規模尤為深知治體者王景略一流也

陶安初見明太祖獻言字主敬當塗人明太祖初渡江安杖參知政事太祖賜門帖子云國朝謀畧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福王府渡後追謚文憲

元至正十五年夏六月明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陶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上召陶李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海內羣雄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之志將軍若能反羣雄之所為不殺

人不擄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太祖曰諾克太平授安太平興國翼元帥府令史

陶學士集首載勑命一道云於戲水之有源事乃有因朕之王業孰知其由乎惟朕有臣前翰林學士陶安幼而志於學長而明道未能施用因天下亂朕自西渡江東來時安率父老逆朕駐姑孰首言曰方今海內羣雄奮爭不過子女玉帛耳非民之父母也將軍至此有何道哉朕曰爾所言者何也安曰願將軍反他雄之所為操王業之度招賢納士首取金陵駐蹕於此以安六下安願以身許之朕遂諾不數年

間大江之南盡爲我定矣

鄂山費氏宏曰聖祖渡江之初先生首率父老迎謁轅門龍姿鳳質洪於一見慨然以身許之其在易卽乾之二五同德相應可謂千載一時矣於時豪傑並爭地大兵强者相望然皆嗜殺好貨取快朝暮非有撥亂救民之志聖祖旣得先生善其謀而用之渡江之明年定金陵據形勢遣使者勞招俊彥置之左右諮訪治道王師所加主於吊伐不殺降不鹵掠不燬民居根本旣固威德日隆數年之間全有江南遂成帝業

范文程大關獻議字憲斗山東瀋陽人明萬厤四十六年我師伐明克撫順憲斗以諸生隨行參謀畫仕至秘書院大學士順治九年進一等子爵十一年乞休特進太傅康熙五年薨謚文肅

順治元年睿親王統兵伐明憲斗上議曰迺者明之流寇倡亂其君若臣至於不能相保網唯承乏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詒悔將來者亦此時今者中原荼苦已極黎首無依思歸令主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其土地人民不忍其不能得患能得而不能爲吾有耳曩者一再深入彼以我爲無大志縱來歸附未必能撫恤其民鎭定其土也故懷攜貳今日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撫者當申嚴紀律秋毫無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日進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賢能恤無告大河以北可傳檄定也此行或直取北京或相機攻取必於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爲門戶唯諸王察之會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以流賊陷京師來求援憲斗曰自闖寇狡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戕君后此必討之賊也又曰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殺人而得天下者及師入明北京憲斗建議備禮葬莊烈帝明季賦屬增籍皆燬於寇惟存萬厤時籍或欲更求新册憲斗持不可曰卽以此爲成額猶恐病民豈可復踵亡國之轍乎自是天下田賦悉除天啟崇禎

間所加派民困始蘇

長洲韓文懿公菼書上攝政王入關啟後曰公佐命興朝首倡入關大計所謂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者厥後皆如公言儒者嘗言人臣之遇主圖事揆策必有一定不易者伊傅武侯尙矣而歷數淮陰高密好時以及唐之房喬周之王朴彼其沈幾觀變皆以片言談天下之大勢如指諸掌今讀公此書抑何與昔賢脗合至於收錄人才拔百姓之艱厄不圖子女玉帛秋豪無犯以懷天下則煌煌仁義之師荅天下仰望之心伊傅之言亦不是過又非漢唐以來權謀術

敷功利之臣所可及也

同宗後學勤塘日朱子著書多矣塘恩不及讀獨喜其欲編登壇隆中諸對謂是書若成定當讀之今

啟甫先生成之塘將終身誦之

息游詠歌

朱子年譜別錄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徽醞則唫哦古文氣調清壯壽昌姓吳字大年邵武人所錄有丙午問荅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離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幷杜子美數詩而已炘按離騷以香草美人之潔寫忠君愛國之忱出師表一腔熱血慷慨激昂至今猶有生氣陶靖節懷仕晉之恥高恬退之風託妹喪以去官借督郵以解職歸去

來一詞爲千古之絶調杜子美詩不可攻今附以朱子齋居感興詩二十首編爲一卷或飯後或酒後或美夕或佳晨或氣爽秋高振衣千仞或波平浪靜鼓棹中流或誦讀之餘功或親朋之閒話隨意朗吟亦足以暢天懷之浩蕩云名之曰息游詠歌己未十月七十一歲病叟夏炘

屈原離騷

帝高陽顓頊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寅年貞於孟陬兮正月惟庚寅日吾以降胡冬反東中通韻皇覽揆予俗本有于字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幼名也長字名平字予曰靈均幼字也長字原眞耕通韻

○以上敘世系及生之年月也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平聲之以脩能奴其反扈被也江離芷窮或與辟幽也芷白芷兮紉而陳切秋蘭澤蘭作蘿索也以爲佩音珮之部汩子筆切俗本與汨羅字混汩疾去也予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音騫拔取也阰大阜之木蘭桂蘭皮似桂而香兮夕攬或作攬采也洲之宿息音姥魚韻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日月忽其以上自述其才德之美而又力行不息也不淹留也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指懷王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其各本作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句上欲君及時脩德也吾導夫先路也魚部俗本無也字○以昔三后戴東原曰指楚先君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才里切雜申椒椒多實曰申椒申重也與菌桂

以其似箇竹故名兮豈惟紉夫蕙茝音齒之部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魚部唯禦人之儉樂兮路幽昧以險隘音益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支部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美稱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疾也怒上聲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音捨怒也指九天天問曰圜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指君之美稱之故也魚部○以上言不遇於君也

東原戴氏震曰第一段自敘平生大略而終於君之信讒下四段乃反復推言之

初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音拖俗本此二句上有日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文選王本無予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音呵歌部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明以切畦留夷詩之芍藥與揭車香草兮雜杜衡似細辛與芳芷之部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去聲雖萎絕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祭部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滿也不厭乎求索音素羌乃也內恕己以量平聲人兮各興心而嫉妒魚部忽馳驅以追逐兮非予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猶賢之不立緝部朝飲去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始也英音央苟予情其信姱猶信芳以練要不虛信美也以練要兮長

頗頷不飽貌亦何傷陽部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蔓生之落蘂索胡繩亦蔓生之纚纚音縰欬部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芳逼切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殷賢大夫諫君不用而死之遺則音稷之部

戴氏曰第二段申言被讒之故而因自明其志如此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予雖好脩姱以鞿羈猶約束也兮謇朝誶韓詩曰諫也而夕替廢也脂文相韻既替予以蕙纕囊也兮又申之以擥茝慧纕擥茝言所諫之善遣亦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呼鄙切之部忽靈脩之浩蕩無檢押也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予之娥眉兮

謠諑惣謂也謂予以善淫侵部固時俗之工巧兮佴規矩而改錯音醋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魚部悒憂也鬱邑予侘丑加切傺丑世切侘敕加切傺失志貌兮吾獨窮困乎此時去聲也甯溘於葉切死而流亡兮予不忍爲此態他代反之部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音焉元部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除也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侯部

戴氏曰第三段言君信讒之故而已終不隨流俗以申己意也

悔相去聲道同導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元部○李氏光地曰道之不合思隱身而退也步予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之部製芰菱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予情之信芳陽部高予冠之岌岌兮長予佩之陸離音羅○段玉裁曰參差與離聲相近古音何歌部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陽部民生各有所樂兮予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予心之可懲陽蒸借韻

戴氏曰第四段設爲退隱之思言君雖不得而好脩不變亦以申前意

女須屈原之蜵媛兮申申其詈俗本作詈予上聲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音宇魚部女音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薆藹莫王勿葛切蔽聲耳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無黨人不可户說兮孰云察予此予非屈原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茕獨而不予此予女婆自謂聽耕部依前聖以節中兮喟馬心而歷茲猶至今也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之部○此下背屈原所陳之敶與啟夏后啟九辯與九歌兮敶之九辯夏后之九歌夏后啟之九辯與九歌未詳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胡貢切東部○言五子喪厥家室須

于洛汭羿后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以鮮死兮浞寒浞羿相又貪夫厥家音姑魚部浞一作鎮浞之子身被服强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文部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謂醢梅伯九侯殷宗用之不長陽部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音磋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平聲歌部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兮錯置也輔天惟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魚部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危也予身而危死兮覽予初其猶未悔呼鄙切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菹醢音喜之部曾重也

歎欷予鬱邑兮哀朕時之不(陳)詹(魚)　欷(許既切)歎聲　詹(職廉切)視也　意以推湮兮(真)　湮(烏前切)沒也

之浪(陽部)

戴氏曰第五段借女媭之言而因之陳詞言欷觀古今之治亂得其中正之道如是此所以與世不合之端已必不可變者也申前未盡之意

跪敷衽以陳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耕)　耿(古幸切)光也　中正(職)　謂玉虯龍無角者以乘鷖(烏皆切)鳳別名兮溘(苦合切)　溘忽也　埃風(東)　埃塵也　風予上征(耕)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予至乎縣圃(虞)　縣(胡涓切)圃(滂古切)　縣圃神山　欲少留此靈瑣(哿)　瑣(蘇果切)門鏁也　兮日忽忽其將莫(鐸)　莫日入也　吾令羲和(歌)　羲和日御　弭(綿婢切)　弭按也　節兮望崦嵫(之)　崦嵫日所入之山　而勿迫(陌)　補入聲○欲其徐行

也　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幽)　索入聲　欲予馬於咸池(歌)　咸池日浴之地　兮總予轡乎扶桑(陽)　扶桑(蒲北切)　扶桑在昆侖西極其葉照下地　折若木(屋)　若木在昆侖西極以拂日兮聊(幽)　聊且也　須臾以相羊(陽部○須臾相羊皆遊也)　前望舒(魚)　望舒月御使先驅兮後飛廉(鹽)　飛廉風伯　使奔(魂)　去聲　鸞皇爲予先戒兮雷師告予以未具(侯)　具(其遇切)俱侯部○言雷聲未發不能上通也　吾令鳳皇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魚)　音御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支)　虹現而止　而來御(魚)　與禦同言回風雲霓阻止多端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魚)　音戶○六句一氣言回風雲霓亂離分散之貌　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陽)　去聲言不爲上達倚而望之也　時曖曖(泰)　曖(烏代切)昧貌　其將罷(支)　罷(皮彼切)倦也　兮結幽蘭而延佇(魚)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魚)　魚部○六句一氣

戴氏曰第六段託言往見古先哲王之在天者以自廣卒阻隔於飄風雲霓欲進不遂因以歎溷濁之世大致如斯

朝予將濟於白水(微)　淮南子白水出昆侖之源　兮登閬風(侵)　閬風山名在昆侖山上而繫(胡計切)馬(麻)　音姥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尤)　楚有高邱之山之無女(魚)　無女帝舍　吾遊此春宮(東)　東方青帝　兮折瓊枝以繼佩(隊)　音邳　及榮華(魚)　木謂之榮草謂之華之未落兮相下女(魚)　下女侍女也　之可詒(之)　詒遺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脂)　神女　之所在(海)　才里切　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幽)　蹇脩伏羲之臣　以爲理(之)　理使人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以不長(陽)　緯反緯也　繣(呼麥切)乖違也　不言遇從於下土　夕歸次於窮石(魚)　淮南云羿於下土　夕歸次於窮石　水出窮石　兮朝濯髮乎洧盤(歌)　洧(于鬼切)盤水名　言神女隱遁無常居　保厥美以驕敖兮日康娛以淫(侵)　久也　言語(魚)　言語　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幽)　改求　覽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乃(之)　音戶　望瑤臺之偃蹇(元)　高貌　兮見有娀(東)　國名　之佚女(魚)　佚隱也　而不(之)　不女　魚部　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予以不好(幽)　雄鳩之鳴逝也　兮予猶惡其佻巧(幽)　幽部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　往也　而不可

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歌)　歌部○戴氏曰鴆鳴既難微告詒而去然前氏若已有高辛得簡狄之事矣恐是地無過賢嘉遇之不有再也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宵)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宵)　宵部○戴氏曰方夕康未家之時若留有虞之二姚以待之故思往事而冀兮之所遇亦然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去聲）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疑）懷朕情而不發兮予焉能與此終古（魚部）

戴氏曰第七段託言求淑女以自廣故歷往賢妃所產之地冀或一遇於今日而無良媒以通己志因言世之溷濁無所往而可者○炘按屈原見鄭袖之惑王因託言求淑女以自廣而深寄其感慨篇中以哀高邱之無女發端下歷陳宓妃有娀二姚云云皆微見其意也

索（取也）琼茅（靈草以與也）筵（小破竹也）篿（楚人名結草折竹卜曰篿）兮命靈氛（卜師之稱）為予占之（奇句命占之詞）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上聲）之思

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戴氏曰惟是謂宓妃所在及有娀有虞也承前言求女徒拘於是數地而更言九州何患無賢卜其往有所遇也）曰（占者之詞）勉逝而無疑兮孰求美而釋（女）（同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曰以下原自解之詞）黃昏（喻終身）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當在此前誤衍夫惟靈脩句下今改正）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予之好惡（魚部）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戴）戶服艾以盈要（同腰）兮謂幽蘭其不可佩（音備之部）覽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六寸）玉美之能當（蘇素也）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陽部）

戴氏曰第八段命靈氛為卜其行而因念世之棄賢如此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古神巫）將夕降兮懷椒精（祀呂切精米）而要之（之部）百神翳（於計切）其備降兮九疑（九疑山之神）繽其並逝（音聚）皇（指眾神）剡剡（光貌）其揚靈兮告吉（故魚部）

曰（神告之詞）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勉其不問高卑之國升降上下求矩矱之同於己者）湯禹嚴而求合兮摯（伊尹名）咎繇（音同詩車攻亦叶○東韻）而能調（與同叶○東韻）苟中情之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明丕切）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之部）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魚部）甯戚之謳歌兮齊桓用以該輔（魚部）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猶上諸賢之年未老也）恐鵜鴂（伯勞）之先鳴兮（伯勞五月鳴）使百草為之不芳（陽部○五月一陰生恐過此則歲漸晏矣以上皆神告之詞）何瓊佩之偃蹇兮（以下屈原之言）眾薆（音愛掩也）然而蔽（蔽去聲）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去聲）之（祭部）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音伴幽部）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蕭去聲）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胡列切）也（祭部）予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夫眾芳（陽部）椒專佞以慢慆兮榝（所點切茱萸）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脂部）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音訛）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音羅歌部）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

兮芬至今猶未沫讖未詳青姝

戴氏曰第九段既聞吉占之故而復審之於已言不獨世棄賢鄉所稱賢者亦往往因之自棄惟已則不隨流俗遷改計有去此而已

和調度大聲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戴氏曰仍託之求女承前求淑女未遂爲辭及宁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音戶魚部靈氛既告宁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吉將行折瓊枝以爲羞脯也兮精鑿也瓊靡音糜骨也以爲糧糧也陽部爲宁駕飛龍兮雜瑤玉也象象骨以爲車以瑤象飾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魚部遵吾道夫昆侖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蜺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幽部朝發軔於天津漢津也兮夕宁至乎西極凰皇翼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之部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赤水出昆侖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告也西皇使涉宁魚部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徒其反路不周山名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之部屯宁車其千乘兮齊玉軑特計反而並馳音宅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音宅歌部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宵部陟升皇升皇高高在上之天也之赫戲光明貌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予馬懷兮蜷奇員反局詰曲也顧而不行陽部

戴氏曰第十段託言遠逝所至憂思不解志在睠顧楚國終焉

亂曰韋昭注國語云凡作篇章篇義既成揔其大要爲亂詞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善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魚部

炘按離騷一篇懷王既疏屈原尚未放逐原忠愛不能上達憂愁悲憤而作也人臣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而原於楚國爲宗臣無可去之義是以篇中託爲靈氛之占屢欲遠逝而卒以眷顧楚國終焉亂辭又申言何以懷此故都蓋將與古之人爲徒以獨善其身不敢棄楚之復用蓋詞愈苦而志愈悲矣

諸葛孔明出師表蜀志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文選作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文選殊字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文選無宏字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文選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文選作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

郭攸之費禕於宜反董允等董允傳作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案郭攸之古賜人以器業知名費禕字文偉江夏人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董和之子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文選益下有也字將軍向寵易志向寵襄陽人建興元年爲中部督典宿衛性行淑均文選作均淑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俗本此句有事無大小四字易志本傳向朗傳及文選俱無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文選作穆優劣得所也字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文選作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

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李善注蜀志建興二年陳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山陰吳氏古文觀止曰三人皆孔明所進故另敘在後炘查蜀志三人之傳識如文選臣下吳氏之言此悉貞良文選作亮死節之臣有也字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蜀志諸葛亮傳注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文選作規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蜀志本傳無此句董允傳有文選從董傳增今依文選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文選作彰其慢亦從董允傳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文選作泣不知所言文選作云

炘按俗本題此文云前出師表仍有後出師表一篇攷蜀志本傳不載裴世期注引漢晉春秋有之又曰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陶淵明歸去來辭序曰予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乃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南史作荒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宋書作迢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晉書宋書作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晉書宋書作來迎稚南史作羣

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宋書作侍尊引壺觴而晉書作以文選同今從宋書南史自酌眄南史宋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漢孔光傳賜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又扶老藤見後漢周磐傳注以流憩宋書作憇時矯晉書作翹首而遐觀雲無心以晉書作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文選作以晉宋書南史俱作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晉書文選作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南史作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宋書作之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宋書作上春晉書作春暮將有事乎宋書作於南史作兮西疇或巾拂拭也玉篇曰本以拭物後人著之於柴車見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各本俱作或命巾車誤吳都賦乃巾玉路或擢孤舟既窈窕以尋宋書南史作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宋書作奚不委心任去留胡為晉書有乎字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晉書作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炘按歸去來辭靖節先生作於晉安帝義熙三年丁未歲晉書本傳義熙三年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也靖節卒於晉少帝元嘉四年丁卯年六十三歲見宋書本傳及顏延年陶徵士誄溯其生年為晉哀帝興寧三年史稱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皆四十歲以前事又云後為鎮軍建威參軍李善注文選引臧榮緒晉書宋武帝行鎮軍將軍攻宋書義熙元年宋高祖為鎮軍將軍又劉敬宣傳義熙三年敬宣還建威將軍則靖節於義熙元年參劉裕軍年四十一歲三年又參敬宣軍年四十三歲旋出令彭城不久即解印歸賦歸去來辭自此永不出山矣晉安帝元興二年桓元簒位三年宋高祖誅元安帝復位明年改元義熙靖節因劉裕忠於宋室故出仕於裕參其軍事劉敬宣與裕戮力同心以匡王室故又參其軍事此靖節一片孤忠之所發也靖節性恬澹不樂與權勢人為儔當其為參軍之時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其意早欲請一小縣得徹祿以代其耕故歸去來辭自序云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徐制誥表揚夢孫為祕書郎夢孫乞天長令去與靖節便求之意同在彭澤未久見劉裕迹頗跋扈綱目書義熙四年劉裕自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非眞有忠君匡國之心故借督郵之事解印歸來而悔曩者見機之不早也此靖節一生出處之大略可攷見者如此

自宋書南史及文選李善注謂靖節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宋高祖功業漸隆不復肯仕（自彭澤歸後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所著文章義熙以前則書晉年號永初以後（宋武帝篡位建元永初）惟書甲子而已謝枋得碧湖雜記謂治平中虎邱僧思悅編淵明詩謂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而預題甲子之理謝疊山又謂劉裕自庚子得政後大權盡歸相府淵明自庚子後即題甲子者蓋逆知末流必至於此炘按皆曲說

也皆誤信坊刻陶集而反疑宋書之言不確也攷沈約以永明六年表上宋書去靖節之卒才五十一年靖節之集必親見之故言之鑿鑿如此其後昭明太子再為編次其年月亦不改其舊故李善注文選其言與宋書同今本自庚子至丙辰皆書甲子乃唐以後傳寫刊刻之譌豈足為據（顏魯公東里詩有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之句學者與其信後世之誤本紛紛辨論何如信宋書南史文選注之言俾靖節孤忠昭垂於宇宙此綱目所以書晉徵士陶潛卒也

朱子齋居感興二十首 并序

余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願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僊佛之間以為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渺追跡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同志云

其一

昆侖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聖

神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同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

其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其三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其四

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穢反受眾形役厚味紛朵頤妍姿坐傾國咿奔不自悟馳驅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其五

涇舟膠楚澤周網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元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歎爲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其六

東京失其馭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鶩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昌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其七

晉陽啟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天倫牝雞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執此咎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其八

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讜獨昏迷有閒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其九

微月墮西嶺爛然眾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

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待旁人心要如此寤感無邊方

其十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奏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删述存聖軌

其十一

吾聞包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運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

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其十二

大易圖象曖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魯魚多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程子晚居龍門之南

其十三

顏子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猋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其十四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窮化原

其十五

飄飄學僊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祕竊當死生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其十六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淩空虛願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廓然世事趣號空不踐實瞬彼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其十七

聖人司教化學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敘既昭陳人文亦裒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荄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喪擾擾何爲哉

其十八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思常端莊勿書劇嘻笑見聰通採湯庸言戒粗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

志於學及時起高翔

其十九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生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岑林

其二十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咕嘵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同宗後學勤塘曰世之尊朱者或舉閎辭細故竭力闡揚或妄測以私痛毀百氏名爲衛道其實則矩垣而自踰之今觀

敬甫先生所編息游詠歌將朱子變誦離騷出師表歸去來辭杜子美詩一事表而出之俾千載下想見其流連君國出處大端是則眞能尊朱者由離騷諸篇推之所謂杜詩疑卽諸將各什而先生因不可放遂以齋居感興詩終之又缺疑信古之雅則夫

公車見聞錄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公車見聞錄

吾粵至京師七千餘里與計吏偕實寫壯遊然結伴必氣類銜塗欲便安用人須約束備物在精簡以及舟車關山之宜忌飲食起居之調攝苟非了然於心始則草率既而將就其不爲行路難者幾希吾師月亭先生早歲北遊足跡所及皆證以羣籍訪諸解人凡行路之勞逸遲速人事之常變難易靡不洞悉迫丁丑後專意侍養不復赴禮闈矣而及門舉於鄉者問道所由則或以口講或以筆談俾各得其意以去乙未秋賦錫齡與兩侯同年素未輕出忽當遠行咸請受書以往　先生乃就積年存錄補以新知爲公車見聞錄

公車見聞錄　一

公車見聞錄授之曰書中所述不辭勞拙而行路切要亦十得七八矣錫齡等謹識之往返萬里依此而行偶有疑難取書詳核不啻駕輕車就熟路何哉實事求是信而有徵也丁酉李君碧玲又錄副本北上於是遠近知此多欲借鈔且以身所已經推之同類情不相遠今賓興連接願觀者多傳鈔不足給也而吾師著述矜慎罕寫定本又謂所錄自粵至都耳各省入都之路尚有須補者雖然士人平日鍵戶讀書一歌鹿鳴事物紛若皆向所未經偶有代謀或舉小遺大或明近忘遠周爰咨諏終未得要領取是編閱

之則梗概已具即境地當小變通無不可以類推矣
數千里登高臨深分明指畫而親戚望遠者亦籍此
少慰豈非有用之書乎因固請於吾師退而編次復
與佞子琴李碧玲詳校字句以付梓人至其書持論
難者弗避易者弗從皆由閱歷有得所謂及而後知
又必於敬慎之中斯得安樂之法尤其三致意者此
錫齡等所以不敢自私而必公之同人也
道光十有九年仲春之月受業弟子金錫齡謹識

公車見聞錄總目 番禺林伯桐撰
約幫
就道
行舟
升車
度山 過堺附
出關
工僕
用物 行李附
養生
至都 場具附

約幫

凡北上者以約幫爲重蓋萬里同行踰年相聚自早至暮咫尺不離其無形之孺染不僅如香篆之熏衣也易曰出門同人此爲第一義矣

同幫者無論舊交新識得素所敬重或素所親厚之人爲佳何也人之性情各有不同人之學問亦各有不同則其見解議論安能如一惟所敬重者常有畏心不敢相忤所親厚者常有愛心不忍相嫌即有異同而斷無芥蒂此眞可與遊者也

幫友亦不必太多大約四人同舟兩人同車爲通行常例若兩人同幫則必甚相得者乃不寂寞至五六人同幫合爲一船則偪仄且行李必錯雜分爲兩船則多費且飲食難照應倘及八人以上必須分爲兩船人數既多僕從亦衆瞻前顧後意見紛歧似不若簡之爲愈

同幫者必約定行期新幫頭續集多尤宜定約又必徧問幫友於何時請咨計何時可以領出如有請咨太遲者或不能趕及行期則咨文當自後郵寄亦須預爲訂明

約幫者當愼於其始可約則約不可約則辭之不必曲意以徇人尤不當輕諾而寡信既有成約彼此一心即有他約不忘其初乃爲雅道若忽約忽改朝東暮西非詩人印須之義矣

人才不一有極沉潛者即有極高明者有極謹厚者即有極倜儻者但能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原不必如琴瑟之專壹也唯是登山臨水遠道相依必以敬愼不敗爲先其有倜規錯矩不羞小節者且當舍旃不然立異則近而不相得苟同則無其所長而有其所短非好相識也昔人有言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

公車見聞錄　就道

吾粵北上之路其常行者凡五其在東者有三一爲沙井路自廣州城發船經佛山經[illegible]縣經峽山經連州江口經英德縣（韶州府屬）至韶州府城換船（換始興三板船亦名淺水船若小舟輕裝亦有自省城徑至南雄者）度太平關（即韶州府東關）經始興江口至南雄州登陸入行由行發夫挑行李自乘爬山虎（用四人擡之跟人乘坐）度大庾嶺至江西南安府大庾縣入行由

行寫舸子船（即會昌三板船）經南康縣至贛州府換船（南安行寫船多要客雇至江西省城）度贛州府東關經十八灘經萬安縣（吉安府屬）經龍泉河口經泰和縣經吉安府廬陵縣經吉水縣經峽江縣（臨江府屬）經新淦縣（南昌府屬）至沙井（對河爲南昌府城即江西省城也）登岸僱小車（即二把手車）陸行經建昌縣（南康府屬）經德安縣（九江府屬）經九江府德化縣（渡江）經黃梅縣（湖北黃州府屬有車行可以換車）經太湖縣（安徽安慶府屬）經潛山縣經桐城縣經舒城縣（廬州府屬）經廬州府合肥縣經宿州（鳳陽府屬）經徐州府（屬江蘇）

波河經滕縣（山東兗州府屬）經鄒縣經兗州府滋陽縣經汶上縣經東平州（泰安府屬）經東阿縣經茌平縣（東昌府屬）經高唐州經恩縣經德州（濟南府屬有車行可以換車）經景州（直隸河間府屬）經阜城縣經獻縣經河間府河間縣經任邱縣經雄縣（保定府屬）經新城縣經涿州（順天府屬）經良鄉縣經盧溝橋入廣寧門（即彰義門）進京此路爲南北通衢若早換大車日依正站行走計自廣州至京不過七十日之間但乘車之時多乘舟之時少未免勞頓且費用較多耳

一爲長江路（亦稱大江路）自廣州城發船度韶州東關（換船）度大庾嶺換船度贛關至江西省城始與走沙井者分路換船（多是車船）經吳城鎮經南康府星子縣經大姑塘（有關）經大姑山（土名鞋山）經湖口縣（九江府屬）經彭澤縣經小姑山經東流縣（安徽池州府屬）經安慶府城（即安徽省城）經銅陵縣（池州府屬）經蕪湖縣（有關太平府屬）經采石磯經儀徵縣（江蘇揚州府屬）經揚州府（有車行可以登陸行車）換船（多是牡丹頭船或是板艙子）度揚州鈔關經邵伯驛經露筋

祠　經高郵州　經寶應縣　經淮安府　經移風
上閘亦名板閘　經移風下閘　至清江浦泊船　登岸
渡河至王家營僱轎車或大車　陸行　經來安集　經
重興集　經仰化集亦名新安集　經宿遷縣徐州府屬　經
紅花埠江蘇山東交界　經郯城縣山東沂州府屬　經李家莊
經伴城　經埽莊　經蒙陰縣　經蓂陽　經新泰
安泰安府屬　經楊柳店即羊流店　經泰安府　經張夏
經潘村　經齊河縣濟南府屬　經晏城　經禹城縣
經平原縣　經德州山東與直隸交界處自此與走沙井者合路　經景
州直隸河間府屬　經河間府　經雄縣保定府屬　經涿州順天

府屬　進京　此路自江西省城至清江浦一水可
通倘遇南風連日瞬息百里實是快事或北風太多
須泊舟以待萬一風候遲而程期迫則中途登陸者
亦時有之

一爲中江路亦稱浙河路　自廣州城起程　度韶關
度大庾嶺　度贛關　至江西省城自廣州城至此俱與走沙井走
長江者同路　始與走沙井長江者分路　經瑞洪湖　經撫
州水口　經餘干水口　經安仁縣饒州府屬　經貴溪
縣廣信府屬　經弋陽縣　經鉛山河口可以換船或可搭船　經
上饒縣　經廣豐縣　至玉山縣登岸入行　由行

發夫挑行李　自乘爬山虎此處用兩人擡之　度山　至
浙江衢州府常山縣入行　由行寫建德船即江山船
經陳家江口　經衢州府　經北方人家　經湖鎮
經蘭溪縣金華府屬　經富春驛　經烏石灘　經釣
臺　經桐廬縣嚴州府屬　經新城港口　經富陽縣杭州
府屬　至杭州府城即浙江省城　錢塘江口　登陸入行發
夫搬行李過壩　至北新關人與行李同在一船過壩　換船多是
牡丹頭船　經塘西鎮　經石門縣嘉興府屬　經石門鎮
經嘉興府　經平望蘇杭交界　經八尺湖　經吳江縣
江蘇蘇州府屬　經太湖寶帶橋　至蘇州府城即江蘇省城多有

換船者　經楓橋　經滸墅關　經無錫縣常州府屬　經
常州府　經奔牛鎮　經呂城冬春之間必須修壩偷遇打壩則搬壩換
船　經丹陽縣鎮江府屬　經丹徒巡司　經鎮江府京
口驛　渡揚子江　經瓜洲　度由關　經三义河
經揚州府此後與走長江者即合路由王家營起車　進京　此
路自粵至京約在三个月內外河面甚狹惟須渡揚子江面江
路亦不遠波平如掌且吳越江山固有名勝蘇杭物產素
稱秀麗初出門者多聞而樂之惟是度山兩次盤壩
一次或者至呂城亦須搬壩　度關不少換船甚多縱不惜費用
而未免煩雜矣

其在西者有二

一爲漢口路　自廣州城發船　經清遠縣　經英德縣（韶州府屬）　至韶州府城換船（換樂昌淺水船亦名漁船亦有小舟趁載自省城徑至樂昌者）　度遇仙關（即韶州府西關）　至樂昌縣換瀧船（瀧船包到船在價內）　經韓瀧　至平石換單船（即劉船）　至宜章縣（湖南郴州府屬）　登陸入行　由行發夫挑行李　自乘爬山虎　度小嶺　是日至艮田中站　次日至郴州入行　由行寫火筒船（火筒船皆泊於瓦窰坪未得見船寫船後由行寄到船送到瓦窰坪）　經耒陽縣（衡州府屬）　至湘潭縣（長沙府屬）換船（自雇者多是批扒幹船或倒扒子船但此地船多加鈎鈎子等船多有可搭者）　經長沙府

城（即湖南省城）　經湘陰縣　經洞庭湖　經岳州府城　經武昌府城（即湖北省城）　至漢口鎮登陸入行　由行雇小車（即一把手車）　陸行　經聶口　經楊店　經小河溪　經東王店　經武勝關　經信陽州（河南汝寧府屬）　經明港驛（自雇行可換轎車或大車）　經確山縣　經遂平縣　經西平縣　經郭家店　經郾城縣（許州屬）　經羅灣河　經臨潁縣　經許州城　經新鄭縣（開封府屬）　經郭店驛　經鄭州　經滎澤縣　渡河　經小冀集　經衛輝府　經淇縣　經宜溝驛　經湯陰縣（彰德府屬）　經彰德府　經豐樂鎮　經磁州（直隸廣平府屬）　經邯鄲縣　經沙河縣　經順德府城　經栢鄉縣（趙州屬）　經趙州　經欒城縣（正定府屬）　經正定府　經伏城驛　經新樂縣　經明月店　經定州　經清風店　經望都縣（保定府屬）　經保定府　經安肅縣　經定興縣　經涿州（順天府屬自此與東路合）　經竇店　經良鄉縣　經長新店　經盧溝橋　入廣寧門（即彰義門）　進京　此站行程頗捷路費較省沿途亦無煩擾惟地面雖大俱近質樸瀧河兩宿同泊者少車路之初住店褊小換船頗多船不甚寬耳

一爲樊城路　自廣州城起行與走漢口路同　至

湖北漢口鎮（如分路）　乘船經鄂口　經漢川縣（湖北漢陽府屬）　經仙桃鎮　經岳家口　經宜城江口　至樊城登岸入行　由行雇轎車（或大車）　陸行　經桃華驛　經呂堰驛　經新野縣（河南南陽府屬）　經瓦店　經新店　經南陽府　經裕州　經丈人莊（亦名尤潦鋪）　經葉縣　經汝墳橋　經襄城縣（許州屬）　經潁橋鋪　經朱曲鎮　經尉氏縣（開封府屬）　經朱仙鎮　經開封府城（即河南省城俗傳汴梁有車行可以換車）　渡河　經董家隄　經延津縣（衛輝府屬）　經衛輝府（自此與走漢口者合路）　進京

此路亦名西大道自西行者多由之但較漢口路舟

行所增已多而車行所減甚少水路頗難速行每日站路甚長且車馬雜沓略覺勞頓也

各路互有利鈍沙井之好在捷其難在勞費長江之好在便其難在疑慮風候難測浙河之好在佚其難在煩擾西路（冀城冀口）之好在穩其難在簡質各有境地則各有所宜性之所近用其所長可也

公車見聞錄

行舟

雇船者要船身完好明潔問行船用幾人問船內何處住客（自某處至某處）令掀開船板看艙內安頓衣箱之處要爽潔（廣河船艙內往往載鹽則衣物有濕氣）問何處備客炊爨令船戶逐一指認分定界限以免混雜

船中有檯否有几幾張可足用否亦要問明

凡船中布蓆（江西船多竹縴以牽船者）銅鑼（開船泊之用）鐵錨（船用之）等物（小船或無銅鑼鐵錨雖不必細察然未有不觸目者若件件不在前問之但云寄在別處此必久泊之船困

於坐食將物質錢新價到手須償宿逋開船以後必須預支或求借矣

凡雇船必要有保家廊山後人行者須在其行內寫船票其沿途換船者則在馬頭尋船說定船價然後入船行寫船票（每看船之時必有船行人跟隨入船從中議價但不先入其行內則或雇或否皆可隨我之便彼亦不能把持）亦有船戶不願到船行但在就近熟識鋪戶保認者（亦可於鋪戶內寫船票）倘半路換船則多係現在船家保薦或新船適有素識鋪戶可保不然則須細察新船之情形而後雇之

凡船票須寫明水手共幾名送至某處馬頭交卸如

有淺水起剝謂換小船行江西十八灘者必有剝船加夫灘師亦要寫明在船價內以及稅船江蘇之淮關揚關江西之蕪湖關大姑塘湖北之武昌關皆稅船料俱係船戶自理

船票須寫明不得私搭人私搭貨江南船戶多有此弊蓋搭貨必至攔擱搭人必有將就也

船票可寫明神福賞犒一應在內併有打旗及柴火俱在價內者或不肯包在內者須分別列明如神福則寫神福共幾次某處一次某處一次每次每名給錢若干如打旗則寫打旗錢若干如柴火則寫包柴火在內補錢若干

先交船價若干說價時要訂明餘價爲包封包封多則船戶可不至求借寫明船至某處交包封若干至某處又交包封若干至某處然後交完倘途中船戶求借以船票示之彼覺詞屈亦不能多求也

在江西行內寫船後須傳船戶面諭每泊船之處必要隨客所便不得任意泊於冷僻之地客欲早泊即不得乘月夜行大江之船須趁順風不在此例如途遇形迹可疑者即須及早報知以便設法不得袖手旁觀或偶遇險阻須盡心盡力保護自有重賞不許見小利而動在行中一一說明則彼不至爲小人所誘

搭船者先問其船所載何物物重則船行遲鈍物濕則船多塵垢准於何日必定開船如有舖戶保認者可訂明倘至期途中有無攔閣其帶貨之人在此船否現在以何處供搭客之用自某處至某處船板之下艙內可安頓行李否在何處炊爨共搭幾客倘搭別客係在何處須得界限分明彼此不相攙將來到步時此船泊在何處貨船重大或離馬頭數十里而泊先交搭船價若干准至某處然後交完若近關口搭貨物納稅已畢否須一一問明詳細面訂

船戶不帶家眷者爲便益有小兒則有叫號之聲有婦女則有絮叨之聲有雞犬則有鳴吠之聲皆易生厭惟河面近險者則有家眷船亦可船戶護其家室則行船必向穩處泊船必擇安處

船之當行當止惟操舟者知之但當諭以一早開船穩處泊船泊船宜近塘汛或衙署或市鎮烟村人多之處倘不可得則眾船聚泊處或約熟識之船聯泊無故勿攔擱足矣至於風雨不時險阻宜避或似緩而無悞或似鈍而甚安皆不必自作聰明輕相掣肘蓋畊當問奴織當訪婢天下之事皆然非獨行舟也

吳中諺云搖船三樣手神仙老虎狗蓋謂拉縴則似狗屈身而行撐篙則似老虎盡力大吁揚帆則似神仙靜坐無事順

風揚颿舟人之至樂必欲阻止是不許其爲神仙也
彼安肯從乎極長揚颿者亦有包颿之例於船價外另補包颿錢若干卽始終不揚颿矣然因風揚颿頃境也至補錢包颿似乎以逆處順矣不可爲法
舟行偶有風浪不必張皇蓋北上皆在內河舟人本有把握一也出險卽就平瞬息不同二也卽或風浪突來離岸尙遠亦當靜鎭而善謀之自生擾亂何益三也且僥倖者人之險難諉於天風浪者天之險本非由人又何患焉世上無如人欲險詩朱子而驚風駭浪猶未也
凡欲登岸必俟其船泊定搭跳板有扶手然後從容

而登自岸登舟亦然切勿欲速而自輕
欲出船旁小立須於泊船時或船行而並非撐篙之時方可撐篙則船之兩旁皆水手所往來不輟者無站立處倘見別船牽舟之倚船窗而外望者亦然恐其竹縴刮本船或至覿面相觸也若在船頭船尾偶然坐立亦宜於正中平穩處總之勿近邊際爲安
凡多舟同泊之處偶有出入或須借他船旁而後能達則兩足必併在一船旁而行勿因兩船併合遂兩足歧行恐彼船偶動則此足亦立不定也
船雖至密未有不透水氣者是以船家有刮潮之法每日數次則透水不多或久未見其刮潮可催之刮恐積水太多透入艙內衣箱也
舟行不計行程此俗忌耳而未有不驗者大約計程則有期必之心不見造化之妙因此行遲或亦天道虧盈之義若見船戶水手而問本日當至某處幾日可至某處則觸其所忌且此船必遲矣計本日可以搬船則馬包卽可收拾亦必到步而後束縄此亦舟中勿計行程之意若預束馬包則至近之地或竟遲之又久而後能至世呼餉爲快子亦始於舟行諱住也見救原雜記是行舟之有俗忌其來久矣
船將到岸之兩三日可將各物因便收拾非日用之物竟可封

好必須日用者亦可大概整頓如當度山則入行後卽能稱行李若入行後始收拾則稱遲矣稱行李畢竟可下榻馬包要稱妥必待稱畢而後下榻如就船換船既略加收拾自然便於遷移便於查點
凡船到馬頭宜有犒勞無論當登陸當換船俱可預備舊船酒錢給船戶若干俗呼船戶曰老板廣河謂之船主僚給水手若干俗呼眾水手曰夥計廣河謂之兄弟僚船戶水手若能勤慎當時加犒勞或遇時節給以錢物或遇神福之期於常例外另給以酒錢若偶遇險阻而船戶小心保護安然無事又如連日順風兼程速當優加犒勞凡給酒錢不在船票內者須說明給船戶酒錢若干另給各水手酒錢共若干若未說明彼亦必要當眾問明也

廣河家眷之船中途必送粉食浙河家眷之船中途必送酒席頗厭其煩且因此亦小擔擱若登舟後先戒以不必送仍有賞犒彼亦樂從

船中最要小心燈火欲夜坐者可以小盤載清水而置燈燭於其中

舟中必欲爽潔似可於檯底置器每有唾洟煙灰之類必聚於其中自覺境界明淨若須食煙草者其香火亦宜設法以免香灰狼藉

舟中多坐惟恐氣滯而地勢偏仄有一行動往來者則附近者皆見風時候甚寒行走偏近影動已見風矣或可仰首伸臂

移步小立畧得氣行足矣華元化之五禽戲蘇文忠之八段錦不能循其法而偶用其意亦可以祛滯而舒懷

舟行揚颿偶遇轉彎則操舟者必使颿隨彎轉偶遇轉風則操舟者必使颿隨風轉此時几席器皿多有欹側但以手持之俄頃即定

在江西河須買篷鈎此鐵器也各馬頭即有之每夜必令將船篷用鈎扣密江西船多近船頭之兩旁開門出入每門須用兩篷鈎

初雇船者必樂其高大然欲船之捷則小舫勝於大艘欲船之穩則扁舟勝於高舸

廣州有河頭船有大號二號三號之分二號船住四人則頗寬矣三號船亦可住四人又有河西船較之河頭船稍樸稍矮而其船稍捷其價稍廉老龍船號數尤多有極大者麻洋船亦有甚大者此兩種皆重載之船亦可搭客

江西有本河三板船亦名沙扒船不加裱糊以載貨者可以搭客

江西會昌三板有二一日梭子船頭尾皆尖一日艄子船頭尾皆方皆有裱糊梭船行走稍捷於艄船然住客者艄子船爲多

浙江有建德船亦名江山船其船之大小以口子之濶窄計亦有大號二號等名目並無船旁舟人出入必要在客之牀前几前經過必有家眷或畜貓狗諸不甚雅然浙中住客者多此船浙江龍烏船不帶家眷載貨亦搭客船前後無門南旋日暖搭此船甚便

蘇州有快船又有尖頭船船身稍短而矮其行走則畧捷於他船

江南之牡丹頭船亦有大號二號三號諸名行客多用此種船

船各有宜用船之平穩者可以安坐而不必美觀兩湖之湖划子吾粵之各鄉艇是也船之重大者可以

多載而不稱輕裝吾粵之大老龍船兩湖之大釣鈎子是也船之尖銳者可以兼程而不便布席兩湖之倒扒子廣州常有此船各省之小剝船是也船之軒昂者可以適體而不能速行江南之大太平船江西之大車排子是也船之秀麗者可以燕遊而不足遠涉蘇州之花船吾粵之橫艚是也若乃文質之間居則可安行亦不鈍者畧如吾粵之河頭船西江之會昌船即會昌三江北之蘆葉船江南之板艙子庶幾近之

公車見聞錄

升車

吾鄉習慣乘肩輿驟聞登車多有畏心其實大河以北婦人孺子亦能乘車遠行併能騎騾代步必非難事可知

凡車兼用騾馬引之每一騾或一馬俱謂之一套亦曰一大大車多用四套或有用三套者轎車多用兩套或有用套半者騾為半套或一馬兼一騾或一騾兼一騾皆謂之套半雇車者說價將成則看牲口無論或騾或馬皆取其壯健而近靜者不欲其瘠弱而近躁者最近車口者謂之轅馬多有用騾者亦通呼為轅馬此最要得力轅馬有力而能持重則此車常安其餘各馬亦未能求全責備也

凡車輪以井字輪車輪圈內如井字樣者為堅固而花鼓輪次之老子所謂三十輻共一轂者今之花鼓輪似之然輻多則力弱不如井字輪

車行有車蠹凡船將近清江浦此輩或搭在船尾與船戶同處漸向客窺伺或於客登陸雇車之時特來迎接沿途忽獻殷勤作鄉導卑禮甘言此即車蠹也須諭以素熟車行並不須鄉導亦不要人伺候斥遠之如手巾烟筒之類此輩途中接取代持以隨行切勿與之倘一入其彀中無論在何處雇車彼皆能把持抽分車行不得不與之若不受其

承奉彼亦無能爲倘斥去之後彼仍步步相隨則每入車行可先說明我並無人接引乃特來雇車者此跟隨之人並非我所用不必於價內預備抽分止據實說價便是則車行亦能却之

亦有沿途遠接請到某行或持車行招帖郎欲在途中說價者此則接行之人耳接得一客則車行少分給之然說定之後不能轉移而車馬之美惡實未得見總不如親到車行看車說價爲妥也

王家營有車行有客行客行亦可雇車但共車皆轉雇而來車行皆在王家營東西大街客行則多在橫街車行向有八大行一紀家姜家南李張蘊山高胡于鮑此亦不必拘泥但是大行則欺偽自少

車行問行李之多少則約舉度山之數語之度山行內有單刻明每位行李共重若干至寫車票亦是寫行李滿載而已寫明送至某某地方客便處交卸

凡同幫之車須合寫一票則一切俱互相照應且免車夫於途中互相推諉之弊若必要分作數票者有轎車又雇大車者其車票多分寫須寫明一路同行不得分開

車票要寫明每日俱按正站行走不得破站

併要寫明若客人停留一日每車補給草料錢若干

則中途或覺勞頓偶歇一日按車票給之彼亦不能强求否則客欲少歇而車夫偏不肯停殊費工夫矣

凡說車價將成言明要包封若干包封多則穩車價與船價不同要全盤交與車行聽車行自行包封自加記號須於車票內寫明包封共若干至某處交若干至某處又交若干至某處然後交完仍當傳車夫與車行之人當面訂明

車價皆以圓絲銀爲言每一套圓絲銀若干成價之後則以紋銀照時價折算交付

轎車自有布帷至大車則上蓋旁障後護皆須加蘆席車行通謂之蘆篷其前面則自用布簾遮之要給蘆席錢又須車行工人找車要將衣箱各物找得極堅實要給找車錢皆在車價之外亦要於說車價時訂明某項錢若干

車行三日車夫未有不求給酒錢者每車給錢若干自爲定式每次約如此送到京日另多賞之大約五日必須給酒錢一次亦有三日一次小犒勞五日一次大犒勞者此外尚有因時節因風雪因路徑崎嶇而求賞者

車有兩輪行於沙泥之中或此高而彼下或彼伏而此起故不免於搖動坐車者但聽車之所爲而勿與爭車欲東則首東望車欲西則首西顧因其自然俄

頃即定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此乘車之善法

每日四鼓車夫起而飼騾馬謂之喂料此時鈴鐸丁東客夢亦醒車夫喂料則客可披衣矣裝束僅完車夫已駕車以待或因是日站路稍長或計是日店少車多更當早起出車始可及時到站（倘客寢甚安則到站必夜或無店可住矣）勿憚其勞登車之後竟日甚長未嘗不可熟睡也

凡車將到站先要着人看店（俗謂之打店）若是日在路上見車甚多則住店難得須預先數十里着人雇小驢馳往前路打店以待或計是日到站已夜恐難覓店

亦須如此

午站俗謂之打尖須言明車幾輛牲口幾套車夫幾個跟人幾個上人幾位食某樣飯某樣菜熱水洗面用水泡茶每人錢若干（車夫與牲口要說明多少然後可以定價至車夫飯錢係車夫自交與店）若晚站更要言明上房一間住客幾位廊房一間住跟人幾個房中夜要明燈次早起身亦要熱水洗面開水泡茶

店中客房之燈有時夜未央而油已盡若自攜火鐮包及鐵絲燈籠在房中則無所不便

每夜店中必有支更者仍須跟人一名臥於車上守護衣箱

每早起登車店中車多其車未行則騾馬之絆帶在地須用燈籠照路沿路皆要擇地而蹈勿使騾馬之帶絆足

每早起登車及午尖後登車須將隨身之物點齊（如鏡面梳手巾之類）勿致遺漏

每早出車日未出之前須得跟人持鐵絲燈籠在車後步行照料以防小偷割車尾

每晚在店中晚飯畢即要將店錢算明結完併預備酒錢次早洗面飲茶後賞以酒錢即可登車矣

店中不暇漿洗衣裳各汗衫褲之類須多帶數件以備車路替換之用

小車（又謂之為頗逸但其車須倒坐（背前路而面向後路）不能二把手車）重載（每一小車僅可載二百斤）未免緩行（每日約行六十里內外）車夫較多大車（每車一車夫雨雪即歇大車用騾馬偶遇微雨或微雪以及雨後小有泥淖猶可勉力徐行小車須人則皆不能也）此其所短也然乘坐甚安升降自便無搖動之煩無傾倒之慮車價設定另與之

約每車加一小驢則可多載行李若干每日平坦之路以六十里為度不及此數者議罰每日能多行十里加賞錢若干多行二十里以上照數遞加則不至

遲緩宍賞罰分明此輩亦心服矣偶遇雨雪則設法趲行或每車加夫一名或短雇牛騾助力未嘗不可每日黎明始出車薄暮卽入店五里十里短亭長亭車必少憩客亦出車散步此則小車之便也

凡雇小車要於車票寫明每車裝載行李約重若干其載人之車言明連馬包載在內每車載一人則可兼載衣箱或兼載馬包各物倘每車載二人則馬包不能藏一稱或可兼載若馬包內有被亦不能兼載矣寫明共雇幾車要每日同時起車一路要同行每晚要同住一店不得分開每遇平坦之路每日必要行若干里不得任意逗遛併要將各車夫姓名開列清析在車

票內車夫之名大抵假託器存其姓以備稽核

漢口及沙井之小車夫多是湖北黃陂孝感兩縣之人言語喈好皆與吾粵不甚相遠約束堅明無不可用至大河以北各車夫多直隸山東山西陝西之人其言語偏強飲啖餐餐者十居八九宍山東小車夫尤甚

小車要買蘆席爲蓋如瓦筒樣兩旁則遮護前後則無遮亦要於車價外給錢其找車則車夫自爲之亦有車行人料理俱要給酒錢

山東有太平車後漢書所稱下澤車今俗謂之笨車其車身濶於各小車其車篷可用兩邊捲法若無風雨亦可左右瞭望此車順行坐車者前望後顧皆可但車夫不易駕馭耳

騾轎亦名二馬車用牝騾爲妥似逸然僕從既有限每登必須騾夫每下必須騾夫騾夫未至則悶坐以待竟日在車帷中此卽曹景宗所謂似三日新婦者固不如轎車之行止自如矣

古稱席帽騎驢蓋自隋唐以來應舉者莫不如此天朗氣淸果是樂事騎馬騎騾則不易騎驢則亦不難但有風雨時則不如乘車之便

古者車皆立乘今人車皆坐乘其勞逸相去遠矣且

南宋以前士大夫皆乘車或單騎馬不覺其勞王介甫在金陵有以肩輿進者公曰豈可以人代畜遂不肯乘今人習慣肩輿遂不知此等語爲何事耳

初登車之日車行備酒若非豪飲者酒器沾唇可矣卯酒易醉車馳生風登車伊始倘微醉冒風或致嘔吐俗謂之暈車浪如偶有此者但下地步行數里不可坐則坐否則竟越宿而後坐車則安然矣

如少飲爲宜一兩日後坐車已慣可不拘此

每車有矮板櫈掛在車後將登車則索此櫈履之而升店中早起則店人備板櫈於車前以俟入店時亦然或欲下車須諭車夫住車待牲口立定然後可下以從容安步爲妥不必以超乘

爲能
到站稍早之日卽可理髮到站甚早之日亦可剃頭
大車店中若別買物烹治者於常例之外另補柴錢
若干
小車之店專論店租其飲食聽客自便若用其飲食
則隨物議價用其柴炭則另補錢
車路渡河數次人旣步行登舟車馬亦同登舟北方
騾馬馴甚人馬同在一船亦無妨礙惟絆馬之帶布
滿船中擇地而跖可也

庚山
舟行將近庚山卽有涉水遠來迎請入行者可旋辭
之俟舟泊馬頭自可登岸到各行問夫價轎價若在
其行說價已合行內卽發夫往舟中搬行李（惟西路郴州宜章之行卽以船戶水手搬行李仍有行中人至舟督之）謂之上河
有官行有貨行官行承應小心但多求且多僞不如
貨行爲穩（南雄貨行在橋內）其實貨行照料一切已極周到
各行皆以一宿兩餐爲待客通例（惟西路郴州行一宿一餐次早聽客自便）若不欲其多備膏饌可於入行後說明若不欲其
陪食亦可於入行後着人通知
入行若早便可剃頭俟跟人將各行李收拾加封條
卽催行中人稱行李稱畢可將爬山虎鋪張（爬山虎者竹交几耳其上加以篷架須用油布蓋於篷架上若所攜行花毡藍布簾大包袱之類皆可用爲障蓋以避日影其前後則皆通以便眺望）爬山虎之底有一竹抽替僅容小袱
包一个凡在爬山虎之物是謂隨行不必秤（跟人當乘舟子亦有自請步行者倘知其脚力儘足支持則聽之仍照行價給錢與之以示體恤）
晚飯前後稍有暇時卽催行家開單將各項夫價結
完併預備謝行銀（夫價輕雜項少供給豐則宜從厚夫價昂雜項多供給嗇則可從簡）行中開單如有包捕
併管店酒錢則次早易於動身此爲庚嶺竟日供

不必步行而設可屬行中人諭轎夫不得
頻請下轎步行或客自欲卸其勞則可耳
行中不攜一夜亦不必求全責備行中有人支更
客房徹夜有燈自
攜有火鐮包及燈籠在房中則無所不便
各夫役於五鼓將盡卽齊集行中嘈嘈擾擾扣客房
門爭挑行李必宜先夜早睡次日早起着人將臥具
收束安帖然後開房門而盥洗飲食自覺安便
度山之早行中所備酒飯多是冷炙一則早起匆遽
二則因前夜之
或先夜着跟人說知早起秖要熱飯菜可隨便也
或有好麪尤佳是早徼飲則可不宜醉也
度山之日其容文宜隨身用帶掛於身上或行家必欲客自

攜路費則開箱取出路費懷之此須先日預備妥帖
冬春度山宜帶面扶衣裳之多少則因時酌之
南雄與玉山兩處茶寮酒肆沿途絡繹攜杖頭錢以
行或隨便散尖或至中站會齊食飯皆可惟西路度
山並無飯店雖有茶肆而餅餌殊少卽偶有之亦甚粗者宜酌
攜果餅自隨爲便
度山至中站必小歇南北轎夫在此相遇面議對換
各歸其鄉下半日之轎夫大抵非上半日之轎夫矣
度山先一日行中必問發行李當至何處如有素知
之行則語以發到某行否則聽其隨
宜發去亦可既度山後入行
卽將爬山虎隨身各物逐件點齊卽給轎夫酒錢令
去
行中報云行李到齊了卽照號數一一點明西路度小嶺分
兩日在中站無可查點次日三梘州行中點之其皮箱內有路費者可一開
視或自攜路費度山者亦宜開箱安置妥帖其餘各
器物其封口形迹可疑者則開視之
次早起身一面着人買齊用物及食菜以備新船之用一面
催行家同往看船議定價後寫明船票早飯既畢竟
可登舟矣
船戶說價不過貳文其價多少總由行作主船戶所得之價

有一定其說價但聽行之指使而
寫船後卽可預備謝行銀及管店酒錢併可預備登
舟時行中着人搬行李謂之下河各錢
寫船之行送肉兼菜至船則收之酌給小包

出關

各處關口皆大吏所統轄當着跟人持手本寫會試舉人公公度嶺後加廣東二字及咨文之批請關

關口有人來查船可着船戶掀開船板俾一望了然可以無疑公車從無隔箱之事伊輩係辦公雖官船亦當查不必阻止

詔關竇關每日放關一次俱放砲而開關先放下水船畢而後放上水船

北新關係由過壩之行家同跟人持批文先往關口驗明船至即可度關不須等待

蘇州將近滸墅關之時船戶或欲別行一路由滸墅小關而行當諭止之何也小關船少則查船諸事瑣碎且不度大關而度小關適足啟其疑竇

掛號口子亦須請關江西之儲潭江蘇之由關是也稅船口子亦要請關江蘇之揚關淮關皆是也

走長江者蕪湖關大姑塘關龍江關三處俱要請關凡關口之人到船討小包須將請關手本交回者然後給之可免混討

鹽務緝私者亦要查船吾粵之蓋包嚴便是近日江浙新設緝私鹽卡頗多可

聽其查看

鹽蒒稍稅嚴驗明批文即給照票至崇文門繳驗者或着人持照票至車口一望而後交票可給與小包至京之日入崇文門須驗照票即是卸稅驗所給者而車馬雜沓宜將照票及小包併爲一束在車上遙投與之即催車夫驅車速行自免擁擠

啟行之先當偹知各跟人必不許夾帶鴉片及各項非法之物雇船之時可諭船戶不可夾帶如或有之必不徇庇也至關口有問據實答以會試之船不載各貨並無夾帶便是

關口泊船雜沓船之兩旁多有人行則船窗不必多開偶出船頭小立亦須留人在船中照料

各關口多有求索硃卷及蠟丸者或與或否或多或少可隨宜自便

工僕

唐人詩云他鄉罕儔侶遠客親僮僕蓋數千里外日用起居皆資健僕其人不足靠安得呼應之靈必用當其才乃收臂指之效

僕從不宜太幼不諳事也不宜太弱不耐勞也尤不宜狡黠不爲我用也倔强則易觸怒浮薄則易生事大抵少者亦須十八以上老者亦必五十以前乃便於用但得膂力方剛心地略明人近忠厚斯可矣

公車亦王程也然尚是爲士未是爲宮豪奴僕固無用處

上人敬慎則在下者不敢生心若在上者蕩軼於規矩之外伊輩未有能安然者其倔强者必致反唇其浮薄者漸得窺伺欲結以恩恩盡則怨欲示以威威多則瀆昔北魏甄琛奕棋令其蒼頭執燭答曰郎君辭親仕宦若爲讀書而執燭奴不敢辭今以奕棋廢日奴豈服耶若輩口中亦能分涇渭勿使退有後言可也

駐下當持大體不必苛察惟阿芙蓉流毒至甚屢奉嚴禁下人只圖小利或有攜帶必要禁止切勿姑容

不特

功令森嚴足爲寒心此物害人之身併及其家卽使下人因此得利而天怒人怨豈遠行求福之道耶

如同幫有四人每人自帶一僕亦未爲多兩人合用一僕亦不爲少事有繁簡用有豐約不能一概論也至入都發第後儘有京人可以雇用

公車見聞錄　用物　一

用物

同幫筆墨易帶惟硯必欲輕便（用藤作盒更佳）廈山在行中必須此登車在店中必須此換剝小船中亦須此俱以極輕活爲便

船中挽頭之旗寫奉

旨會試四字（有寫禮部會試者亦有寫奉旨禮部會試者）或父兄本有官銜即寫其官銜亦可（車中小旗亦然）

載食物者用瓦器則可耐久以竹織於瓦器之外則般船廈山一切皆便計至登車時其物已食畢其瓦器亦可不用開單寄於車行內存貯俟便往取可也

吾鄉百物大備視瓦器爲粗然廈嶺以後漸不易得至大河以北瓦器之價則昂而樣則陋且色黑如塗泥偶然取用輒思鄉物諺曰石灣瓦勝天下固知名不虛立

小沙盤頗易攜此物在都中極難得又極有用不獨以淅米也（清明時節杏酪分香卽須用之）

都門甕器甚難得大抵舊物耳當登陸之時擇其必不可少者如飯盌茶杯之類設法穩藏得少帶入京則甚便也

公車見聞錄　用物　二

鐵絲燈籠最適用然在車路往往遺漏或爲小偷割去沿途所買者其座甚輕遇風則搖動不止不如吾粵所製者多帶一兩件爲宜（燃燭之時須畧留心否則易於遺漏）

車行所在必有柳斗可買三兩件掛於車口以載路菜及掛鮮或餅果之類

車路之菜（如金華腿或臘肉等類）須在大河以南預備（南旋則預備在都中）苦能分爲四十分以柊葉分包之載於柳斗內每入店則取出一包用之實爲簡便

車路無醬油（鹽亦非必有）如路經贛關可買其竹筒載醬油（另以一竹筒載醬瓜菜頭等類）掛於車口每日入店可以取用如不經贛關則在本處取竹筒帶去或取壺盧帶去錫火鍋或不攜帶此處有瓦火鍋舟中亦適用登車之時寄貯於車行可也

找車必欲極堅固然後各物不搖動須多得大繩乃可此方紐索之價較吾鄉不止倍蓰矣有帶去者自便於多用

轎車之後亦有餘地然不能載物者防小偷耳若以鐵線束其物（如帽盒之類）外加蘆蓆護之（河北多蘆蓆至鐵線宜在本處帶去諺所謂陶則石灣冶則佛山也）彼亦未必能巧偷

紋銀不論成錠或碎處處通行（大河以北專用紋銀）至如新洋

錢須並未打銀印兼要有四个工字者用至蘇州而止其有印洋錢東路用至嶺州或至玉山而止西路用至郴州或至湘潭而止其洋錢之碎者用至佛山或至三水而止近時部閣或偶用之

吾鄉兌銀必用司馬外間所謂潛平則輕於司馬矣車路之平無定大抵加重京平則曰九九五或曰京平實九三五耳此雖刀之末吾黨固不暇詳

京城用錢以五十爲一百謂之小錢其足數者則謂之大錢又曰足錢又曰老官板

鉛山河口亦有大錢小錢之目所謂小錢者以七文爲十文以七十爲一百也

京城銅器自雲南而來其質甚堅但價昂耳

公車見聞錄

行李 附

皮箱 外用草席或洋貨舊布包作套

兩人同一車行李不少車中地面有限總以皮箱略小爲便

如欲乘轎車則皮箱僅可橫濶一尺八寸倘再濶則轎車內不能容矣

倘衣裳稍厚一皮箱不能盡載萬不得已只可用極薄扁皮箱兩個

袍褲要三套有皮有綿有褌也南旋之時須用紗袍褲兼帶以備

用更便 冬夏各襯衫酌帶

寧寒惟車路爲要 貂褸皮袍皮毛最長較能耐冷不畏寒者有蓋皮袍即可 皮馬褂狐皮較煖不畏寒者蓋皮甚畏寒者或用皮套褲較煖 皮短襖便可 綿褲甚畏寒者或用皮套褲兼帶較褲更便

啟行已在冬後其寒月衣裳隨身之外另用袱包酌帶備用

夏只長衫汗衫各件亦宜酌帶

帽匣宜兩層或三層皆平頂者爲便不必高大外亦用套

帽三頂 冬緯帽絨胎 夏緯帽 涼纓帽

小帽二 有綿有袂

禦寒之帽　或杭州綿帽毛氈帽
風領三領俱全　皮領　絨領　緞領
面扶　風帽　風鏡　洋貨綿紗手袖
小竹籃　外亦用套
書籍　文房各物　雜物　如戥子小刀裁麵午時茶之類
馬包　外用棕繩或麻繩束之
綿被二張　風候必無板定須得一厚綿被又一薄綿被隨宜酌用或寒甚則兼用
綿褥　花毡　冬月竟可以毡代褥
皮枕箱一對　箱內可置藏緊要器物　如必須軟枕者則不用皮箱而帶布枕亦可外用氈布作套將兩箱平排一連套入覆轉則相疊而成高枕矣

夏月枕席睡席俱帶備爲便
蚊帳　帳頂四角各加三角布用線釘以受帳竹併帳竹十字帳竹備用較之扇帳尤便也舟中或不用帳亦便登陸則不可少此帳外釘帶可代帳鈎　帳內釘帶可掛各物
袱包
手巾　汗衫　褲　俱宜多帶備用　臨洗
襪　有綿　有袷　有禪
登車之時或穿舊靴頗能耐冷　即用新靴既經車路其靴亦糊矣
如不穿靴則另帶車路加厚綿襪　甚畏寒者或兼用棗皮靴
布帶
靴　鞋　水鞋
皮帶
銅面盤　宜小
凡辮繩腰帶襪帶及各布帶以至大手巾袱包布帶俱容易安放又最適用俱可隨便帶備
凡拂塵棕掃雨纖　油紬雨帽油布油紙皆必須之物或用布帶用繩束隨宜酌帶
凡同幫有日用各物有飲食各物可用竹箱竹籃妥帶備用

公車見聞錄

養生

昔人有言萬里之外以身爲本故調攝爲北遊先務而讀書飲次焉飲食者又調攝之要事也

公車發軔正是橙黃橘綠時也舟中多用堅炭頗有熱氣得生果則稍解以綠豆藏果置瓦器中登舟之後可兼收其用矣

將近砍行應酬紛雜一入舟中坐臥四圍無非木板又初用堅炭火必有熱氣宜以清潤之物調劑之故遠行之人不可多飲酒

舟至白廟可多買片糖以瓦器藏之其糖厚而長大可以清熱可以解毒可以潤喉在吾鄉不爲奇物度臨而北以少爲貴矣

清遠峽中水極清秀魚則甘美嘉魚鰣魚偶有載一二尾至省城河南漱珠橋者以爲奇物至此則活活潑潑出於水面固鮮味也

清遠以上日見此君漸食冬筍至韶關亦然至南雄亦然至江西南安亦然渭濱千畝盡在胸中何必洋州太守耶

吾鄉以豬腸釀肉爲旨醬又有醬肉至南雄南安各有醃鴨其香味俱勝於他處

吾鄉魚鹽所產視鹹魚爲常物然粵中鹹魚多海鮮嶺外已罕得至濮河而北則爲異味矣

西江之油豆腐勝於他處元虞道園有豆腐三德贊尚未言及此

江中多大魚若舟行不經長江則南昌鰣魚之大固他處所罕有也

江西船戶食辣椒如食菜其辣椒頗大而色青船戶頓頓食之此常居水中以之辟濕習而安焉若吾鄉人食此則必燥矣

沿山河口有茶茗有蓮子有冰糖此福建通路吾鄉八閒之物多由此而來

浙江白菜漸經霜雪其風味殊勝秋末晚菘名下無虛也昔人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然此味亦豈易知耶

舟至蘭谿必將小泊此地百物皆集玉版之筍珠蘭之茶金華之腿至小點小菜薄餅甚好豆豉尤佳美不勝收吾鄉浙中之物實由此也

江南物產富麗行大江者路接江甯其物多實用食物亦然行平江者路經蘇州其物多美觀食物亦然舟行至此取攜無盡矣

高郵鹽漬鴨卵素有美名他日場中官厨備此一物以餉士

淮安山菜京江張文貞公所嗜公好食淡有時以數片代晚餐此佳品也

江北之麪勝於江南河北之麪又勝河南車路店中麪餅雖厚而不滯其小米粥但得煖而潔即能適口可以洗滌腸胃至大米飯則皆糟粕矣

大河以北最多雞子沿路買食鎮心潤喉至綠豆粉絲以解煤毒也豆腐與芽菜則以習水土每日店中食此

車路最多紅藷四鼓出車已載塗矣山東以上則有梨

雄縣多魚鯽魚之大可比於鱸車入店中連盆而進是日車行經趙北口方池曲港遠水平橋宛然江鄉風景也

都門百物皆備羊肉尤多足以禦寒其鴨之大他處所未有黃芽菜佳甚磨菇亦多冬菜尤美雪梨平果山楂葡萄之屬亦不可勝食矣

行車遲速難定人在車中偶然思食倘遇饅頭雞子之類熟久而冷者切勿將就食之必至凝滯小飢尚可稍耐冷食不免誤事也

豆腐有遺氣油煠果一名油煠鬼有爽氣舟車所至無處無之是爲通品

順天府涿州城樓有木牓曰尺五天車行至此皆有瞻雲就日之意一入都門不知眼界開多少矣

都門之廣大未易熟識閩人有括以詩者曰要識都門九座分（京城有九門）正陽（正南曰正陽俗呼為前門）宣武（南之右曰宣武俗呼為順城門）及崇文（南之左曰崇文俗呼為海岱門）阜城（西之南曰阜城俗呼為平則門）東直（東之北曰東直）與西直（西之北曰西直）安定（北之東曰安定）朝陽（東之南曰朝陽俗呼為齊化門）德勝門（北之西曰德勝）此內城門也

外城有七　南有永定門　左有左安門　東有廣渠門　西有廣寧門　東隅有東便門　西隅有西便門

都門分五城之目前人有口號云中城珠玉錦繡東城布帛菽粟南城禽魚花鳥西城牛羊柴炭（買物者雖不必盡依此數語然依此往買自然不遠）北城君子多住衣冠也（小人偶藏窮匪也）

都中人家煤氣以三月初一日停止天氣愛矣但每日炊爨無非煤火（柴炭有毒生煤尤甚）惟蘿蔔及綠豆粉可以解之

住廣州會館者多用會館長班投文（亦有不用者）若親自投文可入內城前門（即正陽門）內東長安街禮部衙門中

於此買卷填注明白即日投卷問取批迴可也

軟紅塵土一步出門即風塵滿面長安可遊而深居簡出亦未必非

都人不輕脫襪夏月見負販者猶有襪在若非盛暑未可去也

都中三月正是開渠之時未免有濁氣宜佩蒼朮及生大黃可以辟之

京中號軍不諳炊飯之法場前有暇將場中飲食先試為之尤為便當

舉場在崇文門內早晨乘騾車而往（此車須於場前雇定每入一車科錢放在車口）午前應頭廠名得照入本簽即可從容整頓領卷而入

場中日午頗熱近暮則寒故場中仍須用車路衣服未能減少五鼓將盡必有片刻極寒則知天將曉矣

初會試者廣州會館收取喜金貳兩憑部交收當注明於部內至登第後再收喜金即要加多

過埧 附

舟將至杭州必有人遠來迎請過埧可婉辭之舟泊馬頭自可登岸入行問明各價若早則即自過埧若已夜則待次早由行着人到船搬行李即時過埧先對行人說明不必留飯實爲簡便

度埧之先宜將行李整頓略加約束俾一望可知其簡倘任其散漫似乎甚多行中人望見必要多用過埧之船矣

度埧之日或有一人先乘轎至御馬頭寫船或至中途有一人登陸先往御馬頭寫船皆可既寫定船則盤埧之小剝船一到即可搬行李入新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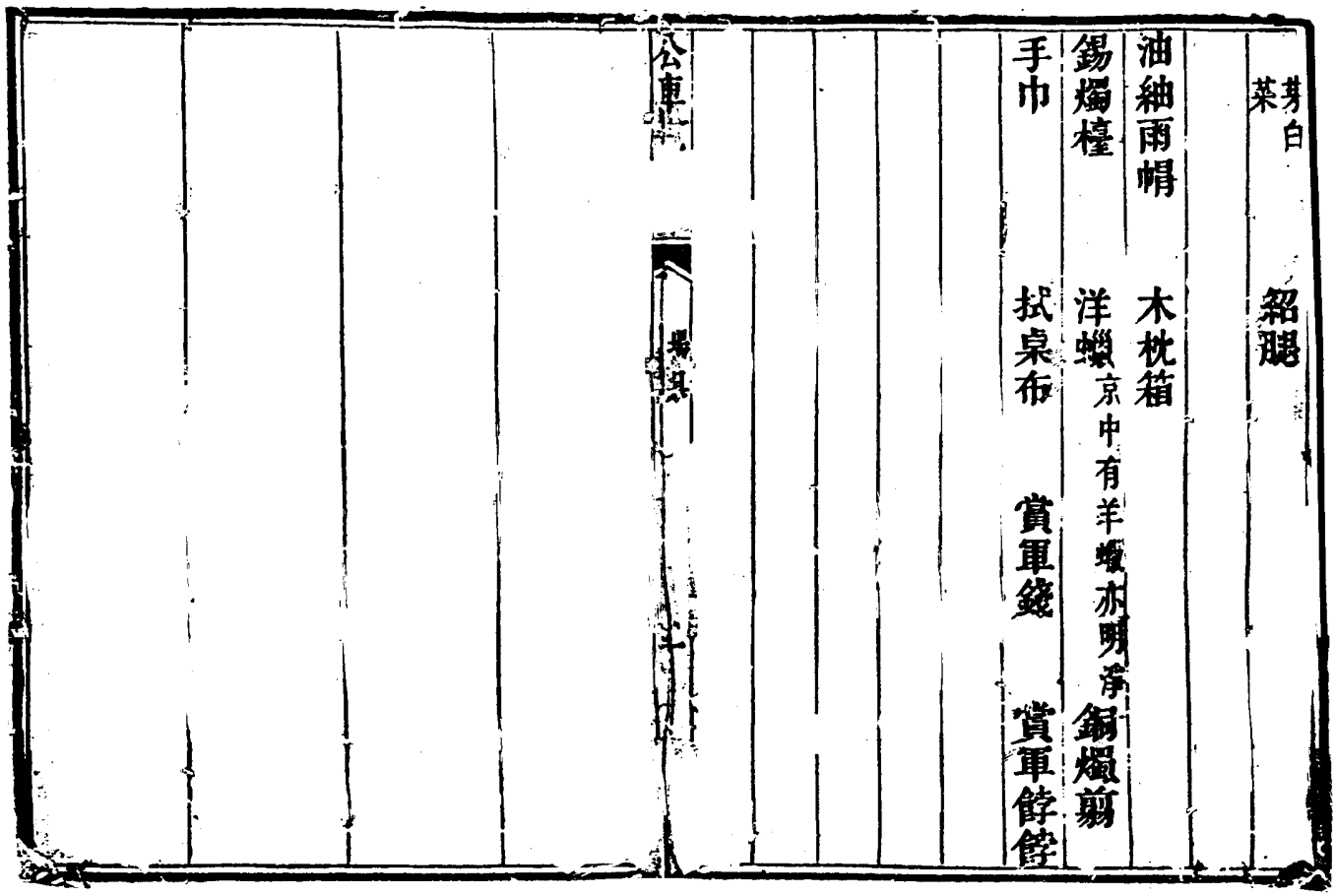
度埧剝船由小濠而行濠面甚狹須帶香珠隨身爲便

南旋度埧日晷頗長中途登岸而食麪可也北上度埧僅交春日略帶點心於舟中備午食亦可

走浙河者船至丹徒大抵係修埧之時至杭州以後河沿路探問丹徒已開與否在蘇州換船時可訂明倘遇丹徒封埧所有搬埧換剝船俱要船戶包辦俱在價內否則扣船價若干另自雇船此處搬埧僅隔一小堤對面望見畧似換船不甚費力

會場取用 附

柳木科籃	油紙	堅炭					
圓木 所以搭支者京人謂之狀元木棍							
油紬卷帘	筆	墨	硯	水罇			
墨盤	鎮紙	硯照	卷布				
息香	香珠						
公車	場具						
鐵錘	鐵釘 頂大鐵釘 中釘 小釘						
頂格 或油布或油紙	白布簾	油布簾	小繩				
棕掃							
柳籮 京人謂之柳木小籮籮所以載食物者以一籮籮載物以一略小籮籮作蓋							
銅鍋	白風爐	油紙扇					
米帘 米	麪帘 線麪	茶葉 小帘					
小銅壺	茶壺	茶杯	簑盌				
木楪	快子						
筍尖	滷肉	冬菜	安肅菜 即黃				


芽白菜
紹興
油紬雨帽
木枕箱
錫燭檯
洋蠟京中有羊蠟亦明淨
銅燭剪
手巾
拭桌布
賞軍錢
賞軍餉餉
公車

市漁集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宣城劉景韓
長安趙辰如 大中丞鑒定

大風集二卷

同邑後學余家泉謹著

大風集卷之一

樂府上目次

五帝

太皞虙犧帝 姑洗五宮

神農炎帝 仲呂七宮

軒轅黃帝 六變三宮

少皞金天帝 無射七宮

顓頊高陽帝 應鍾六宮

六宗

泰昭春姑洗夏林鍾
秋南呂冬南呂

大風集 目次 一

相近坎壇祖坎夾鍾迎壇蕤賓
祖壇南呂迎坎黃鍾

王宮黃鍾一宮

夜明六呂六宮

幽宗太一黃鍾大司命夾鍾司中黃鍾北斗黃鍾巖星姑洗
熒惑林鍾填星黃鍾太白夾鍾辰星南呂少司命姑洗
列宿蕤賓
雲漢夾鍾

雩宗雨師南呂風伯夾鍾屏翳黃鍾
雷電黃鍾井泉林鍾

大五祀

句芒重夾鍾

祝融黎蕤賓

后土句龍黃鍾

尊收該 南呂
元冥脩熙 黃鐘
八望秩
四坎壇 震次鐘巽仲呂離蕤賓坤林鐘
兌南呂乾應鐘坎黃鐘艮太簇
五岳 東岳岱次鐘南岳衡蕤賓西岳華南呂
北岳恆黃鐘中岳嵩黃鐘
七瀆 河黃鐘江林鐘沛南呂淮仲呂
浙林鐘鴨綠太簇浿蕤賓
九鎮 醫微閭太簇太行大呂天山應鐘沂仲呂霍仲呂
嶽無射會稽蕤賓廬阜林鐘西蒙夷則
四泠 東海姑洗南海林鐘
西海無射北海大呂
山林 林鐘二宮
藪澤 應鐘六宮
原衍 大呂八宮
九戎
黃帝 黃鐘二宮
蚩尤 太簇三宮
騶伯 次鐘十宮
青女 夷則九宮
旗夫人 太簇三宮
馬夫人 南呂四宮
西場 太簇三宮
大將軍 蕤賓七宮

國殤 太簇三宮
二儺
國儺 姑洗五宮
王儺 南呂四宮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陛園 同校字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同邑戴 彭景筠
同邑余家鼎彝伯

樂府上 此卷所載皆國家之大祀非士庶所敢干也聊以藝文賡盛治耳故分別之列爲上卷

五帝 見禮記月令篇古者天子四時之所祭也

載謀載惟我禋我享惟帝其降只商庭犧牷牲受帝之祉迄今百禮以成於音鳴乎音呼皞皇尙其歆只有齊側皆反季女佩玉鏘鏘於乎嗣徽以明叶讌耶反惟皇之慶叶祛羊反

右太皞虙犧帝

猗與平聲炎德粒我烝民嘉種既敷于萬斯年叶黎新反將我粢明有椒其馨惟帝其享之嘏我以豐年我其駿發叶芳忒反之皇釐有成農夫其則之

右神農炎帝

黃皇在天立我民極濟濟上聲有眾服皇之服叶蒲筆反序和自天禮樂在下於乎古矣惟皇之德之宏

右軒轅黃帝

鳳凰于飛翩翩音騫其羽亦傅音附于天叶鐫因反穆穆惟皇之德燕及皇天彰于下民迄今禋祀以陳何射音亦于人斯

右少皞金天帝

皇皇顓頊德配昊天實纘民紀肅哉明禋惟皇其安叶音奄之磬管將將音鏘百神其聽之惟反厥躬嘏我以明德秉茲彝德皇錫于遐福叶蒲筆反於乎昊天其佑民

右顓頊高陽帝

六宗 宗尊事之也書曰禋於六宗此六者皆天神也

靑陽受謝和日遲分卉木萋萋馮生祈分陽無怒陰無伏雨不霪萬物茂於乎渥分春

朱明屈只火焮焮分萬物就序南風熏分陽無亢陰無午訛田田民安阜於乎甫分夏

秋風年高肅氣淸分秋陽皜皜羣生成分風雨時癘痢息民樂康順金德於乎役分秋

冬日烈烈飄風發分雨雪霏霏羣生蟄分歲功成斗杓音灼反叶扶遠反成終受始陽無衍於乎昊分冬

右泰昭昭明也謂明時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少牢用羊豕

陽月惟朔正月寒處叶平聲二月桃華叶芳無反雨露既濡嗟我農夫趙乃耒耜以往新畬奄及東作以終刈穫叶胡郭反○祖坎○祖送也送寒于坎也

簡分衍分琴瑟擊鼓擊鼓坎坎以御炎暑御音迓二月桃華日月既均裘褐襲只載刻耒耜載事南畝叶滿彼反三月維暮

四月徂夏叶荒故反我稼其茂叶芒布反止迎壇○迎暑于壇也
九月降霜陽月維朔冬日烈烈飾我裘褐寒斯極止七月流火八月日均清風其戒叶金日反止嗟我農人遨哉于西成祖壇○送暑于壇也
四月麥秋五月舜華叶芳無反七月登黍九月叔苴日月其逾止維仲之秋坎坎擊鼓以迓寒止以成我歲序以和我律呂以安我壽豈音愾叶音如字○迎坎○迎寒于坎也
右相近坎壇祭法曰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鄭注相近二字爲祖迎之誤也仲春而祖寒于坎迎暑于壇仲秋而祖暑于壇迎寒于坎寒陰氣也故于坎暑陽氣也故于壇也
於音烏皇赤日實秉陽極赫赫靈曜其威有赫照靈四方暨

于容光無不明叶謨郎反止拂于扶桑以令動作叶音窄無陰不息無遠不服叶芳筆反如彼沮洳我相日中無不革止實閔我馮生暴以惠之靡不惠迪相我上天發育萬物允維陽之德自春徂夏自秋徂冬三百有音又六旬以熙我庶功與冬叶無不爾或成與旬叶拂于扶桑入于濛汜音起自朝及夜所行幾里靈曜其神止於乎皇日實維天地主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日其右叶平聲止我其夙夜承陽之則于以爲民極
右王宮祭法曰王宮祭日也日爲衆陽之宗人君之象故祭日之所曰王宮
育物維陽成哉維陰於乎夜明三五而盈曰維日是承厥承如何孕施下土晦朔就序以成我歲紀不僭不迫柔嘉維則時維陰作極於音烏薦我明牲肅肅明明叶謨郎反磬管將將音鏘歌舞洋洋穆穆晃衣裳維青朱黃猗與平聲明禋是薦惟安厥度永錫茲兆福
右夜明祭法曰夜明祭月也
吉日良夕沐芳浴芬致齊側皆反戒明叶謨郎反我牲既宏光反我儀既成叶身岡反嘉祀皇皇以衍我極黃極皇假音格止儀不忒止福無射音亦止太一○紫微垣中天極之旁縱列五星前星曰太子次星曰帝星第三曰庶子第四曰后妃第五曰帝都五星之北半度間乃北辰也其次星曰帝星者即太一是也又閶闔間亦有太乙星非此太一
穆維我宗萬物之極於音烏穆無爲承帝之則民之質矣日

用飲食叶音芸芸有生徧爲爾德於乎音呼皇何私○大司命之南有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即三台也上台抵文昌日司命中台抵軒轅日司中下台抵太微日司農此大司命即上台也謂之大者所以別於文昌之司命
維天降民維德承天叶鐵因反於乎欽哉成性昵音暱我宥密假於黃天叶同上無偏無倚叶音億與密叶協民于中維神之功司中○即中台也
倬矣北斗灼明于天命我無愆侍帝之側上帝有成象宗其陳叶初然反與愆叶之示我以明時肆予其明叶謨郎反之於音烏緝熙昭同光不見音現而章惠我無疆北斗○史記天官書曰北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方

顩耿同顩司歲其顩有明叶謨郎反肆將我明禋臭陽達于上方以享我東星無失其常貽福于兆民歲星赫赫炎德司帝之法叶扶忒反神之假格同思歆我禋祀赫如灼赭叶君賀反嗟我明禋肅哉時舉不肆不忒曰惟宗所予上聲○熒惑○熒惑在天爲執法敦與平聲下土伊誰殿聲去之皇黃明星含和毓靈成我列行叶戶郎反眾星之經叶居羊反肆予其對之嗟我明宗岡反倘其享之填星○填音鎮叶平聲昭明太白輔我上帝叶都格反出自東方啓我晨光顩顩宵明叶謨郎反後日而行叶戶郎反昭示予臣工仰茲戎功明禋是崇下民是宗惠自我王宮太白○太白在天爲日輔去聲叶如字之嘒嘒辰星出入有其常俾帝肇有農功維宗相去聲叶如字我下方不豐不臧我稼穰穰永承于帝旁辰星○辰星在天爲司農

我下方不豐不臧我稼穰穰永承于帝旁辰星○辰星在天爲司農之嘒嘒辰星出入有其常俾帝肇有農功維宗相去聲叶如字民是宗惠自我王宮太白○太白在天爲日輔叶謨郎反後日而行叶戶郎反昭示予臣工仰茲戎功明禋是崇下叶都格反出自東方啓我晨光顩顩宵明叶戶郎反眾星之經叶居羊反肆予其對之嗟我明宗岡反倘其享之填星○填音鎮叶平聲敦與平聲下土伊誰殿聲去之皇黃明星含和毓靈成我列行叶君賀反嗟我明禋肅哉時舉不肆不忒曰惟宗所予上聲○熒惑○熒惑在天爲執法赭叶扶忒反神之假格同思歆我禋祀赫如灼炎德司帝之法叶謨郎反耿同顩司歲其顩有明叶謨郎反肆將我明禋臭陽達于上方以享我東星無失其常貽福于兆民歲星

孔皇天極煥與平聲文章相我下土監茲萬方覽民德揩輔以命以討順帝之命於音烏昭於天下民其承叶去聲之少司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其首二星亦曰司命謂之少者所以別于上台之大司命也平聲叶如字煥乎文章熙我庶功仰成于中慝象日月罔不率止我禋我祀庶無僭忒色守其故舍安其素氛孛不作叶滅故反七曜率其路于帝時若列宿卬音仰茲雲漢爲章于天有倬既直孔殿聲去且延維民所瞻

猗于明祀孔虔監我以無愆維民之安叶音奄○雲漢○雲漢即天河也右幽宗祭法曰幽宗祭星也星比日月爲幽暗故讀如字則取尊事之義今從呂氏

瞻卬音仰上天有嘒其星嗟嗟昊天毋降割于民生叶桑經反稼穡卒痒音羊小民何天叶纖音因反於烏陳我牲百禮有林嘉玉畢沈放音拂舞尋尋和我八音於乎天畢曷其莫我卒聽平聲○雨師○天畢爲雨師洪範所謂星有好雨者是也烈日昭赫爍我金石薀隆炎炎僾音愛不能息於乎昊天叶因反箕伯飛廉叶奴巾反無劉我民聽我膴歌監我率舞嗟惠予下土風伯○箕爲風伯翼軫亦主風洪範云星有好風是也

嗟予旻天心于下方甯俾民率痒我政不滅昊天不康辜如此憮音呼於乎屏翳與割茲下民無甯丁我之身屏翳○屏翳雲神之號也虛危之南有雲雨四星主雲雨者嗟吁雷師曷不發叶芳聿反分燭燭音閃電曷不激兮曷聆我嘉樂曷降我雨澤叶堂各反曷俾我康作毋俾陽爲虐雷電○雷電四星霹靂五星實主雷電又白玉蟾曰天雷箕主之地雷房主之水雷奎主之神雷鬼主之妖雷婁主之天降雷雨山川出雲由靈弔止匪於百川叶匡叟反百川百泉叶藏支反或林音委或源叶於云反於乎曷不烝昊天何不慵羣反曷惠其甯川泉○井奎及天江及四瀆水位積水天船諸星多主溝洫水泉之事右雩宗祭法曰雩宗祭水旱也雩者嗟吁其聲以求雨也月令仲夏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

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春秋桓公五年夏大雩傳曰天子大雩于上帝用盛樂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

大五祀五祀古者五行之官有功于民者故其後諸以時祭之曲禮大夫祭五祀蓋天子之大夫所祭也謂之大五祀者所以別于戶竈中雷門行之小五祀也

維木德司東方天地合萬物芒白日昭雲蒼蒼倡唱同清角冀桂漿青虬駕龍旂揚神之來昭未央以冀我東行叶戶郎反

右句芒重句音鉤句芒木正之官重人名少皞氏之子也木正曰句芒者草木至春而句曲以萌達也

維南訛重火德萬物茂百禮合羣卯音仰旃炎炎然叶戊仚反倡清徵音止祈居歆鳳翩翩叶普心反鼓田田叶堂心反神之來降自天

叶鐵因反以和我朱明

右祝融黎祝融火正之官黎人名顓頊氏之子也火正曰祝融者萬物秩序而變動融融然也

維土德冀中央旺四季和陰陽日昭昭雲皇皇歌黃鐘陳羽觴茂對時成五行叶戶郎反神之來自帝旁睠我以稻粱

右后土句龍后君之也后土土正之官句音鉤句龍人名其工氏之子平九州者也先儒又曰後人已祀句龍爲社故后土官闕而黎實兼后土之官云

維金行位西極天地肅萬物實叶市若反涼風倡英雲白叶滿罟反倡清商酳音類玉爵騶虞驂熊旗作神之來赫亦濯愉我以康樂音洛

右蓐收該蓐收金正之官該人名少皞氏之子也金正名蓐收者物至秋則蓐而收斂也

維水德于朔方天地閉萬物藏水成冰人樂康倡清羽隕和羹叶居當反祓髮跣乘七星叶蘇良反神之來肅以莊福我以無疆

右元冥脩熙元冥水正之官脩熙二人名皆少皞氏之子也元黑色水之色也冥深遠之意脩熙二人相繼爲水正故元冥有二祭法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故元冥之神祓髮而跣足

八望秩望望而祭之也秩者因其大小而序之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也禮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封內山川

陽陽暘谷惟帝所出蒼蒼有清洋洋海若無振無作蠭我百職叶只若反○震壇○震正東方也

百川何匯地振不洩率我徐揚放於百粵維袁時以效靈共王之命叶平聲○巽坎○巽東南方也

休哉向明叶謨郎反荒於蠻方我治孔明同上率自江澳江漢廬岳肅恭百度去聲叶入聲○離坎○離正南方也

於音烏皇方祀肅肅雝雝蔡蒙麗江叶居紅反率彼海邦叶卜工反享無不庸維神之功坤坎○坤西南方也

衍衍流沙洸洸翕河自昔河爲叶音訛禹靖茲洪波於乎率俾有神永冀我西方叶孚金反○兌坎○兌正西方也

穆穆予一人百神時主肅時方祀土方其予上聲之維汝乾之壇西北是安乾壇○乾西北方也

於鷹黑牡嘉祀有壬禋茲坎之神有神維明叶讓郎反殺我朔方以殿我王邦坎壇○坎正北方也

自彼艮止成終受始洋洋渤海維安所止於乎有方佝欽子秩祀艮壇○艮東北方也

右四坎壇爲祭法曰四坎壇祭四方也四正四隅合八方乾坎艮震陽方以壇巽離坤兌陰方以坎故四坎壇也或曰四正以壇四隅以坎

泰山巖巖東方所瞻亙古于今永秩茲明禋於乎天道福善禍淫維爾明神是承監于在下叶後五反庸秩汝于上公冀時東土東岳泰山○泰山在今山東泰安州萊蕪縣

奕奕衡山維禹冀之埰與平聲南土放于海邦惟神其殿去聲

之以我嘉璋與我騂剛取血以望平聲神公是皇曰維祀之帝南岳衡山○衡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

皇皇予極宅天之中陟望于嵩曰周之舊邦叶卜工反幅員音圓叶詡工反於乎嶠岳舊典有崇茲于不敢忒冀時中國越逼以相我王式中岳嵩山○嵩山在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

維穆時禋周公之典秩典自我永古實維我王時顯獄嶽華去聲山撫茲有雍自周迄於漢唐曷不維爾是崇於乎量幣不騰明神是尊音蹲叶臧卞反○西岳華山○華山在今陝西華州華陰縣

鬼嵬嵬同有恆叶臧承方厥維念哉昔在唐虞此方是都我將儀刑如之肆將我黑牡肅以質之質之秩之公之宗之北岳衡山○衡山在山西大同府渾原州今祀之于京師直隸真定府曲陽縣

右五岳古者山川之祀有望有埋沉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咸徧不必親至其地而但望其方嘗血以祭之周禮所謂血祭者卽望也若親至其地則埋牲以祭山沉牲以祭川卽周禮所謂貍沉也後世于岳瀆鎮海則皆立廟非古意矣

洋洋河伯北條之紀利我烝民禹功所底於乎百神予是宗維王時有叶羽紀反幅員音圓洋洋沈望以時叶上聲承俾我翕以無徙維神之祉叶掌理反○河瀆○今祀河于山西平陽府之河津縣

奕奕岷山江流潺湲遙遙萬里放于東海叶虎委反河漢攸從九江會同永紀我南方叶數公反於鷹肥牡相予秩祀顧茲侯秩叶上聲○江瀆○今祀江于四川成都府之岷江縣

有清者沛濟上聲懷我太行音杭既青且常時維水之貞叶之陽反徐兗芒芒東流活活音括不溢不渴音竭叶苦括反神功有奕秩祀有繹永篤于王則沛瀆○今祀沛于河南懷慶府之濟源縣

既戒既時叶神之反祀我有淮叶胡隈反滔滔淮水紀我侯邦維豫徐揚四方之中孔道有衝洋洋徐泗以從不渴音竭不崩叶工猗與平聲夏后之功淮瀆○今祀淮于河南南陽府桐柏縣以上古之四瀆

於音烏穆王歆秩時百辟音璧顧瞻澤國叶越逼反奄望吳越叶於逼反爰秩于浙水於乎浙水維安汝所止以爲我民社浙江○水合流東至于杭州爲錢塘東入于海浙須二

朝鮮之陽時惟鴨綠鴨綠之林音疆委東海是瀦叶里反天子之

圖聲叶上休哉東北時紀用崇于秩祀叶樊里反○鴨綠○鴨綠南流至于長白經朝鮮之西入于渤海

穆穆天子天下之王率土所王燕及百蠻厎于海邦牲牶○左右二江合流東會涯南之浙水牲牶皆大川而獨至于廣州南入于海

右七瀆古者四瀆惟河江淮今雖河合于淮然淮之爲瀆不沒也故四瀆如故而後世幅員益廣若北之鴨綠南之浙水牲牶皆大川而獨流入海者也宜亦可謂之瀆用竊附著備採擇焉

南流洋洋維予一人是皇

維十有又二山有虞封之祀典有常我今其庸之奕奕翳徵闔尙監於茲翳徵闔○山在今盛京錦州此古鎮

嶠矣太行音杭不騫不崩叶卜光反與古以永久天子秩之瑕音何

以對我介我以眉壽上聲與久叶○太行○山在山西潞安府之南

維皇盛德不愆不忒敷天之下靡有不服叶蒲筆反迄于西戎叶而用秩茲祈連叶奴巾反○天山○山在今陝西山丹衛

皇建有極下民之式薄於四海咸秉戎德自茲沂山日漸于外國叶越逼反○沂山○山在今山東青州此古鎮

霍山之下叶後揚豫之野叶青主反舊楚所宇霍山峩峩我秩祀咸宜叶牛何反百利是何上聲叶如字○霍山○山在今江南安慶府卽天柱山也漢常祀以爲南岳此古中鎮也

熙哉叛章亦孔之厚汧渭之陽天子之土有倬其道在昔爾西宗所主嶽山○山在今陝西鳳翔府此古鎮

倬彼會稽有倬其道叶浦荷反夏后所止昔有宋嘗是守曷其荷反於乎念時夏后會稽○山在今浙江紹興府此古鎮

不保叶補苟反於乎念時夏后會稽○山在今浙江紹興府此古鎮

嚴嚴廬阜叶扶古反奠時荆楚南岳是輔叶上聲嗟汝南國之宗叶滅神反承我王則監茲下民廬阜○山在今江西南康府

皇哉予典有嚴徧于山川顧茲蒙山遂荒西極既旅既則允王維極西蒙○山在今四川之雅州古曰五鎮謂東沂南會稽中霍西嶽北徽

右九鎮閻然南北二鎮似非天下正位亦竊附增以備採擇

茫茫海若百川所歸振于尾閭畢振無遺浩浩天子之規軼自夏殷周叶之徽反海無揚波叶賓夷反於乎休茲叶子離反○東海○今祀東海于山東登州府文登縣

奠矣海若際於南極王者無不式肆今受命不忒金齒雕額禹迹所不及罔不咸式南海是秩南海○今祀南海于廣東廣州府南海縣

蕩蕩西域孔蕩無極維茲昧谷日月所入王者大無外肆

予因河以秩於乎休茲永奠爾方無射音亦○西海○西海非中國所及今祀西海于今山西平陽府之河津縣謂河源通西海云

天子受命式此萬邦幅員既長文命覃于漠北受小國是王受大國是王庸祀茲北溟叶迷郎反歲以爲常北海○今祀北海于河南懷慶府之濟源縣謂濟源通北海云

右四瀆

嗟嗟牧人飾我犧牷牲我牲既成以祀山林嗟嗟山林有蔬有琛初金反有獸有禽有材有木有霧有雲以作我甘霖百利是興庸對于神功以莫不增山林

我式九宅有藪有澤澤虞是職以輔我明辟音璧我功既成乃將此明禋我藪我淵我澤我泉龜鼈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藪澤

原衍秩秩宋漆同林彧彧音郁叶又秩反桑麻百物羣興于禹之績奕奕厥施碩碩孔時既阜且時以爲我民資原衍

右山林藪澤原衍

九戎戎兵之事所記者禮曰禋于所征之地

秋風嚴高肅降霜吉且燭予愉古皇山肴日鑿露合漿天臧味酢祖何和陰陽乘龍輈音器蜡昌周翔翔丹鼎鳥號平聲羅紀堂謇以帝期來此旁發咸池兮合靈鼓鳳凰歌蒼虬舞文幟曲分耀雲中甲五屬去聲羅原野叶青主反布行枚以方員同圜衆魚魚其潨予上商輪囷以弗迷帝飄飄其來下叶後聲五瑤束脩予兕甲插扶桑予楛矢鞞琫予容刀手拜颺予容與填都田氣山立翼左右叶羽已反穆穆以武無違息叶上以反判音班壹音一因壹音一溫其迷天宇叶羽已反帝髣音仿髴茲歆樂只

右黃帝始爲車馬教戰陣者也

伊檢罔之將撲戒公孫與平聲侯休信赴嶲兮以武成五兵兮古侯霧離合兮天爲愁昏未承命兮威流子卬音仰君兮展桓桓汨滄溟兮撼恆山熄炎德兮困巨蟆同蛾沒萬世兮靈炎炎鼓填填音田兮石下叶後五反刃釉音郁釉兮前後叶下五反戰士趍音騶兮愁以苦血漂兮大鹵膏流兮原野青主反展何以兮輕死厥維震疊兮予君之故陳五齊兮奠脯脡予要平聲君兮河之滸河洋洋兮流歌舞慰懷予兮君靈安叶湯古反靈冉冉兮來福予上聲

右蚩尤世本云蚩尤始制五兵通鑑外紀云帝檢罔之世蚩尤氏始爲亂能爲霧霾大霧軒轅氏與戰于涿鹿而擒之

眷予殷兮午中春宵以升兮吾秋晨以降叶胡工反來吾道兮日月拱帝極兮太衝予宵明兮矽音賓反磻音般晨與以土工予將以大閱兮需四牡之龐龐叶奴蒙反載曲旂兮河之滸援天桴音扶兮擊河鼓陰陽爲環兮馭騵馬從去聲騎官兮自容與吉且燭兮夕張憩以愉兮辰明叶讀如鼓吹去聲饒奴交反耶反鼓吹聲饒反賊音盛倡同唱干戚揚兮坐翱翔芒八彗兮若英叶音央漸以殷兮將饗憨僬僬兮竢旁牽蒼虬兮繫驤音香襄音鑲將以下娠兮騰驤音襄辰周章兮明堂未來降兮思彷徨

右騵伯天駟房星之神也祭之所以禱馬

比戈兮立矛環介胄兮束脩震聲鼓兮摝鐸風鶱栗以烈兮深秋靈將降兮昧爽天宇清兮蕭蕭叶蘇州反聞靈期曰晨

熹慤僬僥兮長相思駕玉路(輅同)兮比騶虞(叶魚宜反)戴雀弁服瑤衣列九宮兮佩七星韓律令戴雲旂與靈訢兮西城判音班紛紛兮迎之靈未降兮夷猶(叶羊離反)忽中道兮迷離結慼慼兮鯉鱗散陰殷兮彌翳(平聲)靈欲下兮中止愴予心兮惻音初柳悲燎幢幢(音江反)其微煇(音薰)天亦聿其將曙飛廉先戒兮逐屏翳明星爛其昭昭兮三五衣颼颼(音婁)兮寒生馬蕭蕭兮踶(同蹄)舉芙與棘兮愁俯黃花冉冉以埃兮拒霜立乎秋浦用成歲功兮展威武旂央央兮擂鼓巨闕釉(音郁)耀兮士就序羣卬(音仰)承兮手舉慤以穆兮寂語靈蕭蕭兮將來下(叶後五反)

右青女霜神也月令季秋習五戎班馬政順肅殺也祭霜神于霜降之日而遂以閱兵亦順肅殺之意

秋水綠波拒霜兮在河朱贏兮有素華(叶芳何反)染元霜兮未雕(彫同叶都哥反)夫皆固自有都節兮其能若何秋華兮散黃藥如水反拒霜兮映秋水懷佳兮都其忌(音品)此忽惠降兮西城址佳亶忠兮惠思(叶新夷反)信智又以美節兮武又以威惟佳之具此紛美兮豈易(去聲)以得夫女子(叶精夷反)承佳隊兮雲旗膚豐腴(音臾)二兮凝脂(章移反)製霞以爲帔乎截雲爲衣予側睇而卬睨兮遨徊裸(灌同)齊兮醉(音類)漿奠珍燔兮刑牛羊角吹去聲饒兮瞂(音盛)倡(唱同)迭節兮清商以娛佳兮歆樂康解予佩

右青雀黃鵠揚閩鈴兮擊粵(音越)汰(湯刺反)椒醬錯兮醲(音農)瓤酸(音叶熹割反)清酎(知酉反)陳兮沃若律呂合兮歌舞作與佳期兮康樂哉哉兮廟貌(叶音莫)望佳兮邈邈(叶同上)佳何以兮夷猶作艨艟(音同)備兮千帆設(叶市若反)遲(去聲)佳揚律兮定海若佳訂予曰

以厥明日孰非時而可用兮孰未撰士免而可行敬速儛反
女音汝甲兮礪女兵與女憑巽二兮吾將浩征賞予貝兮百
朋又以詒兮女嬪音貞予行既撰兮飛廉告予以先程乃或
行兮或息鴻鈞爲謀兮襲音俊蜺音倪爲力戰不可勝兮守不
可擊靜不可搖兮動不可抑敵莫予禦兮所以聲叶入佳信
神兮以爲極

右馬夫人水神也祭之以祠舟行之利夫人閩人其父泛舟海中舟爲蛟龍所覆父死於水夫人發憤入水斬龍後遂爲水神云

出西城兮日麗只耀我交龍兮旗起風生兮宮徵止雲英
兮雜采叶此已反山高高兮原遝遝音里濶瀇瀇兮亂石磊磊穆

思成兮醉椒酳叶脩已反日出暾音敦兮幽生暉赤光搖兮羽旗
淬予劒兮霜未晞眾魚魚其凜予手拜颺兮西亓音祈

右西場演所也演武于西方因祭其地之神于西方者順肅殺也

簠脯脩兮醑酒陳辭兮拜手靈之膚兮在昔已久桃與荊
兮弗眚音省叶平聲鞭律令與阿香兮威無不勝平聲肴磬兮酒
清長無不祥兮功成

右大將軍大炮也如紅衣之類

西風悲兮白日晦天慘慘兮霽音陰雲霾逮鷙鳥翔兮戾天
祭離室家兮遠行位心內悵兮勞悁瘁誰予侫音佞債祭音祭而
不可抑兮日維王之事白日晦兮西風吹天憯同慘憯兮霽
雲迷予侫祭兮心內悲離室家兮何時歸心內悵兮不可
聊叶留夷反予父母兮將何依高風蕭蕭白日晦鷙鳥翬翮雙
翼矯叶九與反余侫祭兮王事靡盬行不歸兮心愁苦律重威
尊兮不遑處敢不捐音沿軀兮膏去聲原野叶青主反蔽日月兮熊
旗沐風雨兮犀衣淬元霜兮虔刀臥短草兮駒驪草枯馬
踧同路疾月明征鴈飛雕弓插扶桑寶劒倚天衢叶渠疑反環介
冑兮操殳疑叶何反擊鼙鼓兮角吹眾魚魚兮不固敵之來兮
如蟻叶平聲角哀固風兮炮發鼙震遠天兮矢下叶戶左反煙迷

迷兮如不見人悵此身兮非我眾盛氣兮奮武地爲震兮
天欲陸都左反馬蕭蕭兮在右戟森森兮列左左皆音蔡決乎
右膺隕前旗將仆兮眾爭先以承下眾爭先兮冒矢石叶時
決反矢石盡兮短兵接當中貫兮肱斷乘馬仆兮頎絕足堂
都結剔五割兮蹈屍衣斑爛兮染血鬼神震怒兮盡塵魚反脊
反心不可回兮志決肱既斷兮矛未擲頸欲絕兮纓更結
魂魄離兮英氣烈魂長逝兮魄哀原恥爲妻子夢中魂叶胡元
反含離別兮不忍言眥將一死醻君恩叶于煙反燐燐陰火愁

山川

右國殤祭死于戰鬬之土

二儺儺有三月令季春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此二儺天子諸侯之所行也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則下達於庶人者故列之於下卷也

維暮之春陽德盛矣暑氣祈祈來待命矣聖王在上陰陽順矣百氣出入無違令矣王心坎坎敬于有土未敢自沮帝告方相號于羣后曰維暮之春芸芸有生靡有不達予一人不德恐燮理未適若有淫木于慮其過泄致民內不足感于外診以成災疾何攘何驅女音汝其掌之徧茲九有百辟音壁咸俾靖之靖叶茲掌反 迺臨音勞羣蒼狗均于坤乾艮巽中央左右前後率時百役咸服其服叶蒲筆反方相迺致儺曰木氣角角與我東作居此青陽將謝下反物自春徂夏春氣當終畢無或留下以致于過謔叶蘇下反木無淫于東將成暴風風爲百疾之宗戕我厥陰叶於弓反使人多怒而使不仁

在躬木無淫兮春畢于東木無淫于東南徂我百脈不得眠使人多憂而成癇音閒叶呼甘反木無淫兮春畢于東南木無淫于南叶泥心反暴暑迺躬叶居心反傷我少陰使人多疥疾喜好而亂于心木無淫兮春畢于南叶同前木無淫于西南隅使人多中暑叶平聲傷我赤腸而腹多鬱叶平聲木無淫兮春畢于西南隅木無淫于西叶去聲使人咳嚏傷我之肺而多哀叶音意木無淫兮春畢于西叶同前木無淫于西北將成寒瘧傷我太陽不得化物木無淫兮春畢于西北木無淫于朔方寒威暴張寒砭人肌骨之中叶征羊反傷我微陽使人多恐怖失常木無淫兮春畢于朔方木無淫于東北將我暴寒熱使人傷于飲食好飢而內成格木無淫兮春畢于東北木無淫于中逕傷我太陰叶於弓反中氣虛緩而飲食不融使人多思神漫汗而忡怔音征叶章容反木無淫兮春畢于中維木達且疏叶商猶反達過而中不遂陽急而浮將成憎愎音饒叶奴收反百疾職由爲我王憂九門伉伉百役攸行叶戶郎反磔我牷牲叶時陽反奔奏音走將將音槍順時以攘百役儃儃土鼓簡簡九門衍衍萬福攸反和燮既灼五氣順適叶時若反屍氣不作大陵安其宅叶土各反生氣終畢盛氣承職萬物若時無或過盜無傷于內無戕干實儺九門兮百疫息木無淫兮春氣畢

右國儺舊說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中有積尸之氣氣佚則爲厲鬼季春日在胃昴故于此時而厲疫紛按木氣主生而發泄每慮其過發泄過則反傷於本而邪診反得以干之故於暮春磔攘以畢春氣畢之者不使過泄之意也

五月日至七月御音迓秋八月處暑亢陽未肯謝火旗猶建白露未下叶後五反方相迺詔天子曰維火土金陰陽秩清寒暑以時今茲仲秋憚暑未歇肅氣失宜朝夕有淒風陽伏爲姦痢癘職由叶于宜反盍以時大儺達茲秋令俾時咸熙天子曰率役時儺女音汝時掌之陰陽有愆女上俾靖叶茲掌反之方相對曰陽宗維王若埒奴徹反時儺恐後之更威臣下不敢干焉迺佐天子庸致大儺曰蘊暑懺懺音酣職時長養夏實主猗今茲徂秋曷爲久勞而不處猗炎暑不處物不得

成委于野（叶青主反下同）猗相彼日中風來如惔（音談）人不敢之野
猗傷我赤腸暴疼而死藥不可愈猗積暑不處人病縷縷
猗炎暑不處筋脈痿委不欲舉動猗困我脾胃飲食不得
溶積成腹痛猗雜食生冷冀解炎熱泄溲痢以降（叶几送反）猗
積暑不處人多茲恙（叶以送反）猗炎暑不處人咸畏威稞當涼
猗凌脈方舒涼風中之入我黃腸猗寒食積中脾不得息
寒瘧以張猗積暑不處人皇皇猗炎暑不處沴氣致災疫
流行猗積暑不處人物多瘧猗炎暑不處過則必反冬乃
暴寒（叶衝連反）猗寒砭人肌骨之中傳及五宮藥不得痊猗積
暑不處爲災緜緜猗炎暑不處涼不生百疾職由傷我民

惟我昊天和且仁斂時積暑舒涼風（叶孚今反）天子盛德和且
武順時爲此陰陽主龢（音劈）辜牷牲奏靈鼓方相佐之攘積
暑積暑退猗白露下（叶後五反）涼風來猗秋旁午涼風來猗萬
物成炎暑既處民安甯陰陽和順沴疫畛（音真）四時成敘無
災眚（叶平聲）涼風來猗相我民肅肅天子無違德敬茲百后
嘗惕惕歲月日時俾無易三公燮理無愆忒率時大儺順
秋德涼風歸猗秋氣達

右王儺驅積暑也暑氣退而後秋之涼氣得以通達此儺惟天子行之以暑爲陽氣而陽者人君之象故惟天子大儺而諸侯不得行也

樂府上終

大風集卷之二
樂府下目錄
八蜡
先嗇姑洗五宮
司嗇姑洗五宮
百種姑洗五宮
郵表畷姑洗五宮
貓虎夷則九宮
坊大呂八宮
水庸南呂四宮

昆蟲夷則九宮
六成
西陵林鐘二宮
蠶叢女林鐘二宮
駟伯夾鐘十宮
扶桑太簇三宮
織女大呂八宮
黃媼大呂八宮
小五祀
戶夾鐘十宮
竈蒸賓七宮
中霤黃鐘一宮
門夷則九宮
行井南呂四宮
三會
春里社大呂八宮
秋里社大呂八宮
季冬大儺大呂八宮
八招
生招魂大簇三宮

死招魂夷則九宮
招凶折夷則九宮
招上殤夷則九宮
招中殤夷則九宮
招下殤南呂四宮
招遠遊仲呂十二宮
招孤特夷則九宮
禮先
越國林鐘二宮
始祖姑洗五宮

大宗姑洗五宮
清簡公黃鐘一宮
澹源公姑洗五宮
王考妣姑洗五宮
嘯嶺公姑洗五宮
文妣仲呂十二宮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陛園
婺源汪紱雙池著　後學　同邑戴彭景筠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樂府下　此卷所載皆士庶之所得祭者也

八蜡　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百物而索享之也其禮則皮弁素積而祭皮弁白色鹿皮爲之則皮弁素積而祭者送萬物之終之義也

猗與平聲炎德粒我烝民嘉種既敷於萬斯年叶黎新反勻勻原隰我稼如雲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將我粢明有椒其馨我

壬我林惟神其享之

右先嗇　嗇穡同先嗇神農氏始教稼穡者也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

天育下民貽此黃茂於乎顯哉彼相之道叶徒厚反稻粱既豐來牟其烝叶之反功我稼所同后稷之功我倉既祕我庾既億叶上聲以御音迓以享以介繁祉不顯先農亦其右叶羣里反只

右司嗇　附先農○司嗇后稷也先農古農夫之有功者郊特牲曰祭司嗇又曰蜡農故舊說分之爲二而無百種茲則合先農于司嗇而特祭百種如左

於乎百穀維天粒民振古于今莫非爾育黍稷稻粱菽麻荻麥叶讀谷反俾爾穎而栗陳錫茲華夏叶下急反

右百種　特牲曰祭百種以報稽也百種當自爲一特分出之

郵表有翼衍衍繹繹赫赫先民率我稼穡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滿彼反豐年百害是蔵維神之慶叶羌反

右郵表畷　郵郵亭之舍標表田畔相連畷處爲郵亭田畯居之以督農功者也郊特牲曰饗郵表畷以及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翼翼與與如字我稼我黍擊鼓坎坎以御音迓貓虎貓虎來叶六直止鼠豕避叶邦直反止無害于南畝叶滿吉反

右貓虎　郊特牲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先儒云迎貓則爲貓尸迎虎則爲虎尸子貢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也萬充宗合農于司嗇而分貓虎爲二茲則列百種而合貓虎爲一也

勻勻下土方維禹肇之我坊我畛音珍我徑我道農夫其勞叶去聲之實維旱澇之憂迴以振之畢振不洩叶斯若反土安其宅叶他各反水歸其壑亶神維祐叶黃郭反

右坊　坊水之隄也郊特牲曰祭坊與水庸事也

畎澮其觕行潦音老浮浮以溉以滋叶流反稻粱既登貽我來牟介以明蘄音僖叶行流反不沒不竭音渴叶巨兆民之休

右水庸　溝洫也

昆蟲毋作叶音窄草木順其則我田既登明禋百禮有林以爲民楨

右昆蟲　螽蝗螟蟘蟊蟊賊害苗之蟲也

六成以祈賽蠶績　女紅之事

卜日齊（側皆反）戒惟祀我西陵神維神立婦極肇此女紅勤
（叶書真反）湘簾蠀金堂玳席瓊瑤鎮（叶之巾反）金鼎屬（音潘）豚狗桂屋
羅椒馨端肅拜手跪酹酒祈天蠶（叶初巾反）神來登我堂采衣
振芬芳嘗我膋（音突）肥羹（叶居郎反）舉我流霞觴佑我多柘桑教
我成流黃奉蔪西陵娘爲我翁姑嘗

右西陵（軒轅氏之妃始興蠶事者也）

憶昔蠶叢女矢言失伉儷化作白玉蟲成我無疆利厥利
萬古流成我綺羅紬載酒陳羞羹再拜禱神庶（音休）桑盛蠶
不僵蔪大如甕缶（叶無流反）免我飢寒憂此功誰與儔

右蠶叢女（蠶叢氏蜀帝之號蠶叢氏有女其父戮陷于西羌其母祝曰有能救之以女妻之）

（廐中有馬踊躍而去夜至西羌負其父以歸既而其馬數日鳴不食其父異之以詢于家家人以實告其父曰人馬非匹也遂殺其馬置皮于庭或一日風起刮皮捲其女以去挂于桑樹之上數日化作白蠶即蠶所由生云）

二月浴蠶種三月蠶始生蠶生大如蟻桑葉正芽黃齊（側皆反）
戒采桑葉洗手作豚羹（叶居郎反）焚香列華燭端肅祝天房
天房多福祉佑我養蠶女（叶仰里反）除去風澤災順適三眠起
大繭千萬億（叶上聲）繅（音騷）織成羅綺神人胥樂只

右馹伯（說見九戎蠶與馬同氣故同主于天駟房星焉）

海上生神木扶疏映紅日（叶戎折反）感茲陰陽和成此金玉葉
采葉飼天蟲蟲成絲纊豐風戾勿沾薄采取無過戕（叶粗工反）

孟夏四月後絲綸羅當中奠酒託神庶（音朱）桑茂蓩蒼葱今
年桑一重明年桑再重年年桑葉濃以成茲女紅

右扶桑

天上織女星機柚（音軸）傍天河年年弄機杼所織成幾多東
有朝曦光西有夕流霞（叶胡河反）素雲成白練烏雲成黑紗（叶疏哥反）
更有長蜎（音帛）蝀（音東）委曲帶娑婆復成日月暈冠弁（音辨）高
裁裁地下織綺婦機柚長不虛日夜親織作衣食不得敷
陳饌拜織女還肯一過不（叶邦夫反）試輟天上功教我人閒婦
織作將若何一日成千幅（叶芳又反）

右織女（織女三星在河鼓之西天市之北）

南州實炎德產此木槿花槿花白如雪厥利勝絲麻休哉
黃媼功紡織成結貝上可給官賦下可作衣服（位反）我生
黃媼後學得黃媼技細花織成布粗花彈作絮（叶相意反）冬月
不號（平聲）寒溥矣槿之利酹酒禱媼功永茲億萬世

右黃媼（媼於考反老女之稱也木槿花本生于南粵元時始多種于中國在唐虞時則所謂島夷卉服者所稱貝是也黃媼吳淞人始精于紡織其利遂廣至今淞江之布所以終冠于天下宜列入祀典以昭其功云）

小五祀（見月令此蓋神之微者士庶皆得祭之古所謂士禱于五祀臘先祖五祀是也祭法又謂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恐不足據謂之小五祀者所以別於句芒五者之大五祀也）

大簇吹回谷風發（叶夫悅反）雷鞭昭昭震霆激（叶今說反）雲行雨施

萬物茁鳥獸孳尾居民析渾渾陽氣自內出屆此盛時爰祀戶叶下與暇反神其來茲合木德錫我室家以純嘏叶古音

右戶戶由室而出堂者單扇之門也春之陽氣由內而出故月令春祀戶蔡伯喈曰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

燧皇秉德興火以惟神是相亨同烹飪備俾民飲食無災害叶何意反百億萬載長蓁叶里反炎炎夏月朱明屆叶居厥反莫酒陳羞再拜跪粢洒去聲埽去聲奧相延致叶掌意反酌酒手仇音拘長跽酳答茲神休以餕音分饎熾

右竈竈主烹飪火德夏火旺故月令以夏祀竈蔡伯喈曰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于門奧面東設主于竈陘朱子曰凡祭五祀皆設主于其所而迎尸于奧祭竈則設主于竈陘祭畢乃復

設饌于奧而迎尸也

緬音兔懷上古營陶穴叶胡石反猗與平聲有巢成居室實維有神秉土德奠安民居不側仄快快中堂陳酒食拜祀于神長佐佑叶與室反我儀夙齊側皆反整以飭音勅與神樂康永無極

右中霤室中土神也古者穴處而開上以漏光明故雨霤之而後人因名室中爲中霤蔡伯喈曰霤神在室祭中霤設主于牖下

秋風嚴高白日淸吉且燭子愉神明亨同烹豚載酒陳獻羹門左北面拜手承陽變陰合趨西成惟神錫我無災眚叶平聲出入起居長安甯

右門門由外而入堂者雙扇之門也秋氣收斂由外而入故月令秋祀門蔡伯喈曰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

水冰地坼萬物歸黃鐘受謝陽初回卜吉餕饎祭行道叶徒口反毓壤立主行豚狗率眾向神拜稽上聲首南山有松北有菊叶弓有反神嘏我曰以黃耇往來行李無寇盜叶徒口反室家樂康安且有

右行路神冬則陰往而陽來故月令冬祀行取往來之義也蔡伯喈曰祀行之禮于廟門外之西毓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毓上而祭之

轆音鹿轤音盧聲發朝取汲井養無窮淸且冽佑我有方無災疫率眾拜祭疇神功告眾肅恭無超越

右井月令冬祭行而或云祭井則取冬日水旺之義也或曰井與行冬兼祭之是又酌元冥之

有脩熙元武之有龜蛇也祭井之禮當爲坎井旁如行毓之度北面設主于坎旁而祭之

三會鄉里聚會以事神也

中月元日以我酒食與我穀核叶翌反以社以稷合里咸庶老幼具集僬僬扈扈或引或翼既齊既稷既匡既敕社稷來假音格介我多福叶筆力反社稷之壇松柏丸丸有川有山有隰有原叶於丸反千畝有閑稷社所安社稷之墠音善芳薦音間在阪叶孚遠反田疇有衍室家有踐作息簡簡叶巾衍反稷社是儛牽我犧牲羖羊豚狗越蕤斥酸臛羹可口白黑淳熬瞞咸上聲包切韭韭曲蘗麥維里所有社稷來歆馨香悉受高匡有黍平原有秫水泉膏沸麴糵有酘音拔叶芳物反淳醴重平聲釀火

酒華沸適口豁胸芳騰比音屋叶哭社稷來格恣神所欲
叶容雙調仙呂吳譔士免反鼈口越歙音于搬石雜叩秦缶豕
物反鼓淮皮韻鐘吳巧叶音社稷來假以聽以考叶同口社稷降
康豐年穰穰苴麻菽麥黍稷稻粱如茨如梁以對我齊側皆
反明叶讀匪今斯今錫我無疆

右春里社社土神稷穀神古者天子之社曰王社大社諸侯之社曰侯社國社大夫以下成羣而立社是里社猶祭法所謂置社也春社以新秋社以報社壇而不屋以通天地之氣後世立廟祀社非古制也

維仲之秋吉日維戊莫口偕我農人以社以禜叶徒厚反我稼
既好叶許厚反我稽既阜扶口反多黍多稻叶都后反不稂不莠不旱
不潦叶奴口反社稷所授上聲我田既臧我圃既茂叶讀郎反有稻有

粱有粒有糠以僊音分以穰以養牛羊以薦我芳社稷之慶
叶祛羊反社稷之壇松柏丸丸殿去聲我有方既樂且安不飢不
寒我祀以虔叶勤丸反社稷之粟有猗音阿其實介我萬福叶筆力反
盈我百室既安且逸社稷所歆羣我豬羊奉我粢明叶讀郎反
以我和羹叶居郎反薦于社方百禮孔明叶讀郎反社稷是皇拜舞
儛簡擊鼓坎坎殼核維衍叶衣簡反趨走反反來假音格來享百
福來反里人有夢稻粱爲沙叶蘇何反宿莽維蟻叶牛何反老人占
之稻粱爲沙年豐時和宿莽維蟻牛羊孔多

右秋里社

方相氏命百役曰陰氣狡伏物之賊也寒威不蹉病之囮音訛也民有所疑異見滋多際茲小往大來叶六直反殲羣陰而
抑之疑慮之疾我將爲民解叶掌易反之女音汝茲民咸服予服
叶筆力反以逐百疫叶位直反踶磔音責牲牷達寒氣于外叶越通反以降
民福叶筆力反越時庶民承令咸成熊生四目黃首跣足執戈
揚盾而參反倡于九土上下索貙厲疫迄暨閭閈音扞比音鼻屋
毋或藏匿曰兩極肇張陰陽有當去聲叶平聲百沴速藏毋留
下土方而爲民不祥猗疫無留我門叶讀年反門爲出入所便
叶平聲疫無留我宇宇爲燕暇所憩處疫無處我庭庭爲升
降所經疫無栖我廡音武廡爲陳設之所疫無躋我堂堂爲

予賓客所皇二人是養去聲叶平聲大禮攸行叶戶郎反疫無入我
戶而處我室室爲我家所息以飲以食疫無處我寢室之
牀牀爲我之所康毋使我夢爲不祥疫無留我室家叶音姑
爲我民之所居子子孫孫以安以娛女留此下方我民不
得甯將至于朱明叶讀郎反而發出狂疾病滋張以臻於羸疷
音汪職惟女其不良我其大殲殛女我目睒睒音閃無幽不燭
女無固匿我胡不識叶霜屋反我久矣見爾之恍惚我戈釉釉
音郁無堅不貫無韌不斷將剡爾之口斬爾之首荊爾之足
辟音闢爾之手而爾胡不疾走我盾五屬去聲物不得觸女無
所施其技終爲我所戮桐繩千丈縷縷韌韌我將縛女投

之九淵其深數千仞而爾胡不順爾無匿于城我見女甚明爾無匿于邑我將執女而不得逸爾無逃藏于野我有萬大力無不及者杳杳大荒惟女所藏茫茫天宇惟女所處非危之南墳墓之間女胡不反女故居所安女反女居我乃赦女我茲有方匪女所處復曰疫癘既殿無不祥猗陰往陽復民樂康猗雪淨光天迴梅舒化日長星迴氣轉兮東作以倡淵兮微兮受天明叶謨郎反

右季冬大儺畢陰氣也舊說司非司危在虛危之北四司之氣能爲厲鬼填墓四星在危東南主死喪季冬之月日經虛危恐動其氣而將來或加災厲故儺磔以攘之被按季冬之月陰往而陽復之交恐變調失宜則陰氣有往而未盡者伏陰爲奸則或寒煖失宜而凄風苦雨隨之而

疾疫亦因之以作故于季冬大儺旁磔振作鼓舞以宣陽氣而去其不盡之陰復借此而爲逐疫之舉以解民疑慮之心耳先王之意致深且遠恐不必盡如先儒之說也

八招情卽招魂所由始也後世有因疾病而生爲之禮始死升屋而號曰皐某甫復蓋不忍死親之招魂者有死于遠方而爲之招魂以歸者是招魂又各有不同者矣爲文以招自楚詞始此非欲以效其鑿蓋亦因以備其用也

若有人焉困於疾猗魂魄離合不可一猗魂合則復離則死叶入聲猗死生之介魂無逸猗魂來復無上無下無東無西無南無北猗九天之上焚輪迅忽旋入地下猗日五億萬以羨勞不得舍猗魂無上天天堂之樂徒爲假猗九地之下皆濁水猗晝夜冥冥目無所有叶羽已反猗華嶽鎮壓永不得出幽獨以死猗魂無下地地下不可止猗東有巨壑茫茫块圠猗块音盎圠音軋鯨魚千里吞人以食叶時爽反猗海外有長人高與天埒猗翫人以掌戲相招音恰猗東至日出爍人肌骨焦毛髮猗魂乎無之東東有蓬瀛徒詖雪移甲反猗西有流沙接昧谷猗窮奇鄂布矯翼奮迅嗜人肉猗西戎之俗食腥飲濁鮮聲上五穀猗魂乎無之西西方樂土徒相讙喪谷反猗南方雕題執人以爲奴猗幸而得脫其外火山無所徂猗將至孤嶼又無以爲家叶音姑猗魂乎無之南南方不可居猗北方苦寒冰海千里猗黃沙尋冰草木無所有叶羽已反猗魂乎無之北往自從畢叶縈里反猗魂乎無遊反故

鄉猗比音鼻鄰交固羣瞻望平聲猗攜榼執簞畢芬芳猗待君來復迎君嘗猗魂乎來歸無徬徨猗歸途坦坦無闕音遏淹猗靈巫神弦相後先猗洽嫻親昆盈堂前猗和醫致藥翼君痊猗上下承順室家賢猗魂乎來歸無棄捐音沿猗魂乎無遊入君門猗門阿塾宇增菲芬猗美人延竚致情敦猗巫歌覡音檄舞爛紅裙猗雅歌繁節留樑雲猗焚沉寶鴨雜蘭薰猗酥和容臭芳遠聞猗魂乎來歸樂具言叶問字猗飲食錯羞羅北堂猗燔膾蒸炰音博捵椒薑猗宰殺鳴匹和蓼芳猗鹽梅齏糝音參有和羹叶居郎反猗吳飯香粳羞黃粱猗粉粢肌膩豚蹙戚上聲飴餳音陽猗慧珠延年成佳釀猗凍飲堆花

實流觴猗魂乎來歸坐北堂猗魂乎無遊入君室猗湘簟瑤戶壹深洫猗至威羅坐待君復叶芳力反猗妻孥拭目疊衣服猗上衾下褥奠重席猗望君不還涕泗泣猗按摩撫猗情何極猗魂乎來歸無遠逸猗又曰魂來復叶芳力反矣不離疾矣升堂入室寢處適矣永茲黃耆魂魄一矣魂來歸兮病以愈室家怡懌安甯處願調樊兮永終古

右生招魂

招曰皐某甫歸來無何之猗胡爲乎棄捐而遠離猗家室具羅魂無遊叶因之反猗某甫來歸復故居猗皐魂無上天天上之害冥冥寥廓遠無際猗上無所止維積氣猗噫氣迅

烈息不得儳音愛叶衣氣反猗砭戾肌骨致狼敗叶邦意反猗若近日下爍髓焦肉躬立潰叶去聲猗日氣已遠夜露寒極益可畏猗神仙不可見上帝不可謂猗爲風所翕旋西以淪降不得進退猗魂無上天自貽悔猗皐魂無下地地下之苦若囷圖音語猗耳無所聞目無睹猗下無所底惟積水猗后土執拘俾窮下叶後五反猗身不得展轉手足不得舉猗獑猶音漸胡蝠於考反錯嗜人之腑腑同猗若又欲出無門戶猗幸而得逸遊曠野叶青主反猗室家不得聚亦無所主猗魂無下地地下不可處猗皐魂無往于幽都入于幽都朊厥躬猗遠涉離陸底羣陰叶以中反猗百物無所有維颶蘇由反風猗東西南北頻頻音臥墨特無所從猗飲食無所得飢凍爾中猗魂無往幽都自罹凶猗魂且滅移歸來自天降叶乎工反猗遘伊沖漠反故邦叶卜工反猗親戚羅列迷寢門叶謨紅反猗家老僬僥瘁厥躬猗妻孥拭目媚予宗猗家人畢疚誰適從猗魂不歸來悲以恫猗魂且歸來自下昇猗無殄厥命違與情猗婁孥拭目冀宗生猗親戚在室畢救人猗良醫越鵲遠降庭猗佳藥和補不螫脣猗魂復即愈無災屯音迍猗魂不歸來自殄生猗魂且歸來自四方猗室家不遠願衣裳猗盍反厥里躋君堂猗君堂快快增和芳猗家人室老嗟徬徨猗涕泗滂沱迴肺腸猗至威秉燭坐君房猗寂語飲淚攄君

牀猗冀宗來復副輿望平聲猗魂不歸來良益傷猗魂且歸來無遺留猗家室企望遊可任久猗久而不反大命驟猗離彼不臧又誰咎猗魂且歸來髣髴有猗從予來下復與魄守猗來歸來歸宜室家邦享眉壽猗

右死招魂喪大記曰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槓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升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卷音衮屈音闕賴赤貞反禫音戰稅音悅平聲榮屋翼也危屋脊也

默默此幽都兮羣厲所栖四極冥昧兮回首以無涯叶人知反颶風憭慄兮陰氣采采音迷寥寂藐貌兮羣與殿叩音扣處此幽翳兮終不見誰久荒忽而漂散兮誰爲主之惟此凶折

兮誰迫逼之長罹凶苦兮於乎噫譆曾一時之遘難兮悲哉（叶將移反）永千古而襄（音懷）磊兮安馳水有罔象兮山有夔山不可居兮水不可游（叶陽離反）危不可試兮學没不可爲溺誰子拯兮傾誰予支巖墻將覆兮誰令處之忿何極兮死何爲其將悔之兮身既毀而何濟（叶音齊）忿不可逞兮惡不可爲桎梏而死兮誰則致茲罹此凶咎兮曾自貽災（叶將移反）久幽結而愁苦兮其將怨誰或死生之有命兮匪召由予顧幽都之默默兮有茲酸苦寥寂藐貊兮詎能久處予懰糾以含悲兮召女（音汝）側聞上古兮聖人在上（叶平聲）上承帝心兮下養萬邦以養以教兮時靡有爭（叶知陽反）比戶皆爲讓兮

誰則靡常民無凶札兮和以致祥痛浮生之不再兮黯子心傷魂乎來語女與荒忽而漂散幽則誰主兮雖離時以不臧曷擇路以淑處兮迷之未遠則尚有孫子及而父母（叶滿補反）兮冥途坦廓無或闕（音遏）女（音汝）兮盍靖厥心以復而故宇兮倘離明明之既久兮子孫不可識故宇無所有兮亦俛予辭而飲予載酒兮甯心抑志安與命偕無他咎兮致命上帝俾女吉地兮斂魂北極偕氣會兮甯心抑志自坦易（去聲）兮去茲愁苦繼自今日以無厲兮飲食天和佐盛世兮

右招凶折

人生百歲日幾何兮況茲弱紀來日多矣朱容含赬未有室家（叶居何反）兮何爲不延伫而自馳（叶徒何反）兮兩鬢朵朵悲憯（同嗟叶藏哥反）兮魂胡不歸嫣笑歌兮魂兮來歸無恫爾父母兮父母念子傷無已兮陳肴設席以待子兮犬羹麋（叶滿彼反）脯和香芷兮海錯雞汁膆（音而）脆美兮玉筯掘取嘉魚不餕兮惟予所欲畢羅有兮凍酒重醾酴增旨兮魂胡不歸嘗嘉醢（叶音喜）兮延巫命優浩歌舞兮將以娛子亟來下兮（叶後五反）初發陽春後激楚兮餘音薄空入帝府兮雜彈琵琶擊狺鼓兮和笙帝悉不鉏（音祖）語兮舞衣容臭雜芳彩（叶青主反）兮光搖晨明炫前後（叶下五反）兮乃續短歌聲容與兮轉吻搖

韻極新冶（叶青主反）兮魂胡不歸聽中呂兮將（音槍）子無遲致窈窕兮子年幼芟未宰好兮謂子颺眉世斯少兮羣將致女非媒妁（叶知鳥反）兮吳娃越女盡婥妁兮澄目曲眉善嫣笑兮豐肌膩肉細腰繞兮凝脂綠雲謂脂黛爲不好兮微丹豐輔齒又以整且皎兮纖指宜釧弓鞋小兮笑言委宛口吻巧兮高帔羅雲插翠鳥兮吳綾蜀錦鏤金褭兮胡擬洛神旗（音欺）蘇小兮此皆事女矢偕老兮爛其盈門恣所好兮魂胡不歸叶鳳兆兮魂歸來兮日方長依二人兮樂未央娛白日兮飲椒槳保一氣兮長樂康和昆季兮宜高堂有譽處兮無不祥逆子歸巫陽倡魂不歸兮親涕滂

右招長殤自十六至十九歲未婚而死者曰上殤

幼子長逝兮往不反郎罷音巴辛酸兮眩雙眼阿姐倚門兮至戚寔音官寔盍來依歸兮魂無遠魂乎來歸無長往兮野有豺虎獵猱錯攘兮攘音養水深不可涉山不可上矣溯洄兮魚所吞陟爲獸所食無或女音汝拯兮拯叶音掌即有曠野事厲所聚兮魑彪音痴妹一足執鐵杵兮長人縞衣自天下叶五後反兮山鬼長毛狂詯音照舞兮此皆拘人不可處兮子無長往自罹苦兮魂乎來歸入脩門兮至戚疼女競貽珍兮櫰棗棄栗雜柤榛兮橘柑蜜羅芳遠聞兮碧藕珠芡好以甘兮

族陳酒肉椒芬芸兮魂胡不歸惟所欣兮父母愛女孰女樂音洛兮有簫有管笙歌作兮狺鼓遠嚮與天薄兮盛倡合舞爛煇燦兮魂胡不歸聽歌樂如字兮鄰併戀女要平聲女遊兮鳴鑼合鼓鷃音鳥俳優兮亦有六博與女投兮擊壤踢踘恣情佚兮東鄰有子學送圖音兮射覆鬬草賭棊杭兮甘瓜鴨腳騈相投兮魂胡不歸漫汗周兮魂來歸兮日方長依二人兮樂未央娛白日兮無不祥逆子歸巫陽倡魂不歸兮親涕滂

右招中殤自十一至十五歲曰中殤

魂兮來歸無之野兮野有豺虎雜犬馬兮此皆噬人不可惹兮深淵百尋臨則下兮溺水而死魚蛇爭擔兮野有狂鬼黑身而貌魏堰上聲上兮此善逐人縶人之踝兮魂不歸來困則誰解叶已馬反兮家有珍果女所未嘗兮柿梨壺棗勝飴餳兮柑橘離淋遠芳香兮魂盍來歸恣所嘗兮鄰併戀女要女嬉兮鳴鑼合鼓雜颺旗兮漫汗騈樂不可支兮魂盍來歸與伴隨兮

右招下殤自五歲至十歲曰下殤

悲哉勞勞于造物之中也分太虛之一氣兮乃造形于冥鴻擬太倉之一粟兮若微塵之御風胡勞攘音能之不息兮自辛苦于飄蓬要名利之驅人兮亦錙銖其奚豐怪造化之置世兮胡險阻而難通抑人心之難厭兮眛九死以相

從嗟斯世之貿貿兮自古今而已然荀子懷之旣愾兮胡甘心其久淹欲懲惑而窒貪兮恐不免乎飢寒叶平天反即甯心而抑志懼終朽而永湮夫人亦孰無死兮雖異域其奚分叶夫堅反世悠悠而相效兮遂相率爲固然夫人亦自有美惡兮物彙異而同天顧司生之定撰兮彊梗棘以爲楠叶先尼反雖易地其不化兮胡辛酸之自古徒抑鬱子佗傺兮悵遠遊之不還音旋魂魄離而難合兮同骨肉而異天至戚感心而難見兮妻子呼天而不聞叶無爲反顧司生之不弔兮亦夫人之自遒帝謂巫咸曰有愚在下子實閔之盍降撫茲俾其靖之巫咸對曰紛猷惟后若彼離者靖之不得請爲

之召復于故宇俾遂志者亦曰動悔而后王用綏之巫咸乃大招曰於乎遠遊其來歸胡爲乎棄而故宇困異方而迍迴也遊無之南南方炎炎熱不可支也夏祼冬葛方蘊隆而漓漓也百粤之俗同川而俗雜婦女而不疑也中暑瘴蠱死而不知也蠱而鬧死魂爲人役不得回也雕額金齒愈遠而愈離也俗皆凶狡殺人以嘗也遊而之南胡爾爲也遊無之西西蜀窮寒龜音皆墮手也晝乃見日吠羣狗也張掖酒泉寒不可耐俾難受也腥肉乳酪以爲食粱稻無所有也西域積雪盛夏不釋麋鹿走也彼皆習之遊往必疚也流沙千里旋入九地西方不可久也遊無之北北

漠窮僻積元冰也寒凝於骨氣血不得行也茫茫蒨沙接雲平也陰氣慘慄俾魂驚也北俗剛悍寢戈兵也殺人以嬉惟其忸也腥肉乳酪人不習食往戕厥生也冰海萬里異國狗首北方不可行也遊無之東百貉音陌倭音阿彝皆異域也語言不通心不可極也遠涉重洋凶不可測也遊無之東自爲賊也遊無入山深山之害猛獸所窟匿人道也豺虎羆熊雜貙豹也猩猩人言狒狒執人以笑也蛇蟨蚖蝮蝎毒不可療也蜮蝙蛟螭出沒蜮糾沒昏曉也螭彪一足魍人以爲好也魁魈怳忽觸之泥人不能禱也山鬼長毛孤媚惑人難殫告也山高崖音跌崺音蘗碕巖側峙易傾倒也失足而墮身不可保也遊而入山誠堪悼也遊無泛舟泛舟之禍不可言也江海洋洋浮窮年也虬龍怒號波簸天也西風驟驚檝楫捐也胥濤暴怒羣鴉旋也灩澦闇淡高下天也洞庭鄱霞何邊沿也崔音九苻湧湧盜羣遵也殺越沒尸無從控告徒自憐也鯨魚覆舟吞益心叫蘇古反也鯊脊若刃觸難全也黿鼉鱷鰐此皆食人不獨鱷與蜃廉也遊於江海非前聞叶無前反也遊無于帝邦帝邦亦不可永也溺忘逞慾名所損也名高而望重又禍所本也擁權而攬政履崇危也辱沒而卑下又不可爲也翹翹皎皎固眾所疑叶牛何反也失身而俱敗又無如之何也面譽所至毀之門也

毀積骨消禍之根也前麾旌旆招予魂也後擁從騎與獄卒行也高堂崇廈囹圄之中也粱肉綺羅徙腐乃衷也高爵厚祿致乃于窘也德譽遠敷重乃之病也日近至尊與虎爲鄰併也甘言媚恩易乃之軀命也帝邦之榮不可聽也遊無于市一市之利眾所爭也利之在已害在人也人有所害其怨深也遊無之市庶全真也遊者歸來乎予詔爾明矣四方不可卽名利不可承矣盍安爾居保厥真矣詔而不顧魂魄離散莫適依人矣骨肉不得聚妻孥不獲聞矣將淑終之難必且勞神之憧憧矣殊方異域習俗不通或得委魄于土亦惟豺獌之與居而麛麌之與同矣憯

不言歸者蜀之魂與平聲苦不可行者越之鳥與祭莫者伊何樵牧之悲吟猿狖音又爲悽怛而呼風矣春露秋霜晨風夕雨望江湖之波而腸斷悵道路之遠而魂消前何樂而冒昧今何悔而悲恫矣倘其不幸而委骨乎荒巨之上沉尸乎野水之濱乎卽風雨之所漂而霜雪之所侵乎鳥鳶上下而啄食狐貍羣聚而戕身乎或鰕鱠之所饗而鯨鼉之所吞乎聲施之笑在而厚利其安存乎欲弔莫爲而不知其幾千萬億將隕涕而何從乎於乎噫嘻人孰無父母妻子及而故居也山可樵也水可漁也有野可力朝夕可娛也定省而親樂而妻孥也其亦尙有古人之遺書也仁

義可脩澹泊可居也日用飲食可安以無虞也敝廬之安勝彼都也詩書之樂將何如也豐與去聲齋與固司命之所拘也聲與譽與又盛德之所敷也若膻香之所在固大眾之所趨也望豐而罔沽猶造物之所妒也求所不得而自齋厥性皆何以爲此愚也遊者歸來兮無自苦叶平聲也辭曰已矣乎反予道乎遊不可遠人壽不可禱乎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豹死將首山狐死將首丘叶區移反富貴有命兮匪可求叶渠之反行路之難兮今始知遊者歸來乎無夷猶叶陽宜反

右招遠遊

生寄死歸本淹忽兮所可閔者惟孤特兮人生則魄聚老死則魂散矣惟此孤特則固結而不償所願兮民莫不穀何獨罹此窮困矣困叶苦穀反生無所爲依死何所飯兮魂隨志結亦永言而長怨兮招曰魂乎嗟來無自懣音漫忌音記享子厥祀彊宏寬忌白黑淖毋餮盈盤忌脩脯有醯音貪熬形鹽忌壺有酒漿和崇蘭忌魂乎來茲差初宜反自安忌人生斯世執豐齊忌日出動作羣惕惕忌無貴無賤孰安逸忌孰富孰貧死何所得忌芸芸有生同歸威呼悅反忌司生所撰怨復何益忌甯心抑志自宏釋忌魂安乃所無徒役忌少歌曰斯夜之漫漫兮孰有生其獲安兮昔景時之初旦

兮露湛湛之瀾蔓音萬兮豈惟及乎豐草亦靡瑣之皆徧兮忌生成而無怨兮用儃佪而掩涕兮傷若時之遲晏兮末曰已焉哉謂之何哉司生造形兮甯獨致薄也顧得者之不齊兮胡髮之在首而毫之在腳也胡木之楹翳兮胡三葉之早剝也將搶首而號天兮誰天其不識也識叶市若反魂乎魂乎猶蹻蹻其若反也

右招孤特

禮先

巍巍古鄴大啓予祥隋不挾四方下土營營叶移良反有唐初張帝佐降其英叶於陽反○帝降其英桓桓厥武惻我人斯用

張厥旅是奮是禦以保茲南土○保茲南土民之攸墜克明克讓仰承于帝以受帝之祉燕及于孫子○燕及孫子維我祖之德小心翼翼斂時多福叶筆力反申錫來茲俾子孫無斁○子孫無斁是用孝享叶平聲寢廟將將叶音槍鐘鼓皇皇我祀孔明降福無疆○降福秩秩威儀抑抑子姓攸同莫不肅壹於乎祀事以隆維懷我祖之功

越國公

右篇六章章六句

肇允桃蟲于婺之東自元運方終天肇有順書啓而後叶下五反乃眷北顧叶音古至于莘野叶上與反此維與處○莘野勻勻

有列其星言詵其荆以啓山林不逸不廢承帝之祉帝立之妃音配又佐之子○錫佐之子聿赫其靈明肇撫有中原厥時生民孝子不匱永言乃父之類世德是承用大簡于王庭○踏踏濟濟上聲維羊維豕用明我祀威儀既成我祀孔明燁祖是憑子孫繩繩百福無不承

始祖

右篇四章章八句

思文我宗應運以降叶平工反克孝克奉大啓我方叶敷中反我基我畝燁祖所宅叶他各反是堂是作是播是種叶黃郭反○維宗孔敏叶滿彼反克終厥畝叶同上荆楛既拔音佩山林斯兌帝貊其心匪居匪怠叶都貴反陳錫之類維伯仲叔季○維莘之原既庶既繁叶夫元反天顯其子孫叶蘇元反曰酬厥勳叶虛涓反是營是度入聲寢室是作寢室藐藐叶音莫子孫時若○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于以宗之於穆閟宮來享來宗福祿來降叶乎工反

大宗

右篇四章章八句

維天生民有此降衷天毓其精實生我公維庚戌以降叶乎工反繼朱紹孔用大宏于中時儒之宗○皇皇子古世德有明叶謨卽反毓靈既長自公發其祥受天之慶叶祛羊反用造俊于

邦用觀國之光用特簡于王○明明我公秉時敬德承王之命敷於四國叶越逼反以敬王服叶筆力反以衡文于西以紓民阻飢以司賦于王畿○敬于不顯秩哉緝熙先民是期王陸是麾恂恂在鄉肅肅在位天監茲明德崇時百福叶筆力反○百福維何釐以孫子子孫千億秉公之德明明我公令聞音問不已宏于四海肆大將予祀○我祀維何以我黍明與我犧牲旨酒薰薰燔炙芬芬子姓攸同叶唐倫反我公攸憑亦右我夫人

清簡公

右篇六章章八句

春露既濡陳我尊俎尊俎楚楚有脩有腯既齊既邁衍我
曾祖○於乎我祖端皇之臣克聰克明克武克文學究于
天人秉志沒躬叶居弘反○嗟與平聲陟恪魂昭于天叶鐵因反獸啓
我後人相茲時祀皇與平聲曾祖綏時孫子○綏時孫子八
裔洋洋曰鍾其祥俾後以昌迄予家學有明叶謨郎反雒公之
慶叶祛羊反

澹源公

右篇四章章六句

日月云逝今日何日奉茲酒食薦之王考嗟予王考叶克五反
克稽于古○克稽于古繩曾祖之武富亦不諛貧亦不侮

克孝于先克勤于祖○先民有則薦祀不忒承于祖德以
昭來服叶筆力反於乎尚顧予忱孝孫之烝

王考妣

右篇三章章六句

嗟嗟小子値時艱否不上聲於乎震哉纘茲祀事叶上聲明發
有懷念予先子維予先子克慈孝止令聞去聲于無已○先
子敏脩有茲潛德不忮不求爲我後之則不聞亦式紹時
家學尚于泉石叶時若反遺我以令德○室家聚止酒食具止
昔我不能養今我父安在叶此禮反於乎哀哉予末小子朝夕
以冀曰無廢先人云如何里

嘯嶺公

右篇三章二章九句一章八句

於乎先妣聿昭文德監茲古則佐先子之式克肅克敬克
仁克聖風尚于陶孟○嗟予在昔世有令母自顯妣夫人
迄于王妣莫不令儀維文妣是似永斯祥于後嗣○於乎
哀哉予末小子仰承于慈訓未敢懈止今時遠哉尚陟降
只傷如何里

文妣

右篇三章章七句

樂府下終

祝版上目次
五祀
戶
竈
中霤
門
行
二社
春社
秋社
臘祀
臘五祀戶竈中霤門行
更歲祀土
除夕報土
元旦謁土
祈禱禳報
祈穀
祈蔬
祈蠶

調畜
祓無子
禱疾
禁旱祈雨
禁水祈晴
禳昆蟲
禳火
禳虎
禳疫禘安
報農附報蔬
報蠶
報牲
報先禖
報疾瘳
報雨附報晴
報昆蟲
報除虎附報禳火
報安
因事
出祖歸至

新宮祀門戶中霤
築竈祀竈
穿壙瘞葬祀土墓左
展墓祀土
家塾釋菜
附說四條

大風集卷三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陝園同校字
同邑戴 彭景筠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同邑余家鼎彝伯

祝版上祝版用木版一方長一尺高五寸以紙書祝文黏于版上臨祭時置于酒注之旁讀祝畢置于案上香爐之左祭畢揭其文焚之而留其版○此據文公家禮制度也若上古時當是書文版上而陳於西序既讀則席置于兩楹之間祭畢或藏或焚更俟再攷

五祀說見樂府下小五祀

伏以

屯陽漸發人增祝履之祥自室而堂戶實必由之道惟神明之默佑斯動作以皆亨

維

○○年 月 朔越 日 之辰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司戶之神維此仲春陽功方作由內達外物與時亨以時昭祀敢有弗虔黍稷非馨精誠是萃伏祈

神鑒永殿去聲攸居尚 饗

右祀戶戶祀擬於仲春卜日或四孟擇或以分日可也○祀戶之儀略見樂府

伏以

兩儀奠位人爲萬物之靈六府孔修竈迺一家之主顧飲食由人之制作而烹飪賴竈以爲功

維

○○年　月　朔越　日　之辰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司竈之神時維仲夏火德方亨仰藉

神庥享茲熟食敢竭下誠若昭時事式陳菲薦仰冀居歆尚

饗

右祀竈竈祀擬於仲夏卜日或因朔望或以至日亦可○祀竈之儀略見樂府

伏以

德旺四時氣兼沖和之位奠時居宅人安棟宇之庥故聖人雖改穴居而後世特隆清祀

維

○○年　月　朔越　日　之辰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中霤之神維茲長去聲夏位配中央永奠厥居維

神時賴若時昭事肅獻菲儀仰冀

有神俯垂洞鑒尚

饗

右中霤中霤祀以六月卜日或因朔望亦可○儀略見樂府

伏以

晏飲既定天時始際歸藏日夜維均人事初修鍵閉賴陰陽之順事庶里閈以無憂

維

○○年　月　朔越　日　之辰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司門之辰維茲仲秋天地方肅由外入內物與時成出入

無疾永夜不驚實賴

神庥用時昭事非馨維德式仰

神歆尚

饗

右祀門門祀擬於八月卜日或因朔望或以分日皆可○祀門之儀略見樂府

伏以

四序告成天際貞元之會一陽初動時丁往復之機用顧戀乎周行敬順時而明祀

維

○○年　月　朔越　日　之辰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司行之神時維仲冬歲功時畢役車設息是賴
神功敢竭下誠肅陳薄薦仰冀
明神俯賜歆享尙
饗
右祀行行祀擬於十一月卜日或因朔望或至日皆可○祀行之儀畧見樂府
二社今制立春後五戊爲春社立秋後五戊爲秋社月令仲春仲秋元日命民社○社說略見樂府三會
伏以
四陽初壯時逢東作之期五戊方臨用舉祈年之祀敬具
粢盛音成菲薦聊伸昭事微忱

維
○○年 月 朔越 日 之辰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本境○○社社稷之神維
神涵毓沖和式宜百穀承天主利粒我烝民仰藉鴻庥宜
隆昭答時當春社肅畀常儀黍稷非馨下忱可鑒伏祈
神佑俯錫居歆更祈錫我無疆普樂利於茲歲鄙情無任
虔恪祈禱之至尙
饗
右春社

伏以
神功浩蕩於皇錫以西成時序殷流倏忽復臨秋戊爰効
吉蠲薄祀式修報事常儀
維
○○年 月 朔越 日 之辰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本境○○社社稷之神維
神德合無疆式成百穀後天奉若迄用康年仰賴鴻庥宜
隆昭報時維秋社肅奉常儀敢有弗虔伏維

神鑒精誠可念仰冀享歆更祈錫我無期普樂利於來歲
下情曷任虔慤屏營之至尙
饗
右秋社
臘祀月介臘先祖五祀○擬十二月卜日
伏以
成我歲功甯不識伊誰之力相予秩祀實難疇陰隲之勳
荷蒙永世栽培聊舉一時尠薦
維
○○年歲次 月 朔越 日 之辰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司戶司竈中霤司門司行之神歲律將更幸茲安吉
司戶奠安堂室 司竈享茲火食 中霤奠安中宅 司門奠茲門塾 司行往來坦道
成賴
神麻若昭終事曷敢弗虔菲祀式陳庶將誠意維
神俯鑒翻賜顧歆尙 饗
右臘五祀分用
更歲祀土於除夕拜送土地元旦拜迎土地此吾族俗例也但古人于寒暑則有送迎以寒暑有往來之義也土地鎮安之體何故而送迎其神但宿有此祀未敢忽廢時改送爲報亦猶臘祀之意改迎爲謁以事神如事人也

伏以
玉歷一週歲星已回於天上金鑪香噴祥煙斯遞於人間
值歲序之云終用齋虔而報事
維
○○年歲次○○十二月 朔越 日 之辰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本宅土神歲旣成矣蒙
神之庇幸茲免譴用敢揭虔菲禮將成維冀居歆尙 饗
右除夕報土

伏以
爆竹聲喧氣改元冥故節金鑪香裊祥開大塊芳晨偪萬
象之更新敢揭虔而拜謁
維
○○年歲次○○正月 朔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本宅土神歲序聿新四時伊始奉時昭事不敢不虔維
神顧享永奠宅居尙 饗
右元旦謁土

祈禱禳報祈有求於神也禱求神免譴也禳卻災也報報神功也如春社祈秋社報之類而二社不列祈報者以彼四時常祀此則因事而行者也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先農之神先世老農也
本田塍音繩域土地之神
本田水道之神
百穀之神農功方興土膏始澤式宜百物時賴有
神俶載東皐若時昭事是齊是潔罔有不虔豚醴將忱維

神顧享念茲田事實繫民生賦稅由供家人永賴維恐用
力之不給獲譴
明神或水旱之不時螟蝻滋作大懼隕越以作
神羞伏祈
神錫無疆相時下土殲翳豐草碩我嘉禾風雨維時昆蟲
毋害黍稷稻粱禾麻麥菽是生是遂不稗不粃如崇如
墉如比如櫛上紿公賦亦惠我私荷
神之休緜世弗罄下情曷任虔懇祈望之至尙
饗
右祈穀農民始事祈穀於田如東方朔所笑者是也此非天子祈年之大祭亦非春社之祈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先圃之神先世老圃也
本圃土地之神
百蔬瓜果之神維
神孔靈式宜百物今茲假事昭祀揭虔豚醴雖微維
神居享更祈
神錫無疆雨澤時若昆蟲毋害碩我嘉蔬瓜瓞不天佐時
穀食用甯胡考永賴

神庥下情曷任虔懇祈望之至尙
饗
右祈蔬

維
○○年月日 某門某氏
敢昭告於
先蠶之神先世始織始蠶之婦人女子也○非祀西陵春日載陽蠶功伊始維
神肇事敢或怠遑虔薦菲儀若時昭事仰冀
有神俯垂歆鑒更祈錫我無疆三眠時若寒燠不愆音寒
葉稠繁允賴
明神碩時嘉蘭下情曷任虔懇祈望之至尙
饗

右祈蠶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先牧之神先世牧畜者也
欄棧圈檻土地之神
牧所土地之神維
神孔靈式宜六畜敬陳黍稷昭事孔虔不腆維忱伏祈鑒
格更祈
神錫無疆相予芻豢順時孕字咸若且繁若猶豕騭馬之類不求孕字者

去此二句充肥碩實不鷰不崩祭享嘉賓甘旨永賴羊豕雞狗之類用此二句○耕牛則云以闢以耕稼事永賴○馬騶之類則云引重致遠服乘永賴○守犬則云以禦以守門宅永賴○田犬則云以獵以狩田事永賴瘟疹不作是庶

神庶下情曷任虔懇祈望之至尙　饗

右禰音追周禮甸祝禰牲禰馬謂禱牲求充碩也○紘案周字本有招字之音禰字恐即禱字音島

伏以

伉儷有成肇萬世人倫之緒熊羆是叶期百年嗣續之源惡子息之維艱敢再拜而致禱

維

○○年歲次○○月　朔越　日　之辰

某某姓名及某氏

敢昭告於

先禖音媒之神或非禱于先禖則隨禱其所禱之神維

神實肇婚姻始昭族屬若非先媒則云陶鑄陰陽樞機造化可也神功浩蕩秉德無私式託菲儀用陳鄙悃言念某某撿身實怠獲譴有由因茲授室有年未開嗣續大懼隕越先人宗祀若非宗子不敢云宗祀則改宗祀爲遺緒以作

神庶朝夕恐惶不知所出顧念

有神汪洋爲度伏冀舍茲罪戾申錫來茲俾某某得續宗枝無忝先緒某某敢不自新以昭

神德伏祈昭鑒俯賜居歆下情曷勝惶懼祈禱之至尙　饗

右祓無子紘案月令仲春元鳥至以元鳥之日用太牢祀於高媒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又大雅生民篇毛傳姜嫄出祀郊媒見大人迹而履其拇疑天子祀禖于郊則至尊之神似非士庶所得祭但太牢非郊天之禮高媒亦恐非配天之神不過以嗣續大事而重其禮耳非以高禖配天也且姜嫄爲高辛世妃或高辛支庶所封稷未必與堯同父若如通鑑所傳則稷爲嫡子何故不立稷而立帝嚳而稷降播種有邰家室尙在舜時堯以倦勤時將百歲則稷年實少于堯其非高辛子又可知也是稷父以支庶祀高媒又不必天子然矣周禮有媒氏之官古之先禖恐亦其類然則士庶祭之不爲僭矣附說于此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之神隨所禱之神而稱維

神樞斡造化陶毓羣生秉德無私成功浩蕩式託尼祀用揭悃忱茲某某因某某或父母或兄弟或妻子或師長或朋友適遘某疾醫藥罔功實以某自撿身多歉爲父母禱則云不能孝養事神弗虔以干罪譴延及某身爲朋友禱則改此四句爲某人事神弗虔致干譴疾大懼疾病漸深朝夕涕泣非爲父母只云惶恐未知所出顧念

有神慈仁徧覆伏冀舍茲罪戾俾獲自新默佑某某厥疾

旱癘無隕大命更獲壽考以昭
神德某自名敢不悛悔以再作
神羞或以某自名罪譴實深不容逭宥則與其降災於某某
不如加謫於某自名身實願以身代某之疾非爲父母師長及兄可去
或以以下數句不用仰冀
明神俯賜昭鑒下情曷深惶懼祈禱之至尙
饗

右禱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也久矣是則君子撿身幽獨期無愧怍而已吉凶禍福聽之天命必不肯因疾病而禱求鬼神以期倖免也但朱子曰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紱案周公金縢之册是亦禱疾之類然則仁人孝子于父母師長有疾至情迫切計無所之因而禱于鬼神亦非君子之所必禁也子路之禱未爲不可但請禱於夫子放夫子云然耳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率某某等

謹齊戒熏沐以昭告於

○山之神 ○水源之神隨所禱之山川而稱

鄉先賢○○之神

神樞機造化陶鑄陰陽羣公先正克相我民山澤百源是
興雲雨神功實碩秉德何私茲自某月某日不雨以至
於今赤日行威火旗恣焰旤音忙旤音荒烮音海烁音落金石皆
流蘊炳音熱爍音隆溝壑暵音渴竭嘉禾待晞發草木焦枯
婦女咨嗟農夫涕泣失天失恃疇識其尤或以此方之
衆昭事弗虔動作違和以干
神譴亢旱之作良亦有由顧茲山川憀音談滌稼穡卒瘁音羊
維此小民何堪降割大懼上虛公賦下罹音離飢餒委命
溝瀆致隕一方里社以作
神羞是以合衆某某隕淚呼籲以待命於
有神維念
有神慈仁徧覆憫時顛越鑒厥悃誠用舍前愆更貽新澤
代以請命於
皇土后土俾此土龍滋潤蜥蜴攄音樞靈大降甘霖救時百

穀庶民夫有賴衆命復甦音蘇用躋盈甯實維
神慶某某
衆等敢不祗承嘉德以揭
神庥敢竭哀誠伏維昭鑒下情曷勝惶懼祈禱之至尙
饗

右禁旱祈雨禁音咏咨嗟唱咏以祀而去災也○禮惟天子大雩于帝而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及凡先正之有功于民者然名山大澤惟諸侯得祭今擬或一邑之旱固有縣令爲民祈禱若窮鄉僻壤聚衆祈雨則不能待于縣令也惟是一村之中有薦紳職位及合族宗子即可推以爲首而禱于本村稍高大山川常興雲雨者及鄉之先正死而祀于社者宜亦無所不可也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率某某等

謹齋戒熏沐以昭告於
○○之神維
神樞機造化陶鑄陰陽羣公先正克相我民日月代民是
冒下土神功實碩秉德何私茲自某月某日霪音淫雨以
至於今朱龍浮川商羊舞野奔渠砯音坪洊音賤敗鱗介陸游
積潦瀰音米漫騎輪晝斷桑田變海菰音孤米沉雲婦女嗟
風農夫涕雨田疇淤汙去聲漂上聲疇識其尤或以此方之
眾昭事弗虔動作違和以干
神譴陰沴之作良亦有由顧茲米珠薪桂竈甿庭魚維此
小民何堪降割大懼懷襄昏墊蕩析離居委尸鯤鯨致

隕一方里社以作
神羞是以合眾某某隕涙呼籲以待命於
有神惟念
有神慈仁徧覆憫時顛越鑒厥悃誠用舍前愆更貽新祉
代以請命於
皇天后土俾此豐隆罷障天畢停霖靈曜晨昇消時鬱曀
庶下方爽塏音顗民悃可甦用戴光天實維
神慶某某眾等敢不祇承嘉德以闡
神庥敢竭哀誠伏維昭悉下情曷勝惶懼祈禱之至伻
饗

右禁水祈晴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率某某等
謹齋戒熏沐以昭告於
○○之神維
神樞機造化陶鑄羣生秉德無私神功浩蕩茲以下方之
眾昭事弗虔動作違和致干
神譴維時嘉禾委野風雨不時沴氣爲災蝗蝻滋作橫疇
徧畝落爲空橐農夫失望民無所聊是以合眾某某隕
涕呼籲以待命於

有神維爾
有神慈仁徧覆憫鑒悃誠用舍前愆更錫新祉以代請命
於
皇天后土去茲蝗蝻秉畀災火使昆蟲不害嘉穀順登民
享豐年實維
神德敢竭哀誠伏維昭鑒下情曷勝惶懼祈禱之至伻
饗
右禳昆蟲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率某某等

謹齊戒熏沐以昭告於
祝融之神維
神體待造化德叶離明福善禍淫罔有回曲用陳菲薦敢
揭下誠茲以未災則改云茲恐下方之衆事神不虔動止多咎
致干
神譴是以
有神震怒大降天威於某月某日延災〇〇實維下民之
愆宜攖厚罰顧念
有神慈仁徧覆衡鑑存心事過威消必無遷怒而第是人
事未修祓禳不舉隆煙是威呼悅反餘炳或存未受災而預禳者去
大風集 卷之三 祝版上 十六
是以有神以下至此不用用是寢處不甯惶恐瞿就以待命於
有神伏冀憫鑒悃誠更貽新祉俾永謝遷灾滅回祿煙消
民有甯居戶無夜警某某衆等敢不悛悔洗割自新敬
迓天和以昭
神德敢白鄙忱伏維鑒悉下情曷任惶懼祈禱之至尙
饗
右禳火或謂禳火宜於水神何以復祀祝融子曰不然祝融古之主火者也主火則資其用而節其大過周禮司爟氏掌以時出入國火則火之出入皆主火者司之矣故禳火必于祝融非後世日家以水制火之說也
維

〇〇年月日 某某姓名率某某等
謹齊戒熏沐以昭告於
〇山之神維
神殿鎮一方實主百獸卻除災害以相我民茲者方祀未
甯虎狼爲害傷我六畜驚我士女居民惶恐未知所由
或以下方之民動止非祥致干
神譴縱時猛獸用警一方戾氣致祆音妖某衆敢不日省厥
愆以答
神意第禽獸逼人一方震擾禽心憃音撞冥上聲獸欲何厭平聲
誠恐貽害之無期以傷
大風集 卷之三 祝版上 十七
神德是用既飭彊弓毒矢從事猛獸更伸下悃瀆告
有神維爾有
神尙克庇民悔禍茲土永俾猛獸潛踪居民安堵仰藉
神庥永世無斁伏維鑒悉下情曷任惶懼祈禱之至尙
饗
右禳虎
維

〇〇年月日 某某姓名率某某等
謹齊戒熏沐以昭告於
〇〇之神隨所禱之神而稱之
維

神樞機造化陶鑄陰陽克相我民去時災戾久荷去聲栽培
未伸報賽茲陳菲薦更瀆悃祈惟
神慈仁俯垂享鑒伏維茲歲時令愆和陰陽交爭亢害承
復疾疫交作診音朕氣大行方境不甯士女惶懼未受疫而禳安
者自茲歲以下改云布令方新誠恐陰陽有偏亢害承復將至疾疫交作診氣時行或以一方之
眾昭事弗虔動止多咎致干
神譴用震厥威未疫則改云猶恐一方之眾昭事弗虔動止多咎致干神譴遂震厥威顧此
交門臥病比戶蒼皇維此小民何堪降割未疫則改云顧此小民實
春赤子何知小康小愈之民恐未堪茲降割大懼致隕一方里社以作
神羞二句不用未疫則去此伏冀

有神消舍前愆悔禍茲土未疫則改云式調玉燭大降休
徵永俾祆祲退舍癘鬼消藏疾疫不興民無天上聲札一
方士女時賴
神庥某某眾等敢不洗割前非祗承嘉德斂身觀養更迓
天和以彰
神慶哀誠縷縷伏冀垂慈下情曷任惶懼祈禱之至尙
饗

右禳疫禱安禱會也禳禍而會福也○紱案水旱疾疫禱招禳禱之事古人不廢經傳可徵獨怪後世一切祈禳皆以委之巫覡之流而搢紳先生號稱儒者亦俯首受其約束楊升菴云異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吾儒失禮之柄也自吾儒不知敎禮而彼因得以乘間竊吾喪祭之土苴以爲追薦禱禳之事矣誠哉是言不亦可哀也乎又按周禮固亦有巫人之職主歌舞以悅神然究非若後世之符章咒詛祭神者自有其主又非專委之巫覡而反聽其約束也○覡音檄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率某某等
敢昭告於
先農之神
一本田疇域土地之神
本田水道之神
百穀之神維
神慈惠庇我下方百穀順成實

神之慶因時報事敢有不虔矢物不多庶將誠意伏祈來
假音格俯錫居歆尙 饗

右報農報蔬改稱先圃諸神改百穀爲百蔬餘通用此

維

○○年月日 某門某氏
敢昭告於
先蠶之神時維孟夏蠶事告成隻繭寸絲莫非
神慶維時報事曷敢不虔蘊藻雖微用將誠意伏祈來假
俯錫居歆尙 饗

右報蠶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先牧之神如禰牲維

神孔靈式宜六畜錫茲備腯音突不騫不崩既荷

神庥敢虔報事菲物將誠伏維昭鑒尚　饗

右報牲

伏以

熊祥允叶竟添王國之丁豚子初生獲紹先人之緒既有

求而輒應恭報祀以昭虔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及某氏

敢昭告於

先禖之神隨所禱之神而稱前以子嗣維艱不勝惶懼用陳鄙悃

以祈於

神維

神實克相子茲以某月日初舉豚兒自此宗枝有託瓜瓞

緜緜實皆荷

明神之慶顧念某某深荷栽培之德未伸昭格之忱茲矢

菲儀肅獻悾祀曷敢云報只以揭虔更祈

神錫無疆默佑此子克岐克嶷無害無災繼茲以往永賴

神庥下情曷勝虔懇屏營之至尚　饗

右報先禖非先禖亦可移用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之神如前所禱之神前以某某或父母或兄弟妻子或師長朋友遘疾未瘳

不勝惶懼用陳鄙悃以禱

有神維爾

有神慈仁徧覆憫厥哀誠默默相某於某月日疾瘳繼自

此動履康甯永臻眉壽實皆仰藉

神庥某某自下情曷勝感激用敢肅陳悾祀報事揭虔黍

稷非馨激忱可鑒仰藉

神假賜以頤歆尚　饗

右報疾瘳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率某某等

敢昭告於

○○之神如前所禱之山川前以亢旱踰時嘉禾待槁是以一方

惶恐待命

有神維爾
有神實克相民大降時雨溝澮盈溢嘉穀用甦繼自此年
豐時和盈甯有喜實皆仰藉
神庥某某眾等罔不祇承駿惠嘉德用是敬陳不腆以酹
報事之儀惟蠲惟吉罔敢不虔黍稷非馨精意可鑒伏
祈來假俯賜顧歆尚 饗
右報雨（改亢旱爲淫雨改待槁爲就漂改大降時雨溝澮盈溢爲遂霽凝陰用光化日報晴通用）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率某某等

敢昭告於
○○之神（如前所禱之神）前以蝗蝻滋作稼穡卒痒一方惶恐合
眾請命維爾
有神實克相民去茲蟊賊嘉禾就茂年用順成百室盈甯
實維
神慶仰藉鴻休宜隆昭答肅陳報事曷敢不虔備物實微
用將誠意維
神來假俯錫居歆尚 饗
右報昆蟲
維

○○某某年月日 某某姓名率某某等
敢昭告於
○○之神（如前所禱之神）仰藉
神庥虎患既息一方安堵六畜不驚矢茲報事曷敢不虔
備物實微庶將誠意仰祈
神鑒俯賜居歆尚 饗
右報除虎（改虎患爲火災六畜不驚爲夜作無驚稱祝融之神報禳火通用）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率某某等
敢昭告於

○○之神（如前所禱之神）前以陰陽違和厲疫滋作一方惶懼待
命
有神維
神實靈悔禍茲土默相有眾沴氣潛消仰賴鴻庥曷勝感
激某某眾等維期夙夜祗承嘉德以迓天和更託菲儀
虔修報事敢云昭答聊達微忱仰冀
有神俯垂歆鑒尚 饗
右報安（因事而告神也）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司行之神茲維某某將有遠行遊於某所跋履關山尙賴
神庇若遠歸則改云某某自某所歸茲道路無虞是賴神庇恭行祖祭用揭微忱
遠歸則云恭行歸至用揭報祀微忱伏冀
明神俯賜鑒歆尙饗
右出祖歸至祖道祭也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大風集　卷之三　祝版上　舌
司戶中霤之神茲維某某始建新宅若遷居則云始遷居宅若修宅修門戶之類則云修葺居宅
維爾有神一家之主式陳菲薦昭事告虔伏祈
神相永奠厥居尙饗
右新宮祀門戶中霤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
敢昭告於
司竈之神茲維某某更築新竈一家之眾烹飪永賴維茲
俶事昭祀揭虔祈
神顧歆永奠斯所尙饗
右築竈祀竈
伏以
死必歸土時爲人道之常神卽有靈實作一山之主旣有
事於茲土敢再拜而陳辭
維
○○年歲次○○　月　朔越　日　之辰
某某姓名祭者自稱
敢昭告於
土地之神茲爲某某稱死營建宅兆葬後則云窆茲宅兆俶闢佳城
葬後則云託體佳城祇以酒脯虔告
大風集　卷之三　祝版上　壬
有神伏祈默佑體魄永安昆蟲不害子孫昌熾無有後艱
維
神顧歆尙饗
右穿壙暨葬祀土慕左喪禮孝子無祭事此訪家禮之制擇遠親或賓客一人吉冠素服以祀土神於將穿壙之時祝帥執事者設位于壙左南向陳饌而祭之及暨葬祀於墓左儀亦如之○又儀禮雖有合窆墓左之文而無所謂后土氏者惟唐開元禮有之溫公書儀本開元禮而家禮又本書儀其開壙及暨葬皆祀后土然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士庶之家有似于僭今擬改后土氏爲土地之神此邱瓊山說也今從之
維
○○年月日　某某姓名孝子自稱

敢昭告於
土地之神茲維某某稱死者託體茲宅實賴永久無災無害
咸託
神庶式薦菲儀用將誠意維
神鑒相永奠封塋尙 饗
右展墓祀土古者遠遊而反則展墓今之季春亦掃墓展掃則必祭祭則必祀土墓左亦禮從宜也○朱子語錄曰比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爲先公託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當與墓祭一樣以盡吾甯親事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殺
伏以
十齡於外時維就傅之初養正於蒙實作聖功之始望高

山而仰止敢自外於宮牆此始就傅者之文若已就傅者春丁釋奠可去此不用
維
○○年歲次某某 月 朔越 日 之辰
弟子某某姓名師自稱率某某等眾弟子
謹齊戒熏沐以昭告於
先師孔子之神或併祀四大賢或併祀朱子茲維某某師自名式開家塾
訓茲童蒙非童蒙則改云諸生若某某等諸生名用以菲儀率諸生
以拜謁於
先聖先師維是諸生質本愚劣未知所裁顧念大道爲公
未嘗無誨既知來學諒不致鄙棄於
聖人伏願默誘其衷牖時聾瞽俾德業日進操履端酋某
某敢不曲體
聖人之心以闡
先師之教羹牆如在伏冀鑒歆尙 饗
右家塾釋菜釋菜之禮如月令學記所載此國鄉學也家塾釋菜無文然今人亦知行之而名爲學禮今正釋菜之名而備祝文如右

附說

○問吾鄉舊有元旦拜謁天地之禮何故不備祝文曰庶人而謁于天地僭也何禮之有
○問地者天之對也非天子不得祭天士庶何以得祭土地曰天父地母天一而已矣是猶禰廟非宗子不得祭也諸侯有國社士庶有里社家主中雷是皆土地之神此猶之乎庶母庶母不附于禰廟支子各祭

其所本生故士庶皆得祭社祭土是非方坼之祭主天下之土地而爲天子嫡母者也
○問佛老異端之神儒者不祭固無可疑若關帝岳王之屬似亦吾儒正神何故不祭曰關公存日固侯也今王爵之爲王爲帝矣士庶何爲而敢祭之庶人而祭及士侯是猶季氏之旅泰山舞八佾矣曾謂關公不如林放乎
○問越國汪公於今亦稱王稱帝矣而吾鄉乃得以祭之不謂僭歟曰吾鄉之人實祖之也祖之則親之也古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今此禮而既亡矣然越國之祭吾族有主之者於私家則或未之敢也

祝版上終

大風集卷之四
祝版下目錄
時祭
春祠合四代
夏禴
秋嘗
冬烝
冬至
祭始祖
立春
大風集 卷之四目錄 一
祭先祖
季秋
祭禰
忌日
祭忌日
臘祀
臘先祖
墓祀
展墓
告冠
告冠附告笄
見冠附見笄
告婚
告納采附問名
女家告納采問名
復納采問名
告納吉納徵請期
女家告納徵期日
復徵吉允期
告親迎
大風集 卷之四目錄 二
女家告于歸
見婦
喪虞祥禫
題主
初虞
再虞
三虞
卒哭
告祔
祔

小祥
告遷
大祥
奉遷主就埋
禫
因事
告遷居
見生子
告上官赴任
告贈焚黃
告致仕
家祀
濬源公
王考妣
嘯嶺公交妣
附說十條

大風集卷之四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陔園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同邑戴 彭景鎏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祝版下 此卷所載祭外神也

時祭四時之祭禮記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此益夏商制也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程子曰時祭用仲月

伏以

雨露既濡益切孝思之感流光易邁時深罔極之思敬效

蘋藻之忱聊攄本源之念

維

○○年歲次干支○月干支朔越○日干支之辰

孝元孫男某名 只祭及曾祖則稱孝曾孫祭及祖則稱孝孫如只祭禰則稱孝率某某等

敢昭告於

高祖考某某府君 家禮於高曾上俱加皇字後人改作故高祖妣某氏孺人 高祖曰顯考曾祖曰皇考祖曰王考皇字本不爲僭但加皇字則似以曾祖號加之曾祖考某某府君 加之高祖加顯字又似以高祖號加之曾祖妣某氏孺人 直省稱高祖曾祖及祖考爲更也

祖　考某某府君
祖　妣某氏孺人
考　某某府君
妣　某氏孺人　維此仲春生生之始念時
祖澤懷允不忘藐予小子惟望以降音杭謹奉粢盛祗薦歲
事以
某某祔食不勝悽愴之至尚　饗

右春祠凡主祭者惟宗子非高祖宗子而爲曾祖宗子者祭止曾祖爲祖宗子者則只祭其祖考爲父之嫡長者則只祭其考支子不祭

伏以

時序殷流倏忽又逢仲夏親恩罔極慇勤更切孝思睹物
類之敷榮懷先人而如在
維
○○年歲次○○五月　朔月　日　之辰
孝元孫男某名率某某等
敢昭告於
高祖考某某府君此屬無爵者如有封爵則稱某官某公有謚則并稱謚妣亦如所封或夫人或
妣某氏孺人淑人之稱
曾祖考某某府君
妣某氏孺人

祖　考某某府君
妣某氏孺人
考　某某府君
妣　某氏孺人　際時嘉會品物流形撫念本根明發
不寐潸潸此躬莫伸報效奉茲歲事感激殊深以
某某祔食尚冀
祖宗相予祠祀尚　饗

右夏禴

伏以

霜露既降益深悽愴傚創二音之心明發有懷曷報劬勞之德

奉蘋蘩而如見凜凜上聲屬于弗勝
維
○○年歲次○○八月　朔越　日　之辰
孝元孫男某名率某某等
敢昭告於
高祖考某某府君
妣某氏孺人
曾祖考某某府君
妣某氏孺人
祖　考某某府君

祖　妣某氏孺人
考　某某府君
妣　某氏孺人　維此仲秋以時利物歲序流易莫或
可追念昔
先人捄勝永慕祗薦歲事敢有怠遑以
某某祔食維冀來歆尙　饗
右秋嘗
伏以
百物備成時切養親之慽一陽來復益深報本之懷儼陟
降於家庭報匕鬯而滋懼

維
○○年歲次○○十一月　朔越　日　之辰
孝元孫男某名率某某等
敢昭告於
高祖考某某府君
高祖妣某氏孺人
曾祖考某某府君
曾祖妣某氏孺人
祖　考某某府君
祖　妣某氏孺人

考　某某府君
妣　某氏孺人　歲序流易倏已仲冬追感歲時曷勝
永慕潔奉粢盛祗薦歲事維期
祖考默啓後人併以
某某祔食靈爽如在仰冀顧歆尙　饗
右冬烝按家禮四代各一祝文茲併省之從簡便也必欲盡禮自當各具別有分祭家祝祔後
伏以
冬至程子曰冬至祭始祖以一陽之始象其類而祭之者也
一陽初動時爲萬物之元奕時雲仍念切生民之始敬具

蘋蘩之薦聊申追遠之思
維
○○年歲次○○十一月　朔越　日　之辰
幾世曾孫男某名
敢昭告於
始祖某某
始祖妣某氏　日維長至律應黃鐘貞元之交萬物資始
緬維
祖德永繹不忘際此佳辰祗薦歲事伏祈
我祖來假來歆尙　饗

右祭始祖朱子語錄云古無此祭伊川先生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似僭不敢祭○紱按以士庶而祭始祖誠似于僭但古者自天子以下至大夫皆有始祖之廟士則無之今廟制雖不存而職位則一也茲擬自五品官以上而爲始祖宗子者位既比古諸侯則雖四時祭之恐亦無害此又不獨冬至○又朱子云若是始基之祖想亦只存得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紱按古無墓祭之文朱子此條亦出於擬議今欲字士庶之分則竟可不祭始祖若必欲伸追遠之思則始祖朱子後說以冬至日祭程子曰立春祭先祖亦以生物之始象其類而祭之也

伏以

資生萬物青陽之象維新啓佑後人祖澤之流實遠用聚一堂合食聊伸報本微忱

維

○○年歲次○○月朔越日之辰

幾世孝曾孫男某名率某某等

敢時昭告於

始祖考某某 紱按既合巳毀之主則自當自始祖始邱塋山本只及先祖茲補之然此維承

始祖妣某氏 始祖大宗乃得祭也

先祖考某某 先祖非一人乃自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通稱也今恐無辨則分錄世次以別之如二世祖三世祖之類

先祖妣某氏

時維立春萬彙初茁感茲歲序追念本源緬懷祖德永繹不忘子孫雲礽咸集堦列肅奉粢牲以薦歲事凡我宗親悉茲合食尚饗

右祭先祖朱子語錄云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今皆不敢祭○紱按古者天子三年大祫五年大禘諸侯有祫無禘然大祫亦必於三年也若天子諸侯時祭則或祫或禘想大夫三廟亦然而又只及未毀之主今程子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則是年年祭之比天子三年五年之制爲猶隆矣乃朱子家禮及小學皆采取之蓋程子當後世禮樂崩壞之餘故得特以義起聊教人使知報本追遠之義云爾朱子既以似僭爲疑則此二條自可闕而不行惟或有列爵比於諸侯者則行之自無害也

伏以

季秋成物之時故象其類祭之

金飈隕葉曷勝風木之悲玉露彫霜益抱蓼莪之恨念音容之罔即期陟降於家庭

維

○○年歲次干支九月干支朔越日干支之辰

孝子某名率某某等

敢昭告於

先考某某府君

先妣某氏孺人 粵此季秋成物之始棘薪微植永念劬勞昊天罔極悲慕何窮感時遷流奉茲歲事以某某祔食無祔位則去此句

親靈如在其或顧予尚饗

右祭禰禰父廟也○按古者惟有時祭無單祭禰廟之文故祖己之告高宗尚曰典祀無豐於禰程子此條亦以義起非古制也惟周公有[illegible]父於明堂以配上帝之禮此爲特隆于父然則以季秋祭禰擬之禮亦過隆矣○邱瓊山曰禰祭支子不得行盍謂季秋成物之時也若兄弟異居者正祭雖不敢行而時節奉鮮之獻行之恐亦無害○紱按季秋祭禰本于程子而邱瓊山謂支子不得行者惟此祭誤矣大抵天子祭天宗子祭祖禰其理一也雖時祭支子亦不可專凡祭必宗子如或宗子有故而使支子攝之則祝辭亦必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或宗子不能具祭而支子告於宗子以爲之祭亦必告宗子然後可行其祝辭則云孝子爲介子某薦其歲事祭不受[illegible]不祔食始爲合禮若宗子自祭則支子惟齋戒而[illegible]焉此一定之分也至未能成祭而兄弟異居因時薦物以致孝思則既不成祭雖支子行之要自無害

忌日程子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

維

○○年月日 孝子某

敢昭告於

先考某某府君考忌倂祭其妣妣忌不祭其考

先妣某氏孺人 歲序流易諱日復臨追慕音容渺乎難

再昊天罔極悲慕何窮如祖考妣忌則改此二句云感時追遠曷勝悲慟 謹以

蘋蘩用伸奠獻尙 饗

右祭忌日禮記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則程子忌日之祭宜矣○家禮忌日不飲酒食肉聽樂素服以居夕寢於外○紱按忌日宜重於考妣逮事祖父母則祭祖考妣忌日不逮祖父母則不祭祖考妣忌日曾祖考妣亦然遠祖遠親不祭可也

臘祀文公大全集有歲暮祝文邱瓊山于家禮增歲暮一祭茲以歲暮之祭補爲臘祀

伏以

四序云終遂畢一年之祀百齡若瞬難伸罔極之情式陳

毖祀微忱益念 祖功無斁

維

○○年歲次○○十二月 朔越 日 之辰

孝元孫男某名率某某等

敢昭告於

高祖考某某府君

高祖妣某某孺人

曾祖考某某府君

曾祖妣某氏孺人

祖考 某某府君

祖妣 某氏孺人

考 某某府君

妣 某氏孺人 維茲臘日歲律將更邁征無間實忝

先緒追遠感時不勝永慕潔奉粢盛祗薦常事以

某某祔食伏冀

祖考來假來歆尙 饗

右臘先祖此所謂先祖卽高曾未毀之主非立春所祭先祖倂及已毀之主也

墓祀

伏以

流光易逝時因春露以興悲因發長懷每望丘隴聲平而隕涕久出遠歸而展墓者改云久離鄉井每思喬木以興悲兔返家邦遙望邱隴而隕涕若非父母之墓則改隕涕二字爲感墓爰埽松楸而致奠用伸水木之微忱

維

○○年歲次○○月朔越日之辰

孝子某名或孝孫或元孫曾孫

敢昭告於

○考某某之墓或高或曾或祖或考妣

大風集 卷之四 祝版下 十

○妣某某之墓或高或曾或祖或考妣緬維茲土親魄所宅非父母墓則改親魄爲祖魄山靈允叶餘慶下流顧念時祀雖修封塋展墓則改顧念二句不識

未展遠歸展墓則改遠歸展墓改此二句爲桑梓久違未能展墓用此季春敬芟荆棘略陳清酌肅恙常儀非父母則改祖靈於彼於此遙瞻崩之懼時懷於懷遠歸展墓改用此

親魄或祖魄有靈庶其顧歆尙饗

右展墓墓祭古人所無惟去國則哭於墓反國不哭展墓而入此以失位去國則無廟故也若今人既依神於祠而復祭於墓殊無意義似可不行而家禮有墓祭一條蓋亦從宜從俗之意但以墳塋爲親體所宅一年之間不可不一省視既往省視自不可無薦祭之禮而今人或反借此以爲遊玩之端褻雜男婦飲於墓側歡呼醉舞狼藉杯盤此則害禮之甚也夫祖宗父母墳墓所在子孫見之宜生感戚墓祭之行當悲哀如忌日又安忍當墳墓之前而歡飲以爲樂哉至若久出遠歸展墓之舉尤不可已但飲於墓側斷乎不可知禮君子尙其愼之

告冠冠聲去

維

○○年歲次○○月朔越日之辰

孝元孫某名

敢昭告於

高祖考某某府君

高祖妣某氏孺人

曾祖考某某府君

曾祖妣某氏孺人

大風集 卷之四 祝版下 十一

祖考某某府君

祖妣某氏孺人

考某某府君

妣某氏孺人伏惟成人之始教所當先元服之加禮宜特重茲以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首若宗子已孤而自冠則改茲以以下云茲某將冠於首以某月某日加冠於首若女子許嫁而笄則改成人之始爲許字之始改某之子爲某之女改年漸長成爲許嫁某門改加冠爲加笄未許嫁而笄則改成人之始爲及笄之年先人之禮未敢自專敬以非儀先伸

祖考謹告

右告冠既下冠日乃以酒果告於祖考必以宗子爲主人禮行一獻

維
○○年月日　孝子某名云　如前
茲以某之子某宗子自稱某止　今日冠畢元服既加成人伊
始敢用見於
祖禰伏冀默誘其衷俾成厥德謹告見見俱音現
右見冠冠畢而見於祖考如前告冠之儀○女子笄只改冠字爲笄字○笄則毋爲主而告笄見笄必以宗子之妻爲主婦凡有事於祖考非宗子宗婦不敢爲主也
告婚
維
○○年歲次○○月朔越日之辰

孝元孫男某名
敢昭告於
高祖考某某府君
高祖妣某氏孺人
曾祖考某某府君
曾祖妣某氏孺人
祖考某某府君
祖妣某氏孺人
考某某府君
妣某氏孺人　伏維伉儷爲人倫之始而納采丁六

禮之初茲以某之子某宗子自稱某只　議娶某某姓名之女
今日納采就以問名姻禮六禮家禮從省便合問名於納采故祝辭云云若欲另行問名之禮則去此就以問名一句　先人之禮未敢自專敬以菲儀先申
祖禰謹告
右告納采附問名禮一
獻
云　如前
云
茲以某之女某許嫁某某之子某今日納采就以問名
維是先人之禮用敢先申於
祖宗不勝感愴謹告
右女家告納采問名禮一
獻

云　如前
云
茲某之子某聘某某之第幾女某名某年某月某日某
時生納采問名禮畢厥幣既陳鳳占允叶伉儷伊始
祖澤逾長日月遷踰喜慕交集謹告
右復納采問名既納采問名則主人復以告於祠堂
維　如前
云
某之子某已聘某某之第幾女爲婦謀之卜筮協於休
祥今行納幣且以請期於某月某日干支用成婚禮先
人之禮未敢自專用是敬告
祖禰閱人成世不勝感愴謹告

右告納吉納徵請期家禮從簡便合納吉請期於納徵若欲另行請期禮則去且以請期至成婚禮十五字○請期祝文去謀之卜筮至且字止十三字餘同

云　如前

某之第幾女某已許某某之子某爲婚今日報吉且行納徵因以期請曰某月某日干支用成婚禮維是先人之禮用敢敬告

祖考閔人成世不勝感愴謹告

右女家告吉徵期日增家未請期去因以至昏禮十五字○至請期則去今日報吉二句改因字爲今字

云　如前

某之子某聘定某某之第幾女爲婦納徵禮畢且允請期實維

祖澤流庇無期日月遷踰喜慕交集謹告

右復吉徵允期既納徵請期而復告于祖考也

云　如前

云　如前

伏惟古重大昏用紹祖宗之緒禮崇親迎實爲嗣續之原茲以某之子某宗子自娶只稱某將以今日親迎某某之第幾女某氏日月遷踰閔人成世某又受室矣曷勝感愴宗子自娶改此四句云惟念先人背棄命醮伊誰代親之感不勝悲慟先人之禮未敢自專謹以菲儀先事虔告

右告親迎

云　如前

某之第幾女某將以今日歸於某某家日月遷踰閔人成世相離之思曷勝感愴伏維

祖考默相其衷俾無非儀克守順德謹以菲儀用伸虔告

右女家告于歸

云　如前

某之子某宗子止稱某以某日昏畢謹率新某氏以見宗子自昏止云敢以新婦某氏見大昏禮成嗣續伊始伏維

祖考默啓後人俾樂且和迓時昌熾謹告見見俱音現

右見婦家禮三日而廟見禮行一獻亦宗子爲主人主婦若宗子自昏則宗子自爲主其廟見也新婦自爲主婦

喪虞祥禫音近淡維

○○年歲次○○　月　朔越　日　之辰

孝子某名今人父死稱孤子母死稱哀子似亦無據當只稱孝子

敢昭告於

某某行某府君　形歸窀穸魂氣昭明神主既成愴乎如在伏維

尊靈舍舊從新式返室堂是憑是倚母喪則稱某某孺人

右題主式者未葬以木爲重家禮代以魂帛及旣葬乃題主而徹魂帛置篋中歸而虞祭畢乃埋魂帛于屏處此祝文亦懷之而不埋歸與魂帛俱埋可也○題主以親賓而祝辭主孝子卒以孝子爲主者蓋題主之祝非祭也哀服不祭故祀上神則親賓代之題主則孝子主之今人以祀土神例而題主亦主之以親賓失禮甚矣

維

○○年歲次○○月朔越日之辰

孝子某名

敢昭告於

先考某氏行幾府君妣孺人之靈葬事旣備發及初虞音容旣杳哀慕何期謹奉粢盛哀薦祫事伏維

親靈式憑式依尙饗

右初虞葬之日日中而虞欲親神之得所依也是日以虞易奠益未葬時止奠而不祭至初虞乃略成祭禮

維云如前

日月不居發及再虞夙夜徬徨曷勝哀慕謹奉粢盛哀薦虞事伏冀

親靈式憑式居尙饗

右再虞再虞以柔日乙丁巳辛癸日也

云如前

日月云邁剛日復臨虞事有成哀思罔極謹奉粢盛哀薦成事

親靈如在永妥厥居尙饗

右三虞三虞以剛日甲丙戊庚壬日也

云如前

日月不居又臨卒哭禮制有則心痛何窮虞具粢盛哀奉成事且以來日躋祔於

祖考某某府君伏維死者之祖考同昭穆也

親靈式妥厥居尙饗

右卒哭卒哭以剛日禮曰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凶祭明日祔于祖父故此祭漸用吉禮日卒哭者惟朝夕哭而已非朝夕不哭也

維云如前

孝孫某孝子名

謹以潔牲粢盛酒醴適於

曾祖考某某府君孝子之曾祖卽死者之祖也躋祔孫某某卽死者也不稱府君對曾祖也尙饗

右告祔祔母于祖姑改云適於曾祖妣某氏孺人躋祔孫婦某氏男祔於男女祔于女也

維云如前

孝子某

謹以○○○○哀薦祔事於

先考至是乃稱考始以神道事之也考成也某某府君母則云先妣某氏孺人以適於

曾祖考某某府君（母則遞于曾祖妣某氏孺人）日月遷踰哀思罔極先
王有禮未敢僭踰伏維
親靈安茲祔位尚饗

右祔宗子爲喪主宗婦爲主婦則喪主初獻主婦亞獻親賓終之或喪主非宗子則宗子昨階喪主立宗子之右宗子之妻西階喪主之婦立宗婦之左宗子宗子初獻喪主亞獻喪主之婦終獻死者長於宗子宗子拜之死者卑於宗子宗子不參不辭也○祝文主孝子○虞及卒哭皆孝子自主之惟祔祭則宗宗子以祔必于宗故也

維
○○年月日 孝子某名
敢昭告於

先妣某氏（考某府君）某行幾孺人 歲月踰邁奄及小祥夙夜恐惶懼隕先緒親恩罔極哀慕何窮虔奉粢盛薦此常事仰冀
親靈俯垂鑒假尚饗

右小祥期而小祥止朝夕哭未除服者朔望會哭

維
○○年歲次干支○月干支朔越○○日干支之辰
孝孫某名（孝子名也）
敢昭告於
某某府君（不書高曾祖考者以是時高祖親盡當祧曾祖已下神主未改題也）

某氏孺人（按此祀及四代者以死者爲承高祖之宗也若死者爲曾祖宗子則只及三代死者爲祖宗子則只及二代死者繼禰則祔雖于宗而改主只及其父死者非宗祔亦于宗而遷主則於別室不改題主以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有爲高曾祖祖惟得宗子者而已非宗子不得祧高祖曾祖祖遷主所也）

某某府君

某氏孺人

某某府君

某氏孺人 茲以先考某某府君大祥已屆禮當遷主入廟（若父在而母死則父爲喪主惟祔于祖姑無告遷之文及父死告遷乃于大祥已屆之下加云及先妣某氏孺人先亡祔于祖妣某氏孺人者今當合考遷主入廟○如父先亡已入廟而後母死則只告于先考一位而改祝文云茲以先妣某氏孺人大祥已屆禮當合于先考）某某府君親盡神主當

祧非承高祖之宗不得祧高祖此句不用）某某府君及某氏孺人神主改題爲高祖（死者非曾祖宗子不得祀曾祖此句不用）某某府君及某氏孺人神主改題爲曾祖（死者非祖宗子不得祀祖此句亦不用）某某府君及某氏孺人神主改題爲祖（死者非父嫡長不得繼禰只告先考一位而祝文于大祥已屆下改云禮當遷主別祀某某以下俱不用○父亡而後母卒遷主之祭亦只告先考一位某某以下俱不用）世次迭遷只告先考一位則不勝感愴謹以菲儀先事
虔告尚饗

右告遷（告遷之祭行于大祥之前期一日）

維
○○年月日 孝子某名

敢昭告於
先妣（考某府君妣某氏孺人）歲月踰邁奄及大祥緬念音容宛如在
昔而思承色笑杳矣無期昊天罔極悲慕何窮夙夜憂
危懼忝先緒敬奉粢盛薦茲常事仰冀
親靈俯垂昭鑒尚饗
右大祥（再期而大祥徹靈座棄杖）
維
年月日 孝元孫某名
敢昭告於
五世祖考某某府君（世次自下而上）
大風集 卷之四 祝版下 二十
五世祖妣某氏孺人 祀止四代士庶之常心雖無窮分
則有限用敢敬奉菲忱告祧於
祖百拜告辭曷勝感愴尚 饗
右奉遷主就埋（天子諸侯皆有始祖之廟祧主則遷于始祖廟之東夾室中若無始祖之廟則埋祧主于其墓之側○無祧主不舉此祀○若宗子于神主親盡而族人有親未盡者許未盡之孫暫祀於其私室至親亦盡而後埋○按家禮注埋於兩塔之間愚謂埋于墓側者近是）
維
○○年月日 孝子某
敢昭告於
先妣（考某府君妣某氏孺人）禫制有期日月奄忽先王制禮不敢過
焉服雖已盡哀則何窮敢奉粢盛祗薦禫事
親靈未遠伏冀顧歆尚 饗
右禫（大祥後閒一月而禫自始死至此凡二十七月）
因事
維
○○年月日 孝元孫某
敢昭告於
○○○考某某府君（四代）
○○○妣某氏孺人 某實不肖未獲甯居今以某故（如作新室則改云今乃新室告成）將奉
大風集 卷之四 祝版下 三十
祖禰遷於某處伏冀
祖靈毋或震驚永安新宅謹 告
右告遷居
維（云如前云）
伏承
祖宗流慶某之婦某氏（若生孫則云某之子某婦某氏或弟姪孫同）以某年某
月某日某時生嫡長子名某（若生孫則云嫡長孫非嫡子嫡孫則云第幾子）宗
祀承仍（庶子則云宗支益弘）實維
祖澤伏冀申錫嘉祉默相後人俾克岐嶷不生災害敢以
某之子某見謹告見

右告生子
云 如前
伏承
祖宗流澤某以某年某月某日蒙
恩授某處某官貶降則云貶某處某官藐藐此躬獲沾祿位實賴
先人教訓餘慶下流貶降則云藐藐此躬荒墜先訓以至獲茲譴戾曷勝惶恐之至茲
當赴任不勝感慕謹陳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右告上官赴任
云 如前
云 如前
伏承

祖宗流澤維某竊祿於
朝如外官則改云維某叨沾祿位仰荷
皇仁推 恩所生乃某月某日
誥贈考爲某官妣爲某封實皆仰賴
先人教訓厚德之報不其在茲惟是 音容日遠追養
無從益增風木之悲曷勝蓼蘿之感
恩被異數心實無窮祗奉
命書悲喜交加敬鋟以焚涕泗摧咽謹以非儀用伸虔告
尙 饗
右告贈焚黃凡告贈三代則及其曾祖二代只及其祖一代只及其父惟膺贈者則出其主不膺寵命則不出其主○朱子云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張魏公贈謚只告於廟疑爲得體○按禮樂行之於野此古人所謂委之草莽者凡墓祭皆非古也今人行之既久但野祭亦當殺禮
云 如前
云 如前
伏承

某實不肖曷勝祿位荷蒙
先人遺澤濫叨寵祿於茲幾年藐藐此躬維懼隕越以
墜先緒幸茲年及旣耄獲享安燠
聖朝之德 祖澤之流曷勝惶愧顧念筋骸廢弛荒耄無
能安敢久竊寵榮以貽
先人之辱伏承
恩命許令致仕茲因常祀敢告
祖禰殘朽之遺年莫非
皇仁以及 祖宗之賜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伏維
祖禰俯賜鑒歆尙 饗
右告致仕
家祀
伏以四時皆用前時祭云云
維
皇清 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越幾日干支之辰
孝曾孫男烷 率弟紱男增綬等

敢昭告於
曾祖考郡庠生光祿寺署丞晉階大理寺評事本貞公
曾祖妣告贈葉氏安人　恭維
我公聰明文武性成忠義秉德不回顧以勝朝顛覆未竟
厥用復因宵小遘難家庭致使我
曾祖沉憂抱恨鬱鬱以終迺在躬之壽未及五旬而厥後
之昌遂弘八裔盛德之報其不在茲但烷以藐藐此躬
忝維宗子未堪承祀隕越殊多念昔
先人曷勝永慕維此仲春生生之始夏則云維此仲夏品物流形秋則云維此仲秋以時利物冬則云歲序流易倏已仲冬追遠感時益增悽愴上聲敬奉黍

盛祗薦歲事以
誥封江氏安人祔食仰冀
曾祖俯垂顧歆尚

饗

澹源公家禮皆祭四代而此則止及於澹源公何也以家兄爲曾祖宗子而非高祖宗子也若高祖太傅清簡公則繼高祖之宗者自合舉之非吾家所敢僭矣今世衰禮壞宗子之義久昧而不明自非鄙力之所能挽但姑存此義修之于家以俾後人庶吾族之中或猶得以識之是則祖宗之幸而吾之素志也夫○問凡嫡母無先後皆當并祔合祭茲何以以江氏安人爲祔食曰并祔合祭之說本於唐禮會要紱按春秋魯桓公繼娶仲子欲以爲嫡生子桓公仲子卒時猶不祔之於廟而別考仲子之宮是亦慎矣而聖人猶有譏焉是知繼娶之妻其分之不侔於前妻可見矣今則繼母繼室受封祔廟以爲常典然陰定耦配祀只宜一人似不可以私情改也但祔食只在位側不另設堂旁之位是則可伸其尊禮之私也○問然則前妻無子而再娶之妻生子爲後猶當以前母祔合而生母乃居祔食之位乎曰然亦以生母祔於位側如御食之儀可也曰然則喪小記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必如子說廟中配合惟一人則祖姑何得有三人也曰吾讀喪小記初有疑焉後細思之既祖姑三人同祔祖考廟中則親與不親者皆在何復有祔於親者之擇乎是茲初祖姑既祔祖考之廟而繼娶祖姑又別立一廟如周之別祀姜嫄於親者是則別廟故曰祔於親者皆有其可證者也各有其說可通而無可疑者也

維

皇清　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越幾日干支之辰

孝孫男烷　率弟紱男增綬

敢昭告於
祖考明邑庠生德漢公
祖妣江氏孺人　恭維
我公質邁羣倫學純洙泗職在沖年早列名於學校時逢
鼎革終托迹於丘園澹泊甯靜時爲燕翼之謀稽古好
修式紹中詮之緒烷以藐藐此躬未堪承祀而念時
祖德懷允不忘維此云云如前祗薦歲事以
氏孺人祔食仰冀
祖考俯垂顧歆尚

饗

王考妣

維

皇清　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越幾日干支之辰

孝嗣子烷　率弟紱男增綬

敢昭告於

先考處士嘯嶺公

先妣江氏孺人　恭維

先君秉德沖和元神清靜風雅之交追踪七子出塵之致高邁三吳弄風月以長吟指峯巒而條嘯以茲潛德時

紹家風維我

文妣克佐

先君甘澹泊以持家率義方而教子允文允塞實惠實慈

烷兄弟二人賦質愚蒙遭逢否塞奉承

先訓永念未忘而楞樸庸材終無一善永念劬勞莫伸報效昊天罔極悲慕何窮粤此仲春夏秋冬祗薦歲事涕泗推咽未知所云伏冀

先靈伏垂歆鑒尚

饗

嘯嶺公

附說

○問人家俗節如清明端午中秋之類似以不可不祭祖考若祭薦當如何禮曰只如薦新之儀不讀祝可也

○問禮有隆殺或三獻或一獻何如曰時祭皆三獻正祭也冠昏之事以酒果告而已一獻可也虞祥禫皆三獻告遷埋祧一獻

○問忌日之祭子云考忌併祭其妣妣忌不祭其考何也曰紱按祔禮祔父者告其祖考妣祔母者告其祖妣以卑不援尊也母卑不與父敵忌日不敢及考

○問古人有忌日之祭而無生日之祭何曰忌日送死之大事且親見之焉没身不能忘也故禮曰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又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若父母始生之日夫安得而知之曰然則父母生辰可無祭歟曰生日之祭未之前聞或欲行之則如薦新之儀焉可矣

○問祭以宗子今吾鄉以爵獨非然乎曰吾鄉祭禮似皆未合祭以宗子而宗子不復臨祭一也祭必夫婦親之今無主婦臨祭二也祭必以誠事死如生今具饌多不實至花卉奠果之設全無意味不知於禮何

據三也夫支子不祭其分甚嚴支子雖富貴不得以加於宗子今徒以有爵者主祭背禮殊甚以至吾族并不知有宗子之分世俗惟知推重尊長不知尊長之行雖尊而實不敵宗子試以有國者言之傳及後嗣雖幼亦君縱行在父輩祖輩甯獨不爲其臣乎此理不明宗族渙然無所統屬想吾鄉諸先達制禮之初未必如此背謬而後人乃浸失之耳嘗聞父老傳太傅清簡公有自我作祖之言夫自我作祖卽別子爲祖之義知我

太傅清簡公時未嘗有蔑視宗子之事也今年以來行

祭更加滅裂日晡行事跛倚以臨全然不成事體隕越

先人之緒吾甚懼焉末俗之衰未知其何所底也

○問子以非 高祖宗子不敢祭及

太傅清簡公是矣然則於

李氏太安人當如何曰

李氏太安人自當另祭如周祀姜嫄之例

○問子固以

始祖之祀近僭爲疑而雙池樂府又有

越國公及 始祖大宗之篇何歟曰紱于樂府旁及甚

廣非止私家祭祀之常假如樂府上篇皆擬以帝王國家大祭豈亦必私家所敢用乎此蓋博稽典制作爲樂章以備採擇非如祝版也若祝版則兢兢於士庶之所常用而未敢濫及一以樂府爲有待之虛文而祝版爲當前之實用一以

朝廷大祀當今自有禮制祝嘏之文未敢懸擬而樂章則只如詩歌之文不妨擬作也閱者可無疑於樂府祝版之不相合矣

○問宗子之重擬之有國者之世嫡然彼有國土宗社之傳恐士庶家又非所比必曰尊長之分猶不敵宗

子毋乃過乎曰家國天下大小不同君臣之分通於上下天子天下之宗子也宗子者一家一族之大君也何分於有國無國哉今

大清律立嫡子不如法一條至明且盡卽古宗子之法下通士庶何嘗專爲有國者設此律乎蓋士庶宗子自當敬事尊長而尊長之視宗子則不得視爲子弟一族宗子主一族之事一族之尊長佐之一家之宗子主一家之事一家之尊長佐之各安其分各盡其道則族和分明而風俗成矣乃若以富貴而蔑視宗子此則大壞之末俗斷乎其不可也

○問吾家舊有祝文視此尙詳而家禮祝文則又較此爲簡此祝版之作於煩簡何取乎曰世俗好文而貪福不知事神之義故其於祭也禮至滅裂而祈望無端昔見祝文舊本祈福之文洋洋滿紙且改祝文之名爲福文焉夫祭而受福有其理而未必有其事縱使實有其事亦止可盡誠昭報而聽其福之自來祭以報本今求福之念重則報本之意輕祭已不誠而欲徼多福不其難乎家禮祝文典雅誠樸已爲至當不易而今人都不肯用總由俗之好文而惡簡故耳紱於此集凡舊本求福之文皆痛爲鏟削略倣家禮

稍爲增飾固知僭踰無所逃罪然要之以竭誠報本爲主而不敢妄有要福之心或亦鬼神之所與也顧斯集也前補四六後暢以情視福文舊本固爲簡矣而以視家禮不猶爲文歟

○問然則祓無子禱病諸祝亦不爲求福歟曰旣因事而祈禱安得不爲祈福之言然紱於諸篇猶多爲自省改過之語是非徒矯舉虛文亦欲以教人使知欲求福於鬼神不若反身修德以爲去災召福之本不可以酒食拜跪之微而遂云可徼神佑也

祝版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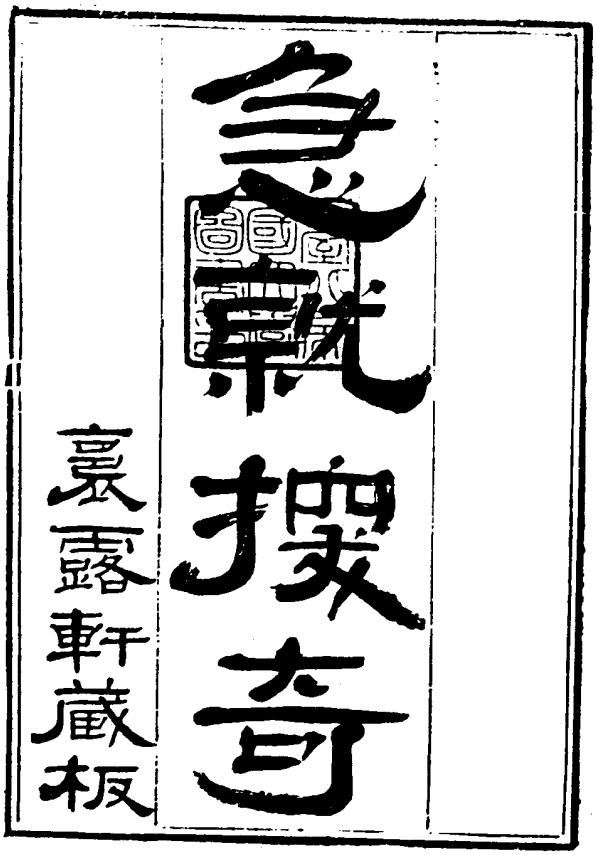
急就搜奇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粵自詩稱比興體備風騷莫不有箴規諷刺之義焉漢黃門令史游急就之作體從詩出義以字傳緣蕭何草律字尚徙隸吏民上書頗有劾其不正者至元帝時游因帝喜史書爰采倉頡爰歷博學古體編集成文句仿荀卿說相詞成曼倩滑稽辯帝感觸奮發斥不正而用正是亦風人諷諫之一端也史稱帝多疾政皆委任宦豎故宏恭石顯等得以專權擅寵作威福致太傅蕭望之自殺下御史中丞陳咸於獄髡爲城旦譖宗正劉更

生周堪張猛等皆不得其死擾亂天紀以至天怒人怨星辰逆行地震山崩蜺蝗海溢災異數見而帝弗之省時游與恭顯同仕黃門目睹其姦欲諫不能隱默不可故憤著斯篇亦猶家父作誦以究王訥之義傅佾游勤心納忠蓋指此也特其首列人名不識由來考之他書亦無表見未識其所以納忠之義何在間讀史得劉敬勸高祖徙六國後齊楚豪傑凡十餘萬口於關中之說按之篇中宋鄭魯衛趙魏韓燕諸國暨齊之田懷氏

楚之屈景昭三大族姓氏彰彰具在與史書合其爲祓
徙之賢豪長者博士先生無疑時天下初定高祖求賢
心急恐遺珠未盡故逾年而復有求賢之與天下諸侯
王郡國大吏躬親勸駕者其版圖爵里固上之天府藏
諸禁苑故游得據據往事搜羅遺佚上呈乙覽不但諷
帝效法祖宗廣求賢良而先秦遺老亦賴以傳諸不朽
其意可謂深且遠矣至中間歷述錦繡飲食器物諸章
處帝身處深宮未識民間疾苦故臚列種種俾知民一

日不得食則饑終歲不得衣則寒百工技藝不自食其
力則無以養生婚嫁不早則無以成家室廬舍不完不
足以蔽風雨種植畜牧不勤不足以供養老耕作皆其
微文大旨至若身體疾病醫藥祈禱諸章比喻剴切誠
賈太傅痛哭流涕之辭也且於篇末復大書皁陶法律
等語是皆明刺當時法律不行羣小朋比爲姦流言飛
文窺探偵伺搆陷正人而貪胥墨吏更藉以爲受賕枉
法地可當漢元一代詩史惜從來讀者未能探微發隱

以爲教小學書如醫人入武庫烏睹所謂冥鼎商爰爲
三代法物耶嘉慶壬申孟冬朔日邗江耕心野老陳本
禮自識於冰壺秋月山房時年七十有四

急就篇目錄
自序
綱目摘畧
急就章
姓名 八章
諸物 十八章
五官 六章
續編二章
姓氏考原
舊序

注中凡書御者宋太宗御書本也顔者師古本也黃者魯直本也李者仁甫本也朱者朱子本也各本皆有訛誤今皆取其義之長者其無訓於義理者悉削之

綱目摘畧

漢書元帝紀不及綱目所載詳明史游之急就與賈長沙上時政疏同不讀史無由知其用意所在謹摘綱目數條俾讀者論世知人則於急就之旨思過半矣

漢元帝初元二年正月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爲庶人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爲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待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匡正上甚鄉納之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宏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與高爲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能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欲薦名儒以備諫官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高爲奸利及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事曰皆堪更生教我待詔華龍行汙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上之事下宏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毀訾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置廷尉爲下獄也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與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收印綬及堪更生者免爲庶人

隴西地震 漢書敦煌太上皇廟敦煌山崩城郭壞木湧壞敦煌道路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一

關東饑 漢書齊地人相食 秋七月地復震 漢書北海水溢流殺人民

以周堪劉更生爲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宮者石顯爲中書令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詠大夫恭顯白以爲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顯等宜退恭顯以章被普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奸辭服遂逮繫獄免爲庶人舍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顯風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厚恩上口太傅素剛安肯就吏辱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

必無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譏者名望之卧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望之以門閉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當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欲以自殺天子聞之驚悔予曰暴風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子賀傅郇食湯泣安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讓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其塚終帝之世是歲恭死遂以顯爲中書令

荀悦云曰君矣孝元之易欺而難悟也夫恭顯之邪說詐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望之日攻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成帝臣之罰考元則不然雖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幾得其免冠謝而已加此則忠臣安所繇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三年夏旱 漢書乙未茂陵白鶴館災降於孝武園館

五年夏四月有星孛於參

永光元年三月雨雪隕霜殺桑 漢書四月日色青白無景是夏桑至九月日乃有光

秋大饑 丞相于定國御史大夫薛廣德罷

上始即位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於是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國等皇恐上書自劾乞骸骨

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令

石顯憚其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辟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周文閒暮崇推讓之風銷分爭之訟武王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

進今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更相譏訕轉相是非所以於戲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黨爲寇往往羣朋特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執使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遂失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今出善令未能逾時而反用賢未能三旬而退二府奏議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譖於民間昔孔子與顏淵子夏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今佞邪共謀邀善依惡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探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陂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卬則

百異俱臧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是歲夏寒日青闇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漸無所取信時長安令闕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興朝臣誰斷不可光祿勳何郡興頓首謝上疑堪固順指曰城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前以堪爲當誅故言堪不可誅傷國恩也上曰然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符食邑勿令典郡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爲司隸校尉不順四時專作苛暴朕不忍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殊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爲庶人豐吾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二年以匡衡爲光祿大夫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閔愍民痛法禁比年大赦使得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舉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重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蠹疑紀綱失序頑者驕肆親戚之恩離婚姻之憲陛下合微倖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賤然大變其俗大朝廷者天下之標榜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貞柔和順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則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行克勝之俗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遠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擬承聖化然其習俗兼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傚之此教化之孰本風俗之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祓有以相蟄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衆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動蔽則明者掩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祓長夜蔽天祓哀悶元元宜自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遵初禮以崇至仁先公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鄙外然後大化可成禮樂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

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爲光祿大夫張猛爲太中大夫猛自殺

上以日食名請前言日變作周堪張猛皆貴問皆稱前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瓦解尚書尚書五人皆其舊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病不能言而幸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五年秋槓川大水　漢書流殺人民

以匡衡爲太子少傅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

饗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歡欣陽氣和悅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正揚先帝之盛功宇宙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改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禮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傳曰都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潔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功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

河決

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徙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建昭元年隕石于梁國六白蜺襲飛蔽日

二年秋殺魏郡太守京房

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爲郎屢言災異不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者來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羣臣議皆以房煩碎令上下相同不可許上意鄉之時石顯顓權五鹿充宗爲尚書令用事房當奏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陛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桀二世亦當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可越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下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記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

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烈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書備陛下親今爲治那亂那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宰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喻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敢中爲奏事以防壅塞顯充宗奏房欲選之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乘傳奏事許之未發復條上之房去至新豐上封事曰臣前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自遠人如去東涌水爲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涌水已出道人當還死尚復何言且房可閒知道未可閒信道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成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說効功恐未効而死唯陛下毋使臣奏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至陳又言讓者欲陷絕臣而陛下聽之此蒙氣所以不解而太陽無色者也唯陛下毋難還

漢詩統箋

江都陳本禮箋訂　男逢衡校讀

急就篇

漢黃門令史游誤

後漢書宦者列傳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章懷太子注前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蓋已與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

古人詩賦體無定格此以韻語述入物寓諷諫變相如長楊子雲羽獵之體爲詩前列三言短句後用七字長調末以四言作收誠創格也其

練字誤句質與雅如古微郡謝諸轉昌黎陸渾山火鴈鴈鳴鷹雉鵠鵠句實師其法後學徒苦其難讀而不知當時閭村塾小兒熟習之書今人讀書字不師古義不深求一遇疑難便形齟齬若小戎駟車上物雖婦人小子皆知之而學士文人反懵然弗識也可勝道哉頌此篇雖非小戎比然亦可以識漢代官府市里名物之古亦漢世之爾雅也舊有顏師古王伯厚二家註行於世然皆未能發明其作之之旨特爲莫其繁蕪疏正其義闡發其潛德幽忠表揚其勤心大節列入漢詩亦猶老伯之著於小雅其詞固可與寺人孟子上下千古光耀不朽也

急就奇觚　附首四字乃通篇寓意發脈處與衆異羅列部居不雜不離御作則際用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有憙

觚書牘其形六面或八面有稜喻治國之方急就者冀帝早用其言急圖治理也不雜廁邪正分明也勉力務之不但國家安而天下之人民皋安矣故曰必有憙

請道其章

此仿荀子成相篇荀成相言治方猶瞽者所唱禮詞也章明也以下姓氏不曰人而曰章者取洪範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以爲諷喻之義舊分三十二章每有前之半章與後章相應以致意目不清今章仍如其舊而部居則各歸其類也

宋延年鄴子方衛益壽史步昌周千秋趙孺卿叶羌　爰展黃作歷　世高辟壁　兵鄧萬歲秦妙碑作耿　房郝利親馮漢疆　致竣郡景君明叶芒　董奉德桓顏作隨　賢良以子方而繫延年者兒篇中所列皆賢良方正

坤之六二曰直方大方則靜而悠久固可以延年而益壽也步昌喻國步昌盛千秋萬歲皆頌祝之詞末則歸於諷諫以下各章皆可類推繫書其意

延年長久也方正直不回益壽即延年義步昌視履考祥如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故曰千秋孺卿中之幼小者展世視因作也辟兵避不祥也萬歲漢武帝封泰山閒山下有呼萬歲者三後世以此爲呼萬之詞妙謂德行高妙房閒德之所聚利親當操其利者親之漢履忠義之氣能壯本朝護郡才德能庇一郡君明有明德以綏民奉德奉持德義賢良能應賢良之選也

以下姓氏名字皆三代封國及卿大夫後遭秦珍滅其子若孫散處郡邑及被徙入關時天下初定尊尚武功故人才無所表見高廻雖有求遺賢之詔然至元帝時人之云亡亦已久矣幸版圖藏諸天府姓氏猶得流傳人間第即其名字考之史非史游空撰亦非游同時之人而師古乃云名字或是舊人已經稱用或是新構義理非真有其人則非矣且以篇中所云雜寶奇錯殊俗異服及疾病刑獄官曹職務等皆認爲泛泛之詞而黃石玉伯厚亦皆如師古說陋文敷義全未識史游借以納忠之意亦未細繹史漢全文以至注中全然茫昧失其本旨語云師其辭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知人尤在論世特爲編考詮書細爲箋釋然後篇中大義瞭然而游之一腔忠藎苦心亦得大白於千百世

後矣　閭二師羅列百有三十八姓猶彈詞家所唱古人名也游之納
忠事忠於言字先欲正人人正則國事無不正矣此所以臚列多人與
忠事忠於言字先欲正人人正則國事無不正矣此所以臚列多人與
忠事忠於言字先欲正人人正則國事無不正矣此所以臚列多人與

右第一章　帝采用賢良清濟盛庭之素志也此意直至末章聖賢並進一語方始點明前故渾然無跡畏巷顯等之忌之也

任逢時侯仲郎由廣國榮惠常碑作烏承祿令狐複姓禎
朱交便孔何傷師猛虎石敢當所不侵龍未央伊嬰
齊翟依同慶叶羌畢稚季昭小兄叶香

註　逢時謂雖處盛時此我生不辰之感文以反言見意仲郎分掌尚書事
有廣國能開拓邊患常以仁惠為常祿天祿橫充滿而大也便謂君
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故便便然也何傷害正言傷也猛虎衙其威也
敢當即彼惡敢當之意言無敢也不侵植根堅厚不為蔑累所侵盡
也御覽齊者此有感於程嬰公孫杵臼之藏匿趙氏孤兒也是時帝多
疾成帝幼政權盡握羣奸翟回慶者恐天意不同大命將傾稚季小兄

急就篇　三

盧意外之不測也

箋　籍中師猛虎石敢當蓋已明指石顯等之威權赫赫龍之者死過之者
亡未央漢宮名龍喻帝不侵言所不敢覬覦神器者尚輔龍之補祚未
盡卓然以帝之優柔不斷權奸橫行如此懲起者必更有甚焉
罹權奸昭小兄蓋已預卜成哀之腦弱終有王莽篡弒之禍矣

右第二章

柳莞齊王姓句　樂禹湯同上淳于複姓　登賈通光柘溫碑作思頌作恩
舒堵正顏作陽崔聖宮顏文章管碑作莞　財同材智碑作歷　偏
碑作編　呂同筥　張魯賀喜碑作憙　觀碑作灌　宜王稚忠信吳仲皇
許終古賈友黃作攷　倉

急就篇　四

註　元始乾元四德之始謂容止調和富貴言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也彭祖
篯鏗長年如鏗宗族謂其語言穆皇可為談說之宗愛忠不忘君之意
干將劍名利能斷物男弟別於女弟有兄之稱也長者言其孝弟悅於
親義理悅
者心故長

箋　梁用王姓句成文自各有所指或名字過侠僅存其姓或族衆人多名
雖過及故舊其名而存其姓淺容調者帝多疾勤其藥保聖躬也嘉于
將求男弟盡誠帝
太阿柄勿下移也

右第四章

祝恭敬審毋碑作無妨御作方麗賓顯來碑作蒙士梁成博好
范逞羌閒歡訢僖喜寧可忘荀貞夫苗碑作茅涉威田細兒
謝內黃柴桂林温直衡叶杭奚驕叔祐勝箱御作葙

註 士人梁棟多閩回博專心曰好逞羌能立功西戎歡訢謂有德及人令人歡訢不忘貞謂操夫指此人而言涉歷也孤善通細兒乳名內黃縣名桂林郡名內黃言其質中通理桂林取其冬榮不凋直則不曲衡能權輕重驕寒暑也

箋 荀云親恭敬審無妨又曰荀貞夫苗涉威皆自厲以諷當時也田細兒至驕叔指小人之無知識者勝箱願共讀書也

右第五章

急就篇 五

雍宏倣劉若芳毛遺羽馬牛羊三姓句尚次倩巨則剛陰
賓上翠鴛鴦庶霸遂萬段段同殷卿冷同伶姜作幼李作功武初
昌褚回池蘭偉房減罷皮軍橋寶陽三姓句

註 宏大倣高明也若壯若芳香也羽鳧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遺名謚倩惠倩男子美好之稱則剛剛柔法乾元剛德賓上利用賓於王也為為取其有文彩而匹偶不亂霸遂謂能成霸功也段厲石言能祇殲厥相幼功謂學業之功童蒙易習初始昌大也水深則回偉房言其器大為衆器所裁罷罪久能戾故披劣也

箋 毛遺羽自愉之詞馬牛羊指當時同列人言不與之同羣也有次倩之美者必具半山之望能用賓于王者必有鴻漸之羽儀同用劉同留蘭偉房者願業招賢之館減罷所欲逐窮位之徒也

右第六章

原輔輻宣粟奴殷滿息充申屠夏御作文修俠公孫複姓都
慈仁他御作化李作地郭奏膚虞荀顗作尊偃憲義渠蔡游威左地
徐譚平定孟伯徐葛轗咸陣作輒敦乔錡御作倚蘇三姓何

註 輔輻謂才能輔國若輻之輔車粟奴愛而離之之詞滿息充滿而蕃息也申屠姓宣號詞徒也修俠能以權力俠輔人都美也仁他謂以仁惠及人奏膚兒敵功尚草偃以德化民如風之偃草義渠西戎國名游威威之逸揚也餘謂封邑廣大平定謂能平定邦國徐舒緩也轗軻屈彈不苟下人

箋 粟奴喻已位卑不能當輔弼之材而直道又為衆所棄惡也然我之直道非以愛己所以慈他人也轗軻此亦自鳴其不平耳

急就篇 六

右第七章

琳潘扈三姓句焦滅苻晏奇能那麗酋邵守實宰安期叶徐
俠邮敵代焉于司馬祝竟御作應姓顏作慶黨舊作尚師古謂尚姓前已見改為黨自於叶陶熊熊解蟬莫如藥樂書作樂按樂姓前已見應劭藥字之誤欣諧童扶疏顏作疎

痛無忌向衷吾閎皇幷訢竺諫朝叶徐恭綽柄御批宦寺之為害最烈皆人主不能慎之於始以為微而易制及權之已爵祿授之以事權遂至驕恣橫肆如宏恭石顯輩作威福故於形害大臣毫無忌憚之心矣司馬溫公亦曰是使蒼頭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得此二說則與痛無忌三字伯台

註 崔苻盛也奇才長麗奢謂文詞富有守實模質不浮安期生言藥海上仙人壽千歲邮敵能折衝禦侮于往也焉往而不自得也窶大也進揚

美也自於猶言自苦熊羆男子之辭莫如請人不及也山海經雲南之山有木名櫰櫰帝子焉取藥欣諸者言其樹之章然扶蘇以比劉氏之枝葉茂盛不致中焉斬絕已預卜光武中興之兆矣無忌明刺顯等之無忌憚也夷平也眼見滿朝不平事皆願自我而平之也閶門也孔晁逸周書注閶門路寢左門閎音皇又周有閶人司宮門以止雇者此則明點宮門暗以喻已并訴諸朝謂皆得雜列已上諸人令俗令爲朝廷諫諍之用也其文之宛曲隱晦蓋欲使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焉王若名之前後序次監時按圖披籍人以類分地以郡異上之天府自必井然有條此游所以白云羅列部居不雜廁也自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漢興因之武帝又改天下爲十三部部郡既更地名數改時代遷革喪亂幾經遊離改易何從釐正而村塾盲師又復斷章訓詁逆使篇中節目難于稽考矣讀者當於散中求整隱處求顯自然前後一氣貫穿

注 已上有以國名者官名者郡邑名者氏名小字名者鳥獸草木名者要皆圖中所從或後來部求遺賢如東園舟里其人者非游虛撰妄誤亦非漫作姓氏考據其中尚有有姓而無名者而師古伯厚一例皆認作人名且廣引博徵如註姓譜姓苑則失之遠矣

急就篇 七

右第八章

續增紀遺失 同 佚餘 已上所引大意已盡即有所補亦不過遺失之餘者耳二語結上

姓名訖請言物 二語起下 韻屬下

注 述姓氏奏帝王其人言物類奏帝識其用君子恥一物之不知在爲帝王者務大體講治道固不必問民間瑣屑事然周公作無逸凡農夫稼穡尚欲周知作酺雅鳥獸蟲魚無不備列則知游之所以臚列種種蓋禦帝博物廣識知士農工賈所以終歲勤劬而不得息者亦爲此衣食計及男女婚嫁宅室畜牧疾病醫藥養生送死之具有所必需不能缺也

錦繡縵紵 髦 御 作紬 離雲爵乘風縣鐘華洞 碑作 樂豹首落

急就篇 八

莫 碑作 菟雙鶴春草雞翹鳧翠 句字名物之尚此三代法物也 莽 小儒何曾夢

注 錦織綵繡刺綵縵無文帛紵刺也離麗也爵孔雀此狀刺繡之工如孔雀之飛舞於五色雲中也乘風爰居名乘風者狀其飛也縣鐘編鐘華藻火洞莫也此狀花鳥連貫如編鐘之排列也豹首歌頭錦落莫與絡幕通言兔與雙鶴相連綴爲文彩也春草言其織麗雞翹如雞尾之曲垂鳧水鳴翡頭毛此狀鴨頭綠色如新漲於碧水中也

注 開首論衣仿幽風授衣之例其描寫組織之工刺繡之巧真筆有化工繡綺殺綵紛靡之令至文帝時賈誼上時政疏曰今民衣繡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綵是古天子后服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衣薄紈之裏紵以偏諸美者繡綺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繡是俗之奢侈文帝時已如此況至元帝則更加糜麗矣此游之所以規也

急就篇 九

右第九章

鬱金半見緇白縠 韻屬上文屬下 縹綠 戾 緣紱 碑作 阜紫硬烝

粟絹紺縉紅綪青綺綾 碑作 雜 穀靡潤鮮綈絡 碑作 綀練

素帛蟬絳緹絓 同 紬絲絮綿 碑作 綢

注 鬱金色黃緇淺黃縠縞半見謂在黃白之間縹青白色帛綠褐也紱赤綠阜黑色紫間色硬研石既染又用石研之取其光澤也烝栗色之林黑如栗殼者紺深青赤色縉帛色淺赤紅熱赤若火者縞文縉綾似紈而厚者殺雛也雛細好潤鮮婦艷綈綀練三者皆生綢練煮而染之欲其色白若帛而輕也絳黑赤色緹黃赤色紬之粗者曰粗柳者曰紬陶紬曰縣精者爲紬粗者爲紕

注 此因繡而及染按周禮染人掌染事考工慌人記染法皆未若此之淺深具備也詩載元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盛衣不染不足以章身書言五服五

章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故必用染也

右第十章 以絲之受染喻人性之隨物而遷也有正有間染於正則正染於間則間爲人君者當愼擇其所染者而已

毗妃 俶幣 作 襄裹不直錢服瑣綿 投 特貨 與綿連貲貨貿販肆便資貨市贏匹幅全綌 御作綿 顧作縠 紵泉縝裹約纏綸組縌越 作 綬以高遷量丈尺寸斤兩銓取受付與相因緣

物有貴賤比人賢不肖之不同彼纏綌約者豈能與佩紵組者同日語哉讀取受付與相因緣則知其諷諫寓意有在

註 毗裂肩敝敗也服瑣細布織爲連瑣之文綿帛布之尤精者共僦貨與綿同貿賤貨假借也販與販百物聚於市肆故貿賣便易獲息曰贏布帛廣二尺二寸曰幅長四丈曰匹約束之祖者精者爲綿紵麻屬祖者爲紵細者爲絟絟也貧乏者衣無好綿帛但以此爲纏束耳綿組縌綬皆印佩之服其秩命不同故採質各異價亦因之而高貿也銓衡也量布帛則計丈尺稱綿則論斤兩各以此定取受付與之數也

箋 綵帛有貫廣二幅有長短買賣價值欲各得其平不容虧折其本按周禮典婦工凡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大小而賈之注賈之者物不正齊節以泉計通功以見上之取於民也有制不能不計丈尺計斤兩而取之

右第十一章

稻黍秫稷粟麻秔 稗作 粳 餅餌麥飯甘豆羹 豐儉很所少長皆宜 葵韭葱薤芸蒜薑芥 稗作 薤 葱雍 稗作 蔥 蓼蘇薑蕪夷鹽豉醯酢醬 叶將 稗作醢醬 芸蒜薑芥葱雍蓼蘇薑蕪夷鹽豉醯酢醬

菜茹香老菁蘘荷冬日藏 稗作 臧見老媪扁盆瓦瓶瓦罃一時並出 梨柿柰桃待

以下悉述穀蔬器物貧衣履器物等見犬之生人及人之自食其力莫不爲此衣食婚嫁計耳事急

貧不能貸大君豈可不以包羞爲懷乃一任蠹吏重賦苛欲掊之克之使不得葬生送死誰之咎歟讀奏諸君一語見小民猶有愛戴之誠彼深居九重者何無一念及之乎

露霜棗杏瓜棣儆飴餳園菜果蓏助米糧白 顏作 甘 麪 上 聲

反 殊美奏諸君 文扁上 讀園菜果蓏助米糧見富 韻扁下 時貧民度日之維艱也

註 溲麪爲餅溲米爲餌豆粥今之麪乳也麥冬菜蘇紫蘇蘘荷尊豆皆可爲菹以禦冬也儆麪果飴餳甘果果蓏貧者無以爲食亦用以充饑麪麪之濕白而細者奏進也 此織衣而言食也穀麥黍稷園蔬瓜果亦仿幽風黍稷重穋不麻菽麥之誡彼深居九重者何無夫野老尚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大君豈可不以赤子爲懷乃推而置之稚席之外乎

右第十二章

袍襦表裏曲領帬襜褕袷複褶袴 稗作 褌 御作 視 細寫者農服飾古樸如見

袴 褌 稗作 衣 祴膝布母稽 此形容縫裝婦之衣祴也 鉞纑補縫綻 稗作 紩 其人 稗 稗作 單 鉞 秩 詩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緣 履舄鞜袁 御作 絨 襲 絨越緞返紃 巡有緻之鞋男女皆宜今 靸 颯 鞮 提 印角褐韈 稗作 襪 巾 絨氈絨巾有帖女履曰鞋用之爲多 靸鞋畫出山東 老 袴 裳韋不借爲牧人完堅耐事踰 稗作 愈 比倫屐屩 稗作 蹻 諷 賁 作索 蕉 孚 顏作 纖 羸婁貧旃 顏作 氈 裘韝 越作 鞾 韝 鞮鑾夷民 篇中凡寫六等人衣履各自不同 去俗歸義來附親譯導贊拜稱妾臣戎貊總閱什伍鄰廩食縣官帶金銀 按鞮一作巴講切當作捆縛義解般屬既穿不得不以佩草繩而聯之此形容羸婁貧者之履也

註 長曰袍短曰襦稍裁一名帔一名褙褙衲直裾禪衣袷單衣複褚之以綿曰纊衣左衽袍褎下體衰衣褎袂也褌袴也裳衣蔽膝以象爲之一名裨一名韠褌女子胜上衣腰狀如襜褕修破曰補縫解曰綻納刺曰紩純邊曰緣襜下曰屨複下曰舄韋革屨葦屨頭之絢也絨緜布緞屨之後跟帖韋履緣革履深頭平底複底革小履欲履不蹉須印底與中國異戎狄司頭目五人爲伍二伍爲什鄰一作陳謂陳列其什伍也彼既遠來歸附故官給其食而其印綬亦得以佩帶金銀也

箋 已上衣裝制度履舄襪巾名曰我周體有內司服縫人屨人之官此則專指村野農工貧賤者之所服其並及戎狄者見窪弓旃裘韋韐釋而亦以金銀佩帶爲榮也

右第十三章

急就篇 十

鐵鈇鑽錐釜鍑鎡鍛鑄鉛錫鐙錠鐮鈐錡墮鉤鉦斧鑿

鉏銅鍾鼎鋞 刑 御作 銅硎作鈃 銅鉇 碑作 匜 銚 遙 釭 工 鐲鍵鉗 御作 鐍

冶鋪鎔 已上金 錫器

註 大者爲釜小者爲鍑形如二甌俯仰相合鑿似釜而反脣有足曰鋞無足曰錠溫器三足有柄曰斗也鈐鎗犁也鉤鋞鎌也曲者爲鎌直者爲鉏鍾酒器鋞溫器銅無足鐎盥器銚溫器釭護鍛鐲鐵鍵鎖鎗鉗獄車鐵冶鑪鋼鑄而補塞之鎔東車鐵

竹器 笠簞篋箄箕帚箒箠篦箑箯筥箕算 碑作 箄箑箯

註 箄雨具大而有柄曰箄首戴曰笠編竹爲席曰簟織蒲爲席曰蘧篨筐簍盛器圓曰箯箕簁米簞算漉籌籠燈槃亦名箄箑箕箑箑箱也

大曰箑小曰箱箄可以獲場帚可以掃刷簁簸箱筒類箕簁皆竹器也

註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所以代耕也凡民不能耕者則以器技易粟農夫不能爲陶冶者則以粟易器械故各得通功易事自食其力以養父母妻子此士農工賈所以與國家政治相維繫不可以其賤而忽之也

右第十四章

急就篇 十一

槍 御作 杅 槃案栝問 呼 雅 反 盆盞計 李作 升 三升半巵觛槌

遒 碑作 摶 楹楑 思 匕箸 贊 已上 木器

註 槍柄杅飯器槃案無足曰槃有足曰案栝開飲器小者爲栝大者爲開盆飯器盛受一升巵圓酒器觛觶之小者角也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半散之半也楹有蓋小巵楹酒器碑圖楹楑槃匕柄之相銜筋也

甀瓶缶瓮甄甍 顏作 盆盎 甕甃壺 飯甂 湯 甌 遰 甌 御作 碗 同 缸 甓

甑 已上 瓦器

註 甀瓶缶鉢甕大甃磚長頭拼甑穿大盆甌小飯甌甂之小者

槃繘黃作 繩索紟紡縄簡札檢署槧牘家板柞 御作 所 箱

產谷口斜水蟲科斗 蝘蜓蜚鯉魴鱮鱣 碑作 鮎鮑鮫 黃作 鰕 按家者猪槃牘人之住址所在即下文所謂谷口斜也而顏注曰家代几又曰今之爽牒皆誤

註 槃大索瑪汲索紟斜也三股曰徼兩股曰糾紡麻糸紡成綢之紗縠縷也簡書牒札木板檢書函蓋印封題也板槧板長三尺牘槧也谷口在雲陽斜口在南山言二處皆足標木且槧工亦此二處爲多故稱家蜀鯉魚之大者蜥魚之小者此因簡札遂及書法上古象形科斗書

科斗變爲大篆稍不失繩異蝦蟇變勢白大篆變爲小篆已如鯉之化而爲鮒矣又自小篆變爲八分爲徒隸則斜趺如蟹蚓行如蛇肉加鮑死形如鮑魚乾　鯉鮒蟹蛇一舉皆庚所思

註　已上金鈿竹木陶瓦器物更及繫綿者皆盛南子茅宵爾索綯蓋絞索服之全無生氣矣

箋　更爲求屋用而簡札槧版又學書者所必需公牒文籍不可少末則因師曠論字學以字學觀人心之不古慨江河之日下畧點正字以清來脉

右第十五章

妻婦聘嫁齋媵僮奴婢私緑枕牀杠叶工蕭黃作蕭　翦蔭顏作

席帳帷幢叶童承塵戶幜碑作簾　絛繐鏡籹同奩匜比即梳

篦各異工芬俾作薰脂粉膏澤箭沐浴揃翦作鬠寡合

已上嫁同女賄奩

註　妻齊夫之名婦服事舅姑之稱聘婚家納采幣嫁女子及送人新女曰媵奩盛物衆媵僮御之而往也謂北可想見韓侯取妻爾其濫門也杠牀也施牀坐卧具蔭蔽也幜幔也承塵幄幕也幜同幔絛繐組綬絡也繐疏麻布也鏡其工巧也芬香盒蓋所以盛香脂粉膏澤器有以盛膏澤也以勻面施鉛曰傅拔眉鬢也

箋　古經凡天子諸侯女下嫁無賄嫁之典惟戴禮雜記諸侯出夫有司陳器皿一則鄭注器皿夫人來時所賚之物孔疏陳夫人嫁時物蓋粧奩也詩以簟茀錯衡亦器物類

右第十六章

稼篇刻畫無等雙係臂琅玕虎魄龍璧碧珠璣玫瑰璽　物於民間嫁娶事一一寫得出　色喜欲元帝樂觀而動遷也

容玉玦　碑作瑱環珮靡從容躰贅奇辟邪除羣凶　已上新人珮帶

註　稼象服嫁時吉服飾如副笄六珈玉填象笄之類係臂係臂以琅玕爲之虎魄龍以虎魄琢龍頭爲釵也謂新人頭下所繫玉瓶以雜珠寶實之今時新人則以金銀鄉果實之名曰寶瓶靡無不也射厭刺卹也以金玉及桃木刻而爲之六穀如粟一名穀改上有銘凡六十六字旁穿孔以綵絲繫臂以禦精魅辟邪神獸亦以玉爲之用除不祥　剛卯銘曰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帝命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癘莫我敢當疾日陵卯帝令夔化顓頊同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方庶疫剛癘莫我敢當注云以正月卯日作

箋　按士昏禮昏夕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媵衛弁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袗元纚笄被顓黼在其後以俟壻之親迎也此則寫其陪奩偏裨無不備具亦古禮所無可補禮經之闕

右第十七章

竽瑟空侯琴筑箏鐘磬韶簫韗御作鞞　鼓鳴五音總越作雜

詹歌謳聲倡優俳排笑觀倚庭待酒行觴宿昔醒厨宰切割給使令薪炭萑葦炊熟生臑熬膹臛自各有刑同酸鹹酢淡辨濁清肌膚豹胹腊魚臭腥酤酒釀醪稽留李作極程棊局博戲相易輕皆

註　韗雖爲風化之始用之新人邦國故琴瑟鐘鼓土昏亦得用樂韶簸鼓倡女樂優俳以樂合巹之後復設倡優謔歌於庭以娛賓也

箋　觀倚庭者形容觀新人者之多皆立於庭中不敢坐也病酒曰醒此昏夕次日復行燕客見昨日之酒未醒今又行觴所以病也給供也以下寫連日主人款客之殷庖人割烹之忙也炊熟生謂蒸之煮之生者使熟也刑盛美器內有俎切細切及火炙者各有鉶盛肌腑謂雞兔之不

肥者膚腊牛羊肉宿而味敗者臭腥魚之餒者酸酲味之不調和者悉
秩主人辨之程明也極至也酒以久陳爲佳有冬釀春熟者恐樓期未
至酒醞不熟故當構之以察其醇薄此又主人之責也殺蓋既美酒味
復濃觥籌交錯猶恐客之不盡歡也故更設棊局博戲以爲賭酒具使
勝負飲酒以爲樂也

已上親迎燕客接士昏禮有陳鼏設洗設饌之文蓋爲合巹設也此則
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之禮也觀其倡優俳笑待酒行觴此亦如後世
綵筵稱慶演劇樂賓矣以古雅筆寫婚嫁燕飲事歷歷如繪實自三百
篇詩人以來未有之作借唐宋諸儒毫未發明且將稽極二字妄引說
文解作枳枸爲萬止酒之義其穿鑿貽誤後人不淺

右第十八章

冠幘簪笄舊訛簪注作步搖誤認爲婦人飾矣結髮紐頭顙頤頸項肩臂肘拳

臗目耳鼻口脣舌齗牙齒頰頤頸項肩臂肘拳腕節爪拇指手肿身黃作脾胜胃胹御作胹胷咽碑作膚膈腸胃腹肝肺心主脾腎五藏腲此作膕乳尻苦高反髖脊脅腰背呂碑作股脚碑作膝臏碑作脛爲柱蹲時充反僕臏碑作踹踝夸跟踵

相近聚此近取諸身之譬也然讀之使人莫解蓋其旨

註 冠緇布冠幘巾也簪笄所以係冠結髮紐鬠也肿夾脊肤腹下肥飽有
前脊夾脊肉呂脊骨蹲膕踝足之內外踝跟踵足根窒處此以身體喻
近臣及百職事也書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
四方汝爲又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冠幘用簪笄結髮用紐
見身之資於物者尚不可少況自頭頷以下至於跟踵何一非吾全體之所有耶

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身體者父母之所遺故繼婚嫁而言身體也醫經肺金藏肝木藏腎水藏脾土藏心火藏莊子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夫誰與爲親必有心焉主之否則肝胆胥越矣項頸脊背必相顧脛脛以支撐之否則上體皆頹然委矣人之一身無尺寸之膚不善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則爲狠疾人也此特爲元帝言之蓋傷恭顯等之斯言大臣也

右第十九章

矛鋋鑲盾御作楯刃刀鉤鋸戟碑作皮鞁鍛鈹鎩劍鐔鎲弓弩箭矢鎧兜鉾御作扶棰椎楯杖桡稅秘柲投碑作殳己上兵仗

註 長者爲矛鐵柄短者爲鋋鐔擐也盾干也鉤曲刃鋸短矛鈹大刀鎩刀
鎲鎲鉾起鋸金鏃鎧甲也兜鉾冑也投柲杖曰楯秘矛戟柄柲擿竹八
觚曰殳

輜軿轅軸輿輪轐輮黃作鞣轂轄轊輨御作軨軫輪轙軌衡叶蓋轅老俾倪輗縛棠已上車制

註 輜重車載輜重貨財之車軿乘傳輕車按車有兵車田車乘車此專指
輜重軿車言據謂車之空廣而容物也輪轙轂輸心轄轂端鐵轄軸
頭制轂錢轊鞘轊約軾轙轂中受軸處軨軸之兩頭軾車前橫木軫車
後橫木輪車輞橫木轙衡上貫轅夏軛駿內轡槃軾者衡駕馬橫木蓋
車上蓋之如弓曲者轑弓之施爪如椽者俾倪持蓋之杠以止蓋弓之
前卻也軛車轅前衡持車之鉤心曲轅轅轉直轅篸轉棠篸也在車兩
旁以蹂距轊
使不蹟也

轡勒鞅韅鞦靮韁韅鞦靮韁鑣鍚顏作鍚靳靽黃作靽

黼色煌煌革轄色髹漆油黑蒼色上
曹勒

註 鲁稚皆控制馬書御車中坐蔣歡蓋裘車中人所憑伏者莊稱簡宝鏤馬銜外鐵鈐馬面上飾新髹馬帶刷馬之當胷精勒飾鞅之紫韋靷韜也革輈車革之襪所以護車令甚黑者墨車也

箋 按漢書高帝八年有貢人毋得操兵乘騎馬注操持也兵凡兵器柄爲兵車騎車騎則已上歷敘兵伏車制勒者明軍政也是時天下安靜兵械欲盜賊不起刑人滿市游惰貧小猶殺禍生不測況復奴自高祖以來屢寇邊界故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此游所以重欲講之於平素也

右第二十章

室宅廬舍樓殿堂門戶井竈廡囷京叶姜椽黃作橡碑作櫩

構檻瓦屋梁泥塗墐壁垣墻幹楨板栽度鐸園方墜

壍廣牆廐庫東箱御作廂屏厠圂顏作溷糞土壤雉磴扇

牖戶牖黃作匾舂簸臿此一幅村居農家居室見其所處甚敞而門戶井竈

註 殿謂樓高於室室之後非相宜居言圂京米倉箱也圂者爲圂方者爲圂也亦復井井有條

京就築也墐土塊似磚者廐積芻棄所庫藏貨賄所箱東序屋屏蔽也

厠圂溷皆橫汚之所故用板屏以遮蔽也雉村曰磓碓也扇風車簁謂簸其不實者颺去糠秕也

箋 頃町畔畷埒封方疆畔畷捌陌耒犁鋤種樹收斂賦

稅租疆界井然犁鉏並舉居然大田

栽芟氣象然田於斂賦奈何捃摭穫秉把捆捌碑作

桐梓樅榕松榆椿碑作槐檀荊棘桑枝扶末

此述田畝溫界面畦溝樹木亦各各不同可補圖風未備

林木假出村居

此盡家烘染法

註 田百畝爲頃町場也畦朱圄也埒田間堺道封分溝洫畛域之土畷陌閒豎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種藝也樹殖也收斂農家收之於已者賦稅租納之於公家者皆遺曰捃刈取曰穫一束曰秉一握曰把擔兩頭鐵尖揭也無齒爲捌有齒爲把

箋 畜欲知蕃耦之艱難者先知小民之依小民之所依者室宅也田畝也禮猶曰今農夫五口之家其能畊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畊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讀罷蹙千古一嘅言之痛心

右第二十一章

騂駵騧雚駽騅騮騢騏騵騋碑作騨駱 怒步超叶趨牂羖

古羯羠兒 跳抵揄六畜蕃息豚豕豬豵豨狡犬野雞雛

犙牝 具惜特羔犢駒雄雌牝牡相隨趨糟糠汁滓碑作蓼

菜茎 棒芻

註 牂牝羊之牝者羖夏羊之牡者羯羖之牡者豵大角健羊騬未孕羠者

羝牂羊之牡者狗夏羊之牝者豵牡豕豬豕犗三歲牛牸二歲牛牡特牛之去勢者羔羊子犢牛子駒馬子

箋 詩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有騂有皇有驪有黃有驈有騅有駓有騏有騢有駵有雒有駱有騮有雚有騧有驒有魚麗肥壯因並及農家六畜之蕃息也雌雄牝牡相隨趨者詩九十其犉三百維羣或陟於阿或飲於池或嚙或啄各趨水草而食也

右第二十二章

鳳爵鴻鵠鴈鶩雉鷹鷂（黃作鷂）鴇鷙（御作鷙 黃作鶩）鵰尾鳩鴿（黃作鴿）

鶡鷂鴟中網死鳶（碑作鳶）鵲鴟梟驚相視豹狐距虛（御作駏驉）

豺犀兕貍兎飛鼯狼麋（几麋 肫）麈麖（碑作麖）麀皮給履

已上山禽野獸

註 此用禽鳥惡獸以比君子小人各有其類君子少而小人多彼恃強暴而吞弱肉者終亦不得其死耳 鳳神鳥以德著孔爵以文彩鳴鴻鵠一舉千里雉守介死不失其節鷹鷂鷙鳥尾大能自翳鳩鴿鳥之小者中網死驚相視可爲惡鳥寒心距虛比肩惡獸豹兕食人狐善迷兎狡豺狠好貪麋麖等皆能以角觝自謂藏身於山爪牙既利窟宅又固而不知人能捉而取之生剝其皮以給履舄之用又可爲惡獸喪氣

箋 已上以鳥獸善惡比人之秉彝各有性存焉其得禍亦各有數存焉天之殺施不爽其中網死驚相視皮給履數語可當棒喝作惡者可以猛省發

右第二十三章

寒氣泄注腹臚脹（內症之輕者）痂疕疥癘癡聾盲（外症之輕者）癰疽瘛

瘲（縱）痿痹痕（此內外並重之症）疝瘕癲疾狂失響（叶向）瘧瘚瘀痛

瘼（碑作瘼 以下日益加劇之症）溫病（癩作）消渴嘔逆欬懣讓（此則肺胃兩虧矣）癉熱

瘻痔眵（鴟）瞭眼（此服燥劑過多所致）篤癃（黃作癃）寢癈迎醫匠（醫匠字生）

註 此頭瘍瘀瘕疾瘛瘲小兒驚癇痿痹偏枯不仁痰痺病四體痙急響音也瘕痞也瘚氣逆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懣氣喘急而不得稍寧讓也瞑

皆傷赤眼目視不正癖便悶痰損耗癈四體不收醫匠療病之工已上有種種病後有種種藥用藥對症自然靈妙倘或誤用不但邪不能去病且日益加劇況以延病素弱之人而內外惡症種種畢見雖有靈丹其如不起何

箋 此以疾病比顯等之禍國非但寒氣泄注而已焉益癰疽痿痺之症若不急早迎醫必至篤癃不治救周禮疾醫春有痟首疾夏有痒疥疾秋有瘧寒疾冬有嗽上氣疾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上醫之人善於調攝不藥而愈中壽之人利於攻伐藥而後愈夭壽之人諱疾忌醫及至篤癃癈不可救藥始延醫匠已失之晚矣國之受病醫與人同其得病有淺深用藥有遲速良工療於未病中醫療於已病至若國脈已搖氣血俱敗欲補不能欲瀉不可雖有岐黃俞跗亦莫可如何也已

右第二十四章 以人種種病喻國種種弊其言切而中試觀三代以來失國之君莫不因病證太多所致此千古殷鑒也

灸刺和藥逐去邪（三字醫經妙訣）黃芩伏苓礜茈（同柴）胡牡蒙甘草

菀藜盧烏喙附子椒芫華（叶敷）（病有以毒攻毒者此類是也）半夏皁莢艾橐

吾芎藭厚朴桂瓜樓（叶盧）欵冬貝母薑狼芽（叶吾）遠志斷續

參士瓜（叶孤）亭歷桔梗龜骨（黃作胃）枯雷矢雚菌藎兎盧（去邪）

之藥何用許多分病治大重不得不參 前受種種病故此造種種藥以苦口

皆並用龜板枯膽以合陰陽雙補之法 正以寓諫諍補救之方前賢思大間

註 灸艾灼刺鍼砭毒藥石牡牡蠣蒙紫蒙菀紫菀藜蘆烏喙雚菌盈肉毒劑能去病疾藎草治久欬能殺蟲兎兎絲盧胡盧巴按神農本草藥有上中下三品性有溫涼寒熱君臣佐使之不同此不過撮其三十餘種藉以諷喻非作本草備要前人泥而註之誠爲可笑

箋 逐去邪三字明明指點邪乃病根深入膏肓難於袪拔外症必用艾灼而箴砭之內症必和衆藥而攻補之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眂其死生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

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以五穀可曰察繫之原當於未然念世之病如持國柄常使衆邪不得干正此正史游以病愈權奸之官國以藥石喻箴規之意也

卜夢御作 譴祟父母恐恐字乃歌後語諱言其死也 祠祀社稷叢臘奉謁禱賽禱鬼神籠以上 祈禱棺槨槨帶櫝遣送踊喪弔悲哀面目腫哭泣祭酹墳墓冢以上送終

註 夢之不吉故用卜筮之不效故用巫恐者恐父母有不測也祠祀因巫祝不靈於是又祈禱於神臘謂大索鬼神而儺祭之此非臘而設臘祭者蓋以驅疫也楊震鬼儺祭而又謁禱者見親病在垂危亦孝子多方求濟之意也哀痛之極至於擗踊亦人子送終之禮封土而高之曰墳不封不樹謂之墓山頂曰冢此墓祭禮見人子之不忘死其親也

急就篇 三十二

此借父母之不測以喻國家之危亡也顯等之爲祟於國家非一日矣眼見父母遭祟不能不爲之恐巫覡以譴之儺祭以賊之不得則又爲之訊禱祈禱凡有可爲者無不盡心力而爲之盡子職之道而已耳設遇不諱則亦惟有號泣於旻天而已耳然於終天之抱恨何如耶

右第二十五章

諸物盡訖五官出句中叶

註 古五官總舉衆職而言少皞氏有五鳩五雉周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註 首云請道其章者重知人以求治理也繼云請言物者重工賈以養民生也此云五官出者重法律以明官制也凡此皆所謂急就可解與衆異者一一驗明以結通篇

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祇儐身智能通達多見聞名顯絕殊異等倫抽擢推舉白黑分迹碑作積行上究爲貴人

註 曲禮宦學事師論論語兒寬以尚書決疑董仲舒以春秋折獄魏李悝著律六篇蕭何定爲九篇令叔孫通張湯趙禹共六十篇令有令甲令乙令丙博士弟子員武帝置使治禮次掌故智能謂博通古今殫見洽聞蕭望之爲治禮丞鼂錯兒寬匡衡爲掌故皆儒生進身之階此制與漢射梁平少府五鹿充宗等之不學無術也士必學古入官彼以不學刑餘之人目不知詩書行不軍鄉里忽而驟登顯要兼官據勢結爲死黨故當時民歌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何若若邪

右第二十六章

急就篇 三十三

丞相御史郎中君進近御作退公卿傅僕勳前後常侍諸將軍列侯封邑有土臣積學所致非碑作無鬼神

註 丞相者上承天子而佐助之也御史職副丞相郎中郎中令也掌宮殿門戶及從官侍太傅僕太僕勳光祿勳蕭望之前後左右將軍位上卿皆掌兵列侯第一等者邑食邑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邑家臣積學承上宦學來非鬼神則非干求倖進所能致者

註 此申言貴人之貴在乎積學循序漸進不越其職史稱蒸顯少坐決屬刑爲中黃門蒸以明習法令故事選中尚書升中書令顯巧慧內深賦持詭辯能探人主微指元帝時由侯射至中書令政事無小大皆顯白決貴幸傾朝其進身之速若有鬼神陰相默助者而此曰非鬼神言外正刺蒸顯以小人乘君子之器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易鼎折足覆公餗舉不及矣其後顯亨不免于道徙病死棄羽廢罪故長安又爲之諺曰伊徙鴈鹿徙莵去牢與陳實無貿

右第二十七章

馮翊京兆執治民康潔平端撫順親姦邪竝塞皆理馴變化迷惑別故新更卒歸誠自詣因司農少府國之淵叶因遠取財物主平均碑作援衆錢
數主辨均

註 武帝分京師爲三輔京都爲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別故新故者舊所迷新者今所感變化者明德自新之意也民既率化則隸卒之逃避雖役者亦皆歸誠而應更代之令也司農掌天下之貢賦以足國用少府掌山海池澤及關市之稅以供天子私養又立平準均輸之法故民益便益而官益利也

箋 此追述孝文孝宣之善政也是時官既清廉民皆率化其有不法者又有畢陶之法律在此借古以傷今之不然耳

右第二十八章

急就篇 三十三

畢陶造獄法律存誅罰詐僞劾罪人

箋 是時恭顯等譖殺大臣帝知而不問可謂法律不存矣望之周堪劉更生皆以無罪下獄是廷尉正監不能誅罰詐僞而決疑文矣且下文朋黨欺誣則又專指鄭朋葉護等之奸穢小人朋比爲奸矣語皆含諷刺特借此以發之

廷尉正監承古先叶詢總領煩亂決疑文變鬬殺傷捕伍鄰亭長游徼共雜詧叶眞盜賊繫囚榜笞臀朋黨謀敗相引牽叶傾欺誣詐黃作結狀還反眞坐生患害不足憐辭窮情得具獄堅籍受證驗記問年孝惠紀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注不加肉刑完鬬也閭里鄉縣趣促辟論此借鬬殺盜賊傚出朋黨欺誣等事蓋明指當時告密不實者言

註 廷尉掌刑獄之官尉有正監及左右監戶籍有什有伍伍鄰謂鄰有伍者同被收捕也亭長一亭之長主捕盜賊者游徼一鄉之督察姦匿者詧驗視也凡有鬬殺獄不能具者其亭徼必知之故並遣亭徼而驗之以定其曲直也榜笞箠令之杖也笞臀考問也敗露也黨同謀害人者事敗罪連坐欺誣冤及良善者詐得其狀則以其罪反坐之不足憐者于紀連率人所同族也具獄堅者既窮其辭又得其情務使獄堅具獄上府不得反案也籍受者計贓值之多寡也證驗者驗贓物之眞僞也記問年論劾稚老毚罪不同科也鬮本其所居之里里屬于鄉鄉統於縣縣催遣之也罪獄既定則遞相催促使早報鬮依律而論決也

箋 前書丞相御史耶中君者喻冠履倒置也此復大書畢陶造獄法律存者益果惡當時刑罰不明恭顯等之欺君罔上而廷尉正監不能如畢陶之決法也 按綱目孝元初元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冤爲庶人尹起莘曰望之堪以師傅舊人受遺輔政未及二載乃與更生俱以無罪繫獄至於不省簪詰問得知不正泰顯欺罔之罪乃反馳免堪等其皆屈若此尙可與之有爲哉又冬十二月綱目書蕭望

急就篇 三十四

之自殺以雀者石顯爲中書令劉友益曰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而書必有任其咎者矣何以不書當病漢也案恭爲中書令不書書石顯何病漢也望之自殺帝涕泣不食矣不惟不能罪顯且以爲中書令是誠何心哉綱目聯書之所以病帝也

右第二十九章

鬼薪白粲鉗釱第髡不肯謹慎自令然叶言輸屬治作谿谷山篻簌起居課後先斬伐材木斫株根犯禍事危罣對曹設詆首匿碑作愬愿忽勿聊縛束碑作購脫漏亡命流攻擊劫奪檻車膠膏夫假佐扶致牢庶痛保率號呼號碑作得法有輕重罪不同科人當戒慬謹愼何可之與從迹誅陷正人置對曹猶見當時法律使無對曹則巧言醜詆流言飛文何以得白於公庭耶

註 薪使取柴粲使樵米以供粲祀故曰鬼薪以鐵鎚頭曰鋃鐺足曰釱湯鑊使守積曰兒上罰之輕者輸屬此配之於遠方充徒者轉輸治作皆刀役之事笞以箠笞以竹治獄者事關傾危既被發問則置立對證於曹調治作之事曹以言詞治獄者事關傾危既被發問則置立對證於曹府也盜贓匿盜贓贓物藏匿贓稅愁他人首匿到官不得聊生也既被首告拘繫在官乃復命圍捕網真亡命之流也強盜劫奪丈捕得之賊以檻車囚用柬綁鎖檻車上如膠然著恐其脫逃也富夫鄉之有秩者假佐縣之假史著史書者恐途路疏虞同護持之以納於獄也疽病保辜此指鬪毆者傷輕曰疽傷重曰病保辜令殿者以日數保之若限內致死則坐重辜故懼而呼號也

案 上章言關殺盜賊此又言攻擊劫奪者蓋比當時不持刀而殺人不空面而刦財者多矣反得置身事外不及于辜

右第二十章

之興 以乏軍興論乃章帝時詔令舊注援此非是 猥逮詞冀 護絢 求輸覺沒入檄報

急就篇 卷

留受賊枉法 碑作寃 忿怒仇讎訞爭語相觸觸 更作忿 緩急悍 黃作捍 勇獨 悍字誤心之筆 廼肯省察諷諫讀

註 反正爲乏猥曲也謂誣陷正人爲不正致與大獄曲逮無辜多人訞刺探陰私讒偵伺時隙求追舊罪瑕而吹毛求疵也上關寄宿之門則小人逐藉以爲傾陷之端輒覺者謂告密不實事發到官應照誣告律科罪入官家口沒入爲奴婢今反檄報而留之者有主使之人陰爲之行賊蔑免也甲既行賊賄瑪乙又發其受賊枉法之私以至彼此忿怒相仇於是逐各樹黨援互相攻擊致被彈劾落職撰其敗於受賊枉法者蓋爲敵制權奸既可飽其慾壑而報急又可求其庇護於是逐悍然爲之而不顧矣此強平居既無貞介之操臨事又違公正之義及被劾坐誤進退無據然後始悔從前未曾省察已過重此廼諷人誣諫之書也

涇水注渭街術曲 用涇渭街術一曾婉而多風

筆研籌算膏火燭 筆研所以爲

宦學用今通爲墨炱記荷火照學之甘炱 賴赦救御作解貶秩祿邯鄲河間沛巴蜀頗

川臨淮集課錄依涸汙染貪者辱

註 涇渭清濁以涇注渭則清者亦變而爲濁矣街術本直不能不有時而曲此自恨從前受染汙濁而未辨其曲直之道而行也籌算者謂其既破漢龍官而名利之心未泯猶日營營以筆研自隨籌算日用若干膏火幾何卓犖多賓客以記之也幸賴貧賤有路得援赦減等不科其贓劉之輩止坐其枉法而已形容罷吏始盡集課錄者每歲郡守各造吏上計於京師以定優劣咨嗟數郡則知天下凡有厠者必染汙貪賄路者必識每用筆誠語

案 泛典猥逮一語已曲盡當時羅周張陳諸獄而詞護求三字更寫得令人有迫路以日之意讀到更生書曰羣小寃見罔陳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譖於民間足見篇中所云不虛受賊枉法以下尤見當時守宰貪污不公不正爲權奸爪牙搆害正人皆此盡爲之辛至被緻罷官身且不免又何必爲之走狗耶

急就篇 卷

右第三十一章

漢地廣大無不容盛 叶成 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安榮災蝗不起五穀熟成聖賢竝進博士先生長樂無極老復丁

註 博士秦官漢術秦博盛博士弟子員聖賢竝進二語正點明篇首所以歸到諸人之故也丁子孫之成丁者長樂無極者願野無遺賢朝多正人則百姓自然長享太平由少至老及於丁男孫不受聖朝褒賜之德矣

【箋】篇末六章結出大旨始知前二十六章皆微文隱諷其綿辭擿句視之也淺按之也深皆有關於國計民生非若凡將篇之黃絹纖美宜制裨錦君等徒筑坎侯泛泛以記物爲工耳書註未能剔發要義惟故實是詢如作幼學須知句解使千古奇文埋沒於唐宋諸賢之手至今又千數百年始得表揚於世嘉亦忠魂之陰相默助云

右第二十二章

急就續篇

齊國給獻素綈帛飛龍鳳皇相追逐河南洛陽人蕃息與天相保無窮極眞定常山至高邑乘而嘉寵升進立建號垂統解鬱悒四民康寧咸來服集何須念慮合爲一

【註】飛龍即錦繡縵純離雲爵意實共織之工也洛陽光武龍興地與天相保謂國祚也眞定武帝置常山高帝置高邑本常山郡郡謂舊國於銅馬赤眉之亂者今皆乘時膺寵矣世祖於更始二年都南郢仍建號改元合爲一見前此大盜私國草莽寫據今幸剗除淨盡四民樂業然追想從前致亂之由誰爲厲階能不爲之念慮耶倘玉步一改天命不迴睹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右第一章

山陽過魏長沙北地馬飲漳鄴及清河雲中定襄與朔方代郡上谷右北平遼東濱黃作西上平岡酒泉彊弩與敦煌居邊守塞備胡羌遠近還集稱嚴彊漢土興隆

景運長

【註】山陽昌邑濟州鉅鄴大名相州長沙潭衡等州北地今寧慶靈鹽宥州常山趙鄴郡清河貝州雲中勝州定襄朔州朔方夏州代郡雄州上谷媯州右北平薊州遼東郡名瀋西遼西平營州平岡在盧龍東北酒泉嘉州敦煌瓜沙二州地

【箋】史稱世祖中興邊郡所有子遺郡縣破壞亭隊絕滅建武二十一年始遣中郎將馬援同謁者分築烽候堡壁立郡縣建三營屯田植穀弛刑徒以充實之代郡以東尤被烏桓之害共居止近塞劉秀慕王五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五郡民庶家受其辜此篇稱說各郡似建武以後時郡國已定營屯田軍士防守要害制度規模煥然一新可謂金湯之固矣

右第二章

【箋】此二章惟宋太宗御書本有顏本無昔人謂後漢人所續無疑然究未明其所以續之之故此蓋前漢遺民身經喪亂及光武中興追想從前漢業之興始於權豪亂國釀成大禍以致生靈塗炭幸炎火復燃得安富樂實史將急就能不痛恨於元成耶此後二章之所以續也不然則此一帝與何足關涉幾成蛇足矣

急就姓氏考原

漢高帝九年十一月徙齊楚豪傑於關中

劉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關中少民北近匈奴東有齊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於是遂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於關中萬餘口利田宅九十餘萬口

集覽 屈昭景楚三大姓懷田齊二大族與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不征徭也

十二年二月詔郡國求遺賢

詔曰盖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豈能盡特吉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矣由進今吾以天之靈

急就篇 姓氏考原 卷

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疾病勿遣

書法 書求遺賢何美急賢也入劉日二百餘年於是始見

宋 微子後　鄭 周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　衛 康叔後　史 周太史佚之後　周 后稷後

趙 造父後　爰 陳胡公九世孫仲後　高 齊公族高傒後　鄧 曼姓放時侯國　秦 伯益後

郝 太吳之佐郝省後　馮 畢公高之後　戴 宋戴公後　景 楚公族羋姓後　董 飄叔子董父後

桓 齊桓公後

右第一章 考姓氏所以紀其人非如顏王注作姓氏考據也

任 太皞後　侯 晉耆侯後　由 秦相由余後　榮 周大夫榮伯後　烏 齊大夫高傒後

令狐 晉大夫魏顆後　朱 舜臣朱虎後　孔 契子姓字天乙後　師 古掌教先師後以官爲氏

石 衛大夫石碏後　所 古庶衛官因伐木所所舜以爲氏　龍 舜臣納言之後　伊 商祝宰伊尹後

翟 黃帝後　畢 畢公高之後　昭 楚同姓與屈景爲三大族

石第二章

柳 魯公子展之後　堯 放勳後　舜 重華後　樂 宋戴公子樂父衎後　禹 夏禹後

湯 契之後　淳于 春秋淳于公後　費 大夫之後　柘 楚地名人以地爲氏　路 南郭之後

祖 左氏叔後　顏 帝顓頊後　管 管叔鮮後　偏 楚有偏帥後　魯 伯禽後

觀 夏同姓諸侯　程 重黎後　吳 太伯後　許 太嶽後　賈 賈伯後

急就篇 姓氏考原 卷

右第三章

陳 嬀滿後　韓 周武王子韓侯後　魏 畢萬後　唐 虞叔後　液 御龍豢龍氏後者

柏 古柏皇氏後　杜 堯氏後　楊 宣王子楊侯後　曹 姬姓後　尹 少皞

李 皐陶爲大理李官　桑 殷桑氏後　蕭 宋樂叔後封蕭　屈 楚同姓　樊 仲山甫後

崔 齊丁公後之後　燕 孔公後　姚 舜之後　楚 鬻熊後　莊 楚將莊蹻後

薛 夏奚仲後　鞏 述大夫宋邑　求 考工裘氏後　過 夏諸侯

右第四章

祝 黃帝後

祭 祭伯 畢公高後

范 周唐後

田 陳公子完之後

祊 鄭湯沐邑居人爲氏

右第五章

雍 雍伯後

羊 周官羊人後

蘭 鄭穆公子蘭支庶

陽 周景王少子封樊陽

右第六章

原 周原伯後

公孫 黃帝後

蔡 蔡叔度後

敦 黃帝裔孫姑姓後

右第七章

審 審曲面勢則族

閻 祭伯官孫仲奕封閻

謝 黃帝後任之別族

劉 劉累後

尙 尙父後

萬 詩楊雄師氏族

滅 魯公族厲公後

橋 黃帝葬橋山羣臣守冢不去者遂氏焉

宣 周宣王庶族

郭 虢叔後

左 左史後

鍾 衛康叔七族後

蘇 昆吾後

毛 毛叔後

丘 太公支孫封於營丘

泠 樂官伶倫後

賓 少康次子龍望居有仍遂氏賓

馬 造父後

陰 陰康氏後

武 周大夫武氏子後

牛 徵子後

翟 楚景翠後

褚 宋公子石采地

殷 徵子庶族

尤 周官尤人後

慈 高陽才子後

虞 舜帝後

孟 孟孫氏後

夏 樂之後

憲 周司寇布憲之後

葛 夏諸侯葛伯後

耿 帝乙所都民以爲氏

邢 周公後

司馬 官名程伯休後

樂 叔度裔孫貫采地

閔 周閔天後

潘 畢公子季孫采地

邵 召穆公後

黨 周官有黨正以官爲氏

童 顓頊子老僮後

竺 孤竹君後因避讐改竺

扈 有扈氏後

宰 周大夫宰孔後

陶 陶正虞閼父後

痛 穆王姬盛國女姬死王哀痛不已故氏痛

焦 神農氏後

侠 魏相侠累後

解 唐叔虞食邑

晏 齊晏弱後

代 國名爲趙襄子所滅

向 姜姓國

已上百有三十八姓皆有顏師古王伯厚注然止詳其姓氏而於人之出處及游所以雜列其人之故均未之有考焉蓋未讀劉敬勸徙豪傑之說及高祖詔求遺賢之書故不知游之所本蓋當日關中之徙所謂六國後及豪傑名家者皆先秦著名之遺老也帝恐其遺珠未盡尙有

懷才伏處者故逾年而復有求賢之典詔書懇切當時天下諸侯王都國大吏豈無一二躬親勸駕者乎山林隱逸之士豈盡甘老泉石無一二起而應詔者乎何以史書畧無表見是可知版籍上諸天府藏之秘苑歲久失傳至游作急就時感憤朝政不欲顯言故借據往事搜羅遺賢爲忠謨之告否則游一介黃門何敢以草野無稽冒昧上呈乙覽乎帝何由得知知而有不問其酉里出處者乎於以見游之勤心納忠爲不虛矣誌錄綱目二則於首倅篇中人名姓氏猶可按圖而索驥也

急就篇者其源出於小學家昔在周宣學有史籀演暢古文初著大篆秦兼天下罷黜異書丞相李斯奚擇蒼頡中車府令趙高繼造爰歷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所以啓導青衿垂法錦帶也逮至炎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俾效書寫多所載述務適時要史游景慕擬而廣之元成之間列於秘府雖復文非清靡義闕經綸至於包括品類錯綜古今詳其意趣實有可觀者焉然而時代遷革亟經喪亂傳寫涇訛違諱改易漸就蕪舛莫

能釐正少者闕而不備多者妄有增益人用已私流宕忘返至如蓬門野賤窮鄉幼學遞相承稟猶競習之既無良師祇增僻謬若夫縉紳秀彥膏粱子弟謂之鄙俚恥於窺涉遂使博聞之說廢而弗明備物之方於茲寢滯今古家傳蒼雅廣綜流略尤精訓故待問質疑事非稽考不妄談說必則古昔信而有徵先君師古父思曾常欲注釋急就以貽後學雅志未申昊天不弔奉遵遺範永懷罔極舊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等所書篇本備加詳覈足以審定凡三十二章寇其眞實又見崔浩及劉芳所注人心不同未云善也遂因暇日爲之解訓皆據經籍遺文先達舊旨非率愚管斐然妄作字有難識隨而音之別理兼通亦即並載可以祛發未寤矯正前失振幽翳之學據制述之意庶將來君子裁其衷焉秘書監宏文館學士上護軍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此書舊分三十二章前代能書者多以草書寫之今世有一本相傳是吳皇象寫比顏解本無焦滅苻以下六十三字又頗有訛脫顏本不分章象所寫三十一章而已國朝至道中太宗皇帝嘗親書此篇又於顏本外多齊國給猌以下百二十八字凡爲章三十有四此兩章蓋起於後漢按舊篇末說長安中涇渭街術故此章亦言洛陽人物之盛以相當而鄙縣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爲高邑與先漢所改眞定常山並列此爲後漢人所續不疑近時豫章黃太守手校本出於太和縣人家亦有此兩章黃於篇中時小小箋釋而顏解本亦自有

詳畧不同會戶部郎總六道賦天水趙公汝誼欲是正
傳廣之乃錄至道御書三十四章登于卷首且用今禮
部侍郎倉山李公燾所藏顏解本校鄂州通守臨江劉
子澄訒之家本寫之次于御書正文之後益考驗同異
附以黃太史所箋升注爲大字以便觀者可傳後古者
學童六歲至十歲教之數與方名及朔望六甲書計之
事蓋自末以窮本由藝以達道濫觴乎小學之源而涵
泳乎大學之海終其身不厭至秦不然棄其道本而志

其藝末丞相李斯等雖頗作蒼頡爰歷博學等篇然天
下方專學法令以吏爲師詩書六藝之言棄不習學者
進無所依退無可玩自童幼鄙之以爲足記姓名而已
又其篇雖名祖蒼頡而實異史籀時益多事而徒隸之
字方起漢興稍開書禁兼崇字學吏民上書頗劾其不
正者然古來用字約少板策所書多者纔百名以上今
漢代試爲史者一章所記至九千字烏覩古所謂正哉
游當考元時去斯等已遠獨能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

（倪引傳稱游勤心納忠有所補益當究其勤心若何在納忠者何事何可昧昧爲而不之考耶）

之以爲此書使操觚小童不隨俗迷誤是時元帝善史
書而游爲此篇皆稍稍近古傳稱游勤心納忠有所補
益豈此類耶自東漢杜度張芝善草法始用以寫此章
號章草說者因謂草書起於游蓋不察游作此書之意
今篇中所據蒼頡正字其體雖不存而其讀具在因可
以見漢世官府市里之名物又得顏氏解訓而益明可
用虞覽然顏以慈姓爲祖於宣慈惠和之才子審姓爲
出於帝嚳面勢者名忠敬與愛君而必以爲慕趙盾鬻

拳解距虛卽蛩蛩以檻車膠爲膠人之目謂老復丁爲
蠲其于孫之役亦不皆是顧作者以錄古文而解者以
著漢事雖非詩書論世之學要主於好古存舊且其語
亦微有勸不若後世俗師俚童相教以鄙訟之書故因
定著之以爲前世小書其偶存者猶如此學者亦因有
啟焉淳熙十年十月望日歙羅願記

漢藝文志小學十家蒼頡篇見考工記注者唯鞄氏柯
觚四字凡將見文選注藝文類聚者唯黃潤纖美宜制

禪鐘磬竽笙筑坎侯二句訓纂見史記正義者唯戶扈鄧三字其厪存者急就篇而止耳隋唐志始謂急就章崔浩寫以百數劉滿入小學書之李鉉九歲入學書之月餘即通李繪六歲亦通此章是以其學至唐猶博顏師古祖之推嘗爲之注淵源有自來矣蓋君子恥一物之不知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嘗觀衆仲對氏族師服申繻論名子籍談志司典之後景王以爲議衛侯以辟

爲名周人不肯受繫之以姓著於世本字而不名貴於春秋故始之以姓氏名字學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論語備錄衣服飲食之制陶宏景讀書萬卷尤明醫術本草韓文公謂禮樂名數方藥之書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致知在格物觀物以觀我生故次之以服器百物周書言學古入官子產云學而後入政董仲舒以春秋斷獄猶不疑以經術決事若授之以政不達宋泉之孝經蘇威之五教人到于今羞之故終之以文學法理器無非道學無非事其義不可須臾舍也鴻生鉅儒不敢以小書忽焉輯州名摭奇字悉放其體諸經義疏引之者五周禮考工記疏引分別部居不雜厠蒲蔣厠席天官疏引司農少府國之淵左傳正義引蔡邕陋町界畝後漢書注引之者一張敏傳注引皐陶造獄法律存韻書亦援以言姓氏班孟堅之用稼節潘安仁之用乘風王禹玉之用奇觚宋景文之用鞮鞻朱文公之用老復丁至於不借蘧篨鳧翁無等雙之語臨川山谷詩皆采掇之博觀而約取此難與耳學者言也古者保氏教六書外史達書名漢猶有課試舉劾之源故馬尾之書必謹自篆而隸自隸而楷鍾王之後

以意行書先漢遺文古事寖以晻昧急就雖存而曹壽劉芳豆盧氏顏之推注解軼而不傳昔以是爲童蒙之學今有皓首未覩者俗書溢于簡牘訛音流于諷誦襲浮踵陋祝名物數度若弁髦而大學之基不立廼因顏注補其遺闕擇衆本之善訂三寫之差以經史諸子探其原以爾雅方言本草辯其物以詩傳楚辭叶聲韻以說文廣韻正音詁若閫閾之相泥得於釋文揣摩之所出取於莊子稽極之誤因說文通釋而知利親勝客之

後漢人補賛園山陽兩章非續貂之作情讀者未得其解耳

類因史記漢表而見賛當作箇繇當作採墨當作至賛事求是不敢以臆說參焉疑者闕之以俟後之君子李斯作蒼頡篇後人附益末章乃有漢兼天下此篇齊國山陽兩章亦然略解其義綴于下方夫物有本末理無大小循序致精學之始事也雖然耄學而爲童習其能免玩物愛奇之失乎浚儀王應麟識

右急就章三篇取附篇末俾汲古者考古證今知予拙註別有在於牝牡驪黃之外者非徒斤斤以訓詁鳴也其間取之顏注十二三取之王注十二二餘皆臆見所及注外加箋務使章各有指句各有義不苟圖奉塗塗汲忠貞竊恐有嘿予誣妄者祈將古注細較則予愚言爲不謬矣

醫林纂要探源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長安趙展如
順德鄧小赤 中丞鑒定

醫林纂要探源

後學陳兆熊署檢

光緒丁酉二月江蘇書局刊版

重刊醫林纂要序

昔余先祖憫家人少長之多傷於疾因發憤學醫後遂為親友所倚余髫齡侍左右時聞緒論先祖曰醫理甚微開人死生切勿輕為而養生慎疾之說則不可不知嘗思人之養生也猶之制治

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若待已亂已危而始治之保之遲矣猶至已亂已危而尚不知治之保之之法則更誤矣歷來志士擔荷家國艱鉅每慨精神疲憊功廢垂成或病至危皇醫藥雜投卒貽後悔亦猶築室道謀發言盈廷無

人能執其咎由是言之則養生慎疾之道何可不豫講也第醫書汗牛充棟類多一家言非一家者又雜而無章儒先亦間多知醫而論著甚少衆其網羅諸家折衷一是而又條分縷析簡明易曉者則無如婺源汪雙池先生醫林纂要一書也先生道德程朱功在後世其未刻遺書數十種余在浙時已集貲次第刊布行見先生之學將與

昭代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後先媲美豈藉醫學而傳哉然先生是書之選論藥性其精要可作日用飲食之經閘釋方劑其明達可宣君臣佐使之義尤愛首卷提綱挈領將人身之臟腑脈絡天時之氣運化機苦爲晰列略涉其門即知生病由養疾病由慎誠所謂不爲良相當爲良醫亦脫與施濟之一端也爰商之鄧小赤中丞發蘇局重梓以廣其傳余自知固陋詎敢蹈達官刻書強作解事之請特以先生困頓一衿平生著作力崇正學事之以世道人心爲念沒後無裔遺書零落在他人詩文遺集尚不忍其湮沒而況先生之學術有關世運哉

區區微志願與天下學道君子共證之

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嘉平後學長安趙舒翹展如甫謹敘

序

天下之理。有本則必有末。末則支。支則離。而本不復見矣。有源則必有委。委則紛。紛則雜。而源不可知矣。聖賢之書。人人能讀之。聖賢事業。亦人人能言之。而學爲聖賢者不見一人。其學之也。非以學聖賢也。醫。一藝爾。醫書人人能讀之。醫學亦人人能言之。而學爲醫者不見一人。其學之也。非以學醫也。雖然。亦以其末日支。人但知末而不知本。其委日紛。人但知委而不知源。故不患人不知書。患在多知書而究不知書。不患人不知醫。患在多知醫而究不知醫。何則。其末其委則似。而其本其源則已失之。蛇牀亂雜。

蕪。鄉原賊德。今人鮮能知也。而況內經難經之奧旨乎。然匪獨今人過也。先賢立說。往往不能無偏。若長沙東垣尚矣。餘則彼此抵牾。如節菴盡易成方。伯仁全翻脈訣。已使後學不知所從。而或則多主寒涼。或則壹談溫補。致後人喜寒涼者以溫補爲鴆毒。言溫補者視寒涼若寇讎。方書日多。閱者又無能折衷一是。以窺內經難經之旨歸。與先賢所以用藥制方之本意。稍聰明者。則且引古方以就己見。其每下者。又但言某藥某方可醫某病。而懵不察其所以然之故。是末之所以日支。而委之所以日紛也。是亦先賢之多過歟。近世言醫亦有詳搜藥性。註釋古方。略知纂

集靈素者而學本膚淺多爲前人成見所籠絡此著講章評先輩八比作文法爾又每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於天人性命之理六經四子之微與夫聖賢所以律身而推之治世者則固已隔膜數層其何能析王陸之偏剖毫釐千里之差而爲中正無頗體用具足之學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瞿然覺愕然悟而知所以探源求本耶醫書汗牛充棟愚又豈嘗涉獵然小道可觀醫尤切用但病其說之支且紛也邇歲坐藍渡與朱滄霖談及於此未免慨然因手輯成編非能於靈素微言及藥性醫方之外更有加奇而於生人之道則必探本乎陰陽於臟腑之器則必熙協乎

五行於經絡之行則必合序於四時於六淫之氣則必詳疏其所以致病之故於色脈之診則必深參之朕兆之微於某藥某藥則必考其所以能入某臟行某經治某病之由於某方某方則必明其所以因某脈用某藥以治某病之旨要欲人由此而或可以知經知權不至有倚於一偏之失窺治病之源以不拂乎靈素其前人之不足法者則不復及之而亦或明辨之不然而於末求之方書其可盡也故此編非言醫也言醫之不易言也若閱是編者仍以脈訣藥性醫方視之則醫者固自有脈訣藥性醫方等書讀之不盡且不必盡讀而更何用此編爲覆醅已爾抑予之有事是書亦猶朱子之有事於參同契焉因寄所託也夫然則誰其能鑒之者

乾隆戊寅仲冬月朔婺源汪紱自序

例言

此編首載五行生克以及臟腑所屬及臟腑之部位上下。此卑之無甚高論而實醫家首入之門昔人所傳謂神農腹若琉璃故能嘗百草而知其性味之浮沈上下。扁鵲得長桑君異術能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此雖不經然苟非明於此數端其又何以能制方療病而使無遁形也哉況人之形氣所稟不過此二五之精使果能明於陰陽五行生克之理而時爲調變之則其氣常和而何病之不治故首逐條數之至於臟腑之各重幾斤幾兩長短幾何則於治病全無關繫故

雖難經所詳而此不復載云。

知五行生克之理及五臟六腑之部位所在而後與之言脈脈之上下固應乎五臟之上下其自下而上即五行之相生其左右對待即五行之相克也肺心最居上故候之寸肝脾居中故候之關二腎最下故候之尺其左手則腎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其右手則命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皆自下而上而右寸之肺金又復下以生左尺之腎水焉其左右對待則左腎水制右腎火左關肝木克右關脾土左寸心火克右寸肺金其稍尚右則肺金克肝木脾土又制腎水也此皆出於自然非人之所能安排布置者古人三部九候以足少陽候頭角足少陽脈上行頭角有動脈以手少陽候耳目手少陽脈上行出耳上以足陽明候口齒足陽明脈上行於面入口齒有動脈見頰車此首三部也以太淵候肺即今人所以神門候心動脈在手小指掌下之豌骨端候寸關尺以神門候心與太淵相對人或以兩尺名神門則以合谷候膺中本大腸經脈動見在手背大指食指兩骨相合處陷中內經以此候膺中之氣以大腸雖在下而其脈則行於膺中與肺相表裏故也此手三部也以太衝候肝動脈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以太谿候腎動脈在足內踝下少許近跟陷中以衝陽候脾本胃經脈動見在足跗上五寸上承脛骨處骨間陷中內經以腿內脾脈不便於候故以此候脾脾胃相表裏故也此足三部也今人既捨此不講而診獨在太淵以寸關尺爲三部此因關骨爲主而以關前爲寸以關後爲尺以關後至尺澤其相去有一尺也凡人身尺寸皆以屈手中指節間兩紋尖相對爲一寸所謂同身寸也其一尺當今尺六寸四分弱以三部各分浮中沈爲九候其說固亦本內經內經云兩寸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兩關左內以候肝右內以候脾外以候胃兩尺外以候腎內以候腹中而王叔和祖之著爲脈經其說本明切簡當自高陽生作脈訣而其說以煩而亂七表八裏九道分之實難盡分滑伯仁復駁之則部位反失其診法自手背腕後高骨以中指托定乃轉上手面腕上定位則其候皆比古法退後半指失寸關尺名位矣而易大小腸候之兩尺此不達心肺小腸大腸爲手經而肝脾腎命爲足經以表裏相附而即臟可以候腑之理故也茲編所述兩爲折衷以求至當因註其脈象之大略焉大抵脈象難盡以言傳所貴在心會只就此編所細註者以診人脈而想像之宜自有得之於心者病脈亦無遁形矣

昔人多以脈象作爲歌訣。此非不便於學者之誦讀記憶。然愚意正恐學人滑口讀過。則實未嘗究心不若細玩所言。而以手像之以心惟之之爲有心得也。且脈象變見錯綜。彼此相兼互見。尤有非可以一字定者。故此以臟脈本象。三部本象。四時脈象爲分註之。而於浮沈遲數弦滑長短之類。則只略各爲形容。使人自爲意會舊脈歌訣多言某脈則主某病。其實某脈亦何能定主某病。古人治病。先之以望聞問。既知其病之所由。得其大概。而後以脈參之是以病合脈而斷其順逆吉凶。以施治法。其或證脈不合。則以兩相權而審思其故。如陰盛格陽於外。則脈見浮洪數。且至無倫。而中實虛寒。此必沈按而不復見。其浮洪數者。乃欲散之陽耳。若內實熱盛而脈或不見。或并無脈。且手足厥冷者。此熱結於中。而經絡不行。六脈四肢。反爲之閉。又痰氣壅滯。脈亦有時不行。此當更求之合谷衝陽太谿諸部以參驗之。而其證亦必或煩或渴。有不安之象。不同於全屬陰寒也。此前人所以有陰盛格陽陽盛格陰。從脈不從證。從證不從脈之說。顧陰盛有格陽。陽本在外。而爲陰所格。則不得入也。陽盛卻不可言格陰。陰在內。今陽氣內逼而陰亡。陽不外行。則外反無陽耳。非格陰於外也。從證不從脈。證有實可據。而脈見假象也。從脈不從證。脈已確辨。陰陽虛實。而證或陰極似陽。陽極似陰也。要其幾微之辨。必有不同。合兩者而參決之。奈何可專指一脈象而遂斷其當有某病哉。近醫家如龔雲林。欲以浮沈遲數爲四柱。以該七表八裏九道。其定之以浮風沈氣數熱遲寒爲訣。此亦只得大概。且脈有弦滑長短則又不在浮沈遲數之內。即如傷寒一證。在太陽則浮在陽明則長。在少陽則弦。在太陰則遲。在少陰則細。在厥陰則濟。又有證見太陽而脈不浮反沈細者。安可以

浮定之爲風。以數定之爲熱哉。又如暑固陽邪。而暑脈則多沈細無力。風亦陽邪。而中風有六脈皆閉者。又安得以浮風沈氣數熱。故此皆只言脈象大概。而不肯以某脈當某病實之。誠欲人以脈合病。觀其會通。而不欲掛一漏萬。使學者執泥不通。反至病脈相違失也。故凡診脈歌訣藥性歌訣湯頭歌訣之類。皆一切屏之不肯作云。

既識脈象。乃以病情合之。故繼之以六淫七傷五勞五過之目。可錯綜參互以診人病故矣。

以脈合病。而又參之以五色五聲五味五臭五液。此五者。皆五行之所變見。故宜互參之而後可以眞知病情之所在。不當徒執六脈以盡無窮之變也。然此五者要亦多與脈象相符。顧審之而愈可知病矣。其有不符。則必有其故。宜更相權度而審思之。昔人所云從脈不從證從證不從脈之故。亦以此相參而可識也。此五條之說。莫詳於難經。內經亦別有色脈之說。然亦恐以過詳而反有滯。既舉其略。學者宜可以默識而旁通矣。

既參之以色聲五者。而又繼及於五臟所主。五化所藏。七竅所開。併及其榮餘。凡此皆五臟之變見。而外有可徵者。蓋望之聞之問之。而後參之以切。古人之所以診人病者。如此其審也。微觀五化而意念精矣。更及榮餘而

爲法周且密矣。

病有在臟腑者。有在經絡者。有自臟腑而經絡者。有自經絡而臟腑者。傷自內者臟腑。如七情勞役酒色飢飽之傷其病皆在臟腑。不在經絡。淫自外者經絡。如傷寒則每自太陽而迭傳於經。風無定經。而要多在三陽。傷暑則多在太陽少陽手經。濕則多在太陰少陰足經。然內者病見於外。外者傷亦及內。此如病在太陽而渾赤漶漶。若乃自閉病在陽明而脹滿嘔噦。若乃自經絡而臟腑。則外淫之深。或久積漸。亦內本虛也。如太陽傷寒有太陽腑證。陽明傷寒有陽明腑證。清淫致瘧。久瘧而入積。爲痞滿。寒感於肺。積久爲哮喘。寒積衝任。積久乃上攻心痛。痰濕溢於奇經。鬱發乃有痰迷癲痫。寒積肝腎。久乃爲疝爲瘕。熱積肝腎。久乃爲癰爲濁。熱積腸胃。穴乃爲痿爲痔。自臟腑而經絡。則內傷之變而使榮氣不從

也。瘡瘍之類。其病多臟腑而發於各經。如背疽腦疽發自太陽。髻疽發自少陽。瘰癧發自少陽陽明。其他癰疽。亦必各審所在。故言臟腑而後繼以十二經絡及於經絡。以知治本也。故言臟腑而後繼以十二經絡及於奇經八脈。經絡之詳。穴道三百有六十。穴所注也。道所行也。著在靈樞甲乙等經。及銅人圖爲鍼灸所宜詳。此編非能徧述。要其所經行。苟不了然於心目間。則何以能審病之所在。而因經施治。如傷寒頭痛項強。則知病在太陽。額痛鼻乾。則知病在陽明。耳聾目眶痛。則知病在少陽。腹痛則知病在太陰。少腹痛則知病在少陰。舌卷囊縮。則知病在厥陰。他如傷風頭痛。則風在太陽。口眼喎斜。則風在陽明。少陽而餘淫可類推矣。蓋經絡。標也。臟腑。本也。內經診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皆謂之標。標本有相及有於寒水風木君火相火濕土。皆謂之本。標本有相及有不相及。有先有後。有緩有急。此言病在經絡。治經絡。病在臟腑。治臟腑。不相及也。

出經入內。治外兼扶內。由內及經。治內兼清外。外而內相及者也。本急先治本。標急先治標。此權衡也。外而內之引病入內。如傷寒下之早。反內而外之益虛。其外不當表而表之。乃致汗多亡陽。此經絡臟腑之辨不明也。是故方劑有治經者。有治內者。如麻黃桂枝葛根升麻柴胡諸劑。此行於經者。若人參白朮黃耆甘草附子黃連則行於內。而各入於臟腑。不可以經言也。今人於藥味方劑。必別言某經某經。亦失之矣。混臟腑而言經也。至於各經見病則內經亦詳言之。如手太陰經動爲喘滿咳。膨膨肺膜。缺盆痛。兩手交習爲臂厥。及胸滿結膈。臂前廉痛。肩背痛之類。十二經及第既知脈所經行。則亦以知動所見癥。奇經各有見證。在醫者心會之。故不欲更僕數。亦恐執一以言。而反有掛漏。且或相混也。如手太陰有掌熱。手少陰亦有掌熱。手太陽有汗出。手少陽亦有汗出。

明於病之所在。夫亦可知治矣。故述內經苦欲補瀉及治六淫之法而申論之。蓋氣歸於形。味歸於化。經絡臟腑有形皆形。木散火軟土緩金收水堅。及魂魄精神意志皆其化也。化本形標。由化而後成形。化於形寓。此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不相離也。治其淫兼以氣劑而兼言寒熱溫涼平。而今人啟齒。惟問寒熱溫涼。是不知本治也。芍藥烏梅皆補肺而瀉肝。芍藥酸寒。烏梅酸溫。其補肺而瀉肝則一也。肉桂薄荷皆益肝而瀉肺。肉桂辛熱。薄荷辛寒。其補肝而瀉肺則一也。但薄荷輕而行表。肉桂之重。則補肝爲多。若桂枝之輕。則亦瀉肺矣。艾葉黃連皆能瀉心堅腎。艾葉苦溫。熟鹽硝石皆可瀉腎補心。熟鹽鹹溫。硝石鹹寒。硝石且無藥不補心之堅去瘀。即以補心也。

即麻黃紫蘇。何嘗非補肝之藥。無藥不瀉。即人參甘草。何嘗不用以緩肝而瀉心火。而今人惟知參耆之補。麻黃大黃之瀉。是不知調劑之義也。五臟皆有宜補。其氣化不足則宜補。五臟皆有宜瀉。其邪有餘則宜瀉。而今人謂肝無補法。腎無瀉法。是不知正不足邪有餘之分也。腎主閉藏而成冬。肝主升散而爲春。而今人乃謂乙癸同源。是不知五行四時之各有專令也。言同源則五臟何莫非同源。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以言其分。則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矣。故標此二節而主宗之。所以示用藥之權衡。爲方劑之宗主也。

知所以用藥味矣。而六淫之雜感。爲變無窮。非可執一端治也。故條舉六淫之所變證而悉數之。其猶或有遺則

亦當以類推而可識也。

外淫之變多。內傷之變少。然不可不講其治法也。大抵外淫或有无妄之疾。內傷則惟人保合太和爾。

前此分析爲言。未探其本。則或知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而不知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爲著先天後天陰陽氣血論一篇。而臟腑經絡榮衛可綜於一。五殊二實。探其源矣。

人物之生。必受形於父母。父母人之天地也。男女媾精萬物化生。雖有嘉種。必藉良田播種以時。且滋灌溉。不然。何以能生。故著天癸娠孕一篇。

人之氣即天地之氣。消息與通。迭相感應。故氣運之推移。偶失其和。詘有偏勝。則人必有感之而爲病者。六淫之證所以多也。故內經之言五運六氣詳矣。茲爲舉其略焉。雖未必盡符。要使人知所備焉。謹之於未病之先。時行或可不染也。

首一卷皆言治病之理。二卷以後及於藥性方劑。藥性方劑乃有九卷。幹約而枝不能不繁。然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閱者其反本求之。

天地間人與物皆資以相養。而養人惟穀爲良。蔬果輔之。且穀及蔬果未嘗非藥也。而纂藥性者。或反遺之。僨矣。

故此編以穀部爲首。次蔬。次果。及草。草藥爲多。分上下二冊。上冊皆用根幹葉花實。下冊乃用枝。木。火。土。金。石。水。及鱗。凡游者皆鱗。羽。凡飛者皆羽。毛。凡走者皆毛。介。凡穴者皆介。及人身可用者。凡供人食者。雖不爲藥。亦備載之。而怪僻之藥。則所遺者或多矣。

夫草木難言。神農本經。百餘味爾。至名醫別錄而益廣其餘。歷代各有所增。至李時珍綱目而大備矣。然以言藥味。或此以爲苦。而彼以爲辛。以言藥性。或彼以爲寒。而此以爲熱。藥之性味固有定。而言或不同。蓋嘗之未眞。且轉移以就己見也。如人參本甘苦微寒。而或以爲甘溫。彼蓋以爲寒。則不補。且移就甘溫能除大熱之說耳。又古今方俗或異其名。則展轉承訛。而難於

是正。考本草者固未能行遍天下。物物而親覩之而親嘗之矣。夫以時珍之該博。且不能不一二訛。如以鼻涕爲薤。以鼻涕爲山查。以大如桃李。小如桃子長楚。況每下者。不出鄉閭。見聞未廣。而欲以所見翻前人哉。如今人有以蘆穗當黍稷。以幽蘭花葉爲本經之蘭草者。此編於不可考者。則闕之。如白頭翁竟不敢決。其餘未經見者。則言形狀不可知云。

又古今本草。於凡藥皆言入某經。某經愚意藥不可皆以經言。當言補某臟瀉某臟爾。且同一祛痰。而痰實不一。同一止泄。而泄或不同。是治證亦不可以膚言。恐用之有或誤也。雷敎炮炙。故作煩難。多可不必。故此編皆置不錄。要於其所以能入某臟某腑。所以專行某經之

故。則每爲詳道之。使人知所以用也。

明於藥性而後及方劑。因病制方。嘗必前古而必輯古人方者。示人以用藥之權衡。制方之規矩。規矩則無不範而應變則無窮也。首及腎部。繼以心肝脾肺三焦。此皆補劑。以治內以調元化。繼及寒風暑濕燥火。皆以治淫救弊補偏。繼及經胎產。生人之本也。繼及嬰兒痘疹。養之於萌芽也。繼及癰瘍諸傷。以盡變也。目之用要矣。而於諸證未有分屬。故特備一部終焉。

三焦一部。水火之交。陰陽升降之道路。而言醫者往往略之。此輯諸方加詳。謂其行命門之化。所關實重。不容略視也。抑言醫者於三焦先未明。的矣。仲景方書之祖。其論傷寒。實可以該六淫。而示人以分經治病之法。故寒部所輯。多仲景方。誠以規矩準繩。於斯已備。神朮散而後意欲圓融。而分經之法失矣。蒼白二朮。非太陽經藥。且不足以祛隆寒。其餘益元湯而下。則亦皆列之寒部。冷瀉及疝。皆寒疾也。然概以仲景分經法移治他淫。如易老之加減小續命湯。則又不盡然。蓋寒爲專淫。（陰性專也。）而有傳經風多兼挾而陽經併受。鮮及於陰。且不復傳。無庸作印版文字也。惟冬月爲正傷寒。若春夏而有感冒。則皆傷風瘟疫亦風淫挾火。故凡類傷寒及風溫之治。皆列風部。不惟中

風風痺。乃謂之風而痺證又不專屬風矣。痢證列暑部。痢兼清濕之淫。而暑爲主也。水氣著痺。食積痰飲諸瀉。則皆列濕部。食擁濕生。痰卽濕之所溢也。燥本清涼之氣。故內經又多言清。（如風勝清。復清勝暑。復之類。）本近於寒。而今人言燥則屬之火熱之證。是已失之丹溪以六鬱爲燥。良得其情。蓋諸氣憤鬱。皆屬之肺。燥淫乘肺。氣血乃不得舒。此不獨在深秋。而實深秋氣也。瘧證亦列燥部。瘧兼暑濕。而清燥之遏之者深也。火部當次暑淫之後。而此次燥部之後。以火淫無專屬。五臟氣有所逆。則皆爲火。且亦猶三焦孤腑。而列部於五臟之後云爾。火部之後

繼以經及胎產三者皆婦人事而分二部以調經如壑田胎產如稼穡也繼以嬰兒痘疹痘疹亦嬰兒事而分二部痘疹又嬰兒之變且有專科也癰瘍亦當屬火部而外科證煩治術多亂故特分部詳之凡此諸部之中分晰條理各有先後次第細玩乃見俱非信手拈錢輯醫方以治病愚所以輯方非徒爲治病而欲治治病者之病何則今但云某方治某病而不察某方之所以治某病某藥入某經而不察某藥之所以入某經其輕重主佐各有深心而或肆爲增損方守一隅病情多變爲之詭遇則故步已忘病或偶瘥而隱傷已隨之此非治

病者之大病歟注釋醫方者若成無已吳鶴皐亦匪一人而特見亦或有之然循方附會者爲多而又往往多生枝節如分有汗爲傷風無汗爲傷寒之類臆見揣度反失事情如傳經爲熱邪直中爲寒邪又疑傷寒傳足不傳手之說爲不然之類而方有治經病者有治臟腑病者今概謂某方爲某經之藥則亦已失之此於經字臟腑字混而不分之過大抵古人名方之可爲楷模者其用心爲最苦蓋用藥如用兵制方如廟算必非信手拈撮撫劍疾視以敵一人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宜只就本方對所治本證而細按之思其何以用某藥何以不用某藥何以重用某藥何以輕用某藥何以補表兼施何以辛酸併用何以寒熱並行明其所以然而思過半則戰勝於廟堂之道也仲景方書之祖次則莫如東垣此編所輯二家爲多愚於藥性中既詳言性味所趨而於每方下又每復詳述之誠使人知其所以用之之故而悟對證之宜方後復總論之以明其選將用師爲制勝當然之術欲人能卽此而推之以得泛應之宜夫豈徒鈔謄墨卷歟

仲景方藥簡而劑重東垣方藥多而劑輕故今人多疑仲景方之過峻而不敢用抑知漢時斤兩升斗與隋唐而後之斤兩升斗本不同每輕如三之一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

又當時藥草蓋賤每大劑劑台服使病瘥而止不盡者乃遂棄之不必盡劑其於麻黃湯下已言之蓋諸方概然也今爲之說者乃謂古人體厚可當重劑今人體弱則不可用是欲併仲景方而廢之也夫古今人體卽或有厚薄之殊亦何爲獨至隋唐間爲厚薄分界且自漢至唐不過六百年而厚薄頓殊如此則自唐至今且千餘年其厚薄相去又當若何而思遵東垣之方又宜皆不可用矣豈其然哉大抵後人識力不如古人其認證先已不的用藥因亦不敢直前多方詭隨習爲鄉原之行以人試藥以藥試病蓋往往而然而遂自以爲得計

爲爾循至今人見用藥稍峻者遂謂之霸藥其平庸不足恃不痛不癢者乃謂之王道是既不識醫又安識王霸夫湯武救暴安民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詩稱湯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武之誓師曰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是以苞有三蘖莫遂莫達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此何等動地驚天事業齊桓晉文假仁託義費幾籠絡始獲一盟召陵費幾陰謀始獲一勝城濮且不旋踵而楚之强梁如故由是觀之其孰王孰霸耶然則東垣之方又何以稱善乎曰東垣力量亦實不如仲景而其智獨留心脾胃是謂操之有本且其用藥雖多而實

各有條理譬之爲將仲景直搗其中堅東垣務翦其羽翼而其先爲不可勝則無不同所以同稱善將自非可與鄉原並譏也自二家而外他方之可以爲法者固未嘗不收且有傳其方而未知所出者又已所制方有成效者亦間見一二要以示人知取法務於審證的而用藥當毋徒爲以藥試人也

此編所輯藥性凡六百八十餘而所常用之藥則不過百餘味蓋取材欲多韓子所謂俱收並蓄待用無遺雖不必皆用而其材所能否則不可不知其亦或有待也方劑亦六百三十餘而附見加減之方則所不悉數蓋病情萬變莊子所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豈一一而豫之而變化之法觸類引伸庶可以盡天下之能事也大抵首一卷言性命之大原舉醫道之大略其言雖約而其指已無不該二卷以下記載雖詳而論其本原其實要歸於一蓋詳於藥性者格物致知之學知崇效天以盡其虛而具衆理之體稽實待虛存體應用也用之方劑者誠意正心之事禮卑法地以盡其靈以應萬事之用愼獨審幾克己復禮也知此意而參之則毋輕言醫矣則亦可與言醫矣

婺源汪紱槃人氏再書

醫林纂要採源目次

卷一
醫源凡四十七條

卷二
藥性穀部二十二　蔬部七十　果部五十四
草部上九十一　草部下一百　補遺九

卷三
藥性木部六十四　火部十一　土部八
金石部四十　水部十七　鱗部五十
羽部四十六　毛部四十八　介部四十八

卷四
方劑腎部八　肝部六　脾部七
肺部八　三焦部二十　心部五

醫林纂要　目次　一

卷五
方劑寒部六十八
風部三十六

卷六
方劑暑部三十六
濕部六十二

卷七
方劑燥部二十九
火部四十二

卷八
方劑經帶部三十五
胎產部四十一

卷九
方劑嬰兒部五十四
痘疹部六十六

卷十
方劑癰瘍部七十九　諸傷部三十五
目部二十二

附錄行狀　儒林傳
墓表

醫林纂要　目次　二

醫林纂要探源卷一目錄
醫源
五行相生　五行相克
五臟　六腑
七門　腹中臟腑部位
脊骨臟腑次第　左脈三部
右脈三部　人迎氣口
臟脈本象　三部本象
四時脈象　脈象大略
外感六淫　內傷七情

用勞五形　過傷五化
五色　五聲
五味　五臭
五液　五藏所主五體
五藏所藏五化　五藏所開七竅
五藏榮餘　十二經脈絡
十二時血氣貫注　奇經八脈
五藏苦欲補瀉　苦欲補瀉論
六淫治法　治寒熱論
風淫　寒淫
暑淫　濕淫
燥淫　火淫
七情　五勞
先天後天陰陽氣血論　天癸娠娅
五運六氣　十干化氣
十二支合化
共四十七條

醫林纂要　卷一目錄　二

婺源汪　紱雙池輯後學吳職徐鑒子冊同校字
吳縣吳大梧俊卿程夢元陛園同邑程波濤華原
強和管繼昌叔子
婺源林顯山晉卿

醫源

五行相生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五行相克

木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五臟

肝屬木　心屬火　脾屬土　肺屬金　腎屬水　但腎有兩枝右腎屬火又主命門乃水中之火也。

六腑

膽屬木。附於肝。氣與肝相表裏。小腸屬火。其氣與心相爲表裏。胃屬土。附於脾。氣與脾相爲表裏。大腸屬金。其氣與肺相爲表裏。三焦屬火。爲無形之腑。腎相爲表裏。膀胱屬水。其氣與命門之火之所行也。故脈訣以屬右尺。然火氣自下而上。達於膻中。蓋下焦當關門間。主泌別屎溺。中焦當幽門以上。主腐熟水穀。上焦當賁門以上。主升達氣血。皆命門火之所薰蒸而已。凡飲食之入。則自上焦而中焦而下焦。乃屎溺以出。故內經又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然三焦水道。所以下行。而決之使通行者。則火氣之上達也。命門火氣之通行。自下焦起。則以下焦屬之右尺。附右腎可也。

七門

飛門口齒。嚨門齒。吸門咽喉。○吸門之間。分爲二道。曰喉者。下達於胃。腸人之飲食所由入。腹而生化氣血也。賁門人之咽。又名食管。在喉氣管之後。並肺而下達於胃之上口。謂之賁門。胃之下口。接小腸處也。飲食入胃之口也。幽門入胃脾土運化。而挹水穀之精以爲氣血。穀之精爲氣。水之精爲血。氣上行於膻中。而肺主之。血上輸於膈上。而心主之。故內經曰。氣會膻中。血會膈。闢門小腸之下口。接大腸處也。胃中水穀之精。俞腸之火氣。又爲泌別之。水之濁者爲溺。滲入膀胱。乃自膀胱達於前陰而出。穀之糟粕。下入大腸。達於魄門。以出。闢門魄門。大腸下口。分道之門也。魄門即屎孔也。

腹中臟腑部位

喉氣管也。有輭骨上接氣管。下覆心主。後附於脊骨之九節。下達於肺。肺第三椎。五臟肺最居上。故曰肺爲五臟華蓋。又曰肺朝百脈。心包絡此包於心上之黃脂而言。非肺包絡裹之。上有管。上接肺管。其旁又分有三管。下通於非脾腎。心附於脊骨之第五椎下。有膈膜。以分上下。凡穢濁

不得。膻中即胸中膈膜之上。心肺所居。其邊旁之空處也。干焉。膻中乃上焦清氣之所會。故上焦與心包相表裏而亦別爲一官。內經曰。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是也。膈橫膜。在心之下。肝之上。前當胸前高上。後附脊骨之第七椎。所以隔別上下也。膈上爲心肺所居。上焦清火主作強。故難經遂以右腎爲命門云。命門當脊骨十四椎下。即兩腎中間一點白膜也。其上有細管。循脊骨上膈。上通於心肺之間。兩腎中間一點。乃元陽所聚。爲人生命之原。故曰命門。其位居水中。其氣則眞陽之氣。爲水中之火。故曰相火。又曰雷龍之火。三焦之火之原也。但其氣寄於右腎。故其脈亦動見右尺焉。

○以上五臟部位。

咽食管也。喉管並肺管之後。賁門當臍之間。在腹下居腹而下接賁門。通於胃上口。胃肝脾之間。脂膜與脾相附。正當胸下腹中。爲中焦。運化水穀之所。故診脈者必以有胃氣爲主。幽門當臍上二寸。近後附於脊。即胃之下口。後附於脊前附於膜。小腸上接胃之下口。後附於脊前附於膜。小腸之上口也。溺於此而滲入膀胱。屎於此而下大腸。大腸之上口也。溺於此而滲入膀胱。屎於此而下大腸。大腸上接小腸。位當臍以下。疊積十六曲。皆右迴爲穢濁所出之路。其位與肺相違。而大腸爲肺之腑者。其經絡自相通也。故其脈附廣腸附脊。即大直腸又廣腸下截。魄門者。即肛門。○上自咽以下至魄門。皆水穀之道。上下相通者也。膽附肝之短葉間。近脊第十椎下。此與諸腑皆不相連。然實爲命門相火所行。故能吸氣血之滂沛。附鬲門而主能決臆爲清淨之腑。清者以積爲青汁。而主能決臆爲清淨之腑。當臍上二寸。位正居腎下。後當脊骨十九椎下。膀胱有出孔。無入孔。然脂膜與小腸下口相附。故小腸之水滲入膀胱而爲溺也。膀胱與腎亦不相連。而爲腎之腑者。亦其經絡相通。故其脈附左腎而同見左尺。○此二腑與腸胃別。

脊骨臟腑次第

大椎。頸後大骨也。其上仍有二骨。上頸窩中。上通於腦。第其下二十一椎下抵魄門。合數之則二十四椎也。第三椎當肺。四椎當心。五椎當心。七椎當膈。九椎當肝。十一椎當脾。十四椎當命門。當小腸。二十椎大腸。二十一椎尾閭。尻骨。

右手

寸關尺三部。總謂之寸口。本肺家太淵脈也。以肺朝百脈。而脈會太淵。故於此可以診五臟。小腸附焉。左寸以候心。脈焉。左關以候肝而膽附焉。左尺以候左腎而膀胱附焉。右寸以候肺。大腸附焉。右關以候脾而胃附焉。右尺以候右腎而主命門之火。只此一說。其他說多謬。

左手

左脈三部

左寸主以候心。○心包絡雖別有經脈。然亦只是心其屬火而主血。皆行心之令耳。則左寸以候心。而心包絡同候矣。不必別求之右尺也。高陽生以心包絡列於右尺。非也。○心與小腸一臟一腑。其經脈彼此相絡。而皆行於手。故小腸宜附心而同見左寸。且小腸鮮有專病。如溺赤淋數。皆心之遺熱。小便清冷。亦心之虛寒。候心即以候小腸矣。滑伯仁李士材別以小腸附之左尺。亦非也。○內經於左寸云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膻中者。即心肺所居。在膈之上也。外內云者。蓋即寸部分上下。上爲外。下爲內也。言左寸上以候心。其稍下則并可以候膻中之上焦清氣也。凡脈之三部。皆只以候臟氣。而浮多外感。沈則病深。不得有浮以候腑。沈以候臟之說。左關主以候肝。而風木相火亦同氣。候肝即可以候膽矣。○內經云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按膈在肝上。不在肝下。而經云然者。蓋鬲字非指膈膜言。乃自膈膜以下。幽門以上。肝膽脾胃所居。故言左關以候肝。其稍下則并可以候膈下中焦之化氣云也。左尺主以候左腎。主水。腎與膀胱。一臟一腑。其經脈彼此相絡。而下行於足。故膀胱自附腎而同見左尺。且膀胱寒。即腎寒也。膀胱熱。即腎熱也。候腎即可以候膀胱矣。○內經云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此并兩尺而言也。腹中謂腎與膀胱所居也。兩尺皆主以候腎。而其下則并可以候腹中下焦之濁氣。非以腹中兼指小腸大腸也。小腸屬火。左腎主水。左尺與小腸何與。大腸屬金。右腎相火。右尺與大腸更無與。而李士材以小腸列左尺。大腸列右尺。則大非矣。

右脈三部

右寸主以候肺。○肺與大腸。一臟一腑。其經脈彼此相絡。而皆行於手。故大腸宜附肺而同見右寸。且大腸鮮

有專病。即如腸癰腸澼腸風痔漏。要皆由肺胃之熱。洞泄清冷。亦由肺胃之寒。大腸非能自病也。候肺即以候大腸。矣。滑伯仁李士材則以大腸附之。右尺大非內經於附上言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胸中即膻中也。偶變文耳。○三部皆一臟一腑。而只以臟氣爲主。其腑病則只以脈證相參而可推耳。右關主以候脾。○脾與胃一臟一腑。有腑病則只以脈證相參而可推耳。右關主以候脾。○脾與胃一臟一腑。其經脈皆相絡而皆下行於足。且脾與胃本相附而皆主土。候脾則所以候胃矣。○內經云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其變文先腑而後臟者。六腑莫重於胃。其診他臟脈亦皆以有胃氣爲主。中焦化氣。人之氣血皆自胃而升也。然胃氣之所以能化。則皆由脾土爲運化之脾胃固同候中焦矣。右尺主以候右腎。○右腎之火。寄於右腎以變見也。故兒腎水衰。少相火妄行。及膀胱有熱。皆每見右尺浮洪大數。焉若命門之火衰微。則右尺亦必微弱。然則膀胱病。亦實并見右尺也。○三焦之火。即命門之火之上行。在下焦則沁別穢濁。在中焦則媛脾胃而消水穀。在上焦則升達氣血。實則一火氣所行也。故脈訣以三焦列右尺焉。然右尺只當以診下焦。其於中焦上焦。則不能相及。中焦自當候兩關。上焦自當候兩寸。李士材說是也。而下焦又三焦之本。則右尺固特重也。○三焦經脈。與心包相表裏。而彼此絡蓋下焦起於命門。卽焦並於膀胱。上焦極於膻中。膻中卽心肺所居。而氣則肺主之。血則心包主之。上焦固與心包相表裏也。以下焦爲三焦之本。則以三焦并列右尺。猶之爲可。若以三焦與心包相表裏。而并以心包絡列之右尺。則大不然矣。心包自宜合心爲一。而候之左寸。上焦膻中則宜并候兩寸。高陽生以包絡列於右尺。此大非也。

人迎氣口

人迎之一部。分爲三分。其左關前一分近寸處。以候外感之風邪也。蓋風爲六淫之首。而左關肝屬風木。與風同氣。是以外感於風。則肝脈前一分爲之變。而緊盛。猶木之枝葉因風而動搖也。然此所謂外只指風言耳。氣口右關前一分爲氣口。以候內傷。於飲食則胃氣不和。故右關前一分爲之變而緊盛。此所謂內因。只指飲食言耳。

臟脈本象

肝脈弦而長。其長直如引弓弦也。凡六脈見弦。皆屬肝氣。一部有弦意。則不爲病。其本臟然也。然有太過不及。則亦病也。春而六脈有弦意。亦不爲病。其時然也。非春時而見弦脈。則病也。弦而尚有和緩之意。爲有胃氣。雖病不凶。若獨弦而不和。已甚則死脈也。心脈洪而鉤。洪大也。鉤有曲意。圓轉如珠也。凡六脈見洪。皆屬心火所乘。如洪而數。則心介君火之盛。火邪有餘也。洪而虛。則心臟然也。然有太過不及。則亦心病也。夏而六脈有洪意。亦不爲病。其本脈然也。非夏時而見洪脈。則病也。洪而尚有和緩之意。爲有胃氣。雖病不凶。若獨洪而不和。已甚則死脈也。脾脈大而緩。緩。和也。有從容自得之意。脾胃屬土。五行得土而成。五臟皆以脾胃爲養。如六脈皆和緩。是謂有胃氣。謂之無病。雖有病亦不甚。惟太緩而遲。則是土氣不足而內寒也。遲而且微。則虛寒。肺脈毛而濇。已甚也。其或如漏之滴。如雀之啄。則死脈也。毛。輕浮也。濇。難行而短之意。凡六脈見濇。皆屬肺金之燥。濇而實。則氣血有阻。收斂之過。痰壅之類。濇而虛微。則肺氣短少。正不足也。若只右寸一部有毛濇意。則不爲病。其本臟然也。然有太過不及。則亦肺病也。秋而六脈有毛濇意。亦不爲病。其時然也。非秋時而見毛濇。則病也。毛而尚有和緩之意。爲有胃氣。雖病不凶。若毛濇不和。已甚。則死脈也。腎脈沈而石。沈按方見。如石在水中也。六脈沈石。皆屬腎水所陵。如沈而愈實。則有痼冷癥瘕邪有餘也。沈而微細。則腎水虛寒。正不足也。若只兩尺沈石。則不爲病。其本臟然也。然有太過不及。則亦腎病也。冬而六脈見沈石。亦不爲病。其時然也。非冬時而見沈石。則病也。沈石而尚有和緩之意。爲有胃氣。雖病不凶。若沈石而不和。已甚。則死脈也。

三部本象

左寸洪浮而散。其來甚盛。其去有散布之意。此心火本象。然須於洪散中有和平之意。若浮洪實數。爲外感也。洪而太散。則心神散矣。左寸見弦。母病遺子。久則火令太甚。爲實熱也。若浮洪而虛。則火之假象。爲虛熱。當自愈。如左寸太緩。則土實火虛。其病方日甚。左寸見毛濇。則金來侮。所不勝。宜補心而瀉肺。左寸見沈石。則水來

克火其病大凶矣凡脈象與本部相違則病相反則凶也左關弦直在中。不浮不沈。弦而平直此肝木本象。然須於弦直中有和平之意。若弦實而勁則風火交作。相火病也。若浮弦而虛則失血或陰虛也。弦而太勁則肝木枯矣。左關見沈石。母病遺子。邪退自愈。如左關浮洪。則火實木焚。其病方甚。左關太緩不弦。則土來侮所不勝。宜補肝而健脾。左關見毛濇。則金來克木。其病大凶矣。凡兩關本象不沈。言沈者非也。左尺脈沈濡而石。按之濡輭而有神。如石在水中。此腎水本象。然須於沈石中有和平之意。若沈伏濇石。則禁痼沈寒。水令過甚也。若不沈而浮。按之不石。則腎水虧失。浮而無根。根本敗矣。左尺見微濇。母病遺子。邪退可愈。左尺見弦。則木實。水虛。病方甚。左尺見洪。則火來侮所不勝。大宜壯水之主以制火。左尺見遲緩。散漫。則土之克水。亦大凶也。大抵兩尺人之根本。其脈宜有凝聚而通達之意。然不謂之神門。其有神門脈。在小指掌後銳骨端。乃心家脈名。不可相混。右寸浮毛而濇。浮指即見輕輭如毛而短濇。難進此肺金本象。然須於毛濇中有和平之意。若短濇遲滯。是清燥過甚。則氣血不舒也。若浮毛虛輭。則肺氣虛。正不足也。毛如散麻。則肺氣竭矣。右寸見遲緩邪衰自退。如右寸見弦。則木來侮所不勝。宜補氣而瀉肝。如生脈散之類。右寸見沈石。則寒甚病深。右寸見洪數。則火來克金。浮數或胃火上迫。實數則大凶也。右關和平緩大。容。脾土本象。脾胃不浮不沈。緩大從容。脾土本象。脾胃後天之主。氣血所由滋也。然過緩遲滯。則濕令太過。胃之陽不足而氣不滋。過大實數。則胃火過熾。脾之陰不足而血不滋。右關見洪數。飲食稍過。人常有之。但不宜太甚。右關見毛濇。則金實土衰。蘊滯不舒。右關見沈石。則水來侮所不勝。宜健脾強胃。且補命火。右關見強勁。則木來克土。過甚則大凶。右尺沈石而洪。兩尺皆宜沈石。水之本象。但左尺有濡意。專屬水也。右尺有洪意。水中之火也。脈訣謂右尺與心同斷。則是欲其浮大而散。失之甚矣。沈石而洪。亦須和緩。若右尺沈伏微細。則是命火將絕。急宜補火。右尺浮洪虛大。則是命火散逸。根本已虧。洪而實數。命火獨炎。皆凶道也。右尺短濇。亦是火衰。或有癥結痕疝。右尺見弦。相火將動。病必日進。右尺洪而不浮。亦宜壯水以制火。右尺遲緩不浮。亦宜補火。

四時脈象

春弦。春屬木。肝氣宜旺也。春初見沈石。冬氣未衰。病有餘寒。不足為病。春見洪脈。病必日進。至夏必凶。春見遲脈。肝氣不足。宜舒肝氣。春見短濇浮毛。金克木。為大凶。夏洪。夏屬火。心氣宜旺也。夏初見弦脈。春氣未衰。有餘風。不為大病。夏見遲脈。病亦日進。夏末病甚。夏見毛濇。心氣不足。宜補心氣。夏見沈石。反時水克火。為大凶。夏季緩。脾土分旺四季。然火生土。土生金。則在夏秋之交。乃正脾土行令之候也。故夏季之脈。尤宜和緩。而人當夏末時。脈亦每多緩弱。固其常也。夏季見洪脈。亦自不為病。以火令猶行也。夏季見毛濇。秋盜土氣。至秋必凶。夏季見沈石。脾胃氣衰。宜健脾強胃。夏季見弦勁。則木來克土。脈反時。為大凶矣。秋毛。秋屬金。肺氣所行也。秋初見緩大。土氣未衰。有餘濕。不足為病。秋見沈石。病必日進。至冬必凶。秋見弦脈。肺金不足。宜斂肺氣。秋見洪數。則火來克金。為反時為大凶。冬石。冬屬水。腎氣宜藏也。冬初見毛濇。金氣未衰。有餘燥。不足為病。冬見弦脈。病必日進。至春必凶。冬見沈洪。或浮洪。腎氣不足。宜壯腎水。冬見遲濇。太甚。則土來克水。是亦反時為大凶矣。

脈象大略

浮。輕指按之即見。外感脈浮。感風尤浮。洪。大也。浮而有力。鉤。浮洪而實。如操帶鉤。○多實。虛。謂虛浮也。輕指見浮。按則無力也。○此虛熱。散。浮而不聚。○此陽虛欲盡。毛。輕且有濇意。○氣虛血少。沈。重指按之方見。○多屬內傷。或外邪深入。石。沈指見有力也。○病多痼冷。伏。至骨始見。○寒甚。牢。沈而弦勁。沈且無力。細。如絲欲絕也。○伏火。弱。沈。○大虛。細。○虛甚。遲。一息只三至或二至。○濇。遲且往來難也。○或風寒也。正氣虛也。虛則寒。濇。或痰或血阻氣不行也。結。脈遲而時或一止。不相接續。○多是寒痰所壅。代。止有定數曰代。○此臟已有絕者。病多不治。數。一息有六至或七至。○熱也。邪氣實也。實則熱。或陰虛生內熱。緊。數而有力。如轉繩也。○此寒熱相迫而熱動。數而圓轉如豆粒。促。脈數而時或一止。不相接。○此氣血不定也。○此多是相火上迫。弦。如張弓弦。此陽氣欲達而未得之象。有浮弦。有沈弦。有弦而數。有弦而不數。○或陽閉。或陰虛。芤。弦而中空。

謂浮指見弦。而重按則中空也。革浮見弦急。重按則不見。○此多失血之候。肝血虛燥也。革此陽氣浮虛。而陰寒迫之。○與芤同而更甚。

滑往來流利。○病多痰飲。孕脈喜滑。

長脈過本位。短不及本位。○氣收斂也。○氣盛也。短肺脈宜短。兩關無短脈。

緩脈平和也。

外感六淫

風風氣屬木淫。寒寒氣屬水淫。暑暑淫屬君火。濕濕氣屬土淫。燥燥令屬金淫。清冷火氣屬相火。此傷火也。○脈多浮緊。○脈多浮滑。○脈多濡細。○脈多遲濡。火與暑不同。○脈多弦數。

內傷七情

喜過則傷心而神散。怒過則傷肝而氣逆。憂過則傷心包故其脈弦而數。憂而氣鬱。故其

脈細。思過則傷脾而氣滯。悲過則傷肺而氣短。恐過則傷腎而氣下。故其脈多遲而濇。驚過則傷膽而氣亂。故其脈動數不定。

用勞五形

久視傷血。脈多虛。久行傷筋。脈多弦。久立傷骨。脈多沈。久坐傷脾。脈多遲濡。而沈者。久臥傷肺。脈多浮。毛短濇。

過傷五化

過醉傷神。神傷則氣血皆傷。房勞傷腎。腎傷則氣血無本。○過飢傷胃。氣血不生。過飽傷脾。不能運化。○此二者皆先天受傷。亦傷後天受傷。多言傷氣。肺也。

脈象病情相參。此以上已得其大概。內經言望氣色。聞聲。問受病原因。難經尤詳診聲色。要皆五行生克之理。不可不參看也。

五色參內經難經

木青肝病則面青。青如倉璧者生。青如草茲者死。○春色微青無害。夏季而青大凶。○凡物之青色者多入肝經。

火赤心火則面赤。赤如縞裏朱者生。赤如衃血者死。○夏色微赤無害。秋面赤大凶。○凡物之赤色者多入心經。

土黃脾病則面黃。黃如羅裹雄黃者生。黃如枳實者死。○夏季微黃無害。冬春面黃大凶。○凡物之黃色者多入脾經。

金白肺病則面白。白如鵝羽者生。白如枯骨者死。○秋色微白無害。春面白大凶。○凡物之白色者多入肺經。

水黑腎病則面黑。黑如重漆者生。黑如炲者死。○冬色微黑無害。夏面黑大凶。○凡物之黑色者多入腎經。

五聲參難經及管子

角木角音如雉登木。各各然也。牙音也。○凡肝病有餘則多呼號怒罵。角音也。徵火徵音如人

例例然也。舌音也。○凡心火爲邪。則多嘐然嘻笑。徵音也。宮土宮音如牛鳴窮中烘烘然也。喉音也。○凡脾胃有餘邪。則多言語舍胡。宮音也。商金商音如雛羣羊。汪汪然也。齒音也。○凡肺邪有餘。則多悲哀啼哭。商音也。羽水羽音如鳥鳴樹。于于然也。脣音也。○凡腎水爲邪。則多細語呻吟。羽音也。

五味參洪範

木酸肝有火邪。則口酸也。火苦心有火邪。則口苦也。土甘脾有熱邪。則口甜也。○凡酸味補肺瀉肝。○凡苦味補腎瀉心。金辛肺有火邪。則口辣也。○凡甜味五臟皆補。水鹹腎有熱邪。則口鹹也。○凡鹹味補心瀉腎。淡主滲水利竅。詳見五臟補瀉論。

五臭參月令

木羶羶氣如羊肉。凡病覺鼻聞羶。是肝邪也。火焦焦氣如豬肉。凡病覺鼻聞焦。是火邪也。土香凡病覺鼻聞香氣。是脾邪也。然金腥腥氣如狗肉。凡病覺鼻聞腥氣。是肺邪也。水朽朽腐之氣。凡香物。能醒脾氣。

也。凡病覺鼻閉朽氣。是腎邪也。

五液參難

淚涙爲肝液。肝病汗汗爲心液。心虛則自汗。脾涎口之液。涎也。涎多涙感風多涙虛則盜汗。汗多則亡陽爲脾液。脾土壅滯則多痰涎。鼻涕也。涕爲肺液。肺爲寒溺腎溺爲腎液。腎寒則溺多而清。熱則數而短。津穴。卽口中津吐。修煉家所謂上池之津也。凡人身之液皆鹹。惟口中津液獨淡。修煉者常以舌餂上齶。則津自生。漱而咽之。可以灌溉五藏云。

五臟所主五體

腎主骨。人之始胚。得父精而分兩腎。兩腎之間。脊骨生焉。故腎主骨。凡骨傷則腎傷。腎病則骨痿也。兩腎中間當脊骨之十四椎下中一點。曰命門。爲生命之本。凡骨中之髓填滿空竅。上聚於腦者。又皆命門之所主也。

肝主筋。腎水生肝木。肝附脊骨之第九椎。有肝則有筋。筋纏繞於骨。故肝主筋。凡筋傷則肝亦傷。肝病則筋

癒癒。心主脈。肝木生心火。心附脊骨之第五椎。有心則有脈。脈循筋骨而行。故心主脈。凡血傷則心傷也。

脾主肉。心火生脾土。脾附脊骨之第十一椎。土性下沈。故脾位在肝下。有脾則生肉。肉枯灑矣。

周於脈外。故脾主肉。凡肉傷則脾傷。脾病則肉重也。肺主皮毛。脾土生肺金。肺附脊骨之第三椎。有肺則成皮毛。故肺主皮毛。皮傷則氣傷。肺病則皮毛見焦癒也。

五臟所藏五化

腎藏精。腎爲作強之官。技巧出焉。積一身之精液。聚而藏之於腎。以爲生育之本。及於命火一動。則男女交而精泄。所以肝藏魂。呼吸爲魂。魂卽氣之運也。肝爲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凡有動作。皆魂所運成胚胎也。

魂魄。魂行而有呼吸。而肺則主以爲之節也。心藏神。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聚五氣之靈。妙合而萃之於心。以爲泛應之主。及夫視聽一接。則內外交而神注。所以役羣動也。

肺藏魄。爲視聽爲魄。魄卽血之英也。肺爲相傅之官。恰節出焉。凡有聰明。皆魄之靈也。然魄藏於肺。而肝又主

血者。肺主靜。肝主動。目得血而能視。耳得血而能聽。魄靜而司視聽。而肝則主以爲之謀慮也。脾藏意。土心火之子也。故主思。而藏意。五行皆得土而成。精神魂魄之靈。皆合於脾。而隨心所使以發之用也。

五臟所開七竅

目爲肝竅。○目眶屬脾。目內眥屬心。目外眥屬心包。目白珠屬肺。目黑珠屬肝。目瞳子屬腎。目中精水屬膽。然合之總爲肝竅。肝熱則目赤。肝虛則目昏也。舌心之苗。心受邪。則舌或大。或短。或腫脹。或硬不能轉也。○舌胎則胃氣所變見。胃寒則舌胎白而潤。大寒則黑而糜。胃熱則舌胎黃。大熱則焦而裂。胎薄則邪輕。胎厚則邪盛。多屬胃也。口爲脾竅。○五味鼻爲肺竅。○氣之呼吸。皆通於鼻。肺主皮毛。皮毛有寒。熱亦心火遺於脾胃也。

耳爲腎竅。○腎熱則耳腫。血腎虛則耳聾。腎氣有所塞而不閉。則鼻塞。肺熱則鼻乾。

得上通。則亦耳聾。然手足少陽經脈。皆行於耳。暫時耳腫。病膿血者。又多屬少陽風熱也。前後二陰。腎下開竅於二陰。前陰男曰宗筋。女曰廷孔。通於膀胱。後陰通於大腸。似不與腎相通。然腎主閉藏。尿溺之出。以時而不漏者。以腎主之也。若小便遺痛。大便不閉。則腎病失閉藏之令也。

五臟榮餘

爪肝之餘。肝主筋。筋之餘爲手足指甲。肝氣足則爪甲厚。肝氣虛則爪甲薄。肝熱則爪甲燥裂。肝寒則爪甲青黑。

眉肝之榮。肝氣有餘則眉疎。髮心之榮。血之餘也。血盛則髮長美。血少則髮黃短。血衰則髮落。火上炎也。又血衰。脣裂。胃火脣青黑。則脾胃敗死。

毛肺之榮。身上細毛也。肺氣盛則毛潤。肺氣衰則毛枯。肺受寒閉則毛豎。

齒腎之餘。腎主骨。骨之餘爲齒。腎水日盛而齒生。腎水日衰而齒落。然齒屬腎。而齒牀齦肉則屬胃。胃及大腸之脈。皆榮於脣齒。故腫痛皆屬陽明胃經之風火。痛或虛火腫。則實火鬱熱也。齒縫出血。則心腎虛熱也。齲多。腎氣衰則齲落更

氣內藏而無鬚者。

望色 聞聲 問病所由起 切脈 以審病情者。亦云詳矣。然傷寒

則有傳經。諸邪所中。亦各有所中之經。而病形以異。故十二經絡及奇經八脈。尤不可以不知也。

十二經脈絡詳。必考之素問靈樞甲乙等經。及明堂銅人圖。此撮其大略耳。

手太陰肺經之脈。起於中焦。幽門之間。下絡大腸。肺與大腸相表裏。還上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肺系於脊骨之第三椎下。橫出腋下。下循臑內。臂之上。行少陰心主之前。踰心經脈。而行其前。下肘中。手肘腕中。循臂內上骨下廉。手腕面曰臂內。手肘面背爲臂外。臂有兩骨。接大指者爲上骨。接小指者爲下骨。廉邊也。太陰脈。循臂內之上骨下邊。而行也。後凡言內外上下者倣此。入寸口。寸口。即關骨之間。寸關尺三部也。動見太淵。脈也。今人以候五藏脈者。上魚際。手掌手背分際之邊。上也。出大指之端。此正脈所止處。其支者。自關骨上分支向掌

後。手掌門曰腕。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次指。食指也。內廉。次指之近掌近大指邊也。出其端。接行手陽明大腸經。

手陽明大腸經之脈。起於手大指次指之端。承太陰肺經脈。循指上廉。手指以近背爲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大指次指兩支。至掌背兩骨之間而合。動見合谷。手陽明經穴名。大腸脈動見於此。內經云以候腹中之氣。上入兩筋之中。合谷有兩青筋。循臂上廉。臂上骨之上邊近後。入肘外廉。肘以上近前邊。上臑外前廉。臑以向前面一邊爲前外。上肩出髃骨之前廉。髃骨名。上出於柱骨之會上。頸旁天下入缺盆。肩之前下頸間。大骨橫。柱骨名。下入缺盆。肩向上處陷中曰缺盆。絡肺。此正支自缺盆入腹內之胸中而絡肺。下膈。屬大腸。此正脈所歸處。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自缺盆分支行於頸之前。貫頰。入下齒中。左右兩脈相交。還出挾口。出齒牀挾口角。行上肩。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復交而又上挾鼻孔。在鼻孔外旁溝間。接行足陽明胃經。

足陽明胃經之脈。起於鼻。挾鼻孔兩旁而起。承手陽明大腸經脈。交頞中。頞之左右上行至額。而左右相交。旁約太陽之脈。復左右分行。約束足太陽脈。乃出。行肌肉間而下也。下循鼻外。鼻外之。入上齒中。又交於上齒中。還出挾口。出齒牀挾口角。行於下脣。環脣。又左右交。下交承漿。環脣而復交於承漿。承漿。穴名。當下脣下正中。上與人中穴相對。卻循頤後下廉。口旁曰頤。頤之下邊。今俗所謂下巴骨也。出出行於。動見大迎。穴名。在下顎骨兩旁。循頰車。分左右循頰下骨邊。而行至頰車。頰車穴名。又在大迎左右。乃下爬骨動處也。張口有陷。動見頰車。候口齒上耳前過客主人。客主人。少陽經穴名。在耳目相去中間。今俗謂之太陽筋。循鬢際。兩鬢之際至額。顱。頭上髮際。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此分支自大迎穴分行下頸。至人迎。人迎穴名。在結喉兩旁。動見人迎。此非左寸關前之人迎也。循喉嚨。入缺盆。此正支從下膈屬胃。此正脈。胃脾相表裏。其此入腹中。下膈屬胃所歸處。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此又自缺盆分支下。挾臍行腹前左。入氣街中。穴名。在臍旁稍下。其支者。起於胃口。此又腹中分支者。自膈下胃上口分支也。下循腹裏。附腹中裏。下至氣街中而合。復出腹外。以下髀關。穴名。足腿之大骨。轉關處也。抵伏兔。穴名。腿骨承髀關處。下膝臏中。膝蓋骨曰臏。下循脛外廉。足筒骨曰脛。下至足。動見陽跗。穴名。又名衝陽。在足跗上五寸骨間。內經於此候脾胃之氣。足跗。足背承脛處也。入中指內間。足之中指近大指處。此支終於此。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別。此又自衝陽下。外邊分支者。下入中指外間。足之

中指近第四指處。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接行足太陰脾經。循指內白肉際。過核骨後。指內白肉之際大指白肉內邊之近足掌處也。核骨大指後節高骨。俗上內踝前廉。內踝足之內邊足踵前承脛骨處高骨。俗謂之腳苦肘也。太陰行於此骨之前廉。上踹內。踹足肚筋也。循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踹所經脈而行。上其前。近脛骨處。上膝內前廉。行股之內股內旁。股之內側而近前。入腹。自前陰兩旁當股上屈處入腹。行於腹中。屬脾。此正脈所歸。與胃相表裏。上膈挾咽。咽。食也。連舌本。散舌下。口中舌下。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自絡胃而又上行。注心中。接行手少陰心經。

手少陰心經之脈。起於心中。承足太陰脾經脈。出屬心系。自心中而出在心上也。心系於脊骨之第五椎下膈。循脊骨。絡小腸。心與小腸相表裏。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自心系分支而上。繫目系。從內自咽而上行。其直者復從心系卻上肺。此又別支。自下而上肺。心系而上肺。下出腋下。自肺而出。乃下循臑內後廉。臑之下側行厥陰心包之後。下肘內。手肘之內近下。循臂內後廉。近後處。抵掌後銳骨之端。銳骨在小指側之掌後。與關骨相對。動見神門。穴名。當銳骨前上與太淵穴相對。內經於此候心。入掌內後廉。馬後側。循小指之內。近小指邊。出其端。接行太陽小腸經。

手太陽小腸經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小指外端。承少陰心經脈。循手外側。小指外邊。上腕。手出踝中。手踝。即掌後銳骨之中也。此行銳骨之中。直上循臂骨下廉。臂之下。骨下廉。骨下邊。出肘內側兩筋之間。肘下側兩筋間。亦有兩骨。太陽脈行其間。上循臑外後廉。臑後側。出肩解。穴名。肩骨分繞肩胛。交肩上。分繞肩胛。入缺盆。自肩上向前而下。入缺盆。乃行腹內。絡心。小腸與心相表裏。循而交肩上。入缺盆。自肩上向前而下。入缺盆。乃行腹內。絡心。小腸與心相表裏。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此正脈所歸處。其支者。自缺盆。循頸上頰。自缺盆分支而行於外者。上頸。至目銳眥。目外角。卻向耳。動見聽宮。穴名。在耳門小入耳中。內經以聽會。乳之前陷中。入耳中。內經以聽會。脈候耳目病。其支者。別頰上頗。頗。顴骨近鼻處。此又自頰別行。抵鼻。至目內眥。自內角。此接行足太陽膀胱經。斜絡於顴。此其餘也。

足太陽膀胱經之脈。起於目內眥。承手太陽小腸經脈。上額。交巔。自額上頭頂。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橫絡足陽明脈。其直者。從巔入絡腦。直者。卽上額交巔之腦。還出別下項。行頂上者。別直行頂後。下項。與絡腦者會。入項中。散絡腦髓。還出別下項。後。下項。與絡腦者會。

也。竇。後循肩膊內挾脊。自項下大椎左右各分兩行。內二日項。行夾督脈而行。各去脊骨二寸。外二行。又夾內二行而行。左右各去內行二寸。去脊骨四寸。至脊骨盡處而會。抵腰中。內兩行。當脊骨十四椎下。入循臀。循脊。絡腎。相表裏。屬膀胱。膀胱與腎間。膀胱。正脈所歸處。支者從腰中下夾脊。此別於腰中。不入腹內者。貫腎。內外兩行。皆會於尻。入腘中。自腎行股後。入腘中。骨左右而後貫腎。其支者。從膊內左右別下貫髀。此自大腘中。膝後足腕中也。髀。自髀上入挾脊而過髀樞。髀樞側分行者。髀也。挾脊內過髀樞。自髀上入挾脊而過髀樞。髀樞間大骨也。髀樞。穴名。股大骨轉關處。循髀外。又出行髀外之左右。從後廉下合腘中。此而與直行者會。以下貫臨內。行足肚裏。出外踝之後。外踝。足外廉近踵承脛處。循京骨。外踝骨前骨穴。至小指外側。接行足少陰腎經。

足少陰腎經之脈。起於小指之下。承太陽膀胱斜趨足心。足膀胱經脈。掌

心湧泉穴。出於然谷之下。穴名。在踵前內踝外。循內踝之後。內踝與外踝相對。別入跟中。跟中。腳後跟。動見太谿。穴名。在內踝下少許陷中。即足踵也。動脈。內經以此候腎病。自跟中上踹內。出腘內廉。腘之內側。上股內後廉。當兩腘之內拔前陰。貫脊。後行入胸內貫脊。屬腎。此正脈所歸宿處。絡膀胱。膀胱與腎相表裏。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貫肝而上。又貫膈上。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正脈終於此。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胸中。即膻中。心肺所居。而包絡即包裹於心上者。腎脈絡心注胸中。乃接行手厥陰心包絡經。

手厥陰心包絡經之脈。起於胸中。承足少陰腎經脈。出屬心包絡胸中。上焦清氣所升。心包膈俞血之大會。一氣一血。彼此相滋於此。下膈。歷絡三焦。三焦無形。而心包經脈。歷絡三焦。則難經言無形者非矣。蓋三焦非有別藏。即六腑之水道。相通其交注之處。猶心包非有別臟。即心之包絡。輔心君而主五藏通血脈也。故心包三焦相為表裏。歷絡三焦。蓋下膈絡賁門。又下中焦絡幽門。又達下焦絡闌門也。其支者循胸出脇。自心包分支。循胸下腋三寸。以自胸脇間出。故在脇下三寸。上抵腋下。復上行至腋下。循臑內。行太陰肺經。少陰心經之間。入肘中。正當肘上下臂。行兩筋之間。肘下有兩筋。中間有溝。入掌中。自太陰少陰之間。過手門。入掌中心。循中指出其端。正脈所止。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無名指也。出其端。接行少陽三焦經。

手少陽三焦經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承厥陰心包絡經脈。上出兩指之間。此在手背兩指之間。循手表腕。手表。即手背也。正行手背之中。直過腕後。出臂外兩骨之間。臂後兩骨之間曰外。上貫肘。正貫肘骨。循臑外。亦以後為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與膽經脈。入行缺盆。入行缺盆。入行缺盆。布膻中。上焦清氣所布。散絡心包。三焦心包。一氣下膈。循屬三焦。屬賁門。間氣血得陽而升。故上焦如霧。以膻中之氣言也。又下屬幽門。問水穀得陽而化。故中焦如瀆。以脾胃所化言也。又下屬闌門。間穢濁得陽而行。故下焦如瀆。以小大腸膀胱所泌別言也。以火氣之元言。則命門之火始於下焦。上達於心君。而光明乃無所不照。以水穀之滋言。則飲食所入。始於上焦。下達於膀胱大腸。而水道乃無所不通。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自膻中而上。出行於外。上項。頸後曰項。此自缺盆出。稍向後而行於項側。繫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頷。頷。額骨。盡處。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有動脈。此頭上諸陽之會。內經以候頭角。前交頰。復交於自耳上角。至目銳眥。接行足少陽膽經。

足少陽膽經之脈。起於目銳眥。承手少陽三焦經脈。上抵頭角。行額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正行頸之兩旁。至肩上。卻交出手少陽之後。卻。稍近背。入缺盆。入行腹內。其支者。別缺眥。下大迎。穴名。在頤耳前。至目銳眥後。不及目銳眥少許。其支者。別缺眥下大迎。穴名。在頤下。合於手少陽。抵頗下。加頰車。胃經動脈。下頸。此支自頰車而下。合缺盆以下胸中。合前自耳後下之脈。為一也。貫膈。絡肝。膽與肝相表裏。屬膽。正脈所歸處。循脇裏。出氣街。穴名。在腹兩旁。繞毛際。下前陰橫毛間。橫入髀厭中。兩股髀大骨所壓之中。其直者。自缺盆下腋。此自缺盆分支。循胸過季脇。而行於外者。脇骨盡處曰季脇。今所謂血堂之上。下合髀厭中。與行於內者合。以下循髀陽。髀之外。正當出膝外廉。自兩腿而下行膝外之外側。下外輔骨之前。輔骨。髀兩旁。下外輔骨之前。膝壓下輔膝者。直下抵絕骨之端。脛骨盡處。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正行上脚背。入小指次指之間。正脈所終。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之間。

循大指節岐骨內出其端大指之端還貫爪甲出三毛大指爪甲後節上有長毛數莖。自此接行足厥陰肝經。

足厥陰肝經之脈起於大指三毛之間承足少陽膽經脈上循足跗上廉足跗上直骨高處動見太衝穴名在大指本節後二寸上陷中內經於此候肝脈。行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脾太陰之後向足肚邊上膕內廉循股陰腿內邊也有動脈但不便診入毛中毛中過陰器男宗筋女廷孔抵少腹內挾胃屬肝正脈所歷絡膽肝與膽相表裏上貫膈貫膈而上布脇肋布散於胸脇之肋骨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頏亦頭也顙顙也但連此乃行於其內者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此正脈所止凡陰脈皆不上頭惟厥陰肝脈上達巔頂而分者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脣內此從目系而分者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自此接行手太陰肺經

十二時血氣貫注

寅氣血注肺卯氣血注大腸辰氣血注胃巳氣血注脾午氣血注心未氣血注小腸申氣血注膀胱酉氣血注腎戌氣血注心包絡亥氣血注三焦子氣血注膽丑氣血注肝○按氣血時時周流於身灌溉臟腑必無一時獨注一經之理但十二經灌注之序則若有然耳或當日寅時肺經主之卯時大腸經主之辰時胃經主之巳時脾經主之午時心經主之未時小腸經主之申時膀胱經主之酉時腎經主之戌時心包經主之亥時三焦經主之子時膽經主之丑時肝經主之則於理可通必非一時獨注一經也

十二經各有所見之證然知其經絡之所行與其臟腑之所主則參之於證可以意會如寒感太陽經則頭痛項強肩背引痛以太陽經脈行於肩背頭項也寒入陽明經則鼻乾額痛以陽明經挾鼻上額也寒入少陽經則口苦耳聾目眶痛以少陽經行於耳目也又如肺病欲哭心病喜笑之類皆可以意會而類推矣若枚舉之反不能盡而掛一漏萬也故十二經之下不復錄其見證云

若十二經之外別有奇經八脈則又不可不知也

奇經八脈

督脈起於下極起二陰之間後行長強尾閭後從脊骨中直上巔頂前下額行鼻準中下止於人中其見脈則六部皆浮直其見症則少腹遶臍下引陰切痛主寒瘕疝

任脈起於下極前陰而上循少腹臍上胃脘直上頸而止於承漿脣下正中穴名其見脈則六部緊細實長其見證則少腹遶臍下引陰切痛主寒瘕疝

衝脈起於下極居二陰之中上行腹中直至胸中而散其見脈則六部沈牢其見症則氣逆支滿主寒氣上攻

帶脈後當命門脊骨十四椎下前當臍旁當章門穴名遶腰一周其脈則兩關左右彈其見症則腰難承載腰以下冷如坐水中四肢重

陽蹻脈並足少陽而行主諸陽絡其見症主風癇發狂

陰蹻脈並足少陰而行主諸陰絡其見脈兩尺左右彈其見症主痰滯癇痴

陽維脈內經未詳其見脈自尺而斜向小指不由正位其症亦主風癇

陰維脈內經未詳其見脈自尺而斜向大指不由正位其症亦主癇痴

臟腑脈絡參之見症而可知病之所由矣然後可言方藥古人用藥以味爲主而氣次之知藥味之所宜與病證之所合則方可自我製矣

五臟苦欲補瀉纂內經

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暢茂條達木之象肝之化也故肝欲散從革作辛本金之味也金氣斂極則散故凡辛味主升散以辛補之輔其暢茂條達之味者化之極物極則反也凡發散之藥皆是所以補肝非但生薑川芎即桂枝麻黃亦是補肝之藥而錢乙言肝無補法則失之者也以酸瀉之曲直作酸本木之味也而木氣散極而收物極則反故凡酸味主收斂肝氣過於暢達則陽恐一發而竭故宜酸收以泄其平也虛則補之肝之正氣不足則不能所以補肝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肝膽風雷之氣而處於至陰之下為陰所遏奮擊而出故每失之急急則發而難收稼穡作甘土之味也土性沖和其味不變故凡甘味主和緩甘以緩之使暢達之氣得發之以從容而不失之急也心欲軟急食鹹以軟之象心之化也光明普照火之心欲軟軟者流動不滯遍布無方之意也潤下作鹹本水之味也水氣堅極則軟下極而上故凡鹹味主軟堅亦物極而反也以鹹補之輔之藥皆以補心亦不獨熱鹽為補也炎上作苦本火之味也而火氣熾極則凝上極而下故凡苦味主堅主降泄火氣過於敷布則陰絕而陽亦亡故宜苦降以泄其太過所以持其平也虛則補之心之正氣不足則無以宣布光明故急宜以鹹軟之所以補心之正氣也心苦散急食酸以收之心君神明之主其用泛應無方故宜酸以收之使神明之用得以勞而有節不至於過散也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和順安靜土之象脾之化也故脾欲甘本土味不變得氣之中和者也以甘補之輔其和順安靜之氣則是所以補之凡甘和之味皆以補脾亦不獨甘草也以苦瀉之土氣過於緩則濡而不運故又宜苦泄以作其緩所以持其平也虛則補之脾之正氣不足則無以滋生氣血而成五行故急宜以甘厚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脾胃濕土之所以補脾之正氣也氣雖生於火而與水同居於下安緩沮洳最易沁濕濕則腐於柔軟故宜苦以燥之使水下行而不上侵土德之安和有以制水而含物化光不使其失於過緩也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金之象肺之化也酸本木味散極而收物極則反也以酸補之輔其收斂清肅之氣則是所肺又不獨芍藥五味子也以辛瀉之金氣過於收濇則陰氣恐一收而其平虛則補之肺之正氣不足則無以收斂向成而為治也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肺金清肅之氣雖生於土而伏於火中位居心火之上鑄熏蒸上極難下氣上逆奮則爍而暴折故急宜苦以降泄之使火常温而不焦爍金令之清肅可以承火而攀斂下行不使之上而難下也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堅凝閉固水之象腎本火味上極而下物極則反也以苦補之輔其堅凝閉固之氣則是所以補腎亦不獨地黃黃檗也以鹹瀉之腎氣過於凝閉則陽絕而陰亦亡故宜鹹軟以泄其太過皆所以持其平也虛則補之腎之正氣不足則無以保合太和而為作強之本故急宜苦以堅之所以補腎之正氣也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腎命同居下極陽火伏於陰水之中是為生命之本寒水職司閉固閉極則寒凝而燥不復滋潤命門之火無以施生而精寒道塞矣故宜辛以潤之使陰雖閉而能開陽雖藏而能發不至於燥而枯竭也○凡辛味能潤能行今人每以為燥藥亦失之甚矣何其不讀內經也

苦欲補瀉論

凡補者補其正也肝木升散以辛補之心火敷布以鹹補之脾土安緩以甘補之肺金收斂以酸補之腎水閉固以苦補之皆補其正也凡瀉者瀉其邪也肝過散則以酸瀉之心過軟則以苦瀉之脾過緩則以苦瀉之肺過收則以辛瀉之腎過堅則以鹹瀉之皆瀉其邪也凡不足者正不足也肝木不足則不能光明脾土不足則不能滋生氣血肺金不足則不能收斂清肅腎水不足則不能堅固閉藏凡此皆謂之虛凡有餘者邪有餘也邪者非或感於外淫或本臟之氣自過皆謂之邪感外淫者如風為肝邪暑為心邪濕為脾邪清為肺邪寒為腎邪火為命門之邪是也本臟為邪則因他臟之氣有不足而彼此至於偏勝如肝不足則肺金乘之脾土侮之而有脾肺之邪

心不足則腎水乘之。肺金侮之。而有肺腎之邪。脾不足則肝木乘之。腎水侮之。而有肝腎之邪。肺不足則心火乘之。肝木侮之。而有心脾之邪。凡邪之有餘。亦因正之不足而生也。邪者。凡乘其所勝。如水來克火。侮所不勝。如金反侮火之類。皆是也。凡諸風掉眩。筋節搖擺。皆爲肝邪。凡諸瘡毒痛癢。湯火發熱之類。皆爲火邪。凡諸濕腫重著之類。皆爲土邪。凡諸澁澈清冷。禁痛厥逆之類。皆爲腎邪。凡諸燥裂皴揭。枯竭之類。皆爲肺邪。

補此卽以瀉彼。瀉此卽以補彼也。彼者此之對也。如辛補肝卽以瀉肺。酸補肺卽以瀉肝。鹹補心卽以瀉腎。苦補腎卽以瀉心。惟甘之味。無所不補。

所苦者其行之過也。救過所以承之也。肝散之過則失之急。心緩之過則失之散。脾緩之過則失之濕。肺收之過則失之氣上逆。腎堅之過則失之燥。是皆其行之過也。救急以緩。使心君得遂其輸。如夏之承春也。救散以收。使肺金得以漸收。如秋之承夏也。救上逆以泄。使腎水得降而堅。如冬之承秋也。救燥以潤。使肝木得遂其散。如春之承冬也。救濕以燥。土居火金之間。而金承火土之餘也。

五味以滋五化。使對待不

失其衡。或補或瀉。以適其平。而流行不失其漸。救其所苦。審其氣味相承以漸。

形體之厚薄浮沈上下輕重而爲之劑焉。氣浮味薄體輕。厚體重。則下行。又凡物之枝葉。則多上行。凡物之根柢。則多下行。凡物之果實。則多中守。凡物之核中仁。多入心腎。此皆可以意解之。故辛以補肝。則如烏梅赤芍山萸瓜蔞之類。酸以瀉肝。則如烏梅赤芍山萸瓜蔞之類。甘以緩肝。則如甘草飴糖之類。鹹以補心。則如熟鹽龜版龍骨牡蠣之類。苦以瀉心。則如黃連連翹之類。酸以收心。則如棗仁白梅五味子之類。甘以補脾。則如甘草飴糖人參黃芪白朮蒼朮之類。苦以瀉脾。則如青皮枳殼之類。苦以燥脾。則如艾葉烏藥黃連之類。酸以補肺。則如白芍五味子白梅枇杷葉之類。辛以瀉肺。則如生薑麻黃薄荷蘇葉知母之類。苦以降逆。則如桔梗黃芩人參苦茶之類。苦以補腎。則如生地苦參黃檗黃連烏藥之類。鹹以瀉腎。則如澤瀉鹽之類。辛以潤腎。則如附子肉桂知母細辛之類。凡此皆審其氣味形體之厚薄浮沈輕重以劑之。爲補瀉救過之用也。用藥卽此可以類推矣。

是用藥之權衡也。

風淫於內。治以辛涼。風乘於肝。而風爲陽邪。風木同氣。肝不足則風邪乘之。治之以辛。所以補肝之正。勝之以涼。所以治肝淫也。○辛味之性。亦多寒涼。今人多以辛爲熱。失之矣。佐以苦甘。風則生熱。以苦瀉其子。肝以甘緩之。以甘散之。辛散。卽所以補肝而祛風也。

熱淫於內。治以鹹寒。熱卽暑也。暑乘於心。君火之氣。心不足則暑邪乘之。治之以鹹。所以補心之正。勝之以寒。所以治暑淫也。佐以苦甘。暑亦急。以甘緩之。

以酸收之。以苦發之。熱則氣散。心苦散。以酸收之。

濕淫於內。治以苦熱。濕於脾。脾不足則濕邪乘之。然他臟皆以其味補正。而脾獨瀉之。以苦者土性和緩。緩則易於生濕。故宜苦以燥之。不欲更以甘緩之也。脾太陰土。土一於陰。靜不流通。而濕淫不散。故勝之以熱。以陽濟陰也。治脾濕獨異於他臟。土不變。變之也。

佐以酸淡。淡味本乎天。以天交於地。

以淡泄之。濕收。淡則濕滲。火淫於內。治以鹹冷。火者燥之令也。火淫則非人身自具之火。而外鑠之火。如飲啖焦煿甘肥。濃厚之味。及湯火泡傷。火氣內逼者。乃謂之火。與暑熱不同也。然火淫與命門三焦膽同氣。皆屬之陽相火。不足則火淫乘之。治之以鹹。所以補命門之正。物必濡輭而後生氣。徐行也。冷卽寒。而甚於寒。勝之以寒。所以制火淫也。○以寒治熱。以熱治寒。古醫經皆然。亦一定不易之理也。今俗人每言治熱不可用寒涼。恐頓其火。何悖謬之甚乎。

佐以苦辛。苦降以泄之。與堅腎水。所以安相火也。其用辛與治暑淫異。君火以酸收散極而欲收。命火之源。則欲散所謂以辛潤之也。

以酸收之。以苦發之。此收之以斂陰。使無過散。而燥淫於內。治以苦溫。燥者清涼摯斂。衰颯枯竭之氣。非火燥也。內經於六氣多言清。清卽燥也。但金雖生於濕土。而火土同居。又秋承夏令。金伏火中。故其氣不潤而燥。則於火之餘。一變而遂成清冷。所謂從而又革也。燥乘於肺。自陽而之陰。肺不足而燥淫乘之。治之以苦。泄上逆之氣。以安肺也。不言酸補陰氣。如肅不欲過斂。亦扶陽抑陰之意。勝之以溫

則所以治燥淫也。苦味之性。亦多温熱者。今人見苦味。則概指爲寒。是亦失之也。佐以甘辛。甘補以生肺金。凡甘淡之味。則能補肺。又不特以酸也。辛則所以瀉燥淫也。辛潤則不燥矣。辛發生之味也。以苦下之。所謂肺苦氣上逆。宜食苦以泄之也。寒淫於內。治以甘熱。寒乘於腎。凝水同氣。腎不足則寒邪乘之。治之以甘。甘固無不補腎。命並居。氣兼水火。故不獨以苦堅腎。而甘以和之。成水火之間。濟陰陽之會也。勝之以熱。則所以治寒淫。熱甚於温。凝寒之氣。非大熱不能勝也。佐以苦辛。苦以堅腎。辛以潤腎而行命門之陽。使生氣條達。則凝陰可散矣。以鹹瀉之。瀉腎之邪也。寒則禁固堅凝。故鹹以輭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此與補腎法同。治淫之法。於人之生氣。生氣鬱則轉而生熱。熱則氣竭。熱不勝則復爲寒。寒則生氣盡矣。故泄之散之。以遂生氣者。苦辛之治也。至於鬱熱結中。陰寒錮外。則有鹹以輭之。陽辛不勝。而治以甘熱矣。甘熱所以正治寒淫也。仲景傷寒書。治不外此而已。其獨論傷寒。亦誠以寒非他淫比也。○內經此節。蓋因六氣爲序。初氣厥陰風木。白大寒而後。其令已行。至春

分而二氣少陰君火。自春分而後。暑令已行。至小滿而三氣太陰濕土。自小滿而後。濕行熱中。火土並居。至大暑而四氣少陽相火。自大暑而後。火令大行。代君火用事。至秋分而五氣陽明燥金始行。至小雪而六氣太陽寒水始行。至大寒而風令復承之矣。此其序如亥巳厥陰風木。子午少陰君火。丑未太陰濕土。寅申少陽相火。卯酉陽明燥金。辰戌太陽寒水。是也。然此客氣之行。非主氣之序。而主氣又與四時相參錯。如大寒後風令雖行。而冬氣正肅。時雖傷風。只同寒治。春分後春氣盛行。而暑令亦布。其暑末盛。病爲風温。立夏後夏令乃行。而三氣四氣。在客氣則濕土承君火。居二火之間。在主氣則濕土承相火。居二火之後。是多濕熱相挾。中暍傷暑。殞泄下痢。皆參錯相爲病也。燥令在秋分之後。而秋氣已先在立秋。故痢瘧每在夏秋之間。實燥淫也。若秋分而後。則燥令又比於寒。略同寒治矣。經著成法。而因時施治。又存乎人之變通也。

治寒熱論

凡以熱治寒。以寒治熱者。逆治也。逆以勝之。如上章所云也。○古人制方。有逆順奇耦。單覆。君臣佐使。逆即逆治。順即從治。奇者藥味用單數。耦者藥味用雙數。單者單主於一味。復者重疊互用之。君者一方中一藥爲主。臣者以他藥爲輔。佐者佐君以治之。使者使之爲導。以通道也。此專主順逆言。以寒治寒。以熱治熱者。從治也。從其病之情。而以治之也。逆治正也。治法原不可變。從治權也。一時之權耳。非常法也。攻之而勢兩相格。不相受也。於是乎從以入之。不過一味。外淫之氣方盛。逆以治之。而勢不受制。如服藥而吐。或投之不效。則於是用從治之法。如以熱治寒。而於熱藥之中加一味寒藥。以寒治熱。而於寒劑之中加一味熱藥。如用兵者使一人爲反間。則大眾隨之以入。可取勝矣。古人用苓連知檗。或炒之。又如以冰煎理中湯。及服熱藥待冷飲之。服寒藥乘熱飲之。皆從治之意也。凡正足者。外淫不得而傷之。雖傷亦淺。至淫於內也。正不足而後外淫湊之。故治淫必先輔正。古人縱大劑攻邪。未有不兼輔正者。如仲景治傷寒。桂枝麻黃二方。大表散而於中皆用大棗甘草。此補正之顯然者。況二方之辛温。亦

正所以輔肝而潤腎也。至若入補正亦必瀉邪。如六味地黃丸中之少陽經以後。則多用人參矣。用澤瀉鹹以瀉腎也。四物湯中之用白芍。酸以瀉肝也。補必兼瀉。古方多如此。○澤瀉本瀉腎。而今人以爲補腎。又每言腎無瀉法。皆謬甚。凡言補者。皆補正也。正無可瀉也。凡言瀉者。皆瀉邪也。腎有邪而可不瀉之乎。正虛甚而邪復乘之。則補正尤重。古人有於麻黃湯重用人參者。正足而後邪可祛也。然補與攻並行。亦必無舍熱邪不攻而獨用補者。非甘温能除大熱之說也。五味以滋五化。五氣以治六淫。內經云氣歸形。形味歸化。使氣化不失其衡。而節宣有其度。審其內外邪正之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劑焉。如張仲景別六經淺深而分治法。此實治六淫之準則也。此用藥之權衡也。

風淫

風爲六淫之首。以其發無定時。其中於人無定所也。立春

而條風至。東北風春分而明庶風至。正東風立夏而清明風至。東南風夏至而景風至。正南風立秋而涼風至。西南風秋分而閶闔風至。正西風立冬而不周風至。西北風冬至而廣莫風至。正北風如其時方。乃謂之順。順風不傷。雖傷亦淺。四時八節之風各如其方。日至以其衝。乃謂之逆。如立春而或發西南風。春分而西順。至而西北風。夏至而北風。立秋而東北風。秋分而東南風。冬至而南風。此至以其衝也。逆風乃傷。靈樞素問皆戒人毋當逆賊風。砭肌骨。令人痺。門解壁穴地穴。隱隱之風。中人尤惡。謂之賊風。淺則病頭痛發熱。深則成痺者。邪之所聚。在四肢。颺音昜。○具四肌肉筋間。有深痛麻木不仁處也。颺方颺風也。焚輪旋風自上而下。扶搖旋風自下而上。中之者筋脈繆紾也。口眼喎音戈斜。內不足而風乘之。是以諸風掉眩。凡頭暈目眩。手足搖搦。筋節繆戾。肌肉瞤動。皮膚麻木。皆屬風淫。肝脈上巔頂。會於太陽經及督脈。故頭暈。肝脈繫目系。又目為肝竅。故目眩昏暗。肝主筋而苦急。故筋急而拘攣。繆戾。風性動。故筋肉瞤動。木味酸。故筋酸。然風為淫倡。每有所挾。四時皆有風。非若寒暑之專於冬夏。夏則挾暑。治當從暑。秋則挾燥。治當從燥。冬則挾寒。治當從寒。仲景每言中風傷寒。實則主冬月正傷寒。但兼有風耳。惟春月風溫。是專風木之令。自大寒後。已行風木之令。然風溫之病。多至春深而後發。是故冬傷於寒。至春而溫風時發。乃有風溫。今謂之瘟病。病非一種。然皆發熱。暈眩迷亂。而不畏寒。以風固陽邪也。冬傷於寒。則肝木之氣不得舒。而肝不足矣。及春得溫風乘正氣之不足而中之。故其發多暴熱而不寒。其脈多浮洪。風木生火也。或浮而弦數。風本象也。此風邪非復寒邪。治之宜以辛涼。如藍靛女青薄荷天麻升麻防風荊芥歸尾知母之類。辛以補肝。涼以勝風。或輔之以甘緩。可也。其乘所勝。則為飡。音泄。飡泄者。則治宜兼辛涼以勝風。在春風木乘於濕土也。飡泄在春盛夏則宜苦燥濕。其侮不勝。則為逆氣咳嗽。鮅音裘。嚏。肺不足則肝邪無畏。木反侮金。從風為治。辛散甘緩。○川木乘土。脈右關弦而浮。肝木侮金。脈右寸浮長而數。其為痺也。挾寒則痛痺。今謂之痛風。挾濕則着痺。重着不能舉動。而不甚痛。風則行其痺。有常處。挾濕則着痺。肌上如蟲行。風火合炎。乃有熱痺。雷火風也。脈皆宜浮大。然寒痺則弦緊。濕痺則濡緩。風痺則浮大。熱痺則浮數而弦。風挾相火也。治皆以辛行為主。挾寒則用熱勝之。挾濕則以苦燥之。風聚則以甘緩之。挾熱則苦寒降之。皆宜引以酒。酒味辛也。忌用酸藏。迴風之中人也。多犯陽明。即旋風也。手陽明大腸金也。亦侮所不勝也。足陽明胃土也。亦乘所勝也。二經皆上行於面。故口眼喎斜。風急則筋縮也。治宜甘緩而行。以辛溫以補肝和胃。而生金。內經以桑鉤鉤其口。令坐桑柴中。吸以美酒炙肉。亦補氣血甚虧。則為癱瘓。血虛則左癱。氣虛則右癱。正之意也。氣血俱虛。則為癱瘓。然大要兩皆虛也。男忌左癱。女忌右癱。老者可治。少者多不治。治宜甘辛溫大補氣血。如八珍十全可也。風干於血。則有風狂。脾生血。心用血。肝藏血。三藏皆主於血。或有過喜鬱怒。沈思。氣有所偏。而風遂挾痰以干之。治宜酸寒。佐以甘苦。當補其正。不專治風痰也。干於胃氣。則有陽狂。胃者氣所由生。其經為用。風乘脾而干胃。則胃氣爭而狂作。凡狂之為證。自誇自譽。多怒善歌。棄衣揚擲。登高乘危。其病屬之陽。其脈多浮洪長實。而不數。內經治此。禁之飲食。而飲以鐵落汁。蓋欲減其胃氣。而折之以鹹寒辛苦也。風干膽腎。痰壅奇經。則有癲癎。大驚傷膽。大恐傷腎。其氣偏失。則風挾痰而壅之。而心者神明之主。七情之傷。未有不干於心者。但偏陽則狂。偏陰則癲。耳癲證或笑。或悲。常若畏人。脈浮虛而緩。若風痰壅而溢入於絡。積於奇經。則其發不時。或作或愈。痓動其經。則昏仆於地。過時而復蓋陽蹻陽維主諸陽。絡陰蹻陰維主諸陰。絡而督脈為諸經之海。故壅於其經。則痓發為癎也。寸口三部脈皆浮長而直。主督脈病。兩寸左右動搖。主陽蹻脈病。兩尺左右動搖。主陰蹻脈病。兩尺內斜向手門。陽維脈病。凡尺外斜向手背。陰維脈病。尺脈心丹之類。加以辛行淡滲可也。根本欲絕。乃暴中風。所傷脈俱宜浮緩。不宜沈小弦實。

能使根本斷絕。飢餓之甚。亦使氣血衰微。於是外淫乘之。乃至暴死。凡中風者。面多青。其脈或閉絕不見。或浮洪弦急。有痰壅而不盛。中寒者。指爪青。無痰。脈或細絕微見。或浮緊而虛。中暑者。面晦。無痰。腹必急痛。脈細而虛。或代絕不常。中痰者。痰涎壅盛。面白。脈或弦。或濇。或滑。數無倫。或代絕不常。或閉絕不見。中氣者。內寒也。手足厥冷。脈必沈微細伏。或沈弦牢實者。寒溢衛任。脈也。中火者。面赤。痰湧。脈或洪數。或細絕。中惡者。山林野塚。古廟古井。陰寒所積。不正之氣。或墻垣毀拆。山墳掘發。積土之氣。重者七竅流血。輕者指爪青。手足厥。其脈亦或閉絕。或動不常也。凡此各有所主。而附見於風淫之下。治中風以去痰為。凡風脈宜浮緩忌堅大弦數。風之氣浮也。然弦亦肝木本象。而忌之者。以邪氣實盛也。

寒淫

寒淫行於冬月。冬寒之令。至小雪而後行。迄大寒而止。然立冬後。即有寒氣先時而至者。大寒以後雖春亦或有餘寒。氣有有餘不及也。或非冬時。亦有暴寒。此則尤不正之氣也。乘於肺腎之虛。寒水

腎之氣也。腎之正氣不足。而寒淫湊之矣。肺金腎之母。金不足則不能生水也。又腎為氣之元。肺為氣之主。氣者陽也。陽不足則畏寒。而寒陵之矣。肺主皮毛。肺氣虛則腠理不密。寒邪尤易入也。寒之中人也。其始棲於腠理之間。毛孔灑灑淅淅。寒貌。腠理不治。入於絡。絡之間。孫絡不治。入於大絡。大絡不治。乃入於經。脈之正道。曰經。經斜分者曰絡。寒陰邪也。性緩。故其入以漸。一日太陽受之。陽鬱而熱。足太陽膀胱經也。太陽脈浮於表。寒自外入。故先干太陽。經又膀胱屬太陽。寒水。與寒同氣。經之正氣不足。則寒感而湊之。寒入於經。反作熱者。入身陽也。寒邪外束陽與之爭。則鬱而成熱。其惡寒者。表虛寒束也。惡風者。冬月之風。必挾寒也。非傷寒惡寒。傷風惡風之說。太陽脈行於背上。肩項上頭。故頭痛項強。背痛。治宜發表。以辛行之。以甘緩之。仲景分有汗無汗。有汗桂枝湯。蓋寒閉未深。入經。則腠理疏開。陽汗自出。故只用桂枝助陽而勝寒。以達其邪。若入經已深。則腠理反為寒所閉。汗不得出。故更用麻黃。大開腠理。使邪從汗出。亦非風傷衛寒傷營之說。寒傷太陽。其脈浮大而緊。○表寒邪多用辛。寒雖在太陽經。辛味實以補肝木之氣也。蓋冬月寒之甚。則肝木發生之氣不能上達。故補肝以宣達陽氣。使寒散而熱之。鬱者亦舒。又非寒淫於內。治以苦熱之謂。寒在陽經則陽鬱。故宜宣達其陽。若入陰經。則陰寒。宜苦熱以勝其陰矣。○傷寒傳足不傳手。人或疑之。卻知其所見證。皆在足經。以寒屬陰。邪而居下也。且此以經言之。乃寒所入之淺深耳。非謂肺心大小腸獨不病也。經猶道路。臟腑猶室家。不必相混。而一方不靖。征徭徧天下。安得謂他經遂不病。二日陽明受之。鬱熱益盛。足陽明胃經也。胃脈行肌肉間。故寒自太陽而益進。則干陽明經。邪入陽明。不惡寒。反惡熱。額痛。鼻乾。甚乃壯熱讝語。欲狂。蓋是經多氣多血。又為相火所行。邪深陽明。則邪已盛。而胃氣亦盛。兩盛交爭。作熱益甚。故不惡寒。反惡熱。陽明脈行於面挾鼻。上行交於額。故鼻乾。額痛。熱盛之至。則讝語而狂。治宜解其肌熱。行以辛涼。折以苦寒。緩之以甘。如升麻之辛寒。葛根之苦甘微寒。是也。交爭在陽分。必仍用辛表之。其熱乃平。亦猶是舒肝木之意。但熱已甚盛。則不得復用熱藥。其入陽明未深。而猶近太陽之間。則兼用麻黃入經已深。熱邪灼肺。則用石膏。知母之辛寒。更深下而干胃腑。則折以酸寒。行以辛寒。如石膏大黃朴

硝之類。大抵寒邪入陽明。雖寒亦熱。如加冷水入乾熱之釜。其熱必暴湧。尤甚而釜幾裂矣。故治陽明經之寒。必用寒涼。無用熱藥。若熱甚傷血而有燥結。則兼用破結行血之藥。三日少陽受之。寒熱往來。足少陽膽經也。膽脈在表裏之間。故邪自陽明而益進。則干少陽經。邪入少陽。則寒熱交作。微熱不甚。耳聾目眶痛。口苦。蓋是經居三陽之內。三陰之外。內之正氣出與邪爭。則作熱矣。外之淫邪入與正爭。則外虛而生寒矣。又少陽脈或出或入。交於陽明之經。故或寒或熱。行於耳目之間。故耳聾目眶痛。膽味苦。膽氣逼而上溢。故口苦。治少陽經邪。平其陰陽而已。辛以補肝潤腎。苦以泄火堅水。小柴胡湯主之。或邪不入經而處上下內外間。則近上者可以越之吐之。近下者因而攻之下之。在上下間。虛氣否隔。則亦以寒熱合劑以平之。○凡言一日二日。亦大概耳。其實不限於此。四日太陰受之。不熱而困內病矣。足太陰脾經也。自陽經而入陰經。先及太陰。邪在太陰。不發熱而腹痛。四肢重或瀉泄而清冷。至此則所謂寒淫於內。宜治以苦熱矣。炮薑之苦以燥之。參朮之甘苦以緩之。如理中湯是也。五日少陰受之。轉益寒。足少陰腎經也。寒水

之主也。邪入少陰。則內寒。少腹痛。或寒氣逆上攻心。治宜大用苦熱。佐以辛。行六日厥陰受之。則陽絕矣。足厥陰。肝經也。邪入厥陰。則手足厥冷。舌卷囊縮。其脈下纏陰器。上循喉嚨。入頏顙也。寒入厥陰。百難一活。治宜苦辛大熱。若附子薑炭四逆湯之類。○凡邪在太陽。則脈浮盛。在陽明。則浮長堅實。在少陽。則弦而不浮。在太陰。則沉遲。在少陰。則沉細。在厥陰。則沉濇。寒犯陽經。陽戰而熱。寒入陰經。陰併而寒。其有不寒而反熱者。其人陽盛。寒邪已盡。而熱反深入。自爲病也。寒邪不勝三陽之熱。故寒自衰。而熱之與寒爭者。氣不能平。反自爲病也。大抵人生陽也。三陽經。陽之陽也。故寒邪入陽經。必與爭。爭則氣乖而亂。雖陽亦邪矣。非直入陰經。則爲陰邪。自三陽傳入者。則爲陽邪之謂也。根本未虧。肝腎氣固者。七日而愈。其有兩感邪感盛而其人陽衰也。內經兩感之證。表裏合病。一日則太陽少陰皆病矣。二日則陽明太陰皆病矣。三日則少陽厥陰皆病矣。其病多不治。蓋兩感者陽衰。不能敵邪。而內之虧者。又邪所易乘。故寒淫驟及。

如房慾之後。則腎虧。而太陽之邪得幷入腎經矣。飢餓之後。則脾虧。而陽明之邪得幷犯脾經矣。勞役之後。則肝虧。而少陽之邪得幷犯肝經矣。況正氣幷虧。則寒淫之驟入。不已危哉。然及早亦有可治者。如太陽證具。而脈沉細。此明是少陰幷病。仲景用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之輕以虛疏表。太陽附子之辛苦以堅腎潤腎。而細辛之辛寒以通內外。是其治也。如元氣虛不能作汗者。於補中益氣湯加麻黃桂枝。或麻黃桂枝湯加參芪。是亦治法也。眞陽不足而寒入之。是以澂澈清冷。禁痼厥逆。皆屬之寒。眞陽命門之火也。腎命並居。則與寒水同氣。陽伏陰中。於卦爲坎。眞陽足。則水不過於寒。而爲生物之本。外寒不得而犯之。故凡寒疾。皆腎虛也。如傷寒在陽經。猶能作熱。在三陰。則澂澈清冷。禁痼厥逆矣。然不獨冬月傷寒也。寒乘於下。積爲冷氣。爲疝爲瘕。男疝女瘕。皆寒氣積於腎也。疝不一種。或睪丸偏墜。或痛引而上。或陰囊不收。或頑大不痛。男惟關於宗筋。女則阻於月事。然實腎寒而使木不舒。非肝病也。脈宜弦緊。尺多濇。忌細弱而數。溢於奇經。下引上逆。衝脈任脈。皆起下極。任脈前行臍腹以上。故寒氣溢入。則苦少腹遶

臍下。引陰中切痛。衝脈內行腹中。至胸。故寒氣溢入。則逆氣裏急。上攻於心。支滿遺溺。皆瘕疝類也。任脈動見寸口。緊細而長。衝脈動見寸口。弦長牢實。治宜苦熱辛熱。如蒼朮艾葉烏藥附子橘核仁之類。其乘所勝爲上脘痛。上脘。胃口賁門。當胸膈也。此胃脘痛。俗亦云心前痛。心痛有九種。然猝痛或屬熱。久痛皆寒也。寒水克火。然心君至尊。不受病。其寒氣陵火。則並中焦而上干於膻中膈絡間耳。脈宜遲細。忌浮大。治宜辛熱。如丁香桂心之類。侮所不勝。爲腹中痛。命門火衰。寒侮脾土。則脾不健運。而腹冷痛。爲瀉泄清冷。瀉泄不一端。風瀉驚瀉。急而色青。火瀉熱而瀉急暴有聲。黃赤而臭。或完穀不化。食積瀉。腹痛而瀉。瀉出則痛止。色黃。濕瀉糞溏而不急。惟寒瀉則洞出如水。而澂澈清冷。亦或完穀不化。色白。治宜苦溫。脾氣下陷。五更瀉也。治宜辛溫苦熱。冷食食積。脾不健運。加以冷食。則有食積。脈右關滑。或遲濇。治主苦爲脾陷。燥虛氣痞積。多在臍旁左右上下。難經分五積。屬五臟。然要皆寒氣所聚。脈宜沈實。忌細濇。治以苦溫辛散。寒溢於肺。暫而寒。欬積爲寒哮。肺主皮毛。暫感外寒。栖於皮毛。則腠理閉。肺氣

不舒。上逆而欬。治惟辛瀉而已。其積寒在肺。則有哮呷。寒喘春夏漸熱則愈。秋冬遇寒則發。治宜辛散苦泄。勝寒以溫。如桔梗百部生薑之類。老人則多屬火。凡寒脈格於陽。則見緊盛。其乘於陰。則沈遲。其積寒則牢伏。遲微沈石之過。則皆忌之。遲微過虛寒甚也。沈石過。寒積實也。沈石亦腎之本脈。而忌之者。以寒邪實盛也。

暑淫

暑淫行於盛夏。自春分後。已行少陰君火之令。而暑暍未盛。小滿後。少陽相火承之。暑氣乃行。至大暑而止。然暑氣猶餘。雖處暑未歇。陽氣常盈也。凡暑中人。多在夏秋之間。乘於肝心之虛。暑暍心之氣也。心之正氣不足。而暑淫湊之。肝木心之母。木不足則不能生火也。又厥陰肝藏血。厥陰心包用血。血者陰也。陰不足則畏暑。而暑陵之矣。肝主筋。肝氣虛則筋不柔。故暑令四肢息。筋急。暑之中人也暴急無漸。不循於經。暑陽邪也。性急直。非若寒之傳經。以漸而入也。乘於太陽。面晦凡傷暑必

面晦。如火炎上。痛繞臍便癃。手太陽小腸也。小腸心之表。有烟塵也。與暑同氣。故暑中人。多自臍于於小腸。暑陽邪位高。中多在手經。臍間小腸所居也。小腸受熱。故小便癃閉而莖痛。濁赤。乘於陽明少腹痛。裏急。手陽明大腸也。爲火所逼。則痛而裏急矣。逼於三焦。轉筋霍亂。手陽三焦也。三焦相火所行。三火合炎。則氣血拂亂。水道不行。心腹絞痛矣。凡霍亂多得之暑。○凡暑脈多濡細。氣不足也。暑感小腸。宜淡泄苦降。如導赤散之類。逼陽明。則宜淡滲甘緩。以寒折之。如益元散之類。逼三焦。宜和其陰陽。蓋三焦者。陰陽升降之道也。陰陽水加熱鹽以補心。最爲不費而有神效。或用陳秫黍炒過煎湯。亦效。秫黍即秬黍。南方謂之蘆粟。秔粟。又謂之蘆秔。又謂之火蘆秔。色黑性平。所謂得陰陽之和氣者也。逼下下瀉。火暴急。小腸傳化失宜。膀胱不滲。關門不宣。下逼大腸。則下急瀉。逼上上吐。暴火上炎。自幽門逼上。中氣不和。賁門不能納。水道湧沸。則上湧吐。上逼下逼。吐瀉交作。上下交遏。經脈糾結。不吐不瀉。名乾霍亂。凡此皆三焦受淫也。下逼闌門。則瀉。上逼賁門。則吐。中逼幽門。則不吐不瀉。治宜和

陰陽。以淡滲之。以鹹輭之。忌辛熱。○脈多結促。而代。或且暴閉。手足厥冷。此非死脈。其乘所勝。則氣促急。暫而咯血。火上迫肺也。侮所不勝。小便癃閉。膚熱。暫而遺精。脈沈實數。或右尺浮大。忌沈細。暑邪陵勝。胱。則癃閉。身熱。治宜五苓散。以鹹輭以淡滲而佐以辛行之也。邪陵腎。命。則暫遺精。只宜平暑。不可收澀。真陰不足。乃暴中暍。音謁。○心火陽也。內含真陰。是以心內含精汁三合。主用血。以灌輸經脈。離之爲卦也。真陰足則火不過燥。而爲應物之主。外暑不得而犯之。故凡暑證。皆心虛也。暑中暍者。脈虛濡細。或且暴絕。面晦身熱。心煩心腹痛。血凝不行。俗謂之沙閉。治宜通利關竅。而重以鎮其陰。微用辛行鹹輭。苦降。如行營散。以嚏鼻之類。又宜於胸坎手足肘膝腕中。針出淤血。則暑隨以散。徐補心以熟鹽。用酸以破血。暑淫在內。外遏於清。四肢怠倦。寒熱爭。盛暑而貪涼。則暑淫在內。而清涼之氣遏之於外。脈亦細弱。然此宜勝其清。邪不專主治。暑宜辛香以達之。甘淡以滲之。如香薷。青蒿。扁豆。澤瀉。茯苓之類。今專用香薷治暑。抑知香薷非治暑藥也。爭不治。爲瘧根。平胃散。清脾。飲實。皆以理中。焦和陰陽也。合小柴胡湯及平胃散。亦可以平交爭之暑。別詳後。盛暑煩渴。引冷食。寒。暑遏於脾。交爭亦然。盛暑必煩渴。只以苦茗。瀉熱收其散。且宜熱飲。若飲冷及啖瓜果過多。則爲冷所遏。而熱下遺於脾。脾受邪而木乘之。其脈弦。或則雙弦。寒熱爭矣。治亦宜平胃清脾。或柴苓合用。爭而下遏。乃爲腸澼。痢也。傷氣白痢。傷血則赤。氣血交傷。赤白並作。痢之爲病。皆暑邪也。暑爲冷食所遏。遏而下傷於脾。則積鬱而瘧。更下而傷於二陽。則刮削而痢矣。其人血熱。則小腸傷而痢赤。氣熱。則大腸傷而痢白。小腸心之表而心主血。大腸肺之表而肺主氣。或以白爲寒。則大誤。痢病之脈。宜沈小滑弱。以本暑邪。且在下部病也。然過於弱小。亦忌。若實大浮數。則皆忌。以邪盛也。治亦宜和陰陽。輕則薑茶散。重則木香黃連丸。傷血則宜歸芍及馬齒莧之酸。以瀉肝木。傷氣則宜人參白朮及扁豆之甘。以緩肝急。凡暑必傷氣。脈微細。轉傷陰。則脈弦忌洪數實大。經云。壯火食氣。又火灼傷肺。又少陰之令。脈反細弱也。血併傷則脈弦。過於引飲。亦

脈弦。火熾甚則洪數實大矣。洪乃心脈本象。亦忌之者。以暑邪過盛也。

濕淫

濕淫行於長夏。長夏。夏季也。自大暑後。始行太陰濕土之令。至秋分而止。然土旺四季。如春而靈雨。夏而霉雨。秋有霪雨。冬有陽雨。皆濕令行焉。不獨季夏而季夏則多旱。要以旱後驟雨。則溽濕挾暑實中人。尤易病。凡濕淫之傷。多在春夏之交。及夏秋之交也。乘於心脾之虛。濕淫。土之氣也。脾之交。及夏秋之交也。乘於心脾之虛。濕淫。土正氣不足。而濕淫湊之。心火。脾之母也。火不足。則不能生土。又脾土性緩。緩而命火不溫。則濕淫於脾。亦火衰故也。濕之中人也。重著不行。濡輭浸淫。濕土之性。重墜居下。故諸濕腫脹滿。皆屬之脾。脾與太陰濕土同氣。而胃又水穀所藏。脾不運。則生濕。濕則腫脹而滿。猶土地不治。一暴十寒。則土亦濕而成泥。淖也。脾脈自足而行於腹。故脾濕則足腫腹脹。中滿。又坤卦爲地爲腹也。濕乘於中州。則腹大腹脹面黃。目下微腫。四肢倦怠不舉。土色黃。故

脾濕則面黃。目睛屬脾。故濕停於中。則氣上溢而目睛下微腫。濕則體重。故四肢不舉。水穀不化。其因於冷。則陽轉鬱積而成寒。腹痛飧泄。脾不健運。則水穀不化。或更因食寒飲冷。則胃氣不生。食積成寒。停滯於中。時而泄瀉。其因於腹常冷痛。肌肉瘦削矣。陽鬱者。胃爲脾之陽也。其因於熱。則陰轉鬱。鬱而成疸。反爲熱邪。其或更因濃酒播炙。則鬱而成熱。乃有疸證。肌肉黃。目黃。溺黃。汗出亦黃。四肢倦怠。此如晉醬之鬱熱而生黃衣也。陰鬱者。脾爲胃之陰也。○土無專氣。分旺四時。故從寒則寒。從熱則熱。食積泄瀉爲寒。脈濡緩。或弦或滑。治宜苦溫消導。然以補正爲主。黃疸之證爲熱。脈宜洪浮數。忌沈滯。治宜辛涼苦泄。如茵陳青蒿之類。皆忌甘肥之味。濕寒鬱陽不嗜食。食減肌削。暑乃愈劇。胃鬱則食不能消。故食減。脾胃主肌肉。故肌削。得暑愈劇。暑傷氣也。此正以長夏爲濕冷所行也。小兒謂之注夏。濕熱鬱陰善唉而不消。癖乃生蟲。飢則愈劇。胃氣勝故善唉。脾不運故不消。濕熱所鬱則蟲生焉。如物陳久腐熱。亦生蟲蛆也。蟲類不一。如蛔蟲。蟯蟲。寸白蟲。尸蟲之類。或溢於皮膚。則爲疥癬。或聚於二陰。則爲陰蝕。或上於口鼻。則爲鼻疳。甚爲尸蟲則痨瘵矣。惟蛔蟲又名長蟲。人常有之。蟲類喜甘肥香炒。聞香則動。得甘肥飽食則安。得酸則伏。而畏辛畏苦。飢餓及久無甘肥則動。動則絞腹而痛。甚乃上攻胃脘。則心痛。凡蛔動之脈。時動時急。不常右關弦急。口角青。唇白。胃脈行繞唇也。治宜伏以酸。殺以苦。最忌甘肥香炒。然使君子椎子。亦主殺蟲。則其性有相伏也。疳蟲疥蟲。宜忌亦同。蠐螬蝦蟆鼠肉。鼈鯉之類。皆能發痛。以其食蟲也。濕風相陵。逼下則瀉。此春傷於風。夏而浪泄也。已見濕風相搏於經。爲痙。痙音徑。○此風濕乘太陽前風淫。乘之。其證發熱頭痛。肩背反弓項強。一如太陽傷寒。但不畏風寒。其發亦不專於冬月耳。治之亦如傷寒。有汗爲柔痙。用桂枝湯。無汗爲剛痙。用麻黃湯可也。滯於肌肉爲著痺。風無恆性。濕無恆主。故相乘亦無定所。○痺下濕爲腳氣。濕注於足也。腳氣證亦類傷寒。有頭痛脾脈雖不上頭。而脾胃相表裏。胃脈行於頭面也。亦惡寒。然發不以冬月。且足重也。腳氣先痛筋緩。筋痿亦挾寒。有濕腳氣。腳浮腫。有乾腳氣。不腫而痛。

浮腫。得之受濕。則指按成陷。停久乃復。其或脾氣虛弱。指按陷而隨復。治以二朮之苦北。補而能燥爲主。佐以甘辛行收。以酸溫以濕注於下。故收之使上也。如羌活防風荊芥。皆治濕之藥。非獨風藥。木瓜牛膝之甘酸苦。可行可收。更佐之以行。血溢於膚爲浮腫。脾主肌膚。濕氣溢於肌膚。則爲水腫。治主苦燥以健脾。兼以辛行水。如五皮湯之類。以行皮膚之水也。中氣虛甚。脾陰獨關。是爲鼓脹。鼓亦作蠱。從鼓爲是。以其外脹然大而中虛如鼓也。內經曰。三陰結謂之關。三陰太陰脾也。結陰甚也。關者內不出也。今曰氣虛中滿。鼓證不一。形似實熱。水鼓得之濕。即上文水腫腹及四肢皆腫。指按成陷。停久乃復。此健脾行濕而已。食鼓得之食積。冷而生濕。亦腹及四肢皆腫而色黃。有腹痛瀉泄。腹中或有塊。健脾消積可愈。然要皆脾虛不能攝濕之故。至若脾胃虛甚。中氣不行。則是太陰結也。四肢不腫而腹獨大。亦或四肢腫而掌心平滿。或痞反突出。腹有青筋。或下泄。或糞如羊矢。則敗證矣。水脹脈浮大而輭緩。食脹脈浮大而實易治。沈實而石難愈。氣虛鼓脹。脈多浮而細。有胃氣猶可治。沈而微細。則不治。○內經用雞矢醴。收聚老雄雞矢。炒至臭氣盡。用醴酒煎之。此方治諸鼓脹甚妙。雄雞稟風木之性。以勝脾土之濕。而觸以輭堅去積。苦以燥濕。祛寒。加酒之辛熱以鼓舞胃氣之陽。故治也。其或氣虛已甚。可佐以他補藥。如參朮之類。今多獨用攻破辛熱。非矣。愚謂可食雄雞。但宜忌鹹味。以既失之濡輭矣。不輭也。引飲不行。溢於心膈。爲痞滿。此飲水過多。脾欲其更輭也。引飲不行。溢於心膈。爲痞滿。此飲水過多。脾不能攝之故。心下痞滿。以手按之則輭。或亦挾食氣。水濕侵心。則怔忡。心氣用生薑。茯苓。白朮。食氣則枳朮丸爲佳。濕溢於肝。爲支飲。肝脈行於兩脇。濕溢之而朮以滲之。燥之。溢於肝爲支飲。引痛也。行之以蘇子。白芥子。濕餘爲痰。濃爲痰。稀爲涎。又清爲飲。皆濕之餘所溢也。痰脈多滑。飲則多弦。痰亦不一。暴湧者爲風痰。水得風而湧起也。脈發令人暴仆。脈浮滑而大。或閉塞而代結。清冷咳吐而不甚濃。色白者爲寒痰。脈亦浮滑。或右關浮長寸上魚際。此必欬嗽。若濃而色黃者不寒。爲食痰。右關滑濃甚爲熱痰。右脈宜洪而滑。時吐清痰不盡。懸掛如絲。爲寒飲。脈弦。痰或帶血色赤。爲火痰。脈洪數。痰結成塊成子。色青色黑。爲陳久頑痰。脈沈而滑。此皆本於脾。隨所挾而動。流溢無所不至。治法多主二陳。以辛行以淡滲。牛夏之

辛滑。本潤藥非燥藥也。但恐過行則津液竭耳。若風痰則以膽製南星。擔引入肝化以靖風雷之勢也。其挾於火熱則用貝母百合者。火氣上迫。苦以泄之。貝母主療鬱結。是瀉心而泄逆氣。味苦。本燥藥。非潤藥也。今人多不考其本矣。治頑痰則誠以轉之。痰逆而上欬嗽。痰生於脾。隨氣而上升於膸中。侵肺則欬。欬而嗽痰。然欬亦不一。風寒柄於皮毛。腠理不舒。則肺氣自熱而欬。此治在風寒。若心火上炎。逼肺而乾欬。治當酸以保肺。寒以勝火。苦以泄逆。宜用五味子白芍。枇杷葉二冬人參無疑也。有濕水上溢侵肺而欬。欬則肺脹面赤。得吐清水而後止。此當辛行苦泄。導水於高原。若止痰欬。則治痰而已。上溢於高頭額痛。此亦類傷寒痰挾風而上。胃為脾之表。而氣血皆盛。痰多行陽明經。陽明交於額。會於太陽。故頭額痛。但痛鎖眉心如閉。此異於傷寒。其脈必右寸直上魚際。溢陽明經。疼腮。頰腫齒痛。陽明經所行也。此必挾風熱。宜甘桔湯加導痰藥。瀉火。滯而挾熱成瘰癧。痰結成核。遶於頤下頸間。累累成串。此濕痰挾熱而滯於陽明經也。滯少陽經為馬刀。亦痰瘰也。以形異名。痰挾熱毒而滯於少陽經。自耳後下過肩而鎖於胸。少陽相火

其熱尤甚。痰瘰至於破爛。多不可療。結成核。則宜鹹以軟之。辛以行之。使自消。毋驟破取。挾虛氣成癆。氣逆而痰隨上。脾脈挾咽。故循咽而上聚於結喉之下。此亦類頑痰宜鹹以軟之。○凡贅瘤亦多屬痰。然有血瘤。則不可破。流溢筋脈頑腫。如癭疽之類。更挾熱毒為流注。流腫不常。至於破爛。多痰濕下注有痰瀉。糞中挾痰。腹常隱痛。時瀉成不治痼疾。非休息病。實非一時止。久而不愈。此屬寒。俗曰休息病。治宜苦溫。婦人經滯。或色淡白。或阻不行。脈濇。此亦寒痰。氣寒虛肥暴阻經脈。乃有痰厥。節中痰也。脈閉絕。或代結。虛肥人多痰。凡濕孤陰。脈多遲濡。痰飲阻溢。乃滑乃弦。各隨所挾。脈象不一。土無專氣。故各隨所挾。

燥淫

燥者。淒清之氣也。枯槁而非熱。蕭瑟而非寒。能使人適然而爽。亦凜然而悲。燥淫。人多以血熱之意視之。非也。觀內經於燥令多言清。則可知燥者。淒清之氣。其淫中人於不知。醫書鮮言及燥令行於深秋。自秋分後始行陽明燥金之令。至小雪而止。三陰之令。每行後時也。顧自梧葉始隕。零露初白。而清氣已迎人矣。梧葉始隕七月。是故夏傷於暑。及秋而涼風始至。乃有病瘧。經言瘧疾初傷於暑。繼得之沐浴清冷。客作寒。暑出與清爭。則表實而作熱。是以寒熱交作。榮衛流行。過其所栖之處。寒熱乃止。及其復與邪值。則又復作。瘧之因於清淫明矣。病雖寒熱往來。而邪則不必在少陽與傷寒少陽經之寒熱往來。固不同也。瘧脈亦多弦。然以清淫束其暑氣。故弦。非必肝脈也。治可主小柴胡湯。然以此調和其陰陽。亦非因柴胡為肝經藥也。瘧固多有痰。有食。然因陰陽乖爭。榮衛不和。故食不化而痰生。痰食非瘧之本原也。經又言風邪入於風府。客於脊骨。循節而下。愈下則愈遠。故發日遲。若退而日上。則日近。故發日早。遲則邪深難愈。早則邪退易愈。由此言之。則邪不在少陽經明矣。邪日下一椎。至腰脊。則入於內。乃間日一發。俗曰三陰瘧。亦非也。秋月之風。必挾清燥之氣。然則入於風府者。即清

淫也。風府。大椎上頸窪也。俗以瘧為脾寒者。脾者肺之母。脾不足則肺金不足。肺之正氣不足則燥淫湊之。肺主皮毛。脾主肌肉。脾肺不足。腠理不密。清冷之氣易入而栖之矣。是其本則脾肺之寒也。故燥淫之初入。平胃散清脾飲。皆有可用。已瘧則宜小柴胡湯和之。久而深。則治在燥不在暑。宜酸以補肺。甘以補脾。若四獸飲之用六君子烏梅。是其治也。或主首烏。澀味與酸同效。是亦其治。如雜用方藥。則宜乎瘧之難愈矣。燥淫愈深瘧作間日。暑微多寒。燥微多熱。肺胃氣虛。乃有獨寒。肺主氣而胃者升氣之本。氣者陽也。陽虛而清燥之淫。獨為寒瘧。治宜酸溫。四獸飲是也。更入於陰。伏為瘧母。此則由腰而入。更不在肺脾而在肝腎之處也。欲治瘧母。宜八味地黃丸。瘧母者。少腹膀旁。成塊如瘕。或有或無。微感清寒。則復發也。○獨熱不寒者。為癉瘧。此得自冬月。乃風溫之類。與秋瘧不同也。夫金自火伏。金生在已。又小暑後逢庚為三伏。皆金伏於火之中也。夏革秋承。金承火。驟而擊斂。潦盡潭清。秋氣如此。乘於脾肺之虛。燥淫。金之令也。肺金之正氣不足。而燥淫湊之。脾土肺之母。脾

不足則不能生金。脾主肌肉。肺主皮毛。主氣。肺氣衰。短肌理不密。則清燥乘之矣。是故諸燥皴揭。龜音龜裂毛髮脫落。皆屬之肺。皴揭。皮枯而揭起也。龜裂。肉緊而坼也。肺主皮毛。脾主肌肉。清燥則皮起而肉裂矣。毛髮脫落。如木之經秋暴霜而枝葉脫落也。乘於肺肺痿。痿者。下而不能舉之意。肺痿者。肺葉下垂。時乃相著。則癢而咳。無痰或吐清汁。脈浮虛緊數。此清燥之氣栖於肺。非火熱也。故仲景治以生薑甘草湯。或加芍藥。所以補斂肺氣。而溫潤以勝其清燥也。肺痿與肺癰異。癰則屬火。今人同類共視。矣。其乘所勝則筋痿。肝主筋。痿者筋緩不收。足膝無力之謂也。此宜辛溫甘溫以補肝。而指爪斷裂。爪甲。肝之餘也。侮所不勝。則心悲。肺之情也。善忘。血不足也。血澀不行。血因清燥而不行。此即脈痿。血不行則有經閉。經閉有寒有熱有瘀而因於清寒者為多。如月事方至而沐浴清冷。或飲食生冷。則經閉。此則感於清而為燥也。經閉者。其尺脈必澀。氣血皆清。肌肉乃削。肺傷於清。則氣衰颯。氣不倡則血不和。氣血皆

收斂。則經脈皆澀。肌肉不榮而枯槁。蹙縮。此即肉痿也。清燥寒濇。命火乃微。精髓不充。則脊骨痿縮矣。此即骨痿也。燥為金氣。收斂就衰。故其淫之為病如此。今罕有知者。酒酣臥地。乃成大癘。癘。癩也。今曰大麻風。凡飲酒大醉。則腠理開。或臥冷地。淒風入之。客於肌肉經絡間。不入不出。久之毒發。則朽腐為癩。此病每始於腿有一塊。須臾不痛不癢。及成。則肉起屹嵲。偏面周身。久乃潰裂。至於鼻梁傾。足掌穿。是皆燥淫之極。故凝澀燥裂。眉髮皆脫。如此人不知其為燥淫之極也。方其初起。可以鹹輭之。以辛散之。如烏蛇靳蛇之類。久則不可治矣。凡燥脈濇短。其浮毛為安。沈濇則忌。濇短。肺金本象。然過濇則大忌也。

火淫

人生火也。命門之火為生命之原。肝膽脾胃三焦。則皆相火所行。靜則安。動則淫。此本人身之火而言。七情拂鬱。飢飽勞役。火生於化。心拂怒之過。火注於肝。思慮之過。火結於脾。過飢。則火自胃生。過飽。則火自脾作。凡有勞役。皆自生火。醇醪炙肉。以外火引內火。至於房慾。慾遂房慾。火因於外。則水衰。火炎。慾不遂。亦火動而水不能制也。炮傷火炙。肌骨損壞。火逼於形。凡湯炮火燒。固是火淫。即跌傷打傷。亦屬火淫。以氣血有所滯。則火鬱也。是以諸瘡痛癢。及諸血沸溢。皆屬之火。諸瘡疽。皆火也。火重則痛。火輕則癢。火鬱於陰。則其痛沈沈。諸血沸溢。如吐血嘔血咯血衄血下血。溺血。皆血之為火所逼也。乘於腎命之虛。腎虛則命火無制而失所居。命虛則火失所本而妄行。且游散矣。其浮而上乘於所勝。則氣高氣逆。乾咳。肺主氣。火炎上。則氣高而逆。肺受火灼。乃有乾咳。其脈右寸弦數。或洪大而長。治宜保肺。以生水。兼用苦以降泄。如人參二冬五味子枇杷葉白芍貝母百合之類。勿劒血。鼻血也。白氣喘而上。則上溢於鼻。輕者可外止。如忌劒血。棕灰紅紙灰乾榴花之類。重者必須清肺泄逆補腎。咯血。咳而咯之。血和痰出。此亦有因咳水。咯血。傷肺。或喉破而出者。然究屬之火。吐血。偶吐數口。嘔血。

大吐血多。不止也。此皆血由肺系。自咽而出者。咳血亦屬心火。嘔血則兼胃火。然皆傷於肺金。血熱脈必弦數。或兩寸獨數。或兩尺虛浮。則傷本矣。細數沈數。皆凶。失血後必孔太若更洪大數者亦凶。治宜酸以保肺瀉肝。如赤白芍烏梅之類。苦以降火堅腎。如黃芩生地黃連之類。甘以緩之。如人參甘草二冬之類。若因酒而動胃火者。可用泉水之寒以折之。不宜執甘溫以除大熱之說也。其逼處下。侮所不勝。則夢泄遺精。赤白淫濁。夢交因於心。然相火承君火而動。動則精遺矣。其有少年體壯精滿而遺者。此自無害。不必治。有因心散用血之過而遺者。宜交其心腎。如補心丹之類。有心淫而遺者。宜收其心。有命火獨盛。腎陰不固者。則宜堅其腎。如六味丸及加知蘗之類。此皆不妨用寒涼而不宜過用收澀。蓋收澀者。抑其標而已。而堅腎者。乃因其本也。至於赤淫白淫。白濁。則火熾已甚。其亦有痰濕雜居而然者。然要屬之命火治。當以堅腎為主。佐以辛潤行之。可也。亦有腎寒而精滑遺於不覺者。此則當主桂附八味。凡命火勝者。脈右尺必洪數。左尺必浮虛。或兩尺洪數而實。其兼痰濕。則脈見弦。或濇。或緩大。若腎虛寒。則兩尺沈微矣。凡脈弦洪實大者順而可治。沈微細伏。則難治也。遺

於膀胱癃閉尿血治用五苓七氣行於肝臟婦人崩漏肝宣而腎不藏也治宜甘以緩肝苦以補腎亦有氣血衰憊而崩漏者則治之又宜甘溫久乃血枯血枯必作勞熱則難治矣鬱乃上逆亦吐血也難治行於胃善飢善食此可折以苦寒或用辛甘以升陽散火鬱則反胃吐食此多由酒傷宜散火和胃行於三焦則有三消上消煩渴飲水無節中消善飢食後則餓下消多溺飲一溲二此大熱之症脈洪大數可治若反沉細數則不治濇則不可救矣治此折以苦寒佐以甘緩勿疑二火合炎煩躁並作君火則煩相火則躁心不耐煩且躁動而渴欲入水中也如口渴飲水脣舌焦裂身體壯熱此折以苦寒無疑即或手足厥冷脈伏不見然有渴證仍從熱治勿忌苦寒也若煩躁不渴雖六脈洪大無倫身有壯熱然脈必虛浮不實此陰盡而二火浮散耳可大用桂附八味也獨煩不躁神明失宅此則無根之火治之為難若但覺虛煩可和以梔子豉湯乘於大腸腸風痔漏此亦多傷於酒使火灼金也腸風便血先糞後紅者多屬虛火先紅後糞者則實火

矣大便閉結者亦實火也有虛閉者氣虛也便而大腸下突大腸虛甚也實火宜折以苦寒槐花地榆之類虛火宜補以甘肥佐以苦寒可也熱閉行之以辛滋之以潤如當歸生地郁李仁之類其尤甚而血焦結者其脈洪實則桃仁承氣滋陰承氣皆可用其虛閉者則補以升提之用甘溫可也痔漏之治與此同若至於割削則難矣結於三陽則有噎膈經曰三陽結謂之格格者外不入也三陽太陽也手太陽小腸火也足太陽膀胱水也水火之際是為闌門酒色甘肥之傷或加七情拂鬱則內外之火交結於闌門之間小腸枯涸幽門不通食下至胃反吐而上矣胃火亦作賁門不納則食至口反吐而上矣賁門血枯咽膈不利則食入遂吐矣治宜早散其鬱而滋之以滑潤如貝母蜂蜜人乳牛乳地黃汁韭汁薑汁之類不可以香燥之味取快一時也如或欲用溫補以滋氣血則惟六君子湯重加人參可間服之上逼咽喉則有喉痺經曰二陰二陽結謂之喉痺二陰少陰心腎也二陽陽明胃大腸也心腎經脈皆挾咽而咽則下通於胃凡此二經之火結聚而上逼則有喉痺矣咽喉飲食所從入而火性急速咽喉卒腫此最急之症也治法急宜針破其腫吐去紫血則火從以散并用冰硼散

吹之壯火食氣氣虛血涸乃成骨蒸經曰少火生氣壯火食氣火盛則氣虛血亦日涸氣虛則外畏寒血涸則內生熱寒熱交作深入於骨或子午潮熱手心勞宮腳心湧泉常熱是謂骨蒸勞熱此瘵證也傷於七情及勞役者為多心腎皆少陰火而腎中命門相火骨髓血脈皆為火灼故至此其脈或浮大或沉微不同而要皆弦數浮大猶易治沉細浮數則難治矣治此自宜壯水以制火如濟陰丹黃蘗知母及銀柴胡地骨皮之類皆所當用世俗畏忌寒涼欲盡卻之非也如瘵其氣已虛而熱不甚欲補氣以倡血則參連湯或加人乳亦自對症或未至骨蒸而有成瘵之漸則常服六味丸為最穩或相火浮散上逼而尺脈反無根則宜重用桂附八味丸以引火歸源若尺脈不浮而右尺實數則必不可用桂附矣或腎水獨虧而相火不甚欲淸金以生水則六味加五味子麥冬是亦可也若相火獨行於厥陰肝及心包則逍遙散加左金薄荷趙養葵之論甚允如只勞心用血之過則天王補心丹為良如心腎不交自汗盜汗及不寐則歸脾湯溫膽湯皆可如果氣血兩虛而勞熱不甚則八珍湯亦可然此治其標矣若但氣虛則宜甘溫補氣然氣虛而血不虛相火不炎必無骨蒸勞熱之證勿執甘溫能除大

熱之言謂寒涼為必不可用也火傷氣血毒聚於肺有肺癰右寸脈必洪大或數此必肺間痛咳吐膿血喉中血腥其未成癰則肺間痛而已仲景治此以甘桔湯吐之蓋火已僭上故可因而越之且能緩能散邪而解毒也餘若薏苡蘆根白槿花之類亦良若脈見毛濇則肺已平而癰愈矣○甘桔湯以甘草為君桔梗為臣重用甘草兩餘乃得吐今只用數分則不見效矣聚於腸腸癰脈同肺癰其少腹腸間痛大便見膿血即腸癰也可用桃仁承氣攻下之此二症多得之於濃酒厚味循行經絡結聚筋骨為疽毒之平腫無頭而硬色白不甚紅痛深而不大者曰疽治疽必用大劑溫補氣血如八珍十全之類以內託之待其撒腫毒氣外達而後可以外治加解毒藥也聚於經脈為癰毒之高腫有尖色赤盤大痛甚於外者曰癰治癰宜急於解毒不妨用寒涼○癰疽之異毒有淺深耳非癰發於腑疽發於臟之說但所在名有經絡治者宜分別用藥發於皮膚為瘡疥此涼血解毒潤燥或兼以殺蟲而已火毒急發則有疔瘡此亦濃酒炙食之毒或兼思慮憤鬱所發其瘡必循經絡見有紅絲用糞蜘搗塗或蟾蜍

肝或敗瑠璃炙研和冰片塗之皆效毒乘氣熱有游丹。此非瘡非腫獨見紅赤一片漸流漸大肌熱。此火之獨發於氣者。輕可散。淫毒之發有楊梅瘡。瘡形似楊梅也。古無此疾。後世自南蠻傳染。今治之多用五虎丹。雖愈於一時。而積毒結聚。乃不可復救。腎水虧亡。乃暴中火。淫下。已見風火傷火炙。得之於外而已。火炙傷只用涼血解毒藥塗之而已。若火氣內攻則服清涼解毒之藥。且加以升散乃爲宜也。凡火脈洪數浮輕沈重微細乃凶。無倫凶。微細是氣血衰也。無倫是火無制也。

七情

知則有情。情流傷化。故過喜神散。散者收之。過喜傷心。宜酸以收之。如五味子酸棗仁之類。或佐以甘苦。生脈散最佳。過怒氣墳。急者緩之。墳。高也。過怒傷肝。宜甘以緩之。如甘草蔗漿蜂蜜之類。或佐以酸收。如芍藥之類。隱憂氣鬱。鬱者宣之。隱。積也。痛也。多

憂傷心包絡。宜鹹以輭之。如知母元參龜版阿膠之類。佐以辛行如石菖蒲之類。沈思意結。結者緩之。多思傷脾。宜甘以補之。如人參甘草甚悲哀魄斂。斂者泄之。斂。聚而上滯也。悲哀傷肺。宜苦以泄之。如貝母沙參桔梗苦茗之類。佐以甘緩。如人參之類。大恐精沈。沈者潤之。大恐傷腎。宜辛以潤之。如肉桂乾薑及酒之類。佐以鹹。如龍骨澤瀉之類。乍驚魂離。離者鎮之。大驚傷膽。宜酸以收之。如棗仁烏梅芍藥之類。佐以甘淡。如茯苓甘草及辰砂金銀器之類。要以心者神明之主。七情之過。皆生於心。而還而傷心。心有主則因物以付。而情不傷。此非藥餌所能及也

五勞

生實勞人形搖精疲。是故久視神勞。神不足補之。心用血神注於目。故久視則傷血。用血過勞。則心枯矣。心欲輭。宜鹹以補之。鹹能散血輭堅。則血足供心用而不勞也。古方

孔聖枕中神已勞瀉之。輭而難用。則苦以瀉之。堅腎水以丹甚妙。神已勞瀉之。濟心火也。古人如柳仲郢母之苦參黃連熊膽丸最佳。即天王補心丹。亦瀉心之藥居多。久行勞筋。筋不舒補之。肝主藏血。筋得血而始柔。而足膝爲筋之會。肝木主動。過動則筋疲矣。肝欲散。宜辛以散之。辛味能潤。能行故舒筋活脈。古之用四物湯是也。筋已勞瀉之。散而難收。則酸以收之。故木瓜牛膝亦有酸味。久立勞骨。骨不强補之。腎主骨而藏精。精充於骨。故久立則傷骨。作强已過而腎憊矣。腎欲堅。宜苦以堅之。苦能燥濕。固精。則骨可以作强而不勞矣。古人六味丸其最也。骨已勞瀉之。難用則鹹以瀉之。補心火以行腎水也。如久臥氣窒。氣不足補之。肺主氣。通息於鼻。而氣大會膻中。肺金主靜。過靜則息勞。而膻中之氣窒矣。肺欲收。宜酸以收之。酸味能斂氣。膻中氣調。則肺得其治節。而肺已勞瀉之。以散之。如二陳湯所以行。不勞矣。生脈散是主方也。久坐脾困。脾不厚補之。以充盈肌肉。脾氣厚乃

能含物化光。然脾土主靜。過靜則脾不運而生濕矣。脾欲緩。宜甘以緩之。從容積厚。則脾厚而運化不勞矣。四君子湯是其選也。脾已勞瀉之。濕而不運。則苦以燥之。古夫治於已然。不若養於未然。養於未然者。儲精於恆。滋化之源也。精不能不用。形不能不勞。寡雜慮。則耐久視。而血不傷矣。雜慮則神不妄馳。血不妄用。而耐久視。戒暴急。則耐久行。而筋不傷矣。從容有序。事自不勞。如行路者。心急行速。則其勞倍甚。事雖急。而行以從容。自不勞而至。鮮房慾。則耐久立。而骨不傷矣。色慾寡。則精不旁耗。骨髓充滿。而耐久立。愼言語。則耐久臥。而肺不傷矣。言語少。則氣不旁耗。雖或安臥。而息亦自節。飲食則調。聖人食不語。寢不言。亦所以養肺也。飲食則耐久坐。而脾不傷矣。飢飽有節。則脾胃和調。脾自健。從容運化。雖久坐而不勞也。是存乎善養生者。

先天後天陰陽氣血論

生人之原。本諸腎命。男女構精。人每言父精母血。實則男女皆有精而精相合而後胎成。但更藉母血以養之耳。精以成魄。魄體質也。精之凝而爲胚胎也。神亦注焉。夫婦交構之時。其神必幷注焉。心火動而相火隨之。魄乃載魂。魂神相火搖而後精行。精行而命火隨之焉。魄乃載魂。氣也。○此大意略本左傳及老子。是故天一生水。腎精之動。地二生火。神之所注。還成兩腎。腎水所凝。存於命門。水火合撰。魂魄交營。魄卽腎水所凝。魂卽命火所行。魂動生木。魂於魄屯水之生木也。魄靜生金。魄附於魂中。金之承火也。故魂藏於肺。肌體乃具。全體成人。卽天五生土也。心用神明。心君之火。卽命門火之精。此先天華所升騰而照物者也。先天所以滋化也。先天稟諸父母。保合太和。存乎其人。稟之厚薄。有不可強者。人但順養之而已。不知所養。則先天之化日虧。有非藥餌所能補者也。○滋養先天。惟六味八味二

方爲最。腎水虧者。六味地黃丸。命火不足。則桂附八味丸。其他補腎之劑皆不及此也。兩腎中間。脊骨凝豎。下有七椎。爲根爲骶。自命門而下七椎。如木之有根柢。上十七椎。上通髓海。自命門而上。十四椎。至頸爲大椎。大椎之上。仍有三椎。合之則十七椎。合上下言之。則二十四椎也。自頸而上。上結巔頂。頂骨含髓。是爲髓海。自頂前下額。乃極於鼻。腎水生木。肝成筋附。命火生土。脾主肌肉。肝木生火。心神乃足。脾土生金。肺乃上覆。此皆自下而上。略已見前。太淵分三部寸關尺以診脈。其次序亦如此。五臟既成。六腑斯備。四體百骸。九竅咸具。魄營視聽。魂運呼吸。有動有爲。能飲能食。胃爲中宮。飲食所入。小腸化導。膀胱滲濕。下極大腸糟粕以出。膽獨清淨。挹爲青汁。命火所行。三焦受職。此六腑之官。亦略見前矣。然而五行之用。侍土而成。惟飲惟食。恃以養

生。食味歸化。化者五臟之化。如精神魂魄及食氣歸形。形者肉皮毛及氣血之穀入於經。脈道乃行。化穀之精。骨筋脈肉皮毛及氣血之穀入於經。脈道乃行。以成氣。而周身脈道。間也。水入於經。血脈乃營。化水之精以成血。而血乃周行爲通身血脈也。○此四語。略本張仲景。是故後天之養。脾胃爲主。飲食之養生藥。由脾胃而後布散各經。此人力所可栽培者也。故凡醫之用藥治病。自當以甘補爲主。以養胃氣。保元氣爲先。古方中往往必用甘草者。正所以補脾胃。非如俗說之調和眾藥云也。補養脾胃之方。以李東垣之補中益氣湯爲最。方中有補有行。以治他病。可隨宜加減用之。餘方皆不及也。○趙養葵醫貫。亦先天以六味八味爲宗。後天以補中益氣湯爲宗云。要以兩腎元水。眞陰在下。命門元火。寓而中處。火水中。乃不致過。如竈恒燃。如薪傳炷。膽木肝風。風火相與。相火行於肝膽。聚而上行。以胃爲釜。火炎釜下。乃烹乃煮。是故飲食減少

脾不運化。實當責之命火衰微之故。脾生於火。又以防水。此又如竈之有堰。釜之有甑。所以聚火氣而防水之沸溢以致散流也。挹其精華。輸灌臟腑。挹取水穀之精華。卽所以爲氣爲血也。精氣爲氣。升自於胃。火會膻中。熏蒸於肺。膻中在膈上。上口。膻中之上。則肺爲華蓋。故受胃氣所分布周流。雲行雨施。此言氣之流行。如雲行雨施。如釜甑之有蓋。則氣之上蒸者復布於下。無不周徧也。精者爲榮。榮於經隧。榮亦作營。經隧。十二經脈之道也。此又精氣之榖氣之徧行於周身。而輸灌臟腑也。此可合前十二經絡條考之。○人多以衛爲氣。營爲血。非也。營亦氣也。但血則循行營分耳。悍者爲衛。衛於經外。而行於經絡之外。如捍內而衛外焉也。衛氣行於腠理肌肉之間。腠理賴以充實完固。凡悍者居外。精者居內。物理皆然也。喉舌語言。鼻息呼吸。皆於是乎稟之。此又氣之資於外用者也。其糟其粕。濁而下

行。此言穀小腸分泌。小腸之火。又爲達之魄門。糟粕自大腸而達於魄門也。○大腸與肺相應。肺氣行則大腸之糟粕能出。肺氣不行則大腸亦祕而糟粕不得出。是故氣本始於命火。達於肝膽。燦於胃中。滋於穀食。會於膻中。萃於華蓋。布於經絡。下於下極。而腎復納之。氣盛於胃而主於肺。氣主動而肺之收斂者主之。腎之閉藏以納之。如物之生於春夏而成於秋冬也。欲益氣者和胃爲主。而肺資爲用矣。益氣之劑如補中益氣湯。欠則四君子湯。六君子湯。實皆和胃之藥也。水氣爲血挹之自脾。上會膈俞。心包受之。膈膜亦當胃之上口而絡上蔽心包。受脾血所輸而主血。乃亦以循輸藏腑而流溢於周身也。○氣陽血陰。血隨氣行。分布周流。惟氣是隨。氣之所至。血亦至焉。視聽清明。足行手持。皆惟血是滋焉。經云目得血而能視。耳得血而能聽。掌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行。正謂此也。精血之餘。遺爲五液。已見滲於筋骨。以利關節。津液行於外。則爲涕淚涎汗之類。其存於中。則亦以滲筋骨而利關節也。穢濁下行。小腸分祕。滲於闌門。膀胱以出。小腸與心相應。心血和則小腸亦祕。而便溺癃閉不得出矣。膀胱主津液。其輸灌以時也。津液之藏於膀胱。如腎之納氣。五液又皆存於膀胱。以分布筋節。其尤穢濁者。則竟自膀胱而下出。是故血本始於腎水。行於肝木。制於脾土。滋於水飲。會於膈俞。萃於包絡。布於經隧。以會於肝。而肝復藏之。血化自脾。而主於心。血欲靜而肝之升散者藏之。心之神明用之。如水之凝冰。待春而冰洋。盛夏而水乃盛流。資用以灌溉草木也。欲補血者和脾爲主。而心肝資爲用矣。補血之劑如四物湯。欠則歸脾湯及養榮湯。然實皆和脾之藥也。要之先天本也。

天癸娠孕

男子八歲而齔。齔音襯。換齒也。齒者腎之餘。腎氣初成。而齒換。男子陽也。陽遇於陰而腎氣始成。八者少陰數也。十六歲而精通。則有父道。精藏於腎。腎氣大成。則精通矣。千六歲二八也。女子七歲而齔。女子陰也。陰還於陽。而腎氣始成。七者少陽數也。十四歲而天癸至。則有母道。十四歲二七也。天癸。經血也。每一月而一行。故又曰月經。癸者水也。血亦水也。亦腎氣大成而精通。精通而天癸以行。但女子精不妄泄。而經血有徵。故特以經血言之。○按血藏於肝。非屬於腎也。然天一生水。陽動陰中。則爲生水之始。腎主閉藏。肝主宣泄。閉藏者既滿。而宣泄即隨之。猶冬至以後。而草木萌動。冬春之際。而冰洋水流也。是故女子天癸將至。則血華於色。太衝脈盛。皆肝氣之生生故也。然古者男子生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言其極也。言男子之娶不踰二十也。○以上略本素問及家語。亦養以充之也。胎以精成。血以養胎。亦此天一生水。水乃生木之理。是故天癸不調。無能成孕。盈虛之際。六淫感之。七情傷之。則生氣憊矣。經血既盈而行。已行則虛矣。所謂盈虛之際也。此時而感於邪。則邪感乘虛而入。經血所以不調也。最宜慎之。過多血敗也。肝不能藏也。過少血竭也。血不生也。此二者多起於七情之傷。先時熱也。後時寒也。色青風也。色白痰也。淡白而已。色紫熱也。色黑熱甚也。紫有結而成塊者。黑者或色如淤泥。或非真白也。或多或少。或先或後。責之肝風。風性不恆。故啟閉失常。○案知所病之故。則調經養血可以隨宜而施矣。閉絕不行。則生道息矣。凡經閉者大宜宣泄。如雄雞馬蘭湯之類。其或氣血虛竭。則八珍湯可用。子宮寒甚。則桂附八味可用。○大抵經寒者則不受胎。必宜溫之補之。經熱者能受胎。而多半產。宜以辛寒之味平之。然又有四季經者。有暗經者。有不行經而能受胎者。此又人所稟之不同。不可以一例論也。月盈則虧。月朔生明。生明之際。胎孕以成。婦人經事應月。故以月之盈虛。喻之經血方盈。則盈而將傾。必不復能受胎。及乎月事既行之後。則舊血既傾而已盡。新血方來而日滋。此時而男

女精精則新血之來而日滋者有以養胎而胎成矣火以其或慮氣血虛寒則歸圓酒於行經後服之最妙五月筋骨悉愈惡食氣者火上迫也火熱甚則胎墮矣

水居未交之先腎水閉藏命火以之而居水以火行火乃動搖而腎精因之以木吸水滋木能吸聚水氣以上行如龍升而雲雨從之出男之宗筋女之廷孔皆厥陰肝木之所行也故宗筋抽動而腎精由之以出二精既合如火附木生即果實之有萌芽而新至之血又日滋而養之陽之來而日滋如雲雨作而雷奮百果草木皆甲坼也故肝木亦相火而木又生火也精藏於腎而實動於命門命門當十四椎而通於脊髓脊髓即精之所充而腎主骨骨之藏髓酒腎之夾命門也然則命門自當有精道前通於宗筋舌醫書之圖藏腑者皆有之惟李士材本則謂不然蓋李氏以命門之與宗筋當中有直腸隔之情道無由踰大腸而達宗筋故也愚謂精道亦何必有形但宗筋搖而精自來注之非大腸所能隔也胎孕之或男或女或謂左受胎成男右受胎成女此亦皆臆說竊謂陰陽之運左旋精行要皆自左男精左行而女精迎之則陽生之方成男而胎俯女精左行而男精會之則陰生之方成女而胎仰男之左旋自

震而向乾女之左旋自巽而向坤也是故受胎一月如露如霧厥陰肝養之母足大指麻木太衝動盛尺脈數頭痛如露精凝而白如霧其氣之氳氳也受孕自厥陰肝故肝先養胎肝脈起於足大指故大指麻木肝脈動見太衝血有所聚故太衝動盛其尺脈始數腎水生木也肝脈上於巔故有頭痛二月始具形少陽膽養之始嗜酸或口苦寒熱太息始具形有頭及四肢之形也凡養胎之氣皆陰先陽後由闔而闢也始嗜酸木味酸血熱故欲得酸以斂之也口苦膽氣上溢也寒熱少陽經在內外之間故或寒或熱也太息者火盛而氣促也三月男女可別厥陰心包養之心中時動掌心熱脈始滑數劇則心痛心包脈行於掌心火盛故掌心熱而甚則心痛也熱則經脈沸騰故脈滑而數四月四肢具七竅備少陽三焦養之氣上逼子懸心痛或則子瘖或發熱甚惡食氣劇則胎墮三焦相火也火上行則子不安故子懸逼而上氣逆而心痛也心脈挾咽故或有子瘖者此不必治產則自愈惡食氣者火上迫也火熱甚則胎墮矣五月筋骨悉成犬陰脾養之脈不滑而數子腫或足出水反數者血以養胎而燥急也太陰土濕故有子腫及足出水之病也六月毛髮備生陽明胃養之衝陽動盛時發熱劇則胎墮衝陽胃脈所動見陽明經氣血皆盛且亦相火所行故病或發熱而墮七月子能運動魂氣足太陰肺養之太淵動盛防胎墮大數病氣促有產者體魄備而後魂氣足太淵本肺脈所動見至此則寸關尺皆大盛也肺主氣故病氣促魂魄皆足故有產者亡氣虛者其血多熱氣虛血熱則不足月而產八月大動陽明大腸養之病或轉胞有產者轉胞者胎動壓膀胱而不得小便也七月產可育八月產多不育燥金之氣非所以生物也九月少陰腎養之精神乃足十月太陽膀胱養之而子產矣子氣始終於水而太陽膀胱津液所藏產母資其津液之行然後胎滑而

能出凡經養胎疊至而非代禪其氣血以次來滋也非彼代而此謝也氣血多熱則驟至而不足月氣血多寒則過月氣血平和彌月而產有血氣甚足而至過月者其子氣厚也有孕忌毒熱胎前多熱嚴正為好安靜為寶如古人胎勞逸有節以和氣血有孕不宜過勞然亦當時時動作而不可過逸也養胎之藥以和氣血為主而尤當養血如四物湯加白朮黃芩之類或更加黃芪為妙其肥盛之人或用瘦胎飲然此皆破氣之藥非所宜用大抵以和平血氣為主臨產之際尤宜安靜從容凡夫橫胎逆產皆躁急之過也催產以芎歸散為佳既產而後則忌寒涼惡露未淨導使下行胎產之時惡露不盡則百草霜而痛者苦蘞可以治之亦以鹹味能散血軟堅也然非此則不宜鹹其有外淫病以當藥有故無隨亦無隨也無庸過忌矣要亦以顧胎產為本

五運六氣

五運六氣。內經言之甚詳。而先儒或不之信。然以氣類推之。則亦或有然者。醫者不可以不攷也。其不盡應。則所處有東西南北之殊。如南方多暑。北方多寒。土地有燥濕高下之異。處高則多風寒。處下則多濕熱。下濕則春夏之氣常在。高燥則秋冬之氣常在。又有餘不足。勝復變發之際。尤在變其常而非可一端盡。如陽則有餘而氣先至。甲丙戊庚壬之歲也。陰則不足而氣後至。乙丁己辛癸之歲也。氣有餘則乘所勝而侮所不勝。如木盛則乘土而侮金。火盛則乘金而侮水。土盛則乘水而侮木。金盛則乘木而侮火。水盛則乘火而侮土也。氣不足則所勝侮之。所不勝乘之。如木不足則土侮之而金乘之。火不足則金侮之而水乘之。土不足則水侮之而木乘之。金不足則木侮之而火乘之。水不足則火侮之而土乘之也。氣乘所勝為勝。子復母讎為復。如以風勝濕。風勝清。復以暑勝清。暑勝寒。復以濕勝寒。濕勝風。復以清勝風。清勝暑。復以寒勝暑。寒勝雨。復也。不足之歲。則有勝復。有餘之歲。則無之。變而發者。兩間之氣。有升有降。而或為司天在泉之氣所遏。則變而後發也。又主客相乘。有相生相克。比和之不同。相生則氣和。相克則氣暴。客克主為順。主克客為逆。又運氣迭推。有此盛彼衰。彼盛此衰。平歲之異。故化氣與司天之氣同則為天符。干支所屬之氣同。則為歲會。化氣與在泉之氣同。為同天符。地支所屬與在泉之氣同。為同歲會。惟化氣及地支所屬及司天之氣皆同。如戊午戊寅戊申己丑己未之歲。則曰太乙天符。其氣最烈。故運氣之變。又不可以一例大抵如周禮內則所云。春多酸。春氣行而肝木旺。恐木氣過而侮金。故酸以瀉。夏多苦。夏氣行而心火旺。恐火氣過。秋多辛。秋氣行而肺金旺。恐金氣過而侮木。故苦以瀉心而補腎。冬多鹹。冬令行而腎水旺。恐水氣過而克火。故鹹以瀉腎而補肝。冬多鹹。冬令行而腎水旺。恐水氣過而克火。故鹹以瀉腎而補心。調以甘。甘土味。土兼成五行。甘兼補五臟。故四時皆用之。淡滑者。滋味之本。得氣於天。故四時皆調以甘。滑也。甘味多緩。亦能生濕。淡滑又以滲濕。則甘無患過緩矣。是亦即內經所謂升降浮沈。則順之。寒熱溫涼。則逆之。毋伐天和之旨也。及夫多風多暑多雨多熱多涼多寒之歲。則因時調變。毋助其怨。如多暑之歲。則勿用熱藥。多寒之歲。則勿用寒藥。多雨之歲。則藥宜燥濕。多風之歲。則藥宜祛風。俗有云春下麻黃夏不蘇。亦是因變制宜。常非可泥。如寒水司天之年。此意但不可泥耳。因變制宜。常非可泥。如寒水司天之年。或未必寒。而反酷暑。君火司天之年。或未必熱。而反多寒。濕土之年。或未必雨。而反多晴。此多由勝復之變。氣運相違。又高土少濕多寒。下隰少寒多溫。各因其地也。蓋時行之證。必謹察乎歲氣所偏。如病自人生。則氣運或所不問。時行之證。即六淫也。如春而痛首。夏而瘡疥。涼泄。秋而病瘧。冬而咳逆。及歲或大瘟大疫。大寒之類。是多歲氣所偏之變。若病自人生。則如七情之傷。及飢飽勞役所致。是無關於氣運。其當熱當寒。當補當瀉。無問歲氣時候。故隆冬而用寒藥。盛夏而用熱劑者。亦有之。歲氣豈可盡拘乎。但人之臟氣有偏者。則亦每因歲氣所偏而併發。是又所宜兼考也。如憎不知有五運六氣之說。則又何以能因時制治。而不至於伐天和也。內經所載反覆詳悉。學者或未能盡識。此撮其大略於篇。俾學者知所考焉。

十干化氣 此五運所由推也。

甲己化土。甲己之年。首丙寅月。丙火生土。故謂黔天之氣。甲年為太過。己年為不及。　乙庚化金。乙庚之年。首戊寅月。戊土生金。故乙庚所謂素天之氣。乙年為不及。庚年為太過。　丙辛化水。丙辛之年。首庚寅月。庚金生水。故丙辛化水。所謂元天之氣。丙年為太過。辛年為不及。　丁壬化木。丁壬之年。首壬寅月。壬水生木。故丁壬化木。所謂蒼天之氣。丁年為不及。壬年為太過。　戊癸化火。戊癸之年。首甲寅月。

甲木生火故所謂乃天之氣戊年爲太過癸年爲不及
化氣自寅月地氣始升於土也寅月而三陽出於地上是
月數或謂逢龍歲運由是推焉每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
則化者非是 時分爲五氣則每氣行七
十二日三時有奇如立春後爲初運至清明後十二日餘
而交二運至夏至後八九日間而交三運至處暑後二十
日餘而交四運至立冬後二三日間而交五運故五運自
寅月始如甲年則初運太宮二運少商三運太角四運少
徵五運太羽乙年則初運少商二運太角三運少徵四運
太羽五運少宮丙年則初運太羽二運少宮三運太商四
運少角五運太徵丁年則初運少角二運太徵三運少羽
四運太宮五運少商戊年則初運太徵二運少羽三運太
宮四運少商五運太角己年則初運少宮二運太商三運
少角四運太徵五運少羽庚年則初運太商二運少角三
運太徵四運少羽五運太宮辛年則初運少羽二運太宮
三運少商四運太角五運少徵壬年則初運太角二運少
徵三運太羽四運少宮五運太商癸年則初運少徵二運
太羽三運少宮四運太商五運少角凡太爲太過少爲不

及太過則先時不及則後時也六氣參錯其間或則相助或則相制而變
化紛矣六氣見下章

十二支合化

子午少陰君火火胎於子而旺於午天地之經位向明而
陰已萌陰以始生爲少陰標也應在腎心腎應在子心應於午腎
也君火本也少陰標也子非火位而對化爲火正 丑未太
陰子對化午正化也化火有餘對化火不足 丑未皆土而獨
陰濕土二支自是土位然土旺四季辰戌丑未皆土而獨
土生於火則依母在未水爲土配則依妻在丑土本也太陰標也應於肺
爲太陰者陰以極盛爲太也濕土本也太陰標也應於肺
脾肺應在丑丑爲金庫脾應在未土之墓也對化未正化也
肺非土位肺爲手太陰經脾爲足太陰經丑對化未正化也
正化土而對化爲土其濕同

寅申少陽相火火生於寅而病於申相火者方生之火而行於木爲龍
雷故寅申爲相火君居正位相助其旁也方生之火火木
相附故爲少陽相火標也應於膽三焦膽應在寅寅木火之位膽
火本也少陽標也三焦在申申爲水長生之地三焦行相火之氣猶雷木
雷火也三焦應在申申爲水長生之地三焦行相火之氣猶雷木
而實水道之官也膽爲足少陽經三焦爲手少陽經寅正
化申對化也申非火而對化爲火正 卯酉陽明燥金卯
於卯而旺於酉地經南方火位而卑陽從陰是爲燥金金
而謂之陽明者陽盡顯於外而嚴肅冽明也燥金本也陽
明標也應在卯卯與未合胃與脾合以木從
也應在胃大腸胃應在酉酉金之正位而酉與丑合大腸與肺合
大腸應在酉酉金之正位而酉與丑合大腸與肺合
金實生於土也胃爲足陽明經大腸爲手陽明經也卯對
化酉正化也卯非金而對化爲金正化金有餘對化金不足 辰戌太陽寒水水庫
在辰火庫在戌而戌當乾位乾爲寒爲冰故辰戌爲寒水
水而謂之太陽者水居五行之始陽氣之元也陽以始爲
太故曰太陽寒水本也太陽標也應在膀胱小腸膀胱應在辰膀胱津液
之腑辰與申子合膀胱

與腎合小腸應在戌小腸泌別水穀滲入膀胱戌與寅午
合小腸與心合而從水化膀胱足太陽經小腸手太陽經
也辰正化戌對化也化水有餘對化水不足 巳亥厥陰
風木木病於巳而生於亥巳當巽位巽爲風爲木故巳亥
爲風木而謂之厥陰者陰至下極物極則反必逆而
復上故冬至陽生爲生木之始陰標也應在心包肝心包應在
以逆爲厥也風木本也厥陰標也應在心包肝巳肝應在
亥心包爲手厥陰經肝爲足厥陰經巳對化亥正化也巳非木而對化爲木
正化木有餘對化木不足 六氣行自丑半地闢而天氣通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
氣自大寒始十干屬天而五運行氣於地地在天中而亦
常承天者也十二支屬地而六氣加臨自天天包地外以
運行氣交地中也昔人分配多失其義故特爲詳正之歲氣以是行焉主氣歲歲所
各主氣錯於四時而陽贏陰乏歲自大寒厥陰風木始行
異至春分而止自春分後少陽相火氣行至小滿而止自小滿後少陽相火氣行至大
陰君火氣行至小滿而止自小滿後少陽相火氣行至大
暑而止自大暑後太陰濕土氣行至秋分而止自秋分後

陽明燥金始行。至小雪而止。自小雪後太陽寒水始行。至大寒而止。此每歲主氣之常。客氣加臨。則因歲支而變。但主氣則濕土行相火之後。客氣則濕土居二火之間。大寒尚在冬月而風木之氣已行。至濕土猶挾暑令。故曰陽常贏秋分後而燥金之氣始行。及大寒而寒水之令送改。故曰陰常乏。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客氣因歲推移。加臨主氣之上而順逆和乖異焉。則因爲民病。客氣克順。主氣克客氣爲逆。主客同氣而或相生爲和。相克則乖。然氣運不及。則以相生相助爲得其平。氣運太過而復生之助之。則愈厲矣。此在民病所以有寒風暑火濕燥之淫也。是故升降浮沈。則順之寒熱溫涼。則逆之。所以調變天和也。六氣有司天在泉之氣。有左間右間之氣。迭爲升降浮沈。氣有鬱而不得升者。則爲升之。有阻而不能降者。則爲降之。如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之類是也。其以寒治熱。以熱治寒。溫則涼之。涼則溫之。則所謂逆之也。是故歲在子午。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司天之氣。統主一歲。又三氣以前。司天之氣。主之四

氣。以後。在泉之氣。主之。又人身自天樞以上。天氣主之。自天樞以下。地氣主之。天樞謂當臍也。中氣即主氣也。初之氣太陽寒水。在泉左間之氣。客。二之氣厥陰風木。司天左間之氣。客。三之氣少陰君火。司天之氣。二火合炎。多暑。四之氣太陰濕土。司天右間之氣。主。客皆土。多濕熱雨。五之氣少陽相火。在泉右間之氣。客。克主。終之氣陽明燥金。在泉之氣。客。氣火傷金。肺病。生主氣。多清寒。甲子甲午。火生土。多熱濕。丙子丙午。水勝火。氣平。丙午干支皆火。多熱濕。戊子戊午。天符。歲熱。天符熱甚多熱濕。庚子庚午。金氣盛。歲平。多燥。壬子壬午。風火相助。多風溫。多熱疫。疫腎肺皆病。庚子庚午。金氣盛。歲平。多燥。壬子壬午。風火相助。多風溫。多熱疫。疫腎肺皆病。五運參錯考之。以察民病焉。雖不必盡泥。要不可不知也。歲在丑未。太陰濕土司天。太陽寒水在泉。說已見上。初之氣厥陰風木。主客同氣。二之氣少陰君火。主客皆火。早熱生濕。三之氣太陰濕土。主氣多風。二之氣少陰君火。主客皆火。早熱生濕。三之氣太陰濕土。主氣生客氣。熱大行。四之歲少陽相火。客氣生主氣。大行。五之氣陽明燥金。主客同氣。熱濕始平。終之氣太陽寒水。主客同氣。民多寒疾。乙丑乙未。木氣不足。金氣平。丁丑丁未。木氣不足。土生金。土侮木。鬱。己丑己未。太乙天符。濕氣大行。多雨多腫脹。辛丑辛未。土壅水。水不行。多雨多腫脹。辛丑辛未。土壅水。水不足。火生土。火不足。多寒濕。癸丑癸未。火生土。火不足。多寒濕。五運參錯考之。以察民病焉。歲在寅申。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是歲風火相助。肝膽爲病。初之氣少陰君火。主氣生客氣。風溫早作。二之氣太陰濕土。主氣生客氣。濕熱大作。三之氣少陽相火。二火合炎。火氣大行。民多內熱。四之氣陽明燥金。火氣始平。五之氣太陽寒水。主氣生客氣。清早寒。終之氣厥陰風木。主氣生客氣。早寒多寒風。甲寅甲申。木火土交助。濕熱較盛。丙寅丙申。歲平。丙寅木火得氣。丙申火令反減。戊寅戊申。太乙天符。相火盛炎。肺腎交病。庚寅庚申。歲平。庚申木火反衰。壬寅壬申。風木相火益助。歲風熱大作。五運參錯考之。以察民病焉。

歲在卯酉。陽明燥金司天。少陰君火在泉。外寒內熱。初之氣太陰濕土。主氣克客氣爲逆。風濕併作。二之氣少陽相火。二火合炎。主氣反不勝。三之氣陽明燥金。主氣逆在天之氣。金克客氣爲逆。四之氣太陽寒水。主氣寒雨併作。五之氣厥陰風木。主氣克客氣爲逆。終之氣少陰君火。主氣克客氣爲逆。此蟲不蟄。乙卯乙酉。天符。乙卯得木氣平。乙酉金令。燥氣大行。丁卯丁酉。氣平。金反弱。己卯己酉。土生金。燥金盛。辛卯辛酉。金助水。多清寒。癸卯癸酉。火平。金亦不盛。五運參錯考之。以察民病焉。歲在辰戌。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歲多寒濕。初之氣少陽相火。客主相助。早出。二之氣陽明燥金。主氣克客氣。逆。早氣早熱。三之氣太陽寒水。客氣

克主氣。歲不暑而熱。氣多內鬱。四之氣厥陰風木。客氣克主氣。寒濕相挾。五之氣少陰君火。客氣克主氣。肺金受傷。咳。終之氣大陰濕土。客氣克主氣。寒濕相搏。甲辰甲戌。木土氣足。水平。丙辰丙戌。天符。歲大寒。戊辰戊戌。水火丙戌寒減。庚辰庚戌。金生水。歲多清寒。壬辰壬戌。水生木。歲多寒風。五運參錯考之。以察民病焉。

歲在巳亥。厥陰風木司天。少陽相火在泉。風火相助。初之氣陽明燥金。客氣克主氣。萌芽多枯萎。二之氣太陽寒水。客氣克主氣。草木不生遂。三之氣厥陰風木。暴風大熱。四之氣少陰君火。客氣生主氣。熱濕風疫併作。五之氣太陰濕土。客氣生主氣。終之氣少陽相火。主氣克客氣。冷雨淒清大行。乙巳乙亥。金克木。金亦不盛。木氣平。丁巳丁亥。天符。風木大盛。脾病。逆蛇蟲復出。己巳己亥。木勝土。辛巳辛亥。水生木。多寒氣。癸巳癸亥。木火相助。風熱大盛。

五運參錯考之以察民病焉。而又驗之五緯。五星也。如金勝木。則歲星失色。木勝土。則填星失色。土勝水。則辰星失色。水勝火。則熒惑失色。火勝金。則太白失色之類是也。候之八風。東風曰明庶風。應在春分。東南風曰清明風。應在立夏。南風曰景風。應在夏至。西南風曰涼風。應在立秋。西風曰閶闔風。應在秋分。西北風曰不周風。應在立冬。北風曰廣莫風。應在冬至。東北風曰條風。應在立春。各以時節應方而至。則為順。其有衝逆則水旱作焉。民病生焉。參之雲氣。如霧雰背玦暈珥之類。周禮馮相氏職焉。以參之診脈。則又有南政北政之殊。凡太陽脈長。少陽脈弦。太陰脈緩。少陰脈微。厥陰脈濇。此亦應時而至。至當其時。各於主客之氣皆無庸遽為詫異。而少陰脈微。故凡歲少陰所在。其脈多不應。不足為病。毋誤施治也。南政北政者。推甲己之歲主中央土。人君之位。故六氣皆南面而定其位。司天之氣在寸。在泉之氣在尺。如君火在下左間。則兩寸皆不應。君火在上右間。則左尺不應。君火在上左間。則右寸不應。君火在下右間。則右尺不應。君火在泉。則兩尺俱不應也。若乙庚丙辛丁壬戊癸之歲。則皆人臣。就北面位。故六氣皆北面而定其位。司天之氣在尺。在泉之氣在寸。如君火在下左間。則右寸不應。在上左間。則右尺不應。在司天則兩尺皆不應。在上右間。則左尺不應。在下右間。則左寸不應。君火在泉。則兩寸不應。兼候之。太衝神門。衝陽太淵。太谿之部。太衝肝脈。指本節後二寸陷中。木病之年。太衝脈絕。死不治。神門心脈。動見手小指掌後銳骨端。火病之年。神門脈絕。死不治。衝陽胃脈。動見足跗背上陷中。土病之年。衝陽脈絕。死不治。太淵肺脈。動見即今寸關尺三部。金病之年。太淵脈絕。死不治。太谿腎脈。動見足內踝下半寸陷中。水病之年。太谿脈絕。死不治。是凡此諸動脈。醫者皆當兼診。而今人獨知有太淵一部。其於病情不能無失者蓋多矣。彼此參互以謹於未病之先。察乎致病之源。豈於既病。迺見其情。以從施苦欲補瀉浮沈升降寒熱溫涼之劑。噫。而豈易言哉。匪達於天人性命之原。審夫陰陽闔闢之幾者。其或無輕言醫也。

卷之一終

藥性
穀部
稻稬 穀芽
稷 粱陳廩米 秫
麥麵 浮麥 麥麩 麵筋 麥奴 麥芽
菽黑大豆 黑小豆 青豆 黃豆 泥豆 大白豆 小白豆 豆腐 腐皮 菜豆 菜豆粉 赤小豆 飯豆 豌豆 蠶豆芽 蠶豆
麻黃麻仁 胡麻 麻油
瓜
蕎苦蕎
穄
稗 薏苡根 孤兒星
御麥 罌粟殼
醋 糗
飴 酒 燒酒
醬醬油 神麴酒麴
紅麴 淡豉
共二十二種內正穀十四種分之實三十三種附用十四種外制造用入種附造三種實共有五十八種
蔬部
葱 大蒜

韭 韭汁 韭子 韭根
薤
菘 白芥子 芥醬 芥菔 萊服 蘿蔔子
薹菜油
蓼 菠薐 菠薐子
苦蕒
萵苣
莧
馬齒莧
蒿 菊花菜
鼠麴
蔞蒿
馬蘭
胡蘿蔔
蘿
石莧
芹
荇
蘋
藻
菰 茭白
冬瓜 白瓜子
南瓜
黃瓜
甜瓜 瓜蒂
絲瓜 瓜網子
苦瓜
匏 苦匏
落蘇 茄根
扁荚 白扁豆
豇豆

刀豆 敗根
虎沙
貍沙
薑 生薑 乾薑 炮薑 黑薑 薑炭 薑皮
百合
山藥 薯蕷
番薯
芋 芋荷
萱
紅百合
槿 葉根
薺
苦蘵
苦板
鴛腸
雞腸
蕨 蕨粉
筍 苦筍 竹瀝 竹茹 筍竹葉 天竹黃
蘆筍 根
茭白
蒟蒻
海帶
昆布
石花
苔
蕈
木耳
石耳
其七十種 內附用三十一種 附類三種

果部

李 郁李仁
梅 烏梅 白梅
杏 杏仁
聚酸棗仁
桃 桃梟 桃花 桃仁 葉
櫻桃
楊梅
橄欖 核仁

山棗
柿 柿乾 柿霜 柿蒂
梨
木瓜
山楂
頻婆果
林檎
石榴皮
枇杷葉
荔枝核
龍眼
橘皮 橘紅 橘核 青皮
柑
金橘
金柑
橙
柚
香櫞
蜜羅
佛手
核桃
榧
白果
松子 松節 松脂 松葉 茯苓皮 茯神木
栗 枝皮 栗
榛
苦櫧
甜櫧
柞子
橡子
梧桐子
南燭子
羊矢棗
枳椇
無花果
葡萄
夔蕘
羊桃
落花生
西瓜子

蔗白糖 沙糖 蓮子 蓮鬚 石蓮子 蓮藕 蓮敷 藕節 荷葉
芡 葵
蒴苴 蜀葵
共五十四種內附用三十七種 制用五種附一種
草部上
甘草 黃芪
白朮 蒼朮
紫參 丹參
人參 沙參
元參 苦參

黃精 玉竹
狗脊 當歸
芎藭 芍藥 白 赤
地黃 生 熟 乾
遠志 石菖蒲
牛膝 土牛膝
麥門冬 紫菀 女菀
百部 桔梗 薺苨
白茨 白前
貝母 半夏 麵
天南星 膽星
防風 藁本
白芷 細辛 杜蘅
升麻 葛根 生葛汁 葛粉 葛花 葛實
天麻 赤箭 白附子
秦艽 柴胡 銀柴胡
前胡 黃芩 枯芩 子芩
黃連 胡黃連
大黃 知母
澤瀉 附子 烏頭 烏喙 側子 天雄 草烏頭

香附 木香
威靈仙 續斷
骨碎補 白薇
延胡索 大薊 小薊
地榆 三七 土三七
茜茹 鬱金
薑黃 莪述
荊三稜 白茅根 茅針
仙茅 芒根 芒花 野芒根
薔薇根 花 營實
芭蕉根 甘露 蕉芽
獨活 羌活
藁本 杜蘅
細辛
葛根 生葛汁 葛粉 葛花 葛實
白附子
柴胡 銀柴胡
黃芩 枯芩 子芩
胡黃連
知母
附子 烏頭 烏喙 側子 草烏頭 天雄
香附 木香
續斷
白薇
大薊 小薊
三七 土三七
鬱金
莪述
白茅根 茅針
芒根 芒花 野芒根
芭蕉根 甘露 蕉芽

甘遂　大戟
防己　商陸 赤商
常山 蜀漆
巴戟天　黎蘆
山柰　甘松
射干　高良薑 紅豆蔻
山慈菇　山豆根
漏盧　貫衆
五茄皮　白蘚皮
菝葜　草薢
白蘞 赤蘞 烏蘞　土茯苓

共九十一種 內分用二十四種 制用三種 附用八種

草部下

艾 蘄艾　青蒿
茵陳蒿　香薷
角蒿　紫蘇子 白蘇
荆芥　薄荷
雞蘇　藿香
夏枯草　益母草子
蘭草　澤蘭
幽蘭根　龍膽草
大青　蒲公英
紫花地丁　紫背天葵 雷丸
淡竹葉草　三葉酸
扁蓄　豨薟草
茵芋　澤漆
旱蓮草　馬鞭
劉寄奴　淫羊藿
白頭翁　紫草
茜草　天仙藤

蒲黃　海金沙
石韋 毛瓦韋　虎耳草
穀精草　石斛
麻黃根節　木賊草
燈草 灰　通草
木通 燕薺子　釣鉤藤
金銀花　款冬花
旋覆花根　蘧麥
紅藍花　凌霄花
芫花　堯花

甘菊花　五味子
馬兜鈴 青木香　瓜蔞仁 瓜蔞天花粉
王瓜 根　連翹
蒼耳子 根葉　萹蓄子
黑牽牛　白牽牛
葶藶子　車前子 葉
地膚子 葉　菟絲子 莖苗
金櫻子　覆盆子 葉
蓬蘽　白蒺藜
沙苑蒺藜　茴香 小茴八角茴

使君子　益智子
砂仁　白豆蔻
肉豆蔻　草豆蔻 草果
蓽茇　胡椒 畢澄茄
蛇牀子　鶴蝨
牛勞子 根　續隨子
馬蔺子 根　蓖麻子
冬葵子 花黃葵花　青箱子
馬蹄決明 汪芒決明　蔘實
預知子　木鼈子 蕃木鼈

馬勃　肉蒻蓉 草蒻蓉
鎖陽　浮萍
卷柏　青黛
其一百種內分用二十三種
附用十種

補遺

急性子 花葉　番椒
地芫荽　翳草
廱衙草　虎杖
黃藤　牛李子
補骨脂

其九種內分用二種

婺源汪　紱雙池輯後學吳縣徐大椿靈胎刪補
同邑程　瑤汝謙校字
吳縣吳　夢元陛圖
陽湖管　禮和昌叔
元和錢　林頤山晉階

藥性

用藥之要不過五味以養五化五氣以平六淫辨其輕重浮沉以知其所入之經所歸之臟更參之以五形五色以意會之則用藥制方以應證候亦可思過半矣然藥之性味不可不考古今本草不止一家學者病其煩則不能徧閱近今所謂藥性賦者則又掛漏而不足以盡藥之用且言其用而不明其所以用宜醫者之日庸而日謬也草木雖言雖淹博如李時珍亦有不能無誤者況其下乎茲特標其切於用者不屑屑而詳其性味所宜以待人之自爲神明其用不屑於治證及古方蓋不欲過煩亦不欲人之執一而不通也

穀部

藥而以穀部爲先者穀以養人養適其宜則勿藥可矣且五味以平心穀莫非藥也若五穀之性且不能辨則何以更用他藥乎。穀食日用所需故雖無主治病證亦特爲考之必詳。

稻　木穀也。生於水田水生木也是以木春旺而生。金秋旺而成。

稬　稻之不粘者。早熟者曰早米。受氣未足不甚益人。八月後熟者曰秫米。性平和冬初始熟者曰晚米。又曰大米。性微寒。古方稬米是用晚米。○大抵色赤微温。白微寒。新米多動氣。陳米乃宜人。五穀皆以陳久者爲良。甘平。養肺氣。補肺也。晚米味亦微酸。和胃除煩熱。味甘而淡故和胃。成於深秋而性微寒。故能除心煩解熱毒。

穀芽　甘温。和胃。順氣。消食積。取其有變化而發生之氣也。甘味皆補脾和胃。○發穀芽宜用稬稻之赤者炒用。

稬　稻之粘者。古人所謂稻。味甘微苦。氣温。甘能補。健脾補土。苦能堅。實大便。補腎助閉藏。性粘而善化。如爲酒爲餻爲餌。皆惟所變化。故能化癰疽瘡毒。使之成膿。然性粘。食之壅氣。

黍　火穀也。暑至而生。暑退而成。故屬火。且生於高燥之土而不畏旱。亦火之性也。出秦晉燕趙。南方無之。故南人多不識或只以稻黍當之。誤矣。苗似蘆葉亦似蘆穗散垂。米圓而有溝。如麥。其大當稻米之半而大於粱米。其色有黃白赤而北人統謂之黃米。以黃色多也。宜爲酒爲粢。糯但性熱壅。不宜久食。故古人雖亦以爲飯。而所常食則多用稷及粱也。甘苦。温。強骨堅腎。以微苦瀉氣。以粘滯故也。

秬黍　甘。微苦。微温。和陰陽。補脾胃。交心腎。秬黍即黑黍也。以其大於他黍。故名。因謂而名蜀黍。又名秫黍。苗高及丈。粒圓大。殼色光黑。而米色赤褐。南方有之。謂之蘆穄。又曰穄粟。又曰蘆粟。更有一籽二米者。則曰秬。乃或者以秬爲稷。則又大謬矣。本火穀而色黑。則得水火交濟之義。甘則能補脾。和胃。苦則能瀉心火而堅腎水。故凡霍亂吐瀉及食積寒積熱積而腹痛者。煎服甚效。以其得陰陽之和也。亦以陳久者連殼炒之爲佳。○古人釀酒曰秬鬯。用以灌地降神。亦以其得陰陽之和故耳。今北方亦以秬黍酒爲養人勝於秫稻。但此本黍之一種。或者指爲稷。則又大誤矣。

稷　土穀也。亦春生秋成。然宜於高土。色正黃。故屬土。苗似黍。葉頗叢密。芃芃然。熟遲於黍。米不若黍之粘。而性疏散。秦晉人謂之糜子。作飯。常食南方所無。南人亦不識也。稷音或轉爲穄。而秬黍亦似穄。故南人或謂秬黍爲蘆穄。因遂以爲稷。失之甚矣。甘平。和中。益氣。

粱　土穀也。春種。鮮黃。故亦屬土。苗亦似蘆穗。則聚附於莖。垂如狗尾。粒小於黍稷。南北皆有之。有黃粱白粱赤粱青粱。青粱粒米小而味薄。白粱又曰芭粒。大而味亦薄。性寒。赤粱又曰糜性平。南方獨指爲穀。又或謂之爲小米。性甘。微寒。微鹹。和

中。益氣。補心。滌胃熱。瀉腎熱。甘故和中。亦能治霍亂。鹹能補心。輭堅。故卻暑淫而散結熱也。北人以粟米飯浸冷水中。和水食之。能解渴除煩。通利小便。則其益胃熱瀉腎之邪熱。可知矣。性微寒。蓋稷屬戊土爲陽。粱屬己土爲陰也。

陳廩米　甘寒。微鹹和胃。平氣血。扶羸弱。南人多用陳粱米。要以粱米爲佳。有除煩解熱和中輔正之功。古人用以治反胃。

秫　粱之粘者。今人曰稷粟。又今甘微苦微鹹微温性粘。性味略似稷稻。補氣功多。解熱和胃之功不足。多食令人壅氣。

麥　金穀也。秋末金旺而生。夏初火旺而熟。故宜屬金。許慎說也。內經以爲屬火。爲心之穀。蓋以其成於夏而色赤。入心也。別錄以爲屬木。養肝。蓋以有芒而得春氣多也。亦鄭康成說也。愚謂麥本金穀。而能入心以除煩。衰其火勢也。又能入肝而潤燥。以金勝木邪。而節其過也。其本金也。

小麥曰來　味甘微寒。除煩。止血。養心平肝。利小便。潤肺燥。仲景合小麥大棗甘草以治婦人臟燥悲哀欲絕。則其補肺之正可知矣。

麪　甘辛温。益氣長力。厚胃。白麪則有辛味。辛温則潤腎而補肝。温厚腸胃。能作熱生濕。反令人渴。北方土厚。且習食之。南方土薄。而多雨。麥受濕熱之氣。故多食則作熱生濕。然作飯及和麪同食。則不熱不濕。而解渴。獨取白麪則作熱生濕。發渴。金性外寒而內熱未盡也。蕷蔔解麪筋。麪筋皆解麪毒。

浮麥　甘鹹寒。外陰而內陽也。止汗。退勞熱。鹹補心。汗爲心液。故能止盜汗自汗。鹹瀉腎。故能退骨蒸勞熱。

麥麩　鹹寒。功同浮麥。除熱。血。理風濕。和醋蒸熨。腰腳。能去瘀血。治濕痺。舒筋續骨。

麪筋　鹹寒。以麥麩浸水。加鹽按洗。麩中餘麪膠黏成筋。凡物有內外異性者多如此。解麪毒。和筋養血。去瘀。此所謂養心益肝也。

麥奴　除熱。去濕。此麥穗之受濕而黴黑不成者也。以受濕之物而能除熱去濕者。亦猶牛黃之解熱消痰。殭蠶之去濕祛風也。

大麥曰麰　甘鹹寒。益心。養肝。厚腸胃。和氣血。按大麥粘殼色正赤。粒大者。今謂之飯麥。又曰赤膠麥。此其性冲和。今人以粘殼色青。早熟而長芒者爲大麥。殆古所謂青穬麥也。然鹹寒之性。則略同。宜作粥飯養人。

麥芽　鹹平。微甘。和胃。寬腸。去腹脹。消食。散結。祛痰。通乳。下胎。甘故和胃。鹹故軟堅。且取其變化而發生之氣。然所祛者。亦食痰耳。炒用。耗腎氣。鹹瀉腎而其氣過散。

菽　水穀也。春種夏熟。夏種秋熟。地宜墳衍。故屬水。烏花而卵實。味兼鹹苦。大抵能交心腎。而隨其色以各有所入焉。

黑大豆　甘鹹苦寒。交心腎。明目。堅腎。則精水足。故有明目之功。活血補心。則血不滯。以鹹苦燥解毒。豆類皆解毒。故有活血之功。散熱也。利水。苦燥濕。解毒。黑豆菜豆更良。但炒則熱。煮則寒。隨宜用之。

黑小豆　甘鹹苦寒。今曰馬良於大者。以其味稍淡而乃穀類而性和緩。今人滋腎藥每用此。烏能責效。欲滋腎。必地黃而後可。

青豆　甘鹹寒。能緩肝。

黃豆　甘平。能和脾。

泥豆　甘平。和脾。養腎胃。色黃赤褐色者。又謂之土黃豆。

大白豆　甘淡。下氣

小白豆　甘淡寒。能清肺。諸種皆以秋熟者爲良。夏熟者令人動氣足重。

豆腐　甘淡。清肺熱。止咳消痰。諸豆皆可作腐。石膏取無實者。以甘能補淡能滲也。須清晨淡煮食之。

腐皮　甘淡。此又豆汁之精英所凝聚也。清肺熱。止咳消痰。輕清上浮。色白入肺。

菜豆　甘酸鹹寒。清熱緩肝。急瀉肝火。利小便。止渴解毒。皆緩肝之效。解毒須合甘草更驗。

豆粉　清熱利水。菜豆之良在殼。粉已去殼。更經澄治。其功遜矣。

赤小豆　甘酸寒。清熱解毒。去小腸火。利小便。行水散血消腫。通乳下胎。甘補土。酸能收心之散。味亦微鹹。多食耗血。酸瀉肝。鹹滲血。

飯豆　甘酸寒。和中。亦色赤而微黑。形長似豇豆。

豌豆　甘鹹寒。滑利小便。野生麥地中。莢長銳如菜豆。色斑駁。粒正圓如珠。

藿　甘酸。可佐穀食。豆葉也。古人以充蔬。凡豆葉皆可食。

豆芽　甘鹹寒。除煩清熱。白豆菜豆皆可發芽充蔬。菜菜豆者爲脆美。

豉　甘鹹寒。清熱。同種同熟。色青黃而赤。褐煮食亦能行水和中。

麻　連殼曰黃。音文。微毒。甘平滑。微辛。連殼則有辛味。和胃潤命門。辛能潤肝。治肝虛之風。利大腸。甘和而辛。能嘗肺。大腸肺之表。潤勝濇。故能通大腸之塞。破瘀。通乳下胎。以其滑也。

麻仁　去殼者。和脾緩肝。潤腸去風。祕。去殼則甘平。性幹高丈。餘節間生葉。如掌。至杪乃結穀。有實者曰苧麻。無實者曰枲。其實充穀食。皮績爲布。古人惟麻布。元朝以後。乃廣用棉布。而麻之爲布者鮮矣。然種未嘗亡。麻未嘗不充用也。乃今人以苎爲麻。而麻之用愈廣。又且以胡麻爲麻仁。而麻之爲穀。亦不識矣。李士材尙以胡麻爲本經之麻。而況他人乎。

胡麻　甘苦寒。滑。又名脂麻。其莢方。故又名苣勝子。其莖葉頗似麻。故名。然莖短不及大麻之半。葉對節而生。幹稍方。花生節間。隨結成莢。莢四隔。子著其中。圓扁而有尖。全不類大麻。皮亦不可爲布。李士材以此卽大麻。其誤甚矣。黑色者能滋陰。以其補腎。以其黑。利大腸。以其滑。緩肝。明目。以其甘寒。涼血。解熱毒。以其甘寒。治瘡潤燥。白色者潤肺。泄逆氣。以其苦能泄。亦止咳嗽。赤褐色者。交心腎。又有大粒而色褐者。曰壁蝨胡麻。或用以治瘋癩。亦取其緩肝潤燥也。

麻油　甘寒。解瘡瘍熱毒。熬膏良。

苡　甘鹹寒。滑。一名薏胡。生湖澤中。葉似蘆而柔。朝始生近根白芽。肥脆。剝取之曰茭白。又云茭筍。及老而生穗。結實。則曰苡米。粒長半寸許。色正黑。作飯甘滑。味似大麥飯。亦可粉之作粢。糅皖江貴池尙多有之。山中人不識也。和中除煩。止渴利水。以上周禮注所列九穀也。

蕎　甘寒。滑。蕎亦作荍。又名烏麥。花麥。此非麥類。以可麵而旨名。然莖赤。葉青。花白。子黑。亦得四氣之和。但秋種冬熟。受四時之氣偏於陰耳。去腸胃積穢。解熱毒。能去毛毒。解酒積。春後食之。動寒氣。發痼疾

葉　酸寒。滑腸下氣。可作蔬。

苦蕎　苦寒。亦能充飢。野生者花淡紅色。貴州思州思南諸處食此。

穇　甘苦溫。一名雞爪粟，一名雲南稗，亦似蘆而莖扁有稜穗三四出如雞爪粒如稗子。生於旱地易種，只可磨粉作粿食。益氣充飢。

稗　甘溫。有旱稗水稗雜生黍稷中。可作粉濟飢。苗如稻穗如黍而粒小。

薏苡　甘淡微寒。色白入肺。清肺熱。水痺。能行水氣。邪濕去則邪熱除。故能治肺癰除咳血。味甘和脾。行脾濕。甘補淡滲。故能行水。壓去濕痺。療腳氣。治濕痺熱淋諸證。皆脾之積濕也。緩肝。舒筋急。甘以緩肝。

根　甘淡。治肺癰。輕虛故亦能上行治肺。

孤兒星　性味同野生水畔。苗如薏苡。但實有硬殼。甚堅而色黑。仁亦如薏苡。消堅。

御麥　甘淡。微寒。俗名薏米。包莖葉皆如薏苡。如蘆。上亦抽穗花實而不堪食。節間生包結實。有葉包之。有長鬚上出。柔細可愛。赤黃二色。附生一桿。纍纍如天南星狀。益肺甯心。可生食可煮可炒。

罌粟　甘寒。滑除胃熱。其花名麗春。有紅紫黃白數色。大如盌。豔可愛。苗如苦蕒而葉多刻缺。甚柔脆。可作菜茹。莖斷之有白汁。花落結實。形如小罌。中有黑米如粟。故名。合人參可治反胃。

殼　酸寒。澁止久瀉。虛者方澁。遺精。治脫肛。功然不可用。皆酸澁之輕用。

醋　酸溫。用米作飯。以辣蓼罨之。使發熱。至七日。乃和水浸之。晒日中。晦。條時攪之。久釀而成。所謂曲直作酸。瀉肝。故能散瘀血。止血暈。除心也。破癥結。消癰疽瘡腫。收心。故能治卒昏。除心腹血氣痛。醒睡夢。醒酒。故能開胃。發音聲。殺魚蟲諸毒。伏蛔也。凡辛多生毒。金衰令也。多食傷筋。收之過則筋縮也。○酸酒收造者不堪用。

糗　苦溫。炒米麥也。或屑之為粉。或不屑。皆可備食。用稷米冬月炊飯攤冷。至七日。晒乾炒之。尤佳。

其凍米亦健脾。苦以燥可久藏。

餑　甘溫。米糖也。凡米皆可作。稷米尤良。炊飯拌麥芽。再和水入鍋。以漫火溫護。飯化乃榨其汁熬成。

和中補脾。故建中湯用之。消痰。陳者始能。以其緩肝。能舒筋急。多食損齒。中滿。土味過則水虧也。

酒　辛熱。麴釀。米化而成。所謂從革作辛也。凡穀皆可釀。南方多用稷。稻。北方雜用之。惟秫黍酒為最。味有辛苦甘。敗則酸。辛者散。苦者燥。甘者緩。酸者不可飲。而要之皆有辛味。散則急。燥則烈。緩則守。酸則悖。而要之其氣皆熱。散水。和血。行氣。壯膽。辟邪。辛以補。煖腎。興陽。辛以潤。發汗。行藥勢。達肌表。禦寒氣。辛以瀉肺。助腎。發汗。行藥勢。達肌表。禦寒氣。辛以瀉肺。助多飲傷氣。瀉肺之過。怒損腸胃。補肝。助房慾。損精。昏神。潤腎。補命火之過。積熱鬱濕。生痰。致病多端矣。凡吐血反胃。痔漏。咳嗽。消渴。癰疽諸症。皆酒之為害也。況酗酒亂德。而生禍乎。

燒酒　辛。大熱。傷人尤甚。或以為寒。大謬。○凡枳椇葛花。檄欖。醋之類。皆解酒。

醬　鹹平。稉米麥麵皆可作塊。煮熟。以牡荊罌之。俟生黴。乃成。此非古人醯醢之。盬心。解煩。鹹補。多食生痰。以其鬱濕也。然其用亦同矣。

醬油　甘。鹹平。功用同。作豆豉如作醬法。而取其精液也。

神麴　甘辛溫。白麵百斤。赤小豆杏仁青蒿汁蒼耳子辣蓼汁各三升。和作餅。罨以荊。俟生黃衣。曬乾。陳久良。炒用。或煨。和中開胃。消滯去脹。破結行痰。回乳下胎。則能和。辛則能行。能散。以經變化而成。故長於消滯化堅也。

赤小豆　甘酸。以收散行水。杏仁　辛苦。以降逆行痰。蒼耳之甘苦。以燥濕堅水。紅蓼之辛苦。以溫中和脾。白麵之甘辛。以補中益氣。加

之以變化是以能宣能達能消能伐而正氣不傷借六神爲名耳不必惑於神也

酒麴　功用略同但性猛不和

紅麴　辛甘酸熱以水浸濕早稻米中藏砒石麴藥罌地爛成赤色其赤入心透營之則碎此亦與破瘀活血去水穀入中焦命火熏蒸而化血之理同也破瘀活血去傷赤入血分酸則去瘀辛則氣行而血活故治血痢療損傷去產婦惡露開胃消食解生冷物毒由變化而成故能消滯且化物毒也

淡豉　苦甘寒水浸黑豆一宿蒸熟青蒿罨之俟生黃衣葉封固晒乾簸淨再拌水濕收囊中築實覆以桑葉封固晒七日取出曝乾又水拌入囊凡七次再取蒸黑透心藏用除煩躁解懨悶黑入腎苦堅水而瀉心火故能交心腎治不眠清熱調中發汗下氣甘調中輕發表苦降泄逆氣解斑毒止嘔逆輕寒入陽則而解肌熱也亦治陰痿血痢能滋陰能去熱也○形氣輕浮非能下達於腎然其功實皆以補腎水而瀉心火也雲氣得浮游而升達於上則熱鬱之氣平矣愚以爲能解暑

蔬部

蔬以輔穀食故考之亦詳

蔥　甘辛溫陶氏謂白冷青熱此卻不然但全用則行通身根與白行肌膚青與尖專行達肌表上頭目又生用則外行泡湯則表散熟之則中守震雷之氣補肝瀉肺是以能升散鬱陽熱故解施行雲雨汗故發攻決淫寒故散寒且能治陰毒通行血脈外直中通而升散氣行則血脈行無所不通通明耳目通孔竅外敷治擊傷折傷生搗用解飲食蛇蟲諸毒熟用種不一漢蔥春生冬死寒蔥冬夏皆生結實者子黑色如蠶沙皆可用惟樓蔥又名鹿角蔥形粗大而分枝性熱不甚香不足用多用亦耗氣忌同蜜殺人及棗食蔥急棗甘緩兩不相得也

大蒜　辛甘熱此胡蒜也漢張騫得自西域古中國只有小蒜今竟不知爲何物李時珍以小而色赤辛甚者爲小蒜大而色白味甘者爲大蒜此不然也赤白辛甘因土之肥瘠而異非二種也竊謂小蒜乃今之葫了其根下成椎故古以蒜名蒜者算籌也生則辛多性烈熟則甘多稍緩命火之氣潤腎補肝宣達九竅攻決六淫陽氣宣達故凡風寒暑濕清疫消癰腫破癥結消肉食殺蛇蟲毒大要性和胃健脾以味甘色白入氣分行水以辛行利腸通上無所不通不能如蔥之發表非若其中通外直能瀉肺而開痰理也多食生痰動火散耗氣血損目昏神害同酒命火上炎之過壯火食氣火熟生濕成痰且陽盛陰虛火盛水衰則散而皆昏矣忌蜜

韭　甘辛溫微酸氣味亦薰辛而轉有酸味巽木之氣補肝而能瀉行血中之氣能充聚肺氣散瀉瘀血以其酸也甯心收心之散助腎之燥和胃辛能和陽酸能和陰逐瘀辛以行之解一切毒葷味皆能辟毒

韭汁　治吐血衄血辛行酸瀉也和童便飲之療反胃噎隔辛潤甘緩酸斂也用汁尤行瘀合牛乳薑汁溫服治三陽結此方最妙餘皆不及忌蜜

韭子　甘辛溫補肝潤腎助命火能煖腰膝治筋痿及遺精白濁溺血遺溺諸證亦以其兼有嚴味○炒研用

韭根　甘辛酸熱大補命火去瘀血續筋骨逐陳寒療損傷加酒用之回陽救急

薤　甘酸辛溫似韭而葉闊色白光滑辛薰之氣則薄於韭李時珍以薤當之大誤也薤葉方而中

空。蔥葉扁而圓。純不相類。兌澤之氣。補肺而能瀉。行氣中之血。故利大腸。去大腸內之滯氣而泄喘逆。斂安肺氣而療胸痺刺痛。胸中心肺所居。氣血之會也。酸以斂正。辛以去邪。故合括蔞用之。忌蜜。古人用蔥白近根處則白。非蒜子也。

蒜　甘辛。苦溫。似葱而色青。中空而外方。且長大於葱。根下成椎。如蒜而色白。不分瓣。汁如涕而滑。古無所謂蒜名。搗汁可塗治擊傷火傷。多食昏氣昏目。疑即小蒜也。忌蜜。以上皆葷菜。然俗以蒜爲素菜也。

葵　甘鹹寒。滑。今曰馬蹄菜。葉圓而後缺。形似也。又名鼈菜。又如一丈紅花。故此花亦名蜀葵。但葵菜花甚小。實亦成癸。水之氣。益心。瀉腎。滑腸。去結。癸水何以益心。曰戊癸行水。通乳滑胎。皆以鹹而滑也。夫行病後忌食。

菘　甘辛。寒。白菜也。種不一。有箭幹白。曰菘也。有黃芽白。菘也。又名牛肚菘。有三月青。黑菘也。又名瓢兒菜。有雪裏紅。紫作淡蘆則酸。煮汁。除煩熱。醒酒。以菘也。與芥菜相似。辛寒之。爲鹽乾之。爲黑鹽。蘆泡湯。能治傷寒。輕者開聲音。亦以性存焉。鹽能表能瀉。肺邪也。

芥　辛。溫。種不一。有青芥。人所常食。有白芥。子可入藥。有紫芥。尤辛辣。有芥藍。可作靛染綠。性獨寒。多食腹痛。多食動氣。發瘡。

白芥子　辛。溫。補肝。瀉肺。功專行痰。去支飲。辛能行而生春月濕地性。尤專行濕痰。色青專肝木行於兩脇。肝氣不能行。水則成支飲。子專入肝經。故行脇下支飲。炒研用。非脇痰不必用。久溫中。開胃。發汗。祛寒。輕亦治風痺。補肝。痰嗽氣虛禁用。

芥醬　辛。溫。川青芥子。炒略熱。研碎。湯泡。和勻。開胃。豁痰。利氣。殺魚腥毒。故內則食魚膾。以芥醬配之。

芸薹　辛。溫。即今油菜。似白菜而小。子行血。消腫。治遊丹。可榨油。道家以列五葷。行血。消腫。消乳癰。亦以辛溫能行。能散也。多食動氣。發瘡。由冬寒而春溫。而不能如葱蒜之專達。不正之氣。亦隨發焉。

菜油　氣味同。而尤燥熱。

來服　辛甘寒。蘿蔔菜也。莖葉上氣。根魁下氣。生食解酒毒。清肺熱。除煩。治渴。止痢。須乾久者。療打傷火傷。以瀉肺邪也。熟食。寬中。化痰。散瘀。消食。止吞酸。利二便。辛而下行。以行肝氣和脾胃也。亦治吐衄咳嗽。之功。解麵毒。以寒消熱。能滲血。最破積聚。微有鹹味。而辛散兼之。故凡作豆腐及澄治葛粉。麪粉。中入一片。則皆消散成水。其破積聚可知。故服地黃者忌。

子　辛。甘。平。生用。吐風痰。寬胸膈。託瘡疹。熟用。下氣消痰。攻堅積。療後重。生搗泡熟炒用。

葑　辛。寒。蔓菁也。今曰大頭菜。又曰狗頭芥。莖葉似菘。亦似芥。根魁如蘿蔔。江北多。南方少。南人多不識。或以爲即蘿蔔。誤甚矣。利水解熱。下氣寬中。功用略同蘿蔔。

子　益肝行氣。去鬱熱。攻積聚。殺蟲毒。皆辛寒之效也。鬱熱故治疸。○蔓菁園中無蜘蛛。治蟲毒可知。○搗敷治瘡腫。

菠薐　甘。酸。寒。滑。葉似酸莫而色深綠。根大如指。而色赤。叢生地上。如盤。抽莖結實。似葵黎。斂陰。和血。然多食發瘡。肺過斂則皮膚反燥。

苦蘆　甘寒。一名荼菜。亦或謂之菠菜。形似白菜。莖肥正
白。葉厚而脆。煮食有土氣。今人或以爲菠稜。
反謂菠稜爲著蘆。益脾利腸胃。以甘而有
兩易其名。誤也。多食尤發瘡。
土固無不發。且過緩生濕。腸
理反滯而生燥。血凝不行也。

苦蕒　苦寒。古曰苦菜。蓋一物而二種。肥者苦而甘。
猪耆尤苦。如今野生者。有所謂老鴉苦蕒。即
茶也。葉色青白。亦有紅筋者。其莖斷之有白汁。抽
莖作花。如單瓣小菊。結實甚秕。上有白翁飛絮。
苦瀉心盛夏生。己土之氣。芑字從巳。火退而土任事。
瀉心解暑。去熱除煩。食之甚養心氣。
大熱煩渴。飲汁即安。解一切煎煿火毒。
通乳。莖中空而有白汁。故也。心有
去則水安流就道。而乳汁通矣。

萵苣　苦。甘。寒。瀉心去熱。解燔炙火毒。有白苣紫苣生菜
數種。白苣莖肥。可
醃食。又名萵筍。莖葉略似苦蕒。葉較柔滑。異其糙澀。花
實亦同。最宜生食。北人多炙煿。故解以生菜。其除煩祛
暑通乳之功。不及苦蕒。而味之脆
美較勝。或云多食昏目。未必然也。

莧　甘。酸。溫。赤白花綠。高下種類不
赤者味厚。白者味薄。和中散血活血。色赤入血。
微酸散血。離火之氣。形高大而
性溫活血。中含滑暑。莧含濕熱蒸鬱之氣。宜
腸胃。而多食作熱爛瘡。瘡家忌。鼈。鼈介蟲。而亦有離象。
忌。語云青泥殺鼈。得莧
復生。蓋未必然。然同
食或轉生蟲蠹耳。

馬齒莧　酸。寒。一名酸莧。一名九頭獅。以枝頭多也。葉排
如馬齒。盤生。莧菜地及陰濕處。節節著土
則復生根。有大小數種。金陵人曰安樂菜。去瘀。酸瀉肝。殺蟲。蟲見酸
補肺大腸而去瘀。又寒勝熱也。治淋。酸收心火之散。治痢。以殺蟲
去熱也。滑胎。
治遊丹。其汁含水銀之氣。最忌鼈。
黎　甘。寒。今灰藋也。又名灰蒿。又名灰莧。雜生莧菜中。莖
葉似莧而葉糙有刻缺。近本處有灰。有紅灰白
灰二種。赤灰去濕熱。拧莧蒸。如能使
香有小毒。

蒿蒿　甘。溫。即菊花菜。花葉似菊。煮脆。中空。春末即花。結
實如苦蕒子。蒿類甚多。葉白蒿也。皎青蒿
也。蓬野艾也。莘籬蒿也。莪蘿蒿也。蔚牡蒿也。鼠麴黃蒿
也。金鈴齒蒲蒿也。又斜蒿。蔓蒿。或可爲蔬。或以入藥。此
不具錄。而蒿類則園圃所植。尤甘脆香美。開胃。和脾。多食動氣。

鼠麴　甘。溫。黃蒿也。色白。花黃。布地如盤。花葉皆白絲如
絲。以搗和米粉作粿食。軟韌而美。有大葉白
花而高者。亦名香茅。花甚香。可置枕中辟
惡。而味不可食。有貼地生而小者。曰地錦。補肺消痰治
喘。以色白入肺。味甘淡。補肺。如白餌而溫。能固氣而勝
寒。故消痰治喘。○地錦能補肺。去寒熱。治吐衄。溫
下部。續筋脈。接命門。

蕺蒿　甘。苦。辛。溫。似白蒿而莖肥脆。生湖澤旁。
長數寸時。採爲菜。香脆而美。開胃。行水。
以在澤
旁也。

馬蘭　甘。苦。溫。亦蒿類。葉如澤蘭。花如菊。色青紺。補腎命。
故曰馬蘭。菊春月採食。甚香美。
除寒濕。煖子宮。苦堅腎。去濕。色黑。能入腎。婦
人以煮雄雞食之。能令有子。殺疳蟲。殺
蟲。治小
兒疳積。

胡蘿蔔　甘。辛。溫。根如蘿蔔而形長。有紅黃二色。莖葉如
川芎。花實似蛇牀。又似茴香。根苗皆可
食。而根爲香美。生
微辛。苦熟則純甘。潤腎命。壯元陽。煖下部。除寒濕。甘補
故壯陽。煖下。功用似蛇牀。根實皆可用。辛潤
而今人不知。蕃舶葫蘆巴。實亦此物耳。

薤　甘。鹹。寒。滑。薤音謝。出南蕃。又曰無心菜。葉如葱尖。莖
實。有蛇薤。花實皆似牽牛。而
花色淡紅。此二種近水乃生。解蠱毒。及砒石毒。補心血。
行水。鹹以軟之之功也。
搗汁。解蠱毒最效。

石莧　酸。鹹。寒。色赤。莖葉似莧而厚。俗名蘭。音蘭。
莧搗蒔土中。即生。味作松香氣。可治火毒。

蓋如景天龍芽草之類。接斷傷以得金水之氣多也。

芹　甘。鹹。溫。水陸不一種。家芹爲佳。方莖而高。至秋乃花。曰馬芹。味最下。白根而夏初即花。曰水芹。人謂三月後不可食。此亦補心。鹹能護心。生水去痰。鹹滲不然。但揀擇宜淨耳。中能交心腎。去痰。血。續傷。根斷復生。○可爲夾棍藥。多食亦發瘡。

蓴　甘。鹹。寒。滑。蓴音純。生水中。如荇菜而葉大如掌。除煩。解熱。消痰。多食腹寒痛。

荇　甘。鹹。寒。滑。生水中。莖如釵股。葉正圓。有缺如馬蹄。浮水面。背有水泡。除煩。解熱。消痰。行水。

蘋　甘。鹹。寒。滑。生水中。如荇而四葉聚於莖端。形如田字。一名大萍。一名田字草。功用同上。

藻　鹹。寒。有馬尾藻。蕰藻二種。今所謂蕰蓹也。細如絲絲者青榮可愛。大如鴨舌者次之。摘嫩芽。挼去腥水。皆可作菹。補心。行水。消痰。軟堅。能消癭瘤。破結核。消水腫。療腳氣。通噎隔。消積食。皆鹹之功也。凡水藻可蔬可藥。凡水菜。忌甘草。海藻尤佳。以鹹味尤厚耳。

茈　甘。辛。鹹。俗名魚腥草。又名臭猪巢。生下濕地。葉如蕎麥而厚。面青背赤。花白。根紅白色。氣甚葷臭。可作蔬。行水。攻堅。去瘴。解暑。療蛇蟲毒。治腳氣。潰癰疽。氣重而力猛。去瘀血。補心血。

芫荽　辛。溫。一名胡荽。葉似芹而圓。闊光潤。莖細如縷。升布地蔓衍。結實圓小。中含細子。氣葷甚。升散陽氣。辟邪氣。發汗。托疹。發表如葱。但專行氣分。多食昏目。耗氣。祧肝之過。○或指爲甘蕈尤謬。但昏目同耳。

冬瓜　甘。酸。寒。秋晚乃熟。藏待冬食。故名。又曰白瓜。利便。行水。散熱。止渴。可傅癰毒。療火瘡。酸。補肺而瀉肝。甘和中。行秋冬之令。療火瘡。陳者佳。癩者忌食。善潰也。

子　甘。寒。潤心。明目。毓神。瓜瀉肝。而子則補肝。

南瓜　甘。酸。溫。種自南蕃。故名。又曰蕃瓜。或訛北瓜。補中。益氣。不潰。冬瓜善潰。此多。此甘多。故功效不同。益心。酸以收散。酸亦補肺。色赤入心。斂肺。瓜形如肺。多食滯氣。甘過緩。而南瓜肌肉如粉。故滯氣且有小毒。

黃瓜　甘。酸。寒。遍體多刺。如癩。利水。解渴。功似冬瓜。忌落花生。

甜瓜　甘。酸。寒。有甜瓜菜瓜二種。甜瓜瓤甘。酸菜瓜瓤則不可食。其狀或青或白。皆相似。功同黃瓜。但此不潰。宜入醫。

蒂　苦。寒。湧吐風痰。宿食。苦味降泄。而湧吐者。膈上有痰食之阻。苦不得降。則攻而湧之。以遂其降。猶以石擊水。激而躍之也。且氣惡也。

絲瓜　甘。鹹。寒。老而成網。如絲。故名。解熱。化痰。鹹軟堅。又名天羅。又名紡線。

瓜網　涼血。滲血。通經絡。托痘毒。燒灰存性。

子　治腸風。痔瘻。崩漏。下乳。

苦瓜　苦。寒。體多塊磊。色白而長者。味苦而美。圓短者曰紅姆。熟則色赤。甕味甜。可食。瀉心火。解暑。喝。療熱毒。六七月食之最宜。

匏　甘。寒。有甘苦二種。苦者不可食。甘者一名瓠。又名壺。形長或圓。而上銳。細腰者曰葫蘆。有斑駁及白者。老則殼皆堅。可剖爲杓。利二便。略同冬瓜。

苦匏　湧吐。同甜。瓜蒂。

落蘇　甘。鹹。辛。寒。俗名茄子。本以味似乳酪。故曰酪酥。然有葵麻之味。葵與辛同性。故以辛言之。

寬中。白者佳。純甘。散血。赤故散紫止渴。白者可生食。多食動風發瘡疾。

根　辛鹹寒。散熱消腫。治風癉。漬酒飲。療凍瘡。煮汁漬之。

扁荾　甘酸溫。有短長厚薄數種。豆或黑或紅。惟白者入藥。一名沿籬。一名扁豆。和脾。交心腎。脾土之菜也。烏花卵實。莢狀如脾。是能交心腎於黃庭也。

白扁豆　甘鹹溫卻暑。補心滲水。瀉腎降濁。升清。交水火於黃庭。和胃厚脾。甘補脾。鹹滲濕。濕去則脾厚矣。用白者以入肺胃之分。且有腥氣。又能升達肺氣。清金生水。通利三焦。色微黃。兼入脾分。以和中州。凡感暑為冷飲所遏。入於脾胃者宜之。故能治痢。以健脾則連皮炒熟。使甘香入脾。卻暑利氣。則生用。使腥鹹入心肺。解毒。醒酒。解河豚及砒石毒。多食亦壅氣。脾過緩則氣亦壅。

豇豆　甘鹹溫。一名豇豆。俗名羊角豆。花有紅白。莢必雙生並垂。長者二尺。故名豇豆。似腎而色紅。豇補心瀉腎。腎之菜也。瀉者瀉有餘之邪也。亦言紅也。豆似腎而莢雙垂。故下入腎。滲水。利便。降濁。升清。凡蔓生達行者。多能通徹上下。瓜瓠之類。蔓空莖脆。則通利水氣而已。豆則蔓實莖韌。氣勁而能升降氣化。以上下於三焦。又不止行水已也。多食滑腸。下速也。小兒食之多完豆不化。

刀豆　甘鹹溫。一名挾劍豆。以莢形名也。和胃。升清。降濁。力尤勁。

豉　甘苦鹹平。老豉形堅者。和中。交心腎。止咽逆。苦降。鹹升。

根　苦鹹。止腎氣攻心心痛。能通衝脈而濟水火。交心腎也。

虎沙　甘鹹溫。俗名虎爪豆。以數莢聚生形似。通徹上下。而氣不純良。以其藤蔓最高。而莢有毛。則上能達肺。且腥氣重。故食之多使人吐。其色黑。味鹹。而體重。故下則入腎。下徹於足而湧泉作癢。瘡瘍。徹火之動也。

貍沙　甘鹹溫。一名玉豆。似虎豆而形扁。色紅白斑駁。莢硬不可食。效同虎沙。

薑　辛溫宣達陽氣。嚴毅正性。通神明。去穢惡。肝木之藥也。辛味本得之金。故嚴毅方正。而收極而散。則辛能補肝。用根在下。故專入肝。補肝木則生心火。而宣達其光明。故通神明。兼陽令而消陰翳。故去穢濁也。

生薑　辛。溫。上行。升達於肺。則暢胃氣。會膻中。瀉肺邪。外入之邪。皆能瀉之。故治傷寒頭痛。鼻塞咳嗽。行痰去濕。開胸膈。納飲食。此皆生用。以達生氣於上。而去其收斂之通腠理。皮毛者肺之合。瀉肺辟邪。山嵐瘴氣。殺毒。則毛孔開。故發汗。辟皆能辟。半夏南星之然。多食亦耗氣。生熱。閉塞者則宜之。若陰虛多火。則不宜。與酒同食尤不宜。暫以禦寒。則可若多食則有發痔損目之病。且反能發嘔。

反胃。○周禮內則皆言秋和多辛。以秋令收斂。恐其過斂。故多辛以取其平也。今人乃曰秋不食薑。夜不食薑。婦忌薑。以其熱耳。

乾薑　辛。熱。生則氣升散。故溫乾則陽氣皆中守。故更熱。煨胃。溫經。中守於肝。不發汗。專除中州積寒。陰翳治寒。嘔清寒。痰化冷食。通月經。

炮薑　辛。苦大熱。濕紙包微煨。去沈寒。祛積濕。達陽氣於太陰。太陰脾也。苦能燥脾瀉濕。故沉寒積濕。以此勝之。

黑薑　辛苦溫。煨至黑。去下部沈寒積濕。同陽氣於至陰。潤腎。堅腎。色黑則入腎經。火化則不熱而止於溫。苦堅腎水。辛補命火。續絕回陽。

薑炭　苦辛平。煨成炭。存性。則苦味多而辛熱之性平矣。堅腎。補肝。止妄行之陽。宣而有守。子母相守也。黑能止血。苦能降泄。故止吐衄。

薑皮　辛寒。凡皮多反本性故寒。達於皮毛行水驅風。以皮達皮故治水浮腫。去皮膚之風熱。止汗。薑發汗。則薑皮止汗。且微寒也。○薑爲醫藥之用至多。故於此考之尤詳焉。

百合　甘苦濇平。一名蒜薑。根魁分瓣如蒜。一莖頂花。葉則附幹旁出。白花者入藥。澄粉食之亦良。○凡濇與酸同用。補肺降逆。收散肺金之藥也。甘補肺。苦降逆。濇斂肺。兼能收心。故清肺甯心。去熱止嗽而治百病不安之證。斂下而上直達於肺。以收爲用。色白入肺。獨莖直達。亦能利二便。消浮水。開痞滿。療乳癰。然要知此以斂爲用。內不足而虛熱虛嗽虛腫者宜之。與薑之用正相反也。

山藥　甘濇平。有濇味。和中。可上可下。而以清虛熱收散人不覺。

氣爲用。諸薯之緊小色微赤。生於山而可入藥。故名山藥。懷慶產爲良。色白微紅。上行則清肺熱。甯心

神。治健忘。中守則固腸胃。化痰。止瀉。治痢。下行則斂胃氣。防溢水。固命火。澀遺精。生搗外敷。則消癰腫。根長而下引。蔓延而上行。味甘淡而兼補五臟。故可上可下。視他藥所嚮而行。

薯蕷　甘平。有白有紅。有長而肥大。有多歧如掌者。白者入氣分。紅者入血分。補中。順氣。佐穀食。

番薯　甘平。根似薯而蔓生。出廣閩。止渴。醒酒。益肺。甯心。生用之效。益氣充飢。佐穀食。熟用之效。甜甚。

芋　甘辛平。有葸味。用同辛。益氣充飢。行水。多食壅氣。味如粉者必壅。

芋荷　甘平。斂自汗盜汗。葉也。辛之反則能斂。能固野生者尤良。

萱　甘鹹平。滑。金針菜也。野生者曰補心。清肺。破鬱。行水。黃花菜。葉花皆可食。花輕虛上行。色黃赤入心。兼入脾肺。鹹則輭堅。故破鬱消憂。養胎。滑胎。所謂宜男也。

紅百合　甘鹹平。山丹花也。性味略同萱花。可治吐衄。乾之亦佳。

槿　甘淡滑平。木槿花也。古名舜華。又名日及。千葉者名清肺甯心。滲濕去熱。宜之。且治肺癰。以甘補淡滲之功。又赤白花。分治赤白痢。以大腸與肺相表裏。小腸與心相表裏。凡痢二腸濕熱也。以滑去滯。則愈矣。

葉　沐髮去垢。亦可食。宣腸胃。

根　治肺癰腸癰。能下行。

薺　甘平。冬至後布地生。葉似蘿蔔菜而甚小。根直下如線。抽莖直上。三月初開小白花。結莢扁而三角。如扁漆香。交夏則死。一名芊菜。一名雞心菜。一利水和脾。辟蚤蝨。散鬱熱。略似夏枯草。但不入血分。○上已戴其花。又煎水沐浴。以辟蚤蝨。除不祥。亦采蔺意也。

苦蕺　苦鹹平。一名魚腥草。澤蘭有朽氣。去瘀。解暑。苦瀉心鹹瀉腎。堅固散宜暑月。可交心腎。多食令人腳輭。煎湯治產婦血母成塊。作痛。亦去瘀輭堅之功也。

苦板　苦寒。似蘿蔔菜而小。微紅有毛。花作蓊頭飛絮。解暑。去熱。釐藏內食。不壞。

鶯腸　苦寒。一名田眼。似苦板而黃花。同上。

雞腸　甘平。莖空而中含一筋。故有嫂纔名。

蕨　甘寒滑。一名滑腸。發瘡。色紫入血分。含氣未舒。故發瘡。

蕨粉　甘寒滑。搗根澄治。可濟荒。無補益。多食令人痼冷。

筍　甘寒。竹萌也。大竹曰毛竹筍。小者箭竹曰水筍。又有玉筍。瑣玕筍。紫竹筍。斑竹筍。桂竹筍。惟苦筍爲良。不從竹入木部。並筍入蔬部者。以竹固非草。非木。而筍供日食爲多也。陽動陰下。震木之氣。而陰方盛。則其發急。然味甘能緩。緩肝。開胃。不利大

腸古謂爲刮腸竟然不及於肺以猶在下也木盛則陵金發痘瘡合陽氣而欲舒也今多以其火托痘

苦笋　苦寒。甯心解鬱熱心火。苦瀉

竹　中虛有節上行直達震木之氣。

竹瀝　甘寒滑能行肝膽之陽氣陰汁以達於經絡而通其阻滯之邪。肝木膽火當熱而反寒者猶膽汁之性亦寒而其用則以行相火之令也以陽在陰下也竹有節而中通上喬故瀝上行無所不達能驅風散火去濕行痰透筋節而發之正迅雷之發則陰翳鬱熱暴風皆止而爽然矣是以治中風中痰風痙癲癇消渴諸急病而利竅明目止汗清熱除煩皆宣達肝膽之陽氣故也宜和薑汁以助肝陽今人視爲險藥覇道失之矣

竹茹　甘寒。竹之青皮能開氣化之陰鬱以達之膽中而舒

其君相之火心君火膽相火合而鬱於思慮則陰氣鬱也心火不傳木則溫溫欲厥而已竹茹抱輕虛之肝氣而達之以上行心膽之鬱開則膽遂其溫而心有所決思慮安矣故能治煩熱不眠除吐咽驚癇肺不受灼肝不受抑氣化平也

竹葉　甘淡寒。用淡竹之葉其竹薄而節間有粉能開外鬱之陰翳以達之肌膚四末之表而舒其肺胃之陽最輕而在上故及手足肌膚之表而去其外邪之陰翳使陽氣於上燻以能除陽明發熱退肌膚熱去心煩治喘咳止嘔噦止渴保肺此皆宣達陽氣之功或以其寒而不敢用惑之甚矣

天竹黃　甘淡寒。老竹節中黃粉乃津液所凝結不必海外功同竹瀝而稍緩久而凝成故性和緩然功不及瀝之速客忤急驚尤宜

蘆笋　甘淡寒。蘆之萌也兼得水澤之氣解魚蟲毒最解河豚毒魚鱗蟲也亦屬木而生於水河豚之性稍觸則怒怒肝象也蘆笋達陽氣於鬱陰之下故能平其毒快痘毒根　性味同能滲濕行水味淡滲且生水中療肺癰肺癰相火火之氣宣則不侮金矣

茭白　甘淡寒。茭草根莖又曰茭筍

蒟蒻　甘辛溫。苗似虎掌南星莖有斑駁根魁如芋子以磨粉灰水治之去其毒釜內煑和傾冷凝結如豆腐色淡黑微赤又曰灰蒻去肺寒治痰嗽楊升庵指爲蒟醬亦非蒟醬自是廣中浮留藤之類

海帶　鹹寒滑長而厚色赤黑有圓短稍白者曰海白菜補心行水消痰軟堅消癭瘤結核攻寒熱瘕治腳氣水腫通噎隔

昆布　鹹寒滑爾雅所謂綸也今謂之紫菜出登萊功同上

石花　鹹寒滑粗而黃黑者曰雞腳菜形似也細而紅者曰牛毛石花洗淨搪醋羅良皆可煑化傾冷凝塊亦可海中行上得海水之餘氣堅氣凝聚而生猶木上之生菌蕈木耳山石之生石耳也功同上性尤寒多食腹痛得水石之氣而寒乃謂補心者猶鹽亦海水所煎而能補心潤下作鹹鹹則凝極而反散陰陽之變易然也曰補心者補火也寒而能補火乎曰灘中無陰晝則不成離火中無陽晝則不成坎火之能布散其光明正以陰麗陽中也寒何害於補火心主血脈使血脈有所濟滯不行如瘤癭瘕疝痰阻之類即是心病火衰神明有所窒而不舒處也鹹以散瘀攻滯非補心而何

苔　鹹寒。水中石上者曰石髮益心解煩敷治遊丹火毒長毛髮須寒水中者敷遊丹最效遊丹心火之鬱於氣分而發以寒勝熱而鹹則能滲散不必疑其外閉也石苔

煎汁。能去垢長髮。髮者心之華也。○海苔今以當蔬。然儿水苔洗治皆可食。

薑 甘寒。又曰薑。俗曰薑。內則。燕食所謂芝栭。疑即此。或生於木。或生於地。赤曰紅薑。白曰雞肉薑。竹林中曰竹薑。松林中曰黃薑。稻稈堆上曰草薑。薑浙閩山中。伐杜木楓木橫置之。斧劈成瘕。日沃以粥。冬月生薑。鮮香甘美。曰香薑。又有麻薑。羊肚薑。出淮南北及漢上。皆珍品。又天花山五臺山尤美。然性皆寒而有毒。鮮者勿輕食。中其毒。笑而死。笑由神散。薑亦木之餘氣所生。而就散者也。薑初生似心漸就腐散。乾則不至殺人。亦有毒。甘草菉豆泥漿。雞子鴨子。皆可解之。可托痘毒。

木耳 鹹寒。萃水木之餘氣而生。非若蕈之鬱濕熱也。故性味不同。在處有之。鄖陽者佳。槐樹所生勿食。補心。有刑罪者。預食白木耳。以護心。蓋刑重則瘀血攻心而死。鹹能散血。故可護心。是補心之明驗也。且木耳。木之餘。而心即木所生也。清肺。心火虛炎。則鑠肺。心火四布。則肺安。治腸風痔瘻。

小腸心之表。大腸肺之表。

石耳 鹹苦寒。萃高寒水石之氣。凝結而生。補心。清肺。治腸風痔瘻。尤良於木耳。行水。解熱毒。

果部

果亦可輔穀食。故繼蔬部及之。

李 苦。酸。溫。種不一。味皆帶苦。木之屬。養肝。瀉肝邪。瀉其破瘀。

郁李仁 苦。甘。辛。溫。棠棣也。花有紅白。子如李。大若櫻珠。小者僅如豆。取核中仁。去皮尖。蜜浸研用。苦能泄。能降。辛能潤。能行。破血瘀。治大腸氣滯。辛潤腸也。消水腫。癰閉。辛行水也。

梅 酸。溫。冬花夏實。味正酸。得木氣之全。而能瀉木斂肺。去瘀。生津。木能吸水氣以生津。故生津。多食發瘡。斂之過。又使血熱也。

烏梅 酸。鹹。溫。小便浸青梅。置火上煙熏成。故有鹹味。斂肺。濟大腸。斂肺虛。久瘧。久痢。虛。火動肺傷。至成吐血。瘀而血及骨蒸者。皆斂補之功也。和脾。瀉肝火。治血瘀而霍亂吐逆。瀉肝之功也。色黑。能入血分。解熱毒。治腸癖血痢。熱瀉。濟腸解熱之功也。安蛔。蛔得酸則伏。去惡肉。烘傅。

白梅 酸。鹹。溫。鹽醃乾之。略同烏梅。兼能補斂心神。醒睡。解酒。祛痰。開猝厥牙關。擦之。○吸津使上行。則牙開矣。鎮驚癲。酸能拔取其痰。且收心之散。治口瘡。喉痺。癰毒。去瘀。拔矢陷肉中。以吸取之效。多食傷筋。

杏 苦。酸。甘。溫。種不一。熟而白裂。不粘核者佳。得火之氣。而能泄火。

杏仁 辛。苦。甘。溫。出回回舊地。曰巴旦。或作入達。今諸土皆有。以肉薄核大仁扁者良。瀉心火。除煩熱。瀉肺邪。泄氣逆。治痰逆喘促。散心肺風邪。通大腸氣秘。大腸肺之表也。○凡仁類多入心腎。大小攻堅。殺蟲。辟毒。以有火性。春花夏實。得火之全。腸雖苦而不燥。能潤。故能爛銅錫。作殺狗毒。其銳可知。然味苦而降泄。升極而降也。去皮尖。炒研。發散留皮尖。肺虛及雙仁者勿用。

入氣分。

棗 甘。溫。種不一。大而黑者佳。蒸熟乾之。乃益人。功專脾土。以純甘肉厚也。補脾則能兼補五臟。通和十二經脈。故補表藥中皆加入。惟中滿及濕證忌。以甘味緩脾。過緩則反生濕也。○入上焦血分。或用紅棗。入中下必用黑棗。

酸棗仁 甘。酸。平。棘棗也。小而肉薄。味酸。不專補脾。惟取核仁用。入心。仁性潤。多入心及腎。補心。以甘收散。以酸斂肺。瀉肝。皆酸炒用則平。甘多而命。能補心和脾。緩肝養陰。治膽寒不寐。虛煩膽寒者。膽虛而思慮不決也。肝膽相火。心火之母。膽寒則心火

亦耿耿然而已然能收自汗盜汗則又以有酸之功也生用微寒酸多而斂於心於肝膽爲瀉能止渴生津治膽熱好眠膽熱者肝膽之氣過而難收則神明昏妄不知思慮故好眠也凡氣粗而熱者心神必昏或疑膽熱好眠爲不然者不知此理也入氣分

桃　甘辛溫種不一夏熟者多酸秋冬熟者微有辛味屬金養肺瀉肺體有毛者入肺辟邪金肅多食瀉泄生瘡

桃皇　治魅病鬼瘧在樹經冬不落者

桃仁　苦甘辛平用冬桃者瀉心燥脾能去瘀血補肝和脾緩肝能生新血苦味多於辛甘故尤去瘀治熱入血室損傷積血蘊閉血痢炒用則甘多而緩能潤燥去皮尖研治血生用則苦辛而行善攻連皮尖搗泥治血痢燥糞血塊入血分杏屬心而仁行氣分桃屬肺而仁行發狂血秘入血分何也曰內外每異用也氣血相

唱隨也血虛及雙仁者勿用

花　苦平燥濕除痰悅顏色泄肺逆

葉　辟邪發汗

櫻桃　甘溫名桃多食生內熱

楊梅　酸熱多得濕熱蒸鬱之氣

橄欖　甘酸溫斂肺瀉肝一名青果圓而白者曰白圓薄而青者曰青果肉厚味多者曰餘甘木欖能除煩清咽解酒酒辛助肝怒灼肺金故青果之甘酸能解之

核　消魚骨鯁磨服敷痔瘡燒灰

仁　甘淡瀉肺解酒解魚蟲毒果色青核有三仁木高喬上登味酸澀是得木性之全而血直作酸則反能補肺而瀉肝仁白而輕則專入肺

山棗　酸溫亦名酸棗又曰鼻涕團以色正黃皮內含白肉粘滑如涕也李氏與山查混附爲一失之矣核圓長堅實有五隙含仁清痰利胃益肺今人單柄用之以敲方響

柿　甘澀寒有大小圓長尖扁黃赤青黑數種最小肺家者曰丁香柿黑者曰柹可榨汁作漆肺家果也澀用同酸斂肺清金多食腹寒痛忌蟹忌酒

柿乾　潤肺去熱能止熱嗽治肺癰療腸風痔瘻大腸肺之表也和胃瀉腸火治胃以寒潤可去火而通三陽之結也亦能止瀉

柿霜　甘寒輕虛尤清肺精液所凝色白輕浮

柿蒂　苦寒止呃逆胃火陵肺而氣上逆也蒂象肺故專入肺并治口瘡

胃火抑於寒因之不和故又用辛熱以散之而呃治矣今專以呃爲寒又以蒂爲苦溫皆失之矣

梨　甘酸寒類不一潤肺收心利大小腸能止熱嗽消痰去喘止渴除煩解酒

通水瀉淤宜生用恐過寒熟之亦效非生清六腑熟滋五臟之說若山楂多積則宜熟多食寒泄脾虛血虛有積冷者皆忌

木瓜　酸溫古曰楸香者楹俜香瓜有鼻者木瓜挑又謂之楾以圓長似瓜者爲正瀉肝和脾柿輕而虛功專於肺梨脆而津通徹上下木瓜重而實功在瀉肝肝邪退則脾土和矣重實故行下部又酸能收濕肝脾之脈皆行於足肝氣平脾土和矣濕水去故專治濕熱水腫腳氣靖少陽火膽及三陽相火所行膽與肝相表裏二焦與心包相表裏酸以瀉肝則膽火平酸收心散則三焦火平故能治霍亂轉筋且調和氣血是皆酸之爲用在下如此也亦止渴多食病癉酸收之過

山楂　酸甘鹹溫大者曰棠梂子不入藥輭堅鹹故消肉食化酸且鹹故散瘀血治產婦兒枕多食令人嘈煩消耗之過

頻婆果　甘酸鹹溫大柰也北方止渴除煩解暑去瘀佳果南方少

林檎　甘酸鹹温柰之小者一名來禽一名花紅一名五色柰止渴除煩解暑去瘀

石榴　甘酸温多食生痰作熱痢色赤入心收斂反澁

皮　酸澁止瀉收脫勿輕用

枇杷　酸甘温一名盧橘解渴生津

葉　苦酸平去毛淨清肺泄逆氣輕虛在上有毛故專入肺酸以補肺之正苦以泄肺之逆又甘潤則能順氣降逆消熱痰治熱咳療嘔逆矣

荔枝　甘酸温補肺益心和脾開胃宜乾者生食多則生熱煎殼核湯可解

核　甘澁温微鹹抑肝之過散固腎之閉藏而能破積

寒和氣血產南方色赤夏至熟得火之正生必發瘡如陰囊核實黑如睪丸甘能補澁能收鹹能瀉是能入命門而保其陽氣以生物也故治癰疽散滯氣破沈寒欲精固本亦治胃脘寒痛氣血滯痛○置核硯池不冰可知補命門之意矣

龍眼　甘温補中益氣和脾生血交心腎於黃庭乾始益性純也甘專補脾和胃胃和則氣益脾補則血生肉黑而滋潤入腎汁紅入心是又能交心腎凡憂思傷脾實本於心故能治盜汗自汗怔忡健忘驚悸然多食亦生熱

橘　甘酸温皮赤味辛苦異柑除煩醒酒多食生痰

橘皮　辛苦温上則瀉肺邪降逆氣中則燥脾濕和中氣下則舒肝木潤腎命主於順氣消痰去鬱隨他藥借行非入補則補入瀉則瀉之說以陳久者爲良

橘紅　專入於肺兼以發表去皮內之白更輕虛上浮亦去肺邪耳

橘核　苦温潤腎堅腎治疝

青皮　苦辛温補肝瀉肺未熟時剝取其色青專入肝鬱而助其升散是以攻堅破滯除痰消痞治脇痛療瘧疾亦發汗氣虛忌用

柑　酸甘寒皮黃味酸苦甘而酸較多除煩醒酒多食生寒痰皮無用

金橘　辛甘温又曰開鬱順氣和脾醒酒最芳金豆

金柑　酸甘辛温小而長又曰枕頭柑肉酸澁劣皮甘香佳亦能醒酒

橙　辛苦温似橘而大糖製其皮爲橙丁香美肉劣寬中順氣

柚　辛酸平似柑而大如瓜又曰壺柑瓤亦正酸

香櫞　辛温似橙尤香乾久治胃脘痛寬中順氣開鬱

蜜羅　辛甘温功用同上

佛手　辛苦温功用同上

核桃　甘辛澁温一名胡桃此取食核中仁也甘而微辛連皮澁補腎潤命門辛固精黑白温澁瀉肺去清邪補肺潤大腸通熱祕止寒濕虛瀉○昔人云留皮則入腎命去皮則入肺愚按凡仁皆潤而多入心所謂仁人心也下行則入命門仁爲生生之本也核桃仁有腎命之形色黑肉白則補潤腎命其固然也腎命得補精氣堅固則陽氣自行於三焦以上達膻中肺自得其温潤而寒嗽除矣不必以留皮去皮分上下但連皮則能固能補去皮則止於能行能潤耳曰仁皆兩片何獨此卻似四片分兩片中又連屬之極似兩腎命門又似坎卦古人合補骨脂用然此自能温固下焦根本非必藉補骨脂力也○風火邪熱咳非所宜油壞者可殺蟲傅瘡尤宜人喉吻故殺蟲且行毒氣

榧　甘澁。樹似杉。文理斐然。故名榧。澁用同酸。而温屬火。潤肺甯心。屬火而能潤肺。何也。曰金須得火以温之。方不一味清燥。治寒嗽殺尸蟲。甘而能殺。氣嚴正也。

白果　甘苦澁温。一名鴨腳。葉似也。炒食補肺泄逆氣。固腎除邪濕。潤肺。治寒熱哮喘。色白入肺也。生食消痰殺蟲毒。以澁多食壅氣。小兒食之發驚。花夜放。卽收。罕見。稟陰性多。仁熟色綠。入肝。是以金伐木。不利於嚼。故魂不安而發驚。生搗漿。澤手面。浣油膩。亦苦澁收斂之故。

松子　甘辛温。樹生毬子在毬甲中。近處老松亦有之。而子細小。惟遼東雲南粒大仁肥。松子既爲果。故松節等亦潤心肺。瀉肺。行水。去清燥之邪。自木部移入。潤心肺。卽潤二腸矣。

松節　苦辛温。治骨節風濕。苦收濕。辛補肝。行水祛風。性又堅悍。能通骨節。須浸酒用之。

松脂　苦甘辛温。熬膏。傅癰毒。除風濕。化毒。生肌。止痛。

松葉　煎湯浴身。治腳氣。療蟲瘡。

茯苓　淡平。生松下而不相附。然枝根皆注響。甯心。益肺。定魄。安魂。滲濕。通竅。去熱。固精。心常苦散。得此凝魄。則神安矣。心下有邪。濕則神不安。得淡以滲濕。則心安矣。又安則金不安。心安則肺亦安矣。又白色入肺。赤色入心。魄藏於肺。魂藏於肝。魂以依魄。爲安。此爲松之魄。是魂依於魄也。凡濕積成熱。成痰。痰滲濕。故去熱。行痰濕。熱去。行則精恒不固。濕熱邪除。則精固矣。不必以虛寒爲慮也。小腸心之表。滲胸膈之水。則小便利。小腸清。則膀胱津液之腑亦清。餘若治痞隔煩滿。通淋。定喘。其功用可類推也。白入肺。赤入心。審用。

茯苓皮　行皮膚之水。

茯神　淡平。茯苓抱松根有神守之意。根而生者。功專入心。以抱根有神守之意。治怔仲驚癎。健忘。

茯神木　治偏風。喎邪。筋攣。心掣。茯神所抱之木。取神抱而木伸之意。

栗　甘。鹹平。生食補心。散血。清肺。瀉腎。多食厚脾胃。益氣。充飢。甘味厚。古云。一毬三枚。居中者名栗楔。尤養血。治腰痛。亦未必也。多食滯氣。凡實粉多者。能滯氣。

枝皮　煎水洗口疳口爛。

芧　音序　栗　甘。鹹平。小栗也。二名橡栗。俗訛芧栗。又曰茶子栗。

榛　甘。鹹平。大者似栗而殼薄。小者形如雞心。俗曰雞心栗。補心散血。以似心也。

苦櫧　苦。鹹平。可濟飢。亦可澄治作粉。

甜櫧　甘。鹹平。一名栲櫧。

柞子　苦澁平。一名槲子。樹或大或小。僅高尺許。作粉濟荒。能澁腸止水瀉。

櫛子　苦甘。鹹平。亦名鉤栗。功同榛。

梧桐子　甘。鹹平。此梧桐也。作莢如豆莢。子熟。則莢裂。補如船。其子著於弦上。如胡椒子狀。

心潤肺。

南燭子　甘。鹹温。一名楊桐子。一名草木王。今人謂之烏飯子。小。葉似茶而稍短。嫩。新枝則色黃赤。而味甘酸微鹹。秋後結子成穗。初時色紫赤。經霜則黑。圓而少扁。大如大豆。頂有臍。如有細孔中無核而沙細者。卽其核。甘美可食。補腎。煖命門。瀉邪水。滋血。能治腰痛。强筋骨。道家採其葉。搗汁漬硾米作飯。所謂青精飯。陶隱君謂之烏飯。

羊矢棗　甘濇温。樹小葉細繁密不脫。實圓小色黑。補腎固精。

枳椇　甘平。樹高大如白楊及葉落而嫩枝腫脹中含水汁。似癆者指頭。別有子。黃黑圓扁光澤垂指端。並可食。故名癆漢指頭。一曰雞距。一曰金鉤。一曰木蜜。一曰白石棗。解酒止渴。甘而皁莢氣多。其去垢惡之性疑亦同。植舍旁則造酒不成。葉入酒則化水。

無花果　甘温。一名阿駔。樹葉粗大如南瓜葉。實如馒頭上。故名。益肺。通乳。蒂摘有白汁。故通乳。

葡萄　甘酸濇温。色有青紫。西蕃以爲酒。野生小者曰瑣瑣葡萄。斂肺。解煩。多食生冷。熱性善收吸水氣。反生積濕。

夔蕘　甘酸温。似葡萄而小。藤蔓輭細如草。益肺。則異葡萄之粗硬而有刺。

羊桃　甘酸鹹温。藤蔓粗大。大葉有毛。子如小桃。皮黃褐色。如杜梨。瓤黃綠。中有細黑子。閩人曰藤梨。又有色青。形稍長而毛者。曰毛桃。浸藤汁。和石灰飾壁築墻。甚膠固。然此非萇楚姚。七萇楚。雖弱。實是木類。如櫻桃。花紅。子亦似桃而小。如豆。亦有此名。益肺。止李時珍混爲一。失之矣。○山東者甚大而瓤赤。益肺。止渴。多食寒中。

落花生　甘辛温。一名長生果。細蔓著沙地。開小花。長蒂垂沙上。結莢。則鑽入沙中。故名莢如蘿蔔子狀。中實如豆。皮紅肉黃白。可榨油。和脾。醒酒。託痘毒。生食潤肺。炒食則惹痰。或云有利無害。不然也。息黃瓜。

西瓜　甘寒。種不除煩。解渴。利水。醒酒。多食寒中。且鬱濕成熱。作瘧痢。

子　甘平。多食惹痰。生痰。

蔗　甘寒。有紫白荻數種。形如竈。截老蔗橫埋土而生。和中。益脾。清熱。止渴。解酒。消痰。利水。甘入脾。汁和薑治反胃及寒熱痰欲兼和五臟。

白糖　甘寒。晒蔗汁凝如霜。精英者結白。次則散白。濁者在下。則赤黑。和中。消痰。清熱。利水。潤腸。

沙糖　甘熱。亦曰紅糖。煎蔗汁而成。性反熱。煖胃。補脾。緩肝。去瘀。活血。潤腸。多食損齒。

蓮子　甘濇平。連皮及生嚼濇多。去皮及煮熟甘多。甘入脾。濇斂心。心腎之交也。水火之相濟也。鉛汞之相守也。生於水。成於夏。設心也。味甘氣芬入脾。而濇則有以固腎之精。瀉肝之過。收心之散。順肺之藏。是能以魄拘魂。以鉛制汞。而戊己相守也。去心。蓮皮生嚼。最益人。能除煩。止渴。濇精和血。上夢遺。調寒熱。煮食僅治脾泄。久痢。厚腸胃。而交心腎之功減矣。更去皮。則無濇味。其功止於補脾而已。

蓮蓬　苦寒。蓮心也。瀉心。堅腎。留欲盡之血。存生育之本。心極於上而反向下。色青入肝。故能反所以留肝血之散。而血得所藏也。

石蓮子　苦甘濇。極老而殼至堅者。今廣中有生樹上者。不可用。交心腎。尤效。清心。除煩。治淋渴。噤口痢。蓋水生而火降。諸病自除。○連心殼椎碎用。功力全。○入水則沈。入鹵則浮。鹵鹽也。鹽補心物也。蓮子亦心之屬。而入水乃沈。可知其交心腎矣。

蓮鬚　苦甘濇平。蕊也。白者佳。治遺精。夢泄。亦交心腎之效。而取其濇水尤重。能黑鬚髮。止崩帶。形類鬚髮而汁黑。血見黑則止。故效如此。

蓬殼　苦濇。能去垢。功用略同。

藕　甘鹹平。其節生花葉。必相耦。故名藕。生於下。而味鹹。則瀉腎。補心。蓮結於上。則多苦而瀉心。補腎。可知上下之交矣。除煩。止渴。散瘀。解毒。引腎水以濟心火。止

吐血。衄血。宜生補脾胃。止瀉泄。宜熟。○蓮之爲體。自藕及蓮房。莖實。無不外直中通。所以能通上下。交水火。而味又皆兼甘澹。故通而有節。以補中州。

藕節　甘。澁。平。止吐。衄。淋痢。諸血證。甘能補中。澁能斂。散固精。又取其通而有節也。

藕粉　甘。澁。平。安神和胃。經澄治。功遜矣。

荷葉　苦。澁。平。微澁。功略同於藕及蓮心。而多入肝分。平熱。去濕。以行清氣。以青入肝也。然苦澁之味。實以瀉心肝。而清金。固木。故能去瘀。保精。除妄熱。平氣血也。或以象之震木。屬之甲膽。則未切情實。如枳朮丸。清震湯。其用則得之。然取意則已失之。葉形雖仰。殊不似震。性味亦不同於雷火。

芡　甘。澁。平。一名雞頭。一名雁喙。抑木。斂金。補土。固水。甘少。澁多。實緊硬。收斂之意爲多。不可生食。能止瀉泄。去帶濁。治夢泄。遺精。功略似蓮子。而不及其交濟水火。又能堅強腰膝。多食難化。入澁精藥。連殼搗碎。煎乃效。

菱　甘。澁。鹹。寒。兩角曰菱。四角曰芰。大小青紅不一。止渴。除煩。清暑。解酒。芡花向日。菱花背日。隨月轉向。是得太陰之精者。多食寒中。足輭。嫩莖可蔬。

薤菜　甘。鹹。寒。滑。俗名荸薺。一名烏芋。益心。輭堅。除熱。解毒。蕩胃熱。止消渴。莖中通。實結根下。是能通上下之阻隔。而輭堅之力甚速。能爛銅鍚。則治噎隔可知。

鴨日葵　甘。鹹。寒。滑。戎葵子也。莖高丈餘。葉圓有尖。花葉大者如盤。實攢生盤中。色黑。似西瓜子而肥。其中仁灰白色。去痰。行濕。解熱。亦能滑胎。花向日。又名向日光。以爲光耳。

草部上

甘草　甘。平。葉似槐。根直行。色正黃。脾土之藥。坤德之純。出瓌慶大而粉者佳。熟用補中。兼補五臟。行十二經。河水藩矣。○古人以其扶正。乃可攻邪。故補表瀉下之劑。皆用之。且有以爲君分兩獨重者。非協和眾藥。使之不爭之說也。惟人腎水。及去濕滿則不用。不欲其緩以生濕也。古人用藥。每寒熱同劑。補瀉同劑。自有妙義。何待此爲和之若以爲和之使不爭。則腎氣丸中。有丹皮澤瀉之寒。有附子肉桂之熱。又何不以此和之乎。今則凡方皆用之。而止於三五分。是非推爲國老。而奴之耳。是誤於調和眾藥之說也。生用瀉火。養陰。周行肌表。生則有散意。土固火之子。然土令行則火令謝而衰矣。湯上。加甘桔。土幹處。宜用頭。達下。瀉濁。宜用梢。反大戟。芫花。甘遂。海藻。此皆決潰之證。宜用之。此皆決潰之性。故與補土者相反。然古人亦或合用之。以建功。是在變通而已。○藥有畏。有惡。有爲使之說。然多無義理。且古人方藥亦多不拘。故此皆不復錄。惟相反者。則不可不慎。

黃芪　甘。平。苗葉似槐。根粗長。有歧。甘味淡於甘草。皮黃而肉白。白水芪微寒。赤水芪微溫。出綏上者佳。今汾州介休也。胃土之藥。衛氣之主。炙用和胃。益氣。固表。止汗。蜜炙用。若傷寒而氣虛。不能作汗。則加於表藥中。反能使之發汗。然非黃芪無汗能發之謂也。生用解肌熱。瀉陰火。動盪衛氣。塡實腠理。托瘡毒。排膿血。以能生血也。

白朮　苦。甘。溫。一莖獨上。葉生抱莖。根作塊。多歧。有雲頭狗頭人臂形者。以出杭州於潛縣爲勝。甘補苦燥。脾土之藥。同稷米炒。補脾和胃。借穀氣以致其和也。炒不宜焦。色黃爲度。能開胃進食。化癥消痞。止嘔吐。去肌熱。起倦怠。止虛汗。以脾主肌肉四肢。故能治諸證也。亦能安胎。用陳壁土炒。燥濕收痰。脾水腫疸黃。止濕瀉。發卵

汗利小便。皆燥濕之治。血熱及瘡潰者忌。以過燥。○尤取其

蒼朮　苦辛甘溫。莖葉似白朮。幹有分枝。枝各五葉。根色蒼赤。尤多坎坷出茅山。有硃砂點者良。

行震木之氣於坤土之中。甘補脾。苦燥脾。色蒼有赤氣。辛性烈。是行肝木之氣於脾土之中也。本經不分蒼白。別錄始分二種。然氣味枝幹。各有不同。分之爲當也。宣陽氣。達陰鬱。宣達胃氣。榮於肌膚。達於腠理。能發汗。治痿躄。舒筋骨。止上下吐瀉。凡鬱塞之邪。無不達也。逐瘧塞。辟邪惡。凡痰生於濕。此行脾濕。爲能治痰之本。且凡濕腫脹滿。及濕熱下流而爲腸風帶濁。皆能治之。○炭之芬香四達。可辟山嵐瘴氣。逐鬼氣。皆靈。木一陽燥宣達之性也。但醫書所云。餌之可長生。則必不然。燥濕乾用。不必脂麻炒。

結多汗陰虛者忌。以宣達之過。米泔浸。

紫參　甘苦微寒。一名牡蒙。莖葉似人參。根形圓短。色紫潤。今藥肆不復識。入肝而緩肝之急。生血養血。去血中之邪熱。凡苦降之味。皆以瀉

心火。去熱邪之過。而色紫入肝。是能泄血分之邪熱。凡陰虛作熱。及癰疽瘡毒。皆主之。今漢上有一種紫色圓短如茄。亦以爲人參而功力不逮。入瘡科。治痘證。熱毒甚效。是則古所謂紫參也。反藜蘆。五參皆反藜蘆。蓋參字古作薓。有浸潤從容之意。藜蘆辛惡急遽。宜其兩相反也。

丹參　苦微寒。莖葉扶疏。根入心而瀉火之妄。去瘀生新。細而疏散。調經脈之緩急。苦以瀉心。瀉心者。瀉火令之過熾也。心不給於用。陰虛勞熱之證作焉。且脈心之用血太過。則血不循於脈。而妄行。則有痿痺。妄發。則有瘡疥。妄聚。則有癥瘕。妄下。則有崩帶。丹參色赤入心。故能以苦瀉心之邪火。火不妄。則用血有節。而陰不虛。炎威不灼。而血不瘀。經脈之行有常。而諸血之證不作。瘀血去。新血自生。足以供心之用矣。又能安生胎。墮死胎。亦以調經脈去邪熱之故。又能治目赤及腸鳴腹痛之屬。於血虛火鬱者。○昔人謂丹參一味。可當四物。此亦不然。丹參自是丹參之用。四物自有四物之用。**忌醋。反藜蘆。**丹參主降泄。醋一於收。

人參　甘苦微寒。莖三極。每分五枝。根色黃潤有歧。或微赤。或微白。古謂有人形。殆亦神其說耳。生每依椴木下。背陽向陰。古時皆出上黨。今則出長白山及高麗。蓋地氣有厚薄。變遷也。○上黨參今有小如人參。色不甚潤者。殆聲范偽充。其大而枯者。亦不足用。惟肥大而實者佳。宜多用。少則寡效。○人參本苦微寒。今多以爲甘溫。謬也。五參皆微寒。又謂生用微寒。熟用甘溫。蓋煎湯則謂之生用。炙過而後煎。則謂之熟。古方有炙者。正以恐其寒也。

入脾而兼和五臟之氣。調變陰陽。益氣生血。退邪熱。治虛勞。甘而有苦。和緩而不至生濕。脾厚胃火土之交。陰陽之和。補益陽氣。自有生血之理也。脾主憂思。益脾則和緩。而七情之傷可除。且可消痰破積。以入肺則除喘促。治虛熱止乾咳。降逆氣。以入心則除煩熱。調血脈。降虛火。益精神。以入肝則緩肝急。定驚悸。舒筋急。理寒熱。往來。以入胃則治胃氣不和。嘔噦反胃。以入腎則益精。以入腸則治下痢滑瀉。蓋正氣既調。則一切外淫可杜。但外邪方盛。有宜攻散者。則非所用。若邪盛而正虛。又當補正。乃可攻邪。仲景傷寒書自入少陽

而後。用人參者甚多。今每爲傷寒家所畏忌。或又執甘溫能除大熱之說。皆失之也。願所以用之者何如耳。人於煩渴時。舍之則口津自生。而清涼非溫熱明矣。以熱治熱。古有從治之法。而亦非人參之謂也。**忌鐵。**

反藜蘆。

沙參　甘苦微寒。莖似桔梗。開青花如杯。狀萎。乃轉紫色。根長直。白而潤。出北土沁澤諸州者。細長白潤爲佳。南方枯燥。呌大者劣。入肺。而泄上逆之氣。潤燥清金。布膻中之治令。氣會膻中。而肺主氣者也。肺斂之過。則氣上滯。則燥。而不潤。不潤則消。而不行。沙參色白。輕虛上浮。入肺。甘以補土。生金。苦以降泄逆氣。且苦而不燥。故能和肺氣。治邪火上迫肺氣虛損。及斂濇太過。以至痿咳者。或謂人參補陽。此補陰。陰虛者用以代人參。亦不盡然也。反藜蘆。

元參　苦鹹微寒。一根雙幹。根成塊。色紅潤。乾則黑。有香腥氣。入腎。以靖水中

之火。澄源去濁。遊清氣於太虛。苦以堅腎。堅者補其閉藏之令也。藏以瀉腎。瀉者瀉其藏納之污也。腎水中有火。陰虧則火亥。火靖則水清。清潤之氣。下極乃上。遊衍三焦。津液周布。火亥則水濁。濁熱之氣。上行至耳目不明。咽喉痺痛。房勞骨蒸。在氣分則陽毒發斑。在血分則癰腫瘡痛。挾濕痰則瘰癧結核。衝而上干於心。則心煩懊憹。沈而滯阻於下。則經閉便閉。元參黑色入腎。堅腎而能滋。瀉邪而有節。氣又馥香。故能使清潤之氣上升。以散其浮遊之火。凡陰虧火亥之證。皆治之。然與地黃之一於滋潤者不同也

虛寒則忌。反藜蘆。

苦參　苦寒。莖葉似槐。根長大。沈陰堅腎。去血熱。濕熱風熱。治大麻風。楊梅諸瘡。水堅則熱除。凡熱之生於酒色浸淫於腸胃肌膚者。皆能解之

陽虛者忌。

黃精　甘溫。莖葉緊細。葉或對節或否。略似竹而莖弱作蔓。節間垂鬚。綴小實如豆。根結塊如薑。故一

名野生薑。一名鹿竹。色黃白。煮極熟則黑。山人當果實。九蒸晒有功。補脾和胃。填精益髓。壯筋骨。殺尸蟲。按生黃精。實有辛薇之味。戕人喉吻。惟蒸晒久庶幾。補養滋腎耳。然純陽能動命火。使血妄行。山中人飲汁杯許。則斃。可知其性大熱。無庸過譽也。

玉竹　甘溫。一名萎蕤。苗似黃精。根長。補脾。緩肝。和陰陽。潤肌肉。補脾故能益氣止汗。潤澤肌膚。緩肝故治風淫四末。猝中風熱。及目痛眥爛。寒熱久瘧。然力量甚薄。李時珍謂可代參苓。亦過譽也。

狗脊　苦甘溫。葉似蕨。其叢生根上。根黃如脊。堅腎。緩肝。除濕。去痺。堅腎故能治腰脊痛。及腳弱。療失溺不節。緩肝故能補風虛。利機關。苦能燥濕。又生於陰濕之地。而能去濕。其堅腰膝。亦以形用也。

當歸　甘辛苦溫。葉如芹而大。又如芫。其根首大尾細。多鬚。如馬尾。紫黑芳烈。好生石峭。秦蜀皆有。多川蜀產。貴潤。枯而補脾。和胃。去濕。而血得所生。補粗者曰蘆頭。當歸。稍劣。補脾。和胃。去濕。而血得所生。補肝。緩肝。抑火。而血得所藏。瀉心。堅水。而血不竭於用。要之辛以補肝。而性潤。得所滋。以血得其歸。為主。故曰當歸。全用則活血。用首止血之妄行。用身養血。使中守。用尾行血。以去瘀。所治證可類推。酒洗。凡衝脈帶脈為病。及婦人經海。皆主治之。腸滑者忌。以性滋潤。

芎藭　甘辛溫。苗葉花皆似芹而高大。根下結塊。色黃白。蜀產曰川芎。為良。陝產曰西芎。江南產曰撫芎。去補肝搜風。行血中之氣。推筋骨之濕。上徹巔頂。下徹血海。衝脈並肝脈上巔。會於巔。下徹血海。衝脈而行。除寒。開鬱。活脈。舒筋。治證可類推。多用耗氣。香竄之過

芍藥　酸苦寒。花單瓣者入藥用根。白者補斂肺氣。固腠理。桂枝湯用之。表中有收也。降逆氣。除煩。退熱。收心。瀉肝則能和脾。收也。瀉肝。去瘀。治腹痛脇下痛。抑相火。入氣分。功多。瀉肝。宜醋炒。以治血滯痛。去血中之滯熱。入血分。功多。瀉肝。宜醋炒。以治血滯痛。補亦瀉。反藜蘆。性味亦非也。相反。

生地黃　甘少苦多大寒。此掘取初出土者。其葉似芥菜。下分歧。纍纍結聚。如瘦小蘿蔔。色青黃。懷慶產最佳。粗大有斷紋。瀉心火。以生肺金於脾土之中。色黃歸脾。味苦微甘。瀉心補肺。益土承火後也。下沈歸腎。體性皆下沈。而汁黑。金解大熱。達溝瀆。宜則生水。苦能堅腎也。汁能通溺。小腸心之表也。能去瘀。平血逆。治吐衄。通經。解煩。祛熱。凡大熱火熾。口渴

乾地黃　甘苦寒。乾則寒氣芒味稍減。今南方所用皆乾者。瀉心。補腎。滋腎水以養心。火降則金不傷。肝緩則血不妄。乾則色青黑。黑沈入腎。滋腎可以養心者。火得育而火燄。火氣靜。則不逆。葵齋以速盡也。青色入肝。而腎又肝血之母。甘以緩肝。則血得所藏。而不妄矣。故凡血虛發熱。勞傷咳嗽。吐衄崩中。尿血便血。凡瘀血及折跌筋絕。驚悸心痛之證。皆主治之。熟地黃　甘苦。微寒。酒浸透。九蒸晒。則甘多苦少。且苦藥色黑。性沈專達於腎。果得宜。自不泥膈。若以砂仁制之。減其滋潤之化。何以滋腎。況砂仁是脾胃之藥。反引地黃留中。州以泥膈矣。腎家專藥。苦而能滋。此則滋潤。水滋則肝木能平。水壯則命火不妄。是爲補養先天滋陰生陽之本。滋陰所以生陽也。忌鐵。

何首烏　苦甘澁。温。藤蔓堅韌。葉如犁尖。好生古墻石磡中。根蔓引深長。結塊大者爲良。赤白皆可用。人傳藤夜交蓋未見其然。平木。斂陰緩肝。堅腎。又云成人龜形。亦皆神其說而已。平木。斂陰緩肝。堅腎。生石砌故專行下部。深入筋骨。以補水和筋。斂精。堅骨。養血。充髓。又温而不寒。故能烏鬚髮。祛風有子。然與地黃之用。懸殊。彼在滋。此在澁。又能治惡瘡瘰疬瘡癰。治久或以此代彼。或並用。皆失之。以遂秋冬清燥之令。而平暑濕留滯之邪也。此本草所未言。今人用之爲得其當者也。白者入氣分。赤者入血分。合之拌黑豆九蒸晒取。其黑色專入腎也。忌鐵及血。

遠志　苦辛。温。苗名小草。小葉紅花。根長下達。中有硬心。苦堅。辛潤。養水中之火。而宣達上下。益精强志。遠志以其功名也。水中之火也。腎藏精。藏志。水堅火靖。則專壹而精益志强矣。根有心。自下而上達於莖。以分布枝葉。亦腎水之敷榮而上行。以與心交濟也。能聰明耳目。治迷惑。健忘。夢交驚悸。又能治癰疽。積聚之鬱於七情而成者。去心。甘草水浸一宿用。以有小毒也。

石菖蒲　辛。苦。温。大曰泥菖。小曰龍鬚。蒲中曰石菖蒲。以生水石上。葉有劍脊。根瘦而節密者。入藥不必拘一節也。補肝。則能生火。瀉心。則不舒風。肝木舒展。則風不撓。行濕。則濕不滯。過濕。寸九節也。補肝。則能生火。瀉心。則不舒風。肝木舒展。則風不撓。行濕。生水中能行水。又除痰。開膈。凡風痰迷心。膜膈煩悶者。辛則能潤。能行。宜之。能開心利竅。明耳目。發音聲。寬中止痛。亦解肝而已。以爲毒殺蟲。去皮微炒。肝家藥也。功在舒肝。而已以爲補心。固已失之。更稱久服輕身。延年。則尤妄。辛香必耗氣。豈可求益乎。

牛膝　苦。酸。甘。温。莖葉赤。似莧。根黃赤。亦似莧。而肥。朝直長出。懷慶者肥潤。爲佳。川產虛大而枯。只可用治癰疽之類。熟用。甘多。酸少。補腎。苦堅。緩肝。甘緩。和筋。筋和。堅骨。則骨堅。守於下部。熟則守。酒蒸之。治痿。膝骨疼。足痿筋攣。生用。酸多。瀉肝。酸收。散。收心。去瘀。破癥。導熱使下行。生則甘少。酸之爲用。而色赤入血分也。治經閉癥瘕。滑胎。催產。治心痛及淋痛。尿血。以其去小腸火也。又治喉痺。齒痛。以其導熱下行也。又治癰疽惡瘡。金傷。損折。出竹木刺。則又皆去瘀直行之用也。腸滑者忌。遺精者忌。

土牛膝　甘。寒。微酸。莖葉如牛膝。而花作五出。根短白。一名天名精。功專緩肝。去毒熱。肝緩則毒熱可去。故治喉痺。血淋。小兒急慢驚風。又治積痰積血。搗傅蛇蟲毒。

天門冬　甘苦。大寒。苗蔓生。枝葉茸茸如絲。根下簇生。門冬。攢聚數十。大如拇指。其肉色白。功專入肺。以泄逆氣。故能清金。而下生腎水。根攢聚而肺形。而色白。入肺。甘補肺。苦降逆。故專於清金。金清則水生矣。故能治火熱肺虛之咳嗽。及肺癰肺痿。益乾吐血諸證。并治虛勞骨蒸。陰虛火熱。足心熱痛。以其能出水出去心用。脾肺虛寒者忌。

麥門冬　甘。淡。微苦。微寒。散結。麥冬小於天冬。入心。淡則能滲。清心火。滲膻中之濕。色白。入肺。疎散兼入心。淡則能滲。清肺除煩止嗽。治嘔吐。清虛勞瘧

痿躄降火甯脾肺虛寒者忌心去心用。

紫菀　辛苦溫。每枝三葉。中幹直上。頂作小花。根直下。結莖多節。根尾有鬚。色紫。以甄潤者爲良。補肝之升發。瀉肺之清燥。不當斂而斂者。即肺之清那也。蹉陽氣於陰中。舒鬱熱於膈上。治上焦之血。去心包之鬱。色紫入肝。而故能散肺中之熱。鬱寒。鬱主治嗽吐濃血。那去則血安。而氣降矣。能開喉痺。吐惡涎。喉痺者。二陰二陽結也。亦治小兒驚癇。驚癇亦膽及心包病也。人知其治肺病。不知其實肝藥。亦失之矣。去頭鬚。蜜水浸焙。

女菀　苦溫微辛。如紫菀而小。白專入氣分。順氣。已欬。菀鬱也可去鬱也。

百部　苦甘微溫。而有二種。一則蔓似天門冬。一則葉對生。而小。根下結百部。纍纍攢集。亦似天冬。而百十成串。合部故名。功專入肺。以泄寒逆。色白入肺。甘補苦瀉。且合百成部。有肺朝

百脈之象。但性溫。異於天冬。故生水之功稍遜。而潤肺治燥之效則尤長。凡清寒積於肺而哮喘咳嗽者宜之。尤長殺蟲。以苦多也。秋金令行。炎暑退處。則蟲死矣。能殺蟲。斬三尸。去蛔蠶。煎汁。洗除蛔蟲。療疥癬。燒煙能殺木中蛀蟲。

桔梗　苦辛平。或一莖。或分歧。葉對生。花著節間。下垂如鈴。色紫碧白色。根白。獨下如胡蘿蔔。中有硬心。下氣。散鬱。舒快膻中。功專入肺。苦泄。逆氣。辛行鬱氣。寒熱濕邪。皆能泄散。故利咽喉。快胸膈。清頭目。行痰壅。治肺癰肺瘍及寒咳熱咳。喉痺咽痛。又治腹痛腸鳴腸澼下痢。大腸肺之表也。苦以降逆。其用主下氣。以專入於肺。快膻中之氣。故兼及胃。胃氣上貫門。舍膻中。而肺主之胃之濁氣并升。則上焦不清。而膻中不快。此能散濁降逆。所以快膻中。而保肺也。故或謂其載諸藥以上升。後遂不知其下氣之爲用矣。

桔梗之不苦者。亦能止欬。清肺解毒。乾治

乳人參。白糖煎之。亦作佳果。

白芨　苦澁辛。寒。大葉如萩。花莖。抽莖作花。根下結莖多。歛肺。散瘀。降逆氣。能歛所難歛。肺家專藥。花白入肺。形亦根相連。及功長於澁歛。治肺傷吐血。補肺塡損。及跌傷折損。手足瘢裂。去瘀血。瘀肉。生新肉。所謂歛所難歛也。

反烏頭。

白前　辛甘寒。獨莖直上。大葉。色白如繡紋。根下其一叢。頭而分鬚柔白。長似牛膝。乾則勁燥易斷。散肺之邪鬱。治痰嗽。以辛瀉也。

貝母　苦辛寒。獨莖直上。長葉如蒜。開大花於頂。色可愛。成肥白如牛蘜狀。故一名蘜川產緊小多瓣者良。散肺漸產大而鬆脆。只可用以外傅去毒。無瓣者勿用。散肺鬱。降逆氣。色白入肺。行痰濕。辛能行水。苦瀉心火。形亦似肺。

似心。快膻中之清氣。膻中爲心之臣使。喜樂出焉。貝母包。快膻中之清氣。潤心安肺。故古言其療鬱結。可忘憂。能治熱痰咳嗽。止虛勞煩熱。療吐血咯血。肺癰喉痺。通噎膈。下乳汁。催產滑胎。又治淋瀝。小腸心之表也。又治癭瘤。散鬱結之效也。

又傅惡瘡。治蛇蟲毒。去火散瘀。功主瀉肺。瀉其不當歛而歛者。反烏頭附子。

半夏　辛。溫。直莖如釵股。三葉聚生於頂。略似竹而柔脆。根下結圓魁。大如指頭。色白。體滑。春生苗。夏至根下生圓顆。故月潤腎。補肝。健脾。和胃。門之火復補令云五月半夏生。肝木而發生之令行。命火不妄散。則上烘於胃。胃煖而脾健。得以化食。而氣血日滋。腎濕不留。而痰涎不作。故爲開鬱化痰之專藥。凡一切痰證。皆治之。又以其辛行而體滑也。凡一切鬱滯痞隔。亦治之。皆潤腎補肝之用耳。其色白。宜亦入肺。而非肺家藥者。根獨結於下。而不分瓣。是陽氣之鍾。命門也。命門黑中之白也。葉數三。是少陽之行。肝木也。開闔陰陽。通利關節。自冬至而苗上三。少陽之數也。萌至三陽而出

十目夏三而枫丁[illegible]三陰而[illegible]順陰陽之開闔者然陽方上盡而還能下復是能係命門之陽生水中之火岐伯以此煮粥治不眠使陽氣得入於陰仲景以柴胡湯治寒熱往來亦用之皆以其開闔陰陽也其治痰濕上及頭目咽喉中在胸膈旁及四肢凡有痞隔無所不行能救暴死是其通利關節也然半夏乃命門肝膽相火之氣其主治皆以宣達陽氣一往一復若陰虛火熾熬痰火痰乾咳則宜貝母天冬而不宜此今人以爲燥則又非所以謂半夏也然有毒凡命火之藥皆不能無毒用薑汁制之或用白礬制則失其性矣然亦有時宜生用者如三反烏頭性相似而相反生散以治暴死是也

半夏翹　韓飛霞造麵有十法欲稍變其性之强悍然亦似不必

天南星　辛苦溫。莖有斑葉大開五歧。莖上結椎實纍纍著椎上。紅黃光潤。根似半夏而大。下分小歧似虎掌。故曰虎掌南星。潤腎補肝兼行血分。以莖斑也。祛風行濕。

破滯通關。其莖高力猛勢驟。入肝爲多。凡肝虛則風乘之。如木虛則風拔之。故補肝卽以祛風。補正卽以去淫也。木拔則水濕不行。故補肝則所以行濕也。故凡驚癇風眩及搐搦反張喉痺核結癰毒。凡風淫濕滯痰壅痙死之證。皆能治之。又能殺蛇蟲毒傷。治疥癬墮胎。毒甚於半夏。制。至不麻舌。乃始可用。

反烏頭陰虛者忌

膽南星　辛苦平。搗末。入黑牛膽中。風乾。取出。復入鮮牛膽中。如此七次。色黃黑滋潤如陳久醃卵黃。乃性和緩。補肝腎。驅風痰。而不失之驟。

獨活　辛苦溫。獨莖直上。旁枝每三葉。莖杪結實。散垂纍纍如赤珠。根大如朮。色黃出羌地者良。本經云。獨活一名羌活。人言其有風不動。無風自動。故名獨搖草。此亦未見其然。但枝葉婀娜。常覺自動。而幹頗粗勁。有風亦甚傾側耳。補肝。潤腎。行濕。祛風。此辛散之意多。而性不甚掉眩。諸濕痿痺。舒筋。活骨。循經絡而行。非若半夏南星之勁悍。不問經絡也。又南星半夏之體滑。而治痰之力多。二活則氣行。而搜風之意勝。故二活爲搜風入經之藥。又二活分用。則以形虛大而根多曰節疎色黃者爲獨活。醫家以爲行足少陰腎經。理陰分伏風。愚謂既虛大而疎節。則未必入於陰伏之地。又色淡。則其氣柔。恐有緩有動。力不同耳。

羌活　性味同而力勁。醫家以體緊節密色紫黑者爲羌活。按此種枝葉尤茂。氣更雄。及於表裏也。去濕祛風。自內達外。無所不宣。活骨。舒筋。達於腠理。醫家以爲行足太陽膀胱經。而太陽亦少陰之表也。又云兼行厥陰肝經。要之二活皆潤腎補肝耳。○按羌活防風。本皆治風濕之藥。非治寒也。寒淫則當以苦熱。然仲景治寒之未入陰分者。如麻黃桂枝石膏升麻。未嘗非以辛發之。蓋肝木發生之氣。行則寒水之凝閉者。自止矣。後人慮太峻。故羌活用防風。其用辛發之意則同。然已緩而難發重寒之侵矣。或更改用菊花蘇葉。病輕固可遂愈。邪勁何能建功乎。如過慮羌防。則監以參芪可耳。

防風　辛甘微溫。苗似菊。根長韌。下引色黃而潤。補肝。緩肝。則風淫不能乘正。故曰防風。根柔韌引長。筋類也。故入肝舒筋。凡掉者皆筋急。或筋澀也。筋舒則那卻矣。此不專入一經。能隨所引而至。而要能以潤澤和緩勝那。爲去風主藥。能殺附子毒。

藁本　辛溫。莖幹直上。枝分五葉。花聚頂。根下引紫色似芎藭。而輕虛。補肝。潤腎。達命門之氣。以直通於上下而布散之。命門當脊骨十四椎下抵至陰。上達巔頂。肝脈亦上行。與督脈會於巔頂。藁本紫色入肝。根本在命火。屬行督脈以上達巔頂。故治頭頂痛。項脊强。及癇痙諸證。以去其風濕。兼入衝任而治痰疝及胃風瀉泄。太陽經亦夾督脈而上行。然此非表藥也。

白芷　辛溫。莖直上。枝各五葉。頂開濁花如菊。根下結[illegible]似芎[illegible]行木氣於

土中。辛補肝而辛香散。瀉肺聚於經隧。色白入肺。行脾胃。行足陽明經。

凡不當斂而斂。以達頭面肌表。手足陽明脈皆行頭面者。皆爲肺那。

能治頭面清痛。眉稜骨痛。牙痛。面紅。鼻淵。目淚。皆陽明分也。又治皮膚燥癢則肺所主也。又治血崩血閉。陽風痔瘻。癰疽瘡瘍。排膿活血。生肌止痛。則辛本補肝。而能去血中之邪壅也。但性升散。陰血虛者忌。解砒毒。蛇毒。

細辛　辛溫。葉大如葵。一莖兩葉。一上一旁。根細散如鬚。氣辛烈。色紫黑。出華陰者良。對葉者不用。

補肝。潤腎。宣達命門之氣。以竄達於九竅。百骸。潛通咽後。命門並兩腎。爲生人之本。督脈爲幹。百骸九竅。無所不通。腎脈行於身前。亦上自咽後。以通營耳目。細辛一本兩葉。根細。散辛烈。故有布散宣達竄走百骸九竅之用。主治咳嗽上氣。脊強頭痛。行督脈及少陰腎經也。并治喉痺口瘡。鼻淵。齒蠹。耳聾。鼻塞。風目下淚。倒睫拳毛。皆宣達九竅之用也。又辛能行水散結。故能治心下

停水。行痰。通經下乳。又辛以補肝。反藜蘆。

治膽虛驚癎。但性烈不可多服。

杜蘅　辛溫。性味功用同。葉厚而硬。似馬蹄。故名馬蹄香。亦一本兩葉。根粗而有塊。氣辛烈。曰南細辛。功力稍劣。

升麻　甘辛寒。一莖直上。對節生葉。如麻。根外黑內白。日乾。亦有色青綠者。根多鬚。散以緊實爲良。去蘆鬚用。行肝氣於脾胃。以升達膻中。宣布肌肉發鬱。

散邪。主宣達胃中之陽氣。以升之膻中。而散風溫之邪。達濕鬱之火。治時行頭痛。肺痿寒熱。而清升則濁降。故治下痢後重。及風熱浸淫。脫肛崩帶。又帶脈並於脾胃。以繞腰一周。帶脈虛。則下部失所繫。而中氣下陷。此能升提之。治足寒陰痿。又治痘及斑疹。以達肌肉間之邪熱也。脾胃主肌肉。解毒。吐蠱辟鬼氣。升陽也。陰虛者忌。下部爲陰。

葛根　辛甘。微寒。蔓如豆。葉。治其皮可作布。花亦似扁豆。成穗作莢。根長而肥大。輕鬆。色黃白。多粉多。行肝氣於脾胃。升達膻中。解肌肉之鬱熱。逐外閉汁。之清寒。主治與升麻略同。兼能清肺解渴。解毒。多服寒中。

生葛汁　除煩。解熱。止吐衄。療腸風。性大寒。

葛粉　甘寒。除煩。解熱。醒酒。治喉痺齒痛。澄治爲粉。有甘寒之性。無辛表之用矣。

葛花　甘寒。醒酒。清肺。白葛花尤良。

葛實　甘。鹹。寒。補心。清肺。解酒毒。

天麻　辛。溫。葉對生。莖直上。中空如麻。花開頂上。結細子。子落還入莖中。名還筒子。根如黃瓜。長肥。攜一根十數。補肝。主治諸風掉眩。上達巔頂。小兒驚癎。

根類肝。氣直達。人言其有風不動。無風自動。蓋亦不必然也。

赤箭　作湯浴。去風。即天麻苗也。

白附子　辛甘。熱。葉厚。韌長。如石韋。葦而旁作鋸齒。根似烏頭。而色白。縐紋多節。出青州者良。亦出涼州。補肝。祛風。入陽明。祛風。風多犯陽明。乘所勝也。白附上行。治頭面諸風。小兒痛血痺。又治陰下濕癢。

秦艽　苦辛。平。大葉叢生。抽莖作花。根兩歧。各螺旋而下。左旋者良。色黃白。長大。根上羅紋相交。

補肝。燥脾。而善行下部。引木以疏土。能養血。榮筋。辛補燥脾。治風疾濕痺。肝脾之脈。皆行於足。風濕之痺多在下部。此根如兩腳。故行於下。艽者骰也。又交也。以風勝濕。引木疏土。故能引血榮筋。治攣急疸黃之蓋及酒毒濕熱。小兒勞熱骨蒸。兼入血分。去血中風濕。

柴胡　苦寒。有略起莖而葉如韭者。有起莖而葉如竹者。根皆分歧。如指爪。色紫黑。北產柔軟。爲良。南

方者。升胃水於肝膽之部。以堅水而瀉火。調劑陰陽。肝燥硬。水也。相火所交。而君火之母也。木雖生於水。而相火之氣。鬱外偶遏於陰。則熱自內作。而水虧。如則內熱外淫。交爭。久則火鬱不行。眞陰反內耗矣。柴胡色紫入肝。有以靖陰血之儲。味苦入膽。有以濟相火之過。而氣輕虛浮。遊疎散。引腎水以潤肝木之枯。泄逆氣以舒膽火之鬱。是能調濟陰陽。酒爽氣微行。輕雨灑塵。而得暑暴風。皆渙然消釋也。故寒熱往來。盧勞肌熱。骨蒸勞熱。嘔逆心煩。皆能治之。又少陽經脈之行。每出入於陽明。脈之間。故邪入少陽。經則寒熱往來。惟此能和陰陽。故爲少陽厥陰主藥。然要之非表藥也。又能散結調經。及胸脇痞痛。婦人熱入血室。凡血熱血結諸證。皆和肝之川也。

銀柴胡　苦寒。出銀州今河套間地根長尺餘。色微白。堅腎水。平相火。治骨蒸勞熱。殺疳。已瘥。

前胡　甘苦辛。微寒。枝葉疎散。莂娜根。瀉泄高亢之氣。辛下行。皮白肉黑。瀉泄高亢之氣。辛

肺。苦降逆。疏暢下行之滯。辛補肝。甘緩肝。苦補腎。皮白而甘。能補。疏暢下行之滯。辛以行之。甘以緩之。有知白守黑之意焉。功專下氣。行痰。亦能調劑陰陽。非表藥也。

黃芩　苦寒。一本四五莖。疎散叢植。葉略似竹。根長。引下行。老則中虛色黃。主降火。

枯芩　降瀉心火於高位。以安肺。清肌表之熱。即老而中空者。以黃明爲良。酒炒或浸使上行。主瀉肺熱。利胸膈。治熱嗽喉腥。目赤腫痛。凡上焦之邪。

子芩　徹邪熱於下行。而厚大腸。除腸胃濕滯。又曰條芩。嫩長而中實者。宜生用。治腹中急痛。腸辟下痢。淋閉失血。黃疸。痔瘡。堅腎水。去膀胱小腸火。凡下焦邪熱之證。亦除寒熱往來。宜鱉汁炒。引入虛寒者忌。

肝膽用同柴胡。

黃連　苦大寒。有苗似竹。每枝三葉者。有苗如鳳尾草。好生陰巖絕險之處。根有拳曲如雞爪者。有如連珠者。其引長者不足用。川產緊實爲良。微甯產曰宣連。粗大而性尤寒。勁去毛刺。隨宜製炒。惟其所引也。主瀉心火。生用瀉心經實火。治心痛痞脹。止盜汗自活。及解百熱毒。或謂久服反熱。非通論也。苦從火化。當上炎而反下降。此則陰陽往復之理。若久服寒藥而反熱。則必無之理也。人固無久服者。果有之。必以寒死矣。安得反熱。但生於陰險之地。藥至陰之性。自宜愼用。然古人用藥於寒涼中必加溫熱。以劑之於溫熱中必加寒涼。以劑之則無偏勝之患。且有寒熱並用者。譬感曰黃連與肉桂同行。能交心腎於俄頃。此可知用藥之靖。虛火。治虛煩。止虛汗。醋炒。兼退五臟六腑之火。火騰汁炒。以鎮肝涼血。定驚。治上焦肺火。酒炒。以除熱咳。治中焦火。鹽汁炒。以燥濕行痰。治下焦火。鹽水或童便炒。以除勞熱。遂瘀血及淋瘧下痔。赤白痢。治食積火。或土炒。或米炒。以厚胃和脾。治氣分之濕熱。黍茱萸炒。謂之左金。或亦以伐肝也。治血分之濕熱。黍炒。以止吐。酒炒。以上焦目人乳浸。以治目赤。皆傷餘若瘡疥癰疽。酒毒胎毒。安胎殺蟲之用。皆可以意推矣。虛寒者忌。忌豬肉。

胡黃連　苦寒。苗葉如蒿。根似連珠。黃連色稍枯。黑。外黃內黑。中虛折之塵出。如煙。出波斯國。今泰

隴南海亦有之。功用同。治骨蒸勞熱。溫瘧。消渴。泄痢。以治小兒疳積驚急。尤良。

大黃　苦微辛。大寒。叢生。每枝三大葉。根結大塊。剖之色黃赤。紋如錦。川產良。有香氣。色正黃。瀉脾胃火。蕩腸胃有形之積滯。去血分鬱墊之實熱。而結體大。氣重力雄。入脾胃。推蕩有形之滯積。凡胃小腸膀胱大腸之燥結。鬱熱瘀蓄。皆能去之。其治肌膚壯熱譫語者。以滯去而熱自解也。其紋赤。故入血分。能去心包肝膜血中伏火。及血逆血瘀。損傷癰疽腫赤之類。又行水除痰者。以辛味則能行也。如欲其升胃氣入於腸上。則用酒浸洗。欲其中行。則生用。以治損傷去積瘀。則酒蒸。外傅治遊丹。熱腫湯火傷。折傷去瘀血。生肌肉。搗和醋又合陳石灰。炒至紅。去大黃用。灰曰桃花散。凡癰疽已潰。毒盡傳之生肌。減瘢。

知母　辛苦寒。滑。葉如萱草。當中抽莖。直上花實。根下堅如蚯附。行交紐相附。旁小根圍繞。狀如蚯附。堅而潤。則不凝寒。潤仍堅。則不散漫。腎水潤腎。亦補肝。堅而潤。則不凝寒。潤仍堅。則不散漫。腎水壯而命大安。故古者。采以滋陰治產

後蓐勞骨蒸勞熱凡陰虧之甚相火無制亦用勿疑又辛能補肝使肝木從容條暢而燥金之氣不傷故治久瘧辛能行水使膀胱滋潤以行津液故利小便消腫膀胱腎之表也瀉肺泄逆而卽以生水瀉其過盛泄其上逆則高而不亢故治熱嗽止煩渴消熱痰治瀉痢又斂而不燥上而能下則金能生水一矣所謂治源也所謂知母也忌鐵多服滑腸○下行鹽水拌上行酒浸

澤瀉　甘微鹹溫叢生澤中葉似車前草嫩時柔腕可茹抽莖分歧乃作花實一叢有數根皆如蘿蔔色白微紅乾則黑出晉地建甯亦出功專瀉腎去濁生清生水中味鹹故專能輸腎之過堅而瀉濕行水錢氏言腎無瀉法非也凡瀉者瀉邪也邪者有餘也水凝聚不流則必生污而水益鬱反作熱而濁氣上蒸於是邪水有餘則骨蒸勞熱此乃有以瀉之故能治勞熱淋瀝陰汗水腫尿血泄精瀉痢濕瘧利小便及腳氣諸證且腎水清而濁氣不作耳目多自可聰明矣故本經言其聰耳明目列之上品也多服昏目此語人多疑之然吾親見建甯人多茹其苗而目昏赤腫蓋瀉腎太過則水虧矣凡物皆宜有

節也

附子　辛甘大熱一莖獨上旁分兩支各三葉直幹又抱有小葉頂作花葉與花俱略似單瓣菊根下結魁如芋曰烏頭附烏頭生而圓好端正曰附子附子之根開兩岐者曰烏喙形細而長兩角下向者曰天雄旁乳之小而未成者曰側子西秦川蜀皆出以四川彰明赤水者爲最皮黑體圓臍平下尖入角重一兩外者良補命門之火左旋以生肝木辛熱潤腎補肝後行督脈通行十二經生用走表開腠理通關竅逐寒風清濕之邪治卒中風寒痰厥暴卒用之湧吐及大寒在表關竅不開皆宜生附以開之熟用行裏水浸裹麪煨之發拆後切片炒黃退冷用同欲盡之陽滋已燥之血燥枯萎也此以溫脾胃使滋氣血交心腎而濟水火如六脈沈微不見陽欲盡也用熟附以同之六脈洪數無倫按之卽散亦陽欲盡也加入補氣血藥中使命火存則脾胃有所溫而氣血生肝木得所生而春令行三焦得其潤而決瀆利耳如陰陽否隔上下不通則合寒藥苓連之類川之所以交心腎於黃庭而通上下也製用滋本童便日或加鹽及薑汁合和煮熟一以殺其毒一以引使下行歸腎命也固命火於寒水之中逐淫邪於沈痾之地性急製用則從容下行育以滋化之邪沈痾積聚於脾胃大小陽膀胱及血分及積而成痺痿瘕疝冷痢寒瀉在下焦者皆可統治用尖則直達尤速如其所指尖下向根也以爲向上則誤矣生用外行熟用內行皆能直達病所有大毒甘草童便黃連犀角菉豆黑豆皆可解胎孕忌下同

烏頭　補肝腎祛風略同附子但氣已旁泄故補命火之功不及而辛熱之性無殊可用以逐風去痺行濕

烏喙　祛風去寒之在表者以偏斜旁達不能如附子之直達也

天雄　制之可下入命門以兩尖皆直長向下也昔人謂補上焦者誤

側子　可用以發表治四肢風寒燥濕之邪燥清也枯濕之氣也此如桂之用枝焉

草烏　辛苦大熱卽川烏一類但野生非秦蜀之產根不生附子下行多岐味不甘而苦毒尤甚亦可制用薑以治風濕攻頑痰去久痺奸人用以作蒙汗藥泥水菉豆甘草皆可解麝射罔傳箭射猛獸

香附　辛微甘平苗曰莎草葉細如韭而韌抽莖作碎花細實根散布如鬚鬚上結塊如鼠矢色黑氣香有毛去毛制用補肝破鬱宣達氣血肝家主藥兼利三焦辛補甘緩行而有節根葉疎散而緩着故氣尤散行能解憂思悲怒驚恐之鬱結破氣血痰濕寒熱之鬱積去痞滿消腫脹止吐瀉攻食積療腳氣治癰疽止吐劑陽血調婦人經血凡血氣不調之病亦治瘧痢○上行胸膈則生用以升之散之下行肝腎治腰膝則熟用以和之守之童便炒則入血分鹽水炒則補心輸堅蜜水炒

則滋潤。薑汁炒則行濕化痰。醋炒則攻積去瘀。多服耗氣。過散則耗。貝母土上焦心肺之痰鬱而寒。香附主中焦下焦之氣血而平。用宜審人稟之陰陽耳。

木香 辛苦微溫。土產苗如小木。南海來者不可詳。蓋用根也。形如枯骨。味多苦而粘舌爲良。

補肝泄肺。升下焦無形之氣。以達於上。而蒸水穀和氣血。降上焦有形之物。以行於下。而司決瀆。去滯壅。理衝脈之寒。氣逆氣。上行治胃脘痛。嘔逆反胃。痰壅氣結。中守和脾。消食安胎。下行治瀉痢。癥閉疼塊。癜瘕。行衝脈。治寒氣上攻。又治霍亂。殺鬼物。去腐臭。凡一切不正之氣。多服耗氣。宜磨汁。

威靈仙 辛鹹溫。莖弱。葉粗。獨莖作長穗。根下鬚如馬尾。長及二尺。色深黑。曰鐵脚威靈仙。以深山者爲良。不聞木聲處者更良。補肝祛風。瀉腎。行水。散行經絡。治一切頑痺。積溫。宿水。痰癖。

痰。性極快利。不可輕投。氣血虛者忌。

續斷 苦辛溫。獨莖大葉。上乃分支。花如芙蓉而小。根皮黃。多節。碎綿密斷。如雞腳。去皮裏硬筋。酒浸。堅腎。補肝。去傷。續斷。主金瘡折損。止痛。生肌。以形用。用以功名也。能破瘀。消癰。縮小便。煖子宮。治腰痛。止胎漏及崩帶。血痢。腸風。遺精等證。則苦堅辛補之功也。

骨碎補 苦溫。一名猴薑。好生木石上。葉似石韋而多刻。缺。貼根有厚葉數片。堅硬而短。如手掌。根似薑而扁。有黃黑厚毛。去淨。蜜拌蒸。補腎。治折傷。瀉心。去瘀血。外傅止血。

白薇 苦。鹹寒。莖葉參差。頂花如金錢。根似牛膝而短。白色柔韌。去旁鬚。酒洗。和水火。滲邪濕。去妄熱。治婦人血厥。傷中淋露。心下虛煩。及凡熱淋。溫瘧。時寒時熱。昏惑。

延胡索 辛苦溫。蔓生。弱枝。每枝三葉。根似半夏。三五簇生。肉色黃。形小堅實者良。通氣血之凝滯。辛補肝而氣行於血中。苦瀉心而血滲於氣中。凡蔓生多能去滯。補肝。故除風痺。瀉心。故利小水。通氣血之凝滯。故治諸痛。調婦人月經及產後血暈。暴血下崩。上衝。凡婦人血證多宜之。又去癥瘕痃氣及折傷瘀血。

大薊 甘苦寒。葉叢生如苦蕒而多刻缺。莖葉皆有細刺。花作蒴頭。色紫。狀如故椎。又名鼓椎。故俗名牛觸。臍插莖直上。小葉抱莖。頂開。老則飛絮。亦如苦蕒。根下結塊如虎。堅腎。水。去血熱。泄逆氣。治腸風腸癰。及婦人赤白沃。亦治吐衄。能安胎。

小薊 苦甘寒。小葉小紫花。亦作蒴頭。根長直。功用同。力微。

地榆 苦酸寒。澀。瘦莖直上。節上分枝。葉頗似榆。故名。莖上作花毬。圓長。紫黑。類椹與棗。故亦名酸棗。根分歧。似柳。外黑內紅。堅腎。去熱。瀉肝。去瘀。色赤入下焦血而輸外。黑入內。分主治血崩血痢。腸身頭止血。酸炒。梢行血。生用。

三七 甘苦微寒。亦作山參。廣西番峒者佳。苗葉之狀未詳。根略似白芨。而有節。味頗似人參。

治一切血瘀。血熱。療金瘡杖傷。又謂之血參。

土三七 甘苦寒。莖葉似苦蕒。分枝繁衍。葉多刻缺而尖。莖有赤稜。秋作黃花。其中藥如金絲盤紐。可愛。但不香。根大如牛蒡而輭。味甘多。苦少。功用同。

茼茹 辛寒。抽莖作叢。葉對節抱莖。實如豆。一包一粒。根如蘿蔔。皮黃肉白。斷有白汁。益肝。去熱。能蝕惡肉。去瘀血。除熱痺。破癥瘕。排膿。血殺疥蟲。行新血。小毒。

鬱金 辛苦寒。莖葉類芭蕉。根下圓長。橫紋。狀如蟬肚。外黃內赤。色鮮。降泄心肺之逆。以達於至陰之下。升達腎肝之氣。以宣於清明之境。氣陰而行於陽。以宣鬱行瘀。苗逐層包裹而以漸舒。根逐節駢聯而體下銳。皮黃入脾土。內赤行血分。故能下氣破血中之滯。治吐衄溺血。婦人逆經。及敗血攻心。痰涎入心。諸血滯痛之證。氣芬芳。又能宣達陰中之陽。蓋古人用和鬯以灌地。降神。求神於陰。亦有所取類也。

薑黃　辛。苦溫。苗葉似鬱金。根下結黃塊。形扁如薑。故名。不香。行肝氣於脾。理血中之氣。功用亦似鬱金。然辛多苦少。氣較烈。根形作塊。氣不芳馥。又不能如彼之從容而達於上下也。有橫行之力。治四肢之風寒濕痺。

莪蒁　辛。苦溫。苗葉亦似鬱金。根作卵形。三五成簇。旁多透乘。熱芽。色青。味苦多於辛。堅硬難破。以灰火煨搗之。補肝。瀉脾。色青入肝。補肝氣之行而達其瘀血。味苦瀉脾。發脾土之緩而行其濕氣。功長破積。

荊三稜　苦辛平。貼根生葉。略似莎草。抽莖直上。作三稜。故名。頂分三歧。橫出作穗。綴子甚細。葉亦多二。近根有毛。結塊。亦成三。行肝氣於脾。攻堅破積。通乳墮胎。有辛味。三之數行。無堅不破。力峻亦耗氣。

白茅根　甘。寒。降火。清金行水。能除火於心肺之部。治虛火迫上之吐衄。亦利小便。然血熱之不在上焦者。不能治。

茅針　甘。淡。寒。清金解熱。能潰癰癤。白茅初生未舒葉成穗。如綿。小兒剝食之。曰茅蜜。按茅異木之氣也。色白入肺。一陰之生。涼風解熱。是以清金散火。然針能潰癰癤者。異善入。入而散之之義也。又初生時。生氣上而必舒。其形上銳。是以有潰癰之功。且去熱也。酒煮服之。一針潰一孔。二針潰二孔云。

仙茅　辛。熱。葉如白茅而潤。根直下如小指。色黃白而多。花亦多。或開在頂而紅。或附根開而紅。紫如筒。用根去皮。米泔浸去赤汁。○有毒。補命門火。強陽。茅正反。觀其形色可知。

芦根　甘。鹹。寒。滑。舍氣滋生。一歲三刈而能復生。氣堅固也。補心清火。色赤入心。入血分。使三焦心包之火。不妄不鬱。輭堅去瘀。安胎。治天行熱病。止渴。治狂。除煩。下治諸淋。外傅赤遊丹毒。癰疽發背金瘡折跌。又化骨鯁。以皮作產婦枕。能止血暈。安腹上能止血母痛。汁能化血為水。皆甘鹹補心用血之功也。孕婦兩三月後。相火日盛。血益熱。胎多不安。芦根甘鹹入心。能布散其光明。而不為鬱熱。此安胎良藥也。○皮作布。宜於夏。猶葛也。根亦如葛。皆能養心清肺。散火。但葛色白。入氣分。散陽明之火。芦色赤。入血分。散厥陰之火。散火即以補心也。

花　作苕。清心利腸胃。散瘀。葉圃作穗。成穗色紅。即花也。可蒸食。至老而成子。則色青。

野芦根　安胎尤效

薔薇根　苦澀寒。蔓生莖勁多刺。陽地則花紅。陰地不見日色則花白。野生則單瓣。家園有千葉。能除風。燥濕。斂精堅骨。生肌。止渴。治狂。除煩。下治諸淋。外傅赤遊丹毒。癰疽發背金瘡折跌。又化骨鯁。以皮作產婦枕。能止血暈。安腹上能止血母痛。汁能化血為水。皆甘鹹補心用血之功也。孕婦兩三月後。相火日盛。血益熱。胎多不安。芦根甘鹹入心。能布散其光明。而不為鬱熱。此安胎良藥也。○皮作布。宜於夏。猶葛也。根亦如葛。皆能養心清肺。散火。但葛色白。入氣分。散陽明之火。芦色赤。入血分。散厥陰之火。散火即以補心也。

花　作苕。清心利腸胃。散瘀。葉圃作穗。成穗色紅。即花也。可蒸食。至老而成子。則色青。

野芦根　安胎尤效

薔薇根　苦澀寒。蔓生莖勁多刺。陽地則花紅。陰地不見日色則花白。野生則單瓣。家園有千葉。能除風。燥濕。斂精堅骨。生肌。止渴。治狂。除煩。下治諸淋。外傅赤遊丹毒。癰疽發背金瘡折跌。又化骨鯁。以皮作產婦枕。能止血暈。安腹上能止血母痛。汁能化血為水。皆甘鹹補心用血之功也。孕婦兩三月後。相火日盛。血益熱。胎多不安。芦根甘鹹入心。能布散其光明。而不為鬱熱。此安胎良藥也。○皮作布。宜於夏。猶葛也。根亦如葛。皆能養心清肺。散火。但葛色白。入氣分。散陽明之火。芦色赤。入血分。散厥陰之火。散火即以補心也。

花　作苕。清心利腸胃。散瘀。葉圃作穗。成穗色紅。即花也。可蒸食。至老而成子。則色青。

野芦根　安胎尤效

薔薇根　苦澀寒。蔓生莖勁多刺。陽地則花紅。陰地不見日色則花白。野生則單瓣。家園有千葉。能除風。燥濕。斂精堅骨。生肌。止渴。治狂。除煩。下治諸淋。外傅赤遊丹毒。癰疽發背金瘡折跌。又化骨鯁。以皮作產婦枕。能止血暈。安腹上能止血母痛。汁能化血為水。皆甘鹹補心用血之功也。孕婦兩三月後。相火日盛。血益熱。胎多不安。芦根甘鹹入心。能布散其光明。而不為鬱熱。此安胎良藥也。○皮作布。宜於夏。猶葛也。根亦如葛。皆能養心清肺。散火。但葛色白。入氣分。散陽明之火。芦色赤。入血分。散厥陰之火。散火即以補心也。

花　作苕。清心利腸胃。散瘀。葉圃作穗。成穗色紅。即花也。可蒸食。至老而成子。則色青。

野芦根　安胎尤效

薔薇根　苦澀寒。蔓生莖勁多刺。陽地則花紅。陰地不見日色則花白。野生則單瓣。家園有千葉。能除風。燥濕。斂精堅骨。生肌。止渴。治狂。除煩。下治諸淋。外傅赤遊丹毒。癰疽發背金瘡折跌。又化骨鯁。以皮作產婦枕。能止血暈。安腹上能止血母痛。汁能化血為水。皆甘鹹補心用血之功也。孕婦兩三月後。相火日盛。血益熱。胎多不安。芦根甘鹹入心。能布散其光明。而不為鬱熱。此安胎良藥也。○皮作布。宜於夏。猶葛也。根亦如葛。皆能養心清肺。散火。但葛色白。入氣分。散陽明之火。芦色赤。入血分。散厥陰之火。散火即以補心也。

花　作苕。清心利腸胃。散瘀。葉圃作穗。成穗色紅。即花也。可蒸食。至老而成子。則色青。

野芦根　安胎尤效

薔薇根　苦澀寒。蔓生莖勁多刺。陽地則花紅。陰地不見日色則花白。野生則單瓣。家園有千葉。能除風。燥濕。斂精堅骨。生肌。止渴。治狂。除煩。下治諸淋。外傅赤遊丹毒。癰疽發背金瘡折跌。又化骨鯁。以皮作產婦枕。能止血暈。安腹上能止血母痛。汁能化血為水。皆甘鹹補心用血之功也。孕婦兩三月後。相火日盛。血益熱。胎多不安。芦根甘鹹入心。能布散其光明。而不為鬱熱。此安胎良藥也。○皮作布。宜於夏。猶葛也。根亦如葛。皆能養心清肺。散火。但葛色白。入氣分。散陽明之火。芦色赤。入血分。散厥陰之火。散火即以補心也。

花　作苕。清心利腸胃。散瘀。葉圃作穗。成穗色紅。即花也。可蒸食。至老而成子。則色青。

野芦根　安胎尤效

薔薇根　苦澀寒。蔓生莖勁多刺。陽地則花紅。陰地不見日色則花白。野生則單瓣。家園有千葉。能除風。燥濕。斂精堅骨。生肌。止渴。治狂。除煩。下治諸淋。外傅赤遊丹毒。癰疽發背金瘡折跌。又化骨鯁。以皮作產婦枕。能止血暈。安腹上能止血母痛。汁能化血為水。皆甘鹹補心用血之功也。孕婦兩三月後。相火日盛。血益熱。胎多不安。芦根甘鹹入心。能布散其光明。而不為鬱熱。此安胎良藥也。○皮作布。宜於夏。猶葛也。根亦如葛。皆能養心清肺。散火。但葛色白。入氣分。散陽明之火。芦色赤。入血分。散厥陰之火。散火即以補心也。

花　作苕。清心利腸胃。散瘀。葉圃作穗。成穗色紅。即花也。可蒸食。至老而成子。則色青。

野芦根　安胎尤效

薔薇根　苦澀寒。蔓生莖勁多刺。陽地則花紅。陰地不見日色則花白。野生則單瓣。家園有千葉。能除風。燥濕。斂精堅骨。生肌。止渴。治狂。除煩。下治諸淋。外傅赤遊丹毒。癰疽發背金瘡折跌。又化骨鯁。以皮作產婦枕。能止血暈。安腹上能止血母痛。汁能化血為水。皆甘鹹補心用血之功也。孕婦兩三月後。相火日盛。血益熱。胎多不安。芦根甘鹹入心。能布散其光明。而不為鬱熱。此安胎良藥也。○皮作布。宜於夏。猶葛也。根亦如葛。皆能養心清肺。散火。但葛色白。入氣分。散陽明之火。芦色赤。入血分。散厥陰之火。散火即以補心也。

花　作苕。清心利腸胃。散瘀。葉圃作穗。成穗色紅。即花也。可蒸食。至老而成子。則色青。

濕爲能經隧無所不達有毒凡水濕積聚皆達而泄之治水腫之悍藥也兼能治痰裹麵煨或薺苨水浸制其毒脾虛者忌反甘草正相反

大戟 苦寒莖弱每枝三葉根下行色紫赤芽正赤入心北方者色白以攻水行血爲能洪瀉搜臟濕不可用以其能傷肺也

腑之濕有毒墮胎浸汁色青繞兼入所血之分然專入三焦以決瀆而下達於膀胱也反

甘草損肝肺以漿水煮去骨用之

防己 辛苦寒蔓莖弱葉三歧根下行中通心有花紋出漢中者色黃爲良其木強而有黑點者曰木防己不足用亦可治風瀉心去小腸堅腎化膀胱功專行水洪瀉

以達於下險捷無所不達苦燥濕兼以辛行水形下達兼以中通故最捷性不安和能耗心肺之氣以降泄太過也○木通亦中通然用莖而味甘淡行氣分之水此苦寒而用根行血分之濕也

商陸 苦酸微辛寒大葉似萵苣莖作碎白花附莖上子略似菠薐根下行有歧生陰濕地水性下

燥脾土之濕故曰防已脾已土也凡去濕者皆苦燥脾也治腳氣腫尤效

赤花者傷人服之沈陰下行瀉火逐水去熱結行逐水見鬼陰氣勝也

乃正以順之也功用略同大戟有毒黑豆湯浸用

戟甘遂又可磨塗瘡癬殺蟲

赤商 敗瘀血利小便傳惡瘡貼臍利小便消水腫○凡逐水者皆能墮胎

常山 辛苦寒苗葉疎散略似漆根瀉肺泄逆瀉其過於下行多戟似雞脊骨

燥泄其過於斂上之逆氣也合甘草必吐而曰泄逆者斂於上者吐而越之則氣得以下降而自順矣專

除痰飲合甘草則湧吐合大黃則下利合烏梅鼈甲則

肝合茅參竹葉則入心合麻黃則入肺合附子則入腎合草果檳榔則入脾然要則辛以行其氣苦以抑其逆而已其究以補肝而使之散瀉肺而不使之斂去其滯於中而已其斂以補肝而使之散瀉肺而不使之斂者而陰陽平矣王治諸瘧瘧者陰陽爭也不當斂而斂瘧則陰陽不行而水滯成痰成飲常山草果行其不當斂而斂者也可斂而不能斂則亦瘧陰不成而氣散無所主何首烏烏梅斂其當斂而不能斂者也有毒酒浸蒸

蜀漆 功用同常山苗也

藜蘆 大苦辛寒獨莖對葉葉上經紋有三根散下枯殼數片包其近根處湧吐風痰宜痛有毒入口即吐氣惡通頂令人噦大瀉肺也反細辛芍藥五參

巴戟天 甘辛溫枝葉扶疎根多分行促節如串珠以根中微紫有白粉而色理暗者眞出蜀中

強陰益精亦治風濕去心酒浸焙

甘松 甘溫葉叢生如茅根鬚繁散垂氣馥補脾理氣開鬱西涼黔蜀皆出

山柰 辛溫根葉皆似薑氣甚芬芳出廣中蓋杜若之類也補肝溫中除寒辟惡治心腹寒痛亦治霍亂去濕殺蟲

良薑 辛熱根葉亦似薑而開花結子出高州補肝煖胃消食散寒功用同上

紅豆蔻 溫中散寒醒脾燥濕即良薑子也

射干 苦寒一名扁竹長葉排如鳥翼羽扇又名鳥翣補

雜斑點根長細降少陰厥陰之火散少陽相火藥散血

好生水旁石砌消腫除痰結核散瘀毋通經

山豆根 苦寒苗蔓如豆經冬不彫用根瀉心火保肺金治喉腫喉風

利大腸治水浸和竹葉煮用

嗆逆熱咳幷治腸癖痢疾蠱痔解諸藥毒蟲毒

山慈菰 甘微辛寒葉如萱草抽莖作花如龍爪色黃根

常亦出有毛者乃烏蒜葉相似無毛出處州山中衢州建花紅名龍爪花是處有之有毒清火散結治癰疽疔腫瘰癧結核解

一切蛇蟲毒。

貫衆　苦寒。根苗皆似狗脊。但色黑而大。峩根叢聚連貫生苗。故名。沈曰管仲。好生山溪水石間。瀉火解熱毒。熱結轉堅。殺蟲。能化骨鯁。有毒。煉丹家謂其亦有鹹味。

漏盧　苦鹹寒。枝莖皆三葉。花圓大尖瓣。有托。如石榴根莖。枯如麻梗。色黑。出閩中。瀉火解熱轉堅。殺毒。治癰疽發背。排膿活血。止痛生肌。又能通經下乳。治遺精溺血。

白蘞皮　苦寒。莖葉疎散而弱。根黃白。散出。取皮用。瀉脾燥濕。行下焦。瀉小腸。和膀胱。能治諸黃。去濕痺。又治諸瘡疥癬。

五茄皮　苦微辛寒。莖似木而長。弱如蔓。多轉刺。枝葉繁簇。根堅硬長。引用根皮。堅腎。補肝。燥濕。行水活骨。舒筋。凡藤蔓之類。多能舒

筋。根皮之類。多能行水。況莖似木。堅長引。根好生石砌故尤能入堅。穿通關節。無所不達。爲治風痺濕痺良藥。色青黑。專入肝腎。昔人謂爲五車星精。以葉五出。又備五色。而功專去風行水。然此亦誇辭也。氣芬芳。兼益脾和胃。嫩葉可茹。○三葉者。曰三茄皮。氣味同。而功劣。

萆薢　甘苦平。蔓枝長引。而勁。葉三岐。似楓根。淺而橫。亦長引。有淺黃而硬者。有白色虛輭者。曰萆。

緩肝。堅腎。清小腸火。化膀胱水。亦治惡瘡。治風濕痺。殺相火之勢。清君火之邪。通利水道。和緩從容。良藥也。以其去熱。故亦治瘡。

菝葜　甘苦平。蔓枝長引。勁而有刺。葉上三經。綠色。赤塊色黃。一葉間有鬚生紅子。如豆。著節間。有核。根結名金剛刺。功用同上。長於治毒瘡。治蛇蟲毒。

土茯苓　甘淡平。弱蔓長引。色黃赤。如線。葉長而厚。細根亦長引。入土深。下結則纍纍作串。大如鴨子。或赤或白。俗名梗飯團。補脾和胃。滲濕利水。緩肝舒筋。主治惡瘡。解毒。甘淡之味。土德之純。多能解毒。蔓藤之性。多入肝。甘則能緩肝。此蔓尤似筋。又能滲去筋脈之邪濕。故治毒瘡最良。且能攻堅破結也。忌茶。楊梅瘡。馬刀瘰癧。皆統治。常服亦可。

白斂　甘寒。蔓生柔韌。枝葉頗密。一枝五葉。如爪。俗名五爪龍。根引長結卵圓長。一窠三五枚。色白。除熱解毒。散結生肌。火邪退而土自生。金也。治溫瘧血痢。腸風痔瘻。赤白帶下。及一切癰瘡跌損。及面上疱瘡。生肌肉。斂瘡口。○蔓中通折斷吸之。有甘汁。能解渴消暑。去癮。

赤斂　甘苦寒。尤解血中熱毒。功用同。

烏斂　苦辛寒。色黑。根亦黑。莖蔓枝葉皆如白斂。有細倒刺。如毛螯人。一名葎草。一名烏斂薦。能攻毒。有小毒。

草部下

艾　苦溫。家艾也。古以陽陰。得火之正性。堅腎固命門。養陽逐陰。莖喬。味苦。性熱。是火之正也。故以承冰下。斂日於少陰太陰厥陰之經。守在下部。能煖脾土。養胃氣。子宮調經。血安胎孕。治崩漏痼冷痢。燥脾土。養胃氣。温中去寒。苦以燥濕。脾健而胃能化氣。猶竈火之温。乃霍亂所謂寒淫於內。治以苦熱者。安正辟邪。能殺蛔。療癬疥。用以灸火。治百病。古人多用針灸。火氣所達。氣血自調。邪淫自散。今人治寒病及癰疽。猶有用灸者。但古法具在。人失其傳耳。素問靈樞明堂圖。周身經穴甚詳。不敢用者。恐審穴不確。穴亦有禁灸者。灸火用陳久者爲良。靳艾　功用同。亦艾也。但葉多刻缺深。皮如指。氣更香也。辛而不苦。可蒸茹。

青蒿　苦寒。喬萃直上。碎葉茸茸如線。花實附莖葉間。亦細碎。得木之生氣。堅腎。靖相火。滋陰。調陽。色正青。生最早。性寒而氣自芬暢。是厥陰少陽之經。以清血中之濕熱。守在下部。治骨蒸勞熱。暮勞虛熱。黃疸。及凡鬱火不舒之證。能明目。安正。辟邪。辟蚤蝨。治惡瘡。子。根葉同功。童便浸搗。莖葉取汁熬膏。良。古人云除尸氣鬼疰。用子勿使葉。用根勿使莖。用莖勿使根及子。不知何故。泡湯亦解熱渴。

茵陳蒿　苦寒。有似青蒿。枝葉茸茸。但色黃綠。不芬者。有金鈴者。二種。皆因舊根而生新苗。故名。得土之生氣。堅腎。燥脾濕。去鬱解熱。色微黃。花亦黃。是有得於土之氣。而行濕以去其鬱熱也。苦能燥脾土之濕。濕不積。則不鬱而成熱。主治黃疸。泄太陰陽明濕熱。而通之太陽水道。守在下部。亦治時熱瘴瘧。

香薷　辛。溫。莖喬直上。小葉細枝。有二種。家香薷溫。石香薷平。得金之和氣。瀉肺

舒鬱暑。散結行水。好生石砌。味辛。得金之和也。肺金主斂。而氣清燥。人感暑熱之氣。則有尋濕隨之。乃復遇於淒清。則暑濕鬱而不得舒。以有煩熱頭痛躁渴之病。此肺之斂所不當斂。而失其和也。久之則瘧痢。以清燥而起矣。此味辛以瀉肺。行水。肺不妄斂。則暑熱自散。熱散水行。而小便利矣。故為清暑之藥。其氣行於中上。治霍亂。妄吐。噁逆。解煩躁。消水腫。多服耗氣。暑不得多用。以陳久為良。

角蒿　辛。苦。寒。牡蒿也。一名蔚。葉似菊而薄小。花淡紅紫。結角微彎。長二寸許。行肝氣於脾。以舒蘊濕積熱。主治口瘡。除疳去蟲。

紫蘇　辛。溫。補肝。瀉肺。舒氣。行血。祛風。散寒。肝之藥也。辛味散氣。開腠理。發汗。行水。祛風。散寒。色紫。專入肝。兼行血分。亦能和血安胎。○莖葉同用。多服耗氣。凡辛散者皆不可過用。能解魚蟹毒。

蘇子　辛。溫。炒研。功用略同。能潤心。舒肺。下氣。消痰。除咳。定喘。利腸。寬腸。溫中止痛。凡用子用仁。皆有潤意。辛尤潤肺。過斂則氣上而不行。辛瀉肺。則斂者開。而氣順矣。凡下氣者。言順氣也。氣順則腸利。寬腸亦以其潤而降也。

白蘇　辛。溫。解魚蟹毒。可作茹。不入藥。

荊芥　辛。苦。溫。苗葉略似蘇。亦曰野蘇。然蘇之花實聚附莖端。此則成穗。疎散。補肝。瀉肺。上行祛頭目之風。除經隧之濕。清頭目。發汗。治頭風痛及諸證。強直。宜生用。去血中之風濕。解血分之蘊熱。治腸風及婦人崩帶血。酒炒。俱連穗用。取其上行。亦以能潤。反魚蟹鱟肉。紫蘇能解之。

薄荷　辛。寒。蘇州府儒學補肝。瀉肺。上行清頭目之熱風。治頭熱痛。清目利咽。愈牙痛。已熱嗽。和口氣。開聲音。解鬱暑。止煩渴。生津液。凡上部之熱。旁行搜皮

膚之濕熱。治斑疹遊丹瘡疥。中去肝膽之虛熱。肝膽正氣不足。則虛熱生。此定小兒驚悸。且治血之虛熱。下治腸胞之血熱。止血痢。通小便。

雞蘇　辛。溫。今日大葉薄荷。實非也。方莖中空。葉似白蘇稍長。芳多。小刻氣辛烈。補肝。瀉肺。下氣。理血。功用略似紫蘇。而解表不如。亦略似薄荷。而清涼不及。

藿香　辛。甘。溫。莖似蘇。葉如紫蘇而小。出兩廣。補肝。和脾。瀉肺。耶之清冷。舒胸膈之熱鬱。主治霍亂故名。

夏枯草　辛。苦。微寒。叢生。葉似苦蘵而短。花附莖端如麥穗。或紅或白。堅腎。補肝。瀉心。行於東方。散結氣。除內熱。冬至生。入夏枯。陰方掩。陽則能達之。陽氣已盛則氣亦盡。是以散結除熱。亦解暑且治瘰癧濕痺諸疾。萃膽腎之氣。而能明目。

益母草　辛。微苦。寒。一名茺蔚。一名薅。方莖直上。高者及丈。葉對節似麻。每枝三葉。碎花附節

間或紅或白。補肝和脾。燥濕行血。脾生血。肝藏血。脾濕則血不生。肝虛則血不藏。火熾則血妄行。此草色微紅。入肝專主血分。能去瘀生新。調經解熱。行任脈而安胎產。治胎漏產難。行帶脈而提氣血。治帶下崩中。爲婦人經產良藥。又治疔腫乳癰。

子　主治大同。更能益精明目。潤心除煩。又治血虛頭痛。

蘭草　苦辛甘寒。莖高葉繁。紫莖素枝。赤節綠葉。葉光澤有歧。對節生。方採時不香。按輾稍乾。則芳香耐久。今之都梁香也。俗名辟汗草。泄肺逆。瀉心火。頂作紫花似蘇花。曰孩兒菊而不似菊。和中利水。破鬱舒脾。氣香。能解陳鬱。味辛。行水。苦燥濕也。內經以治數食甘肥。傳爲消渴之證。其和中破鬱可知。又辛能行痰。香能辟惡。佩之且能去穢除邪。是以又有殺蟲去惡之功。自寇宗奭朱丹溪。李士材。考之不詳。惑於黃山谷一幹一花香有餘爲蕙。一幹數花香不足爲蘭之說。遂以本經之蘭草爲山蘭。而指今之幽蘭花當之。前人辨之雖詳。近猶有循其誤且爲之說者。抑思幽蘭花雖有香。葉則全無氣味。以

爲能清肺開胃。消痰利水。解鬱調經。於義類無所取。今人重建蘭花。因并及葉。強附醫經。多見其惑。然本經列蘭草上品。別澤蘭中品者。則以其非蘭而類於蘭。非家園種蒔而野生澤中。故別之。猶馬蘭蝦蟆蘭云耳。古人採蘭佩蘭浴蘭。皆貴蘭草。澤蘭殆非所重也。

澤蘭　苦辛。甘寒。似蘭草。莖微方。節促。葉有毛。香亦不足。補肝。瀉脾。和氣血。甘則和緩。利筋脈。辛則能行。主治婦人血分。調經。去瘀。節促所主下部。色紫所主血分。能消癥結。散水腫。降血逆。爲婦人要藥。又治癰毒。

幽蘭根　苦甘。溫。此謂山蘭。又曰土續斷。治腸風。塗癰腫。因辨蘭草澤蘭并及此。惟根有用耳。

龍膽草　大苦大寒。獨莖直上。葉對幹厚而青綠。花色青碧。大如錢。生深山。堅腎水。瀉相火。除下焦濕熱。定肝膽虛邪。治骨蒸黃疸。熱痢。亦治時行瘟熱。定小兒驚癇。引使上行。亦治咽喉熱痺。赤睛努肉。外治癰毒瘡疥。虛寒者忌。

大青　苦鹹。大寒。獨莖直上。每節三葉。葉圓而長。秋開小紅花成簇。結赤實。大如椒。俗曰女兒紅。治寒閉鬱熱。天行時熱。陽毒發斑。陽狂。及黃疸熱痢。癰瘡。喉痺。

蒲公英　甘苦平。苗葉似萵苣而小。抽寸許。作黃花。如菊。莖中空。斷之有白汁。花罷飛絮。亦如萵苣。一名黃花地丁。又曰鬼公英。補脾和胃。瀉火。花黃。汁白。葉亦淡黃。宜歸脾胃。能化熱毒。解食毒。消腫核。療疔毒乳癰。皆瀉火安土之功。通乳汁。以形用也。固齒牙。去陽明熱。也染鬚髮。汁久則黑。血之類也。可解蠱蜚。人言一莖兩花。高尺許。根下大如拳。旁有人形。拱抱。搗汁酒和。治噎隔神效。吾所見皆一莖一花。亦有可得效之理也。亦可茹。

紫花地丁　辛。苦寒。小葉密排附莖。如柳。莖青黑。弱如蔓。夏開紫紅花。垂如鈴鐺。細結小角。

補肝。燥脾。平血熱。去壅濕。主治一切癰疽。疔毒瘰癧。血熱。

紫背天葵　酸鹹寒。生陰地石砌。弱莖。葉五出而尖。緣莖端圓布如葵。背深紫。故有斯名。實小。雷敩也。瀉肝膽腎命相火之邪。解一切熱毒。金石藥毒。每用以炮製毒藥。能制丹汞之毒。定小兒驚悸。治吐血衄血。塗火瘡熱毒。

雷丸　苦酸鹹寒。或云生竹下。或云生淡竹草下。或云生紫背天葵下。惟大竹下者未見餘。皆親見之。其生天葵根下色紫黑。如鼠矢。淡竹草下者亦然。平相火。燥濕土。定驚悸。解忤。消積殺蟲。相火雷火也。且雷驚人也。以平相火。定驚悸而名。非得霹靂而生之說。

淡竹葉草　甘淡寒。貼地小草。葉如竹而薄。背有毛。莖細弱作蔓。功同竹葉。并治小兒驚癇。甘以緩之。淡以安之。亦平相火之治也。

三葉酸　酸平。小草弱莖。蔓生石砌。每枝三葉。圓聚莖端。則形如六葉。葉有醫。夜則三葉皆合。晨復

開。開小黃花。結小角。補肺。瀉肝。除熱氣。去瘀血。斂陰出中有四五小子。色褐。

扁蓄　苦平。亦名扁竹。葉似竹而細。弱莖蔓地而扁。促節有粉。故名竹。三月花紅。靖少陽火燥濕土。主利小便。亦瀉心火。治黃疸。熱淋。殺蛔。凡蟲蝕下部病。

豨薟草　苦辛。寒。一名火枕草。一名老虎婆。一名黃豬母。莖方根紫。葉對節。頗似蒼耳。與蘇、薤苗可茹。有豬腥氣。故名豨薟。堅骨。行肝。燥脾。去熱。主治濕痺。瘡口也。開小黃花圓聚。堅骨。行肝。燥脾。去熱。主治濕痺風痺。生下濕而味苦辛。莖紫花黃入肝脾。自應有治痺風濕痺之功。豬性好塗泥。其氣息亦或能去濕也。酒拌九蒸晒。煉蜜爲丸。或搗汁熬膏用之。唐成訥。宋張詠。皆盛稱其功。然氣味非純善。稱之者或不無過譽。

茵芋　辛。苦。溫。莖紫。葉如石榴而短厚。炙用。治風痺濕痺。有毒。或熬膏。或作丸。不煎。

澤漆　辛。苦。寒。莖勁。上分四枝。中有白汁。粘人。葉圓。黃綠。如貓眼。一名貓兒眼睛草。瀉肺。降氣。行水。去熱。能止嗽。殺蟲。利大小腸。逐水腫。

旱蓮草　苦。鹹。溫。生莧菜地中。葉似竹而稚。高二三寸。花白。瓣碎。有托。結實如蓮蓬。小如豆。內子細如沙。莖斷之有黑汁。補心血。瀉心火。濟水火。交心腎。能止血。黑髮。黑汁入腎。交心腎也。昔人夏至收之。冬至又收。女貞子。煉蜜合之。名二至丸。方意甚妙。

馬鞭草　苦。寒。莖葉似益母草。穗如車前花。細色紫。瀉心火。破熱血。主通經。瘕結。去熱。

劉寄奴　苦。溫。一莖直上。上抱小葉。貼根叢葉如苦蕒而糙澀。炒作花如菊。花白蕊。薰花謝飛絮。亦炒作黑秕。均可用。堅腎。瀉心。破血。通瘀。止金瘡血。梁以宋武帝劉裕得名。此事不知果否。其氣能令人吐。或有治血之功耳。

羊藿　甘。辛。溫。三枝五葉如藿。一名仙靈脾。補命門。肝腎。能壯陽益精。亦去寒痺。

白頭翁　苦。寒。四葉貼根。獨莖直上。近上亦有四葉對生。炒作。獨花如蒴頭。近根處有白茸。堅腎。瀉心。破結。去熱。治熱毒血痢。攻痕疝。血痔。不專入陽明也。以除熱耳。人云有風不動。無風自動。亦不然。又按土人所用。有草生水澤中。亦名白頭翁。莖葉與此相似。味辛苦。氣薰。能行濕。去風。性溫。能治痺。豈所傳或誤歟。

紫草　甘。鹹。寒。莖如蘇荏。根。莖花實色皆紫。近根有紫茸。補心。緩肝。散瘀。活血。色紫赤。入心肝血分。心軟則能用血。肝緩則不失所藏。兼能滲熱濕。利小腸水。靖腎命火。治疽證。及一切惡瘡血熱之毒。

茜草　酸。鹹。溫。弱莖蔓生。莖中有筋。每節四葉對生。圓尖如杏。莖葉皆糙澀。根亦細弱長。引色赤可染。瀉肝。補心。收散滲濕。活血。消瘀。色赤。入血分。瀉肝則經。瀉肝。補心則血藏。而不瘀。補心則血用。而能行。收散則用而不費。故能削血氣之平。止妄行之血。而去瘀。通經。兼治痔瘡瘡瘍撲損。

天仙藤　苦。溫。葉似葛而圓小。白根有鬚。四時不彫。堅腎。燥濕。活血。疏氣。主治水腫。

蒲黃　甘。平。此菖蒲作花。其蕊屑也。蒲中抽莖。後有一長葉抱之。前有一短葉承之。花黃。坐其中。作穗如杵。生用行血。消瘀。蒲生水中。本行肝氣。以入心。蒲黃又入肝。心君之緣。是交腎於心。而通行血脈也。甘平和緩。能通經。利水。活血。行血。去瘀。生新。療損傷。消熱腫。炒黑則止血。去妄。得

黑則止而此又其類也
能止崩帶吐衄且澀精

海金沙　甘淡寒。細蔓碎葉。蔓生木上。其葉總絞中含細沙。採之微曬。使蒸擊以杖。則沙落。色黃赤。忌焰。除手足太陽二經之血分濕熱。且除狂熱。草上結沙。亦所含之精英也。氣輕上浮。宜入心肺。沙體下墜。則入二腸。甘淡則能滲濕去熱。色黃赤則入血分。故主治五淋。莖痛濕腫。下熱除則上熱亦息。

石韋　苦。甘寒。生水石上。只一葉。柔韌如熟皮。長三五寸。形如短刀。背有黃毛。作點子兩行。排列整齊。俗曰清肺。降氣。能生腎水。堅腎。緩肝。以利水道。主通淋。治七星劍。清肺熱。且能益膀胱。精氣。去毛微炙。

毛　傅湯火炮傷。

瓦韋　同用。可治淋。無堅腎之功。

虎耳草　甘淡寒。以形名。生水石上。葉圓如錢。後缺。背色赤。旁引長鬚亦赤。採汁滴耳中。治聤耳腫痛。涼血滲濕之功。當不止此。

穀精草　辛。溫。收穀後生稻田中。似嫩秧抽莖。上結圓粒。如星。又名戴星草。益肝。明目。辛益肝而目為肝竅。莖端戴星。形似目而有光。故主上行。而明目。退翳。亦治齒痛。

石蘚　甘微鹹。平。生水石高峻處。逐節生葉。似竹。另抽莖皆略似。山蘭人取之。裹以楸絲。掛簷間。不須土。茂如故。可辟火。以出霍山者。莖短而中實。光澤如金。曰金釵蘚。最良。他產虛長。補心神。鹹補心。不藉土而能活。花曰木蘚。功力劣。補心神。葉鮮好。以其神舒淡也。瀉腎濁。鹹瀉腎。生於水石。把水石之和脾胃。甘補脾。淡滲濕。莢而遺其濁穢。其質潔清也。和脾胃。且兼補五臟。

得清虛之氣。以祛浮熱。而保其眞。能治勞熱。去妄火。壯筋骨。起痿痺。治自汗盜汗。夢泄遺精。吐血衄血。諸證。不寒而能退熱。不滯而能斂陰。氣味中和。須習服久。始得益。難刻期責效。熬膏不如水煎常茶常飲。為妙。

麻黃　辛。微苦。溫。虛而有節。枝而不葉。辛而非葷。所生之地。冬不積雪。非其熱也。其升散固然。補肝。行水液。瀉肺。降逆氣。行徹肌表。故以為足太陽經藥。以治太陽傷寒。開腠理而大發其汗。以祛外閉之寒邪。故今人以為太陽藥。然實非入膀胱也。入補肝木。升散其陽氣於沈陰積寒之下。則潤澤之氣。從之以升。膀胱之津液大作。是猶龍飛而雷雨從之。以起陰鬱旋消。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矣。然其輕虛上浮。氣分之藥也。汗者血之類。仲景於太陽傷寒無汗者。麻黃湯中。兼用桂枝。以膀寒於血分。而後汗作。寒散非徒以傷寒傷風。發汗止汗。分兩途治也。其輕虛入肺。以治肺中積寒。痰哮。氣喘。則不發汗矣。是可知用之之道。○用以實震木之氣。自下而達上。自東而行於西也。如所謂東家種而行於肺也。氣虛者慎用。同參芪亦可。

根節　止汗。

木賊草　甘淡微苦。微溫。色青綠。似麻黃而莖粗。如錯可刮磨金石竹木。故名。緩風。泄肺逆。輕浮上達。能發汗。祛寒。亦以麻黃。但味不辛。升散之力不如。滲邪濕。除妄熱。刮垢。去翳。以能刮磨竹木。故治兼行血分。青色。入肝。故行血分。能治赤痢腸風。脫肛痔瘻。一以其微苦而甘。淡能除血中濕熱。一以其中空類腸。而又能磨垢。故去腸胃垢穢。今只用以去目翳。不知有發汗治痢諸功矣。

燈草　淡寒。清肺金而滲濕。去妄火以甯心。無味。淡即其入肺以滲濕。行水。又心以入心。心君火也。君火有主。則神明敷布而不熱。君火無主。則火氣拂鬱而不明。其受膏燃火。心之用。血而生明也。故能甯心。心甯則妄熱不作。妄又形類腸。小腸心之表也。淡滲濕。寒去熱。金生水。故入腸。治疥癬。擦癬則蟲俱著草上。浮水可見。亦以其去濕熱。且能出毒也。利小便。

灰　能止血。吹喉痺。塗乳。止夜啼。黑能止血。且火性已過。是能滅火也。小兒夜啼。亦心火妄而不安於夜。故服此能止。凡驚癎不安。用藥皆當以爲引。亦治淋。消水腫。

通草　淡。寒。莖葉似竹而弱。葉尖長多絲。垂蒂作黃花。似菊而圓小。一名黃薔薇。亦以葉略似耳。莖中含白瓤。可捵之而出。輕輭潔白。如燈草而粗大。又名通脫木。今用作象生花。功用同燈草。兼能通胃氣。下乳汁。催生。燈草體小而行專。專入肺心大小腸。通草體大而行遲。可統理三焦水道。及週身竅穴。無所不達。麻黃木賊中虛而通。升陽氣以上行。自下極而上達於頭目肌表。燈草通草。中實而通。降陰氣以下行。自止焦而下達於二陰體足。

木通　甘。淡。寒。藤蔓粗大而弱。葉狹長而色黯。花如鈴。實如皁角。而圓肥色黃。瓤或黃或白。甘可食。子色黑。如豆而有尖。清肺金而行水。去妄火以甯心。泄濕以利三焦。化液而通九竅。色黃宜入脾。脾濕之也。藤中實而通徧

體輕虛。上行。淡以滲濕。利竅。故能清肺金。以滌水之源。心火鬱則生熱。通則明而熱除。故木通之通。能清熱而甯心。三焦水道所由有所壅。則火蒸濕而成熱。水泛溢而成腫。木通之通。所以決其壅而化津液。故能通二便。消腫脹。除濕熱。又能止渴除煩。開音聲。明耳目。除攣痺。療喉痺。醒脾胃。且能破血。拆膿。通經。下乳催生。

汗多者忌。恐重耗其津液也。木通防己。皆輕而疏通。防已味苦。用根則專行下部。木通味甘。用莖則能升清氣於上焦。而後降濁水以下達。燈草。通草。木通。味性皆相似。然通草通形於實。木通通氣於虛。色黃粗大爲劣。色淡緊細爲良。

燕萄子　甘。寒。即木通實也。解渴。除煩。通淋。利水。又名山羅葡。

釣鉤藤　甘。微苦。寒。生水石旁。藤勁。色紫。葉長尖。對節而生。節間有勁刺。如釣鉤。雙出。緩肝風。抑相火。色紫入肝。治小兒驚癇。瘛瘲。客忤胎風。斑疹。亦治大人諸風掉眩。以形用也。不耐久煎。用鉤。

金銀花　甘。微苦。寒。一名左纏藤。藤左繞也。一名忍冬。冬不枯也。一名鷺鷥藤。花似之。藤柔而翹。葉狹長而稀。花簇生長蒂。二瓣長。二瓣短。初開色白。經宿則黃。黃白相間。故曰金銀氣甚清芬。緩肝。補肺。降逆。散熱。養血。祛風。止渴。清暑。大解熱毒。藤左纏。是能緩肝以養榮。而舒筋。故治風熱瘡疽。惡瘡疥癬。及腸澼血痢。凡一切血熱。皆能治之。宜花與藤葉兼用。花色黃白。入脾肺。以解暑止渴。去上焦煩熱。和脾胃。則獨宜花。瘡家主藥。

款冬花　辛。溫。細草。葶苧。其作花於山澗溪谷。隆冬冰雪中。黃如千瓣菊。花後更生大葉。如苦蕒。取其尤良。甘草湯浸一宿。暴乾。行肝氣。於肺金之中。以舒其閉斂之邪。治咳逆。氣喘。喉痺。肺痿。咳血。爲除痰。嗽要藥。兼能除煩。定驚。明目。以行陽氣。開陰鬱也。

旋覆花　鹹。苦。微辛。溫。莖葉略似金銀花。花亦似。而紅。形如小盆。午開子落。補心。通血脈。泄肺。降逆氣。心散心之鬱血。頑痰。子刻花落。順陰

氣而降。覆於下。味苦。降泄。降肺之逆氣。水氣。故治結痰。痞氣。噫逆。水腫之隔於胸中者。虛人慎用。能泄氣也。取半開花。去蒂下皮殼。已落者不用。

根　能續筋。搗汁。滴傷處。傳以渣。半月勿動。續筋自續。以其能接續陰陽也。一名金沸草。

瞿麥　苦。寒。叢生細莖。小葉似竹。作花有單瓣重瓣。瓣末碎如翦絨。又名翦絨花。色內白外紅。中有黑畫。斑斕可愛。五月開至九月。用蒴殼。瀉心。降火。破瘀。行水。閉。破血。潰癰。消腫。通經。墮胎。又能明目去翳。

紅藍花　辛。苦。甘。溫。莖枝喬上。葉對節生。花長瓣細碎。如菊而成毬。實似麻仁。補肝。行血。瀉心。去瘀。色赤入血分。去瘀血。生新血。治痘瘡血燥。喉痺。咽腫。通經。利水。血逆血暈。能下死胎。不可過用。

淩霄花　甘。酸。寒。一名陵苕。一名紫葳。柔藤緣木。極於巔。葉深綠。光澤多縐。每枝五葉。花五出。

形如杯。色深黃有赤點。不宜近鼻。聞傷腦。緩肝風。瀉肝熱。去血中伏火。治瘀血。血閉。腸結。崩帶淋閉。諸血熱生風之證。治肝風。巔頂痛。本經言能養胎。蓋相火過盛。血熱而胎不安者宜之。○搗傅酒鼾。鼻甚效

芫花　苦。溫。葉似柳。長莖。裊然。生古墟牆垣及水砌。紫花成穗。花落葉生。功專行水。理腥。下逆水滯。反甘草。

根　治疥殺蟲。花葉皆有毒。擦皮膚。便作赤腫。如打傷狀。

薤花　辛。苦。溫。作黃花。功用同芫花。行水尤速。

甘菊花　甘。苦。辛。平。菊譜以花小色黃。外有平瓣而中凸碎花者。爲甘菊。俗曰饅頭菊。又曰簪頭菊。是其他則黃白紅紫。千瓣單瓣。不一類。今所重鄧州白菊。要以黃爲正。白者專入氣分。赤者專入血分也。昔又謂野菊瀉人爲苦薏。眞菊延年。愚謂分家菊野菊。以得氣有厚薄耳。安得分眞假。且菊終有辛耗之意。安

在其能延年也。得金氣爲多。而清虛芳潔。蓋入肺而行肝氣。降逆氣。因得以下生腎水。上清頭目。去過敛之邪。補清潤之正也。主明目。目雖肝竅。睛屬腎水。水清則明。肝熱則昏。行肝之鬱。清水之源。是所以明目。清氣得以上升。而濁熱下降。則頭目眩暈可除。此以滋肝木之陰。以瀉肺金之濇也。然氣味甚輕。非有補養之效。卽用以清頭目。亦未必可責之一撮之微也。

五味子　性溫。五味皆備。而酸爲多。蔓似葛。葉亦略似。結子成穗。如葡萄。色紫赤。俗曰赤葛。出南方。色赤者劣。出遼東。色紫黑者良。肺家專藥。功擅收敛。輕虛上吐白霜。故專入肺。肺在上而下覆。此有其形。肺爲五臟華蓋。而朝百脈。此兼五味是亦兼五化。而酸爲多。則專補肺而助其收敛。收耗散之氣。靖方旺之火。退過甚之熱。拘遊蕩之魂。定將離之魄。治虛極氣促喘咳無力。及瞳子散大。勞熱不輟。諸證。○人言脈數有實火者勿用。愚謂此非補火。乃退火者。何實火之不可用。但風寒鬱作熱。方宜表散。則酸收非所用耳。如陰虛作熱。則此在所必用也。兼敛心神。斂補心以散以甯神。除煩渴。止吐衂。安夢寐。○以敛心神宜生用。勿搥碎。蓋其補敛酸甘之味。在皮肉。不在核也。核辛苦且生腎水。核形似腎。味辛苦。苦能下氣。瀉心補腎。辛能行水潤腎。故椎碎則兼滋腎水。以强陰益精。亦以其敛陰而善藏。使陽氣不過耗。而安有於內所以利貞而幹事也。

馬兜鈴　苦。辛。寒。蔓弱而靨。葉如犁尖而長。薦實作毬。中多子。似木槿花子。熟則四裂下垂。如鈴。故名。去筋。瀉肺。降逆。輕虛上行入肺。下垂似肺。而能開膜用子。則又有降瀉之意。治喘咳。然此瀉而無補也。亦能湧吐。去蠱毒。

青木香　能治擊傷。解毒。卽馬兜鈴根。非木香也。

瓜蔞仁　甘。寒。微苦。古曰果蓏。一名柿瓜。實相似。故名。子色青綠。仁色白。多脂。令人吐。壓去油用。清心。潤肺。瀉火。泄逆。蕩上焦垢膩。輕虛上浮入肺。用仁。則幷潤心肺。能

降鬱熱。治熱咳。除胃痺。止吐衂。止渴。生津。又潤腸。通利二便。二腸心肺之表也。

瓜蔞　甘。寒。兼皮瓤合用。去肺中沈寒積熱。主治喘喘。痰火。亦通乳汁。反烏頭。

天花粉　甘。酸。微苦。微寒。卽瓜蔞根。澄治爲粉。補肺。敛氣。降火。甯心。根雖在下。氣味輕虛上行。色白入肺。亦補肺之主藥也。潤燥消痰。降火。治時行狂熱。解渴除煩。兼瀉肝邪。緩肝急。清膀胱熱。根在下體。故兼能瀉肝緩肝。治生肌止痛。兼能行水通經。止脾胃虛寒者忌。

王瓜　苦。寒。一名土瓜。一名馬泡。瓜蔞似瓜蔞。葉細碎多刻。蔓多鬚。瓜圓小。如彈丸。四五月間早生。故名王瓜。功用同瓜蔞。尤長通乳。形似乳頭。多汁。

根　甘。苦。平。亦同天花粉。

連翹 苦寒。其莖喬然疎散結實作房似連蕊。專瀉心火。中分數房包碎子。熟則房裂五瓣。形似心故入心。味苦善裂故散瀉心火。兼瀉三焦火。利水。通經。爲治瘡毒主藥。

蒼耳子 甘苦溫。一名枲耳。葉初生如鼠耳。莖既高大。葉排膸。活血。止痛。生肌。殺蟲。消腫。凡諸瘡痛癢皆屬心火。又略似麻枲。色蒼白。花紫五出。實如鼠矢。堅硬多不辛而能汗。以形用也。形多燥濕。除風。苦燥濕汗刺仁色白。不辛而能汗。以形用也。形多燥濕。除風。苦燥濕汗刺。則能上下內外。無所不達。上通腦頂。治頭痛鼻淵目眩。祛風。外達皮毛。治瘰癧瘡疥偏身風熱瘙癢。去刺。酒拌蒸。

根葉 治同。作湯浴。去風。潤燥。忌豬肉、糯米。

菴蕳子 苦辛。微寒。菴蕳高也。莖葉似菊而薄。葉粗。補肝。堅腎。散熱。行水。能強陽續傷。治腰膝骨節重痛。又通經。治產後血氣痛。氣行則血從也。能制蛇。

黑牽牛 辛。苦。寒。蔓弱而繁。葉三岐。如楓。花青藍如酒杯。小筐。中含黑不分瓣。見日則紫。碧而萎。結實有菁。作子。如山查核。補肝。潤腎。命行水。破痃癖。去下焦積濕。鬱熱。寒。故能除熱。氣辛烈。故善行。東垣以爲熱。殆不然也。然能潤命門之燥者。命門固水中之陽。行則潤矣。其所長惟去濕行水。通下焦氣。祕。治水腫。利大小便。

白牽牛 甘。苦。辛。寒。蔓似黑牽牛。葉圓長。花亦如杯。色紅白。結白子。亦如黑牽牛而長。苗。一名天茄。嫩時可茹。功用如黑牽牛。入大腸氣分。

葶藶子 辛。苦。寒。叢生。葉如苦苣。羅藤菜之類。抽莖開細花。作黃實。如黍米而圓長。瀉肺。降逆氣。行上焦之邪水。以下達於膀胱。肺因積水而咳。此能除之。故止嗽。定喘。能攻積聚。痰結留濕。伏熱。亦通經。○孟夏殺三蕈。謂薺葶藶薤蕨莫也。蕨莫。即夏枯草。葶藶以陽動而生。陽盛而死。行春氣之生。實升陽而達於上。故能上達於肺。而苦得火味。上極而下。陽極於上。其成則必降於最下。是以下氣而行水之功最速。且必下達也。有甜草藶。性緩。功劣。

車前子 甘。微鹹。寒。一名芣苢。一名牛舄。俗名蝦蟆衣。子成穗如鳥尾。夏月收。補心。除妄熱。瀉腎滲邪水。功用似澤瀉。但彼生水屯。專去腎之用根專下部。此用子兼潤心腎。又甘則能補。故古人謂其強陰益精。然要之行水去妄熱。是其所長。能治濕痺五淋。及暑熱瀉痢。通利小便。若補腎令人有子。則虛語也。詩序芣苢篇。婦人樂有子之文。殆相附會耳。以子治產難。催生下胞。則信有之。亦鹹能輭堅。滑能利關節之功耳。

葉 甘。鹹。寒。滑。補心。甯血。熱。瀉腎。靖肝火。止吐。飢消瘕。去瘀。通淋。且明目。解酒毒。

地膚子 甘。苦。寒。似蒿而多支。細葉。赤莖。子。補腎。堅腎。利膀胱。水。水壯則熱除。故去膀胱邪熱而小便利。其補腎。能強陰益精。且治癲疝。堅則固也。

葉 去皮膚風熱。明目。去毒。煎湯浴。治瘡疥及丹腫。洗眼除雀盲及瀝痛。

菟絲子 甘。辛。平。子如黍粒而扁。色黃。落地生苗。長寸許。根蔓如粗線。脆嫩多汁。黃赤如金。有枝。莖而無葉。枝端紅白花。圓好如珠。芳香遠聞。花後結實。至冬而蔓盡枯。歲時可茹。古曰唐蒙菜。潤腎。補肝。益精。續絕。健筋骨。益骨力。兼能祛風。明目。以其補肝而不熱。且治口苦燥渴。以其清膽。且足腎水。止精寒淋瀝。精滑。以其陽氣自足也。治一切勞傷。其無根而能榮茂。花實。則其續絕補不足之功。可知。搗汁。酒浸一宿。蒸搗作餅。

莖苗 作茹。功用略同。

金櫻子 甘。酸。澀。溫。蔓生而勁。大葉。赤莖多刺。開白花五出。略似栀子花而圓瓣。結實黃赤。如石榴而長。亦多刺。實中白子多毛。去刺及子。淨熬膏。補肺生水。和脾瀉肝。抑其升散之過

則所以瀉之也固精斂氣治夢泄遺精止氣虛勞嗽及泄痢便縮功略同五味。

覆盆子 甘酸溫。宜採草本蔓地生莖少刺花白實如楊梅而無核去蒂則中虛形如覆盆乾則色紫黑此爲名實相稱今日蒔田藨有高幹似樹而生者乾則色帶青黃去蒂亦不似覆盆此名留求子俗曰転田藨又名木藨今多用之性味雖相近恐補腎之功不如也補肺生水瀉肝益腎固精斂氣治肺氣虛寒氣短不足固精縮小便去妄熱明目搗汁色黑能黑鬚髮。

葉 搗汁滴目中去目弦蟲癢。此用木蘼之葉也。

蓬藥 酸熱。寒薦也莖蔓多刺實小而繁冬乃熟補肺去寒。餘功略同。

白蒺藜 苦辛溫。細葉蔓生繁密實三角如菱刺甚銳。補肝。祛風。刺尖銳。祛風之力甚勁堅腎去濕。治虛勞腰痛帶濁遺精帶濁。瀉肺。泄逆。治風寒咳嗽肺痿哮喘。通行上下。體輕故兼能上行。亦通乳催生墮胎。

沙苑蒺藜 苦鹹平。出於沙苑故名。細草蔓生小花作莢中實如豆形似腎色青綠。堅腎水瀉邪濕。治虛勞腰痛帶濁遺精去癥瘕痔瘻。明目。目以腎養。

茴香 甘辛溫。直莖分枝細葉如絲色黃綠。披紛可愛實攢聚莖端。如川芎蛇牀輩。出甯夏者大如麥粒有細棱輕虛芬烈謂之大茴。潤腎補腎。甘補命門。煖丹田開胃。調中。上達膻中。舒肝木。達陰鬱。舒筋。下除腳氣。氣味厚重。形質輕浮故大補命門而升達於膻中之上命門火固則脾胃能化水穀而氣血生。諸寒皆散矣肝膽亦行命門之火。肝木氣行則水濕不留。虛風不作故其功亞於附子但力稍緩耳。

小茴 治寒疝。亦名蒔蘿。粒甚小。餘功亦同但力尤緩。以調食味。能茴臭惡之氣故名。

八角茴 甘辛熱。功用同。大木所生。來自海外。今閩廣亦有。子分八瓣如盤每角中含圓子。色紫赤。圓而有尖。香尤烈。

使君子 甘溫。蔓生如馬兜鈴。結實如櫂子。有五稜中實。亦似櫂仁而頴出蜀成都眉邛今閩中邵武亦有煨熟及生者配食。以補脾。潤肺。主治殺蟲。五稜其殼煎水下之亦入煎藥用。補脾。潤肺。主治殺蟲味甘。蓋亦得五行之正焉。土成。忌飲熱茶。犯之則瀉。五行五氣和則蟲蠱自息。

益智子 辛熱。叢生大葉。抽莖作花。補肝腎命門。溫脾胃。開鬱結。去腹中積寒。滯濕。功用似茴香。然辛熱之品。或謂能澁精固氣。蓋未必也。

砂仁 辛溫。肢根生小葉。而後抽莖上達。實纍纍亦結貼根處。圓大如拇。外有薄殼。中包細仁。數隔。扁形相砌。體質輕虛。一名縮沙蜜。出廣中。以陽春者爲佳。潤腎。補肝。補命門。其實在下。尤能溫子。和脾胃。開鬱結。輕虛上行。實主於溫。養中州而行。珠。嘔吐霍亂。散哯。喉口齒浮熱。消食醒酒。又祛逐寒痰。治赤白滯痢。蓋其品中和。然辛而不汗者。其用以仁。其行在中。不及表也。又合黃芩。能安胎。以和陰陽之意。能化銅鐵。消骨梗。則命火之化也。

白豆蔻 辛熱。抽莖大葉。抽穗作紅花。結白實。成穗。似砂仁而稍大。溫養命火。達中州而上浮膻中。瀉肺散寒。潤燥。燥清冷也。此上行穗生色白。故入肺。而辛潤能瀉清燥之邪。故主治寒瘧。破滯解酒。止吐逆。和膻中。兼能溫脾胃。化食。去冷積。

肉豆蔻 辛溫。一名肉果。莖葉似白豆蔻。實散垂。較圓大。卽荳蔻有縱紋。殼內有斑。磨米粉裹煨。息。行相火於脾胃。以去土中之積鬱。陽明消食去寒。行濕。消痰。治忘腹冷痛。止吐逆。亦能醒酒。

草豆蔻 辛熱。一名草果。高莖小葉。根下另發枝。花如蓮。皮黃白色。殼薄而稜峭。仁似砂仁。主溫脾胃。開鬱結。功用略同肉豆蔻。而性尤烈。能治瘴癘寒瘧。食瘧。解臭氣及魚肉毒。然耗氣生熱。損目。

草果 辛葷尤烈。主治同。滇廣者如訶子。皮殼厚。而色黑。稜密。子亦粗大。與閩產不

同以麵裹煨用氣味不和要非良品俱忌鐵

蓽茇　辛熱。出嶺南莖蔓葉大實似桑葚而長色青。此蓋扶留藤醬之類去挺米醋浸刮淨皮粟用。

去胸中沈寒。非良品。

胡椒　辛熱。蔓生實成穗似花椒而無核。垂葉間。葉還裹之。出南海及滇中。溫中去寒。殺毒。快氣。性非和純。今人嗜好以供食料。然耗氣生火。發瘡痔昏目損齒。

畢澄茄　氣味功用同。一類二種。或云即胡椒之未成熟者。

蛇牀子　辛苦溫。莖葉花皆似川芎。子聚莖端細枝上如牀。似小茴而尤小。微有臭氣。語云蛇牀亂蘼蕪。堅腎。潤命門。去下部寒濕。祛風。殺蟲。能强陽煖子宮。治陰痿囊濕及腰酸痺痛。女子陰痛。產門不閉。帶下脫肛諸證。又治癬疥惡瘡。煎湯浴。止風癢。蓋味多苦。入腎守在下部。今但知用以治瘡。其補益腎命之功。失之久矣。

鶴蝨　苦辛溫。苗葉似天名精。抽莖作實。如蛇牀功用略同蛇牀子。今惟用以治蟲殺蛔。然功亦能溫下。

牛蒡子　辛寒。大幹似木。大葉似桑。實如葡萄。褐色有毛。一名惡實。一名鼠粘子。俗曰鐵死囊中草。

功專瀉肺。散結去滯。去皮膚之風熱。利咽膈。治喉痛。止咳嗽。除痰退斑疹。亦統治諸瘡腫。兼通利二便。以辛潤而性滑也。酒拌。待有霜試淨用。

根　苦寒。可傅瘡腫。豬脂搗傅。又搗汁飲。可治中風。

續隨子　辛溫。貼根有小葉數瓣。圍莖。抽莖直上。每對節生三四葉。莖杪作小花結子。一名千金子。去殼取仁。壓去油用。有毒。行水。破血。殺蟲毒。下惡物。行三焦水道。通利二腸。外塗治疥癬去蟲毒。

馬薤子　甘平微鹹。一名蠡實。叢生似蒜葉而長。厚。結角如麻角子。亦略似脂麻。而赤色有稜。

醋炒。破血。軟堅。下可治痂。上治噦痺。治一切癰瘡毒腫。用及婦人血氣煩悶。血暈崩帶。利大小腸。大約少陰厥陰之藥。

根葉　同功。令人瀉。

蓖麻子　甘辛溫。高莖直上。葉如麻。五出如爪。開花結子成穗。子作毬如栗。多刺中含實。圓大如豆。光澤如漆。似斑蝥牛蜱之狀。補肝氣之升發。能拔有背黃赤而黑點。殼中仁色白。治針刺入肉。竹木骨鏃傅惡瘡腫毒。能形之物而上之。追膿拔毒。凡有形之滯物。皆能出之。治肺脹胸膈停瀉肺氣。以下行。能決至高之水而下之。水治水癥浮腫。約研服五六粒。便下。通關竅。正經絡。調上下。治偏風口眼喎斜。搗青黃水。不可過服。

餅傅之。偏右則貼左。偏左則貼右。一時便正。治胞胎不下。合巴豆麝香作餅。貼足心。若盤腸併下者。貼頂心。又凡口噤鼻窒耳聾。作於一時者。搗子綿裹塞耳鼻。治喉痺舌脹。壓油作紙。撚燒煙。薰口中。涎沫自出。流盡即愈。

有毒。忌鐵。或云服此則畢生不可食。炒豆亦不然。

冬葵子　甘淡寒。滑。凡葵子性味皆同。葵菜子亦可用。取冬子。以得水之令也。通行上下之水。利二便。行津液。下乳催生。

花　治赤白帶。赤白痢。通淋。染鬚。白花治白帶。白痢。及痢及血淋。皆以甘滑而淡滲濕。去熱。利關竅也。有黑花可染鬚。

黃葵花　甘鹹寒。此非葵而有其名。以性味同耳。葉五歧如爪。花黃如杯。一名側金盞。一名秋葵。結實作毬。內分房含子。色黑。略似牽牛子而圓小。傅湯火瘡。餘功同葵。麻油塗火瘡良。

青箱子　苦微寒。野雞冠花也。但穗尖長。子黑。堅腎水。去妄火。明目。殺蟲。

馬蹄決明　甘苦鹹平。莖長而弱。葉左右夾枝。如槐花黃。
餘粒似豆。而緩肝急。堅腎精。瀉卵水。養心神。明目。連莖葉搗
形如馬蹄。
汁。可作酒麴名獨
占紅。亦辟蛇毒。

汪芒決明　功用同。莖相似。但葉疎小。
莢短小。子圓小。

蓼實　辛。溫。取辣蓼子。非水紅花馬蓼子也。古人
用以調和食味。今以爲毒而棄之。明目溫
中。行水。祛風。今人以作老酒
麴。白花者良。

預知子　苦。寒。藤蔓如扁豆。紫花作莢如皁
莢子。褐色而光潤。出蜀中。堅補腎水。能
治勞熱。辟蛇蟲毒。按此卽今小兒所佩壓驚子
耳。是處有之。不必神奇其說。

木鼈子　苦甘溫。蔓生大葉。實如瓜。用
其核。形扁似鼈。色綠。治諸瘡毒。亦止瀉
痢。殺疳積有毒。忌豬肉。可毒
犬。番木鼈功用同。

馬勃　辛鹹平。生濕地。或糞草堆中。及朽木上。形下小上
大。如傘之未開者。色紫中虛。亦如肺狀。不
分葉。彈之則
粉出。取粉用。瀉肺。能止
咳。補心。能散血。治喉
痺。咽痛。止劒。清金。能清發
音聲。

去瘀。傅治一
切惡瘡。

肉從容　甘酸鹹溫。生北邊西陲產馬之地。形長大如腎。
精所生。益未必然。要亦發於
蘊熱之氣。如菰蓴之類耳。煖水臟。瀉卵濕。斂精氣。壯
陽事。本草盛稱其功。謂可治五勞七傷。
然恐非純良之品。且令人滑腸。

草從容　功力稍劣。小而無
鱗甲。

鎖陽　甘鹹溫。鱗甲蜜比。形如男
陽。亦肉從容之類。潤燥壯陽。

浮萍　辛平。青萍。葉稍圓大。黑萍。面有細紋。惟紫萍。背紫
赤色。葉最細碎。入藥用生於水而味辛色紫
全乎肝木也。然有鹹味。
生於水也。本草未及言。行少陽之令。補肝氣而升達於
皮毛。二月萍始生。味兼辛鹹。化血作汗。液而體輕浮。
水面是以表散卵汗。開發腠理。而達之於外也。決
三焦之滯。瀉肺金而行水於下極。以能逐水氣而下達
之於膀胱。
小便也。去皮膚風熱。作湯浴。治徧身
治筋肉痿痺。辛
能
祛風去濕。○最難乾。惟盛以篩置盆
水上。曬日中則乾。○燒煙能辟蚊。

卷柏　辛鹹平。生水石上。起幹分葉。茸茸如柏。雨潤則舒。
晴乾則卷。故名。一名萬年松。亦苔類也。
補心。行肝。專入血分。色青微紅。水石生用則行。去癥瘕。
破瘀血。炙用能止
通月經。炙則溫。兼火化。有苦味而辛減。
故止血。治崩漏。脫肛。腸風血痢。

青黛　辛鹹寒。靛花之精也。按藍靛有蓼藍。似蓼。與蒨。味
鹹。有芥藍。亦名芥藍菜。味甘辛。可食。性寒。本芥之別種。
皆可作靛。其法刈浸水中。淹以石灰。至爛盡而靛成。則
藍蒨之本性已化。惟是積
朽成鹹。與石灰之辛存耳。補肝。瀉肺。色青入肝。而辛補
肝。舒暢其氣。則木

安而相火不鬱。肝血不涸矣。質雖沈降。氣味輕浮。其英
上浮。故能入肺。而辛瀉肺。去其過斂之邪。則肺清而逆
氣可平。熱邪退散矣。故治發斑咯血。痔瘻。腸風。瀉腎。補
去一切鬱火風熱。小兒驚癇。疳熱丹毒。血熱。
心。蓋重。則黑而青中自含赤豔。故鹹味又能下入腎而
上入心。水淳則朽。卽以蓋之。淳久而朽者。瀉其苟聚
之汗。火頓。乃明。卽以黛之。輕散上濡者。補其神明之用。
故治濕暑蘊隆。天行濕熱。燥渴虛煩。下通二便之濁。上
甯君主之官。傅癰毒。治蛇犬齕毒。

補遺

急性子　辛平。鳳仙花子也。莢如蓮蕊。成熟則裂而卷。其
子爆出。故有此名。子褐色。粒圓如蘿蔔子。
催生下胎。取其意也。大能解毒。花叢花葉可
洗瘡解毒。白花佳。葉
亦可茹。

番椒　辛。溫。一名辣椒。非椒也。以味得名。莖葉扶疎。葉圓
有尖。開白花。結實。短者如雞心。長者如指。嫩

青老赤鮮紅可愛子色白形扁如茄子。開胃。除寒熱。潤可充食料辛美而烈海外番人當果食。

腸。療痔癭。大辛溫而能療腸風痔癭者以其實下垂性下行色赤入血分味辛瀉肺導火以下行故雖熱而能去熱。若吳茱萸亦然。

地芫荽　辛。苦溫。布地生似芫荽而小。氣甚烈。一名鼈不食草。通鬱。去寒。可截瘧。止痢。搗汁和酒服。以乾末搐鼻。可發痰去寒鬱。

翳草　辛。平。莫地生。葉圓如錢而小。有刻缺。色綠而光潤可愛。麋鹿所嗜。明目。去翳。塞鼻中。左翳塞右孔。右翳塞左孔。

糜銜草　甘。溫。草如車前葉無三經。溫煖腎命。益精。強陽。固衛氣。和榮血。悅顏色。一作薇。合草。一名鹿銜草。謂日交數牝戀則食此而復強。愚謂其亦甘溫沈厚性味略似車前澤瀉。能去腎邪而安正耳。內經合澤瀉蒼耳以治酒後受風而汗出。謂之痛

風。則其用可知矣。或謂夷齊採薇而食。三年顏色不變。即此草。是則無稽之談也。

虎杖　甘。苦。辛。溫。粗莖直上。葉如椿。莖葉渾身蜜刺。俗曰虎肌巴。又名鳥不踏。嫩苗色赤而脆。去皮可生食。堅腎。潤命。強陽。益精。壯筋骨。增氣力。根煎濃酒服。更以渣合酒糟鹽傅。跌傷折損處。可續筋接骨。

黃藤　甘。苦。平。一名茶鋪藤。藤生而葉似茶。氣味清香。嫩苗可茹。解痰。犬齧毒。犬氣則遠避。瘋犬傷。採此蒸煮食。或煎汁服。毒遂解。後亦不發。

牛李子　甘。寒。一名楷李子。一名禾鎌子。好生道旁田畔。一幹直上。葉長大而色青黑。似桃而厚且韌。秋結實成穗。垂葉間。圓大如豆。色黑多汁。可食。中有細核。取汁熬膏。滋陰。養腎。活血。能起痘瘡黑陷。

補骨脂　苦。辛。溫。莖高三四尺。葉小似薄荷。花微黑色。實如麻子。圓扁而黑。九月采。生嶺南諸州及波斯國。今濱外山坡間多有之。四川合州亦有。皆不及番舶者佳。胡人呼為破故紙。酒浸蒸用。亦有童便炒者。大補命火。煖丹田。壯元陽。縮小便。小兒乳浸。鹽水炒者。大補命火。煖丹田。壯元陽。縮小便。小兒遺尿。膀胱病也。夜屬陰。故尿不禁。治虛寒喘嗽。能納氣破故紙炒為末。每夜熱湯服五分。治虛寒喘嗽。能納氣歸腎。唐鄭相國寒嗽方。破故紙十兩。酒浸蒸為末。胡桃肉二十兩。去皮。爛研。蜜調如飴。每晨酒服一大匙。忌羊血葷薑。曰飛霞。曰故紙屬水。堅固元陽。胡桃屬木。潤燥養血。有木火相生之妙。腰膝痠痛。腎冷精流。火虛泄瀉。命火微。則脾胃無以化水穀。譬如釜鬵之九所以治及婦人血脫氣陷。墮胎。凡陰虛有熱。大便閉腎瀉脾瀉。如不得已。用於丸中可也。結者戒之。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藥性
木部
肉桂 桂心 桂枝
厚朴
黃檗
杜仲
椿白皮 苗葉
榆白皮 葉 莢
秦皮
烏桕子
芙蓉
蘇方木
檀香 紫檀
茶 薹茶 孩兒茶
苦丁茶
水楊柳
密蒙花
山茱萸
柏子仁 葉
牡丹皮
桑白皮 桑枝 桑葉 桑椹 桑寄生
地骨皮 枸杞子 葉
烏藥 葉
樗白皮
木槿皮
杉
海桐皮
機關子
沈香
降眞香
石南葉
赤檉柳
辛夷
山茶花
女貞子
倭子

枳實 枳殼
檳榔 大腹子 大腹皮
楮實 皮
槐角 槐花 根皮
苦楝子 核 皮
蔓荊子
牡荊子 莖葉 荊瀝
皁角子 仁 刺
白蘞仁
訶子
椒目 椒葉
吳茱萸
丁香
蕪荑
巴豆
沒石子
大風子
衛茅
漆
乳香
楓香 豬苓
沒藥
冰片
樟腦
血竭
蘇合油
阿魏
安息香
蘆薈
胡桐淚
共六十四種 內分用三十種 附用五種
火部
明火
木燧火
石火
稻薪火
桑柴火
荊柴火

蕭火　艾火
炭火　石煤火
糞火
共一十一種
土部
黃土　伏龍肝
百草霜　墨
烏龍尾　石灰
鰊　堊

共八種
金石部
金　銀
銅　綠　古錢　錫　鉛　鉛粉　自然銅
鐵　鐵落　鐵精　鐵鏽　鐵華　鐵砂　密陀僧
丹砂　水銀　銀硃　輕粉
玉　水晶
琥珀　空青
雲母　石膏
凝水石　滑石
朴硝　芒硝　風化硝　元明粉　元精石

浮水石　蓬砂
硇砂　赤石脂
禹餘糧　磁石
青礞石　代赭石
花蕊石　爐甘石
陽起石　石鍾乳
白石英　紫石英　硫黃
雄黃　雌黃　白礬
阜礬　礬紅　無名異
礜石　石蟹
石蘗　砒霜
共四十一種　內分用八種制用七種　附用四種
水部
明水　露
霜　雨
雪　雹
泉水　井水　井華　無根水　新汲水
長流水　急流水　逆流水　地澤水
勞水　百沸湯
陰陽水　酸鹽水

冰 米泔
鹽青鹽
共一十七種內分用六種
鱗部
鯉骨 金魚
鯇 鰱
鱸 青魚膽
鯽 鯿
文鮅 竹魚
黃鮧 石斑
鱓 鱔
鱘 鱣
杜父 石首鱈石
鯊 鯊
勒魚 鰳
鮧鯉 鱸
嘉魚 白鱖
烏背 鮸
鱣 鮪
鮫鯊翅白 鱘膠
鮎 鰋

貢氣 鰳
鱓血 鰻鱺骨
馬鮫 鯸鮧
帶魚 比目魚
銀魚 燕窩
針工魚 拋槍魚
桃花魚 望燈魚
麥魚 黃雀魚
龍骨齒 鼉
鯪鯉甲
共五十一種內分用十三種
羽部
雞冠血 血 肝 卵 雛
雞脛血 屎 卵殼
鵝 鵝
鵪 鷓鴣
竹雞 鶉
鴛 鴨血 卵 醃卵 變蛋
鳧 鷗
鴛鴦 鸂鶒
鵝脂 鵝卵 鴻

鷹　鴿卵屎
鶖鳩　斑鳩
鵲　鶯
啄木鳥　雀屎卵
白頭翁　鶴骨
鷹骨　梟
鴟鵂　鵬
五靈脂　夜明砂
蟬蛻　蜣螂
蜉蝣　螳螂桑螵蛸
醫林纂要　卷三目錄　七
五倍子　蟲癭　白蠟
蜂蜜　黃蠟　露蜂房
蠶蛾　蠶蛹　殭蠶　蠶退紙　蠶繭
綠絲湯　綿　蠶沙
蝨　油蚩蟲
竈馬　斑蝥
共四十五種　內分用二十六種　附用一種
毛部
牛　血　肝　膽　心　胃　喉
角笋　牛黃　黃明膠　屎
犀牛　犀牛角
兕角　羊　血　肝　膽　腦　髓
角中蟲　乳　屎
山羊　血　羱羊角
豬　血　膽　肚　肺
脂　蹄跡　甲　野豬
豪豬　肝　地豬
犬　血　心　肝　肺　肝　豺
骨
狐　豺
狼　貓
狸　香狸膏
豹骨　獵
貉　肝　獺骨
飛狐　馬溺
醫林纂要　卷三目錄　八
驢　溺　阿膠　騾
駱駝　象　皮　牙　膽
鹿　血　茸　角　鹿血
膠　角霜　鹿鞭　茸
麝　麝香　麋
猿　猱
熊　掌　膽　羆　膽
脂　魈　猩猩
鼠　腎　膽　田鼠
屎
松鼠　鼷

石鼠　兎血肝　明月砂
彙同猬皮膞　共四十八種丙分用七十四種
介部
龜殼膠　陰卵
瑇瑁　鼈殼卵
鼈　蟹
蚌殼　蜆殼灰
蛤蜊文蛤粉　淡菜
抱魚　西施舌

江瑤柱　蚶殼
蠙　鏡面魚石決明
珠　牡蠣殼
黃螺　青螺
土螺　蝸牛
車渠　貝
鰕　海馬
鯊　鮫海螵蛸
鱘　鮭
海參　海粉

蟾蜍蟾酥　石蠏
蝦蟆　黃蛤
蛤蚧　守宮
蚺蛇膽　白花蛇
烏梢蛇蛇蜕　蜈蚣
蠍　蜘蛛
壻子窩　水蛭
蚯蚓泥　五穀蟲
共四十八種內分用十五種制用二種
人部

血餘　上池津
人牙　爪甲
乳　童便還元水　秋石　秋冰　人中白
人中黃甘草黃　金汁　臍帶
糞下土
紫河車
共九種內分用三種制用四種

婺源汪　紱雙池輯後學　吳縣徐大椿靈胎甫　同邑程夢元廉圃　同校字
藥性　　木部　　同邑程汝濟芋原　昌叔壬晉霞　元和管禮山

肉桂　辛。甘。熱。木有齒桂荷桂板桂牡桂之殊。葉有似枇杷似冬青似柿之異。今不能細分。但以厚而色紫氣香者爲良。古惟貴廣西桂林紫金。補肝潤腎。助命門火。行少陽之令。實肝臟主藥。色紫入肝。味辛補肝。挾痼冷沈寒而宣達氣血。祛風去濕。皆陽春之令。膽火肝木之行轉冬爲春也。兼和脾土。肝木之陽氣舒。則土膏動。而土遂其生物之功矣。故能開胃進食。治濕瀉寒痢。○辛雖主散。而甘則能緩。故雖熱而和。不過於走散。

桂心　苦。辛。熱。去皮肉。獨用其專入血分。行血消瘀。除寒去濕。舒筋活血。攻癥去痺。瀉心之邪障。心者神明所居。有外邪障之則病。而膻中不舒。膈俞血涸。噎隔心痛之病。皆是也。辛以行之。苦以泄之。則心安矣。故桂心能統治九種心痛。

桂枝　甘。辛。溫。小枝上嫩皮也。補肝瀉肺。行陽氣於四表。變調榮衛。化汗液。去邪閉。外徹腠理。以其能升達陽氣於四表。且色紫入榮分而去其寒邪。故太陽傷寒。仲景麻黃桂枝二湯中皆用之。且陽升則津液隨之而汗作矣。是故人以此爲太陽藥。其實此何嘗是膀胱藥也。入言寒傷榮。用麻黃。風傷衛。用桂枝。傷寒惡寒。傷風惡風。皆非通論也。冬月之風。卽是寒。未有不惡寒而專惡風者。且此色赤。主入榮分。而麻黃湯中亦用此以去榮分之寒。非麻黃湯獨治衛之風也。但無汗用麻黃湯者。所以疏通其腠理之外閉。而使汗得出。邪從以散也。有汗用桂枝湯者。以寒傷榮分。則腠理反自開。而汗出。故大去其榮分之寒。使邪從汗出。及邪去則榮衛和。腠理密。汗自止矣。非此能止汗也。夫豈祛四肢及脇下風濕有辛散而反能止汗者。

牡丹皮　甘。鹹。微辛。微寒。單瓣紅花之根皮入藥。此有補心。緩肝。和相火。行少陰之令。實心血主藥。色赤入心。甘能緩肝。相火者心火之母。相火熾則心火不明。故必緩肝而後心能行令也。君火以布散爲明。以血液爲用。二火合則血枯結而心失所用矣。於是有神短心煩。積血瘀血。火氣妄行。聚爲骨蒸。迫爲吐衄。恍惚驚癎。癲瘋瘛瘲之病。丹皮補心以供血之用。緩肝以免火之妄。能去血中伏火。以和血生血。去積血。通經脈。故能除煩熱。止吐衄。治無汗之骨蒸。妄心神之恍惚。治驚癎定搐搦。及一切瘡癰大毒。○汗心之液也。而無汗骨蒸屬之心者。其液內枯。其神不明。短縮也。兼瀉腎邪。腎之邪水滯汗而不行者。滯汗則以瀉腎邪也。

厚朴　苦。辛。溫。樹葉頭葉似樟而長。子亦如樟而色青黑。味甘鹹。可食。核形圓而扁。如盒子。生川中者皮厚而紫潤。故曰厚朴。或以爲榛燥脾瀉心。行積濕。樹皮誤矣。○去粗皮。薑汁炙。或醋炙。體厚多肉。入脾。苦以瀉濕。辛以和胃。行氣降已上之逆氣。破未行之宿血。消食化痰。行水破瘀。和中州。厚腸胃。治反胃嘔逆。及腹中冷痛。瀉痢。亦治霍亂除滿悶。皆承濕暑之後。而和其濕。孕婦忌。孕欲潤。欲潤之氣。使脾土不失之過緩也。孕婦忌。緩不欲燥。

桑白皮　甘。酸。微辛。寒。用根皮。刮去粗皮。取白者蜜炙。補肺瀉火。緩脾土。斂肅清之氣。爲清肺主藥。桑固東方之木。而根皮能入於西陰。陽互根也。色白入肺。而酸斂。甘補。其有酸味。人多不察。耳肺主氣。壯火則傷氣。承夏以秋。故火退而濕淨。亦以下行。又辛能瀉。能行。故爲補肺清金之藥。抑已亢之火。決高原之水。止熱嗽喘滿。吐血咯血。肺腫浮痰。利大小便。散瘀血。斂清氣。皆

所以清金而遂其肅清之令也。亦治心煩寒嗽者忌忌鐵。

桑枝 甘辛本祛風行水。古人以桑爲箕星之精。箕處天河之畔而主風。故用其枝能祛風行水。此則肝木之令也。古人重桑薪。其火能拔毒。凡烹煮魚肉。煎藥熬膏多用之。

桑葉 甘酸辛寒。清金斂神。清金能止嗽斂神能止盜汗。去風明目。能靖肝火故明目。

桑葚 甘酸寒。此有酸味更易知。而前人不察何也。補肺生腎水。斂魄拘魂。味甘酸補肺色黑入腎。斂固精魄。則神魂亦安。故能聰明耳目。通利關節。止渴除煩。又能消水腫。烏鬚髮。取黑葚搗汁熬膏和蜜服之。

桑寄生 苦甘。狀不一。他樹亦有。必桑上者乃可用。堅腎瀉火。固齒烏髮。髮止崩漏下乳。女胎。除風去濕。又能散癰毒。寄而能生。有續絕之義。

黃檗 苦微辛大寒。葉圓小而厚。出川蜀者。樹大而皮肉厚。色深黃而黑。補腎清金。抑相火。行冬藏之令。爲堅腎主藥。色黃而深。味苦。氣厚入腎。苦堅辛潤。行腎經。除虛之骨蒸勞熱。療膀胱之濁水。而斂二腎之眞精。治陰虛之骨蒸勞熱。療血竭之痺痿攣瘓。止妄熱之瀉痢。崩漏痔瘻。行旁溢之疽黃濕。腫脹閉癃。清塵穢。能使耳目聰明。反源歸根。以俾眞陽不泄。是歸藏之令。自秋而閉塞成冬。以保合太和。然後兼瀉心火。治諸瘡痛瘍療口瘡。殺蜈去更生也。中寒者忌。尺脈弱甚者忌。○生用降火。炒黑止崩帶。酒炒則上清耳目口齒。清金蜜炙治肝胃火。鹽水炒能安腎水。靖膀胱火。

地骨皮 甘淡寒。枸杞根皮也。南方者樹不滿三尺。北方者高及丈許。補肺清金。平肝火。滋腎水。甘淡之味多。能補肺。甘土味土生金而味薄則上浮。人肺淡者水之源。而金生水。故甘淡兼能滋腎。若二冬亦然。凡根皮之用。體厚者則下守。如肉桂黃檗厚朴是。體薄者則上浮。如桑白皮牡丹皮地骨皮是。然厚於下。則必生於上。故肉桂黃檗亦能上升。浮於上則必反於下。故桑白皮地骨皮皆能清上滋下。又木皮多能行水。木之引水而上。榮枝葉分水而下瀉土中者。皆由於皮。故木而橫剝斷其皮。則枯死矣。桑白皮地骨皮性味則上浮。體則根下。故清肺於上。而淡能滲水於下。以甘緩肝。以水滋腎。故地骨皮上行則治咳嗽吐衄。消渴中行。則平怒氣。治胸脇痛。下行則利二腸。清膀胱。熱。內平血熱。濕熱外退。肌熱止。虛汗。治有汗之骨蒸。良品也。

枸杞子 甘苦寒。以甘州產爲最。粒不大而味多甘。補肺。體輕上行。平肝。甘緩肝。堅腎。苦補腎。核亦有腎形。實成則下復於腎。色赤味苦。是瀉心火以下交於腎。故能堅腎而益精。強陽補虛勞。壯筋骨。且益肝明目。肝竅而腎之精也。

葉 苦甘寒。葉味苦多於甘。昔人謂之補肺清金。泄逆氣。輕而上榮。薇苒如肺。能清肺之客熱。止消渴。而無下行之功。

杜仲 甘微辛溫。葉有三經。紋而輭薄。根皮厚而色紫黑。中有密絲。如綿切之不斷。出漢中者良。他辛味之升散。潤腎益精而不泄。從容滋養。非若他和筋束骨。續絕除傷。皮中絲不斷。故能和筋束骨。色紫黑入肝。辛味之強陽。和筋束骨。而又能補能緩。故治腰膝痛。又能安胎。除陰下濕。癢止小便餘瀝。不必去絲。留絲乃有舒筋之用。或酥炙。蜜炙。酒炙。薑汁炒。

烏藥 苦辛溫。樹小。葉有三經。紋而茂。子黑。根多粉。切之有車輪轍文。形如連珠。出天台者良。泄肺逆。燥脾濕。潤命火。堅腎水。去內寒。降一切逆氣。調衝脈。寒氣。小便頻數。亦能殺蛔。治血凝血滯。宿食腹痛。治寒而反胃吐食。及瀉痢霍亂。去腹中寒痛。小兒尤宜。

葉 苦溫。一名旁其。茶嫩者採。其色黃白。炒乾收貯。陳久愈佳。溫中燥脾。能消食殺蛔。治

椿白皮　苦甘。濇寒。東引根皮良。泄肺逆。燥脾濕。去血中濕熱。木色赤。皮白亦微赤。故入血分而苦能燥濇能止。治泄瀉久痢腸風崩帶小便赤數。去蟲蠹。

苗葉　甘苦辛平。新苗可茹。氣甚葷而美。然能昏人神。同豬肉食閉氣。

樗白皮　苦甘寒。一名臭椿。氣甚惡。木疏散無用。泄肺逆。燥脾濕。行氣分濕熱。木白理疏。故治久瀉白痢。去陳痰。止小便數。必瀉痢久者乃可用。

榆白皮　甘寒。滑。種非一。取白紛榆皮爲良。補肺清金。益氣斂神。行痰去濕。通利關竅。治淋瀝。去濕腫。下留滯。止咳嗽。消痰。能安神。治心煩不眠。亦以通陰陽之故。與半夏粥同意也。通利二便。去大小腸之濕熱。治瀉痢。二腸心肺之表也。又能治乳癰妒乳。催生下死胎。皆淡滑通竅之效也。又治疥癬疙瘩。消赤腫。○按此必能治肺癰咳血衄血。但未試耳。

葉　甘寒。滑。可茹。古人以飲食羹汁。益肺和腸胃。

茨　甘。酸。寒。滑。圓薄如錢。嫩者可食。作醬酸滑。補肺止中原北方甚多。江南少白榆。

渴斂心神。殺蟲蠱。蕪荑。其殺蟲與。

木槿皮　微苦。寒。甘。滑。木槿花根皮也。花葉已詳蔬部。今重川槿根皮。然皆可用。補肺。滲濕。去熱。安心神。通利關竅。治肺癰腸癰腸血衄血消渴。心煩不眠。下治二腸通利二便。療腸風泄痢。亦殺疥癬。

秦皮　苦。濇。寒。木似槐。其根皮有白點。性直而韌。色黑皎也。堅腎。益精。澀精。令人有子。明目。煎洗去翳膜。退赤腫。瀉肝火。止驚癎。又治崩帶下痢。

杉　辛。溫。補肝。祛風。行水去濕。用皮。杉性直。上直下。色赤不表其皮固也。覓中利氣。其理疏通也。治心腹脹滿。及腳氣腫痛。洗毒瘡。

烏桕　苦。寒。葉圓而尖。經霜色紅。子有黑殼。老則自裂。內白如脂。內復有核。色黑。中又有仁。皆可榨油。用根皮。燥濕。去熱。微於下極。解砒石毒。腎。行濕之功最速。治疔毒。殺魚蟲毒。

子　膏可塗瘡。皮內可壓油。製燭。亦可食。核中仁復可榨油。燃燈。不可食。

海桐皮　苦。辛。溫。如桐而多刺。花紅如蓋。大如錢。去血分之風濕。木色微赤。故入血分。能行經絡。直達病所。其多皮白色堅韌。作索不斷。出廣南。所在多有。治風濕頑痺。腰膝攣痛。殺疳蟲。疥癬。洗目赤。去牙蠹。塗蟲螫。

芙蓉　甘。辛。寒。滑。一名拒霜。又名木芙蓉。清金瀉肺。用行皮毛之濕熱。吸在內之鬱毒。一切癰疽。排膿消腫。亦治火瘡。人謂之鐵箍散。又名清涼膏。清露散。搗爛敷之。中開留頭。以出毒氣。乾則頻易。然只可治陽分之實熱浮淺者。若陰分毒深者。非所能及。

櫻櫚　苦。濇。溫。用櫻皮。敗。燒灰存性。止吐衄。凡一切失血。

櫻子　苦。甘。濇。取仁。可用以服食作粥。澀精堅腎。

蘇方木　甘。鹹。辛。寒。狀不可知。可知。補心散瘀。心用血者也。散瘀除血分妄作之風熱。治產後血暈及血母痛。通經去瘕。療疽毒。排膿止痛。及撲打損傷。多用破血。少用和血。

沈香　辛。苦。溫。狀不可知。有白斑者曰黃熟香。輭而削之則卷者曰黃蠟香。投水中浮者曰棧香。半沈者曰煎香。沈水而心空者曰雞骨香。以沈水底而黑如犀角者乃入藥。升於至高。氣香辛升。沈於至下。體重堅腎。潤命門。助陽。溫中。燥脾濕。平肝怒。和胃氣。消痰苦降。堅腎。潤命門。煖精。溫中。燥脾濕。胃氣。消痰和上瀉心。降逆氣。治心氣痛。凡一切不調之氣。皆能調之。氣之

本在命門。周行上下。而腎復納之。沈香色黑。沈歸腎。命故通徹上下。如此。并治噤口毒痢。及凡邪惡冷風寒痺忌火宜磨用。

檀香　辛。溫。狀不可知。或亦檀樹之類。補肝瀉肺。和胃利膽中氣。進飲食。

紫檀　辛。鹹。平。補心和血。可傳腫毒金瘡。止血定痛消腫。

降眞香　辛。溫。狀不可知。色赤。功用同紫檀。

茶　苦辛微寒。得清高之氣。甘則能補。而泄肺逆瀉心火。燥脾濕。堅腎水。開爽心神。良品也。以生於高山巖石深隱雲氣之上者爲佳是得最清最高之氣。故能升清降濁。止渴除煩。清頭目。去痰熱。止咳嗽。醒昏睡。此皆泄肺逆瀉心火之功。又能消痞食。解酒毒。去一切油膩燒煿之火毒熱毒。而利大小便。此燥脾濕。和腸胃之功也。浮火去。則腎水堅。且使

相火不作。又降中有補。但甫經火制則挾熱。須以經年陳久者爲良。多飲亦能耗散且使不寐。清燥之過也。有節則無損矣。○性味似人參。而參則補。茶則耗散。何也。曰參之用以根。且得厚土之氣多。故補。茶之用以葉。且得水石之氣多。故散。然參何嘗不降泄。茶何嘗不緩補。其解渴除煩。和胃消食。解酒去熱。開爽精神。俱同。但一則散而能收。一則散而不收耳。今人務服補藥。嗜肥炙。反視茶爲鴆毒。則惑之甚矣。

薑茶散　苦辛甘。平。切生薑同茶炒。陳久爲良。治赤白痢最佳。且能平和陰陽。消暑去寒。解酒食毒。亦治瘧。

孩兒茶　治口瘡。解渴。云是搗茶汁所成。然味過於苦。濇寒涼。

石南葉　辛。苦。溫。大樹。葉頗似枇杷。而無毛。秦中者佳。炙用。潤腎補肝。壯命門火。此木葉而功在下者。蓋氣味重歟。古人用以治腳弱風痺。謂能補內傷陰衰。而別錄云婦人服之則切切思男。藥性論又云令人陰痿。李時珍以爲陰痿者。特此以縱慾之過。前人之言。或非無謂。可用之藥甚多。亦何必此也。

苦丁茶　苦。甘。大寒。治天行狂熱。

赤檉柳　甘。辛。鹹。寒。河柳也。然絕不似柳。生水澤畔。喬然直上。葉苴苴類檜柏。但枝弱下垂。秋則彫如柳耳。天將雨則樹有雲氣上蒸。故一名雨師。有赤白二種。並良。瀉肺熱。散瘀血。能挹潤澤之氣而升之於上。宣毒去鬱。疹證痘諸毒熱不起者用之。以其能升達布散也。則移治他證。亦或可推矣。用葉。

水楊柳　苦。平。河畔野柳。似柳而枝短不垂。瀉火熱。宣毒氣。枝葉煎浴。可起痘漿。飲汁可治黃疸。

辛夷　辛。溫。紫木筆也。取花包。剝去外旁皮毛。微炒用。宣行肝氣。直達於上。上徹巔頂。快胃氣。瀉肺邪。通關利竅。去熱祛風。治鼻洞鼻塞及目眩

牙痛。亦能發汗解肌。以傅面去黑斑痘鼻。

密蒙花　甘。寒。葉似冬青。冬不彫。花繁密。蒙茸。故名。緩肝涼血。專主明目。紫赤。入肝血分。上行頭目。治目中赤筋青盲膚翳赤腫眵淚爛弦。及小兒疳積攻目。○出蜀中。以酒浸蜜拌蒸曬用。

山茶花　甘。辛。寒。樹葉似茶。故名。花有赤白。用赤。補肝緩肝。破血去熱。能止吐衄。下治腸風。塗湯火傷。

山茱萸　甘。酸。溫。濇。非茱萸類。不知何以得名。核滑精。宜去。益腎瀉肝。酸味非補。抑其發散升達之過。而與之以斂。爲是。乃所以瀉肝也。肝過散則相火大行。而腎水衰涸。抑肝氣之散。所以斂相火而固精斂氣。腎藏精。主納氣。酸濇以收之。不使過散。則精得以藏。而氣得所納矣。補肺金於腎部。以引金生水。而行秋冬之令。使之保

合太和。安息陽氣也。肺金爲腎水之母。肺居上極。而斂肺氣。味則重是以沈而下行。引母以就子。人知秋冬爲肅殺衰老之氣。而不知陰陽循環不斂則無以復舒。不降則無以復升。有秋冬之收藏。所以爲春夏發生之本。有宵夜之寢息。而後爲旦晝動作之本。黃肉之甘酸溫。所以安息陽氣。以藏之靜密之中。而爲動用之本。所謂戚乎乾勞乎坎。而艮以成終成始也。故仲景入味丸用之。或以此爲補肝。則大誤矣。但此雖非補肝而肝木之根荄。則賴是以固。大抵此藥功在固精斂氣。性不寒涼。故能煖腰膝。縮小便。治鼻塞。目黃耳鳴耳聾。是皆瀉肝而不使浮陽過散。相火妄動之功。本經言其通九竅。固非無謂。而別錄謂能發汗。則已大非。又王好古謂入味丸用。此爲君。夫入味丸則何嘗以爲君也。

女貞子　甘。苦。平。女貞冬青。謂冬青爲大葉凍青。是也。女貞子純黑而繁。冬青子黑而微赤。子亦疏散用黑者。堅補腎水。安養陽氣。有强腰膝羽耳目之功。又能黑鬚髮。蓋其物多汁。兼入血分也。

柏子仁　辛。甘。鹹。溫。柏有數種。惟側柏入藥。俗名扁柏者。是結子作青毬。大如小指頂毬中含數子。辛氣甚重。色褐。去殼取仁。黃白色。多脂膩。去油淨盡。其味甘鹹。蓋去油則辛滅。而甘鹹出矣。補養心神。潤燥益血。心燥之極。則潤斂。乃復散而火之神發。其光明矣。辛潤而瀉肺。鹹軟以補心。能安神養血。布散光明。止盜汗。自汗定驚癎。明耳目。辟鬼魅。蓋使心能主血。而血足以供心之用。則不瘁不妄。心火亦以安。又兼能醒脾土。澤肌肉。皆辛潤甘緩鹹軟之功。心火生脾土。脾土生肌肉。血脈安。行肌肉自得所榮也。

葉　苦。澹。微辛。微溫。扁如婆。故側柏葉人言其西指。亦不然。但性喜向陰耳。味苦澹。氣則辛。木色白。泄肺逆。瀉心火。平肝熱。清血分之熱。葉皆上行於肺。葉則蒼翠。氣辛又瀉肺。味苦則泄肺之逆氣。用葉必兼有枝梗。梗則赤。故又入心。入血分。而苦瀉心濁。破血葉青。入肝而濇瀉肝平。妄火。故主一切血滯。血妄之證。而順養陰氣。治吐血。衄血。血崩。血痢。腸風。溺血。諸證。又搗塗湯火傷。生肌殺蟲。生用清血熱。炙炒養陰血。炙研可卷凍瘡。治龜裂。亦能上浮入肺。氣味則重。是以沈而下行。黃肉體輕。亦能上浮入

梔子　苦。酸。寒。可染色。人每言七稜梔子。吾所見皆六稜。敷也。其性所以泄亢陽而滋晏陰。然異半夏者。彼生於下。則陽之復於下。此結於上。則陰之降自上也。瀉心火。安心神。苦以瀉之。酸以收之。斂相火之妄行。酸瀉肝火。瀹三焦之水道。苦以降泄色赤黃而體輕。虛上行入心。瀉膻膈之妄火。邪熱使心神不安。水不騰沸。三焦水道亦以通行。亢者抑之。散者收之。此所以定晏陰安血脈也。故能治心火虛煩懊憹不眠。止消渴。治吐衄。血痢。血淋。通小便。療疸黃。治胃脘火痛。凡一切火證。又治赤白癜風。皺跑擊跌損傷。生用瀉火。炒黑止血。薑汁炒止煩嘔。清內熱。用仁。去表熱。用皮。

枳實　苦。酸。微辛。微寒。嶺橘而更多刺。實亦相似。但苦澀不堪食耳。古云江南有橘。移江北則化而爲枳。人知其枳。不知其斂陰。蓋酸能補肺。所以斂陰也。本經言其益氣明目。肺主氣。肺壯火燥。金則能耗氣。補肺降火。則所以益氣。故大小承氣湯中皆用之。承氣者。火方盛而以陰承之。使氣不至於一散而盡。則益氣之說明矣。火能昏目。火氣靖。則目明。盛夏人多氣促而目昏。及秋爽則氣平而力出。目亦明爽。尤易見之理也。其行痰定喘止咳利胸膈。消痞結。攻食積。潤胃健脾。兼治瀉痢。淋閉痔腫。腸風。似皆破氣之用。然所破者。逆上之氣。逆氣消。則正氣順。掃除穢濁。以成清肅之功。則萬寶西成矣。

枳殼　苦。酸。辛。寒。小而皮厚曰枳實。大而薄用其皮曰枳殼。古未嘗分。吾魏始分用。

檳榔　苦。澹。溫。生閩廣瀕海之地。樹似機櫚。葉聚巔頂。如婆。抽莖作包。生檳榔。下垂纍纍。然堅實而色紅黑。形如雞心。破之中有赤白錦文。嶺南人嗜之。合浮留藤葉及蜃灰。嚼之。苦澹而美。少頃則回甘味。以之代茶。奉客。然多食則醉人。功專泄降。去瘴除痰。亦斂陰氣。降泄肺氣。於下極。消食。行痰。攻堅。去積。燥濕。去瘧。治二便氣祕。裹急後重。及腳氣上攻。諸證。又能殺蟲。醒酒。辟瘴毒。全

無辛味。惟合浮留藤葉及蜃灰嚼之則有辛味。本草言味辛誤也。又入口微澁與酸同實有補肺斂氣之功人第知其下氣破氣而不知其順氣斂氣遂邪乃以安正也。又回味甚甘則亦能和能補矣。

大腹子　苦濇温。亦檳榔也。但俏散垂而穗生。作大包食小異。檳榔耳。今藥肆不甚分別。昔人謂向陽者爲檳榔。向陰者爲大腹。亦非也。功用同。下尖則下降之功恐不遠。味不回甘則中和之氣恐不足。然大概相同耳。

大腹毛　苦温。苦而澁。亦不辛。此其外包也。色黄白。形如敗蓆亂毛。○鳩鳥好止此木。須酒或黑豆甘草湯類下。氣開胸膈。燥濕平霍亂。亦能逐水腫。洗而後用之。涎治瘴瘧通利大小腸。

楮實　甘寒。即穀樹子也。形如覆盆桑葚扁形似桑葚。功用亦相似。然色非若彼之黑。別錄稱其補虛勞。壯筋骨。修眞書又云。久服令人骨痿。甚矣古書之宜深酌也。別錄之稱固太過。修眞之云亦未必然。其性多汁而善膠粘。則行痰固氣。滋養之功。容或有之。其能去骨鯁則以其滑也。

皮　行水消腫。剝取作紙。性柔韌。

槐角　苦寒。莢如豇豆。獨子五子者勿用。○忌鐵器。用牛乳拌蒸。瀉心火。堅腎水。功專固腎。兼清肺金。靖肝火。古稱爲虛星之精。則屬水。可知。且木色黑。鳥花卵實。類諸豆。是以瀉心火。兼清肺金。火降則金不受灼。堅腎水。兼靖肝火。腎水固則相火不妄炎。二腸爲心肺之表。心肺遺熱於大小腸。乃有腸風痔瘻。此味苦降下達二腸。故爲治腸風痔瘻之主藥。且瀉心故治煩悶。靖肝故治陰瘡濕瘙。面明目止淚。堅腎故能固齒烏鬚。又能殺蟲。墮胎。

槐花　苦寒。色青黄。能染。泄肺逆。瀉心火。靖肝火。堅腎水。體輕。入肺。色綠。形如飛鳥。入肝。兼入血分。治風熱目赤赤白。瀉痢痔瘻。腸風。吐衄。崩漏。氣較緩於角耳。

根皮　洗痔殺蟲。

苦楝子　苦寒。木略似槐。季春乃花。結實垂如金鈴。一名金鈴子。殼中含子。取子去皮核。用肉。酒蒸。川產。瀉心火。堅腎水。清肺金。靖肝火。形垂如鈴。氣味厚。及陰囊。主利小水。治諸疝。以形用也。然疝多積寒。宜治以温熱。此不過引導之使至耳。又治傷寒狂熱。熱攻心膈。齘齒皆瀉火之功也。

核　苦辛。寒。去肉槌碎。漿水煮。治疝去痼冷。須合温藥如茴香等類。

皮　大苦。大寒。用根皮。殺疳治疥。力甚峻。勿輕用。

蔓荆子　辛。苦。微寒。非荆類而氣味似之。亦不蔓生。形弱似欲蔓耳。開小黄花。結實附莖。粒如椒而大。輕虛上浮。行肝氣於上極。以散熱祛風。兼能燥濕。肝脈上行巔頂。與太陽脈會。此味辛苦。補肝祛風而輕虛上行。故主治頭風腦鳴。并能清頭目。利九竅。治目赤牙痛。凡一切頭面風虛之證。固齒牙。長鬚髮。亦治濕痺拘攣。以其苦燥濕而辛能舒筋也。

牡荆子　辛。苦温。即黄荆也。花紫色。能發汗行水。治水腫身黄。又消食和脾胃。

莖葉　辛。甘温。用以罨醬。作湯浴。去風濕。

荆瀝　甘。辛。平。去葉。截取中間尺餘。架兩磚上。中間火炙。則兩頭瀝出。祛風逐痰。達肝氣於經絡骨節之間。以通其滯窒。治中風失音驚癎眩暈。及熱痢。功同竹瀝。熱多宜竹瀝。寒多宜荆瀝。皆以薑汁和之。

皁角　辛。鹹。温。樹似槐而多刺。作花亦如鳥。結莢有數種。肥者曰肥皁。又曰肥珠。有小而肥如豬牙者。曰豬牙皁。角此種最長。去弦及子。或蜜或酥炙。或絞汁。或燒灰。隨宜制用。性能消鐵。凡研鎚見此。入則成蝕孔。若樹不結莢。近根處鑿一孔。納鐵孔內封之。則結莢矣。大

行肝木。敷布心火。雷電合作。燭幽破堅。蕩陰穢。辟邪濁。辛以行氣。鹹以軟堅。行氣以祛風。軟堅以解熱。燒灰擂鼻。治中風口噤。令作嚏可醒。調末服可涌吐痰涎。通利關竅。治喉痺胸痺。炙過煎服。消痰破結。垢膩畢除。蕩滌腸胃。搜泄濕熱。攻一切結聚。殺一切蟲。蠶下胎。熬之可辟瘟疫外傳。以威爲德。卒成肅清。非可輕用。辛金味。鹹水味。此得金氣。以行水令者。是以滌蕩穢濁。已過則卒成清燥之治。生氣反耗縮矣。

子　甘鹹辛。溫。圖大如小栗。殼堅而黑。煨熟去殼。有甕皮一層。熱湯泡浸。則消化如膠。婦女用以梳枇。膠髮及刺繡膠線。其仁色綠。小兒亦或食之。益心潤肺。通大腸。燥結殺疳蟲。煨熟存性用。

刺　辛。鹹。溫。辛多於鹹。須用牙皁之刺。長寸餘。色如犀角者佳。功同皁莢。鋒銳。銛利。長於攻潰癰毒。引他藥直達患處。已潰者勿用。

白棘仁　甘鹹。寒。樹茂叢生。有刺。花小。實如小酸李而扁。紫赤成紋。甘酸可食。取核中仁。泡去皮尖。用。潤心甯神。生治昏睡。熟治不眠。功略同酸棗仁。生則熟則甘多。安定神明之主。人知其治目疾。而不知其能補心久矣。散血去熱。明目除疹。皆爛多淚。

訶子　苦酸。溫。澁。來自番舶。今廣中亦有之。葉大如栗。六稜色黑。一名訶黎勒。補肺斂氣。泄逆去熱。燥脾和胃。安厚倉廩。行秋氣。斂陽之令。去核生用。肉清金降逆。止渴開音。治氣逆喘咳。痰嗽。煨熟和胃。進食。治寒氣腹脹。氣嘔逆。下行以固澁大腸。收脫止瀉。治崩帶不止。大腸肺之表也。但凡有外邪病初起者。未可猝用。

椒　辛。熱。俗曰花椒。以別於胡椒。秦產曰秦椒。實大而薄。毒微。炒去汗。搗去裏面黃殼。取紅肉用。補肝潤命門。氣味重沈。色紫走入肝及命門。用鹽引下行治衝任。寒氣上逆。及陰汗洩精。破血分寒阻。煖胃燥經閉癥瘕。又能堅齒牙。治目之火衰而不明者。煖脾濕。命火常溫。則脾不濕。而胃能化食矣。能除腹滿。及腹中寒氣冷痛。吐瀉冷痢。寒痰。去飲食毒。若胃氣素熱。忌瀉肺開閉塞。體質輕虛。生用能上行入肺。宣達寒淫。發汗行濕。治傷風寒咳嗽。斬尸殺疰。雷火之氣也。

椒目　苦。辛。椒中黑子也。堅腎潤命門。行淫水。安相火。黑色專入腎。行水道。治腎虛耳鳴。

葉　殺蟲。合松葉金銀花煎浴。治疥瘡血瘡。

吳茱萸　辛。苦。熱。可作苦辣醬。古人謂之藪。補肝燥脾。瀉肺降氣。有小毒。不及椒之嚴正。功用亦略同。可治厥陰頭痛。陰毒腹痛。寒嘔吞酸。冷氣痞滿。食積瀉痢。寒疝血痺。引熱下達。通大腸祕結。及腸風痔瘻。行水。治腳氣水腫。降逆氣。祛積寒。治衝脈裏急。上衝胸膈。○滾湯泡去猛烈之性而後食。

止嘔。黃連炒或合黃連用。治噁心。水炒。下產後餘血。醋炒。

丁香　辛。溫。母丁香大而肥。雞舌香小而瘦。小者良。忌火。宜磨用。補肝潤命門。壯陽戶。治下部寒氣。疝癖奔豚。衝脈寒逆。氣厥上衝。胸膈煖。胃。去中寒。治胃寒。蓬脹。嘔噦。瀉肺散風濕。辛能祛風行水。

蕪荑　辛。苦。溫。樹大葉多岐。葵輕虛。似榆。有三瓣。又似蕎蕪等所作莢。有臭氣。陳久爲良。瀉肺祛風濕。燥脾消寒食。功善殺蟲。氣味形體。皆輕而上浮。故散行去皮膚肢節之風濕。而苦燥。羶臭之氣。又能散脾濕。去脹滿。治腹中積冷癥結。疸黃。又殺蟲去蛔。及瘡癬一切蟲病。

巴豆　辛。鹹。熱。毒。葉似蠟梅。實似大豆。色黑黃。一名剛子。形多作三稜。雷公泡炙分。巴豆剛子爲二種。非也。大毒。補肝瀉腎。行陽決陰。宣關竅。逐沈寒。無所不達。生用去殼。取仁。去心皮膜油。曰巴豆霜。用以急治斬關奪門。推盪水穀。去生冷硬物之傷。及痰癖氣痞血瘕。其

力最猛熟則炒去烟令紫黑乃用使稍緩以磨久積化癥瘕行水腫可止瀉痢崩漏治驚癇以入血分則醋煮用可通經下死胎以去表毒則用殼可殺蟲療瘡瘍又治一切蛇蝎之毒壓取油作紙撚燃之吹黑以熏鼻或刺喉使吐惡涎惡血可治中風中惡中痰中氣暴厥及喉痺等急證中其毒冷水冷粥可解重者以黑豆菉豆汁解之

沒石子　苦溫　出大食國樹形不可知粒小紋細者佳炒研忌銅鐵　堅腎固精　收陰汗黑鬚髮

大風子　辛熱毒　出南番樹形不可知子中有仁色黃白　行痰殺蟲劫毒　壓取油劫一切毒治瘡癬疥癩用霜亦可劫頑痰行積水

衛茅　苦寒　一名鬼箭羽葉似野茶榦有刷葉四稜夾莖似箭羽用羽酥炙　殺蟲辟鬼亦能破血通經催生墮胎　本草盛推蓋取其苦寒瀉火又以形用耳

漆　辛鹹溫　樹葉俱似椿取漆者審其理脈斜斧向上斲之傷口向下以蚌殼或竹筒嵌斲口盛汁收之如乳色黃白久則黝黑如飴用陳乾者　補肝行血補心散瘀力勁攻堅性粘續絕　凡木汁多入血分漆之辛鹹能行血中之氣而輭堅破積消久瘀積滯一切血塊癥瘕殺傳尸勞瘵蟲蠱淸明心主使用血通脈無所凝滯且膠粘之性又能凝固器物使寒暑不變蟲蠹不傷而發其潤澤光明故入藥實能續筋堅骨補正之功入人於不覺耳但氣重而力峻急自不利於皮毛肌肉驟中其氣卽發瘡腫裂或磨鐵鏽水搽之卽愈又用蟹殼水洗之亦妙以漆見蟹則成水耳入藥須燒灰存性總宜少用

乳香　苦鹹辛溫　木汁也木形不可知出南番似楓香凝如乳頭色明透者佳以燈心同炒則易研細　補肝祛風　去血中之風伸筋行血治口噤耳聾癰疽瘡腫折傷　補心寧神　能護心使毒氣不犯調心氣散瘀血通神明解鬱熱治心腹諸痛癲狂失心　生肌止痛　能生肌者氣安和也外科尤多用之

楓香　苦鹹辛平　楓脂也亦名白膠香　功用略同乳香　葉經霜則紅山海經謂爲蚩尤桎梏所化故性亦行血分去血中之風兼治吐衄咯血風疹齒痛

豬苓　甘淡微苦平　楓之精氣所結猶松之茯苓也形如豬矢塊皮黑肉白　補腎滲邪水　色黑入腎淡滲濕　瀉心平暑暍　氣味輕淡上行而降氣瀉火能開腠理以發汗利小腸水滲入膀胱而通水道治瘟疫大熱伏暑瘧疸解懊憹消水腫止燥渴通淋濁止瀉痢　多服損神功多似茯苓惟此相反豈松屬陽而楓屬陰故歟

沒藥　苦辛鹹平　木汁也木狀不可知色赤透明者良　功效略同乳香而補心功多　以色赤也布散血脈通十二經以行血中之氣通滯去瘀定痛消腫破癥瘕療痔瘻治陰瘡折傷生肌活血補心膽驚悸安定神明兼治目赤翳暈

冰片　辛寒　木狀不可知出南番或曰老杉脂也亦未必然以瑩白如冰作梅花片者佳　補肝

瀉肺散鬱通竅內宣骨髓外徹腠理　辛香之氣固無不達且足以感鬼神或疑辛味補肝則不當寒香氣屬陽亦不當寒豈知陰陽之中又各分陰陽肝木不屬陰乎涼風吹人則煩鬱頗解木氣鬱熱則枝葉枯縮涼風解鬱而枝葉舒矣鬱金亦辛而寒梅花獨作寒香勿謂辛香遂不寒也但寒而香者陰中之陽耳猶鬼神之焄蒿然也冰片主散鬱火能透骨除熱治驚癇痰迷喉痺舌脹牙痛耳聾鼻瘜目赤浮翳痘毒內陷殺蟲瘡痔催生性走而不守亦能生肌止痛然散而易竭是終歸陰寒也

樟腦　辛寒　以木切片浸水煎成霜取霜置罐中上覆盌鹽泥封固又武火煉之其精汁飛升凝於覆盌之內成片瑩結可混冰片○木色赤老樟有血能生陰火成妖魅是亦陰類且經火升煉火化之溢則反而寒如硇粉朴硝之類皆辛寒也樟腦能於水中發火功以布濡樟腦炙火火燃而布不焚其屬陰火可知　用略同冰片　置鞋中能去腳氣熏衣篋可辟蠹蟲

血竭　甘鹹平　一名騏驎竭木汁也木狀不可知出南番色赤染透指甲者眞　補心行肝

專行血分。去瘀生新。治內傷積血。及外傷失血。瘀凝癰
癤。故入心入血分也。性亦走而不守。須另研。若同
衆藥研。則化作塵飛。假者是海母血。味大鹹而腥。

蘇合油　甘。溫。出南番。云是合衆香之汁。煎成。然氣實不
甚香。卻能固冰麝諸香之氣。使不走散。行
而能守者也。色黃白如乳。以筋挑起。懸絲不
斷。補脾開胃。氣通竅。開鬱殺精鬼。

辟不祥。專主
氣分。

阿魏　辛。溫。木汁熬成。木狀不可知。出西戎諸國。氣味極
葷臭。而能解臭穢。佩此人厠。不覺穢氣。色紫
黑。取少許。安銅器一面。粘處白如銀。錫釋家列於
五葷。蓋羌戎人食之也。今以大蒜合搗羊脂僞之。補肝
和胃。開鬱解毒。消食積。去穢惡。解菌蕈及諸自死牛馬
肉毒。溫中治心腹寒痛。殺尸蟲。疳蠱。亦
治瘴癘。多
服耗氣昏目。

安息香　苦。辛。鹹。平。出安息國。色黃黑。結塊。氣亦不甚香。
而能和衆香。亦木汁熬成。或云獅子

屎。治
不然。通達布散。徹於上下。去積攻堅。辟惡去穢。臭之則
坐之則香氣達臭。其通
徹上下。可知。鮮有眞者。

蘆薈　大苦。大寒。出波斯國。亦木脂也。味苦。
色綠。氣甚臭惡。一名象膽。瀉相火。安心
神。外諸府。鎮心除煩。功專清熱殺蟲。消積。胃寒者忌
投。

胡桐淚　苦。鹹。寒。出甘肅西涼。蓋胡地另一種桐樹生斥
鹵處。其汁入土結成者。形如小石片。而
體粘滑。如膏油。按梧桐花汁。補心血。瀉心火。散結熱。殺
亦粘滑成淚。豈即此類歟。
蟲。蠹。磨汁掃瘡中。取涎。能治咽痛。煮汁漱
口。治齒蠹。風疳。外傅。散瘰癧結核。

火部

明火　以金燧取於日而得者。金燧者。煉精銅爲鏡。吸取
日光。以艾茸承其光。則火
炎矣。古人以供祭交鬼神。潘脾臂蕭合黍稷。又燔肢灼
龜以卜。今廣中有火珠火鏡。乃琢玻璃爲之。亦可聚日
光以
取火。舒肝潤腎。明志意。動魂氣。合冥莫。感神靈。火非可
以舒肝潤腎。人見火光。則氣血自覺舒展。志
意自覺欣動。魂氣寧壹。志已默通於鬼神矣。

木燧火　周禮司爟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如春有瘧
瘡疥疾。秋有痎瘧疾。冬有欬逆疾。此四時之疾也。春取
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
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也。仲春
寒食。令民息其火。次日清明。乃燧取榆柳新火。以徧布
用之。至小暑前一日。又息其火。而取棗杏之火。季夏大
暑前一日。又息其火。而取桑柘之火。季秋前一日。又息
其火。而取柞楢之火。季冬前一日。又息其火。而取槐檀
之火。此如大醫王僊國僊。及藏冰開冰之意。使四時之
令。隨所取之火而舒也。鑽木可以取火。今海外
諸番猶用此法。雖不及擊石之易。然其道古矣。舒民志

意。易氣移神。此就改火之意言之。榆柳色青。故春取其
火以達肝氣。棗杏色赤。故夏取其火以達
心氣。桑柘色黃。故夏季取其火以達脾氣。柞楢色白。故
秋取其火以達肺氣。槐檀色黑。故冬取其火以達腎氣。
蓋春病瘧首肝風也。夏病瘡瘍心火也。夏季泄瀉脾濕
也。秋病痎瘧清燥也。冬病欬逆寒閉也。故四時改火以
達其氣
如此。

石火　便民致用。兩間之物。莫不含陽而生。陽氣之動則
發爲火。故木石金寶之類。燧之皆可得
火。硫黃土中之火也。湯泉由土中火使之熱也。雷則土
中之火。因地氣上騰而發者。至於水中有火。則滇蜀之
閒有火井。故火無往而不在。泯於無形。用之以時可有。
不用亦一時可熄。熄之未嘗滅。用之未嘗留。天下之至
神者故於人爲心爲神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焉。然有所謂君火相火。何也。曰火亦非有二。以其得
於陽以生。而有炎熱之氣。有長養萬物之機。有變化萬
物之用。則謂之相火。以其陽德之發爲光明。而有炳照
萬物之光。有宰制萬事之權。有靈妙不測之用。則謂之
君火。故君火惟一。相火則本於命門。動於肝膽。熏蒸脾

胃。行於三焦。無在不有。猶木石土水中皆有火。隨所燧而即得。隨所動而輒生。其發爲光明。則主於一也。凡火之出。惟燧出之。相火之動。惟心使之。故心火君也。相火欲其熱。不欲其燎原。君火欲其明。不欲其逐物。明滯於物。則火必燎原矣。故君子觀於木石之有火而知養生焉

稻薪火　和緩春容。有穀之餘氣焉。烹飪飲食。以安養脾胃。調和氣血者宜之。稻黍稷粱麥菽麻之稭皆可。內經獨言稻薪者。豈以生於水而用於火。尤爲得陰陽之和乎。然草火之性和緩。凡茅蘆之類。可類推矣。

桑柴火　堅勁而和。有攻堅入裏之能。煎補藥。熬膏膠。及煎去淫慼之藥。宜之。桑火甚勁。凡難爛之物。惟此能煮。移禍於枯桑。詩云。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蓋惜之也。且能拔毒。癰疽不起。瘍肉不腐。流注瘰癧。惡瘡不愈者。燃桑木片吹息灸患處。其毒可拔。○火雖同而薪性異。是不可以不擇。如枳枸爲薪。能敗酒。皁莢樹爲薪。能裂釜。槐樹爲薪。宜煎

射罔。可知火之性各因其木。舉一端。餘可類推。

荊柴火　通志意。達經絡。古人用灼龜以卜。牡荊方心勁其火灼龜。謂之楚焫。能通人志於神。以方而有恆也。

蕭火　其氣蒸蒿。其意悽愴。古人合脢脊黍稷爇之。以求神於陽。即野艾也。古爇以感神。自覺有蒸蒿悽愴之感。今人焚香。其用遂廢。惟以之辟蚊蚋而已。然取類用物之精。今不如古也。

艾火　嚴氣正性。以祛百邪。以灸百病。能透百脈。拔六淫之邪。

炭火　魄復載營。其燄不揚。用以烹飪。令人志氣不強。以燔以炙。以烹茶茗。以煉丹石。凡小用宜之。木焚爲炭。所存之魄。以爇火是魄之復載魂也。故其火無烟。而焰亦不揚。不足於光明。但取能熱耳。只用烹飪。非有室家者所宜。惟其無烟而火熱有恆。故烹茶煎藥煉丹宜之。以燠溫熱物則亦宜之。然炭又自有剛柔草木之異。柔草木者。僅冬烘而已。

石煤火　地中之陽氣所鍾也。山有煤。其水必出泥漿而陰精也。地下之煤。皆陽氣也。開鑿忽取。氣必竭。脈必傷。是天地鬼神之所忌。人材日下。物產日薄。未必不職此之由。古者焚萊有禁。斧斤以時。入山林。後世不然。林木既窮。并掘根柢。且烈山而焚之。柴薪不足於用。乃取給於石煤。今則燕薊豫齊之境。待以舉火者。不知幾億萬家矣。嗚呼。六府不修。三事不和。不爲揖節愛養之謀。而暴殄天物。日有甚焉。將伊於胡底也。剛而不和。烈而無燄。熄則難燃。燃則不熄。令人短志寡神。思淫好忿。有相火之熱。無君火之明。其氣偏則養人亦偏。宜矣。

糞火　掃拾於牛馬者。薪炭皆窮。乃以此備烹飪之用。噫甚矣。

臭穢熏蒸。烹飪不潔。令人志亦卑濁。何以滓濯神明。禽獸不火食。惟於物人所居方土。且足以移人。況火以烹飪。其有不足以移人者哉。

土部

黃土　甘平。掘地去穢土。取雜黃土。汲清泉沃之。攪渾待澂清。用其水。一名地漿。亦或用土。和陰陽。解百毒。治赤白泄痢瘴暑霍亂。中暍暴死。解一切魚肉菜果菌蕈藥草丹石之毒。及蟲蛾入腹中者。去瘀血。續傷損。以淨土蒸熱。帛裹之。更互熨受傷之處。雖瘀血凝聚。氣絕欲死者。皆可復治。

伏龍肝　辛苦甘。溫。取竈心土。或竈額土。久受火氣。堅溫結如石。外赤內黃者。研細。水飛過。溫中和脾。祛寒燥濕。血。遺精。以苦能抑火瀉心。甘又能補

能緩土德又安胎以止之。醋調傅腸風癰腫豬脂調傅赤丹毒水調服可下死胎

百草霜　辛。苦。溫。應竈突上煙煤也。瀉心降火。去妄熱。止妄血。下氣消積行痰。上竈而赤下竈而黑。辛行苦泄。主瀉心安臟止吐衄及諸積痰積血。降使下行。併治傷寒陽毒發斑痘熱熱隔及咽喉口舌白瘡諸瘡凡火毒之已亢者

墨　辛。苦。平。古用松煙性近溫。今用桐油煙。性近寒。然氣味輕虛。俱不失爲平。珍之者加入珠金冰麝爲良。瀉心清肺。去妄熱。止妄血。下氣歸腎。止吐衄。傳腫月。和酒服。催產下胞胎。療咽喉口舌諸瘡尤效。以瀉火瀉心也。

烏龍尾　辛。淡。平。梁上煙塵也。瀉肺清熱。傅治諸丹毒及皮膚風熱。

石灰　辛。苦。溫。寒。須牆壁上風化久者良。古壙者尤佳。火毒未退者勿用。瀉心堅腎。破瘀攻結。斂肺清金。殺蟲解毒。堅濇。能收能止。風化石

灰煎服。可止瀉痢崩帶。破堅核積聚。收脫肛陰挺。外傅能散瘀止痛。止血生肌。蝕惡肉。去瘢痣。殺蟲。醫治金瘡頑瘡久不收口者尤效。以攻則甚銳。以止則能固。由火化之餘。行秋冬之令者。

鹼　辛。濇。寒。柴灰也。凡稻麥黍稷之稈及蒿蔘之屬燒灰存性。以水淋汁爲鹼。澣衣去垢。發麵起酵。皆用之。白麵入鹼水。降胸膈痰涎。除腸胃積垢。功用略同石灰。治反胃噎膈。火化之餘。能除鬱火。且辛潤苦降也。然斂澀腸胃。反至停食。

堊　甘。平。名白土也。一名白墡土。補肺生金。解渴清暑。治肺癰痿。止赤痢。和脾胃。治霍亂腹痛。

金石部

石亦金類也。

金　辛。甘。平。黃金也。出沙中。味補肝化。而氣能鎮肝邪。五金皆然。其氣開爽精神。鎮安魂魄。治小兒風熱驚癎。湯藥則加尤和。開爽精神。鎮安魂魄。治小兒風熱驚癎。湯藥則加金箔爲衣。

畏汞。五金皆然。或云有毒。非也。天地之精英。安得有毒。但非腸胃所能容耳。

銀　辛。平。白金也。出山中。功用略同黃金。蠲氣正性。以造盌盃。遇毒氣則變黑。以造劄刀。

割癰疽則解毒。

銅　辛。苦。平。赤金也。紅爲本色。雜以鉛乃有青銅。混銅黃銅。烹煉得法。則有鼈銅。至若白銅。則另是一種。鎮心明目。

銅綠　酸。平。銅作版。米醋澆之。則化綠花。可鍼用。青本生丹。此則丹復於青。其味從醋也。補肺瀉肝。破瘀血。行妄火。斂金氣。合肌肉。治風瀉淚眼。驅瘡瘡。合金傷生肌肉。又治婦人血氣心痛。引吐風痰。

古銅錢　微酸。平。凡古銅之自吐青花。尤良於醋所澆者。味亦酸。蓋從木之色。則從其味也。瀉肝火。主明目。風淚赤眼。日揩青綠古錢。亦良。

自然銅　辛。苦。平。產銅坑中。自然而成。可以燧火用。宜火煅醋淬七次。乃細研。以甘草水飛過。金也。而能補肝化生於自然。中涵火用。主治折傷。續筋骨。去瘀血。所涵有火。是相火也。藏火於金中。故行肝化。而能續筋骨。去瘀血。今接骨者用爲要藥。不必疑其有毒。

錫　辛。酸。平。青金也。最柔者。

鉛　辛。鹹。黑錫也。參同契言其被褐懷玉。內合金華。以喻腎水能制心火。蓋五金皆畏汞。汞最善走失。故以喻心火。而汞見鉛則止。是腎水能制心火也。鍊丹家乃謬以鉛爲金丹之母。八石之祖。直以鉛製金石之類升鍊爲丹而服之。至唐憲宗遂以服金丹而死。愚哉。補心安神。祛風明目。毒墮

痰。煎用之取其氣耳。非可服也。作鉛丸兩手時摩弄之。可去鼽掌風。

鉛粉　鹹辛寒。以酒糟罨鉛使腐。入醋蒸之。輭堅行痰殺蟲鎮驚。入氣分。於肺爲瀉。白色入氣分。散其所不當斂爲瀉。可少許入藥。或熬膏外敷。

鉛丹　鹹辛寒。以硝礬加鹽鍊鉛。則化爲丹。亦戊己相抱月魄載營之意。鹽礬硝石。皆鹹酸以補心之味。故鉛亦化丹。歸色於心也。功用同粉。入血分於心爲補。赤色入血分。輭堅行痰。皆心之令。鉛丹熬膏外科最需用。能除熱拔毒。去瘀血而長新肉。

鐵　辛。鹹寒。黑金也。其鹹味含之。瀉腎舒肝。補心甯神。凡見前人多失察。黑色歸腎而鹹瀉腎。故補腎藥忌然。補腎藥忌之。亦自有交濟心腎。定魄安魂之用。

鐵落　苦鹹寒。煆時砧上椎落。得火化。故苦。甯心神瀉妄火墜涎痰。

素問云。治狂證。禁其飲食。飲以鐵落汁。

鐵精　同。煆擊時飛起如塵者。泄肺逆墜涎痰。

鐵鏽　補心甯神。解毒除熱。杭鐵上赤衣。塗漆瘡尤効。

鐵華　酸鹹寒。醋浸使生赤衣也。補心甯神。平肝定驚。止怒解毒。加之酸以收心瀉肝。

鐵砂　辛。苦鹹寒。琢針所錯落者。行水消腫。兼濟心腎。治疽散瘡。染鬚髮。凡鐵汁色黑皆染緇。

密陀僧　辛。鹹。平。出取卯銀坑中。難得。今用乃傾銀罐底所積實銀鉛銅餘氣所還結也。謂之爐底。有毒。能殺人。須甘草水煮用。鎮心神。散毒腫。墜痰殺蟲。外傅。嗑可治狐臭。然。治狐臭。然爛人肉。

丹砂　甘。微辛。寒。點沉諸郡皆出辰州。爲良。明透形如箭鏃者尤佳。細研水飛二三次。去黑腳勿見火。火煉則有毒。君火之下。承以陰精。神以靜安。明乃四徹。離之爲卦也。形靜而神動有妙於無。凡陰陽水火。其宅皆中之火。坎中之陽也。心火也。心內有竅。內含精汁。則水中之水。離中之陰也。鉛黑而內含金華。砂赤而內含水銀。皆動藏靜中。故精神不失。而妙用出焉。丹砂本藏土中。得土之正味。故甘鍾於南荊。得火之正色。故朱。形則金石也。得金之形體。故鎮靜。靜而居陰。則生水。得水之精氣。故寒涼。靜極復動。但未用耳。故內含水銀。而味遂兼微辛。水中相火。又火之根也。故能鎮心神。定驚悸。辟邪惡。除惡熱。安相火。平肝木。明耳目。祛風痰。養血安胎。除煩止渴。要以色赤歸心。俾君火得以靜而明。生焉。重鎮之體。不可過服。過服反生毒。周禮註以丹砂雄黃石膽磁石礬石爲五毒。

水銀　辛。寒。汞也。丹砂燒煆。則自流出。是其液也。性善走故。修煉家以喻坎離交媾之義。磨鏡者必用鉛所制之汞。光明乃發。八穌精以養神。使心神常靜。則能動發光明。亦猶是矣。其已制而未碎者。合棗肉入口唾研之。則碎。其未制而散走在地者。可以花椒茶葉末收之。功專殺蟲。治疥癬。殺蟯蝨。能墜胎絕孕。散難收。亦猶心神之用。逐物以流。不能復反。則傷物。敗度爲害無窮。孕行而散。寒則摧傷。此其所以毒也。

銀硃　辛。寒。制汞罨以酒糟蒸熟。則變爲丹。復從硃砂之色。猶鉛制而成粉。復從金石也。粉復燒之。亦復成鉛。銀硃復燒之。亦復成汞矣。以標硃爲上。心紅爲下。功用同水銀。毒稍輕。

粉霜　辛。寒。鹽礬硝石升煉汞。則破堅行痰。毒能攻毒。劫頑痰風痰。消堅積熱毒。竄走經絡。可治癜瘋疥癩。不宜輕用。外傅亦殺蟲。治毒瘡。今治楊梅瘡必用之。然貽害甚大。昔人有深戒矣。中其毒者。土茯苓黃連陳醬及黑鉛鐵汁。皆可解。

玉　甘。平。出崑崙于闐諸西域。其五色。以粹白爲貴。其出北方瀚海者曰瀚玉。水晶亦曰水玉。凡所稱寶

石。皆玉類也。鎮心安神。平補五臟。清明耳目。潤澤肌膚。古王者服食玉屑。周禮玉人所供食玉。韓昌黎所稱玉札也。玉分五色。蒼養肝。赤養心。黃養脾。白養肺。元養腎。皆能鎮心安神。屑爲末。傅身面。能悅澤肌膚。塗滅瘢痕。口含玉屑。則能生津止渴。蓋其氣恒潤而體恒溫。

水晶 甘。寒。瑩徹如冰。有白色。茶色。以墨色爲貴。止渴生津。鎮心明目。益腎清火。琢爲墜子。時用揩目。可去熱。明目。墨晶作眼鏡。尤養目。

琥珀 甘。平。赤色爲貴。蜜黃色者曰蜜蠟。人云松脂入土千年而化。又云楓脂所化。其凝萃精華。則亦玉類。以手摩令熱。能引芥。體至堅。擊之難碎。刻之不入。須煮半日。乃可搗用。膿者煮松脂雞子。及青魚枕等以僞之。託鎮心甯神。安魂定魄。破癥散瘀。平補五臟。氣味甘淡。上行能降。泄肺開邪水。以通行三焦。而下達膀胱。形體沈重。下行能降泄邪熱。破逐積血。又能生肌肉。合金瘡。明目退翳。然大要色赤入心。兼入肝經血分。故小兒科外科多用之。

空青 甘酸。寒。產銅坑中。甚難得。大如雞卵。小亦如雀卵。中空有水。色青。收心之散瀉肝之熱。平膽火。利小腸水。功最大。

雲母 甘。淡。平。石也。層層迭起。薄可如蟬翼。光瑩明徹。日照之如銀。俗謂之老鼠銀。輕虛易碎。有五色。以白補肺下氣。堅固肌理。去熱解毒。雜石藥而體質爲貳。氣味皆輕虛上浮。色白入肺。甘能補肺。兼補五臟。淡能滲水解熱。通利關節。昔人煉粉服之。謂入火不焦。埋土不腐。故可長生。此則妄矣。然可熬膏。合他藥以貼瘡瘍瘢痕。亦治瘧痢。瘧痢多挾暑燥。乘肺金之虛故也。

石膏 甘。辛。淡。寒。瀉肺開閉。塞補肺清。壯熱。氣味輕浮。色白入肺。辛寫肺所以開閉。塞發汗。以去其收斂之邪。甘能補所以解火氣之灼。清金而保其主氣之正。故大青龍湯。白虎湯皆用之。宜生用則辛而能表。煨熟則不表矣。和胃解肌。熱補脾益中氣。下降。珠甘補土。脾胃主肌肉。陽明多氣血。故病干之則發熱。必甚。或至煩渴譫語。壯火食氣。氣反短促矣。故清胃火。益中氣。解肌熱。厚脾上。皆其用也。又治陽毒斑疹。牙痛舌焦。皆肺胃所主之病。益心除濕暑。淡能滲濕。寒可勝暑。故治小便赤濇。小腸心之表也。止中暑自汗。內受暑而外之腠理疎。則自汗。此非止汗者。但暑從汗散。則汗自止。猶桂枝治太陽有汗傷寒耳。亦解渴除煩。止火炙。皆甘辛淡之用也。○用藥當辨證。不容多忌。如用此藥。必察果非實火。而眞虛寒。則不可用。若眞實火迫於肺胃。須用無疑。且此能表不謂大寒。其入豆腐中。人不嫌。日食之而入藥。則畏之。何也。且味淡薄。少用無效。必須三四錢至一兩爲妙。○雲母石橫理層起。橫達治四肢。此則直理如牙。直行通上下。

凝水石 辛。鹹。大寒。鹽精。滲入土中。年久結成。清瑩有稜。人水即化。與石膏不同。李時珍曰古方所用寒水石。是凝水石。唐宋諸方寒水石。即石膏也。補心除妄熱。行水消腫。暑之邪乘心虛。補心所以除妄熱。治天行大熱。及霍亂吐瀉。心煩口渴。濕熱水腫。

滑石 甘淡。寒。滑。用純白者良。補肺清金。降熱滲濕。抑潛暑而成清燥之治。革夏徂秋也。凡甘淡之味。皆能上行而補肺。甘土味。補土所以生金。而淡則上行。色白入肺。味淡能滲濕。利竅。降火除熱。凡淡滲之味。皆上升而後下降。長夏之令。火土並居。故暑濕相挾。濕行則暑熱亦以消。濕去暑消。則肺金清肅而二腸又心之表也。心火平則小腸亦平。肺金清則大腸亦清。暑濕之下降者。必由膀胱而消。此滾盡潭清之理。故此石治中暑中喝。解渴除煩。止嘔噦。吐衄。消水腫。腳氣。通小便。淋閉理腸。澼瀉痢。亦治黃疸。通乳汁。滑胎產。其功則專在清肺滲濕。然此石非能作汗。但濕汗得此而滲。亦非能止渴。但暑退則渴自止。張子和以爲燥劑。得之。

朴硝 鹹。苦。辛。大寒。陰僻斥鹵之地。少見日色。上自起霜。如灰刮取。煎煉成硝。在底爲朴硝。在上有芒爲芒硝。芒起牙爲馬牙硝。置風日中。消盡水氣。輕白如粉。爲風化硝。陰之華也。而化於火。補心火。補心火。心火少陰君火也。生於陰而發於陽。故中虛而能應物。所謂神明也。心火有恒。無過不及。則神明安而照物審。心妄則火自爲邪。熱自內生。相火

復動兩火合則反民而有狂惑及骨蒸等內熱之病心氣不足則外邪乘之熱自外作眞陽內鬱內外爭而亦有狂熱煩悶實熱之病凡此皆火邪非心火之正也心火之正虛明安靜歇照事物通布血脈無或不周硝雖生於陰而性寒然發火之藥也宜布通達之用也以能發火而宣布通達之意思之則其能補心火之化可知矣瀉妄火寒鬱作熱天行暑熱以黃門以下至幽門爲中焦幽門以下至闌門及下達魄門爲下焦三焦水道所行而實相火之始火衰則水穀不化火熾則水道焦枯於是有結氣瘀血燥糞頑痰之阻而上下不通矣心包三焦相表裏者補心瀉妄火所以推盪三焦邪熱也輭堅消硬無所不通此卽君火之用入石且無不可消況臟腑之積聚乎非補火而能消物若此乎故主治通徹上下去胸膈脾胃大小腸膀胱之實熱凡氣結血結便痰燥糞皆能消之仲景於陽明傷寒大小承氣湯中皆用此所謂熱淫於內治以鹹寒者以鹹補心以寒勝熱是也凡黃疸淋閉瘰癧癰腫皆可治又能通經墮胎○合火藥用焰硝硫黃營弁云黃力

橫破硝力直達故火箭起火諸具多用硝磁火用黃取其發聲而已因悟硫黃少陽相火裂則橫發硝火少陰君火炎則直上是以硝入藥不惟下降亦能上行以觀火箭起火使之向上則上向下則下前後左右惟其所向凡熱邪所在則能消而去之矣

芒硝　體輕而性稍緩別錄謂之硝石李時珍以爲上升屬火性溫愚謂硝性皆屬火皆能上升芒硝之輕以下降或稍緩以上升當更速去中下之邪宜朴硝去上焦及頭目之邪宜芒硝但李氏以爲性溫則未必然

風化硝　潤燥去皮膚風熱治瘡腫及目赤障翳

元明粉　甘鹹辛寒煎化朴硝同蘿蔔煮又用甘草煎入鍾火煅去其寒性功用同硝而稍和緩畏硝之寒而力速者則用此

元精石　鹹寒凡積鹽處皆有之積鹵所結也青白瑩徹片皆六稜六水數也猶雪花之六出人謂之太陰元精石愚謂以補心消暑去邪熱功用略同朴硝

醫家言之則亦少陰耳補心消暑去邪熱

浮水石　鹹寒水中浮沫所結故不沈以出海中者佳補心瀉上焦火清肺

金以滲水消痰鹹則補心色白體輕上浮入肺是瀉火於肺中而清水之源也可止渴止嗽消痰能消癭瘤結核亦通淋下氣令人善泄屁

蓬砂　甘鹹寒鹵液所結出西番者白如明礬補益心脾出南番者黃如桃脂以白爲良補心輭堅而色白入攻堅破結去熱生津去頑續絕鹹補心輭堅而色白入肺甘則能補能解渴止嗽治喉痺口齒諸病亦攻積塊結核去弩肉除目翳消骨哽哽去則絕者續矣且蓬砂硇砂皆可作釬藥以合金銀器永不脫落則又能固正氣而膠續筋骨亦可想也能制汞

硇砂　鹹苦辛熱出西番鹵液所結狀如鹽塊畺冷濕地化殆經煎煉所成者賤白者良有毒水飛過再以醋煮輭堅破瘀去目翳弩肉能爛肉不可服至如霜刹下用

赤石脂　甘酸溫濇有五色分入五臟性味實相似前人惟用赤餘色罕及細膩粘舌者良

瀉肝去瘀固下斂脫體重下沈色赤入肝入血瀉肝者而固治瀉泄虛脫澀痢崩帶遺精癰疽傷潰能使收口長肉又能催生下胞衣蓋固氣而逐其瘀則胞胎自下矣

禹餘糧　甘澹平石如卵生池澤中層層可剝其中所涵黃粉則曰禹餘糧補脾斂固大腸肺之表斂濇在下焦則所以補大腸而固下止脫也

胃氣瀉肝去瘀血厚大腸能通血閉止血崩催生產

磁石　辛鹹平生於出鐵山之陰故能吸鐵其氣通也以火煅醋淬研末水飛或醋煮三日夜或潰酒潤腎燥補命門瀉腎邪鎮精髓色黑體沈下入於腎用潤之則精益生腎主閉藏有不當藏而藏者瀉之則澁熱去故能填實精髓治骨蒸痿痛羸弱周痺且能聰明

耳目。耳爲腎竅。目爲肝竅。目之精水。亦腎水也。知白守黑。魄與形親。而技巧出焉。白。肺金也。黑。腎水也。魄藏於肺。形則腎也。此石能引鐵。石體鎮重。鐵自來附。金水相依。則是精魄不離腎精不勞而能作強。技巧以出。此所以能聰明視聽。且祛勞熱。止煩躁也。○千金方有磁朱丸。用以明目。磁石毓神交足則目明矣。

青礞石　甘鹹平。堅細青黑。上有白星點。無者不用。又曰金星礞石。以此石硝石各半。打碎拌勻。入罐內。煆至硝盡而色如金爲度。蓋所以去其毒也。緩肝。補心。滲濕。墜痰。肝。甘。益土而緩肝。心。木之子。而鹹補心。能鎮驚。治癇。其輕堅而下沈之性。乃所以墜痰也。

代赭石　苦寒。煆紅。醋淬。水飛。瀉心。泄熱。鎮逆。安驚。色兼赤白。微黃微紫。有如人肌肉而赤爲多。入心。瀉熱。入肺。泄逆。入肝。平相火。入脾。去濕。氣味輕而浮上。形體重而降下。能定驚癇。下痞逆。治噎隔。上治吐衄。下治崩帶。中安胞胎。又能催生。外傅金瘡。能長肌肉。石藥中良品也。

花蕊石　酸澀。平。出華陰及代地。體堅色黃。煆研水飛。瀉肝行血。療。治損傷諸血。及胎產惡露衝逆。斂肺生皮肉。傅金瘡出血。即生肌。不至作膿。下死胎胞衣。

爐甘石　甘。溫。狀如羊腦而輕鬆。產金銀坑中。煆紅。童便淬七次。細研水飛。益脾土。緩肝急。毓養陰血。而止妄血。去翳膜。又止血消腫。益功專。平肝也。

陽起石　鹹辛。溫。出泰山雲門。有此石處。霜雪不積。以雲母之精水。亦腎水也。魄藏於肺。形則腎也。此石能引以煖胃。故能令人飲食暴進。形體壯盛。又善通乳汁。則固其類也。性亦暴悍。非可常服。

白石英　甘。辛。溫。有五色。各入五藏。形多五稜。色皆瑩徹。惟紫白入藥。餘色罕及。火煆醋淬七次。研末水飛。補肺氣。瀉肺邪。行水利便。肺。味薄。能升。色白入凡石英同。補肺氣。瀉肺邪。行水利便。肺。甘。補辛。瀉體重能降下。實大腸。行水去濕。治肺痿。止咳逆。潤腸胃。利小便。止瀉。

紫石英　甘。辛。溫。補肝木。緩肝急。去衝任之寒。益心包之血。色紫。入肝及心包血分。辛。補。甘。緩。且能補衝任。不能受胎。故上安心神。神以血足而安。下煖子宮。血足而科當行之藥。

硫黃　辛。酸。甘。大熱。日本琉球之閭臺灣之東北有硫黃山。熱氣至重。旁及千里。他處亦出。以黃而有緣焰。堅而不散者良。上硫黃。色淡而易散。○氣味無不辛腥者。勿謂石硫黃不臭。土硫黃獨臭也。其甘

味甚重。令人嘔吐。本草只言其酸。不言辛甘。亦失之而不詳矣。地下之陽。與雷同氣。雷必有硫黃氣。湯泉亦有此氣。是乃地下所凝積之陽也。其在人爲命門相火。故大補元陽。而能散能收。能緩。辛主散。主行。主潤。兼有甘酸故能收。能緩性雖悍急。幾不可禦。而不至耗竭津液。昏散心神。治陰毒傷寒。久患瀉痢。脾胃虛冷。凡寒癖冷癖。足冷無力。老人虛秘。及陽氣暴絕。皆能起之。異他藥之壯陽動火。思淫涎慾者。亦治小兒脾冷吐瀉之慢驚。制法以蘿蔔挖空。入硫合定。煮熟。取出。復入鮮腸肚再煮。三四火煆熟。又或挖空豆腐。入硫煮熟。然後以紫背浮萍同煮。又以皁莢湯淘去黑。暴今用豬肚或豬大腸。入硫。酒炙以腸肚不黑。硫黃不腥爲度。兼正辟邪。殺蟲蠱。誅鬼魅。外傳殺蟲治瘡癬。婦人陰蝕。又能化鉛乾汞。解凡丹石之毒。合硝石用。以和陰陽。發光明。去陰翳。太白丹。汞復丹。皆硝黃合用。一以發內鬱之陽。一以掃外合之陰。黃行相火。硝行君火。一上行。一下照。所以通幷格。和陰陽。而治暑濕霍亂之氣。今合炮火藥。亦必硝黃並用。以發其火節。利九竅。功用略同陽起石。然彼左行。以助肝。此上行。

而攻堅之力愈不可禦
能使正氣一時舒暢矣

雄黃 辛。甘。溫。赤黃明透者良大至三五兩重爲雄精古人云佩之宜男然謂孕婦佩此可轉女爲男則未必也或以蘿蔔汁同煮以殺其毒然亦不必也。**補命門而能鎮補肝木而能緩補脾土而不濡嚴毅正性得陽之純者**命火上炎肝木苦急甘則能緩脾土苦濕辛則不濡左行入肝搜骨節之風治頭痛眩暈鎮驚定癇上行以溫脾胃逐積濕痰涎進飲食尤治暑濕瘧痢據痢多因暑所傷又外抑於淒清之令此以宣達其火而行其濕濕則淒清之氣亦無復留矣又能殺蛇蟲疳蠱疥癬勞瘵諸毒辟鬼魅不祥之氣化瘀血爲水

雌黃 功用略同雄黃生山之陽此生山之陰雄黃色赤而明此色黃而稍黯雄黃力猛入肝之功居多此力緩入脾之功爲善煉丹者合而並用之益必有相助之意瑣碎帶砂泥者有毒不足服食然亦有殺蟲之功

白礬 鹹。酸。寒。輔君主之神明而澂清穢濁斂妄行之血液以環衛宸居其鹹以輭堅能使穢濁下沈而清明上著用攪濁水泥滓即沈色澄味美可證補心益神明矣心神過散則血熱妄行火氣過亦則血枯髓涸凡諸瘡痛癢皆屬心火鹹以滲之則不欬酸以收之則不妄故能止血定痛治疔腫瘰癧瘡疥癰疽喉痺去瘀血生新血蝕惡肉生好肉又能除痼熱塡骨髓皆斂妄熱妄血之功且入水則化入火則鎔是以善於化痰而生津解渴利大小便酸瀉肝火能治驚癇療黃疸去風眼淚眵止崩帶收脫肛及陰蝕陰挺鼻中瘜肉酸斂肺氣能滲高原之邪水清腸利咽涌吐風痰鹹瀉腎邪功用甚廣然以補斂心神爲心家專藥凡恐受刑杖及癰疽大毒先服蠟礬丸護心托裏使瘀毒不至內攻所謂環衛宸居也。**兼能瀉腎疏水斂肺平肝療蛇蟲犬虎齧傷之毒**凡受傷處血必疑瘀輭堅破瘀所以去毒也○生用解毒煆用生肌卻水或以火煆地洒水於上取礬布地以盤覆之四面成窪一日夜礬升盤上掃收之爲礬精用以護心治喉痺尤宜其未盡者更如前法再以醋化之名礬華尤妙

膽礬 酸。辛。鹹。寒。產銅坑中故色青如鴨嘴亦礬也以磨鐵便作銅色**行肝風瀉肝火斂肺氣清肺邪亦兼補心**頗堅去毒色青入肝膽主行故清肺能涌吐風痰治喉痺止咳逆去牙痛蟲蠹定癇癎下療崩帶淋瀝陰蝕功用略同白礬

皁礬 鹹。酸。寒。礬之別種深青明瑩**功同白礬而長在瀉肝**色青故也力稍和緩腍礬皁礬俱長於明目去風濕浮熱

礬紅 補心平肝養血散瘀行穢濁收積濕殺蟲蠹煆煉皁礬如化礬精法則色赤今以畫瓷器功亦略同白礬色赤入心入血分治諸血病從容平緩而有奇功尤消水腫血脹食蠱治勞疸合蒼朮及神麯用之治中滿鼓脹勝於雞矢醴及他攻破之藥又能斂氣且不必忌鹽蓋平肝卽以和脾補心卽以生土也

無名異 鹹。甘。平。大塊如卵內包小黑石子數百枚生川廣火煆醋淬研細水飛**補心去瘀解毒生肌**治金瘡折傷凡恐受刑杖先服此可耐瘀血不至攻心功同蠟礬丸醋磨傅癰疽腫毒去瘀血長肌肉又能通乳

礬石 辛。熱。有蒼白數種山生此石不積雪石置水不冰火煆雖解散分裂其堅如故醋淬煆須七次煎用以甘草黑豆羊血等制其毒**補命門破痼冷**治風寒濕痺沈寒堅癖寒疝

石蟹 鹹。寒。形似也或云卽蟹所化出南海**補心散瘀去妄熱解金石毒**性味功用仍同蟹而更和平治天行暴熱則目去翳平相火也又解一切金石丹毒醋磨外傅亦治一切腫毒

石燕 鹹。辛。寒。形略似而色白出衡山天欲風則飛**功用略同石蟹能祛風去瘀**

硇霜　辛。苦。鹹。大熱。毒。出廣信及衢州。赤白二色。赤尤毒。人云錫之苗。未見爲然。又云生者名硇黃。煉熟名硇霜。然今統稱硇霜。生者猛熱。藏經中其毒者。菉豆黑豆甘草羊血鴨血泉水。皆可解。可用以吐胸膈間之頑痰。風痰寒痰。截瘧殺蟲。

水部

明水　甘。淡。寒。以方諸取於月而得者。方諸。鑑名。今用銅鏡或大蚌殼承明月中。皆可得水。月固水之精也。古人以供祭祀灌鬱鬯之酒。潤肺清心。安神明。靜志慮。明耳目。悅顏色。月中得水。而安神明者。水火相濟也。明耳目者。魂魄抱一也。以之洗目。最明目去熱。

露　甘。平。早晨收於荷葉及草木上。百花上者尤妙。潤肺清心。解暑止渴。明耳目。悅顏色。欲斂肺及治瘡藥宜露一宿服。凡瘧必由暑。

霜　甘。寒。露之凝也。能殺物。清金。降熱。燥濕。去垢。殺蟲。霜水能令人皮膚皴揭。

雨　甘。淡。平。久晴乍雨。簷水勿用。恐瓦苔有濕熱毒氣。及洗一二日後則可。若空曠不由屋上者。不拘。潤肺清熱。利小便。

雪　甘。淡。寒。雨所凝也。冬作花六出。水之數也。掃入甕。密封陰處可待用。春則花五出。不堪藏用。降熱殺蟲。清金利水。治天行疫熱。傷寒壯熱。傷暑鬱熱。

雹　鹹。寒。陽摶陰雹。陰摶陽。大雹中每含有細蟲。不可食。

泉水　甘。淡。平。性各稍異。土出者甘平。石出者甘冽而寒。側出平流者曰沈泉。性亦平和正出上湧者曰檻泉。性亦逆上。多雙人喉下瀑者曰下泉。性亦趨下。出之緩者性亦緩。出之急者性亦急。潤心清肺。解渴除煩。堅腎利水。泉多自石出。金水之本源。大能治熱病。凡大熱傷肺。致吐衄者。及天行時疫狂熱煩悶。不可忍者。汲此泉飲。自有滋陰降火。清金之益。勝服涼藥百倍。勿疑傷脾胃也。

井水　甘。淡。平。亦泉水之匯。或江河溪澗所滲。而入地深不堪用。養腎滋陰。升清降濁。甘淡者。萬化之原。故無不得者。多得陰氣。若鹹濁有腥氣者。則穢濁所滲聚。補井水深而在下。自有養腎滋陰之義。其清氣往往上浮。是能升清而降濁也。

井華水　清明頭目。澈濯心神。此平旦首汲者。靜夜所息。清明之氣。尤能交心腎而清頭目。

無根水　止渴除煩。上清胸膈。汲來未放下地者。亦取用其意耳。

新汲水　解心腹熱悶。通利大小便。意猶在久則勤而煩矣。故以新汲之水。頓呷數口。可治陽明牙痛。燕青布洗口舌。可清心火。掐頸窩可止鼻衄。蘸青布熨胸前。可治煩熱難耐。及酒醉欲死。壯熱如火。和蜜飲之。可治心悶。汗出不止。

長流水　甘。淡。平。水無當於五味。故可以淡該之。然流水性味亦殊。大抵東方多酸。南方多苦。西方多辛。北方多鹹。中原多甘。溪澗自山始出者多淡。而列江河下流及池澤不流者多鹹。河性急而浮。沛性沈而伏。淮性平而遲。江性深而緩。漢性潛而滲。是以五方風氣不同。人之性質亦因以有異。皆所居水土之性使然。然涸鮒豈待西江。故第以長流概之。疏通經脈。灌溉周身。水入於經。血脈乃行。長流尤見流通之意。

急流水　去壅滯。通二便。排痰者。以其性急。則不能阻而直趨於下。

逆流水　涌痰涎。清厥逆。靖浮熱。又曰洄瀾水。洄旋復上。有似逆流耳。

池澤水　甘。淡。平。如土河土池之水。安養脾胃。凡土河土池之水。多不流而有土氣。故甘歸脾胃。

勞水　甘。淡。平。此恐水有鹹味。而以驟揚之。萬遍一名甘瀾水。開胃。和腠。灌溉

臟腑仲景治傷寒勞傷等藥。往往用之。不欲水性之下沈。而欲其散也。

百沸湯　甘平。湯豈定以百沸。此言其大數。必宜助陽氣。以百沸爲數。則文人之愚也。

通行經絡。凡寒厥欲絕者。滾湯一吧。即復回陽。四肢臍腹冷甚及寒痺者。滾湯浸腳。或坐湯中。皆能回陽。感冒風寒者。坐密室。以湯或蒸或浴。亦能發汗。隨宜施治。惟人意會。

陰陽水　和陰陽。交心腎。合沸湯泉水各半。蓋少加熟鹽尤妙。治霍亂兼吐瀉。及乾霍亂腹中絞痛神效。

酸鹽水　酸鹹寒。此蘸菜中酸水也。補斂心肺。降滲濕熱。涌吐痰涎。解酒開音。

冰　甘寒。古人子月藏冰。卯月開冰。調燮陰陽。國家視爲大政。蓋冰堅而藏之地下。所以靖地中閉固未盡之陽。冰判而出所藏於地上。所以宣地下伏藏未散之陰。使陽氣不鬱。則秋冬無震電之變。陰氣不伏。則春夏無淒風寒雨之虞。陰陽和而年穀可以順成。民疾可以不作。且其爲用甚大。有以奉賓祭。使飲食不至變味。養老疾。使暑暍不至爛肌。贍死傷。使屍斂不至穢腐。今朝無其政。則都會之中。有藏冰賣冰者。亦庶民謀利資耳。

靖暑暍。安心神。保肺金。澈腎水。解渴除煩。斂汗涼血。水以沍寒而凝。此太陽寒水之令固然。謂水極似土者非也。固閉之堅。陽氣得以安存於中。以爲復用之本。若固閉不堅。則陽氣散而不收。以趨於盡。無以成終而成始矣。故寒水所以爲太陽也。藏冰用於夏。味得之則不變氣。得之則不穢形。得之則不腐蠅蛆見之則遠遁。心志以之而安靜。故古人祭享尸賓。安養老疾。皆用之。凡天行毒熱傷寒。陽毒陽明壯熱。以至神氣皆迷者。置冰塊心胸間。即可清醒。夏月傷暑。感寒泄瀉。痢瘧霍亂諸證。皆宜用以煎藥。必能調劑陰陽。不獨揚仲之以冰煎理中湯。治澈宗脾泄爲可傳爲故事也。但不可過食。凡食物皆不可過。不獨冰也。冰過食反傷陽。命火以衰。脾胃不能化矣。陳藏器謂盛夏食冰。與氣候相反。冷熱相激。卻致諸疾。此說亦不然。夫冬宜溫煖。夏宜寒涼。此如冬裘夏葛。冬向火。夏就涼。乃調燮自然之理。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如藏器言。則盛夏當食燒炙。蠶桂然後爲順氣候乎。內經云。毋伐天和。正言火令則不宜更食熱寒。令則不宜更食寒。此理不明。皆妄說亂之也。夏食冰。猶勝於瓜果蓋瓜果終含濕。冰則無也。

米泔水　甘微苦。微寒。五穀之性。多肉溫而外寒。米皮麥麩。皆微寒而不失爲沖和之氣。漸米之水。其性亦然。安養脾胃。清肺甯心。蕩熱去垢。解濁除煩。而不傷脾胃。且能解熱毒。以沐髮去垢膩。以浴身潤皮膚。去燥熱風熱作痺瘡瘍。

鹽　鹹平。所出不一。性味亦殊。異鹹其大體。然耳。天津長蘆淮浙廣閩鹽出於海。四川滇黔鹽出於井。色皆有白黑。山西解州陝西甯夏鹽生於池。有紅色或潔如水晶。此其大者。而陝之階成則生於山崖。西戎則生於平土。其色青。苗蠻有生於草木上者。此又不可勝窮也。淮浙之鹽。皆煎成。須收以阜蒸。故味微辛。而淮鹽甘。浙鹽苦。則又因方所不同。閩鹽晒成其形方塊。如石子。味最甘。廣鹽或煎或晒。淮上亦有晒者。然不及閩之甘。

解池鹽待風刮而成。味兼苦辛。如朴硝且易成水。故不堅固者。謂之鹽。鹽即池鹽也。石鹽草木之鹽。皆不事煎煉。熟炒用。補心。安神止妄。治笑病不休。神多妄者。心以虛靈不滯。而能泛應一有所過。則堅結一向。而神妄注於偏矣。故必以鹹之輭堅者爲能補其虛。靈泛應之體。凡七情之傷。皆本於心之偏滯。此心之正不足。非邪有餘。由是以攻。則凡偏怒偏哀偏恐。皆當以鹹輭之又不惟好笑一端矣。

活血去瘀。心用血而生脈者。心虛則不能用血。血妄則自生熱。而或瘀或逆或凅。以不會腸俞。不爲心用。炒鹽之輭堅。能治轉筋霍亂。攻核結積聚。吐頑痰。醒醉。瘰三焦水道通利二便。排經脈壅滯。潰散癰疽。外用熨身。可去寒濕風痺。消腫散血。止痛定癢。此皆活血去瘀之功。即補心以用血。通脈之功也。凡心火安足。則神明四徹。血脈流通而不熱。心火不足。則相火無君而妄熱。自內生。以有血熱血妄。血瘀血逆。血凅結聚。壅腫諸病。若外火乘心之不足。則外邪有餘。而有霍亂便閉。吐瀉轉筋。煩悶作渴。變而瘡疹諸病。人知爲邪火之有餘。不知爲心火之不足。故鹹以補心之說。鮮有能發明者。生用瀉腎堅骨。固齒。而能堅骨

固齒。何也。曰凡補者補不足。瀉者瀉有餘。不足者正不足。有餘者邪有餘。凡禁固凝聚而不當者。皆爲腎邪。邪有餘則水反生熱。而骨不堅。故瀉腎輒堅。正以堅其所當堅。使邪不干正也。凡瀉水者皆能補心。凡瀉火者皆能補腎。鹹瀉水。卽瀉腎補心。苦瀉火。卽瀉心補腎也。降逆消痰。潤下滲濕之性然也。血病無多食鹹。以過於走滲。哮喘消渴水腫者忌之。補心瀉腎則不益於肺。肺喜清肅。宜淡而不宜鹹。水腫者脾之濡也。鹹軟則益之濡滯。○凡入腎之藥。多用鹽引用其趨下之性耳。以爲補腎則誤矣。

青鹽　甘鹹。卽戎鹽。色青明瑩。結塊成方稜。不待煎而成者。功用同食鹽。而能平肝火。滲妄血。治目痛赤澁。齒舌出血。以擦牙良。

醫林纂要　卷三　鱗性　水部

鱗部

魚類皆鱗。卽鱣鯉無鱗而鰓鬐尾翅具焉。是亦鱗蟲也。鱖鯉非魚而有鱗。則亦附鱗蟲焉。魚類不可勝窮。不能盡述。茲撮其切於食用及有可入藥者錄之。後皆倣此。

鯉　甘溫。形色不一。性亦微異。鮮紅而長者。微熱。紅而黑背圓短者。溫。最益人。黑者平。又有赤而金者。洛鯉貴。江漢次之。和脾養肺。平肝補心。孕婦最宜食之。安妊吳會爲下云。孕。好顏色。止痰逆。療腳氣。消水腫。治黃疸。行水之功。魚類所同。此則更能滋陰而養陽云。

骨　燒灰。治魚骨鯁。卽此可推。魚類所同。

金魚　酸平。亦名金鯉。不堪食。療赤白痢。能行水。赤入血分。酸斂肺厚大腸。瀉肝去血。療熱結。

鯇　甘溫。此人家池塘所養草魚。略似鯉而色青白。種出九江。平肝祛風。治痺截瘧。大至十數斤者。其頭蒸食尤良。可藏久處。治虛勞及風虛頭痛。助火發瘡。魚類所同。此尤甚。

鱮　甘溫。似鯉而大。頭俗曰鱮頭。鰱。味尤薄劣。其美在頭。

青魚　甘溫。似鯇而色深青。人以爲卽鯇之雄者。鯇無雄而有子。則脹死。以無青魚逐之故也。滋陰平肝。逐水截瘧。治痢。益肺清大腸之火。故治嗽病。凡膽皆苦寒。此獨肝木。而此魚色青。更專入於肝木。故臘月收取。陰乾磨汁。以點眼。能消赤腫去障翳。目昏。肝竅也。目珠所含。膽水之精也。相火熾。則目昏。降瀉之所以明目也。含膽噙津。能吐喉痺之風火痰涎。此亦相火病。少陰少陽之結熱上攻也。外傅治火瘡。亦去魚骨鯁。

鯽　甘溫。又曰鮒。好族行。相卽。和胃健脾。去濕殺疳。治疸。相附。故名。形略似鮒。消腫。魚類皆能行水。此生於土河。行必依土。形又類脾。故其性更爲徐容和緩。能行水而不失之燥。能補中正無容混看矣。

醫林纂要　卷三　鱗性　魚部

鰎　甘溫。鮒也。色青白。形方而扁。故有鮒鰎之名。功用近鯽。亦有健脾行水之功。味尤美。人多嗜其味。而不知取其功用矣。

文鮭　甘溫。一名鯪魮。生溪澗。大不滿五寸。形扁薄。多骨少肉。易餒。其色青赤相間。故曰文。好游飛水面。有同類而白者。善發瘡。可用以起痘毒。而又善飛揚。其性好忿水。則謂之小白魚。

竹魚　甘。溫。俗訛曰足魚。色青。身圓長。腹中只一腸。肉厚而肥美。

黃鯽　甘溫。鯽魚腸也。此魚腹中只一腸。直腸黃脂裹之。肉最肥美。多食令人發熱作渴。

石斑　甘酸。溫。溪澗小魚。身頗長。厚。味美。有腹中子不可青黑紫赤斑文及金色者。

食令人作腹痛子自含毒耳或云此魚與蜥蜴交恐亦未必然

鱮　甘溫似鯉與鯇而大鱗力堪發瘡發熱二鱮須檢去之

鱭　甘溫鰣也一名揚一名黃顙身圓厚有力解飛健啖小魚味劣

鰣　甘溫大頭巨口鋸齒身方而短鱗細如沙文雜白黑尾小無歧鬐堅銳如刺有十二鬐骨應十二月閏則益刺魚皆無胃此獨有尤健啖小魚健脾開胃其肚可消骨鯁

鯊　甘鹹平溪鯊也小如指腹下平口在頷下鱗細如沙背有方格文行嘗附沙而張口吹沙一名鮀一名利小水通淋

杜父　甘鹹平小魚形如蝌蚪嘗沈水依沙目不明性復駑鈍好啖小蝦

石首　甘鹹平海魚也每季春千萬爲羣上入於江伏形水底漁人聽水聲網取首含二石故名浙

稱黃魚肉色黃也又曰江魚浙閩間謂之黃瓜魚無血醃而乾之爲白鯊鮮食不見益人作鯊能開胃消食治腹脹止暴痢性好沈而不浮有屬土之意故益脾開胃肉頗不膩故凡病人可不忌其止痢治脹亦行水之效耳○魚醃乾皆曰鯊

魚鰾　煖精益腎腹中白泡也能浮水以有此無者則不能浮是魚之水臟也最輭潤膠固激濁水固精氣用同阿膠且魚類多子故鰾合破故紙等藥能煖精種子然不獨此魚取此以其下沈耳

首中石　鹹平治石淋煅研白湯服

勒魚　甘鹹平最多子

鯃　甘鹹平色黑○此皆與石首魚相先後

鱗　甘溫季春始上非其時則無故名鱗白肌腴最鮮美性自愛鱗一絲墨之則不復動味美亦在鱗瀕海諸郡皆有之鎮江者尤佳但肉嫩易餒

鱗　貼治疔毒是疔則粘非疔則脫

鱸　甘平腹下平似鮎鱷近海諸郡皆有淞江者四鰓味尤美

嘉魚　甘溫似鯉而鱗似鯽出洿水以南凡向南之穴中有之故詩云南有嘉魚味甚美

白鰷　甘溫此江河湖澤中魚色白而身長味亦美

烏背　甘平小魚一名鰿一名魴一名魚鱷背上黑好從大魚羣游

鯧　甘苦溫似魴一名鯧鰿好從他魚後而食其沫味微苦而腴但腥氣重

鱣　甘溫江湖河沛中大魚有百餘斤者首似龍身無鱗而夾鬐有甲二道至尾可以磨薑肉色黃骨脆輭可食今曰鯉魚壯筋骨長氣力

鮪　甘溫今曰鮪魚又混稱鱣爲鱘鱣諺也鱘似鱣而色青長鼻如鐵兜鍪又名鱣鮧岫居而川游嘗以三月出水大者不及百斤功用略似鱣

鮫鮫　酸鹹平出南海類不一虎頭鮫最大皮有沙須剝去乃可食小者皮可飾刀劍鞘骨脆輭鬐翅味尤美消腫去瘀

翅　甘鹹滑滲濕行水

白　甘鹹滑腹中泡也又曰鰾鰧非此魚獨有而此尤夫今人謂之魚肚其實非肚也亦海錯美品益肺補心消痰逐水下行養精固氣澄清腎水滋陰補陽令人多子

鱧　甘鹹平非海魚而有鹹味一名鯇形似筒也皮黑白斑駁如蛇故又名蛇皮魚首有七黑點故又名七星魚俗曰烏魚亦善啖小魚補心養陰澄清腎水行水滲濕解毒去熱味鹹補心色黑入腎取鱧魚一斤以上者和冬瓜葱白作羹可治十種水氣其行水之功加以鹹輭故無堅不達也除夕日煎湯浴小兒且令稍食之可免出痘須遍身九竅浴徧勿嫌腥而洗淨使自腠理熏蒸

入裏。經絡筋節俱到。乃能去毒也。道家以此列三厭好事者。又巧爲之說。知道君子必無惑焉可也。

膽　苦。甘。寒。凡膽皆苦。此獨甘。緩肝平相火。專治喉痺。乾者磨點喉中。甚則調汁灌之。

鮎　甘。鹹。平。滑。大頭小尾。偃額平腹。兩目在額。鬚大鼻體多涎沫。色有黃白。滋陰補虛和脾養血。天行熱病後。諸肥肉及有鱗魚不可食。惟鰋鮎養陰。

鰋　甘。鹹。平。滑。似鮎而圓長。俗曰滋陰補虛。澄清腎水。生田澤及泥河。故能和脾。鰋生溪澗及石穴。故能清金。澄水。

黃魚　音軒　甘。鹹。平。一名黃攙。黃色小魚。鰓旁兩橫骨刺人。執之嘖嘖作聲。

鮮　甘。鹹。平。有泥鮮。沙鮮。惟海鮮大至數千斤。

鱓　甘。鹹。溫。異於蛇者。鱓尾滋陰養陽。補虛勞。和氣血。壯筋力。有微毒。觔餘大者。食之渾身筋骨暴腹至不可忍。必令人椎擊乃寬。氣力亦暴長。雖曰處陰。而勁悍之性。達於陽也。

血　鹹。溫。能正經絡。去壅滯。緩風。輭堅。滲濕。去熱。中惡風而口眼喎斜。取此血和麝塗之。左喎塗右。右喎塗左。使正則急洗去。以滴耳治聾耳腫痛。以滴鼻治鼻衄。以點目治瘡後生翳。李時珍曰。鱓善穿穴。與蛇同性。故能走經絡。療風邪。及諸竅之病。風中血脈。用血主之。從此類也。愚按蛇一於陰。而鱓則陰中之陽。此其稍異也。又蛇魚力俱在尾。

骨　燒煙辟蚊。

鰻鱺　甘。鹹。溫。鱓體圓長。此稍扁。似鱓尾亦稍大。滋陰養陽。補虛勞。理衝任。殺蟲。鱺性味頗同鱓。然鱓居於土。得土氣之沖和。此游於水。得水石之清潔。而鱓有穿穴之力。則非此所能及。此有從容滋補之能。又鱓所難同也。得水石之清潔。故能瀉腎之邪水積濕。而治勞熱骨蒸。理衝任之沈寒。逆氣。而止心痛憑悶。又治濕痺。殺蟲。鱺蓋蟲生於濕熱。濕熱去則蟲不生矣。○溪澗中者色青黑。能資腎平肝。最清勞熱。若江海中色黃者。海鱺人屍及死牛馬。難免毒。昔人云。昂首上山者。不可食。乃今瀕海處。則專取能上山者。謂之竹鰻。味尤美。是不可解。○昔又云。鰻無雌。以影漫鱺而有子。故名此。亦不然。予嘗食此。親見其有子滿腹云。

骨　燒煙辟蚊。昔人云。其骨燒煙。蚊蚋化爲水。

馬鮫　甘。溫。體斑。似鱘鮫而非類也。出山東瀕海諸郡。

鯧鮐　甘。鹹。平。潤。有所觸。則氣脹腹滿。形如木杓。味美。有毒。蘆筍可解。毒在肝。化血以善怒也。須去血淨煮。時不可少。觸厭塵。蘆筍能解者。舒肝氣也。○子尤毒殺人。然今以作醢。稱美味。是不解。或謂埋土中數日則毒解云。

帶魚　甘。鹹。平。出東南瀕海諸郡。形長如帶。青白色。一名鞾魚。以形名也。或云此一魚出水。則眾魚銜其尾而上。如帶云。多脂易化。

比目魚　甘。平。一名鰈。一名鞋底魚。魚各一目。兩片相合。乃能行。若乍相離。則泛泛無所著。然其類亦不一。有長短紫白青。隨在各異。令人夫婦相媚。或以此爲膽。或魚或以銀魚爲膽。殘魚未知孰是。

銀魚　甘。苦。平。細白如銀絲。湖海間皆有之。平望者尤佳。補肺清金。滋陰補虛勞。魚類多動火發。獨此不然。

燕窩　甘。鹹。平。此亦銀魚之類。海燕銜之以作巢者。膠粘成片。形如蓮瓣。出海外孤島中。滋陰養陽。調和氣血。補虛勞。去蒸熱。甘能和脾。養肺。緩肝。鹹能補心。活血。滋腎。除熱。其膠粘之性。尤能滋涸竭而化痰涎。又經海燕銜吐。有精液聚焉。神志注焉。故能大補虛勞。宜和米煮粥淡食之。

針工魚　甘。苦。平。出太湖。長二寸許。色青。口有長刺。如針上湖者。針在上脣。下湖者。針在下脣。

滋陰能穿潰癰毒。作湯服之。

拖槍魚　甘。鹹。平。出閩海。大寸許。闊而扁長。解在背。閩人醃之以爲鮓。解酒除煩。寬中化食。醉飽後略食此。頓覺胸腹寬暢。

桃花魚　甘。平。出婺源。大不滿寸。形似黃魚。桃花開時取之。故名。味美。

望燈魚　甘。鹹。平。出溫台海濱。色赤似鰕。不滿半寸。見燈則羣出。因而取之。

麥魚　甘。鹹。平。出貴池江濱。小不半寸。色赤黑。麥熟時出。過時則化爲小蜻蜓。發瘡。

黃雀魚　甘。溫。出廣西。每秋風起時。漁人候之。風動。即下網。得於水中者。魚形。水上者。雀形。水面開者半魚半雀形。

龍骨　甘。鹹。澀。微寒。出晉絳河津龍門。往往掘地得之。狀肆或以古壙石灰僞之。或生用。或酥炙。及酒煮。或浸一宿。研水飛三度。制當隨宜。補心益肺。斂

散瀉肝。固精甯神。拘魂定魄。解毒辟邪。龍之變化無方。潛見以時。至於骨則收斂潛伏之意居多。而神明不測之用。亦未嘗不寓焉。其用以陰。其物本純陽。非一味收斂而息其生機者所可比。故能安神明。治亂夢及夢遺。斂魂氣。定驚悸。止盜汗自汗。安喘促。甯體魄。聰耳明目。固精髓。止帶濁。堅骨養力。以入氣分。則斂浮越欲散之氣。以入血分。則止妄行妄聚之血。止吐衄血崩。治大腸脫肛。斂瘡去瘀。功用甚大。而大要歸於補心安神。爲心腦之主藥。有開廣神智之功。孔聖枕中丹用之。非徒澀以止脫而已。忌魚惡傷其類。忌鐵。龍之所惡也。

龍齒　功主鎮心安神。餘同骨。骨之華而達於外者。主治小兒驚癇。亦止一切狂熱。

龜　甘。鹹。澀。微寒。四足如蝘蜓。而夾髻有鱗。每於湖濱掘得。謂之土龍。能橫飛作霧。其鳴應更。所居之地。則善崩崖。用熬膏潰堅拔毒。去瘀生肌。

鯪鯉　甘。鹹。寒。俗曰穿山甲。渾身有鱗。尖首長尾。短足善穿穴。好食蟻。居山穴中。偶見人則縮其首尾四足於腹下。形如偷家所蓄木魚。色黑。

肉　殺蟲行血。攻堅散瘀。治痺通經。

甲　鹹。寒。走竄經絡。無所不達。以輭堅攻毒。去瘀排膿。治風濕寒痺。托內毒。潰癰疽。兼能通經下乳。世專用其甲。或酥炙。或醋炙。或童便炙。或土炒。製各隨宜。如患在背。用背上甲。在手。用前足甲。在足。用後足甲。效更驗。如托痘毒及通經下乳。尾甲爲良。癰疽已潰忌用。○蟲瘡疥癬。以此甲搽。癢。亦能殺蟲。

羽部

鳥也。凡能飛者。雖非鳥。亦屬之。羽蟲如蟬如蚊是也。若蝙蝠非羽而亦附羽蟲。以能飛也。凡羽蟲之

所成。亦附羽蟲。如蜂房五倍子桑螵蛸蜂蜜是也。

雞　甘。辛。溫。形色性味。各有不同。溫中補虛。益肝木。長氣血。然每能動風助火。肥膩壅滯。有外邪者。皆忌食之。羽蟲也。亦異急躁好動。色赤者動風助火尤甚。然風寒濕痺。滯於血脈。又可藉其雄悍而善入之性。以通之逐之。雌性和緩。甚有補益。昔人云。孕婦宜食牡雞。抑知牝雞較勝。但伏而未醒者。則無益。若色黑骨肉純烏者。則不問雌雄。皆得水之色。減躁熱之性。入腎入骨。從潤命門。甘溫補養。能去骨蒸。虛勞。止虛火煩渴。治崩中帶下。陰虛血熱之病。異陰下伏。主肝腎而能風以散之也。有白絲毛而黑。透骨肉者尤良。倒毛者治反胃。如雄而斂過者。去其躁急之性。謂之羯雞。尤專補益。

冠血　鹹。溫。精華萃於雄冠。塗惡風口眼喎斜。及中惡痙忤。及百蟲蝕毒。性善入。故竄走經絡。伏於陰而發聲於陽。能卻陰伏之邪。食百蟲故能殺蟲毒。

血　塗心胸間治鬼擊猝死黑骨者良○血無益勿同肉煮

肝　苦甘鹹溫治小兒疳積殺蟲善怒見蟲則怒豕故肝尤殺蟲

脬胵　甘鹹澹一曰雞內金一曰肫皮一補脾胃益心肺斂散氣滲邪濕此卽其脾也其化食而不溺者以此故能消食縮小便鹹補心去熱除煩清小腸之火滌補肫治瀉痢通大腸之火故併治溺血腸風諸證亦治食隔反胃及小兒食癆

屎　苦鹹寒者用雄降逆氣燥脾濕輭堅積去瘀血續筋骨內經以雞矢醴治蠱脹取其降濁氣燥脾濕輭堅去積而雄悍之性又能下達以去太陰之結且能殺百蟲毒凡小兒食癖皆可隨所嗜作引以治之打跌傷洒和雞矢白飲之瘀卽散而筋骨續矣

卵　甘鹹平鳥卵皆有鹹味此尤易見本草多不言何也一補心安神活血去瘀散妄熱定驚悸宜煮清咽喉開音聲止咳嗽生卵以勿煎

百沸湯沖下攪熱飲之甘以益肫且使心火不聚而上炎也一止久痢久瀉以醋煮一補虛勞骨蒸伺其生出乘熱卽刺一孔吸之或浸童便一宿煮食一去傷殺蟲取卵黃煎出油同髮灰治痢血又外傅擊傷及諸蟲瘡毒

卵殼　治瘡腫痘毒用抱雞巳出之殼尤良俗名混沌皮灰研麻油調敷

雉　甘辛溫野雞也凡翬翟鷮鷄之類溫中補虛益肝和血然亦能生風動氣文明炳著於外則不至如家雞之性熱

鷄蠟　甘辛溫錦雞也毛冠色黃質而備五色腹下正赤尾亦長而弱於翟雉黑白細文相間雌者無文彩功用同雉

鵪　甘酸平毛冠色綠面正赤身正白有黑文細繡如魚鱗尾長而殺如錦雞白黑相間而顯雌者無長尾亦有黑鵪一補中益肺

鶉　甘溫吐綬也頷下有胡如囊晴煖則舒五色備而鮮好圓如月華陰雨則收不見故曰吐綬頭上有兩毛角故又名角雞身尾色黑而有白點一補中消痰

鷓鴣　甘溫越鳥也閩粵有嶺北無形如母雞體近方毛黃褐色有白點短尾一補中消痰食半夏苗故能消痰然有毒薑湯可解

作羹能辟蠅

竹雞　甘溫補中殺蟲解毒消砂石毒好食臭芫及白蟻故有此功效

鶉　甘溫形如小雞大如拳色黃赤或白文皆細繡如鱗雌雄相遘飛不高行不越草一補脾和胃長氣血性純嗇故氣味亦和緩然雞類無不好鬬者故皆助肝風

鴟　甘平鵂也亦作鶹卽月令田鼠化爲鴟者今曰田雞又曰水雞身圓短而色黑與鶉殊不相類乃合而呼名其誤久矣

鵝　甘鹹寒毛色不一滋陰補虛行積水去妄熱羽蟲屬火鳧鴨之類游於水則火中之水如心之內含眞陰而能主脈用血也其入水不濡是能瀉腎中之積水妄熱行脈中之邪濕痰故治勞熱骨蒸之眞陰有虧以至邪濕之生熱者其長固在於滋陰行水也去勞熱故治咳嗽亦治熱病以老者良白毛烏骨尤貴蓋黑專入腎白又有清金生水之意是更能補腎之正且一雄能統百雌雌又乘雌不必盡交雄能傳所受之雄精播徧同類卵則皆可雛是其甘寒又實能養腎以填固精髓也一血　鹹寒解丹石砒霜及魚蟲百毒黑鴨血尤良○冬鴨入水而不知寒其一身皆寒而心獨熱也故用以滋陰者宜去心

卵　甘鹹寒補心清肺除胸膈閉邪熱宜煮止熱嗽治喉痛齒痛百沸湯沖食清肺火解陽明結熱

鹹卵　久者能解暑利小便。補心去邪熱。行水也。實大腸治痢止瀉。鹹久則黃變黑。能入腎有滴味。能斂肺而止泄。其白入肺。鹹韌堅。寒去熱。

變蛋　辛寒。瀉肺熱。醒酒。去大腸火。治瀉痢。用石灰雜柴灰鹽鹹之。味辛鹹。兼甘鹹能散能斂。

鳧　甘。鹹。寒。野鴨也。補心養陰。行水去熱。性浮而善飛揚。清補心肺。不專入腎。善沒水。偶見人則翠沒水中。越數十丈而復出。俗曰刁鴨。又曰水伶仃。又曰鸕鷀。其膏拭刀劍可不鏽。可去肺腎之邪。

鴛鴦　甘。鹹。寒。匹鳥。生有定偶。相依不肯再匹。雄者備五彩。腹下白質。黑縷如繡。頭上有長白毛冠。夾尾有二毛如鉞斧。雌者無彩。殺魚蟲及短狐毒。短狐蜮也。似鱉三足。又曰射工。在水中含沙射人影。中者瘭生瘡。作寒熱。此與鸂鶒性食短狐。美心意。令人夫婦相媚。

鸂鶒　甘。鹹。寒。亦名紫鴛鴦。形似而較大。色多紫。紺頂無長白毛。殺魚蟲短狐毒。杜臺卿賦云。鸂鶒尋邪而逐害。此鳥專食短狐。乃溪中救逐害物者。其游於溪也。左雄右雌。羣伍不亂。似有式度者。故說文又作溪鳩。南方有短狐處多有之。人家宜畜。

鵝　甘。微辛。溫。色白。或蒼。益氣發瘡毒。動痼疾。亦好鬬而勇。逐雞。亦游水。非若鴨之恆習於水。性似弱緩而實躁急。陽之陷而未能發者。白鵝性純。蒼鵝色雜。助所氣。究竟皆有小毒。作血分之熱而動氣發瘡。

脂　甘。平。雞脂甘而有腥氣。惟此獨佳。肥而不膩。潤皮膚。愈龜拆。亦治癬禿瘡疥。

卵　甘。鹹。平。有草氣。不益人。

鴻　甘。溫。天鵝也。多出和州泗州。然人每渾以鴻雁言之。

鴳　甘。微辛。溫。色蒼。或白。益陽氣。煖水臟。以冬月隨陽且居水濱也。然古人食鴳去腎云。餘功用略同家鵝。

鴿　甘。鹹。平。毛色不一。平陰陽。和氣血。補心血。解百藥毒。服藥者忌若食此。則藥不效。順肺氣。令人不噎。其飼子皆已食入腹。乃復吐出哺之。鳩類亦然。故皆能不噎。順肺氣。而甘則能補其性。好且和胃氣也。煖腎益精。鹹寫腎。而甘則能補。煖腎益精。合他鳥惟雄乘雌。此則雌雄迭相乘。雖有定匹。失偶亦改匹。故食此頗令人強陽好色。鳩聚陽氣。陽氣聚於內也。能溫中而去寒。○其美在血。用時惟以兩指擒閉口鼻。而不割。留其血。使氣聚於中。然氣閉而斃。食此過多。亦恐氣塞。

卵　甘。鹹。平。小兒食此。可稀痘毒。亦能補心。去瘀血。生新血。兼解伏毒。

屎　苦。鹹。平。雄者左旋。故名左下氣。破積。攻盡去瘀。雄者不用。

鵓鴿　甘。鹹。平。其鳴咕咕惡咕者。居近人家。春而多聲。一名佳佳。音追。一名夫不。不音浮。一名鳴鳩。一名鵓鴿。大小似鴿。而色青微赤灰色。功用略同鴿。海外有白鴿。功用亦同。

斑鳩　甘。鹹。平。其鳴布穀者。季春始鳴。居小林中。一名布穀。一名鳲鳩。一名結掬。一名郭公。一名戴勝。以頭有毛勝也。一名鶻鶻。以毛斑駁如破衣也。此鵓稍大。

鵲　甘。平。止鼻衄。衄病時作者。以鵲肉作羹食之。不復發。蓋衄雖肺火。而實作於肝風。肝主血而風上越。則鼻衄。頭痛。木侮金也。鵲知天風。而巢最固。歲多風。則巢卑。少風。則巢高。是能防顛頂之風者。故治衄。

鶯　甘。平。令人相愛。止妒。黃鳥。兩兩相麗。故曰黃鸝。翼有黑羽。閒之。望之蒼然。故又曰鶬鶊。春出秋蟄。蓋有得於氣化之和。故能療妒。

啄木鳥　甘。酸。平。治蛀齒。殺蟲。蠹蚤有黃黑綠數色。身小長而行。或煮汁含漱。或全體乾炙為末。擦牙可絕蛀。服之亦殺蛔蟲。寸白。擦疥癬可治。皮膚內蟲。蓋其啄木食蟲之性然也。○術家云。取此血清晨東向飲之。能使面作變五色。隨意所欲。

雀　甘。温。其類不一。人所取食。房舍簷瓦及木穴牖穴中。俗曰麻雀。大於此者。蒿雀。色微小。於此者。黃雀。色黃及鶸。雀鷹鷂則解有食之者。大壯元陽。令人多子。性最淫。方春時。一雄乘數雌。求合不已。頭嗉滿裹。髓故壯陽益精。然助淫而已。

屎　苦。鹹。平。又曰白丁香。雄矢上有尖。雌矢不用。下氣攻積。破癥冷。

卵　甘。鹹。温。有赤斑點。補心明目。充髓。治雞盲眼。

白頭翁　治熱勞。止吐衄。似翁鴉而稍大。毛黑長尾。有白文。開之。頭頂一片白毛。故名。飛常循山谷深坑中。得澗谷之陰精。故能去邪熱。

鶴骨　辛。鹹。温。少陽之鳥。秉陽逐陰。引氣多壽。能罡步殺蛇。飛。辟不祥。然食毒蟲。毒聚於頂。故頂上正赤。甚毒。肉則可食。解蛇蟲諸毒。壯筋骨。除痺痿。祛風。辟邪。解魚蛇毒。

化魚骨　鯁。

鷹骨　辛。鹹。温。最大純黑者曰鷲。次大黑斑翅如車輪者曰皁鵰。赤色斑者曰鶚。鶚音噩。又次則色蒼者爲蒼鷹。餘則有曰鷂。曰鸇。曰鷹。曰鷻。曰海東青。皆鷹類而稍異。若鶴則別是一類。又謂之隼。又鳩鳥亦名伯勞。亦擬食鳥雀。然壯筋骨。益氣力。除痺祛風。明目去翳。惟鷹肉亦可食。

積消雞骨　鰿。酥炙用。○目最明。雲霄中能俯見伏草莽。

鷹　可令目明。見雲霄外物云。佩其爪亦能辟邪。若雞骨鰿。以爪搔喉。開即下。

梟　甘。辛。温。惡。頭似猴。毛如衣藍。綫兩距有毛至足。狀甚凶惡。一名訓狐。一名貍狐。目圓大。晝昏眵。夜乃明見蚊蚋。常夜鳴。此則人面而食母。不孝之鳥也。可爲炙。壯筋骨。治頭眩。其身痛鞭竹箠。肉乃少鬆。頭善旋轉。能遞見尾。故治頭眩。

鵂鶹　甘。辛。温。一名貓頭鷹。一名鴟梟。一名角鴟。有毛角色若黃嘗夜鳴。鳴則不祥。亦梟類而小耳。

治頭痛風眩。

鵬　甘。平。羽色綠如鸚鵡。嘗居林木間。其鳴云苦也。苦也。俗曰苦鳥。入人家則不祥。又曰姑獲鳥。昔人言其嘗夜飛。若遇夜露小兒衣物。誌以血點。則魂爲所攝。兒輒減食黃腫。謂之無辜疳。食之已疳。類食及可入藥者。餘置不錄。

五靈脂　甘。鹹。温。出太行山及北岳諸深山中。號寒蟲屎色鮮好。鳴云鳳凰不如我。冬則毛盡落。忍寒夜鳴。日得過且過。又以爲卽鵂旦。夜鳴求旦之鳥。然月令仲冬而鵂旦不鳴。則非此矣。未當附會。補心平肝。活血散瘀。通利百脈。和中止痛。殺蟲解毒。此屎色黑有脂潤。氣甚臊惡。然能補心緩肝。和血通脈者。意以其物耐寒。冬雖無毛。不至禁痼。疑當以死。其血脈常流通。陽氣內全。故耐寒不能傷歟。其糞之臊惡而滋潤。雖藏久外乾。中猶濡粘如脂。是則陽氣之蘊鬱而通。色黑。故入血分。主血病。生用則鹹多。能滲能行。熟用則甘多。能緩能止。宜炒令煙盡。研末。酒飛過。去沙石。主治血痺血積。血痢腸風。崩中暴下。又治心腹血氣諸痛。定驚去痾。和衝任之脈。此皆

補心緩肝之用。而或以爲去風之藥。則不然矣。又能殺蠱去蛇蝎咬傷諸毒。蓋此鳥亦食毒蟲。故能制其毒。其屎如脂。受五行之靈氣。故名。

夜明砂　辛。鹹。寒。蝙蝠屎也。夜飛食蚊。蚊目不化。取屎淘於流水。其細沙存者。卽是也。蚊目固夜明者。補心肝血分。蚊固吮血之蟲。主養陰明目。治目盲障翳。雀盲。兼能行血去瘀。治鬼瘧。定驚癇。催生下死胎。以其鹹能軟堅。辛能行氣。且蝙蝠乳而產最易也。

鬼陰物。夜出。此亦然。故取其意。要之氣血和而不滯。則瘧愈矣。○蝙蝠非可服食。昔人稱爲仙鼠。皆誣妄之見。

蟬蛻　甘。寒。有夏蟬秋蟬寒蟬。惟夏最大。而色黃黑。朽木根所化。始名蝡蝡。穴土上出。爲日色所曝。則背裂而蟬出。出則飛鳴於樹。此所蛻之殼也。入藥用。緩肝養肺。去血熱。除風濕。本土之餘也。甘則緩肝清肺。本濕熱之氣所化也。蛻則去濕熱以就清高。以善蛻故去目翳。催生下胎。且及胎產。皆肝所主也。其蛻則膚殼也。故治皮膚風熱。隱疹瘡瘍。皮毛肺所司也。去穢濁而就清高。且其體輕虛。故能托

宣痧搐毒而宣之於表。以清高而發聲。故治中風失音。清肺金也。晝鳴夜息。故治小兒夜啼。此證亦陰分有熱而心不安。肝膽有熱則驚癇。其止啼治驚癇。亦以去其熱而已。然用以止啼。須去其腹取其首。蓋蟬有喙而不鳴。鳴以腹。此又物理之不可不明也。

蜣螂　鹹寒。一名蛣蜣。俗曰滾屎蟲。又曰車屎客。身圓長。色黑有甲。甲下有翅能飛。生糞壤中。好雌雄共團糞作丸。冬月兩足團之。圓如彈。瀉大腸血分濕熱。輭堅拔毒。炙去淨。研。治腸癰腹痛便閉。下痢。外傅脫肛。去瘡疽。蟲痔。能拔肉中箭鏃。人或用螳螂者誤也。

蚜蝑　鹹寒。一名蛤蚜。色黃黑。光如漆。有翅能飛。頭上角長寸許。角端分歧。如刺骨。朵亦蜣螂類也。功用同蜣螂。力更猛。

螳螂　甘鹹溫。一名天馬。昂頭如虎。細頸長身。前足短如鋸齒。常舉不下。後有四足。長股長脛。似草蟲而長翼。有赤文。腹中有二纖線。牛馬尾至斷用時。須去之。補心。緩肝。去風熱。定

驚癇。色青入肝。仲夏始生。入心而能泄熱氣。散瘀血。

桑螵蛸　甘鹹酸溫。螳螂卵也。附桑上成房。長寸許。房中細子如蜘。芒種後出。半月乃化。爲螳螂。他樹亦有之。補心收散。補肺斂精。瀉肝腎之邪熱。乘夏化子。聚成房。此非獨精交。乃其神所萃。凡不交而孕者。皆由神交。蛟龍鼉鼈是也。聚子百十。有房包之。待時變化而出。此亦如心之以虛而具萬且乘一而應萬也。作房有斂之義。夏火而金已伏。肺金者。腎水之母。故凡酸以補肺者。雖輕虛上行。要皆能固腎斂精。金之生水也。故桑螵蛸能補心安神。止夢交。治健忘。通五淋。散瘕痕疝。又能斂氣。固精。起陰痿。愈腰痛。止白濁。血崩。縮小便。止小兒夜溺。得春夏之令所由成。秋冬之令所由始。以桑上者良。他樹者則以桑皮桑葉佐之。或炙或燀或醋煮或湯泡用。

五倍子　鹹酸寒。濇。倍當作棓。木名。即鹽麩木。乃蟲食木汁。遺子葉間。結房如文蛤形。圓長大小不一。子化飛去。而房存色黑黃。輕脆中空。可用以染皁。補肺斂氣。補心安神。瀉肝腎之邪熱。積濕。功專收斂。大略同桑螵蛸。而彼固涉氣有散有收。此斂陰氣。一於收濇。彼合其子爲用。生氣存中。此則子去殼遺。獨存斂固之性。又桑木屬陽。膚木屬陰也。其輕虛上行。入肺。清肺金。固肺氣。治虛火上浮之咳嗽。吐衄消渴。能生津去痰。解酒入心。而除妄熱。止一切血熱。血妄。諸瘡痛。癢瘍瘡口。解虛煩。研末調口噤。傅臍。止盜汗。自汗甚效。又能治腸風痔瘻。脫肛。瀉痢。大腸肺之表也。收一切膿水濕爛。洗目消臃。去肝腎之濕熱也。生用上行。炒用下行。若咳嗽由外感。瀉痢非虛脫者。則不可用。可染鬚髮。

鹽麩子　鹹酸寒。鹽麩木。略似桑。生子成穗。如芒。子甚繁衍。色青而有白霜。小兒喜採而吮之。食功用略同。不能及五倍子之斂固。

白蠟　甘淡溫。濇。蠟蟲如蟻。蝕食冬青葉。吐涎於嫩莖。化爲白脂。至秋刮取。煮濾。凝塊成蠟。蟲化蛾去。遺卵樹上。作房包子。次年復作蠟。俗呼蠟種。補肺斂氣。環衛心君。白色入肺。味甘

氣濇。大能補肺固氣。且和膻中之氣血。以安護心君。使瘀血驚氣不得而犯之。堅完肌肉。續筋接骨。外傅能生肌續傷。其膠固凝成之生然也。凝聚之中。實含滋潤養生之意。然今人只知其外著之效。而不知其有內補之功矣。

蜂蜜　甘。寒。春與夏取者多。採蓼蓫桃李之花。性味不能一。有酸味不寒。川中者亦不甚寒。徽甯及蜀有採黃連之蜜。味微苦。西涼有梨花蜜。色白如脂。性皆寒。又人家木桶及山木穴中者。性平。微寒。石巖取得者。則大寒。挹草木之英。合清露之氣。沖和滋潤。柔滑膠凝。而甘無不補。補脾和胃。緩肝潤肺。調營衛。通經絡。滋血養氣。通利三焦。解百毒。和百藥。生用熟用。補中。以入肺則止嗽潤燥。止渴生津。下行大腸。治痢通閉。以入脾則和中止痛。調和陰陽。通利水道。以入血分則去熱涼血。去妄血。和經絡。以外用則潤肌膚。悅顏色。止瘡瘍諸痛。生長肌肉。治湯火傷。其解百毒和百

葵同于甘草。又能固斂性滑腸。寒瀉及中滿者忌。中滿藥氣故。九藥多川之。忌甘忌葱。同葱食能殺人。蓋一上升。一下降。其勢相逆也。古人云忌高蔥。則殊不然。

黃蠟　甘。淡。平。濟。取蜜後餘渣。功同白蠟而補煖脾氣。止瀉痢。色黃。故入脾。蜜令人瀉。而蠟止瀉。以其凝而氣濁。餘功同白蠟。

露蜂房　甘。平。長足蜂多穴野亭磚壁。有身圓色黑者。曰蚍蜂。好穴人家木壁梁柱。有身小色黑腰細如纖者。曰蠮螉。又曰蠮螉。贏此負蜩蛤鴞子者。好居牆隙或凡案年久小蜂及螽蝝之類。吸取木汁。以作房一樓懸樹其下。大如蓮房如斗。當暑則蓽居土穴。隆冬反在樹上房中。故諺云壺蜂天倒挂。緩肝平相火。祛風殺蟲。和胃益心肺。能拔臟腑及骨髓之毒。又能壯陽起陰痿。夏不畏濕熱。冬不畏風寒。故能平相火。治驚病瘛瘲。能吸取木汁成窠。故無堅不拔。而又能強

陽起陰痿。以能平君相之火。故治瘰癧及小兒重舌。兼能和胃。煎水洗瘡。能殺蟲。含漱治風蟲牙痛。炙過醋調塗癰疽。有毒。甘草和用。

蠶蛾　辛。鹹。溫。蠶所化蝶。擇用雄者。補君相之火。性淫。故能固精壯陽事。

蠶蛹　甘。辛。鹹。溫。同繭入湯煮及出繭和脾胃。去風濕。未化蝶有赤斑者。長陽氣。小兒宜服。

殭蠶　甘。辛。鹹。溫。受濕氣自殭死。色白條直者良。補肝去嘴甲及餘絲。淹泡火炙。和胃。祛風勝濕。桑性木。祛風。蠶食其葉。且未至吐繭則勝濕。舍桑之清液。為全故也。蠶病濕。而能勝濕者。風終勝濕。其殭不仆。則濕盡矣。亦能除痰。補心安神。清肺瀉熱。氣味形質皆輕而上行。於心肺。色白入肺。辛瀉肺。鹹補心。而去妄熱。軟堅結。通利經絡。凡經絡風寒濕熱阻滯。皆能通之。故治中風失音。頭風齒痛。喉痺咽腫。丹毒瘰癧結核。頑痰。及崩中帶下。小兒驚癇。風熱搐搦。下乳汁。減瘕。止瘧。癮。要其功在於行肝氣。散血熱而已。凡血虛及無積邪者忌用。

蠶退紙　解結熱。治邪祟。蠶子著紙。及春蠶已退之紙。自有散結去熱之意。燒灰存性。和麝少許。可治走馬牙疳及邪祟發狂。悲泣諸證。用酒或水下。

蠶繭　甘。溫。平。相火。利小水。抑君火。潰癰疽。相二火之氣。與馬同氣而天。則房星主之。及其吐絲作繭。則火氣已泄。歸於平和。故又能平君相之火。

繰絲湯　淡。平。止消渴。而升清氣。故也。

蠶綿　燒灰存性。傳凍瘡。補龜裂。

晚蠶沙　甘。辛。鹹。溫。第二番再養之蠶矢。又曰原。祛風勝濕。治風濕痺痠不仁。及腰腳冷痛。冷血瘀血。又麻油調敷。爛弦風濕。亦桑木之餘氣。且鹹能滲濕也。

蚕　辛。苦。鹹。寒。吮吸牛馬血者。狀如蠅。大如蜂。常半身蠶入牛皮裏。而不能復出。仲景抵當湯用之。今人或誤以為蚊蟲矢之矣。破瘀血。去蓄血。

油蛙　辛。苦。鹹。溫。身圓長而扁。色黃赤光潤。大不及十。甲下有翅。能飛。常居廚竈盆架間。食油膩餘瀝。健脾行水。軟堅燥濕。解油膩。消食積。香。研末。其氣臭穢。又能治食壅水腫。黃疸諸證。

龕馬　苦。鹹。甘。溫。一名竈雞。即莎雞也。健脾消積。行水。可煑。飼小兒。然勿輕用。形似蜚蠊而翼短。

斑蝥　辛。寒。大毒。牛馬誤食之。則腹死。形似螢火。甲色黃褐。有斑紋。有翅。常食豆花。陶宏景云。春食芫花為芫青。色青綠。夏食萵花為萵上亭長。黑身赤頭。秋食豆花為斑蝥。色斑。冬入地為地膽。黑頭赤尾。乃一物而隨時變化。下痢大良。治狂犬咬毒。拔瘡瘡疔毒。破石淋。治犬毒。蘇恭云不然。下痢大良。治狂犬咬毒。拔瘡瘡疔毒。破石淋。重者用七枚。去頭翅足。合糯米炒黃。去米為末。空心酒服。能逐毒。白小便出。皆作大形。或用此蟲二十一枚。糯米一勺。

炒至煙盡爲度去蟲用米泔水入清油少許調米粉空心服愈後忌聞鐘鼓聲以治石淋瘰癧制法同此蟲被捕捕則放尿臭不可聞故銳於下行然能爛肉墮胎非大不得已勿用中其毒者靛汁黃連湯解之**外傳** 疥癬惡瘡蝕惡肉凡芫青葛上亭長地膽功用同

毛部

獸也四足而走者皆毛也

牛

甘溫牛類不一有黃牛色或紅黃淡黃黑而白花肉脂皆黃味甘而厚有水牛色青黑或純白肉赤脂白味甘而稍薄**補脾和胃益氣生血壯精神筋力土畜也**其屬土自古云然易以牛爲坤地周禮牛人屬之地官司徒有任重之力性和順味甘專補脾土脾胃者後天氣血之本補此則無不補矣但水牛好沈水其色性未能如黃牛之純補土宜兼有行水攻積之功丹溪倒倉法用

牡黃牛肉二十斤煮極爛濾渣熬成琥珀色前一夕不食至旦空腹坐密室每飲一鍾少刻又飲積數十鍾身體覺痛或吐或利吐利後必渴渴則飲已溺至飢倦乃與米飲二日進淡粥漸進軟飯靜養一月沈痾悉安須斷房事一年斷牛肉五年按此法以補爲攻造意甚妙而愚則以爲可用水牛肉云○道家以牛馬犬爲三厭世俗惑於異端故有食牛戒然耕牛自不忍食病牛固不可食且爲大牲國君尚無故不殺庶人何敢過分不惜物力肆意宰食但補養之功則誠有然若宰非自畜買食無害也產婦食之少乳癰疽未愈食之筋縮

血 甘鹹平破瘀通經利大小便水牛者爲佳

肝 甘微苦溫明目黑牛者良

膽 苦寒以制天南星治風痰入南星末風乾取出又易入鮮膽如此七制可當牛制石灰治金瘡法同不必七制皆以黑牛膽良

心 甘溫辟邪採左道邪術者食之即敗

胃 甘溫和中養胃醋煮治反胃益牛羊肚皆有百葉皆反草出嘴而復嚥也

喉 治反胃通腸結用白水牛咽喉全具除兩頭去脂膜醋浸炙末每服二錢陳米飲下○咽食管喉氣管也

乳 甘鹹微寒滑熬爲酪精液上凝者爲酥酥上如油者爲醍醐極甘美然經煎治不如直飲乳尤良但滋潤腸胃解結熱滋陰血補虛勞以黃牛乳稍和之性亦同也潤腸胃解結熱滋陰血補虛勞以黃牛乳和薑韭汁頻飲治反胃隔食最爲良方益三陽結謂之悗三陽者大陽也小陽與膀胱經二經有結熱則關門幽門枯涸矣幽門閉則火氣上炎而賁門吸門亦枯涸矣以爲瘀以爲食以爲寒而用香燥之藥以通之是不揣其本焉能愈疾故惟此物滋潤爲宜

角笋 鹹平長筋力笋故大力丸主之

牛黃

甘寒牛土畜也性畏熱熱生濕濕偶值天行大熱又食熱草則肝膽火動木剋土土不能勝則眞陰爲所搏而凝聚成黃栖於肝膽黃土色栖肝膽爲相火所挾也故牛病有黃必目赤如火多怒多吼大渴飲水其爲熱可知昔人謂承盆水擎之不使得飲又迫喝之則吐黃墮水爲生黃最貴愚謂此蓋醫家因世人珍重特神其說耳喝出者從未經見所見皆殺後或在角中或在心中而栖於肝膽者爲多肝膽中者似雞卵極輕虛重細叠叠可揭氣香以磨平相火抑君火緩肝風通關竅化痰癖治驚癇安心神尤宜小兒療中虛生風膽虛生火心虛生熱也其卒發爲中風必九竅閉塞故此物爲臟氣凝結者所宜牛以火病結黃而黃反能抑肝風膽太猶鬱以濕病殭而殭鬱反能治風熱濕痰也牛結而成黃鬱殭而不僵其眞存焉故反能勝也或曰黃非因病乃食百草之精華所凝結猶人之有丹丹此亦巧爲說而究非其倩實也牛病而有黃者彼或未親見耳

黃牛膠 甘平淨牛皮熬成色黃明透者佳補肺清金滋陰養血行

水利大腸。皮本屬肺。膠則粘而能續。滑而能通。滋陰補肺。可治吐衄。止咳嗽。消痰固氣。功用略同阿膠。但不及其下沈入肝腎。澄清穢濁耳。

牛屎　醒酒。沖水攪汁灌之。

犛牛　甘。溫。出西蜀。毛色蒼白。蹄膝及尾皆有長毛。古人取以爲干旄。今人用以爲冠纓。皆是也。亦名旄牛。西人謂之爲毛牛。功用略同牛肉。

犀　甘。溫。出交廣。獸中。色青黑。形似豕。頭角三。一在額。一在鼻。甚短。一在頂。最長。性善入水。若坐則必倚木。有血病。口鼻長噴血。畏熱。故常望月就涼。好食百毒草。及蛇虺毒蟲。故解毒。角　苦。酸。鹹。寒。精力在角。以鼻上者爲最。然不易得。但色黑光潤。紋理細者。卽眞而佳。若有白理一條。達梢者。爲通天犀。尤難得。已製成器者。多經蒸煮。不堪用。用時或磨汁。或剉末。但堅而難剉。惟紙裹入懷。待熱搗碎。取角尖畏。補　斂心神。降瀉實熱。瀉肝膽相火。清脾胃濕熱。去血中風熱。解一切毒物。定驚安神。治一切吐衄熱毒。黑陷。消癰。化膿。治傷寒鬱熱。胃中及天行大疫狂熱而發丹發黃。譫語者。又能明目解毒。凡飲食中有毒者。以角攪之。則生白沫。犀有噴血之病。而角能清血熱。犀嗜食百毒。而角能解百毒。此正如牛黃殭蠶之用。物理固然。無庸惑也。

兕　甘。溫。山中野牛也。

角　功用似犀角。今人多以相混。

羊　甘。辛。大溫。羊類亦不一。今以有角者爲山羊。其性熱惡濕。南方卑濕。非其所宜。大抵南方之羊。皆羣至自秦晉也。蘇湖之間。以桑葉飼羊。故羊肉肥美。又南中所出土羊。大僅如犬。味亦不佳。其毛色則有青黑者。有黃赤者。而白者爲多。補　潤命門。長益氣。血壯陽。開胃。火畜也。易以兌爲羊。此取象耳。時日家以未屬羊。則是火中之土。周禮羊人屬之夏官司馬。是以羊爲火畜。考其性味。自當屬火。然所補者命門相火。非心火也。辛潤甘補。故仲景治虛羸勞。用當歸羊肉湯。大抵命火衰微。脾胃不能生氣血者。宜之。補陽亦以生陰也。但助熱發瘡。血分素熱者不宜。

血　鹹平。解一切丹石砒硫及百草毒。乘熱吸黑羊血最效。○羊食百毒草。惟不食黃杜鵑。

肝　甘。苦。溫。緩肝風。瀉相火。明目。凡肝皆紫。羊肝獨青。合黃連用。

膽　苦。寒。治風熱淚眼。赤障白翳。肝膽皆以青羯羊者。良。膽月入蜜膽中風毒草。惟不食黃杜鵑。

肝　甘。苦。溫。緩肝風。瀉相火。明目。凡肝皆紫。羊肝獨青。合黃連用。

膽　苦。寒。治風熱淚眼。赤障白翳。肝膽皆以青羯羊者。良。膽月入蜜膽中風之。待霜出掃以點目。或待乾研末。或含化。名二百味草花膏。羊目無瞳而能視。其肝膽尤明目。眞精內存也。

脛骨　鹹平。善登山。履險巖如平地。人云蹄有礪石。能吸鐵。蓋不必然。然以火燥金。金石所畏也。

消銅鐵。固齒牙。頭骨灰。可消鐵膛骨灰。可磨鏡。誤吞銅錢。米飲調下。如杏亦屬火。杏仁消銅。同一理也。然輭堅如此。而可擦牙固齒者。則又腎命同居。陰陽相固。且骨以補骨也。

角中蟲　鹹。溫。托痘瘡毒。

乳　甘。溫。潤滑。功略同牛乳。但滋陰不及。然可含嗽。治口瘡舌腫。又治蜘蛛青。亦作酪酥醍醐。

屎　沐頭長髮。乾久炒盡穢氣。煎水。

山羊　甘。辛。熱。古人謂之羬羊。羬音桓。眞純陽屬火。補虛羸。壯陽氣。大補元陽。然助熱作渴。發瘡。

血　鹹熱。行血去瘀。續絕除傷。此血最熱。除傷去瘀之用此托之。心血尤妙。但陰虛體熱者。食此令人發痼疾。

角　功用近羱羊角。今人多以相混。

羱羊　甘。辛。熱。出華山以西秦隴漢中山中。居深林巖石間。掛樹夜宿以遠害。獨角者最難得。

角　苦。鹹。寒。精亦在。爲然肉甘辛熱而角苦鹹寒者易反也。角有掛木痕。然聲兇者可混犀。山羊山驢者亦可混此。以皆有腫節。但較疎耳。究竟眞者瑩潔細好。紋如旋螺。非可及也。又此能碎金鋼石及獵骨火銳之至無堅不破。如羊角亦能消鋼鐵。羊屬火。羱羊尤火之精。夜常掛木。木火之母也。補心甯神。宣布血脈。無堅不軟。無瘀不行。

兼平君相二火。降已亢之陽。除邪妄之熱。成光明之治。

火本一也。自其本於下而言。則曰相火。行於肝膽。自其著於上而言。則曰君火。秉於心君。惟相火已亢。則君火不用。而神明反昏。君火已勞。則相火不安。而謀慮不臧。此妄熱所以作也。若心主之神明宣著。百脈流通。則見

火之明而不見。爲熱矣。命門之水火相依。眞陽安靜。則見木之生而不見。爲熱矣。羚羊火畜。而鍊其精於角。炎上之至著。爲神靈。故專入於心。其輭堅行瘀。卦心位之布也。夜則掛木。木火之母。相依而安。故兼平肝膽之火。二火不妄。則不熱矣。故反見爲寒。寒以火之靖言之也。治驚癇狂越。夢魘駭怒。療搐搦筋惕。解傷寒伏熱。痘瘡毒熱。及心煩氣滿。食噎諸證。行瘀積惡血。腫毒血痢。明目去翳。解百毒。辟百邪。其鹹能輭。能散。能補。其苦能泄。能降。能瀉。實能專於治心也。覓羊角功亦相近。但力不及耳。

豬　甘。鹹。寒。長喙皮厚。不繭。廣中者肥圓短足而皮薄。滋潤肌膚。和柔筋骨。通利臟腑。滲達津液。水畜也。易以坎爲豕。時日家以亥屬豬。周禮無豕。凡當在冬官司空。因祕之故也。性好塗泥。善以喙掘地食。穢濁處汗下。其爲水畜可知。然主在膀胱之水。非腎之先天水也。爲人家所常畜。日用奉養賓祭。耆老皆不可缺。老人肌澤枯澀。尤賴滋潤以爲養。諸家本草。皆甚言其無益有損。是猶平日喫飯不見飯之益。及飽食傷胃。乃謂飯爲傷人。豈通論哉。貧賤經月無肉。及偶獲肉食。則筋力頓强。精神頓倍。孰謂無補哉。惟動風發疾則有之。蓋過於肥膩。反易滯如澤之聚水不流。泥汙相積。則臭穢而生瘡。蘊濁熱之氣多。食肉以至生痰。動風發病。疾亦猶是也。若傷寒初起及大病新愈。則忌油膩。又不獨此也。

血　鹹。寒。滑。利大腸。尾血起痘瘡倒靨。豬血雖不益人。有時亦取用。如以心血補心。尾血起痘。是也。尾動而不息。爲血所注。故取之。或云宰時驚氣入心。絕氣入肝。心肝皆不可食。此則何畜不然。不足信也。

膽　苦。寒。瀉火明目殺疳。公豬者。蒸熟食。點目。用汁。沐髮令光澤。外用通大便閉。和酪灌入肛門。

肚　健脾和胃。

肺　治肺虛咳嗽。用公豬者。先渾煮。置管釜外。使滾出穢沫。乃去管。割膜。則不生痰。而能補

矣。豬臟膵。惟肚肺益人。然以心補心。亦能安神止汗。以肝補肝。亦可明目。肝下有小葉曰馬蹄肝。尤效。以腎補腎。可瀉腎邪而安正。治腰痛。通耳聾。以大腸入大腸。可治腸風便血。以膀胱入膀胱。可治疝氣遺溺。惟小腸令人發瘡。不見有益。

脂　甘。鹹。寒。澤枯潤燥。可去血熱。解肉毒。利腸胃。潤肌膚。谷疼藥用之。以潤燥殺蟲。潤肺藥用之。以順氣止咳。○古人舂膳膏香。不半脂也。夏膳膏膩。膩狗脂也。秋膳膏腥。腥雞脂也。冬膳膏羶。羶羊脂也。惟不言及豬脂。豈賤之不用耶。抑四時皆和用耶。然其用爲益多矣。至於骨髓腦髓。丙則云豚去腦。以有穢毒之積。不益人也。今凡補虛贏藥中。用以和丸。是何取古人之所棄耶。

蹄　甘。鹹。平。補氣血。養虛羸。療風痺。通乳汁。豬肥重無筋力。惟四蹄有筋。以勝一身之肉。故精力在此。性好卧。起必先前蹄。尤爲有力。最益人。

蹄甲　治痰喘及痘瘡入目。腸癰痔瘻。煅研。或左甲。或後甲。取其能去

風熱。羊火畜喜升高。力在角而
苦。豕。水畜喜汙下。力在蹄而蹴。

野豬 甘。鹹。寒。形同家豬但腹不大。腳稍相且高。**補養虛羸。祛風解毒。**家豬生痰動風。此反補虛祛風者。其體實。非若彼之虛肥而滯膩。性躁動。非若彼之倦卧而氣壅。不行四蹄尤能祛風治痺。肚最消食。又解毒。以啖蛇故也。然滋潤悅澤之功則不及家豬。

豪豬 甘。鹹。寒。非豬類。形似耳。項脊有豪如箭。能激射人。**補心神。平相火。保肺金。順氣血。祛風。殺蟲。解毒。**嗜苦參及諸蛇蟲蚯蚓。故能清相火。除邪熱。治勞熱骨蒸止吐血。衄血。清肺順氣。治逆經瘰。腸風血痔。積熱。又解百毒。殺百蟲。

肚 甘。苦。鹹。寒。連鞕懸陰。治小兒疳積。破諸熱積。蟲積。反胃隔食。消渴。

地豬 甘。鹹。平。似豬非豬。類貉亦非貉。一名獾。一名猯。足短而爪非蹄。色褐。**補中益**

氣。血。殺蟲。治疳積。亦掘地食蛇蟲。

犬 甘。酸。鹹。溫。北犬高大而瘦。有懸蹄。垂耳長尾。南犬矮小而肥。無懸蹄。豎耳茸尾。南海外則有小如兔。茸毛如獅子曰哈吠狗。西北大者有茸毛大尾如獅。又謂之厖。其毛色不一。而大狗互名。猶豬豕稱彘並呼耳。或云大曰犬。小曰狗。或云有懸蹄曰狗。古人皆未嘗如此分也。**補肺氣。固腎氣。壯營衛。強腰膝。嚴外衛。內搜邪。察姦。金畜也。**易艮爲犬。取其止也。時日家以戌屬犬。戌火庫。亦金辰也。周禮犬人屬秋官。司寇。是以爲金畜矣。其守昏亦金水之時。昔人未嘗言補肺。然食之則氣頓強。且駿能斂氣。是補肺矣。肺主氣。腎納氣。皆秋冬斂藏之令。所以安息陽氣而固存之。其能固斂陽氣。亦猶能守夜以固門戶也。肺得所斂。則腎得所納。是以兼能補腎。故充實衛氣。掃寒濕。活血脈。強腰膝。自道家擯爲地厭。其功用不復詳矣。夫古人宗廟之禮。犬曰羹獻。鄉飲酒禮。烹狗於東方。月令天子秋月食麻與犬。何世俗不知考。則惟崇巽端而深戒也。但難烹爛。恐不化傷脾。且多食之亦傷脾。或云益脾胃則不盡然。非不益。其功不在此。忌同蒜食。飽後忌茶。令人黃腫發渴。不可不知。內則云狗去腎以苟淫也。今有用犬陰莖爲補助陽事者。是何去取之大相反也。

血 鹹。溫。辟鬼氣。敗邪術。大於卦爲艮者。陽極於上而止。因能止羣陰也。先天位西北。秋冬之交。暮夜之時。斂藏之會也。後天位東北。則成終又以成始之用也。其象下垂似肺。一陽爲主。百脈所朝羣陰所止。又肺主皮毛。所以固衛一身之血氣。在面則象鼻。鼻爲肺竅。司息之出入者。艮爲土。爲石。亦爲金。人知艮屬土。不知艮屬金耳。犬鼻最靈。嗅氣而知禽獸之踪。其以陽而止陰。昏夜能察鬼魅之形。是以邪僻皆畏之。蓋不止其血爲然。而血腥所觸。幽接神明。尤能無所不感。人每以豬狗血並言。而謂其帶厭抑知其非厭。且非豬血所可並言者。

心 甘。酸。鹹。溫。安神守舍。令人心靈。大心有土氣。土金之母也。卧土上。百步外氣息微動。輒知之。夜雖睡。神自清。守黃庭能不昧。故也。治昏睡不醒。人事。又心血合酒飲。治腸癰。

肝 甘。苦。鹹。溫。古人合腸。開脂炙之。曰肝嘗。列爲八珍之一。

胖 甘。鹹。溫。膀胱也。**止小兒遺溺。治疝。**

骨 燒灰。治骨哽。消肉積。

豺 甘。酸。鹹。溫。胡地野犬也。或蒼黑。或蒼黃。中國山中亦有之。色遜其美。耳皮作裘。服玉澡所謂青豺也。山中人曰豺狗。又曰山狗。常徹夜鳴。吠達旦。古人以其善守。故圖象獄門。世乃以配井陘而詬其能食虎豹蛟龍。皆妄誕也。**功用同家犬。**好盜食雞。

狐 甘。溫。似犬而大。前小後。茸尾。有蒼黃紫白諸色。而黃白嗥合成之耳。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其爲物多壽而有妖氣。世每云狐魅。或尊曰仙。南方少。不知其狀。則指貍而合呼名云。**其妖在首。**內則云狐去首。

豺 甘。苦。酸。溫。似犬而瘦。足高。性不傷人。有禁之。牛豕亦不害。好羣遊。亦有獨行者。曰獨豺。更矯健

補虛勞。攻堅積。長氣力。消骨哽。昔人謂不堪食令人瘦。然山中人腊之爲良藥。病久虛羸。稍食此則神氣頓足。骨力頓強。若食傷肉傷堅積者。煎腊服之。即消。且不損眞氣。是則昔人之言亦多有未盡矣。令人渴。虎必近水。乃殺物。性畏渴也。凡犬類之肉。多令人渴。此能食之力。亦於是著焉。其在天則東方青龍。房心大火。日在大火而物藏。西方白虎。參伐實沈。日在實沈而物盛。陰陽互根也。

狼　甘。温。亦似犬。高前廣後。白頰尖額。性殘暴。成羣則害人。胥肥。腸少回曲。故糞煙直上。烽火用之。老則頷下有胡。如黃牛。古人田獵春獻狼貫其肉之。補養虛勞。益氣。雋美也。胸間脂尤佳。內則所云小切狼胸膏。雜稻米爲酏也。功略同豺。

膠　辛。鹹。熱。宜全骨熬。功同骨。而滋益從容。然不若骨之可以因病分用。

貓　酸。甘。平。家貓。捕鼠者。食之令人骨輭。

虎威骨　佩之可辟邪。在尾上。欲作威。必先舉其尾。

鬚　用剔齒去風。

狸　甘。平。蒼黑黃斑駁色。盜家雞者曰野貓。形似也。嗜瓜果者曰果子狸。面白者曰玉面狸。渾身皆脂。味最肥美。尾如牛者曰牛尾狸。斑文明好。臍有香如麝者。日文狸。又曰香狸。大而尾長。白黑相間至九節者曰九節狸。九節尾之大如豹者曰程。有青程。麻程。此類亦爲妖。晝伏夜出。自是陰物。時有鬼氣憑之。或云神狸。身自

睛　治驚癇。小兒夜啼。合竹瀝用。○或云虎夜以一目放光。一目視地。死則目光落地下。掘深數尺得之。爲虎魄。未知果否。

具牝牡。則亦妄也。其妖在脊。內則云貍今多合狐腊之。去正脊。

豹　甘。温。貍類耳。或云與虎同產。非也。西北戎中錢文赤黃者。日下有光。霜雪不近。古所謂赤豹皮甚貴。勝於貂。北方土豹亦貴重。西蜀有白豹。能食銅鐵。即貘又名白澤是也。其餘則色多蒼黑。文如艾葉。亦間有金錢文者。威力皆不及虎。

臍　香。辛。温。功用同麝。力稍不及。今多混之。稱爲狐臭。更譌胡麝。然亦不易得。

骨　多與虎骨相混。功用亦略同。

虎　甘。酸。熱。淺毛者曰貓虎。深毛者曰馬虎。又曰披髮虎。面稍尖長。足前四爪。後五爪。其前後皆五爪者曰貙虎。各有黃斑黑斑二色。長膂力。壯筋骨。消食積。化骨哽。肉理粗。有朽氣。不甚美。

獾　甘。平。似貛。亦曰金毛貛。好睡。皮可裘。同貛。

肚　甘。温。治反胃。連糞新瓦煅研末。佐以他藥。羊肚亦可。止可治食隔。

獺　甘。鹹。寒。似犬。與貓然長身短足。廣額。修尾。紫黑黃白數色。大者曰獺。亦有妖氣。益陰殺魚蟲毒。忌柿同食。

骨　辛。熱。前脛良。然用各有當。李時珍曰。辟邪。治驚瘧。療頭風。宜頭骨。治手足風。宜脛骨。治腰脊風。宜脊骨。從其類也。

肝　甘。鹹。苦。寒。治傳尸鬼疰。疰證令人寒熱沈沈默默。不知病之所苦。而無處不惡。死後傳人。乃至滅門。古人云。端午日有雨過後伐竹。節間有水。曰神水。取以服獺肝丸。能殺鬼疰。愚按三尸之說。上尸好貨。中尸好味。下尸好色。是則以心脾腎言之耳。貨利聲色。滋味之慾。縱而不返。則癆瘵之所由來。

追風補肝。可推矣。龍雖潛伏。而神明之用全。虎以威猛而作強之功出。故龍主補心君。而虎主補腎命。能治風痺拘攣。骨節疼痛。驚恐失志。及腹中痼冷沈寒。積聚辟石。邪止瘧癘。有填精益髓之功。而追風之力。亦於是著焉。其在天則東方青龍。房心大火。日在大火而物藏。西方白虎。參伐實沈。日在實沈而物盛。陰陽互根也。

殄察深則精神日昏氣血耗而有寒熱沈默不知所苦無處不惡者矣此醫緩所指晉侯之病爲蠱者正此類也豈眞有尸蟲尸鬼云哉然人之陽氣衰憊則陰鬼乘之正氣勞敝則蟲蠹生之所謂尸疰固亦有焉此物晝則伏處夜則食焉處則在陸食則在水是有入陰幽隱伏之處殺其蟲蠱之理而肝又其陽之發於陰屯主畜龍之氣宣發生之令者故主殺腹中之蟲所以治此證也肝主謀慮決斷所以和陰陽而治其沈沈默默也古人論諸肝皆有葉數惟此肝一月一葉其間又有退葉則殊不然予親見幾次留心審視肝皆如常未嘗見一月一葉也

骨　治魚骨哽。

飛狐　皮可催生。覆產婦身胎即下。○形似獺獾四爪在翼末身尾皆長如蝙蝠而不及其善飛色紫緇居山中食雲氣火煙俗曰飛虎或云善淫亦有妖氣以猿爲牝即莊子所謂猨狙以爲雌者

馬　甘酸寒。兵戎所資非爲食畜故列於六畜之後。益氣長力。動風發毒。火畜也午屬馬又大火房心主馬周禮校人趣馬諸官皆掌於夏官司馬是爲火畜其肉發瘡毒披鞍下脊無膽是相火併在肝肝更毒均不可食今人不知忌雖不至即受害亦難痊疔毒熱疫所由來矣

騾

溺　鹹辛寒。殺蟲破癥積治反胃。汗血溺皆有毒人有破傷處見之必煩腫然以毒破毒且順而下行故有殺蟲破積之功

驢　甘寒。動風發毒。略同馬肉

溺　鹹辛寒。功用同馬。溺能治反胃噎隔者亦如雞矢矢治太陰脾之結馬驢火畜以其溺治太陽小腸膀胱之結皆行其所舊行之路以潤之輭之因而行之使下達焉是宜其效也

阿膠　甘鹹平。東阿縣阿井水熬黑驢皮成膠以黑光滯綠色夏月不輭者佳或麵粉或蛤粉或滿黃炒或酒或水或補肺固氣。澈清腎水。補心和血。童便化各隨宜制用

散熱滋陰。皮本屬肺膠則有結固斂澁之用然渴而不驢爲甚熬成膠則水火之化勻且得所凝定而風靜矣取黑者以其滋陰且下人腎必阿井者其水即沛之伏流性沈善伏行而能澄汙濁也膠本能澈水而滅以瀉腎去下極之汙濁然瀉而能滋則不傷腎氣膠亦血液之類而甘滅補心其膠而不滯滑而能行則和血去瘀之道氣血平和則風熱不作而陰得所滋矣故能潤燥化痰治虛勞喘咳止吐衄及腸風血淋血痢大小腸心肺之表治腰酸骨痛血痛血枯月經不調崩帶胎動以能徹清腎水則邪熱去而肝木亦得其平然愚謂滇南東平濱南之境凡地下得泉皆沛水所伏何獨東阿之驢今之用藥者治亦多重名也矣

騾　甘酸寒。驢父馬母而生。不益人。

駱駝　甘鹹平。北方大畜高丈餘首如胡羊無角長頸腳三節蹄如蒜子如米囊背有生成肉鞍其

峯峯最肥美力負千斤。最畏熱熱逼日行千里能知泉脈嗜鹽。益氣血壯筋力。最畏熱熱逼則結黃人多以亂牛黃。

象　甘鹹平。南方大獸高丈餘形壯腫如豕大耳長鼻食則以鼻卷之入口有長牙下兩牙長於上自珍之脫則埋焉四蹄如臺。

犀　西南夷畜之以資乘載。

皮　外用斂金瘡。皮最厚夷人以鐵鉤鉤之援上而乘或熬膏用皆可立愈。

牙　拔肉中箭簇惡刺。刮末合蜘肉搗傅。覺大癢自退出。

膽　功用同熊膽。亦能辟塵明目。○人言其膽不在肝足冬在後左足夏在前右足秋在後右見耳。又云身具十二生肖肉惟鼻乃其眞肉故傷之則死亦妄也但身肉壅腫鼻上肉薄又用力所在故不可傷耳

鹿　甘。温。黄質。白章。岐角性淫。一牡交十餘牝。卧則曲身。以口接尾閭。故能通督脈。擇草而食。如麦竹鹿葱鹿韭鹿衡草及青蒿黄芩之類。故多壽而肉亦養人。補脾胃。益氣血。補助命火。壯陽益精。煖腰脊。功用似羊。其能補命門。更以通督脈。食良草之故。然麋鹿之類。不足於魂。每善驚而多忘。古云麋鹿無魂。非無也。蓋陽氣之動。方盛而難遏。其魄不足以拘魂。則忘而無主耳。故鹿麋麝鹿肉雖養人而助慾。使心志迷惑。此不可不知。又古人食鹿去胃。則未知其故。

血　鹹。熱。行血去瘀。續絕除傷。與山羊血同。而性較中和。

鹿茸　甘。鹹。熱。夏至角解。舊脫新生。纔出者爲茸。長二三寸。分岐如馬鞍。色紅瑩。破之如朽木者佳。未分岐者尤佳。或酒或酥微炙用。不可太過。恐有蟲入入臭。大補命門。生精益髓。長養氣血。健骨強筋。惟補心亦補命火。物非輭不生也。此自夏至到秋不兩月。輒大十餘斤。岐分而入。血氣生長堅實。未有如此之速者。首爲諸陽之會。陽氣更鍾聚於

角。常通督脈。督脈即命門所主。而上達巔頂。其補命門而益精髓。長氣血。強筋骨。宜矣。凡腰腎虛寒。四肢冷痛。頭目眩暈。及崩帶遺精。癥疽痘瘡不起者。皆宜之。然非相火衰。不當用此。

角　鹹。温。生得者良。山中自解者。血氣已枯。功力不足。對末酒沖治。折傷。醋磨塗癰腫。輭堅散結。行血去瘀。消腫辟邪。有夢與鬼交者。服鹿角酒則鬼精自出。蓋鹿固陽物也。

膠　甘。鹹。温。寸切血角。浸河水七日。刮淨。桑柴煮七晝夜不絕。去渣取淨汁。加無灰酒熬成膠。強陽益精。滋補氣血。他膠滋陰。惟鹿與虎則專補陽。虎骨力猶銳於攻邪。鹿角稍中和。一於補正。

角霜　甘。鹹。温。所熬未化之角。入醋少許。煮乾。取搗成霜用。補陽益精。用膠猶有滋意。此則一於補陽。

鹿鞭　甘。鹹。熱。強陽事。陰莖也。古人食鹿去胃。食狗去腎。則此豈宜用乎。○鹿筋味甚美。冬。以充饌。宜能補養筋力。

麋　甘。温。似鹿而稍大。牝牡皆無角。色蒼黄。背有鬣毛。人補腎益精。健骨充髓。略同鹿肉。

血　功同鹿血。

麋茸　甘。鹹。温。冬至角解。古人云。鹿陽獸。居山感一陰生而解角。麋陰獸。居澤感一陽生而解角。陰陽既殊。補養亦異。但茸難辨。功同鹿茸。麋鹿既別。惟以親得於夏冬之時分別之耳。陰陽功用似不能無異。李時珍云。鹿補右腎精氣。麋補左腎血液。是或一說乎。然鹿茸在夏至。是順陰氣。麋茸在冬至。是順陽氣。鹿雖陽茸。則能滋血液。麋雖陰茸。則能補精氣。又未嘗非一理也。要之皆踰月成角。氣血驟長之功。自無不同。愚謂鹿得山氣多。感陰而角解應宜男子。麋得澤氣多。感陽而角解應宜婦人。以是分而用之。其於理或有當乎。

麛　甘。温。麛也。似鹿而小。無角。性善驚。少神志。故云無魂。補益脾胃。略同鹿肉。

鹿　甘。温。似麋而小。亦四目。牡有角。只兩岐。補益略同麋肉。

麝　甘。温。似麛而口露牙。色蒼黑。食蛇蟲。出漢中。新安亦有之。味不美。

麝香　辛。鹹。温。香聚於臍臍即陰莖。露處。食香草毒物。精皆萃此。捕時則自剔出。香之所落。草木黄萎。故獵者不用大逐。惟察踪張罟。罟網之急。繫四足緊縛陰莖。撟取之。是爲當門子。否則難得生香。若殺後則香散入血。功力劣矣。不可近鼻。防蟲入腦。竄走經絡。外徹九竅。內透骨髓。攻堅逐壅。猝中外忤。經絡閉塞。九竅不利者。必賴此開導。治癥瘕痞塊。疰忤癖。外傅散癰疽瘀血。解毒殺蟲。墮胎。凡瓜果觸之則落。故消瓜果積。酒醴觸之則敗。故解酒毒。然損人眞氣。不得已乃少用之。勿以惬鼻爲快而居恒佩服也。

猴　甘。酸。温。形似人而無脾。不忍食之。味亦不美。

猿　甘酸温。似猴而長臂。或黃或黑。鮮白者。居木上不落地。飲則相援垂入山澗。迭換而下。

猱　甘酸温。似猴與犬。能食猴。援木尤捷。長尾仰鼻。兩則以尾塞鼻。倒拂木上。前掌有白毛如印。首色蒼黑。腰以下黃。又能以尾作狗聲。有妖氣。然羣居慈孝有義。故先王畫之於宗彝。一名狖。今人或合稱之曰猱狖音又

熊　甘温。黑色者。今所謂猪熊也。形似猪。亦似犬。前後掌皆如人足。善援木。猛擊。力能拔木。冬蟄夏出。蟄則不食。常自舐其掌。故美味在此。補中益氣。潤肌膚。壯筋力。

掌　甘鹹温。滋補氣血。祛風去痺。續絕除傷。汁膠柱。故力勁捷。故去痺除風。

膽　苦寒。膽爲相火所行。而味苦能瀉相火。此凡膽所同。龍雷有所潛而後爲飛躍。擧擧之所從出。此膽之所以決斷也。獸惟熊類有蟄而木居。故有類於龍。而得木氣爲多。其膽得木之精也。膽本清淨之腑。熊

膽尤清淨。善辟塵。撲塵水上。試投一少許。則豁然而開。故特異於他膽。平相火。瀉心火。堅腎水。殺蟲。驅蟲。鎮驚。治癇。清心甯神。明目去翳。磨汁點目。去赤腫。退翳膜。塗痔瘻。脫肛。殺下部蟲。

脂　甘温。多脂而冬尤盛。潤肌膚。殺蟲。驅蟲。治疥禿。性亦食蟲豕。故殺蟲。凡濕熱蒸於皮膚。血熱而皮燥。則蟲生焉。若皮膚潤澤。和柔。蟲無所容矣。故凡脂皆殺蟲。而此治疥禿尤效。

羆　甘温。亦黃而大者。今所謂馬熊也。長頸長鬣。高腳尤猛擊而慓。善矯引屈伸。以舒筋力。功用同熊。肉稍粗。

膽　脂　功用皆同熊。心胸間有白毛作十字。此處脂尤厚。謂之熊白。

貛　甘温。黃色而小者。今所謂狗熊也。功用同。

猩猩　甘鹹温。形似豕。而能人言。出交趾。今指爲人熊。又信古以其脣列爲八珍。未見其有功用。所稱猩猩紅者。則言其血之紅耳。○又南交有狒狒。長臂反踵。見人則持而笑。笑則脣蔽其目。反被人殺。亦曰人熊。二者每混稱。俱不足據。

鼠　甘鹹平。其類至不一。但述可供食用者。殺疳。治瘻。善穿穴食蟲。故能不可併食。令人瘦。

腎　乾佩之。令人相愛。有紋如綬。謂之鼠印。

膽　苦寒。取汁明耳目。能夜視。善痛聰。故滴目可明目。滴耳治久聾。無肝。其膽附腎間。色白不青。故難尋見。非隨死極消之說也。

矢　甘鹹寒。尖雄者。治傷寒勞復。及陰陽易。動於夜而陰往陽來之義。故取其意以治此各證。用矢者。氣化之餘。有通而去之之義。古方治男子陰易腹痛。愚意治男子陰易以雄矢。治婦人陽易以雌矢。

田鼠　甘鹹平。大於家鼠。尾稍短。功用同。

松鼠　甘鹹平。似家鼠而頭圓。背尾又名栗鼠。居樹上。輕捷如飛。食橡栗諸果及蟲豕。能擒齧家鼠。中原者形小毛淺。北方胡貉中者形大毛深。即貂也。殺疳。治瘻。消瓜果積。

鼯　甘鹹平。似田鼠而大。居地穴。鮮見風日。見日則目昏。竹鼯食竹根。葦鼯食葦根。肥腯而美。養陰除熱。殺疳蟲。治瘻瘵。止消渴。居地下。故養陰。常食葦根。故治瘻瘵。止消渴。

石鼠　甘鹹平。缺脣。大竅。似兔。色純白。亦有雜黃者。耳長。或亦如兔之從口出歟。養陰除熱。功用似兔。

兔　甘鹹微寒。缺脣。長鬚。長耳。短前足。色黃褐。或灰黑。亦有白者。穴居。人言無雄。望月而孕。非也。自有雌雄。但只八竅。無前陰。難辨耳。曾見搏治。腹有睪丸二枚。非雄而何。昔人云雌雄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故名兔者。謂吐出也。養陰除熱。治瘻瘵。止消渴。保肺氣。清腎水。

療吐劑。其孕雖非望月。然秋月明則兔多。蓋實得明月之精。稟金水之氣。水精皎潔。而相火不妄。則其目最明。故禮記兔曰明視。肉能養陰。可治骨蒸勞熱。及消渴吐劑。昔人多忽之。○孕婦忌。防子缺脣。

血　鹹寒。逐血中痼熱。稀痘治瘡。冬取活兔血。和蕎麥如菉豆大。初生小兒。乳送二三丸。遍身發紅點。後遂免出痘。雖出亦稀。拔兔血可治一切血熱。

肝　甘苦鹹寒。平相火。瀉心火。安心神。清腎水。明目。治疳殺蟲。勝於豬肝。

明月沙　甘鹹寒。兔矢也。無前陰而尿有九孔。矢散出於其間。此異他獸矣。矢雖精粹。而得陰精之化。甚純。故有此名。養陰除熱。緩肝補心。保肺金。清腎水。治骨蒸勞熱。殺尸蟲。去疳蟲。止吐劑。愈消渴。破結熱。明目去翳。痘後尤宜之。

黨猶皮　苦平。形似鼠。尖首短足。腹下赤如生肉。靈則攢毛外刺。見人則卷縮首尾四足於腹下。團如栗房。大如拳。黃褐色。治腸風痔瘻。或炙研油調敷。或煎水服。淮南子云猶使虎伥。以其能入虎腹。食其腸胃。當亦能入人腸胃。去其瘀血積熱之毒。且居地下。穿窓搜毒。固其能也。

脂　滴治耳聾。傅治陰腫。皮灰亦治陰腫。大約主治同鼠。　膽點痘後風眼。

介部

有殼者皆介蟲。無殼而附在介蟲者。居在水石間。則皆介蟲。且羽毛鱗介中。皆有裸者。猶土之分寄四時也。

龜　甘鹹寒。周禮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鱉龜。蠃則龜之供食。古人以爲常。養清腎補心。滋陰養陽。通心靈。靖妄熱。行諸血。平百脈。首常縮入腹。不食不飢。故以爲能通任脈。然介蟲屬水。而此味鹹。則瀉腎補心。何也。曰凡介蟲之類多鹹。水之潤下作鹹也。故多補心。鹹則軟堅而補心。此化極而反。其固然矣。心則屬火。乃補心而又曰滋陰除熱。何也。曰心少陰火也。處陰而靜。則神明宣著。而不熱。逐陽而動。則神明偏著。而反暗。妄熱生矣。故補心則能除妄熱。鹹軟堅何以補心。曰軟堅者調和布散之意。心之神明偏著。則苦其堅。堅則窒心用。血而主脈者。有所窒而生熱。則血或瘀或妄。而百脈失其利。故軟堅所以補心。凡介蟲中虛陽而含陰。陰麗於陽。皆有心象。故離爲龜。爲蟹。爲蠃。爲蛙。龜肉之補心。無容疑矣。治骨蒸勞熱。吐血。衄血。腸風血痔。凡陰虛血熱之症。子族姪患瘵。日以此供食。朞年而愈。

殼　甘鹹寒。陰也。又以自死者爲敗龜板。謂得陰氣之全。愚意不然。凡只用數片入煎劑。則宜龜板。若丸散則當全用。何必敗龜板或醋或酒或隨宜炙用。其甲外周。得氣之全。功用與肉同。而力尤貞固。入丸散必用甲。

膠　甘鹹寒。熬法如鹿角膠。滋補尤宜。且兼養肺陰。

龜　甘鹹寒。山龜也。頭扁大。難縮入腹。居山。滋陰清熱。治久瘧久痢痰瘧。去瘧母。殺疳蟲。補心清腎之功。不如龜。以其陸處也。然能治久痢老瘧。凡瘧痢皆起於暑。此能滋陰清暑。爲治其原。又鹹能軟堅。以破其寒熱之結聚。在山常食蛇蟲。故治疳蟲。

瑇瑁　甘鹹寒。亦龜類。六足。肉可食。薄可飾器物。

鼈　甘鹹寒。腹下純黑者佳。純白純赤或黑點者均可食。黑點成五字王字及三足與山鼈均不可食。忌莧菜。雞子同食。　緩肝補心。滋陰和血。保肺潤燥。鼈亦介蟲。補陰而色青入肝。故能清血分之熱。除瘀散結。兼能清補肺金。長於治瘧。治痢。蓋肝肺持平者。凡瘧痢之起。皆先傷於暑。繼傷於清。傷暑則肺氣促。傷清則肝血凝。二者交爭。清勝則瘧。暑勝則痢。故治此宜和陰陽。亦持平之法也。其滋陰則能勝暑。行血則可勝清。故古人有糖鼈湯。煮鼈加生薑沙糖食之。勿加鹽。致以治瘧痢。此與薑茶散之意同。亦良法也。

殼　鹹寒。取色綠。甲止入肋。古云九肋爲勝。醫家難其辭以示異。耳。或醋或童便。隨宜炙用。瀉

腎水之邪熱。轉肝血之堅積。治陰虛鬱怒房勞積溫之勞熱骨蒸。元氣久虛。氣虫血凝之瘕母。更治脊痛腰痛積血癥瘕及經阻經妄。赤治腸癰腸風痔瘻及諸瘡腫斑痘。善驚甲瘡色青入肝多主血病。而形穿上腹分布八肋。則實有肺朝百脈之象。其斂陰卻血而通百脈。又能無所不周也。亦可治驚癎。

卵　鹹寒。治久瀉久痢。蘸藏久愈佳。○膽味辛。不須去。可以去腥氣。肉則簋去醜。醜簋竅也。或云頭間有骨形如小簋。能毒人。又能清暑氣。

龍　甘溫。形如大簋。頭多疙瘩。紅白如癩。故曰癩頭龍。曰者廣博之餘。然此自一類。或謂以簋爲雌。則妄也。死不瞑目。斷其頭懸之。猶能顧盼。口尚嚙物。掛肉架上。湯煬而動。下垂及地。猶有所顧。驟縮而上。必烹之至爛。肉益氣力。強筋骨。明耳目。簋離皆無耳。以目聽。目難死。皆不瞑。猶動。諺謂之食其肉。皆能聰明耳目。

蟹　鹹寒。其類不一。大者螖蚌。曰青蟹。曰毛蟹。曰稻蟹。小者石蟹。曰金錢蟹。皆可食。惟蝤蛑長足蟹及獨螯六足無毛者。皆不可食。溫台間有蝮殼蟹。曰蠏。味尤美。食蟹忌荊芥。烹蟹不可食其湯。令人瀉。中其毒。腹痛瀉泄者。紫蘇藕節皆可解。凡補心瀉腎。除熱去痰。輭堅散血。續絕除傷也。蟹以善解得名。凡八足二螯之類。皆善解散。其抱子也。子出而母成空殼。身足解散矣。壁蟢蝗蟷蜘蛛之類。皆然。且鹹主輭堅。故能敗漆。其破結散血解熱去痰之功可想矣。然善解則又善續。二螯八足中。皆髓所充滿。連屬蓋。其布散無所不通。則連貫無所不合。故筋絕者。取蟹黃足髓。熬納瘡中。筋即復續。骨節脫離者。生搗蟹合熱酒服之。以渣罨傷處。半日可復合。又性橫行。故能蕩四肢筋力。大力丸用之。但多食寒胃。能墮胎催生。下死胎有蟹爪湯。○入云其螯燒煙。能集鼠於中庭。未知果否。

蛙　鹹寒。即江湖池澤中。清熱滲濕。解渴除煩。醒酒利小便。凡蚌類皆有鹹味。皆輭堅。不必在海中者。

殼　鹹寒。煅灰治頭瘡。止咳嗽。清心保肺。煅灰則味兼降逆。加以鹹之能消頑痰。則咳嗽無不自愈矣。行潦山洞中蛤與蚌同。

蜆　鹹寒。蚌之圓而小者。與蚌同。

殼灰　除血熱。斂虛汗。入血分。餘同蚌。

蛤蜊　鹹寒。海蛤之小而肉色黃白。形如鐵斧者。功同蚌蜆。滋陰明目。

文蛤粉　鹹寒。即蛤蜊殼之有花紋者。功同牡蠣。見後。

淡菜　鹹寒。海蛤之稍圓大者。一名鹹蝦。一名東海夫人。隨波動盪。連而不退。肉形圓長。中拆而含漬毛。或補心瀉腎。養血滋陰。餘功同蛤蜊。多食乃見功。若有珠。數兩作丸散。未有大效也。

抱魚　鹹寒。海蛤之更圓大者。其肉中實。不似淡菜之含沙。中亦時含有珠。今訛曰鮑魚。功同淡菜。

西施舌　甘。鹹寒。肉色黃白。形如人舌。味甚鮮美。

江瑤柱　甘。鹹寒。肉柱突起。形如寶塔。味甚甘脆鮮美。爲海菜中第一。功用無可考。

蚶　甘。鹹平。亦蚌蛤也。殼形圓厚。有溝楞如瓦屋。故又名瓦楞子。肉含血而色赤。補心血散瘀血。除煩醒酒。破結消瘀。蚌類無血。此獨有血。

殼　甘。鹹平。火煅醋淬三次。研末。攻堅破瘀。去一切痰積血積氣塊。破癥瘕攻瘰癧。

蠔　甘。鹹寒。海蚌之狹而長者。大如指。肉分兩歧如箝。解渴醒酒。除煩去熱。生食大寒。令人瀉乾。色赤。閩有竹蠔。殼形如小竹筒。味尤鮮美。

鏡面魚　甘。鹹平。一邊附石而生。一邊有殼。如蚌而扁。殼白。裏邊有孔。或五。或七。或九。肉中

亦或含珠。補心緩肝。滋陰明目。又曰明月魚。可治骨蒸勞熱。解妄熱。療瘧痘。通五淋。治黃疸。

石決明　鹹平。即鏡面魚殼。鹽水煮。去風熱。明目。除骨蒸通淋。主治則目內服除青盲內障。及骨蒸勞熱利小便。去淋瀝。外點退翳。拔末。甕中。可治酒酸。

珠　甘鹹寒。蚌類皆生珠。雖河淮江湖中者。亦時有之。古月明生則肉日滿。月魄生則肉日消。其孕而有珠。則更明月之精而成者。蓋農師云。蚌無陰陽。牝牡。須雀化成。故能生珠。專一於陰陽也。愚按。蚌無陰陽。牝牡。固也。然雖化爲蜃。雀化爲蛤。亦一時偶有耳。水中自有蜃蛤。乃氣化而生。若必待雌雀之化。則溪澗污澤中。此物不少。安得許多雌雀化此也。補心緩肝。養肺清腎。定魄拘魂。保精安神。聰明耳目。除熱毒。去浮痰。

月之體。黑其魄也。腎水也。精也。受日之光而生明。其魂也。心火也。神也。蚌之孕精於月。而月明亦猶是。孕而成珠。則其以魄拘魂而不散。以精凝神而不離。是如老子之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魏伯陽之所謂坎離交媾矣。故珠能鎮心安神。定驚去痴。洗濯肺金。澄清腎水。以點目則去翳膜。以綿裹塞耳則通耳聾。以傅面則去斑痕。頗色。以傅癰疽則去瘀肉。生新肉。斂瘡口。以治產難則下死胎。胞衣。但須新潔。未經鑽殺。圓白如菜豆大之珠。乳浸三日七日。然後研細用。若藥肆中細碎水花珠。只宜瘡科。未能有補心安神諸大功也。

牡蠣　甘鹹微寒。海濱石崖。鹹水激沸。凝成如石。是爲蠣房。形如蚌房。每房有泡子。稍起。房中含肉。採者以鐵鉤破其泡。就鉤取其肉。朝取夕生。夕取朝生。此取彼生。彼取此生。晝夜不息。水濱恆積。積有聲。肉作湯食。甚鮮美。醃之。貨四方。曰蠣房醬。清肺補心。滋陰養血。得金水之精。以入心而滋陰。養血。能解渴。醒酒。去熱除煩。閩人言海濱食蠣房者。少疾多壽。養心血之功。蓋不誣云。

殼　鹹澀寒。附石而生。駢聯如阿阜。殼即海石耳。然房中藏肉處。如有曲穴。而光滑若螺蚌。採者連房鑿取。以入藥。即牡蠣殼。醫家每云左顧牡蠣。亦無所辨。爲左顧也。或生用。或煅粉。隨宜制之。補心斂神。補肺固氣。瀉肝和血。清腎去熱。散有形之結聚。斂無形之氣化。止汗安神。止嗽解渴。大補心肺之虛。止遺精崩帶。治溫瘧。止虛勞煩熱。退骨蒸。大瀉肝腎之邪。破結痰。消瘰癧。結核。散老血。除血痢瘕瘕。厚大腸。止瀉去瘀。利小便。能縮能通。

黃螺　甘鹹寒。田螺也。形圓殼益脾胃。除濕熱。利三焦。通水道。生於土。而味甘。故益脾胃。鹹故滲濕去熱。殼形盤曲而肉能脫殼以出。且多涎滑。故通利三焦水道。止渴醒酒。治腳氣濕腫。療黃疸。利大小便。搗碎入鹽少許。敷臍下寸三分。通便閉甚效。敷兩股腳氣隨愈加劇。少許敷臍下。以火熨之。治噤口痢。思食點目去赤腫。燋痔及狐臭皆效。

青螺　苦鹹寒。生溪澗中沙石上。殼肉汁色皆青綠。形稍尖長。如小指頂。味苦而鮮美。補心氣。瀉心火。平相火。解暑熱。明目散血。利三焦。通水道。味苦瀉火。色青入肝。除煩解渴。醒酒利大小便。尤宜暑暍大抵功同田螺。而效更捷。但不利脾胃。

土螺　鹹寒。生海濱泥濘中。浙人曰上蛛。殼扁薄。如豆殼。肉色青綠。生醃食之。亦鮮美。除煩醒酒。

蝸牛　鹹寒。生牆壁及山石上。一名蝓蝓。螺殼圓而扁薄。有涎布地。好緣草木。居葉下。涎盡則枯死。亦療毒瘡血。有生而無殼者。直名蝓蝓。能食蟙及蜈蚣。熱搗和酒服。或龍眼肉包而吞之。治血瘋瘡。及楊梅瘡。蟲蟙螫毒。搗塗蟙及蜈蚣咬傷。

車渠　鹹寒。海中大螺也。

貝　鹹寒。大小厚薄。紫黑黃白斑駁不一。古用爲貨。以之買賣。肉亦可食。功頗近珠。煅灰心安神。墜痰明目。

鰕　甘鹹溫。最細者曰米鰕。稍大有長鬚二支者曰公鰕。大者曰對鰕。游水中。數退而善躍。生則色青。死則色赤。其孕子附腹外。壯陽道。助血熱下乳汁。居水中而性躁急。色赤好動。動命門

火壯陽道發瘡毒托痘瘡多汁而滑又子附腹外故能下乳性亦滑腸可瀉吐風痰。

海馬　甘熱壯陽道（亦蝦類）

蠻　鹹寒鑿音俟海中介蟲如蟹八足聚腹下長尾如鐵鞭形又似木枸其殼當脊中橫斷可屈伸俯仰雌大雄小雌常負雄故謂之蠻婿血色青如藍靛。

鮸魚　鹹平一名墨魚出東海大腹首足聚於腹下八足皆肉鬚耳形如算袋故有秦皇渡海遺墨袋所化之說常吐墨汁自覆人因取之或云腹有墨以書字踰年乃滅則妄也捕則足據石上甚固故又名章跋又名章郎其身無骨只背一骨長扁如鯽魚目皆圓此獨一邊平如半珠。補心通脈和血清胃去熱保精作膾食大能養血滋陰明目去熱。

海鰾鮹　專入血分生新血去瘀血通血閉止血脫聽耳明目（即墨魚骨扁長一片色白輕脆如硝或炙或生研用此魚無血墨汁即其血也無五藏一骨即其心也）鹹補心而專行血分治血枯血結血崩血閉諸症及血痛瘕瞤陰腫蝕痛目翳流淚又爲末摻瞎耳出膿凡目得血而能視耳得血而能聽也。

鱣　鹹平。鱣音憤形如荷葉頭足聚腹下一名荷葉魚一名鍋蓋魚。

鮀　鹹平。滑亦作蛇俗曰海蛇水母也形如牛胃泛泛水上有血氣而無耳目頂有竅常聚涎沫蝦集食之得蝦則浮失蝦則沈故云水母目蝦魚者鉤取醃以鹽礬壓以石去其沫謂之蛇皮。補心益肺滋陰化痰去結核行邪濕解渴醒酒止嗽除煩色白而形浮故兼入肺肺亦水母也見火即化故善化痰消核。

海參　甘鹹溫形圓長無頭足腹中含沙似水蛭而色黑出閩廣者大而無刺曰光參遼東者小而多刺曰墨刺尤珍貴此物古所未聞明朝始尚之或謂即蝤蛑但古云蝤蛑一首數尾遼東人食之此則無尾或者指其多刺爲尾而言未之審歟稱參者以其補人如人參也。補心益腎養血滋陰補虛贏靖勞熱黑入腎甘補腎。

海粉　鹹寒滑海濱作池養海粉毋於中則粉生焉其形不美粉如菉豆索解湯醒酒。

蠐螬　辛甘鹹寒大於蝦蟆多疙瘩如癩善怒人履之則百蟲人言其精靡月又言有三足者千歲蠐螬腹下有丹書八字是皆未敢知云。能散能行能輭能滲而銳於攻毒主治癰疽疔毒殺小兒疳積剖其腹合胙煮之數易亦愈蓋以怒氣去毒甚銳也作脯食小兒治疳積羸瘦且能健脾消食亦以其能食百蟲也。

蠐酥　辛鹹溫補蠐螬緊握之以針刺眉間則怒不得舒併出精於刺處以蜆殼刮取之初出白色久則黑或煎荊芥湯傾甕中多捕投之須臾湯滾使跳躍不得出則并酥浮湯面少頃放之傾湯掠取其酥然不如刮出者爲佳有大毒略點舌上則口盡麻。功專治毒功用與肉大同而更銳。

脂　輭堅塗玉則刻之如蠟。

石蠏　甘辛鹹溫生深山石澗中似蠐螬無疙瘩色青黑土人訛呼爲石蜰又曰石雞味甚滑美。滋陰助陽補陰中之陽。補虛贏健脾胃。

殺疳積亦有毒而能解毒。

蝦蟆　甘辛鹹溫色綠而黑斑及青黑者皆可食色赤而小及綠而手足長作鬼聲者不可食。

功用同石蠏腿間交骨及大且老者勿食令人小便閉。助陽道。

黃蛤　苦鹹平亦名曰蛤似石蠏而色黃白身瘦而手足長常以暮春寅日雌雄羣聚而交相抱甚緊任人拾取山中多作脯。殺疳蟲助陽道。

蛤蚧　甘鹹平出廣南首如蝦蟆背綠色而斑點如錢雄皮粗口大身小尾粗其鳴蛤雌皮細口尖

身大尾小。其鳴蚙。故以爲名。相呼累日乃交。交則緊抱雖捕而擘之。死不開。去頭足洗淨。去肉上毛。或酥炙或酒浸。益氣血。助陽道。能定喘止嗽止渴。治肺痿咯血。焙用。肺氣不足者可用之。蓋觀其善以脰鳴。而知其肺氣之足。蛤蚧雖有尾。亦蛙黽之類。皆善涇。壯陽道。然即此能傷人矣。

守宮　鹹。寒。守宮螈蜥蜴蠑蜓。爾雅只反覆相釋。不及細別。今考居人家壁間而色黑褐。能食蠟及白蟻者。守宮也。居草澤中而色黃赤。體肥大者。蠑螈也。居草石間色黃赤而尾青綠者。蜥蜴蠑蜓也。蜥蜴能食蜈蚣。而蛇有受傷者。蜥蜴輒採藥救之。故俗曰蛇醫。詩人以祁蜴並數之。其色黃赤而尾不綠者。蠑人捕食。誤之山蚙。此一種而有毒無毒。分爲特分別錄之。祛風痰。補心血。治驚癇。

蚺蛇　甘。鹹。寒。蛇類。處裸蟲介蟲之間。其蟠時首必向壬。土之寄於水者也。蛇多含毒。陰氣伏藏。動乃賊物。然毒每能攻毒。且其性善穿穴。食蟲多。故能走竄經絡。去血中之熱毒。風毒濕毒。散惡血。去死肌。殺三蟲。介部。

蝮蛇　甘。鹹。寒。出歙州。然柳宗元有捕蛇者說。則永州龍頭虎口。黑質白章。脇有二十四方勝。腹有念珠斑。口有四撩牙。尾有一指甲。雖死目光不枯。雌者尾無指甲。白花不明。腊而用之。宜完首尾。力乃全。酒浸三日。保心肾神。安魂緩肝。蛇類善驚。然善伏藏。如龍之冬蟄。故能去皮骨。獨用肉。能肅神安魂。而治驚癇。透骨搜風。攻堅去毒。嗜石楠葉。故雖本陰類。而能壯陽祛風。善竄穴土石。無陰不達。故能內徹臟腑。外達皮毛。中透骨節。經絡。凡有風濕血瘀之積。皆能攻而去之。能攻痺破結。去死肌。殺三蟲。治中風癱瘓。口眼喎斜。筋惕搐搦。犬瘋疥癩。凡經絡中血氣凝滯之病。

烏梢蛇　甘。鹹。寒。色純黑。草經行過。皆染黑迹。性善。不囓人。尾甚細。可穿百錢。雌者尾鈍。以小爲佳。大則力反減。去頭及皮骨。或酒煮酥炙用。功用同白花蛇。而尤能滋陰明目。蛇目雖死而光不枯。故皆能明目。此色黑尤得陰性之純。而不甚毒。尤能澈清腎水。以有滋陰明目之功云。

蛇蛻　甘。鹹。寒。凡蛇感濕熱之氣。則肌膚發癢而皮蛻。枯脫。其有蛻亦毒氣。於是而舒也。宜取新脫色白者。皁莢水洗過。或酒醋蜜浸炙黃。或燒灰存性。隨宜制之。緩肝保心。去毒熱。除風濕。卒君相之火以滋養眞陰。能定驚癇。去皮膚之濕熱。能治疥癬瘡疽。疔腫痔瘻。舒氣血中之風熱。能治重舌喉痺。又治目翳。催生產。取其能脫也。又能祛鬼魅。解蠱毒。亦取其有所蛻也。凡蛇蛻皆可用。特附說于此。

蜈蚣　辛。鹹。寒。一名蚰蜒。赤頭者力雄。或取黑頭。蓋畏赤傷者。捕蜘蛛吸其毒。及蜓。全炙。或去頭足尾。荷葉包煨。破蚰雞矢桑汁鹽蒜皆可解。入肝祛風。入心散瘀。旁達經絡。去毒殺蟲。炙末乳調服。治小兒臍風。噤口驚癇。殺蟲。解蛇毒。蜈蚣能食蛇也。外用可傅瘰癧及諸腫毒。若治腳上雞眼。研末敷瘡。更以醋調南星末圍之。則瘡自蜕。然則蜈蚣亦能去死肌。生新肉矣。

蠍　辛。酸。鹹。寒。兩箝八足。大首小尾。形如琵琶。尾有鉤螫。毒所在也。色青紫。居土壁間。南方少。藥肆多以鹽醃致之。○肉雖不酸。其出則有酸氣遠聞。故曰醋蠍。本草不言酸。亦失之也。專入肝木。主治諸風。兼能益心。下清腎水。色青入肝。辛補肝以行之。酸瀉肝以斂之。主治諸風掉眩。口眼喎斜。筋脈抽掣。而能收斂心神。安驚定癇。又治耳聾。通腎竅。及帶下疝氣。風瘧血風諸症。

蜘蛛　酸。鹹。寒。類不一。或黑而圓大。或白而身瘦足長。或小而亂絲不成網。或大而色綠。赤斑。中其

毒鹽湯可截溫瘧解蜈蚣螫毒取圓黑者搗烏梅爲解之。其絲繞外痔血瘤血瘤不可破破則血不止取山中大絲蜘蛛所作網助以生苧絲縛瘤根下漸加收緊直至枯落而皮肉不傷繞外痔法同。

蟢子　酸鹹寒。一名蠨蛸。作窠壁間。下有絲墜。上有絲蓋。斑駁下有白窠而上無蓋者。則名壁勞無可用。治小兒急驚。搗之和白湯服。一心神。酸能平肝斂心。又蟢處陰而安靜。

窩　敷刀傷擊傷止血生肌定痛但物小不能及大。

水蛭　鹹寒。俗曰蟦蝗蛭。生水田腐水中。色紫赤。無頭尾善鑽吸人血。人足入水。則兩頭皆鑽入肉內。飽血而後落。螫之即成二蛭不死。若菹菜中誤食之。能在腹食人血。惟黃泥漿可解。用此以新瓦焙之極乾。研細更有山蛭。形如蚯蚓而有耙頭尤毒。不可用。破瘀血去蓄血。抵當湯用之。

蚯蚓　甘。鹹寒。一名寒蟬。一名地龍。色赤氣香者可用。黑而易斷如爛泥者勿用。白頸者另是一種。氣味尤鮮香。治熱更佳。○有寒毒。小兒溺鬲之則隨氣而上。陰莖猝腫。洗以甘草及鹽水。或使鴨口銜之可愈。大人中其毒。清腎去熱。滲濕行水。去脾胃濕熱。通大便。鹽湯浸浴。

蚯蚓泥　甘。鹹寒。實即矢也。所居之泥。功同蚓。治赤白痢。退諸熱腫。傳小兒陰囊濕腫。及腫脫赤丹遊毒。

五穀蟲　苦。鹹寒。即糞蛆也。囊置急流中。漂至臭氣盡。晒乾或炒或煅用。○此亦化飛蠅而不列羽蟲者。其未化也。治小兒疳積食化蠅則無用矣。健脾化食。去熱消疳。治小兒疳積及狂熱譫語

毒瘕。

人部

人而列於藥。不可言也。然有不能廢者。擇其無害於義者載之。至於人胎孩兒骨。天靈蓋。及紅鉛之類。則概置不錄。

血餘　鹹苦。微寒。髮也。或以其上生爲屬心。或以爲屬腎。然內經言腎者精之處也。其華在髮。王叔和云腎主腦髓。腦者髓之海。髮者腦之華。腦髓減則髮白。然則髮自當屬腎矣。要之心腎相牝牡者心腎交則腎氣榮而上行。心腎不交則心血枯而髮槁。血亦人身之水而已。故髮主治皆血證。胎髮爲上。髡薙者次之。自落者爲下。然古人翦爲壽。理之爲兩髦。子事父母者插之左右。父死脫左。母死脫右。脫而藏之。凡櫛沐所落。皆藏之。及死。乃并齒爪之翦落者。納之棺中。重父母之遺。以歸全也。惟罪人乃髡之。因以爲貴者被髮之用。故

古經有以髮髮人藥者。不然則用爲藥。亦古人所不忍也。交心腎。通關格。治諸血證能止能行。鹹則補心瀉腎。苦則補腎瀉心。本血之華也。故治諸血病。以阜莢水洗淨。入瓦罐固煅存性。治諸積血瘀血血痢血淋。通噎隔燒灰吹鼻止衄血。塗舌上治舌血。合雞卵黃熬汁服。治風痰迷心。及心虛驚悸。燒烟可辟邪惡土氣。髮灰合雞卵煮食。可止咳嗽。和酒服治衝任寒氣上攻小腹切痛。并治尸疰。調豬脂塗小兒口角生瘡。

上池津　甘。淡。平。口唾也。舌下有廉泉穴。通腎。渴時以舌餂上顎。則津液自生。人身之水液皆歸於腎。惟此水獨淡。修練家常漱咽以灌五臟。因貴而稱爲上池之津。止渴明目。悅澤肌膚。殺蟲毒。辟鬼祟。清晨以擦面目。能悅顏色而明目。凡蟲螫毒遽不得藥。則以己髮和口唾用力擦之。毒自解。又鬼祟畏唾。小兒乍忤驚魘。唾其額而擦之則安。

人牙　鹹。溫。取七八歲時齲齒藏之。治瘡瘡倒靨。牙有毒。惟出瘡不得已

乃用之以其爲腎之餘而脫落故能入腎拔毒煅存性研和豬尾血用。

爪甲　鹹溫。出竹木刺煅存性。合口噤塗刺處。少頃自出。取出物也。

乳　甘鹹寒滑。李時珍云無定性。其人和平。飲食沖淡。乳必平。其人躁暴飲酒食辛。或有火病。乳必熱。受孕之乳有毒。每令兒吐瀉成疳。愈之病。內亦損胎。按李氏此語最精。母之乳子。不惟乳有寒熱不同。兒食之有異。并兒之心術性情。亦因而移易。故古人必擇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司馬溫公亦言乳母不可不擇。至理然也。然則資以養病者。亦必擇和順少婦。乳白而稠方爲有益。如或黃或赤或清而澁。氣腥臊。則反有損。

滋潤臟腑。通利關節。補益血氣。和劑陰陽。亦乳血也。血亦水也。水本於腎。血化於脾而藏於肝。升於肩俞用於心。君。婦人血盛於氣。故其血之餘攝於衝任。其未孕則行爲月經。既孕則留而養胎。產後則化乳汁以飼子。然經血赤而乳則白者。胎已離腹。餘血不復下行。而胃爲攝之。胃氣蒸化。以上輸於膻中。流出於兩乳。血從氣化。所以色白。此陰陽之利。視經血之屬陰而下行者。爲不侔矣。故乳哺小兒。實能兼長氣血。獨以爲滋陰補血者。其說爲未盡也。顧其性滋潤輭滑。惟小兒腸胃未成。及老人腸胃枯澁者宜之。而母乳有限。兒日漸大。豈能專恃此以養。半歲後必助穀食。乃自然之理勢。非乳汁專養小兒而不能補養大人也。故凡病虛弱勞瘵。氣血枯竭。噎隔咯吐諸病。皆宜人乳滋補。至若止消渴。潤皮膚。點赤眼。則其餘事而已。臟寒者不宜多服。以性寒滑也。或鍋燒許。滯湯盪熱。再浮冷水上。立乾。刮取粉用。再盪再刮。聚之。以服食甚良。

童便　鹹寒。宜十二歲以前。性情和順。飲食沖淡。無病童子。溺清如水。傾去頭尾。取中間一截用之爲良。若肆食酸鹹酒肉。燒煿瓜果。及常有滯積疳疸諸病者。溺必赤黃躁臟。勿用。通利三焦。降熱去瘀。滋補心血。降瀉腎邪。人之精血液溺。皆水也。水之併火而居者。守而爲精。水之從火而化者。行而爲血。血之留餘而未化者。滲而爲液。液之最濁而下沈者。出而爲溺。蓋先天之水氣。從火而升。則外入之水。從之而化。外入之水液。自上而下。則上行之火。又從之而降。而三焦爲上下往來。便溺即水之自上而下達者。是以能通利三焦。降火去瘀也。鹹補心。心資血以爲用。水化而血以布於脈。是其補心也。鹹寫腎。腎水之濁穢滲於膀胱而達於下。是其瀉腎也。水道順行。濁穢不積。能治肺痿失音。止吐血衄血。止陰火咳嗽。靖勞熱骨蒸。去損傷瘀血。及胞衣不下。產後血暈。跌血入肺。妄血上行。諸證。凡跌打血悶。欲死。灌此即甦。新產和酒飲之。可免血暈。上攻血瘀作痛。此皆鹹以散瘀。見效甚速者。至於骨蒸勞熱。咳嗽吐衄。其效誠有之。然非可專恃。蓋降瀉之用多。而滋補之力微也。昔人謂勞極之病。飲溲溺。百不一死。服寒涼。百無一生。此豈確論。夫謂寒涼不可服。則童便未嘗不寒。謂鹹滲血。血病不可食鹽。而食秋石。又何嘗不鹹。是皆言醫者流通失中之說。大抵芩連知蘗。材附參芪。各有所宜。非可偏廢。如用童便。則宜乘熱飲之。不然。則反令人胃寒而致飲食減少。

還元湯　鹹寒。清晨飲自己溺。又曰迴輪酒。功用略同童便。由三焦而通利三焦。以瀉屈曲之火。是宜其有功。然愚謂人無火病。則不必服。此飲有火病。則清晨一溺。必尤黃赤躁。帶有火氣。未必有益。惟治日赤腫。乘熱拭洗。閉目少頃。頗見清熱之效。

秋石　鹹平。取法。當依蒙筌。每月取童便。每缸用石膏七錢。桑條攪澄。傾去清液。如此數次。乃用秋露水攪澄。如此數次。淨碱淨而鹹味減。乃以重紙鋪灰上晒乾。刮去在下重濁。取輕清者爲秋石。方有益。若雜取人溺。又不以秋時。不用秋露。乃以皁莢水澄晒爲陰煉。火煅爲陽煉。失之矣。此則與鹽何異。何用此爲。

補心輭堅。滲血去瘀。利三焦。通水道。澄清腎水。降逆消痰。潤下作鹹之性。大約如鹽。第本於人身。得陰陽之化。自三焦而降。爲舊由之道。又重之澄以石膏。和以秋露。則滋益眞陰。補心清肺。去腎水之穢濁。利三焦之決瀆。自應有勝於鹽者。李士材概謂其盡失眞元之性。又或謂其能使虛陽妄眞水愈虧。則一偏之論矣。至於輭堅去瘀。亦與鹽同。其能治勞熱骨蒸。虛火咳嗽。白濁遺精之功。自不可昧。內經云。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者。以人或失血已多。血液枯少。不宜更以鹹滲之耳。非指火

逆血妄火鬱血瘀而言也。血妄血瘀。正宜鹹補心以鎮之散之矣。安得復有無多食鹹之戒。今人於虛羸火妄吐血咯血及腹腫鼓脹。每戒食鹽而勸服秋石。夫潤下作鹹。秋石與鹽。亦復何異歟。

秋冰　鹹溫。秋石再研入鑵瓦蓋。蓋定。鹽泥固封。打火三炷香。其升起蓋上者。味淡而香。乃秋石之精英也。補心。功用只同熟鹽。但更滋陰耳。○古云男取童女者。女取童男者。亦有理。

人中白　苦鹹寒。器者爲佳。或煅或生用。降火散瘀。治消渴臭。劒牙痛。口瘡。亦治瘡黑陷。鹹本補心。白兼入肺。苦能降逆也。

人中黃　苦鹹寒。取糞缸中多年黃垢煅存性。降心肺逆氣。燥脾胃濕熱。攻堅破積。解毒消痰。治天行狂熱。心腹實熱。消食積起瘡瘡黑陷。除痰火。解一切藥毒。

甘草黃　甘。苦鹹寒。爲末。入竹筒封固。冬浸糞缸。至春取出。洗懸風乾。用甘草末。功

用略同。更能補中。解五臟熱。竹筒須去青皮。有用皂莢末者。功主消痰破瘀。

金汁　苦鹹寒。用櫻皮加綿紙上。上加鋪黃土。置竹架上。下承以桶。淋糞濾汁。另入新甕盆覆埋土中。年久愈佳。病功同人中黃而性尤寒。解熱毒如神。若泉水。全無穢氣。

糞下土　解熱毒。筱傳。癰疽疔毒甚良。

膂帶　甘。苦鹹溫。人生之根蒂。在命門。與膂相對。此帶繫胞衣。乃人之開花處。胞即花也。人成而胞衣脫。猶果熟而花落耳。補益血氣。得人氣之餘故也。小兒羸弱及瘡瘡不起。用此煎湯服之。亦頗見效。

紫河車　甘。苦鹹溫。即胞衣也。長流水洗淨。刮去血絲。酒蒸焙乾。或煮爛食之。或搗和藥用。○崔行功云。胞衣宜藏天德月德吉方。深埋緊築。若爲豬狗食。令兒癲狂。蟻蟻食。令兒瘡癬。鳥雀食。令兒惡死。棄火中。令兒瘡爛。近社廟街巷井竈。皆有所忌。此可謂愼重之至矣。然愚見貧家。正往往賣此於藥肆。其子亦卒長成無恙。則崔氏之言。不必盡拘。此不過所落之花。何足闢重輕於兒哉。願援以古人之義。凡胎髮落髮及指爪之類。尚不忍棄擲。待死而全斂之棺中。則此亦親所遺。何可入藥爲人食乎。則用此者。亦非君子所忍也。補益血氣。治虛勞癆瘵之花。久已萎矣。謂有大力。愚不然也。況補物甚多。何必用此。醫家有以天靈蓋人胎孩兒骨及人肉並列於補藥者。則不仁甚矣。詎非用此者爲之作俑乎。

右所論藥性。有大翻前人窠臼者。氣味之間。或酸或鹹。有所增減。或寒或熱。有所更改。要或以親嘗知之。或以博考得之。而其所論補瀉。又實皆本內經之旨。參以博之經傳。然後窮悉物情。根極理要。以發明之。非敢以己意爲異同也。所論主治。不欲過煩。然提挈綱領。亦已簡而該善。用者可以引伸而觸類矣。

方劑
腎部
腎氣丸——加味腎氣丸
六味丸——桂附八味丸
知檗八味丸——八仙長壽丸
滋腎丸——二至丸
凡八方
肝部
四物湯——補肝丸
羊肉湯——逍遙散
加味逍遙散——温膽湯
凡六方
心部
孔聖枕中丹——補心丹
牡蠣散——柏子仁丸
韭汁牛乳飲
凡五方
脾部
補中益氣湯——歸脾湯

四君子湯——六君子湯
理中湯——健脾丸
當歸補血湯
凡七方
肺部
生脈散——補肺湯
百合固金湯——補肺阿膠散
加味百花膏——肺血丸
訶子散——養臟湯
凡八方

三焦部
三才封髓丹——麥門冬粳米湯
中滿分消湯——五苓散
三補丸——麥門冬湯
中滿分消丸——通幽湯
當歸潤腸湯——連花乳散
人參白虎湯——地黃飲
竹葉黃芪湯——白茯苓丸
瓜蔞薤白白酒湯——黃連湯
陰陽水——秬黍湯

琥珀散　六一散
凡二十方

醫林纂要探源卷四

婺源汪　紱雙池輯後學

吳縣徐大椿靈胎
吳縣同邑程雯廷揆
深陽張璐元素
汝和譚萃原
管禮耕校
王子接昌
元慈鄒林
顧山晉霞

同校字

方劑

醫家立方。因病發藥而已。古方豈可勝載。而用方者亦豈可以一定拘。然用藥之準要。不可以不知。是又在閱古人之方。而知其意也。茲爲分類各錄數方。詳釋其所以制方之意。定其所爲君臣佐使。相資相輔之法。使閱者推其意而廣之。則變通存乎人矣。

腎部

腎欲堅。宜食苦以堅之。以鹹瀉之。此補之。腎苦燥。宜食辛以潤之。此治腎之道。

腎氣丸　金匱

仲景以治蠱脹。及消渴。及婦人轉胞。錢氏減去桂附。以治小兒陰虛。崔氏又平加桂附。以補相火。今按蠱脹消渴。則屬之胃無陰。而仲景統治之以此方。且不言脾胃。而名之以腎氣者。誠以腎命之源。水火並居。命火虧。則腎水泛爲陰陽之本。生命之源。水火並居。命火虧。則腎水泛溢而脾濕。蠱脹所由來也。腎水衰。則命火亦作而胃燥。消渴所由來也。腎水得命火之溫。則水有所依而脾不受濕。命火得腎水之養。則火有所居而胃不過燥。此亦爐鼎之喻也。故治一腎而水火得其平。坎離既濟。牝牡戊己合居。則蠱脹消渴統可治矣。此所以名腎氣丸。

地黃　酒製入兩。甘苦。補腎。苦而不燥。且能滋潤。爲腎家之君藥。

山藥　四兩。甘濇。甘則能補。濇則能固。有以防腎水之泛溢。

山茱萸　四兩。甘酸。酸以瀉肝。使腎水不至於旁有所耗。

茯苓　四兩。淡滲。伏處地中。滲下部之邪濕。不使水侮所不勝。

牡丹皮　三兩。辛鹹。辛則能潤。鹹則能瀉。補心於腎。交腎於心。使火不妄炎。而水無蘊熱。則不至有沸騰之患。

澤瀉　三兩。

。甘鹹鹹以瀉腎之邪。補之。滋之。固之。斂之。皆所以保其正。而必用鹹以瀉之。以去其邪。不使有餘。所以無偏勝之患。

肉桂一兩。辛甘。辛以潤腎而補命門之火。補命火於腎水之中。則水不失之寒凝。而火亦不至於妄動。

附子童便製五錢。辛甘。辛以潤腎。而附子直達命門。用補先天之火。所謂溫養子珠也。

煉蜜丸。如梧桐子大。鹽湯服。

此方不皆腎藥。而以地黃爲君。則餘藥皆隨地黃以下沈於腎。使水有所防。火有所養。趙養葵曰。君相二火。以腎爲宮。水赴火者後天。有形之水火。水養火者先天。無形之水火。水靜而不旁溢。火安而不妄作。水得火而不失之寒凝。則貞有以起元也。火得水而不至於易燼。則子珠所温養也。所以補腎氣而滋先天之化之本。此方或謂以附子爲君。或謂以茯苓爲君。是皆不然。以附子爲君者。見其開之以陽。使脾胃之水得

下行耳。然附子走而不守。使非帥以地黃。則附子亦不專沈於下。何足以開腎之關。只益使火妄耳。以茯苓爲君者。見其爲滲脾之濕耳。然主於滲濕而水失所歸。則非所以濬其源。且此方何以名腎氣。惟其君以補腎滋水之地黃。則山藥茯苓丹皮山萸皆有以佐其補腎滋水而爲之閉防。爲之滲泄。雖澤瀉之瀉桂附之行。亦皆肯爲之佐使。以助其陰陽調變之功。如江河歸海。衆流百灌。注以從此理甚明。乃前賢何憒憒歟。

蓋不獨可治蠱脹腎消而已也。消渴引飲。飲一溲二。曰腎消證。

加味腎氣丸 治證同。

即前方。加牛膝。須懷慶產者一兩。酒浸用。苦酸甘。其性一直下行。以壯其下達之勢。而苦以堅腎。甘以緩肝。且導火以歸元水也。

車前子微炒一兩。甘鹹瀉脾腎之邪水。積濕。使由膀胱小便而出。此圍師必闕。逐賊而開其去路之道。非謂能補也。

此專以治蠱脹腎消。故導火而下之。使居導水而逐之使去。尋常補養。不必加此。

六味丸 錢仲陽

天一生水。水爲五行之首。人生陽也。小兒之初。陽方日長。苟非胎寒中天。則命火不患其不存。惟恐陽勝而陰不足以滋之。則孤陽不化。陽氣反就散亡。而無所依附耳。故錢氏即腎氣丸而減去桂附。以六味專滋腎水之陰。此其爲意甚善。而後人推而用之。則凡相火偏勝。而眞陰有虧者。皆可用此爲滋腎之良方。又不獨以之治小兒已也。

即腎氣丸減去肉桂附子。

腎命雖水火並居。而亦常有偏勝之患。如命火獨炎。則眞水不足。於是有虛贏之證。此不容更以桂附助火。但滋其水。而火亦自安。趙養葵曰。人身水火。原自均平。偏者病也。火偏多者補水配火。不必

去火。水偏多者補火配水。不必去水。譬之天平。此重則彼輕。一邊重者。只補足輕者之一邊。決不鑿去法馬。今之欲瀉水降火者。鑿法馬者也。愚按外邪之水可瀉。腎之眞水則不可瀉。外邪之火可去。命門之火則豈可去。六味丸以地黃之堅腎滋水者爲君。而山藥茱萸茯苓牡丹皮。則皆有安靜固守之長。陰之安靜閉藏者。固則陽氣中存。不至妄動而散。此夜氣所以爲旦晝動作之本。而眞以起元也。其用固以補水。亦即所以養水趙氏之所云。非鑿法馬者。正此意也。或謂此爲本補肝藥。則大不然。方中有瀉肝無補肝。此方一意斂藏。不欲稍爲疎泄。若加桂附者。則補命火。即以補肝云。可耳。然須確以地黃爲君。不容他有廢置。錢氏去桂附爲六味丸。此意固大可師法。然又謂血虛陰衰。熟地爲君。精滑目昏。山茱萸爲君。小便或多或少或赤或白。茯苓爲君。小便淋瀝澤瀉爲君。心虛火盛。及有瘀血。丹皮爲君。脾胃虛弱。皮膚乾澁。山藥爲君。此則大不可從。山茱萸瀉肝而壹於斂濇。茯苓山藥皆本心脾之藥。澤瀉瀉腎。是豈可以爲君。如用此數味爲君。而反使地黃爲臣。則地黃反從之以入肝入脾入腸入膀胱。必有泥腸滯脾之害。惟腎水爲先天

之主。則以地黃專達於腎。而諸藥自可分職以並奏其功。何可使之他有偏主乎。又地黃惟味苦而能滋。故能滋腎陰而補精血。熟之以酒。所以發其寒而益使之滋耳。後人謂恐地黃泥膈。於是製之以砂仁。夫砂仁疎快與地黃性味大殊。且氣味究是上行。以入脾胃。製之以此。是不欲其滋潤也。不欲其滋潤。則安用地黃爲。況引地黃之氣以上行。是益資之泥膈耳。此皆不可從者。此方滋益眞陰。殊不見爲近效。而實益人於不識不知之地。無病時。亦可常服。

桂附八味丸 崔行

六味丸加肉桂附子。仍卽是金匱腎氣丸。但此則桂附平加。意在補火。凡相火不足。尺脈甚弱者宜之。○腎水之脈。見於左尺。命火之脈。見於右尺。此非右腎爲命門之說。而右尺相火。右關脾土。右寸肺金。其相承之序。有固然也。兩尺皆濡弱無力。遲滯不行。此命火腎水皆虛。宜用桂附入味。無疑。入味固平滋水火者。如左尺如常。或更有力。而右尺獨濡弱遲緩。是則命火獨衰。亦宜此以補水中之火。不能離水而別爲

補火也。命火之衰。必有其證。如羸弱少氣。飲食不消。脾濕不運。胃氣不舒。水泛爲痰。濕溢腫脹。腳氣上衝。小便無節。此皆命火大虛之候。仲景以腎氣丸治蠱。是也。其或左尺浮洪。則是腎水騰沸。右尺浮洪。則是命火散妄。但使按之無力。沈伏不見。則皆屬命火之虛。而反至浮游欲散。甚或三部皆浮洪弦數。而按之不見兩尺。若全無者。則命火游散欲盡。皆急宜用此以引火歸元。其證如勞熱骨蒸。咳嗽吐劍。消渴引飲。飲一溲二。目赤唇裂。喉舌如焚。是皆命火游散之候。仲景以腎氣丸治消渴。是也。然所謂引火歸元者。非謂以桂附作引。而能使妄行之火。皆隨之以歸元也。正謂腎命之水火。皆衰。眞陰已耗。而微陽無依。如人之將死。而魂氣遊蕩於外。不復附身以就舍耳。故以地黃以滋水。佐以山藥茯苓丸皮以入味。丸君以地黃以滋之。固之。瀉以澤瀉以通之。而桂附亦從地黃以斂之。固之。火眞水既有所滋。聚眞火之原亦安。眞火既得來復。如雷之藏地中。而浮漾自息。此卽所謂陽生陰長之治。而豈如世俗所謂處其窟宅。歸源此固本續絕之說乎。故桂附八味丸。惟是脈浮洪弦數。而按之則沈實。有力。或雖無力而沈微急數者。此卽水不勝火。而非命火之衰。不得爲引火歸元之說也。

卽六味丸加肉桂一兩 附子一兩 製熟

桂附八味丸。實水火平補。其用桂附。卽在六味丸之中。不得偏謂爲補火也。或謂此爲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則似偏謂其爲補火矣。但非命火之衰。則不必加桂附。命火雖少衰。而不至水濕腫脹。火散燄浮者。亦無庸驟加桂附也。人生陽也。故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故命門三焦肝膽胃。皆相火所行。而心爲君火。若人身之水。則只有腎水耳。故滋陰補水爲急。亦滋陰補水爲難。況勞擾其心。與酒色之肆。又皆有以助火而耗其水乎。是故陰虛之人。十常八九。陽虛之人。十只一二。而乃好用溫熱。視寒涼爲鴆毒者。不亦偏乎。至若命火之衰者。則亦有之。然大要其人皆肆慾之過。以至水火皆日就

衰。而炎火當風。其燼尤易盡。至於將盡。乃謀有以救之。藥雖良。不已晚乎。

知柏八味丸 朱丹溪

六味丸已足以補水。然或陰虧之甚。至有左尺浮散無根。而右尺獨盛實者。或六脈皆洪大實數。幾無倫次者。其證或骨痿髓枯。五心如焚。目昏耳鳴。時作咳逆。腰脚無力。乾咳無痰。此則相火妄行之極。而腎水不足以制之。是不得不大用寒涼以壯腎水。六味之平和。固未可深恃爲能勝也。說者乃往往偏於溫補。而欲擯絕寒涼。至謂服知柏者。百無一生。則其論亦已偏矣。要以人之氣稟不同。方土有殊。奉養各異。其受病也。惟是觀證察脈。以施調劑。又安可執一臆見以先之歟。

卽六味丸加黃蘗二兩 鹽水炒 知母二兩 鹽水拌

桂附八味丸。水火平補。然人之相火虧失者鮮。而腎水不足者多。故六味以爲常。專以滋陰補水。而至於六味相火自可保存。

丸。猶不足以滋易耗之陰。不能存相火於水中。而使之安靜。則黃蘗知母之加。自不容已。黃蘗味苦微辛。苦堅腎水。辛潤脾燥。知母味辛苦寒。上清肺金。以下生腎水。合黃蘗以滋眞陰。行其邪濕於膀胱之腑。而補肝木之氣。以納於至靜之淵。故能靖龍雷之火。使不至於妄行。亦戰乾勞坎之道。以魄拘魂之意。人或疑相火人之眞陽。不可加之戕賊。抑知此亦斂而使之藏耳。何嘗戕賊而剝爛之。況火盛車薪。又安可不爲之殺其勢。朱丹溪曰。君火者心火也。人火也。可以水滅。可以直折。苓連之屬。可以制之。相火者天火也。龍雷之火也。陰火也。不可以水濕折之。當從其類而伏之。惟知蘗之屬。可以降之。愚按苓連知蘗。其苦寒一也。何以苓連獨折人火。而知蘗獨降相火乎。蓋一以苓連氣味輕而上浮。知蘗氣味厚而下沈。一則以苓連苦而不辛。則一於降泄。燥而不潤。則一於固閉。而相火者人身之陽。作於水中。水非所畏。如暑喝之氣。固得雨可解。而雷電之作。則更以陰雨興。故苓連非所以折相火。知蘗皆苦而有辛。則皆於降泄固閉之中。而寓潤澤流行之意。知母自上而下沈。泄肺金以生腎水。則斂

陽於命門之中。所以納氣也。黃蘗自下而反行。清膀胱而行濁水。則保眞精。爲生木之本。所以養血也。皆以陰而含陽。陽以得所藏而安。此知蘗所以靖龍雷之火。是故桂附八味丸。與知蘗八味丸。其一寒一熱不同。而安命火之意則一。惟命火將散而盡。則急以桂附救命火。於本根。而散者可聚。惟命火熾而無制。則急以知蘗戢命火於燎原。而熾者可斂。人不察其原。則崇此而抑彼。而不知其各有攸當也。第惡知蘗之苦寒者。甯非一偏之惑。但非相火熾甚。而腎水大虧。則亦無庸驟加知蘗也。人之有生。陰陽合撰。相火之熾。亦非本然。必其人縱飲醇醪。恣啖燒煿。便飲食之火。有以助之。而後火乃日熾。又或其肆情徇慾。多服助陽邪藥。如鹿鞭鎖陽陽起石鐘乳之類。以取樂。恣淫於是相火虛炎。眞陰欲盡。則相火之熾。亦非眞熾。而腎水之虧。乃屬眞虧。病至於是。而後謀所以救之。亦爲已晚。苟其人溺而不返。則能救人也。安

八仙長壽丸

人生陽也。陽往而不反。則散而無繼。故養生家以知白守黑。載營魄而抱一。無離爲寶。常壓朱雀。使不飛制青龍。以白虎。蓋肝實藏魂。而主氣者。肺納氣者。腎歛有秋冬。所以爲春夏發生之本。月有晦朔。所以爲弦望之機。日有宵夜。所以爲旦晝之基。此養生家所以不重言肝心。而重言腎命也。然有秋之斂。而後有冬之藏。有肺之主氣。而後腎得而納氣。故金實生水。欲補水者。當先清金。此方補金以爲生水之源。其意甚善。居常服食。其滋養之益。自應不淺。

**即六味丸加五味子二兩。甘酸爲斂。補肺氣之主藥。而且能降氣。以下生腎水。是補肺參門冬三兩。甘淡微苦。滲腸中之濕。以清肺金。始承濟暑之化。而濯以清涼者。二味皆主治肺。而加入六味丸。則主於生水此方補金生水。而實能去濕。以甯心。養腎滋陰。而實能安神。以固氣。其有因思慮過多。相火爲心君所役。而至於氣血耗散者。則六味丸恐不及補。此方宜之。凡人有弱者。有所勞役。則相火衰散。宜桂附八味丸主之。有禀陽之陰之弱者。有所勞役。則相火獨炎。宜知蘗八味丸主之。有禀眞陰雖弱。而滋之則猶可生。相火雖炎。而斂之則猶可降者。則無庸知蘗之沈厚。而但加斂肺固氣以資化之源。則此方爲可用焉。夫以本末言之。則相火本也。君火用也。以尊卑言之。則君火爲神明之主。而相火實承命以蹈之。動焉。此猶易卦之爻位。自下而上。因以初爻爲本。而至九五則當君位。爲一卦之主。心君亦猶是也。故凡七情之傷。五役之勞。皆莫非心君之爲。而相火皆隨以動。相火之所熏灼。津液必爲之枯。心之用血過多。陰血復爲之竭。外入之水。不及化血。則只成浮痰淫濕。而陰復無所滋。肺處心上。受火熏蒸。肺金無以生水。火氣上而不下。散而不收。則勞傷蒸熱之病所從起也。肺既無以主氣。金既不能生水。則六味丸雖有滋陰固斂。其如水之無源。氣之不歸何。故此方有麥冬以甯心。而清肺滲濕。有五味子以收心之散。而補肺斂氣。庶心君甯而相火亦息。肺金潤而腎水亦滋。氣得所主而腎可納之。由是而滋以地黃。斂以山萸。山藥靜以丹皮滲以

茯苓澤瀉源滀於上。流清於下。血有所滋氣有所固。水火可安。此盡力溝渫而使旱潦有備之方也。

亦居常所可服也。

滋腎丸 李東垣制此。以治小便不通。幾成中滿。膜堅如石。臌裂出水。不能飲食。夜不得眠者。案此水腫之證。似宜責之脾胃無火。以小便不通言之。則又似爲君火之過。宜清金以降火。而東垣不然者。腫脹由於小便不通。則腫脹非啤濕。小便不通。以至於幾成中滿。而其人不渴。則火不在上焦。而非君火之過。是以此方主於滋腎。蓋腎與膀胱一臟一腑。腎陰有虧。則陽無所滋。而膀胱枯燥。又且飲啖濃厚。有以助命門之火。則積濕生熱。膀胱所以愈涸。膀胱枯涸。則便溺之滲。膀胱所不受。受之亦無由以出。此小便所以癃閉。而水無所泄。則成腫脹。濕熱合併於下。且不及上焦。所以不渴。故惟厚滋腎水。苦以堅之。辛以潤之。使火不勝水。則膀胱得所滋而不枯。不涸。熱解而濕得以行矣。熱解而濕行。則小便通。而腫脹以消。此與腎氣丸所治

證略相似。而寒熱異用。宜細參之。

黃蘗 酒炒二兩。苦辛。苦以堅腎。辛以潤腎。凡木根之皮多能行水。去濕。是以能潤膀胱。而行下極之水。堅腎以勝火。行水以去濕。故以此爲君。酒炒者。欲其行之意多也。

知母 辛苦滑。其根似羣蚓。附母有肺象。瀉而味重下沈。降瀉肺金。以下生腎水。辛潤腎燥。苦堅腎水。昔人每以黃蘗知母配用。蓋以知母自陽而之陰。降肺氣以納之腎中。以安命門之火。黃蘗自陰而之陽。行腎水以瀉之膀胱。以通肝木之液。要之皆有以堅壯腎水。相需而行。昔人分一入氣分。一入血分云。此方則用之爲臣。以助黃蘗。使專於堅腎。

肉桂 一錢。知蘗皆苦辛寒。而桂甘辛熱。是用之爲反佐。所謂寒因熱用。使不至扞格而不相入。鹹寒熱雖殊。而辛潤命門。宣行水濕之用則一。寒以清之。溫以活之。是所爲相協以成功也。

此方專滋腎水。大用苦寒。正北方之專藥。凡腎以苦堅。而苦味多燥。則腎又苦之。故惟苦而不燥者。於腎尤宜。如地黃之補腎。亦苦而不燥者。知蘗皆苦而有潤。能堅腎。故亦可瀉腎之主藥。與何首烏之其協以肉桂。亦坎中之微陽。不徒資爲陰陽相資以勞乎坎。勞去聲。慰安之義也。陽居陰中。相火安息之義。而知蘗肉桂皆味辛。則辛潤於下。又有反佐而已。陰陽相資以勞乎坎。勞去聲。慰安之義也。陽居陰中。相火安息之義。使腎水安流之義。是陰陽適以相資也。凡除下極之濕熱。以補水安火者。自腎氣丸而外。宜莫良於此方。但宜審證而施。有不可以相混者。腎氣丸與此方皆治蠱脹。而腎氣丸水火平補。滋腎丸獨重滋陰。此有不同者。濕作於脾胃。在幽門之上。此命門火衰也。其小便雖亦或不行。而行必清冷。其人必倦怠。脈必遲濡。或則欲衰之餘。餘上行而上焦反熱。至於煩渴。故宜於腎氣丸。以桂附補命火爲根本也。若濕作於下極。在幽門闌門之間。而膀胱不滲。則命火獨治於下。而腎陰虧損。以故闌門枯涸。濕不得行。濕鬱成熱。益助相火之燄。且逆而上爲喘爲嘔。此其人必煩悶坐臥不安。小便必癃閉而重痛。脈必沈而實。盛熱作於濕

必不渴。故宜用滋腎丸。以知葉補腎水。爲救弊補偏之治。骨蒸勞熱而有濕。逆氣上衝而下無力者。皆可服也。

二至丸

專於補腎滋水。性味和平。以二至名者。其可採適當二至。因應二至而採之。即以美其名。非有大取義也。然補陰而有生陽之意。在則亦陰陽互根之道。

女貞子 甘苦平。堅補腎水。而能安養微陽。苦而能潤。有強腰。烏髭。明耳目。黑鬚髮之功。冬至日採。不拘多少。陰乾。蜜酒拌蒸過一夜。用粗布袋擦去其皮。晒乾爲末。瓦瓶收貯。待用。又或先熬旱蓮草膏。以待。旋配用之。

旱蓮草 苦鹹溫。汁色黑。入腎。則能堅腎。滋陰而鹹。則又能瀉腎補心。生陰血。止妄血。濟水火。交心腎。夏至日採。不拘多少。搗汁熬膏。合女貞子末用。

合和爲丸。臨臥服。取靜以養陰也。

或加桑葚。或乾爲末。或熬膏。和入。桑葚甘酸色黑。能補肺金。以生腎水。斂固精魄。亦有聰明耳

目烏鬚黑
表之功。

此方堅補腎水。而不失之寒凝。性皆温平。滋血養陰。而不過於滯泥。旱蓮草之峻。且能滋潤。收藏而有發生之意。女貞之堅而能耐也。收藏而有發生之意。蓋冬夏不潤下而伏炎上之幾。有交心腎之意。藥味甚平。可以常服。亦能補養眞元於不覺也。

肝部

肝欲散。宜食辛以散之。以辛補之。以酸瀉之。虛則補之。肝苦急。宜食甘以緩之。此治肝之道。○凡辛味皆以補肝。即麻黃紫蘇皆補肝藥。凡酸味皆以瀉肝。即芍藥山萸皆瀉肝藥。肺主升散。則凡助其升散。皆以補肝。而錢仲陽謂肝無補法。則大非岐黃之旨。彼專指甘温滋斂爲補。斯謂之無補法耳。

四物湯局方

統治一切血虛之證。其用之則存乎人之加減。然人知其爲補血而不言其爲補肝。則惑於肝無補法之言耳。試詳其藥味。則補肝之法固顯然者。且血藏於肝。補血即以補肝。若非補肝。則血何所歸。而不謂之補血可乎。或疑肝木升散。此當以氣言之。若血之藏於肝。不升散之意大異。何得以此遂爲補肝。殊不知陰陽一致。血氣相資。肝惟升散。故能下吸陰血而藏之爲用。亦惟藏血。故能遂其升散而暢茂蕃滋。則試以木言之。木含生生之氣。故能吸土中膏澤。以成其津液。以榮於枝葉而脈理和柔。若無此發生之氣。則土膏不榮於木中矣。木吸土中之膏澤。故生氣得以上榮而生。以遂若不所滋。潤而脈理和柔。枝葉得以上榮而生。以遂若不藏之膏潤。則木亦枯槁而生氣不存矣。故升散乃所以藏血。而藏血乃所以能升散。寒閉之病。陽氣不舒。血脈凝滯。中乾外強。一行升表。津液大作而寒解。矣。婦女陰血不足。經水不調。則不能生育。是升散即以補肝。必以四物爲主。經血調則能生育。是升散即以補肝藏血。即能升散其理。固甚明也。又或疑脾生血。心用血。肝藏血。則補血安得而專屬之肝。抑知脾之生血。猶土膏也。補脾則有以生血。而脾爲肝雌。則血必輸於肝。心又肝之子。肝有所藏。心乃給用。故補心則以散血。皆非補血之謂也。曰補血則善其藏。藏而待用。乃正所以補肝。況歸芎氣味。皆非所以補心脾。人或云肝腎同源。補肝即以補腎。此尤大不然。腎主斂閉。肝主疎達。二者乃正相反。豈可同治。惟是用辛以滋潤。腎命則以爲補肝之本矣。

當歸酒洗四錢。甘辛苦温。甘緩肝急。辛補肝行。肝氣行而血從之。肝行緩而血從容以入之。其性滋潤色紫赤。血之類也。血歸於肝爲得所。歸肝得血之歸。而木不枯槁。故此爲補肝君藥。

生地黃酒潤三錢。○甘苦寒。甘以緩肝。色亦青。緣入肝而其性亦滋潤。又當歸辛温主升。而地黃之苦主降。乃所以濟當歸而安靜之。然其滋潤之性則同。故而用爲當歸之臣佐。

白芍藥二錢。○酸寒。酸以斂陰。瀉肝益肝。行相火。恐肝氣行則相火隨燄。故此所以抑之。以爲之反佐。如六味丸中之用澤瀉也。○不用赤芍而用白芍。以節升散之氣。不欲瀉血也。

芎藭一錢五分。○甘辛温。甘緩辛行。排筋骨之濕。行血中之氣。與當歸相須而行。如知母之於黃檗也。

此方歸芎爲補肝主藥。以血而滋。故用當歸君焉。地芍以調劑其間。地黃非肝家專藥。而芍藥則以瀉肝。惟其君以當歸。協以川芎。并歸於肝。則地芍亦從之入肝。以滋陰養血。且歸芎主血中之陽。以靜斂者。來之而血歸焉。地芍主血中之陰。以動盪者。安之而血藏焉。此則所以調劑之而不使有香竄妄行之失。使血從氣聚。氣以血滋。肝本藏魂。魂即氣。而又藏血者。血因魂致用。故生氣之行而血從之。女以男爲家。肝所以藏血也。魂得血爲依。故陰血之藏而魂居焉。男以女爲室。肝所以藏魂也。此亦載營魄抱一無離之道。然魂之出入靡定。而肝之藏血有常。如月魄之體常存。而後晦朔弦望之生明不息。設月魄不存。則明無所附。故補肝主於補血也。

生氣升而不離。血液存而不耗。血得氣而有所依歸。雷風所以爲恒。氣得血而增高繼長。風雷所以爲益。風巽木。肝血也。

雷震木騰火也。相火行於肝膽。而膽附於肝。故血從之以爲藏。而相火之動無常。惟陰血有以滋之。肝附於膽。陽氣乃日滋而不至於游散也。補血卽以補肝。而滋少陽之化。凡助陽之升散者皆以補肝。而此爲陰陽平補。其有加減隨血所之。要以使之歸肝。而寒熱溫涼不同。亦以調劑相火之過不及。其或助以氣分之藥。則變通亦存乎人。血陰氣陽而氣血又各分陰陽。故一於動。一於靜。滋潤在血分。則以補肝之陰。此方歸芎以靜之。是陰陽平補。蓋爲肝化不足者而施。非爲外邪相干。俾所勝而乘所不勝者施也。其有加減。如血熱則或加黃連胡連。血寒則或加肉桂附子。血妄則或加元參蒲黃。血瘀則或加紅花桃仁。要皆以歸芎之補肝爲主。或加以參芪。則以厚木之土。而使根柢不搖云爾。

補肝丸 元戎

肝虛生風。此肝自生之風。非必外感。如木根不固。而枝葉自動搖。傾側不能扶也。四物湯似專主於血。而實未嘗非補其發生之氣。此方則更以條達其生氣。舒暢其筋節。使達於四表。使濕從血化。血以氣行。所以治風虛掉眩。

當歸四兩 生地黃三兩 白芍藥二兩 芎藭二兩 防風二兩

○辛甘。辛補甘緩。其根長引而深固。柔潤如筋。所入雖不主一經。而要主於去濕舒筋。以條達肝氣。木氣條達則風不能搖拔。顧名可以思義矣。

羌活二兩○辛苦。苦補腎。辛潤腎故行足太陽少陰二經。以動盪膀胱津液。而潤腎。卽以補肝。使津液灌溉於筋骨之間。以循經布散。則肝木敷榮矣。是以名之曰活。活卽流動敷榮之意。故此方以四物爲主。而加防風羌活。更所以平補氣血。而爲補肝之全。

蜜丸。如梧桐子大。薑湯或酒服。

肝何謂虛。氣不敷榮而膏澤鮮少也。氣不敷榮。則膏澤不萃。膏澤不萃。則氣日游散而枯槁矣。然所謂氣不敷榮者。非參芪能補之之說。參芪只以補土。可以厚培本根。而補肝者則必使之發散流通。暢茂條達。生意直遂。無所壅遏。然後可謂之補。若生意一有夭閼不行。則培土雖厚。亦如種樹陰房。而又束縛其枝葉。樹鮮不鬱塞以死矣。此如傷寒中風諸證。以及風濕內作者。不用表散辛升。而但言補氣。皆肝木之不遂其生。而使之鬱塞以死者。此方以四物爲主。所以滋之潤之。而生氣卽行於滋潤之中。歸芎之辛。皆有以行暢遂之。以防風羌活爲輔。所以達之宣之。而滋潤卽隨其宣達所至。防風羌活之辛。皆主於行氣。而津液則隨以灌溉周流。補肝之道如此。而他可類推矣。或

加羌活天麻。以治癱瘓腳氣。語言蹇澀。或加桃仁紅花竹瀝薑汁。以治左癱半身不遂。或加木香檳榔。以治虛氣上衝。或加乾薑。以治婦人疼痛衝脈上逆。或加阿膠艾葉甘草。以治衝任虛損。經血淋瀝。或加艾葉香附。以煖婦人子宮。調經受孕。或獨用歸芎。以安胎利產。惟知補肝之意。則用之而無不可通矣。人亦知肝之以散爲補者。則人固不及知也。

羊肉湯 韓祇和

張仲景有當歸羊肉湯。以治虛勞。勞。韓氏蓋師其意。以治傷寒汗下太過。失血亡陽。惡人踏臥。寒慄如瘧。及產婦血脫之證。夫汗下之過。以至於失血亡陽。此陽之散而欲盡也。陽散欲盡。似不宜更用辛散。而此方大用薑附歸桂者。汗下已過。津液欲枯。故浮陽無依。亦將就散。急宜固其本根。大補肝虛。使命門之陽行於肝木。則津液自生。而木不枯槁。佐以收斂浮陽。亦復得所依。故此方亦辛以補肝之大劑。腎氣丸用桂附以治消渴。亦固其本根而浮陽自復。此可以類推矣。

羊肉四兩。甘辛。補命門之火。補命門所以生肝木。又血氣之味。以補血氣。故以此爲君。生薑二兩。辛溫。爲補肝主藥。生用欲乘其生氣。且與歸附同行。則皆守於肝部。附子炮二兩。辛潤。命門補肝而回欲盡之陽。當歸一兩。甘辛滋潤。補肝以萃忘歸之血。白芍藥一兩。酸以斂陰。使散者不至於盡。牡蠣煅一兩。鹹澀。鹹軟以行枯竭之血。澀收以斂游散之魂。龍骨煅五錢。鹹澀。龍固鱗蟲。肝之類也。本飛躍不測而用其骨。則散者就收。亦所以斂欲脫之陽也。桂枝七錢半。甘辛。生薑桂枝皆發汗者。而與歸附臭味相同。欲斂將散之陽者。仍就其散去之地而斂之。使與同類皆歸。則翻然歸矣。此制方深意也。加蔥白一握。煮服。飲湯食肉亦可。用蔥白亦反本之意。

肝欲散。宜食辛以散之。散幾欲盡而復用辛者。辛行於上。則津液外達。血澤旁行。辛沈在下。則滋潤命門。萃元陽而爲生肝木之本。上之宜達者。至於散而欲盡。以在下本根之陽微。而不能相接續故也。陽微而遂至不相接續者。以津液暴盡。則當中枯竭。以至於不能相繼。故欲回過散之陽。則仍求之生陽之始。此際之參芪。恐未足爲功。參芪和緩。雖補氣亦能生血。而未必能遽達下焦。補土以培其根。不若直補其根。使元陽得以相續也。而用羊肉附子當歸薑桂。使生氣復於下而津液亦相滋。又劑之以芍藥牡蠣龍骨。以收其將脫之陽。使來復於下。此卽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而可以無不利之道也。補肝之法。又有如此者。此方補肝之意甚明。或謂補腎者誤也。

逍遙散方

治血虛肝燥。以至於骨蒸勞熱。往來寒熱。咳嗽煩渴。便溏。及婦人月經不調。夫骨蒸勞熱。似屬陰虛。而咳嗽煩渴。又似火盛。是則宜於降火滋陰。抑知寒熱往來。則陰陽交爭。陽鬱於陰。而不得直遂之故。人之陽氣行於肝膽。如木之春生。肝木之氣暢茂條達。則血液自從之而生。陽氣直遂。則和平而不至於作熱。血液從之。則滋潤而不至於枯燥。氣血和而陰陽合德矣。惟陽氣一有所鬱。而不得舒。則陰陽搏擊。盤旋而肝風生。風火相助。相火因以不寧。而津液耗。風木陵土。相火爍金。而脾肺皆病。腎亦焦枯。而勞熱骨蒸寒熱往來。煩渴咳嗽。經血不調之諸證作焉。此非必鬱於外淫之寒風暑濕。而實鬱於內動之七情外淫之濕鬱易解。而內動之邊鬱難舒。七情皆主於心。而心用血者。情鬱不舒。則用血必多。肝不及藏。而本先枯竭。又況邊條暢之氣。傷和平之德。則肝氣已先不行。此方之所以不用降火滋陰。而獨爲補肝補血也。肝氣舒而血足。則生氣周流條達。其風自息。其熱自解。其火自散。此所以名逍遙也。

當歸酒炒二錢。甘辛。煨薑。煨熟一錢。辛苦。補肝開鬱爲臣。

柴胡一錢。苦堅腎。而色紫入肝。氣味輕虛浮游。疏散。能引腎水以潤肝木之枯。泄逆氣而舒膽火之鬱。故爲肝膽主藥。病關少陽。往來寒熱者必用之。薄荷一錢。辛寒。補肝清熱。氣味輕虛。芳行條達。凡氣血中之鬱。皆能解之。白朮土炒一錢。甘苦。能補土燥濕。此用之以培肝木之根。木之根固。則生脾土而土不濕。則化血而木得所滋矣。凡脾生血而肝藏之。木之膏液。固自土中來也。茯苓一錢。淡滲。濕又所以爲白朮之佐。且茯苓固松木之精魄所凝。定魄則有以安魂。使肝木得所依而不妄也。白芍藥酒炒一錢。酸以瀉肝。與四物湯之用此同。甘草炙五分。甘無不補。且方中皆以助肝之升散。而此則甘以緩之。

補肝之道。主於升散。前已言之。但升散宜知所節耳。前此元戎補肝丸。主治風虛掉眩。故用防風羌活。肝自虛而生風。補之而風自止。此方主治寒熱往來。骨蒸乾咳。

則因肝木受鬱不得舒以至於生熱而血液枯竭肝木亦未嘗不虛故既以歸蓋補肝歸主血蓋主氣亦氣血相並而行又以芎厚培其根根深而後津液以柴胡薄荷條達其枝有本而上行此去鬱而使生氣得舒也所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歸蓋之補雷以動之也柴薄之輕風以散之也然後瀉之以酸緩之以甘暢遂肝氣之方莫此為最

加味逍遙散 趙養葵

薛氏加味逍遙散即前方加丹皮梔子以治怒氣傷肝血少目暗意主於瀉火也然火作於怒氣傷肝恐非丹皮梔子所能瀉且梔子泄水決瀆尤恐使津液愈虧故趙氏改用吳茱萸炒黃連趙養葵曰東方生木木有生生之氣即火氣也火附木中木鬱則火亦鬱火鬱則土鬱土鬱則金鬱金鬱則水鬱五行相因

自然之理余以一方治木鬱而諸鬱皆愈逍遙散是也方中柴胡薄荷二味最妙蓋贍乃甲木少陽之氣其氣初動象草穿地而未伸此時若氣化一有所鬱則輾委遏抑不能上伸惟得和風一吹則鬱氣始得暢達柴胡薄荷之辛散輕揚乃所以解其鬱古人立方之妙如此如其肝鬱已甚則加吳茱萸炒黃連所謂左金丸者黃連清心瞻之火吳茱萸辛以補肝用吳茱萸引黃連入肝以平其憤橫之氣此以金制木左金所以名也然猶繼用六味地黃加柴胡芍藥以滋腎水使能生木逍遙散風以散之地黃飲雨以潤之木不得不火不鬱則上不受剋金水不得不生余謂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愚按趙氏之自能相生余謂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愚按趙氏之論甚善但此方亦須有歸蓋以厚其本而後用柴薄以達其枝又用芍以節其過所以成中節之治似不必獨贊其用柴薄之妙也其加丹皮梔子即治吳茱萸炒黃連則遠勝於薛氏之加丹皮梔子即治怒氣傷肝亦茱連為倍切七情之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怒則氣逆而上怒而不靜則相火橫動不有大苦以泄其逆則相火不能靖不有吳茱萸之引則黃連亦不專入肝也

即前方加黃連一錢○用吳茱萸同炒稍加水潤之炒乾去吳萸此用左金丸而稍變其法黃連主瀉火引以入肝則以平肝膽相火相火氣上逆此以泄而下之也

前方助肝木之升散以宣其湮鬱補之發之培之節之已盡善矣但以辛騰恐無以靖風雷上發之威雖有芍藥瀉肝亦相火之勢未能就斂故又加茱萸炒連以靖其橫憤之勢而所謂逍遙者益從容順適矣得其意而推之亦變理陰陽之大法也趙養葵曰此方以治鬱推而廣之凡寒熱往來惡寒惡熱嘔吐吞酸嘈雜胸痛脇痛小腹脹脹頭暈盜汗黃疸瘟疫疝氣瘧泄等證皆對證之方推而傷寒傷風傷濕除直中者外凡外感皆作鬱治以逍遙散之意推之加減出入無不獲效倘一服即愈少頃復發或頻發而愈甚此必下寒上熱之假證此湯不可復投當改用溫補之劑愚按趙氏以外感皆作鬱看此說甚善即以傷

寒言之寒而何以發熱非人身之陽鬱而不能發歟然其意雖善而方則非可概施變而通之可也○此凡所引趙說皆僭為改竄數字

溫膽湯方

膽附於肝而相火所行也木本含火而木氣少衰則火不能發如濕柴朽木則不能供爨此所謂膽寒也膽火者心火之母膽寒不能發火則心火無所附其氣若明若昧而耿耿常存正如濕柴朽木之火不肯發欸亦不至昏黑且爆逆浮游而反鬱成虛熱此虛煩不眠時動驚悸之病所由來也膽氣上溢則口苦其木虛也膽虛不能制土濕柴朽木不足供爨則脾胃亦寒而痰涎上嘔以無火則不能化物也要其故責之肝膽之寒凡傷寒病後木之生氣未能遽復往往有此惜人多不能發明溫膽二字之義耳

生薑一兩○辛溫為補肝君藥陳皮去白五錢○辛苦甘專行肝氣去白者不欲其入脾胃而使之專行

半夏五錢○辛溫滑內經以治不眠曰陽氣滿則不得入於陰陰氣虛故目不

得暝。是半夏能通陰陽也。少陽膽經脈。出入在陽明太陰之間。故半夏實主少陽膽經。陽氣滿不得入陰。陽氣虛則不能入陰矣。人寐則魂氣入陰。人不得入則皆虛煩不眠矣。不得入者。半夏之辛。能補而助之。故半夏可治不眠。此方用半夏陳皮。皆挾薑以溫肝膽。非用以和脾胃也。

甘草三錢。此又以緩肝補氣。

肝膽而兼補脾胃。

人參二錢。緩肝補土。亦以培木。

酸棗仁炒二錢。本草云。棗仁炒用。治膽虛不眠。生用治膽熱好眠。膽虛不眠之說。前已言之。膽熱好眠者。肝膽之熱鬱而不清。則魂神昏忽。不知思慮。故好眠也。凡愚人必氣粗。氣粗必好眠。此膽熱好眠之明徵。棗仁熟則甘多而能緩。能補緩肝而補脾。則陽可以從容而入陰。且酸以收心神之散。此所以治虛煩不眠若生用則酸多又有以瀉肝膽之過。且收心之散。以使之有所用。故又可治好眠也。

枳實麩炒一錢。苦酸微辛。以破滯鬱之氣。且以降膽氣之上溢。此以之為使。使諸藥皆歸於膽。且挹其輕虛之氣。以達而上行。使膽遂其溫。而肝有所決。則虛煩不眠之證息矣。

竹茹一大握。竹震木之氣。其皮色青。入膽

水煎服

此治虛煩不眠而溫其膽者。嘔涎口苦。無勞心用血之事。則不眠驚悸。非心之虛。而膽之虛也。膽者心之母。膽無溫氣。則心失所依。此虛煩不眠。恍惚驚悸之所由來矣。今人有所畏。則曰膽寒。膽主決斷。不能決斷。是氣沮而寒也。膽寒則必徹夜不眠。神恍惚而失所依也。相火本肝膽同氣相附。溫其膽者。補肝而已。辛以行之。於命門。而行於膽。辛以潤命門。則命門之生氣舒。肝木榮而膽溫矣。甘以緩之。恐其過急也。過急則火妄而氣散。故使膽火有以傅心。而心火得所依主。方內生薑陳皮半夏皆所以溫膽。甘草人參則甘以緩之。而棗仁之甘酸又滋肝火。斂心神。是所以傅薪於火。而治其不眠也。又以竹茹引之。而諸藥併歸溫膽矣。而或以為是和脾胃之劑。則方名又何以言溫膽哉。內經亦有云。胃不和則臥不安。然胃不和又自有不和之證。其臥雖不安。必不虛煩驚悸。不得以此相混也。此方不可稱有加減。

心部

心欲輭。宜食鹹以輭之。以鹹補之。以苦瀉之。虛則補之。心苦散。宜食酸以收之。此治心之法。按方藥之言。補心者。多是瀉心。鮮見有真補心者。但此亦有其故。蓋相火無形。而心火有象。心火以血為用。而神明之化無方。神明之用愈紛。則其火愈熾。心火熾而相火從之。則用血過多。而且日酒是心火不患其不足。而常患其有餘。不患心之不能用血。而患血之不足以供心用。合智愚賢不肖而皆然矣。故醫之言補心者多。是以水濟火。補血而瀉火耳。非真補心也。然此旨自老聃魏伯陽之說已然。但竟以瀉心為補心。吾又恐論者之忘其本。而內經頗以補心之說竟視之為空言也。要之心自有

孔聖枕中丹千金方

頑然不輭。不可不以鹹補之者。人亦或自安於頑而不加察故耳。

孫氏為讀書善忘而設。讀書善忘。人以為心血不足而疲與火亂之愚以為不然。人身之血。化於脾。藏於肝。輸於腸俞。以供心之用。血足則用足。非別有心血而獨見不足也。且方中有滲血之藥。無補血之藥。是非為心血不足。故若疲之與火。固足以昏人神志。然疲火每由役心太過而生。非不能用心者之所患。且疲火苟至於害心。則又必恍惚顛狂。而不止於讀書善忘矣。抑此亦并非消疲降火之方。大抵讀書善忘。非用心血太過而生疲火之病。乃心之堅頑浮漫而不輭。不能用血之過。如枯頑之石。取之無火。則光破不發。未磨之鏡。光明不生。則照物不入。故宜鹹以輭之。辛以潤之。輭其堅而發其火。使之能用血。已耳。是補其正化之不足。而非瀉其外邪相犯之有餘也。

龜版酥炙四兩。甘鹹。鹹以輭堅補心。龜介蟲之靈。固屬水者。而用其甲。則以補心。此潤下作鹹堅極而

輭。寒水之下。君火承之。而藉其靈足以前知。以資人心之知。則又神明之照也。

龍骨 炙研末 煮一宿二兩。甘鹹濇濇與酸同用。鹹以輭堅。濇以收散。龍鱗蟲之靈。而屬木。木之母。龍之變化無方。飛潛不測。而用其骨。則潛伏之意多。然變化之用未嘗不寓焉。人心之頑者。浮淺易動。見物則遷。是以其中實頑然理不入。心而不能記憶。用龍骨之鹹以輭之。濇以收之。使之潛心於淵。養靈根。則浮者可沈。而頑者可通。且藉其靈足以資人心之變化也。

遠志 甘草湯浸一宿一兩。苦辛苦。堅腎而瀉心。則心下交於腎。辛潤腎而補命。則腎上交於心。此方之有遠志。亦猶腎氣丸之用澤瀉四物湯之有白芍也。且志藏於腎。正以兩腎皆命火在水中。命門爲心火之原。火之用不分。而志有所決。人心之善忘。固以其頭而不靈。與理不相入。亦由志之不立。是以心旁騖妄動。而因以入理不深。是遠志之用。雖以瀉心實則養心。使之專能强識也。

石菖蒲 一兩。辛苦。生於水石。體輭而能入堅。理疏通而節密。味辛以補肝。肝木心火之母。火之所附以燃者。辛以散之。又所以開通心竅以發其靈明。此補心之母。以舒肝而生心火也。爲末 錢曰三服

此方龜版龍骨爲補心主藥。一陰一陽。相並爲用。而君火少陰也。故用龜版君焉。

而用遠志菖蒲以調劑其間。菖蒲實補肝藥。遠志則能瀉心。惟龜版龍骨皆鹹以補心輭堅。則菖蒲亦協水中之類以入心。而其辛足以破堅開竅。又肝木以生心火。而發其光明。遠志又爲心腎之交堅。腎而火得所安。潤命而火得所本。且龜龍沈於至靜。則以濬其靈。而堅者可輭。遠志菖蒲發其動機。則以發其用。而塞者可開。所以調劑其間。而動靜乃不偏於用也。

使靜能有所受而動可不妄。有所施。龜之中虛。離象也。中虛而靜。則能有所受。龍潛在淵。變化未施。而有其具。是使能裕衆理於虛靜之中也。遠志以遠其志。是靜專而動直。菖蒲爲陽之倡。是有感而遂通。心統性情而該動靜。靜則中虛而爲明之本。君火所以爲少陰也。動則泛應而神明出焉。其官所以爲君主。苟塊然不輭。則不虛不靈之物而已。故補心主於輭堅。動而不滯於有。靜而不淪於無。靜以涵動。如龜版龍骨之能輭堅。而動重離所以繼照。動而仍靜。牝牛所以利貞。故可以補心而爲强識之助。靜以涵動。神靈之用。寓焉。離之二陽麗於一陰也。動而仍靜。如菖蒲遠志之能辛散。而苦堅之味存焉。離之一陰主乎二陽也。徙以祛痰散火言之。其旨矣。

然心之用與不用。存乎其人。稍有志於學者。或可以藥餌助之。如其浮躁淺露。逐物紛馳。則終於冥頑不靈。又豈服藥所能取效歟。

補心丹 終南僧

人之有心。不能不用。而用心之過。以至於陰血枯竭。則虛損勞傷之病作。五勞七傷雖各有所主。而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七情五役之傷。何一非心之爲病。必欲隱明塞兌。上閉下閉。以爲養生。此固非吾儒之事。但用之而知所節。則可不至於病。君子亦以理制欲而已。此方爲思慮過多。心血不足而設。則凡七情勞役之傷。皆可服。又其藥味固五臟兼補。亦不止補心。但此乃補血氣以供心用。非補心之化源。亦以瀉心火之過。非補心火之不足。必言補心則必辛潤以培生火之源。輭以布神明之照。乃所以爲補心齋者毋徒泥其名以相混也。

生地黃 酒洗四兩。甘苦。色青黑。味重下沈。入於肝腎。甘能緩肝。苦能堅腎。用生則其氣上升。能上交於心。以養心火。滋陰血。如以膏燃燈。燈得膏則明。不至於遽燼也。

酸棗仁 炒去殼一兩。甘酸。甘補酸收。仁入心而能潤。補肝以決其不決之謀。收心以靖其不靖之慮。潤與輭同用。則亦能輭堅。故補心必用之。

柏子仁 炒研去油一兩。辛甘。輭潤。辛能潤命。補鹹見能潤心。養神去瘀血。來新血。此二仁乃補心之主藥。

當歸 酒洗一兩。甘辛。補肝滋血。以供心用。

五味子 炒研一兩。酸。以補肺斂氣。使不妄馳。受火剋。收心之散。使不至妄馳。

麥門冬 炒去心一兩。甘淡微苦。

天門冬 炒去心一兩。甘苦。降上逆之氣。潤肺而降火。滲濕以甯心。

以上五味二冬。實皆肺家之藥。蓋以用心太勞。則心火必熾。而肺金受爍。肺金傷則氣無

所主。是氣血兩虧。故用此以保之。而五味天冬又能下生腎水以濟火也。桔梗五錢。苦辛。苦以降肺氣之逆。辛以瀉過斂之邪。此亦肺藥。又所以輔五味二冬耳。遠志炒五錢。苦辛。堅腎潤命門以上交於心。此猶燈之用燈草也。茯神去木五錢。淡平。滲心腸之邪濕。而茯苓本松之精魄。所結。茯神又抱於木根。有精神相守之意。故可以治怔忡健忘。使神不過散。丹參炒五錢。苦寒。瀉心火以保陰血。元參炒五錢。苦鹹。人腎。以靖水中之火。使清氣得以上升。此又皆助地黃以濟水火而交心腎者。人參五錢。苦甘。補脾胃以資後天氣血之源。而兼補五臟。黃連生用三錢。用心過勞。則心火必熾。故必用此以瀉之。蜜丸。如彈子大。硃砂爲衣。砂亦藉以鎮心安神。臨臥燈心湯化下一丸。甯心且所以燃燈用之正其類也。

心者神明之官。心之化虛。則神明短而不能用血。慌惚無所記憶。此宜鹹以軟之。化字與氣字不同。氣有象而化無形也。若勞心而至於過則心火甚熾。而陰血枯。脾之所生。肝之所藏。皆不足以供其用。此非心之虛。而血之虛也。然心非得血無以爲用。血不足以供心用。則如燈火盛炎。而脂膏欲盡。其熱燄乃愈熾。亦且自焚而就盡。是血之虛亦即心之虛。心火之失其本也。此方惟棗柏二仁爲補心主藥。仁則入心。仁人心也。而君以生地黃。則補陰生血。佐以當歸及丹元二參。引之以遠志茯神。則皆引腎水以交於心而節其過。且滋血以供其用。非直以補心也。至用五味二冬桔梗。以斂肺清金而下生腎水。又佐以人參。泄以黃連。則一恐壯火之食氣。一恐陰血之難滋。而保金以生水。亦以節火之過熾。而均之以適其平也。均之以辨物居方。火不妄炎。水不就枯。且合之則坎離交媾。木足以濟火。歸地及二參遠志也。火收而不散。棗仁五味及二冬黃連也。人參其黃婆歟。亦以鉛制汞之道。而心君可安矣。此方乍見似失之雜。細按之則亦自有條理。但鮮有通其意者。而補心之說亦終以不明。

牡蠣散 陳來章

治陽虛自汗。汗爲心液。心有火而汗出。此非心之盛。乃心之虛也。凡肝虛則生風。心虛則生熱。脾虛則生濕。肺虛則生燥。腎虛則生寒。此皆非外淫之有餘實。內傷於不足。各宜補其正而病可已。故辛以祛肝風。

鹹以靖心火。酸以收肺清。苦以發腎寒。甘以止脾濕。凡非外感。皆宜補正而不可瀉。瀉則正愈虛而病愈甚矣。心虛生火而汗出者。火失所主而妄炎。炎則心煩而津液外泄。如燭心含濕。不能受火。則火爆逸而膏流。陽虛自汗者。陽謂外衛之氣。衛陽而榮陰也。心以有火而煩。而衛外之陽又復不固。蓋火燥肺金。則氣亦失所主。故汗出而莫之禁也。

牡蠣 煅研一錢半。鹹澀。補心和血而安神。補肺固氣而清熱。氣固則汗不出。血和則汗不作。浮小麥 一撮。約百餘粒。甘鹹。麥金穀也。浮則入上焦。而鹹能補心。浮者中虛。可以去妄念而除煩。其皮外堅。肺之合也。肺主皮毛。外堅可以固衛氣。故除煩止汗之劑。必用之。黃芪 炙一錢。甘平。能補土生金。益氣固表。麻黃根 一錢。辛淡。麻黃本補肝發汗之藥。而根節能止汗。用根者不惟節之使有節。而且反之使歸本。所以外助黃芪。內佐牡蠣中間爲之使也。煎服。

人心無去。則外逐而心煩。心煩則神明亂。而火妄。火妄

則血液沸騰而汗出。汗亦血也。但火化太甚。則溢出而色未變耳。此如火迫則丹硃鎔而液流爲汞。若汞復經蒸鍊。則復成丹矣。肺金受鑠而氣傷。則皮毛不固。腠理不密。而氣失所主。此必由七情而本於心之不能虛靜。不能虛靜。則中無眞宰。是謂心虛。心虛宜鹹以補之。不虛不靜。正是不能輭。不能輭者。不虛而不能體事理之實。不靜而不能應事物之動。則是塊然而已。故宜鹹以輭之。自汗似爲輕病。而久之則血液日枯。心腎不交。相火益焚。眞陰虧失。則咳嗽吐血。骨蒸勞瘵所自來也。治之於早。此方爲宜。牡蠣生於水。而能補心安神。亦有水火互藏之意。宜以爲君。浮麥補心。而其皮外固。則有保金固氣之能。故以爲臣。此亦一血一氣。相並以行也。佐之以黃芪麻黃根。以固外而安內。以此止自汗。是必有助焉。可不至血液日枯。眞陰虧失之甚。然而養心息慮。則必存乎其人。

柏子仁丸 陳來章

治陰虛盜汗。盜汗者。睡而汗出。醒則汗止。此與汗不獨發於心。實發於脾。蓋人之心神。寤則明。發於陽而心獨爲用。寐則靜。斂於陰而心腎交。脾爲心腎相交之舍。是所謂黃庭也。脾爲五臟之會。而實積濕之區。斂腎水而存之。肝爲攝之。以待心用。如備膏以資火也。心腎交於黃庭。則夜之所息。受陰血足。耆用可不勞。然或脾虛不能制水。或肝虛不能攝血。或心之用血過多。而不能繼。則心虛生熱。夢寐之際。魂不拘。魄不安舍。心之妄熱。從以入脾。濕不化。血而化汗。心火逼之。爲盜汗矣。曰陰虛者。謂內虛也。心脾虛也。

柏子仁 炒研去油二兩○甘 牡蠣 煅研一兩○鹹濇 補心收散。心自汗則欲其斂。故前方以牡蠣爲君。心盜汗則欲安神。以除妄熱。故柏子仁爲君。而牡蠣只從臣分。

一兩○補脾 白朮 土炒一兩○甘厚土。瀉脾濕。 半夏 薑制一兩○辛瀉心火。滑潤命門以援脾胃。使脾胃能化氣血。而不至生痰。其應夏至而生。是能開闔陰陽。其辛滑能通利關節內經用半夏粥以治不眠。所以使陽得入於陰而安舍也。 五味子 肺氣收心散拘。魂使魄以定魄。 麻黃根一兩○止汗。 麥麩 五錢○鹹補心。除妄熱。固腠理。止汗。此不除妄火。用浮麥而用麩者。浮麥完固。使心自不汗。麩已去麵。使去火而止不可知之汗。 棗肉丸。如菜豆大。棗甘補脾。使入黃庭爲心腎相交。魂魄相守之舍。 米飲下五十丸。日三服。米飲下。亦使之入脾胃。前治自汗兼治外。故用散。此治盜汗專治內。故用丸。

自汗者。必心煩。心煩者。心虛生火也。此專責之心。盜汗者不必煩。然其神明必昏。亦未嘗非心虛生火。但其心素濁。如火煙迷迷而神在明。沒間耳。心神窘且迷沒。及偃息而栖於脾。則其神挾火與俱。或魂夢擾攘。如日在霧中。魂之靈。炒爲神。魂即相火之行於肝木。而神其光明耳。神昏挾熱。熱妄即魂之擾也。或昏睡沈沈。如火埋灰下。昏睡亦屬火。所謂蘊熱好眠也。熱鬱濕中。故沈昏不爽。雲中之日。灰下之火。蘊熱彌甚。脾固濕腑。火不受濕。逼而爲汗。是爲盜汗。脾不化血。則脾亦虛矣。此兼及於脾。脾不生血。而生汗。則汗無所藏。而魂失所依。魂依於魄。魄卽血之靈。而精尤魄之粹者。血不歸肝。則魂失所依。相火獨行。而心熱愈熾。如以乾木付火。心不用血。水不濟火。火陵所不勝。而腎陰亦虧。陵所勝而肺金受爍。亦勞瘵諸病所由來矣。此方君以柏子仁。補之亦以清之。柏子仁辛鹹。鹹輭其堅頑。辛行其濕濁。臣以牡蠣補之。兼以收之

所以靖心火之妄。人參白朮以補脾去濕使脾不積濕。而生血以供心用。則心亦安之。所以止盜汗之源。半夏通陰陽之扞格。亦以行濕。五味斂陽以就陰。亦以保肺。一行一斂而陰陽和。魂魄合矣。此不用棗仁而用五味子。不惟收魂且以攝鹽節以麻黃根。固以麥麩此即所以止汗。此方補心兼以補脾。以其既睡而出汗。故補心於脾中。而靖其妄熱。

韭汁牛乳飲 朱丹溪

治噎隔翻胃。胃氣格血格食格痰格之不同。而未有不由於心虛生火者。丹溪禁用香燥而言當補血潤燥。益陰和胃。調中。斯可謂得其道矣。蓋凡得此病者。多是隱忍鬱怒。積慍怒而不得自遂之人。加以酒肉厚味。辛熱助之。心之用血太過。而血以枯。心虛火熾而血益涸。酒肉厚味助之。而火熱

積於胃之間。火熾水乾。關門先涸。關門者。小腸與膀胱相交際之處。水火之交也。關門以上。小腸治之。而小腸者。心之表。心有妄火。則小腸火結。故關門先枯。涸經曰。三陽結謂之格。三陽者。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也。關門涸者。朝食暮吐。俗謂之反胃。小腸積熱熏灼於上。則幽門亦涸。幽門涸者。食下良久而吐。俗謂之隔。亦積熱熏灼於上。則賁門亦涸。賁門涸者。食下須臾即吐。俗謂之噎。賁門火益上熏。則吸門并涸。而食不能下矣。要其始則熱結先在小腸。其原則心火虛妄。而血熱焦枯之故。又賁門以上爲上焦。幽門以上爲中焦。關門之間爲下焦。三焦者。相火所由。而上行而水道所由下降。火氣上逆。則水道不能下行。而三焦心包又相爲表裏。心包主血。以供心用。火熾血枯。故噎隔反胃之證。瘀血者爲多。其證雖曰結在太陽。其治之之道。則在補心輔堅澗以滋陰活血。兼用甘以養之。酸以收之。而香燥之藥。則所必忌也。

韭菜汁 甘辛而有酸味。補陽而能斂陰。益氣而能滋血。和胃潤腸。生新去瘀。 牛乳 甘鹹滑。補心清火。潤腸胃。解結熱。滋陰血。補虛勞。 等分。時時飲之。

腸胃枯涸。食不能下。此噎隔之標。心勞血虛。火妄血涸。此噎隔之本。標之見始於膈。謂小腸。繼而迭及三焦。即關門幽門賁門。凡隔證之始。必先小便赤澀。或且癃閉。食不能下。標證急矣。韭汁牛乳以潤之。可以和中養血。而治本之意。亦即寓乎其中。能補心輔堅。酸能甯心去瘀。陰血足。則心得所養。而火不妄。燃火不妄。則血日以滋。生而三焦不涸。是標本兩得之。故治格之方。莫良於此。朱丹溪又言宜兼服四物湯。蓋四物補肝。又所以爲補心之母。專以滋血養心爲本。有痰者。宜加薑汁竹瀝。火盛者。宜加童便或蘆根茅根汁。食隔者。宜加荸薺汁或陳酒或米醋。各隨所宜。愚謂此方并可以治吐血。

脾部

脾欲緩。宜食甘以緩之。以甘補之。以苦瀉之。虛則補之。脾苦濕。宜食苦以燥之。此治脾之道。脾胃爲後天之主。五行待土而成。故補脾可兼補五臟。凡治五臟病。皆以固脾胃爲本。又胃爲氣之本。脾爲血之本。此則有分有合。胃燥脾濕。又各宜視所偏爲補救也。

補中益氣湯 李東垣

中謂脾胃也。脾胃兼統氣血。而獨益氣者。氣爲血倡。氣無質而血有形。氣輕能上行。血重多下降。氣充則能率血。而血從於氣。氣虛則不能攝血。而氣反從陰以下。鬱而成濁熱。血反妄行矣。氣愈升則愈清。而爲陽。陽之清者上升。則陰之濁者亦欲而下降。如日之升愈高。則愈明。而陰翳浮游之氣自斂。此東垣所以多言升陽也。方中芪參朮草。所以補中而益氣。升柴所以升陽。而當歸亦以滋血。以言氣血之本。則本於

腎命。命火爲陽氣之本。腎水爲陰血之本。此氣所由生。腎氣丸所以補先天之不足。若乃後天脾胃以化水穀而滋氣血。脾胃之爲飲食饑飽勞役無節所傷者。則此方可以主之。厚土之化使地氣順以承天。含物化光之道也。後天以脾胃爲主。土兼五行。故診脈亦以胃氣爲重。其有外感而兼內傷者。宜視此爲加減。此惟上焦痰嘔中焦濕熱傷食腸滿者。則不宜服。東垣自言之矣。

黃芪蜜炙一錢半。甘平。色黃。胃土之主藥。李東垣曰。脾胃虛者。因飲食勞役。心火亢甚而乘土位。其大肺氣受邪。須多用黃芪。而人參甘草次之。脾胃一虛。肺氣先絕。故用黃芪以益皮毛而固腠理。不令自汗。按黃芪本益胃。胃化氣以輸膻中。然後肺受而生之。故黃芪又能補肺而固衛氣。然實補胃之君藥也。人參一錢。甘苦微寒。色黃入脾胃。李東垣曰。上喘氣短。人參亦故以人參補之。按胃肺既虛。則必上喘氣短。人參亦補脾胃而兼補肺也。甘草炙一錢。甘平。脾土之藥。坤德之純。李東垣曰。心火乘脾。用此以瀉火熱而補脾元。若脾胃急痛。併大虛腹中急縮。宜多用之。中滿者減之。按脾胃虛而心火乘脾云者。心失血之滋。而虛火妄炎。故下就子之養。而上爍肺金。至洞血且傷氣也。以其爲虛火。故甘草之甘温可以瀉之。甘以緩脾。則血生而心得所資。虛火靖矣。人參亦瀉心火。白朮土炒五分。甘苦補脾。燥濕。李東垣曰。除胃中之熱。補腰膂間血。按土厚濕消。則胃熱除而血亦利。腰膂當中州。脾胃所居。白朮亦脾胃主藥。而此只從臣分者。以脾虛有火。不欲使之過燥也。升麻三分。甘苦。行肝氣於脾胃之鬱壅。柴胡三分。味苦氣輕。升腎水於肝膽。以游行之火。陰血之熱。散陰火之鬱。李東垣曰。清氣在下。必加升柴以升之。引參芪上升。以補胃氣之散而實其表。又緩帶脈之急縮。按此二味。皆肝藥。但升麻主氣分而行於胃。柴胡兼血分而行心脾。此非以補氣而資之。以升陽實以溯本根而達之枝葉也。帶脈當腰膂間。虛則陽下墜。而不能舉。故急縮。陳皮五分。辛苦甘。舒肝木。和中氣。燥脾濕。李東垣曰。氣亂於中。清濁相干。用陳皮以理之。又助陽氣上升。以散滯氣。當歸五分。甘苦辛。潤。此入脾肺藥中。則以補脾和胃。養陰生血。李東垣曰。陰火傷生發之氣。則營血虧。血減則心失所養。故加甘辛之味。以生陽

氣。仲景之法。血虛則以人參補之。血旺則能生陰血。更以當歸和之。薑三片。棗二枚。煎以助陽嚮和脾。

此方芪參甘朮爲脾胃主藥。四藥皆能兼補氣血。而此方主於升達胃之陽氣。以靖陰濁之火。故而用升柴陳皮以宣達其氣。當歸以滋用黃芪爲君。

其血。四藥實補行肝氣。而以此輔芪參甘朮。則皆以宣達脾胃之陽。而散其壅鬱。土承天氣以生物。人之脾胃亦土也。人之腎命肝膽。亦天之陽氣所以生物。脾胃稟腎命肝膽之陽而後能化水穀。以生氣血。灌溉周身。亦土之承天而生物。歸通行命門之陽。以由膻而升於坤土之上。胃氣以開。升柴行腎水之陰。以由肝而升之。坤土之上。脾血以滋。腎水陰也。其來而升。則亦謂之陽。歸則以陽滋血。升則以陰行氣。此陰陽之妙合也。天氣之陽。既來而升。而坤厚承之。則地氣亦以上升。芪參甘朮。乃大著其生物之功。其上雖有陰翳鬱積。亦皆變化消融。不至於遏地氣之陽。以蒸爲邪熱矣。使土德加趙養葵恒賛此方之用升柴。蓋亦非無謂也。

厚。而生氣曰滋。芪參甘朮。所以厚其土。升柴歸橘。所以滋其生。土厚而不濡氣滋而不息。厚德載物。含之所以宏。承天時行。光之所以大。土不厚則含之不能宏。無以承天而生物。然生氣不滋。則光之無以大。而亦不能生物矣。此猶婦人身體不強。則不能生子。而非得男子之交。則亦不能生子也。是以升肝腎之陽於脾胃。天氣之交於地也。脾胃得芪參甘朮之補。則有以承天而時行矣。此補脾胃而滋後天之化之用。使生物有常。而物之成亦無不順。遂莫之夭閼矣。生物有常。如脾胃之生氣血而灌溉百骸也。血氣常用。則心火不亢。肺金不傷。雖偶有外淫干之。亦無不退聽而潛消矣。其有加減。視氣血所偏及外淫所淹。變而通之。隨在可以建功矣。如精神短少。則加人參五味。血液不足。則加當歸。氣虛多汗。則加芍藥五味。燥熱短氣口渴無味。而大便溏。加重蒼朮及半夏黃芩。益智三分。婦人經血不調。則加炒黃芩神麯。頭痛。則加蔓荊子。痞甚。則加川芎。

頭痛則加藁本細辛風濕相搏則加羌活防風有痰則加生薑半夏胃寒氣滯則加青皮豆蔻木香腹脹則加木香砂仁積實厚朴嘔痛則加白芍甘草熱痛則加黃連能食而心下痞亦加黃連陰火加黃柏知母大便閉加大黃咽痛加桔梗有寒加肉桂濕甚加蒼朮陰虛甚則去升柴加熟地山茱黃山藥肺熱咳嗽加乾薑則去當歸加茯苓蒼朮脾胃不調胸滿手足倦怠食少氣短口不知味則去當歸白朮加木香蒼朮欲食勞倦滿悶短氣不思食不知味時惡寒則去白朮加草蔻神麴半夏黃柏又或隨時令順運氣以斟酌變通皆可無失其意土爲萬物之母補土則五行皆可暢以成也。

歸脾湯濟生

治憂思傷脾至脾虛而不能化血者脾不健則血不生脾血不生則心無所用是以有怔忡健忘驚悸盜汗發熱體倦食少不眠諸證以血少則木枯而魂離木枯魂離則火炎而神蕩至於魂離神蕩則血且逐火妄行而有吐衄腸風崩漏諸證方中以參朮甘芪爲主皆以補脾生血而當歸龍眼以滋之木香以舒其氣皆脾藥也其用茯神棗仁遠志則所以安心神而止其妄然憂思所以傷脾而憂思者心也心之用血無節以至脾之所化不足以供之則脾傷矣故引水濟火以斂其心而安之正所以使脾不至於傷而安火亦所以生土補中益氣湯意主於氣而未嘗不先補其氣要皆留心於血此方意主於血而未嘗不先補其氣要皆引脾胃爲主其曰歸脾者藥不皆入脾而用寶歸於脾非使血歸脾之說也。

人參二錢半○甘苦專於補脾益氣生血。白朮土炒二錢○補脾燥濕去熱。黃芪錢半○甘補胃氣亦除胃熱甘草一錢○此用甘草甚輕。龍眼肉二錢○甘溫滋潤色黑汁赤能補脾滋陰生血且交心腎於黃庭。茯神二錢○安心神。棗仁炒二錢○甘酸遠志甘草水洗一錢○苦辛引腎水以上交於心而斂散之。當歸酒洗一錢○甘苦辛以滋肝血。木香磨五分○辛苦補肝行氣舒脾去鬱升清降濁。薑三片。棗三枚煎服。

前方主於益氣故以黃芪爲君此方主於滋血故以人參爲君參芪甘朮皆補脾爲滋血之主人身之血本於腎水而脾土運化之肝木攝藏之然後輸之以供心用故脾爲後天生血之主脾厚而不生濕則生血矣土氣薄則不勝水而生濕土氣厚則有以攝水而化血白朮之燥濕甘芪之厚土皆有以滋血也。龍眼甘補滋潤所以爲生血之佐木香遠志則又皆能升腎水以由肝而達之心脾。遠志達於心木香達於脾心脾得水以能化血用血當歸以厚肝之藏棗仁以節心之用茯神以止心之妄仁甘酸而潤瀉肝血以輸之心又收心之散以節之而茯神以安之也蓋人思慮過則心火熾而用血多則脾勞而血不繼血不繼則心火愈妄肝木愈焚。此怔忡驚悸盜汗不眠發熱諸證所由來也。火妄木焚則血

且旁溢。此吐衄崩漏諸證所由來也。故又引腎水以濟火龍眼遠志皆能交心腎。且以滋血龍眼當歸皆以滋血。而開心脾之鬱憂思則心脾鬱開之木香棗仁所以然後脾土不勞得以專於化濕成血此方所以名歸脾也。

四君子湯局方

治一切氣虛之證其加減則存乎人然人多以此爲補肺而不知實補脾胃補氣之所由生非補氣之所爲主與四物湯之爲補肝者又不同然胃氣既旺則肺亦未嘗不受補矣。

白朮二錢半○甘苦溫甘能補土苦能燥濕本補脾胃之君藥而此方或以人參爲君以白朮爲臣則失之矣。人參二錢○甘苦微寒補氣而兼能滋血爲臣。甘草二錢○功專緩補。茯苓二錢○淡滲。功專去濕。上三藥皆甘茯苓獨淡淡主滲泄非補藥且入此方則非以安心神也滲濕亦苦

以瀉之之意。此以爲朮參甘草之佐。然濕去則脾胃加厚矣。薑三片。棗三枚。煎服。此皆中守之藥。惟薑有以行之。

脾欲緩。宜甘以緩之。朮參甘草皆甘味也。然過緩則恐生濕。而朮參則皆有苦味。緩而不至生濕。其有邪水。則茯苓滲之。脾厚而健運。則水穀化而胃氣日滋。胃氣滋則飲食益進。身體可日强。此脾胃獨虛。肺氣短少。而非先天之有不足者用之。

六君子湯

爲氣虛而有痰者設。痰本於濕。而成於火。脾土不能制水。則水積淖而成濕。濕鬱成熱。脾虛亦生熱。則濕結而成痰。故祛痰爲末。而健脾燥濕。乃治痰之本。然既有痰。則不可無以祛之。故此方加去痰之藥。而仍以四君子爲主。

陳皮辛苦燥濕和中。主於順氣。氣順則痰消。○留白亦可。

半夏。二錢。○辛滑。能推瑩行水。開闔陰陽。通利關節。爲行痰之專藥。人多疑燥。實非燥也。但陰虛火燥。津液渾濁。遍而上沸。或夾膿血之痰。則非所宜。

即前方。加半夏。

此仍以補脾胃爲主。而加祛痰之藥。凡人之脾胃稍虛則不能無痰。有痰而未至已甚。以生他疾者。可通服此。或用治蠱脹。以脹自太陰之虛寒致之。亦脾虛生濕。濕鬱成痰。因以阻塞不通。故也。若脾健胃和。氣旺痰化。則脹自可愈。非謂塞因塞用也。然後者或能取效。深者未必建功。蓋脾胃虛寒。不能制水。必因命門火衰之故。不補命門。徒求之脾胃。則未探其本也。觀此爲加減。亦可知。因證而施矣。如脾胃虛寒。或至胃痛。或腹痛。瀉泄。則加香附砂仁。或痰濕散漫四肢不舉。則加竹瀝薑汁。如虛熱潮熱。身體倦怠。則加柴胡乾葛。黃芩白芍。治瘴瘧痰癖。則加草果烏梅。又或去橘半而加黃芪。山藥。以養病後怠倦。去橘半而加山藥扁豆。以治表熱既解而復發熱。此皆斟酌由人。然古方中亦有加減而未盡善者。則不可以古有此方而泥之。以四君子合四物用之。曰八珍湯。於八珍湯再加黃芪肉桂曰十全大補湯。此果氣血兩虛已甚。不得已而用之。

理中丸 張仲景

本作理中湯。治太陰傷寒者。又以之作丸。張仲景曰。大病瘥後。喜唾。久不了了。胃中有寒。宜理中丸溫之。按此自可治一切脾胃虛寒之證。

白朮陳壁土炒四兩○健脾燥濕。脾家君藥。人參二兩○補氣厚土。乾薑炮二兩○辛苦熱。去沈寒。甘草炙二兩○甘緩補土。搗山藥爲糊丸。如梧桐子大。山藥甘淡。可益脾胃。古方用蜜丸。愚僭改用山藥。

此亦同四君子。但不用茯苓而用炮乾薑耳。乾薑味辛。炮之則有苦味。以之入脾。益命火以溫脾土。是爲理中之本。辛補肝。命薑性生則行表。乾則守裏。炮之味苦。則能燥脾濕。且君以白朮。則薑亦隨之入脾。以溫煖脾胃。蓋脾胃必得命門之火而溫。如竈中有火。而後釜能熟物。若徒厚脾土而不補命門肝木之火。則竈中無火。脾胃只成冷鍋而已。故謂此方用炮薑爲得理中之本。山下有雷。頤養之道。胃陽土也。肝火宜得古人之意而推之。加附子爲附子理中。爲震雷。四肢拘急。加枳實茯苓爲枳實理中丸。治中寒腹痛身痛。加茯苓川椒烏梅去甘草爲理中安蛔丸。治胃寒吐蛔。

健脾丸

主消導。而方名健脾。脾不健。則積何以消。故以補脾胃爲主。而後加消導之藥。且瀉邪卽以補正。消之乃所以成其補也。

白朮土炒四兩○以爲脾土君藥。人參二兩○以大補其氣。陳皮一兩○辛苦隨朮參則以行胃氣。枳實三兩○苦酸微辛。微陰。破逆氣。力猛而功專降泄。麥芽炒一兩○甘鹹平。鹹能軟堅。主消穀食。山楂去核一兩○酸甘鹹平。亦能斂陰而主消肉食。神麴糊丸。開胃消滯行瘀。米飲下

脾胃爲倉廩之官水穀藏焉胃主受胃虛則不能容受而不嗜食脾主輸脾虛則不能運化而成滯積脾胃何以虛過飢則傷胃過飽則傷脾。飢則胃氣餒乏。飽則脾倦於運。及乎胃已傷而猝飽脾欲倦而復加。則脾胃交傷矣土已疲而木乘之則胃以生熱熱氣上逆。所以不能容土已薄而水侮之則脾以生濕濕氣沈濡。所以不能運。戒參皆味

兼甘苦有以厚安其土而除其濕熱爲補脾胃之主而後辛以行其氣。陳皮神麴皆辛。苦以降其逆。枳實之苦。乃有以善其容。鹹以輭難化之堅。麥芽山查皆鹹。酸以斂腠疲之力。枳實山查味皆酸。乃有以助之化補之而後消消以成其補。故其功歸於健脾。如脾虛食減而無積滯。則去山查麥芽而查麥芽陳皮而加當歸芍藥川芎麥冬柏子仁。其或挾痰挾火。則亦隨宜加減。存乎其人。

當歸補血湯 李東垣

治傷於勞役。脫熱面赤煩渴引飲。脈大而虛。蓋血虛則生內熱。所以肌熱面赤而渴。脈大而虛。則非由外作熱。而熱自血虛生。七情五役飲食飢飽。皆足以並傷氣血。然氣無形而血有質。無形者之衰猶易回。有質者之虧則難補。且勞役陽作之氣。是以多傷於陰。其氣固未嘗不虛。而血虛則先見。然血傷固先見於氣傷。而欲補血則又必先補氣。以氣爲血倡。男子不貧而後能娶婦也。此方君以黃芪。黃芪胃氣之主藥。胃氣盛而後脾血滋。然亦必當歸滋之。而後血乃日盛。爲之媒也。血生於脾。此方補脾胃以滋之。是爲補生血之本。猶四君子爲補生氣之本。與四物湯之爲補肝者又有不同。

黃芪炙一兩○甘辛苦當歸本補肝藥。而辛潤善滋。從黃芪以入脾。則可以滋脾而生血矣。空心服。使直入脾胃而無飲食之礙。

脾胃主化水穀。以滋生氣血。而陽盈陰歉。則氣恒有餘。血恒不足。況爲勞役所傷。則陰陽偏有所虧。而兩不相比。陰不能從陽。則脾不生血。血脈空虛。孤陽獨治。此所以陰虛生熱也。既曰脾不生血。孤陽獨治。則何不急用四物。而仍君以補氣之黃芪。曰四物君以當歸。佐以芎

芎。所以補肝而使血有所攝。非補血所由生也。歸芎皆辛行。所以補肝。此君以黃芪。臣以當歸。則所以補脾而滋之生血。芪歸皆甘緩。則皆補脾。而氣倡而血從之矣。用芪不用歸。則血所由滋也。氣倡而血從之矣。歸則只是補氣。用芪而臣之以歸。則可以生血。使或用參歸亦然。然不用參而用芪東垣蓋實師仲景之意而別出一途以自見耳。芪五倍於歸。何也。曰氣味有輕重。芪性平緩。氣味皆重。芪不五倍。不足以倡歸矣。使平用則歸勝歸自歸肝而不入脾矣。故五倍也。若用人參。惟陽獨治。斯亟於求陰。山澤所以可則不必然。損惟山能受斯澤從而應澤山所以能咸。胃陽土。主氣主血。澤也。胃得脾助陽乃不孤。當歸辛潤。可以行濕使化血。所以助陽而潤物。如損澤益山也。胃氣積厚。陽可倡陰。黃芪甘緩。有以待當歸之滋潤而血從以滋。如山虛受。有以感澤而澤應之爲咸也。補脾胃以

生血其道又如此。

肺部

肺欲收宜食酸以收之以酸補之以辛瀉之虛則補之肺苦氣上逆宜食苦以泄之此治肺之道○凡酸斂之味乃所以補肺五味子芍藥烏梅皆是也濇與酸同百合白及五倍子亦補肺藥甘淡之味亦能補肺則升土氣以生金耳苦辛味則皆瀉肺邪者肺主氣故補氣亦所以補肺然必肺能斂氣而後有以主之若肺不能斂氣則又何以主氣今人只知參芪爲補氣而言及五味子芍藥枇杷葉則視之爲畏途險藥不亦惑乎。

生脈散 千金方

孫思邈爲壯火傷氣者設肺爲氣主肺受火燥則不能主氣而氣失所歸則肺無以出治節而百脈皆失

調故病淺則氣短體倦口渴多汗肺燥而咳若深則津液枯竭百脈妄行元氣消亡盡矣故此所以補肺而斂氣或疑此以補氣則似無與於脈然不曰生氣而曰生脈何也曰天氣本於命門穀氣化於胃腸胃氣上輸膻中而後肺總攝之氣之生不在肺也惟肺斂氣而出治節以敷氣於周身而後百脈從之以分布流行疊相灌注此所以爲生脈也蓋肺猶笙匏而眾簧插焉匏堅而不裂中淨而無垢然後有以受吹氣而鼓動眾簧聲發而各得其和使匏有旁竅中有不淨則吹氣旁洩而無以動簧矣此肺虛則不能主氣而補肺乃有以斂氣之說也然使置空匏而無吹氣之人則匏亦豈能自爲動簧是氣虛則肺虛肺無所主又何以敷之百脈此補氣乃所以補肺之說也氣有所主則來而聚氣無主則散而衰是故補肺乃有以斂氣而補氣亦即所以補肺也。

五味子七粒不研碎核○肺爲五臟華蓋而朝百脈五味子備五味又體質輕虛自上而散垂於下則亦有肺象焉然酸味爲炙故能助斂藏之化而爲補肺君藥然以五味子爲君而只用七粒者其體質雖輕而氣味自重故不在多用雖只七粒已可攝人參麥冬之各五分者而君之矣

人參五分○甘苦微寒大補元氣以從五味子則所以輸氣而達之膻中以使肺爲之主

麥門冬五分○甘淡微苦微寒而性復滋潤甘能補氣淡滲邪濕苦能降逆潤澤可以滋肺金之燥而爲生水制火之源此所以爲五味子之佐

水煎晨服分兩何若是之輕曰古人上行之藥多從輕劑惟連日服之無間則其效自大

此方以五味子爲補肺君藥五味則具補五臟之氣而粒則以此爲參冬之佐抑知此方之所以斂陰保肺潤燥清金而使熱不能傷氣不耗散者固全賴五味子以爲補肺君藥也而人參麥冬爲之臣佐人參補中氣以輸之膻中而使肺有所斂麥冬降逆氣以甯抑心火而使肺得所安使氣以體固體以氣充體即魄也魄而成脈萃而成精凝而成形而凡爲物之匡郭以有精爽而妙於有無之間皆是也肺主魄而又主氣者氣以

魄爲匡郭故體所範圍而氣從而範之以不至於散君之所以制羣臣也魄以氣爲推行故氣所充周而體亦憑之以不至於餒臣之奔走以事君也此肺之所以藏魄而因爲氣主然國家惟臣是賴肺出治節而朝百脈而無中氣以充之則治將誰治故補肺主於補氣也體固而中有可存氣充而用惟其節氣以魄爲範圍金隄防而水入優游矣魄以氣爲充周水有餘而陽氣伏蒸矣金爲隄防水入優游三分水餘陽氣伏蒸此魏伯陽爐火說中語五味子補肺之斂是以金爲隄防也金斂固而後有以主氣如有鼎而後有以容水故言水入優游也人參補氣以充之麥冬清火以輔之是陽氣伏蒸而水自有餘於是可以使脈氣灌輸不失其節氣不短促體不倦怠口渴咳嗽之斂氣所以補肺此以抑證可以除矣此亦爐鼎之道

少陰之過少陰謂君火而救受爍之金夏月盛暑雖無證亦宜服之使壯火不至於食氣人有將死而脈絕者服此

脈可復生以氣欲散而能斂之之效

補肺湯

治肺虛咳嗽夫秋冬春夏皆以相生爲序而秋之承夏則屬以金繼火人之五臟腎肝心皆自下生上而肺居心上則且以火燥金陽當亢極之餘陰金何能遽斂以未能遽斂之金而心火或陵之此肺虛之所以咳嗽也咳嗽非一端有因風因痰因濕因火因寒之異蓋肺惟主斂非所斂則皆激而咳外邪所干皆乘其虛而邪既有餘則皆屬之實惟或者悲哀所傷肺氣不能自斂妄火過亢以乘所勝而肝木亦侮所不勝脾胃之氣不輸膻中腎水位遠而不能救則是肺金之虛而非外感此方所以補肺虛非以治咳嗽其標此方以補肺虛非謂治咳嗽者可概用也然邪之所乘其正必虛則凡治外感咳嗽者亦非可竟忘補肺矣

五味子炒一錢○氣味甚重雖只一錢已是君藥　桑白皮蜜炙二錢○甘酸微辛色白專入於肺爲補肺清金之良品抑已亢之火開生水之源者其氣味輕故用二錢卻只是臣藥　熟地黃二錢○補腎水以濟火使有制而不至於爍金五味桑白皮補肺金而即能下生腎水地黃補腎水而即可上保肺金　人參一錢　黃芪蜜炙一錢○補土以生金補脾胃之氣以上輸於肺使肺得主氣則肺充實而不畏火克　紫菀一錢○辛苦以此與生脈散用人參之意同　於補肺劑中用瀉肺之藥與腎氣丸中用澤瀉四物湯中用芍藥同意或一例謂爲補肺之藥則失之矣　枇杷葉去毛淨蜜炙一錢○苦酸葉在上而輕有毛又能去肺主皮毛酸以補肺之收斂苦以泄肺之逆氣加之甘以潤之亦清肺金之良品又以助五味子而爲之佐　水煎服

此方與生脈之意大同特因肺之已虛而重其劑耳其用桑白皮地黃猶生脈散之用麥冬而重以地黃爲金之已受火克也麥冬桑白皮皆能清金而生水但麥冬兼可清心則不必熟地此用桑白皮則又以接引腎水而使之上行根皮之性固引水而上葉枝葉者熟地補水而下沈得桑白皮之接引則水可上行而清火用人參黃芪猶生脈散之用人參而重以黃芪爲肺氣之已虛也人參黃芪補脾胃之氣兼能補肺而升胃氣於膻中則人參尤賴黃芪之助既皆重劑則又用枇杷葉以助五味子之斂以重補金化化字與氣字稍不同惟加紫菀以瀉肺邪則惟恐害正之深慮也補中用瀉皆如此

百合固金湯　趙蕺

治肺傷咽痛喘咳痰血此方不專補肺而兼肺腎以咽痛干足少陰脈也然咽與肺合體相比咽之痛究是肺之傷而補水以制火亦正所以清金而補肺

熟地黃三錢○此以補水爲君藥與補心丹之意略同　生地黃二錢○用熟以補腎參又用生者左行入肝以攝血而上交於心正所以濟火也凡熟則定守而生則上行　麥門冬一錢半○清肺寧心又以接引二地而通於肺　百合二錢○甘以清肺中之痰血解肺上挾咽之火也　貝母一錢○苦辛色白入肺形亦似肺之附於咽喉而苦能泄肺中上逆之氣辛能行肺中陳鬱之濕且能解鬱寧心而快膻中之清氣所以止咳嗽消上壅之熱痰也　生甘草一錢○甘無不補而用生則取其上行補土以生金能養陰而瀉火　當歸一錢○此以助生地之行且使血復歸肝而不上逆也　元參入分○苦鹹潤能滋腎水而升其清氣於膻中以靖浮游之火此又以助熟地之滋且使水氣斂散而不爲痰也　桔梗入分○苦辛功專入肺辛瀉肺邪苦降肺逆在此方爲瀉肺之藥其與貝母不同者貝母能滋潤肺金而此則苦燥也　水煎服

肺爲相傅之官。治節所從出。而居近心位。畏火之偏然。使肺金肅清。以木化言。而五臟平和。肺爲五臟華蓋。則不畏火之克。而治節自能從容。氣有所主。以無游散拂逆之病。肺之化虛。則治無節。而不能主氣。氣逆脈亂。此宜酸以收之。此生脈散之類。然肺本多氣而少血。易失之燥。而或入之腎水虧失。相火上炎。金雖生水。而不足以勝火。則肺勞。津液自肺而生。水道自肺而降。此水之上源。卽金生水之實。君火無畏。相火助之。合而上炎。則肺愈受傷。此咽痛喘逆咳嗽痰。是因腎之虛而反致肺之虛。肺已勞於用也。肺以主氣爲本。此方惟百合芍藥爲補肺主藥。而君以熟地。則補腎滋水。佐以生地。

以壯水而制相火。而當歸元參又引水以上行。引血以歸肝。麥冬貝母生甘草。則上下其間。以通金水相生之路。元參生甘草升清氣以上清肺金。又以枯梗瀉肺之餘邪。而降其逆氣。恐有不當斂而斂之泄之。蓋主於制火使不至刑金。而後助金以下生腎水。則其意亦歸於固金而已。或謂此不欲用苦寒以傷生發之氣。然方內地黃元參貝母亦何嘗不苦寒。若知藥苓連則自非此證所用。耳何則。以肺化已傷故。李士材曰。此方殊有卓見。然土爲金母。清金之後。急宜顧母。否則金終不可足也。按士材此亦一見。然此時此證。只宜以本方治之。與生脈散補肺湯之用。又自不同。欲代此方。則入仙長壽丹近之。然而力緩矣。

補肺阿膠散 錢仲陽

治肺虛火嗽而無津液。且氣弱者。意重潤肺瀉火。然瀉肺之藥。居多矣。但制方有法。則能用瀉以成其補。阿膠文蛤粉炒一兩半。甘鹹粘潤。能滋肺金之陰。而固其收斂之氣。雖不酸而可與酸同用。且又以滋勝。肺液已枯。則宜膠以滋之。炒以文蛤粉之酸濇。又以助其斂固。阿膠難眞。好黃明膠亦可代之。馬兜鈴焙一兩。苦辛。苦泄逆氣。辛瀉肺邪。其形似牛肺之下垂。而開裂向下。故有清熱降火之能。牛蒡子炒香一兩。味辛而功專瀉肺。杏仁去皮尖七錢。甘苦辛。泄逆瀉邪。而亦能滋潤。甘草炙一兩。此則補土且以輭堅去硬。兼可甯心。使虛火自平。不用參芪者。火方上逆。不欲驟益其氣也。梗米一兩。梗稻甘而補土生金。而性味沖和。晚稻又微酸。此亦且能助阿膠文蛤之斂。水煎服。

此因肺氣本不甚虛。而陰陽偏勝。氣熱上逆。遂成虛火。以致津液枯涸者而設。故滋潤之意居多。不拘壹於斂固。惟欲降其逆而平其陰陽也。要其功則歸於補肺。

加味百花膏 清

治喘欬不止。痰中夾血者。咳嗽之因不一。而咳久則肺虛。肺虛不能主氣。則氣愈上逆。且喘而促息。氣逆而上。則生火。火結濕而成痰。火傷肺而夾血。正化既虛。則補正爲急。而瀉邪次之。以斂固而兼滋潤。其本非氣虛。則不須補土以益其氣也。

百合甘苦濇。爲斂肺主藥。款冬花味辛。以舒其斂閉之餘邪。且能散肺熱而除痰定喘。烏梅酸。鹹。酸以補肺而斂陰。鹹以補心而散血。曾經火氣熏蒸而色變黑。則肺居心上。不畏火之燥。此亦補肺主藥。百部苦甘。功專入肺。甘辛苦。舒鬱熱而行痰止血。補苦泄。主治哮喘。紫菀

煉蜜丸。如龍眼大。食後臨臥嚥化一丸。蜜能潤肺止嗽。此取百合款冬花而名百花。又蜜亦百花之英。臨臥服者。臥則氣歸於肺。使藥亦隨之以入。

此爲肺憊而虛。兼有外邪客之。久而不散。正不能勝邪者說。又補正之一法。

肺血丸 丹溪

治咳嗽痰血。凡血證多由於火。咳嗽則火之陵金。金受火則咳。金含濕則火迫爲痰而嗽。火逆氣上則血逼而上溢。此或由相火。則其血散。或肺自傷火。則血縷從痰而要責之肺虛。肺氣不虛則能生水以制火。且肺不受傷。惟肺虛而後火陵之。故仍當歸重斂肺。○血證不一。凡唾中帶血。咯出有血者。腎之相火。迫血上行。鼻衄咳嗽之血。則肺虛傷火。嘔吐成盆成碗者。胃木多血。而傷於酒食熱味。自兩脇逆上吐出者。肝氣逆也。鬱血者心遺熱於小腸。便血者肺肝傷。或肝氣逆也。鬱血者心遺熱於小腸。便血者肺遺熱於大腸。牙宜胃熱也。舌血及紅汗。心熱也。又作驚而動血者。心贈血也。盛怒而動血者。肝血也。憂思而動血者。脾血也。勞力而傷血者。腎血也。附詳於此。

訶子肉 苦酸澁。生用斂肺。苦酸。炒黑用。抑妄行之相火。決三焦之水道。斂肺甯心。降逆止咳。

海石 鹹澁。補心斂肺。清金降火。渗濕消痰。

瓜蔞仁 甘苦。逆氣。止妄血。而能潤。輕虛上浮。甯心潤肺。祛逆清火。除痰去垢。開豁膽中之清氣。亦治咳要藥。須歷去油用。

青黛 辛鹹。此補肝而瀉肺。然補行肝氣。使肝木自暢。則相火不至燥金。鹹散肝血。則血各循經。而不至逆湧於上。且能解毒熱。

等分爲末。蜜丸如彈子大。噙化。補清高之氣。

嗽甚。加杏仁。辛苦甘潤。取其大降逆氣。且攻堅瀉火。

此方治咳嗽痰血。然治咳嗽而不治其血者。以火氣上逆而血因之以上。則其過不在血也。火迫咳逆。然治火逆而不專降其氣者。以肺虛不能斂氣。而氣反之以逆。則其過又不在氣也。肺先虛而後火陵之。則補肺爲主。酸澁以斂之。訶子栀子皆以補肺。甘寒以潤之。瓜蔞蠶蜜。皆以潤肺。而後微苦以降其逆。栀子瓜蔞。皆微苦。微辛以瀉其邪。青黛微辛。潤以除痰。瓜蔞海石。鹹以散瘀。海石青黛。皆能除痰。鹹以散血。肺能斂氣。而氣不逆。則火不上逼而嗽自除。上逆之氣。嗽除而血自止。此亦治本之道。

訶子散 劉河間

治瀉痢既久。腹痛漸已。而不止者。則非復外邪。而肺虛不能復斂也。肺與大腸相表裏。肺受火克之餘氣。逆猶有餘火遺於大腸。因之而瀉不能止。且或至於脫肛。則宜以此治之。

訶子 用半生半煨者。生以上行於肺。煨以下斂大腸。一兩半生半煨。○酸苦澁。補斂肺氣。止瀉收脫。其功最大。

木香 五錢。○辛苦。能行下焦無形之氣。以達於上。而決瀆去。

黃連 用茱萸炒。過三錢。○苦以降火。而能厚腸。用茱萸炒。即左金丸。引肺氣下行。以止肝之過。

於疏泄。以黃連舍之。木香。即香連丸所以行大腸之鬱滯而除其熱。

甘草 二錢。○以厚脾土而生肺金。

合爲末。每服二錢。用白朮芍藥湯調下。斂肺金以斂大腸之氣。白朮以補土生金。補氣而瘉之肺。

如不能止瀉。則再加厚朴。恐有餘濕。以此竭之。

肺主治節。氣之所由升降。其或暑熱傷肺。而清燥之氣。乃復遏之。燥者。秋金清冷肅然之氣。則氣逆亂而生火。火遺於腑。泄痢由之。清勝於暑。則多成瘧。暑勝於清。則多成痢。及夫外邪已退。餘熱未除。則肺金未能遂其斂而瀉有不能止者。故補肺以助之斂。訶子芍藥皆補土以益其氣。甘草白朮皆補土益氣。而佐以行斂補肺斂氣。外邪未已者。氣去熱之品。以安肺厚腸。是此方之治也。此方非所用

養臟湯羅謙甫

前方爲大腸有餘熱者設。此爲肺氣虛寒者設。肺氣虛寒則大腸失所主。於是有瀉痢已久。赤白已盡而腸虛不能上舉至脫肛者。宜此治之。

罌粟殼去蒂蜜炙三兩六錢。訶子麪裹煨一兩二錢。苦酸收斂。

白芍藥炒一兩六錢。此三味皆以收濇主斂。氣收脫。

生甘草一兩入錢。補斂肺氣而收大腸之脫。

木香二兩。重用甘草。所以補土生金。用生者使上行於肺。人疑不用升柴。抑知此已有升提之用。不見火此四錢。肉桂火八錢。氣已虛寒。用以助命亦具升提之用。

人參六錢。補氣滋血。

白朮炒六錢。氣而輸之肺。

當歸滋血且以潤腸。

每服四錢煎服。寒甚加附子。

氣者陽也。有陽之生而後有陰之斂。無氣則肺何所斂氣虛則肺寒矣。凡物之不墜。大氣舉之。若瀉痢邪盡而氣亦隨以衰。肺不上舉。故形下脫。脫肛也。是宜益氣以實其肺。以舉其脫。而不徒事收斂。肉桂以生陽。而參朮甘草木香皆能益氣。故必以罌粟殼訶子行氣以斂。然要以肺之能斂爲主。上斂則下舉。粟殼訶子芍藥爲之主。是此方之治也。

三焦部

膀胱與腎相比。膽與肝相附。小腸與心相應。胃與脾相附。大腸與肺相應。是皆一臟一腑。有與爲耦。惟三焦獨爲孤腑。又爲少陽游部。雖其經絡與心胞絡相配。而心胞絡則不可離心而別爲一臟。且所主氣血亦不相應。故於五臟之外。別立三焦一部。其所繫至甚重。不可瀆也。經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然三焦之行。實主少陽相火以水道言之。則自吸門至賁門爲上焦。水穀所由入。又肺金所治爲生水之源。自賁門至幽門爲中焦。水穀之所儲。又脾胃所治爲制水之防。自幽門至闌門以下爲下焦。水穀之糟粕所從出。又腎膀胱所治爲受水之歸。以相火言之。則命門之火行於肝膽。熏蒸脾胃。輸血於膈俞。輸氣於膻中。而後心肺主之。命門並下焦以上化水穀。下出糟粕。肝膽並中焦以達陽氣。以儲陰血。心肺並上焦以發神明。以主呼吸。要以命門之陽爲生氣之本。水下行以濟火。而氣血從之化。火而氣血得所滋。火上行以濟水。而氣血從之化。此非偏主一氣者所可該。故別爲一部。當上下關津之處。賁門幽門關門即其所治。而三焦經脈下出委陽。絡於膀胱。當中歷屬三焦。其上則上布膻中。絡心胞絡。與水道相終始。與心肺脾胃腎命膀胱歷歷相維繫。三焦并水火而司之者。顧人之陰陽鮮有不偏。而飲食之所奉。養七情之所勞役。六淫之所侵伐。則水火益不能不有所偏勝。於是有客水溢而相火不能温。相火炎而眞水不能勝者。水火不以相濟而反相賊革矣。故治三焦之病。在平

其水火。方書治病。多言五臟十經。而鮮有言及三焦者。故別立此以明之。

三才封髓丹方披萃

此方用前三味曰三才湯。以治脾肺虛勞。意在補土生金。引水制火。用後三味曰封髓丹。以相火過妄。腎精不固。意在壯腎水以安相火。合二方而一之。則上下兼治。下養相火。使安其位而不失之寒。上清肺金。使能生水而不失之燥。中厚隄防。而水可順下。宣陽氣而火可上通。是統治三焦。而交濟水火。且可使精神血氣皆適其平矣。此方前人未有言其治三焦者。愚特爲表而出之。

天門冬二兩。甘苦而能潤。功專入肺。甘則能補。苦則能降。潤則能滋。是以能清肺金而生腎水。爲潛水於高原。此主上焦也。

熟地黃二兩。甘苦而能潤。功專入腎。苦以堅腎。潤以滋陰。所以斂陽氣使固藏而深其水之所鍾。此主下焦也。

人參一兩。甘苦而能潤。功專入脾胃。氣和則水行。潤能滋血。有以和陰陽而壯脾胃氣。則補土。苦能泄火。就下而不泛溢。陽氣上達而不夭閼。此主中焦也。

黃

蘗酒炒三兩○苦辛。苦則能堅。辛則能潤。是以寒而不泄。以肚水之主。而命火實温養其中。使眞陽藏而不泄。又能行膀胱之邪水。以鍾聚眞精。併徙其寒也。此方中重用黃蘗。以三焦經脈。雖始膻中。而膀胱其委。命火則始自下焦。以浮游而上。命火熾且沸溢而逆行。渾濁而不清矣。故黃蘗以靖相火。所以遂水之下行。而澄之使清。且沁去其汚濁也。砂仁一兩半○味辛。補命門火。宣達肝達其氣於膻中。此陽氣之行也。下焦腎命實爲血氣之本。黃蘗以堅之。而血不涸。砂仁以達之。而氣不鬱。陰陽皆得所安。上下皆順其道。則水不旁溢。而火亦不妄焚。甘草炙七錢半○合人參以益厚脾。中焦之土。且生金。麪糊丸。麪能潤燥。補肺且利肺氣。用肉從容五錢 切片酒一大盞浸一宿。次日煎湯送下。肉從容甘酸鹹。能煖腎水。瀉邪濕。敛精益陽。然其性滑腸。以酒浸之。蓋使之上行也。藥味多寒。此温以佐之。湯散而丸之。氣專遂矣。

三焦脈始膻中。膻中氣之所會。而肺主之。肺金生水。又水穀入自吸門。由膻中氣納而後下入賁門。是則上焦爲水道之源。絡心包下膈歷屬三焦。三焦即賁門幽門二處。以其爲相火所行。焦鎔水穀。故謂之焦。而中焦脾胃所治。所以容受水穀。變化氣血。是中焦固用水之地。而溝洫隄防所布治。下絡膀胱。膀胱腎之腑。是則下焦爲水之委。而腎精所由萃。津液所以藏。汙穢所由出。上焦之氣不清。則眞水不生。客水不流。而水溢高原。留而爲脹。逆而爲欬矣。中焦之隄防不治。溝洫不分。則水渟中脘。氣血不滋。溢則成痰。積則中滿。蒸則成熱。無氣則成寒矣。下焦之化不厚。則清濁不別。水蓄膀胱。腎精不固。火遏妄行。而水道無所出矣。要其遏溢之故。則惟先天之水不足以安命火。而命火不居。橫逆而上。則水從之上逆。而隨在阻滯不行。下則命門火衰。不能施化。而水滿土濕。故此方意重下焦。以固腎水。君以而宣其命火。佐以砂仁。使之不鬱。黃蘗而宣其命火。不鬱則其行不橫逆。火行水中。水堅而火不鬱。乃清其上源。天門冬導其流行。水由地中行。人參甘草以深其豬瀦。黃蘗之辛。又能厚其土。泄膀胱濁水。水固流濕就其故道。腎膀胱本水之所歸。而水自歸之。而相火亦從容施化。砂仁人參甘草又相助以上輸於肺。上下交而泰成。水火交而既濟。而咳逆腫脹。腹滿少腹堅。不得小便。癃閉泄精之病。皆可不生矣。是統治三焦之道。方名三才者。以藥有統上中下。曰封髓者。以精爲骨髓。此能封固之使不妄泄。

麥門冬粳米湯

治上焦溢於高原之水。水何以溢。下焦之相火有所鬱逆。而拂而妄行。猛逼於上。則水亦湧沸上騰。以積於膻中。而肺實受之。肺固布治節朝百脈者。爲火所困。而水復浸之。則無以布治。而肺氣喘滿欠之水所溢。亦行於百脈。四肢膚體。皆成水腫。此方以清肺金。亦即以清鬱逆。且使之生腎水而安相火。

麥門冬去心五十枚 薑炒○甘淡微苦。甘則能補肺氣。淡則能滲積水。苦則能泄逆氣。且瀉火而下生腎水。其氣清虛而潤澤。故能清鬱逆之火。靖沸騰之水。以肅清上焦。粳米粳稻者五十粒○甘而微酸。故能安養肺氣。凡保肺之藥多用之。非徒補土生金之說。水煎服。

水溢於肺。則肺脹滿。肺脹滿則喘促不得臥。氣爲火所逼則短促。

為水所阻。呼吸不順。臥則氣歸於肺。氣逆不能歸肺。故不得臥。由是水溢肢體。則腫脹。水從脈入。無所不溢。惟虛處則湊之。此非脾之濕而腫中之水也。故曰水溢高原。脾濕腫脹。則有腹滿少腹堅寒之證。脾虛腫滿。則有厥冷中證。水何以溢。其上不舒。而火下逼之。則水溢矣。鍋蓋此如蓋於上。鍋底火急。則鍋中之水。必湧沸而從旁溢出。上何以不舒。情或鬱之邪或干之。則膻中之氣不清。所謂不舒。而又或多引飲及生冷也。凡溢者皆客水。故以麥冬清之。以稷米助之。所以導水下行。且生腎水而制火。清之則上焦氣舒。而火不鬱。又淡滲苦泄。所以導水而下行。麥冬稷米。氣皆微寒。水已溢矣。而又使之生水。何也。曰水溢者有形之水。腎水者無形之水。人知火有無形之火。而不知水亦有無形之水。無形之水。謂相火也。惟有無形之水。而後足以安無形之火也。

中滿分消湯 東垣

治中滿寒脹寒疝。二便不通。四肢厥逆。食入反出。腹中寒。心下痞及下虛陰燥。奔豚不收。證雖雜見。中寒二字盡之。中寒者。命門陽衰。脾胃不治。則脾胃寒。脾胃氣虛。無以制水。則水之浸漬土中者。亦寒而不化。而中滿矣。李東垣曰。中滿治法。當開鬼門。潔淨府。開鬼門者。發汗也。潔淨府者。利小便也。中滿者瀉之於內。謂脾胃有病。令上下分消其濕。下焦如瀆。氣血自然分化。如或大實大滿。大小便不利者。從權以寒熱藥下之。其論如此。故所立治寒脹熱脹二方。皆以分消為名。或曰中寒者。由於命門陽衰。則何不直用金匱腎氣而用此分消。得無非治本乎。曰東垣亦言之矣。曰人或多食寒涼及脾胃久虛之人。胃中寒則脹滿。或臟寒生滿病。此湯主之。蓋腎氣丸所治。命火衰。脾虛。腎水無所依而上溢。此非有客水而脾自生濕。其脹中虛如鼓。水非有形之水。腎氣丸所治也。若東垣所言者。其原雖亦由命門火衰。而脹非腎水之溢。以有外寒。客水積之。而脾胃不能化也。人固有脾胃自虛者。如漏鍋焉。竈火不能溫水。而漏水反足以滅竈火。又小竈而大鍋多水。火亦不足以溫其水。此固未嘗非命門火衰。而不可盡責之命火。則理脾胃為先。且此方首用川烏。佐以益智。則未嘗不用意於命火。但分消多門。則因脾胃自虛。重以外寒。客水而不得不分消耳。

川烏頭二錢。辛甘熱。與附子略同。但附子能專達命門。而此則氣已旁溢。惟其辛之行水去濕。除寒則用之。理中焦寒濕。固甚宜。益智仁三分。辛熱。補也。東垣主於脾胃。故用烏頭。益智仁。命門去積寒。而開鬱結。此又以助烏頭而行命火於脾胃。乾薑二錢。行肝氣於脾土。為主藥。溫脾胃去寒濕之主藥。

畢澄茄二錢。辛熱。此與胡椒同類。或云此即胡椒。未熟而生採者。胡椒穗生而葉常抱穗。有固氣溫中之意。主涂胃中之積寒久濕。然不用胡椒而用畢澄茄者。蓋與用青皮同意。欲其行而散也。

厚朴五分。苦辛。燥濕行水。和脾胃以助乾薑。草蔻仁五分。辛熱。溫脾胃。開鬱結。此又以助畢澄茄。生薑二錢。用乾而又用生者。乾以守。青皮二錢。苦辛。升陽發鬱。亦能表汗祛痰。恐寒水之堅積而用此攻其堅。木香三分。辛苦升達胃氣。半夏三分。辛。消行痰。此二味又以助生薑青皮。柴胡二錢。升腎水之清氣而使之上行。升麻三分。又升胃氣而使之散達肌表。麻黃二錢。微辛而淡。此乃大發其汗。使水從汗出。所謂開鬼門也。生薑自脾胃而外達。而青皮以下。步步為之接引。乃使麻黃從而達之。吳茱萸五分。辛苦。行水燥濕。其熱能引而下行。蓋又將以潔淨府而通之小便。茯苓三分。淡以自脾而滲之。澤瀉二錢。鹹以瀉水。此又通之小便使水從小便消。所謂潔淨府也。人參二錢。黃芪五分。此補脾自生薑而下。皆所謂分消。胃之氣。以厚其運化之本。不然。則不可分消。且不能分消矣。當歸二錢。參芪補之。則水蒸而成

氣當歸滋之則水化而成血皆以厚其本也　黃連二錢○燥濕去熱而厚腸胃。　黃蘗五分○苦辛堅腎水不使上溢潤命門不使鬱塞行膀胱邪水又足以助澤瀉之利小便而連蘗皆寒此實用之爲反佐所謂熱因寒用。　水煎服。

水亭中脘。即胃也。則氣血不滋。水漬土濕而腫脹腹滿少腹堅不得小便此非腎氣之溢而客水之亭也水何以亭。脾胃虛寒。不能運化水穀。而又或引飲生冷。則隄防不治。溝洫不分。所以亭而土濕也。此如田無溝洫。則水滿壞隄。必至水溢平田而傷稼。故此方主於分消。止兩潤而煖之以日。川烏益智乾薑澤瀉茯苓。利其開節生薑半夏。而開其元門。麻黃潔其淨府。澤瀉皆所以分溝洫。由是而滋補氣血以厚其本。參芪當歸。修其所經之道。黃連以厚腸胃。浚其所瀦之府。黃蘗以清膀胱。皆所以治隄防也。治中焦之亭水如此。東垣方向嫌其藥味過多。似開陶節卷以四邊籠罩法爲治病之門然東垣方乍看似雜。細按自有條理。學者不可不深察。

五苓散景張仲

此本治太陽傷寒。大汗後而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然亦可統治諸濕腹滿。水飲水腫。或嘔逆或瀉痢或水寒射肺而喘咳。諸證又以治中暑煩渴。身熱頭痛。膀胱積熱。便濁而渴。霍亂吐瀉。痰飲濕痙。身重身痛。又以治中風發熱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即吐者。又治傷寒痞滿渴而煩燥。小便不利者。愚按治證雖多。要以除膀胱之熱而達下焦之水云爾。下焦者。相火之源。而水道之委。相火者人身之陽。以寒風濕暑之淫。而皆發熱者。皆陽氣之鬱。則皆相火之爲。太陽傷寒。熱遺於腑。則火炎自水道以上行。而口渴。水過不得下行。而小便不利矣。渴欲水而水逆。相火熱鬱下不行。則上亦不能入。渴蓄下焦。而火復挾之逆行。則上且射肺挾之旁行。則大腸瀉泄。暑之中人。多在太陽小腸及少陽三焦。在上焦則吐。在下焦則瀉。在中焦則兼吐瀉。或則不得吐瀉。木火爭而霍亂。在小腸則亦必遺熱膀胱下焦閟門。水火之會。下焦不治。水蓄膀胱。故此方治證雖多。要以除膀胱熱而達下焦之水也。

澤瀉一兩六銖半○鹹瀉腎之邪水。宣泄膀胱之氣化。生於水中而能行水。主在下焦。此用爲君。○古者二十四銖爲一兩。一兩六銖半。是一兩二錢二分。古之度量權衡。皆本於黃鐘之律。古之三兩。乃當今一兩。古之一尺。乃當今六寸四分。變法自隋大業間始。而唐宋以後皆仍之。故斤兩升斗尺寸。皆與古異。張仲景漢人。古法未變。故以銖數爲言。其用一兩六銖半。只當今之四錢耳。人每疑其用藥太重而不知此意。　茯苓十八銖○淡滲能滲泄膿中淡而微甘。微苦能利小腸水。以滲入膀胱。茯苓色赤。豬苓色黑。闇門之際。水火之交。故用二苓相佐以行。此皆

臣分。而或謂二苓爲君。澤瀉爲臣。是二君而一臣矣。甚矣。　白朮十八銖○甘苦厚脾土。而去其濕。凡濕必積於土。土受濕則水不復行。故必以白朮燥之。○十八銖則七錢五分。只當今之二錢三分而已。　肉桂半兩○甘辛辛能行水。而熱因熱用。有澤瀉以君之。則肉桂亦從二苓以行其邪水於下。且其性鼓舞流通也。膀胱之蓄水行。則下焦之火亦散。而三焦之氣皆平。○此方中必當用厚肉桂。方能達下焦。合四苓以鼓舞膀胱之氣。而達其水。且四苓皆在下之物。此乃統桂而謂之五苓。則其用近根厚皮可知。或云傷寒表證未解者。仍當用桂枝。此不然也。表證雖未除。而膿證除。則表證自解。若用桂枝。則是引二苓以散行上達。豈復能和一以成利小便之功乎。又四苓皆鹹濡淡滲苦燥。而已不得桂之辛行小便不能以遽達。仲景用桂。原非爲惡寒而設。東垣謂無惡寒證不必用桂。恐亦未然。又此以治渴而小便不利。夫既已渴矣。而復渴其水。不益之渴乎。曰此之作渴。非無水也。水之濁穢不得下。則水之精液不能上。且水蓄於下。而火逆而上。故作渴耳。水達則氣順而火平。津液自生矣。若但渴而小便利者。則又當治渴。不當復用四苓。　合爲末。

水服。不爲湯而爲末。欲其合形質以下沈。此藥合算分兩共得四兩。古四兩只當今一兩三錢。有零耳。下部之藥宜用大劑。此一兩三錢只作一劑服之。傳此方者乃云每服三錢。誤也。且仲景方無言用錢數者。

水蓄膀胱則津液不化。水逆上行而小便不利。且生鬱熱。水火亦爭。或則逆吐。或則旁瀉。大腸於膀胱下癰而上渴。小便閉者。多作渴。濁。此非獨尾閭之壅而不泄。抑亦川瀆之濁而不流。尾閭以前陰出小便言。凡水寒則清。水熱則濁。濁則壅而不流。不流則且積而上溢。中焦脾胃且受浸漬。土濕而水益濁。濁則愈成熱。而津液不上行。水何以蓄膀胱陽有所遏。干於膀胱。膀胱之氣不化。十二官之用皆以氣化。而出不獨膀胱。而膀胱實主津液。其氣不化。則藏而不能出。則清濁不分。水所以壅於濁而不出。人身之陽本於命門。陽氣條達。則不爲火。一有所遏。則鬱逆而成熱。是皆相火之爲也。相火藏於腎中。而膀胱爲腎之腑。相火行於肝膽。而膀胱之位近之。又小腸爲心之腑。同司君火。而膀胱則承其下。膀胱受真水於腎。受客水於小腸。是君相之火。皆得干膀胱。又三焦相火。其經脈亦絡膀胱。故人凡有邪感。則小便必變赤。以膀胱併受邪也。膀胱受邪則氣不能化。而清濁不分。此方王於滲導小便。以瀉其濁。即以挹其清。主澤瀉言。本經言其能聰明耳目。亦即此意。又滲其逆者而下之。則氣隨以順。氣逆則爲火。然後以辛導而行之。治下焦蓄水之法如此。有隨證加減者。此不具錄。

三補丸

即古之黃連解毒湯去梔子而用豬丸也。然愚意以治三焦仍加梔子爲是。按黃連解毒湯或以爲太倉公製。又云崔氏製。此不可知。要以果屬實火盛亢。則當用也。崔氏曰胃有燥糞令人錯語。邪熱盛亦令人錯語。若秘而錯語者。宜承氣湯通而錯語者。宜黃連解毒湯。○改用豬丸。性稍和緩。以治三焦有火隘燥喉乾。二便閉結。夜作煩熱。此大寒之劑而曰三補者。此火食氣。是抑其火。乃所以補其氣。

枯黃芩瀉上焦肺火。黃連瀉中焦心肝脾火。黃蘗瀉下焦腎膀胱火。

梔子瀉三焦屈曲之火。三補不數梔子。以其能攝之也。用濃粥丸。如梧桐子大。臨臥每服三錢。

少陽三焦。命門之化所行。命火之陽蒸於脾胃。行於肝膽。達於膈上。散於膻中。附於心胞。偶有所遏。則皆鬱逆而成火。是故七情感於心。則君火妄而相火隨之。六淫感於氣。則相火焚而君火亦應之。至於拂鬱之甚。則有三焦皆火。其發之暴。則煩燥狂熱。妄言發斑。吐衄。其稍緩。則亦上而咽喉乾渴。咳嘔心煩。中而濕痰熱脹。下而二便閉結。此不可不有以折之。亢則害。承乃制也。是不可畏其寒涼而斥之。因證加減。此不具錄。

麥門冬湯 金匱

此以治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愚按火逆。卽氣之逆。氣之本在下焦腎命。上行而熏蒸脾胃。胃乃化水穀之氣而輸之膻中。肺乃主之以布散於下。此皆順不逆。逆卽火也。氣有所遏。則逆而爲火。肺受火燥。則濁而不清。燥而不潤。膻中之氣逆亂而肺不能爲之主。氣愈上而不下。胃氣亦因以不升。而津液枯涸。咽喉不利。故治此者。不急於降其火。而只以順其氣。清肺金。便能主氣。而升胃氣。以畀之。爲主肺能布氣。升降皆順。則氣不逆而火平。

麥門冬七升。○古七升當今二升三合零。○潤肺金。以清膻中之氣。且能抑火之逆。半夏一升。○古一升當今三合有三。○辛滑行氣。通利升降之道。此方用此。所以使氣之升降呼吸。得以流通而無

所滯逆故仲景治咽痛往往用之咽痛者火逆氣通而不滯不逆則無火矣今人只知其爲行痰抑知其所以行痰者亦以其辛能行氣清通關節故可除痰非燥之謂喻嘉言贊此方謂其於大補中氣大生津液隊中入此之辛溫一味以利咽下氣爲古今未有之奇此固古人立方之蘊而或謂半夏能潤能燥以行水故燥以味辛故潤是亦俗見未除夫惟其能行水豈其能潤故能燥歟

人參 古三兩 當今一兩○補脾胃之氣甘草二兩○古二兩當今六錢六分半彊○此而輸之於肺且生津降火大棗十二枚○補脾以輸氣而上之且能入肺瀉火而下之大棗益氣而生津液

梗米三合○當今一合○甘而微酸補肺而助其斂故保肺之劑每用之

作湯服必一飲盡劑乃隨意飲之病愈而止略爲劑其多少輕重之數耳當時藥賤故如此

咽喉不利上焦火也膻中氣逆鬱而爲火火爍則金燥液枯而咽喉不利自賁門以上爲上焦膻中氣之大會而心肺所居膻中之氣一有所擁或

飲食之熱物助之則爲火矣火甚則爍火逆在上無與肺而金流火未甚亦液枯而咽喉不利火逆在上無與於下凡火炎上而下焦爲火之本故下焦火作則上皆炎若第上焦之火則無與於下焦也故但清其膻中潤其肺而使之能主夫氣麥冬梗米清之潤之而微斂之本非肺虛故無庸大爲斂之亦非三達其氣而與肺使爲之焦火盛故亦無庸寒以折之半夏人參甘草大棗益胃氣主以輸之肺又達之無或滯氣治則無火肺潤而津生止逆下氣之大法也

中滿分消丸東垣

治中滿鼓脹氣脹水脹熱脹中脾胃也土宜中實土化不行則虛火而已故曰鼓土化不行則氣血不滋下焦生氣鬱而不通氣不通則水之入者不行而積而成溫溫久積而火下鬱則展轉生熱夫三陰結謂之關而亦有熱脹乎曰熱由積溫溫由土化之不行則總之太陰之結也曰土化不行始由命火之衰少則何不治以仲景之腎氣丸曰自其本言之固命火衰少然亦有脾氣本薄加以憂思內鬱飲食失節以致脾胃益傷不足以勝外來之水則積而成溫者溫轉生熱則非命門無火而溫實鬱之如厝火而溫物覆之火氣不得舒其溫之熱乃愈甚矣此亦不盡責之命門也故此方以厚朴燥濕爲君雖分消多門而要以去濕行氣爲主

濕去氣行則熱散矣

厚朴炒一兩○苦辛溫苦燥脾濕辛行胃氣澤欲上之逆氣破未行之宿血消食化痰爲脾家去濕之主藥實亦助命火以煖脾土也

砂仁二錢○辛溫潤命門而宣陽氣於膻中能平調寒熱者

乾薑二錢○辛熱行命火而煖脾胃且能溫經

枳實炒五錢○苦酸辛微寒破逆氣攻滯積而實能斂陰平氣且與厚朴皆破宿血

半夏薑製五錢○辛溫滑通陰陽而行痰利氣

陳皮四錢○甘苦辛溫行氣而和中去濕

薑黃一錢○辛苦溫宣達堙鬱和理氣血

黃芩炒五錢○去肺與大腸之濕熱

黃連炒五錢○去脾及小腸之濕熱

知母炒四錢○苦辛寒能瀉高原之水以滋腎又能堅腎水而滋潤膀胱以行津液故能清浮游之火降逆上之氣消水腫而利小便此三味皆以治熱而知母實樞管其間

澤瀉二錢○此方實主去濕必與以出路故用澤瀉之鹹以瀉之

茯苓二錢○淡以滲之

豬苓一錢○淡以滲之此三味皆以導水使出自膀胱而澤瀉則爲之主

人參一錢○補中益氣

白朮炒一錢○健脾燥濕甘草炙一錢○補脾和中此三味乃所以厚脾土之根本

蒸餅丸如菜豆大焙熱服焙熱服之使與中熱不相逆亦因之之道

中滿熱脹中焦火也中脘積濕鬱而爲火則氣血不滋小便癃祕中氣不快經血不行自幽門以上至賁門爲中焦中脘水穀所藏而脾胃所治也中脘之氣一有所傷而或飲食外淫之濕熱積則爲火矣火甚則脾胃不治而氣耗血枯不甚亦氣鬱血阻而火逆在中上下皆病中氣有阻氣之逆即小便癃祕火之逆下之火鬱而

不得升。上之水滯而不能降。升降路絕。則上下皆病。故爲之宣暢其氣。均其水火。而分而消之。以辛散而升之。厚朴爲之主。而砂仁乾薑半夏陳皮蓳黃之辛。皆能升肝命之氣。而破脾土之鬱。又亦厚朴能升脾胃之氣。以達之上焦。以苦燥而降之。可爲之主。而枳實蓳黃芩連之苦。皆能降逆氣。且燥脾土之濕。然後抑其妄熱而靖之。連芩知母。決其濕濁而去之。澤瀉二苓。亦所謂分溝洫也。由是而滋益其中氣。以厚脾土。亦所以厚隄防也。隄防厚而後溝瀆清。水濕不積。濕不鬱。則熱不生。氣無所逆。而脹滿消矣。

通幽湯東垣

治幽門不通。而上衝吸門。噎塞不開。氣不得下。大便艱難。按幽門者。太陰太陽之際會。幽門以上。足太陰

脾治之。幽門以下。手太陽小腸治之。火結於小腸。則幽門枯槁。火氣炎上。上衝吸門而噎塞不開。是所謂三陽結而爲格也。濕結於脾土。則幽門壅塞。水濕積中。氣不得下。而大便艱難。是所謂三陰結而爲關也。如或陰陽皆結。濕熱並鬱。則上下皆不通。所謂出入廢則神機滅。息升降絕。則氣立消亡矣。東垣以爲治在幽門。是爲得其要。要其所立之方。則不過潤枯槁。通壅塞。不必有他奇也。

當歸身二錢。辛甘而潤。滋而能行。可以化濕而爲血。調熱而順氣。獨用其身者。以養血而專治幽門也。

升麻一錢。甘辛寒。行肝氣以達脾胃。而升麻達之膻中。使清氣升則濁氣自降。

檳榔五分。苦溫。能斂氣而降泄之。以燥濕除痰。使下行而達於下極。治二便閉結。裏急後重。此與升麻一升一降。皆所以通壅塞。

桃仁一錢。連皮尖搗泥。苦甘辛潤。緩肝火。和脾土。去瘀血。生新血。潤枯槁。

紅花一錢。辛甘苦。功專。生地黃五分。滋陰血以達於上。以助當歸而潤燥行血。去瘀生新。

熟地黃五分。堅腎水以守於下。而安下焦命門之火。甘草一錢。厚脾土而滋血氣。和陰陽也。水煎服

下脘不通。下焦火也。下脘。謂幽門以下。闌門以上。小腸之間。水之交。幽門上接脾胃。闌門下土濕則火鬱。火鬱則水不行。外入之水。積於脾胃。或上氣自鬱而爲濕。則下焦命門氣鬱而火逆。下焦火鬱。則心膽小腸之火合作。而胃中之水不得下。小腸亦不滲水於膀胱。又心熱遺於小腸。則命火亦因而合作。由是火炎而上。則上枯而噎塞。幽門而上爲賁門。賁門而上爲吸門。火上衝。則液枯而寒。濕壅於中。則下竭而癃閉。二便艱難也。幽門而下爲闌門。闌門及前陰水不行。則枯澀。火逆在下。三焦皆病。三焦心包相爲表裏。二火交動。下令氣逆。上令血枯。三焦經脈。絡心包而歷屬三焦。而歷絡三焦。主厥陰行血。故相火心火亦相連而動。三焦行命門之氣。氣逆則爲火。心包主用血。心火妄則血

枯也。故爲之滋其血。當歸二地達其氣。升麻檳榔通其瘀。桃仁紅花以通壅塞。壯其水。生地熟地以制命火。降心火。血活而能滋。氣通而不逆。眞水足以濟火。眞水。謂腎水。則上下之門達。而決瀆之官治。此治在下焦。下焦火之本也。

當歸潤腸湯東垣

前方統治上下。而意重上逆。此方加味。亦統治上下。而意重下閉。李東垣曰。腎開竅於二陰。經云。大便難者。取足少陰。夫腎主五液。津液足。則大便如常。若飢飽勞役。損傷胃氣。而又食辛熱厚味。以助火邪。火伏血中。耗散眞陰。津液虧少。故大便燥結。少陰不得大便。以辛潤之。太陰不得大便。以苦泄之。陽結者散之。陰結者温之。傷食者以苦泄之。血燥者以桃仁酒製大黃通之。風燥者以麻仁加大黃利之。氣滯者郁李仁杏實皁角仁潤之。不可槩用牽牛巴豆之類下之。損其津液。燥結愈甚。遂成不救。按此統言治大便閉

結之法。而言取足少陰。且加意津液。則雖不言治下焦火。而其治法。固已在下焦火矣。

即前方。加大黃酒製一錢。苦辛寒。蕩腸胃之積熱。去血中之實熱。麻仁一錢。此火麻仁。非脂麻也。火麻仁甘滑。微辛而溫。脂麻甘苦而寒。不可混用。火麻仁滑竅潤腸。補中而去風祕。火鬱在下。大腸液枯。大腸金木燥。又並下焦而居。且承小腸之下。火鬱在下。則大腸津液枯矣。故前方已滋血行氣。壯水制火矣。而此復加味以徹其液。且以潤之。蓋兼治關門魄門。而不獨治幽門。故不曰通幽。而曰潤腸也。

連花乳散 丹溪

治渴證胃熱善消水穀。按口渴引飲。爲上消。上焦心肺熱。多食善飢。爲中消。中焦脾胃熱。渴而小便數。如膏。爲下消。下焦腎熱。經云二陽結謂之消。二陽者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也。大腸肺之表。大腸熱。則金傷

於燥。而氣燥津枯。故上焦渴。喜飲冷。經又曰心移熱於肺。傳爲膈消。亦上消傷氣也。胃者脾之表。胃熱則脾過於燥。而陰虧血少。故中焦善飢。喜飲熱。中焦傷血也。消渴之原。多由飲食濃厚。而腸胃不足以勝之。則火生焉。然火之本則起於下焦。但其發因所燥而上行。則上先病耳。中上之火。展轉益熾。腎陰益虧。則命火獨炎。而下消之證見。故治消之本。則仲景腎氣丸。其中上有偏勝者。則又隨證以治之。故此方統治三焦。並滋津血。然而下焦末病者也。

天花粉 甘酸微苦。補肺斂氣。泄逆分之熱。黃連苦瀉火。此治心肺血分之熱。黃連亦入血分。且能厚腸胃。生地黃汁 苦寒而濁。以治下焦腎命之火。清其本也。藕汁 甘鹹濇斂陰散熱。牛乳 甘鹹潤腸胃。解熱結。滋陰血。而引之上行。

研黃連天花粉爲末。以二汁及乳調之。加薑汁攪蜜少許和服。蜂蜜潤燥。去熱通利三焦。加薑汁爲反佐以行之。

三焦水道而相火所行。水穀賴火以能滋化。然相火偏勝。則血液枯涸。故引水以自救。水若沃焦。海中山名。水沃之而隨涸云。保金滋水。以救偏也。此方滋潤而通利關津。并可以治噎隔。

人參白虎湯 仲景

此本以治傷寒渴欲水而無表證者。然亦通治陽明消渴。散上焦肺胃膻中大腸之火。而保金生水。故錄之於此。

石膏一斤。當今五兩三錢有零。淡而微辛甘。白色而氣味輕浮。上行入肺。甘補辛行。去肺中之邪熱。體重下行。入胃。甘補辛和。散胃中之妄火。知母六兩。當今二兩。苦寒下生腎水。人參三兩。當今一兩。補脾和胃。益氣滋血。兼補肺金。甘草當今六錢七分。火氣急切。甘以緩之。則火勢衰。又補土以和胃。益氣而輸之於肺。粳米六合。當今二合。補敛肺氣。且能生津。先煮石膏數十沸。再投藥及米。米熟湯成。溫服。石汁難出。故宜先煮數十沸。溫服者。寒因熱用也。

此去膻中之熱。膻中者。肺胃之交。上焦氣會。上焦之經脈所自起。胃熱生火。肺金畏火。散之泄之。石膏知母。和緩其氣。以順之。人參甘草粳米。補膻中之氣。以保肺金。故曰白虎。白謂肺金也。

地黃飲 易簡方

治消渴煩躁。咽乾面赤。按煩心火躁腎火。咽乾肺受火。面赤胃有火。此亦三焦皆火矣。然究之火浮於上。其心腎皆熱。則責之陰血不滋。

天門冬五分。甘苦清金。　麥門冬五分。甘淡微苦清肺寧心。　枇杷葉
蜜炙三分。甘苦酸補斂肺氣降火逆。此三味皆所以治上焦。　人參五分。補氣生血。
黃芪蜜炙五分。和胃益氣胃和氣順而熱自消又參芪皆微寒而能瀉火。　甘草炙五分。甘緩補土緩肝而和胃。此三味皆所以治中焦。　熟地黃五分。堅腎滋水而制命火。
生地黃五分。甘苦上行以滋陰生血而清心火。　澤瀉三分。鹹以瀉腎濁和脾三味皆所以治下焦。　石斛二錢。甘微鹹安心神瀉腎濁和脾以治下焦。
上諸藥而攝之升清氣於至高而煩躁自除。消渴自止。　枳實麩炒五分。斂陰破逆氣逆氣火也。石斛引水而升之。枳實降逆而下之。升降順而氣血平。三焦不爲火矣。　水煎服。

此與三才封髓丹治法大同。而意在滋陰血以濟亢陽。故麥冬枇杷葉所以佐天冬而清肺火。生腎水。黃芪甘

草所以佐人參而和脾胃。且能益肺氣瀉心火。生地澤瀉所以佐熟地而滋腎。生地可合麥冬而除心煩。引腎水以上榮熟地可合天冬而止腎躁。
而亢陽不能害。則於石斛取之。石斛挹水石之精英於至高之地。能不土而榮不爲風日所枯。人身之血亦水也。故此方用石斛以總攝三焦滋腎陰以生血而升之上焦之上。此異於三才封髓丹之君黃蘗也。但石斛氣味皆輕。不多用不能得效若只用等分則如無矣。又石斛味微鹹鹹能滲血而實能生血。如凡物見鹽則汁出而濡。故去瘀即以生新是以有補心之用。人多執血病無多食鹹之言而抑知無多云者戒其過滲。非并忌之醫者以半夏爲固其本過燥以鹹味爲敗血。是皆不知半鹹之用者。　枇杷葉上之極根熟地達其條枝。人參榮其枝葉。二冬枇杷葉。上之極於葉而血無不榮。

破其上逆之勢。枳實而瀉其餘邪。澤瀉三焦之氣順心包之血滋。火散而氣清。潤澤榮華。無煩躁咽乾之病。此方主

滋血也。

竹葉黃芪湯

喻嘉言曰。人參白虎湯專治氣分燥熱。地黃飲專治血分燥熱。此方兼治氣血燥熱。宜審證而用也。

生地黃二錢。滋陰血於下焦之下。　淡竹葉二錢。甘淡輕清上浮。而本爲震木之氣。能宣達雷龍之火。而斂散之。使無所抑鬱。則轉蘊熱爲清涼者是以有退熱除煩止咳治渴之功。此用以達陽氣於上焦之上。則氣不逆而以爲氣分之主。　當歸脾血而歸之肝。使得所藏。則用不匱。　川芎一錢。行血中之氣而芎藥一炒錢。瀉肝行之過。且以斂肺金。使陰血極於上而能有所止。則不旁溢。地歸芎芎。此即四物。而用法之意不同。　甘草炙一錢。以補脾土。又爲滋運氣血之本。　人參一錢。於脾胃使得其和則氣不促。　黃芪一錢。益胃氣而輸之肺。則氣得所主。　半夏一錢。肺斂之過

且以舒肝木。使氣入於陰而能出於陽。則不逆鬱也。甘參芪半似六君子。而用法之意不同。不用苓朮。不欲其燥也。用半夏以其潤。半夏豈燥藥乎。　麥門冬一錢。麥冬則清肺金而泄之以還生腎水。　黃芩炒一錢。此以降亢極之餘火。　石膏煅一錢。生地壹於下滋。石膏則和胃氣而升之以上達心肺。　水煎服。

三焦氣之所行。而火逆則血涸。心包血之所主。而血滯則氣不行。血涸而氣不行。渴之所由甚也。故此方氣血兼滋焉。然無形之氣易鬱。故爲之達其枝而後補之順之。竹葉達其枝。參芪甘草補之順之。有形之血易竭。故爲之滋其本而後活之行之。生地滋其本。歸芎因以奪土之鬱。土者陰陽之交。脾胃爲氣血所由變化。土鬱則氣血交鬱。故消渴多由胃火。半夏石膏所以奪其鬱。蕭金之氣。處

上焦之上。而爲生水之源。乃過近火位。胃火上迫。則肺金受病。故消渴病。見於肺。麥冬、黃芩所以清肺金。然氣爲血倡。故方以竹葉黃芪名。

白茯苓丸

治腎消兩腿漸細。腰脚無力。而引飲不止。小便如膏。此下焦腎水之地。命火之元。如上消中消。展轉不已。而至於下消。則根本病矣。論此者。徒責之肺病。不能管束津液。其說非也。治此當以金匱腎氣丸爲得。如其肺病尤甚。欲兼治肺。則此方之意。亦不遠也。

熟地黃二兩。補腎水爲君。白茯苓一兩。滲地下之邪水。且茯苓松之魄。魄聚而魂依焉。精水凝而火不游散。小便如膏。清之以此。故主此以名丸。元參一兩。苦補腎水。以清虛火。且能游清氣於上。以靖水中之火。而宣布其津液。草薢一兩。甘苦堅腎。且能清胸膈浮游之火。而宣布其津液。甘酸。補肺斂氣而生水。益腎。固小腸火化。覆盆子精。清熱。縮小便。然此方用此。猶腎膀胱火。

氣丸之用。人參一兩。補中氣。黃連一兩。瀉山茱萸。一兩。清金斂氣。去肺中之火。此因肺胃之火。傳變而下。至極於下焦。故治之如此。蛇牀子七錢五分。辛苦溫。堅腎而補命門。能煖子宮。強腰膝。此方用此。蓋猶腎氣丸之用桂附。所以安命火於腎水之中也。石斛七錢五分。引腎水以上榮。而游衍於三焦。雞胵胚微炒三十具。甘鹹清。斂腎精。縮小便。清二腸之濕熱。瀉膀胱之邪水。因小便如膏。故用此治之。蜜丸如梧桐子大。磁石湯送下。磁石重而下墜。能引肺金以下滋腎水。亦卽用腎水以清肺金。妄火自平。而金不受克。

此方大意。與金匱腎氣丸略同。用元參、草薢。猶其用丹皮。用覆盆。猶其用山茱萸。用石斛雞胵皮。猶其用澤瀉牛膝車前。用蛇牀。猶其用桂附。惟用人參黃連天花粉。則因中上之病而加。然亦得金水相生。心腎交濟之意。

制方非苟然矣。

瓜蔞薤白白酒湯 金匱

治胸痺。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氣。胸痺者。此膻中之氣有所鬱而不和也。肺居胸而附於背。上焦之氣不和。則痛引肩背。甚則不得臥。甚而陰陽邪正交爭。則氣結胸滿。脇逆搶心。仲景皆用此方加減治之。和上焦之大法也。

瓜蔞一枚。甘寒。輕虛。專能理肺潤肺。去肺中之寒熱。淨膻中之垢膩。薤白三兩。當今一兩。薤似韭。而色白葉闊。根下尤白。勿誤以蕎。當之。薤甘辛微酸。色白入肺。酸斂肺氣。辛瀉肺邪。能和上焦之陰陽。白酒四升。當今一升三合零。辛散。上焦有邪。宜散之。且亦能和氣血。煮服。

上焦爲清陽之氣所居。一有陰濁干之。則膻中爲之不快。陰濁者。非必在下之陰。而凡七情留滯。六氣干和。則皆陰濁類也。肺居最上。逆氣易干。然易以瀉而散之。瓜蔞以瀉而潔之。薤白之酸。酒以散而去之。而毋傷其正。瓜蔞之潤。薤白之酸。酒以温之。而益膻中之陽氣。陽舒而陰邪以散。此以治胸痺也。如不得臥而心痛徹背。則此湯加半夏。半夏所以通利陰陽之道路。如氣結而胸滿。脇下有氣搶心。則去白酒而加枳實厚朴桂枝。蓋痺而至於結。則陰陽爭矣。脇下有氣搶心。則是有陰邪在下而上干。非酒所能散之。故加枳實厚朴以破之降之。加桂枝以行之散之。

黃連湯 仲景

治温家下後。舌上加胎。丹田有熱。胸中有寒者。又治傷寒胸中有熱而欲嘔。胃中有寒而腹痛者。按温屬太陰。而濕鬱則熱。下藥必寒。下後而舌上加胎。是丹田餘熱之所變。現濕土卑而在下。故其熱亦在下。而

藥之餘寒乃在上。陽於下熱未能仰也。寒屬太陽而陽鬱成熱。熱邪外入。先及胸膈。而胃或先積內寒。則交阻而不和。均與以此湯治之。由此而推。則又治三焦不和之通法。

黃連 炒三兩○當今一兩○主瀉心火。然上下惟火所在。本文只一炒字。竊謂丹田有熱。則宜用鹽水炒。或茱萸炒。胸中有熱則宜用酒炒。 **乾薑** 炒三兩○本主祛胃寒。桂然亦能去胸膈之寒。

枝 三兩○辛溫升散。此以散寒熱。不拘上下。 **甘草** 三兩○當今六錢七分○上下有邪。而交爭不和。則正氣必且受傷。正氣強而後邪可屈服。故必用人參甘草大棗。 **大棗** 十二枚○補中。 **半夏** 半升○當今一合有七○通陰陽上下出入之路者。皆必用之。不止取其和胃止嘔而已。 水煎服。

人之一身。上下交而後寒熱平。上實下虛。則上熱而下寒。下實上虛。則下熱而上寒。實者邪有餘。正氣失平處。則亦爲邪。

虛者正不足。人生陽也。陽氣不足。而後見爲陰寒之證。上熱下寒則噦。嘔下痛。上寒下熱則嘔。此則必交爭矣。惟是苦以泄之。則上者可下行。而下者亦不復上逆。辛以潤之。則下之生氣可復。而上之陽氣可充。尤必甘以補正。而後寒熱可平。如國家之安民。固本。而後寇亂可平也。喻氏曰。上熱下寒。下熱上寒。仲景皆以此方治之。其故何也。蓋傷寒分表裏。中。三治。表裏之邪俱盛。則從中而和之。故有小柴胡之法。至於丹田胸中之邪。在上下而不在表裏。即以桂枝代柴胡。以黃連代黃芩。以乾薑代生薑。飲入胃中。聽胃氣之上下敷布。故不問上寒下熱。上熱下寒。皆可治之。夫表裏之邪。則用柴芩用生薑以散之。上下之邪。則用桂連用乾薑以開之。仲景之法灼然矣。或曰上下未有不分表裏者。大概上焦屬表。中下屬裏。胸中與太陽爲近。故用桂枝。喻氏立言高而未盡。愚按上下雖亦分表裏。然小柴胡所主者。經胞之表裏。而胸中丹田。則腹中上下之表裏。與經分表裏者不同。不可混而一之。桂枝亦不一定爲太陽經藥。如謂胸中近太陽。故用桂枝。然則濕家之丹田有熱者。又何以用桂枝乎。但喻氏之言。要自未盡。小柴胡湯自主少陽經之寒熱往來。此方自以治上下之陰陽暌隔不必強攀相附。上下之陰陽各處。所以不和。陰陽合撰則和矣。合連與薑而交濟之。和之以甘。則上下通而和矣。非聽胃氣之上下敷布也。

陰陽水

治霍亂吐瀉。霍亂吐瀉。外來之寒熱。爭也。其證多得於暑。暑傷氣而清凌之氣復抑之。則爭。又或相火爲清寒所遏。則亦有然。爭於上焦則吐。爭於下焦則瀉。爭於中焦。則上吐下瀉。或鬱而不得吐瀉。非必如張子和風濕熱三氣合邪之說。

百沸湯 半鍾 井花水 半鍾 和服。加熟鹽少許。尤妙。熟鹽心去瘀血。暑邪所爭。氣壅血瘀。筋枯而急。非熟鹽不足以軟之。

此和陰陽濟水火之妙方。水火濟則陰陽和。非分其陰陽之說。試思沸湯與井水既合。能復分別之乎。此與喻氏驗胃氣之自爲敷布者同。爲未可以通也。

秬黍湯

治霍亂吐瀉。及腹中有食積寒氣熱邪而作痛者。并治風瀉。○秬黍即稌粟。一名蘆稷。須炒過藏久乃佳。

秬黍 連殼 炒 煎湯服。

黍暑穀而色黑。古所謂得陰陽之和者。故能和人身之陰陽也。

琥珀散

統治諸淋證。和下焦水火也。凡心火遺熱小腸。小腸之水。滲入膀胱。小腸復移熱於膀胱。則癃閉甚乃溺血。是爲血淋。胃有餘熱。肺氣不清。熱自上中流於下焦。則便濇而時有餘瀝。是爲氣淋。三焦熱甚。水道渾

濁腸胃脂膏灼消而雜下。至小便如膏。是爲膏淋。房慾不遂。命火獨盛。腎水不能閉固。精流雜入溺道。凝結如石。是則有石淋。氣血衰弱。不耐勞苦。勞則傷腎。下焦火作。因遺膀胱。小便時閉。是則有勞淋。其或寒氣滯於膀胱。而禁痾清冷。至於不能施化。其勢每寒戰而後能出者。是則爲冷淋。然冷淋十中不一。而淋證多由於熱。故可通治以此方。以和下焦之水火也。

滑石二錢。甘淡寒滑。甘則能補。淡則能滲。色白氣輕。上浮入肺。以滲濕利竅。降火去熱。抑滯暑之氣而成清肅之治。體重下沈。滑利闢節。以直下決水道而達之膀胱。凡甘淡者。皆上升而後下降。而滑石之滑。尤能直趨下極。

琥珀一錢。甘平。氣味輕虛上行。而體重下沈。降泄上焦邪水。以通行於三焦。下達膀胱。人謂其爲松脂入土千年而化。又或云楓脂所化。要其性近於茯苓豬苓。而質氣所凝。尤足以鎮心寧神。安魂定魄。淡滲小便。只其餘事。又赤色入心。則兼入血分。以降心包血分之熱。此方以滑石爲君。而琥珀爲臣。以氣爲血倡也。

木香一錢。辛苦。辛行能升下焦無形之清氣以達於上。苦泄能降上焦有形之濁氣以趨於下。併能理衝脈之寒氣逆氣。要以統理三焦而司決瀆爲滑石氣分之佐。

木通一錢。甘淡中通。輕虛上行。淡滲下達。清肺金。降心火。瀉小腸火。通膀胱水。決去壅塞而行水道。兼入血分。爲琥珀心包之佐。

扁蓄一錢。平。相火。以清利膀胱。

鬱金一錢。辛苦。辛以上之。苦以降泄。心肺之逆而下之。功能破金之鬱。而宣達陰中之陽。且以行氣中之血。

當歸一錢。甘辛。行血以歸之肝。而滋益陽中之陰。且能行血中之氣。

爲末服。

此方統治諸淋。淋證雖不一。要以氣熱血傷。其原在上焦心肺。而證見於下焦之小腸膀胱。然氣行則不熱。氣不熱則血不傷。氣血平則關竅通。而水通順。爲清其源。滑石。琥珀。爲導其流。木香。木通。爲通其委。扁蓄。此所以治水道也。顧鬱香以行其氣。氣無所鬱則熱平。當歸以活其血。血得所歸則道順。此又所以爲調變之均。凡水不温則不行。過熱則濁。濁則必逆壅。不肅則不清。燥則肺金過寒則凝。凝則必冰閉。當和其氣血而變調之。不壅不冰之道也。

此方治氣血。而膏淋石淋。勞淋自皆在所治矣。惟用藥多寒。冷淋似非所宜。然有木香能理衝脈之寒鬱。金當歸又足以開寒鬱。則冷淋未嘗不可通治。或倣五苓而加以肉桂亦可。

六一散 劉河間

滑石六兩。揉純白者。煎牡丹皮水煮之。取出待乾。研末極細。仍煎丹皮澄治。飛過未細者再研再飛。去其濁腳。然後陰乾待用。蓋滑石氣輕上行。質重下降。甘能補正。淡能滲濕。滑能通闢寒。能勝熱。清肺金而行水道。以下達於津液之腑。然止行氣分。故制以牡丹皮。使兼能去血分之熱。

甘草一兩。炙。過中土。不厚無以防水。所謂天生水而地成之。又以濟滑石之寒滑也。

爲末。冷水調服。或燈草湯調服。熱水亦可。

凡火土並居。而濕熱相挾。五行之土。寄於季夏。以客氣主氣言。則濕土夾居二火之間。以承二火之後。熱升而濕從。如盛夏熱甚。濕氣遂從之而上。蒸熱不上升。水不爲濕。濕壅而熱作。如濕物久鬱。則必生熱。濕不壅則氣條達上升。不作熱。然非氣之升。則津液不化。無以旁流。氣即相火也。無相火以蒸化木穀。則凡木之入者。皆直流而下。何以成非水之從。則亦無所滋。以爲灌溉也。木即濕之血脈津液。皆木濕所蒸化。而從氣以周流於身耳。故三焦水道也。而相火之腑。使清氣升於上而津生。清氣水之清氣也。上焦膻中和清氣所會。而肺金主生津液。和

氣運於中而血榮。亦水之利氣也。中焦脾胃氣血所由化。而脾實化水爲血以歸於肝。會於膈俞。待用然後濁降於下而便溺行。下焦小腸淨火以於心包絡。分泌便溺。而後水滲膀胱。粕出大腸也。皆非火不爲化。第是火炎或過。七情之鬱。房慾之過。飲食燒烤濃酒厚味。以及天行暑熱。皆能令火過熾。而清冷過之。貪涼過甚。飲冷過多。瓜李生寒。漬風雨。皆足以過抑方熾之火。而水鬱而成濕。則濕熱相挾。上焦不清而咽喉渴中。焦不和而三關涸。（三關師責門幽門闌門也。）下焦不出。而煩燥淋瀝。霍亂吐瀉。瘧痢壯熱之諸病作矣。此方以統治三焦濕熱。殺炎火而降之。卽以導鬱濕而下之。和之以甘草。所以安后土。而使水行地中也。（劉氏曰。此方惟體盛濕多之人。宜服之以解暑利水。使濕從小便而出。若無濕之人而多服此。則反耗其津液。而轉渴甚矣。又當服生脈散。○本方加辰砂一錢曰益元散。以鎮心除煩尤佳。若加薄荷曰雞蘇散。以清肺。加青黛曰碧玉散。以清肝。加紅麴五錢則曰清六散。可治赤痢。加乾薑五錢則曰溫六散。可以治白痢。加生柏葉生車前生藕節曰三生益元散。以治血淋。加木香五錢曰行氣益元散。以治氣淋。加石首魚首中石枕燬灰五錢曰消沙散。以治石淋。加牛黃少許。可治虛煩不眠。若去甘草而用吳茱萸。可治濕熱吞酸。）

卷之四終

方劑
寒部
桂枝湯　麻黃湯
桂麻各半湯　大青龍湯
小青龍湯　茯苓甘草湯
乾薑甘草湯　芍藥甘草湯
桂枝二越婢一湯　十棗湯
五苓散再見　抵當湯
瓜蒂散　梔子豉湯

大黃黃連瀉心湯　附子瀉心湯
大陷胸湯　大陷胸丸
小陷胸湯　葛根黃連黃芩湯
桂枝加大黃湯　葛根湯
黃芩湯　升麻葛根湯
黃連湯再見　白虎湯
大承氣湯　小承氣湯
調胃承氣湯　豬苓湯
桃仁承氣湯　茵蔯湯
導法　代赭旋覆湯
竹葉石膏湯　吳茱萸湯
大柴胡湯　小柴胡湯
柴胡加芒硝湯　半夏瀉心湯
理中湯　大建中湯
小建中湯　桂枝加芍藥湯
四逆湯　乾薑附子湯
白通湯　白通加人溺豬膽汁湯
眞武湯　附子湯
四逆散　桃花湯
赤石脂禹餘糧湯　麻黃附子細辛湯

當歸四逆湯　烏梅丸
白頭翁湯　炙甘草湯
神朮散　白朮湯
九味羌活湯　再造散
大羌活湯　益元湯
四神丸　咸應丸
導氣湯　茹枝散
凡六十八方內再見二
風部
神朮散　葱豉湯

香蘇飲　參蘇飲
川芎茶調散　菊花茶調散
牽正散　改容膏
沐解散　普濟消毒飲
清震湯　羌附湯
甘草附子湯　越婢湯
防己黃芪湯　獨活湯
天麻丸　順風勻氣散
四君子加竹瀝湯　四物加竹瀝湯
胃風湯東垣　胃風湯易老

清空膏　通用痛風丸
鎖痺湯　史國公藥酒方
三生飲　稀涎散
星香散　大續命湯
小續命湯　侯氏黑散
風引湯　消風散
沈香天麻丸　如聖飲

凡三十六方

婺源汪　紱雙池輯後學

吳縣徐大椿靈胎甫　吳縣吳夢元陽復　同邑程同文漢源　溧陽張汝霖雨亭　元和管虛谷昌宜　王慈鄰林願山晉霞　同校字

方劑

寒部

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瀉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按治以甘熱者。以土勝水。以熱勝寒。此治邪也。又用鹹瀉辛潤苦堅。此則仍然治腎之法。以寒水同氣。乘於腎也。邪乘腎則有餘。故先言鹹瀉。而非補正無以去邪。故辛言辛潤苦堅。此可知治法矣。然經爲寒淫於內言也。而人身陽也。邪來自外。陽必忿爭。故凡六淫之侵。必皆作熱。作熱者。吾身之陽激於鬱耳。而能鬱陽者莫寒爲甚。欲使無鬱。則以辛潤爲先。及夫展轉忿爭。釀亂益甚。則外來之寒。亦作爲熱。且其入裏者。或不必外邪

而即吾忿懥之陽。即皆無制之辛。至此則非寒淫。反成熱淫矣。是又宜鹹潤苦降。不得復執治以甘熱之言也。若乃內不勝外。展轉益深。則又寒熱交爭。又宜補正以安集之。非可以強力勝矣。至或本元虛弱。正不勝淫。則淫極於內。復爲清寒所謂治以甘熱。佐以苦辛者。其在是也。亦有本體熱多。而熱邪因以入內者。此又宜於斂補其陰。治法固非一例。治寒之法。仲景一書爲詳。其方未能徧述。茲大約雜錄之。法可類推。

桂枝湯　仲景

治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發熱頭痛。自汗惡風惡寒。鼻鳴乾嘔。及陽明病。脈遲汗出多者。微惡寒。表未解也。可發汗。按內經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太陽經脈循腰脊行頭項。故頭項痛腰脊強。凡傷寒有頭痛。皆邪在太陽也。仲景著書。本論傷寒。而此言中風者。以傷在衛分爲陽。則以風言耳。冬月之風。要必挾寒。是風即寒也。且傷寒中風。往往互言。惡風惡寒。亦往往兼舉。人而惡寒。則無風且畏況有風乎。乃區區置辨

於傷寒傷風之異。而謂傷寒惡寒。傷風惡風。其皆謬見也。陽浮陰弱。謂診脈輕按見浮。而沈指則見弱。是衛分有邪。而榮分不能勝。況榮出而爭於衛分。則榮分益虛。邪正方爭。故熱大作。而腠理大開。腠理開則榮分之液自出矣。太陽經浮而在表。而衛分更在皮毛。皮毛又肺之合也。鼻爲肺竅。邪干於肺。故鼻鳴乾嘔。陽明經本多汗。尙微惡寒。則太陽未解已多汗矣。而又曰可發汗者。逐寒邪使從汗出也。

桂枝三兩○當今一兩○色赤入榮分。辛散能助陽氣而除陰鬱。桂枝則能布散於肌表。故以此助榮氣而攻衛分之邪。此爲君藥。

生薑三兩○桂枝入榮分。挾以生薑。則偕之以出衛分。而寒邪可去。

芍藥三兩○酸斂以監制桂薑之辛散。使之怒而不暴。是爲節制之師。且以斂過多之汗。以安集流散之民也。

甘艸二兩炙○當今六錢七分許。甘以補正。且緩桂薑之急。

大棗十二枚○甘補脾胃。脾胃者榮衛所由滋。邊境既有不寧。則內宜自強。治內乃可以攘外。故甘棗所以治內。又甘熱亦正所以治寒。

熱服。須臾啜稀熱粥。以助藥力。正之意矣。溫服。

覆取微汗。使寒從而出。不可令如水淋漓。過多則重汗出病。

痊。停後服。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

寒之中人。自足太陽足太陽寒水。同氣相乘也。寒陰邪在下。故中足經。太陽經最浮在表。寒自外入。則先中之。太陽經行於脊背頭項。故病則頭痛項痛而腰脊强。寒外侵故惡風寒。不必分傷風惡風傷寒惡寒。陽與爭故發熱。吾身之氣血皆陽。寒棲衛分。侵猶淺也。經脈所行曰榮。氣行於經隧之外。而爲外衛者曰衛。邪在衛分則未入榮分。故曰淺也。不必如寒戰於衛分。則腠理不能固。而熱作則津液流。此所以自汗也。外爭則脈浮。津液流則榮虛。而內弱。外涎擾邊。守臣力弱。戰未能勝。居民流離。此時命將出師。必得强有力者以救之。後人只用羌活防風。恐未足以當克敵之選也。將以桂枝剉以生薑。後人用生薑只用二三小片。節制之以芍藥。謂之藥引。又安望其克敵。

芍藥非君。曰桂薑二。芍藥一。非能監之。亦參之使輯和而不暴耳。

甘棗以和中。以强國本。非徒以行文武兼備。內外交飭。而外寇不足平矣。按此方又言陽明病。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是此方固發汗者。然又曰無汗者不得用桂枝。汗多者桂枝湯是此方又止汗者。夫桂薑之辛散。豈用以止汗者。汗多而用桂枝。亦以邪在衛分而榮與之爭。故助榮分之陽。以去衛分之邪。邪去則榮衛平而汗自止。非桂枝能止汗也。若無汗不得用桂枝云者。則以邪入已深。則衛分反爲邪據。而榮汗不能出。若不大開其腠理。則邪無從出。而徒以辛熱加之。暴使正氣亦爲陽邪。非治也。況此湯中有芍藥。則尤恐閉門而逐盜。故不可用此方。然而麻黃湯中。又何嘗不資桂枝之入榮分。以任祛寒之責乎。○本方加附子名桂枝加附子湯。治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者。此爲陽欲散於

上。而用附子以復其陽於下。本方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名桂枝新加湯。治傷寒汗後身痛。脈來沈遲者。此用芍藥爲君。以斂陰。加人參大補其中。爲脈來沈遲身痛而設。仍以薑桂去未出之邪也。本方加大黃名桂枝加大黃湯。治表證誤下大實痛者。此表裏兼治也。本方加厚朴杏仁。治太陽病下之微喘。表未解者。此因氣逆而降其氣也。本方去芍藥生薑。名桂枝甘艸湯。治發汗過多。又手捫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此因津液已耗。而意重和中。本方去芍藥加附子。治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煩痛。不能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此因濕則不欲斂。而以附子之辛行其濕也。本方減甘艸一半。加芍藥一倍。名桂枝加芍藥湯。治太陽誤下太陰分而腹痛者。此因太陰受病。不欲其緩。而以芍藥和其陰也。本方去桂枝加白朮茯苓。治服桂枝湯或下之而頭仍痛。發熱無汗。心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此因熱邪已傷內。故不用桂枝而重和其中。且導其小水也。本方去芍藥生薑。加茯苓用甘爛水煎。名茯苓桂枝甘艸大棗湯。治汗後臍下悸。欲作奔豚者。汗爲心液。汗過心虛。腎水陵之。故加茯苓以甯心而滲腎邪。仍以桂枝益心血也。此皆仲景加減法。可以悟用藥之道。後世陶節菴乃

盡易仲景原方。治法。又按桂枝麻黃二方。皆補肝藥也。辛以補之。甘以緩之。酸以瀉之。肝主發生之氣。行命門之陽。陽爲寒淫所遏而不得舒。生意不遂矣。故必用辛以暢遂之。邪方在太陽陰加陽上。於象爲夫陽必決陰。佐以甘緩酸斂則所謂健而悅。決而和也。澤決下下。剛長乃終矣。此如汗既透而邪退氣血和也。

麻黃湯仲景

治傷寒太陽證。邪氣在表。發熱頭痛身痛腰痛骨節痛項背强惡寒惡風。無汗而喘脈浮而緊。亦治太陽陽明合病。喘而胸滿。按緊者。陽爲寒氣所束而不得舒之脈。脈浮而緊。邪尚在表。邪已束於經脈。而脈緊則榮分之津液不得外行。故無汗也。陽不得舒。作熱愈甚。內迫於肺。故喘。陽明胃輸氣於肺。陽明熱作。則

肺受迫。故胸滿而喘。此不獨寒淫爲邪。即吾身之陽亦亂作而爲熱邪矣。

麻黃去節三兩○當今一兩○辛溫升散。輕虛上行。開微腠理。以通暢陽氣。本補肝而瀉肺之主藥。肺合皮毛。太陽經行於表。亦在皮毛腠理之間。故欲祛太陽外束之寒。則以此爲君藥。

桂枝○當今六錢七分○麻黃能開腠理。行津液而助榮分之陽。以作其津液者。則仍藉桂枝之用。作其榮分。汗而發之。使寒外出。亦猶鼓舞其士民。以攻敵而逐之於塞外也。

杏仁七十枚去皮尖○辛苦甘潤。以保肺降逆氣。補之潤之。而去其喘也。

甘艸一兩○當今三錢三分零。先此以和中。而固內治。

煮麻黃數沸。去沫。此用生麻黃。不當以醋制。麻黃味薄其汁難出。故宜先煮數沸。去其沫者。恐濁沫足以滯其升散也。納諸藥煎熱服。覆取微汗。中病即止。不必盡劑。愼之忌過汗也。無汗再服。

脈浮而緊。則寒傷榮分。寇已深矣。腠理之間。皆寒所據。寒氣閉塞。則汗不得出。榮分已傷。則不能汗而使之出。此所以無汗也。熱鬱於內。外不得泄。則反成內亂。熱燥肺金。壯火食氣。此所以喘也。然寇由外作。靖寇爲先。凡太陽病未除。而兼有裏證者。亦必先治太陽。故麻黃以解其圍。以通其塞。而窮逐之於外。所謂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而桂枝繼之。以壯吾兵力。以固其守。以爲後勁。固守謂固其榮分。此克敵之師也。此亦用桂枝本可見桂枝本作汗者。非止汗者。杏仁以潤肺降逆氣。甘艸以和中。杏仁去皮尖全非滋散。此則所以安靖吾民。而加之厚德。此安內之道也。

人見太陽傷寒。則肺亦兼病。遂疑傷寒傳足不傳手之非通論。抑思傷寒所傳六經。本於內經。而六經皆有見證。此亦何足復疑。而一方用兵。近其地者必擾。且朝廷亦爲之焦勞。而安得不俱受病。然經自經。腑臟自腑臟。

須分別言之。如頭痛項强畏風寒發熱。此自是經病。不得謂爲痓疒。病肺逆而喘。自是肺兼受病。又不得謂爲手太陰經病。○本方除桂枝加石膏名麻黃杏仁甘艸石膏湯。治汗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按已汗已下。無大熱而喘。且汗出此非復外閉之寒邪。而內熱之作。尙留於肺者。肺受熱。則腠理不能閉。故汗出。麻黃之辛以瀉肺邪。杏仁甘苦以泄肺逆。甘艸以和胃氣。石膏以清肺熱。此崇以治肺也。桂枝之辛熱不可用矣。昧黃本肺藥。可以治哮喘哮喘證用麻黃。能去寒熱而不發汗。

其有不當汗者。人自當臨證辨之。如陰虛燥嗽乾者不可汗。尺脈遲者不可汗。咳而小便利。或失小便者不可汗。下利者不可汗。淋家不可汗。衄家亡血家不可汗。是也。

桂麻各半湯仲景

治太陽證。如瘧狀。熱多寒少。按言太陽證。則頭痛强腰背皆痛之證具在也。又言如瘧狀。則又寒熱往來也。寒熱往來。似少陽證。而非少陽者。無胸脅痛耳聾之變見也。非少陽而如瘧狀者。邪正爭於榮衛間。

而衛傷榮弱。邪入而爭於榮。則衛分空虛而寒。榮猶能爭。正出而爭於衛。則衛分外實而熱。惟其熱多寒少。故病猶在太陽。若寒以漸多。則踰入而合少陽矣。

桂枝二兩　麻黃一兩　芍藥一兩　生薑一兩　甘草一兩　杏仁去皮尖三十五粒　大棗六枚

榮已弱。有時而寒。故重桂枝。衛方實。邪在衛分而外榮且作熱。故仍麻黃。此用桂枝麻黃各半也。若太陽病已大汗。形如瘧而日再發者。則用桂枝二分麻黃一分治之。名桂枝二麻黃一湯。以汗雖已發。而衛未和。又不可以重大汗故也。竊謂此方可以通治暑瘧。

大青龍湯　仲景

治太陽中風。脈浮緊。身疼痛。發熱惡寒。不汗而煩躁。又治傷寒。脈浮緩。身不痛。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按此脈浮緊不汗。即麻黃湯之證。所加者煩躁耳。煩躁者。其熱內甚。胃氣併熱上迫心肺。心熱火妄。故煩。肺燥而水不生。故躁。又言脈浮緩者。浮在太陽。緩則見陽明之兆。陽明即上主內故。或外不痛而內重。然未入陽明也。其經脈未病。故暫重而有輕時。要其作輕。則身必仍痛矣。其言中風傷寒。則互言之。但中猝而傷。以漸。冬月之風。皆寒。其互言之。則以見其同。治也。又言無少陰證者。煩躁有太陽煩躁。此是也。有入裏而煩躁者。即陽明也。有汗下後陽虛病未除而煩躁。此虛熱也。有少陰煩躁。則必吐利厥逆。見少陰脈證也。有少陰證而煩躁。則不可服此湯。故言無少陰證而後可服。此湯成。無已注釋全失仲景之意。喻嘉言所見略是而未詳。又按桂麻各半湯。乃太陽證之將併少陽而未入者。此方所治。乃太陽證之將併陽明而未入者。

麻黃六兩○當今二兩○太陽無汗證具。仍以麻黃爲君。　桂枝二兩○當今六錢七分。

甘艸炙二兩　杏仁四十粒去皮尖○此減於麻黃。

生薑二兩○此減於桂枝湯。以桂枝已從減。故亦減之。慮其過熱也。　大棗十二枚○與甘艸同。以石膏雞子大塊○此須椎碎入煎。石膏淡而微甘。微辛。色白。氣輕。上浮入肺。以瀉肺中之邪熱。以生水。質重下沈。入胃。以和胃氣之鬱。且清肌熱。肺胃之熱散。則膻中清肅。而煩躁可除。且以斷其入陽明之路。此仍是麻黃湯。而用麻黃更重。正以寒邪之勢深入。尤盛。正氣不勝。而反內訌。故重麻黃以逐寒邪。而卽麻黃湯中加甘棗以安內。治然後加石膏以靖內訌之熱。而除煩躁。治法甚明。而或謂爲合用麻黃桂枝二湯。以風寒兩解。且置煩躁二字於不言矣之遠矣。　先煮麻黃去沫。納諸藥煎。得汗則止。

脈浮而緊。邊圖方急。或浮而緩。身重。敵騎內略。內地且不安。訌亂愈熱。陰躁陽煩。血熱水枯。陰躁。氣熱火妄。陽煩。榮衛俱熱。迫而內向。煩躁皆作。邪盛亂大。故重麻黃以攘外。加甘棗以安內。仲景方。分兩加減。皆有深義。後人多不知省察。然後靖其內訌之陽。卽內熱煩躁。　方曰青龍。舊然除暴安民。時雨之潤也。抑青龍。肝木也。大補其肝木使之暢茂條達。而外至之寒邪。不得以閟鬱其生機。麻黃桂枝生薑石膏杏仁。皆味辛而能潤腎補肝也。其劑較麻黃桂枝二湯爲愈重。邪勢更盛。故其劑亦愈重。故曰大青龍也。喻氏謂石膏一物。入甘溫陳中。則爲青龍。從清涼同氣。則爲白虎。此不識仲景之意者。

小青龍湯　仲景

治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咳。或噎。或喘。或渴。或利。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氣不得臥。按表不解者。太陽證具也。表不解而心下有水氣者。寒邪之內戢。汗既不得出。則內逼而停聚於中。寒復遇之。水寒相搏也。水氣卽不得出之汗液。其曰心下。概言之耳。水潰胃脘。卽乾嘔。水上射肺。則咳喘。水積不行

則反作湯水漬於腸則下利。水蓄膀胱則小便不利。水積下焦則少腹滿。水溢上焦則短氣不得臥。此流民無定居。而隨在爲害者。大青龍證爲火之內訌。榮之過而爲邪也。此太陽證之將作。若胸而未甚者。

麻黃三兩○太陽不汗。桂枝三兩○榮分已弱。且不得出。故仍重之。

芍藥酒炒三兩○卽榮分之。細辛一兩○辛以去寒。氣而斂萃之。使不過散。

乾薑三兩○不用生薑而用乾薑。不欲過發上下。無所不到。

甘艸炙三兩○頗以和中。此非可減。

半夏半升○芍藥以斂其氣於榮分之中。五味子以斂其氣於清虛之府。誠恐水從氣散。故辛以行之。使無妄聚。又酸以集之。使無妄行。調劑之道也。

五味子半升○芍藥以斂其氣於榮分之中。五味子以斂其氣於清虛之府。誠恐水從氣散。故辛以行之。使無妄聚。又酸以集之。使無妄行。調劑之道也。

渴去半夏加天花粉。慮半夏之過於行水。故易用天花粉之甘苦以去熱生津。

喘去麻黃加杏仁。慮肺氣之虛。故去麻黃加杏仁以順氣。

形腫去麻黃噎去麻黃加附子。附子以去寒溫經。

小便祕去麻黃加茯苓。以便閉忌發汗也。○按此加減法。似非仲景本文。且亂本方之意。

太陽有汗。榮氣之外溢也。太陽無汗而煩躁。衛氣之內軼也。無汗而心下有水。榮液之內軼也。氣陽也。不得外達而內逆。則內熱盛而煩躁。液陰也。不得外泄而內壅。則熱不盛而爲積水。此因其人之陰陽有偏。抑飲食失宜而變證所以不同。外邪未解。則麻黃桂枝之用。必不容已。而寒水已搏於內。則內消其水之治。尤不容緩。失時不治。爲痞爲嘔。害無窮矣。辛以行之。細辛乾薑半夏以流濕之。使不酸以集榮之。芍藥之酸。以靖榮血之妄散。五味子之酸而斂肺氣之使。氣不妄散。則血脈亦各循其經。而水氣順道矣。此猶人民離散而急爲招集之也。甘以厚之。甘艸以外內交飭而不勞。來還定安集之也。甘以厚之。甘艸以外內交飭而和中。

敢大肆兵威。要以安內爲重。主於行水。所謂小青龍也。

在外未解之邪。仍令以汗而散。在內之水。則行之安之而已。又辛味皆以補肝。而水卽木中津液也。

茯苓甘艸湯 仲景

治傷寒水氣乘心。厥而心下悸者。先治其水。卻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亦治傷寒汗出不渴者。亦治膀胱腑欬。欬而遺溺。按太陽傷寒多有水氣爲病。以太陽膀胱經。固津液所行。而太陽作熱。則每多引飲。其汗不得外行。則反而浸漬於內矣。小青龍湯以統治水氣之溢內者。此方則以治水氣乘心厥。而心悸者。悸證不一。有過汗而悸者。心液竭而虛也。有吐下而悸者。逆亂而神不定也。有氣虛而悸者。神不足也。此水氣而悸者。心受水漬。形湯漾而神亦以不安也。其有厥者。則又因誤過於表。而陽氣虛。則厥寒。水反以相搏。得入於裏而乘心也。厥則邪之深者。乃先治水而後治厥。以水氣不急治。則傳變害大也。其傷寒汗出而不渴者。亦用此湯。既已汗之矣。而小便不利。熱未盡除。但不渴。則熱未入裏。惟是水氣未盡而入裏。而淳蓄於膀。故以此湯行之。

生薑三兩○辛以勝寒。行水。發越陽氣。使水仍從汗出。

桂枝二兩○專行榮分。太陽之水。

茯苓二兩○桂枝治外。茯苓治內。此以滲其內乘於心之水。

甘艸一兩○厚土使不至受濕也。濕家忌甘。而此行水之劑。乃每用甘艸何也。曰濕家忌甘。爲脾土已濕者言。則不欲緩之以益其濕也。然脾土惟厚。乃不畏濕。則凡恐水濕之漬於脾土。又不可不用甘。以先厚其土也。

此仍是桂枝湯。但水氣已入內。則不用芍藥之酸收。而重生薑以宣氣行水耳。用茯苓以滲內水。用桂枝以達榮汗。外內交飭也。所異於桂枝湯者。以茯苓易芍藥。故湯以茯苓甘艸名。本方去生薑。君白朮。名茯苓桂枝白朮甘艸湯。治傷寒吐下後。心下逆滿。

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沈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搖者此亦寒飲上逼胸膈而不可再汗故去生薑用白朮爲之和中去濕也

乾薑甘艸湯 仲景

治太陽傷寒脈浮自汗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用桂枝湯誤攻其表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與此湯以復其陽按此證其陽虛而不可汗者用桂枝以作汗是重虛其陽故厥太陽經津液所行津液非陽乃陽之陰也然津液之行實陽爲陽之故過汗則陽氣外泄而亡陽矣

甘艸四兩○補土和中爲滋生氣血 乾薑二兩○此以復其陽也生薑則行表以發汗乾薑則內守而温中今人第以爲薑而混用之可乎

陽氣不得外泄則水氣內溢而寒從之病也其陽本虛而過爲外泄則津液從之外竭而陽亦亡尤病也陽欲

竭於外則急爲復其中甘艸君之乾薑輔之地中有寶所以爲復

芍藥甘艸湯 仲景

前證既復其陽厥愈足温乃更作此湯以和其陰其腳即伸按前此誤汗以致津竭則陽散而陰亦虧矣故急以此斂其陰

芍藥四兩○凡辛味皆補肝者辛而氣味輕及生用之芍藥者則升而行肝氣於表辛而氣味重沈則守而補命門以復陽氣於中凡酸味則瀉肝者故芍藥所以斂其過散之陽斂陽即和陰也 甘艸炙四兩○復陽斂陰要皆恃甘艸之和中以爲之主

急爲先復其陽陽生之本也繼必爲和其陰陰陽之輔也不斂其陰則恐中不和而有躁痛之疾則何不加芍

藥於前方之中曰陽氣未復陰不可得而和也舊加減法脈緩傷水加桂枝生薑脈洪傷金加黃芩大棗脈滿傷血加當歸脈弦傷氣加乾薑此用治雜證腹痛者非治傷寒云

桂枝二越婢一湯 仲景

治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用此湯按太陽證具而有寒乃熱多寒少此即桂枝各半之證榮之陽已不足矣乃脈且見微弱則是其外雖尚勉與邪爭而其中實已無陽如國內空虛民雖財匱而猶欲強戰於外不復內顧則一發而民盡散國且亡矣願邊境不可不飭而用武亦不可過要急以內治爲本此方未嘗不發其汗然汗而有節不使津液過散而陽隨以亡也○越婢湯見温部

桂枝二兩 芍藥二兩 生薑三兩 甘草三兩半 大棗十八枚 麻黃二兩 石膏三兩

表證不可不汗而脈微弱則不可汗故調劑其間重甘棗以安養吾身之陽陽即吾身之正氣氣血皆可謂陽氣血是所以安養吾身之陽如所謂胃氣爲本故治而脈之微弱者如此喻氏以無津液爲無陽亦未是而生薑石膏佐之生薑行氣血以禦外石膏清肺胃以安內仍用桂枝麻黃以表散外淫之寒但輕其分兩而芍藥節之邪可去而液不過耗陽不散亡調劑之宜也

十棗湯 仲景

治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漐汗出頭痛心下痞硬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表解而裏未和邪熱內蓄有伏飲者按汗出不惡寒是表已解矣而利且嘔逆此裏未和也表解而裏

未和則非復外淫之寒邪而吾身憤張之氣血未能自平釀而內亂而太陽經本津液所行所謂熱邪內蓄有伏飲也其汗出頭痛皆太陽餘熱所爲其脇痛鞕痞下利嘔逆皆邪熱之挾伏飲而憤張未靖也故可攻之。

芫花炒黑。苦溫。甘遂苦寒。攻水濕。大戟苦寒。攻水濕。能徧達經隧。

徧搜臟腑。大棗十枚

先煮棗去滓。內前藥末。強人服一錢。虛人五分。病不除者再服。得快下後。糜粥自養。按強人服一錢。虛人五分。原文。仲景時數銖不數錢分。然服此方則大約止可以五分一錢爲止。不可過也。又虛人五分下。有或棗肉爲丸一句。亦必非仲景原文。蓋以十棗煎湯調五分藥末。則棗得爲君。而三藥不至過峻。若和棗爲丸。則棗與三藥力均。不能君三藥而有害矣。

此外邪已去。而吾身之氣血猶憤張未平。悍將拔劒斫柱。不可復輯。韓彭葅醢。非漢高之過。邪熱挾水氣而伏也。大攻其水而去之。使從二便出。而甘緩以行之。三藥皆反甘艸。故易用大棗。亦調劑之道。水去而熱亦以平矣。

五苓散

方已見三焦部。此以治太陽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按脈浮則表邪未退。而胃乾煩躁不得眠。小便不利消渴。則太陽之邪熱。由經而入於腑也。熱邪既入膀胱。則宜因而下之。使從小便以出。餘已見三焦部中也。

太陽邪在表。則汗之。已入腑則下之。循經而入腑。與傳經而入裏者不同。傳經而入裏。與自上而誤下者又不同。○邪入陽明腑亦下之。承氣湯是也。

抵當湯 仲景

治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沈。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鞕滿。小便自利者。必有畜血。令人善忘。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按脈沈實。結胸而不結胸者。其表證仍在。乃隨經而入腑。非由誤下重汗故也。隨經而入則本身熱邪。而非外入寒邪。自經而下。不由胸膈胃腸而下也。膀胱在下焦。熱邪入膀胱。小便當不利。如五苓證是。今小便自利。則非水氣之畜。而血畜也。血畜者。血爲熱所燥而成瘀也。如狂善忘。悍悒而善忘。皆瘀血之證。心用血者。血熱則神亂而如狂。悍悒而善忘矣。此有經證而非可表。有腑證而非可下。則抵當之使之自散而已。

水蛭三十個。中吮人血。膀胱瘀積水之腑。故入膀胱除瘀血。

虻蟲三十個。去頭足翅。此牛虻。大如蜜蜂。狀如蠅。好攢聚牛身吮其血者。今人以爲蚊蟲誤矣。此方既用水蛭。又用此者。水蛭潛而咋血。除在腑之瘀。虻蟲飛而咋血。除逐經之瘀。其苦碱則同也。

桃仁二十個。去皮尖。研。○甘苦辛。潤。苦辛行瘀血。甘潤生新血。

大黃酒浸四兩。○苦辛。瀉而下之。用酒浸者。使入血分。且能上升以蕩在經之邪熱。而消之於下也。

五苓散治水氣之畜於膀胱。抵當湯治血瘀之畜於膀胱。皆隨經入腑之熱邪也。五苓散證。脈浮。則猶有寒邪在表。雖汗出而陽氣未快。氣熱挾水。而下畜於腑。故用桂兼以祛寒。此證脈沈。則其表證之未解者。亦憤熱未解耳。熱盛而逼築血。血瘀隨經隨入腑。故專治其熱。此方實以大黃爲君。桃仁爲佐。而虻蛭爲之用也。蕩除其熱爲主。所以使血不復瘀。其已瘀者。則虻蟲以消之耳。

瓜蒂散 仲景

治傷寒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鞕痞。氣上衝喉不得息者。胸有寒也。當吐之。按頭不痛項下強。則所謂如桂枝證者。其發熱畏寒自汗同耳。脈浮則邪在表。此脈微浮。則不全在表。故

頭不痛項不強非經病也然究有浮象則邪又未入裏而當表裏上下之間故胸中痞鞕氣上衝咳故微浮獨見於寸也此證必由桂枝證而轉陽氣方憤張於榮衛之間而陰寒已間入於膻中之境膻中者氣之所會故衛氣凍而寒遂得間入之成痞之漸也以其猶近上故可越而吐之此非傳經亦非入腑。

甜瓜蒂炒黃。苦主降泄又能湧吐。此如以甘酸微鹹瓜豆性皆斂聚水液與辛之行水不同故膻中有所阻則能斂聚而上越之。

赤小豆為末。熟水或酸漿水調下。亦取其酸能斂聚水氣且能補肺而不傷肺氣也。今人但知言苦以越之。酸以涌之而已。抑思量人虛實服之吐時須令閉目勿使苦酸。當主涌越者乎。

上三藥皆斂。故以辛散之則良。緊束肚皮。勿令傷氣。

久不出者。舍沙糖一塊。即吐。酸勝甘。以甘引諸安。

亡血家者。老人產婦血虛脈微者。俱不可服。此不可吐者也。或謂非尺脈絕者。不可便服此。按此為風痰雜證言之可耳。若傷寒而尺脈絕。則又安得復服此也。

此衛氣疎而寒遂間入氣分。客於胸中也。中陽猶盛。邪入未深。因可涌之使從吐出。凡在表則汗之。在腑則下之。仲景之法也。

梔子豉湯 仲景

傷寒汗吐下後。虛煩不眠。劇者反覆顛倒。心下懊憹及大下後。身熱不退。心下結痛。或痰在膈中。按此已經汗吐下後。則其虛煩結痛。皆非寒邪。而吾身餘熱之邪。身熱未退。則熱邪未全入裏。若全入則結胸矣。煩此亦非傳經。非入腑也。

梔子治虛煩。又酸能斂聚水氣。以涌而上之。其氣亦令人吐。故有痰則可使之吐。

淡豆豉能堅腎行三焦之水。而治相火之燥。

服令微吐。此二物。一赤一黑。能交心腎而滌水火。本非吐藥。實以平膻中餘熱之正治也。但邪熱近上。當令之微吐而出耳。急服之則吐矣。今以此為吐劑則非也。病人舊微溏者不可服。大便微溏者。其內虛寒。非蘊熱也。

此寒雖已去。而氣之餘熱未平。遂游衍而客於胸中也。未離於表。身熱未退。熱入未深。引腎水交於心。泄心火而下之。餘熱自平。但火性炎上。故微吐而愈。胸中心肺所居之位。凡浮熱者。腎陰不足也。腎情游衍而上行。則煩躁乎矣。本方加甘艸治前證。兼少氣者。本方加生薑治前證。兼嘔者。本方除淡豉加乾薑治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本方去淡豉加厚朴枳實治傷寒下後。心煩腹滿。本方加大黃枳實治傷寒食復。本方加枳實治傷寒勞復。本方加薤白治傷寒下利。加糊肉汁。赤小豆下。伏氣腹痛要皆所以平餘熱也。

大黃黃連瀉心湯 仲景

治傷寒心下痞。按之濡。關上脈浮。按痞者。心下鞕滿而不痛。痛則為結胸矣。心下痞而按之鞕。是氣痞也。結胸氣痞。關脈當沈。此關上脈浮。只虛熱也。又按仲景云。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然此所謂陰陽仲景未及說明。而成氏則以發熱惡寒者為病發於陽。無熱惡寒者為病發於陰。顧寒之傷人。未有不發熱者。安得有無熱惡寒。寒下之而成痞之證。成氏之說。不可通。喻氏則謂風傷衛為病起於陽。寒傷榮為病起於陰。然安見中風之變。必為結胸而傷寒之變。則止為痞乎。喻氏之說。亦不可通。周揚俊曰。如成氏說。無熱惡寒。則中寒矣。下之有不立斃者乎。如喻氏說。則仲景書中風傷寒每每互言。未嘗分屬。不知發於陰者。洵是陰證。但是陽經傳入之邪。非中陰之謂。陽經傳入。原為熱證。至於陰經。未有不熱深於內者。此所以去熱入二字。而成千載之疑也。愚按周氏之說。大略得之。但陰字以陰經言。則未見熱邪已入陰經。又誤下而只成痞者。蓋熱邪入陰經。其證自尤重於痞也。然則如何曰

陽者吾身之生氣榮衛皆陽也陰者外淫之陰邪冬月風寒皆陰也外邪在表吾身之陽作而與爭於是外惡風寒而榮衛皆作熱外邪已退內熱未平熱猶在表未可下而下之則熱邪因以入內而客於心胸之際是爲實熱爲結胸此病發於湯之謂若吾身之陽或有不充榮衛之防有所疎失而外之寒淫乘間入內內陽猶盛邪入不深亦客於心胸之際是爲虛熱爲痞此病發於陰之謂曰既由寒淫何以爲虛熱曰人身陽也膻中心肺所處氣之大會又陽之陽故雖寒淫入此亦轉而爲熱如冷水入熱鍋冷水激沸亦成熱水如膻中之陽不足以轉寒爲熱則寒淫直入三陰不能勝內故也

大黃二兩○苦微辛主瀉脾胃之火而胃氣升於膻中病起於陰入客胸中而成痞者以胃氣格之不得下故激而成火因用大黃下之

黃連一兩○苦瀉心火諸瀉心湯皆以治痞而皆用黃連主瀉心火故湯名瀉心治痞而瀉心心可瀉乎且虛熱而何以遽用此苦寒不益之寒邪耶曰心非可瀉瀉心者

瀉火也心爲火之主而膻中者心之所居胃氣之會病雖起於陰然誤下而客於膻中胃氣之陽拒之則不得下心君之火拂鬱併而成熱以其併居故只成痞且心火固虛火也苦以泄之則上下通而邪亦散矣瀉心湯本以黃連立名謂黃連瀉脾而非瀉心立言雖似而未當然此湯實君以大黃則以治胃氣之上鬱而逆胃氣不逆而後膻中之虛熱可平

陰寒未盡除而誤下之陰從所下而併居內地下之者本下其陽然未盡之邪已從而入矣內地陽也拒不與通外之遺邪非能大害以作而爭然非族類其心必異內治之梗也故爲痞痞只是隔異不通心梗則不靖鬱鬱成熱心君失治久必釀亂故不如勿拒因逐而下之苦以泄之平其不靖之意而已此瀉心之大概也本方大黃用酒浸更加黃芩名三黃瀉心湯治心下痞熱心氣不足吐血衄血蓋心下虛痞只是誤下者未遂其下耳其作熱未甚若至於吐血衄血則阻於下者更逆而上作熱且燥肺矣故加黃芩

附子瀉心湯仲景

治傷寒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按心下痞則陰邪已入於內而外復惡寒則陰寒未解於外此而汗出則陽復外泄而內不繼矣內外有邪陽將不禦此非細故內邪外邪之囘內陽外陽之本故瀉虛熱以三黃而補元陽以附子皆治囘爲本也

大黃二兩 黃連一兩 黃芩四兩○苦瀉肺火蓋汗出惡寒是外寒未盡亦肺受火燥而皮毛不能斂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則煮取汁○已囘也故加黃芩汗下後而復惡寒是陽弱也汗出是陽散於外而內不繼故附子以補元陽陽氣足則陰寒退且附子合黃連能平陰陽而交濟水火也

陰邪內梗成熱而獨泄其熱者恃內盛耳此大黃黃連之治也外復惡寒汗出虛熱益盛故三黃加附子眞陽足而虛熱除仲景曰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當先解表乃可攻痞解表桂枝湯攻裏大黃黃連瀉心按此論則分二治而此方則合一治是宜審之蓋表證多則分二治而有先後裏證多則可合一治而有重輕又曰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口渴而煩燥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此有停飲故也

大陷胸湯仲景

治傷寒下之早表邪入裏心下滿而鞕痛或重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渴日晡潮熱從心至小腹鞕滿痛不可近或無大熱但頭微汗出脈沈爲水結胸按心下滿而鞕痛此陽邪已因下而內結矣又重汗而復下之則寒邪雖已散而憤怒之陽氣未平強抑而下之所以熱結於中而津液枯竭三焦皆火而水道不通矣其日晡潮熱者胃熱鬱甚以貴門之氣不獲舒也陽結爲實熱故痛不可近異於陰結

之虛熱也。陽結必身熱。必汗。必脈沈而緊滑實大。若無大熱。但只頭微出汗而脈沈者。則是水飲不得外泄。爲水結胸可用半夏茯苓之類行之。亦有熱已入裏。久不攻下而結胸者。有結而不熱者。可用小陷胸湯。若脈浮大及頭踠者。則皆不可下。

大黃二兩○以湯 芒硝一升○當今三合有三○鹹三焦之熱。苦辛。鹹則能軟其結。苦則能泄其熱。辛則能潤其澗。陰之華也。泄陽邪之已亢。同眞陰於欲絕。非徒取其寒以勝熱而已。 甘遂一錢爲末○漢時不數錢。此必後人所改。或是二銖半。○甘遂行水破堅。此取其破堅。非取其行水也。以爲使耳。或謂此爲君藥。大非。 先煮大黃去滓。內芒硝煮一二沸。內甘遂末服。

忿爭之餘。陽氣方悍。不以漸平其氣而抑而下之。倒戈內犯矣。熱未平而遽下之。熱邪內結矣。重耗其液。熱鬱血乾。重汗而復下之。下之

熱鬱。重汗血乾。重陽憤張。未由宣暢。故結胸。榮衛憤爭之陽。既於心胸之間。而胃氣上升之陽。又遏於內結之陽。而既不能上達。故自心下至少腹。皆鞕滿而痛。不可近矣。

結於胸。非鹹無以輭之。芒硝爲君。非苦無以泄之。大黃爲臣。非辛無以潤之。燥渴不大便。以液耗也。大黃朴硝。皆辛而能潤。非悍無以行之。甘遂爲使。

亢陽之悍。而承以晏陰。當可而施。則勿疑其過峻也。脈浮大者。不可下。浮大仍宜表。煩躁不可下。縱見結胸證。亦宜大青龍湯。傷寒論中有謬誤。而未必爲仲景本文者。勿輕用此。

大陷胸丸仲景

治傷寒結胸。項強如柔痙狀。按此言結胸同。而項強如柔痙狀則稍不同。項強似表證未除。然不言頭痛。而言如柔痙狀。則非表寒在經。而胸膈實滿。熱中挾濕也。濕熱相挾。身重而強。汗以熱而外泄。則內不得行。此與津液枯竭者異。則治主去結濕。濕行而熱亦消矣。

大黃八兩○湯牌 芒硝半升○輭堅 芫薤炒半升 能決上焦之水。而降泄逆氣。且能消堅去結。 杏仁去皮尖半升○甘苦辛潤。達之下焦之下。

合研。取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白蜜二合煮服。甘遂引諸藥而遂達之經隧。無所不至。以濕熱相挾。痞結而項強。則濕在經隧間。非此莫達。白蜜甘潤。以去熱且甘以緩之。行而有補也。

大青龍證之煩躁。熱獨擅而將內逼者也。熱獨擅而內逼則結胸。而便閉燥渴矣。大陷胸湯治之。芒硝爲君。以定晏陰而抑陽之已亢也。小青龍證之挾水。熱挾濕而將內逼者也。熱挾濕而內逼則結胸。而如柔痙狀矣。凡痙

證以風濕相搏。此則以熱濕相搏。故似之。大陷胸丸治之。大黃爲君。分兩輕重不同。主治迥異。今人於此等處。全不理會。以清潛熱而決三焦之瀆也。且使溝壑積水。皆注三焦。太陽經本津液所行。太陽之榮不得舒。則內多挾濕。

小陷胸湯仲景

治傷寒誤下。小結胸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及熱痰塞胸。按正在心下。異於上下鞕滿。按之乃痛。未若大結胸之實。亦非如痞氣之虛。結胸脈沈緊實。或寸浮關沈。此脈浮滑。熱雖內結而未深也。或熱而挾痰。痰亦濕之聚。此必熱不大。逆不甚者。故其結亦小。

黃連一兩○以 半夏半升○通陰陽。 瓜蔞大者一枚○甘寒潤滑。以清心肺之熱。以蕩上焦垢膩。胸中熱必傷肺。此實以瓜蔞爲君。

熱結未深。獨在上焦未近陽明之分。此以陽明腑言。非以經言。則無庸芒硝大黃之下達。保肺去熱。潔其膸中。無使陰陽扞格而已。此方亦以除痰。然痰只結胸一端。結胸不專繫此。結胸證皆由吾身之陽方張。而逆其勢而下之。則反爲邪矣。但逆有重輕。則結有深淺。大陷胸證結而下逼陽明者。此小陷胸證結而未逼陽明者。王海藏分大陷胸爲太陽木藥。大陷胸丸爲陽明藥。小陷胸湯爲少陽藥。非是。

葛根黃連黃芩湯 仲景

治太陽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此湯主之。按此則誤下而入陽明腑矣。然未全入腑。而表證猶未解。則熱不結。熱挾濕而泄瀉不止。其下通也。促者。脈數而時或一止。陽不暢也。陽不暢而脈促。榮分未平。知表猶未解。喘者。火食氣也。因喘而汗出。內熱迫之。亦表未解而勝理張也。然此證內熱多而表證少。

葛根半斤○當今二兩七錢少○辛甘輕潤。能達肝木而解肌肉之鬱熱。脾胃外合肌肉。而陽明經亦行於肌肉。故葛根能兼主陽明腑經。爲散胃熱解肌熱之專藥。又能升提胃之清氣。故主治瀉泄也。

甘艸炙二兩○厚腹。補脾土。和胃氣。

黃芩二兩○降逆氣泄肺熱。解腸胃熱。

黃連三兩○瀉心脾火。

先煮葛根。後內諸藥煎。葛根味薄。故先煮之。

葛根陽明主藥。太陽誤下。陽明表證未解。此舍太陽而專陽明。解肌者。陽明經脈。處太陽經之次裏。故太陽傳經則入陽明。陽明胃腑。處心肺之下。湯藥之自口入者。必先入胃腑。故凡誤下者。由痞及結胸而下。則入胃腑。此證因誤下而入腑者。然表證未除。因從經熱入已深。宜自陽明提之。內可外達。不然。恐遺內且上下判也。陽明解專病。多連太陽。陽明淺。則治太陽陽明病。自已。陽明深。則治陽明。太陽邪亦自已。既達其外。復和其中。甘艸。乃清其內熱。黃連上清心火。散陽胃黃芩上清肺火。下去大腸火。心肺之火除。則榮衛和。熱不下迫而內外兼治。上下利矣。

桂枝加大黃湯 仲景

治太陽誤下。轉屬太陰。腹滿大實痛者。按腹滿而大實痛。則脾家實熱也。腹滿而痛。有實熱者。有虛寒者。然虛寒之痛不實。而脈必沈細。此大實痛。則非虛寒。而實熱矣。脾之實熱。由太陽誤下。而湯邪內陷。然何以不屬陽明而屬太陰。曰寒傷於榮。榮分熱作。則液枯。逆而入內。燥在陽明。則承氣證也。寒傷於衛。衛分熱作。則津溢。逆而入內。濕在太陰。此桂枝加大黃證也。腹大實痛。而不發熱。不自汗。不譫語。則是太陰。

即桂枝湯加大黃一兩○湯其實熱。

芍藥三兩○瀉肝火故能和脾土。

凡榮衛之作熱。以生氣鬱於寒而憤張也。生氣即肝木之氣。肝木氣即相火。憤張之勢未已。而更從而逆之。熱鬱土中。木生於土而木克土。生意不遂。則熱鬱土中。故太陽證誤下。熱邪入裏。必在脾胃。榮熱而液枯。則胃燥。承氣衛熱而津流。則脾脹。此之腹滿證也。燥宜承其陰。承進也。此陰。以榮液言。脹宜和其陽。此陽。以衛氣言。熱邪逆入太陰。故仍用桂枝湯以和之。和榮衛使氣無所鬱。則津液亦安流。重平其憤。桂枝湯已有芍藥。此復加芍藥。而熱可蕩除矣。大黃只重用。太陰滿實。故變友柔克也。此只是和之若陽明燥熱。則彊弗友剛克。直用攻之矣。○仲景曰。太陰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胃氣弱易動故也。○腹滿而時痛。時息者。只加芍藥。腹滿而大實痛者。乃加大黃。此亦如大承氣。乃加芒硝。小承氣則去芒硝也。

葛根湯 仲景

治太陽病項背几几。暫無汗惡風。亦治太陽陽明合病下利。按肩背不舒。無汗。此證之似剛痙者。項背不舒寒挾濕。故重著而不柔也。陽明經脈上項交於太陽。然則項固太陽將傳陽明之交。而脾胃主濕。故病併見。抑肝木生氣。重壅於上。而筋不和柔也。然此終是太陽病。若太陽陽明合病。則有頭痛腰痛發熱惡風寒而又有鼻乾目痛肌熱其脈浮大而又見長也。傷寒有自上而談下者。太陽熱作熱邪人自上焦而下及中焦下焦。如結胸承氣之證。是有自陽經而入於腑者。太陽之熱入於膀胱。陽明經熱入於胃。皆吾身陽邪之轉變。其病因於寒而病非寒也。其傳經者。則自經而經。不關腹內。如自太陽而陽明。自陽明而少陽。自少陽而太陰。少陰厥陰。以經脈之行於身有淺深。故由淺而深。在三陽為表。在三陰為裏。其表裏皆以經言。有此經傳彼經。而本經未解。彼經兼見者。謂之併病。如此之項背几几。亦是太陽病而已併見陽明也。有二經皆病者。則謂之合病。寒邪勢盛也。有越經而傳者。如太陽不傳陽明。而越入少陽也。有陰陽兩感者。如太陽病而少陰亦病。陽明病而太陰亦病也。凡傳經之病。皆寒邪勢盛。吾身之陽力不能勝轉戰而卻。寒入漸深。但在陽經。則陽能與爭而作熱。若深入陰經。則陽愈衰敗。而寒證見矣。其有在陰經而愈熱者。則究是腑邪併臟。非傳經所及。而或分傳經。陽邪直入陰邪者。其說大非。二陽合病。多自下利。下利者。以陽方併於經。津液不得周行。熱復逼之於下。則因而下利也。

葛根湯 四兩○升麻二兩○升麻陽氣清理肌熱。為陽明經專藥。此用之為君。以寒邪既自太陽而入陽明。則逐之者要必自陽明逐之使出太陽而後出之。麻黃三兩○開腠理。行津液。使寒濕皆於外。且升舉陽氣。則兼以治自利也。桂枝二兩○徹榮分之寒濕。而行津液。生薑三兩○徹衛分之寒濕而出汗。芍藥二兩○二陽合病。熱方大作。是不可不斂其陰。以固其內也。甘草二兩○炙。二桂枝湯內加入葛根麻黃而已。細按之。不然桂枝湯以桂枝為主。生薑助之。此以治衛分之寒。寒入漸深。則寒入榮分。則寒入漸淺者及寒入榮分。則寒入漸深。易麻黃為君。而桂枝只以助麻黃此方更君以葛根。正以寒犯陽明。故以治陽明之寒。為主。且麻黃生薑皆用三兩。而桂枝只用二兩。叫是重兵鎮於內。以遏其內侵。銳師戰於外。以逐之外境。桂枝芍藥。但游兵中通道路。為應接耳。藥味雖同。而制方之意大異。安得謂其以桂枝湯為主。而加葛根麻黃哉。此以治太陽陽明傳經之寒邪。寒入轉深。肌肉皆病。謂背几几。升陽不逐濕熱下流。謂合病下利。凡外來之病。寒東之。必內逼之。病則熱逼之。太陽病熱多上迫於心肺。升提胃氣以助陽。葛根加陽明病則下迫於脾。升提胃氣以助陽。葛根大啟鬼門。而逐賊。鬼門腠理也。邪所從入。此言麻黃生薑也。桂芍以輯和其外。此輯身之榮衛。非甘棗以厚固其中。邪雖盛可平矣。今人見和親即以為甘棗。必謂為漏底傷寒。不知其病不在下利。但使升陽氣。逐外邪。既去。而脾胃自平。○本方去麻黃名桂枝加葛根湯。治前證汗出惡風。以有汗故仍主桂枝。本方加半夏名葛根加半夏湯。治太陽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嘔者胃氣有扞格。故加半夏以通利之。而仍主葛根也。

黃芩湯 仲景

治太陽少陽合病。自下利者。按太陽少陽合病。謂有太陽之發熱頭痛腰痛。又有少陽之耳聾脇痛嘔而口苦。此皆不必全見。但有一二端。即為兼病。太陽與少陽。中隔陽明。而太陽得合少陽者。此以經言也。少陽經行於陽明之裏。而時交出於陽明之外。其交出入之。其亦自下利者。少陽木也。木鬱而乘於土。則亦利矣。又非必膽無出入之謂。

黃芩三兩○太陽鬱熱。則上燥肺而下遺大腸。故用黃芩以除肺腸之熱。芍藥二兩○少陽鬱熱。則木乘土。故用芍藥以瀉相火而和太陰。甘艸二兩○寒淫於內。治以甘熱。是炙甘艸。正是治寒之藥。寒淫干及少陽。可謂於內矣。故即甘艸大棗以治寒。且以厚脾胃生氣血而治自利。凡寒邪干少陽則不復用表。知邊境已虛。則不可重虛其外。內寇已急。當清野而固守其中。是以麻桂皆非所用。而芩芍以輯吾眾。使之不亂。甘棗以壯吾眾。固我守禦。使敵不能勝我。則我勝敵矣。雖有太陽之外邪。亦不逐而自退。此

非和解之說。亦非舍外邪而只治自利之說。　大棗十二枚○以協助甘艸。

此以治併入太陽少陽之寒邪也寒邪益深。陽氣內鬱。不能上升以外行。而反內遏以下遏。故自利也。裏宜自實。表難再虛。不可用發表之藥。

輯吾眾而安之。黃芩。固吾圍以守之。此內地也。外淫甫能久居。吾之氣血日滋。則寒淫亦自散矣。此方後人主痢固暑邪。然非清淫過之。亦不成痢。則芩以去大腸之熱芩以靖肝脾之火。甘棗以勝外遏之清。固其治也。因證而加減之。應變可無窮矣。○本方加半夏生薑治前證兼嘔者。以陽氣猶欲上。則加生薑以宜其陽。

升麻葛根湯錢仲陽

治陽明傷寒。中風。頭痛。身疼。發熱。惡寒。無汗。口渴。目痛。鼻乾。不得臥。及陽明發斑。欲出不出。寒暄不時。人多疾疫。按內經曰。傷寒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肌肉。其經脈挾鼻絡於目。故陽明病則鼻乾目痛。身熱不得臥。又三陽經脈皆上於頭。故三陽經皆有頭痛。但太陽頭痛在頂項。陽明頭痛在頭角及額。少陽頭痛在耳前目後。厥陰脈亦上巔頂。故厥陰亦有巔頂痛也。寒之外束者。深則惡寒無汗。熱之內作者。盛則口渴壯熱。胃氣逆。故不得臥。此皆陽明經病。熱鬱則有發斑發黃者。

升麻三錢○甘辛直達。行肝氣於脾胃。以升達腠中。而散布肌表。發鬱散寒。為陽明經發表專藥。

葛根二錢○亦陽明專藥。而芍藥二錢○陽明之熱最盛。恐陰耗。用此以斂其陰。且以節升麻葛根之過散也。　甘艸炙一錢。以安內治。　加薑煎。薑以壯陽氣。行津液。○頭痛加川芎白芷。身痛背強加羌活防風。熱不退則舂加柴胡黃芩防風。夏加黃芩石膏。頭面腫加防風荊芥連翹白芷川芎牛蒡石膏。咽痛加桔梗。斑出不透加紫草茸。脈弱加人參。胃虛食少加白朮。腹痛倍芍藥。此加減亦甚有法。陽明經少專病。每兼太陽而仲景亦鮮陽明經專方。故以錢仲陽此方補之。凡祝此方為加減可也。

寒邪自太陽經漸入肌分。則傳足陽明。陽明經絡太陽之裏。故由淺而深。亦漸及此。非土遇寒而坼裂之說。亦不可謂之微邪。陽明經行於頭面。挾鼻絡目。故病則鼻乾。陽明氣燥故鼻乾。目痛。肌熱。陽明經行於肌肉而陽明多氣多血。故熱在肌肉而最盛。寒外束。故惡寒。熱內爭。則熱甚。寒入陽明經。則寒已內遏。而陽明多氣血。則爭益力。陽明非力不足者。鼓舞以行之。作其氣而已。升麻葛根生薑。皆鼓舞陽氣。而葛根薑又皆能作津液以濟陽明之燥。慮其內竭也。故酸以斂之。芍甘以厚之。甘艸。此補肝木而達生氣於土中也。

黃連湯

已見三焦部。此以治傷寒胸中有熱而欲嘔。胃中有寒而腹痛者。按胃中何得有寒。其寒者。中陽素衰。卒遇外警。國空虛而不能應敵。虛則寒矣。然而胸中有熱者。胸中貢門。胃之上關。氣之大會。故眾萃於此。將以電勉殺敵。然氣逆亂而外有所畏。中不能治則逆而欲嘔。此胃寒非外邪。成無己舊說。皆出勉強。此為內不足者設。內不足而外虛甚。急於內治而撫綏其眾。內和而後可以外禦。故乾薑甘艸人參大棗以治內。黃連以靖眾心。半夏以和陰陽而通眾志。於此而鼓之以桂枝。可以勝敵立功矣。桂枝行榮分。作津液而祛寒邪。非但拘拘謂為太陽經藥。

白虎湯仲景

治陽明病。脈洪大而長。不惡寒。反惡熱。頭痛。自汗。口渴舌胎。目痛。鼻乾。不得臥。心煩躁亂。日晡潮熱。或陽毒發斑。胃熱諸病。通治三陽合病。脈浮大。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面垢。讝語遺溺。汗之則讝語。下之

則頭上生汗。手足逆冷。自汗出者。又治傷寒脈浮滑。表有熱。裏有寒者。按此為陽明經病。與升麻葛根湯所治宜同。然脈洪大而長。則陽勝矣。陽明經本氣血皆盛。故寒淫及此。未能勝內。則邪已衰而陽盛憤張。爭戰之餘。不能遽靖。故反作盛熱。不惡寒而自汗。其頭猶痛。外邪猶未盡降。其口渴舌胎煩躁。則內熱也。內熱不惡寒。有輕敵之志焉。此必其人之陽素盛者。與黃連湯所主正相反。與升麻葛根湯所治亦有不同。至若三陽合病。則又寒淫甚盛。勢迫入深。而陽亦非衰。憤與拒戰。但未能外勝。則憤鬱於中。身重難以轉側。三陽皆為寒所束。口不仁而面垢。陽之鬱怒於中。肝情怒而胃主多言。故讝語。熱逼於下。溺乃自遺。陰陽之邪。皆盛故汗下皆不可施。然此雖三陽皆病。而要主陽明為多。故亦主以白虎湯治之。

石膏 一斤○當今五兩三錢零○辛則能表。甘則能補。寒可勝熱。宣散胃氣之鬱。亦陽明經主藥。是能上清肺金。下瀉膀胱之急。

知母 六兩○當今二兩○苦以堅腎水而安相火。辛以補肝木而潤肺金。石膏知母。二藥皆寒。而有能去表寒之功。其性浮游而條達升散。非徒以寒治熱云。

甘

艸 二兩○當今六錢七分○以厚脾土。以緩肝木。以滋氣血。以保肺金。

粳米 六合○當今二合○甘以補脾胃。

先煮石膏數十沸。石膏味淡難出。再投藥米。米熟湯成。溫服。乘熱服之。使不

寇入已深。犯陽明經。內兵大出。陽明氣血皆盛。巨鎮捍敵。不患力屈。

慮其因亂肆橫。反以殘民。內熱大作。氣耗血涸。煩躁口渴。則僨敗矣。安

和緩靖緩戰徐行。使寇退而吾民不傷。石膏知母之辛。皆能表寒邪而

不使內傷氣血。兵力亦以不屈。甘艸梗米。以緩而補。且甘能勝寒也。方曰白虎。以

義與師。威而不害也。白虎獸虞也。白質而黑文。不抑白

虎。肺金也。胃輸氣於膻中。而肺為氣主。陽明熱則胃熱。

胃氣熱則膻中熱。壯火食氣。熱爍肺金。肺不能斂邊關

不守。肺主皮毛。肺不能斂氣。則腠寇之出入。益以自如。

汗自出而此方清胃而保肺。石膏為清胃保肺之主。甘寒邪不退。

艸梗米為補土生金之佐。

知母入此方。亦以清金而生水制火。其能戰故使如不欲戰。矯之以緩帶

輕裘。內外甯謐。而難平矣。木方加入參三兩。治傷寒渴

無大熱。而口渴心煩。背微畏寒者。此方以壯火傷氣之

甚。故加人參。然表皆有寒邪。故用石膏知母。此方本發

表藥。兼可治暍證。消證。中暍消渴。亦

欲其升散去鬱。非徒以寒治熱云

大承氣湯 仲景

治傷寒陽明腑證。陽邪入裏。胃實。不大便發熱。譫語。自汗出。不惡寒。渴滿燥實堅全見。及雜病三焦大熱。脈沈實者。亦治陽明劇痙。按此言陽明滿者。見病在腑而非在經也。言陽邪入裏。見此乃吾身之陽憤作而為邪。非復外至之寒風也。凡寒邪只行於經。不入於腑。其有誤下而入者。亦止於虛痞。故陽明雖熱而

仍見太陽經病者。則仍宜從表而不可下。見陽明經病亦然。其有兼見少陽者。則又表下皆不可施矣。以寒猶在經也。惟無經證而獨見腑證。則是外寒已盡。而入裏者乃熱邪矣。熱燥液枯。故胃實不大便痞者。胸悶不食。滿者腹中膨脹。燥謂大便枯澁。腹滿不便為實。按之轅硬為堅。其自汗者內熱燥而液外流也。液外流則內愈涸矣。熱盛火亢。故譫語。說者謂譫語由於大腸有燥糞抑知燥糞亦因胃熱而結。下室而上妄譫語。非由燥糞也。大抵熱填於胃。則上而賁門。吸門。皆火所熏炙。下而幽門。闌門。皆火所逼涸矣。是三焦皆大熱也。陽明腑證有因太陽病。汗下之過。津液外竭。而熱因以內盛者。有因發汗未透。熱氣內鬱。而入腑者。其無表邪。則皆自上焦之熱。益深益下。而不由經傳。其有自陽明經而入腑者。則不更傳少陽。亦有自少陽及三陰而轉入胃腑者。胃固吾身之陽所鍾聚。而氣血所由統要之入胃腑者。則皆熱邪而無復經邪故可攻可下也。

大黃 酒洗。四兩○以蕩胃熱。用酒洗者。欲其因酒氣而游行於上。併去膻中熱邪也。生研三合

○以硝堅潤燥泄火逆承陰氣然結胸用硝甚重而承氣用硝反輕者熱結於上以輭之而後能降故芒硝爲主熱盛於中熱消則自輭故俏只以佐之　厚朴半斤○苦辛温厚脾胃降逆氣和中氣消實積大抵承湯暑之後而濕以清明開豁爲脾胃去邪之主藥此方實用之爲君非用以佐大黄也　枳實五枚○苦酸辛功專降泄以破堅結然泄而能斂以斂微陰而行秋令消外爍之流散而使津液內存也　先煎朴實將熟內大黄煮二三沸傾盌內和芒硝服得利則止得利則止猿於下也下豈可過過下則陰竭矣仲景曰欲行大承氣先與小承氣若腹中轉失氣者此但初鞭後溏不可攻也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又曰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黄湯又曰陽明病應發汗醫反下之此爲大逆凡此皆慎下之意然先與小承氣云者可下而未可大下以結熱未甚也可汗而不可下者以仍見經病則不可下也此云得利則止者已下則無過下也其慎下之意同然宜分別觀之

凡經病寒邪也內熱雖盛非可攻下下之而寒邪間入爲虛痞治痞則痞下之而內熱獨入則結胸寒邪間入爲虛痞治痞皆寒藥者以入居陽分則轉爲虛熱也內熱獨入則結於胸結者實熱也誤下爲逆胃氣拒之而不受則結於胸此其以逆而結則甚堅而難破故大陷胸君芒硝然凡不可下者皆以寒邪猶在經故也陽方志與敵戰而遽抑之使歸則憤懣而逆結腑病則熱邪也熱邪內亂不可不攻下非有外患矣而不鋤强梗何以安善良熱證語自汗不惡寒痞滿無經病而獨見腑病如壯燥實堅全見者是腑病也君厚朴以宣其熱鬱臣枳實以降其逆亂大黄以蕩滌其穢濁芒硝以潤而行之謂之承氣者承陽以陰也

小承氣湯　仲景

治傷寒陽明證讝語便鞕潮熱而喘及雜病上焦痞滿不通按此乃熱邪之入胃腑而熱結未甚者耳喘則其熱近上而逼於肺　厚朴二兩○此以大黄四兩○此爲君　枳實三枚麩炒○厚朴消滿枳實降逆此只從臣分且加製炒以熱鬱未甚入腑未深不欲其過爲破散耳

熱邪之入腑每自上而下逆愈甚則結愈實如入腑而未大實則痞鞕燥實未全見而喘則猶干上焦故不用芒硝結胸且大用芒硝此不用芒硝非恐其傷下焦以其未大實則無庸緘輭耳而君大黄以蕩其熱君大黄則通上下其辛自能降逆無庸大爲消破也厚朴枳實只從臣分

調胃承氣湯　仲景

治陽明證不惡寒反惡熱口渴便閉讝語腹滿中焦燥實及傷寒吐後腹脹滿者及陽明病不吐不下而心煩者亦治渴證中消善食而瘦按此言中焦燥實則熱獨在陽明其因吐而熱入陽明者寒邪雖出而熱反失錄此皆因汗吐下之過而轉致胃熱津液枯涸亦逆熱而未甚者故用藥甚輕調其胃氣而可已故仲景收入太陽門

大黄酒浸一兩○用酒浸者欲其游　芒硝一兩○芒硝與大黄均重者其逆熱雖甘艸炙五錢○熱由經逆而入而輕其堅燥已甚恐大黄芒硝之攻伐正氣故用甘艸和之以厚脾土使無受傷此所以言調胃也　少少温服攻之意此承氣湯之又輕者由太陽經而致則熱微寒水故其作熱輕於陽明由陽明經而致則熱盛陽明經本燥金又多氣多血故其作熱盛於太陽調胃承氣熱之微者胃非盛熱大實則毋傷其氣故

不用厚朴枳實而甘艸以調之厚朴枳實之破氣甚於大黃芒硝今人每敢於用厚朴枳實而深忌大黃芒硝則已偏矣而此方不用枳實則酌節奄所云大黃無枳實不通者亦妄語也

小承氣胃熱已實盛矣用厚朴枳實而不用芒硝則以實熱未深而不欲遽下也昔人多以小承氣爲少陽陽明之治亦不盡然然自少陽而轉屬陽明腑證則固有之如謂少陽不可瀉故去芒硝則大黃亦何嘗不瀉也

豬苓湯仲景

治陽明病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通及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欲而嘔渴心煩不得眠通治濕熱黃疸口渴溺赤按陽明病而脈浮蓋未離乎經而小便不利則病關太陽腑其熱渴飲水則陽明腑之熱盛矣此亦太陽陽明之證而三焦併熱也但其證有異於承氣者太陽津液之府而陽明亦多汗此以津液不得外泄則熱挾水氣而成濕濕壅於熱故渴而小便不通陽明之熱關於膀胱也其少陰証渴心煩不眠

則又陽邪之干少陰者少陰而有熱邪則自其腑瀉之王肯堂因其通治少陰而疑脈浮浮字之誤蓋不然也

豬苓一兩○甘淡微苦色黑主入膀胱滲濕行水

茯苓一兩有白赤二色此似宜用赤者以滲小腸之濕合豬苓以通閘門之關而交濟水火也但古人多不分用

澤瀉一兩○鹹以瀉腎合二苓以去下焦濕熱

滑石二兩○色白入肺甘淡滲濕此乃決上焦之委也與之以出路

阿膠一兩○甘鹹潤滑益肺滋陰證源而下之

清水道此又以去水中之濁熱

自汗汗下之過而熱入陽明腑則津液內涸而鞕滿燥實承氣證也無汗不汗之失而熱入陽明腑則熱濕相挾而煩渴溺閉證豬苓證也然此不治陽明腑而治三焦三焦水道而相火所行水道中梗則上下不行水道行而陽明之熱亦息五苓散主治太陽經熱遺膀胱腑故君澤導而佐以术桂太陽本寒水故术桂之溫以鼓舞之也此方主治陽明腑熱濕壅於上下故君滑石而佐以阿膠陽明之熱盛故去熱爲主然滑石過燥而阿膠以潤之本君滑石而主言豬苓豬窪下也濕熱所由去也

桃仁承氣湯仲景

治傷寒外證不解熱結膀胱小腹脹滿大便黑小便利燥渴譫語畜血發熱如狂及血瘀胃痛腹痛脊痛瘧疾實熱夜發痢疾畜血急痛按此言外證不解結熱膀胱則是太陽經熱遺腑也然少腹脹滿而小便利似抵當湯證而大便黑燥渴譫語則畜血熱甚病蓋兼陽明腑而不專在下焦惟陽明腑熱故燥屎瘀血得結於陽胃而大便黑且外證不解而脈不沈微則太陽經邪未退其熱必兼陽明

桃仁五十枚去皮尖研○苦甘辛潤

大黃四兩芒硝二兩甘艸二兩○此即調胃承氣湯以經熱干胃腑故盛熱如狂也然特重大黃使爲君以大黃能逐有形之瘀

桂枝二兩○外證未解故必仍用桂枝以去之瘀

桂枝之寒邪外邪去則內熱得舒脾胃和則熱不傷血大黃芒硝以蕩其熱乃加桃仁以去其瘀瘀熱去而太陽經腑之熱自消此其證在太陽其治自多主陽明腑也

熱挾濕則水蓄而煩渴小便不通豬苓湯證熱挾血則血瘀而燥妄大便黑閉桃仁承氣湯證挾濕者汗不行也汗未透而逆挾血者液外耗而外邪不退陰反內傷也邪未退而抑其陽則陽鬱而內逆有經證而治陽明內證急也不治膀胱胃調邪散則膀胱之熱自平桂枝以去太陽經邪即可以舒膀胱熱結膀胱熱結何以小便反利而大便反黑曰火迫水急行也水益急行而血益瘀矣膀胱當闌門闌門在小腸上下大腸之交熱逼血瘀

二腸。上胃熱。下膀胱熱。

茵陳湯仲景

治傷寒陽明病。但頭汗出。腹滿口渴。二便不利。濕熱發黃。脈沈實者。按但頭有汗。身無汗也。頭汗熱上蒸身無汗。熱內瘀。汗不得泄。挾熱成濕。濕熱內壅。上渴下閉。乃鬱而發黃。黃脾胃之色。此亦傷寒宜汗。乃不汗而內逆者之過所傳變也。

茵陳蒿六兩○苦寒。色黃入脾胃。苦能燥濕除熱。而氣輕能宣鬱解表。主治黃疸。大黃二兩酒浸○酒浸。欲其宣散周布。梔子十四枚炒○苦酸。抑相火而達三焦水道。

熱濕內鬱。莫之或治。乃有發黃者。爲宣其鬱而分行其濕。則熱除矣。茵陳能汗能降。爲君。大黃以泄其濕熱。自大便出。梔子以泄其熱。濕自小便出。

導法仲景

治陽明證。自汗。小便利。大便祕者。按言陽明證。則必有熱矣。然無承氣等證。而只大便祕。則其熱固不甚。而津液枯涸。汗愈行。小便愈利。而大便愈祕矣。此不可行攻下。故用導法也。

用豬膽取汁。入醋少許。用竹管長三四寸。以一半納穀道中。將膽汁灌入肛中。頃當大便。膽固相火之腑。而膽汁則苦寒。以平相火。醋酸而善入。又以瀉肝。且其汁則能潤燥。此有熱者宜之。又法用蠟蜜。以銅器微火熬。頻攪。勿令焦。候凝如飴。捻作梃子。頭銳如指。糝皁角末少許。乘熱納穀道中。用手抱住。欲大便時去之。蜂蜜甘潤。皁角通竅。且能軟堅。以潤而通。此津液竭者宜之。

此爲不可攻下者設。然通其下。則熱泄而病除。

代赭旋覆湯仲景

治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硬。噫氣不除。按此以胃氣不和而虛氣上逆也。噫氣。噯也。

旋覆花三兩○鹹苦微辛。輕而上浮。以降最高之逆氣。代赭石一兩○苦而重沈。色赤入心降虛逆。人參二兩○補益中氣。甘艸三兩○和中補血氣。半夏半升○開闔陰陽。通利關竅。和調氣血。此方實以此爲君。葉而釋者置之不論。不識用半夏也。生薑五兩○宣達肝氣。滌蕩餘寒。大棗十二枚○補益脾胃。

寒熱已解。而痞鞕噫氣未除。此大難甫平。干戈初息。而民之生業未復。民氣未靖。民情未安時也。不此時大爲撫定。以安厚民生。亂將復起。半夏旋覆花。所以變理陰陽而平庶政。半夏根生於夏至。而成於冬至。旋覆花開於午時。而落於子時。俱能達陰氣以出之。

民心。生薑上行。以宣陽氣。而蕩餘寒。代赭石下墜。以降逆氣。而養陰血。所以治鞕痞噫氣也。人參甘艸大棗。所以培養基本。而厚民生也。病初愈之治如此。周揚俊用此以治翻胃噎證。愚謂此惟氣虛逆者。乃或可用。不然。則未容以概施。

竹葉石膏湯仲景

治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亦治傷暑發渴。脈虛。按解後而虛羸少氣。此必由病時壯火食氣。故病雖已解。而氣未復。氣逆欲吐。餘熱未平也。

竹葉二大把○甘淡。竹震象也。而其葉布散於上。實能宣達陽氣。以暢於四肢。和於身體。蓋陽鬱則生熱。陽氣暢茂條達而不鬱。則不熱矣。故竹葉能清餘熱。非寒以勝熱之云。石膏一斤○氣辛。能升清氣而達之於表。體重質沈。能墜逆氣而降之於下。人參三兩 甘艸炙二兩

培養正氣。麥冬一升。大熱之後。肺必受傷。故用以清肺。粳米半升。補敛肺氣。半夏半升。血氣初安。陰陽未輯。故必用此以通之。不然恐有心煩不眠。氣逆不順者。不止爲咳止嘔而已。刻方於本方下有加薑煎三字。愚按仲景方。若用生薑或乾薑。則必著明分兩列於方內。無加薑作引而列於方後者。此乃後人所加。非其舊也。

寒之傷人也。肝氣必鬱。故辛散以助陽。桂枝麻黃升麻葛根是也。及夫內外交爭。熱必大作。熱氣內逆。則肺必受傷。故甘酸以補肺。人參麥冬甘艸粳米是也。病解而少氣或氣逆。此肺傷而不能敛氣也。此證大概承陽明腑病之後。蓋傷寒壯熱。莫盛於陽明。病傳至正陽明。亦不復傳他經。故愈後而胃有餘熱。肺傷未能遽復也。徹其餘熱。滋其氣血。徹餘熱以石膏竹葉。滋氣血以人參甘艸。清肺金。敛肺氣。麥冬。粳米。而

調燮其陰陽。半夏亦承大難之後。而以安靜鎮之。所謂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者也。

吳茱萸湯 仲景

治陽明證。食穀欲嘔。若得湯反劇者。則屬上焦。少陰證。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厥陰證。乾嘔吐涎頭痛。按此方可統三證云也。云陽明證。則應有鼻乾目痛身熱之證。此必經證而非腑證。故有食穀欲嘔者。食穀欲嘔。則胃有寒。陽明皆熱證。惟或胃素有寒。而外寒又犯陽明。則內外皆有寒。雖見身熱。不可以寒藥治。惟陽爭於外。則胃內虛而積寒見。故食穀欲嘔。然嘔證有屬太陽者。太陽嘔屬熱邪。而上焦氣逆。故此又言若得湯反劇者。則屬上焦。嘔屬上焦。宜用梔子豉湯及葛根之類。非可與此湯。至若少陰之吐利手足厥冷。則陰寒上逆。而虛陽煩躁。厥陰之乾嘔吐涎。則陰盛格陽。而胃無氣。陰隨經上逆。而痛在巔頂。皆危候也。急與此湯。以治中寒。無可疑矣。

吳茱萸。一升泡。辛苦熱。大補肝虛。疎達陽氣。而去陰寒。然性守於下。去肝腎脾胃及衝任之沈寒。此用以爲去中寒之君也。生薑六兩。宣達陽氣於上。且以兼去表寒。人參三兩。補益中氣。中氣足則不寒矣。大棗十二枚。即人參以和胃氣。此方不用甘艸。急於助陽。不欲其緩肝也。

陽明多氣血。陰寒犯其經。則多盛熱。熱邪入腑。則盛尤劇。獨是胃素有寒。其陽不足。則有外雖作熱。而中已見寒。食穀欲嘔。與外寒聲氣若連結矣。如俗言裏應外合。此不必問經熱而當急去內寒。與寒入陰經者。固同治也。吳茱萸生薑。皆補肝主藥。復陽氣於沈陰之下。則胃中之陽氣可充。吳茱萸 達陽氣於濕土之中。則外來之陰邪可散

生薑佐以參棗。以厚其土。陽氣周洽。生意暢遂。寒不上逆。而內外和矣。陰不格陽。則不嘔逆吐利。

大柴胡湯 仲景

治傷寒發熱。汗出不解。陽邪入裏。心下痞鞕。嘔而下利。或往來寒熱。煩渴譫妄。腹滿便閉。表證未除。裏證又急。脈洪或沈實弦數者。按三陽皆發熱。此汗出而不解。表證未解也。鞕痞嘔利。及煩渴譫妄。腹滿便閉。皆陽邪入陽明腑而裏證又急也。其脈洪則陽明脈也。其或沈實。則陽明腑熱結。其弦數則少陽脈而往來寒熱。則外見少陽證。上嘔下利。亦屬陽明熱結者。胃熱上逼則嘔。上有寒邪之也。胃熱下逼則利。脾之濕無所容也。其無津液則便閉。其爲熱結一也。此在外之寒淫已轉侵而及少陽。而內作之熱邪又內逆而結於胃腑。內外交急。故治之者。亦宜裏外兼治。

柴胡升肝木之氣。以浮游舒散。行於經表。祛凝寒解熱

鬱爲少陽經表藥之主。半夏半升○少陽經脈或出而行於陽明經之外則近太陽或入而行於陽明之間出陽明外則近太陰陽陽外與寒邪爭外實而熱作入在陽明內則出陽則外實而熱入陰則外虛而寒半夏夏至生冬至成陰生則欲陽於下陽生則達陽於上其性辛滑能通出入而使陰陽無或扞格實亦少陽經專藥其生在夏至則當火暑土濕之間而陽已復於根故在胃腑則能止嘔而去濕順氣行痰也。黃芩三兩○少陽經脈交於陽明陽明作熱則必上爍肺金而下滔大腸黃芩苦主降泄所以保肺而清大腸也。芍藥三兩○酸以瀉肝而補肺少陽膽肝腑也瀉所勝以逆入於胃故以芍藥平之。生薑五兩○表證未除生薑以佐柴胡之升表且宣達胃腑之熱也。大棗十二枚○非大黃二兩酒浸○熱結胃腑非大黃枳實四枚○非無以蕩之或不用大黃非也。枳實此無以破結氣此二味即承氣也但不用厚朴芒硝以表證未解不欲過爲大破大下之耳。大棗枚擘去核○略以厚脾土凡以去胃熱爲急則不用甘艸。

外入之陰邪方深而陽復內訌不得不表裏兼治柴胡生薑所以祛外侮。柴胡爲少陽經表藥生薑無專經以佐少陽也。半夏所以通道使少陽得以出入自如而不鬱。黃芩芍藥所以輯而和之半少陽逆怒之氣使不至於憤張而反暴其內也。大黃枳實以鉏其內逆之甚者熱之已結於內者不得不以此攻下之。而大棗又以安厚其內此從容應變以弭內外之亂而不至偏有所傷也。

小柴胡湯 仲景

治傷寒中風少陽證往來寒熱胸脇痞滿默默不欲食心煩喜嘔或腹中痛或脇下痛或渴或茶或利或悸小便不利口苦耳聾脈弦或汗後餘熱不解及春月時嗽瘧發寒熱婦人傷寒熱入血室亦治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不欲食大便鞕脈細者爲陽微結按內經曰傷寒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弦太象少陽脈也少陽脈行出入於陽明之間出陽明外則近太陽或入而行於陽明內則近太陰陽陽外與寒邪爭外實而熱作入在陽明內則近太陰寒邪乘虛入爭於內則外虛而寒作矣故少陽經有寒熱往來憑此說略本內經之意蓋少陽傷寒寒自外襲而畏寒陽自內距之而憤鬱作熱乃陰在外而陽在內非吾身之外陽而內陰亦非太陽爲寒陽明爲熱之說也若吾身之陰陽則不得有爭吾身之陰寒自爭則又何與於傷寒哉少陽經木行陽明之裏但有時而行於其外不得謂少陽行於太陽陽明之間且太陽受寒則亦作熱安得謂行近太陽而遂反作寒此皆由內邪外邪看不分明而混之之誤也據證之寒熱往來亦然然證之原由暑邪積於內而清邪束於外暑出與清爭則外實而作熱清入與暑爭則外虛而作寒此又非必在少陽經故其發有定時惟邪所迫但治之則可通用小柴胡湯耳少陽膽木也木鬱傷土故胃不舒而不欲食木火之母也膽熱則心煩喜嘔口苦膽氣上溢也或渴或茶大海金也或利或悸熱挾濕也心火妄則悸心下有濕則亦悸婦人熱入血室月經適至而寒熱之邪湊之則乘虛而入血分陽微結者陽結而未甚不至爲結胸承氣然已滿鞕矣頭汗惡寒而手足冷則仍爲外寒脈細亦近於弦故與少陽經證同治。

柴胡其經既受寒非表散何以去之但他經以辛爲散表柴胡獨以苦而散表耳膽固味苦。半夏少陽經柴胡以輕虛直達而能舒布其氣耳。半斤○助以通行吾身之陰陽使無滯礙。生薑三兩○此則辛亦是表達少陽經而去其寒閉。生薑而行表者所以協助柴胡也。黃芩三兩○少陽膽火之氣常多急逆急而不得遂則恐逆以侮肺而乘胃故黃芩以降泄之。人參三兩甘艸三兩○膽木熱急則恐乘上焦入深非大補其氣血恐不足以勝外侮之邪。大棗十二枚甘艸○嘔逆加生薑陳皮爲外寒上逆陳皮以助肝氣煩而不嘔去人參半夏加瓜蔞爲內熱傷肺故瓜蔞清肺渴者去半夏加花粉亦以清肺金半夏之辛恐其傷肺若不渴外有微熱去人參加桂枝覆取微汗咳嗽去參棗生薑加五味子乾

薑虛煩。加竹葉梗米。齒燥無津。加石膏痰多加瓜蔞貝母腹痛去黃芩加芍藥。脇下鞕痞去大棗加牡蠣。脇下痛加青皮芍藥。心下悸。小便不利。去黃芩加茯苓。本經頭痛加川芎。發黃加茵陳。川方固宜。臨證加減。但此則變本盡脇恐非仲景舊法也。

寒邪自陽明經。又入肌裏。則傳足少陽。少陽經又次少陽明之裏。寒來之不一耳聾。陽經行於脇上行入耳。故病則胸脇痛。得舒也。寒閉之而陰寒踰陽明。陽氣踰陽明而出。則外爭而熱。故疏達陽氣。以逐其內犯之陰寒。柴胡宣達少陽之氣。而降泄炎蒸。以平其本經之憤怒。黃芩半夏生薑佐之。

泄膽中之火。李時珍謂黃芩亦少陽藥。蓋少陽經相火所行。降火即是瀉少陽。少陽用黃芩。猶太陽之用芍藥也。治法與他經同。仲景曰。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不可汗。汗之則譫語。蓋脈弦細屬少陽再傳。則入太陰矣。而益敦內治也。脾胃後天氣血之本也。○本方加桂枝。治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痛。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本方除黃芩甘艸。加桂枝茯苓龍骨牡蠣鉛丹大黃。治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身重不可轉側。按此以膽邪而延及心君也。故加補心之藥。本方去人參薑棗。加桂枝乾薑花粉牡蠣。治傷寒汗下後。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亦表裏有邪。而且犯心君。故表裏兼解也。亦治瘧發寒多熱少。或但寒不熱者。按此乃仲景加減之本法。

柴胡加芒硝湯 仲景

治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醫以他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外。後以加芒硝湯主之。按十三日則再傳經盡矣。仍見少陽經證。是少陽之寒邪未解。兼見陽明實熱。是由誤下而熱入陽明腑也。故仍用柴胡湯以表之。而後用芒硝以下之。

即小柴胡湯加芒硝。六兩。○熱邪入胃腑。至經再傳。其熱雖不甚盛。而積久則結矣。故每日晡而潮熱至。非芒硝無以軟其堅而下之。又毋謂病屬少陽。則無下法也。

此為少陽誤下。熱入胃腑。病不即見。然表證猶在。而腑熱以久而結者。故內外兩解。為輭其堅而下之。其熱不盛。故用芒硝而不用大黃枳實。

半夏瀉心湯 仲景

治傷寒下之早。胸滿而不痛者。為痞。身寒而嘔。飲食不下。非柴胡證。又曰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柴胡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振振而蒸。卻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鞕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若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與也。宜半夏瀉心湯。按胸滿喜嘔。不欲食。作寒。柴胡證也。然滿而不痛。身寒。飲食不下。則非柴胡證矣。此亦少陽誤下。而寒邪併入。

但寒邪不入胃腑，則客處膜中而成虛熱者，其本已衰，故補土以固其本。半夏半升○通理陰陽，調和上下，辛滑以散陰寒而出之，理陽氣而順之。黃連一兩○降少陽之逆。黃芩三兩○泄肺之逆，客邪在胸，胃氣拒格而成熱，心肺併熱，故用芩連。甘艸炙三兩○大補其中。人參三兩○以誘下兩。乾薑三兩○以誘下身寒之證，恐寒且內侵，故於甘艸人參大棗隊中加入乾薑，以火煖其中，猶附子瀉心湯之意。大棗十二枚○以佐人參甘艸。

此方異小柴胡者，以黃連易柴胡，以乾薑易生薑耳。病不在經，無庸柴胡生薑之表，陰陽否隔，故推半夏為君，此謂膻中與胃中相拒格，惟黃連以泄其虛熱，乾薑以煖其脫中。胃中正氣厚而和，微逆之陰自散云爾。本方除人參再

加甘艸一兩治傷寒中風，醫反下之，下利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滿，乾嘔心煩，醫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本方加生薑治汗解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鞕，乾嘔噫食臭，完穀不化，腸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按此乃胃氣受傷而作虛熱，且協水氣也。加生薑以舒散之。

理中湯 仲景

治傷寒太陰病，自利不渴，寒多而嘔，腹痛糞溏，脈沈無力，或厥冷拘急，或結胸吐蛔，及感寒霍亂，按內經云，傷寒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太陰脾經也，其經脈布胃中，故凡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腹痛，皆太陰病，然他經亦有自利，多屬之熱，熱而自利者，必渴，此自利不渴，乃陰寒也，胃有寒有熱，皆使氣逆而嘔，三陽經皆有嘔證，此則寒多而嘔，其嘔自覺中寒也，寒熱皆有腹痛，糞溏，然熱痛則作止，不常寒痛則常痛，不止，又太陰痛在大腹，少陰痛在少腹，厥陰痛當臍下，寒入三陰，則皆脈沈，太陰脈沈緩，少陰脈沈細，厥陰脈沈濇，其無力為寒，或有沈而實數者，則仍是熱邪也，脾主四肢，寒微於臟，則厥冷拘急，然亦有陽盛格陰而厥者，則必或渴，或小便赤，或脈沈微而數，或六脈不見而衝任太谿，見實數，不然則必寒厥也，結胸證多由太陰誤下而太陰亦有結胸，太陰脈行於胸而上絡嗌，要其結胸必且吐蛔也，要辨之以脈之沈緩，為主霍亂多暑熱之證，然猝寒亦有霍亂，以其中先有濕熱者，○寒入三陰，寒淫之陰甚烈，而吾身之陽甚衰，以致三陽經皆不足以拒寒，而寒遂深入，寒在陽經，吾身之陽，猶能作熱，以與寒爭，至少陽則陽已衰，而寒熱往來，至入三陰，則陰寒同類，不復作熱，而惟見寒病矣，問有熱邪傳入陰經者，要亦潰北之餘，因亂為寇，故謂之熱邪，治此尤宜急於補正，醫家因三陰證有寒，有熱，因分而二之，謂寒者為直中寒邪，謂熱者為傳經熱邪，夫寒之傷人，以漸而入，未有升堂而不由門，入室而不由戶者，安得有直中之說，若使果直中寒邪，則中寒而猝死矣，又安得從容而歷三陰，其有兩感者，則亦陽憊之甚，臟腑皆虛，故經病而臟遂併病，此在內經仲景，皆以為不治，學者其勿以為智過前人也。

白朮陳壁土炒二兩○甘苦溫，燥濕，為太陰君藥。乾薑炮一兩○苦辛熱，中守以大煖脾。人參一兩○補脾胃，滋血氣○自利胃。甘艸炙一兩○補脾胃，緩腹痛，加木香不痛，利多者倍白朮。渴者倍白朮，傷卧沈重，利不止，加附子，腹滿去甘艸，嘔吐去白朮，加半夏薑汁，臍下動氣去朮，加桂，悸加茯苓，陰黃加茵陳。寒結胸加枳實，愚按此方去朮則豈可復名理中，非仲景舊法也，又方下有每服四錢，亦非原文。○本方蜜丸名理中丸，仲景曰，大病瘥後，喜唾，久不了了，胃中有寒，宜理中丸溫之。

寒邪自少陽經不已，而更入於陰，則傳足太陰，太陰又少陽之太陰經屬脾，絡胃，上行出膈上，上絡於嗌，此皆行腹裏，經病皆在內。故病則腹痛自利，寒嘔，太陰脾也，脾主四肢，故病則厥冷拘急，寒循經而上，則結胸吐蛔，寒淫入裏，陽不能爭，則無復作熱，有寒而已，君以白朮，佐以乾薑，所

以去其內據之寒淫。或謂以人參爲君。此大非也。加以人參甘艸。所以扶其就衰之正氣。大難已靖。正氣日强。寇亦孤軍深懸。一戰而殲。則四境皆安。此所謂理中。中脾土也。加附子一枚。名附子理中湯。治中寒腹痛身痛。四肢拘急。按此則所謂直中者。本方加桂枝倍甘艸。名桂枝人參湯。治太陽表證不除。而數下之。協熱而利。心下痞鞕。表裏不解者。按此則亦熱邪之入陰經也。

大建中湯 仝

治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氣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者。按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者。謂心胸之間。寒氣填塞。作痛逆嘔。而妨於飲食也。痛何以見其爲寒。以痛常在而嘔見冷氣也。嘔見冷氣者。胃中之寒逆而上衝也。嘔有寒有熱。皆嘔者。能自覺之。心胸非受寒之地。胃中亦盛陽之腑。惟太陰受寒。而衝脈積寒。併動胃腑陽氣衰微。太陰經脈。固絡於胃。而上行。故腹中寒氣上衝而

逆嘔。心胸間亦冷氣填塞。陽不得舒而痛結於胸。見有頭足。自腹中而上於胸。時覺其上衝而動也。此卽寒結胸之重者。

蜀椒二合○辛熱而氣味重。下沈。潤命門。補肝木。行相火。上行以温煖脾胃。體質輕浮。上達。升胃中陽氣於膻中。能去衝脈之沈寒。達三焦之陽氣。 乾薑四兩○中守温以去脾胃之寒。 人參二兩

煎去滓。內飴糖一升。甘以補之。滑能去壅。米汁變化所成。大能養陽滋陰。建中以此爲君。 微煎。温服。

脾胃得命火之温。而後能消納飲食。蒸化氣血。蜀椒所以益命火而宣達其陽也。不用附子而用川椒。以其能升達陽氣以布於膻中。因寒氣上衝逆嘔。胸中寒結而設也。分兩甚輕。膻中得胃氣之輸。而後能宣布條達。喜樂出焉。乾薑所以煖胃氣而驅除其冷也。不用生薑而用乾薑。以寒犯於脾。宜煖其胃。寒邪不在陽經。則無事其表散也。胃腑盛陽。寒淫匪能輕犯。寒入三陰。而後犯之。以氣血衰而陽氣弱也。故人參補之。人參補脾而滋氣血。以對陰寒。言則吾身之氣血皆陽也。陰寒鬱塞凝結。使陽氣不得舒。乃至於上下痛作。不可觸近。非使人參大補氣血。而乾薑以逐之。川椒以行之。則何以能去結聚之寒。今人每言痛無補法。則何不取仲景之書讀之。 君之以飴糖以養脾胃。資變化。滋氣血。潤陰燥。清而枯也。化堅結。膠飴之類。凝而善化。滑而善行。皆能化堅結積聚。此所以建中。中立而正氣行。氣血足。寒淫自散。不爲病矣。建中湯以飴爲君。今人或用此方而不用飴。則無所謂建中矣。不用炙甘艸。以用飴則不復用甘艸。此方所言治證。明有嘔家。則正以寒嘔。故用飴。而今人每言嘔家不可用建中。抑何其與仲景之書大相背也。

小建中湯 仲景

治傷寒。陽脈濇。陰脈弦。腹中急痛。傷寒二三日。心悸而煩。通治虛勞悸劇。裏急腹痛。夢遺失精。四肢酸痛。手足煩熱。咽燥口乾。虛勞黃疸。按陽脈以寸言。以浮指言。陰脈以尺言。以沈指言。陽脈見濇。木之鬱也。木鬱火妄。則有悸。有煩。陰脈見弦。木侮土也。肝木侮土。則腹中急痛。凡腹中急痛。則必腸鳴而瀉。此亦太陰病。而非寒邪之犯太陰。乃脾胃素虛。三陽經上鬱於寒。而虛熱轉陵脾土。故在上則心氣虛妄而或悸。或煩。脾虛而氣血不足。則虛熱也。在下則腹中急痛。太陰爲熱所逼。而不能敷化。此必仍桂枝證。外寒故仍從表。內弱故

小建其中。

桂枝三兩○此仍是桂枝湯。但重芍藥而加飴耳。既曰傷寒。陽脈濇。陰脈弦。又曰傷寒二三日。則是生氣方鬱。必當是用桂枝。無用肉桂之理。吳鶴皐謂當是肉桂。其說非。 生薑二兩○助桂枝以發表

芍藥六兩○以熱犯太陰。而內又不足之故。故重芍藥以斂陰和脾。凡腹中急痛者。熱內迫也。

甘艸一兩　大棗十二枚　入飴糖一升。微火解服。飴糖爲君。所以建中。爲肝氣鬱而脾受侮。故飴以補脾而緩肝。爲汗液泄而津內枯。故飴以潤之。且資其變化。以滋氣血。則膻中之氣舒。心血亦足。而煩悸可除。急痛可解。此用甘棗矣。而復用飴糖者。此不得遽用人參。則甘棗以厚本。而滋潤變化。則重恃飴糖也。

此爲陽氣未能勝外寒。而妄熱反侮太陰者設。陽脈濇。能勝寒淫。陰脈弦。妄熱反內侮太陰也。脾主榮。血津液外泄。則脾血益虛。熱乘其虛。故腹中急痛。脾血不足。則心悸而煩。凡熱逆入胃則爲實熱。陽明證之腹滿實痛而心煩者。是熱逆乘脾。則止虛熱。此證之腹中急痛而煩悸者。是若寒邪入太陰。則脈沈遲。而腹痛自利。四肢厥矣。仍桂枝以禦外侮。重芍藥以杜驕悍。君飴糖以厚內政。亦建中而御外之治也。其所通治雜證。亦皆和榮衛厚脾胃。補虛寒。靖妄熱而已。本方加黃芪一兩半。名黃芪建中湯。治虛勞不足。亦

治傷寒汗後身痛。表虛惡寒。脈遲弱者。其意同。

桂枝加芍藥湯　仲景

治太陽誤下。腹痛屬太陰證。按衛氣實而誤下之。則逆爲結胸。爲承氣。衛氣出於胃。故逆則陽明也。榮氣虛津液泄。而誤下之。則虛痞。則腹痛。榮液出於脾。故逆則太陰也。太陰腹痛。或表證猶存。或無表證。要仍舒暢其陽。但宜加意斂陰以此乃誤下之熱邪。非寒淫也。

即前方。不用飴糖。

非由誤下而見太陰病。脾本虛而熱邪侮之也。故急建其中。由誤下而見太陰病。熱邪逆而脾本不虛。則加意斂陰而已。

四逆湯　仲景

主治少陰傷寒。通治三陰傷寒。身痛腹痛。下利清穀。惡寒不渴。四肢厥冷。或反不惡寒。面赤煩躁。內寒外熱。或乾嘔。或咽痛。脈沈微細欲絕。按內經云。傷寒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有口燥舌乾而渴。然大抵寒入三陰。證多相似。而少陰居太陰厥陰之間。少陰腎也。又爲寒水之主。故少陰病每併三陰。此湯通治三陰。猶白虎湯之主陽明。而亦通治三陽也。三陰多腹痛。自利。但太陰痛在大腹。少陰痛在少腹。厥陰痛當臍下。太陰自利手足微寒。少陰厥陰自利則身冷。四肢厥冷者。則多在少陰厥陰。以寒邪凝澀於內。則陽氣不能敷布周身。手足居四末。陽氣尤遠而微。故逆冷也。下利清穀。內寒甚也。太陰之寒利。而未必下利清穀。少陰厥陰。乃至下利清穀。蓋腎命並居。腎寒則命火無氣。肝行相火。肝寒則相火不行。命門相火既微。則脾胃如冷鍋而水穀不能化矣。寒徹於內。故復惡寒。少陰有渴。而不渴者。寒甚陽微。則不渴也。然此寒見寒證也。其有反不惡寒。面赤煩躁。或乾嘔。或咽痛者。則陰盛於內。而格陽於外也。浮陽無根。上逆於賁門。則乾嘔。循經而上繫舌本。則咽痛。口燥舌乾而渴。此皆陰盛格陽之故。顧此何

以辨其爲內寒。則以脈沈微細欲絕也。三陰脈皆沈而太陰脈沈遲。少陰脈沈細。厥陰脈沈濇。其沈緊沈數。要皆屬寒。沈微而數。則內寒尤甚。惟有力乃見爲熱。太陽證具。亦有脈沈。脈沈則從寒治。以內爲急。與陰盛格陽同也。仲景曰。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腹滿身痛者。急當救裏。宜四逆湯。清便自調。若但身痛者。急當救表。宜桂枝湯。蓋身痛之寒猶在表也。又按四肢厥冷。有陰厥陽厥之別。厥陰篇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痛。下利厥逆而惡寒者。用四逆湯。此亦陽經病在而內已陰寒者。若厥陰證具。而脈沈數有力者。則爲陽厥。皆陽經誤下。而陽邪入裏之故。有宜用承氣湯者。要其厥冷雖同。陰證而其腹痛自利。則自不同。不下利清穀也。或分傳經熱邪。則爲陽厥。直中陰寒。則爲陰厥。其說大非。凡三陽有厥多弱。赤皆由誤下之故。無所謂傳經熱邪之說。

附子一枚。生用。○辛甘熱。補命門火。爲少陰厥陰去寒之專藥。少陰腎與命門並居。厥陰肝爲相火所行。命門之元陽盛。則陰寒自消。附子用熱則守而專於補用生則行而兼能表。且生則性尤辛烈。此用以大攻沈

寒又外有身痛惡寒或陽格於外之證故用生以兼行於表也　乾薑一兩○辛熱潤胃凡用生薑則專主行表而發宣陽氣用乾薑則能守於裏而攻徹內寒此不欲其過表故用乾薑也　甘艸炙二兩○此用甘艸爲君以薑附過峻故以甘緩君之而相以薑附則甘艸亦行於下焦經曰寒淫於內治以甘熱則此正其治也　冷服恐寒淫格而不受故冷服以投之熱因寒用也　面赤者格陽於上也格扞格也陰據於內以拒陽而浮陽不得所歸也　加葱九莖以通陽葱通也其葉中空而味辛氣薰性溫故能通徹陽氣升補肝木此寒淫於內以格陽於外而甘艸薑附皆下沈以攻內寒者猶恐寒格在中不能使外陽來復以相合故用葱以合內外而通之非取其發表也○再加乾薑二兩名通脈四逆湯治脈沈細而伏不見四肢寒厥甚者○腹痛者眞陰不足也加芍藥二兩以斂陰和痛者陰氣上結也加桔梗一兩以利咽利止脈不出加人參二兩以助陽補氣血嘔吐加生薑二兩以散逆氣寒邪自太陰經而益下則傳足少陰少陰經屬腎絡膀

胱上行出膈上絡心肺挾咽繫舌本故病則格陽於上面赤煩躁乾嘔咽痛皆格陽於上也少陰腎也腎爲寒水之主而與命火並居寒淫及此寒與寒併命火衰颺陽氣不行故脾胃不温而腹寒痛下利清穀血氣凝澁而身痛四肢厥冷陽不能爭則或游散於上而已心肺上焦之陽與腎命相隔不通也甘補土以勝水君以熱助火以勝寒附子乾薑辛潤腎而補肝使陽氣通徹於上下生附子以行於內元陽盛而陰邪消陰邪除而浮陽自斂也本方加白朮大棗名朮附湯治風濕相搏身體煩痛及中寒發厥心痛本方除乾薑加芍藥三兩名芍藥甘艸附子湯治傷寒發汗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按此言虛者榮衛之氣皆虛故附子以復其陽而芍藥以斂其陰

乾薑附子湯仲景

治下後復汗晝躁夜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沈微無大熱者又治中寒厥逆脗仆無汗或自汗淋漓及外熱浮煩燥陰盛格陽按下後而復汗則陽幾亡矣其晝躁夜靜者浮陽外擾也脈沈微無大熱知寒淫之內據而外擾爲虛陽矣中寒之證必其人陽虛已甚或勞役未已而遇嚴寒猝冷乃有之故中寒不發熱無傳變無汗者陽微不能作汗也自汗淋漓者陽微而欲亡也

卽前方除甘艸爲君推附子

浮陽外擾急復以薑附之辛甘陰寒猝乘更無庸甘艸之甘緩本方加當歸肉桂入蜜和服名薑附歸桂湯中艸名薑附歸桂參甘湯服此以逐榮分之寒再加人參甘前方後服此以滋氣血

白通湯仲景

治少陰病下利脈微者按此凝寒之極而脈不能出也

卽乾薑附子湯加葱四莖急復其元陽於寒水之中以葱通而行之白通謂葱也

白通加人溺豬膽汁湯仲景

前證服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而煩服此湯後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按服前湯而利不止且至厥逆無脈則命火幾絕矣其乾嘔虛煩皆命火之浮陽盡竭勢將散而一發以盡耳少陰水臟寒逼命門故其證之危若此然猶幸其存此浮微或可續而嘘之使之復炎故服此湯而脈暴出則如俗所云煙火復明必一發而盡矣

卽前方加人溺五合○人溺出於膀胱膀胱腎之腑也於腎腑則能引上焦浮散之火以下復於命門又寒水方凝結而溺之鹹能軟之非徒取其與陰同類而用之爲引

豬膽汁一合○膽味苦寒然相火所行也苦則能降是能引上焦妄行之相火以下復

於肝膽。亦非徒取爲反佐而從治也。此其用意之微。體物之精。非後人所能與。合煎服。腹痛者。眞陰不足也。去葱加芍藥二兩以斂陰。嘔者加生薑二兩以散逆。咽痛者加桔梗一兩以利咽。利止脈不出加人參二兩以復其陽。

寒併少陰。霜雪凝閉。命火鬱塞。生意式微。根荄已難保合。而枝秒徒作榮華。白利不止。脈微欲絕。而此殆盡之勢也。薑附以峻補其陽。葱白以宣達其氣。所以回元氣於冰雪之中。而布陽春之令。而猶有不應者。上剝之陽難返。下復之朋未來也。然非薑附無爲用矣。此時參芪茱桂皆不足以代薑附。仍白通以救命火之微。而達之於上。加溺膽以回少陽之燄。而引之使下。三焦及膽皆少陽相火所行。膽火浮而心煩。三焦火浮而

乾嘔。人溺所以引三焦之火而下之。以會於腎命。膽汁所以引膽之火而下之。以復於肝膽。非爲其寒也。不然。降火之藥多矣。何以用人溺膽汁乎。上下之陽氣宣通。庶陰寒不能間。而春令可行。生意可復歟。用四逆加人參一兩。名四逆加人參湯。治惡寒脈微。復利。利止亡血。再加茯苓六兩。名茯苓四逆湯。治汗下後。病不解而煩躁。

眞武湯 仲景

治少陰傷寒。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沈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或咳。或嘔。或小便利。及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乃發熱。心悸頭眩。筋惕肉瞤。振振欲擗地。氣虛惡寒。按腹痛自利。陰證類然。然此言少陰病。則脈沈而細。心煩昏痛。欲嘔不嘔。咽乾而渴。諸證之見也。陰病四肢寒厥。此言沈重疼痛。則寒挾濕在四肢也。下利而小便不利。命火微而脾胃不化。則水穀直下。膀胱無陽。則水不前滲也。故爲有水氣。水氣逆湧上侵。則或嘔或咳。少陰自有嘔證。然乾嘔與水嘔自有不同。或小便利。水蓄滿而自通。時或不禁也。太陽膀胱。本與少陰腎相表裏。太陽汗出不解。則是外寒未去。津液從陽妄行。腎之眞水亦以不居。外寒未解。則汗出又未快。由是逆蓄於中。在膻中則水漾漾而心悸。隨經以上溢。則上頭而頭眩。妄行於筋肉之間。則水氣挾熱而沸動無定。是以筋惕肉瞤。振振欲擗地。凡肉瞤皆水熱相挾。非榮虛液少也。汗多則氣虛邪未解。則惡寒。此腎及膀胱動爲虛熱。而不能攝水。故水氣妄溢之證。非汗多亡陽之證。若亡陽則當養榮固氣。而不當滲濕利水矣。○眞武當是元武。改元爲眞。乃宋人避君諱也。以青龍湯白虎湯例之可見。

附子 一枚炮○潤命門。煖腎臟。去沈寒。行陽緩脾胃。燥積濕。補土以制水。益腎經受寒。命門火衰。則脾胃不溫。而水氣不化。此病之所以有蓄水也。火衰於下。則反乘水氣以溢於上。而有嘔有咳。水不下泄。火不歸元。於是而寒勝。則四肢沈重。而心悸。火妄則筋惕肉瞤。而心煩矣。故附子以補火之元。而白朮茯苓三兩以除濕之源。且亦合以除少陰之寒也。

以滲濕。且能凝聚腎氣。芍藥三兩○寒乘於腎。乃腎以斂下焦之水而行之。芍藥三兩○寒乘於腎。乃腎水之不足。非腎水之有餘。然腎方受寒。而寒又挾水。則腎水非可滋。故芍藥以斂眞陰。斂肺金。卽以生腎水。腎氣足則有以攝水而水不妄行。眞水與元火相安。水生薑三兩○熱可勝寒。氣自消。而寒淫亦以退聽。生薑辛能行水。此用生薑者。四肢方有水氣。則此欲其行也。○水寒相搏。咳者加五味子。細辛。乾薑。嘔去附子。加生薑一倍。小便利去茯苓。下利去芍藥。加乾薑。愚謂此加減法。似皆難名眞武。

少陰腎水臟也。而對化爲火。子午少陰君火。子腎水也。午心火也。且元火所都也。命門火也。得水而靜。則不妄炎。水得火而行。則不妄溢。少陰爲寒淫所乘。則壹於寒凝。而無以攝周身之水。水氣不行。隨在而溢。逆於肺則咳。逆於胃則嘔。蓄在四肢則身重而痛。溢而下則大便自利。不循故道。則小便不通。潤澤不上蒸。則渴。其挾於妄熱。則蕩沸而心爲之悸。筋爲之惕。肉爲之瞤。要皆腎不能攝水之故耳。命火失依。浮燄欲散。所以上反見熱。是水火皆失歸

也。壯命火以勝寒淫。附子爲主。白朮佐之。斂眞陰以滋元水。元水。腎水也。芍藥以斂金滋水。苦以燥之。白朮。淡以滲之。茯苓。辛以行之。生薑。使寒水行。則不而命火亦復。附子能引火以歸元。復歸則不熱矣。方名眞武。龜伏蛇蟠。坎離交媾。坎謂腎水。離謂命火。腎得陽而能攝水。外寒無所容而自散。腎虛則外寒乘虛而據之。腎實則外寒無所據。水氣行而寒淫亦散。火之光怪。亦以消矣。命火不妄行。得水爲依也。螣蛇主光怪。得龜而螣。蛇蟠首必向壬。相火無依。亦光怪百出。及宅於命門。與腎爲依。則怪病亦息矣。○水氣之病。惟太陽少陰有之。二經皆主水。太陽之水氣作爲汗液。汗液不得泄。及泄而不快。則寒挾水而入蓄於中。然自表入也。小青龍湯行之。入而內伏。則十棗湯攻之。腑主外也。少陰之水氣。以潤澤於筋骨之間。外寒乘腎而挾之。則氷凝而不得行。故眞武湯行之。然一臟一腑。表裏虛實相乘。故太陽少陰病。其主治多有相通者。

附子湯 仲景

治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沈者。及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按脈沈。身痛。少陰病。固然也。手足寒。骨節痛。則寒凝於骨矣。此氣血虛寒之至。故寒邪得而及此。然脈沈而未至於微細。欲絕。則脈氣猶行。故補正卽可以祛邪。或謂此非外感之寒。則不然也。至若少陰得病於一二日。則亦少陰虛甚。故不及傳經之期。而寒已入之。其口中和。則以見病不在陽經。其背惡寒。則以太陽經行於背。與少陰相表裏。且督脈諸陽之主。背獨惡寒。陽虛爲甚也。此證如今人所謂夾陰傷寒者。

卽前方去生薑加人參。二兩○寒水凝於骨。非薑所能行。且不欲重散其陽。加人參以大補氣血。則附术之祛寒。大有力矣。

寒淫挾水。則生薑以行之。白朮茯苓。皆滲水之藥。而辛熱以行之者。則生薑也。而歸藏之中。寒凝入骨。則人參以資化。附子以回陽。芍藥以斂陰。朮茯以滲水。惟加人參以厚陰陽之氣化。則眞陰眞陽壯。雖入骨之寒亦可消矣。**而湯名附子。主命門元火也。**雖人參亦以助附子之力。此厚所藏以立行之本也。○方意與人參白虎湯略同。皆主背畏寒而白虎治壯火之食氣。眞武治嚴寒之傷氣。氣陽也。背太陽陽之督也。皆加人參以補氣。補陽之傷也。其寒火之辨。則壯火口必燥渴。寒則口中和也。

四逆散 仲景

治傷寒少陰證。陽邪入裏。四逆不溫。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按四逆腹痛自利及小便不利。皆少陰證。固然。茲何以辨其爲陽邪入裏。陰邪自利。無後重。惟陽邪客於下。乃有後重。熱瀉有聲而急。寒利無聲直下。熱痛或作或止。寒痛微微常痛。又寒厥通身并痛并冷。熱厥身不冷。痛獨手足不溫也。此言少陰證。陽邪入裏。言少陰證具。而熱邪併入爲病。陽邪何以入少陰。必三陽誤下。或太陽聯入少陰。非如傳經陽邪之說也。

柴胡 少陰亦用柴胡。柴胡味苦而輕。色黑而紫。固能堅腎水而升表相火。以宣達陽氣於上者。陽邪陷入陰中。故用此以拔而出之。芍藥炒。陽邪入裏。以陰虛而以斂之。枳實炒。陽邪結於下。故致小便不利而泄利下重。故用此以破之。且枳實亦能斂陰。甘艸炙。甘熱可治寒淫。且和陰陽。○欬加五味子乾薑。併主下利悸。加桂枝以散陽邪於上。小便不利加茯苓以滲水氣於下。腹痛加熟附子。以勝陰寒於中。等分爲末。水調服。白以行滯氣。利大腸。

少陰而有陽邪。或陽經誤下。或太陽併入也。陽邪而仍四逆。其證究屬陰寒。而寒熱併居於經。未能相勝。少陰固水火並居之地也。在少陽則寒熱往來。在少陰經四逆則雖有陽邪而不可下。已四逆矣。而更下之。則寒淫獨治矣。陽結則亦

不容不下結熱不行則升其內陷之陽柴胡敛其不足之陰寒亦不解。芍藥。○眞陰不足則陰寒湊之而熱亦乘之而破熱以苦芍藥勝熱以甘甘此亦陰陽兩解之治也治法略與少陽之小柴胡湯同。

桃花湯仲景

治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按腹痛下利少陰病固然茲則下利不止而至於便膿血則是陰陽併傷而下焦不能自固也蓋腹痛自利此寒淫入於少陰乃未及傳經之期而少陰遽病則陽邪必有逆入於陰者是以血氣併傷於大小腸而下利膿血則熱邪之併入下焦者顯下焦不能自固則腎之虛已甚而血氣兩傷則陰陽下脫矣故仲景治此但以固其脫爲主而寓陰陽兩解之政焉。

赤石脂一斤○甘酸温濇甘則能補酸則能敛而重沈於下焦故能補敛下焦之氣血又其性脂潤

而膠固故爲止脫之專藥也顧此證在成無已程郊倩則以爲裏寒在王肯堂吳鶴皐則以爲傳經之熱而此藥亦或以爲熱或以爲寒使後學將何所適從愚謂傳經熱邪直中寒邪之說此蓋確乎不然三陰之有陽邪由於誤下若此證之腹痛下利明是少陰寒淫是以下焦不能復固與陽經之熱逼下利自有不同若以爲熱邪則仲景宜用攻而不當固敛矣但寒淫則不當有便膿血之證是此之便膿血固明是挾熱而獨歸之裏寒者亦未是故愚謂此爲陽經誤下則熱結下焦而腎本虛寒則陰寒亦乘間入之是以相迫逐而下利不止利不止下焦膿血也至於赤石脂其性固温而非寒。

乾薑一兩○以下利不止下焦虛寒故用乾薑以勝寒淫以便膿血是熱傷大腸故

粳米一升○甘徼酸徼寒以便膿血是熱傷大腸故甘以敛陰寒以勝熱而甘以補之緩之且和脾胃之氣大腸與肺相表裏故用粳米爲補敛與治肺法同也。

經病固寒熱併寒入陰經則陽衰而不能併然陰經亦有挾熱者則陽邪逆入經見非由傳而入而陰寒亦併乘之非循序也顧陽邪而逆入於少陰則陽之窮陰寒而踰入於少陰則陰之極少陰之內尚有厥陰然厥陰則陰盡陽生而少陰寒水尤陰寒之至也。

利不止而下膿血是龍戰於野其血元黃也兩敗俱傷此時之參芪薑附芍連粟殼訶子皆難措用此少陰傷病之下利膿血不同寒熱補濇皆彼此相妨也故惟用赤石脂之重沈入下焦敛固。以收甘温以保陽而勝陰寒。膩潤以滋陰而以兩救之而佐以粳米。此時穀氣之養勝於參芪。助以乾薑以救虛寒使陰陽之氣稍復而後補養可隨施此扶危定傾之道也。

赤石脂禹餘糧湯仲景

治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鞕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

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按傷寒服湯藥而致下利不止心下痞鞕此必陽經誤下陰邪間入客於膻中矣故服瀉心湯宜也乃復以他藥下之則陽邪不入陽明腑而踰入少陰故利益不止利非熱迫而以虛寒也不入陽明腑者陽明氣血皆盛故寒淫鮮人其腑故治陽明病無用熱藥者其踰人少陰以腎脈交絡於心肺故寒淫得踰而入之此自痞鞕瀉心而下也利在下焦下焦命火所居而少陰所治下焦當關門之上下小腸得陽氣而泌別水穀以滲便於膀胱膀胱得陽氣而化津液出小便於前陰大腸得陽氣而傳糟粕出大便於後陰利在下焦腎經受邪而命火衰腎氣虛寒而不能敛固故此非理中所能治然已服理中而利益甚則且以敛固其脫爲急故主以此湯其仍利不止則利其小便其立方制治之大法爲甚明矣。

赤石脂敛濇而温補。禹餘糧甘濇平重沈入下焦。等分。杵碎煎。

治法與前方略同。但寒未大傷於氣。故不必乾薑熱未大傷其血。故無庸粳米。

麻黃附子細辛湯 仲景

治傷寒少陰證。始得之。反發熱。脈沈者。按脈沈而細。病腹痛。欲嘛。少陰證也。此云少陰證始得之。則是循經而傳入少陰矣。循經漸入。宜無陽邪。亦不當發熱。而此反發熱。則是寒淫已深。入於內而虛陽反憤張於外。抑外淫有未盡而留於表也。外淫仍在。則不當入裏。而入裏者。殆其人腎本虛寒。而太陽少陰相為表裏。故太陽之寒淫未盡解。而陰寒已軼入少陰。此其入陰有漸。故與兩感又有不同者。

麻黃二兩○以透表太陽經。附子一枚炮○以治少陰經深入之寒。未退之寒。而抒其發熱。

細辛一兩○辛溫。以宣達腎命之寒。而透於肌表。此以通中外。為附子麻黃之策應也。先煮麻黃。去沫。內諸藥煎。麻黃味薄。其汁難出。

善太陽少陰相表裏而有兼病。則內外可分治。然在表之邪未解。則雖有在裏者。亦宜從表而拔之使出。妙用細辛以聯之。

當歸四逆湯 仲景

治厥陰傷寒。手足厥冷。脈細欲絕。按內經云。傷寒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絡膽屬肝。上行出膈。上挾咽。繫舌本。故病則拘急。囊縮。舌捲。厥陰為陰之極。故手足厥冷。脈細而濇。若身冷而發躁。不安。則死證也。若使厥而不躁。脈細而猶和。則厥陰屬木。相火所行。陰盡陽回。病亦當由是可愈。治此者。尤宜補肝。肝木之生氣。斂榮。則陰寒自散。回冬令以布陽春也。

當歸三兩○甘辛苦溫。潤澤斂榮。實為補肝主藥。非徒主血而已。然木之生也。津液必日滋。木之死也。津液必日涸。木之津液。猶人身之榮血。故辛以潤命門。則陽氣始行。陽氣行於肝。則春令行而土膏動。木得之以滋。萌芽。血歸於肝而生意。

桂枝三兩○辛熱。此又承肝木之生而為之暢遂矣。故補肝即以補血。

遂條達以布為枝葉。陽氣達於四末。津液亦從之以行。所以治四逆。又非如太陽病之用此以和榮而作汗已也。

細辛三兩○此又以潤腎而宣命門之氣。以行之於肝。達萌芽於霜雪中。使寒氣不得而抑之也。

芍藥三兩○歸桂細辛。皆辛以達生氣。而又恐其發泄之過。則酸以節之。且以和陰。使榮血有本。

甘草炙二兩○肝木之情急急。則一發而將不繼也。甘草故甘以緩之。且以厚土而培肝木之本根也。

通草二兩○漢人所用通草。即今之木通。味淡氣輕。能滲水而利竅。通脈。此因四逆脈濇。用此以通之。

大棗二十五枚○以助甘草。且生津液。

寒邪自少陰經而益裏。則傳足厥陰。厥陰經絡前陰。宗筋。女廷孔。上行絡膽。屬肝。上行上顯。上繫舌本。上與督脈會於巔頂。故厥陰亦有頭痛。故病則囊縮舌卷。陰寒之極。故手足

皆冷。脈沈細濇。然厥陰肝也。肝行春木之氣而與相火並行。寒淫及此。陰盡則陽生。故再傳則復太陽也。厥陰脈上頭。與太陽脈會。寒已動而不能生。則死。寒過之也。陽已動而助其陽。則生矣。宣元陽於腎水之中。細辛。行陽氣於厥陰之經。當歸。

○人知當歸之為血藥。而不知當歸之辛。實能補肝以行氣。但其滋潤之性。則能使氣行而血液從之。如木之含生。而津液自日至耳。達陽氣於枝葉之上。桂枝。○寒當歸者。歸血於肝也。在厥陰。故此方主於六補肝木。人疑四逆之何以不用薑附。抑知寒在少陰。則用薑附以回水中之陽。所以保根荄。寒移於厥陰。則用歸桂以達肝木之陽。所以動萌芽。不用肉桂而用桂枝四肢厥冷。血脈凝濇。故宜用枝以達之四表。今人不知補肝之道。則謂此為風寒中血脈。故以當歸為君。而以桂枝散太陽血分之風。細辛散少陰血分之寒。夫以厥陰一證。而強分風寒。舍厥陰不言。而專言血脈。且舍厥陰不治。而治太陽少陰。有是理乎。肝固主

血當歸固行血。然抑知肝木之陽氣復而血自行。非以此證爲風寒中血脈也。厥陰肝也。成氏則舍肝而言心。益與仲景之書背矣。酸以斂之。芍藥以防宣散之。甘以緩之。以緩肝氣之急。非猶慮寒邪之足以間也。而木通以通之。通以緩陰血。通體皆細孔相通。所以宣達生氣。使無有間隔也。治肝之法。盡則厥陰之寒消。陽氣日滋。而生意遂矣。順通厥愈。所不待言也。

烏梅丸 仲景

治傷寒厥陰證。寒厥吐蚘。亦治胃脘發咳。咳而嘔。嘔甚則長蟲出。亦主治久痢。按太陰厥陰皆有吐蚘。脾寒則胃寒。肝病相火不行。則胃亦寒。胃寒則蚘不安而上膈。以就温。故膈上煩痛。其得食則嘔者。蟲聞食氣。則上以迎之。蟲逆而氣亦以逆。故嘔而上吐。然此以厥而蚘動。非因蚘動而厥也。治之者亦去太陰厥陰之寒而已。太陰吐蚘用理中加烏梅。厥陰吐蚘用此。

烏梅三百箇。蚘得酸而伏。故以爲安蚘君藥。然酸以斂陰。温以去寒。且能和胃。雖瀉肝似非厥陰所宜。而方內多補肝之藥。當歸四兩。補肝。桂枝六兩。正可相參爲用也。當歸氣滋血液。細辛六兩。此即當歸四逆湯之意。但當歸分兩特輕。以方中補肝之藥不一。而欲同胃腑之寒。則更宜行肝氣。川椒去汗四兩。川椒苦辛。亦殺蚘主藥。而於胃也。補命火以行於肝脾。又以助細辛當歸也。乾薑十兩。補肝。附子炮六兩。命火不温。則肝木寒而胃亦冷。故此補命門火。方復重用薑附。人參六兩。補脾胃。滋氣血。此合川椒薑附。火煖脾胃爲重。黃連一斤。蚘得苦而下。然用此亦以厚腸胃。蓋胃不温。則不能以化水穀。滋氣血。然過熱則胃又反薄。以上皆温熱之藥。故用連蘗以平之。黃蘗熱或遺膀胱。故以此平之。程郊倩謂此微用苦寒。所以納上逆之陽而順之使下。愚謂此證內寒外厥。固無所謂上逆之陽也。用苦酒醋也。浸烏梅一宿。去核。蒸熟。和諸藥蜜丸。

此方治厥陰吐蚘。蓋合當歸四逆及四逆理中建中諸方而參之。加以安蚘之治。復濟之以苦寒。以防陽藥之過僭。以厥陰爲三陰之極。陰甚則胃且無陽。故蚘以上逆。蚘出活者。胃猶有氣。則生蚘出死者。是胃已無氣。多不治。故治以温中爲主。然所爲温中者。自肝腎而温之。則仍以治三陰之寒而已。

白頭翁湯 仲景

治傷寒熱利下重。欲飲水者。發寒人厥陰而轉有熱利者。此有其故。厥陰本陽生之地。而厥陰少陽一臟陰寒。僭處其地。則相火不能舒下逼而爲熱瀉。此必其人之陽氣不甚衰者。故厥陰之生氣猶能與寒爭。抑或服熱劑之過。而未合病情也。又或者病方在少陽。而治之未當。則熱邪踰入厥陰。自腑而遺臟也。熱遺厥陰而熱利者。相火逼於腸胃。則沸溢而下傳。化失宜。凡寒瀉黑溏。出無聲。水穀不化。而糞無氣色。白。熱瀉則急出有聲。糞色焦黃而氣臭穢。且腑下熱也。欲飲水者。熱爍而以水自救。與津液枯竭者不同。

白頭翁二兩。本草以爲苦寒。秦皮三兩。苦寒。堅腎水。瀉肝火。黃連三兩。瀉小腸之火以達之。黃蘗三兩。瀉腎命之火以達之。膀胱前陰。亦藉之以滋腎水。

厥陰而有熱利。少陽遺熱也。遺熱而利。故下重欲飲水。此以別於寒利。熱利而見爲厥陰。有厥證存也。厥而獨治其熱。與四逆散意略同。黃蘗之辛。亦能升陽。熱當下而厥不可下。苦以勝熱。薤以止脫。秦皮苦以宣陽而利可止。厥陰固陽生之地也。邪熱去而眞陽亦自生。○此方白頭翁不可的考。或擬以白芍代之。

炙甘草湯仲景

治傷寒脈結代心動悸。及肺痿咳唾多心中溫溫液者。按結者脈數而時或一止。代者脈間止而不能自還也。脈結代而心動悸。熱作而氣血傷。眞氣內怯矣。肺痿爲虛熱傷肺。與肺癰實熱不同。溫溫液液者。爲咳唾。而肺葉反或枯萎也。

甘草炙四兩○脾胃爲血氣所由滋。故補中以立本。人參二兩○補血氣以生脈。大棗十二枚○和中以助人參甘草。桂枝三兩○以行榮達衛。分而逐外寒。生地黃一斤○傷寒作熱。而至氣血併傷。逐外寒。氷液枯竭。可知。故大補腎水以升之。麥門冬去心半斤○盛熱必燥肺。肺朝百脈。清肺金所以生腎水而復脈。麻仁半斤研○漢時有大麻無脂麻。此所用助人參甘草以和脾胃。助麥冬以潤肺。助薑桂以行榮衛。阿膠蛤粉炒二兩○甘潤膠固。以滋肺而斂陰。鹹滑下沈。以輭結而澈清腎水。水酒各半加酒以布行於榮衛經絡。煎內阿膠烊化服。

傷寒熱盛而眞陰反傷。則津液枯而脈見結代。傷寒脈見結代。卻非死證。與他病不同。壯火食氣。其氣亦耗。而心神惕惕。心悸有因水氣。蕩漾而神不安者。有因眞氣內傷而心神怯惕者。治外猶緩而安內尤急。故君生地以滋眞陰。而濟已亢之陽。用生則能上行。佐之以麥冬麻仁以保肺金。而生欲竭之水。麥冬清肺生水。麻仁亦以潤燥。此自先天而滋之。甘棗人參以和中。而滋氣血。此自後天而補之。津液生。血氣足。然後可資桂薑以逐外寒。榮衛氣行而外泮亦退。膠以通上下。酒以通內外。此內外緩急之宜。扶危定傾之道。仲景傷寒治法。最詳後學所宜宗主。且著治寒一法。而實示人以凡治外泮之則也。但其方未能徧述。茲爲著其分經之略焉。又後人註釋多失仲景之旨。茲爲論之。特詳云。

神朮散海藏

治內傷冷飲外感寒邪。而無汗者。○海藏疑仲景用藥過峻。而制神朮散。以代麻黃湯制白朮湯。以代桂枝湯。然麻黃桂枝豈二朮所能代。坐使內外混淆。而分經之法亂矣。至陶節菴又變而爲疏邪實表湯。用藥乃愈雜。今人喜節菴而畏仲景。醫學之所以日庸日下也。然果使內傷冷飲而又外感寒邪。其病之淺者。此方亦尙可用。茲各爲略述數方。以見變法之漸云。

蒼朮製二兩○可以內治冷飲外表寒邪。防風二兩○此本太陽風濕藥。借以逐寒邪。甘草一兩炙 加生薑葱白煎。本方。可用。如太陽證發熱惡寒。脈浮緊者加羌活。此正麻黃湯證。輕者可用。證重則非此所可及。脈緊帶洪者是兼陽明。加黃芩。此非其浮緊帶弦數者是兼少陽。加柴胡。婦人加當歸。此全非其治。

白朮湯海藏

治前證有汗者。說已見前。

白朮二兩○可以內治冷飲亦能外表寒涇。防風二兩 甘草一兩炙 加薑三片煎。不用葱者恐過汗也。

自海藏之法行。而後人視桂枝麻黃爲鴆毒矣。坐令外感內傷。混同論治。此險嘉言之誚陶節菴也。然已自海藏開之。

九味羌活湯張元素

治傷寒。傷風。惡寒。吐熱。頭痛。身痛。項痛。脊强。嘔吐。口渴。太陽無汗。及感冒四時不正之氣。温病。熱病。按元素此方。將以括佳枝麻黃青龍各半等湯也。然方藥當因證而施。豈可以大網罩之若此。

羌活　防風　蒼朮各一錢半　細辛五分　川芎　白芷　生地　黃芩　甘草各一錢　加生薑葱白煎。風證自汗者。去蒼朮。加白朮。黃芪。胸滿。去地黃。加枳殼桔梗。喘加杏仁。夏加石膏。知母。汗下兼行。加大黃。

此方愚不知其所主。何經所對。何證而今人守之爲聖方。何也。四時感冒。或可加減擇用之。

再造散　陶節菴

治陽虛不能作汗者。

人參　黃芪　桂枝　甘草　附子炮　細辛　羌活　防風　川芎　煨薑　棗一枚　加芍藥一撮煎。夏加黃芩石膏。

再造美其名矣。不能作汗。加參芪。良法也。然何不即加參芪於麻黃湯中。或如東垣法。加表藥於補中益氣湯中。而必至用藥雜亂如此。附子細辛川芎煨薑皆雜亂之藥。

大羌活湯　深古

治兩感傷寒。

羌活　太陽風藥。獨活　少陰風藥。防風　不分經。細辛　少陰寒藥。防已　濕藥。黃芩　去肺大腸火藥。黃連　去心肝脾火藥。蒼朮　太陰風濕之藥。甘草　知母　去腎熱及瘧。川芎　厥陰風藥。又血藥。白朮　補中　甘草　知母　去腎熱及瘧。川芎　厥陰風藥。又血藥。白朮　補中

中肺火之藥。生地黃　心腎之藥。每服五錢。內生地知母川芎各一兩。餘藥各二錢。

熱飲。雜亂已甚。

兩感之證。內經及仲景皆言必死。兩感者。一日而感。二日則太陽少陰皆病。二日則陽明太陰皆病。三日則少陽厥陰皆病。此內外皆虛。而寒氣勁疾。藩籬盡撤矣。故不可治。必求治法。亦當按證分經。審內外緩急而治之。此方不足用也。

益元湯　活人

治面赤身熱。不煩而躁。飲水不入口。名戴陽。證按煩爲有根之火。躁爲無根之火。實火必渴而飲水。飲水不入口。則非實火也。此陰盛格陽之證。治之宜此方。

附子炮二錢　乾薑四錢　艾葉一把。○苦温。得火之正。能堅腎。益陽。温中去寒。甘草二錢炙。○此皆以同元陽於內也。黃連一錢　知母一錢。○此皆以折妄行之陽。而滋根本之陰也。人參二錢。○滋補氣血。以和陰陽。麥冬三錢。○以清肺。五味子一錢。○以補肺斂氣。既復其陽。復斂其陰。使陰不躁。而後陽得所依附。加薑以通內外之陽。棗以和中。葱白亦以通內外之陽。煎。入童便一合。又所以引以下行。陰而復於腎命。冷服。熱因寒用。

此方用意甚密。可補仲景所未及。治傷寒法。已略備。參以下補治雜寒證。

四神丸

治腎瀉脾瀉。

破故紙四兩。酒浸一宿。炒。○命火微則脾胃無以化水穀。故用此以大補命火。五味子

三兩炒研○斂補肺金。肉豆蔻二兩麵裹煨○辛溫而滋生腎水。且能固脫。肉豆蔻行肝氣於中州。以煖脾胃而消宿食。吳茱萸一兩鹽湯泡○辛熱入肝命。以補下焦之火。上行以煖脾和胃又能旁行以潤大小腸。用大棗百枚。大和其中。以厚脾土。且甘熱所以治寒淫也。生薑八兩。宣暢陽氣。祛逐沈寒。切片同煮。棗爛去薑取棗肉搗丸每服二錢。臨臥鹽湯下。用鹽湯以導之下行臨臥服欲其行於陰分。

寒瀉責之命門之陽衰。抑亦飲食積冷也。飲冷不化。亦命門火衰之故。有五更而瀉者。腎不關也。腎開竅於下二陰。腎寒而無陽。則二陰不能鍵閉。方其陰靜。尚相安而不行。一交陽動。則氣泄而瀉隨下。不能禁矣。有水穀不分。不腹痛而瀉者。脾胃不化。關門不沁也。脾胃無火。則水穀不腐。小腸無火。則水穀不分。要皆責之陽衰。故壯其陽。補骨脂。斂其脫。五味子。溫其中。肉豆蔻。兼化冷食。徹其寒。吳茱萸。去下焦沈寒。而和之以薑棗。陽足則能化而瀉可止矣。本方單用補骨脂肉豆蔻名二神丸。此主補命火。單用五味子吳茱萸。亦名二神丸。此主斂腎水。本方去五味子吳茱萸。加茴香木香。亦名四神丸。則以主煖脾胃。

感應丸

治新舊積冷瀉利諸證。

木香 辛苦溫。煖脾胃。和氣血。蒸化水穀。宣壅去癖。肉豆蔻 煖脾胃。消宿食。丁香 各一兩半○辛溫。補腎命。煖脾胃。去沈寒。乾薑 炮一兩○去痼冷。散痞氣。百草霜 一兩○火氣之餘。上極而下。下氣。消積。行痰。去妄熱。止妄血。和中氣。杏仁 一百四十粒去皮尖○潤燥下氣。且能破堅消積。巴豆 七十粒去心皮膜壓去油○辛熾熱。破堅積。破沈寒。斬關奪門。其力甚猛。

巴豆杏仁另研。同前藥末和勻。用好黃蠟六兩溶化黃蠟甘淡。色黃入脾。甘能補脾。淡能滲濕。蠟滑而蠟濇。以其凝聚也。能止瀉利。重絹濾去渣。好酒一升。酒以布散藥。於砂鍋內煮數沸。候酒冷。蠟浮。用清油一兩。此清油即菜子油。辛葷亦能散寒。銚內熬熟。取蠟四兩同化成汁。就銚內和前藥末。乘熱拌勻。丸如豆大。每服三十丸。空心薑湯下。辛以行之。

脾胃以溫而能化水穀。飲寒食冷。及中有積冷。則能使脾氣虛寒。而水穀不化。脾虛生濕。積水下沈。而腎復不關。於是有洞泄溏瀉。久痢不止。諸證。痢皆屬熱。惟久痢休息痢則屬寒。此方君以黃蠟。以甘補淡滲。濇而能潤。濇以止利。潤則能滋。而後聚諸辛熱之藥。以攻其積冷沈寒。宣化胃氣。重以杏仁之破。巴豆之刼。而積滯亦無所容。寒消濕散矣。此治脾胃積冷凝滯之良方也。趙養葵曰。此方神妙不可言。雖有巴豆不令人瀉。其積自然消化。愚謂巴豆之不瀉。以黃蠟君之也。

導氣湯

治寒疝疼疝。按疝有七種。曰寒疝。積寒於肝腎之部。囊冷堅結如石而墜痛。曰水疝。寒氣挾濕。陰囊常濕。且重墜。曰筋疝。肝經積寒。筋結不舒。牽引睾丸。併上腰股而痛。曰血疝。寒泣血。凝瀦癰而痛。及女子癥瘕。皆是。曰氣疝。氣冷遺尿。精滑不禁。陽痿不舉。偶舉即痛。曰狐疝。陰囊垂大。常有腥氣。散而不收。曰癩疝。睾囊腫硬不痛。不癢。要皆寒濕積於下部。肝腎之分。寒多則結痛。濕多則濕重。在肝分多則筋引。在腎分多則禁固。在氣分則冷氣上逆。在血分則血凝。腎主二陰。而與寒同氣。故下寒必責之腎。而肝脈絡之宗筋。木寒閉則木不生也。

川楝子四錢○苦寒。其形如金鈴而含實下垂有腎囊之象。其氣味厚而下沈。故下入於肝腎。苦能補腎。微辛補肝。導熱行水。達於膀胱。爲治疝之主藥。然疝寒積也。而川楝子之苦寒。能治之者。肝固陽生之地。寒以鬱熱而積。寒閉而熱不得舒。則相逼而痛。川楝子含實而自裂。則能開積寒而散之。導鬱熱而行之。

木香三錢○疎肝而升降諸氣。通利三焦。寒積於下。則三焦火鬱而水不行。

茴香二錢○甘辛熱。祛下焦之冷氣。回肝腎之元陽。而大煖丹田。

吳茱萸一錢。湯泡○補肝腎行下焦之氣。以燥濕。長流水煎。收其下行也。除寒。

腎者陽陷陰中。於卦爲坎。肝者陽動陰下。於卦爲震。皆陽爲陰所遏。故腎爲寒水。而肝稱厥陰。若陽微而陰寒重遏之。則寒固積而不舒。且挾水而成濕。陽微而陰寒。勞役傷於筋骨。或房勞傷腎而痒。復受寒濕及飲食寒冷。則寒乘肝腎之虛而入之。一時雖不病。久積而成疝。

矣。然亦或有得之胎中者。寒濕挾於下。則丹田不煖。腎宗筋不舒。肝寒。

小腸不沁。小腸經絡並於厥陰。故肝之寒氣牽引則寒。火相激。痛連上於小腸。俗所謂小腸氣也。

膀胱不行。膀胱腎本寒。積於腎。則水亦不行矣。所以爲疝。治疝者亦開其陰氣之鬱。川楝而達其陽氣之行。木香茴香柴萸陽盛而寒散。濕亦下行。此方治疝之通劑也。用者因證而加減之可也。

荔枝散丹溪

治同上。丹溪曰。疝病自素問而下。皆以爲寒。世有寒而無疝者。必有說以通之。因思此病始於濕熱在經。鬱遏至久。又感外寒。濕熱被鬱而作痛。只作寒論。恐有未盡。古方以烏頭梔子等分作湯。其效亦速。後因此方隨證加減。無有不應。須分濕熱多寡而治之。又有挾虛而發者。當以參朮爲君。而佐以疏導其脈。沈緊而滯大者。是也。愚按丹溪之方。是而丹溪之論有未盡然者。邪之中人也。必乘虛而入之。肝腎不有虧。則猝寒亦不栖於肝腎。此所以寒而無疝耳。非必疝於熱濕也。論未是。前方何以是。曰人身陽也。肝腎陽之始也。陽雖或虧。而未嘗息。寒乘之。則陽鬱陽鬱則有熱。故去寒而兼行其熱。使三焦之道通可也。

吳茱萸入厥陰。

荔枝核入命門。煖腎益荔枝生於南方色赤。至夏至而翕然皆熟。屬火可知。結必雙聯而核形如睾丸。冬月置其核於盂水中。則水經宿不冰。故治寒疝用之。用其氣兼用其形。獨用取存性服之。亦可治疝。

枳殼行氣破結。

唐毬子即山查。順氣散滯。且能瀉肝斂陰。

梔子所挾之濕。三焦之鬱火。而達水道於膀胱。以行而積寒亦散矣。

等分炒爲末。空心長流水下二錢。

意寓前方相似。惟知其意者酌之。

風部

風淫於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辛散之。按治以辛涼者。以金勝木。以涼勝溫也。然辛實補肝。而風淫必乘肝之不足。然則用辛乃所以補正。使正氣足而外淫乃不得乘也。此所云治淫。亦仍然治肝之法。但佐之以苦而不言酸瀉。蓋風兼相火。宜於苦降。而風淫善入。故不欲酸收也。顧風爲百病之長。且善行而數變。則治法亦不可以一定拘。如冬月之風。則必挾寒。大寒而後風木之令已行。而寒氣猶盛。此時之風。卽寒。分經施治。法自見於寒門矣。雨水而後。陽氣漸復。風木之令專行矣。然厥陰猶有餘寒。此時之感風。雖亦挾寒。而寒必已淺。此俗所稱四時感冒之類。不復分經傳變。若冬月正傷寒矣。春分而後。春木正用事。而君火之令已行。此時風火相挾。勢乃大盛。所謂風瘟時疫。痧痘泄。正多自此時始。而頼風旋風。使人喎斜。瘖戾。亦多在此時。辛涼苦甘。甘緩辛散。正其治也。小滿而後。則相火用事。此時之風。必挾暑熱。君相皆火。而相火尤烈。治風必治熱淫。而風只其兼病耳。大暑而後。則濕土之令繼之。而風淫好乘濕土。人於溽暑。必喜當風。往往風濕相搏。是亦不專

治風至秋分而後則燥金令行。未從金化其風亦燥。又見燥不見風矣。惟直中之風。賊風直入。則有中風風痺諸證。此必其人之氣血虛敝而後風得中之。痺證亦多挾寒濕。不專責風。然今人統謂之風。又不能別爲分類。則亦統從風部而已。

神朮散方

治傷風頭痛。無汗。鼻塞聲重及風寒咳嗽。時行泄瀉。按凡非冬月正傷寒。則雖挾餘寒。猝寒。亦只爲傷風而已。凡傷風者。淺寒多無汗。不得謂有汗爲傷風。無汗爲傷寒。誤會仲景之意也。風淺不入於經。其所栖在皮毛腠理之間。而肺主皮毛。風淫侮所不勝。肺氣不得舒。故鼻塞聲重。鼻爲肺竅而肺主音聲也。肺氣不舒。則有咳嗽。風木乘所勝。則傷土而泄瀉。此其淺則發於春時。深則積久而發於夏後。

蒼朮二兩○甘苦辛溫。色蒼。入肝。補肝緩肝而祛風去寒。爲肝風之主藥。　川芎一兩○甘辛溫補肝祛風。行氣。其去風直透巔頂。主治頭風痛。　白芷一兩○辛溫。行木氣於土中。主陽明風熱。風淫

行於高處。受風者多在頭面。而陽明經行於頭面。又風淫喜乘陽明。故用白芷。且防泄瀉也。　葱本一莖○辛溫。補命門而行督脈。以上達巔頂。與厥陰脈會。凡風自後來。則多入風府。而上於巔。以作頭痛。風府者。頸窩中也。故用葱本。且亦能發胃治瀉。　細辛一兩○辛溫。能宣達肝腎之氣。以達於經絡百骸。然此皆以祛風而非發表之藥。　羌活一兩○此則補肝祛風而能透表出汗者。　甘草炙兩○甘以緩肝補土。且治淫必當補中也。

以治時行傷風。無所謂分經主治也。但補肝祛風而已。辛以補肝。而用藥多溫風猶挾寒也。

葱豉湯肘後

治傷寒初覺頭痛身熱脈洪。便當服此。按此固以治傷寒之未入於經者。然凡風挾微寒者。皆可服此。且則風脈也。

葱白一握○辛甘溫補肝。通陽發汗。　淡豉一升○苦甘輕寒。保肺緩肝。和中發汗。　煎服取汗。如無汗。加葛根三兩。以有身熱頭痛故加此。以發汗。此非治正傷寒。不過其引病入陽明也。○活人方。去淡豉。加生薑名連鬚葱白湯。寒稍重者。宜之。

凡感冒風寒。此爲通治。勿以其平而忽之。

香蘇飲局方

治四時感冒。頭痛發熱。或兼內傷胸膈滿悶。噯氣惡食。即肝氣不行於脾胃。而脾胃不舒。不能化食行氣。所謂內傷也。

紫蘇二錢○辛溫。補肝祛風。發汗。亦表散風寒主藥。　香附二錢○辛溫。行肝氣於脾胃。以去鬱。宣滯。此用。　陳皮去白一錢○辛行肝氣。苦理脾胃。以治內也。　甘草一錢○以緩肝和中。　加薑葱煎。以祛風表。汗爲主。

此表裏兼治。而用藥有條理。亦良方也。此補肝而平胃也。傷食加神麯。咳嗽加杏仁。有痰加半夏。頭痛加川芎白芷。鼻塞頭暈加羌活。斛荅。心中猝痛加元胡索。入酒一杯。

參蘇飲元戎

治外感內傷。發熱頭痛。嘔逆咳嗽。痰塞中焦。眩暈嘈煩。傷風泄瀉。及傷寒已汗。發熱不止。按此與前證皆兼外感內傷。施內傷有不同。蓋胸膈滿悶。噯氣惡食者。肝氣微而不行於脾胃。則脾胃之氣鬱而不舒也。嘔逆多痰。嘈煩泄瀉者。脾氣弱而肝風乘之。胃氣不和。而上則嘔逆。下則泄瀉矣。其咳嗽眩暈。則皆風淫外感以內傷而深。內傷實因外感而併。見此內傷者。中氣傷不足也。

人參七錢　茯苓七錢　甘草五錢○此皆以補中氣。和脾胃。　半夏七錢半○以和陰陽。　陳皮去白二錢○以宣達肝氣。而助半夏除痰壅。且大行胃氣。

紫蘇七錢半○此祛風解表發汗之主藥。 乾葛辛甘。以解肌熱而功業紫蘇。且以和胃熱而治逆

此傷風非傷寒、不分經論治也。 前胡俱七錢半○甘苦辛寒。泄高亢之氣。暢下行之滯。亦能解肌熱

桔梗二錢○苦辛平。瀉上焦之鬱。降上逆之氣。 枳殼麩炒二錢○降破逆氣。且能斂陰。

木香二錢○行肝氣。破滯氣。 加薑棗煎每服五錢薑以去邪棗以補中。

○外感多者加葱白。肺有實火去人參加桑白皮杏仁。泄瀉者加白朮白扁豆蓮肉。

此爲中氣本虛者設。發表而兼補中也。然治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辛散之。治風淫之法。亦此方備矣。蘇葉辛溫。而乾葛前胡則皆辛涼。參橘桔枳皆苦。參葛甘棗皆甘。元戎云。前胡葛根自能解肌。枳橘輩自能寬中快膈。毋以性涼爲疑。凡中氣虛弱而感冒者此爲良方。

川芎茶調散 局方

治諸風上攻。正偏頭風。惡風。有汗。骨寒。壯熱。鼻塞痰盛。頭暈目眩。按諸風上攻者。風之中人。不循一經。其行常高。而不問手足分經。其中在三陽。而不入三陰。當面則陽明受之。當背則太陽受之。皆在頭面及巔頂。故曰諸風上攻也。正偏頭風者。風之無常。或偏或正也。或言偏左屬血。偏右屬氣。此亦不可拘。但陽明則痛在頭額。太陽則痛在巔頂。少陽則痛在耳角。而痰痛多屬陽明耳。有汗者。此風而挾熱。異於挾寒。風熱相助。則熱盛而有汗。熱盛有汗則腠理不密。故惡風憎寒。其痰盛者。風熱盛作。則激濕成痰而上湧。凡風性旋轉無常。故凡風淫則頭暈目眩也。

薄荷八錢○辛寒。輕虛上浮。上清頭目之風熱。旁搜皮膚之濕熱。中去肝膽之虛熱。下除腸胞之血熱。此用以爲君。藥所謂風淫於內。治以辛涼也。 荆芥四錢○辛苦溫。上行祛頭目之風。除經隧之濕。去血中之風濕鬱熱。此以佐薄荷而爲臣。 芎藭四錢○甘辛。行血中之氣。排筋骨之濕。上通巔頂。下徹血海。爲厥陰肝經表藥。 羌活二錢○苦辛。此以祛太陽之風熱。 白芷二錢○辛溫。此以祛

陽明之風熱。 防風一錢半○辛甘。緩肝補肝。以防風淫之內侵。故曰防風。其祛風不拘經絡。無所不到。 細辛一錢○辛溫。達腎氣使上行以清耳目。主治少陰頭痛。 甘草炙二錢○以補土和中。

每三錢食後茶調服茶味甘苦寒。輕清上浮。能升清陽於上而降濁陰於下。聽明耳目。開爽精神。雖非風藥。而能助諸藥以散風除熱清頭目。

風氣上行。陽初外達。則能生熱。冬月之風。刮地而寒。春月之風。上行而溫。夏月之風。行空而熱。秋月之風。下迫而燥。風淫盛行。大抵在清明前後。春夏之交。故凡痛首瘴疫。大頭瘟疫。及風痺瘟疾。亦多在此時。凡有熱病。勿誤以寒治。其感在陽經。非若寒風之日循一經。其盛在頭面。風性上行。其本究在肝虛。正不足而後外淫湊之。春月肝氣當盛。而有不足者。肝木之情急。往往一發而不返。則內虛矣。又君火令行。子實而毋虛也。風淫木撓。動搖本根。根固而後風不能拔。故補肝所以祛風。且自外入者。仍散之使外出而已。本方皆補肝之味。 此治風溫而挾熱也

菊花茶調散

治頭目風熱。亦統治前證。

即前方。加菊花一大把○辛寒。輕虛上浮。主清頭目風熱。 殭蠶一錢○甘辛鹹。消風勝濕。解熱除痰。能止掉眩昏瞀諸疾。 濃茶調服。

餐秋菊落英落。始也。落英。始開之花。非菊花亦落之謂。所以畢春氣也。畢。爲達之使之自止。非強而抑之。菊花本辛散。而兼能苦降者。鬚成而春氣畢矣。此所以節而止之。

牽正散 直指方

治中風口眼喎斜。無他證者。三月而後多旋風。風氣自陰出也。九月亦或有之。風氣自陽入也。然春月爲盛。此風人猝當之。每至口眼喎斜。此猝得於外。非由內病。故云無他證者。此方亦專以祛外風。無庸內治

或指此爲內生之風則誤矣然使正氣不虛血脈充足則風淫亦自不得而中之此雖無他證要亦肝氣虛而血不榮脈故也其使口眼喎斜者手足陽明之脈皆挾口環脣挾鼻上行日旁之內外而風喜中陽明經亦乘所勝侮所不勝故也風之撓物也牽引繆戾故其中人亦然然不及耳鼻而獨引口眼者以口目常動故也凡中於風則必有痰者風起則水湧風盛則痰湧且陽明固蓄痰飲之腑也

白附子專主陽明經去頭面之遊風除痰去濕彊則不濕而牽引之意亦定

全蠍辛酸鹹寒色青入肝辛則能散酸則能斂鹹則能軟爲治風要藥牽引喎斜非輭之無以正之

等分爲末每二錢酒調服酒以充氣血行經絡也

風在頭面治其頭面之風而已非有他證無發熱頭眩痙痛痲木諸證則艻防屋夏首非所用也

醫林纂要 卷五 方劑 風部 牽正散 改容膏 十

改容膏

治同前證

蓖麻子一兩○甘辛

通氣拔毒

冰片三分○辛寒

通竅透關節

其搗爲膏

寒月加乾薑附子各一錢○寒月則風必挾寒

左喎貼右右喎貼左此外至之風故可從外治以拔而出之鱔魚尾血塗之亦佳

冰解散肘後

治天行一二日頭痛壯熱按天行者謂時令所行今人所謂瘟疫也然實由冬傷於寒乃至春深而有病溫蓋寒氣嚴烈而人之陽氣不足者則冬時即病而爲傷寒若人之陽氣猶盛冬雖受寒而不即病者則寒淫栖於榮衛經絡之間春得溫風陽氣疎達宿寒無所容因而併發因有宿寒則溫氣不得直遂經絡有所阻抑而壯熱以生故其病謂之溫其實即風木之淫風寒併作主於春木之令而病以溫名也

麻黃四兩○疎達腠理之

桂心二兩○攻伐榮衛之宿寒而宣暢肝氣

用枝而用心者非主太陽發汗主以達溫氣異於冬月之治寒也

大黃三兩○蕩內補肝虛苦

黃芩三兩○風木乘所勝則胃熱以大黃抑相火

甘草炙二兩○以緩肝以固土

白芍二兩○風木過勝酸以斂之

宿寒激於風其病爲溫留暑束於清其病爲瘧清即燥也涼肅之氣治者皆貴分而理之風溫方盛肝氣怒矣達肝氣而宿寒自消麻黃桂心除風熱而肝怒亦平大黃黃芩厚其土亦以勝寒甘草治寒以甘熱斂其陰益以平木芍藥酸此風溫爲主勿泥於分經也風淫無定經宿寒亦未入於經此寒溫分治非以麻黃桂心入太陽以大黃治

醫林纂要 卷五 方劑 風部 冰解散 普濟消毒飲東垣 十一

陽明也又此言天行一二日者故有宿寒當去若爲日已多則有熱無寒寒亦成熱矣

普濟消毒飲東垣

治天行大頭初覺憎寒體重次傳頭面腫盛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口渴舌燥按此即疫證俗所謂大頭瘟夫陰陽不正調變失宜凡人自冬徂春未有不栖宿寒者不遇猝溫寒亦不發徐徐自散一遇溫風猝至則陰陽相激而熱大作初覺憎寒者腠理猶有宿寒其證重則風挾微溫次傳頭面腫盛目不能開則風溫上迫寒不能遏陽怒而成盛熱蓋人身陽也而又陽方擅令頭則諸陽之會風淫所易乘也風木乘時君火布令火乘所勝木侮所不勝而肺金受燥故氣喘而咽喉不利口渴舌燥此宜宣達肝風降瀉心火以保肺金

勿攻其內矣

黃芩酒炒五錢○以泄肺熱用酒炒

黃連酒炒五錢○以降瀉心肝之熱

桔梗二錢○清肺

甘草生用二錢○生用以上行補肺清金此合

桔梗爲甘桔湯。元參二錢○苦鹹寒。升腎水之氣以治咽喉不利。升少陰心火。浮游清氣於上焦膻中之境。陳皮去白二錢○辛苦溫。行肝氣而瀉肺邪。去白欲其上行以順氣去喘。柴胡二錢○升表肝膽之氣。以升陽而散風木之淫。薄荷二錢○辛寒。以升散肝風。上清頭目。板藍根一錢○辛寒。升散肝風。散腫消毒解熱。連翹一錢○苦寒。以降瀉君相之火。鼠粘子一錢○辛寒。以定喘祛風。散結。馬勃一錢○辛鹹平。散肺中虛熱而清利咽喉。殭蠶七分○定風除濕。升麻七分○辛寒。以升散肝風。爲柴胡之助。爲末。湯調。時時服之。或蜜丸噙化。虛弱者加人參三錢。便秘者加煨大黃一錢。

天行大頭風溫病也。病而上喘咽乾。口渴舌燥。則風火併淫矣。風淫於內。治以辛涼。薄荷藍根鼠粘馬勃殭蠶升麻。皆辛涼之藥。柴胡雖不辛。而升散之用同。佐以苦甘。黃芩黃連桔梗元參連翹。風火併散之用同。陳皮。皆苦而甘草味甘。

淫治以苦寒。此其熱甚。則苦寒爲君也。

清震湯劉河間

治雷頭風。頭面疙瘩腫痛。憎寒壯熱。狀如傷寒。或頭如雷鳴。按頭面疙瘩。風熱上逼也。頭如雷鳴。風雷有聲也。然而憎寒壯熱。狀如傷寒。則以天時不正。或清氣早行。風涼外脅。風淫正化。主在少陽。風火相助。故壯熱而火爲虛象。非由實熱。畏寒之勝已。則亦憎寒也。

升麻五錢○甘辛寒。補肝而升達。蒼朮五錢○甘苦辛溫。補肝散鬱燥濕。行肝氣。荷葉一枚○苦澀微鹹。色青入肝。苦辟瘴癘毒氣。辛相火。濇斂肝散。氣味清芬。能達清氣。

肝木。風也。膽火。雷也。風雷交作。動而上擊。則濕暑之氣亦隨以上逆。上焦之氣不清。三陽皆病。面腫頭鳴矣。而腫疙瘩。熱按濕也。并少陽之氣以靖其雷而散熱。升厥頭鳴。如雷。風也。并少陽之氣以靖其風而去濕。蒼朮助之。以清芬和氣。清和氣陰之氣。以靖其風而去濕。蒼朮助之。以清芬和氣。清和氣暢而濁滓自消。荷葉象震仰盂而名。清震。誤矣。

朮附湯 金

治風濕相搏。身體煩痛。及中寒發厥。心痛。按風勝濕者也。而有風濕相搏者。風則四時皆有。而濕令則以時行。濕土主氣。在大暑之後。秋分之前。若客氣則惟所加臨。主客之氣所臨。或報復以時相勝。則風不能勝濕。而有風濕相搏。此所病身體煩痛。則殆非主氣之暑濕。而客氣非時之濕。故身重煩痛。身重煩痛者。風濕相搏也。

附子一枚生用○開腠理。通關竅。徹於經絡。故用此以逐周身之風濕。白朮一兩○健脾燥濕。脾健則濕消。而風亦不來乘土。乾薑一兩○補肝以勝濕。甘草二兩○甘以補土。緩肝以薑附之辛行。而君之以甘草之甘緩。是以能祛風去濕。而不至於生熱。大棗十二枚○助甘草以緩肝補土。

此濕重而風未能勝。則相搏於周身。以痛而生煩者。痛以風作。故重補肝化。以勝其濕。而君用甘緩以靖其風也。風濕相搏。與風之挾濕者不同。風濕相搏。近於寒。風挾濕。則轉而生熱矣。

甘草附子湯仲景

治風濕相搏。一身煩痛。汗出惡風。小便不利。或身微腫。按此與前證同。而風栝勝理之間。則汗出惡風。濕壅陽胃之道。則小便不利。風有所滯而不行。濕有所壅而不出。則相搏而身腫。此肝虛不能勝濕。風迸乃復激之濕勢愈作。內濕而外風也。

白朮二兩○健脾燥濕。甘草一兩○厚脾土。附子炮一枚○温中去濕。桂枝一兩○以表風邪。

此亦風濕分理。而意重補土。土燠則濕去。風木亦可不搖也。惟桂枝一味。所以去外淫。○近效方去桂枝加生薑大棗。以治風虛頭眩。苦極食不知味。蓋辛補甘緩。是亦補肝虛之本藥。

越婢湯 金匱

治風水惡風。一身盡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者。按身腫濕也。然脈浮有熱。汗出惡風。則風淫外束也。有熱而無大熱。不渴。風未入裏。濕未生熱。而相搏在皮膚之際也。

石膏八兩○甘辛寒。淡。治風淫以辛涼。而淡能滲濕行水。麻黃六兩○補肝祛風。且行皮膚之濕。生薑三兩○辛以補肝祛風。且能行肌膚之濕。甘草二兩○以緩肝木。健脾土。大棗十二枚○以助甘草。

醫林纂要 卷五 方劑 風部 甘草附子湯 越婢湯 吉

風濕相激於肌肉之間。故行之於表。使從汗出。然辛以補肝。甘以補脾。則祛風去濕之本。風解而濕亦行。方名越婢。宣越之以舒其脾也。風搏濕於外而爲腫。風乘濕於內則爲瀉。脾主濕而合在肌肉。此除風濕於肌肉之間。以發舒脾氣。且使木不乘土。故名越婢也。

防己黃芪湯 金匱

治風水脈重身痛。汗出惡風。及諸風諸濕。麻木身痛。按麻木卽所謂行痺也。風也。身痛則兼濕。此與前證同。而脾胃之化不足。風入轉深矣。

防己一兩○辛苦寒。通行經絡之風濕。黃芪一兩○勁盪衛氣。緩風補虛。填實腠理。白朮七錢半○仲景書不以錢數。此當是十入銖耳。後人所改。○此方不用風藥。而重用芪朮以補脾胃。是東垣所謂本氣不行也。甘草炙五錢。每服五錢。加薑棗煎。薑以補肝祛風。棗以和胃補土。○此二語亦後人所改。仲景書用薑棗則必列數於方中。亦不言每服五錢。

此以補脾胃爲治風濕。以土旺則濕不生。而風亦不乘。然防己黃芪。行於榮衛肌肉之間。則風濕亦無所容。肌肉之間。脾分也。腹痛加芍藥。喘加麻黃杏仁。有寒加細辛。氣上衝加桂枝。熱腫加黃芩。寒多加半夏。按此亦後人加減之法耳。又本方加人參一兩。生薑二兩。其防己白朮各增三倍。活人書名防己湯。治風溫脈浮。多汗身重。

獨活湯 丹溪

治風虛痰癖。昏憒不覺。或爲寒熱。按風而言虛者。肝虛而後風淫乘之。正不足而邪湊之。風淫則痰癖肝

醫林纂要 卷五 方劑 風部 防己黃芪湯 獨活湯 吉

主筋。筋急縮爲痰。筋緩弛爲癖。痰癖糾結。風撓木之象。然也。昏憒不覺。動撓之過。則氣亂。魂擾而神以昏迷。火爲木之子。且火以風搖則光不能定。其或爲寒熱者。或畏寒發熱。或作寒作熱。以寒外束而風性不恆也。

獨活 辛苦。補肝祛風。其性散行而稍緩。羌活與獨活同。但其性直行而稍急耳。此方藥等分。而二活相輔以行。方名獨活。蓋以二活爲君也。防風 辛甘。補肝祛風。通行經絡。無所不達。能活骨舒筋。細辛 辛溫。宣達肝氣。以行於經絡之表。桂心 不潤榮氣不舒也。不潤則枝枯不舒。則枝萎。故風得而撓之。用桂心以舒達榮氣。所以活血而榮筋也。當歸 補肝之藥。肝足而後血足。血足而後筋榮。筋壯而後風不能撓。川芎 正行肝氣之藥。肝氣條達。而血從之以榮。人參 補中以滋氣血之本。茯神 風撓而魂擾。魂擾而魄不甯。魂魄不甯。則神昏矣。茯神松木之魂。凝而魄聚者。故可以補肝木而安心神。遠志 交腎於心。通命火以靖君火也。

菖蒲辛通心竅實 白薇苦辛鹹交水火 甘草厚土以培本根緩肝以止妄動 等分每服一兩加薑棗煎棗以厚土一方有半夏以通陰陽

此正治肝風虛也肝虛風生此在內自生之風 風乘虛入此自外淫之風 內外相乘而掉眩繆戾昏瞀瘈瘲之象見焉中人必因腎虛風之中人必因肝虛以同氣相召也 辛以祛風之中人至於有瘈瘲掉眩喎斜者肝主筋也 風風善入亦善散乘虛而即以補肝肝木條達散之所以助其條達之機也 然宣其陽而達之於外乃以卻邪細辛表之引陽氣以榮於其中乃以補正當歸川芎桂心潤之本末自有條理焉內為本外為末佐以苦甘恐肝急而火焚也甘以緩肝急亦以補土而培木之根苦以抑騰火亦以甯心而止肝之熱人參茯神遠志菖蒲甘草皆甘之佐也治肝淫以辛涼此方不涼然抑火甯心則有涼之意矣 通其陰陽使內外無扞格也此亦內外分理而用半夏白薇所以貫之

天麻丸 老

治中風手足不運舌強難言頭暈目眩血虛不榮者按肝藏血肝虛則血不榮肝主筋血不榮則筋節不運血之榮於肝猶津液之榮於木也木之生氣不滋則津液不上行津液不上行則枝葉枯槁而風得而震撓拔折之故祛風之道在於補肝而補肝之道又在於滋腎補命門命火者氣之元肝木之生理也腎水者血之元肝木之津液也

天麻六兩辛溫補肝祛風達肝氣於巔頂主治諸風掉眩 羌活十兩 獨活五兩 皆以祛逐外淫之風通行筋節非必主太陽少陰二經也 蒲黃六兩甘苦平其引蔓長勁其根橫達故能舒強筋骨去濕祛風且抑相火而緩肝急 牛膝六兩苦甘酸溫其根長引直達於下而性滋潤能堅壯筋骨且瀉肝郁抑相火堅腎水此蒲黃以橫達肩毛牛膝以下達腰膝所以治手足不遂也 杜仲七兩甘辛溫其根皮韌厚而色紫黑皮中密絲如綿切之不斷故能緩肝潤腎和筋束骨而使筋 附子一枚炙補命門火立 當歸十兩行骨相著 陽氣於肝木而陰血自從 元參六兩滋腎水而升而歸之所以榮筋活絡也 生地一斤堅腎滋陰立生血之元為肝木之滋也用此所以宣達生意使之上行而命門之陽亦相 蜜丸每服三錢

風淫至於筋骨不運脈絡不柔是淫愈深而肝虛愈甚矣此採肝虛之本而治之其用風藥猶人而條理精密妙在君以生地尤妙在用附子

順風勻氣散

治中風半身不遂口眼喎斜按半身不遂謂癱瘓也經云胃脈沈鼓濇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背高偏枯蓋胃為氣血所由滋而風淫喜乘於陽明以陽明經行於面為易受風之所又木乘所勝故胃之化不足則風淫遂乘之胃脈沈鼓濇陰不足而血澁也胃脈外鼓大陽不足而氣虛熱也鼓者動而有空虛之氣心脈小堅急亦氣血不足而有火也要以胃化不足則氣血不滋陰陽有偏則風乘其所不足乘於氣分則右癱乘於血分則左癱男氣餘於血女血餘於氣故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瘖而舌能轉可治若男子發右女子發左瘖而舌強則不治又癱瘓發於老人可治發於少壯則不治少壯不宜有此然右氣左血約略分之則然而氣血兼滋脈絡通貫右非無血左非無氣實不容以一定分也要以固其本原則脾胃天腎命尤為本之本矣

白朮二錢補脾土益胃氣 烏藥一錢半苦辛溫燥脾濕去寒降一切逆氣此本非風

藥而治風者多用之。天麻五分○祛厥陰陽明經分之風。人參五分○補氣。蘇葉在表之風。青皮三分○散肝氣之鬱。白芷三分○去陽明之風。甘草炙三分○以通補脾和中。沈香磨三分○以通徹上下之氣。烏藥青皮沈香。佐以祛風。葉白芷。故方名順風勻氣。亦治知所本矣。治中風關意者。治癱瘓方論尤雜。惟此近醇正。故錄之。然用藥亦庸庸耳。

四君子加竹瀝湯

治半身不遂在右者。亦治痰厥暴死。

白朮二錢　人參二錢　茯苓二錢○松之魄也。可以斂魂氣而定肝風。甘草炙二錢○補土亦以緩肝。竹瀝甘寒滑能行肝膽之氣。以達於經絡而去其阻滯之邪。

薑汁補肝祛風。助竹瀝以通徹經絡。宣達陽氣。○竹瀝半杯。薑汁三匙。

治右瘓此方爲得。

四物加竹瀝湯

治半身不遂在左有瘀血者。

當歸酒洗　川芎二錢○可祛血分之風。　生地三錢　芍藥二錢○和陰亦以斂肝。　桃仁七粒去皮尖○苦辛甘潤。以堅去瘀生新血。　紅花一錢○苦辛甘溫。助桃仁去瘀生新。　竹瀝半杯　薑汁三匙

治左癱。此方爲得。或以此二方參用之。

胃風湯　東垣

治風虛能食。手足痿痺。肉瞤面腫。牙關不利。曰胃風證。按風淫喜中陽明經。由經入腑。木淫乘土則爲胃風。陽明固多氣血。風淫乘之。搏而生熱。則能食而速化。脾胃主肌肉。風搖之則瞤動。熱挾脾濕。則腫。陽明脈繞於脣齒。故牙關閉。其熱盛於中。則爲中消。其偏壅氣血。則爲癰瘍。其熱逼於下。則爲飧泄腸風矣。

升麻一錢二分○行肝氣於胃腑。以升達於膻中。此去胃腑之風也。　白芷一錢二分○行肝氣於胃經。以升達於頭面。此去經絡之風也。　葛根一錢○行肝氣於胃腑。以升達於膻中。散行去肌肉之風熱。此三味皆正所以治胃風者。　麻黃不去節一錢○以散風邪。使行腠理而出。此開之去路也。　羌活五分○統主風淫。以助麻黃。　柴胡五分○升腎水於肝膽。以平風熱之邪。

蒼朮五分○行木氣於脾胃。以宣陽氣。達陰鬱。逐壅塞。　藁本五分○達肝木之氣。以直達巔頂。布散經絡。　蔓荊子五分○辛苦微寒。行肝氣於巔頂。以祛風去熱。活骨舒筋。　當歸五分○厚補肝木。滋潤血脈。以絕風淫之端。　草豆蔻自柴胡以下。又皆以理肝風而當歸爲之本。　甘草炙五分○辛熱。以開脾胃之鬱結。　黃蘗五分○以去肝腎之熱。使相火毋助風淫。

醫林纂要　卷五　方劑　風部　胃風湯　三

分○以和中氣。　加薑棗煎。

風淫乘胃。故卽胃而逐之。主以升麻白芷葛根。而佐之以麻黃羌活。風本肝虛。故仍補肝以祛之。蒼朮藁本蔓荊。皆辛以補肝祛風。而柴胡達其標。當歸固其本。胃風生熱。風去而熱自平。方中惟草蔻黃蘗甘草。爲平胃熱之藥。因其能食。恐有餘積。故草蔻以消之。且亦能去胃風。故與甘草皆平熱。

胃風湯　易老

亦治前證。及風虛飧泄注下。完穀不化。及腸風下血。按以木乘土。土鬱成濕。而生熱。故善食而傳化失宜。則完穀不化。風熱下逼。併傷氣血。乃有腸風。

人參　白朮土炒　茯苓　此卽四君子湯。而去甘草。當歸酒洗　川芎　芍藥　此卽四物湯。而去生地。意不欲其滋而成滯耳。　肉桂炒

加桂以厚補肝虛。等分。加粟米百餘粒煎。粟米甘鹹微寒。和中益氣而滋胃熱。參朮茯苓以補胃。歸芎芍藥以補肝。參朮補胃茯苓瀉之歸芎補肝芍藥瀉之使正氣和平。而風淫自靖。此亦治本之道。東垣方主除外淫。此方主扶肝胃。宜酌病之淺深與人之強弱而施之。胃風至瘈瘲飧泄交作者宜之。胃風積久。只宜此湯。然加減未愜鄙意。愚謂竟合四君子四物二湯。加升芷柴葛治之尤爲穩當。若因胃風而致飧泄。則草蔻黃藥可加。致瘈瘲則蠍蟲全蠍可加。致下血則槐角皁莢仁可加。致癰瘍則竹瀝薑汁可

清空膏 東垣

治偏正頭痛。牢深不已。及風濕熱上壅。頭目及腦苦痛不止。按頭痛牢深不已。是則所謂頭風。正痛多屬太陽。偏痛多屬少陽。以少陽經氣固多偏著。若陽明經頭痛。則多戴頭額。而陽明頭痛。必汗熱口渴。其來

必急而其愈亦不待年久。凡頭痛必屬之風。風淫行高而挾熱上炎也。若三陰亦有頭痛。李東垣曰。太陰頭痛必有痰。少陰頭痛。足寒而氣厥逆。太陰少陰二經雖不上頭。然痰與氣壅於膈中。頭上氣不得暢而爲痛。按有痰者太陰。主濕濕壅成痰。氣逆者少陰。主寒。寒氣上衝。頭上氣不得暢。則亦旋轉而成風矣。厥陰脈亦上於頭。其頭痛則在巔頂。

黃芩 一兩酒炒。○輕虛以清高上之火。凡風上一兩酒炒。○黃芩非少陽專藥。黃連則主瀉少陽火。然必偕黃芩用酒炒而後能上行於頭。

羌活 一兩○芩連以去熱。

防風 一兩○芩連防風則以祛風。

柴胡 七錢○升達少陽之氣。氣舒而後風熱

川芎 五錢○升達厥陰之氣。厥陰少可散。

甘草 炙一兩半○甘以補土。緩肝。此方甘草爲君。厚其土以培木之根。而後可疎達其枝。以靖其在上之風熱。東垣制方。每重脾胃。惜今人多忽之。

爲末 每服三錢。茶調如膏。茶甘苦寒。最得清高

之氣。以降濁而升清。故白湯送下。少陰頭痛加細辛。以用之爲引。以上清頭目。白湯送下。升達少陰之寒逆。太陰頭痛則必脈緩有痰。去羌活防風川芎甘草加半夏。太陰挾濕。其過不在風。故去風藥而加半夏。以行痰濕。通陰陽也。如偏頭風服之不愈。則減羌活防風川芎一半。加柴胡一倍。以偏頭痛屬少陽。其風勢輕。用火重也。若自汗發熱。口渴惡熱。則陽明頭痛。當與白虎湯加白芷。朱丹溪曰。東垣清空膏。諸般頭痛皆治。惟血虛頭痛。從魚尾相連痛者不治。又曰治少陽頭痛如痛在太陽厥陰者勿用。愚按東垣此方。原主頭風。若血虛者自非所用。若太陽頭風。則亦可用。或去柴胡加蔓荊子藁本。可也。血虛及厥陰頭痛。宜主四物湯加黑荊芥藁本。

此爲風虛頭痛而設。肝虛則自生風。風生則挾熱。風熱上騰。如煙如霧。而空際不清。風其虛象也。肝膽相依。風熱相搏。故此方兼理風熱。凡風動必生熱。熱盛亦生風。風木相火表裏相從也。而少陽經上行頭面。故此方主治少陽。厥陰經雖亦上巔頂。然其行在內。不

在頭面。故風熱多在少陽經陽喜行於外。故此方重用柴胡。然感風淫而挾熱濕。以上攻者。此自可通治之

通用痛風九 丹溪

按痛風所謂痺也。有行痺。肌肉如蟲行。此多屬風。有痛痺。肉硬而痛。此多爲寒。有著痺。肉重而痛。此多屬濕。又風痺在筋節。寒痺在骨髓。濕痺在肌肉。經曰。風寒濕三者雜合而爲痺。則三者固每相兼挾而不分。有風寒相兼者。有風濕相挾者。有寒濕相挾者。而今人則每統言風痺。然淫有從來。則分輕重。不可不察。又有熱痺者。痛則其處火熱。又或行走無常。今人謂之歷節風。蓋風轉生熱。濕亦轉生熱也。有挾痺。挾亦濕也。而或挾於風。或挾於寒。則相壅成痰而有痺。有血痺。亦風寒濕之阻於血分。痺而不知痛癢。是則謂之不仁。血氣不能周也。丹溪立此方以通治之云。

黃蘗 酒炒二兩○堅腎水以清熱。**蒼朮** 泔洗二兩○行肝木以燥濕。此二藥皆有辛味。兼能

祛風。古人合以治痿謂之二妙散。

天南星薑製二兩○辛苦溫。主祛風燥痰。通關透節。神麴炒一兩○以調劑中州。然此藥實兼能去風寒。熱濕鬱積之淫邪。

川芎一兩○行血中之氣。

桃仁一兩去皮尖搗○活血去瘀。

紅花二錢○以佐桃仁。

龍膽草一兩○苦寒。助黃蘗以瀉相火。

防已一兩○辛苦寒。通行經絡之濕。

白芷一兩○祛陽明之風。

羌活三錢○祛筋骨百節之風。

威靈仙酒拌三錢○辛鹹溫。祛風行濕。破結性最快。

桂枝三錢○橫行於手。

麪糊丸。

此方兼瀉熱行痰祛風去濕之藥。故可通治痺證。治病者宜審其致痺之原。孰輕孰重。孰爲兼證。孰爲傳變之證。而進退加減以用之。丹溪曰。大法痛風用蒼朮。南星羌活桂枝威靈仙在下者加牛膝。防已木通黃蘗。愚按痺證最雜。不容一例爲治。而治痺閥古方亦鮮有當意者。丹溪此方。亦只是大家籠罩法耳。

蠲痺湯嚴用和

治中風身體煩痛。頭背拘急。手足冷痺。腰膝沈重。舉動艱難。按此風而兼濕。然痺證雖有風寒濕熱之不同。而要皆主於風。其本則必以榮衛不足。周身而後賊風得以乘之。故治痺以補氣血爲本。

黃芪蜜炙二錢○以補衛氣。經云。衛虛則不用。蓋衛虛而風乘之。則氣不充體。而手足不爲人用。

當歸酒洗二錢○以滋榮血。經云。榮虛則不仁。蓋榮虛而風乘之。則血不榮筋。而皮膚不知痛癢。

甘草炙一錢五分○補脾和胃。以助衛氣。

薑黃酒炒一錢五分○辛苦溫。行肝氣於脾。以理血中之氣。

赤芍酒炒一錢○酸寒。瀉肝邪。以去血中之熱。

羌活一錢

防風一錢○此二味乃以治風。

加生薑助胃以行氣。

大棗助脾以滋血。

煎服。

此亦補養氣血。而略加風藥。與易老胃風湯同意。而痺證多所兼挾。則宜審證加減用之。大概痺主風淫。風脈浮緩。酌加羌活防風川芎白芷細辛。挾濕則脈濡遲。酌加防已白朮蒼朮茯苓諸藥。挾寒則脈浮緊。酌加桂附。或加有節麻黃桂枝。風濕生熱則脈浮數。酌加芩連生地。風濕上湧而成痰則脈浮滑。酌加半夏南星。風濕相火而動則脈浮洪。酌加生地黃蘗。如陽衰甚虛則脈微弱。酌加人參當歸生地白芍。其外證所見。亦多有可參。如拘急痿縮掉眩及行痺則屬之風。沈重艱難著痺則屬之濕。重痛不熱則屬之寒。痛而如炙如焚。則屬之熱。散緩而不用則屬之衛虛。頑麻而不仁。則屬之榮虛。在頭則藁本蔓子升之。在手則桂枝葛蘇行之。在足則牛膝秦艽達之。在經絡以竹瀝荊瀝薑汁通之。搔癢不止。以鉤藤全蠍僵蠶定之。此皆在臨證變通。非一方所能定。其氣血虛甚者。必合四君子四物湯爲治。其有由七情勞役。君火熾盛。腎水不能制。則火熱生風。以至猝暴昏仆而遂成痿痺癱瘓者。則視其水火所偏勝。宜竟以六味八味主之可也。

史國公藥酒方

治中風語言蹇澁。手足拘攣。半身不遂。四肢偏廢。痿痺不仁。

羌活 防風 白朮土炒 當歸酒洗 川牛膝酒浸以下行腰膝。 川萆薢橫以行肩臂。 杜仲薑汁炒○以和筋束骨。 松節苦辛溫。補肝堅腎。祛風行濕。其氣堅悍直達。能攻堅透節。 虎脛骨甘辛鹹。主祛風透骨。咸力堅悍。壯骨強筋。手痺用前脛骨。足痺用後脛骨。頭風用頭骨。腰脊痛用脊骨。 鼈甲醋炙。鹹寒。色青入肝。性潛水而穿穴。能滋陰而去瘧。 晚蠶砂炒用。以上俱二兩○甘辛鹹溫。血分之癥結。傳化而外達。 秦艽苦辛平。其形分股足。能下行而祛風去濕。且養血以榮筋。 蒼耳子炒搗碎。此二味皆四兩○甘苦溫。其子渾身皆刺。能祛風濕。能達皮毛。上透巔頂。以去膚瘡。治頭痛。 枸杞子精強陽。此重用之。所以壯固根本。 茄根蒸熟五兩○甘苦寒。能堅腎水。安命火。益壅痺。此方用爲君藥。勿以賤而忽之。

爲粗末。絹袋

盛浸用無灰酒三十斤。煮熟退火毒服。每日數次常令醺醺不斷酒能行氣血。通經。故用之爲使。

治痺此方爲穩。藥雖多而條理不雜。

三生飲

治中風猝然昏憒。不省人事。痰涎壅盛。語言蹇澁。諸證。李東垣曰。中風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凡人年踰四十。氣衰之際。或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證。壯歲無有。若肥盛者則間有之。亦是形盛氣衰而如此耳。愚謂凡中風中寒中暑中濕中痰中氣中火諸證。未有不由於本氣之虛者。不獨中風爲然也。然本氣之虛。必非一日。而中風倏仆。發於一時。則必有自外乘之。然後內外合發。不得謂全非外來風邪也。但中外淫而至於倏仆。則必非外邪之強。而實由內虛之甚。是不得不以扶正補中爲急急耳。

生南星一兩○苦辛 生川烏去皮五錢○苦辛甘 生附子去皮五錢○自根本而達之。此三味皆用生。正以其辛味全。而能補行肝氣。以達於經絡。使外邪無所容。且力峻而行速也。 木香二錢○此以通徹上下之氣於腹中也。 人參二兩○大用此以補正。以益氣生血。和脾緩肝。且三生峻悍。以此君之。使以建一捷之功也。

風淫於內。治以辛涼。而此用辛熱。何也。此非治外淫之風。乃以治內生之風。非溫熱無以壯肝木發生之氣。而使之堅彊不撓。且此用辛以補肝。但不涼耳。猝暴之間。固非此無以救之。或有汗出者。可加芍藥五錢。

稀涎散

治中風暴仆。痰涎盛壅。氣閉不通。令微吐稀涎。續進他藥。以調治之。亦治喉痺不能進食。

皂角四梃。去皮弦○辛鹹。以大行肝氣。能破堅蕩穢。 白礬鹹酸寒。能湧吐頑痰而護保心君。

一兩 温水調下一錢

中風必有痰涎上壅。風急水湧也。痰涎壅於上。不開其痰。無以使藥達於下。故先用此以開之。牙關緊閉者用烏梅擦之可開。

星香散

治中風痰盛。

體肥不渴者。

膽南星八錢○南星去風行痰而性燥。以膽制之則潤。且能助肝膽之正也。 木香二錢○疎通肝氣。亦全蠍一錢○以散肝風。 爲末服。

以利痰。

肥人必體寒而多痰。風激而痰湧。體寒。故不渴。中風者暫用之。此爲簡妙。若內虛者。必當旋用補中。

大續命湯 千金方

治風中五臟。舌縱難言。昏迷不省。半身不遂。口眼喎斜。凡偏枯賊風。此爲統治。按仲景書曰。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虛寒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脈絡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則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脊重不伸。邪入於腑。則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即難言。口吐沫。涎此言凡中風之淺深也。心爲五藏之主。而舌爲心之苗。故凡風中於藏。則舌強難言。又厥陰肝主風。亦令人舌卷。風中臟者。口開爲心絕。手撒爲脾絕。眼合爲肝絕。遺溺爲腎絕。鼻鼾爲肺絕。及凡吐沫直視。髮直頭搖。面赤如妝。汗出如珠。皆不治之證。其或偶見一二證。尚望其可治者。不得已則以此湯與之。

桂枝 麻黃 杏仁去皮尖 川芎酒炒研 黃芩酒洗 乾薑 甘草 當歸 石膏 等分。加薑棗煎。加荊瀝三匙服。

此方殊不可解。且風既入臟矣。不加扶正之藥而又大虛之。恐非所以續命也。

小續命湯 千金方

治中風不省人事。神氣憒亂。半身不遂。筋急拘攣。口眼喎斜。語言蹇澁。風濕腰痛。痰火併多。六經中風。及剛柔二痙。按中風之候。風急而痰湧也。中風之火。風木挾相火以上炎也。風入於經。則脈濇而腰脊併痛。二痙者。項背強直。手足反張。而無汗為剛痙。風挾寒也。有汗為柔痙。風挾濕也。要皆以榮衛氣虛。氣不充肉。血不榮筋。而風復戾之之故。

防風一錢二分○以統治諸風。故防風為君。　桂枝　麻黃　杏仁　白芍　甘草　北五味合桂枝麻黃二湯用之。　人參　黃芩　熱　防己　濕以上各八分。　川芎　酒洗八分。以治血中之風。　附子　四分。以治寒。　每服三

錢。加薑棗煎。筋急語遲。脈弦者。倍人參加薏苡。當歸。去芍藥。以避中寒。煩燥不大便。去桂枝附子。倍芍藥加竹瀝。日久不大便。胸中不快。加大黃枳殼。滿寒下利。去防己黃芩。倍附子加白朮。噫逆加半夏。語言蹇澁。手足戰掉。加石菖蒲竹瀝。身痛發搐。加羌活。口渴加麥冬。花粉。煩渴多驚。加犀角羚羊角。汗多。去麻黃杏仁。加白朮。舌燥去桂附。加石膏。

此治風套子。八寸三分帽也。本方已不愜人意。雖或加減用之。亦未必應手。其或應手。亦偶中耳。孫思邈之方恐或不然。易老六經加減法。本方倍麻黃杏仁。防風名桂枝芍藥杏仁。名桂枝續命湯。治太陽中風。無汗惡寒。本方倍本方去附子加石膏。知母。名白虎續命湯。治陽明中風。無汗身熱。不惡寒。本方加葛根。倍桂枝黃芩。名葛根續命湯。治陽明中風。身熱有汗不惡風。本方倍附子加乾薑甘草。名附子續命湯。治太陰中風。無汗身涼。本方倍桂附甘草。治少陰中風。有汗無熱。本方加羌活連翹。名羌活連翹續命湯。治中風六經混淆。槩之於少陽陰或肢節攣急。或麻木不仁。亦機微義云。此方無分經絡。不辨寒熱。虛實。雖多亦奚以為。易老治分六經。庶乎活法。愚按易老分經雖似。而亦不盡然。蓋使冬月而中風傷風。即是傷寒。故分經施治。法已具於仲景傷寒論治。白。不必復有中風之治。若非冬月之風。則三時各有兼挾。而無一定分經風之淺者。只微表之。其已中陽明。則口眼喎斜之類。其盛而攻於頭面。則三陽併受其病。乘陽明而入胃。則經絡皆受病。而痰泄臭穢。攢擁諸證。皆作。其入臟而犯心君。則昏或不復知人。舌強不能言。迨證見矣。又何從而分六經以施治乎。且冬月風寒。只成寒病。其所中皆在足經。冬月之風。亦下刮於地而風淫本行於高。春夏秋則皆上行空際。故風淫多在頭面。不專足經。且在陽經不入陰經。有經絡腑臟併病。無所謂六經分病也。

錄此二方。以見古書有不可盡用者。

侯氏黑散　金匱

治中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按四肢煩重。挾熱濕也。而言中風者。有中風證。如喎僻不遂。脊不屈

伸之類。仲景書簡。故只以中風二字該之。心中惡寒不足。見非外惡風寒。但心中怯怯。覺畏寒耳。此則內虛而血氣皆不足。風淫將入臟也。故外臺用治風癲。

菊花　四十分○方內分字。皆讀去聲。合眾藥以計其多寡耳。非一分為一錢也。○菊花苦辛甘寒。得秋金清肅之英氣。而辛能補肝祛風。其陽氣自榮。不以風霜萎。則得金氣而愈清也。風淫於內。治以辛涼。故為君。

防風　十分○此二味正以治風。　人參　三分○急於補正。　白朮　十分○輕用人參而重用白朮者。以朮兼能行胃氣。燥濕脾。以除入臟之風淫而補正也。　茯苓　三分○補正安心神。兼能燥濕。　當歸　三分○以補肝。　川芎　三分○參朮茯苓。以補氣。當歸川芎。以補血。而川芎兼能祛風。八分○風乘肝虛。則肝氣而燥脾。溫胃。　桔梗　風乘脾而脾病。故白朮乾薑以健其脾。風乘陽明則胃熱傷肺。而肺病。故人參桔梗以清其肺。　桂枝　乾薑三分○助肝氣。且以和榮而宣達其風。　黃芩　三分○助桔梗以清肺熱。且以靖衛而平其相火。　細

辛三分○防風以祛衛分之風。桂枝以祛榮分之風。川芎以祛血中之風。而細辛則自肝腎之下以拔而出之。牡蠣三分○酸澁以補心之虛。收心之散。心中惡亥之。○甘菊花於秋得金氣。而辛能補肝。牡蠣生於水且介蟲也。而鹹能補心。五行互根之理。今人不能喻也。

磬石三分○酸鹹。助牡蠣以保心君。且能化痰。風乘胃腑而胃病。則氣不輸脾。脾不輸肺。而心氣不足。風乘肝虛而脾病。則血不輸脇上。而心血不足。心之氣血皆不足。是以怯怯畏寒。甚則痰且壅心而成癲。又甚則迷不識人而舌强難言。吐涎沫矣。此其用意之深。固非後人所能喻。

此爲風淫入經絡。四肢重而勢且趨腑臟者設。其榮衛皆已虧矣。故心君亦無以主神明。心中惡寒不足。以治風淫。以辛涼。故菊花君之。而防風川芎細辛皆所以佐之。有內外上下相承之妙。風乘衛虛。故參朮茯苓以補胃。而桔梗苦

苓以清肺。胃輸氣。肺主氣。風乘榮虛故乾薑當歸以補肝。而桂芎桂枝以行之。外亦有內外之別。榮衛皆虛。外則筋不榮而體不用。內則心君失所養而怯怯不安。故牡蠣磬石以保而安之。此方乍見似雜而無倫。細按之乃見精義。本方云右末用溫酒調方寸匕。服二十日。日三。再冷食。服四十日。其六十日止。則藥積腹中不下。熱食則下矣。蓋風已入裏。故欲積漸以消之。略與用九藥同意耳。彼以爲非中風歷節之治而疑其僞者。固不足以知之。程雲來謂此非仲景方。即稱其於驅補之中。行堵截之法者。亦未足以深參其妙也。喻嘉言稱其於驅補之中。行堵截之法。非思議所可到。

風引湯 金匱

治大人風引癲癇。小兒驚癇瘛瘲。日數十發。按風引者。中風而牽引即瘛瘲也。此風淫在經絡者。風性無恒。故時發時止。而日數十發。則風淫挾火。火性急數。故此方重用石藥以鎮之。

滑石六兩○甘淡寒滑。辛甘淡寒。補中靖少陽三焦相火。石膏六兩○辛甘淡寒。清肺金。靖陽明。寒水石六兩○辛鹹寒滑。補心除炙熱。靖心君之火。紫石英六兩○甘辛溫。紫色入肝。辛補肝氣。甘緩肝急。去衝任之寒。益心肝之血。此及石膏寒水石之辛。皆補肝祛風。不徒靖火。赤石脂六兩○甘酸溫濇。甘緩肝風之急。酸收心神之散。赤入血分。以去血中之瘀滯。白石脂六兩○甘酸溫濇。白入氣分。以堅氣中之痰滯。以上皆石藥。以風淫牽引而動。故多用石藥以鎮靜之。且風熱性悍。故用石藥之悍以扞禦之。而諸藥皆能補中養血。鎮心緩肝。是補益氣血之意。即此而在。故不必參歸。無庸議其偏。大黃四兩○風熱必乘陽明。風乘陽明則必熱。胃熱而後有癲癇牽引驚癎瘛瘲諸證。故大黃以蕩胃熱。乾薑四兩○風淫乘於肝虛。肝虛則必寒。肝寒則生氣不遂。血

脈不行。於是榮衛皆虛。故乾薑以補肝氣。甘草炙三兩○以大黃瀉胃火。用甘草所以和之。桂枝三兩○以乾薑補肝虛。用桂枝以行之。龍骨四兩○甘鹹濇寒。龍鱗蟲之靈。肝風類也。然飛而能潛。龍骨則潛而尤靜矣。以定肝風之淫實。用此爲主。而鹹以補心。濇以收散。風引固風邪。亦心神之失主。胃之大絡入心。風淫乘胃。則痰因風湧。痰涎壅盛。則大絡壅塞。而心迷。故金匱云。邪入於腑。則不識人。重用石藥以鎮之。龍骨以靖之。補之收之。皆慮此也。牡蠣二兩○鹹濇寒。以佐龍骨。散有形之結聚。斂無形之氣化。杵篩取三指撮。煮三沸。溫服。用藥甚峻。服藥甚緩。知古人固不以峻藥傷人也。

此爲風淫挾火。風火交煽。牽引掉眩。急數不甯者設。小兒急驚風癎。亦專屬風火。故重以鎮之。方名風引。顧名可思義也。後人每擯斥此方。是不知其義者。故愚特爲著而詳釋之。風淫一門。劉河間以爲將息

失宜。心火暴甚。李東垣以爲本氣自病。朱丹溪以爲濕生痰。痰生熱。熱生風。理有固然者。然風只皆虛象。六淫何以數風爲長。則語者亦離其宗矣。風固乘於內虛。而外感然後內應。則安得謂非外淫。集金匱二方。見治風固以風爲主。正內經治以辛涼之法也。仲景治外淫。未有不兼補正者。原亦非逐外忘內也。

消風散

治風熱上攻。頭目昏痛。鼻塞聲重。及皮膚瘙痒。癰疽。婦人血風。按此皆風淫之輕淺。而栖於經絡皮膚之間者。婦人血風。婦人經期而感於風。則風入衝脈任脈。而生血病也。

人參二兩　茯苓二兩　甘草五錢　陳皮去白五錢。此皆以固本根。而陳皮則行肝氣。　防風二兩　羌活二兩　川芎二兩　荆芥穗五錢。此用以祛頂背頭面之風。若用以治婦人血風。則荆芥宜炒使色黑。　殭蠶洗炒二兩　蟬蛻二兩。此用以去皮膚經絡之風熱。　藿香二兩　厚朴薑汁炒五錢。此用以理腹中滯亂。不清之氣。爲末。每服三錢。茶湯下。茶亦祛風清痰癖。酒下。以熱之佳品也。行血分。

此所謂虛寒相搏。邪在皮膚者。此虛謂脈浮。寒謂脈緊。寒者正不足。非眞寒也。風淫猶輕淺。只以此治之。

沈香天麻丸　寶鑑

治小兒因驚發搐。痰多眼白。瘸瘓筋攣。按小兒神氣未完。易於驚恐。驚則傷膽。膽肝相表裏。膽動而肝風生。此則風之生於內不足者也。

羌活五錢　獨活四錢　防風三錢　天麻三錢。驚雖內作。而外忤則亦客風。此四藥皆以祛風。天麻結子。還落入土中。一名還筒子。有收斂還元之意。　半夏三錢。薑湯煬。行痰燥。　附子炮三錢。小兒元陽未充。是以易於驚恐。濕。附子而肝木膽火。因以動搖。故附子以固元陽。命門又肝膽之根本。今人每謂小兒一片元陽不可用桂附。抑思草木萌芽。其生意方來。根本豈易固乎。　川烏二錢。小兒乳食多寒。此以補肝木援脾胃。　益智仁二錢。以佐烏附。此三藥皆以壯固根本。　當歸一錢五分。以補肝養血。　甘草一錢五分。以補脾厚土。　殭蠶一錢五分。　沈香一錢五分。芬芳之氣通徹上下。可以辟邪保和。而搐搦拘攣之病止矣。　每服五錢。薑三片。煎服。

風引湯所治。以風成驚。證屬外邪。邪有餘則生熱者也。風乘肝虛。肝動膽火。風火動搖。不定。無以決斷。所以成驚。日數十發。今人所謂急驚。火性急。數其爲多熱可知。雖亦由於心神未足。而外邪爲主。故風引湯主祛風除熱。而用重以鎮之。兼以安心神也。此方所治以驚成風。證屬內虛。內不足則爲寒者也。乍驚傷膽。小兒之神氣未完。膽甲初萌。尤易傷損。膽火明昧。震眩生風。痰多眼白。今人所謂慢驚。痰溢神散。其爲不足可知。雖亦由於客忤生風。而內虛爲本。故此方主祛風助陽。而用辛以補之。兼以定神氣也。殭蠶可定抽搐。沈香和暢氣血。天麻定風而反還元氣。故方名沈香天麻。小兒有專科。而驚風一證尤急。茲錄二方可以視則矣。

如聖飲　海藏

治剛柔二痙。面赤項強。頭搖口噤。角弓反張。與瘛瘲同法。按剛柔二痙。皆風證也。項強頭搖口噤角弓反張。此皆風象。所謂邪在於經。脊重不伸者也。手足十二經而邪入於經。獨歸脊重不伸者。督脈爲十二經脈之海。而太陽經夾督脈以行於頭項。脊膂脊髓中風。淫無定經。故總歸於脊重不伸。又脊骨大椎盡處。頸

窩中。爲積風之府。但痙分剛柔者。有汗爲柔痙。風猶在絡。膝理不能固。而榮分挾濕。以風散之。則外流也。無汗爲剛痙。風全入經。膝理不仁。而風淫挾寒。禁固閉塞。則無汗也。然要風病本非傷寒。亦不在冬月。但皆屬外淫。又皆涉太陽經。故可與太陽傷寒同治。後人遂因而混之。不察其原。且謂柔痙爲傷風。剛痙爲傷寒。其謬誤久矣。

羌活　防風　白芷　柴胡　甘草　黃芩　半夏

川芎　芍藥　當歸　烏藥　加薑煎。入薑汁竹瀝服

柔痙加白朮桂枝。剛痙加蒼朮麻黃。口噤齘牙大便實加大黃

風淫無常經。督脊爲經海。則治痙此方爲可用。方中雜用三陽經藥。方名如聖。則已誇矣。治柔痙可直用桂枝湯。治剛痙可直用麻黃湯。痙而不仁不

用脊重已甚。可加用竹瀝薑汁。正氣內虛。可加人參白朮當歸。

卷之五終

方劑

暑部

黃芪人參湯　生脈散再見
桑螵蛸散　導赤散
竹葉石膏湯再見　人參白虎湯再見
獨聖散　陰陽水再見
燒鹽散　六一散再見
香薷飲　五苓散三見
胃苓湯　薷苓湯

柴苓湯　甘露飲
桂苓甘露飲　桂苓甘露飲
蒼朮白虎湯　桂枝白虎湯
柴胡石膏湯　六和湯
縮脾飲　清暑益氣湯
神朮散　玉樞丹
諸葛行營散　地漿治法
刺血法　薑茶飲
芍藥湯　左金丸
香連丸　黃連阿膠丸
蒼朮地榆湯　芍藥地榆湯

凡三十六方內複見六

濕部

加味腎氣丸再見　參苓白朮散
升陽益胃湯　五苓散
實脾飲　腎著湯
禹功散　甘草麻黃湯
麻黃附子湯　麻黃加朮湯
防已茯苓湯　防己黃芪湯再見
越婢湯再見　豬苓湯再見

麥門冬梗米湯再見　大半夏湯
小半夏湯　小半夏加茯苓湯
苓桂甘朮湯　厚朴大黃湯
疏鑿飲　大橘皮湯
茵陳湯再見　白朮除濕湯
當歸拈痛湯　防己飲
蒼朮勝濕湯　神朮散
五皮飲　中滿分消丸
中滿分消湯俱見五　枳實導滯丸
白朮芍藥湯　痛瀉丸

升陽除濕防風湯　平胃散
柴平湯　枳朮丸
解酲丸　二陳湯
蒼朮散　桂苓甘朮湯再見
生薑半夏湯　生薑白糖湯
金沸草湯　星香散再見
青州白丸　茯苓半夏湯
二陳加梔連生薑湯　桑皮十味煎
紫菀湯　順氣消食化痰丸
蘇子降氣湯　導痰湯
茯苓丸　控涎丹
三仙丸　百花膏
半夏天麻白朮湯　白金丸
辰砂散　牛黃丸
凡六十二方內復見九

婺源汪　紱雙池輯後學　吳縣徐大椿靈胎甫同校字

方劑

暑部

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所謂熱淫創暑也。治以鹹寒者。以水勝火。以寒勝熱也。然鹹實補心。而暑淫必乘心之不足。然則用鹹乃所以補正使正氣足而外淫乃不得乘此所云治淫亦仍然治心之法。佐之以甘。所以緩火之急。顧治法亦有當變通者。自春分後。君火已司令。而暑氣則未盛行。時雖猝暑。亦風溫耳。及已交夏。則人氣浮於經絡。而內氣多虛。此時暑雖未盛。而肺金暗已受虧。酸收甘緩。正在此時。所以斂心保肺。未庸遽以鹹軟也。及芒種後。則時當盛夏。而

相火又繼承心君以秉政。鹹寒苦發。正在此時。然暑猶未盛也。小暑大暑。乃暑旺大行。及於秋初。暑猶未處。此時人氣浮在肌肉。其內益虛。又大暑後濕令已行。庚金亦伏。斯時則暑暍濕清三氣交雜。人虛怯暑。飲冷乘涼。於是暑氣傷人。更挾清挾濕中暑中暍。霍亂吐瀉。爲瘧爲痢。諸病皆莫盛於此時矣。暑淫既挾濕挾清。則治之亦雜。苦熱苦溫酸淡甘辛。而又不專用鹹寒矣。然大抵暑性暴直。非若風寒之多傳變。其來甚疾。其去亦易平。非若風寒之留滯。惟外有濕濁清燥之淫。以過之。則留滯也。

黃芪人參湯東垣

治暑傷元氣。注夏倦怠。胸滿自汗。時作頭痛。按暑傷元氣經所謂壯火食氣也。凡氣以溫行。過熱則散氣。以涼靖。過冷則消。血以涼生。過寒則濇。血以溫布。過熱則枯。此陰陽消長之常。是以入夏則氣浮而虛。而暑脈亦虛。注夏者。當夏而神疲。如水之分注。不能復聚。故四肢怠倦。胸滿者。膻中虛煩。如滿火氣上炎。液

隨氣散。腠理疏而自汗。時作頭痛者。時痛時止。火上炎而不恆。此必人之元氣虛。抑亦暑淫所傷。故入夏而遂病。但愚集此方。與東垣意稍不同。東垣主長夏暑盛之後。愚則欲理於暑氣未盛之時也。

黃芪一錢○益胃氣。滋肺氣。北衞氣。密腠理。止自汗。　人參一錢○暑熱傷氣。則營衞皆虛。以補氣而生血。　麥冬一錢○熱則傷肺。火氣陵金而胸滿。麥冬以清肅膻中而保肺。　五味子五分○以收氣。補肺而生腎水。此合人參麥冬。即生脈散。卻暑之要方也。　黃蘗酒炒八分○火盛津流。腎水虧矣。故用此以滋腎水。然不用地黃而用黃蘗者。心熱腎虛。則小腸膀胱併熱而溺必赤。用黃蘗以兼清膀胱。　當歸一錢○有黃芪以益血。　白朮八分○補脾和胃。益後天之化。　蒼朮八分○暑每挾濕。用二朮以燥濕。非長夏可以不用也。　神麯炒八分○入夏每減食。以中氣外浮而脾胃反虛。故穀食不化。用神麯以化食。　陳皮留白八分○以理氣而行。　甘艸炙五分○以緩火氣。厚脾土也。東垣曰。少用恐滿益。滋中滿者去之。若腹中急痛。縮

者。卻宜多用。　升麻八分○升陽升則陰降而氣平。　加薑棗煎。薑以行之。棗以和之。

冬月陽氣閉藏於中。至春而發。入夏則發散之極。陽浮於外而其內反虛。夫盡爲乾。陰生而姤也。故夏月服食之方。宜補中而益氣。況暑炎氣妄。氣散津流。則氣血皆虛。暑非可卻。亦固其中而已。寒淫。疑則宜於表之逐之。暑氣本散。非有可表。但清之斂之。則所以卻其暑矣。參芪甘朮以補之。五味以斂之。麥冬以清之。黃蘗以靖之。更滋之以當歸。行之以橘麴。不必有去暑之藥。而暑氣自平。凡入夏而後微覺注夏。便可服此。

生脈散

已見肺部。此以治熱傷元氣。氣短倦怠。口渴多汗。肺虛而咳。凡暑必傷肺。肺傷而氣無主。火炎則水虧。又津液外流而生渴。作咳。暑傷氣而脈虛。故補其氣。所以生脈也。

此方以五味斂肺爲君。立之君而後輸胃氣以使之主之。泄心火以清之。潤之。則炎上之熱可靖。亦入夏則宜服之以保肺。俟不爲暑傷也。此方以補肺清金。則金能生水。而津潤自滋。無關腸胃。說者攀扯腸胃爲言。只見牽強。

桑螵蛸散寇宗奭

治小便縮而欠。能安神魂。補心氣。且療健忘。按暑淫必乘於心。心化不足。則暑淫乘之。同氣相召也。然心君不易受病。心熱必遺於小腸。一臟一腑也。小腸主泌別水穀。而滲其溺以輸膀胱。小腸虛。則便數。小腸熱。則便短。虛熱之甚。則溺必短數赤澁而痛。傷暑見證。必自溺赤澁始。暑必心煩而神擾不寧。此方不言

治暑。然治暑之良方也。

桑螵蛸鹽水炒○甘鹹酸溫。補心收散。斂肺氣。安魂魄。治健忘。通五淋。去瘕疝。　石菖蒲鹽炒○以開心竅。去痰穢。　茯苓安魂定魄。滲濕除痰。能通心氣以下交於腎。　遠志通腎氣以上交於心。　龍骨煅○本肝木之靈。而潛於至靜。以斂肺金之散。而補心。且靖君相之火。　龜版酥炙○本腎水之靈。而能通任脈。以滋陰養血。上交於心。且養肝腎之水。　人參以補氣。　當歸以滋血。　等分。爲末。臨卧服二錢。入參湯下。

暑淫乘於心。補心即以清暑。此正所謂治暑淫以鹹寒也。桑螵蛸龍骨龜版皆鹹。心腎氣交。水火相濟。茯苓遠志。氣血兼滋。人參當歸。心神安。榮衞和。則暑氣自消。且以治健忘。勞心人可常服也。心勞者畏暑尤甚。方內用龍骨龜版遠志菖蒲。即孔聖枕中丹也。

導赤散 錢仲陽

治小腸火。便赤淋痛。面赤狂躁。口糜舌瘡。咬牙口渴。按暑淫必中小腸。酒寒淫之必中膀胱。皆太陽而一水一火。寒淫下傷足經。暑淫上傷手經。但寒淫有傳經而暑淫則不然。感冷者必脈虛身熱。頭痛口渴。面垢自汗。少氣倦怠。其或入於三焦則嘔逆吐瀉。其有他證。則各因所挾不同。熱在太陽小便必赤。太陽脈行上頭。故有頭痛。火煙上浮。故面垢。其甚則面赤。火盛液乾。故口渴。甚焉則口糜矣。導赤散亦非獨以治暑而傷暑者宜用之。

生地黃二錢○滋腎水而能上行 淡竹葉一把○本震木之氣。而條達疏散。上行以清心肺。 木通一錢○通氣於小腸而清其火。膽中之熱。清肅心肺。 甘艸梢生用一錢○瀉心火以竟達陰莖而止淋痛。

心熱必遺小腸。暑淫必先中小腸。生地竹葉以清其上。而木通甘艸梢以達於下。使暑熱自小便出也。

竹葉石膏湯

已見寒部。本以治傷寒解後。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亦通治傷暑發渴。脈虛蓋傷暑必少氣。而暑氣必上逆。凡寒淫亦必作盛熱。盛熱之餘。故寒暑有同治者。

暑性炎上。竹葉石膏以靖炎上之火。而散之。暑淫燥肺而傷氣。人參麥冬粳米以保肺而安之。半夏甘艸以和而平之。此以傷暑脈虛。故保肺爲要也。脈虛者氣之虛。而肺主氣者也。

人參白虎湯

已見三焦部。此用以治太陽中暍。身熱汗出。惡寒足冷。脈微而渴者。按此所謂手太陽小腸經也。中暍即中暑。但中暑甚於傷暑。其來緩。曰中暑者。每分中暑中熱而二之。謂脈虛身熱爲中暑。乃不足之證。頭痛惡寒。形面拘垢。宜用溫散。脈盛身熱爲中熱。乃有餘之證。頭痛壯熱。大渴引飲。宜用清涼。此大不然。暑熱之證。無脈盛者。即使脈盛壯熱。則必天行瘟疫矣。與暑淫不相涉。且此方及上方所主治。一則曰脈虛。一則曰脈微。脈虛且微。不足之至。而仲景治以竹葉石膏知母。惡能其爲溫散哉。太陽中暍而汗出惡寒者。太陽經外浮。而暑氣疏越。腠理不得密。故自汗惡寒。惡寒亦內不足也。其足冷者。手太陽不行於足。而暑氣炎上。上實下虛。故足冷也。

中暍脈微甚於傷暑。脈虛。引腎水以升之。膻中。即所以保肺金而抑火。承夏以秋。澤火爲革也。石膏知母皆秋金兌澤之令。而粳米又秋成也。金。此以治太陽中暍。而方內無小腸藥。小腸上承胃下接大腸膀胱。小腸熱則蒸爲胃熱。逼而大腸膀胱亦熱。陽明熱除。而小腸之熱亦除。胃大腸皆陽明經。石膏知母皆胃藥。

獨聖散

治太陽中暍。身重痛而脈微弱。按太陽中暍。暑暍入太陽小腸經也。盛暑傷氣。故脈微弱。然而身重痛則挾濕也。小腸主沁水。小腸病則不能沁水。而水不下流。反重以飲冷浴水。則水漬皮膚。暑不能外出。水不能下達。於是積聚膻中。浸淫經絡。而身重痛矣。失此不治。是則癰病所由也。

卽瓜蒂散去赤小豆獨用甜瓜蒂。炒黃。熟水調下。以吐之。瓜類生於盛夏。以熱蓄濕而生者。而夏月人火喜食之。以其能解煩渴。究竟生冷之物。遏抑暑氣於中。以成暑濕相挾。惟瓜蒂則繫暑全瓜。是能總領暑濕。又其氣味苦惡。能令人湧吐。其苦能泄熱。其吐能越濕。故獨用之。使膻中之水上越。則皮膚之水亦消。而暑熱之氣亦泄矣。去赤小豆者。赤豆味酸。方欲其泄越。不欲其酸收也。此暑在太陽而挾濕濕之淺者。故吐而越之。浮在皮

膚其挾濕亦淺在皮膚何以不汗之暑者自汗不可重汗也

陰陽水

已見三焦部治霍亂吐瀉和理陰陽按霍亂三焦病也三焦少陽相火所行而水道所由出水火和平則上下通利若水火相忤則氣亂而絞痛火上逼則吐下逼則瀉中爭則吐瀉交作外有所閡則不得吐瀉為乾霍亂氣亂絞痛一緩一急故俗謂之轉筋火其實非筋病也張子和以轉筋為風失之矣夫抵霍亂多得之暑暑中三焦君相二火交作遏抑水飲暑不能散故氣亂而爭其有不由暑淫者亦必由飲食濃厚焦煩熱物助動心胃肝膽之火而作其或有寒而霍亂者則亦必宿有積熱而重寒遏之以至於交爭則總之以水火交忤也

暑淫乘心其同氣也心君位尊而小腸為心之表故暑氣多中小腸其上逼則煩渴其前逼則遺溺赤

癖閉其後泄則熱瀉而解暑熱得瀉則解其有不解則熱結大腸而作痢矣三焦為心包之表故暑喝多犯三焦焦心包脈慰絡三焦三焦脈亦絡心包又三焦相火亦與暑同氣故暑淫多犯之又小腸上承幽門下接闌門皆三焦水道之津故小腸受暑亦得及三焦也大抵專感暑喝則淫在太陽兼挾有水則入於三焦矣其上逼則煩吐其下逼則急瀉其在中則急縮絞痛其遏塞則不得吐瀉不得吐瀉為乾霍亂俗謂之絞腸沙其證尤重有猝死者治之者亦調其陰陽而已非可表解非可攻下只可自中調之然水行水道則瀉得泉水而靖須用仍自三焦而下以達之膀胱而出好泉水或汲井水其眞陰之氣存則能清暑而不滯水得沸湯而行湯則能行陽氣而使津液布散佐以熟鹽以補心輭堅而導之下達最妙在熟鹽一味補心化之不足輭交爭之糾結炒之則有苦味又能泄熱而導水下行以使之自勝脫出方至近而神奇寓矣中暑霍亂用熱鹽其或有感寒霍亂則可加生薑寒霍亂亦有用埋中湯者然冬春或有之若暑月則必非寒暑月霍亂服薑湯則反令致死不可不慎凡霍亂不可與甘補亦不可與粥湯與甘補及粥湯亦令絞痛致死以粥湯膠滯使陰陽愈混而不能分也若乾飯煮之亦自無害若炒和黍煎湯則又能解霍亂以其得陰陽之和也

燒鹽散 三因方

治乾霍亂

用吐法

燒鹽 輭能補心輭堅且破頑痰消瓜果生冷燒之則苦能降泄熱氣心化不足而暑乘之故輭以補心陰陽交爭糾結不解故輭以輭之夫潤下作輭而鹽實以上浮而結觀鹵地可知海水之輭亦浮於面其下則不輭故鹽能使人湧吐非苦能湧吐之說也其燒之使苦則又以養之降泄耳暑氣炎上投之以降則激而上湧而湧吐則暑氣亦因之而越矣熱童便亦輭能補心輭堅而順循故道可使降泄三焦之火

飲而三吐之約言如此然病安則止矣

此為霍亂之不得吐瀉者設不得吐瀉其外有所遏或寒或水濕或飲食生冷瓜果填塞上焦其內糾結堅也此非必有物其氣之糾結甚耳凡上閉則下亦不通越之以吐而上下通矣且能補心化而開決濱則三焦之暑淫自消也專用燒鹽以指探吐亦能治霍亂且兼能治食厭盡毒冷氣鬼氣

六一散

已見三焦部此以治煩躁口渴霍亂吐瀉小便不通兼治瀉痢熱瘧按此方統平三焦之熱不專以治暑然治暑尤效但不可過服反至內寒又服此者須待就涼稍息暑喝稍平而後服之則可以解暑而不致蓄熱於中若方在長途暑熱中烈日之下而頓服此則遏之太驟反有致伏暑轉成瘧痢者是宜慎之

此主決三焦瀆耳。然三焦水道順流，則濁熱亦無所留矣。心悸神昏者，加辰砂以鎮心。氣喘目昏者，加薄荷以清肺。熱盛頭暈者，加青黛以靖肝。因暑而血逆血劇者，加藕節以止血。本方加乾薑可治白痢。加紅麴治赤痢。

香薷飲

治一切感冒暑喝。皮膚蒸熱，頭重而痛，自汗煩渴，四肢倦怠，或吐或瀉，按此暑淫脾胃，暑而挾濕者，其膚熱頭痛，自汗煩渴，暑固然也。頭重而痛，四肢倦怠，則暑既傷氣，而又挾脾濕也。太陰濕土行令於長夏炎暑之時，故暑多挾濕，且感冒暑喝而飲食生冷，沐浴清水，則暑濕所由相挾。香薷一兩○辛溫，能舒鬱暑，散結熱，得金氣之和，此用為解伏暑之君藥。李時珍曰：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藥，猶冬月之用麻黃。今人謂能解暑，概用代茶，誤矣。厚朴薑汁炒五錢○除濕散滿，閉承源暑之後而攻之。扁豆炒五錢○甘鹹微酸，氣腥，能補緩心以肅清。君而卻暑，升達肺氣，以清金，淡能滲水，通利三焦，其色微黃，入脾而和中，去濕，故治暑，去濕，健脾，止瀉之劑多用之。黃連薑炒三錢○瀉心火，燥脾濕，厚腸胃，去熱除煩，黃連生於陰谷，用薑炒之，使其能通於陽也。冷服。昔人謂香薷熱服能作嘔，愚謂香薷無作嘔之理，且此方有黃連，亦不作嘔，所以必冷服者，正以香薷之辛能作汗，此不欲其汗，則冷服之耳。

長夏盛暑，暑喝方隆，無不受暑之人，但人有厚薄，勞逸不同，則有病有不病，又在人之調護而已，斯時也，濕土已行，大暑以後，則太陰濕上已主氣，庚金亦伏，大暑後逢土潦以熱而工蒸，濕能生溫，熱能生濕，轉生熱，晨夕新涼時襲，兼以暑煩，乘涼浴清，飲寒餐冷，三氣交雜，總歸之傷暑，而暑不即病，暑病深矣。中暑即病，傷暑不即病，傷暑令人少氣倦怠而已，此宜補中而愈，中暑乃不得不用寒涼，如石膏滑石竹葉生地之類，傷暑不即病，過以清寒，挾以濕濁，交病而病，則治之乃有宜，用表散而兼解暑者，凡治暑主用滌寒，佐以苦甘酸收，苦發不當用辛，其兼此方解熱，以黃連燥濕以厚朴，兼去暑濕，則有扁豆而香薷之辛溫以君之，所以祛其外束之清涼氣而達伏暑也。李時珍曰：有處高堂大廈而中暑者，緣納涼太過，飲冷太多，陽氣為陰邪所遏，反中入內，故見頭痛惡寒之證，用香薷以發越陽氣，散水和脾，而愈。按李氏此論，於證於方，已兩得之，最明白矣。薛立齋云：中暑乃陰寒之證，法當補陽氣為主，少佐以解暑，先哲用乾薑附子，此推內經舍時從證之法也。香薷飲乃散陽氣，導真陰之劑，若元氣虛，犯房勞而用之者，適以招暑也。李士材云：香薷為夏月發汗之藥，其性溫熱，只宜於中暑之人，若中熱之人，誤服之，反成大害，愚按如立齋說，是嫌此方之溫，而更欲恠用薑附，如士材說，則又是嫌此方之溫，而更當大用寒涼，一說皆似是而非，不可不察。夫謂中暑為陰寒之證，法當補陽，然則中寒為陽熱之證，法當補陰乎。暑喝本陽邪，而安得謂中暑者設，非為勞役而中暑者施也。本方除扁豆名黃連名三味香薷飲治中暑熱盛口渴心煩，或下鮮血，以扁豆能補此熱甚傷血，不欲更補也。本方除黃連名三味香薷飲治傷暑嘔逆瀉泄，再

加茯苓甘艸。名五味香薷飲。以祛暑和中。再加木瓜。名六味香薷飲。治中暑濕盛。此三方皆以熱不甚而濕盛。故多去濕之藥。而不用黃連也。再加人參黃芪白朮陳皮。名十味香薷飲。治暑濕內傷。頭重吐利。身倦神昏。此外感而兼內不足者。如此用藥。亦可見香薷之溫散。不必爲脈虛者慮矣。三物香薷飲加羌活防風黃芪白芍。治暑月中風。手足搐搦。曰暑風證。三味香薷飲加葛根。治暑月傷風咳嗽。四物香薷飲有黃連加茯神。治痺痛。以痺痛獨熱不寒。專責之暑也。

五苓散

已見三焦。都此以治中暑煩渴。身熱頭痛。膀胱積熱。便閉而渴。霍亂吐瀉。按煩渴身熱頭痛便閉。此暑之中於太陽小腸本證然也。霍亂吐瀉。則暑之犯於三焦。其爲膀胱積熱者。膀胱上承小腸。小腸之熱遺於膀胱。膀胱且三焦之委。則三焦濕熱。亦同蓄於膀胱。膀胱熱結。則水道不通。而三焦皆病矣。大抵暑氣自病。只在心小腸。暑兼水濕。則涉三焦。前燒鹽吐法。自上而吐之。陰陽湯。自中而和之。此五苓散。自下通達之。

暑淫乘心。心熱則遺小腸。心包熱則遺三焦。而二者併歸膀胱。以爲出路。然暑多挾濕。引飲食冷所致。濕遏中上。可以越之。濕積於下。則宜達之。五苓散所以導水濕。使下而達之。六一散亦以導三焦水。然六一散治於猝病之時。此以治於積病之久。茯苓白朮所以去濕。而君以澤瀉。佐以豬苓。則鹹以參水而兼能補心。茯苓亦所謂熱淫於內。治以鹹寒者。桂以反佐而爲之先導。桂亦能行水濕。加硃砂以鎮心。燈艸以去心火。同煎。去濕即所以消暑。祛暑即所以補心。

胃苓湯 一名對金飲子

治中暑兼濕。停飲夾食。腹痛泄瀉。及口渴便閉。按中暑固多挾濕。而飲涼食冷。即挾濕之由。至於停飲夾食。則濕反重於暑矣。其腹痛濕多也。其泄瀉挾暑也。其口渴小便閉。則胃病固然。然要以暑熱傷氣。氣虛故脾胃併弱。而水穀難於消化。是以積而成濕。挾濕之原。實歸於傷暑也。

蒼朮泔浸二錢。厚朴薑炒一錢。陳皮去白一錢。以健脾燥濕。利氣炙一錢。以厚脾土。已上即平胃散。所以治停飲夾食。腹痛泄瀉也。澤瀉二錢。主瀉腎行濕。甘艸散。所以治停飲夾食。專行脾胃之水。豬苓一錢。滲小腸水。以達膀胱。茯苓一錢。滲小腸水。以達膀胱之水。白朮一錢。燥脾行水。以達之小腸。肉桂五分。亦辛能行以從諸藥而達之於下。加硃砂燈艸煎。本方無治暑之藥。用此則澤瀉豬苓之鹹。有以補心。茯苓燈艸之淡。有以甯心。而諸去濕之藥。亦皆足以消暑矣。澤瀉以下。即五苓散所以導暑濕而出之膀胱。以治口渴便閉。此本佳方。惜今人失其所以用之矣。

此合平胃五苓二散。以治傷暑挾濕。此兼挾食。然而濕食亦歸之濕重者。

薷苓湯

治傷暑。泄瀉而身熱。頭重自汗。肢倦煩渴。暑證全具者。其有小便閉。則膀胱蓄熱也。然熱亦挾濕。但此則暑重於濕者。故仍用四味香薷飲。

香薷二錢 厚朴一錢五分 扁豆炒一錢五分 黃連一錢 薑汁炒。澤瀉二錢 豬苓一錢 茯苓一錢 白朮一錢 肉桂五分 加硃砂燈艸煎。此方無加薑棗之理。凡暑重則忌薑。況方內已有肉桂。何用加薑乎。

此合香薷飲五苓散。以治傷暑挾濕而暑重者。

柴苓湯

治傷暑泄瀉。發熱口渴。皮膚疾熱。多寒少口燥心煩。按發熱重於身熱。心煩口燥重於煩渴。此熱重而深。非復香薷飲證矣。膚疾由初傷於暑。繼感清涼。或浴涼水。或冒雨濕。則暑閉於中。而清冷束之於外。暑氣不得出而入內轉深。暑與清爭於經絡之間。清入而爭則外虛而作寒。暑出而爭則表實而作熱。其作有常期者。以清淫每入自風府。栖於夾脊之間。人之氣血周行。暑與清遇。以阻而動其氣。則爭也。其熱多寒少者。暑重於清故也。

柴胡二錢五分○苦寒而輕散。能堅腎水。而升其清氣以浮游於經脈之表。以祛清寒而解鬱熱。調劑陰陽。猶之輕雨洒塵而鬱氣傾聽。仲景傷寒書用以治少陽傷寒。而後人遂指爲少陽經專藥。實不必然。凡陰陽失平而內有所鬱者。惟柴胡能有以散其鬱。於不知不覺云爾。半夏一錢五分○亦之陰陽而去清。生薑一錢○此以外有清淫之阻。故淫之阻滯也。可用生薑以去其清淫。而宣其暑熱。黃芩一錢○暑淫於內。必傷肺氣。故黃芩以降泄之。所以清內熱而保肺金。人參一錢○助人得泄。則傷氣尤甚。故以人參補之。甘艸一參以和脾胃。此以上即小柴治暑之良藥。大棗三枚○以和脾胃。此以調劑吾身之陰陽而散其暑涼之互鏡也。此照仲景原方之分兩。輕重而約少之如此。澤瀉二錢 豬苓一錢 茯苓一錢 白朮一錢 肉桂五分○此即五苓散。所以導在內之暑濕而下之。清邪散而暑邪亦散。水濕行而暑氣亦行。

此合小柴胡湯五苓散。以治傷暑而復過於清淫。清即澡也。凄清涼潤。秋金之氣。致暑氣內鬱。轉深而不得發。遏爲煩熱瀉利。競爲熱瘧瘅瘧者。清淫外束。故發表以小柴胡。清與寒同類。但有輕重耳。經云。燥淫於內。治以苦溫。佐以甘辛。小柴胡湯正苦溫甘辛之劑。中有柴芩之涼。則以內有暑淫故也。小柴胡湯本亦發表之藥。今人惑於少陽膽無出入之說。則譫言表而謂之和耳。又因小柴胡湯治少陽寒熱往來。而亦可治瘧疾。因謂瘧疾亦屬少陽。經。卽知瘧之寒熱往來。雖若與少陽傷寒同。而所以寒熱往來者。則自不同。瘧亦不屬少陽。經。嘻。其謬誤相承久矣。暑濕內深。故行水以五苓散內外兼治也。暑淫於內。中氣必虛。而補中要矣。所以用人參白朮甘艸大棗。

甘露飲局方

治胃中濕熱傷陰。血溢爲吐衄。及溢爲口臭喉瘡。齒縫出血。齒齦宣露。愚按暑熱爲虛。胃熱爲實。然人有於暑月肆食釀厚滋味。且謂燒酒能解暑。而冒暑肆飲。則飲食之濕熱。引暑氣之濕熱。以入壅於胃。而暑熱亦爲實矣。又凡人陰虛不足。而冒暑勞役。往往有致大吐大衄者。此皆因胃本濕熱。而暑熱又助而動之。水不能制。肺腎皆傷。而血因以妄行。口臭喉瘡齒縫出血。皆陽明之熱。陽明脈交行於脣齒。上行挾鼻。凡吐衄暴作而多者。皆出於陽明胃。

醫林纂要 卷六 方劑 暑部 甘露飲 十三

熟地黃以滋養腎水。生地黃能升腎水以上交於心。麥冬以清肺熱。天冬能滋肺金以下生腎水。石斛甘微鹹。故能補心安神。清金保肺去胃中之濕熱。而布膿中之清化。茵蔯去胃中沈鬱之濕熱。黃芩降肺逆。枳殼破鬱積。且能斂陰。枇杷葉去毛蜜炙。酸能補肺斂陰。甘艸補中而亦能去熱。等分。每服五錢。或加茯苓。本方皆去金。

熱之藥。加此以參朮。本方皆寒藥。加此以本事方加犀角。苦鹹寒。補斂心神。降泄實熱。平肝膽相火。清脾胃濕熱。去血中妄熱。解一切熱毒。若因胃積濕熱。致大吐大衄者。加此尤宜。

熱盛則水涸。二地以滋之。熱盛則金流。二冬以保之。清熱用黃芩。去濕。茵蔯。枳殼。而皆有悠揚清淑之致。不必大爲枇杷葉。

攻下。異於大黃朴硝之大攻大破。此所以爲甘露。熱莫盛於胃而諸熱皆統於心。心化不足。則熱妄行。石蘚茯苓犀角皆補心以除妄熱。所謂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也。石蘚犀角皆鹹寒。二地天冬黃芩皆苦寒。冬甘艸肉桂皆甘。此方本不言治暑。然盛暑乘濕而內積於胃者。當以此爲治。

桂苓甘露飲劉河間

治中暑受濕。引飲過多。頭痛煩渴。濕熱便祕。

滑石四兩○瀉水於上。焦之上而達之下。且甘則能補。故以爲君。石膏二兩○辛淡以瀉肺邪而散胃熱。寒水石辛鹹以補心。甘艸各二兩○土厚而後可以除熱行水。且甘能去熱。白朮一兩○健脾燥濕。茯苓一兩○補心神而滲心腸之水。

澤瀉一兩○鹹能補心。瀉且瀉下焦之水。豬苓五錢○鹹補心。瀉小腸膀胱之水。

肉桂五錢 每服五錢。煎。

此合六一散五苓散酌之。以治傷暑引飲過多。至於蓄濕者。加石膏寒水石。所以靖胸膈之暑。喝而保肺甯心。故亦曰甘露飲也。

桂苓甘露飲和張子

治傷暑。煩渴。脈虛。水逆。按暑脈必虛。此特言脈虛者。以外無頭痛面垢身熱自汗諸證。但見煩渴。則以脈虛見爲伏暑也。煩渴有實熱虛熱。脈虛則非實矣。暑之伏者。傷於不覺。清冷遇之。暑抑於中而不能越。乃生煩作渴。煩渴必引飲。此則渴欲飲水而水入則吐。謂之水逆。中有積濕。虛火上衝。而非實熱。故水入不受。治宜行水兼補中。且宣其鬱。

滑石二兩 石膏一兩 寒水石一兩 甘艸二兩 白朮一兩 茯苓一兩 澤瀉一兩 肉桂五錢○即前方減三石之半。意爲行氣補中。不專泛水也。去豬苓者。不欲重瀉其腎也。人參一兩○暑熱傷氣。暑伏於中而不得越。傷氣愈甚。故加人參。乾葛一兩○以宣達胃中之清氣。清氣行而暑氣自散。且能除煩止渴。加此最爲有見。藿香五錢○以理逆亂之氣。木香五錢○升清氣。降濁氣。理三焦。去壅滯。每服五錢。煎服。

此又即前方而酌之。以治伏暑傷氣而積滯不行者。益其氣而後水可行。人參白朮茯苓甘艸。理其氣而後暑可平也。肉桂乾葛藿香木香。

蒼朮白虎湯仲景

治濕溫。脈沈細者。按先傷於暑而外復受濕。暑濕相搏。致腹滿頭痛身痛多汗。渴而譫語。但其脛冷。謂之濕溫。暑鬱於中。而濕束其外也。

石膏一斤 知母六兩 甘艸二兩 粳米六合 蒼朮八兩

白虎湯以清暑。加蒼朮以去濕。安逆之人。傷暑濕重。則宜此湯。

桂枝白虎湯金匱

治溫瘧。但熱無寒。骨節痛。時嘔。按瘧證皆由傷暑始。先傷於暑而外復傷於清。以清束暑。暑不得越。相競而瘧作。但熱無寒。則暑淫重。然骨節痛者。則清淫亦已深。時作嘔者。暑逆於胃也。

即前方。去蒼朮加桂枝。三兩○以舒陽氣。自內達外。而祛其清寒。不必拘拘謂太陽經藥也。

白虎湯以清暑。加桂枝以去清。清即燥也。即寒氣之涼薄者。

柴胡石膏湯

治暑喘渴。按暑熱傷氣。喘渴其固然也。其軟則熱爍於肺而肺傷矣。此亦以清寒束之。而暑氣不得外越故。但不作瘧耳。若忽而不治。則有漸成勞瘵者。

石膏四錢　知母一錢五分　甘艸八分　粳米一撮○此照仲景方而約輕其分兩如此。以便加後藥。　柴胡二錢○輕揚清散。以祛其外束之清寒。　半夏二分○辛滑。以通其陰陽之滯塞。　黃芩一錢○以瀉肺火。降逆氣。

加黃芩以助白虎湯清暑而保肺。加柴胡半夏以疏外閉之清寒。使陽氣得以宣洩於外。則肺可保而喘嗽平也。

六和湯　局方

治夏月飲食不調。內傷生冷。外傷暑氣。寒熱交作。霍亂吐瀉。及伏暑煩悶。倦怠嗜臥。口渴便赤。中酒等證。按既在夏月。則暑濕令行矣。夏月人倦於食。則飢飽往往不調。以氣內虛而脾胃弱也。夏月暑煩。人喜生冷。多食生冷。則脾胃愈傷。而寒濕積於中矣。外復冒暑勞役。則是重傷於暑內。外相挾。三淫交雜。此寒熱所以交作。霍亂吐瀉也。此其傷重疊深重。且挾內傷而入於不知不覺者。與前甘露白虎諸證。又有不同。至若伏暑煩悶諸證。則又暑伏於中。時不即發。外有所遏。陽氣不得舒。壯火食氣。氣不充於四肢。雖不作霍亂吐瀉。而脾胃益虛。其內傷爲尤重矣。中酒之證。與伏暑同治。忍醉於一時。而傷在隱隱脾胃。侵削心肺。火熏正與傷暑同弊也。

白朮二錢○補中而能燥濕。　人參一錢○補氣而能清熱。　赤茯苓一錢○滲水甯心。用赤者。欲其入小腸以瀉心火。　甘艸一錢○和中補脾。此四君子也。　香薷一錢五分○以祛伏暑。散結熱。　厚朴一錢○開結之邪。化生冷不調之食。　杏仁一錢○降逆氣。破收濕氣。舒四肢之倦怠。止心神之煩惑。斂肺氣之游散。　木瓜一錢○酸溫以和脾。煎服。一方有半夏。凡陰陽否塞壅滯之氣。必用半夏以通之。　加薑以去滯。棗中補

治暑之藥。多用鹹寒甘苦。兼用酸收。此則轉用辛溫者。以內傷生冷。寒熱交亂故也。夏月人氣浮於肌肉。其內已虛。重以飢飽生冷傷之。則理脾胃之傷。爲尤急於治暑矣。陽氣內虛。非甘溫無以補之。雜氣交鬱。非辛溫無以行之。故鹹寒又或非所用。猶治寒者亦不專甘辛苦而有時大用鹹寒也。如結胸承氣諸證。舍寒而治實熱。此亦以暑既傷內。則置暑而治虛

寒也。請之六和。和六腑之氣也。吳鶴皐曰。脾胃爲六腑之總司。先調脾胃。則水精四布。五穀並行。百骸九竅。皆太和矣。愚按不言五臟而言六腑。主胃言之。飲食生冷之傷。腑實受之。而後病遺於臟。況五臟主化。六腑主氣。則凡外感之氣。自主於六腑。或請以和六淫之氣。則此固以治暑濕燥三淫之氣耳。未見其及於風寒也。

縮脾飲

清暑氣。除煩渴。止吐瀉霍亂。及暑月酒食所傷。按煩渴屬之暑氣。霍亂吐瀉則多由挾濕。酒食傷於脾胃。亦必鬱而爲濕熱。但霍亂有由胃暑勞役而暴作者。只從暑治。宜陰陽水熱鹽吐法。及五苓散六一散之類。用寒涼可也。有由安逸傷于浴寒飲冷。兼傷酒食。而漸作者。則兼從挾食挾濕爲治。宜上方及此方。辛溫可也。

四兩○舒鬱脾胃。　砂仁一錢○辛溫以大舒脾胃之氣。解寒熱鬱結之邪。化生冷不調之食。　木瓜一錢○酸溫以收濕氣。舒四肢之倦怠。止心神之煩惑。斂肺氣之游散。　加薑以去滯。棗中補脾。煎服。一方有半夏。凡陰陽否塞壅滯之氣。必用半夏以通之。

治暑之藥。多用鹹寒甘苦。兼用酸收。此則轉用辛溫者。以內傷生冷。寒熱交亂故也。夏月人氣浮於肌肉。其內已虛。重以飢飽生冷傷之。則理脾胃之傷。爲尤急於治暑矣。陽氣內虛。非甘溫無以補之。雜氣交鬱。非辛溫無以行之。故鹹寒又或非所用。猶治寒者亦不專甘辛苦而有時大用鹹寒也。如結胸承氣諸證。舍寒而治實熱。此亦以暑既傷內。則置暑而治虛

梅椶碎核四兩○暑者火也。暑淫則能動相火。且上傷肺金。以致少氣煩渴。烏梅能瀉肝火而清熱。補肺金而斂氣。以除煩止渴。甘艸炙四兩○方意以清理脾胃爲主。甘艸所以厚之。扁豆炒二兩○清金解暑。健脾去濕。乾葛二兩○升達胃之清氣以布散脾胃中。故上能解渴。下能止瀉。內除煩滿。外靖肌熱。用此最妙。每服五錢。煎服。

此方主治及命意。皆與六和湯略同。而尤覺簡當。凡傷暑而挾濕傷食飲之重者。體虛宜用六和。否則用此。

清暑益氣湯 東垣

治長夏濕熱炎蒸。四肢困倦。精神減少。胸滿氣促。身熱心煩。口渴惡食。自汗身重。肢體疼痛。小便赤澁。大便溏黃。而脈虛者。按暑脈必虛。而神倦氣促。身熱煩渴。自汗溺赤。皆暑證也。其肢倦胸滿惡食。自汗身重。溺赤便溏等證。亦有實熱而然者。故舉時言長夏。特標脈虛。見其當用補氣以別於實熱者。

黃芪一錢 人參一錢 麥冬一錢 五味子五分 黃蘗酒炒八分 當歸一錢 白朮炒八分 蒼朮泔浸八分 神麯炒八分 陳皮留白 甘艸炙五分 升麻八分○即前黃芪人參湯以治暑傷元氣。泛夏倦怠。胸滿自汗。時青皮八分○苦辛溫。引行肝氣。以大破脾胃之濕鬱。乾葛一錢○升達胃氣。以澤瀉八分○補心瀉腎。逐其暑濕之敷散於膚中。以達於膀胱而出之。加此三味。大爲破鬱行氣。升清降濁。以治惡食身重。身痛溺赤。糞溏挾濕深重之證。加薑棗煎。作頭痛者。

體氣虛弱之人。易於傷暑。而中氣轉虛。飲食難化。則暑轉生濕。非有暴暍得於勞役。而外無清燥之遏。內無生冷之傷。則不作霍亂吐瀉痛病。但四肢倦怠。精神減少。胸滿氣短。身熱心煩。口渴惡食。身常自汗。肢體重痛。溺赤糞溏而已。此似無病之病。然苟不調攝。則正氣日侵月削。且至虛羸而偶或勞動。及加外感。致爲瘧痢。則更難調理。此東垣治暑以益氣爲主。所以拔出於前人也。

李東垣曰。脾虛肺氣先絕。故用黃芪實腠理。止汗益氣。脾胃既虛。陰火傷其生發之氣。營衛大虧。以人參補之。陽旺則陰血自生。加當歸以和之。又加黃蘗以救腎水。又心火乘脾。故用炙艸瀉火而補脾。清濁相干。故以橘皮理之。長夏濕勝。故用二朮澤瀉以上下分消其熱。濕勝則食不化。炒麯青皮消食快氣。五味麥冬人參瀉火熱而斂肺氣。救庚金也。中滿去甘艸。若腹中急痛急縮者。卻宜多用。咳者去人參。趙養葵曰。有傷暑吐劇者。以暑傷心。心虛不能主血。不宜過用寒涼以瀉心。宜清暑益氣湯加升皮生地犀角之類。蓋暑傷心亦傷氣。其脈必虛。以參芪補氣。使能攝血。斯無弊也。愚按此亦當審證。若眞陰大虧。炎暑勢急。則宜用局方甘露飲。加犀角。若氣血皆虛。則用此方如趙說可也。

神朮散 太無

治感山嵐瘴氣。憎寒壯熱。一身盡痛。頭面腫大。瘴癘時毒。按瘴氣即暑濕之氣也。南方卑濕而暑氣常在。花花有之。二月後青草已發。曰青草瘴。八月後草初枯萎。曰黃茅瘴。凡盛暑之月。暑濕上蒸。暴中於人。甚者至於暴死。皆瘴病也。盛熱傷氣。故憎寒。熱溫乘脾。故身痛。熱蒸陽明。經故頭面腫大。如或先傷暑而復感瘴氣。則熱濕爭爲瘴癘。

陳皮去白二錢○陳皮之辛苦甘。下能潤腎命而舒肝木之生氣。中能燥脾胃而去中焦之濕氣。上能瀉肺熱而降膻中之逆氣。行痰去鬱。此推爲君。以其梱管三焦也。甘艸炙一錢五分○和正氣以祛不正之氣。藿香一錢五分○理雜亂不正之氣。石菖蒲一錢○嵐蒸濕熱不正之濁氣。石菖蒲能把水石潔清之淑氣。以此治瘴。對證也。生於水石。其能去濕熱而開心竅宜矣。蒼朮泔浸一錢○行肝氣以疏脾土而燥其濕。且宣胃氣。辟邪惡。厚朴薑炒一錢○開

氣而霽以天高日晶行秋氣也。

蒼朮厚朴陳皮甘艸平胃散也。此不君蒼朮而君陳皮意不徒在平胃而在調劑吾身之清氣。使條暢於周身上下。則瘴癘可自消。觀其佐以甘艸藿香石菖蒲可見。

蓋瘴癘之濕非吾身內作之濕而熱能傷氣。是以蒼朮厚朴之辛烈破氣者只退就臣分。以和平靜理不欲以勇猛力爭。至重傷正氣也。吳鶴皐謂太無此方。但理脾胃。而解瘴之妙自在其中。不愧爲丹溪之師。愚謂吳氏實亦未嘗深悉此方之意也。

玉樞丹 一名紫金錠

統治中暑中喝瘴癘惡氣濕熱霍亂。及小兒寒食濕積。虛熱驚痫。皆磨服也。併治毒瘡癰疽。可磨塗之。但當中空其頭。使毒氣得出。治一切蛇蟲毒螫。皆可塗之。○藥中有大戟。服此者忌甘艸。

山慈姑一斤○甘微辛。清熱散結。能解一切癰疽熱毒。蛇蟲螫毒。

文蛤半斤○此蛏蛤也。五倍子五倍子。非鹹酸微寒。能補心斂散。補肺斂氣。清火保金。止汗收濕。爲血中之熱濕。

紅芽大戟六兩○苦寒。去熱攻堅。行五臟四經絡之積水痰濕。

續隨子四兩○辛溫。破瘀逐惡。行三焦之水道。

葶藶子四兩○辛苦寒。降肺氣。行膀胱之水。去伏暑積熱。以止嗽定喘。○一方無。

冰片一兩○辛寒。香竄。通關節。去壅滯。散鬱火。

麝香五錢○辛溫。香竄。內透筋骨。外通九竅。中徹經絡。無所不至。以搜逐風寒濕熱一切阻滯不正之氣。按猝中外洼。關竅閉塞。其用冰麝。自屬勢不可已。嚴用和云。中風不醒者。宜以麝香清油灌之。先通其關竅。東垣曰。風病在骨髓者宜之。若在肌肉。用之反引風邪入骨。加油入麝。李時珍曰。二說皆非通論。經絡壅閉。孔竅不利者。安得不用爲引導以通之。但不可過耳。愚謂甘鹹寒。得月之精。補心安神。定魄拘魂。保精安神。聰耳明目。解鬱熱消邪慝。

金箔辛甘平。鎮安魂魄。開竅精神。

丹砂甘辛寒。鎮心神。辟邪惡。除妄熱。

合爲末。搗慈菇和作錠。可佩之。臨用磨水和服。加味者又名蘇宮錢。

此方雖似套用峻劑。然倉猝中忤一切暑暍瘴癘兼挾風濕而暴病道途者用之最爲便易。蓋解熱行濕。安正辟邪。方意甚詳協也。此丹主治暑解毒去瘴。餘證則皆借用而已。方內補心安神。保肺行濕。去熱解毒。皆主治暑去瘴。而小兒驚痫亦移用爲的。然猝病可用。傷暑內虛者非可用也。

諸葛行營散

治暑熱瘴癘。猝中暴仆。經絡閉塞。霍亂絞痛。面垢爪甲青。自汗不收。一時欲死者。蓋諸葛武侯征南蠻時所製用也。

雄黃四兩○辛溫。壯烈。秉正辟邪。

丹砂五錢○苦。溫。除一切暑濕瘴癘結毒積聚。

乳香香竄而滋潤。能托裏護心。外散結氣。通滯血。去則舒筋活血。通行十二經脈。

沒藥各五錢○苦辛平。妄熱托裏護心。凡猝中瘴毒。血必凝滯。不當用此。

礬石煅三錢○酸鹹。以補心收散消瘀。

皁角二錢。炙研○辛鹹。能補心而蕩陰穢。辟邪濁。

冰片二錢

麝香一錢

合爲末。貯小瓷罐中。臨用挑取少許。搐鼻取嚏。鼻通於腦。或用點二眼角。兩目皆通於心。一時取效。此今人所謂沙藥也。今人加減往往不同。此方爲正。然一時備急用之。隨當審證。另加調治。

地漿治法

治道途勞役。中暍猝死者。

取道旁淨黃土圍臍。令人尿其臍中。另用黃土搗大蒜等分。和以人尿。澄去渣。灌之。

卽用濕熱以治濕熱。而補心去暑。行濕之妙。在其中矣

刺血法

治同上。及凡一時中暍者。

於胃坎中內當心膈。及尺澤手臂腕中。太陰肺脈所行。上焦之原也。委中足膝腕中。太陽膀胱脈所行。下焦之委也。三處用兩指頻捏。令血聚色紫黑。非中指之不紫。破竹箸夾瘡鋒。瘡盌打碎者。取其新鋒用。扎緊刺之。令出紫瘀血。血出痛止。霍亂轉筋之痛止也。心主血。主脈。暑乘於心。心包受熱。則三焦水道不行。故刺三處出瘀血而病可寬。

此亦備急一法。勝於倉猝服藥。尤忌者。薑湯米稍定後。以陰陽水加熱鹽平之。

薑茶飲蘇東坡

治赤白痢。及寒熱瘧。按瘧痢之原。皆由傷暑。炎暑之後。肆食瓜果。飲冷食寒。乘涼浴水。水濕過於中。清涼襲其外。由是暑氣內伏。不能發越。而瘧痢之證作焉。大抵清邪重於暑。則成瘧。暑濕重於清。則成痢。要以三氣交雜而陰陽乖爭。或則經絡有甩。或則氣血兩傷。瘧痢證非一端。要其本原不外是矣。

生薑辛以行水濕。陳細茶苦甘。以降積暑。以升清氣。等分。約各三錢。濃煎服。必取濃。若不濃不足取效。

瘧痢之作。必由於暑。暑必挾濕。而又外束於清燥也。薄寒之氣。陽氣不得越。其在榮衛爭於經隧。則瘧。其在臟腑傷於氣血。則痢。暑盛多熱。清盛多寒。此言氣傷色白。血傷色赤。此言痢也。痢皆作於伏熱。暑熱傷肺。肺遺熱於大腸。則色白。暑熱乘心。心遺熱於小腸。則色赤。心肺皆熱。氣血兩傷。則痢雜赤白。凡痢證熱深不在胃而在大小腸。古人謂之腸澼。其腹痛裏急後重。皆在臍下。故從脾胃治者非也。赤白皆屬之濕熱。而或分赤痢爲熱。白痢爲寒。則亦非也。其作而裏急後重者。上焦清氣鬱而不得升。則下焦濁物。亦滯而不能降。故只知攻下而不知升上者。則亦非也。治之者宜溯其源。升腎氣之清微。潤澤以平暑熱。而保肺清金。細茶之甘苦。能堅腎而升其清氣於上。以靖心火也。發肝氣之條達。敷榮以卻清寒。而和榮助衛。生薑之辛溫。能補肝而達其生氣於外。以去清寒也。陰陽和平。經隧無阻。氣血安靖。邪無所容。清陽上行而濁降於下矣。此方甚簡易。而建效自宏。今人多切薑合茶葉炒之。以備用。固緩急可需。然不若生薑之用爲尤效。

○本方除生薑加陳白梅蜜水煎。治熱痢。除細茶加木香肉豆蔻。治冷痢。愚按痢安得冷。惟休息痢有中寒者。

芍藥湯潔古

治下痢膿血稠粘。腹痛後重。按熱傷氣血。故膿血稠粘。氣滯不行。故裏急後重。

芍藥一兩。伏暑乘心。心火燥肺。而傷氣。芍藥所以補肺而斂氣。君火炎。而相火併動。則傷血。芍藥所以瀉肝而靖血。故芍藥。黃芩五錢。肺熱則遺大腸。芩藥宜爲治痢君藥。黃連五錢。心熱則遺小腸。黃連以瀉心熱。保小腸。歸尾五錢。以行血中之瘀。而下之。大黃三錢。以蕩血分之熱。而平之。凡血從氣潛。氣熱則血妄。熱甚則血瘀。大黃苦辛。實以蕩滌氣分之熱。而其色黃赤。則亦能靖血分之熱。其氣通徹上下。故仲景瀉心陷胸諸湯。皆用之。不止主蕩陽明之熱也。

木香二錢。辛能補肝。升下焦無形之氣。以達於上。而和氣血。苦能泄肺。降上焦有形之濁。以行於下。而去壅滯。檳榔二錢。苦專降泄。能除痰澼。逆氣。以墜於下極。除裏急後重。澀以斂陰。能收散氣。妄

血。以上安心肺。甘艸炙二錢。○裏急肝急也。甘以緩之。肉桂一錢 肉桂五分 快膈中膈上。○後重腎濁也。桂以潤之。且用爲反佐也。每服五錢。

痢不甚。可用薑茶飲而愈。痢甚不愈。宜此方芍藥補肺肅心。兼和氣血。黃芩黃連以徹心肺之伏暑。以厚二腸。黃連厚腸。黃芩瀉大腸火。火去則腸自厚矣。歸尾大黃以治熱濕之傷血而去其瘀。木香檳榔以治熱濕之壅氣而行其滯。加之甘以緩肝。辛以潤腎。以寬中而達之。使餘邪下出。方意周詳。後人雖有加減。不能外矣。本方除甘艸肉桂加枳殼者。渴故去桂而枳殼能破結熱且助斂陰也。餘若病在氣分多。則加石膏滑石枳殼。病在血分多。則加桃仁紅花紅麴。濕重加茯苓豬苓澤瀉。挾食積加神麴枳實大黃。挾風涼加秦艽阜角子。血虛加全當歸川芎阿膠。

柏去歸尾。氣虛加人參黃芪白朮。如氣虛下脫。去檳榔加升麻爲根提之。

左金丸

此方本以治肝火脇痛。吞酸吐酸。筋痂痞結。然亦以治噤口毒痢。湯藥入口即吐者。蓋痢本暑喝。君火。而火盛燥肺。則肝木無畏。肝木侮土。胃氣塡塞。二火合炎。氣熱衝逆。則湯藥不能入口矣。左金云者。肝木位乎肝木也。

黃連六兩薑汁炒○苦瀉心火。薑炒之。則亦入肝而瀉肝火矣。吳茱萸一兩鹽水泡○辛熱而能引熱下降。以其味兼苦也。鹽水泡之。鹹味以使究於下。合黃連以入肝而平之。水丸。用治痢加粳米一撮。粳米甘酸。濃煎服。得三甩下咽。則不復吐。

此方本獨用黃連。其用吳茱萸。所以用黃連也。火燥肺金。黃連瀉心火以救肺。肺傷而肝木無畏。且侮金而乘土。吳茱萸導肺熱以下行。其辛瀉肺。即以瀉心者瀉肝。其苦降洩。即以瀉肝者瀉心。而肝火亦可平。火去其太甚。湯藥可行。而痢可徐治矣。

噤口既開。則宜加芍藥木香等。以理之。

香連丸 直指方

治下痢赤白。

黃連二十兩用吳茱萸十兩同炒。去茱萸用連。此即左金丸也。木香四兩八錢不見火。○木香見火。其力乃全。用左金以平肝火。用木香以行肝氣。此亦爲暑邪甚盛。君相二火交鬱者而設。然心肝之火瀉。則二腸之熱亦除。肝腎之氣行。則二腸之鬱亦解矣。醋糊丸。米飲下。醋發以瀉肝補肺。斂陰收汗。猶之用芍藥也。醋糊用米飲。則兼可以養肺胃之氣。

即前方而加木香以行氣。加醋以補肺斂陰。此所謂以酸收之。以苦發之者。而三氣交雜。不得不加以辛行也。

諸用茱萸。但痢證初起時。此方未可遽用。初起宜薑茶飲。黃芩木香。但用芍藥湯爲穩。痢用酸澁之過。恐邪不能出也。○本方加石蓮肉治噤口痢。本方倍用大黃。治挾濕熱痢。本方加吳茱萸肉豆蔻。用烏梅搗丸。治熱痢不止。其用辛熱以開鬱也。本方加訶子龍骨。名黃連丸。宣明用之。以治熱痢。斷後則大用斂寒酸收苦發矣。

黃連阿膠丸 局方

治冷熱不調。下痢赤白。裹急後重。腸腹瘀痛。口燥煩渴。小便不利。按痢屬暑喝。然非有冷食寒飲以過之。則不至伏暑而成痢。故痢之源由冷熱不調。非以赤爲熱。以白爲寒也。言瘀痛者。以痛有瘀血也。痢證亦有不渴者。口燥煩渴。小便不利。以中有挾濕也。

黃連三兩○以除心肺之暑喝。茯苓二兩○以有口燥煩渴。小便不利。則諸濕爲重。故用此以

滲濕且能清熱寧心阿膠一兩炒成珠○甘鹹能補心和血補肺固氣散熱滋陰又性沈而下行以滋清腎水潤燥利腸捐除不潔膠固氣血以其腹痛瘀血裹急後重故用此以滋之且去瘀而生新也

先合連茯爲末乃用水熬阿膠入末和丸空心米湯下

延年方去茯苓加乾薑當歸名駐車丸治同愚按若加生薑當歸爲可加乾薑則無謂矣

此方平正可用以阿膠斂陰滋血滋而能補

蒼朮地榆湯 潔古

治脾濕血痢

蒼朮泔浸炒七錢半○以燥濕開鬱地榆炒黑二錢半○酸寒色紫以專去下焦大腸血分之熱瀉肝斂氣用其酸收以斷下也初起時必不可用此

痢非脾病而濕則必本於脾赤痢不斷是脾血傷也熱傷於血赤痢不止此方可用

芍藥地榆湯 劉河間

治泄痢膿血乃至脫肛按痢爲熱症乃至脫肛則虛寒矣

芍藥三錢○治痢君藥蒼朮三錢○以燥濕且舒鬱熱而升達陽氣卷柏錢○辛鹹平生於水石得清潔之氣而色青紫入肝能除血分之濁熱去瘀輭堅炙用能止崩漏脫肛腸風血痢

地榆一錢炒黑阿膠炒二錢○滋陰養血兼能補肺寧心

此亦熱淫於內治以鹹寒卷柏阿膠皆鹹佐以苦甘蒼朮苦甘阿膠亦甘酸收芍藥地榆皆酸苦發蒼朮以發之之道但痢至脫肛則似宜加以升提溫補而後爲無弊也人參黃芪葛根升麻此時所宜加用也

濕淫於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此言治濕而不以甘補脾者土緩則生濕而濕主外淫則宜以苦燥淡滲故不用甘補也濕爲太陰故治以熱以木勝之故佐以酸抑酸以補肺承濕濕之令以清金也濕土布令自大暑而後此時濕多挾暑及暑令既處時入清秋人意新就涼爽則濕又挾清寒故瘧痢之證皆兼濕淫然土無專位分旺四時故濕亦鮮專氣而或則挾風或則挾暑或則挾燥或則挾寒或則挾火爲變甚多願主令次夏秋之際客氣挾二火之間故濕鬱則轉生主熱熱蒸亦每生濕自非脾胃虛寒之甚則濕之挾熱者恆多而挾風寒者固少矣既多挾熱則不容執治以苦熱一言而苦泄淡滲酸收則治濕之大法也然濕之爲淫不一有自外而得者坐卧卑濕行冒雨水也有天時所行者久雨沈陰潛濕蒸鬱也有自飲食入者酒食瓜果縱恣不忌也然外淫之得入要皆以脾胃虛弱而後淫得以乘之則甘補又究不可闕矣又有以脾虛而自生濕者脾胃

虛而無以化水穀則食滯而成積水溢而成痰是皆濕淫之類滋之爲病變狀尤多要以治濕爲之本

加味腎氣丸

此方已見腎部茲復表之以爲治濕淫之首以外淫固由內虛也此方治脾腎大虛肚腹壯大四肢浮腫喘急痰盛小便不利大便溏黃已成蠱證者亦治消渴飲一溲二此治濕而丸主腎氣者腎爲水臟濕即水也五行之數始於天一生水終於天五成土故水土爲五行之綱水非土無所比附土非水亦無以資生人之有生腎命爲先天之本脾胃爲後天之主此一生而一成也腎水之陽足則有以攝水而水不妄行且命火亦安於中而有以溫養脾胃脾土之化厚則有以受水而水不浸淫且胃氣亦充滿洋溢而有以浹於上下惟腎之眞元有所虧失則無以攝水而水妄行脾之眞陰損於飢飽勞役則無以受水而浸淫成濕故寒水太陽之令而水壯則不寒濕土太陰之令而土厚則不濕其寒其濕皆本氣虛也至於水

妄行而成濕。則積於中而肚腹肚大。氾濫於四肢而手足浮腫。迫而上溢。則爲喘急。湧而浮沫。則有痰涎水不執道而湧阻。濕積成穢而糞溏。此淇水橫流氾濫於天下日也。至若腎不攝水而命火亦以散佚。則上炎煙肺而消渴。引飲胃無火化而水竟下流。故有飲一溲二者。二證雖若有寒熱之不同。其原則一。加味腎氣丸治之。故復詳表此方。欲以見治濕者固當治脾。而治濕之元。尤必當先治腎命也。

熟地黃 四兩○滋腎水以安命火爲君。**茯苓** 乳拌三兩○用乳拌。欲其滋潤。淡以滲濕。行水爲臣。此以治濕。**山藥** 微炒一兩○實土以防水。故特重其分兩。**牡丹皮** 酒洗一兩○清君火於水中。使不生妄熱。則水亦不妄沸騰矣。**澤瀉** 酒浸一兩○瀉水中之穢濁。使無所壅滯。則水得安流。**山茱萸** 酒潤一兩去核淨○斂腎氣使懷就下。**牛膝** 酒浸一兩○斂水以就道而導之下行。**車前子** 微炒一兩○行水於膀胱。使得所歸洩。**肉桂** 一兩○肉桂之辛。亦能行濕。而君以熟地。歸之使下。則能引火以歸元也。**附子** 製熟五錢○本命門主藥。而熟則能守於下。**蜜丸** 此臣佐分兩輕重。皆與前有不同。以主於治濕故也。

此卽水也。水土相比。地下皆水。土以制水。安流就道。有所謂滋。無所謂濕。滋謂資其潤澤。如溝洫之足以灌溉。水力散緩。則沙泥障之。水不能刷去沙泥。而阻而橫溢。此腎虛而不能攝水也。土氣疏薄。則奔濤激之土不能當其擊嚙。而漸而崩潰。此脾虛而不能防水也。於是平原皆成沮洳。而民居病濕矣。如肚腹脹大。四肢浮腫。喘急痰盛。溺澀便溏。是則所謂平原皆沮洳也。是故治濕盛者治水而已潛其源。以深其蓄。熟地以滋之。水之陽氣充。窪其瀆。以導之流。茯苓以滲之。茯苓伏生地下。水亦伏流地中也。然後實其隄岸。蜻其波濤。排其壅塞。山藥以隄之。丹皮因地勢而瀹之使之不爲散漫。則安流而洩於尾閭。不爲氾濫矣。山萸牛膝之酸。勢使之順道下流。車前子則達之尾閭矣。水陰也。水之流陽也。水涸虛其無陰。如暑熱之證。水泛虛其無陽。如蠱脹之證。陰以陽動。陽以陰安。勞乎坎之謂也。所以用桂附也。

參苓白朮散 古方

治脾胃虛弱。飲食不消。或吐或瀉。此方不言治濕。然脾主太陰濕土。脾胃虛弱。則生濕之源也。脾胃虛弱。故飲食不消。飲食不消。故積而成濕。其命火微。則濕而寒。其腎水衰。則濕而熱。寒熱在胃。則逆而嘔吐。寒熱在脾。則迫而瀉泄。此濕之責於脾者。脾不勝濕。則因飲食傷之。勞役傷之。思慮傷之故也。

人參 一錢 **白朮** 土炒二錢 **茯苓** 一錢 **甘艸** 炙一錢○此卽四君子湯。以白朮爲補脾去濕之君藥。**山藥** 炒一錢○甘而微澁。土脾土厚則濕不足畏矣。然於和中。然可上可下。以清虛熱。而收散濕。上行清肺火。寧心神。中守固脾胃。止吐瀉。下行斂腎氣。防溢水。固命火。澀精道。**扁豆** 炒一錢○甘鹹。主於和脾。而能補氣。清肺金。補心除妄熱。**砂仁** 一錢○行肝氣。和脾胃。開鬱結。**薏苡仁** 炒一錢○甘淡。主和脾滲濕。而能上行以清金。去熱下行。以緩肝舒筋。**蓮子** 去心炒一錢○甘澁交入。心腎。此主以厚腸胃。**陳皮** 八分○以行肝氣。通鬱滯。**桔梗** 八分○以清肺金。降逆氣。

合爲末。每服三錢。棗湯或米飲調服。

土以防水。亦卽所以受水。土不厚而水浸淫之。則沮洳而濕生焉。故培其土而厚。所以避濕也。白朮人參甘艸山藥皆所以培土而厚其化。而白朮山藥兼能燥濕。然水必予之以有所泄。茯苓薏苡之淡滲。皆所以泄水。而隄之使有所循。山藥蓮子之微澁。皆所以隄束之。水熱則濁而

沸。沸且激土。宜有以靖而澄之。扁豆薏苡之微寒。皆所以去熱。水寒則止而不流。不流則淫於土。宜有以決而行之。砂仁佶梗陳皮之苦辛。皆所以順氣而行水。受水而不濡。則水地之所以爲比也。行水而不溢。則地水之所以爲師也。

升陽益胃湯 東垣

治脾胃虛弱。怠惰嗜臥。時值秋燥令行。濕熱方退。體重節痛。口苦舌乾。心不思食。食不知味。大便不調。小便頻數。兼見肺病。洒淅惡寒。慘慘不樂。乃陽氣不升也。按立秋而後。秋令已行。蓐暑而後。暑令方退。至秋分而後。則濕令亦退矣。然方退未退之際。則熱濕之氣猶留。其體重節痛。是留濕也。其口苦舌乾。是留熱也。熱濕猶留。故大便不調而小便頻數。洒淅惡寒。慘慘不樂。則清燥之氣所爲。是熱濕之淫。方鬱於中。而清燥之淫。又乘之於外矣。陽氣不升。以清淫束於外故。要以脾胃虛弱。則陽氣本已不足。脾胃虛弱而

後熱濕留之。又束於清。而陽氣不能升。則熱濕愈無所洩。是以逼於周身上下而爲病也。陽氣會於膻中。東垣所謂升陽。皆主膻中之氣言之。益胃也者。胃氣足。則陽得而上升。陽上升。則濕熱清之淫皆散矣。

黃芪 二兩○益胃氣以輸之膻中。充衛氣而布之四體。 **人參** 一兩 **甘艸** 炙一兩 **半夏** 一兩○陰陽之氣。方雜而相鬱。急宜以此理之。 **白芍** 炒五錢○斂陰和脾。 **羌活** 五錢 **獨活** 五錢 **防風** 五錢○秋風挾涼。即清燥也。以清淫外束。故以三味祛之。且辛能行濕也。 **陳皮** 四錢留白○行陽氣。和脾胃。舒鬱滯。 **白朮** 土炒三錢○健脾燥濕。此分兩甚微。以方秋而愒於用燥也。 **茯苓** 三錢 **澤瀉** 三錢○熱濕仍留。以此三味行之。 **柴胡** 三錢○此正所以升達陽氣。而祛雜亂之邪也。 **黃連** 二錢○以除熱也。此時暑令已不行。故分兩甚少。

每三錢。薑棗煎服。薑棗亦升陽之助。

此濕而兼燥之治。濕行令於夏秋之交。而土爲金母。故濕之與燥。實相召焉。土不厚而濕乘之。濕鬱於土。則土之陽氣不舒。而悽愴涼薄之氣乘矣。悽愴涼薄。所謂燥也。斥鹵之地。沮洳之場。草木不生焉。秋氣一交。木葉脫落。人感薄風涼雨。而腠理乍閉。慄然洒淅。是皆所謂清燥。故濕鬱而清燥因之。病有燥濕相挾者。要以陽氣不舒之故。今人皆指燥爲燥。熱則苦其與濕相反。而不知其相召矣。

土含陽而生物。所謂含物化光也。土厚則陽氣上升。濕不得而淫之。燥亦無從而遏之。此方主於升達胃之陽氣。而佐以除清去濕之藥。要以土爲濕主故也。

五苓散

方已見三焦部。此以治諸濕腹滿。水飲水腫。嘔逆瀉泄。水寒射肺。或喘或咳。及痰飲濕癉。身重身痛。按水飲者。水溢於中。爲痰引也。水腫者。水溢肌膚而腫脹也。水潰膻中。則嘔逆。水注大腸。則瀉泄。水寒射肺。則

或喘或咳。此多是脾胃無陽之故。濕而挾寒者。痰飲濕癉。身重身痛。則暑濕燥三氣相搏而濕多者。此方本去濕行水之藥。白朮以強脾而燥濕。茯苓以滲之。豬苓以行之。澤瀉主下焦。以出之。助之以桂。用治暑濕。則爲反佐。用治寒濕。則爲正治。寒水得桂而後行。太陽傷寒。遺熱膀胱者亦用此。亦以本因寒故也。濕癉亦用此濕兼清燥。與寒同治。

實脾飲 嚴用和

治肢體浮腫。色痺聲短。口中不渴。二便通利者。嚴氏曰。治陰水發腫。用此先實脾土。按陰水即寒濕之謂。有陽水者。即熱濕之謂。大抵陰水先腫下體。陽水先腫上體。陰水色痺聲短。口不渴而二便通利。陽水面赤。口渴氣粗。腹堅而二便不利。陰水見陰證。脈必沈遲。甚而濡澁。陽水見陽證。脈必沈數。或則弦滑。陰水

之作。由命火不壯。脾胃虛寒。而或外兼冷飲。身冒寒濕。土不能制水。則水妄行無制而浮腫也。

白朮 土炒二錢○實脾燥濕之君藥。 **茯苓** 一錢○佐白朮以滲濕。厚脾。 **甘艸** 一錢○佐白朮以滲濕。厚朴薑炒一錢○破土中之鬱塞。 **草豆蔻** 一錢○煖脾胃開鬱積。

大腹子 一錢○苦澀功專降泄。微於下極。攻堅破積。燥濕除痰而濇味亦能斂陰。按大腹子之力。不及檳榔。然此不用檳榔而用大腹子。意以功專脾胃歟。 **木香** 三錢○亦以通理降濁之意爲多。木香升清之意爲多。 **木瓜** 一錢○酸以瀉肝。邪於土屯。香以醒。敛水氣以歸化。故能舒筋消腫。

附子 製一錢五分○土不能制水。腎不能攝水。皆有陽而脾煖能制水矣。喻嘉言譏此方用厚朴檳榔而不用桂。愚謂桂固當用。而厚朴檳榔亦不可少。此方既用附子煖薑。則不用桂亦可矣。 **黑薑** 一錢○黑色入腎。以佐附子補命門火。此二味又所以實脾之根本也。

土。太陰也。與水同居。受濕其同氣也。土厚則不爲濕。故治濕宜實脾。脾陰虛也。得陽而實。凡陽實陰虛而陰陽互宅。地得天施。乃能生物。脾得命火。乃能制水。故實脾補元火也。濕無專氣。隨其所挾而脾胃虛寒。則卽寒生濕。實脾補火所以去濕之原。此方所治。正所謂濕淫於內。治以苦熱。朮朴附薑皆苦熱也。佐以酸淡木瓜之酸。茯苓之淡。治濕寒之正則也。

腎著湯 金匱

治傷濕身重腹痛。腰冷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按濕脾病。而濕卽水。腎不攝水。濕歸於脾。脾不制水。濕仍歸腎。身重濕也。腹痛脾陰所居也。腰冷腎之府也。冷痛濕寒也。寒故歸腎。水寒不行。著而成痺。故謂之腎著。此由腎陽旣衰。脾胃併弱。加之勞役汗出。復冒於冷風。凍雨。屢卑衣濕。積久而得之者。

乾薑 炮四兩○溫暖脾胃。燥濕行水。 **茯苓** 四兩○以滲濕。 **甘艸** 炙二兩 **白朮** 炒二兩 **附子** 炮一枚○以補命火。治腎寒。

與實脾湯意同。而除濕爲主。實脾湯君白朮。佐以厚朴草果。意主實脾也。此方君乾薑而輕用白朮。主在除濕也。濕著於下。未干上焦。則脾胃猶强也。飲食如故。則脾胃猶强濕著下體。則未干上焦。故方中不用檳榔。木香厚朴。蓋此方所治。外濕爲多。但內虛不甚耳。然佐以白朮甘艸附子。則未嘗不加意脾胃。一方無附子。按無附子則何以治腎著。

禹功散 張子和

治寒濕水疝。陰囊腫脹。二便不利。按疝皆寒疾。寒乘腎也。水疝因濕。濕亦水也。寒濕卽寒水也。疝者寒濕之積。水疝得之酒後御內。或入房後而作。冒寒濕。則腎虛而寒濕入積之矣。

黑牽牛 四兩○辛苦寒而功專行水。去下焦之積濕。以黑色入腎。而苦能堅腎。辛能潤命門。行膀胱也。

李時珍以爲能達右腎命門。走精隧。以行水泄濕云。 **茴香** 炒一兩○甘辛溫。補命門。煖丹田。祛陰濕。舒肝 **木香** 一兩○行肝氣。木所以散腎寒也。 **爲末。每服二錢。薑汁調下。**

前方腎著。濕寒著腎。而過仍在脾。以腰在腎部。而身重。脾以濕在肌肉間也。此治水疝濕寒自腎受。而病且及肝。腎關二便。而肝主疏泄。腎受寒濕。則木不榮。又肝主宗筋。而陰囊濕腫。是病及肝矣。其二便不利。則以寒水禁痺。而肝不能泄也。故不問脾胃。而以辛行水潤腎補肝爲治也。

甘草麻黃湯 金匱

治一身面目黃腫。小便不利。脈沈。曰裏水。按裏水者。寒濕入裏也。身面黃腫屬之。濕黃脾土色也。作黃有屬熱者。爲多。此黃腫脈沈。則色必慘瘁。乃陰黃非熱黃也。脈沈屬腎。小便不利。水寒而禁痺也。此亦腎

之虛。故濕寒得以入裏。然外淫爲重。故可汗之。汗卽水而溫勝寒也。

麻黃去節 甘艸炙一兩 煎服。重覆取汗。

濕寒入裏。水侮土也。土不能制水而成濕。濕溢於周身。上及頭目。而色黃。肉腫。水凝不流。故小便不利。水溢在肌肉。故汗以去之。三焦之水。可決而下。五苓之類是也。此肌肉之水。則非可決而下。故以汗散之。此所謂裏者。亦以在肌肉之裏。而不在皮毛耳。而加厚其土以實之。甘艸且承冬以春。東風解凍也。麻黃之發汗。實補肝以瀉肺。能自根柢而達之皮毛也。濕寒去。則小便自利矣。

麻黃附子湯 金 圓

治脈沈虛脹者。屬少陰爲氣水。發其汗則止。按裏水者。濕入裏也。氣水者。裏氣自虛則化從寒水也。非外濕故虛脹。非傷寒故不作熱。然亦以汗之爲治者。承冬以春陽也。

麻黃去節 甘艸炙一兩 附子一枚。○以補元火。

濕有形之水。寒無形之水。其氣水也。虛脹而脈沈則非濕。而寒氣虛脹。如水滿濕狀耳。虛脹亦可汗者。意不在汗。舒布其陽而寒自散也。汗以散之。而加壯其陽以勝之。則陽實而氣行。不爲水矣。

麻黃加朮湯 金 圓

治濕家身體煩痛者。宜發汗。按濕家身重著。浮腫而不痛。其煩痛則挾寒也。故亦宜發汗以出之。

麻黃三兩 桂枝二兩 杏仁七十枚 去皮尖 甘艸炙一兩。○此卽麻黃湯。 白朮二兩

濕而有寒。故全用麻黃湯以汗之。寒濕相併。故加白朮以燥之。甘朮理濕之本。而辛以行之。濕以汗行。寒亦以汗出也。以上三方。皆以汗去濕。而此方又正以祛寒濕。合淫者。後人以風藥治濕。如羌活勝濕湯。羌活除濕湯。升陽除濕湯。意皆本此。然肌肉經絡之寒濕可汗。在三焦腑臟。則非可汗也。

防己茯苓湯 金 圓

治水在皮膚。四肢聶聶而動。名皮水。按皮水者。異於裏水。水在皮膚也。脈浮。附腫。按之沒指。其腹如鼓。不惡風。不煩痛。不渴。亦或有渴者。渴者不可汗。不渴者可汗之。

茯苓二兩。○滲濕爲君。 防己一兩。○祛風逐水。徹於經絡爲臣。 桂枝 入錢。○宣達榮脈。行濕散寒爲佐。 黃芪一兩。○宣布衛氣。充盈肢體爲佐。 甘艸炙五錢。○和中補土以制水。

濕在皮膚。故只自皮膚逐之。然茯苓甘艸亦主之自內也。

防己黃芪湯 金 圓

治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按風水肝腎脈浮。肝風腎水也。水濕在皮膚。故脈浮身重。濕而挾風。故汗出惡風。方已見風部。

防己黃芪以祛經絡皮膚之風濕。白朮甘艸以主其中。

越婢湯 金 圓

方已見風部。治風水惡風身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者。按肝腎并浮爲風水。并沈爲石水。

濕而挾風。故亦從汗之。可治渴者。不當汗。不渴則可汗也。風能生熱而侮肺。此方君石膏以治風淫。且以保肺。佐以麻黃生薑。以行水濕。且以舒肝。而甘艸大棗。則以厚中補土也。

豬苓湯 仲景

方已見寒部。此以治濕熱黃疸。口渴溺赤。按濕於燥淫母子也。故濕盛則挾清而不覺。及清勝則濕亦少衰。濕於寒。室家也。故濕多挾寒。且濕寒皆水也。濕於風所畏也。而風能勝濕。亦多挾濕。猶婦之從夫也。至於熱濕。則又母子相從。且六氣間居二火之間。而主氣則繼大暑之後。是故濕熱相挾者爲尤多。熱甚則濘而生濕。濕甚又鬱而生熱。人非命火之衰。則凡飲食生冷瓜果酒水肥膩之類。以及雨濕所侵。有鬱於中。未有不轉而成熱者。況兼以暑熱之淫。挾之而變證多矣。黃疸者。膽火乘脾。濕熱相挾。鬱蒸而變。則土色見焉。黃證亦有屬寒者。但寒證色必慘瘁而暗。熱黃色必燥烈而明。

濕土淫也。土無專氣。陽衰則從寒。陰衰則從熱。陽衰。謂命火衰陰衰。謂腎水衰。所挾不一。而要不外於寒熱兩端。從寒者。脾多受之。以沈而下著。從熱者。胃多受之。以浮而上溢。此即陰水陽水之說。然脾寒則胃陽不得升。胃熱則脾陰亦遏而涸。故寒濕宜升其陽。或汗而散之。熱濕

宜發其陰。或導而下之。故濕淫之治。總在脾胃及三焦。三焦水道所行而相火所司也。濕熱挾而成疸。此濕鬱成熱。而水道更因之阻滯也。治之以豬苓湯。

滑石君之。二苓滲之。澤瀉瀉之。而阿膠以滋其陰。使水道順行而熱亦自解。陰有所滋而不失之燥。則脾胃亦平也。

麥門冬粳米湯

方見三焦部。治水溢高原喘急不得卧。胕體皆腫。

三焦水道所行。而相火所治也。相火平則水道順。相火衰則脾濕而水旁溃。腰腹多受之。相火鬱則胃熱而水逆。騰心肺多受之。水濕浸於心而嘔逆眩悸。浸於肺而咳。急喘滿。心肺布之百脈。則四體皆腫。其腫自肩臂頭面始。其證少腹不急。其相火之鬱。由上或抑之也。或七情勞役。或引飲生冷。或卧冒風雨。皆足以抑之。清上焦以麥冬粳米。所以開其抑鬱。且生腎水於下。而水火平也。

大半夏湯 金匱

治反胃。食入即吐。按嘔吐皆屬之火逼水氣而上逆。故反胃有食乾物不吐。而食水飲即吐者。但火氣有虛實不同。李東垣曰。辛味生薑之類。治嘔吐。但治上焦氣塞表實之病。若胃虛穀氣不行。胸中閉塞而嘔者。惟宜益胃。推揚穀氣而已。勿作表實用辛藥瀉之。故服小半夏湯不愈者。服大半夏湯立愈。此仲景之心法也。

半夏一升。和順陰陽之氣。調劑開闔之宜。故能散逆氣而通水道。去壅滯。治嘔者恒必用之。人

參四兩。益脾胃。白蜜半斤。此皆漢時斤兩。只今三分之一。甘寒滑潤。補而不滯。行而能滋。緩肝潤肺。厚脾和胃。瀉火清金。通利三焦。治反胃者最所宜用。

嘔有寒有熱。皆水氣逆也。寒嘔者水不下流而自溢。熱嘔者火逼水而上溢。火鬱則氣逆。上焦有實邪遏之也。火虛則化逆。七情有拂而虛火上炎。胃氣內虛而陽不上達。氣化有逆。火自貴門。故水入則拒而不受。和其氣化。半夏使陽氣充足而上布膻中。則條達不相拒矣。參夫然而滋潤以行之。所以利升降之道路也。白蜜。

小半夏湯 金匱

治支飲嘔吐。不渴。亦治黃疸。金匱云。嘔家本渴。渴者爲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按嘔者氣逆不

受水也。飲喔則渴胃之虛火上炎也。渴者爲欲解火無逆則亦自解矣。心下有支飲則不渴。客水停於心膈之間而不散。水火相逆故嘔。水氣在中則不渴也。

半夏一升　生薑半斤。上下扞格。半夏以通之。水飲停膈故也。膈間有寒者。此亦可用。若虛熱上嘔。則薑不可用矣。今人謂半夏生薑爲治嘔聖藥。其亦求其所以然之故歟。

胃氣鬱於無形。益其氣而舒之。上下順矣。胃氣闔於有物。去其間而通之。逆氣平矣。此上方所以用人參。此方所以用生薑也。

小半夏加茯苓湯　金匱

治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按此得之卒然者。客水乍停膈中。胃熱拒而不納也。其水氣上干頭目。則眩。中陵於心則悸。其上下扞格不通則痞。此客水爲主。

即前方。加茯苓三兩。以滲濕而通之。小便且以甯心。

苓桂甘朮湯　金匱

治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按積瀦痰生於脾濕也。痰飲者。清痰也。脾氣虛而肝木乘之也。痰飲干於膈上。胸脅支滿。因肝胃之火有所鬱而上逆。則痰飲亦爲所逼而上行。

茯苓二兩　桂枝二兩。舒肝胃之陽氣而達其鬱。且以祛外淫。　甘艸一兩　白朮三兩。此濕蓄自脾者。故白朮以補中而燥濕。甘艸以厚土而緩肝。

此治中焦有濕而逼熱上陵者。故主治脾濕而桂枝以行之。

厚朴大黃湯　金匱

治支飲胸滿。形氣皆實。上下不通者。

即小承氣湯但意主厚朴。

濕疑聚而不散。火上逼而不平。乃不得不以厚朴枳實破之。大黃以降而平之。

疏鑿飲

治徧身水腫。喘呼口渴。大小便閉。此爲結熱所謂陽水也。陽水先上體。陰水先下體。下體者或不及上。上體者必漸而下。一身盡腫。則外氣盛甚。口渴便閉。則內熱鬱甚。此皆盛實。故宜疏鑿以通之。

羌活一錢六分。辛能潤腎補肝。苦能堅腎瀉熱。辛以散用。以治風寒。活本去濕之聚。而今人多取其辛。舒筋。此爲君藥。　秦艽一錢二分。辛能補肝。苦能行於下部。引肝木以疏土。能活血而榮筋。善治濕痺。此用之以佐羌活。　檳榔一錢。其苦能降。其澁能收。降泄逆氣以墜於下。極消積行痰。攻墜去癖。燥濕行瘀。治二便氣閉。腳氣上攻。　椒目八分

。苦辛。色黑。入腎。墜水。　商陸八分。苦酸。沈。空下行。瀉去汙水。平相火。　木通一錢。行收水濕。破結熱。

赤小豆一錢二分。甘鹹酸。補斂心神。解心君之熱。以下達於小腸。而通行三焦水道。　澤瀉一錢。導腎水之邪熱而滲之於膀胱。以達水道之委。　木通一錢。甘淡。以通利三焦。下通二便。　大腹皮八分。開胸膈。　茯苓皮八分。滲脾濕。　薑皮八分。行津液。

胃爲陽土。居三焦之中。而相火所行。三焦水道。自吸門入於賁門。得胃之化而精微上輸。穀氣行衛。水氣行榮。精液四布。灌溉臟腑。

渴穢下達。下自幽門別於闌門。二便出焉。小腸分泌水穢而滲膀胱。糞下命門相火。起二腎間。行於肝膽。入胃敷化而虛大腸。

明上徹。心君實賚命火。而後神明發焉。眞陰下榮。血以輸之。心氣以輸之。肺金清肅而轉

下生腎水。血會膈俞。氣會膻中。百脈滋焉。心主血脈。肺朝百脈。水不蓄不爲濕。火不鬱不爲熱。其有鬱熱。則水道隨所壅而濕生矣。外而身腫。內而燥渴。上而呼喘。下而便閉。則熱甚而水以妄騰。隨在皆壅。則隨在而分疏其壅。亦治之宜也。檳榔自肺而泄之。木通自上焦以行之。赤小豆自心而泄之。商陸自肝脾而收之。椒目自腎而泄之。澤瀉於下焦而出之。此其節節自上而下。相承爲疏瀹。皆治在內之水。而決水實所以瀉火。皆苦酸鹹淡之品。惟火平而後水流可順也。大腹皮行水於胸膈。茯苓皮行水於心脾。薑皮行水於肝肺。三皮皆自內達外。以行皮膚之水而使之外達也。堅腎即以燥火而散濕。益肝即以疏土而去瘦。此謂用羌活秦艽。此立疏鑿之本。則匪夷所思云。此在今人多不識其意矣。

大橘皮湯

治濕熱內攻。心腹脹滿。小便不利。大便滑瀉。及水腫者。濕熱內攻。外無腫也。心腹脹滿。內熱實也。熱濕相遘。則腸胃之傳化失宜。火性急行。則小水併入大腸。故小便不利而大便滑泄。

滑石六錢。甘草一錢。此即六一散。赤茯苓一錢 豬苓五分 澤瀉五分 白朮五分 肉桂五分。此即五苓散。但意重心腹而不專下焦。故進赤茯苓而退澤木香五分。升清自下而滲。檳榔五分。降濁自上。且能通理三焦。下徹於下焦。陳皮一錢五分。六一五苓。以去濕除熱。通結甚非氣行則濕熱不行也。三藥調土陳皮。舊太無神朮散之意。以陳皮性猶沖和也。加薑煎每服五錢。

心腹脹滿濕熱在胃。故主六一散。滑石通利三焦而二甘草則土和胃。二便不分。濕熱在小腸。故用五苓散。其重赤茯苓。所以治小腸。小腸熱溫平。則能分泌水穀。小便通而大便自實。加以行氣之藥。氣之升降順。則結熱自平。熱平而水道自順。故方主橘皮名。

茵蔯蒿湯 仲景

已見寒部。此以治濕熱發黃。不拘傷寒。證也。凡濕在臟腑則大便溏泄。小便不利。心腹脹滿。濕熱相搏。乃有發黃。濕在關節則身痛。濕在肌肉則身重。濕在經絡則日晡發熱。鼻塞。發黃之證。熱勝則色燥烈。而便乾。濕勝則色沈晦。而便溏泄。謂之陰黃。凡發黃則身無腫痛。濕熱攻裏也。腫痛則不復作黃。濕熱在表也。

大橘皮所治主於三焦。以二便相雜。則三焦過也。茵蔯蒿所主在於脾胃。以土鬱發黃。則脾胃過也。黃土色也。方內梔子亦治三焦。而黃色統歸脾胃。○本方去大黃。加黃連。亦治熱黃。然不如用大黃爲當。本方去大黃。梔子用附子乾薑。治寒濕陰黃。寒濕亦有發黃者。脾虛而色外見也。然病鮮見有陰黃者。

白朮除濕湯 東垣

治午後發熱。背惡風。四肢沈困。小便色黃。又治汗後發熱。按午後發熱。熱在陽明經也。四肢沈困。太陰脾濕也。小便黃。濕兼熱也。然而背惡風。則陽不足。汗後而仍發熱。亦陽之不足。陽不足者。其濕熱在陰。濕在陰者。太陰脾主血分。其人血熱而濕湊之。濕盛而陰之鬱熱轉甚。陽不能拔。則反虛也。

白朮一兩○其過在濕。濕責之生地黃七錢○滋陰生血。且以勝脾熱。以濕漥故君白朮。熱而能化地骨皮七錢○甘淡補肺。清金而下生腎水。知母辛苦瀉濕爲血。肺逆即以生腎水。堅腎水亦轉生肝澤瀉七錢○瀉腎之邪水。使由小腸而出之。赤茯苓五錢○瀉心下之水。使由膀胱。滲於膀胱。○此二味去濕而兼以

清熱。人參五錢。甘艸炙五錢○以補脾土。脾土厚則能勝濕。而血亦日滋不生熱矣。柴胡五錢○升陽氣於至陰之下。而達之膻中。布散經絡以解沈陰鬱熱。東垣最長於用柴胡。此方妙亦在柴胡也。每服五錢。如有刺痛加當歸。七錢○刺痛者關節有阻。血不行也。故加當歸。小便利。減苓瀉一半。此以治濕熱之在血分者。在血分則主於脾腎。凡治三焦者主行濕。濕行而熱自消。此方名除濕。而治在去熱。熱平而濕自除。要尤在補脾胃而升陽。土厚陽升則濕熱皆息也。

當歸拈痛湯 東垣

治濕熱相搏。肢節煩痛。肩背沈重。或偏身疼痛。或脚氣腫痛。及濕熱發黃。脈沈實緊數。動滑者。亦治脚膝

生瘡。膿水不絕。按脚氣皆主於濕。濕土淫而重著在下也。然亦有寒熱之異。此則以治濕熱者。脈沈實緊數動滑。皆挾熱也。脚脛生瘡。多是濕熱之毒下注。

羌活一錢○透關節。防風一錢○散留濕。二者爲君。升麻八分○味薄引而上行。苦以發之。葛根八分○辛温以發之。白朮八分○甘温和平。蒼朮八分○雄壯。二朮健脾燥濕。爲臣。苦參八分○主去熱濕。黃芩八分○去肺火。知母八分○去腎火。茵蔯八分。以上三味。皆用酒炒。○散脾熱。此爲熱因濕相合。肢節煩痛。故苦寒以泄之。酒炒以爲用。當歸一錢○血壅不流則爲痛。人參八分。甘艸炙八分○甘温補養正氣。使苦寒不傷脾胃。豬苓七分。澤瀉七分○治濕其治也。二藥甘淡鹹平。導其留飲。爲佐。上下分消。其濕使壅滯得宣通也。○註釋皆從東垣本文。空心服。

此方本爲治脚氣而設。濕淫在下。多著於足。其有挾熱則鬱濕所爲。抑其人血多熱也。脚氣有由外觸。驟雨行瘴氣而得之者。有自飲食生冷油膩濕熱瓜果之類而得之者。大約與着痺相似。而脚氣有挾寒挾熱之不同。寒濕則痼寒。熱濕則壯熱。其上攻入於經絡則頭痛背痛。肢節痛。與傷寒諸大同。亦有分經傳變。但不依傷寒之序。又濕則必重。有以異於傷寒。爺分筋脈緩弛不收。而痛腫者爲濕脚氣。跛縮枯細不腫而痛者爲乾脚氣。大抵濕脚氣挾寒。乾脚氣挾熱也。以其下著。故羌防升葛以提而散之。以其濕淫。故二朮以燥之。以其挾熱。故苦辛寒以泄之。行之以傷血也。故當歸行之。而人參甘艸以厚土。所以治本。俗謂脚氣忌補。而東垣何嘗不用補也。豬苓澤瀉以行濕。以消其餘波耳。燥濕重二朮。不重苓澤。以此在肌肉經絡之水。非三焦水也。○以治足瘡。後人推用甚當。

防己飲

治脚氣足脛腫痛。憎寒壯熱。按此今人謂之脚氣傷寒。實則與傷寒無涉。其辨之亦以身重足重。脛腫痛爲異耳。且脚氣脈沈也。脚氣生於濕。濕傷氣則腫。傷血則痛。先痛後腫。氣病傷血。先腫後痛。血病傷氣。脚氣衝心。喘急不止。嘔吐不休者。不治。

防己祛風行濕。木通瀉心及小腸火。檳榔攻堅且專降下。生地酒炒○滋陰涼血。黃檗酒炒○滋水。解熱。白朮炒。蒼朮鹽水炒。川芎二朮以去濕。川芎以行血氣。犀角之火。清心肝之火。甘艸炙用梢。取其竟達於下。

大意與前方相似。然壹於攻下而已。此方殊未愜意。但聊備之而已。

蒼朮勝濕湯

治寒濕腳痺。及腳氣之挾寒。由冒雨忍濕而得之者。子族中有以養池魚爲業者。嘗負籃撈採萍及蘊藻

以供魚食。藍著髀股間衣褲皆濕。日久冷濕深積致左腿痺痛不能行動。皮膚腫硬有如死肌。醫者以治風濕痺諸方治之罔效。且更時作寒熱。予診其脈沈遲而澁。因製此方與之。且囑之曰。服此覆被取汗。當作大痛。宜耐痛無害也。痛定則愈矣。其人服之。果壯熱大痛。幾不可忍。然其痛自髀走股。自股走膝。自膝下腨。下足跗。其痛漸輕。至足大指痛止汗收。渙然起立。行走如常矣。後稍加減以治寒濕腳氣。亦每即效。但其人方少壯。氣血強盛。若虛弱衰老者。則非可用也。

蒼朮五錢　羌活二錢　防風三錢　防已三錢　木瓜三錢○以消水濕。斂陰和懷。牛膝三錢○下行以血調筋脈。肉桂一錢○去皮。寒行濕。茯苓二錢○以滲脾濕。甘艸梢一錢○使藥達於下。水一大盆。煎至半盆。入好酒半盆。酒以助行藥力。煎數沸。熱服。

當歸拈痛湯。治濕著之挾熱者。此以治濕著之挾寒者。

故蒼朮之辛烈。以君之。而羌活防風佐之。本能行經燥濕活骨舒筋。非風以勝濕之說。防已以逐而行之。朮瓜以收而消之。肉桂及酒。所以勝寒而活其血。牛膝草梢。使壹於下行而無堅不破矣。然則此之攻之。不太猛乎。曰羌活防風性能上升。而朮草桂苓則未嘗非補正也。此用蒼朮為君。則異於防已飲之平用二朮。古人飽朮皆以為補養。實補脾君藥也。

神朮散　微　許學士觀書作字。往往側傾向左。又多引飲。久之覺水飲止自左邊而下。身體偏重作渴。因思此必因身傾向左。致水濕皆積於左而結成澼囊之故。因製此方服之愈。

蒼朮一斤　脂麻五錢研漿○恐蒼朮過燥。故以此潤之。　棗五十枚取肉搗丸服。棗以厚脾土。上厚則濕亦自消。且蒼朮雖辛烈。得此而甘緩矣。

水決平田。漸成窪窟。此負乾土以填之。且築而實之也。

五皮飲　濟

治水病腫滿上氣喘急。或腰以下腫。按此亦濕淫自外。然要責之脾虛不能制水也。

地骨皮　甘淡。行濇骨之水。而清膀胱之熱。　五茄皮　苦辛。行筋節之水。而祛肝風之鬱。

茯苓皮　淡滲。行心腑胃水。　大腹皮　淡苦。開胸膈之滯。　生薑皮　辛寒。行皮膚之水。而散肌內之熱。皆用皮者。以水溢皮膚而因類為治也。

浮水散漫溢於地面。此隨在開導之。然寓調補之意焉。

中滿分消丸

已見三焦部。治中滿鼓脹。氣脹水脹。熱脹。氣脹者。濕傷於氣。而胃之陽不升。心下堅大。氣促而喘。若血脹

則濕傷於血。而脾之陰不化。血結胞門。小便不利。然氣血有阻。則水道必不行。而浸漬洋溢。肌內腫脹。成為蠱矣。水濕鬱積。轉而成熱。於是乎有熱脹者。大抵胃主上體。溢於肩背手膊頭面。脾主下體。流於腰腹股膝脛跗。濕多為腫。鬱熱乃脹。四肢皆腫脹。外濕為多。單腹脹而四肢不腫。俗謂之單蠱。中氣大虛而濕熱填之。病難治矣。腫脹朝寬暮急。為陰虛血虛。暮寬朝急。為陽虛氣虛。朝暮皆急。氣血皆虛。由臍腹而及四肢。為濕已將散。病起由四肢而及臍腹。外淫內聚。病危。又男自下而上。女自上而下。皆為逆證。凡肩黑為傷肝。缺盆平為傷心。臍突為傷脾。足心平為傷腎。背平為傷肺。腹起青筋。肝木乘土。身熱脈大。多死證也。然三陰結腫之關則蠱脹多責之命門火衰。而脾土因以積濕。其蠱而為熱。只為虛象。東垣此方主治熱脹。實留意於脾也。

脾不勝濕。濕滿氣窒。血亦不滋。命火以衰。而鬱於濕下。濕轉成熱。此方為分消之。舒土之鬱。厚朴君之。佐實半夏。陳皮砂仁乾薑

薑黃佐之。平火之急。黃連黃芩加焉。決水之流。津瀉茯苓豬苓。而要歸於補脾厚土。參朮甘草。亦探原之治也。

中滿分消湯

已見三焦部。治中滿寒腹寒疝。二便不通。四肢厥逆。食入反出。腹中寒。心下痞。下虛陰燥。奔豚不收。寒脹者。命門火衰。脾胃無氣。則中虛亦作脹也。寒濕積於肝腎。爲痼寒。則凝痼而閉。故亦二便不通。氣不行也。脾主四肢。脾寒則厥逆矣。脾胃無氣。則不能納食。正所謂太陰結而爲關也。陰火微明。失所依而作燥。此氣血無所滋。不待滯而後病。東垣此方主治脾胃。而實留意命門也。

命火已衰。脾不勝濕。重以生冷客濕。則寒積於中。不能復成熱。此上下爲分消之。升其清陽。升麻柴胡麻黃生薑皆以助肝木行相火而升。瀉其積濕。茯苓澤瀉皆以瀉濕。而其陽也。厚其中以方中辛味皆能行水也。厚其中以

滋氣血。參芪橘半當歸。所宣其鬱。青皮厚朴。而重去其寒。川烏以君之。乾薑茱萸。澄茄益智草果。以補命門火而煖脾土。皆所以佐之。壯元火也。中用連蘗以因用而已。

枳實導滯丸 東垣

治傷濕熱之物不得施化。痞悶不安。腹內硬痛。積滯泄瀉。

大黃一兩 枳實麩炒五錢 神麯炒五錢 黃連酒炒五錢 黃芩酒炒 白朮土炒三錢 茯苓三錢 澤瀉二錢 蒸餅爲丸。多寡量服。

此治食傷濕熱而滯積於中者。故苓瀉以除濕。芩連以清熱。佐以枳實神麯之消導。而君以大黃。滯積除而瀉泄自止。加白朮以厚土也。

白朮芍藥湯 機要

治脾濕水瀉。身重困弱。

白朮錢四 芍藥三錢○保命集云。瀉痢不止。或暴下者。則不瀉痢。故須白朮。更宜因四時詳外證爲加減之。愚按芍藥之能和太陰者。以其酸能瀉肝。使木不乘土也。又脾土主濕而酸能收濕也。然芍藥本瀉肝血之藥。而今人以爲能補血。虛則誤久矣。甘艸三錢○厚脾土亦以緩肝急也。大抵脾弱則受濕。脾弱而肝木乘之。肝主疏泄。脾濕因以下流。則泄瀉也。

枳實導滯丸。以濕熱方實。則攻而行之。邪盡瀉自止。此方以水瀉不止。身重困弱。則斂而止之。補其正。邪亦平也。

痛瀉丸 劉草窗

治痛瀉不止。戴氏曰。水瀉腹不痛者。濕也。痛甚而瀉。瀉而痛減者。食積也。瀉黃水。腹痛腸鳴。痛一陣瀉一陣。火也。或瀉或不瀉。或多或少。痰也。完穀不化者。氣虛也。按此言痛瀉不止。是則當責之火。火而痛泄則在下焦。是火行於肝而肝木乘脾也。然肝木之乘脾。要因脾弱而有濕。而後肝木乘之。以鬱濕成熱。迫而下流。是終以濕爲瀉之原也。若乃水瀉不痛及完穀不化。則其人陽衰也。此惟食瀉爲當別論。

白朮土炒二兩 白芍炒二兩 陳皮炒之使苦。更以燥濕。防風一兩○此治痛瀉不止也。責之肝木乘脾。白芍固以瀉肝。而陳皮防風則補肝藥。肝木既有餘而又用此何也。曰瀉之者瀉其乘脾也。補之亦使之不至於乘脾也。譬之林木繁密冗雜。落葉槭積。則水濕壅而不消。故芍藥以瀉之。所以發夷蕪穢而水濕不留也。其有嘉木則益爲培植。以使之暢茂條達焉。木既條直上達。則枝葉扶疏。而自不至於下壅土氣亦益舒。不留濕矣。故陳皮防風以升之。亦所以和脾而去濕。今人多以陳

皮防風爲瀉木。又謂防風爲理脾引經要藥。殆不然矣。合爲末。蒸餅丸。八瀉加升麻。以升舉下陷之陽。

意與前方略同。惟水瀉不止。故甘以補之。痛瀉不止。故辛以行之。皆主於理脾去濕而已。皆君以白朮。

升陽除濕防風湯 東垣

治大便閉塞。或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或有白膿或血。愼勿利之。利之則必至重病。反鬱結而不通矣。以此湯升舉其陽。則陰自降。按裏急後重。有因濕熱所積而然者。火性急驟而濕復窒之也。有因積滯而然者。有形以窒之。不得出也。有因氣滯而然者。氣逆爲壅之。不能宣也。有氣虛者。陽氣下陷。故無力而似有爲虛墜也。有血虛者。津枯腸燥。故虛坐努力。實不出也。濕熱俱積及積滯。皆宜攻下之。氣滯宜行其氣。大抵脈洪大實者。則宜攻下。若脈浮大者。則不宜下。此數至圊而不能下。則氣虛陽陷而虛墜也。然或有

膿血。則仍有濕熱傷於腸胃。但非如痢證之實盛耳。以陽虛下陷。故愼勿利之。而其所以治之者。則仍從濕熱爲治。

蒼朮 泔浸四錢。○辛甘苦溫。以補脾去濕。而猛烈正性。能行肝氣。達陰鬱。故以爲君。 白朮一錢○健脾燥濕。而性平。專補正。 芍藥一錢○斂陰和脾。 茯苓一錢○滲濕以助白朮。 防風二錢○補肝木而升達之。使不至鬱而尤。 乘脾以陷於下。謂之升陽土意在此也。

加薑棗煎。亦以和脾而升達陽氣。 如胃寒瀉泄腸鳴。加益智仁。五分○瀉泄不止。濕也。腸鳴。腸虛也。此與閉塞不便不同。而其爲陽虛下陷同。故亦以升陽爲治。加益智仁以補命火而援脾胃也。 半夏五分○達陽氣於陰中。且能行濕。

人之生氣。陽氣也。陽氣本於命門。行於肝膽。陽氣鬱於寒。則句萌不達而傷腎。此傷寒鬱於濕。則無穢不治而傷脾。此即陽陷陰中之說。如草木焉。遇寒多則萌芽不能達。遇雨多則枝葉萎爛而積穢於土。故治濕亦宜升陽。升陽者。達肝氣也。肝氣達則胃氣舒。胃氣舒則脾濕散。是故脾胃之治。非有實熱。則不宜攻下。此方所治便祕。似實。而不能便。則繫之虛。故宜升舉其陽。陽升則陰自降。然蒼白二朮茯苓芍藥。皆除濕之品也。方意與劉草窓痛瀉丸同。而一以治瀉不止。一以治祕不能便。可以相參而悟治理矣。但痛瀉丸以理脾爲急。故君白朮。此以升陽爲主。故君蒼朮。若胃寒瀉泄。則亦未嘗不用此方也。

平胃散局方

治脾有停濕。痰飲痞隔。宿食不消。滿悶嘔瀉。及山嵐瘴霧。不服水土。按痰飲則積濕所成。脾不健則胃不化。食食不化則宿積。亦復成濕。痰食留滯。故痞隔滿悶。胃氣不能升。則嘔。脾濕遏而下則瀉。山嵐瘴氣。亦濕熱上蒸之氣。脾胃虛弱。則易感之而生病也。

蒼朮 泔浸二錢 厚朴一錢 陳皮去白一錢○去白。欲其輕而能散。 甘草炙一錢 加薑棗煎。傷食加神麯麥芽。濕勝加白朮茯苓豬苓澤瀉。痰多加半夏。脾倦不思食加人參白朮黃芪。悶痞滿脹加枳殼木香檳榔。大便祕加大黃芒硝。小便赤澀加赤茯苓澤瀉木通。挾寒加葱薤取微汗。嵐瘴重加石菖蒲藿香。

此方行肝氣。燥脾濕。舒胃氣。最爲和平。凡初覺傷濕而脾胃不快者。即當服此。

柴平湯

治濕多成瘧。身重身痛。

柴胡二錢　半夏一錢五分　生薑八分　黃芩一錢　人參一錢　甘草一錢　大棗五枚○此小柴胡湯。可以拔在內之伏暑。散外束之清淫。故通之治瘧。

蒼朮一錢六分　厚朴一錢　陳皮去白一錢○此合之甘草薑棗。卽平胃散也。以身重身痛則受濕爲多。故合此以除濕。

南方卑濕。凡病瘧者。受濕爲多。宜此方。小柴胡湯之治瘧。以能達伏陽而散陰鬱。伏暑亦陽也。清燥亦陰也。少陽傷寒。以寒邪深入。而陽氣與爭。故寒熱往來。瘧證則以清淫外束。而伏暑與爭。故亦以時而寒熱往來。柴胡以升陽而散陰。半夏以通陰陽之道。故可達伏暑。而逐清淫。黃芩以平內暑。生薑以散外清。故治瘧可以通用。非和解之之說。亦非瘧在少陽經之說。且匡扶正氣。人參甘草大棗。合平胃散則兼除濕也。平胃散可除痰。食今人云。無痰無食不成瘧。疾抑知痰食皆由於脾胃氣衰而有之者。非病瘧之由也。

枳朮丸　張潔古

本金匱枳朮湯。以治上焦氣分積水。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此加荷葉陳米飯爲丸。以通治痰瘧。健脾進食。蓋痰亦水也。

白朮土蒸一兩○蒸之便與土氣相洽。　枳實一兩麩炒爲末。用荷葉包陳米飯煨乾。荷葉苦濇。微鹹。氣味清芳。能清金固水。除熱去濕。此生於濕熱之中。而能除濕熱者。非必象震木之說。其氣味無關於少陽經也。煨陳米飯。則以助白朮厚脾胃而燥濕也。合藥末爲丸。

痞悶。加陳皮。能散氣滯。加木香。能行傷食。加麥芽神麴。

白朮健脾燥濕而升胃氣。枳實以攻積水之堅。此金匱本方也。加用荷葉包煨陳米飯。資穀氣以厚脾。資清芬以除熱濕。故能健脾進食而除痰痞。枳朮本除以補爲攻。攻而仍補。制方之善也。痰濕多者。加陳皮。半夏。名橘半枳朮丸。氣滯成痞者。加木香。砂仁。名香砂枳朮丸。

解酲九

專治酒積受傷。酒之傷人。上則爍肺銷金。中則濕熱傷胃。下則泄腎傷陰。故凡翻胃腸風勞瘵風癆瘡毒汗風諸病。實每因酒而起。爲害多矣。古有葛花解酲湯。愚閱其方。似未愜意。因更製此方。以用之。因酒傷嘔吐泄瀉者。亦多得效。因附於此。

葛花四兩○輕虛上浮。以散濕熱之氣。而救肺金。　砂仁二兩○辛溫行氣和脾。　澤瀉一兩○微鹹。瀉水以通胃。　白朮米炒。二兩　人參二兩　茯苓二兩○此卽四君子湯。而白朮茯苓皆以燥濕。人參甘艸皆以補中。且人參最能解酒。　黃連五錢○以去積熱以厚腸胃。　陳皮五錢○以疏滯氣。以行濕痰。　糜

嘟草一兩○以強腎氣。以消積水。能固衛和榮。益精填髓。丙經用此合朮及澤瀉。以治酒後汗出漏風之證。　枳棋六兩○甘寒。功專解酒。緩肝和胃。清心保肺。故用此爲君。　搗枳棋汁和酒麴爲丸。無枳棋則煮地黃四兩搗和。　每服五錢。

此亦厚補其中。以分消其濕熱而已。然於翻胃腸風消渴諸證。則有以防其源矣。

二陳湯局方

統治痰飲爲病。咳嗽脹滿。嘔吐惡心。頭眩心悸。按痰卽濕也。而所因不同。濕無專氣。惟所挾也。其腎虛水泛。其飲食生冷。痰生於寒。水停而腐。痰情而稀。其陽衰也。其風騰水湧。其驚恐迷心。痰生於風。水急浮嘔。痰響而急。其肝逆也。其水濕蒸騰。其煩渴引飲。痰生於暑。水熱生翳。痰稠而粘。其陰弱也。其陰火上逼。其嗜酒啖炙。痰生於火。水沸成膠。痰濃而濁。其血欲枯。其氣滯不運。其濕留隱僻。痰生於燥。水結浮石。痰頑

不滑其肺德也。其土薄無力。其食多宿積。痰熱鬱濕。濕變生熱。痰見黃色。其脾劇也。是則七情五役六淫皆能生痰。而本要歸於濕。濕生於脾。其標乃多及肺也。痰無常在。與氣升降。涉肺則咳。涉心則悸。在胃則嘔。入腸而泄。入血而血。阻上頭頭眩。在背背冷。在脅支脹。變怪甚多。不可測揆。然大抵痰脈多滑。滑且不勻。支飲則弦。頑痰乃滀。風湯痰窒。脈且結代。治痰之法。亦強胃健脾。行濕利氣而已。故此方固治痰之總率也。

半夏 薑製二錢○痰者水濕之滯而不行也。半夏之辛。本潤腎補肝。開胃瀉肺。去濕行水之藥。而滑能通利關節。出陰入陽。是能治水滯下行。故主爲治痰君藥。 **陳皮** 氣運。水濕之滯而成痰。以氣不行故也。橘皮之甘苦辛溫。主於行氣。潤命門。舒肝木。和中氣。燥脾濕。瀉肺邪。降逆氣。故每合半夏爲治痰之佐。 **茯苓** 積一錢○痰本水也。水漬土中則爲濕濕不化則爲痰。茯苓生土中而味淡。專主滲土中之濕。 **甘艸** 五分○脾不厚。不能勝濕。故甘艸以厚脾。然不多用者。以甘主緩。過緩則恐生濕也。加薑煎。生薑之辛。亦以行濕。祛痰非徒以制半夏毒也。**熱服**○熱服乃易行。星白附皁角竹瀝寒痰加半夏薑汁。火痰加青黛石膏。苓連。濕重脾弱加蒼朮。白朮。弱甚加人參。燥痰加杏仁瓜蔞。蘇子。白芥子。食痰加山查。麥芽。神麯。頑痰積飲加枳實。海石。芒硝。痰阻氣滯加香附。枳殼。痰在脇下皮裏膜外加白芥子。痰在經絡走竄四肢加竹瀝。或荊瀝。和薑汁。

痰證變幻無端。而揆其本皆生於濕。土不任濕。乃壅爲痰。故治痰宜專責之脾。脾土健運。胃氣周通。水澤流行。津液貫注。土無留濕。無所謂痰。或謂痰亦不可盡去。其說非也。是故南人多痰。南方卑濕也。肥人多痰。肥則肉壅脂滿而水濕不行也。然以揆其本。則健脾去濕。而痰其標耳。既不能無痰。以有咳嗽入肺。脹滿膨。膈中。嘔吐。寒逆。心悸在膈上。頭眩隨經絡而上頭。諸證。則治標固又其急。而脾胃可徐理也。而潰心。

心悸在膈上。頭眩隨經絡而上頭。諸證。則治標固又其急。而脾胃可徐理也。而潰心。欲兼理脾胃。則六君子湯爲良。二陳皆行肝氣以疏脾胃。而辛以行濕之藥。半夏陳皮性皆燥急。以陳久爲佳。故謂之二陳。木氣升散。而土濕亦隨之升散。無留鬱也。茯苓以自土中而滲之。甘草以築土而厚之。治痰之要。此其最矣。半夏辛滑潤而非燥。今人每以半夏爲燥藥。非也。然陰虛火炎。至有火痰及肺傷。乾咳煩渴者。則二陳自非所宜。蓋半夏乃肝命相火之氣。主於宣達陽氣。以出入於陰土上下之間。故陰虛火炎。則半夏自非所用。非謂其燥也。若非陰虛。則半夏無不可用。因證加減。存乎人耳。

蒼朮散

治寒痰積濕痰飲腹痛。

蒼朮 一斤。泔水浸過。九蒸九晒爲末。 **橘皮** 四兩。留白。 **合爲末。薑湯調服。**

此治寒痰之積於腹中者。有痰腹痛。或時作瀉。無常。其脈必關滑。

桂苓甘朮湯 金匱

治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按胸脇之間。手足厥陰所主。胸脇支滿。乃腎水泛溢。脾不能制。則隨經而上積於胸膈。橫溢兩脇。故支滿也。痰飲阻於胸脇。則胃氣之陽不升。水精不能上布。故目眩也。

茯苓 四兩○松魄也。魄能拘魂。淡能滲濕。故入心則能行心膈之水。而安神。以其生於土中。故入脾則能去脾土之濕。而除滿。入腎則能滲腎之邪水而達之膀胱。 **白朮** 三兩○補緩脾胃。以制寒水。 **桂枝** 三兩○以升達肝木之氣。而暢於胸脇。行於肩臂。使榮脈宣通。則水濕自散。 **甘艸** 一兩○助白朮以厚脾土。協羣藥之中。支滿所不忌也。

此治寒水之溢於脇上者。張仲景曰。短氣有微飲。此湯主之。按腎氣丸亦以治腎水之泛溢也。

生薑半夏湯 金匱

治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心中憒憒無奈者。按似喘不喘。氣爲虛寒所抑也。似嘔不嘔。胃氣虛寒如上逆也。似噦不噦。胃有寒飲。陽不上升。故欲出而不得行也。心中憒憒無奈。寒飲溢於膻中。故膻中之氣不快也。此雖不言痰飲。而實虛寒痰飲之爲病也。

半夏半斤　生薑四兩

此治寒痰之積於胃而上逆干膻中者。金匱橘皮湯用生薑陳皮。治乾嘔噦及手足厥冷者。乾嘔噦而手足厥冷。亦寒飲閉之也。

生薑白糖湯

治寒痰上溢於肺。咳嗽多痰而覺有冷氣上衝喉者。

生薑三錢○辛以行痰。白糖一撮○甘以補肺。且亦能化痰。煎薑湯熟。盛白糖於盌中。以薑湯衝下。清晨服之。清晨則百脈方朝於肺。治寒痰咳嗽。此方最爲簡易。

醫林纂要 卷六 方劑 濕部 生薑半夏湯 薑

金沸草散 局方

治肺感風淫。頭目昏痛。咳嗽多痰。肺感風淫。風栖皮毛。則腠理閉而肺氣壅。鼻塞聲重也。肺氣壅則津液不行。風激成痰而上湧矣。痰湧於上。則陽氣不得升而頭目昏痛。眉稜骨痛。痰觸肺則肺癢而咳嗽。

金沸草一錢○鹹苦微辛。其花午開子落。與半夏意同。能行痰濕。凡痰飲之逆干於肺者。此能降而泄之。前胡一錢○甘苦微辛。能降泄高亢之氣而疏暢下行之滯。麻黃一錢○以大開腠理而祛其風。荊芥一錢五分○辛苦而主下氣行痰。性上浮。祛頭面之風。去經隧之濕。此方蓋以此爲君藥。以兼去風痰。諸藥亦隨以上升於肺。而後乃降而下降其痰。赤芍藥八分○酸以瀉肝斂陰。且監麻黃之也。過散用赤者。以行水分收濕也。然必用半夏者。以風則挾相火也。半夏五分○此輕用半夏者。非此不足以通滯行痰也。金沸草輕虛。此以行於下所以助之。甘草炙五分○以厚脾土。以緩肝急。加薑棗煎。祛衰枯悴。有熱加柴胡黃芩。頭痛加川芎。

此痰以風動而感之輕者。故分爲理之。逐其風而汗以散之。荊芥麻黃。然後泄其逆而降之。氣降則痰息。痰且汗則濕從汗出也。半夏以行之。麻黃以出之。活人方用赤茯苓。使濕從小便出。愚意此風淫在肺。則腠理必閉。以小便出之遠。不如以汗出之近也。麻黃最能治咳嗽。

星香散 方已見風部。此治風痰盛而體寒者。

醫林纂要 卷六 方劑 濕部 金沸草散 薑

風乘肝虛。風急痰湧。凡體肥者則多濕。而脂滿則氣滯不行。故風淫所激。濕湧爲痰。膽南星以補肝而除痰濕。木香以行其氣。全蠍以散肝風。風息而痰亦消矣。此其人體必虛寒。虛寒則用六君子湯。下此丸可也。

青州白丸

治風痰湧盛。嘔吐涎沫。口眼喎斜。手足癱瘓。及小兒驚風。及痰盛泄瀉。挾風急必挾痰。其方多見風部。此方主痰。爲治。故列於此。白附子出青州。故名青州白丸。

白附子二兩生用○辛甘熱。補肝祛風。行陽明經祛頭面之風。南星二兩生用○辛苦溫。祛風行濕。破滯通關。其力甚猛。川烏頭五錢去皮尖用生○甘辛熱。此亦祛風行濕。然南星烏頭性質相反。此乃合用之者。蓋激之使怒。正所以治湧盛之風痰也。半夏七兩水浸去衣生用○用

半夏爲君。以治痰爲主也。爲末絹袋盛之。水擺出粉。未盡再擂再擺。以盡爲度。貯瓷盆日曝夜露。春五日。夏三日。秋七日。冬十日。晒乾。搗米糊丸。如菉豆大。每服二十丸。薑湯下。若癱瘓則酒下。以活血。驚風薄荷湯下三五丸。用虛弱者宜愼之。

此治風痰相挾之尤甚者。用藥甚峻而製治之使甚平。喻嘉言以此爲治風痰之上藥。併治痰瀉。亦肝風逼之也。脈滑而作瀉。無常。且糞中必有痰。

茯苓半夏湯 宣明

治熱痰。按熱痰亦火痰也。氣失其平。以逆而上則爲火。火氣炎上。痰濕隨之。沸而上湧。其痰必濃厚膠粘而色黃。然與陰虛火動之火。又有不同。

即二陳湯加黃芩一錢 煎。不用薑棗。

胃有熱痰。必上陵肺。即二陳證之咳嗽服滿。嘔吐而胸膈必覺煩熱。熱上陵則傷肺。加黃芩以瀉肺熱。

二陳加梔連生薑湯

治熱痰在膈上。令人煩悶嘔吐。

即二陳湯加黃連一錢○以瀉心脾之火。梔子一錢○以泄三焦之火。且除心煩。生薑一錢○以行膈上之痰。且稍制梔連之寒也。

熱痰在膈上則當心分。故黃連以瀉之。行之以梔子。使濕熱自三焦而降也。三焦心包相表裏。加生薑以和之。本方除茯苓甘草單用陳皮半夏加黃連麵糊爲丸。薑湯下。名三聖丸。治痰火嘈雜。心懸如飢。又半夏用醋煮。而去陳皮不用三味薑汁。以消伏暑。

九。

桑皮十味煎 許仁

本治氣嗽經久。將成肺癆。乍寒乍熱。唾涕稠粘。喘息氣上。唇口焦乾。或且唾血。漸覺瘦悴。小便赤少。色敗毛髮。亦成骨蒸。及久嗽成肺癰。唾悉成膿。出無多少。但按此陰虛火動。肺受火傷。以致津液渾濁。是則火痰之不可以二陳治者。

桑白皮一升○甘酸微辛。補肺瀉火。地骨皮三升二味合煎。取汁三升。○甘淡補肺。清之氣。爲清肺主藥。生地黃汁五升○大滋腎水。清金而能下滋腎水。以靖君相之炎。此方以爲君藥。生麥冬汁二升○地黃滋水而上交於心。麥冬清金而下生腎水。葛根汁三升○此以提胃中之清氣而升之。生薑汁膻中。即以生津而解膻中之熱也。方內皆寒涼之味。非薑汁無以調劑而行之。亦反佐也。又辛以行痰。竹瀝三升○一升散陰

中之火。祛除經絡之痰。且滋陰生血。白蜜一升○以潤肝而治咳。棗膏一升○此以補土而生金。牛酥三合○資血氣之類。以滋陰潤肺。而養血治咳。以麥冬生地葛根薑汁竹瀝和煎。減半。再內桑皮地骨汁和煎。三分減一。再入酥蜜棗薑。攪勿停手。煎如飴糖。夜卧時。取如胡桃大一塊含之。稍加至如雞子大。或晝日九服亦可。

凡人之生。生以元火。而賴元水以滋之。如膏沃而光煜也。若用有偏勝。則火熾者其膏焚。偏勝如七情以動君火。釀厚以助相火之類。而又色慾以耗其水也。膏欲枯而火益熾。水不足以制火。則火益熾。胃釜也。以受水。肺蓋也。而皆金也。胃亦對化陽明燥金。濁餌熏爍。水沸金流。皆成濁液。於是乃有所謂火痰。與尋常火氣上逆肺癰肺

痿厥察骨蒸。所自來矣。火痰若是。則不可責之於濕而二陳非所用。是必大滋陰水以制其火。不得議其徙與火爭也。仲景麥門冬湯以治火逆上氣。咽喉不利。其方用麥冬半夏人參甘草大棗粳米。已見三焦部。然其所治胃火耳。喻氏稱其不用寒涼。不與火爭。然治各有所施。要不得謂寒涼概不可用。此命火獨炎與胃火之一時上逆者。固不同治也。

紫菀湯海藏

治肺傷氣極。勞熱。吐痰吐血。及肺痿癰久嗽。按此所治證與前證略同。而此方主於保肺。是亦一治也。

紫菀一錢五分洗淨炒○辛苦溫。散陽於陰中。舒鬱熱於膈上。阿膠一錢蛤粉炒成珠。潤肺清金。滋陰而下澄腎水。知母一錢○清胸膈浮游之火。以滋腎水。而伏命門之火。貝母一錢○苦辛。主散心肺之鬱。降上逆之氣。其能行痰與半夏同。不得謂半夏爲燥而貝母爲潤。然其

用則有不同者。半夏行於陽。貝母行於陰也。桔梗五分○苦辛以瀉肺之鬱熱。而降上逆之氣。○五分○補土生人參金。且能瀉火。茯苓五分○咳而有痰。究本爲燥之耳。紫菀阿膠貝母。要皆行痰之品。而茯苓則自土中以滲之。甘草五分 五味子十二粒○補斂肺氣。以滋腎水。凡久嗽氣傷肺虛有火者。所必用也。食後服。按醫方所云食前服者。皆不必盡拘。但須食遠服之。勿使與穀氣相混可也。

前方主於滋腎。此方主於保肺。果其火炎水涸。則用前方。其氣極金傷。則用此方。相緩急而施之。惟其是也。

順氣消食化痰丸 瑞竹堂方

治酒食生痰。及胸膈膨悶。五更咳嗽。酒食多則鬱積成濕。鬱濕成痰。鬱痰成熱。此以過食而脾胃不能勝。又油膩辛腥。皆能助熱也。痰隨胃氣上升而壅於胸膈。則膨悶。痰熱上熏於肺。則肺癢而咳嗽。五更咳嗽者。平旦脈朝於肺而熱氣隨之也。

半夏薑製 膽南星一斤○膽製南星。難以猝得。一斤一斤 薑各一斤。同煮至南星無白點。生薑各一斤。同煮至南星無白點。爲度。去皁角生薑。切片同晒乾用。陳皮去白一兩○發肝氣之鬱。而攻堅破滯。青皮一兩○補肝破鬱。去脾胃之滯積。而宣達血氣。葛根一兩○行肝氣。抒土鬱。而升其清氣於膻中。以除酒食腐積之熱。蘇子一兩用沈水者炒○辛甘而潤。能散熱順氣。除咳消痰。利膈。杏仁一兩去皮尖炒○甘苦辛。攻堅破積。萊菔子一兩○辛甘生用。以除痰。攻積聚。寬胸膈。神麴一兩炒○健脾消食。麥芽一兩炒○消穀食。山查一兩炒○消肉食。薑汁以行痰絡。和蒸餅糊丸。

用治酒食生痰。此方甚爲周密。酒食有形之積。酒雖無形。宜堅力以破之。膽星以協半夏。用膽製者。兼可以平肝膽之熱。青皮以協陳皮。青皮之行肝氣尤烈。二陳用治痰之主。食積去而後熱可除。神麴麥芽山查萊菔子。所以去酒食甘肥之積也。氣行而後積可去。葛根陳皮杏仁蘇子香附。所以升降而順其氣也。

蘇子降氣湯局方

治虛陽上攻。氣不升降。上盛下虛。痰涎壅盛。喘嗽喘促。或大便不利。按此所謂虛陽上攻者。陽極於上。不復歸根。如否剝之爲卦。故上盛而下虛。非熱非火也。氣雖盛於上。而其下津液已枯。其痰涎壅盛。其氣不下通。則痰涎亦留滯於上。而爲咳爲喘耳。是以大便不利。此乃秋金清燥之氣。乃所謂燥痰也。治者愼勿以爲火。

蘇子一錢○潤肺　半夏一錢五分○陽氣不能復入於陰，故仍君半夏以升降陽氣，而除其上壅之痰。謂半夏爲燥而燥痰不可用半夏者，其失之矣。　前胡一錢○泄高於下而　橘紅一錢○行痰必主半夏。利氣必主陳皮。　厚朴一錢薑炒行其痰氣，以除濕滿之鬱氣。　當歸一錢○此則萃津液以榮其而通升降之道路。　當歸根幹根幹潤澤，則枝葉流通而痰涎　肉桂二分○此又補命火以復其生氣於根不上壅。根荄之生氣復於下而通於上由命而肝行以當歸由肝達胃行以橘紅由胃上達行以半夏此自下而上也。由是順之以蘇子降之以前胡破之以厚朴而上之氣又復於下。上下通貫，無所謂上實下虛矣。　甘艸炙五分○以厚下也。　加薑一片煎。

氣擊斂而血枯燥，則謂之燥。燥者秋氣淒清之象也。燥則不潤，何以有痰？氣之所餘濕亦聚之。其下欲枯，故痰涎壅於上而津液不行也。此方乃所謂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苦下之者。今人所言燥，皆失其所謂矣。今人所謂燥，皆火證耳。

導痰湯

治頑痰膠固，非用二陳湯所能除者。

即二陳湯加膽南星一錢　枳實一錢

頑痰膠固亦燥痰也。惟燥故頑膽星以協半夏是辛以潤之，且苦以降之，加枳實以攻堅，所以破其膠固也。

茯苓丸指迷方

治痰停中脘，兩情疼痛。中脘胃也。手經六脈皆出入於膻中，痰停中脘，則胃氣之升膻中者不快，而手經六脈阻滯難通，兩臂滯痛而脈見沈細。

半夏麴二兩○製之爲麴，良其燥耳。然半夏實不燥，但製之爲麴亦佳，兼有消導之意。　茯苓一兩　乳拌蒸○茯苓則有燥意，乳拌以潤之，以滋陰也。　枳殼五錢麩炒○枳殼之破氣行氣，甚於陳皮。此以停痰故用之亦兼能斂陰。　朴硝猝得，只用朴硝撒竹盤中，少頃，盛水置當風處，即乾如芒硝，刮取用之。○痰停中脘，頑結膠固，故鹹以軟之。　薑汁糊丸，薑湯下。

亦本二陳之意，以其停結中阻，故加以變化潛消之術。用麴用硝，皆是也。其用鹹所以軟堅，勝燥也。喻嘉言曰：痰藥雖多，此方甚效。

控涎丹三因方

人忽患胸背手足腰臂筋骨牽引釣痛，走易不定，或手足冷痺，氣脈不通，此乃痰涎在胸膈上下，誤認癰

瘵非也。李時珍曰：痰涎爲物，隨氣升降，無處不到。入心則迷成癲癎，入肺則塞竅爲喘咳，背冷。入肝則膈痛，乾嘔，寒熱，往來。入經絡則麻痺疼痛。入筋骨則牽引釣痛。入皮肉則瘰癧癰腫，陳無擇三因方，並以控涎丹主之。殊有奇效。此乃治痰之本。痰之本，水也。濕也。得氣與火，則結爲痰。此方大戟能泄臟腑水濕，甘遂能行經隧水濕，白芥子能散皮裏膜外痰氣。惟善用者，能收奇功。按此方亦峻險而堅痰流注者，則必宜之。頑痰之與癰瘍，則何以別？曰：痰脈必滑而不勻，且或有結代閉塞者。

甘遂去心　大戟去皮　白芥子辛溫。芥性專入肝木，行於兩脇及筋膜之間，去兩脇支飲及皮裏膜外之痰。　等分爲末，糊丸，臨臥服五七丸，至十丸。

痰猛加丸，丸數無定，如腳氣加　檳榔行滯氣，沈木瓜斂陰能收水氣而消之。　松枝按當是用松節，使行於筋節膝脛也。　卷柏辛可行痰，藏能軟堅。　驚痰加　硃砂鎮心安神。　全蠍辛祛肝風，鹹補心血，酸收心散，驚則

動肝膽之風。驚氣成塊加　穿山甲攻堅破塊。鱉甲潛則動肝膽之氣。成塊還歸於肝。二甲皆入肝而遊陰轉堅。且亦能逐水濕也。蓬朮破堅積。行氣中之血。延胡索辛苦能通氣血之凝滯。肝則主血。故兼血分之意。熱痰加　益硝鹹以軟之且寒勝熱。寒痰加　胡椒補命火。隨宜加減。不必執一。

桂補命火。和榮血。

以行水爲行痰時珍稱之。謂得其本。然行水與行痰究有未容一視者。水流於委曲之地。氣有所滯而不能到。然後停積而爲痰。使氣果流通而無不到。則水自無所淳濕而安得爲痰也。肺爲氣主。氣有所滯而不周。是皆宜責之肺氣所不徹。淳濕愈加膠固。淳濕膠固。氣愈窒

而不行。是則頑痰燥痰。牽引流走之痰。皆一類也。燥也者。金氣偏有斂斂而木之生氣不得行也。驚氣亦然。故此方所主。究在經絡委曲凝滯之濕。苦燥辛行。其得用尤在白芥子。甘遂大戟。苦以燥濕。白芥。辛以行之。雖曰以行皮裏膜外之痰。而辛散之性。實能使肝氣大行。不爲清燥所遏。不止行皮裏膜外不然者。則無所爲控涎也。其所加用。則有鹹輭消之以其類也。潤下作鹹。濕之凝結也。鹹則還能輭堅。故用以消燥結之痰。如卷柏全蠍穿山甲鼈甲益硝。皆其類也。不用二陳。二陳所難猝及也。

三仙丸　百一方

治中脘氣滯。痰涎不利。胃氣不上輸。則肺氣無能四布。肺氣不四布。則滯積不行。

南星麪四兩　半夏麪四兩　香附米二兩。○行肝氣以疏脾胃之鬱。而亦能行濕。

糊丸。薑湯下

此治胃氣不舒者。亦本二陳之意。而主治中脘發陳鬱也。故南星半夏皆用麪。而以香附代陳皮。香附之行氣爲尤快也。

百花膏濟生

方已見肺部。此治喘嗽不止。只百合款冬花二味。

此治肺虛而燥者。百合以斂之。款冬花以温之。

半夏天麻白朮湯。東垣

治脾胃內傷。眼黑頭眩。頭痛如裂。身重如山。惡心煩悶。四肢厥冷。謂之足太陰痰厥頭痛。東垣曰。太陰頭痛。必有痰也。少陰頭痛。足寒而氣逆也。太陰少陰二經雖不上頭。然痰與氣逆。壅於膈中。頭上氣不得暢而爲痛也。按痰本於濕。濕主於脾。太陰頭痛之主痰固也。而痰之所以生。則脾胃內傷。脾土不能勝水。故

濕。於濕而成痰。痰何以逆厥。則肝氣欲行於胃而濕壅之。胃氣欲輸膈上而痰隨之。是以逆厥而上也。胃氣既弱。而痰溢於膈。升降不能自遂。是以惡心煩悶。濕氣浸淫肌肉。故身重。陽氣不能周布。故四肢厥冷。頭爲諸陽之會。痰壅胸膈。則陽氣不得上行。而頭痛目眩。頭痛非太陰。而太陰致頭痛矣。此何以辨之。以身重四肢厥冷。而其脈必沈緩不勻也。

半夏薑製二錢。痰滯在脾胃。仍以達陽氣燥脾濕爲主。麥芽一錢五分。甘鹹平。不惟輭堅化食。而且有宣達生氣解鬱去濕之意。神麪炒一錢。甘辛。以鬱於濕熱而變化。故有能變化而除濕熱之長。凡半夏南星之用麪者。亦是此意。然不如直用半夏而佐以神麪之爲捷也。白朮一錢。脾胃內傷。必用白朮健之。蒼朮泔浸五分。以宣達肝氣。以疏通脾濕。陳皮五分。主於行氣。氣行則濕行。必仍用陳皮。人參五分。補益中氣。乃足爲行痰去濕之本。黃芪蜜炙五分。益胃氣而輸之膚中。使痰濕不得而壅之。茯苓五分。欲滲脾膈之濕。必仍用

茯苓。此方中半夏陳皮茯苓。仍二陳湯也。人參白朮茯苓。則四君子湯。合之則六君子湯。以除痰濕以理脾胃必此爲之主。但不用甘草。蓋治病急。不欲其緩而中守。以滋滿壑。澤瀉濕以下行之宣路。天麻五分。痰中壅則上虛。以上虛故頭痛。天麻宣達陽氣以直上於頭目。頭目得陽氣之充則陽實而痛可定。此非用以祛風也。方中皆除痰補中之藥。惟用此味以上治頭痛。故方頭特表其名曰半夏天麻白朮湯。乾薑三分。脾胃不能制濕。是中寒也。用乾薑以助二朮而温之。黃蘗酒洗二分。水濕之不下行。是腎不攝水。用黃蘗以泻之。以助茯苓澤瀉。而宣達膀胱。使之能出水也。

每服五錢。兩服而已。

痰變無窮。要本於濕。濕淫四注。要歸於脾。脾不制濕。痰乃生焉。經絡肌肉之痰。可以行水之法逐之。而非其本也。治本必從脾。脾濕主二陳。脾胃內傷。則參芪茯朮不容缺。此方以治痰厥頭痛。法至周密。然不獨痰厥頭痛也。中虛而痰壅。宜視此爲則而斟酌焉矣。

白金丸

治癲狂失心。按多喜爲癲。多怒爲狂。大槩分之則然。內經治狂證。絕其飲食。飲以鐵落水。謂其陽之有餘。而治從陽明也。癲證則未言治法。顧癲狂之證。每因七情鬱抑而成。而七情皆由於心。心血涸而痰湊之。則神明迷亂。而癲狂之疾成焉。其爲癲爲狂。則因乎其人之強弱耳。不能有大別也。古者人民質朴而和樂。以七情失心者寡。其有狂證或因熱鬱陽明。如陽明傷寒發狂之類。故其治與後世不同。不容泥古矣。

白礬三兩。酸能收心之散。鹹能補心之虛。且輭堅而消頑痰。鬱金七兩。苦能寫心之妄火。辛能開心之鬱塞。且能去惡血。薄荷糊丸。薄荷辛寒。行肝氣而除痰清熱。

治癲狂之方甚多。此方爲簡易而有理。然知也無涯。則非藥餌所能與。

辰砂散

治風痰諸癇。癲狂心疾。按癇病有得之驚恐憂怒者。亦有稟之於胎中者。其平時無病。如常。其猝發則仆跌搐搦。口吐涎沫。叫吼如豬羊聲。食頃乃甦。人以其聲分六畜爲說。此俗論也。大抵癇證雖因七情。亦兼外風。情有乍傷風淫乘虛湊之。病不即發。溢於奇經。奇經滯而成痰。以不在十二經中。故病不常發。偶或有觸而後發也。其在督脈。則角弓反張而仰跌。其在蹻脈。則足高而側仆。其在維脈。則手搐而俯仆。其在陽則身熱脈浮。其在陰則身冷脈沈。大約在陰者爲難治。此亦無庸細分。要亦風痰隨經乍承心關而病癲癇狂。同類並稱。其實癇證之與癲狂。則又有別也。

辰砂光明者一兩。鎮心安神。乳香光瑩者五錢。入心而散瘀血。棗仁炒五錢。寫肝膽之火。收心神之散。温酒調下。恣飲沈醉。聽睡一二日勿動。此爲萬一驚寤。不可復治。治痰癇者。治其風痰迷心耳。然其病不恆在心。則無從爲治。服此者宜於其乍仆而復甦時服之。以潔清其靈府。而滌蕩其餘邪。又藉酒力以使藥氣亦溢奇經而直指其痰之所在。爲祛除之。故須使沈醉熟睡勿動。而後可以奏效萬一。驚寤則不可復治。

治癇藥亦甚多。此方最有理。又本方加人參一兩。蜜丸如彈子大。名甯志膏。每服一丸。薄荷湯下。亦佳。加人參則可於平時服之。平時有以固其心神。則風痰亦自不能猝犯也。

牛黃丸

治風癇迷悶。抽掣潮涎。此證在小兒爲多。大人亦間有之。

膽南星 全蠍去足炙 蟬蛻各二錢 牛黃 白附子 殭蠶洗焙去絲 防風 天麻各一錢五分 珍珠 犀角

麝香各五分　煮棗肉和水銀五分細研合入藥末爲丸或荊芥湯或薄荷湯或薑湯下。

牛黃丸各有配合不同茲錄一方備用緩急而已。

方劑

燥部

升陽益胃湯再見　蘇子降氣湯再見
定喘湯　瓜蔞丸
麻黃人參芍藥湯　越鞠丸
四磨飲　七氣湯
四七湯　養心湯
人參養榮湯　黃芪建中湯
黃芪湯　炙甘草湯

甘草乾薑湯　丁香柿蒂湯
橘皮竹茹湯　秦艽扶羸湯
清燥湯　五磨飲
三解湯　小柴胡湯再見
清脾飲　柴平湯
柴苓湯再見　四獸飲
常山飲　何首烏湯
龜甲飲

凡二十九方內複見四

火部

黃連解毒湯　涼膈散
升陽散火湯　火鬱湯
葛花解酲湯再見　瀉黃散
清胃散　甘露飲再見
補脾胃瀉陰火升陽湯　瀉白散
人參白虎湯三見　二母散
蒼耳散　辛夷散
清骨散　石膏散
大補陰丸　腎熱湯
小薊飲　左金丸再見

瀉青丸　龍膽瀉肝湯
蓮子清心飲　導赤散再見
伏兔丹　金鎖固精丸
珍珠粉丸　定志丸
桔梗湯　利膈湯
元參升麻湯　犀角地黃湯
槐花散　秦艽白朮丸
柏葉湯　活血潤燥生津湯
清燥養榮湯　秦艽鼈甲散
黃芪鼈甲散　人參清肌散

白朮除濕湯　三黃解毒湯

秋葵油

凡四十三方內複見五

婺源汪　紱雙池輯後學　同校字

方劑

燥部

燥淫於內。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苦下之。按治以苦溫者。以燥爲淒清之氣。金氣也。故以火勝金。以溫勝涼。但異於補肺之用酸。而第以苦泄辛瀉蓋燥爲陰邪。遏抑生氣。故不欲助之斂。而但泄之以苦。散之以辛。然外淫必乘於內之不足。如使肺虛不能斂氣。而致淸淫漸深。氣散血枯。則酸澁以補正。亦自不能已。此宜權以善之矣。燥爲金氣。淒淸涼肅。有類於寒。卽寒之輕者耳。自立秋已行金令。而暑氣未退。濕令正行。此時之淫。三氣交雜。爲病爲痛。多起於此時。以濕熱伏於中。而淸燥束其外

也。及秋分後則燥令大行。而草枯木脫。人之陽氣亦愈加遏抑於內。是以諸濕枯涸乾勁。皴揭皆屬於燥。此金氣嚴肅收斂。使然。非肺金不能生水之誠。惟秋氣淸高而不下。故當苦以下之。秋氣肇斂而不舒。故當辛以散之。而甘則以緩之。及至立冬。則寒水布令。而燥氣卽寒威矣。後世之言燥者。乃大抵只云火淫。火炎水涸。是則當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與經之所云治燥淫者。正相反也。此不可以不辨。至於燥有自內生者。則七情之鬱情鬱而不得舒。亦陽氣之犖斂而不舒。其氣象多慘淒。丹溪以六鬱皆屬之燥誠得之矣。諸氣憤鬱皆屬之肺。肺不足以主氣。則氣先鬱鬱。必有鬱之者。卽燥淫也。

升陽益胃湯

已見濕部。此復述之。以夏秋之交。濕熱方退。而餘氣未消。則脾胃氣虛。乃燥令復行。兼見肺病。灑淅惡寒。慘慽不樂。是則燥來於外。而不復散。陽鬱於內。而不得舒。其病自屬之燥矣。李東垣曰。此治肺之脾胃虛

何故。秋旺用參朮芍藥之類。反以補脾胃虛。則肺併受病。故因時而補。易爲力也。又曰胃乃脾之剛。脾乃胃之柔。飮食不節。則胃先病。脾無所稟而後病。胃爲十勞役疲倦。則脾先病。不能爲胃行氣而後病。胃爲二經之海。脾胃既虛。十二經之邪。不一而出。假令不能食而肌肉削。此本病也。右關脈緩而弱。此本脈也。或本脈中兼見弦脈。證中或見四肢滿悶。淋漉便難。轉筋一二症。此肝之脾胃病也。當加風藥以瀉之。脈中兼見洪大。證中或見肌熱煩熱。面赤肉消一二證。此心之脾胃病也。當加瀉心火之藥。脈中兼見浮濇。證中或見短氣。氣上喘咳。痰盛皮澁一二證。此肺之脾胃病也。當加泄肺及補氣之藥。脈中兼見沈細。症中或見善欠善恐一二症。此腎之脾胃病也。當加瀉腎水及瀉陰火之藥。百病皆從脾胃生。處方者當從此法。加時令藥。按此乃東垣治主脾胃之大旨。而土爲金母。秋令繼濕而行。則此時治燥。尤當本之脾胃。故重錄此方。以爲治燥淫之首法。

黃芪 二兩○補胃氣而上輸於肺。 **人參** 一兩○補土而卽以生金。 **甘草** 炙一兩○

補土生金。 **半夏** 一兩○宣達土中之陽使之通行上下。而不爲陰氣所鬱。 **羌活** 五錢 **獨活** 五錢 **防風** 五錢○此以祛燥淫之外束者。燥氣近於寒。能遏肝木之生氣。故辛散以達之。亦與寒濕略同。 **陳皮** 留白四兩○助半夏以行陽氣。 **白朮** 土炒三錢○助人參以健補脾胃。 **茯苓** 三錢○以滲留濕。小便利不渴者。去此不用。 **澤瀉** 三錢○以瀉濁濕。不淋者去此不用。朮苓瀉又皆以承土令之後。而去其滯濕之留者。 **黃連** 二錢○以瀉心脾之火。而去暑喝之。 **柴胡** 三錢○升達內鬱之陽。 **白芍** 炒五錢○補斂肺氣而定晏陰。肺陰足以斂氣。則陽氣自升而得所主。燥淫不得以乘之。 **每三錢薑棗煎。**

陽氣宣達。長夏而極。秋令承之。遽爲斂陽。常有餘。爲陰所斂而不能達。則鬱矣。陽鬱於中。陰不能斂。陰盛則內爭。爲虛。陰微則外束。時方兼令。不退聽也。灑淅惡寒。慘悽不樂。此燥淫也。燥卽灑淅慘悽之謂。人生陽也。陽氣宣達。而非熱盛火炎之謂。

後無痾。而陽氣本於腎命。行於肝膽。滋於脾胃。然後達於膻中。暢於四表。故宣達其陽。則濕熱可無鬱而燥之外束者。亦以自平。然陰陽貴得其平。而後陽不至於過散。芍藥以斂之。順時之正也。凡東垣方主治脾胃。而脾胃之治。又兼可斂肺。則其減。惟通其意者。能自得之。方不具錄。

蘇子降氣湯

已見濕部。其虛陽上攻。氣不升降。痰涎喘嗽。是正以燥淫束於外。陽氣鬱而上爭。而陽氣內虛。則下莫爲繼。前東垣方主於升陽。爲脾胃虛弱。中有餘邪。而陽氣不能升者治也。此方主於降氣。爲肺氣虛熱。肝腎陰寒。而上下不相濟者治也。其實則皆爲陽鬱於陰。故以此爲治火之劑。誤矣。

虛陽上攻。氣上逆也。肺苦氣上逆。則苦以泄之。蘇子前胡厚朴皆苦。能降泄者。而莫或遏之。氣胡爲逆。痰涎喘嗽。皆氣爲清寒所遏而然。故辛以瀉之。蘇子前胡半夏橘紅。又上盛則下竭。肉桂當歸以復其陽於下。上下相承。陽乃不逆。有降有升。氣乃不竭。此正所謂燥淫於內。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苦下之者。凡薄寒侵肺。皮毛灑淅。鼻塞咳嗽。皆只是燥淫。

定喘湯

治肺虛感寒。氣逆膈熱而作哮喘。按此所謂寒卽燥也。肺不足而燥淫乘之。其異於寒者。果其傷寒必且作熱。頭痛鼻塞畏寒。此止於氣逆。則薄寒所謂燥也。氣逆者肺主氣而燥淫傷肺。則氣失所主。故上逆而不能下。氣逆而膈熱者。猶傷寒之作熱。此陽爭於肺。故只膈熱而未及周身。燥淫自上。先及其標。與寒淫

在下而傷其本者。又不同。膈熱而作哮喘者。陽併爭而不得越。則痰濕上湧。隨之抑其人先有積痰也。氣不足則喘喘而有聲。其痰鳴。亦猶秋聲也。

白果 三十二枚炒黃。○甘苦澀。甘補肺金。澁斂肺氣。苦泄肺逆。故以爲君。麻黃 三錢。○升肝氣以瀉肺邪。去其寒燥之外束。半夏薑製 三錢。○行陽凡哮喘家服麻黃不發汗。半夏氣於土中。去其上湧之痰濕。款冬花 三錢。○辛溫。行肝氣於上部。而散其外閉之清寒。桑白皮蜜炙 二錢。○斂肅清之正氣。行積聚之痰。蘇子 二錢。○降逆。散外束之清寒。降憤爭之虛火。杏仁 去皮尖一錢半。○降逆氣。破結痰。潤心肺。黃芩 一錢半。○清肺熱。泄膈熱。甘草 一錢。○以和中氣。而後氣順。加薑煎。

肺爲氣主。肺不足而燥淫乘之。故以斂肺清金爲主。白果爲君。而款冬花桑白皮皆斂肺清金之助。而祛外寒者輔之。麻黃爲主。而款冬花蘇子又以

助之。邪外束而陽憤爭。故氣逆膈熱而喘。故以降氣泄熱行痰之藥佐之。捍其外。靖其內。大法與治寒同耳。

瓜蔞丸

治積年哮喘。偶觸清寒。即發。此有寒痰宿積於肺。而胃氣方實盛。故和緩則相安。更遇外寒觸之。則陽氣鬱而忿爭。積寒併發。氣促而喘矣。此病小兒多有之者。

瓜蔞 一枚用麪包裹煨熟。去麪用。○甘寒滑潤。性質輕浮。入肺能蕩肺中之積熱沈寒。此用麪裹煨之者。殺其寒而資其潤。且麥本金穀。亦能補肺而潤燥也。百部 四兩。○苦甘溫。功專入肺。以去沈寒宿冷。麻黃 二兩。○以祛肺寒。非此不徹。黃芩 一兩。○以泄肺火。清膈熱。杏仁 一兩。○破結痰。潤心肺。降逆氣。合爲末。搗瓜蔞爲丸。清晨服。不時喘咳。身有微熱。此清淫耳。遽以虛火治之。有反致成勞瘵者。清淫散則氣平。喘定。咳止。熱除矣。清清寒也。即燥也。

麻黃人參芍藥湯 東垣

治吐血外感寒邪。內虛蘊熱。按此方乃東垣經驗得意之方。脾胃本虛。獨居曠室。夜臥熱炕。衣服單薄。內虛而臥熱炕。則內蘊虛熱矣。衣單而居曠室。則外受寒邪矣。寒遏於外。熱不得舒。迫而傷陰。血出於口。補表之陽。瀉裏之熱。其治當矣。乃此以治寒。而子附之燥部者。寒重傷而即病。則爲傷寒。此以曠室衣單之故。且不至病傷寒。則其寒薄而淺。淺薄之寒。受而不覺。是亦燥淫而已。惟其陽虛而不能發越。故外寒束而不散。內復有蘊熱。所以迫而傷血。要其治法。則亦與傷寒同。

桂枝 五分。○補表之陽虛也。麻黃 一錢。○去外寒。黃芪 一錢。○實表益衛。甘草 一錢。○補脾。白芍 一錢。○安太陰內熱。人參 三分。○益元氣而實表。麥冬 三分。○保肺氣。去火清金。所以保肺。五味子 五粒。○安肺氣。

斂氣固金。所以安肺氣。白芍言安太陰。兼脾肺言。此言安肺氣。專以肺言。當歸 五分。○和血養血。熱服方內東垣本註。加註以發明之。

實其表所以祛外寒。桂枝黃芪人參。皆能實表之陽。即麻黃以達陽氣於表。亦所以實表也。此之用麻黃。有必非麻黃不可者。安其裏所以瀉虛熱。甘草人參芍藥五味子。皆所以安內。而即以瀉虛熱。積寒外束皮毛。未入於經。虛陽上攻於肺。肺與皮毛相表裏。外邪束皮毛。則內鬬於肺。肺故虛陽上行。則鬱於肺。不得越而成熱。肺爲爭所。故保肺急焉。人參麥冬。白芍五味子。而脾胃素虛。則肺氣不足。補中尤要也。參甘草虛熱迫陰而咳血。故歸芍以斂之和之。白芍斂陰而安之。師其意焉。應變可無窮也。李時珍曰。當歸和血而養之。足以爲萬世模範矣。益取仲景麻黃湯與補劑各半服之。但凡虛人當服仲景方者。當以此爲則也。

越鞠丸 朱溪

統治六鬱。胸膈痞悶。吞酸嘔吐。飲食不消。按六鬱者。氣鬱則胸膈痞悶。血鬱則四肢無力而能食。痰鬱則氣喘而咳。火鬱則日昏便赤。濕鬱則身重筋節痛。食鬱噯酸不能食。此其大略也。氣鬱脈沈澁。血鬱脈沈弦。痰鬱脈沈滑。熱鬱脈沈數。濕鬱脈沈緩。食鬱脈沈濇而寸口獨緊盛。此既言統治六鬱。而又言胸膈痞悶。吞酸。嘔吐。飲食不消者。六鬱皆主於氣。氣主於肺。而肺氣又稟於脾胃。氣升則肺氣足。肺司治節。則六鬱皆平。朱丹溪曰。鬱爲燥淫。燥乃陽明秋金之位。肺屬金。主氣。主分布陰陽。傷則失職。不能升降。故經曰。諸氣憤鬱。皆屬於肺。愚按丹溪謂六鬱爲燥淫。是也。然燥爲外淫。則與寒風暑熱火同爲得之外感。而燥淫屬肺。肺傷而失職。必有所以失職者。惜丹溪未之言。內經於主客六氣。多變燥言清。然則燥淫爲病。清涼冷之氣。夫亦斷可識矣。寒乘於腎。足太陽膀胱先受之。風乘於肝。則肝及筋受之。暑乘於心。小腸三焦多受之。濕乘於脾。脾胃肌肉受之。燥乘於肺。則肺大腸受之。此六淫之自外乘也。然亦有自內作者。腎

虛則生寒。肝虛則生風。心虛則生熱。脾虛則生濕。肺虛則生燥。是也。肺傷失職而爲鬱。此燥之自內生者。鬱主於肺燥。肺何爲有六。曰氣行則潤。潤則無不行。鬱則燥。燥則無不鬱。血也。痰也。火也。濕也。食也。皆以燥而鬱者。風寒何以不鬱。曰風寒鬱則成熱。然寒鬱物者。非鬱於物者。寒之鬱物。甚於燥。燥鬱之初。寒鬱之極。秋始收斂。而冬則閉藏者。以其閉藏則氣且消沮。而不止於鬱。故不言鬱。其實寒閉作熱。何嘗非熱鬱乎。風之爲性。發散條達。不鬱於物。亦不鬱物。其有濕熱所兼挾而動。而非鬱也。然則肺傷失職而爲鬱。其燥亦非盡自內生。而外淫亦實有以乘之。重見而爲病。爲痛。輕之亦滿悶胕倦。咳嗽身痛。身重少食。皆何嘗非燥。

香附 宣達氣血。通利三焦。蒼朮 泔浸炒。辛烈。大行肝氣。疏通脾胃。自外淫也。甘補肝破鬱。燥濕。撫芎 微血海。上達巔頂。神麯 炒。以穀食辛甘。行血中之氣。下社寒。故能和中開鬱。消滯去脹。破結行痰。而不傷於正氣。梔子 炒黑。苦酸。能斂相火之妄行。而瀉三焦之水逆。等分。麵糊爲丸。用麵糊者。麵以滲脾。成而能破鬱。濕鬱加 茯苓 白芷 宣胃火鬱加 青黛 辛鹹。舒肝木相火之濕。而補心氣。痰鬱加 南星 半夏 瓜蔞 專清肺痰 海石 消鬱血鬱加 桃仁 紅花 氣鬱加 木香 檳榔 食鬱加 麥芽 山查 砂仁 挾寒加 吳茱萸 寒不言鬱。寒物者。非鬱於物者。寒燥同類。內有積寒。而燥復動之。則相挾耳。吳茱萸亦行肝而破鬱也。或春加 防風 夏加 苦參 冬加 吳茱萸 不言秋者。本方經所謂升降浮沈。則順之。寒熱溫涼。則逆之也。此以主客運氣言也。

鬱者陰鬱陽也。因剛揜也。澤無水。因故鬱。氣陽剛也。而所揜。是剛揜也。兌卦本以陰揜陽。而困卦則以兌之陰揜坎之陽。兌爲澤爲金。正秋之位。本屬肺象。以兌揜坎

則木下漏。鬱於地中。而澤無水。正燥淫乘肺。而陽氣不得上行。爲肺燥不能主氣而鬱之象也。陽氣鬱而不舒。則血濕濕壅痰阻火熱。而飲食亦不消。諸鬱皆病矣。故治鬱者。治其氣而已。行肝木之發生。破燥金之斂。使肺不失節。肺主治節。澤上有水。中正以通。水即陽氣之謂。則氣舒而諸鬱皆散。故此方以統治六鬱。越鞠者。發越鞠鬱之謂也。辛以潤之。正所以治其燥也。朱丹溪曰。鬱病多在中焦。脾胃水穀之海。五臟六腑之主。四臟一有不平。則中氣不得其和。而先鬱矣。此方藥兼升降者。將欲升之。必先降之。將欲降之。必先升之。蒼朮辛烈。雄壯。固胃強脾。能徑入諸經。疏泄陽明之濕。通其欲降。香附陰中快氣之藥。下氣最速。一升一降。故鬱散而平。撫芎足厥陰藥。直達三焦。上行頭目。下行血海。爲通陰陽血氣之使。不但關中焦而已。胃主行於三陽。脾主行於三陰。脾胃既布。水穀之氣得行。則陰陽臟腑。不受燥金之鬱。皆由胃氣而得

通利矣。按丹溪此論主於脾胃。與東垣略同。然以言不受燥金之鬱。則是鬱在脾胃。而鬱之者燥金。病在中焦。而所以病者。由於肺也。其所以用藥。丹溪亦主言脾胃而愚則以爲行肝者。幸以行氣。則皆稍肝。木自土中生。行脾胃之氣。正所以達肝氣。所言雖似不同。其致一也。

四磨飲 嚴用和

治七情氣逆。上氣喘急。妨悶不食。夫七情不盡關於肺。而氣逆則肺爲之病。肺主氣而出治節。肺治不失節。則氣得所主而升降。皆順肺治失其節。則胃氣沮於下而不能升。故反鬱於膻中。而不得降。是以上則氣逆喘急。而中亦妨悶不食。人之七情。惟喜爲舒暢之氣。餘若怒憂思悲恐驚。則皆有所拂逆而氣鬱不揚。七情皆主於心。而心肺同處膻中。膻中氣血之會。氣血舒暢。則喜樂出焉。氣血不舒暢。則鬱結亦存焉。大抵憂思恐懼多傷於心。心傷而血涸。怒憤悲哀總多傷肺。肺傷而氣沮。氣沮血枯。總歸於燥。何者。遏抑閉藏。固秋令也。當斂而不能斂。治節之失。非所以斂。而斂亦治節之失。惟其不能斂。是以非所斂。其正氣

傷也。此四磨飲治七情之傷肺氣者。

檳榔苦溽温。潰能補肺而斂氣之正。苦能泄肺而降氣之逆。其形質堅而下垂。能攻結破鬱。以墜之下極。

沈香辛苦温。辛能升胃氣於膻中。苦能泄肺氣以歸腎。其性質重而下沈。能通天徹地。以反固源本之烏藥苦辛温。辛能行肝命之氣。以舒心脾之鬱。苦地。能順膻中之氣。以泄肺胃之逆。且以祛逐清寒。

人參大補中氣。而升之肺。使肺有所滋。則治節能不失。

等分。濃磨。沈香不喜見火。而檳榔沈香烏藥質皆堅硬。磨之者不惟用其氣味。且用其形質。以重而能降逆攻結也。因併人參亦磨之。

煮三四沸。温服。一方去人參用枳殼。謂氣實者宜枳。焉得復實。且正惟人參可以潤肺之燥耳。

此亦行肝氣之升散。破肺金之斂斂。而燥由內鬱。則肺化不行。故人參補之。有升而後有降。降之乃所以升之。

氣行則鬱舒矣。

七氣湯 三因方

治七情氣鬱。痰涎結聚。咯不出。咽不下。胸滿喘急。或咳或嘔。或攻衝作痛。按此治內鬱而兼外淫者。故主於治痰。痰以熱生。濕以燥成。寒以氣鬱。燥故結聚而咯不出。咽不下。故愚以痰頑不滑歸之燥也。其所謂七氣。謂寒熱喜怒憂恐悲也。然喜不鬱氣。怒不異悲。此亦以猝喜猝怒加憂之餘。正化方虛熱內作。外復襲於清寒。而濕聚成痰。以交鬱於肺胃間耳。所謂七者。當是喜怒憂思及清熱濕也。

半夏薑汁炒 厚朴薑汁炒 茯苓四錢 紫蘇二錢 半夏厚五錢

朴茯苓。皆行氣祛痰去濕藥也。用半夏能通順陰陽之氣。厚朴能除熱濕。散清寒。茯苓以養心神。定肝魂。去脾濕。則內外有以兼治。其用紫蘇。則專以宣達肝氣而外逐清寒。此方治內鬱之意少。而宣外鬱之意多。與四磨飲不相似也。

加薑棗煎。薑以行痰。去清寒。棗以和中。益肺氣。而皆潤燥也。

內外交鬱而氣不行。肺氣不行而痰結聚。此以除痰者通其氣之內鬱。以宣氣者散其清燥之外鬱也。

四七湯 局方

治七情氣鬱。痰涎結聚。虛冷上氣。或心腹絞痛。或膨脹喘急。按此治七情久鬱而傷氣。肺氣久虛而生寒。寒者。肺主氣。腎納氣。肺不能主氣。則腎無所納。腎之陽氣不足。則虛冷上攻。

人參一錢。肺之正氣。官桂一錢。肺不主氣。則腎久虛。以此補之。無所納。腎陽不足。則肝氣無以行。肝氣不行。則寒水之氣反上行。而或爲絞痛。或爲膨脹。官桂所以補腎之陽。而行肝氣之鬱也。

半夏一錢。又以升達肝氣於土中。而出之脾胃之上。且以燥濕祛痰也。

甘草五分。以和脾生氣。以益肺主氣。而又以緩肝之急。

加薑煎。心腹痛加延胡索。五分。辛苦温。能統通血之寒凝窒滯。

肺氣久鬱。必成虛寒。燥鬱之氣陰氣也。與寒同類者。陽不勝陰。則漸斂而寒矣。此以傷氣者言也。若傷血而致血涸。則亦反成熱矣。補肝而達之胃。官桂由胃而輸之肺。半夏補肺以爲氣主。人參陽之舒暢令行。陰之挈鬱自解。此與越鞠丸。方異而意同。凡鬱而肺氣虛寒者。則宜此。又非必待久鬱也。鬱雖久而仍覺有熱者。又宜越鞠丸。

養心湯

治心虛血少。神氣不寧。怔忡驚悸。按心用血者。心虛血少。由思慮憂勞。用血之過。故血少。血少則心失所養。而益虛矣。此亦七情之挈欽抑鬱。而偏傷於血分者。鬱在氣則肺傷氣。而傷心何也。曰金氣淫而侮所不勝。則傷心。乘其所勝。則傷肝。故氣鬱則肝不行。血鬱則心失養。且金勝則火衰。故血少而神氣不寧。屬之燥淫。秋氣肅殺。而木無津液也。

黃芪蜜炙一兩 當歸酒洗一兩 黃芪補胃氣以輸之肺。歸之肝。猶木之生氣日滋。則土膏萃。當歸壯衛氣而布之周身。本足以通氣之。以養之。而榮於周身。達於枝葉也。 川芎一兩 辛行肝氣。上達巔頂。下徹血海。本足以破氣之鬱。合當歸則又以行血中之氣。而通血鬱也。 肉桂二錢半 潤腎補肝。大行肝氣之鬱。且色赤能蒸津液。以化血而通於心。 遠志二錢半 交腎氣於心。以濟水火。且能解七情之鬱。 酸棗仁炒二錢半 瀉肝之過。收心之散。以靖思慮。 柏子仁油二錢半 辛甘鹹潤。補養心神。潤燥益血。 茯苓一兩 定魄拘魂。使無妄馳。 茯神一兩 ○棲魂於心。使神有所依。心神以靜存而舒。以偏主而鬱。心血以靜養而滋。以妄用而潤。所謂靜則神藏。燥則消亡也。故芪歸芎桂所以滋血。而二仁二茯所以甯心。甯心所以解鬱。滋血所以潤燥。 人參錢半 五味子二錢半 ○人參補脾土以養肺金。且益陽氣而能生陰血。合五味子則氣歸於肺。而氣有所主。不旁耗矣。五味子酸溫。收心補肺。留津液以潤肺而通其氣。猶木之生氣。周則入秋津液不涸。斂得所斂。而非有所鬱也。 甘草炙一錢 補土。半夏麴二兩 ○行中。且鬱則必有痰。半夏亦以除痰。其用麴者。麴以鬱變。因其變以治鬱。陽氣內通。而陰鬱以解。 每服五錢

燥淫乘於肺。情鬱本於心。心火發揚。鬱則挈斂。人心不快。觸目皆秋。秋令乘之。總歸於燥矣。是以七情之鬱。皆屬燥淫。肺鬱氣沮。心鬱血枯。氣索血枯。秋之爲象也。此方主滋血以養心。所以平其鬱。佐以斂肺。而益氣所以卻燥淫。使無隙可乘。且氣以倡血也。君以半夏麴散鬱

潤燥之微意。方夏至一陰生。而已榮於下。其辛滑能散。能潤。正所謂生氣內固。而不爲秋氣所傷者也。

人參養榮湯

治脾肺氣虛。榮血不足。驚悸健忘。寢汗發熱。食少無味。身倦肌瘦。色枯氣短。毛髮脫落。小便赤澀。亦治發汗過多。身戰脈搖。筋惕肉瞤。按脾肺氣虛者。由七情之有所鬱。而脾肺之化虛也。鬱而氣沮。則肺胃病鬱。而血枯。則心脾病。而七情之鬱。皆本於心。榮血不足。則心病矣。驚悸健忘。寢汗發熱。心病血少也。食少無味。身倦肌瘦。脾病也。色枯氣短。毛髮脫落。肺病也。小便赤澀。津液枯也。身戰脈搖。筋惕肉瞤。皆以氣沮血枯。而不足以榮於周身之故。

人參錢一 白朮錢一 黃芪蜜炙一錢 ○此以補肺胃之氣。 甘草炙一錢 ○此以陳皮一錢 ○以行氣散鬱。 當歸酒拌一錢 熟地黃一錢 補血而養心。

桂心一錢○以行血散鬱。五味子七分炒杵碎○補肺金而生腎水。遠志五分○升腎水以濟心火。茯苓七分○安心神以滲脾濕。白芍一錢五分○瀉肝以和脾使之能生血。收心以斂肺使之能生氣。故以此爲君藥。加薑棗煎。

此爲氣血皆傷而枯燥者設。故主於補脾胃而滋氣血。又斂肺以爲氣主。五味子健脾以資血源。氣血足則心氣亦以和平。鬱散而滋榮潤澤矣。養榮主血言。以情鬱歸於心爲主也。

黃芪建中湯 金匱

統治虛勞諸不足。亦治傷寒汗後身痛表虛惡寒脈遲弱者。按虛勞不足。謂氣血枯竭也。傷寒汗後而身痛。則亦氣血枯也。津液枯而陽氣拳斂不舒。故脈遲弱。

桂枝三兩○以行榮。甘草一兩○以補中。生薑三兩○桂枝以行榮。甘草炙。生薑以行衛分。大棗十二枚○以益脾胃。芍藥六兩○重用芍藥。可理脾胃。大棗以益脾胃。芍藥以瀉肝和脾而使之生血。收心補肺。黃芪一兩五錢○益胃氣而輸之而使之主氣。黃芪肺。壯衛氣以布行於周身。入飴糖一升。大補脾胃。以爲資生氣血之主。且飴由糵化而成。其膠粘滑潤。尤足以化堅去滯而滋養氣血也。微火解服。

此方之意。與人參養榮湯大意略同。主於補脾胃而宣達氣血。其君飴糖。與前方用四君子同。其重用芍藥。與前方君芍藥同。其治證亦同也。

黃芪湯 本事方

治心中煩躁。不生津液。不思飲食。按燥鬱之至則津液枯。津液枯則轉而似熱。此高秋水涸土乾。草枯木落時也。津液自下而上。本於腎之眞陰。而隨元陽以上行。藏於土中。注於草木。肝者幹也。木之根幹。肺者蒂也。蔽蒂於上。木之枝葉也。上氣和調。則土膏所榮由根幹而上。暨枝葉及夫陰氣外來。元陽下抑。則土膏枯竭。澤不上榮。陽鬱在土中。而陰燥先見於枝葉。故肺病也。心中煩躁。枝葉枯也。津液不生。土膏竭也。不思飲食。元陽抑也。脾胃賴飲食以滋氣血。飲食減。則津液愈枯。津液枯則心愈煩躁。故治躁者必留意於脾胃而此方兼以補肺焉。

黃芪四兩○補胃氣而輸之肺。則肺可不燥矣。五味子三兩○肺虛則不能斂氣。故五味子以補之。然後胃氣之上輸者。肺得而主之。以布於周身也。麥門冬三兩○肺金不清。而雜以陰濁。故有非所斂而斂者。麥冬以清之潤之。而後肺乃不燥。熟地黃三兩○肺主津液。津液之本。在腎之眞陰。不滋腎之眞陰。則土膏下涸。無以上行於枝葉。故熟地以資腎元。使津液有本也。芍藥三兩○津液本於腎。而潤澤於土中。不自土中受之。無以自根荄而上行枝葉。故芍藥以和脾而爲之節焉。凡辛者散津液而行之。凡酸者致津液而聚之。此證非腎虛而無津液。實脾肺鬱於清燥之淫。而無以致津液耳。故芍藥所以致津液於脾。五味子所以萃津液於肺也。甘草三錢○脾土不厚。則無以容膏澤而反成濕。故黃芪人參甘草。又皆所以厚脾土。茯苓一兩○以滲邪濕。實天門冬三錢○輔麥冬以清肺。又以轉生腎水。烏梅一百枚○助五味子以斂致津液。每服五錢加生薑之藥。須重加芍藥以斂之。生薑以升達陽氣。使津液得隨陽氣而上行。大棗每服三枚。以助參芪甘茯。而能蒸化津液。煎。

此爲脾肺燥甚而津液不生者設。故主於厚脾胃。斂肺氣。而致津液以勝燥淫。勿誤以爲治熱清火之藥。方內固多斂陰。五味子芍藥烏梅而實主於益氣。參芪甘茯使津液以氣壯而滋。故君以黃芪。方以黃芪名。陽氣內充。則斂所當斂。而非燥矣。

炙甘草湯

已見寒部。治傷寒脈結代。心動悸。及肺痿咳唾多。心中溫溫液液。寶鑑用此方以治咽逆。千金翼用此以治虛勞。按心動悸而脈結代。皆氣血枯燥之甚。肺痿者肺虛氣傷。而肺葉枯萎。此乃清燥之甚。如秋樹之枯葉。非由火熱。與肺癰大不相似。縱有熱而咳血者。亦屬燥淫所鬱之陰火。非實火也。故仲景治肺痿用此湯及甘草乾薑湯。俗醫以與肺癰例視。大失之矣。肺枯而反多唾者。肺燥之甚。不能復受津液。則胃氣之上蒸者。皆化痰涎而已。痰涎積於膪中。津液不復流布。故心中溫溫液液。咽逆之病有火有寒有虛有實。痰阻氣滯。血瘀皆作咽逆。總以胃氣之失其平。而不能升降之故。若中氣虛憊之甚。而上下不相接續者。宜此湯治之。

燥者津液枯也。津液之枯。以陰氣肅殺斂降。而陽氣衰憊。不能復引津液以上榮也。結代之脈。及肺痿咽逆之證。皆是如此。木葉

已欲枯萎。不潤之以水。不能使之復榮。君以生地。佐以麥冬。麻仁阿膠。潤之以水矣。而不置之煖處。不烜之以日。使陽氣復滋。則所潤之水。只益其寒。而無由上潤。猶不能使之復榮也。人參甘草大棗以厚培之。而桂枝生薑木酒以大復其陽。以升而達之。異乎水而上水。陽氣上達。并養乃可以不窮。枯者再潤矣。

甘草乾薑湯

治肺痿。吐涎沫而不欬。不渴。頭眩。遺溺。小便頻數者。按此則肺氣虛甚。清冷積久。近於寒者。所以不渴。不欬。陽氣上虛。故頭虛而眩。上虛無以制下。故小便不禁。

炙四兩。補土以生金。乾薑二兩。溫其脾胃。則胃之陽氣自能上升。以勝清寒。且辛以瀉肺邪也。

肺受燥淫。已甚。但寒凝而津液未枯。故獨從肺胃治之。厚煖其胃。使陽氣內充。則陽氣自上行而燥淫散矣。湯不欬。是津液未枯。

丁香柿蒂湯 嚴用和

治久病。咽逆。因於寒者。○古方書無言咽者。而有欬逆。仲景書作噦。說文云噦氣悟也。是卽今人所謂咽逆之證。寒熱虛實不同。而大抵內外相拒。內寒而外投以熱。則逆。內熱而外投以飲食。胃氣不相容受。則皆逆。此其證皆屬之實。實者各治其所阻之實而已。若肺胃氣虛。游氣無主。胃不能升。肺不復斂。腎不復納。不待飲食而長咽不息者。宜炙甘草湯。若陰火上衝。而咽者。宜橘皮竹茹湯。若虛寒而嘔咽者。則宜此湯。

丁香二錢○下煖腎命。治衝脈之寒氣上衝。中煖脾胃。去積穢之沈寒宿壅。上瀉肺邪。去上焦之風寒濕

熱。

柿蒂二錢○苦溫。澀能補斂肺氣。以受胃氣之上輸。而不至於游散。苦能降泄肺氣。以平上焦之虛熱。而不至於衝逆。且蒂以主管全柿之氣。而充周之。猶肺能主管五臟之氣。而升降之也。故可以平咽逆。丁香自下而上。以主於祛寒。柿蒂自上而下。以主於泄熱。使寒熱得其平。而上下不相拒。則逆氣平矣。

人參一錢○此以虛寒之故。而加之以補正氣。生薑五片○所以行胃氣之加減。凡咽逆者亦可通用。

咽氣悟也。氣之悟非一端。而久病咽逆。多責之寒。寒不必眞寒。以肺虛失治節。而不能升降諸氣。胃虛不能出納諸氣。則中寒也。五臟惟肺金居心火之上。四時以秋燥承炎暑之後。陽散而壅。則陰不能斂。陰驟爲斂。則陽不能平。是皆相悟。故曰肺失治節。若夫久病之後。正氣

消衰已甚。則微陽游散。欲上不能。此其呃似火。其中實寒也。前人謂之陰呃。然通用桂附薑茱亦恐失平。惟此方有人參生薑以扶正氣。而丁香以達之。柿蒂以安之。是爲正當。若久病於熱。眞陰消涸。相火上衝。莫之能遏。則其呃固火。然而肺胃無氣。不能有所遏抑。則是亦虛寒而已。前人謂之陽呃。願其火本非實火。乃無根之陽。上逆而已。李東垣治以寒涼之劑。亦恐非宜。以寒藥重虛肺胃也。宜橘皮竹茹湯然此方亦可通治。以有人參補正。而丁香柿蒂調劑得宜也。水火之鬱達之發之。丁香金水之鬱泄之折之。柿蒂補其正以主之。人參氣通達而和平。呃不作矣。

橘皮竹茹湯 金匱

治吐利後胃虛膈熱。噦逆。亦治久病虛羸。噦逆不止。按噦逆即呃忒也。以吐利而胃虛。以胃虛而膈熱。此

亦羸爲衰殺。而陽未能平也。然胃氣已虛。而氣悟而莫之制。則補益胃氣。乃所以制其逆氣之悟。其有虛陽。亦升散之而已。久病而虛熱。噦逆者。固同一治。

橘皮 二升○以升達陽氣。 **竹茹** 二升○震木之氣。宣達陰鬱。以升抑遏之陽。於膻中。而平君相之虛火。 **人參** 一兩○補脾肺之虛。 **甘草** 五兩○土氣以虛而逆。故重用甘草以補而平之。 **生薑** 半斤○胃虛則寒。其膈熱而呃。乃虛氣未平。生薑以煖胃而宣達其陽。虛熱自隨以可平。 **大棗** 三十枚○以厚和脾胃。

此治胃虛呃逆。是則所謂肺胃無氣。而虛火上衝。不能遏抑者。然其於火之上浮。以竹茹清之散之而已。竹茹雖寒而實能宣達陽氣。略與柴胡相似。今人視爲大寒。失之矣。或問此治相火。何不用知藥。吳鶴皐曰。此少陽虛邪。非實邪也。故用柿蒂竹茹之味薄者主之。若知藥味厚。則益戕其中氣。否塞不益甚乎。古人蓋深權之矣。厚補其中氣。人參甘草大棗而以辛行之。生薑誠以陽氣之鬱。由橘皮於孳斂之驟而失其宣。陽固不能宣。而陰氣亦弱。是肺虛也。惟厚其中土。則四氣和平。肺有以主氣。補土卽以生金。胃氣上升。卽肺氣亦而升降道順也。後人用此方加半夏麥冬赤茯苓足。按噦則其熱在胃而上。恐傷肺。此方有可用也。

秦艽扶羸湯 直指方

治肺萎。骨蒸。或寒或熱。成勞。咳嗽聲嗄。不出。體虛自汗。四肢倦怠。按肺痿自屬之虛寒。虛寒者。肺無生氣。而枝葉枯萎。所謂燥也。然亦有以火熱而得之者。則如夏秋燥旱。而木葉焦枯。要亦以肺無生氣。故不能勝熱。而津液不上行也。抑凡清燥之久。則每轉而生熱。以人身陽也。陽氣受鬱。則不能平。相火上爭。而不能達。熱氣內鬱。轉復傷肺。亦如傷寒之症。轉而發熱。而火炎就燥。則枯萎之肺愈傷。水源亦絕矣。但寒之

鬱火勢急而暴。金之鬱木。勢緩而深。此其證有不同。耳。勞熱骨蒸。相火內鬱。相火本在腎命。故熱蒸骨髓。或熱或寒。清燥外束。清寒栖於肺外。合皮毛。相火行於膻。欲達不能。故或寒或熱。以金鬱木。以火燥金。則咳嗽聲嗄。皮毛枯而腠理不固。肺不復受津液。故自汗。木鬱土傷。中氣亦憊。故四肢怠倦。四肢怠倦。要以陽氣不充也。

柴胡 二錢○少陽之火。本於命門。柴胡宣達少陽之火。故能透骨清熱。火氣宣達。則陰鬱自散。故能表散外束之清寒。此方君柴胡。表裏兼治也。 **秦艽** 一錢半○辛苦平。色青入肝。潛而善穴。故亦能透骨散熱。而散血中之熱結。形穷上覆。入肋分布。則亦能入肺而分布經脈。以通氣分之阻滯。且滋陰輭堅。 **地骨皮** 一錢半○甘淡。補肺清金。資腎水。以平肝火。 **人參** 一錢半○補陽而能和陰。扶脾兼以益肺。 **當歸** 一錢半○補陰而行於陽。滋血卽以潤燥。 **半夏** 一錢○辛苦。以陰鬱行。肺痿之痰涎。 **紫菀** 一錢○辛苦。以升發。瀉

肺之清燥。鬱陽氣於陰中。舒鬱熱於膈上。且潤肺除痰。甘草炙一錢○咖人參以理中。加薑棗煎。

燥淫鬱氣。氣鬱成熱。熱鬱血枯。益成爲燥。故人每有薄受風寒。寒之薄者。即清燥也。肺鬱作咳。此即清燥之淫。感在皮毛而入栖於肺者。失不爲治。或治失所治。有忽而不即治者。有本屬清寒咳嗽。而遽作勞瘵治之者。遂積久而成肺痿。骨蒸諸症者。此正燥淫鬱氣。氣鬱成熱。熱鬱血枯者。內外併傷。氣血交鬱矣。君以柴胡。佐以秦艽。治採其源。達鬱也。此方之佳。在君柴胡。充其陽以宣之。人參甘草大棗以充其陽。半夏生薑紫菀皆以宣之。滋其陰以潤之。鱉甲地骨皮以滋其陰。當歸以潤之。潤燥扶羸。得其道矣。

清燥湯 東垣

治肺金受濕熱之邪。痿躄喘促。胸脹少食。色白毛敗。頭眩體重。身痛肢倦。口渴便閉。按肺金受濕熱之邪者。肺金主斂氣。如中有濕熱未除。而肺金遽爲斂之。則濕熱之邪歸於肺矣。夏秋之交。秋令已至。而火熱土濕之氣未降。斂非所斂。而肺反受邪之道也。痿躄諸症。皆濕熱之鬱而色白毛敗。則肺燥所傷。然肺無燥淫。則濕熱不鬱。濕熱不鬱。則無所謂濕熱矣。故此方主於去濕除熱。而方名清燥。去其濕熱之鬱。正所以清燥也。

黃芪一錢半○君以黃芪。蒼朮炒一錢○除濕且以去鬱。白朮炒五分 陳皮五分○行氣通鬱。澤瀉五分○瀉其濕使之下行。人參三分 茯苓三分 升麻三分○升清陽之氣。當歸酒洗二分所以解陰燥之淫。生地黃二分 麥門冬二分 黃檗二分○此皆以陰潤燥清金。甘草二分 神麯炒二分 豬苓二分 黃連炒一分○佐黃檗以清熱。柴胡一分○佐升麻以升清陽。五味子九粒○合之黃芪人參麥冬。有以斂肺氣之正。肺氣得其治。而濕熱之邪。無所容矣。

方名清燥。以濕熱之邪。皆燥淫爲之鬱。而肺因受之。肺受濕熱之淫。則三淫併而成熱。濕鬱生熱而火就燥。燥亦成熱矣。而痿躄諸症成焉。所謂諸痿皆生於肺熱也。要其原本於肺燥。肺之正氣不足。而燥淫乃猝乘之。故黃芪人參五味子皆所以實肺氣之正。而麥冬則以清而潤之。燥鬱於上。而陽氣不行。愈以蒸爲濕熱。故陳皮升麻柴胡皆所以行陽氣而散燥淫之鬱。二朮以去濕。二苓以行之。藥連以去熱。歸地以潤之。參苓朮草又以補益中氣。而神麯以化氣。遲

以輔黃芪。而輔之於肺焉。燥清而羣鬱皆清。此所以爲清燥也。肺燥而後生熱。不可以燥爲熱。丹溪嘉言之論多失。此方本旨。

五磨飲

治暴怒猝死。名曰氣厥。氣厥不止。因暴怒。而怒爲甚。以氣逆而上也。

檳榔 沈香 烏藥 木香 枳實 白酒磨服

此即四磨飲去人參而加木香枳實。以氣鬱塡實。則不可補而一於用破。木鬱而逆。乃從金化。怒甚則兵矣。

三解湯

治時行瘧疾之通劑。按瘧之爲病。必由內有伏暑。而外當涼風冷雨。或沐浴清冷。乃致內外扞格。陰陽交爭。是瘧疾之成。以燥邪外束故也。燥淫所感。始常栖於太陽督脈之間。而人身血脈周行。適與邪會。以動

其氣。故每發有常時。燥入而與暑爭。則表虛而寒。暑出而與燥爭。則表實而熱。燥淫循脊而下。其入愈深。則瘧發愈遲。由脊入裏。栖於肝腎之間。則間日乃發。或問再日而發。或發無定時。積久不愈。乃有成瘧塊者。謂之瘧母。此瘧之源委也。俗謂無痰無食不成瘧疾。抑知痰食皆其後焉。因瘧而後有者耳。瘧之有寒熱。大抵暑盛則多熱。燥勝則多寒。燥衰而伏暑未平。則有瘴瘧。獨熱不寒。暑消而寒氣猶存。則有牝瘧。獨寒不熱。其濕多者。濕亦從熱爲濕瘧。其作不以時而感於不正之氣者。則有溫瘧瘴瘧。凡發瘧多在夏秋之間。正暑濕燥三氣交雜之會。發在夏至以後。三伏時者。則其邪淺。發在處暑以後。則其邪深。邪之深且重者。其病難愈。每延及三冬。更延及春夏。而謂之痎瘧。謂發在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者。其說非也。瘧之始作。只是燥淫傷氣。肝氣鬱而不行。其後病深。則有併傷血者。或分氣病屬陽。血病屬陰。亦不然也。瘧之始作。每日一周而發。其邪將散者。其發漸促而易愈。其邪日深者。其發漸遲而難愈。有自晨而移之晝。自晝而遲之夜。夜而復自夜而遲及次日之晨者。此安得以晝夜分陰陽。謂晝作爲陽。暮作爲陰者。其說亦非也。瘧非有分經傳經。亦非專屬少陽經。但邪循脊脊曰下而深。故瘧將發時。必先覺脊寒而痺。始猶在脊脊則屬之陽。自脊入裏。栖於肝腎之間。橫連膜原。不從衛氣而動。則發以間日。其發時必腰脊重痛。既入於裏。則屬之陰。或以瘧同傷寒分三陽三陰。或謂瘧專主少陽。其說皆非。或曰瘧脈必弦。而治瘧者每通用小柴胡湯可愈。然則瘧安得非專屬少陽經乎。曰瘧脈必弦。固也。弦肝脈也。瘧以燥淫乘肺。合於皮毛。栖於膂脊。金乘所勝。肝氣鬱而不舒。故肝脈見焉。非必少陽經也。且少陽傷寒。寒熱往來。無定時。瘧之寒熱作有恒期。少陽傷寒。其脈常弦。且兼見有胸脇痛耳聾諸證。若瘧則不必然。瘧將發寒。則脈必沈緊。及其發熱。則脈洪大。惟不發時。乃見弦脈。豈未發時。邪在少陽經。及其方發。則邪反不在少陽經哉。凡此當詳玩內經。毋得徒拘舊說也。

麻黃三錢。瀉肺以通肝氣。大開腠理。以逐其外閉之燥邪。　澤瀉三錢。補心而瀉邪。水達於膀胱。以導其內伏之暑濕。

柴胡三錢。引腎水於肝膽。以堅水而瀉火。升陽氣於膈上。以散熱而祛寒。此以調制陰陽。而爲內外之中樞者。　水煎服。

以秋承夏。暑濕未平。而淒陰驟爲挈斂。此陰陽之所以不能平也。及陰燥之斂束未深。而外爲散之。麻黃以經陽經。浮在皮毛。而太陽經夾脊脊以行者。以瀉言。則行太黃瀉肺邪。而肺俞則附於脊骨之第三椎下。寒涼之氣襲於皮毛。栖於脊脊。故用麻黃最爲對證之藥。勿以過於表散疑之也。因暑濕之留伏於內。而導而下之。澤瀉以滲濕。而暑氣亦隨之以下。以陽氣之鬱而不能升也。藉柴胡以升之。柴胡主能散鬱。不必問其專經。瘧之初起。此方爲最宜。瘧之邪氣方殷。無庸慮其虛而欲遽加補也。

小柴胡湯

已見寒部。而瘧證通用之。通用之者。以其扶正氣而祛表邪。平內熱。治法同耳。非和解之謂。

陰陽乖爭。挾憤屢戰。則元氣日索。血氣漸傷。此時之去邪。必期於處置得宜。而扶正以自強。尤治平之本計也。生薑以祛外寒。燥亦寒也。黃芩以除伏熱。人參甘草大棗。以厚其中。而補益氣血。半夏以通陰陽道路。使陽氣之行無所鬱閉。而柴胡則統爲主之。拔陽氣之鬱於陰中者而升之。擬陰邪之束於陽外者而散之。內外可平矣。此治瘧之與治少陽傷寒同法也。

清脾飲嚴用和

治瘧疾熱多寒少。口苦嗌乾。小便赤澀。脈來弦數。按瘧之始作。每見熱多寒少。以夏令未平故也。若寒多熱少。則陰寒重而病深。以治熱多之瘧而云清脾者。脾胃爲十二經之海。暑濕留伏多宿於脾而肝鬱乘

脾則脾益受病。故清理其脾。卽所以去伏暑。消積濕。達肝鬱。而散清寒也。俗病俗謂之脾寒。亦正以瘧必先寒。實中氣不足耳。論者或以爲非脾病。或以爲亦因脾病。皆非有的見者。

柴胡二錢　黃芩一錢　半夏薑製一錢　生薑一錢。○此平內外上下之偏。故能合以截瘧。

烏梅二枚。○酸鹹溫。瀉肝消鬱。熱補肺斂正氣。其入脾則和陰理亂。此二味所以平

柴胡湯之變劑。以其熱多。故以潔清內治。扶持脾胃爲主。蓋瘧之內熱。由暑濕中留。而肝火之鬱者又重。以助之。則脾胃厚傷也。顧暑熱之留。肝氣之鬱。則皆由燥淫之外侵鬱之。而謂瘧爲肝膽之邪。又言因脾胃受傷而起。則非病之原。亦未必嚴氏制方意也。既言肝膽之邪。又言脾胃受傷而起。其語亦支離。宜其不免於劉氏張氏之譏。然劉氏張氏之語。則亦未能有定見。故此方雖主於破鬱清脾。而君以柴胡。輔以薑半。仍所以外逐清寒之閉塞也。

柴平湯

治濕瘧身重身痛。身重身痛所以見爲濕也。

柴胡二錢　半夏五分　生薑一錢　黃芩一錢　人參一錢　甘草錢　大棗三枚。○此卽小柴胡湯。泊浸約以今用分兩如此。　蒼朮二錢　厚朴薑炒一錢　陳皮去白一錢

合小柴胡湯平胃散。以治瘧之多濕者。濕淫多。故勝之以蒼朮厚朴也。

柴芩湯

已見暑部。此以治熱瘧瘴瘧。

合小柴胡湯五苓散。以治熱瘧瘴瘧。以熱重濕盛。則非黃芩所能泄。故五苓散以導而下之。

四獸飲三因方

治五臟氣虛。七情兼并。結聚痰飲。與衛氣相搏。發爲瘧疾。亦治瘴瘧。接此內傷之重者。然內傷非外淫不爲瘧。但五臟氣虛。則外淫易入。七情已鬱。則外寒得重鬱之。氣鬱則濕不行。而水爲痰飲。由是內氣之鬱。與栖於衛分之燥淫相搏。而瘧疾難愈矣。此有因瘧而乘內傷者。有因內傷而續瘧者。要不當專責內傷而既有內傷。則必顧內傷爲重。此其瘧寒熱不甚發無常期。其脈雖弦。要必沈濡細弱也。

人參三錢　白朮二錢　茯苓二錢　甘草一錢　半夏達陽氣於陰中。而通其阻滯。一錢。○行肝氣之鬱。陳皮一錢。○行肝氣之鬱。滯。破肺淫之阻塞。草果甚熾一錢。○補肝瀉肺。發胃和脾。去積。烏梅三枚。○補肺瀉肝。斂陰行痰。比常山爲和順。和胃去瘀。消濕。此二味有以平內外上下之爭。生薑二錢。○賴此以協半夏。祛外閉之邪。大棗三枚。○助四君子以和中氣。

此治瘧之乘於內傷者。故四君子君人參以補中也。半夏以滑之。陳皮以宣之。雖有七情之鬱。亦可使通而無滯。二陳以除痰。痰因氣阻。加草果烏梅而謂之四獸。謂陳皮以行春氣。半夏以散夏氣。烏梅以斂秋氣。草果以保冬陽。皆以陽為寶也。陽氣流行。陰邪莫能遏。助以薑棗。所以大暢其陽。使由中而達外也。此方兼治寒瘧牝瘧。

常山飲 局方

常山 久瘧不已。用此截之。按截者強為止之之義。邪未盡而強為止之。非善道也。但勞於久瘧。羸不復耐者。或權為用之。使瘧止而後徐理其正以清其源。則先標後本。是或亦一道而已。

常山燒酒炒 草果煨 檳榔 知母 貝母 各一錢

一錢 穿山甲片 甘草五分 烏梅二枚 生薑三片 半酒半水煎。瘧由暑濕中積。宜蒸酒以發之。露一宿。瘧由清冷外閉。故借露以散之。日未出時面東以受生氣。空心溫服。渣用酒浸煎。待瘧將發時先服。凡瘧正發時。不可服藥。邪氣方鬬怒。而又逆擲其鋒。必反傷血氣。惟將發之先。既發之後。乃可服截藥。用兵之法。所謂迎其未至擊其惰歸也。

諺謂無痰不成瘧。此方君常山以劫去其痰。然瘧症由暑而挾濕。而濕積復生熱。重以淒清之氣遏之。則氣鬱不舒。氣鬱不得行。而濕熱成痰。結聚胸胃。壅滯經絡。是痰其後焉。而劫痰乃治標事也。顧痰行則氣亦可通。而方內知母可以去暑。草果可以燥濕。貝母可以破鬱。檳榔可以行滯。穿山甲出入陰陽。走竄經絡。可以徧搜其宿暑清寒之鬱塞。而又斂以烏梅。行以生薑。和以甘草。以平其陰陽之爭。則其截之也。亦有道矣。瘧之久者。血氣必羸。未可以槩施也。虛羸甚者。不任截藥。宜四獸飲以補正為急。其可截者。則用此截之。而後為調理之。截瘧之方。惟此為良。

何首烏湯

治久瘧陰虛。或發或止。無有定期。寒不甚。熱不甚。而羸瘦不堪任者。

何首烏五錢 苦甘溫。甘能補正。濇能斂陰。苦可平熱。其根藤皆蔓引堅勁。好穿石砌。而深入地下。故善行下部。而固精髓。堅筋骨。保合陽氣。歸於陰靜。與地黃之用大不相似。用以治瘧。則以遂秋冬清肅之治。而平暑濕留滯之邪。使正氣斂固。而榮衛不傷。則雖有外入之陰寒。亦可無所爭而自散。實治久瘧之良藥也。

青皮一錢 肝氣之深鬱於下者。以達而上之。又所以去外遏之燥。

當歸一錢 瘧者燥淫而肝氣鬱也。肝鬱久淫也。當歸必傷血。榮衛皆澀而不行。故青皮以行其氣。當歸以行其血。且潤之也。

白水煎服。

瘧久邪深。入自脊脊。栖於肝腎之間。橫連膜原。不與榮衛相值。故其發不以時。或作或止。此則脾胃榮衛之藥皆不足以達之。故治宜從肝腎。燥淫始入於肺。從其類也。卒乃入肝。乘所勝也。

何首烏以斂之。正氣中存。而邪不能問。畢冬藏也。青皮當歸以行之。鬱者外達。而邪不能遏。春令和矣。久瘧必延及冬春。此亦因時之治。此治陰瘧之良方也。何首烏以治瘧。昔人未嘗言及。近今乃有知用之者。愚製此方以治久瘧。每十愈八九。

鼈甲飲嚴用和

治瘧久不愈。腹中結塊。名曰瘧母。按瘧母多結於左脅之下。此即所謂瘧久邪深。入自腰脊。栖於肝腎之間。橫連膜原者也。其結而成塊。則有不得不用消破。而又不可過用消破者。此用鼈甲甚爲得宜。但此方覺未甚愜意。姑錄於此。用者或臨症爲加減而變通之。

鼈甲醯炙。臧能軟堅。色青入肝。能滋陰補血。清熱散結。故治瘧母。用爲君藥。白朮土炒

黃芪此二味用以補脾胃之正氣。當歸本方中無當歸。此特爲加用之。川芎二味用以滋陰血。而川芎能行血中之滯氣。陳皮補肝而行脾。芍藥瀉肝以斂陰和肝命之氣。行氣降逆。厚朴破血結。草果燥濕。破滯攻堅。

以溫煖脾胃。甘草以和中厚土。等分薑三片。棗一枚。烏梅一枚同煎。

氣血不虛。瘧不至於成痞。瘧至成痞。則是正不勝邪。中氣憊矣。滋補氣血。而兼用治瘧攻堅之藥。宜也。但痞在肝腎間。而消痞者在脾胃。則兩不相當矣。厚朴草果皆只能破脾胃之結聚。瘧邪猶盛。宜用此方。正氣甚衰。而瘧亦不甚或不瘧者。宜用補中益氣湯六君子湯之類。加柴胡鼈甲穿山甲烏梅桃仁紅花莪蓯三稜之屬。審其氣血所偏而用之可也。氣虛脈沈濇。血衰脈沈弦。

火部

火淫於內。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火之所以異於暑淫者。火相火也。以在人身言之。則相火爲人之元陽。乃受生之本。而君火即相火所發之神明。爲泛應之大用。故謂相火爲天火。而君火爲人火。然以六氣之感言之。則暑氣自天行之令。而相火只爲虛位。蓋几得之飲食燒炙及鬱怒憂思勞役所動者。皆謂之火。是火淫只屬人火。而暑淫乃爲天火。飲食燒炙。得之自外。而相火亦爲應之。思怒勞役動於心火。而相火乃起而從之。故火淫屬之相火。而相火本受生之元陽。則人火亦天火矣。治火淫者。變鹹寒而言鹹冷。蓋火兼木化。而伶者薄寒。金氣兼以金而勝木云也。佐不以苦甘。而以苦辛。暑爲陽散之極。不可再散。而火多由於陽氣之鬱。則或宜有以散之。至於鹹補酸收苦泄。則亦與治心法同。人身六經各有火。而六經之火。皆應於心。心固火之主。而相火亦從心火爲治法也。要之火即生氣之陽。生陽不鬱。則不爲火。有所拂逆。而後爲火。寒風濕燥之鬱。皆成火證。此分見於各部。惟以外火動內火及臟氣失平而動爲火者。乃列爲火部云。

黃連解毒湯 即三補丸

已見三焦部。治一切火熱。表裏俱盛。狂燥心煩。口渴咽乾。大熱乾嘔。錯語不眠。吐血衄血。熱甚發斑。諸症按此實盛之火。蓋內外火熱交煽。君相二火合作。其勢已燎原者。溯火之作。必有所由。而火已燎原。當急撲火元。自命門始。而三焦行命火之令。臟腑氣有所鬱。其熱皆觸於三焦。故治火主治三焦。而此方則以統治三焦之火也。火動於七情勞役者。其火爲虛。此方不宜。火鬱於寒風濕燥及飲食熒炙者。其火爲實。甚者宜之。

黃連瀉心脾中焦火。黃芩瀉肺上焦火。黃檗瀉腎下焦火。梔子統三焦之火。

此全用苦以發之者。火性炎上。而其本在下。泄其本以下之。則火勢衰歇。故云苦以發之。非徒云以寒治熱也。即其所在而分泄之。芩連統自上下而通行之。梔而黃檗統自上而通行之。子則相

相火得所行。梔子之酸。則君火有所斂。非徒以抑而塞之。收其上行其下。火不爲熱矣。

涼膈散 局方

治心火上盛。中焦燥實。煩躁口渴。目赤頭眩。口瘡脣裂。吐血衄血。大小便祕。及諸風瘛瘲。胃熱發斑。及小兒驚急。瘡瘍黑陷。按心火上焦火。中焦燥實。則胃太煩躁口渴。目赤頭眩。吐血衄血。多心火所爲。而口瘡脣裂發斑。則胃火之實盛也。諸風及驚急證。肝木所爲。而風急火炎。其熱必歸於心。故治火亦即所以治風。謂之涼膈者。心在膈上。肝胃在膈下。肝胃有火。必自膈以上干於心。而心爲火之主。肝火多得之鳳。胃火多得之食。總皆心爲受之。是火在膈間。去火所以涼膈也。

連翹四兩○苦寒。其形似心而色赤。故入心。其味苦而性善裂。故能泄發心火。此苦降而有發散之意。故與黃連之瀉火。又稍不同。大黃酒浸二兩○蕩胃火。用酒浸之。以清膈上之火。芒硝二兩

○補心藥。甘草二兩○大黃芒硝之峻。故甘以緩之。堅滋陰。大黃芒硝甘草。此調胃承氣湯。所以清胃火也。黃芩酒炒一兩○除心煩。瀉火。薄荷一兩○靖肝風。散肝火。梔子炒黑一兩○除心煩。瀉火。通行三焦之火。爲末。每服三錢。加竹葉升散陽氣於上焦。白蜜甘潤。能補肺。宣心。煎服。而宣達其陰鬱。

凡熱莫盛於胃。胃爲水穀之府。相火所行。而多氣多血。蒸變失宜。即動爲火。又風木喜乘陽明。風火合淫。亦歸於胃。寒濕之鬱。皆作熱而爲胃火。而火每變見於心。心爲君火。諸經之火所宗。故凡有火。必變見於心。如煩躁目赤面赤舌胎口瘡脣裂。血熱吐衄之類。然心爲虛位。每胃火自膈而升。則其燄上熾。燄有不達。而熱在膈間。心病變見矣。燄有不達。上在膈上者。因爲發之。連翹爲君。以心爲火之主。黃芩梔子竹葉。則所謂佐之。在膈下者。從而奪之。大黃芒硝之蕩胃熱。所謂火淫於內。治以鹹冷也。甘以緩之不欲遽爲拂也。白蜜甘以緩之。發之如撥開之義。撥開四散。則熱勢自衰。奪之清其本。火發之靖其標。苦以發之。發之如撥開之義。撥開四散。則熱勢自衰。奪之清其本。火於上。其本在下。○李東垣曰。易老法減大黃芒硝。加桔梗。竹葉。治胸膈與六經之熱。以手足少陽俱下胸膈。同相火游行一身之表。乃至高之分。故用桔梗入肺。以去胸腹六經之熱。重症用前方。輕者用此方。喻嘉言曰。按中風症大勢。風木合君相二火主病。古方用涼膈散居多。如轉舌膏用涼膈散加菖蒲遠志。活命金丹用涼膈散加青黛藍根。蓋風火上炎。胸膈正燎原之地。所以清心涼神。轉舌活命。涼膈之功居多。不可以宣通膈胃輕。昔之也。愚按膈火自胃而上。胃火正宜宣通。有病服藥。當可而施。多爲畏忌醫之所以日庸也。

升陽散火湯 東垣

治肌熱表熱。四肢發熱。骨髓中熱。熱如火燎。捫之烙手。此病多因血虛得之。及胃虛過食冷物。抑遏陽氣於脾土。並宜服此。按熱在肌膚。中焦火鬱。熱在骨髓。下焦火鬱。下焦腎命。陰陽並居。陰有所虧。則陽獨盛

火無所依。而熱在骨。中焦脾胃。一燥一濕。脾濕勝胃。則陽氣遏。火無所泄。而熱在肌。四肢發熱。與五心煩熱。亦稍不同。此熱在中下二焦未及膈上。故無煩燥口渴。吐血衄血等症。

柴胡八錢○拔腎水以行於肝。膽而升肝。膽之陽。以散於經絡。榮於四表。使陰陽無所滯鬱。故能退骨蒸之熱。爲治相火勞熱君藥。**葛根**五錢○行肝氣於脾胃。以升達膽中。而逐外閉之清寒。解肌肉之鬱熱。**升麻**五錢○行肝氣於脾胃。以升達膽中。而散陰陽之鬱寒。但羌活氣尤雄勁。專行於外。獨活獨墜。直上升達於中。二活相輔。乃能宣達陽氣。外透肌表。以去在表之寒熱。**羌活**五錢自下極。宣達四表也。**防風**二錢五分○亦所以升達脾土之濕。故脾胃之藥。亦用之。**白芍**五錢○方中皆升散之藥。用白芍以斂之。爲之節也。此所治證。請因血虛得之。乃方中皆用升散以行氣。而無滋血之藥。又用芍藥以瀉肝。其血不愈虛乎。曰芍藥瀉肝。不使過散。非瀉血也。酸味能聚津液。所以節而留之。謂之補血者非。言瀉血者亦非。此證雖云血虛。只是陰陽偏勝。

陰血素不足者。非有虧失也。但火氣盛則眞陰愈燥。爲行其陽氣而留其津液。則火熱既散。而陰血可徐滋也。

人參五錢○以補陽氣。即以滋陰。炙甘草三錢 生甘草二錢○甘以厚其土。此用炙又用生者。脾胃傷於冷食。炙草合人參所以益胃。合防風可以去滿。陽氣過於脾胃。生草合葛根升麻。又有以助其宣達也。每服五錢。加薑棗煎。

清陽之氣。倡陰以行。本於腎命。行於肝膽。蒸於脾胃。達於膈上。布於膻中。而後暢於四表。陽氣即火。而暢則無所謂火。陽氣一有所遏抑。則憤逆而見爲火焉。血之不足者。陽行而陰不能從。陽氣已失其倡。而又遏於飲食生冷。則不能上行。此所以憤鬱於中下二焦而爲火也。以飲食生冷。故火鬱在中下二焦。此方所治是也。若酒食釀厚。燒煿。則又助火。而火逼中上二焦。乃爲涼膈散

症。火鬱於下。眞陰愈燥。苦以發之。拔自腎命之中。柴胡解骨髓中熱。宣之脾胃之上。葛根升麻。散脾胃熱。達之四表之末。二活祛四肢熱。陽氣可不鬱矣。參芍甘草薑棗。以厚滋脾胃。而和其陰陽。所以固其氣血之本也。胃傷冷食。何以不用消導而用和補。曰此非傷食。傷於所食之冷而抑遏陽氣耳。胃已虛矣。何可更消。人參甘草薑棗。以温之。則冷氣消矣。熱盛如此。何以不用寒涼。曰陽氣已爲陰所抑遏矣。而更用寒涼。是重爲抑遏之。凡火盛水虧。則滋其水。陽爲陰搶。則暢其陽。火炎於上。可自下奪之。火鬱在下。必升以散之。此與涼膈散之治。所以大不相似也。

火鬱湯

此以治火鬱於中。外寒內熱。脈沈而數者。前方所治。上鬱下也。故熱得橫達於外。此方所治。外鬱內也。熱在肌骨而外畏風寒。

即前方除人參獨活。加葱白。每服三茎。外有寒未盡。故不用人參。既不用人參。故減二活之一。加葱白以達陽氣於外。

葛花解醒湯

已見濕部。專治酒積。酒瀆脾胃。鬱爲濕熱。釀成腸胃胸膈之火。

酒能助脾胃肝膽之火而爍肺消腎。此方亦能厚脾胃而分消其濕熱。

瀉黃散

治脾胃伏火。口燥脣乾。口瘡口臭。煩渴易飢。熱在胸肉。按脾胃開竅於口。故口燥脣乾。口瘡口臭。皆脾火也。脾胃熱。則善消。故易飢。煩渴易飢。此所謂中消也。脾主肌肉。熱在肌肉者。輕按重按皆不熱。不輕不重乃得之也。凡面上熱。胸前熱。一身盡熱。狂而妄見妄言。屬陽明胃。肩背熱。足外廉膝踝後熱。屬太陽膀胱

口熱舌乾。中熱而喘。足心熱痛。屬少陰腎。肩上熱。耳前熱。項似欲拔。屬太陽小腸。身熱膚痛。手心熱。屬少陰心。洒洒漸漸。似寒似熱。皮外熱。屬太陰肺。熱而筋縱不收。陰痿。屬厥陰肝。又腎熱在骨。肝熱筋弛。心熱血妄。脾熱在肉。肺熱在皮。胃熱則膽上熱。腸熱則膽下熱。膽熱則脇下熱。肺熱則胸背熱。腎熱則腰間熱。腎火多由房勞。心火多由思慮。肝火由風淫及鬱怒。肺火鬱於清寒。及心胃之火所熏爍。脾胃之火。則飲食勞役。風寒燥濕。皆足以致之。而飲食爲多。釀酒燔炙。皆脾胃之害也。

防風四兩○君防風 藿香七錢○理不正之 甘草二兩○厚脾土之化。正所以瀉土中之火。谷之防風。能消實滿 山梔炒黑一兩○脾胃中焦也。中焦有火。則上焦受其熏灼。而心肺皆熱。下焦亦受其逼。而腎水不升。故山梔以靖心煩而瀉三焦之火。 石膏五錢○此正所以蕩脾胃之熱。而解肌肉之炎蒸。不必謂爲瀉肺也。脾胃之火。何以不用黃連。曰黃連實主瀉心火。膽火。以爲主瀉脾火者。非也。且此須玩伏火二字。伏火猶鬱火也。其用防風藿香石膏。意亦主於升

散。不欲以苦寒折之。致傷正氣。惟研末炒香。蜜酒調山梔。乃所以導其熱而下之也。

服。用酒調益見升散之意矣。

脾胃無火何以化食。脾胃之氣常舒。則無所謂火。脾胃伏火有火爲塡實之。火獨治而脾胃之氣濁而不能清也。火爲塡實之。以外入之火塡實之。如釀酒肥肉辛熱焦煿之類。皆是。此只以外熱作其內熱。非傷食也。

火獨伏於脾胃。故以升散之法治之。口臭煩渴。易飢。熱在肌肉諸證。皆尙只是脾胃之變見。未及於膈上。以犯上焦心肺。故謂之伏火。而治之仍用升散。若燥實之甚。炎及膈上。上焦心火併作。而有煩躁頭眩。吐血衄血諸症。又下焦二便皆閉。則胃火不得不爲推蕩。而兼折以苦寒。兼之升散。如涼膈是也。其更實盛而三焦皆熱。二火合炎。則獨用苦寒以勝之。黃連解毒湯。不可廢也。或如陽明之火。因風寒外鬱。而陽氣憤作。至不可復平。則升散又非可用。而調胃承氣及諸承氣湯。固皆所以治火。

所以救欲絕之陰矣。若乃鬱在脾胃。以至下焦之火不得舒暢。釀爲骨蒸肌熱。則又必以升散爲治。如升陽散火湯是也。其若中氣虛少。而見爲有火。則又所謂虛火。補其氣。而火自清。補中益氣湯治之。

君用防風。木氣升而土中之積熱可解也。錢仲陽瀉黃散。用防風升麻枳殼黃芩各一錢半。石斛一錢二分半。夏一錢。甘草七分。方亦和平可用。其用石斛半夏。尤覺有理。

清胃散 東垣

治胃有積熱。上下牙痛。牽引頭腦滿面發熱。其牙喜寒惡熱。或牙齦潰爛。或牙宣出血。或脣口頰腫痛。按積熱與伏火。又稍不同。積熱者。有熱氣積於胃中。而非如伏火之塡實鬱結也。上下牙痛。則胃熱之行於經者。不專在腑也。陽明胃脈。循鼻外入口上齒。中挾口環脣。循頰車。上耳前。主上牙齦。喜寒飲而惡熱。其支者。別絡腦。故其痛牽引頭腦。脣面顴頰。皆陽明經脈所行。故面熱。脣口頰腫痛。此方所治。主陽明胃經言也。若陽明大腸經脈。則亦上頸貫頰。而入下齒挾口。主下牙齦。其痛喜熱飲而惡寒。以大腸正屬燥金也。牙宣者。牙縫出血也。牙齒本腎之餘。牙宣常出血。而少者。宜屬腎之虛火。若急出而多者。則仍屬陽明之火。皆主此方。

生地黃一錢〇陽明經熱。是陽勝也。齒牙屬腎。陽明經熱干於齒。且喜寒惡熱。是水不足也。故君生地使上行以濟火。

牡丹皮八分〇陽明牙痛。熱腫齦爛宣血。是其血併熱。故用牡丹皮以堵之。

黃連八分〇牙痛。蓋由胃火。而血熱則干於心肝。故黃連以瀉心肝之火。

石膏八分正用以蕩胃腑之積熱。而味辛能散氣。味輕薄上行。又以清胃經頭面齒牙之火。

當歸八分〇使血得所歸則不逆。且方內之藥皆涼。此用溫以和之。

升麻八分〇又以升胃中之清陽。亦所以散其火也。

胃熱上行於齒。則經病而非腑病。胃經氣血皆盛。故氣熱則血隨以上行。輕爲齒痛。牙宣腮腫齦爛。重則亦至吐血衄血。此其爲熱。風寒暑濕燥火之鬱。以及酒食燒炙之味。皆足以致之。胃固熱之腑。亦六淫之會也。大腸經熱。亦有牙痛。然胃熱牙痛爲多。而大腸熱牙痛者甚少。

以胃熱傷血傷陰。故以滋陰養血爲治。生地丹皮。平陰陽也。此滋陰以配陽當歸是也。非用水以勝火。苦以泄之。除內熱也。黃連泄心肝之熱。又石膏之辛以散之。去經熱也。石膏升麻皆辛。以散經熱。〇陽明大腸牙痛。亦可用此湯。但宜易黃連以黃芩。若胃經虛熱牙宣。可用六味。或八味。風熱腮腫。則宜如聖濟

甘露飲 局方

已見暑部。治胃中濕熱。口臭喉瘡。齒齦宣露。及吐衄齒血。按此猶前證。而經熱尤甚者。所治猶前症。而方意亦同。但熱甚加以保肺。且欲其生水也。

補脾胃瀉陰火升陽湯 東垣

治飲食傷胃勞倦傷脾火邪乘之而生大熱右關脈緩弱或弦或浮數者按飲食填塞胃不能化則胃氣不行勞倦疲憊脾不能運則脾因生濕而胃病則脾無所稟脾病則胃無所遊二者交病矣胃鬱成熱熱轉生濕脾濕積濕轉生熱濕熱併合氣濁而不清則所謂陰火也陰火鬱於中焦而清氣不得升矣生大熱如肌肉皆熱四肢疲熱其熱烙手且熱犯上焦之類右關緩弱脾虛也右關弦木乘土也右關浮數胃熱也身有大熱而右關緩弱故知其爲脾虛陰火弦浮數者其爲肝火胃火不待言也

柴胡一兩五錢○升拔陽氣於陰中以清脾胃之陰火此用爲君藥　黃耆一兩　甘草炙一兩　人參七錢○此所以補脾胃之正氣足則能化能運而濕熱之氣自消　蒼朮一兩○以行肝氣燥脾濕而舒土中之鬱滯　升麻八錢○升胃氣以布散於膻中　羌活一兩○達陽氣於肌表　黃連酒炒五錢○以瀉心火而清脾胃　黃芩炒一兩○以泄肺熱陰火上炎勢必過於膈上故以此清心肺之火　石膏二錢○以瀉胃火長夏用此過時則去之蓋脾胃已虛此恐傷胃氣也　每服五錢

生氣陽也陽氣舒而升降順無所謂火氣有所抑則鬱而爲火火亦無所謂陰也顧陽氣上升方升而過之使降以至鬱而有火升爲陽降爲陰是則所謂陰火既爲陰火則不可不有以瀉之矣脾胃爲後天化氣之主肝腎之氣升於脾胃然後賴脾胃之化水穀以滋氣血而布散於周身脾胃爲飲食勞役所傷則氣自中阻肝腎之氣不能升而後天氣血無以化脾所積皆成熱濕然氣非不升也升而不暢雜於濕熱混濁不清故曰陰火以是行於肌膚而肌膚皆火熱矣升達肝腎之陽以行於脾胃柴胡爲君而大補脾胃以立後天化氣之主黃芪甘草人參又升脾胃之氣於膻中以達之四表蒼朮人參黃芪升麻羌活乃降泄其陰火以清之芩連石膏此治火之探其本者

瀉白散仲陽

治肺火皮膚蒸熱洒淅寒熱日晡尤甚喘嗽氣急按肺臟無火肺之有火皆由肝腎心脾胃火上行而熏爍之否則外淫之清寒束之而肺氣不得舒則鬱爲肺熱耳此所云皮膚蒸熱洒淅寒熱症似屬之外感然此方則非治外感之藥蓋肺合皮毛肺氣虛而邪火客之以有火故皮膚蒸熱以肺虛而氣不足以外固故洒淅寒熱則非由外感此其辨當察之日晡尤甚喘嗽氣急以肺金自病故日晡尤甚以肺虛故氣喘氣急若外感則蒸熱不必日晡且咳嗽而不喘急矣然肝脾心胃無火而肺反獨有火何也曰肺火未有不自下而上蓋虛熱上蒸至肺而極肺獨斂之久而不散則其下反不覺有火而肺反有火矣此方實

是清金補肺而曰瀉白者瀉肺之火邪云爾

桑白皮二錢○甘酸微辛補斂肅清之氣而瀉其邪火爲清肺君藥　地骨皮一錢○甘淡甘則能補凡甘淡之味能上行而補肺以其補土而上浮則土能生金而淡者又水之源金能生水故凡甘淡上行者又多能瀉火而下滋腎水凡木之根皮其氣上行其體在下地骨皮上行則瀉肺中之伏火而解肌熱止嗽定喘又淡滲以下行而瀉肝腎之虛熱以涼血退骨蒸此所治症雖曰肺火實亦本肝腎之火上行故用地骨皮兼清上下也　甘草五分○生用能補土上行而瀉肺火瀉火者清之散之非必抑而下之　粳米百粒○補斂肺氣

肺居上極火自下爍者皆肺受之肺無火而火之聚也火氣炎上上極於肺則肺熱而下反不見爲熱矣故變見喘嗽而虛熱在皮膚肺氣足則治有節而不受火邪

肺有火邪。肺氣之不足也。桑皮地骨清金而降其逆上者。以復之下。上逆則爲火。復之下則不爲火邪矣。不用二冬而用二皮。二皮之瀉火。比二冬爲峻。且熱氣變見皮膚。則還以皮行之。亦因其類也。二皮皆甘瀉而有補。而桑皮尤能益氣。地骨能滋水以清火。

甘草梗米。則補斂肺氣。使不受邪也。肺不受邪。而二皮爲下其邪。二皮行水。使熱自小便出也。季時珍曰。此瀉肺諸方之準繩也。按東垣用此方。加人參五味子茯苓青皮陳皮。以治咳嗽喘急嘔吐。又用此方加知母黃芩桔梗青皮陳皮。以治咳而氣喘煩熱口渴。胸膈不利。羅謙甫除甘草梗米加黃芩知母麥冬五味子桔梗。治過傷飲食酒毒。氣出腥臭。唾涕稠粘。咽喉不利。口苦乾燥。是此方誠瀉肺邪者。所宗主。然肺豈可瀉。瀉肺者瀉其邪耳。凡有餘者邪有餘。不足者正不足。五臟之正。皆不可瀉。五氣之邪。皆不可不瀉。錢仲陽制瀉黃瀉白瀉青導赤諸方。皆井井有法。則試問瀉其邪歟。瀉其正歟。而獨言肝無補法。腎無瀉法。則一時偏說臆見。使後人執其說而昧本經之旨。學者不可不察也。

人參白虎湯

已見三焦部。此以治肺胃火傷傳爲膈消。

肺火自胃升。胃輸氣膻中。火從氣火炎傷肺。則金不能斂。石膏知母。辛散甘泄。以去火邪。甘草粳米。甘補酸收。以肅肺氣。人參補氣而能生津。此以治肺熱盛實。盛於白散之而肺氣虛者。人每言實熱不可用人參。此膈消之證。其熱亦實矣。而古人補之。

二母散

治肺勞有熱。不能服補氣之劑者。按肺氣虛勞。則宜用補氣。而有不能服補氣之劑者何。曰火爍肺金。腎水源絕。陰虛已極。補其氣而陰不能從。則陽反滋亢。不如滋陰降火。使火退而金清。然後可徐議爲補其氣。

知母炒。氣輕能上清肺金。以除胸膈之熱。味厚能下滋腎水。以靖相火之妄。貝母炒。苦泄以降肺火。辛潤以清肺金。化燥痰。解鬱結。等分爲末服。

肺虛而後邪熱乘之。是肺氣本而邪熱標也。然以陰火爍肺。而肺日轉益虛。有火居之。氣亦不能復斂。則補之有無從而補者。則瀉火宜急。而補氣反其後矣。故二母以清之散之潤之。庶火散而肺不受刑。氣可徐復也。此治熱之尤甚者。

蒼耳散 陳無擇

治鼻淵。鼻淵者。鼻流濁涕不止也。凡津液外泄。皆由有火爍之。釜熱則水湧。木熱則液流。金熱則汁窮。故肝熱則淚出。心熱則汗出。脾熱則涕出。腎熱則唾多。肺開竅在鼻。故肺熱甚則鼻淵。內經又

曰。膽移熱於腦。則辛頻鼻淵。故俗謂鼻淵爲腦漏。要之膽熱移腦。亦相火之爍水而侮肺金也。

白芷一兩。主陽明經。上行頭面。以散熱。溫。陽明脈夾鼻。故白芷爲君。辛夷五錢。辛溫宣行肝氣。上徹巔頂。瀉肺中之風熱。而通關利竅。主治鼻淵鼻塞。目眩牙痛。薄荷五錢。辛寒行肝氣。瀉肺熱。上清頭目。蒼耳子炒二錢半。辛苦溫。燥濕祛風。外達皮膚。上徹巔頂。爲末。食前葱茶調服二錢。葱以通竅。茶能清肺。皆能上行。散風清熱。

鼻淵鼻瘜。皆少陽陽明之熱所爲。而少陽陽明之熱。則由風寒外束。肝氣不舒。則陽氣鬱而爲火。以上熏於肺。且爍腦而外泄之鼻也。故治之仍從少陽陽明。白芷行陽明。薄荷行少陽。而宣於肺竅。辛夷蒼耳子。皆主通肺竅。辛以散之也。散內熱。且散外淫。

辛夷散 嚴用和

治鼻生瘜肉。氣息不通。不聞香臭。按瘜肉者。鼻竅中生惡肉。塞於鼻孔。此濕熱所薰蒸而生。如濕地蒸熱而生菌蕈也。故治之亦以辛散爲主。

辛夷 木之花葉本有肺象。高而在上。辛夷辛香。尤能宣通肺竅。故主治鼻病。 白芷 祛頭面風濕。

升麻 升達胃氣之清陽。 藁本 行督脈。達巔頂。行陰經。祛風入腦。 川芎 厥陰行之風。防風 宣通肝氣。以疏脾胃之陽。 細辛 散熱利竅。 木通 此用以通氣去熱。 甘草 藥皆辛散。甘以緩之。 等分爲末。每服三錢。茶調下。上清頭目。外用燒磩爲末。鹹能軟堅。酸能收濕。加硇砂少許。鹹苦辛。專主爛去瘜肉。 吹鼻中。以消去瘜肉。

鼻生瘜肉。肺氣濁也。氣之升降。肺爲之主。肺氣呼吸。鼻爲之通。故變見於鼻。肺氣何以濁。氣本於腎命。行於肝膽。輸自脾胃。飲食和平。與居有節。元氣不虧。則氣常清順。一或風濕干之。鬱而成火。肝風脾濕。鬱成相火。外感內傷。皆足致之。則氣之上輸者。混濁而成濁矣。濁氣之升。或一時不爲他病。而漸漬熏蒸。攻於上極。泄於肺竅。則鼻淵鼻瘜。所由來矣。鼻淵多由風熱。風熱激水。鼻瘜多由濕熱。濕蒸成菌。爲升其清。辛夷白芷升麻爲激其濁。激而去之。藁本細辛防風爲通其竅。辛夷主之。細辛行之。木通通之。協以上行所以通肺竅之鬱也。所用似皆風藥。頭面巔頂之病。非風藥不能達也。

清骨散

治骨蒸勞熱。骨蒸勞熱者。其熱在骨。蒸蒸然也。不必見他證。惟常覺蒸熱。而血氣日憊。肌肉日消。四肢日以無力。精神日以倦怠。故曰勞也。此相火獨炎。眞水枯涸。腎陰欲盡。故其熱在骨。此凡七情以耗其血。房

勞以竭其精。昏醉以消其液。皆足有以致之。東垣曰。晝熱夜靜。陽氣旺於陽分。晝靜夜熱。陽氣下陷陰中。晝夜皆熱。重陽無陰。當急瀉其陽。峻補其陰。晝病在氣。夜病在血。愚按雖如此分。要以滋陰爲主。陽陷陰中。宜東垣升陽散火湯。陽旺於晝。可用石膏散。重陽無陰。尺脈必沈數。或弦數。或六脈皆弦數。乃可用此湯。或知藥

入味丸。

銀柴胡 一錢半。柴胡出銀州者。根長尺許。粗大有九。味尤苦寒。能堅腎水。於至靜之地而滋之。拔相火於至陰之中而出之。出胡地者。外故主治骨蒸。以爲君藥。 胡黃連 一錢。出胡地者。外黃內黑。而中虛折之塵出如烟。是能泄陰中之伏火。故亦主治骨蒸。 地骨皮 一錢。此能清肺金。以滋生腎水。行積熱退虛熱。主治有汗之骨蒸。然不論有汗無汗。要取其滋陰生水。 秦艽 一錢。根每兩岐。如分辨股。其紋交科。螺旋而下。能行肝氣。以下搜熱濕。祛陰分血分之熱濕而散之。故亦主治陰熱。 知母 一錢。苦堅辛潤。清肺金。以下生腎水。即能堅腎水。以安相火。而保肺金。 鼈甲 童便炙一錢。介蟲陰物。穴處水中。而能出入於水。故能除陰分之熱。色青入肝。童便炙之。引以入腎。又甲亦骨類。引諸藥以入骨。而徹去骨中之熱也。 青蒿 一錢。得水之生氣。拔腎水行於肝膽之熱。舒鬱火。暢微陽。治勞虛熱。骨蒸勞熱。 甘草 炙五分。藥多寒涼。故和以甘溫。且炙草亦能去虛熱。

腎人之本。骨人之幹。陽以資始。陰以資生。而陽恒易盈。陰恒易耗。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天地之數。況人生陽也。而資陰以致用。 況百爲以雕喪之。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況思其智之所不及。憂其力之所不能。重以飲食色慾之虧喪。而血以日耗。精以日衰。是猶以火燥水。水日消而火無所制矣。眞陰安得而不竭。陰消水涸。髓竭骨枯。重陽無陰。陽亦游散。此養生之所以惓惓於守黑也。前人有言曰。五行六氣。水但其一耳。一水安能勝五火哉。蒸熱在骨。是必當大瀉其陽。峻補其陰。猶恐不及。此方以瀉陽而生氣不

傷。銀柴胡胡黃連秦艽青蒿。皆以瀉陽而實下而能潤。地骨皮知母鼈甲。皆以滋陰。然補金以生水。滋氣血。今人不問病體。不詳藥性。則惟以溫煖爲寶。而視寒涼爲讎。一言及銀柴胡及黃連地骨皮知母等藥。則比之於鴆毒。遇有陰虧之症。其何能治。嗟乎。是爲清骨熱之良方。學醫者毋以苦寒讎視之也。若夫頤養以正。以靜制動。使子珠常温於下。則固存乎其人。不病可也。頤以山止雷。使不妄動而震之一陽常安於下。

石膏散 外臺

治勞熱骨蒸。四肢微瘦。有汗脈長者。按骨蒸則肢瘦常也。骨蒸而有汗。則陽猶外泄。中未大虛也。其脈長則陽明熱也。陽明之熱。多由於酒。及肝怒鬱而乘土。又或外淫所鬱。陽邪入腑。時不即病。或病而汤惽未

盡。久不爲治。則積久而釀爲骨蒸。陽明亦爲骨蒸者。土固克水。而土熱尤能涸水。則亦致骨蒸。此即所謂陽旺於陽分者。固不盡由陰虛。然久燥則陰亦不能不耗矣。但其病在陽。則此之七情色慾者爲淺。惟不知審症而遽用温補。則不復治矣。

石膏一味。研細。每夕新汲水服方寸匕。寸大方是取熱退爲度。石膏氣輕味辛。能發表。解肌熱。而上保肺金。質重性寒。能入裏瀉胃熱而下滋腎水。且淡能滲濕。甘能補氣。以去濕熱爲和平之劑。今人每以寒涼而畏忌之。如鴆毒矣。

此以治亢陽之燥陰而爲勞熱者。亢陽燥陰。陰雖本不有虧。而亦終歸消涸。此如釜雖有水。而盛火焚燒不止。釜中之水。亦終於消涸而已。故不必滋陰。而但爲散其已亢之陽。陽平則陰自復也。此方不獨陽實骨蒸可治。胃火吐血成盆成盌者亦可通治。以其能散火。非他寒藥比也。

大補陰丸 丹溪

治水虧火炎。耳鳴耳聾。欬逆虛熱。腎脈洪大。不能受峻補者。按耳爲腎竅。耳鳴耳聾。皆屬腎虛。而水氣不能上榮。則虛火反作聲也。欬逆謂呃忒。亦無依之火不安位而上衝於胃者。腎脈宜沈石安和。腎脈洪大。是水虧而火炎矣。此方名大補陰。而又云不能受峻補者。謂不可以參茸補耳。

熟地黃六兩○此專爲腎水虧衰而陰即以養陽。滋腎亦以補心。且血氣之類。而貞固之守。有貞以起元之意焉。

敗龜版酥炙六兩○補水炒知母鹽水炒四兩○瀉肺火而下生腎水。去腎中氣分之邪熱。

黃蘗鹽酒炒四兩○堅腎水而轉行肝木。去腎中血分之邪熱。

牛脊髓和蜜丸。過於椓喪。腎精必枯。先天之稟受不足者。腎水亦易枯。水虧火炎。骨髓必空。脊髓上通髓海。下接命門。補之以其類也。丹溪本方用豬脊髓。愚按肉則食豚去臘。謂其有毒也。臘有毒則脊髓亦有毒可知。古人精於物理。必非無謂。故改用牛脊髓。牛土畜。土足以防水。且其性和順而力任重

用之爲宜。鹽湯下。鹽以導之趨下。

以火炎而燥水。釀爲骨蒸。其勢橫軼。水火不相能。其過在火。此骨蒸勞熱之證。多由七情之鬱。而加之酒色之傷。以水虧而火炎。欬逆虛熱。其勢上浮。水火不相依。其傷在水。此耳聾耳鳴呃逆傷或本體弱者。先天腎命。水火相依。水得火而行。火得水而居。故腎水不足。則相火失所依。而上浮爲耳聾耳鳴呃逆。虛熱等證。過在火者。急瀉其陽。拔而上之。黃蘗芃。皆自陰中升拔其陽而上之。是則所謂瀉陽也。而峻補其陰以平之。所以殺其橫也。地骨皮知母鼈甲。皆滋水之源而下之。乃所以補陰也。過在水者。大補其陰。引而上之。熟地黃正爲補水。龜版而接引其陽以下之。所以俾相依也。知母黃蘗。降上浮之相火而下之。使仍依於水中也。黃蘗之性不專下行。合知母則

專行入腎。故昔人云。黃檗無知母。如水母之無蝦云。均以濟水火。而方藥不同。可以知所法矣。

腎熱湯 千金方

治腎熱。耳流膿血。不聞人聲。按耳爲腎竅。腎水不足。則相火上浮。火氣上衝。而耳不能納聲。且虛火作聲。而爲耳鳴。又耳雖腎竅。而視聽皆營於心。心腎交。水火平。而後能聽。心腎不交。則心火獨上。耳目血病。而視聽不清明矣。且十二經絡。惟足太陽經及手厥陰。不行於耳。餘十經皆入絡耳。故凡風寒濕熱之淫。及有暴怒驚恐氣逆。不順皆能上干於耳。而有鬱熱積痰結核塞耳。且腫痛而流膿血者。外淫濕熱病耳。謂之聤耳。不關於腎。則但散其風濕可已。若腎虛耳聾。而至於則專補腎。如大補陰丸是也。此言腎熱耳聾。而至於耳流膿血。則是心腎不交。君相二火皆作。以浮於耳竅。而且火鬱成濕矣。然不爲他證。而獨病耳。則亦有經邪爲之引故也。

生地黃汁一升。大滋腎水。以清心火。此爲君藥。

葱白一升。引腎氣以上通於耳。

磁石煅紅淬七次五兩。體重色黑。下沈入腎。性能引鐵。引肺金以下生腎水。而味辛能潤以破其凝閉。味鹹能瀉腎以除其邪熱。使腎水澄清。則眞陰上榮。有以濟火。且能開竅而使耳目聰明矣。

牡蠣鹽水煮過煆粉五兩。介蟲水屬也。而味鹹能補心收散。亦所以滋水而交心腎。

白朮炒五兩。脾爲心腎之交。所謂黃庭也。脾有積濕中梗。則心腎不得交。且二火交鬱而生熱。故白朮以補脾去濕。

麥門冬四兩。以寧心清肺。而生腎水。

芍藥四兩。以補斂肺氣而瀉相火。耳爲腎竅。而洪範五事。則以聽屬金。蓋金主收斂。而聽自外入。是金收之用也。肺腎子母之臟。必金清而後水足。水足而金益清。金水清而後能受。故此方兼用麥冬芍藥。以斂氣清金。而磁石又引金以入水。其用物亦甚精矣。

甘草一兩 大棗十五枚。以佐白朮。

分三服。此劑依唐分兩。則如此大劑。如何只可作三服。且三字亦必有誤。卽如漢分兩。亦當作五服。

耳流膿血。當不只責之腎熱。而至不聞人聲。則腎熱爲主。不問人聲。耳聰壅也。腎何以熱。腎水不足以制火。則熱生。相火合心火以上炎。則金不能生水。而熱益甚。則聰壅矣。熱甚則生濕。而傷血。故流膿血。故此方以滋腎爲主。使水火交濟。生地牡蠣而又淸金以爲生水之源。芍藥麥冬磁石。益脾以爲交心腎之地。白朮甘草大棗。乃導而通耳竅。且散外邪也。葱白○或加石菖蒲亦妙。

小薊飲

治下焦結熱而成血淋。按小腸膀胱。皆在下焦。而一火一水。小腸心之腑。膀胱腎之腑也。心熱遺於小腸。則小腸熱結。然使腎水旺。則水足以濟火。乃小腸之熱。又遺於膀胱。則是亦腎虛而水不能制火故也。心主血。心火妄則傷血。腎開竅於前陰。腎水虧則小便癃而血從溺出。心腎皆熱。則血凝而瘀黑。不可以血瘀爲腎膀胱虛冷。但痛者謂之血淋。爲實熱。不痛者只爲溺血。爲虛熱。爲腎虛。

苦甘寒。堅腎水。瀉心火。去血熱。此不用大薊。

小薊而用小薊。蓋以大薊主大便。小薊主小便云。

蒲黃炒黑○蒲黃清血熱。炒黑以止妄行之血。

藕節藕味甘鹹。微澁散瘀血。退血熱。其節亦能止血。

滑石滑關竅。行水道。瀉三焦之火。

梔子炒○去心及三焦之火。炒黑亦能止妄血。

木通導心小腸之火而通之下。

淡竹葉行相火之鬱。而散之於膚中。

甘草和中亦能瀉火。

當歸以上各五分○滋陰而行陽。以萃津液於肝。使血得所歸。血得所歸。則不妄行於小便矣。

生地黃一錢○以滋腎水。安相火。且上升以濟心火。退血熱。

火上行者。而或熱結下焦。熱在血分。陰不足也。邪湊所虛。腎陰不足。熱隨水道下行。而侮所不勝。厥陰心包主血。而與三焦

相表裏。故心包血熱。循三焦水道下行。極於下焦。不獨心之遺熱小腸也。相火合焉。二腑皆熱。小腸膀胱也。腎水衰而火侮之。腎中相火因之。則熱結矣。火沸而血妄行。則或從溺以出。熱結而艱出。故血淋也。去血分之熱。止其妄行。小薊滑黃藕節。而君以生地。佐以當歸。水壯而血有所滋。熱清而下焦不結矣。

左金丸

治肝火燥盛。左脇作痛。吞酸吐酸。筋痛。痞結。亦治噤口痢。脇下肝脈所行。而左脇尤木之正位。肝火鬱盛。則左脇作痛。其吞酸吐酸者。木鬱於土也。木生於土。而能克土。然土有陰寒積濕。則反能鬱木。而木之生氣不遂。直遂由足鬱濕成熱。而酸水橫溢。或嘔作酸。氣或酸汁酷心。或泛吐酸水。或欲吐不出。究竟皆屬之熱。所謂曲直作酸者。曲而後直。所以作酸也。東垣謂嘔酸甚者。治以大辛熱劑。必減。不當但以爲屬熱。

過矣。吐酸治以辛熱而解者。是蓋木鬱達之。火鬱發之。理有固然。然安得謂吐酸爲非熱。亦以木之所由以鬱者。或有寒耳。若鬱不因寒。而因濕。因滯。因有形之物。而概欲治以辛熱。豈非以火散火。益滋之害乎。痞證多屬寒。而筋痛偶有屬熱者。則相火爲寒所鬱之故。而相火急鬱。則見熱不見寒。耳大抵火即生氣。生氣不鬱。不見爲火。既見爲火。則不可不有以泄之。然此方難曰左金。實亦辛以發之。非徒逆以制之。

黃連 六兩。薑汁炒。○黃連生於陰厓窮谷之中。得水石之氣而生。大抵抑陽伸陰。味苦善降。其在心。則能瀉君火。而兼燥脾土之濕熱。其在肝。則能瀉相火。而兼發腎水之邪熱。此方中炒以薑汁。復佐之以茱萸。所以引之專入於肝。以瀉肝火。而平其怒。非用以瀉心火。實瀉其子之說。

吳茱萸 一兩。鹽水泡。○茱萸性熱。而其辛能散鬱。苦能降泄。能引熱以下行。泡用鹽水。益所以引之就下。而解熱結。辛味歸肝。合黃連以入肝。則黃連以平其熱。茱萸以散其鬱。而木之生氣直遂。木之鬱熱自平矣。且茱萸能燥脾濕。消食積。去積冷。蓋腎寒。實補肝藥。非伐肝也。

水丸

陽氣之鬱而不伸。則爲火。火鬱於清寒。則實而脇痛。謂金抑之。火鬱於濕土。則釀而作酸。此脾濕過。火鬱於沈陰。則急而筋痛。此腎有寒氣而鬱之於下。濕火交鬱。傷於腸胃。則流而腸澼。此謂痢疾。火鬱實。陽鬱而憤憤。則爲邪。故苦以泄之。辛以發之。使肝氣得其和平。而鬱之者亦散。鬱之者。卽辛能散寒。苦能燥濕也。以平鬱熱於左。故曰左金云爾。凡鬱皆金氣。此以治左金。

瀉青丸 錢仲陽

治肝火鬱熱。不能安臥。多驚多怒。筋痿不起。目赤腫痛。肝火性動。故臥則不安。且臥則肝氣愈滯。肝不足則驚。肝有餘則怒。風木無恆。作驚作怒。熱則筋緩。故筋痿不起。其尤盛則有痰癡矣。肝開竅於目。故風熱

上走空竅。則目赤腫痛。肝火有血熱。鮮身熱。其或作煩熱。則在亥丑寅時。

龍膽草 苦寒。色青碧。入肝。主瀉相火。除下焦濕。炒黑。○此瀉三焦火。三焦亦少陽也。且以除煩躁。

大黃 酒蒸。○此瀉脾胃火。然肝火未有不乘於脾胃者。

當歸 酒洗。○肝火鬱。則肝血必耗。肝血足則肝火自平。故當歸以補潤肝木。而萃其陰血。

川芎 以行血中之氣。而散其鬱熱。且上行頭目。

羌活 升陽散火。

防風 以助羌活。等分蜜丸。蜜亦能緩肝木而平相火。竹葉湯下。而散鬱火。

熱而不能安臥。多驚多怒。此肝火內煩之證。火鬱於肝。未乘他臟。其筋痿。肝火自鬱。從肝而瀉之。不用黃連而目赤。亦肝自病。

膽草 質輕。瀉虛火。且有升散之意。黃連質重。以降瀉實火。然浸及心脾。故自心脾靖之。肝木傳子。則及心。如臥不安。驚怒亦心病。故虎子瀉之。肝木乘土。則入胃。不安臥亦脾胃病也。故大黃瀉

之此肝不足也故補之正不足而後邪得而鬱之故補之正所以裕其生氣之本用歸芪則邪有餘故散以羌活防風所以達其生氣於上升散正所以補肝且散邪即所以補之正所以補之也升散之用○東垣去黃芩梔子甘草以導治前陰熱甚躁臭用意甚佳又一方除當歸生地木通澤瀉車前加人參五味子天冬麥冬黃連知母以治筋痿攣急口苦爪枯亦兼治前症意在補肺以平肝且兼去心腎之火

方矣

龍膽瀉肝湯 局方

治肝膽實火濕熱脇痛耳聾腫溢口苦筋痿陰汗陰腫陰痛白濁溲血此言實火火勢盛也熱多挾濕肝膽無濕然肝居近腎則腎水之邪熱從之不爲血而爲濕也口苦有心火有膽火膽火上溢而口苦其苦不可耐腎虛耳聾膽熱亦耳聾少陽經脈絡耳其聾不鳴其熱爲實也厥陰脈絡前陰肝主宗筋筋因熱緩故痿熱故痛熱挾濕故腫汗肝熱而腎失閉藏則有白濁且或血自溺出

龍膽草 酒炒 黃芩 但比黃連爲輕緩 梔子 酒炒○熱挾濕則流於三焦故宜用梔子以行濕 當歸酒洗 生地黃酒微炒○此二味以補肝而亦即所以瀉火 柴胡 生甘草 用生草所以資其生達上行之氣以緩肝而散鬱熱也 澤瀉瀉腎木通瀉小腸濕 車前子瀉膀胱濕此三味皆合梔子以瀉火

肝熱之本 胡拔肝膽之生意於至陰之下而升之於上以舒陽氣分以龍膽草行肝柴胡行膽也

瀉青丸 所治肝熱其熱虛方意多在升而散之以達其鬱川芎當歸防風羌活補肝之升散此方所治肝熱其熱實脇痛耳聾溢口苦陰汗陰腫陰痛白濁溺血皆有實且熱鬱生濕方意多在降而瀉之以泄其熱黃芩梔子澤瀉木通車前瀉火然補以歸地升以柴胡則所以達其鬱者亦已備矣龍膽草生甘草亦有

升散之用○東垣去黃芩梔子甘草以導治前陰熱甚躁臭用意甚佳又一方除當歸生地木通澤瀉車前加人參五味子天冬麥冬黃連知母以治筋痿攣急口苦爪枯亦兼治前症意在補肺以平肝且兼去心腎之火

蓮子清心飲 局方

治憂思抑鬱發熱煩躁或酒色過度火盛克金口苦咽乾漸成消渴遺精淋瀝遇勞即發四肢倦怠五心煩熱夜靜晝甚及女人崩帶按諸火皆總於心未有傷七情他經熱而不涉於心者七情皆生於心未有傷七情而不動心火者而七情之鬱憂思爲甚至於酒則助相火而併動心火故神爲之昏色則由心火而遂動相火故精爲之泄諸火合炎則水腐而火獨熾氣血皆傷煩躁並作上燥肺金下煎腎水上則口苦咽乾下則遺精淋瀝氣血皆虛故四肢倦怠五心者手足掌心及心窩中足掌心湧泉穴腎經所始手掌心勞宮穴心包絡經所榮心腎皆火水涸血枯故五心煩熱遺精淋瀝皆火爍而腎水不能閉藏不勞則暫靜偶有勞心勞力則皆觸動其火勞心動君火勞力動腎火腎爲作強之官夜得陰氣故暫靜晝則陽盛故

熱甚此皆陽氣偏盛不得補爲陽虛謂陽虛者非也婦女崩中亦多由七情酒色但其傷歸於鬱任則爲崩中亦陽盛逼陰之故女子崩中亦猶男子之遺精淋瀝耳帶下有白帶有赤帶亦猶男子之赤濁白濁以其稠粘而下如帶故謂之帶又帶脈束腰一周所以提舉下焦而升達其氣血帶脈虛而不能約束則陽氣陷而濕熱下流也

石蓮肉 五錢○即蓮子之堅老者今廣中有石蓮子生於水樹上者此大苦不堪用勿誤用也蓮子生於水而實於上其中苞腹本上而向下其殼黑其子赤其肉白其薏青其味甘而苦濇以入水則沈以入鹵則浮其能交心腎可知斂心神瀉心火固腎水藏腎精此以爲清心君藥 茯苓 三錢○甯神固精安魂定魄滲濕利水 人參 三錢 黃芪 三錢○壯火食氣故參芪以補氣非補陽虛而瀉火之謂 柴胡 引腎水之清氣而升之以散上浮之火 黃芩 炒以上皆三錢○瀉妄火之上浮而下之以清金而生水 麥門冬 二錢○火爍肺金故麥門冬地骨皮皆以保肺

二錢○補肺清金而下生腎水以靖相火。車前子二錢○甘鹹能補腎氣而滲治水中之邪熱濁濕。甘草炙二錢○助參茂以補氣。空心服。

此方以清心火而無瀉心火之藥。以心自生火。可安之而無可瀉也。火傷氣。參茂甘草以補之。火爍金。黃芪麥冬以保之。火逼水。地骨車前以清之。皆止火之爲害。而非治火。惟蓮肉茯苓乃所以清火。而斂而安之。蓋心君不妄。則火靜而陰陽自平。如敝政除而民害自免。民氣自平。餘則加意焉。以甦其尤困者耳。治心火之藥。可參心部求之。此不盡錄也。

導赤散

已見暑部。治心火遺於小腸。溺赤淋痛。面赤狂躁。口糜舌瘡。齦牙口渴。此心火自病。而未涉他經。未乘他臟者。然此有外火以動內火。非徒自內作者。

熱下遺而溺赤淋痛。熱上逼而口糜面赤。熱中鬱而煩渴狂躁。此心火內熾之症。小腸有熱。亦只是心火自病。心火自鬱。從心而瀉之。導赤自小腸而下。正所以瀉心。自下導之。木通甘草梢。自上散之。淡竹葉。滋腎水以濟之。所以平其心也。此所治與蓮子清心飲大異。

伏兔丹方

治遺精白濁。及強中消渴。遺精之症。有因勞心過度。心不攝腎而遺者。有思慾不遂。致精失位而遺者。有色慾無節。滑泄不禁而遺者。此其病在腎。而其過則皆在心。心君妄動。而相火因之。腎水受傷。不能復爲閉固矣。其或有少壯氣血旺。而未定。久無房事。以滿而溢者。則又不足爲病。濁有赤白。白濁傷氣。赤濁傷血。然皆由心火之妄致之。而相火以見病於腎。鮮見有虛寒者。強中消渴。亦腎水虧而心火亢也。

兔絲子十兩○甘辛平。無根而榮藤蔓繁衍。甘辛能補其無根之妄火。故治五味子入兩○酸溫。補斂肺金。遺精者。以此爲君藥。其核苦辛。形似於腎。故能下行生水。而堅腎潤命。且能濟精固氣也。石蓮肉三兩○瀉心火。斂心氣。以交心腎。亦能濟精。白茯苓三兩○安心神。滲濕熱。亦能通心於腎。以清水火。山藥六兩○健脾去濕。亦能防水濟精。

兔絲子用酒浸。其浸過餘酒。煮山藥糊爲丸。漏精用鹽湯下。鹹以瀉腎。赤濁燈心湯下。淡寒以泄心經血分之熱。白濁茯苓湯下。以泄心經氣分之濕熱。消渴米飲下。和脾胃之氣。以平水火。使心腎交於黃庭。

心君妄則有火。妄則無火。故君火無可瀉。非外淫也。故

堅腎水。即以濟心火。心火安則相火亦安。此方補而有瀉。謂茯苓能滲邪水。勿以過於斂濇疑之。

金鎖固精丸

治精滑不禁。此心火炎上。心神飛越。不能攝腎。相火無依也。然亦有寒者。

沙苑蒺藜炒二兩○苦鹹平。堅腎益精。而能瀉邪濕。主治虛勞及帶濁遺精痔漏癥瘕。明目。

芡實蒸二兩○甘濇平。生於水中。結蓮鬚二兩○苦濇味。尤重。輕而上浮。收心之散。而瀉其妄火。苦而下沈。以堅腎水而止其妄泄。能交通心腎。斂固精神。安靖夢寐。龍骨酥炙一兩○斂心神之飛越者而安。牡蠣鹽水煮一日夜。煅粉一兩○斂腎水之濇微者而上升之。以成爲血氣。故能安神去妄。蓮子粉爲糊丸。蓮子亦交通心腎而濇精安神者。鹽湯下。

火生於木。火盛木焚。陰陽之道。侵長。陰陽消長。其幾甚微。常始於忽微。而終則至於相反相賊。是故載營魄。守一無離。長生久視之道也。眾人不能。魂魄相守。精神內固。而不紛馳。養生家之大旨。既有所營。不能無傷營。營不返。魂與魄離。神不守形。精且內耗。此所謂心不攝腎也。眞陽不居。謂相火。精滑無禁矣。致精滑者。火之爲病。然精滑而不能禁。則其下固虛寒矣。至於精滑而求止之。末也。然培養得其道。亦不無助焉。此方皆水物也。惟沙苑蒺藜不生於水。然血氣類也。龍骨牡蠣。而有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意焉。蓮芡蒺藜皆結實堅固。而性味收澁。能骨牡蠣又皆有收斂歸藏之意。利貞之守也。體物精矣。味能養化。亦可使心不妄營。

珍珠粉丸 深古

治思慾不遂。相火不居。致精失位而妄遺者。

黃蘗以靖相火而安之。水中蚌蛤粉以靖君火而下交於水。蛤有離象。是水火之交也。鉛汞之守也。且蚌肉視月盈虧。得眞陰之精。而此用其殼。則有保固眞精之意焉。

水丸。

積想成淫。其傷甚於交媾。宜服此以靖之。固精丸治憂思之過。心火上而不下者。過專在心。此方治積想成淫。心火下而不上者。二火交煽。以動其精。故此方以鉛止汞之道也。

定志丸 方局

本以治目不能遠視。亦治健忘。丹溪用之以治精滑不禁。

遠志二兩〇通肾氣於心。石菖蒲二兩〇水石之英。用以開通心氣。所以使之膽定從容。有以泛應。而不膠滯於一物。人參一兩 茯苓一兩〇交心於腎。目之不能遠視。火不足而神短也。故人參茯苓所以補心。而非心腎交通。則心神易散。故遠志以通之。用石菖蒲所以達之於目也。心神足而能達於目。則視能遠矣。丹溪用以治遺精爲想。存於色慾。以致心神不守。則志之不達。故也。故宜補心定志。

蜜丸。硃砂爲衣。硃砂亦以鎮心安神。

相火從令於心。心涉想而成結。是火有偏照。而明以不足。水以偏注。而陰亦受傷也。腎水又隨相火之動。而致精遺者。陰陽竝傷。從心以治。神不失守而已。

張子和用此方去菖蒲。加茯苓柏子仁酸棗仁酒糊丸。薑湯下。用以安魂定魄。此亦可以識古人加減之法。

桔梗湯 金匱今人謂之甘桔湯

治少陰咽痛。喉痺及肺癰吐膿。乾咳無痰。火鬱在胸。亦治心臟發咳。咳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少陰心

腎二經也。心脈挾咽。腎脈循喉嚨。而心腎合化少陰君火。故二經火熾。則病咽痛。咽痛嗌乾。咽腫頷腫。舌本強。皆屬君火。君火勢稍緩。惟喉痺則屬相火。相火勢益急。內經言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一陰者。足厥陰肝手厥陰心包。一陽者。足少陽膽手少陽三焦。肝脈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膽脈雖不行於喉。而與肝相表裏。故二經火炎。則結而喉痺。膽及三焦。皆相火也。此以咽痛連以此湯可兼治君相之火耳。非以喉痺亦屬少陰也。肺癰者。熱結於肺。血以凝滯。血釀成膿。壅塞肺竅。吐如米粥。其證咳而胸滿振寒。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方其始作。可治以此湯。濃煎急飲。使滿而吐。吐濁唾至盡。則癰亦隨愈。此方本君甘草而佐以桔梗。若如今人輕用甘草。又且二味皆不過數分。則安能使之吐而愈疾也。肺癰與肺痿不同。肺癰屬之熱。肺痿多屬寒。故仲景治肺癰以甘草桔梗。而治肺痿以甘草生薑。今人多以肺癰肺痿同類言之。亦誤矣。肺癰初起。可治以外有振寒而內不渴。則邪束於外。內熱未深。故桔梗散之。若熱深而已成膿者。則治之爲難。或不得不酸以補肺。苦以泄逆。而勝之。以寒矣。乾咳無痰。肺氣鬱熱也。以非滯血。則

不爲癰耳。咳而心痛。喉中介介如梗。此心火上衝肺癢而咳。其火在心不在肺。其熱上衝於喉。故喉中介介如梗。此亦咽痛相類。但其火更緩。要之此方所治皆在肺部咽喉之間。此其爲火邪。皆內熱已盛而上逆。而外淫又遏之。故皆用桔梗也。

甘草生用二兩○當今六錢六分六釐○益胃氣而喻之肺。生用能散火解鬱。桔梗一兩○當今三錢三分三釐○苦能泄肺火而下之。辛能瀉肺邪而發之。然苦勝於辛。其用多主於降逆氣而清肺。以其性輕虛上浮。專入肺部及膈上。咽喉之疾。多用桔梗。如此方是也。今人每謂桔梗載藥上升爲舟楫之用。則是桔梗只爲引經上行之藥。而沒其降熱祛邪之功矣。不亦謬乎。如此方只甘草桔梗二味。生甘草自能上升入肺。何勞桔梗之載。而此方若無桔梗。則甘草又豈獨能有治咽痛喉痺肺癰乾咳之功乎。

此治火鬱於上焦之上者。肺處上極。並於咽喉。喉自肺而下。以通於五臟之氣。咽循肺而下。以達於三焦之道。諸經有火。皆上逼之。至肺而極。

咽痛心腎火也。喉痺肝膽三焦心包火也。肺癰心火胃火也。乾咳心咳亦心胃火而專傷氣分。其津液枯者尤傷肺本無火。肺之有火。皆諸經諸臟之火逼而爍之。然莫或過之。如清寒外束。莫或助之。如酒色內傷。則其火不鬱。鬱而有火。不傷於肺。則傷咽喉。肺虛則行於肺內。爲肺癰。肺咳。肺氣猶實而不受。火則行於肺外。爲咽痛喉痺。然在臟腑則入肺。在經則上結咽喉也。故甘草以補土生金。且能瀉火。而桔梗以降逆祛邪。內降逆氣。祛寒邪。君甘草者。火氣方急。平之以緩也。且正足而後邪逆可平。仲景方多君甘草。而後人只以甘草爲藥奴。即如此方。或用等分。亦失仲景之意。海藏有此方加味法。亦多未甚當。故此皆不錄。

利膈湯本事

治脾肺火熱。虛煩上壅。咽喉生瘡。按脾之有火。以脾虛生濕。蒸鬱而成火。肺之有火。即脾胃之火上膈而熏蒸於肺也。抑或輕寒外閉。梏於皮毛肌肉之間。則脾肺亦因而鬱熱成火。脾之上。肺之下。則膈間也。脾火上行。故胸膈虛煩上壅。其火本虛。故爲虛煩。其上壅膈間。則又似實矣。虛故宜補。壅則宜散。太陰脾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故咽痛生瘡。此虛熱壅膈間。故以利膈爲治。

甘草生用 桔梗其熱上衝咽而不專結於咽。故有加味。其方內用人參補虛而煩自止。故甘桔可等分。 人參虛煩則非實熱。補虛而煩自息。且必爲補之而後可以散之。 牛蒡子辛寒上浮。功專瀉肺。去熱散結。且能解毒。治瘡消腫。 薄荷辛寒以散外束之寒。解內鬱之熱。且能清咽利膈。 荊芥除風濕。去壅熱。以疏脾濕而升散。 防風肝氣

等分爲末。每服二錢。

以此治脾肺火熱。虛煩上壅。與治心火上盛。中焦燥實者不同。涼膈散所治。煩躁口渴。目赤頭眩。口瘡唇裂。吐衄血。其火爲實盛之火。此湯所治。止於虛煩上壅。咽痛生瘡。則其火只虛妄之火也。故涼膈散以鹹寒折之。以苦寒泄之。此湯以辛涼散之。薄荷牛蒡子。以甘涼補之。甘草人參。治證視病之輕重。爲用藥之輕重。喻嘉言謂此方不用苦寒下降之藥。而用辛涼。爲較勝於涼膈散。抑何其不審輕重歟。

此以虛煩上壅而咽痛生瘡。與治少陰咽痛喉痺肺癰不同。少陰咽痛。火雖由少陰。而熱結在咽喉。喉痺火雖由少陽。而熱亦結咽喉。肺癰乾咳。則熱結在肺。皆結熱也。此湯所治。虛煩上壅。則熱壅在膈間。但虛煩上衝。而咽痛生瘡耳。非結熱也。故桔梗湯專自肺間治之。咽喉亦附肺間。此湯兼自脾爲補之散之。人參防風疏之。牛蒡子荊芥薄荷散之。脈以去上壅也。○火在膈上。多宜升散。即涼膈之用薄荷連翹。桔梗湯之用桔梗生甘草。及他方有用元參二母者。亦未嘗非升散也。其或津枯則宜潤之。氣少則爲斂之。實熱則兼爲降之泄之。虛熱則兼爲補之斂之。必無可專用辛熱者。俗醫謂實火宜升散。虛火宜用薑附。辛熱之藥。過用寒涼

則病反甚。夫寒涼固不可過。然薑附豈所以治火。即如此所云虛煩上壅。壅則似實矣。而用人參。用人參則似火屬之虛矣。而藥多升散。其果虛乎實乎。治膈上之火。而兼用薑附者。誠亦有之。如半夏瀉心湯之類。然以其寒熱交併。痞塞不通。故兼而用之。要亦必主以芩連。而未嘗專用薑附也。若咽喉生瘡。亦有可用桂附者。則又必腎水不能制火。而命火上炎。直衝咽喉。故可用入味地黃丸以大補其腎水。而引火歸元。亦非專用桂附以治火也。故此曰利膈。可以知其立方之法矣。

元參升麻湯 活人方

治發斑咽痛。按發斑多由胃熱。而咽痛則太陰少陰太陽皆有之。要之諸熱莫盛於陽明。即咽痛亦自陽明而上膈胃膀膈上之鬱熱。總可以此湯散之。

黑元參 本補腎水之藥。而其氣味腥香。能游行清濁之氣以上升散胸膈間浮游之火。故能治陽毒發斑咽喉痺痛諸症。為升麻升達胃之陽氣。以布治虛火上浮要藥。甘草 生用補土而能清金。瀉火解毒。等分煎服。

此專主升散胃火而清膈上之熱。

醫林纂要 卷七 方劑 火部 利膈湯 元參升麻湯

犀角地黃湯 濟生方

治傷寒胃火熱盛。吐血衄血。嗽血便血。蓄血如狂。嗽水不欲嚥。及陽毒發斑。按衄血自肺循喉而出。吐血自胃循咽而出。胃火自盛。逼其經血。則吐有盈盈盆者。陽明血氣皆盛也。或有熱氣旁溢。逼血入於肺竅。因瘡發嗽。而血自嗽出者。又有痰血相裹。積於肺竅。咳之咯之。而後出者。其逼而下行。則有便血。其熱甚甚。血瘀。則為畜血。瘀血在上焦。則善忘。在下焦。則如狂。善忘者血不為心用。如狂者熱不得伸也。其為血不同。而血症同。總為胃火熱盛。而逼傷陰血之故。傷寒有然。非傷寒而為血症。亦無不然。血症固未有不由火盛者。嗽水而不欲嚥。嗽水以解口燥。然不渴故不嚥。凡火熱傷氣則渴。火熱傷血則不渴。血固水也。發斑者。熱毒蘊於皮膚。而不能外越。則併傷於氣血而發為斑疹。赤色成紋為斑。其熱重。赤色成點為疹。其熱稍輕。其在雜證。則有淡白色者。或因於寒濕。其赤色者。乃屬火熱。若色紫黑者。則熱極胃爛。多不可治。在傷寒症不當下而下之。則熱邪乘虛入胃。而有發斑。或可下不下。熱邪留胃。亦有發斑。總之皆胃熱傷血。可散火而不得發汗。勿重虛其表。可降火而不可攻下。勿重傷其裏可也。

生地黃 一兩半○滋水以清火。白芍藥 一兩○斂陰以平陽。牡丹皮 三錢半○瀉血中之伏火。以養心血。犀角尖 三錢半○苦酸鹹寒。苦泄火。酸斂陰。鹹軟堅。犀之為獸。恆噴血喘血。而其角為精力所聚。用之能止諸血。亦猶靈以風濕殭。而殭蠶能治風濕牛以熱病黃。而牛黃能解痙熱。皆還而相勝也。故犀角能解心肝胃之火。每服五錢。熱甚如狂者。加梔子五錢。一兩○方中皆血藥。因怒致血者。則加梔子。以解心煩。○七情皆由於心。柴胡五錢○怒氣逆於肝。柴胡以解肝膽之鬱。

此以治熱傷血分之大槩。凡火盛必滋其水。陽勝必斂其陰。妄動必安之使靜。逆上必降之使下。此自然之理火在氣分。有宜升散者。火傷血分。血已逆矣。必無可升散者。而或謂血症不宜遽用寒涼。抑何謬也。但寒涼須對症耳。

槐花散 本事方

治腸風臟毒下血。按腸風俗名也。大便出血。多由於火。非由於風。大抵濃酒炙肉。熱傷於胃。不逆而上。則逼而下。血傷於熱。因而下血。或則勞役傷血。因而下血者。亦有之。又或者因外寒清燥濕氣。抑遏其陽。鬱以成熱。不能上越。逼而下流者。亦有之。要其證亦總由於胃熱。下流則二陽亦熱。而大腸為傳金。尤火熱所喜乘而傷。血者。非由時行外淫。故其證異於痢。痢由胃而下。病不專在大腸。血自腸中與大便同出。非由大腸熱。聚肛門。傷而成痔。血自痔孔出。故其證亦異於痔。其火熱之傷。近而即發。則血鮮色紅。久積

而發則血瘀而黑或分色鮮爲熱色瘀爲冷非也先血後糞陽在大腸先糞後血傷在胃及小腸或謂風邪淫胃爲腸風濕邪淫胃爲臟毒亦非也。

槐花炒苦寒色綠入肝而能去血分之熱體輕入腑而能泄氣分之逆苦能堅腎水而平相火大腸肺之痢也故此用以清大腸之火。側柏葉炒苦澁微辛。荆芥穗炒黑。散血中之風熱且炒黑能止妄血。枳殼炒以寬腸胃而行於血分藥中加氣分藥氣爲血倡也。局方無柏葉荆芥加當歸黄芩防風地榆酒糊丸名槐角丸治同東垣除柏葉枳殼加當歸川芎熟地白朮青皮升麻名當歸和血散治濕毒下血又經驗方單用槐花黑荆芥亦治下血數方皆可選用。等分爲末每服三錢米飲下。引以下胃腸也。積久不愈者宜加補氣生血及升舉之藥如人參黄芪當歸白朮甘草及葛根升麻之類。

本方皆肝藥肝藏血也腸血之病固由腸胃傷熱然熱傷血分則是下焦之熱引動相火肝木侮金乘土金大腸土胃而肝血不藏也槐木水也槐花靖膽火槐色黑槐花色綠入肝腎水以靖膽火。柏木金也柏葉平肝木柏色白柏葉青赤入肝肺金以止肝血。而清微澹宕之意自足以升提而上之以攄其胃熱花葉皆輕而在上能舒散者以治臟血其意可師矣。

秦艽白朮丸 東垣

治痔瘡痔漏有膿血大便燥結痛不可忍按痔之爲病獨責陽明陽明大腸燥金之正化主收斂萬物而出其糟粕以肅清腹中之治然居於下極則藏垢納汙凡濕熱之氣下流則其毒皆聚於大腸而清燥之令有不得行者矣是故濃酒炙煿之味其熱不留於胃則必留滯大腸勞役暑濕風燥久而不發乘虛下溜亦每積於大腸以大腸汙穢所行而其氣則主收斂也若重以醉飽入房則相火并動陵鑠燥金而大

腸大傷矣更有末俗不肖而受人雞姦者則受他人之相火以積毒大腸此皆痔漏所由也痔有內痔有外痔有有孔而常流膿血者曰漏有腸頭結而成塊者曰瘡有成塊突出而下垂者曰懸癰懸癰著近篡間濕熱相火所交注下極之極也有痛不可忍者有癢不可耐者李東垣曰腸頭成塊濕也作大痛者風火合併則痛其火稍輕而肝風勢盛則癢風非外入肝木即風也東垣謂痔爲濕熱風燥四氣合邪然愚謂此所謂燥乃以火燥而津液枯非大腸燥金之燥。

秦艽一兩○苦辛平。疏風去濕養血榮筋治酒毒歸其根有兩歧之形能去二陰間濕熱。

尾酒洗一兩○川尾欲其下行破積去瘀李東垣曰秦艽歸尾桃仁潤燥和血。

桃仁辛平。滋潤而能以潤燥而此又欲補其燥何也曰補土生金使金足而能肅清是則正燥金之燥也。

枳實麥麩炒五錢○苦酸微辛破逆氣以行秋令且能斂陰李東垣

曰以白朮甘寒瀉火。阜角仁燒存性五錢○甘鹹辛温。皴實黑堅仁色青綠乃假枳實之寒也是能入腎肝之地以祛風軟堅。地榆三錢○苦酸寒。潤燥且入大腸而除其結熱。

澤瀉五錢○李東垣曰使氣歸於去瘀斂大腸之陰此眞所以補其燥。

前陰以補清燥受胃之濕邪也按東垣之說謂醉飽入房酒熱留蓄忍精不泄流注簧間前陰之氣歸於大腸木乘火勢而侮燥金火就燥則大便閉而痔作故此用澤瀉言使氣歸於前陰愚謂痔之作亦不必盡由此而澤瀉自能去腎部之邪濕邪熱且合白朮則可瀉胃中之濕邪以下行由膀胱而竟達前陰使大腸得遂其清燥是則所以補大腸其說未嘗不可通。

麪糊丸本方除白朮枳實地榆加蒼朮黄檗大黄檳榔防風名秦艽蒼朮湯治同此蓋因腸頭成塊大便燥結大痛者火邪爲多而濕亦重故用蒼朮燥濕黄檗大黄去火而兼以檳榔防風除風破結氣也本方除阜角仁枳實地榆加防風升麻柴胡陳皮大黄黄芩紅花炙甘草名秦艽防風湯治痔漏大便時疼痛者此爲腸頭不成塊而有孔常漏膿血便時乃痛其痔稍輕但大腸積熱腸氣趨胃氣而下陷故升提

其陽而湯滌其熱也。又方用柔光羌活防風麻黃升麻柴胡。柴本細辛黃芪紅花炙甘草。名秦艽羌活湯。治痔漏成塊。下垂而大瘻者。此則陽氣下陷。而其熱尚盧。故全用風藥升提。且爲補其氣。又用本方除地榆加大黃紅花名秦艽當歸湯。治痔漏大便燥結疼痛者。此卽痛不止。便時而結。熱尤甚。故加大黃紅花以蕩熱活血。此皆東垣方。具錄之以見大法。

痔瘻當責濕熱。而東垣兼言風燥。謂濕熱下流。燥金受燥。金氣不足。而肝木乘火勢以侮之。則大腸重傷。肝木風也。濕火盛。而血液傷。則金氣不清而燥矣。此所謂燥者。以血枯言。大抵痔病。酒傷者爲多。而外淫積熱次之。色傷亦益觸之。治之以潤劑。所以清金而去火也。大腸潤而金氣清。風濕亦退聽矣。其或火盛則蕩之。陽陷則升之。則惟其所用。要以潤之爲主。仍主去熱邪也。

柏葉湯 金匱

治吐血不止。氣血虛寒。按吐血皆由火熱。安得虛寒。此云氣血虛寒者。以吐血不止而致氣血虛寒。非有氣血虛寒而吐血者。吐血不止。則何以致虛寒。曰去血已多。則血虛矣。血氣猶夫婦也。血失過多。則氣亦游散。而氣虛矣。氣血虛則猶之寒。婦人於胎前多實熱。產後則虛寒。亦猶是也。氣血虛寒。則何以仍吐血不止。曰血虛則不復能歸經。故不能止。此其脈必沈微或浮以率血而使之行出路。氣虛則無洪而沈。則不見。不但弦芤而已。人每言吐血有虛寒。宜用薑附者。吾特爲舉此方以實之。

側柏葉三兩○當今一兩○色白屬金。性喜向陰而葉側色青。其莖色赤。故能引肺氣以平肝木。味濇斂陰。味苦降火。半相火而止妄血。使血得以歸肝。

乾薑三兩○辛味補肝。而助益陽氣。乾薑則守而不行。所以使血得有依歸。治吐血用乾薑熱藥。於此見之。然必合側柏葉馬糞之寒涼用之。未聞其專用辛

三把連根○性溫扶陽而味苦能降熱以治血也。

艾堅腎潤命。煖胃燥脾。皆所以生氣血之本。故安胎者亦必用之。此因氣血已虛。故用此治其虛寒。且苦以降之。能使血不上湧也。則何不用參芪。曰參芪升提。馬糞汁一升○當今三合有三〇几糞汁此未可用。馬糞汁皆苦鹹大寒。能補心瀉火。破結解毒。而馬爲火畜。故用其糞汁。尤能使妄火不浮。而妄血因之下順。爲君藥也。

合煮服。

陰陽之道。相勝而實相依。故氣消則血死。血盡則氣亦不能復存。凡失血之久者。不惟血虛也。人生陽也。生之所撰。氣陽血陰。其合而來仲。則氣血皆陽。其離而游散則氣血皆陰。是以吐血不止。則有虛寒。此之虛寒。非可峻補。桂附補陽。則陽勝陰消。且熱而益增血妄。歸地補陰。則無以復陽氣。而失道之血終失所依。卽如用參芪。亦只可補其中。而終不能使外溢之血復其故道。欲折之以寒涼。則妄血未可強止。而中已先竭矣。故無

可峻補也。薑艾以復其中之陽。守而不走。乾薑及艾。皆守在中下。以補虛寒。惟其守而不走。故不至助血妄行。且艾能養陰滋血。其苦熱能引熱下行也。柏葉以引其妄行之血。使復於肝。柏葉上榮。而苦能降泄。且專行血分。故能引上湧之血。以復歸於下。馬糞汁以君之。順以下行。以除妄熱。或擬用童便代之亦無不可。氣可復而血亦安。古人之用物精矣。雖曰治虛寒。要以泄熱爲主也。

活血潤燥生津湯 丹溪

治內燥津液枯少。按此所謂燥。實火炎水乾。其過在火。非陽明燥金之燥。氣息清寒也。故丹溪別之曰內燥。然內燥亦有不同。如血氣虛寒。精神慘慘。以致氣滯不行。血澀不榮。而四肢倦怠。肌肉斂縮。毛髮枯萎。此則燥金之燥。宜補其陽。所謂宜治以苦溫。佐以甘辛者。若夫火炎水乾。津液枯少。毛髮焦萎。皮膚斂

揭。此難同歸於燥。而所以燥則由於火。治之宜滋其陰。此方可以主之。然治火而非治燥也。

當歸一錢半○活血潤燥生血。熟地黃一錢○不用生地用熟地之主。安靖以厚滋腎陰。使腎澤積厚。又所以爲生血之本。白芍藥一錢○火盛陰虧。爲斂其陰。且靖之。白芍以斂之。爲之節焉。又上以補肺。使不受火傷。中以和脾。使脾能滋血也。天門冬八分○清金以生水。麥門冬八分○保肺以益心。肺處上極。金氣上炎。肺必受傷。故二冬以保肺清金。使能生津液也。瓜蔞仁八分○以潤肺燥除上焦之垢膩。桃仁研五分○去瘀生新。且潤心肺。紅花五分○活血行血。

此亦以治火炎傷血之證。然血不外溢而內枯者。水本不足。而火燥肺金。金不能生水也。無吐衄咯血臟血之證。其熱不在血分。而在氣分。但陰陽偏勝耳。不降其火而滋其陰。保金生水。以所平之

火。非實火也。以非實火。故不用芩連之類。陰血滋而陰陽平。則火自息也。

清燥養榮湯

治火燥肺金。血虛外燥。皮膚皴揭。筋急爪枯。或大便風祕。按此與前症相同。而言外燥者。以燥在榮分。血不榮於經脈。而皮膚皴揭。筋急爪枯。故言外燥。實亦非六氣外淫之清燥也。大腸風祕。亦非風也。大腸之津液枯竭。耳肺合皮毛。故火燥肺金。則皮膚皴揭。肝主筋及爪。故肝熱血燥。則筋急爪枯。大腸肺之表故肺火則熱遺大腸。此火之已傷於血者。但其陰不足。其血自枯。而不妄溢於上耳。

當歸二錢 酒洗 熟地黃一錢 生地黃一錢○用熟地而更用生地。以去榮分之熱而滋其陰也。芍藥炒一錢 黃芩酒炒一錢○皮膚皴揭。則肺火盛矣。故黃芩以泄之。秦艽一錢○筋急爪枯。故秦艽以養血榮筋。且以去大腸之燥結。防風五分○以升散肝火。且能舒筋。甘草五分○以緩肝急以平陰陽。

火炎於內。而內液枯少。保肺爲急。且清金卽以生水而勝火也。此活血潤燥生津湯所治也。火氣外越。而榮血枯竭。養榮爲重。用生地秦艽而導以又降泄其火。乃以保肺而清血。防風使行於榮也。要之陰虛內熱耳。故以歸地爲主。

秦艽鼈甲散 謙甫

治風勞骨蒸。午後壯熱。咳嗽肌瘦。頰赤盜汗。脈來細數。按勞症何與於風。以相火內炎。其火作止無恒。有類於風。而風木相火同氣。治此者亦通用風藥。俗因謂之風勞。風虛象。風勞俗名。命火與腎水並居。而火盛則水虧。故骨蒸腎主骨。午後壯熱。午後於時猶長。夏正小暑大暑亢熱時也。咳嗽火燥肺金。肌瘦火銷血肉。火上炎而頰赤。火逼使津液外流。而自汗盜汗。盜汗者睡而汗出。及醒則止。此心腎不交於黃庭。水不足以濟火。心火之栖於脾者。燥其脾濕。而津液自流。脈數爲火。細數爲少陰火。腎水不足。而君相二火治之。

鼈甲一兩炙○相火行於肝木。故以鼈甲治之。凡滋腎水以交於心。則用龜甲。龜以靜而靈也。行腎水以靖肝火。則用鼈甲。秦艽五錢○根作兩跨下行之形。鼈以動而行也。性能養血榮筋。故恒用之以平下極知母五錢○清肺金以生腎水。平相火以保肺金。當歸五錢○火炎血枯。知母當歸之辛以潤之。所以萃津液而行之肝。肝血足則膽火不獨炎也。柴胡一兩○引腎水之精英。以榮於肝膽。而散其鬱熱。難平之相火。上氣以上行。而內熱自散。故治骨蒸者多用之。非擧風之謂。地骨皮一兩○清金保肺。滲濕止咳。止虛汗。烏梅每服一箇○瀉肝火。保肺金。斂眞陰。清血熱。青蒿每服五莖○得少陽之清氣。而芬芳條暢。能舒鬱熱。散肝火。頗與柴胡之性相類。主治尊勞虛熱。

每服一兩。汗多倍加黃

用二兩也。斤內皆滋陰之藥。恐不足以止虛汗。故倍加黃芪。以益中氣而固衛氣也。

陰虛內熱之甚。則爲勞熱骨蒸。俗謂之風勞。實相火獨熾而陰不能輔之。則陰反受爍陽亦不能自拔。而鬱而內蒸也。苗槁則引水以溉之。此相火獨熾。陰不能輔之故。鼈甲地骨皮知母當歸皆所以引水而溉之。湯沸則揭其蓋而揚之。此陽不能拔鬱而內熱之故。秦艽柴胡青蒿烏梅皆所以揭鍋蓋而揚之也。何不熄其火。相火生人之本。可升而遂之。不可抑而熄之。黃芩山梔大黃石膏之類。可以治客火。而此非所用也。不用二地亦其偶然。而有知母地骨皮之滋。則二地亦可以不用。

黃芪鼈甲散 謙甫

治男女虛勞。客熱。五心煩熱。四肢怠惰。咳嗽咽乾。自汗食少。或日晡發熱。按此言虛勞客熱者。言以勞而虛熱。非有實火。且非有外淫之客熱。五心煩熱者。手心勞宮厥陰心包所榮。足心湧泉少陰督脈所起。而心寓心君所居。五心皆煩熱。心腎皆虛。而君相二火合炎。不安靜也。四肢怠惰者。壯火食氣。陰虛而陽亦虛。氣不充體。則四肢怠倦。氣虛則脾胃不運。火散而不聚。則無以化食。故食少。人入夏傷暑。而怠倦少食。正與此同一理。火炎爍肺則咳嗽。火盛水涸則咽乾。此之發熱。不獨待日晡。其或有日晡而發熱者。日晡時之秋。火爍金而金不能生水也。

黃芪蜜炙一兩。補胃氣。人參一錢半。甘草炙三錢半。壯火食氣。氣虛。參芪甘草所以益氣。而且爲陰血之倡也。天門冬五錢。清以生水。地骨皮三錢。退骨蒸。知母三錢。清金生水。且退骨蒸。而平相火。桑白皮三錢半。清金生水。且治咳嗽。白芍藥三錢半。此正以補肺而斂火炎爍金。而肺傷則無以主氣。天門冬以下。皆所以清金補肺。使能主氣。且以生腎水。紫菀三錢半。潤肺以止咳嗽。桔梗一錢半。降逆氣。泄肺熱。鼈甲炙五錢。滋腎水以平肝火。生地黃三錢半。滋腎水以濟心火。火盛而陰虛。水涸。生地黃知母鼈甲地骨皮。又皆所以滋陰生血。且以平相火。柴胡三錢半。升陽氣於陰中。發相火之鬱而散之。半夏三錢半。通理陰陽之道路。使陽氣不爲陰所遏。與小柴胡之用半夏同意。茯苓三錢。通心氣於腎。安心神以止妄火。而滲腎水。可去邪。肉桂一錢半。此以行命火之氣於肝。而鼓舞桑白皮。用此寒涼。反佐也。秦艽五錢。活血榮筋。以佐鼈甲。每服一兩。加薑煎湯。一於滋陰以陽氣未贏。而陽偏勝也。午後壯熱頰赤。皆陽偏勝。此湯陰陽兼培。芪參甘薑而尤用意於滋陰保肺。鼈甲天冬芍地知母。皆以滋陰。而天冬芍藥桑皮地骨桔梗紫菀。又皆所以保肺。蓋保肺則有以主氣。而後陽氣可復。保肺則有以生水。而後陰血可滋。天冬知母桑皮地骨。又皆補金即以生水。又升其陽而使之不怒。柴胡半夏行其陰而使之不憊。秦艽使心腎交。茯苓可交心腎而止肉桂使心腎交。茯苓可交心腎而止汗。自汗者神不歸脾。不寐則煩。而汗液自出。而陰陽道達。半夏以達陰陽之道。爲氣血交耗。而陰陽不相能者之治也。

人參清肌散

治午前潮熱。氣虛無汗。按午前於時爲春夏。春夏固陽長之時。然陰氣不盡無也。而遽有潮熱。則亦陰血

虛而陽陵之故矣。陰失勢爲陰虛。陽非時而偏勝。偏勝爲邪故作熱。熱外騙則中必竭。而陽亦虛。陽虛卽氣虛。氣虛無汗者。汗本陰流。而以陽行。氣虛則汗不行。虛熱則液涸。故無汗也。非若傷寒謂無汗當汗。此乃以無汗見氣虛耳。

白朮二錢　人參二錢　甘草二錢　茯苓二錢○此四君子湯。非惟以補陽。所以調和陽氣。使安其分而不至於妄越。其內足者。其外不騙。非以甘溫除熱也。當歸二錢○午前潮熱。非惟氣虛。實亦陰血不足。故以歸芍滋補陰血。赤芍藥一錢半○陽偏散之。凡散之爲陽。斂之卽爲陰。非謂斂其陰也。此斂之以散其陽。陽散之以斂其陰。陰陽和平。則內足而不至以虛陽浮越也。半夏麴二錢○半夏以平陰陽。使不相陵侮。用麴者有調劑化氣之意。此無痰。非以治痰也。乾葛一錢半○以升達脾胃之陽。而解其肌熱。柴胡二錢○以升達肝腎之陽。而散其潮熱。加薑棗煎。

此虛熱在肌膚。故從脾胃爲治。肌膚脾胃之合也。四君子半夏麴皆脾胃藥。乾葛柴胡皆解肌熱之藥。補脾胃以實其虛。解肌以散其熱也。虛熱作於午前。陰不足而陽先時以遏之。此如三四月間而作旱熱。是陰不足也。故佐以滋陰。當歸赤芍陽已過矣。不可不爲解之。故湯主解肌也。此火始傷氣。其症猶淺。失時不治。乃虛羸矣。許叔微用此方加黃芩。名人參散。治邪熱客於經絡。痰嗽煩熱。頭痛目昏。怠倦盜汗。一切血虛勞熱。邪在經絡。亦其淺者。其加黃芩。以熱已盛也。

白朮除濕散東垣

治午後發熱。背惡風。四肢沈困。小便色黃。又治汗後發熱。午後猶時之長夏。午後發熱。正濕熱交作時也。其背惡風。則陽虛。四肢沈困。及汗後發熱。皆陽虛痒時陰已萌。則陽當漸退。當退不退。而反作濕熱。是失所歸之陽。以爲濕氣所鬱。故爲陽陷陰中。而此湯主於清熱。其方已見濕部。

午後發熱。得飲食之氣。而濕土鬱熱也。朮參苓草以厚其土。卽以除濕。用赤苓主瀉心脾之熱濕。地黃地骨知母以瀉其熱。亦以滋陰。澤瀉以下其濁。柴胡以升其清。其故以脾虛積濕而陰有伏火也。故發熱在午後。

三黃解毒湯

治蹈赴湯火。爲火氣所迫。火毒內攻者。

黃連瀉心火　黃芩瀉肺火　大黃瀉脾胃火　梔子瀉三焦火　有瘀血加桃仁連皮搗　紅花酒洗　等分煎。童便衝服。

火氣內迫。直從心肺瀉之。大黃導之。使自大便出。梔子導之。使自小便出。

秋葵油

治湯泡火傷

秋葵花一名側金盞。亦名黃葵。其葉出五歧。其花色黃五出。形如杯盞。至秋而花。非吳葵一丈紅也。採其花陰乾用。不拘多少。浸麻油中待用。此塗火瘡甚效。而易大黃末塗之。又景天草龍芽草。皆可搗塗火瘡。又凡潰爛瓜瓤。爛柿及棹漆瘡。陳久皆可用。

卷之七終

方劑

經帶部

四物湯再見　艾附煖宮丸
婦寶丹　四神湯
薑附六合湯　羌防六合湯
人參荊芥散　逍遙散再見
小柴胡湯三見　調經湯
梔連四物湯　芩連四物湯
益胃升陽湯　連附四物湯

陳朴四物湯　芩朮四物湯
芎歸六君子湯　柏子仁丸
二連四物湯　參脂四物湯
膠艾四物湯　膠艾湯
正氣天香散　固經丸
蓮子清心飲再見　升陽舉經湯
蘭室升陽舉經湯　固下丸
白芷散　當歸煎丸
抑氣散　牡丹皮散
雄雞馬蘭湯　蛇圓酒
啟宮丸

凡三十五方內複見四

胎產部

當歸散　膠艾湯再見
膠艾湯　紫酒
銀苎酒　黃芪芩朮湯
芎歸湯　釣藤湯
羱羊角散　紫蘇飲
竹葉湯　天仙藤散
益胃升陽湯再見　白朮湯

鯉魚粥　紫菀湯
安榮散　腎氣丸再見
參朮飲　達生散
瘦胎飲　保生無憂散
加味芎歸湯　芎歸加黑豆湯
平胃加硝湯　黑神散
黑神散　失笑散
生化湯　當歸補血湯再見
羊肉湯　生地黃連湯
愈風散　四物湯三見

參朮膏　蓖麻子餅敷法
清魂散　三合散
逍遙散三見　通脈湯
返魂丹
凡四十一方內複見六

婺源汪　紱雙池輯後學　吳縣徐　鎏子丹　吳聲大　彬後齋　同校字
同邑程　夢元陵園　深陽強　汝澤萃原　管禮敘壬　和昌　慈錫林頤山　吾履

方劑

經帶部

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則有父道。女子十四歲而天癸至。則有母道。天癸將至。則血華於色。太衝脈盛。癸水也。血亦水也。而血屬於肝。水屬於腎。腎氣大成。精通而血以溢。蓋天一生水。陽動陰中。則爲生木之始。腎主閉藏。肝主宣泄。閉藏者既滿。則宣泄隨之。猶冬至一陽生。而草木萌動。及冬春之交。則冰泮水流也。天癸既通。則盈虛以月爲期。經血期月而一行。是以謂之月經。蓋婦人陰也。血又婦人之陰。月太陰水之精魄也。故經應於月三五而盈。三五而缺。其缺陰之陰。其盈則陰之陽。是以盈虧

之際。爲婦人受孕之時。盈則將傾。不復受物。惟既傾之後。舊血已盡。新血方滋。因其虛而投之。則胎孕以成。乾主施。坤主受。而含物化光。夫胎以精成。精以血凝。如土膏潤澤。得所。而後草木生。如或經血不調。則無能以成孕。而或盈虛之際。兵淫感之。七情傷之。則生氣憊矣。所謂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者。大抵先時爲熱。後時爲寒。過多者肝不能藏。過少者陰血不足。色青爲風。色白多痰。色紫爲熱。黑則熱甚。其或多或少。或先或後。則責之肝風鬱而不行。行則暴下。責之肺燥。不止曰漏。暴下曰崩。下閉上涌曰逆經。淋漓如瘀。或赤或白曰帶。下崩中者。衝任受傷。帶下者。帶脈不舉。要其傷必自六淫七情始。飲食失養。勞役色慾。皆伐天和。婦人之病。與男子同。惟經娠之治。爲有稍異。究之培養天和。經娠自治。探原論治。理無或殊。至若有終身不行經而能受孕者。有閱一時而行。謂之四季經者。有經不下行。但如期而鼻衄者。有雖已受孕而經不爲止者。此則稟受之殊。非可以常理盡也。日然則何以知其非病。曰其人無病也。

四物湯局方

治一切血虛及婦人經病。

方已見肝部。婦病多主四物湯。婦人猶土也。土以稼穡爲功。土膏足而後稼穡興焉。四物補肝而萃津液以歸於肝。所以稼穡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人知四物之滋陰而不知四物所以養陽。其滋血陰也。其補肝陽也。君以當歸。佐以川芎。皆辛以補肝而行於陽也。月事猶潮汛焉。肝腎啟閉以時。潤則滋之盈則泆之。地芍主滋。苦堅酸斂。歸芎主行。甘補辛散。凡酸味所以斂津液而萃之。凡辛味所以導津液而行之。要以常流而不竭。則旱潦無憂。所以能稼穡也。故歸芎爲主。水以陰肚。以陽行。天一生水。水屬之太陽。而徑一圍三。生氣流行。則水以生木。故婦人經娠之病。不能離歸芎焉。

艾附煖宮丸

治子宮虛冷。月事不調。不能受孕者。

當歸四兩　酒洗　生地黃三兩　酒潤　白芍藥二兩　炒　川芎二兩　○此四物湯也。艾葉二兩　○苦溫。堅腎固命門。溫中去寒濕。守在下焦。能煖子宮。調經血。安胎孕。治崩漏。療冷痢。香附二兩　童便鹽水酒醋各浸三日。謂之四製。香附　○辛甘。補肝去鬱。行氣中之血。本婦人經血主藥。而性主行氣。舒脾。用童便浸之。引使下行於下焦子宮。用鹽水浸之。以使行腎氣於肝。用酒以引歸血分。用醋兼以斂陰。且其性快利。制之使就平和也。　米醋九　醋酸溫。溫療血聚。新血愈眞陰而養少陽。

四物以榮肝血。艾附以煖子宮。子宮無形。即下焦受孕之處。亦肝脈及經血所行也。醋以斂之。使不妄行。要以温養子珠。此謂命門火。而爲生物之本。此以治虛寒清燥。寒水氣。燥金氣。而肝腎之陽不足者。

婦寶丹

治肝腎虛寒。月水不調。

即前方加阿膠二兩　○寶腎滋陰。潤燥除寒。澄清腎水之穢濁。

寒責之虛。而亦有外淫乘之。澄之以阿膠。則血分清而肝腎亦得所養。阿膠亦經胎要藥。

四神湯

治婦人血虛心腹疠痛。按血虛則經少可知。血虛不至有心腹痛。而心腹急痛。則血分挾寒。阻抑衝任。而衝任之冷氣上逆。故急痛也。

當歸四錢　川芎　芍藥　乾薑各二錢　○辛以補肝而主氣分。蓋當歸補肝血之虛。川芎以行血中之氣。芍藥以斂津液而萃之。而乾薑則亦能隨三物以去血中所挾之寒耳。謂乾薑能引血藥入血分。則亦非也。

此治血分之挾寒者。以挾寒故去生地而易用乾薑。然虛寒亦可通治。四神之名。則未知所謂。

薑附六合湯

治寒阻經血不行。兼見沈寒症者。

四物加乾薑二錢　附子一錢

沈寒之甚。非薑附不能除寒。甚而經絕不行。可加肉桂。

此用桂附。則須留生地以配之。而後桂附不至上僭。○嘗治一婦。本蘇州人。體肥而畏暑。夏食冰太過。積冷日深。初時不覺。入之月事遂絕。少腹常微痛。兩股不溫。用腎氣丸不效。用四物加桂附乾薑四五劑。而腹痛止。兩股復溫。更加桃仁紅花少許。又數劑而經動。次年有子。

羌活六合湯

治風阻經。血不行。或行而暴下不常。色青如藍汁。多寡不常。且兼作熱畏風及風虛眩暈。風祕便難。

四物加羌活 防風各二錢

羌防本肝藥。合四物以祛血中之風。一方加秦艽。能入肝腎之陰。以活血榮筋。祛風去濕。

人參荊芥散婦寶

治血風勞。按婦當經期。舊血已傾。新血方至。此時而感於寒風暑濕燥熱。則外淫乘虛。必入於血分。積久

不治。皆至成勞。不獨風也。而風木同氣。則尤易乘。肝虛又自生風。內外合淫。於是月事不調。血氣滯痛寒熱往來。怔忡盜汗煩怠食少諸症作焉。此其見症不專於風。而總歸肝風。故曰血風勞。

人參 白术 熟地黃 酸棗仁 炒 鼈甲 童便炙 羶羊角 枳殼 柴胡 荊芥 防風各五分 甘草炙 川芎 當歸 桂心各三分 加薑煎。

陳來章曰。血中之風。荊芥防風散之。木盛生風。羶羊角柴胡平之。按肝虛生風。非木盛生風。柴胡能升散肝氣。非平肝風。陰虛發熱。地黃鼈甲滋之。血氣滯痛。月水不調。川芎當歸桂心枳殼調之。煩怠食少。盜汗心忡。人參白术炙草棗仁補而散之。愚按此方似雜而無統。殊未愜意。姑備之耳。用者宜更斟酌之。

逍遙散

治月經不調。按此症多歸之肝虛生風。風生而相火隨動。風火勢盛。暴動無常。則寒熱往來。久之而骨蒸勞熱。咳嗽煩渴。真成勞症矣。

按厥所由。每自肝血風虛始。

方已見肝部。肝何以虛。肝生氣也。而以血榮。所稟薄而氣無以倡。血則肝虛。此得之所虛。多而氣血潛耗。則肝虛。肝藏血。心用血。思慮過則用血多。而脾之所生。肝之所藏。皆不足以給其用。肝失所榮。而肝虛矣。女子善懷。故婦人有月事。肝司之。女子太衝脈盛。而經通。則肝司月事。明矣。舊尤多犯此。婦人有月事。肝司之。通則肝司月事。明矣。舊血方傾。新血未萃。則此時亦肝虛。月事言。方虛而勞役傷之。七情感之。六淫乘之。湊於所虛。而肝病矣。凡鬱生

燥。鬱則生意不舒。漠清摯縮。凡動生風。木生本靜。靜則是燥金之氣。傷肝木也。凡動生風。木生本靜。靜則自然條達。一有所拂。則肝性本急。因而暴動。紛紛繆戾。而為風象。此之謂肝虛生風。凡感而動。則皆然。不獨外淫也。燥則血枯。風則氣亂。風遏於燥。展轉盤薄。而相火併作。月事不調。有至於骨蒸勞熱者。當歸熄薑以厚補其肝。君當歸以足肝血。白术茯苓以厚培其土。所以佐熄薑以益肝氣。白术茯苓以厚培其土。所以培其根。柴胡薄荷以升達其鬱。所以達其枝。芍藥以節之。斂其過散。甘草以緩之。緩其過急。木遂其生。逍遙和適。月事自調。風平火戢。此方可謂婦寶。薛氏加丹皮梔子。血熱甚者可用。補養葵易梔子以茶黃炒黃連。尤見用意精密。

小柴胡湯

治婦人傷寒熱入血室。蓋傷寒必作熱。熱盛而適當經期。則肝血方虛。而熱邪乘虛入之。血室者。衝脈所榮。卽肝脈所注之道。熱與血併。而寒方外遏。於是寒熱往來。與少陽經傷寒相似。其異者。不爲耳聾口苦而日暮譫語。如見鬼狀。以血固屬陰。而陰陽乘舛故也。此不獨傷寒。風暑清燥。皆足致之。作有驚恐忿怒。亦足致之。治通用此湯。宣達肝鬱也。

方已見寒部。熱入血室。熱淫所虛也。熱本吾身之陽。但拂逆而繆戾之。則爲熱耳。拔陽氣於陰中而升散之。柴胡半夏拔而升之。生薑助肝氣而散之。厚土以培之。使陽升而陰亦得所養。人參甘草大棗以補中氣。卽可以萃陰血。略爲平其熱焉。黃芩陽不鬱而肝氣和。熱氣消而血室亦淨。血復其常矣。亦逍遙之道也。但逍遙散厚補肝虛。故君當歸。佐以乾薑。此以拔熱於血室。則君柴胡。佐以半夏。

調經湯

治經血不調。日久虛勞。微有潮熱。

柴胡二錢　半夏一錢二分　生薑　黃芩　人參　甘草各八分　大棗三枚。卽小柴胡湯。當歸二錢　白芍　生地黃　川芎各一錢。此用四物湯之半。

合小柴胡四物二方。以去肝鬱。且補肝虛。所以調經之道也。或用四物二分。小柴胡一分。名柴胡四物湯。治同。醫者視輕重加減可也。

梔連四物湯

治挾暑挾熱而經阻。或因怒傷經。血少目暗。

四物湯加黃連　梔子　各二錢

黃連以泄心肝之熱。梔子以去三焦之熱。經期傷熱。及鬱怒氣逆。相火併作。血逆上出者。可用。

芩連四物湯

治經血適斷。五心煩熱。經來色黑。或如豆汁。

四物湯加黃芩　黃連各二錢

血熱甚而適阻。故可苦以降之。經來色黑如豆汁。熱兼挾濕。苦亦可以燥之。

益胃升陽湯 東垣

治婦人經候凝結。血塊暴下。脾虛水瀉。按經候凝結似寒。而血塊暴下則非寒也。以氣虛不能攝血。陽陷陰中。上不升則下不降。肝鬱於脾。脾挾虛熱而生濕。耳是以血塊既下。則食減而水瀉。東垣曰。脫血益氣。古聖之法。故補胃氣以助升發之氣。

黃芪錢半　人參　甘草各一錢　炙。此皆益氣。且能去虛火。白朮土炒。除胃中濕熱。且能利腰臍間血。陳皮去白。理亂氣。行滯氣。當歸各五分。以養血和血。升麻　柴胡各三分。此二味所以升陽。且以緩帶脈之急。生薑三片。補肝行陽氣。大棗三枚。以和中厚土。黃芩炒。經下以上。卽補中益氣湯。黃芩成塊。此其爲熱。苦以降火。虛熱水瀉。此其挾濕。苦以燥之。神麯各五分炒。資其變化受鬱之陽。且以燥脾濕。治水瀉也。

中氣鬱則陽不升。陽生氣也。卽肝木之氣。陽不升則陰不能降。陰血氣也。血之氣。卽肝血之贏餘。而當行爲月事者。經候所以凝結。陽鬱於陰而熱生。熱下迫而暴脫。所以血成塊而暴下。

血暴脫則肝脾益虛。減水瀉是以食是以益脾胃之氣使肝木有所滋。木生於土者。土厚則木得所滋。黃芪人參白朮甘草。皆以補益中氣以爲血倡。而當歸則直以入肝。滋血升胃氣之陽。使肝氣無所鬱。木自土中而升。故升胃之陽。卽所以升肝氣。陳皮當歸升麻柴胡。皆所以升達胃氣以散肝鬱。而生薑又直以補肝行氣。加以化其氣。神而泄其熱。黃芩氣足而血從。氣升而脫舉。經自謂矣。此治經之以氣鬱者。氣不足則鬱。非有餘也。

連附四物湯 丹溪

治經水過期。紫黑成塊。色紫熱也。色黑瘀也。過期者肝氣滯也。氣滯而熱鬱。故紫且成塊。鬱而過期。故瘀而色黑。凡血久瘀。則必色黑。

四物湯加香附 黃連各二錢

氣滯而後期。香附以破其鬱。血熱而紫黑。黃連以靖其火。生地以生之。當歸以歸之。川芎以行之。白芍以酌之。使肝有以萃血矣。川芎行血中之氣。香附則行肝氣以開土之鬱。白芍入肝而斂陰。尤黃連則行心膽以泄火之鬱。故加之以爲助。

陳朴四物湯

台氣滯經阻。過期後行。或色淡有痰

四物湯加陳皮 厚朴各二錢

氣血交鬱。挾濕爲痰。則加陳皮以宣通上下之氣。厚朴以開脾土之鬱。且燥濕破宿血也。

芩术四物湯

治經血過多。肝木乘土。熱而挾濕。

四物湯加黃芩 白术各二錢

經血過多。熱逼之也。陽勝陰。术陵土。而血不復藏。黃芩引金氣以平木。助白芍以斂陰。白术助脾土而靖熱。且能理腰臍間血。主靖濕熱。

芎歸六君子湯

治經水後期。其來漉少。形體肥盛。凡體肥者。必寒而多痰。痰滯經絡。混於血分。故每後期而來漉少。且其色必多淡白。

當歸二錢 川芎一錢。此芎歸湯。白术二錢 人參以治血虛經少。

茯苓各一錢 甘草此四君子湯。補氣以爲血倡。陳皮各分去白。半夏一錢。行氣通滯。開闔陰陽。故能祛痰去濕。此合四君子爲六君子湯。以治虛寒氣

滯而多痰者。

凡經先期多熱。後期多寒。血多多熱。血少多寒。後期而多。或色紫黑。則熱鬱也。後期而漉少。或色淡白。則氣滯而虛寒也。漉爲氣虛。少爲血虛。體肥知爲多痰。痰生於氣滯。氣滯則津液不氣滯由於氣虛。虛故不能行。積而爲痰。痰多則血少。痰血皆水也。氣寒水滯。則水不爲血而爲痰。故痰多血少。痰滯則血不能行。痰塞經絡則血不能通流。故歸芎以滋血而活之。四君子以益氣而温之。二陳以導氣而行之。

柏子仁丸 良方

治經行復止。血少神衰。惟心藏神。心慮煩多。神魘不復。神散不聚。則勞而衰憊矣。心用血者。心慮煩多。則

用血過多。血暗消而脾之所輸不能繼。肝無血可藏矣。經既行而復止。則非肝之過。而血少之過。女子善懷。經少之病。多由於此。

柏子仁去油。○辛甘滅溫。其油多辛。去之則辛味減而補養心神。潤燥解鬱。益血頓堅。卷柏生炙各半。○辛滅平。得水石之心益肝。生用以行血。炙用以養血。

牛膝赤入血分。而力專下行。堅腎水。強筋骨。瀉肝火。益衝任。

澤蘭苦辛甘寒。色紫入肝。血之分。氣芳散血中之鬱。苦泄心火。甘緩肝急。辛行氣血。專主婦人經產之痰。以調經去瘀。而性味和平。

續斷苦辛溫。堅腎補肝。煖子宮。強腰膝。治崩漏。去瘀生新。功能續斷。

熟地黃各二兩。○補腎水。蜜丸。蜜亦能滋陰。和米飲下。

七情之鬱。皆傷於心。心虛煩擾。其血暗枯。心火也。血青

也。火盛膏焚矣。婦女以血爲主。血有餘。乃溢於經。血不繼。則經行而復止。經行復止。未至於經閉。但既行而作止。行止不能如期。不行時多。乍行亦無幾點耳。此血少之病。非血閉之病。若經閉則血止不行。或衰憊之甚。或血滯於中。或積冷而凝爲瘕瘕。或鬱熱積久不行。暴下而爲崩帶矣。大抵血少血熱。七情之傷。血滯血崩血暴下血妄行。多外淫勞役之傷也。

熟地以滋其陰。續斷以續其絕。澤蘭以調其用。皆所以救血之少。而卷柏柏子仁。以輸之心。心神安而用血有節。則餘血可歸之衝任。牛膝以行之。下行而經適期至矣。

二連四物湯元戎

治虛勞血涸。五心煩熱。熱入血室。夜分發熱。經閉不行。

四物湯加川連　胡黃連出如烟。能去血分之熱。及骨

髓中之熱。

此治血虛生熱傷於衝任而經閉者。

參脂四物湯

治衝脈虛寒。經止不行。冷氣上捻心胸。心腹疼痛不止。

四物湯加人參　五靈脂各二錢。微焙研末。酒飛過去砂。○甘滅溫。能補心。輕堅散瘀。通脈利血。養陰止心腹血氣絞痛。除衝任癥冷。沈寒人參畏此。乃合用之者。痛而用補。正使人參行於血分。以補血中之氣。而和之也。

此治衝任虛寒而經閉。以致心腹疼痛者。

膠艾四物湯

治衝任虛損。經水淋瀝。衝任皆起下極。裏閉而衝脈行於中。至胸中而散。主腹中之血。婦人則謂之血室。

與肝經相表裏。肝所藏血。注之衝脈而下行。其餘卽經血也。任脈行於前上行。與腎脈相見於承漿。主任生育。婦人則經行胞宮。爲受妊之所。亦與肝腎相表裏者。二經或傷於勞役。或傷於生冷。以至虛寒。則其氣不足。以主持經血。而經水有淋瀝不斷。不知期日者。此未至崩帶而崩帶之兆見矣。

四物湯加艾葉一大把　阿膠二錢

任脈陰也。與陽爲耦。衝脈陰陽之際。陽率陰行。二經非有專屬。而受肝腎之餘以劑其盈虛。謂之胞宮。謂之血海。是故肝腎之陽足。則二經行矣。肝腎之陰滋。則二經潤矣。二經之陰陽和適。則啟閉以時。而經孕有主矣。其或陰憊陽虧。虛寒清燥。以致肝血之溢。二脈不能主持。則經血淋漓。莫爲之節。故艾以堅腎煖命門。而二經之

陽可足。艾苦而溫。苦堅腎。而溫補命門。命門氣行於肝。而衝任督脈。皆從以起。又命門繫胞。膠以滋陰。澈腎水。而二經之燥可潤。阿膠滋潤所以養陰。而味鹹能瀉腎邪。其性下沈。澈沁穢濁。則血分清。而經亦自不淋瀝。合之四物之補肝滋血。誠婦人經產之良方。縱非虛損。可常服也。惟腸滑則忌之。

膠艾湯 金匱

治損傷衝任。月水過多。淋漓不斷。及有孕而漏下。下血腹痛。謂之胞阻。或半產下血不絕。此所治猶上症。其孕而漏下有得之。藥受者。孕而經不爲止。此不必治。有忽而漏下者。則謂之激經。有或激之致血不養胎。而旁溢也。胞阻者。胞宮陽氣不足。陰寒上衝。而血阻不能入胞也。半產墮胎也。因而下血不止。血海傷也。

阿膠 川芎 甘草 各二兩 艾葉 乾薑 經產之方。不兼治氣分。則

鮮用甘草。此方用炙草。合乾薑以大煖肝腎。即以煖衝任二經。而去其沈寒也。 當歸 各三兩 白芍 四兩。此亦用四物而輕當歸重芍藥者。當歸辛行。白芍酸止。經血既淋瀝矣。故重白芍以止之。

生地黃 原方未註分兩。按此湯所治。皆陰虛陽陷。不能復斂之症。是宜推白芍爲君。生地與當歸均平可也。 水五升。酒三升。煮取三升。內阿膠烊化服之。酒以和氣。血而行之。胡洽居士治胎動。去乾薑。蓋胎前忌熱之意。抑知任脈虛寒。乃至不能歸血養胎而激下。乾薑正有宜用。有故無隕。求無隕也。況有芍地之滋乎。嚴用和治胎動。經漏腹痛。腹滿搶心。短氣。加黃芪。卻加得甚切當。蓋氣以帥血氣足而血調也。

此方與上方主治略同。用藥亦略同。而旨意大異。蓋月水淋瀝不止。及有孕而漏經腹痛。胞阻。衝脈。衝脈之寒。氣上衝。乃有搶心腹痛。衝任既虛寒。則肝血所餘。衝任不能管受。而經漏矣。 及半產而下血不絕。皆血敗也。血敗也者。下焦之陽不居。而陰不能復斂也。凡行則爲陽。斂則爲陰。非別有一物爲陰。而又用一物以斂之。血行而不斂。君白芍以斂之。衝任已虛損矣。而血行不止。則陰分益虛。故斂之爲急也。而後生地以生之。當歸以歸之。有所生則不速竭。阿膠以滋之。血氣之類。兼滋血氣。使陰陽和順交固。且能激去穢濁。 艾葉以煖之。陽爲陰倡。陽居而後陰附。艾葉堅腎煖命門。固下焦之氣。而川芎以行之。川芎行血中之氣。使升血亦與爲相守矣。散達於周身。則血從氣行。而不下脫矣。乾薑甘草以大煖肝腎。而理衝任之虛寒。衝任得陽。而能管氣血。所斂者得所居。而陰陽之氣氤氳化醞矣。古人制方旨意深遠。淺焉者所難窺測也。

正氣天香散 紺珠

治一切諸氣。氣上搶心。心胸攻築。脇肋刺痛。月經不調。按胸脇肝脈所行。而衝脈亦至胸中而散。衝脈之陽不足。則寒氣上衝。肝氣爲七情所鬱。或清寒所遏。則其氣憤鬱上攻。皆使心胸攻築刺痛。而月事不調。血藏於肝。而經自衝脈以行。其氣不調。則經血亦不調矣。

香附 二錢。理肝臟之鬱。行血中之氣。 烏藥 二兩。苦澀。能堅腎水。補命火。溫下焦而去衝任之沈寒痼冷。 陳皮 佐烏藥以理氣。破土鬱。行肝氣。 蘇葉 各一錢。辛溫表散外淫之風寒。燥濕。舒散肝鬱。而色紫。兼入血分。大能調理經血。但其性過於疏散。此用以佐香附。 乾薑 五分。薑性行而乾薑能守。守者爲行之本。此專以補肝理衝任。立之本也。 分二服煎

此調經而專入氣分之藥。以肝氣不鬱。則經血自調也。

治經行不止。及崩中漏下。紫黑成塊。按經行不止。有衝脈虛寒。不能控制經血。血敗而不復止者。有肝經

鬱熱。君相二火合炎。心包絡經併熱。熬迫傷血。及凡勞役酣飽房勞。及飲啖辛熱人於經血熱迫傷血。而衝任併傷者。及夫久而不止。則血益空虛。不能相續。而或行或止。暫止復行。斯謂之漏下。其有久閉不下。而一下則血涌如崩者。是乃謂之崩中。漏下崩中。雖曰有五色以應五藏。謂傷肝色青。傷心色赤。傷脾色黃。傷肺色白。傷腎色黑。然崩帶者。赤白爲多。大抵赤紫多熱多火。淡白多虛多痰。其色青如泥。色黃如瓜則兼有風濕乘之耳。此言紫黑。則爲熱甚。可知紫黑成塊。熱鬱而血瘀也。

敗龜版四兩炙。通任脈。交心腎。白芍陽散而不能復止。白芍酸斂。補斂心神。而滋陰養血。以斂之。

黃檗各三兩。供酒炒。苦堅腎水。黃芩二兩。辛潤命門。以靖血中之熱。

厥陰心包之脈。起於胸中。而下絡膽宮。與三焦相火相表裏。心熱則下遺胞中。君相二火合動。則上逼於胸下。傷衝任。而經血或閉或崩矣。故

黃芩以瀉火。而靖心肺之熱。

香附童便浸炒。肝氣鬱也。故

香附不鬱則無火。火各一兩半炒。苦甘瀉肝。

樗白皮寒。能去濕熱。止下脫。

酒丸

資酒以和氣血。

金匱膠艾湯爲衝任受傷。致虛寒而不能主持經血者之治。此方爲二火交鬱。逼於衝任。致相搏而血以妄行之治。此方爲二火交鬱。逼於衝任。致相搏而血以妄行者之治。心腎不交。水不能以濟火。故龜以通之。衝任脈通則水火相濟。又血氣火逼而血妄行。白芍以斂之。火炎而氣之類以滋血氣。

不下降。黃芩以泄之。心氣逆上。則胞脈閉。所謂胞阻也。閉而忽啟。則血暴下。所謂崩也。胞即子宮。衝任二脈所交榮也。

血熱。香附以破其鬱。樗皮以澀其脫。鬱開於上。脫止於下。上下可交安也。

蓮子清心飲

治崩中帶下。崩中者。陰虛而陽搏之。方其陰虛。則經閉。及夫陽搏而暴崩。血爲火逼。故妄行也。此陰虛謂衝任之氣虛也。帶下則或赤或白。稠粘如涕。相引而長。如帶。其始亦每因風濕。熱之淫。橫於經絡。溢入奇經。衝任氣虛。積久不覺。久之榮氣不升。益陷而下。帶脈不能爲之約束。濁氣凝結。直下而無所禁矣。衝脈行中。並厥陰肝經。血之府。任脈行腹。並少陰腎。胎孕之宮。帶脈繞腰一周。繫太陰脾。前並於臍後並命門。是爲中樞。中樞以上。天氣治之。中樞以下。地氣治之。天氣包於地外。而充滿於地中。故帶脈猶之地平。所以遍上下之陰陽。而承載萬物。足之六經。由帶脈爲升舉之。而上躋於首手之六經。由帶脈爲翕受之。而下充於腹。惟是脾胃之氣失。其沖和。而氣血衰少。則帶脈虛寒。帶脈虛寒。則無以承載萬物。升舉陽氣。地下之陽氣不升。則濕濁積於下。墜而爲帶下。是故赤白帶下。其帶責之風濕燥熱之淫。其下責之帶脈之虛寒。不舉。帶以病形名。亦以帶脈名。然脈訣有云崩中日久爲白帶。漏下多時骨髓枯。是則崩中帶下。其勢相因。衝任之受傷。不能上榮。積久而帶脈亦以虛寒。不能持攝。猶之江河日下。勢不能禁而隄岸亦

以日漸日崩也。是故崩帶之病雖殊。而治之則多可通用。要之以升舉陽氣。稍緩下焦。而除其穢雜已耳。帶下非赤則白。白多傷氣。赤多傷血。白由痰濕。赤由火熱。或扶風則有青色。而濕熱之積爲多。此雖略有區分。亦多同治也。

方已見火部。婦人崩帶責之奇經。謂衝任帶原於陽逼。陽謂火熱之氣。雖扶風濕他邪要歸於火。而亦由心腎之不交。婦多憂思。則心火炎。則血枯而肝病。又水涸而腎病。且憂思傷脾。則脾亦病。肝病而衝脈病。血海不藏。腎病而任脈病。胞宮不受。脾病而帶脈病。陽陷不舉。三者之病。是爲虛寒。而火熱乘之。則爲陽逼。火逼血妄而崩中。陽陷陰中而帶下。

君蓮肉而佐以茯苓。交心腎也。黃芩麥冬清金。可以生水。地骨車前益腎。可以平肝。澈腎水。即可以靖相火。

參芪苓草以補土而奇經皆受益焉。水生則任脈滋。火平則衝脈和。土厚則帶脈舉。是三經皆受益

也且五行皆成於土。則土厚而血氣生。五臟平和矣。柴胡以升拔陽氣於陰中。陽不遏陰。崩帶皆可舉也。

升陽舉經湯東垣

治崩漏身熱。自汗短氣。倦怠懶食。崩帶而身熱。則陰虛甚矣。自汗短氣。則陽亦將竭。氣血皆羸。是以倦怠懶食。倦怠懶食。中氣衰也。此崩漏而實勞傷之症。

黃芪一錢半　蜜炙　人參　甘艸各一錢　炙用　白朮五分　土炒　以補中而黃芪兼能益肺氣。固腠理。以止自汗。人參兼能靖虛熱。以治短氣。甘艸益脾元。緩肝急。且理倦怠。舉帶脈。白朮除熱。理腰膂悶。　升麻　柴胡各三分。此主升達於陰中。而拔出其陽也。肝腎氣升而衝任和。脾胃氣升而帶脈舉。　陳皮　助肝氣之上升。　當歸各分。此以和血　生薑三片　大棗二枚。此以上補中益氣湯。獨用亦可。兼治勞傷崩漏矣

白芍　血之下崩成帶。是陰不能斂也。故白芍以斂之。　梔子　各五分炒黑。且止血妄。此加味專以止崩漏。

脾胃應坤德之厚。爲氣血所由養。脾胃厚則能翕受天陽而含物化光。其或飢飽傷之。勞役傷之。則無以受天之陽。無形之陽氣。不復上升。有形之陰血。因而下脫。成崩帶矣。故東垣加意脾胃。用芪參甘朮以厚其土。升柴葛橘以升其陽氣。爲血倡。經亦隨舉。又歸芍以和而斂之。梔炭以止而靖之。土厚而帶脈舉。陽生而肝腎和。言肝腎則可包衝任。黃庭既理。心腎亦交。豈惟崩帶諸疴可悉除也。謂身熱自汗短氣倦怠懶食諸症。

蘭室升陽舉經湯東垣

治經水下脫不止。李東垣曰。如右尺脈按之空虛。是氣血俱脫。大寒之症。輕手其脈數疾。舉指弦緊。或濇。皆陽脫之症。陰火亦亡。見熱症於口鼻眼或渴。此皆陰躁陽欲先亡也。當溫之舉之升之燥之。當大升提氣血。切補命門之下脫也。按右尺以診命門。經血既下脫不止。而右尺又復空虛。則氣血皆脫。可知命門元氣之本。其或見數疾弦緊。皆欲脫之虛陽。其見熱症。亦虛陽欲脫耳。此必經脫之久。乃有此虛寒之症。升提血氣。切補元陽誤。有毫釐。生死攸繫也。

黃芪蜜炙○以補肺益氣。　當歸以補肝滋血。東垣他處用當歸甚輕。此獨與芪並重。以經血不止。則恐血絕矣。故重當歸以歸之。　白朮各三錢　土炒○以補脾益胃理血。　防風以舒肝氣。　葉本　升提陽氣於上極。　羌活各二錢○升散陽氣於肌表。　獨活一錢　五分○升陽氣於肌裏。　細辛六分○自腎命之際而升拔之。　桃仁十粒　去皮尖研○以活血去瘀生新。　紅花活血行血。　肉桂各五分○自命門而宣之通脈。東垣云　川芎一錢○行血中之氣。以率血而升盛夏勿用。　防葉二活細辛皆以升提其氣。桃仁紅花芎桂皆以升提其血。　附子一錢五分泡○此正以切補命門之陽。此正以滋腎水。命火爲陽氣之本。補命火而培之。以芪朮參草。則可以升其陽。腎水爲陰血之本。滋腎水而行之。以歸芎桂芍。則可以舉其經。　人參各一錢○芪朮補脾胃之氣。而補命門。　甘艸半錢　炙　白芍五分○歸芎地芍所以補肝之所以止下脫也。　熟地黃參朮甘草合之。附子則可以大然歸芎主行。而白芍節而斂之。

前升陽舉經湯。猶是自其枝而達之。主自脾胃也。此亦升陽舉經。則是自其根而培之。原及腎命也。蓋漏下不止。血脫氣消。陰陽皆憊。骨髓且枯。命門主髓。津液枯。生氣竭。則骨髓亦枯矣。血之脫可

見氣之消無形。猶以火焚膏。膏將盡而火勢益熱。浮燄一離。而燈滅矣。善醫者。探其本焉。東垣製此方。全以右尺。虛處。覷見本原之地。然漏下不止。氣未有不併消者。生氣欲竭。乃至命脈空虛。本大虛寒。而外見火症。皆浮燄耳。補命火附子而足其氣。芪朮乃升其陽。防葉二活細辛皆以升陽。滋腎水熟地而養其血。歸芎桂芍。乃舉其經。桃仁紅花合之歸芎。皆地芍皆以舉經。治之自本。實其虛。溫其寒。本也。升其陽。舉其經。乃有以致其用也。

固下丸 張子和

治赤白帶下。

椿白皮一兩五錢○苦可燥濕。白芍藥五錢○斂寒可勝熱。酒可固脫。白芍藥五錢○斂氣血之散。

高良薑煅黑○辛熱以散寒。濕帶下非寒。寒則凝閉不下矣。然帶下帶脈虛也。虛則寒矣。良薑以實其

虛宜。黃檗各三錢煅黑○苦辛寒。以除濕熱。且能堵也。黃檗命火而存之。俱炒黑者。藉以止血收脫也。

粥丸米飲下 蒼穀氣以益脾胃。益脾胃亦以補帶脈之虛寒也。

此可以治帶下之傷於熱濕者。

白芷散 良方

治赤白帶下滑脫不禁。按此虛寒已甚而止脫爲急。

白芷一兩○辛熱。補肝。祛陽明之風。海螵蛸二個煅乎。補心而行血分。去瘀血。生新血。通血閉。止血脫。去血中濕。胎髮一錢煅○髮者血之餘。而上榮者。性味苦鹹交通心腎。可治一切血症。閉者可使行。脫者可使止。且可補衝任之虛寒。胎髮尤良。煅黑用以治脫也。

爲末。酒調下二錢。藉酒之辛溫亦以升提氣血。

此可以治帶下之虛寒者。

當歸煎丸 嚴和

治赤白帶下。腹中痛。不欲飲食。羸瘦。按腹中痛有衝任虛寒。冷氣上衝而疼痛者。有下焦扶熱。氣血不和而作痛者。是宜詳爲審之。

當歸 熟地黃 阿膠炒 續斷苦辛溫。能堅腎補肝。破瘀血。煖衝任。強腰膝。止崩漏。白芍藥炒 赤芍藥炒○用白芍以斂氣之散。用赤芍以瀉血之瘀。然芍藥之酸。總歸收斂。雖赤白分主氣血。要必無瀉血之理。但能平血分之熱而已。牡蠣各一兩煅粉○用其澀以止脫。地榆三錢炒黑○苦酸澀。去下焦扶熱之血分。而止血脫。

醋糊丸米飲下。

此方壹於滋斂。果其虛而扶熱者可用。扶熱者右尺脈必帶數。

抑氣散 嚴氏

治婦人氣盛於血。變生諸症。頭暈膈滿。夭氣盛於血。則當益血以配氣。不當抑氣以配血。此則趙養葵所譏爲鑒天平爲子者。但此方猶和平。若果肝氣憤鬱。或可用之。

香附四兩 陳皮二兩 茯神 甘艸各一兩 爲末。每服二錢。

此主行肝氣而安心神。非強抑其氣也。但服此者。氣稍平則可止。過服恐耗氣於不覺。正氣天香散亦然。

牡丹皮散 良方

治血瘕。按血瘕者。瘀血凝聚。伏於隱僻之處。此或因邪傷血分。邪雖去而餘傷未復。或產後餘瘀未淨。積而不散。或積寒入於血分。至血凝而經閉不行。後經雖復行。而前之所凝者未散。則皆有之。治此當審氣血虛實。此始備一方耳。

牡丹皮去血中之伏火而能去積血生新血。桂心散血中之沈寒積凝行血通脈。潤命補肝歸尾主行血去瘀。延胡索各三分○主通氣血之凝滯。牛膝去瘀破瘕達使下行。赤芍藥蓯各六分○破積。入血分。三稜四分○破積。入氣分。

水酒各半煎。

血瘀成瘕。乃不得不用攻破。若氣血虛羸者。則更當審愼用之。或於補中益氣湯中。加破積血之藥。若龜甲穿山甲及桃仁紅花之類。甚則歸尾三稜蓯蓉乾漆可也。大約積血成瘕。其氣亦必不旺。不宜專用攻破也。

雄雞馬蘭湯

治癥瘕不散。氣血虛羸。及子宮虛寒。不能受孕者。

雄雞甘辛溫。溫中補虛。補益肝木。長養氣血。巽木之氣。宜於婦人。若烏骨者以入腎部。尤妙。馬蘭甘苦溫。能補腎命。祛寒濕。破癥結殺蟲。暖子宮。和氣血。其花紫碧色。而氣味亦苦。能入肝分。去瘀調經。本與蘭草澤蘭同類。但不及蘭蕙之香。能耐久。故人賤視之耳。陶隱居謂馬蘭有臭氣。誤矣。其不同於蘭草者。性溫也。

雄雞去腸雜淨。腸雜及血勿食。入馬蘭於腹中。不拘多少。實腹令滿。同煮至爛。合湯與馬蘭隨意食之。宜淡。或入鹽少許。好酒配食可也。

此方能去癥瘕。而不峻。能煖子宮而不熱。且補益氣血。屢用有效。良方也。

歸圓酒

補煖下元。滋養氣血。溫煖子宮。男婦血氣衰弱者。皆可通服。而婦人服此。尤易受胎。

當歸二兩 圓眼即龍眼。一斤剝取肉。○甘溫滋潤。補益氣血。色黑汁赤。交通心腎。一名益智。大補腎元。

浸酒可十斤。隨意隨量。溫服數杯。宜臨臥飲。

此亦屢驗之方。

啟宮丸

治子宮脂滿不能孕育。按此係婦人肥胖者有之。

白朮 香附 川芎 半夏麴各一兩 神麴 茯苓各五錢 橘紅 甘艸各二錢 粥丸

此去痰燥濕。開鬱化氣。活血而已。以肥人多痰故也。然亦有以助生氣焉。如白朮茯苓半夏麴是也。究竟肥而氣虛者。則亦非所宜。

胎產部

生人之原。天一生水。腎精水也。腎精之動。君火命之。相火行之。而神注焉。相火之行。發於肝木。木德爲生生之始。男子宗筋所施。女子廷孔所受。皆厥陰肝脈之行。涵之生意。生意之達。而種子萌芽矣。是故受胎之始。足厥陰肝經養之。經閉太衝動盛。足大指頑麻。飲食變常。頭暈。是其徵也。二月萌芽甲拆。微分五體。足少陽膽主之。口苦惡食。時見吐逆。謂之惡阻。嗜酸三月。始樹脊督。上垂爲鼻。下結根荄。男女可辨。手厥陰心包主之。掌心時熱。脈始滑數。劇則心痛。或且眩暈。四月四肢備具。七竅成而未闢。血脈流動。手少陽三焦主之。中衝微動。時或氣上迫爲子懸。子瘖。三四月間。風火合動。劇則有胎墮者。五月筋骨毕成。乃生肌肉。皮膚凝定。足太陰脾主之。脈不滑而獨數。氣沈。爲子氣。妨食。氣濕。爲子腫。怠倦。亦防墮胎。六月毛髮畢生。七竅皆闢。開闔呼吸。隨母而動。息足陽明胃主之。衝陽動盛時或心煩。七月魂氣足。子能運動。先動左手。手太陰肺主之。太淵大盛。病氣促而嗽。有產者。入

月兒乃數動。右手亦動手陽明大腸主之。合谷動盛。病或轉胞子淋。有產者九月子身數轉。精神大足。足少陰腎主之。太谿動盛。時有試痛。十月足太陽膀胱主之。津液萃於胞宮。而兒產矣。凡此經之養胎。皆有明證。而或疑爲不然。是未之察耳。惟是經之養胎。行遞及而非代禮。始終以肝血爲主。氣血多熱。則驟至而先時。不足月者有之。氣血和緩。則彌月而後時。過月者有之。氣血皆虛。則亦不及月而產。其或氣血皆虛。足而血不足。亦往往有過月而養胎之道。安靜爲寶。又宜勞逸有節。過逸則血氣不運。反有致難產者。其若有胎動有試痛。有胎孕諸病。則皆宜靜治。不可以慌亂反加之害也。藥餌之用。胎前宜清涼。諸凡辛熱妨胎之藥。皆所宜避。產後則宜溫煖。而寒涼之味不可輕投。蓋有胎時。如時之春夏。陽氣方盛。故不可加之以熱。熱過則血枯。既產後。如時之秋冬。陽氣乍衰。氣血皆耗。故宜一用溫補。不可更投以寒涼。此亦調攝之宜也。然此大概則然。而有雜病多端。外淫乍感。則當從症爲治。與男子同。故胎前有不得不投熱藥攻藥者。以有病當之。自不與胎孕其分判而已。

當歸散 金匱

安胎養血。婦人妊娠宜常服之。并治胎產諸病。婦人血少多熱而胎動不安。及數半產難產者服此可保胎。而臨盆亦易產。亦可調經。且併治產後諸疴。

當歸二十兩。○津血之養胎。猶土膏之養草木。胎孕之當歸在腹。猶草木焉其生氣。皆資於肝。時之春。德之元也。當歸補肝。以萃津血。爲養胎之主。故凡安胎藥。鮮有不用當歸者。　川芎 血來而日滋。川芎辛散。使氣行而血從。皆補肝藥。　白芍 歸芎之辛。主於行。白芍之酸。主於止。酌爲斂之。使不妄行。則血可常足也。　黃芩 各一斤。○妊娠陽也。氣血方來而日滋。故黃芩之苦。以降泄之平。故常多熱。過則血反涸。故黃芩之苦。以降泄之平。胎之在腹。亦繫根於脾。故肝血自脾滋土。不相火也。　白朮 能除胃熱。理腰臍閉血。爲末酒調服。日再。且白朮能除胃熱。理腰臍閉血。爲末酒調服。日再。亦可作湯藥煎服。或加阿膠艾葉安胎尤效。或有他症。亦可視症加味。易簡方加山茱萸。用治經三四月不行。或一月再至。

婦人妊娠。患在血少。歸芎以滋之。婦人血常有餘。而有孕則分血以養胎。故患在血少。妊娠生熱。血少又生熱。芩芍以平之。妊娠主風木相火所行。故常生熱。血少則陽盛而陰虛。故益生熱。芍以平肝風。芩以平相火。不用地黃而用白朮。以土培其根。而不欲滋之濕也。胎孕亦每生濕。凡熱氣氣子腫諸病。可見。且身重則人怠而濕不行。故恐地黃之泥。而白朮以益脾土。燥濕理血也。安胎之方。信乎以此爲最。

膠艾湯

治胎漏漸經。腹痛胞阻。陽不充而胎氣弱。衝任虛寒。冷氣上激。至腹痛而血旁溢也。

方已見經部

有娠則經止。血歸胞宮。以養胎也。忽而胎漏。是衝脈不輸。任脈不受。虛寒上衝而血不養胎。反直由下漏也。有懷胎而經不止者。此血素有餘。不足爲病。此經血已止。又復有漏而下行。故爲胞脈阻也。白芍爲斂之。斂其漏下。歸地以滋之。此用生地。以血既下漏。則故君白芍。不患濕泥。而患在不滋。川芎以升之。使上甘艸以和之。亦以補土。且艾以煖之。治任之虛寒。補艾能治虛寒。衝下焦之陽氣。膠以潤之。潤胎氣使能與陰血相和。肝腎之陽足。而血復歸胎矣。

膠艾湯 良方

治胎動不安腰腹疼痛或胎上搶心煩漏腹痛按胎動之故有以腹中熱而動者有因血不足而動者有以腹中冷氣上衝而動者此之腰腹併痛則是陽不足而下焦虛寒矣胎上搶心腹痛衝任寒氣上衝也其經漏胞阻也此亦與上症相同但或血分未大傷故此專用膠艾。

阿膠一斤蛤粉炒。激清下部穢濁艾葉一大束。大煖下部而補虛去寒。指迷方加秦艽能入下極之地以活且能和血。

此安胎專責之衝任虛寒而或兼挾風濕者。

紫酒

治妊娠腰痛如折按此以肝腎虛寒帶脈不繫不能任重故也。

黑小豆二合。甘鹹苦煮食則寒炒食則溫。白酒一椀。薄寒氣和血脈。先炒豆熟淬入酒中再煎至七分空心服。

此方滋陰舉陽可治一切閃挫腰痛而孕婦尤宜。

銀苎酒

治妊娠胎動欲墮腹痛不可忍。及胎漏下血。按妊娠自二三四月以後相火主胎火氣炎上血熱騰沸胎最易動。血溢則為胎漏血少則胎竟墮。火性急。其胎墮於倉猝其腹痛驟作不可忍。

苎根二兩。甘鹹寒滑補心清熱。能使三焦心包之火不妄不鬱色微赤入血分以苎皮作枕能治產婦血暈以苎皮安腹上能止血毋作痛苎汁能化血為水其補心消瘀之功可知。蓋苎葛皆用以當暑其性相似皆能升提陽氣而散鬱火。但葛根色白入氣分主陽明。苎根色赤入血分主少陽厥陰故苎根安胎。紋銀五兩。辛平鎮心安定血氣。白酒一椀煎藕苎之處。野苎亦佳。併無野苎。則用芽根五兩加水煎。

良方膠艾湯及紫酒及此方。皆用以安胎。而用不同。膠艾治衝任虛寒。其陽不充。而繼傷於外也。陽不充。或其稟受之命門衰弱也。然能受孕。則衝任本不虛寒。其忽有虛寒。則是傷於外。或身犯寒冷。或飲食生冷。或房事後而胃滯寒。皆能使寒氣乘虛入橫衝任也。紫酒治肝腎虛寒。帶脈下墜。而復傷作強也。帶脈束腰準於脾土。而脾主滋血。腎主腰脊。為作強之官。此亦其人本虛弱。或素嬌養。或家甚貧儉。一時勞役傷力而遂至傷胎繫也。銀苎治君相火盛。血熱過甚。而或助其火也。君相火弱。不能成胎。而火旺過甚。則反傷胎。更或咳食辛熱。或劇事驚恐忿怒。或房慾過多。則皆有以助其火。若概曰安胎。而不問其所以然。則未見其功。此於症脈亦皆有辨。虛寒搶痛者。自覺有冷氣而上熱下寒。其尺脈雖孕而不盛。如無孕焉。勞傷腰腎者。其腰如折。其脈弦急。火盛熱甚者。痛甚而急不可忍。耐其左關寸過數。而且弦或洪也。

黃芪芩朮湯 近方

治胎氣虛熱不能舉胎下部虛寒胎繫不固致不安者。

黃芩一錢五分。降上浮之虛火。白朮生用。胎繫著於脾。脾土去濕且厚土。濕則胎繫不固。白朮厚土益脾生血。黃芪蜜炙。胃氣不充。則脾土薄且氣虛則無以舉胎。故黃芪以益肺胃。茯苓亦以滲脾濕且逼心氣於腎。阿膠蛤粉炒成珠。補斂肺下部滋陰。金而下生腎水。入而和氣血。杜仲各一錢薑汁炒。甘辛溫補肝行腎益精。和筋束骨。續絕除傷甘艸三分。緩斷入分。堅腎補肝除傷續絕。阿膠杜仲續斷皆又以治下部之虛寒。糯米百粒。補助黃芪以補肺益氣。酒二杯和水二杯。急火煎。胎動腹痛則用急火煎以藥性和緩。欲其速行也。

金匱膠艾湯與此湯。亦皆以安胎。而用不同。膠艾治衝任虛寒。而血為熱逼。胞阻不受。肝腎之陽不

足也。故其方究主當歸散亦主滋血而兼以培土。治陽用芍地歸芎。當歸散亦主滋血而兼以培土。治陽盛陰虛。血熱上浮。而根蒂恐不固也。亦主歸芎而芩芍以平其熱。白朮以固其土。此方則主氣分虛熱。而加意培土。固其根蒂。血熱自平也。朮茯甘米杜仲續斷。皆培土以固根蒂之藥。而黃芪以益氣。黃芩以平熱。餘無血分之藥。只阿膠以滋陰。血虛主當歸散。氣熱主此方。寒熱相激。主膠艾湯。

胸中脹滿。此方加陳皮八分　紫蘇八分　如下血則加

艾葉一錢　地榆一錢　以滴之。　重阿膠

芎歸湯　以煎湯名芎歸以作末則名君散俗謂之佛手散。

凡妊娠六七月後。或因事跌磕。或勞力閃挫。以致傷胎。或子死腹中。疼痛不止。口噤昏暈。或心腹脹滿。血上衝心者。服此生胎即安。死胎即下。又治橫生逆產及產後腹痛發熱。頭痛諸病。逐瘀血。生新血。朱丹溪

云。用催生。此方最穩而捷效。又凡婦人體弱。有受孕二三月而不可知。其脈不滑。不數。但經不行者。可用此湯探之。有孕則腹中微痛。而安。無孕則不痛。

當歸錢五　川芎三錢。此君臣之分。或用等分者非。　水七分酒三分同煎七分。

胎生氣也。歸芎所以導生氣。導腎命之氣以生肝木。胎賴血養。歸以歸血。芎以行血。其有痛而傷血。則芎能去瘀。歸以歸新。故生胎可安。而死胎可下。其難產則歸能益氣滋血。芎以行氣開塞。故可催生。此四物而去芍地。非陰不滋。故無用地黃方患不行。故無庸白芍之斂。

鈎藤湯　良方

治癥瘕胎動不安。按胎孕始受。則肝木已主之矣。再月而膽火生。三月而心包氣至。四月而三焦氣至。風木相火。交相助益。胎非是無以生長。而過焉則病。母之血氣舊有風熱者。則因是而劇。胎反不安矣。手足於外。而風熱虛於內矣。癥瘕。風木之爲病。癥瘕動

鈎藤鉤甘苦寒。色紫赤。入肝分血分。緩肝風。平相火。清君火。以治癥瘕。亦以形用也。須用其鈎乃効。

當歸究以補肝爲本。　茯神風火交煽。則神必昏。故茯神以寧心。　人參各一錢　桑寄生五分　苦甘堅腎瀉火。　桔梗一錢五分　胎生血。寄而能生。有安胎之意。　白朮五分　能生本在下。而此方治在心肺。蓋以風火上炎。故自最高之分泄之。君用桔梗。逆氣降。則火平而風息矣。且清金亦即以平肝木也。　如風熱甚加黃芩。以泄肺火。　梔子一錢　泄心包三焦之火。　柴胡一錢　升散肝膽之火。　白朮五分　能清胃虛火。　如風痰。加半夏　南星各五分　竹瀝三匙　去經絡中之痰。以去風痰。

然亦有故無隕。亦無隕也。　如風濕加全蠍　殭蠶各五分

風火盛炎。非臟氣之有餘。而臟氣之不足也。肝及心包皆主血。而相火依之。分血以養胎。則肝有不足於藏。而心有不足於用者。厥陰不足。而風生。相火失依而熱作。風熱合作而筋急。脈虛。肝主筋。心主脈。故癥瘕參以益氣。氣壯而風不能搖。歸以滋血。血滋而火不能燥。益氣如培之以土。根深則不畏風矣。滋血如溉之以水。澤足則不畏旱矣。茯神伏於下。而神志以安。寄生寄於上。而生意以遂。茯神抱松根之下。猶胎之伏於胞中。神得所附。則子母之心神交寄。寄生託桑樹之上。亦猶子之寄於母腹也。寄而能生。則子母之生意交遂矣。君以桔梗以降其逆。逆降而火熄。風甯。風火非由外作。氣鬱而旋轉。則爲風。氣拂而憤擊。則爲火。此亦

以中有胎焉故也。故逆氣平則風寧火熄矣。佐以鉤藤以達其鬱鬱行而筋柔脈潤矣。木性以曲而直鉤藤如之。故能橫無不達而主治瘛瘲。此方之巧者。

羱羊角散本事方

治妊娠中風。涎潮忽作。目鉤口噤。角弓反張。請之子癎。子癎作於猝然舊有風濕。溢於衝任。因孕而動。肝血養胎。血熱風生。時或動其經氣。而風涎猝作。非中風也。

羱羊角一錢鋒屑○苦酸寒。補心肾神。宣布血脈。搜刷六亢之陽。除妄作之熱。故可以治癎而安胎也。　獨活　防風以祛風濕。　當歸川芎以滋血補肝。　茯神　酸棗仁以收斂心。　杏仁降逆氣。緩堅結。潤心肺。　薏苡仁各五分○甘淡清肺和脾。緩肝舒筋。能除血脈經絡中風濕。　木香二分半○行肝氣之滯。　甘艸二分半○甘艸以緩肝急。　加薑煎。薑亦能補肝行痰。

一方有五茄皮。

血以養胎。則心肝皆不足。肝虛生風。風每動於空谷。空谷窮陰積濕之所。陽氣動而鼓之。則風作而濕隨。衝任二脈之有積濕。亦由是也。經氣周行。忽動於衝任之積陰。而風起痰湧。乘心血之虛而犯之。風痰犯心。故暴仆不知人。故子癎。當歸川芎以補肝血而行之。茯神棗仁以安心神而斂之。心神安則子胎亦不妄動。防風獨活以達其風。杏仁木香以順其氣。獨活防風自下而達之於上。則不旋轉而為風。杏仁木香自上而泄之使下。則不上逆而為火矣。君以羱羊角。以窮極隱之風濕。無不搜而逐之。且清宮除道。以安心主也。清宮以安心神。除道謂去風熱。加用薏苡甘艸以和其脾。則以培木之本也。要以加意

肝木。

紫蘇飲嚴用和

治胎氣不和。湊上胸腹。腹滿氣痛。心腹腰脇皆痛。謂之子懸。子懸者。子宮熱甚也。受孕三四月。相火主胎。火旺熱盛。則逼胎上舉。故為子懸。

紫蘇一錢○辛溫。補行肝氣。祛風散熱。色紫。入血分。以能行血中之氣。和血安胎。　陳皮專肝氣。蓋氣逆則為火。氣行則火散也。　大腹皮苦溫。降逆氣。寬胸膈。陳皮大腹皮降而下之。所以理胸脇之滿也。　川芎行血中之氣。　白芍斂陰聚之。血且瀉肝火。　當歸七分○氣順而後血和。用此以和血。　人參六分○補中立行氣。益血之本。　甘艸三分○以緩肝補脾。　加薑棗煎。空心服。貝胸腹痛甚者。加木香。通徹上下之氣。　延胡索通氣血之凝滯。

生生之氣。陽也。少陰本生物之氣而過焉。則為火。相火本在下焦。以鬱於有胎。則逼胎而上。故子懸。子懸則上焦氣亦不清。而胸腹及頭併痛。火上逼也。顧其火非可咸也。滅之。行氣滋血。使生氣直遂。而火熱自平。蘇以散氣為君。蘇有散緩之義。易曰震蘇蘇。　橘皮升之。檳榔皮降之。不用檳任破也。升其清陽而胎不上。降其陰濁而胸膈舒暢矣。歸以歸血為臣。火逼屬之。氣分故氣藥為君。血藥為臣。　川芎行之。芍藥止之。行之使有以養胎。止之使不窮於養。人參以補中為佐。有人參而氣血之用咸給。且甘棗厚之。生薑宣之。宣其生物之氣也。　火平而胎安矣。

竹葉湯

治妊娠心驚膽怯終日煩悶請之子煩受胎至四月以後三焦相火主之三焦與心包相表裏而二火合炎火之性固惕恍不寧且火燥血枯故心虛而驚怯煩擾也。

麥門冬 補心虛而驚悸也。 茯苓 甯心安神且去胸膈積濕 黃連 各一錢五分○甘淡微苦以清金保肺。 茯苓 甯心安神且去胸膈積濕 黃連 各一錢○降泄心火兼能瀉肝膽火一方用黃芩愚按兼肺熱則用黃芩若君相火盛者宜用黃連。 人參 五分○妊娠之火雖火也火必傷肺。 淡竹葉 十片○升肝膽之陽於膈上而舒散之故能治驚悸解心煩。 相火重加知母 一方以茯苓爲君而無人參一方無人參而有防風知母愚按君茯苓爲可而人參則不可無加知母亦可而防風則非所用又或相火重者專用知母尤自可。 有痰加竹瀝 以行痰而兼能散熱按子煩自層之火有痰者亦火急痰涌耳或謂煩悶由停痰積飲滿胸膈而作者非也。

膽相火也而相火能令膽怯心君火也而君火能令心

煩重震則遂泥。震膽火之象震處震上九四重震失位故驚恐遂泥。 重離則涕淚。離心火之象離處離上九五重離失位故吞噬涕洟。 安則壯擾則自失。以膽火言靜則明動則昏也。以心火言有胎重火也。陽生則爲火。 分血養胎血不足則生火火食氣氣亦不足火煩自下。膽在下焦三焦火亦本自下焦無外感之風寒濕熱及酒食勞役而其人素虛弱則無身熱衝痛瘕瘀風痰諸症而但爲驚恐煩悶故子煩之症宜補不可以梔豉等藥治之。瀉火以寧心茯苓麥冬清肺以益氣人參竹葉火靖氣足而血自榮胎也。火焚血涸火靖血滋。

天仙藤散 陳景初

治子氣子氣者妊娠而足腫甚則腳指間出黃水嘴悶妨食此亦脾及肝腎舊有濕氣流入帶及衝任與血相雜因孕而動帶脈無力脾氣下墜濕熱下流於足故足腫而出黃水此方治用風藥以其能升拔下陷之陽非治風也中氣虛者宜用東垣益胃升陽湯懷厚者可用此方。

天仙藤 此藤葉似葛而小根白莖勁四時不雕氣味苦溫壓腎燥濕活血疏風主治水腫故此方用之或以爲卽青木香藤非也青木香者馬兜鈴藤根也但氣味略相似耳卽藥肆中無此則擬以石蓴代之能和脾滲濕 香附 炒 烏藥 陳皮 皆以行所升陽也。 甘艸 炙○升補脾氣。 等分加紫蘇三葉○升達肝氣。 木瓜 以收下流之濕氣而消之。 生薑 各三片○亦以升氣行濕 空心煎服。

氣血萃以養胎氣血所萃濕亦萃之濕動於肝腎並肝任脈並腎而腎水也肝吸水以榮者也則歸於脾。四五月後故衝任舊有遺濕則其氣因妊娠而動脾土主胎而胎帶繫於脾且脾司濕氣所歸也脾不能受則濕氣隨經而下流

脾方作血以養胎故不受餘濕脾肝腎之脈皆行於足故濕氣隨經下流則足腫。 故子氣用香附陳皮仍自肝而行之天仙藤烏藥仍自脾腎而燥之。氣行則濕行矣薑蘇以升而散之。濕氣雜血中天仙藤紫蘇皆能入血中而分別以疏散之木瓜自下而收之。木瓜專治腳氣能收其濕而消之。 子氣可治。

益胃升陽湯 東垣

用治子氣中氣虛者。

方已見經部

子氣下沈中不足也參芪甘朮以補中而舉之。 雜持帶脈使之能升柴葛橘以拔擢而升之。拔自衝任而升之陽歸以歸血。血中流爲黃水當歸之辛溫能復化濕爲血。 麴以化氣發生之鬱芩以清熱氣血必

熱熱則血與濕混熱清則氣靖而濕不混於血。此方不言治子氣而治子氣莫

良於此。

白术湯 全生方亦或作散服。

治子腫面目肢體虛腑如水狀有孕至五六月脾胃主治胎氣熱則多渴引飲嗜酸水飲積中脾不能受溢而爲濕又或因泄瀉而脾虛脾養胎而重虛則不能制水至於水與血搏則濕溢於經絡皮膚而面目肢體皆腫此與子氣症不同以濕因自外而上行也。

白术燥濕防水爲君。一錢○補益脾土。薑皮 陳皮 茯苓皮 大腹皮各五分○此即五皮飲而去桑白皮以胎氣未干於肺也若子腫在七八月則可加用之或有桑白皮而無白术者非也丹溪除薑皮大腹皮加川芎木通其意主治內也可用。加陳廩米百粒煎。以助養脾氣○或爲末米引下亦可。

胎繫著於脾猶木之著土。脾胃養胎則土氣虛而不任受濕濕溢妄行故子腫異於子氣者氣自內作而下沈腫自外入而旁溢也。腫自引飲嗜酸或外受水濕及泄瀉脾虛致之自外入也。辛以散之使自外出。薑皮陳皮可汗出也。淡以滲之使自下行。茯苓皮大腹皮可滲之使自小便出。白术以君之以厚土而防水。陳米以佐之土厚而濕不留矣。

鯉魚粥 千金 治子腫。

鯉魚半斤以上一斤以下者一尾去腸雜煮爛去骨澤合陳米作粥蓋魚在水中搖動不息故其類能行水且以血氣之類養血氣鯉尤得少陽之氣於胎孕最宜無則用鯽亦可。 **陳廩米** 稱魚湯多少量用先煮粥熟乃合鯉之湯內煮數沸勿加鹽宜淡食。

養脾胃行水濕且能養胎美顏色兼治泄瀉。

紫菀湯 良方

治子嗽妊娠七八月肺大腸養胎肺經本少血分氣以養胎則氣亦不足又或肺藏舊有寒熱客邪則因妊娠而動且胎氣多熱熱火燥肺則子嗽有不待七八月者。

紫菀一錢五分○辛苦溫色紫入血分而能升血中之氣以上輸於肺潤陽氣於陰中舒鬱熱於膈上且其性滋潤能治肺金之燥 天門冬一錢○補肺清而和其血故主治肺嗽。 桑白皮五分○清金滲濕下生腎水。 桔梗五分○瀉肺中之寒熱降胸膈之逆氣。 甘艸三分炙○補土生金。 杏仁三分○降逆氣潤心肺。 竹茹三分○升散少陽之熱鬱。 煎熟入蜜一大匙溫服蜜能滋陰潤肺降火。

肺氣不足則生燥胎熱有餘則爍金故子嗽肺燥渴之。紫菀天冬杏仁白蜜肺熱泄之天冬桑皮桔梗杏仁炙草溫之竹茹散之嗽可止矣。

安榮散 本事方

治子淋心煩悶亂此腎及膀胱虛而火無制則失所依故心煩也心遺熱於小腸小腸遺熱於膀胱三焦熱萃於膀胱矣腎虛不能攝水則溺數膀胱熱不能出水則溺不通溺數而不得通故淋此有飲啖辛熱釀酒熱乘虛而入下焦者或房事不戒致使胞門受傷衝任脈虛而湎虛熱者熱由內作宜腎氣充熱自外入用此方。

當歸 補肝滋血則上能養心而治煩下能滋腎而通淋。 **人參** 補氣生血則上能甯心而安神下能強腎而攝水。 **細辛** 各一兩○升腎氣於上雲降氣上升而下焦之火可弭。 **燈草心**

火於下。雨澤降下。甘艸各五錢○補脾土而
而三焦水道可滷。甘艸氣血兼資。心腎交會。麥門
冬寧心以止煩悶。且清 木通以降泄心及 滑石各
金卽以生水而制火。小腸之火。三
錢○以降泄 爲末。每服二錢。麥冬湯下。要以寧心清
三焦之火。肺爲主心管
則小腸之熱清。肺
清則膀胱之熱除。

心血少。則心煩。而小腸挾熱。血以養胎。故心血少。心與
小腸無養胎之任。而心包
主心血。小腸卽
下焦水火之交。腎精耗。則腎虛而膀胱無節。胎之根本。
由腎精也。
腎氣養胎。則陰虛。腎與膀胱相表裏。腎
虛則無以攝水道。而膀胱之啓閉無節。況心血之用不
支。謂七情。腎水之虧無禁。謂房慾。此則其虛尤甚。宜腎氣丸者。則心腎不交
矣。故子淋。心不交腎。故下淋閉。升少陽之氣而上之。決
腎不交心。故心煩悶。當歸細辛。皆能潤腎而升其陽。燥
三焦之瀆而下之。草木通滑石。皆能決瀆而瀉其火。主

以參歸。氣血交養。行以麥冬。和以甘草。而心腎交濟。故
治淋也。謂之安榮主言心血也。

腎氣丸

用以治
子淋。

方已見腎部。

胎熱子淋。水不制火也。水虧。熱地以滋之。血熱。丹皮以
涼之。水無所攝。山藥以防之。茯苓以滲之。澤瀉以通之。
車前以利之。火失所歸。牛膝以導之。肉桂以聚之。附子
以炙之。地黃以靖之。山茱萸以固其氣。焉。此方不言治
子淋。而治子淋。莫良於此。

參术飲 丹溪

治妊娠轉胞。按此所謂胞卽膀胱。非胞宮也。必八九
月胎身能轉。而後有之。胎壓其胞。則小便閉而少腹
急痛。朱丹溪曰。轉胞之病。婦之稟受弱者憂悶多者
性躁急者。食味厚者。多有之。古方用滑利藥鮮效。因
思胞不自轉。爲胎所壓。胞若舉起。胞系自疏。水道自
通矣。近吳宅寵人患此。脈似滴。重則弦。予曰。此得之
憂思。滴爲血少。氣多。弦爲有飲。血少則胎弱不能舉。
氣多有飲。中焦不清而隘。則胎知所避而就下。乃以
此方與服。隨以指探喉中吐出藥汁。候氣定。又與之。
八貼而安。此恐偶中。後治數人皆效。按屢吐之者。欲
其氣之上。且上通則下亦通也。○張仲景曰。婦人本
肥盛。今反羸瘦。胞系了戾。但利小便則愈。宜服腎氣
丸。以中有茯苓故也。地黃爲君。功在補胞。按丹溪參
朮散於人珍湯中特去茯苓。仲景用腎氣丸。又恃有
茯苓。治法不同者。本肥盛而羸瘦。胞系了戾。此胎氣
熱甚。熱壅下焦。而膀胱系閉。與子淋略同。故地黃補
腎壯水。而澤瀉茯苓皆以行水通胞系也。丹溪所治
血少氣鬱。胎弱不舉。避濁就下。以壓於膀胱。此其病

不在腎與膀胱而在血
少氣鬱。故不用茯苓也。

人參一錢 白朮 甘艸炙。○此用四君
五分 子湯。而去茯苓 當歸 熟
地黃不用生而用熟。究
留意補膀胱也。 川芎 白芍 此全用四物湯 陳皮
留白。○以行肝氣而破中焦之鬱。使胎氣得舒而上舉。 半夏 各一錢。○以達陽氣。行積飲。使無留
滯。 加薑煎。空心服。

氣鬱血少。而胎不能舉。乃至下壓於膀胱。故補氣益血
以開其鬱。氣血足而胎能舉。鬱行而胎舉矣。胎舉則小
便通矣。若胎熱水虧而胞閉者。則自當滋腎而利水道。

此酌丹溪之說而通之。

達生散 丹溪

婦人妊娠入九月豫服此數十劑易生有力。

當歸酒洗　白芍酒炒○此不用川芎不用茯苓欲留津液以滑胎不欲其滲。　陳皮塞之氣。　紫蘇散風濕之邪而兼理血。　甘艸二錢炙○重用之以和氣血三錢○用此爲君以舒展其腹使胎易轉且含實而實熟自落是達生之意。　加入青葱五葉通達上下。　黃楊腦子七個凡黃楊柞木虎刺諸難長而堅實之木。皆能催生以其堅而能達也然此宜於臨月加之。　煎服或加枳殼砂仁或春加川芎夏加黃芩。冬如本方或有別症以意消息。朱丹溪曰產難往往見於鬱悶逸樂之人富貴奉養之家若貧賤者鮮有之古方有瘦胎飲恐非至當之方予族妹苦於難產遇胎則欲觸而去之予甚憫焉視其形肥而勤於女功知其血氣凡坐不運子因母氣虛亦不能自運耳當補母氣則兒健易

產。令其有孕五六月以大全良方紫蘇飲加補氣藥與之數十貼得男甚快因以其方隨母之性稟與時令加減服無不效。因名曰達生散云。

此方拔於前人以斟酌氣血耳。歸爲滋之芎爲酌之留其用於不盡參朮爲補之蘇橘爲行之運其用於無滯緩以甘艸寬以大腹皮則亦猶用瘦胎飲之遺意。大腹皮亦能破氣特差和緩耳而血氣本也。

瘦胎飲

唐湖陽公主患難產方士進此飲。寇宗奭極言其非謂孕婦全賴血氣充足乃能產子。不當耗其氣也。然此方固非可概施而遇奉養太過氣盛胎肥之人則此方自不可廢。凡用方藥皆宜審於其人其症。不可概施也。

枳殼四兩麩炒○破堅結開鬱塞。下氣而實能斂陰。　甘草二兩炙○此亦可以補血氣。而且緩肝急。前人亟毀枳朮自之。是不察也。　胎五月後日服一錢。潔古改用枳朮自加香附則過於耗矣。

氣血實盛。奉養安逸之人。則胎肥而氣滯。用此方宜也且只二藥亦甚斟酌非一於耗氣者。

保生無憂散

妊娠至八月後可用此方。間五六日一服。及臨產腹痛時再加一劑。保無難產之患。

當歸身一錢五分酒洗　川芎一錢三分○行血中之氣。此方主平人養胎以待產。非必束胎。　白芍一錢二分酒炒○酌其血故當用川芎。　菟絲子一錢四分○潤腎補肝。益精續絕。此用以固胎系。其生不以根而自榮。能連而又能脫。　黃

芪一錢○氣足而後能產。故黃芪以益其氣。　川貝母一錢○氣鬱痰塞。則難產。故貝母以破鬱。　枳殼六分麩炒○欲寬胎氣。自當用枳殼。　厚朴七分薑汁炒○亦以破脾土之鬱塞。　荊芥穗入分○去血中之濕熱。此與用紫蘇同意。而用穗則散中有補。　羌活入分○凡產子時。一身之經絡關節。皆爲開張。若或有他邪客之。皆能致室礙於生產。故荊芥羌活以預爲疏達之。　甘草五分炙○以和氣血。以緩肝急。　生薑三片○宣達肝氣。　水二鍾煎八分服。

此爲平人而設保胎易產。究主於足其血。歸芍而兼爲補其氣。菟絲黃芪乃行之以散鬱疏氣焉。川貝枳殼厚朴荊芥羌活皆是。昔人每言抑氣是亦失之。

加味芎歸湯　立齋

治難產。交骨不開者。服此即開。死胎不下者。服此亦下。

當歸一兩○此以催生須用大劑。錢許分許不效也。川芎七錢 龜版手大一片醋炙研末○交骨不開。陰虛之過。故龜版爲大補其陰。且龜通任脈。則在人可通胞宮之氣。而利其出入。龜固外骨。上下交合。而能產子。則在人宜可開交骨。又軟能磯堅。則堅者可出。酸能斂脫。則脫者可收也。頭髮用婦人者。如雞卵大圓。新瓦焙之存性。○凡難產。須惜其血。若先去其血。至血少則胎愈難下。髮爲血之餘。然提而上之。黑以止之。則血可留餘。且上提則下易通矣。又軟能輭。苦能泄。古書未言髮可催生。而此則用以催生也。水二碗。煎至一碗。服。

生產以血爲主。血足則胎隨血下。如順流之舟。若胞漿早破。則枯澀而難下。至於橫生逆產。則多由胎方試痛而遽爲臨盆。試痛者。未至產期。而胎動作痛。其蒂欲脫而未脫。故線戾作痛。若遽以爲臨產。則誤矣。

胎身未轉。而用力太早之過。胎身轉而向下。則胎頭易產。若兒身未轉。而產母早已努力。則有橫生逆產者矣。故胎產之道。安靜爲寶。閉目養神。惜力上脉安。睡之論。其有氣血虛弱而難產者。則芎歸湯爲最穩。

芎歸不惟益血。實能補肝氣也。味辛補肝。補肝則有疏散條達生物之意。朱丹溪亦云催生以芎歸湯爲最妥。如陰虛而交骨不開。津液枯而關節之間不滑。不順無力以開也。坤靜翕而動闢。虛則不能。則龜版血餘。補以其類。行之陽龜髮可自陽而斂之陰。補心而交腎。且氣血之類也。坤厚乃有以承天。而生物有常利西南耳。欲平易。欲險阻。不催生之方甚夥。類多有傷血氣。則非全產保生之良法也。催產如兎腦丸。鼠腎丸。其說已近於不經。而其方中用水麝香。竄之藥。使經脈一時解散。豈不耗產母之氣。而且一開難閉。則引風入內矣。回生丹。則過爲消破。將使人氣血皆傷。已虛而重虛之。生難可催。而虛難遽復。產後之病。恒必由之。崩帶專勞。此其緣矣。他如柞木飲。黃楊膿。敗筆虎刺諸方。世多用之。往往有效。敗筆虎刺二方。自無妨礙。而柞木黃楊之攻堅。亦必有暗損之處。丹溪達生散。凡黃楊亦必自一參歸隊中用之也。

芎歸加黑豆湯

治橫生倒產。死胎不下。血上衝心。

併治產後血瘀腹痛。發熱頭痛。

當歸五錢 川芎三錢 黑小豆一合炒焦乘熱淬水中煎。水七分。酒三分。同煎至七分。加童便衝服。滋陰破結。導血下行。童便最良。少刻再服。

臨產催生芎歸湯可矣。其有傷胎傷血。及胎死不下。則用此方。產後亦可通用。以芎歸滋血行血。而黑豆補腰腎。童便滋陰去瘀。妊娠入九月。即有試痛。亦可服芎歸湯。果產即產。不產即安。其果臨產。則大漩脈必離經。一息六七至。其中衝脈必急動。大動中衝者。手中指尖兩傍。手少陽厥陰二脈所起止也。未至其時而用力。則有橫生逆產者。橫生足出。亦宜輕手托入。使安臥靜養。服芎歸湯。胎可復順。其子死腹中。則每由陽損之過。傷未久者。此方可必下。如再不下。則用後方必效也。

平胃加硝湯

平胃散可下死胎。或猶不下。則加硝可化而下。凡死胎墜腹。瘀痛。與正產不同。活胎之痛動而活。死胎墜痛脹而墜也。面赤舌青。母活子死。面青舌赤。子活母死。若面舌俱青。則子母皆待亡而已。胎之生死。驗於舌之青赤。舌爲心之苗。而生氣之榮枯所變見。猶之將產而脈盛於中衝也。

蒼朮米泔炒○燥濕。補肝。辛烈善行。去惡氣。併不滯。厚朴薑汁炒○降逆氣。破宿血。攻堅消滯。本妊娠所忌。此下死胎。宜用之。陳皮各三錢○氣行不滯。

而後死。甘草一錢五分炙。方多峻急。頓此補中而緩之。煎熟。下朴硝。胎可下。三錢。○臟以輭堅。能化死胎。使小而下。而補心滋陰。且在朮朴隊中。自無傷於母氣也。硝化温服。勿加薑棗。○此方甚平。而下死胎甚效。

胎已死矣。下之如下宿積。破瘀血耳。然母已傷矣。傷觸不致壞胎。胎傷下墜。血破氣泄。則母已重傷矣。其氣不可再耗。其血不可再竭。故大黄紅花桃仁皆不可用。朮朴攻而有補芒硝消而能滋。死胎下而不傷其母。

黑神散 古方

治橫生逆產及胎前產後。虛損崩漏。

百草霜 火急上炎。上極而下。則熱。性平而苦。能降濁。故百草霜能降逆氣。止逆血。去瘀血。下堅積。可以舉胎之逆。而順以下之。

白芷 各二錢。○能去血中之風邪。治血崩血塞。煎熱。入醋少許。能斂耗散之氣。瀉結聚之血。疏爽神氣。使胎氣乍舉而復下。則胎順行矣。加童便和服。

此方亦佳。但虛甚者勿用。以白芷升散也。

黑神散 局方

治產後惡露不盡。攻衝作痛。及胞衣不下。胎死腹中。

熟地黃 滋陰。養血。生地黃 潤腎。生新血。歸尾 行肝去瘀血。赤芍 瀉肝止妄血。桂心 補肝行新血。蒲黃 生新。宜生用。乾薑 大補肝木。肝氣壯而後惡露可行。甘草 各四兩。○大厚脾土。脾土厚而後新血可滋。黑豆 半升炒去皮。○以補腎水。腎陰足而後氣血有本。此豆去皮者皮色黑。黑能止血。此惡露攻衝胞衣不下。及胎死腹中等症。欲其行。不欲其止也。每服一兩。酒童便各半煎。童便逐瘀。酒以活血行瘀。

產而血露不盡。胞衣不下。氣寒血瘀。血以滯而不行。熟地黑豆乾薑甘草。補肝腎以滋氣血之本。生地以生之。桂心以行之。此方有四物。而不用川芎。用桂心如用川芎。且行在下也。歸尾赤芍蒲黃則皆以去其瘀。亦瀉而有補。瘀去胞下。而氣血可不傷也。惡露不行。胞衣不下。多由宿寒。抑或產時乍感寒氣。故致氣滯血凝。而胞衣不下。但新產難用行氣之藥。故乾薑所以去寒。桂心亦以逐寒也。輕者用熟地歸尾炒赤芍蒲黃可矣。重者則當全用此方。朱丹溪曰。此方寒多者及秋冬宜之。若性急形瘦。有火及夏月。則當審愼。○達生編云。胞衣不下。總因臨盆太早之故。當產之時。骨節開張。壯者數日而合。怯者彌月方合。今不待其自開而強出之。故胎出而交骨隨閉。以致胞出不

及耳。此不必服藥。不必驚惶。惟急用紅麻線。將臍帶結住。又將臍帶雙折。再繫一道。以微物隔住。再將臍帶剪斷。過三五日。胞衣自萎縮乾小而下。只要與產母說知。令放心。不必驚恐耳。愚按胞衣如瓜。上餘花耳。瓜既熟而蒂已落。臍上餘花。不患其不枯。是有此理也。若胞衣不下之故。則有因產時感寒氣乍凝閉而不出者。有一時少津枯。血隨胎出已盡。產道遂乾而不得出者。有一時氣滯者。此不盡臨盆太早之故。故此方自不可廢。且此症寒月爲多也。又法解產母頭髮。餘其口中。使惡心作嘔。則胞衣隨手可接下。此亦上吐則下通之意。若穩婆強用手取。則萬萬不可。

失笑散 局方

治惡露不行。上衝心痛。死血瘀積。腹中作痛。按十月養胎。心獨不與而心爲君主。用血者心也。故凡娠妊之脈。陽搏陰別。將產之脈。中衝急動。妊娠固總統於心君矣。是以產後餘血當行而未盡者。或不行於下。則循心腎及包絡之經。以逆上而衝於心。又衝脈行血海。任脈行胞宮。亦皆上行。而衝脈則散於胸中。其

不逆上。則瘀積於衝任之經。而腹中作痛。其冷氣上衝。則心包亦痛矣。

蒲黃生用入心。行血去瘀。五靈脂甘鹹補厥陰心包之虛。下行衝任二經之滯。等分爲末。煎膏醋調服。醋之酸能瀉肝。則聚新血而去瘀血。能補肺收心。則斂魂魄而萃精神。凡產婦血暈。用秤錘或溪中白石燒紅。淬入醋中。使醋氣充滿產室。則血暈即醒。其或惡血衝心。急痛皆悶。不省人事者。用韭菜一把碎切。放有嘴壺瓶內。以熱醋一大碗。衝入固封上蓋。扶產婦正坐。以壺嘴向其鼻熏之。醋氣入鼻即蘇。此皆良法。已蘇之後。乃徐以失笑散與之服可也。

產餘之血瘀。與他病血瘀有不同者。其留在衝任。其逆循心包絡。不得濫及他經也。其血氣已虛。不可重虛其血氣。瘀非寒凝。亦非火結。則寒熱之藥。不可概施。故乾薑大

黃桃仁紅花之類。皆非所宜用。蒲黃五靈脂皆下和衝任而上行手厥陰少陰者。其性和平。去瘀而能補。方名失笑者。蓋以藥微而能去危疾也。

生化湯

治惡露不行。及兒枕作痛。兒枕亦餘血之未行而凝聚者。

當歸四錢 川芎二錢 乾薑五分炒 桃仁五分 甘草五分炙

水一鍾。童便一鍾。煎服。一方加百草霜。水煎。熟後衝童便半鍾。好酒半鍾。溫服。亦可。

婦人產子。血既大破矣。而用力已勞。氣亦耗泄。故產後多屬虛寒。其有惡露不行。兒枕作痛諸病。皆氣不足以行之。故治此宜用溫以行之。然所謂虛寒者。以虛爲寒。非眞寒也。俗於產後有用紅糖。亦溫而能行血。吳茱萸胡椒江西人喜用此。煎湯飲之者。此過於熱。又有用山查湯者。山查亦能順氣消堅結。去瘀血。則又恐耗氣。皆非善治。當歸以滋養其新血。川芎以行血中之氣。乾薑以溫之。而微用桃仁以行之。治餘血作痛之方。宜莫良於此矣。或用敗醬煎酒以治。血母亦效。敗醬即苦藏也。否則用百草霜。童便衝好酒服之最穩。

當歸補血湯

用以治產後血虛。及小產後數日。忽而渾身壯熱。面赤眼紅。大渴欲飲冷水。晝夜不息。此乃陰虛而生內熱。不可以寒涼治之。急宜大補其血。血足而內熱自除。

方已見脾部

產後固多虛寒。然去血過多。則陰虛而反生熱者有之。大產間有之。若小產則每以觸損傷折而下。尤多傷於血分。以至此脈必洪大而虛。然非可以寒涼治也。蓋後天氣血。生於脾胃。產血過多。脾之所生。不足以繼之。則血脈空虛。而孤陽獨治矣。芪歸甘緩補脾。而藉歸之辛潤。以滋血。使氣倡而血從。此補血之良方也。與四物之意不同者。四物補肝。使血不失所歸者。芪味薄而歸味厚也。況產後氣亦未嘗不虛。故凡產後而忽大熱面赤。煩渴引冷。晝夜不退。脈大而虛者。此方爲寶。

羊肉湯 仲景

治產後發熱自汗。肢體煩痛。名曰勞復。及產後腹中疼痛。併治寒疝腹痛。及諸虛羸不足。按此則產而氣

血兩傷。內大虛寒而外作虛熱者。故急宜以血氣之類。大煖補之無稜。

羊肉一斤。甘辛大補命門之火。以生肝木。又血氣之類。以補血氣也。

生薑五兩。甘辛溫。補肝以益生生之氣。且合當歸用之則氣爲血倡。有以萃肝血也。

當歸三兩。甘辛溫。滋潤生血。而歸之肝。以布之臟腑百脈。此三味。金匱本方。煖補氣血。而虛寒之氣自除。內寒既除。則外之虛熱。亦可自止。但此漢人分兩也。若以今之分兩約之。則羊肉六兩。生薑一兩五錢。當歸一兩。可便後人加減。願亦不必太拘羊肉一斤可也。

血露疼痛。中寒。只用本方。如發熱自汗甚。加黃芪一兩。以下用今分兩。人參七錢。補氣斂汗。且能生血。

惡露不盡。加肉桂五錢。辛熱。補肝以行氣。去積瘀。去血過多。加川芎辛溫。亦以行血中之氣。而其性上行。使血不泄於下也。寒甚冷痛。加吳茱萸辛溫而字下部。以去衝任積寒。陰虛熱盛不止。加生地黃以滋陰血之本。入薑歸隊中。不以寒忌也。氣滯。加細辛。以行肝腎之氣。其分兩隨意斟酌。舊法將羊肉煮汁去肉。入諸藥煎服。宜吹淨油膩。用清汁爲妙。

婦人產子。血氣撓亂。陰陽並傷矣。是猶風撓山而落實取材。其爲蠹也。而有形之血。其傷爲多。傷已甚。則峻補之。亦涉大川也。有形之傷。補之以形。羊肉大用辛溫。以助其生氣之源。生薑當歸皆以生陽於下。命門强而肝氣有本。命門潤而肝血有滋。肝木榮而血氣漸復。陰不孿寒。不痛。陽不游散。不發熱。不自汗。是亦先甲後甲。而終則有始之道。肝木亦命以生氣。先甲也。助脾以滋血。後甲也。後人加用參芪扶贏之道。盡矣。

生地黃連湯 海藏

本方以治婦人血風。血風者。血中伏火。鬱勃生風。由去血過多。陰虛生熱。其症循衣摸床。撮空閉目。揚手撚足。錯語失神。脈必弦浮虛數。亦有弦數而不虛浮者。要之以三焦伏火。連及心包也。若婦人平日嗜酒喜辛。腸胃素有積熱。產後每有此症。半產尤多。得此症。半產尤多。得此子嘗治一婦。羣醫無措。予獨用四物加梔子芩連。皆愕然。以爲不可。乃一劑稍靜。又以其大便祕結。已數日。更加大黃數劑。便通而後愈。如執產後不得用寒涼。則此病不可起矣。是知對病用藥。經日有故無隕也。胎前如此。產後何獨不然哉。

防風一錢。祛風於周身。無所不達。

當歸一錢五分。以補肝而宣疏脾胃之鬱。

生地黃七分。生用乃可以滋腎水。而陰究以此爲主。

川芎七分。行血中之氣。且能助防風以祛風。

白芍七分。陽浮欲散矣。必賴此以斂之。

梔子三分。以去三焦伏火。心腸生用。惡露不止。炒用。

黃芩三分。以靖肺火。便祕。頗而氣促。生用。大腸胃之火。脈實而大便祕者。加用。脈虛者去之。

黃連三分。以靖心肝火。心火頗盛。生用。肝火同吳茱萸炒用。

大黃三分。湯產後宜用溫煖。常也。不得已而用寒涼。變也。凡有積寒積風積熱積濕積痰積火。每於胎產而併發焉。胎產血氣乍虧。正氣虛而邪之伏者乘間而作。有因產而積疾以愈者。有因產而得疾。轉加者。養之得失也。此論前人所未發。

素有積熱。因血破陰虛。而熱病乘之。熱盛生風。至於神亂。循衣摸床。撮空閉目。揚手撚足。錯語心煩。胠熱不止。皆神亂之症也。且助以溫。是以火救火矣。故主四物湯而佐之以梔子芩連。疏蕩之以防風。大黃。病以當藥。無傷於血氣。由是以推。爲變無方。何庸執一端之定見歟。

愈風散 華佗

治產後中風。口噤瘛瘲。角弓反張。及血暈不省人事。四肢強直。或心頭倒築。上吐下瀉。按此因產後血虛。復感於風。風邪乘虛而入血分。入於經絡則瘛瘲反張。入於心包則血暈不醒。入於三焦則衝心吐瀉。此兼感外淫。與上方所治血風生於積熱動於陰虛者。又不同也。

荊芥穗 去梗焙研。○色紫入肝。去血中之風。濕解血分之蘊熱。故主治血風血暈。專用穗。辛散而有補潤之意。

每服三錢童便調 童便之鹹。能補心散瘀。引藥入血分而走三焦。故導以達於下。○口噤則挑齒灌之。斷噤則荊芥穗不研末。只用童便煎。攤待微溫灌入鼻中。

血虛能生風。而又感於風。則有中風之症。治以荊芥。藥微而効大。毋忽視也。

四物湯

方已見肝部

海藏治妊娠傷寒及諸雜症。多用四物為主。加味以治病。其方多以六合名。如傷寒無汗。以四物加麻黃細辛。太陽自汗。加桂枝。濕毒發斑。加升麻連翹。少陽寒熱。加柴胡黃芩。便閉氣滿。加大黃桃仁。大渴心煩。加石膏知母。拘急腹痛。加附子肉桂之類。大抵依仲景分經法。而加之四物湯也。固屬斟酌活法。此不盡舉也。然以有故無隕言之。則竟用仲景本方何害。以更當斟酌思之。則病情又非其加減法所能盡當也。姑述大意於此。以隨人之變通焉。綱目云。四物與桂枝麻黃白虎柴胡理中四逆茱萸承氣涼膈等。皆可作各半湯。劉河間云。大抵產病天行從增損小柴胡湯。雜症宜增損四物湯。當詳察脈症而變通之。由是言之。則固不必規規於六合之法矣。

參朮膏 丹溪

治產後胞損成淋瀝症。按此所謂胞卽膀胱也。丹溪日收生不謹。以致損胞而得淋瀝。有徐氏婦壯年患此。因思肌肉破傷。在外者且可完補。胞雖在內。理亦可治。診其脈虛甚。乃悟難產多是氣虛。難產後尤虛。遂以此方峻補。極飢時服之。一月而安。蓋令血氣驟長。其胞可完。若稍遲緩。恐難成功也。

人參二錢五分 白术二錢 黃芪一錢五分 茯苓一錢 陳皮一錢

桃仁一錢。○參芪术茯。皆大補其氣。惟用陳皮以行之。而桃仁引入血分。賁其去瘀生新。蓋氣足則血肉從之而自長矣。 甘艸炙五分 煮豬羊胞取汁入藥煎服。以胞補胞。以血氣補血氣。亦本張仲景羊肉湯遺意。

人之有生而成形也。一氣所滋息而已。是故氣來而日滋。胞雖傷可補。其不用歸芎何也。日用歸芎則泛補氣血也。丹溪思之審矣。

蓖麻子餅敷法

治盤腸生及胞胎不下者。

蓖麻子合許 巴豆三粒 麝香少許 合搗為餅。盤腸生者。解髮用餅貼頂心。下用盤承腸。以麻油輕手摩之。徐徐送上。腸自收入。若胞胎不下。則用此餅貼足心。胞胎自下亦效。

清魂散 嚴氏

治產後惡露已盡。忽昏暈不知人。按惡露未盡而中風。風專乘血分。愈風散可治。惡露已盡而中風。則是氣血兩虛矣。故須兼補氣之藥。

荊芥一錢。○疏血中之風。 川芎九分。○行血中之氣。 人參三分。○補氣且以生血。

甘艸三分炙○以　澤蘭葉三分○苦辛甘寒色紫入血分芳行氣且其辛潤之氣亦能滋血云。爲末溫酒調下。更燒漆器或淬醋石於床前皆醒昏暈。

風乘肝虛辛以補之。荊芥川芎澤蘭葉皆辛補甘以緩之人參甘艸皆甘緩。氣行而風散。氣足而血滋。請之清魂主肝言胎產之事始終皆惟肝所主也。

三合散劉河間

治產後日久虛勞按虛勞見於產後日久是則因產而氣血兩虛氣血虛而不爲治積之日久乃成虛勞也陰虛而生內熱陽虛而作外寒始之不覺或加以七情勞役則日憊而轉深至於內而骨蒸外而畏寒四肢疲倦飲食減少血脈不周容色不華肌肉消鑠毛髮枯槁勞瘵病成難以治矣此合四君子四物小柴胡三方爲一。故曰三合散圖之於早。此方爲良。況則逍遙散亦可用。

人參二錢○補氣生血。　白朮一錢　茯苓一錢　甘艸一錢炙○此四君子以補氣而人參爲主。　當歸二錢○本補氣而人參爲主。　當歸二錢○本四物君藥。　生地黃一錢○宜用生。不當用熟。　川芎一錢　白芍一錢○此四物以補血合四君子爲入珍湯一懆一潤愚每覺有不愜意然此方不得不合用但勿用熟地。　柴胡四錢○方中宜推此爲君以其能升拔少陽之氣而散浮游之陰翳非一徒謂其能退骨蒸也。　黃芩一錢　半夏一錢五分○通陰陽之道路去痰涎之壅塞。　陳皮八分　生薑一錢　大棗三枚○用薑以故宜稍重用之。宣達陽氣用棗以厚和脾土非如俗所謂藥引已也柴芩半橘薑棗合之參草即小柴胡湯。

產之破血人所共知共見而努力開張未有不傷氣者。此在氣體厚而能養者周旋復其故若體薄失養加以情思勞役則由尊勞而漸成羸瘵者有之矣始或勉強自持至於氣血日憊則陽虛外寒用參芪以補氣無形之氣或稍復有形之血卒難生氣亦不能獨支也陰虛內熱用地骨桑皮以退熱歸地以滋陰陰待陽倡血從氣治不然血無由可足也偏於補氣或反生熱偏於滋陰乃至瀉泄知以陰陽兼補矣如用八珍湯而血氣兩傷者其陰陽久成睽革故或上而泥膈或外而增熱或投之不見其效或暫效而旋復無功謂之不任受補抑知陰陽未治則氣血不相倡隨陽不生於下以升於上其熱不除陰不霽於上而沈於下其寒不止是故四君子以補氣四物以滋血而協之以小柴胡湯則於是陽升陰降柴胡升陽於上而降陰使下而道路通達半夏陳皮皆所以通達其道路氣血交滋此則去下之熱鬱君子四物之功而又藉以通達其道路氣血交滋藉四補肝藥以和脾爲助也而疾庶幾可愈。

逍遙散

產後成勞每有起於七情者則傷於肝心脾三臟而血分受病爲多可用逍遙散勞熱甚者加味逍遙散凡胎產病實多主於肝也。

方已見肝部。

血以氣行氣亦以血榮血傷而肝木躁急則生氣枯索矣況又或有以鬱之乎當歸以歸其血煨薑以彊其氣所以補肝之正也而血氣並行。芩朮以培其根補土亦以補肝也木根曰朮芩伏地下松木之精鮑朮以燥濕芩以滲濕濕行而血生猶木根在土而吸其土膏

也。柴胡以達其枝所以升少陽而達生氣於垣鬱也。柴胡升陽氣於至陰之下。而消其陰鬱於浮陽之上。薄荷芬芳條達以升其清氣。皆使氣血榮於枝葉也。芍以酌之。恐其過散。艸以緩之。恐其過急。肝木榮敷。生氣暢遂。所以逍遙也。以調經血。以治蓐勞。有不宜者乎

通脈湯

治乳少。或無乳。古方用豬蹄木通。或豬蹄土瓜根木通。漏盧。或滑石。穿山甲。王不留行。鼠公英。是皆有效。然不若此方爲得其本。

生黃芪 成於胃則爲乳。而兩乳則陽明胃脈所經行。肝脈交於脾。脾脈絡於胃。故乳得從胃化而出。是欲釀乳補胃爲本。黃芪充胃氣而壯衛氣。甘緩益土。生用則行。故能五錢酒洗○乳木血也。當歸辛潤滋血。而通也。當歸惟血所歸。又所以爲乳之本。合生芪。即東

垣補血湯。氣倡而血從。血充而乳足。

白芷五錢○辛溫色白。行陽明胃經。宣木氣於土中。達血脈於經隧。除血中之壅。

豬蹄二隻○舊說須七孔者。然可滑。故用以爲佐使。豬蹄不必。但要公豬前蹄。若後蹄則少力。母豬者不足用。蓋前蹄爲全身筋力所在。味甘鹹平。能補氣血。養虛羸。潤肌肉。又水畜也。故善通經隧。能通乳汁。又以血氣補血氣。古人多用之。

煮湯去油。恐油膩能滯。煎藥服。覆面稍睡。效。未效再服。新產勿遽用豬蹄湯。只宜半水半酒煎服。體氣壯。加紅花五分。以消行惡露。

治貴探本。乳少者。血不足。其本虧也。故此方以補養氣血。乳自可釀。若血本不足而強通之。如木通穿山甲之類。一時雖通。只如聚斂貧民。後終不能繼。且乳汁清薄。亦不益兒。徒傷母之氣血耳。如氣血本強。經絡偶滯。致乳不通。又當別論。廣濟方煮豬蹄湯。加土瓜根木通漏盧各三兩。以稷米煮豉煮稀粥服。亦可酌用。

返魂丹 產

治胎前產後月經不調。赤白帶下諸病。又能消疔腫散乳癰。按此方人盛稱其功。似此神明。然謂無益固不可。大功亦未數見。姑備之。

益母草花正開時。連根收採陰乾。方書以五月五日。六月六日或小暑日。按此不用花葉及子。石曰搗末蜜丸。或搗汁入砂鍋文武火熬膏。忌鐵。○方莖赤節。辛苦微寒。與蘭草澤蘭同類。能補肝和脾。燥濕行血。去瘀生新。宜於婦人爲經產胎藥。故名益母。但性緩多服乃効。○方書云。胎動腹痛。下血不止。當歸湯下。橫生逆產。胎衣不下。炒鹽湯下。產後血暈。口渴狂言。產後中風失音。口噤及血塊奔痛。時發寒熱。面赤心煩。或鼻衄舌黑。口乾。並童便和酒下。產後喘嗽。惡口吐。發脇痛無力。酒下。產後瀉血。棗湯下。產後痢疾。米飲下。產後崩漏。稻米湯下。產後帶下。膠艾湯下。產後二便不通。煩燥

口苦。薄荷湯下。凡產後童便化下一丸。能安魂魄。調經絡。破血痛。常服可調經。令人有子。按此亦各視其所用湯引之功。若迂迂煎木。則亦無怪其寡効。

此丸固有養血去瘀之功。亦藉他藥以佐之。胎前產後皆可備用。又產後交骨合有遲速。或三四日。或旬日。合時有作熱者。俗曰發焙。蓋非作熱一番。筋骨不易合攏。此不必詫異。妄用湯藥。惟歸芎湯及此丸。用童便酒服之。邪有益而無害。倘有外感。則又當治外淫。察輕重本末而施治。不容以一例視也。

卷之八終

方劑
嬰兒部
朱蜜法
茶淸拭法
益脾散
龍膽湯
沈香天麻丸
省風湯
蘇合香丸
白餅子
大連翹湯
理中湯再見
開關左右散
蟬蛻釣藤飲
花火膏
六神散
白銀湯
柴胡人參湯
調氣散
白龍糝法
甘草湯
天麻丸
風引湯再見
靑州白丸再見
大靑丸
惺惺散
利驚丸
人參毓神湯
防風導赤散
當歸散
蟬蛻散
抱龍丸
紫霜丸
當歸人參散
代赭石散

天南星散
磨消乳丸
枳實消痞丸
肥兒丸
茯苓散
淸肺飮
蓮子黃連丸
蜘蛛膏
化蟲丸
烏梅湯
凡五十四方內複見四
瘡疹部
惺惺散再見
升麻湯再見
十神解毒湯
桔梗荊芥湯
導赤散三見
消毒飮
膝脂膏
太乙保和湯
嗽虎散
保和丸
白朮散
胡黃連丸
換肌丸
使君子丸
檳榔散
烏梅丸再見
參蘇飮再見
宣風散
羌防散鬱湯
桔梗麥冬湯
犀角地黃湯再見
快斑湯
保元湯
益元透肌散

保元人乳湯　保元固氣湯
獨聖散　牛李膏
豬尾膏　狗蠅散
十宣散　十全大補湯
敗草散　松花散
木香散　異功散
枳殼湯　寬中散
麥門冬湯　滋燥養榮湯再見
保嬰八補湯　八珍加木香牛蒡子湯
八珍加黃芩知母湯　八珍加麥門冬五味子湯

八珍加肉果木通湯　木香歸蟬散
桔梗消毒湯　柴芩湯再見
益元散三見　內滌湯
韶粉散　玉髓膏
花露膏　決明散
紫貝散
附痘瘡避忌　附稀痘方五
凡四十七方內複見八附二條
麻疹部
升麻葛根湯再見　升麻柴胡湯
麻黃湯再見　參蘇飲再見
消毒飲再見　化斑湯
六一散四見　四物滋陰湯
黃連杏仁湯　黃芩知母湯
普濟消毒飲再見　四物湯四見
芍芩湯　香連丸再見
養陰消毒湯　蜘蛛膏再見
桔梗消毒湯再見　栗枝洗法
四物加麵湯
凡十九方內複見十

婺源汪—紱雙池輯後學 吳縣徐 同邑程 吳縣吳大 同邑程 婺源汪 同校字

方劑

嬰兒部

小兒之疾。與大人同。但口未能言。又脈氣未定。難於診察。故昔人謂之啞科。錢仲陽脈法言脈亂為氣不利。弦急為傷食。沈緩為虛。促急為驚。浮為風。沈為冷。水鏡云。三部逆順難明。須辨虎口三關。凡未至三歲。看男左女右。虎口第二指根。第一節為風關。若脈見病初交第二節為氣關。脈見病深重。第三節為命關。脈見死不治。其紋見色青為驚色。赤多熱。急驚。紅黃為食積。淡白為疳。紫黑為寒為慢驚。又云。三關青者四足驚。赤者水火驚。黑者人驚。紫色為利。黃色霍亂。脈紋入掌心內弔文。曲向

裏風盛。曲向外食積。上蒸如線一直。驚熱。三條或散者。風痰。愚按虎口經脈上出指尖。亦太陰肺經所分行。驗其脈色。以察病症。固亦猶診太淵寸口之意。但此經脈文色。有皮厚雖病而不見者。有皮薄無病而亦見者。有無病而紋透三關者。是亦未可盡據。又微之面而分五部。左腮為肝。右腮為肺。額上屬心。下頦為腎。鼻上屬脾。此亦仲陽之法。然肝肺則難準。莫若口議所云。五位氣色。總見藍青色者驚。積不散。欲發候火。紅色者痰積壅盛。驚悸增進。黃土色者。食積癥傷。欲作疳疾。痞癖灰白色者。大腸滑泄。水穀不分。欲作吐利。慘黑色者。臟腑欲絕。其疾危惡。其兒不久也。大概面部如印堂山根見青黑色。多主驚怖。人中見黑色主蛔。黑氣繞口者多死。面頰赤多主火熱。餘可類推。難以細分也。至於太淵脈法。則未及三歲者。皆以一指意分三關。而以八至為平。九至為過。七至為不及。四歲以後。用一指滾轉別三部。七歲以後。可稍移指診之。成童以後。則與大方脈同矣。小兒之疾。惟臍風及急慢驚風及變蒸之候。異於大人。茲則輯其最要於用者數方於左。其餘風寒食積。皆與大方脈同治。可無贅述。又古方治小兒病。每多用金石香竄峻利之藥。恐非柔脆之體所勝。又非貧家所能猝辦。故茲亦不多及云。

朱蜜法 肘後方

小兒初生。口有液毒。瘀血。宜於啼聲未出時。急用綵裹指為拭去。不然。則嚥下。使兒多愚。且生瘡疹。然倉猝之際。不及如法。則用此解之。

甘草細切 黃連細切 硃砂細研 蜂蜜各少許 宜預備分器貯之。收生之際。急以沸湯泡甘草。以綵裹指蘸甘草汁拭兒口。次用泡黃連汁拭兒口。又次以蜜一蜆殼和硃砂抹兒口中。可鎮心安神。且解胎毒。按此方固可解胎毒之毒。然有胎中帶寒者。則黃連非所宜。故有用淡豉汁者。或濃茶者。此皆察母之體氣。可以隨宜而施之於其子。又俗有用艾

火灸百會穴者。此則恐反致火毒大非所宜。不可從。

白龍檻法 直指方

小兒初生翦臍法。視其實者深之。弱者則淺之。昔人云。斷臍不盈尺。一擺之內。隨其根蒂自落。其或有翦臍不慎。傷於外風。致臍瘡不乾者。可用此傅之。

白礬收濕且能益心。 龍骨斂氣且能安神。 絲綿斂瘡口且能禦風去寒。 各少許。煅研末。燒綿灰合之。以檻臍上。每日換尿布時。仍展視加檻。臍濕自乾。且可免臍突及風證。又方用枯礬三錢。五分。硇砂五分。麝香冰片各一分。麝香竄恐兒體弱。則非所宜。尤恐反引風入裏。不如此方之穩。

茶清拭法

小兒七日之內。臍風撮口。鮮有活者。宜預審視其口中齒齦之上。有小白泡子。如粟米狀。是則胃中風熱

所變見。乃臍風撮口之兆。預用此法可免。

濃煎好陳細茶甘苦寒而氣味輕清能升清陽於上。降濁陰於下。祛風蕩熱。用青布裹指。蘸藍靛之氣。以舒肝風而靖心熱。蘸茶拭兒口中。擦破其齦上之粟粒小泡。撮口可頓開。甚效

甘草湯

治噤風撮口取吐風痰。

生甘草一錢濃煎汁餞之。取吐風痰後。取豬尾血少許。點入口中。甘草生用。散而有補。解毒而不失之寒涼。雖可涌吐。而能緩肝之急。豬尾血取其掉動不止。為全身血脈所注。故能通血脈。古方用豬尾。或用豬乳。不然也。○古方瓜蒂散。控痰散。多失過劫。不若此之平穩。

砂糖粉霜香茶調下。

益脾散

治小兒噤風。用甘草湯吐痰後。可與此湯以和脾胃。葉風者。眼閉口噤。啼聲不出。舌上齦上。聚肉如粟。不能飲乳。大小便通。而口吐白沫。此脾胃有風寒滯鬱。得自母胎。產時復為風邪所搏。則鬱而成熱。變見於喉。舌間。故二便通而口上噤。百二十日後。宜防此證。

人參 白茯苓 益元氣。 木香 陳皮 疎肝和胃厚脾土。 草果煨厚朴 去陳腐開鬱。 蘇子炒○散外邪。降逆氣。 甘草炙積。破堅結。

和等分為末。每二錢。薑棗煎服。此和平之劑。自有殊功。多服無害。古用辰砂膏。以辰砂硼砂牙硝元明粉全蠍珠磨治風噤。愚案此證宜屬胃寒。故口吐白沫。而二便通利。其似乎有熱者。乃外風激之耳。辰砂散藥多寒涼。似非所宜。如熱重不得已用之。亦只可少許。塗傅乳上。使兒吮之。

蟬蠶散

治小兒撮口。證撮口者。面目黃赤。舌強脣青。氣息喘急。啼聲不出。聚口綿而不能飲乳。初生七日內每見之。甚者腹脹青筋。拳急引痛。若口吐白沫。四肢冷者多不治。此由胎氣挾熱。母食辛熱之物。至轉生熱風。又或胎受驚氣。兼之產時風邪入臍。內外搏擊而成。此證最為惡候。

蟬蛻去嘴腳炙。四個○甘寒。能緩肝和脾。除風濕。宣達陽氣。清肺寧心。 殭蠶去絲嘴炒。四條○甘辛鹹。祛風勝濕。補心安神。清肺瀉熱。補肝和胃。通利經絡。 全蠍炙去毒。一錢○辛酸鹹。專入肝木。主治諸風。

茯苓五分○安心神。利小便。此小兒撮口。證多不小便。故宜加用。 釣藤鉤一錢○甘苦寒。緩肝風。抑相火。主治驚癇瘛瘲。胎風客性。 硃砂少許。為末。每服一錢取竹瀝調下。竹瀝甘寒。通行經絡。若倉猝間。竹葉亦可用。○此方本古殭蠶青方而斟酌之。治撮口證。最為平穩。其有初生小兒。便不能飲乳。小便犯此證者。先用葱白三四寸。和乳搗蒸。抹兒口中。即能飲乳。乃繼服此可也。

龍膽湯

本千金方。此從楊氏加減。

治胎驚。月內氣盛發熱。臍風撮口。血脈盛實。四肢驚掣。發熱大吐。及變蒸不解。客忤驚癇等證。凡十歲以下。皆可酌量輕重服之。按臍風證。亦多由母腹中經受風溫。或多食辛熱。或房慾不禁。或偏食生冷。或感觸驚駭。皆為兒病之原。至產下斷臍之頃。又或為水溫風冷所乘。外淫自臍而入。內外搏激。遂令腹脹臍腫。身重肢弱。日夜多啼。不能飲乳。甚乃發為風搐矣。然此證亦有寒熱虛實內外輕重。非可一例治。如兒身熱煩胸坎。證盛實者。則可用此。若臍旁青黑。爪甲黑者。為內搐。甚重。死不治。

龍膽草 釣藤鉤 柴胡 氣而升之。 桔梗 降在上之逆氣而下。 甘草炙○厚其中之正氣而和之。 白芍 陽氣過亢。為之斂之。 茯苓 心火悄悸。 麥門冬清肺寧心。 防風 疎肝和脾。且逐外淫。為之安之。

以上各二錢。半燥以上各五錢。○此二味直指方所加。 黃芩 大黃○蕩除肺胃之熱。剉散。每服視

兒大小爲輕重如百日內者每只服錢許稍長略加之○舊方有蜣螂道指方去之加大棗煎服得利則止此兒多熱熱則便秘得利則止不可過服

此治臍風驚風噤口諸證之多熱者

天麻丸

治臍風鈎腸鎖肚撮口諸證或胎氣本寒臍臍時復感風冷水濕致令腹脹臍腫四肢柔直日夜驚啼不能吮乳者故以溫中逐痰祛風爲治

天南星泡二錢○辛苦潤腎補肝祛風去濕破滯通關白附子泡一錢○辛甘主祛陽明經之風能逐寒痰治搐搦天麻一錢○辛温主治肝風上達巔頂止四肢搐搦五靈脂一錢○甘鹹活血散瘀全蠍焙一巴豆霜少許○辛鹹可定驚止癇通利經絡牙硝一錢○辛苦鹹能軟堅攻積合巴豆霜用之能破積而不致洩瀉驅逐沈寒宣達關竅

防風五分○舊方用輕粉今改此以疎肝和脾且去外淫爲末米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三丸薄荷生薑煎湯化下生薑去寒薄荷祛風

此治臍風驚風撮口諸證之內寒者

沈香天麻丸 寶鑑

治小兒因驚發搐痰多眼白癇抱筋攣

方已見風部此治因驚成風或母腹受驚氣或觸於客性因騰火而動爲肝風也內不足而爲寒者故附子川烏益智仁當歸生薑以大補肝腎滋養氣血以祛其內寒二活防風天麻以捍其外性半夏沈香以通陰陽上下之氣而順之殭蠶以理之虛甚者加人參可也此有眼白之證則近於慢驚矣故屬之內不足而宜温補

風引湯 金匱

治小兒驚癇癍癎日數十發

方已見風部此治以風成驚風乘肝虛肝動膽火或因動於外感或由觸自客性外有餘則生熱者重以鎮之滑石靑三焦火石膏靑肺胃火寒水石靑心火紫石英益心肝之血白石脂堅胞胃之瘀赤石脂去血中之瘀風火動搖重所以鎮之寒以蕩之滑石石膏大黃皆以蕩除邪熱辛以補之乾薑桂枝石膏大黃皆辛以補肝酸以斂之龍骨牡蠣皆斂而斂甘以和之要以去風除熱而鎮安心神則驚定矣此證日數十發是急驚也故屬之外有餘而宜靜鎮

省風湯

治驚風噤口筋脈攣急抽掣不止風痰實盛旋暈嚲仆恍惚不定神志昏惑按驚證皆屬肝風相火小兒初生於時爲方春於象爲萌芽正肝膽用事風火交煽而動之候也然質方柔脆而過於風火則其本反傷矣此所以多驚風之證風所由動或兼自外感或內有偏勝則治法亦審證而後可施如錢仲陽之瀉青導赤益黃瀉黃瀉白六味諸丸散已分見各部皆可選用大抵自外感者易治而證多急由內發者難治而證多緩錢仲陽云傷風後而發搐口中氣出熱呵欠頓悶手足動搖當發散大靑膏主之傷食後而發搐身體温多睡或唾不思食當先定搐白餅子下之又驚風搐搦而用藥鎮墜太過風疾不散與氣相逆搐不能定則當下轉氣疎風之藥温膽湯加棗仁服之皆風湯化蘇靑丸服温膽湯已見肝部茲錄其數方於左

天南星 生用四兩○生用極妙益其辛熱之性助生氣也防風去蘆四兩○甘艸生用一兩○因前此鎮墜太過半夏米泔浸一宿一兩○此只用泔浸亦是生者復生陽之氣於陰中以達其出入之道不止爲去痰而已黃芩 炒

皮一兩。只此一味。降其動搐之火。右㕮咀。每服二錢。生薑一片煎服。此用薑以稍制星夏之毒。

治驚之藥多用重鎮。鎮重太過。生氣反鬱。有變而傷內。成慢驚者。此方見幾而轉爲疎風。且助肝氣。去其壅鬱。驚搐亦可自平也。

青州白丸 即蘇青丸

凡治急驚用寒涼攻墜太過。轉成慢驚者。宜用上方及此方。

方已見濕部。此用治小兒風痰相挾。其勢有甚急者。此方一於辛溫。南星半夏白附烏頭皆辛溫之藥。補肝祛風。藥亦甚峻。然制之能使就平和。用泉水浸擺日曬夜露。經歷旬日。是以能制之使平和也。故可用

以轉垂危之證。治驚風用薄荷湯下。用此調蘇合香丸服。又名蘇青丸。

蘇合香丸

治吐瀉驚癇。客忤鬼疰。或者有效。然祇香竄。恐非嬰小兒生生之道。特因前方有蘇青丸之說。姑錄於此。

蘇合油 冰片研各一兩 木香 檀香 沈香 丁香 香附炒去毛 麝香研 硃砂研 犀角鎊屑 白朮 茯苓 訶黎勒煨取皮各二兩 爲末。和蘇合油煉蜜丸如梧桐子大。原方有安息香。蕭陸香。安息香非藥。肆所有。有亦不眞。徒空名耳。故去之。

大青膏

治小兒因傷氣傷風而發搐者。口中氣熱。呵欠頓悶。手足動搖。當發散之。

天麻一錢 白附子一錢生熟各半 蠍尾五分。取其有發毒之意。 青黛一錢 烏梢蛇酒浸取肉焙乾五分。 天竹黃五分 硃砂少許 麝香少許 生蜜丸如梗米大。同牛黃丸用薄荷湯化下。牛黃丸已見風部。

此方不見有發散意。但祛風解熱之意有之。

白餅子

治小兒夾食傷寒。發熱嘔吐。噯氣搐搦。肚痛者。用此推下食積。再加發散調治。

滑石一錢 輕粉五分 半夏一錢 南星一錢 巴豆二十四粒去皮膜用水一升煮。乾研細粉用。糯米粉丸如綠豆大。量兒虛實大小。酌用。或一丸三丸五丸。空心紫蘇湯下。以利爲度。後用惺

惺散或參蘇飲調治。參蘇飲已見風部。

推蕩食積。不嫌稍峻。用之當病而有度。用之可也。

惺惺散

搐搦發熱。而兼嘔吐。既爲之利下。則又恐轉傷中氣而致慢驚。用此方急爲調理之。

天花粉內熱必傷肺。此解胸膈之熱。 桔梗去肺邪。降逆氣。 白朮補中燥血。 茯苓安心神。 人參補中氣。 細辛通滯氣而升陽氣於陰中。 甘艸炙。和中。 白芍藥瀉肝火。斂陰氣。等分。每服一錢。水煎。

此方調治有法。凡吐瀉有熱。發搐恐轉慢驚者。宜用之。

大連翹湯

治小兒壯熱。小便不通。瘡疹丹毒諸證。亦治膀風。凡兒初生有熱。在胸膛頻頻伸引。呃呃作聲。努氣不息。

以致膪突赤腫者。多由其母好食辛熱。或受驚悸。遺爲胎毒。胎驚也。可服此湯解之。

連翹 一錢五分○苦寒。主瘡癤。瀉心火能散心及三焦之火。 **瞿麥** 一錢○苦寒。瀉心火利小便。去瘀。通淋。

荊芥 一錢○去血中之風。 **木通** 通心火於小腸。 **赤芍** 斂血分之陰。去血中之熱。 **當歸** 防風 **柴胡** 升拔少陽之生氣。 **滑石** 瀉三焦之熱。

山梔仁 瀉心而去三焦屈曲之火。 **蟬蛻** 解皮膚風熱。 **甘艸** 炒○各一錢。

黃芩 五分○中熱甚。用大黃五分○血熱用之。否則去之。 **紫草** 三分○血熱用之。不赤腫去之。

每服一錢。詳證加減。

此方主去熱。用藥亦不甚峻。凡膪風急驚熱多者可用。

利驚丸

治急驚風痰涌盛。發熱潮搐者可用。

醫林纂要 卷九 方劑 嬰兒部 連翹湯 利驚丸 理中湯 九

黑牽牛 五錢 **天竹黃** 二錢 **青黛** 一錢 **輕粉** 少許 **白麵糊丸** 如菉豆大。每用二十丸。薄荷湯下。

急驚熱甚者暫用

理中湯

治慢驚慢脾風。吐瀉後轉而中寒者宜用。

方已見寒部。

人參毓神湯

治慢脾風。神氣不守。目多白邪視者。

人參 一錢 **乾薑** 一錢 **白芍** 八分 **阿膠** 一錢 **白瓜子仁** 七粒 冬瓜子也。

此方陰陽並理。安養神氣。方不必奇。藥不必峻。而可以扶危。

開關左右散

急驚偏搐。面青背冷。男左女右爲順。男右女左爲逆。如手心冷汗。眉攢腹搐。日夜不定。兩眉皆動。此病自內發者。其證最危。偏搐者此方開關。內搐者宜人參湯。及人參毓神湯。

赤足蜈蚣 一條。中分爲兩片。各用蔥汁浸一宿。焙乾。 **全蠍** 一個。亦中分之。並各放兩處。

各分左右爲末。左目翻。左手搐。以左藥末吹入左鼻。右則用右。若左右俱則兼用之。搐止後。服祛風順氣及補養之藥。右搐者順氣爲主。左搐者。兼之養血。

防風導赤散

醫林纂要 卷九 方劑 嬰兒部 參毓神湯 開關左右散 防風導赤散 十

治小兒初見驚搐之證。而熱尚淺者。預以此理之。蓋初起多是心膽之熱。陽氣之至。多失於急風搖火動。一或鬱之。一或觸之。則驚搐見矣。

生地黃 滋腎水以濟心火。 **木通** 瀉心火於小腸。 **防風** 宣達肝木之氣。 **甘草** 和中緩肝。 **黃芩** 保肺清肺氣。 **赤芍** 斂肝靖血熱。 **羌活** 助防風以達肝氣。且祛外風。

等分。每服三錢。熱不甚者。去黃芩赤芍羌活。 **竹葉** 三片○ **燈草** 三莖○降心火於下極。

煎服。

此方最平穩切當。

蟬蛻鉤藤飲

治肚痛驚搐。啼哭不止。

鉤藤鉤 **天麻** **茯苓** **川芎** **白芍** 各二錢 **蟬蛻**

甘艸各一錢　木通　防風　羌活　麥門冬各五分　燈草三莖煎服。

已成驚證者。此方爲治。夜啼有熱者亦可服。

當歸散

治夜啼。按小兒夜啼多屬臟寒。心虛則神不安。胃冷則腹疼痛。水旺火不炎。故啼於夜間。溫膽湯及此方宜用。如面青手冷。則中寒證也。溫膽湯已見肝部。

當歸三錢○辛甘溫。滋陰而行於陽。能補肝甯心。非徒血分藥也。　白芍二錢半○酸寒斂陰。然固肺氣。安心神。實二錢半○以輔元氣。能養微陽於陰中也。　人參二錢半○以補元氣。氣血足則心神安矣。　甘艸炙一錢　桔梗一錢○降浊逆氣而下之。　橘皮去白一錢○升提肝氣而上之。

半夏一錢○開闔陰陽。通其道路。　茯神一錢○安心神。煎時時與之服。

此方兼養氣血而安心神。中寒而夜啼。亦驚之漸也。宜此方。亦有中熱而夜啼者。其證暴啼不止。面赤唇焦。小便黃赤。亦驚之漸也。宜導赤散。已見火部。或三黃丸。人參湯下。已見三焦部及火部。

花火膏

治中寒夜啼。

燈草剔花落。聚之。○燈草本能瀉心火。然燈得膏潤而生花。燈明於夜。有心之象。而熄其花。則能使心火退。安於不妄。故治夜啼。此用意之巧者。不獨爲中寒治也。　硼砂一字　硃砂一字和蜜爲膏。抹乳上。使兒吮之。

蟬蛻散

治風熱夜啼。

蟬蛻四十九個。只用後一截。按蟬鳴以腹。是其喙不鳴而蟬鳴於晝。夜則無聲。故用其能鳴而不明之處。今試用其前截。則兒又夜啼。是亦造化之巧矣。又蟬蛻去風熱。兼能治驚。爲極細末。分作四服。用鈎藤湯下。

此二方皆方之巧者。而用之屢驗。且平和無害。

六神散

治腹痛驚啼。面青肢冷。口中冷氣。曲腰而啼。大便溏瀉。不吮乳。此亦慢脾之兆。宜預服此。

四君子湯加山藥　扁豆炒　每服二錢。薑棗煎服。

此方最平和。

抱龍丸

統治諸驚。

甘艸炙一兩半○標此爲君。調和五臟。　琥珀鎮安心神。破滯散瘀。　茯苓　人參　天竹黃甘淡。甯心安神。祛痰去熱。　檀香以上各七錢。○辛温。和脾利氣。　枳殼寬中破滯。降逆。　膽星祛風痰而能靖膽火。不過於烈。　白朮三味各五錢○健脾補中理血。　金箔五十片　合爲末　山藥半斤○甘濶和中。斂精氣。　煮爲糊和丸。　辰砂二兩淨水飛過。爲衣。丸芡實大。

每服一丸。薄荷湯下。

小兒諸丸散中。此方最爲平正。急慢驚風。皆不妨用之。

謂之抱龍者。肝爲青龍。爲心之母。而龍最易飛。此丸緩肝之急。而鎮安心神。使神魂相依而不妄動。故曰抱龍。

白銀湯

小兒微有驚風夜啼。體熱不安此可通治。

紋銀不拘多少。或用銀器一件亦可。薄荷去風。燈草除熱。煎水服。

尋常不必奇藥峻劑。只此亦自多功。以上皆治驚風。

紫霜丸

治變蒸發熱不解。并傷寒溫病汗後不解。胸有痰癖。乳哺不進。乳則吐。或先寒後熱。又治乳積乳哺失節。大便酸臭諸證。皆可服之。

代赭石醋煅淬七次一錢○瀉肝去瘀。固下緩脫。赤石脂一錢○瀉心滯。熱鎮逆安驚。杏仁去皮尖五十粒○潤心肺。降逆氣。破堅結。發邪汗。開聲音。巴豆三十枚去皮膜去心壓去油。取霜用○攻堅去癖。其力甚峻。此合赤石脂用。乃不致瀉損。先研杏仁巴豆霜如膏。乃入二石末研勻。以湯浸蒸餅爲丸。如粟米大。百日

內三丸。乳汁下。一歲五丸。米飲下。以微利爲度。

此方雖峻用之有節。亦可止病。接變蒸之節。凡三十二日而一變。再變而一蒸。變則上氣。蒸則發熱。臟腑以此而成。氣血以此而長。自初生後三十二日一變。而腎氣成。初有志向。六十四日二變一蒸。而膀胱成。其發時耳與骨熱。耳腎竅也。而腎膀胱之脈。皆行於足下。九十六日三變。而心氣成。初能喜笑。一百二十八日四變二蒸。而小腸成。其發時汗出而微驚。汗心液也。微驚者。火氣未定也。一百六十日五變。而肝氣成。善怒。一百九十二日六變三蒸。而膽氣成。其發時目不閉而赤。目肝竅也。赤。相火動也。二百二十四日七變。而肺氣成。發聲學語。二百五十六日八變四蒸。而大腸成。其發肌熱或微泄。肺主皮毛也。二百八十八日九變。而脾氣足。善飲食。三百二十日十變五蒸。而胃氣足。其發不肯食。腹痛吐乳。蓋其序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而六七八九十含而成之。十變之後。又有二大蒸。氣充四肢。以長粹骨。十變後六十四日爲一大蒸。其計三百八十四日。經脈成。手足便能立。能行。不汗而熱者。宜發其汗。大吐者。微止之。不可別治。又六十四日爲二大蒸。其計四百四十八日。又六十四日爲三大蒸。其計五百七十六日。而蒸變畢。乃成人矣。凡變蒸時。輕則發熱微汗。其狀似驚。重則壯熱。脈亂而數。或吐或利。或煩啼躁渴。輕者五日解。重者七八日解。兒上肩人中下。發小泡如湧珠。變蒸候也。與傷寒相似。但變蒸各有五臟證。而傷寒自有寒熱之證也。其因變蒸而續感外淫。則更宜審辨。因證施治。若只變蒸不解。則微利氣可矣。

古紫霜丸以治變蒸不解。蓋臟氣變動之際。宜鎮定其心神。安固其氣血。而隨之以推陳致新也。二石可鎮心。杏仁巴豆霜可推陳致新。而用之有節也。

柴胡人參湯

變蒸骨熱心煩啼哭不止。此可治之。

柴胡三錢○升提陽氣。人參二錢○保安元氣。甘艸炙二錢○調和中氣。

麥冬去心二錢○肅清肺氣。防風一錢○預爲祛風。龍膽草一錢○微爲去熱。每三錢。煎服。

在下者升提之。在中者安和之。在上者肅清之。而微去其風熱。蒸變之際。以此調之。最得其道矣。

當歸人參湯

治變蒸有寒無熱者。

當歸二錢○滋陰而行於陽。以足其血。肉桂一錢○補命門。而生肝木。以壯陽氣。香一錢○宣達陽氣於上下。甘艸炙一錢○保中。人參一錢○保安元氣。每服二錢。薑補肝行脾土。棗補中厚腸胃。煎服。

是兒陽不足也。人猶木也。兒其句萌。故肝命生陽之原

陽不足則生不遂。無能改枝發葉。故滋之當歸。煖之桂。達之木而厚其土以培之。人參甘艸。枝葉可日新矣。亦良方也。

調氣散

治變蒸吐瀉不乳。多啼欲發慢驚者。蓋變蒸之際。血氣未定。則外邪易乘。內未定而邪外乘。則必深入。深入則乘所不足。乘所不足則驚風內作。故有因變蒸而成慢驚者。吐瀉不乳。是內不足而欲成慢驚也。急爲補中而和調其氣。所以治也。

人參二錢。保安元氣。甘艸炙一錢。調和中氣。香附疏行肝氣於血分。橘皮疏行肝氣於氣分。藿香理揮霍雜亂未定之氣。木香以上各一錢。行上下喚隔末通之氣。每服二錢。薑棗煎服。

先天之氣。腎命爲父。後天之氣。脾胃爲母。水實生木。而

木託於土。土氣薄則不任根株。木氣生而土不任。則生氣鬱塞而橫亂變蒸之際。吐瀉不止。土氣不任矣。此肝氣所以亂而成驚也。厚和其土。人參甘草而疏通肝木之鬱。香附橘皮藿香木香。生氣可自遂矣。以上三方。皆甚有法度。

代赭石散

統治諸癎。按小兒癎證。亦驚風也。但猝發發則似生似死。既而復甦。如平人耳。癎證已略見脾部痰類中。其在幼科則又當論辨。俗分五癎。以面赤目腫。齘牙吐舌。心煩氣促者爲心癎。面唇俱青。兩目上視。手足拳攣。抽搐反折者爲肝癎。面黑塵晦。振目視人。口吐青沫。不動如尸。爲腎癎。面如枯骨。目白直視。驚跳搖頭。口吐涎沫。爲肺癎。面色痰黃。兩目直視。腹滿自利。四肢不收。爲脾癎。此亦大略。得之而要之其病或起於感冒。或得自驚駭。或停滯痰食。或得之母腹。起於外者易治。得自胎受者難痊也。得自感冒者。其初風指數數。內熱生瘡。得自驚駭者。其初驚叫大啼。恍惚失志。得自停食者。其初吐乳不哺。大便酸臭而總歸風痰阻滯。流入奇經。有時乘虛則犯於心竅。五癎亦惟在心肝脾三經耳。保嬰者見有內熱驚啼不乳諸證。則當預防。前紫霜丸。或玉樞丹。白銀湯。皆可用。大要亦與驚風諸證通治。又癎將發時。耳後高骨間必有青紋。紛紛如線。急爲抓破。使血出。啼叫。則病氣自減。亦是一法。治此有辰砂散。牛黃丸。俱已見脾部痰類。更錄簡易者數方於左。

代赭石 酷煅淬。研爲末。水飛過。晒乾。待用。每服五分。以白銀湯見和金箔少許調下。連進二服。良久。兒腳脛上有赤斑。卽邪氣發出其病。隨瘥。無赤斑則難治。代赭石重鎮之品。能入溫瘧入肝而平相火。加之以金銀之寒。鎮心安神。故能使風痰不犯於心。而下流發於足脛也。足脛並少陰經。有陽蹻陰蹻脈。是風痰所流溢處也。

方有至理。而藥甚平。勿以其近而忽之。

天南星散

祛風豁痰。統治驚癎。其分五癎。陰陽則以他藥爲佐治之。

天南星 一個。重九錢。以上者。就地作小坎。深八寸許。炭火燒通紅。以眞米醋半盞。澆入坎中。卽納南星於內。又以火炭密蓋之。更用盆蓋其上。一飯時取出。洗淨切焙。爲末。量用。或一錢。或五分。如風癎肝癎。用生薑四片。○補肝去寒痰。紫蘇五葉。○行肝祛風兼理血。同煎。加豬膽汁少許和服。以靖相火。如驚多及心癎。用琥珀研一錢。全蠍一錢。石菖蒲五分。同生薑湯調末服。琥珀鎮安心神。破結散瘀。全蠍去風痰。斂心氣。菖蒲開心竅。如乳滯及脾癎。用巴豆霜少許。杏仁三粒。同和以人參湯調末服。巴霜杏仁以去堅積。人參

以補元氣。如痰涌肺癇。用　皁角末少許。○痧金。沙參湯調末服。沙參清補肺氣。如腎癇僵直。用烏蛇乾肉一錢。○貪附子一片　製熟者　同炮薑湯調末服。欲陽復於下。則風可息也。已見癇證者。此方可備用。

蠍虎散

統治諸癇。頗有效驗。

蠍虎一條。揭死連血研。○守宮也。以其食蠍。故有此名。如蛇。四足。形似蜥蜴。色黑褐。常居人家屋壁穴中。故有守宮之名。又古人以其血和硃砂塗宮人臂。紅色雖浴不落。一交男子則落矣。此用以治癇。一以其食蠍則得蠍之氣而能祛風逐痰。一以其穴壁間則能穿竄經絡。入於奇經。以去其流溢之邪癖。一以其守宮。則能固護方寸。紫宮而可使邪痰不犯於心。且能補心用血也。　硃砂鎮心安神。　麝香少許

貧其香竄。搗蠍虎爛。和麝硃研。只作一服。薄荷湯調下。令睡一覺醒。再用二陳湯。虛者用六君子湯。以調理之。雖久癇可瘥云。

癇證雖有分見。總之風痰入犯於心。心血不足。心神不守。而後風痰得而犯之。此方可以足心血。守宮帶血以補心血。安心神。守宮能守。且其性靜伏。又佐以硃砂。卻風痰。其食蠍。得蠍之搜經絡。守宮善竄穴。又佐以麝香。是有驚有風有滯。皆可統治。繼用二陳以蕩餘痰。用參朮以輔正氣。治癇多方。惟靈苑辰砂散。見脾部。方用辰砂。乳香。棗仁。代赭石散。及此方。體物甚精。自有效也。

磨消乳丸　巢元方

治宿食不消。脾胃寒也。按乳性本微寒。愼小兒方純陽。故無害。若母啫生冷而乳哺無節。或宿乳帶餵。則食之成寒積矣。小兒自臍風驚癇數證而外。惟傷食之病為多。疳痞蟲蠱之生。亦多因食不節而起。故輯數方繼之。

砂仁　補命門。　陳皮　行肝氣。　神麴炒　穀芽炒　三稜煨　莪蒁煨。○二味能入血分。以破堅積。　香附炒　兩○大行血中之滯氣。而乳亦血也。故用以消乳積。為末。麵糊丸如麻子大。食後白湯送下。量兒大小。或五丸十丸。

方亦過於攻破。但些少用之可也。

保和丸

健脾消食化痰。小兒能米食後。如有積不化。宜用此方。

山查　去核三兩○消肉食。且能攻堅順氣。故以為君藥。　神麴　消穀食。解酒癖。　麥芽　消食化氣。祛痰。　茯苓　健脾滲濕。　半夏　開胃氣。達肝氣。通關節。行脾濕。○以上各一兩。　蘿蔔子　微炒○降逆氣。消堅癖。　陳皮　行肝氣。疏脾土。　連翹　清心火。散結熱。○二味各為末。煮麵和丸如菉豆大。米飲下。此平平消積。不欲過耗。或五錢。

加白朮名大安丸。消而兼補。體弱者加人參。

藥味平和。消而有節。或猶疑蘿蔔子之峻。抑蘿蔔此方及健脾枳朮丸。皆已見脾部及濕部。皆良方也。

枳實消痞丸　東垣

積氣成痞。實由脾虛不能運化之故。故此方仍主補脾也。

枳實　麩炒五錢○為破積治痞君藥。　黃連　薑汁炒五錢○破胸膈結熱。且能厚腸胃。人

參三錢　白朮土炒三錢　麥芽炒三錢　半夏麴三錢　厚朴薑汁炒三錢○大去腹莖以舒土鬱　茯苓三錢　甘艸炙三錢　乾薑二錢蒸餅糊丸。

脾坤道也。坤順而健。故能含物化光。若脾氣虛怯。以致不能消物。而又攻削之過。則天地之氣。益以不能交而成痞矣。又何以能消積乎。此方惟君枳實佐以黃連。而枳實實有斂陰之功。黃連能厚腸胃。皆非壹於攻破者。況佐之以四君子。所以厚坤土而配天行健也。麥芽神麴亦穀食之餘。消而不過。東垣之方。所以爲後世則也。餘若木香丸檳榔丸之類。皆置不復錄。況巴霜大黃三稜莪蒁之峻。偶一用之可耳。可常服乎。

白朮散錢仲陽　治消積已過胃氣不和而吐瀉消渴。

白朮五錢　茯苓五錢　人參二錢　甘艸炙一錢　藿香五錢○以理霍亂不和之氣。　木香二錢○以升降上下之氣。　乾葛五錢○渴甚者用一兩。按葛根能升拔陽明胃中之氣。以敷布於脘中。且能止泄瀉。非僅止渴而已。　渴甚去木香。腹痛甚加白芍。

此因下之過。而後議和補者。然急能和之補之則無過矣。

肥兒丸

統治諸痞。殺蟲消熱。按痞病多因小兒欠乳。食穢吹肉。太早。又乳食肥膩相裹。以致成積。兒之氣未足。不能運化。則積壅成熱。熱鬱生蟲。故痞者甘也。土氣之鬱也。痞之成積。必腹大筋急。色黃黧黑。此方可治。故曰肥兒丸。痞之病形。頭皮光。急毛髮焦。稀腮縮。鼻脣紅。口舌生瘡。胸膈煩悶。小便赤澀。五心煩熱。盜汗發渴。齦牙虛驚。日肝痞因風。搖頭擦目。白膜遮睛。眼青多淚。頭焦髮直。腦熱筋青。躁渴汗多。下利瘡癬。曰腎痞在骨。腦熱肌削。手足如冰。時作寒熱。腹痛滑瀉。口鼻乾渴。齒齦生瘡。爪青而黑。身多瘡疥。曰肺痞氣逆。咳嗽喘急。壯熱悄寒。皮膚起粟。鼻瘡流涕。咽喉不利。頗爛。吐血氣脹。毛焦。瀉痢類作。曰脾痞因食。身面俱黃。肚大腳細。中滿吐逆。水穀不化。洩下酸臭。舍面伏睡。嗜食泥土。然痞雖有五。而總起於脾。脾土分旺五行。脾病亦分見五臟。至於轉變見症。則又有曰蛔痞。蛔蟲嚙腹作痛也。曰脊痞。蟲蝕脊骨也。曰腦痞。蟲齧腦熱也。曰乾痞。瘦瘁少血也。曰痞渴。壅熱煩渴也。曰痞瀉。腸鳴利不止也。曰痞痢。時痢惡物也。曰痞脹。頭面手足虛浮也。曰痞癆。五心煩熱成癆瘵也。此其病起於痞。而更他有所挾。失所調理。乃致斯極。又有曰無辜痞者。腸後項邊有核。如彈丸。按之轉動。襞而不痛。此中有蟲。宜速破出。世傳姑獲鳥羽。糞汗衣攝兒魂所致。此亦未必然也。然此失治。轉致丁奚。四肢瘦削。腹大臍突。又爲哺露。虛熱往來。吐蟲反食。皆難治者。治法多方。此丸爲最。其分見五臟。則亦略輯數方。變而通之。存乎其人。又有走馬牙痞。此爲虛熱之極。相火上奔。又當別治。急治。此方則見幾塞源之治也。

黃連二兩○苦寒。瀉妄火。燥脾濕。　肉豆蔻一兩○辛溫。補命火。厚腸胃。殺蟲。爲治痞君藥。　木香一兩勿見火○辛苦溫。升下焦而行之脾胃。以去土中之積鬱。　麥芽炒一兩○甘辛溫。無形之氣。以達於上。而蒸水穀和氣。血降上焦。有形之物。以行於下。而司決瀆。去塞滯。　神麴炒一兩○甘辛溫。和中開胃。消滯去腹。祛行痰。能消能化。而無傷於正氣。

之氣。使君子一兩。味甘而能殺蟲。兼可消積。檳榔五錢。苦澁甘溫。攻堅破積。降洩逆氣。而達之下極之下。且其苦能殺蟲。其澁能斂陰。川楝子去核炒一兩。苦寒瀉熱殺蟲。達於下極而散之。此依局方原本。他書有去肉蒸木香使君子檳榔而用陳皮三稜莪蒁蕪荑者。則全失製方之意。蓋陳皮雖亦行氣。然性平緩而不如木香之暢。蕪荑雖亦殺蟲。然質浮薄而不及檳榔使君子之快。至若三稜莪蒁。則又過於攻破。多用恐非脆弱之腸胃所能勝也。且此方君黃連而佐以肉蔻。所以根柢於命門。而養脾胃之正。然後消伐降火殺蟲之藥。可以次第而施。而神麯麥芽皆從穀化。使君子檳榔亦有甘味。破那而實兼養正。有膽識者或且加用參朮。今爲末。用麵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空心米湯下。

穀以養人。而過食成積。小兒脾胃方弱。又或乳哺不時。乳穀油膩相裹。以至不能消化。則必至成積矣。神麯麥芽以變化之。如化米爲酒。爲飴是也。食積則氣鬱。

中焦積鬱。則清陽不升而濁陰不降。肝氣阻鬱矣。木香檳榔以升降之。木香升上之。檳榔降肺氣而下之。氣鬱則生濕熱。如罨醬罨麵焉。皆以鬱而生濕熱也。黃連川楝子以燥之洩之。若能洩濕燥濕。濕熱則生蟲蠹。凡蟲皆化生於濕熱。使君子黃連川楝子以殺之。檳榔亦殺蟲。蟲以甘熱生。以苦寒死。其腸胃薄而太陰未足也。太陰脾也。君黃連以健之厚之。黃連合生氣於至陰之地。而能健脾土。要其本元火不足。而脾胃不能化食也。元火謂命門火。肉豆蔻以壯命火而温之。黃連蔻君火爲君。肉蔻補相火爲相。此方本末條理。非他攻伐之方所可易也。

胡黃連丸

治疳之多熱者。

胡黃連五錢。能拔骨髓中之熱。黃連五錢。殊砂二錢。五分。苦大寒。能清肝熱。殺一切口齒眼目內外諸疳諸蟲之毒。蘆薈二錢。麝香一錢。先研殊砂再研二連。入殊砂末同研。填入豬膽內。用漿水煮。豬膽之氣以木相火。藉米漿之氣以和脾土。意以候一炊久取出。煮法須以一筋橫瓦銚上。用一線懸釣其膽。勿令沈底。再研入蘆薈麝香。用飯和丸如麻子大。每服六七丸。多至二十丸。米湯下。

肝疳目疳驚疳。此方可以通治。

茯苓丸

治疳之多驚者。

赤茯苓三錢。取其專入心。茯神五錢。又用茯神者。茯苓以滲邪濕。茯神以安心神也。

琥珀研三錢。黃連三錢。蘆薈三錢。釣藤皮三錢。此非治搐搦而以靖君相之熱。故不用其鉤而用其皮。遠志二錢。茯苓能交心於腎。遠志能交腎於心。石菖蒲二錢。蝦蟆二錢。須蟾蜍乾之。煅研用。如無蟾則石蠏。蝦蟆亦可。甘鹹能助脾輸堅處土穴而食百蟲。故能殺蟲。治疳者多用之。麝香少許。以醒脾胃。心疳驚疳。此可通治。究以脾胃爲主。如黃連茯苓蝦蟆皆健脾胃。

換肌丸

治肌瘦寒熱。盜汗溏瀉。糟粕不化。頭大腹急。

黃連炒一兩。肉豆蔻煨五錢。神麯炒五錢。麥芽炒五錢。使君子五錢。鼈甲酒炙五錢。亦與用蝦蟆同意。而鼈甲能滋陰。此有潮熱故用之。訶子肉一錢半。苦酸澁溼。能燥脾和胃。洩逆去熱。止渴斂陰。收脫止瀉。安厚倉廩。麝香

少許。此方與肥兒丸大同。所異者用鼈甲訶子。而去其破氣行氣之藥耳。氣虛熱盛。下脫不止。則宜此。爲末。麵糊丸如芥子大。米湯下。量兒大小加減。

脾疳食疳肺疳。凡飲食易傷。臟氣不調。寒熱洩瀉者。此方可以通治。

清肺飲

治疳羸咳嗽。氣逆多唾。壯熱惡寒。

桑白皮 炒五錢。甘酸微辛。行濕瀉火。紫蘇二錢五分。行肝氣而瀉肺。甘苦辛寒。能瀉洩高亢之邪熱。鬱熱。前胡 防風

赤茯苓 黃芩 桔梗 連翹 凡肺熱皆由心火上逆。故赤茯苓連翹所以瀉心。天門冬去心 當歸 生地黃 滋其陰血。乃所以清金也。

甘艸炙。以上各二錢五分。此方以清金降逆爲治。而無理脾殺疳之藥。然熱燥肺金。至於脾理不固。氣逆不下。則治之自當如此。且熱靖氣順。則疳羸亦自除也。每服二錢。水煎服。

肺疳氣疳。此可通治。

使君子地黃丸

治腦熱肌削。手足水冷。時作寒熱。清瀉腹痛。齒蝕身疥。骨立而黑。

熟地黃 錢八 赤茯苓 三錢。去心。下邪熱。用赤以 山藥 牡丹皮 山茱萸 去核 澤瀉 以上即六味丸。當歸 此其血澁而燥。故多瘡疥。故用當歸以滋之。不必以 川楝子 去核用肉。 使君子 去殼用肉。以清瀉爲發也。 上各三錢。用肉以專治內也。用六味地黃丸以滋養腎水而清炎火。加當歸以使行於陽。川楝子使君子以殺疳治蟲。而茯苓山藥又實脾。皆可以理脾。爲末。蜜丸如梧子大。每服三五丸。溫水化下。

腎疳骨疳腦疳脊疳。此可通治。

蓮子黃連丸

治小兒潮熱往來。五心煩熱。盜汗骨蒸。喘咳。疳而成瘵者。

黃連 五錢。豬膽汁浸一宿。曬乾。 胡黃連 三錢。拔骨蒸自當用此。 瓜蔞根 二錢。清胸。 烏梅 去核。二錢。以斂眞陰。其肅之熱。 杏仁 浸去皮焙。二錢。以潤心肺。以破堅結。 石蓮子 二錢。以理脾胃。以交心腎。爲末。用豬膽汁浸糕糊丸如麻子大。每服十五丸。煎烏梅薑蜜湯下。

藥簡而當。斂陰和脾。治疳痩宜用。

蝦蟆丸

治無辜疳及丁奚哺露。止瀉痢。解煩渴。退虛熱。

蟾蜍 一個。此處陸地不善跳。不善鳴。腹大而善鼓氣。背上多瘰癗者。置甕中。用糞蛆一枸。肆其飽食。或云打死蟾蜍。置尿桶中。肆蛆鑽食。一日夜。取出。以布袋包繫。定浸急流中一宿。此用蟾蜍。或云用糞蛆。取出瓦上焙乾。爲末。加麝香一字。採飯糊丸如麻子大。每二三十丸。米飲下。

此古方也。今只取 蟾蜍 一個。打死。連腹加 糞蛆 黃連 胡連 神麯 麥芽 檳榔 肉果 各末或加麝香一字。以豬膽汁及好酒煮麵糊丸。治疳有效。亦名蝦蟆丸。不必泥古也。

蜘蛛膏

治走馬牙疳。其證初作口臭。轉見齒黑。久則齦爛熱血迸出。甚乃牙皆脫落。其來甚急。故曰走馬。此腎水枯竭。而肝命之相火上炎。子於陽明胃經上行齒頰。相火急速。故勢如走馬也。小兒初生。一片純陽。其陰本未足。故多火熱之證。若其母好食釀酒辛熱。以乳之則火愈甚矣。

蜘蛛一個。須黑色腹大者。性處於陰而食於陽。能食之急。而救腎水之枯。無蜘蛛則壁間蟢子。身黑背白。作窠一席。一盞而居。其中者。亦可用。倘蟢子亦無。則用其窠。惟色麻褐而大。窠有席無蓋者。名壁勞。不可用也。銅綠五分。酸平。能破病肌。細研入麝少許。合和擦齒上。

此一時急治良方也。旋當服六味地黃湯以靖之。

使君子丸

治小兒五疳。脾胃不和。心腹膨脹。時復疼痛。不進飲食。漸至羸瘦。蛔蟲上攻。諸蟲作痛者。皆可服之。楊氏曰。五疳出蟲者。疳傷雖起於乳哺不調。而臟腑停積。蘊熱。則轉變生蟲。其蟲或細如絲髮。或長如馬尾。或微如米粉。多出於頭項腹背之間。或食脊膂。或攢十指。或入腦中。或聚肛門。或嚙臟腑。病蛔者必黴眉多嚬。嘔吐青沫。腹中疗痛。肚脹青筋。唇口紫黑。頭搖齒癢。病脊疳者。必身熱黃瘦。煩渴下痢。拍背如鼓鳴。脊骨如鋸齒。或十指皆瘡。頻嚙爪甲。病腦疳者。由胎中素挾風熱。生下又乳哺失宜。頭皮光急。滿頭瘡餅。膿赤如火。髮結如穗。遍身多汗。頂腫顱高。凡此皆蟲之證。且食鼻則鼻癢。臭爛。食目則目眶赤癢。目睛漸昏。食口則牙宣。齒落。食肛門則後陰腫墜。食前陰則前陰濕癢。皆致潰爛。至蛔蟲則九蟲之一。巢氏云。蛔因臟腑虛弱而動。或因甘肥而動。然臟寒亦動其動則腹痛腫聚。往來上下。痛有休止。口吐涎沫。嘔青水。如貫心則死。脈法。腹痛當沈弱。或弦。若脈反大者。則蛔動也。其人中鼻頭脣口。一時色黑。或脣口粉白。皆是蛔證。宜此丸及化蟲丸。若臟寒吐蛔。則用仲景烏梅丸及理中安蛔丸。臟腑虛弱。用檳榔散。

使君子去殼取仁。湯泡去黑皮。淨肉一兩。白芍二錢半。炙。陰云厚朴二錢半。理脾胃。去陳氣。陳皮去白二錢半。行肝氣。川芎二錢半。行血中之氣。甘艸二錢半。和中。爲末。煉蜜丸如芡實大。每服一丸。陳米湯化下。

使君子以殺蟲。餘藥則以調理陰陽上下之氣。良方也。

化蟲丸。

治腸胃長蛔寸白。蟯。蝕諸蟲。凡蟲蒙心痛。往來不定。不思乳食者。

鶴蝨一兩。苦辛溫。能堅腎。潤命門。去下部寒濕。殺一切蟲蠹。檳榔一兩。東引者一兩。苦大寒。行水去熱。破積攻堅。殺疳。治瘕。用東引者。取生氣也。胡粉炒一兩。辛鹹寒。破積鎮驚。殺蟲。使君子淨肉五錢。燕荑五錢。辛苦溫。去風濕。除積冷。破堅結。殺

蟲蠹。白礬煅枯二錢五分。酸鹹寒。補心安神。殺蟲蠹。治一切瘡腫。爲末。麵糊丸如菉豆大。每服十丸。三歲以上可三十丸。用漿水入麻油三五滴。吞下。

萃諸殺蟲之品。合爲一方。亦過峻矣。然殺蟲莫效於此。不惟治蛔。鶴蝨可治下部蟯蟲。及皮膚間蟲。楝皮可治下部寸白諸蟲。蕪荑可治口齒鼻孔諸蟲。胡粉除蟲。無不可至。白礬除皮膚瘡疥。檳榔使君子乃專治腹中蟲。嘗用此爲末。吹鼻治鼻疳。和麻油爲膏。傅疥癬腦瘡亦多得效。

檳榔散

上方過峻。如蟲氣已靖。則宜服此散以安之。以調和臟氣。且蕩滌餘蠹。又治腎疳宣露。

檳榔二錢　木香二錢　甘艸炙二錢　人參二錢　黃連三錢爲

末每服五分或一錢白滾湯下

檳榔本香以升降上下之氣甘艸人參以安養中氣氣壯且和而後蟲蠱不生君黃連以厚腸胃清濕熱而黃連檳榔皆可殺蟲又苦堅腎水宜散陽明之火故可治腎疳齒牙宣露

此方亦可統治諸疳因病用引如嗜酸者用烏梅湯嗜鹹及瓜果者用熱鹽湯嗜肥膩者用諸骨燒灰及山查湯嗜生米者用炒米湯嗜泥土者用竈心土湯其目疳鼻疳齒疳則各用其藥以引之可以類推矣

烏梅湯

治蛔蟲衝心心痛欲死者

烏梅三個蟲見酸則伏薤莖根一兩甘淡清熱下氣行濕此無與治蛔然溫熱行而蛔自水煎服下矣

烏梅丸

此以胃寒而蛔動者程郊倩曰方治蛔厥實以安胃

此方已見寒部爲胃無陽也附子乾薑川椒以扶命門之火桂枝細辛以行之人參當歸以理之而又以連檗平之用烏梅以伏蛔而椒連黃檗則皆能殺蛔究之和胃之治也小兒胃寒未甚者理中加烏梅可矣理中丸亦見寒部小兒自風驚蒸變而外惟疳積蟲傷宜爲留意餘若外感諸疾則皆與大方脈同可無多贅矣

痘疹部

小兒痘疹皆胎毒也交合之際以君火而動相火受胎之後以相火而涵君火人非此火不生而火氣之餘則不無留毒此毒分留於藏腑之間傷觸天行外邪然後因之而發發於五藏者爲痘發於六腑者爲疹毒有多寡故痘疹有重輕毒有偏行故痘分五藏見證而疹則獨發於陽明錢仲陽云痘疹之候面燥腮紅目胞赤呵欠頓悶乍涼乍熱咳嗽噴嚏手足梢冷夜臥驚悸多睡煩躁唇裂身痛頭疼痰涎類似傷寒且痘疹之始多觸風寒而得或至展轉傳染或因傷食嘔吐或因跌仆驚恐或爲寢眼噤牙驚搐如風之證或爲口舌咽喉肚腹疼痛之狀或爲煩躁發熱面赤狂悶昏睡讝語

之證或自汗下利或發熱或不發熱證候多端猝未易辨方論所載以耳冷肢冷足冷驗之以痘證屬陽胃臟無證耳與肢足皆屬於腎故獨冷也然疑似之間或中或否不若視其耳後有紅脈赤縷者爲真蓋耳後爲手足少陽所經行而二經皆行命門相火之氣痘雖分見五臟而胎火餘毒要皆自命門而發也其脈多洪大而弦數證脈之常發熱三日而後見略戰動則痘證無疑痘證之常發熱三日而後行漿漿滿標標者三日而後收靨發熱之初耳足及手中指俱冷耳後紅絲既可預知爲痘則宜託裏解表使其易出若體氣虛弱者當微補其氣而未可遽用黃芪至四五六日則以清涼解毒爲主使不至於枯燥黑陷七八九日行漿當温補氣血爲主使漿易滿十日及十一二日收靨宜和其氣血補脾利水使靨易結此其常也其有變者則非常法所可拘而調治大法要不外活血調氣安表和中温涼兼濟輕清解毒而已自首至尾皆不可大爲汗下過汗則其後必成癍班喑啞癢塌虛寒之證誤下則其後必有伏陷不起灰白虛廇腹脹之證爲痛不淺古

人所深禁。然表熱方盛。紅點未見。影影不出。煩躁聒亂。起不活動。則又不得不以輕揚之劑。微開腠理。不致毒氣擁於皮膚之間。痘方易出。但不可過汗耳。若乃痘未出時。脈數洪大。溺赤便閉。氣粗腹脹。脣燥煩渴。是則熱毒壅盛而不洩。又不得不微爲下之。使內無所阻。榮衛升降以順。不至使有紫黑熱結血枯之證。但不可太下耳。此宜制之以權也。大抵表熱盛則痘必乾枯。表虛寒則痘必氷伏。裏熱盛則必秘結。裏虛寒則必洩瀉。氣壅逼則腹脹喘滿。亦有熱逼而瀉者。其瀉要自不同。審此五者而平調之。無或使太過不及。則治法得矣。其有順逆生死之徵。則分見於各條各方之下。

惺惺散

凡發熱之初。證似傷寒。疑似未明。可先服此散。能保元氣而退虛熱也。若初無大熱。腰腹不痛。過三日乃陸續見點。大小不一。堅硬凝毛。紅活圓滿。是爲順證。若初或吐或瀉而精神不減。此熱從內解。無害也。但不宜久吐瀉。恐耗氣耳。若身熱而不時驚惕。此心經發毒。不須服驚藥。宜服此散。痘出驚自安。若悞用寒涼冰伏。則致死證。如發熱一日而遍身齊出。密如蠶種。摩不礙手者死。頭面一片紅赤。如塗臙脂者六日死。用紅紙撚蘸麻油點火。照心頭皮肉內。若有一塊紅。或週身有紅塊者。八九日死。或頭温足冷。昏悶如癡。渴甚者凶。或腹中大痛。腰如被棒。及報痘乾燥而煩痛不止者亦凶。如三四日痛止者。可用助氣血藥救之。

此方已見嬰兒部。參苓朮草以預補其中氣。花粉細辛白芍藥桔梗以預滅其蒸熱。故初發熱宜之。雖有吐瀉驚搐。此可安之。卽非痘證。亦無害也。

參蘇飲

發熱而似於傷風者。大宜此方以安裏而解表。

已見風部。此方調氣。半夏陳皮前胡桔梗枳殼補中。人參茯苓甘艸大棗。皆補中也。而微爲解表。紫蘇乾葛生薑。皆解表也。雖痘證亦可由裏而宣達無傷矣。

升麻湯

熱盛必發於陽明。痘證表熱煩躁面赤。紅點影影不出。宜此方爲解肌而和其表裏。

方已見寒部。升麻葛根以宣達其外。芍藥甘艸以和其中。熱可解而毒亦可宣。以上數方。皆微表之使毒氣不壅於皮膚之間。則痘易出也。見紅點後忌葛根。恐表虛也。若表實者亦無害。

宣風散

治風痰壅盛。或大便緊澁。是毒盛而內不得泄也。必宜微下之。使榮衛通暢。而後痘出始快。用此方。

檳榔二個。降上逆 陳皮去白五錢。升下鬱之氣。而上之。 甘艸生用二錢。卽其 黑牽牛一兩半。生半炒。辛苦寒。攻堅破結。逐熱行水。通下焦氣血之閉。半生取其行。其爲末。蜜湯調下一錢。蜜亦以潤腸。半熟欲其無過於行。其爲末。蜜湯調下一錢。蜜亦以潤腸。

此方爲痘疹毒氣壅盛於中。故通利之。調其升降。檳榔陳皮甘艸。而君以牽牛。使下達而中上亦平也。然非壅盛之甚。未可輕用。

十神解毒湯

翁氏曰。血熱之證。初發身熱壯盛。腮紅面赤。毛焦色枯。煩躁口渴。日夜啼哭。睡臥不安。好睡冷處。小便赤澁者。未出之時。升麻參蘇諸湯雖皆可服。總不如此方之穩。昔人用黃連解毒湯恐驟用寒涼。熱毒氷伏。出反不快。且毒鬱於中。或致腹脹內潰也。若不得已而用連蘗。亦須酒炒。以緩其寒凝之性。以助其上行之勢。借之以解毒可耳。

生地黃一錢。以靖血熱。歸尾八分。以養肝血。生用則又能滋血。用尾則又能行瘀。川芎八分。以行血中之氣。而開鬱其壅塞。白芍八分。以斂血分之陰。而除其妄熱。連翹五分。諸熱皆統於心。連翹以開心氣之熱而散之。丹皮五分。以靖心血之熱而行之。桔梗五分。心熱下遺逆於肺。桔梗以降之。木通五分。心熱下遺於小腸。木通以通之。大腹皮五分。熱壅則中滿。大腹皮以泄之。紅花五分。猶恐血以活之。合一劑。燈心十四莖。水煎服。使諸藥温之。歸心經。

痘瘡血熱。則毒盛而中實。毒盛則有咽痛狂躁失血便秘之患。中盛則有腹脹氣喘譫語口瘡之患。故不可不涼其血。然毒以熱發。使無熱則毒不行矣。故不可過用寒涼也。此方最爲斟酌。安表和中而毒熱可殺。加減法。身熱壯

盛。加前胡葛根。毒不透肌。加荊芥牛蒡子。渴甚。加天花粉滑石竹葉。小便赤。加梔子。短澁。加豬苓澤瀉。秘。加滑石檳麥。溺血。加犀角梔子。大便秘。加枳殼。前胡。秘而喘。加枳殼前胡大黃。下黑血。加犀角黃連桃仁。泄瀉。加豬苓澤瀉陳皮。乾嘔吐血衄血。加犀角黃連。咽喉不利。加元參牛蒡子甘草。斑丹見。加犀角黃連黃檗梔子。煩躁。加麥門冬天花粉。煩渴狂亂。加知母麥門冬石膏。

羌防散鬱湯

翁氏曰。痘證實熱壅盛。不得達表。氣粗喘滿。腹脹煩躁。狂言譫語。睡臥不安。大小便秘。毛豎面浮。目睜如怒。及爲風寒所搏而出不快者。並宜此方。不可驟用寒涼。亦不可恃爲温補也。

羌活八分　防風八分　白芷宣達陽氣。七分。此皆荊芥去血中風熱。七分。桔梗降逆氣。五分。大腹皮寬中氣。五分。前胡暢滯氣。五分。川芎達肝氣。五分。地骨皮涼胃水。五分。連翹散心火。五分。牛蒡子熱。去皮膚風熱。五分。散肺中結滯心火。五分。紫草茸活血散瘀。五分。甘艸和脾。五分。緩燈心十四莖。水煎服。

前十神解毒湯以治血熱。此方以散氣鬱。凡肌肉粗厚。經絡素有阻塞。而九竅不通。或外爲風寒所遏。皆有此證。氣鬱則熱毒不能外達。而有內脹喘急秘結狂躁驚搐失血多怒多啼之證。故此方急爲發散升提。和解透肌。而熱毒可外達矣。加減法。初發熱而遽見壯熱。焦躁咳嗽喘急者。加升麻煩渴。加天花粉。腹脹喘急面赤多怒。加麻黃喘急惡風。加桑葉紫蘇便秘。加當歸枳殼。秘甚。加大黃泄瀉。加豬苓澤瀉葛根升麻。忌白朮茯苓。嘔吐。加豬苓澤瀉橘紅。忌丁香生薑藿香半夏。小便澁赤。加滑石梔子生地赤芍。而黃糞黑鼻衄。加黃芩犀角。失血。加犀角生地黃連。發斑。加黃連黃芩梔子。驚悸。加木通梔子。搐搦。加青皮。不思食。加山查。忌人參。傷食。加山查麥芽神麯。見點一二日間出不快

利。加牛蒡子山查蟬蛻。紫紅片赤。加生地紅花牡丹皮。去白芷防風地骨皮。皮急肉緊身壯熱甚。加葛根前胡。

桔梗荊芥湯

初發熱而聲音遂變。熱壅肺而金不清也。用此湯。

甘艸生用二錢　桔梗一錢　牛蒡子一錢　荊芥一錢　水煎服。

桔梗麥冬湯

痘瘡毒氣上壅。咽喉口舌生瘡。不能吮乳。用此湯。

桔梗五錢　牛蒡子五錢　生甘艸對末五錢　麥門冬去心一兩　合爲末。每服二錢。淡竹葉湯調服。

二方皆治熱壅於肺者。

導赤散

瘡瘡內有大熱煩悶。當利小便。用此散以泄其心火。

方已見暑部。心火盛而驚惕內虛者宜之。

犀角地黃湯

內熱攻毒而氣虛者。利其小便。則恐損其氣。宜用此方以解毒

犀角鎉屑一兩　牡丹皮去骨一兩　白芍七錢五分　生地黃八兩爲君

每服三錢水煎服。

此以治血熱之毒。

消毒飲

牛蒡子炒二兩　荊芥穗五錢　甘艸炙三錢　白水煎服。

此兼解氣血熱毒。

快斑湯

治痘疹見點或隱或見。出不快者。氣虛而血不和也。然不得驟用黃芪。恐反封其腠理。宜用此湯。凡發熱三日而後報痘見標。報標時頭面稀少。胸背皆無。根窠紅潤。頂尖碍手。如水珠光澤者上吉。可無服藥。如報痘時煩躁不寧。腰腹疼痛不止。口氣臭熱。出紫點者死。點密甚無地。口乾唇裂。死。斜視之臉如橘皮。不分肉地者死。報痘全不起頂。如湯泡及燈草火燒者。十日後潰塌而死。起紅斑如錦紋者六日死。遍身如蛇皮者死。黑斑如痣。肌肉成塊黑者。即時死。腰下見點。腰上不出者死。兩顴無痘者死。出不至足者死。報痘色白皮薄而光。根窠不紅。或根帶綿紅。三五日即長如菉豆大。此痘決不能貫漿。久後成一包清水。破即死。皮早用此方。或有可救。

人參二錢五分　紫草茸二錢五分。人參以補其氣。紫草以活其血。　蟬蛻二錢五分。以去氣分外鬱之熱濕。　白芍二錢五分。以斂血中相火之妄熱。　木通一錢。以舒心分君火之蓄熱。　甘艸炙一錢。以和其中。分作四服。水煎服。

痘瘡至報點時。全賴氣充血活。而後內毒得以外行。若中氣不足不和。蕩熨或外有所遏。內有所鬱。則不得快矣。此方固可以兼理氣血而達之

臙脂膏

治痘疔賊痘。凡報痘後將起脹時。諸痘未起。而有先起虛大如金黃者。名曰賊痘。有大而色黑者。名曰痘疔。每見此痘。潮濡痘皆不得起。須以銀簪刺破口。含清水。吸去穢漬。用此膏填入瘡內。則諸痘自皆紅潤。或用紫草油亦可。

臙脂生用　珍珠生用　研末。　豌豆燒存性。　頭髮燒灰。存性。研末。

爲主。爲末。

或炒髮出油。取用之。則更妙。合爲末。調入臙脂拌勻。候用。

臙脂以色。豌豆以形。血餘以血活血。珍珠以陰和陽。要以除其血熱之壅結者而已。去敗羣之羊。而羣羊和矣。

保元湯　即參芪飲。楊仁齋易此名。

凡痘至六日以後。則點齊而將起脹矣。痘未發。五臟之毒不分。已發。則歸於一臟。受毒多者見形。如肝毒水疱。淚出如水。痘小而色青。心毒則發斑。血泡。色赤而小。脾毒則雜疹。色黃微赤。肺毒則膿泡鼻涕稠濁。痘白而大。惟腎無見證。痘火也。故不發於腎。若毒歸腎。則色變黑青紫乾陷。爲大凶兆。大要以發自脾肺者毒淺。而恐或虛寒。發自心肝者毒深。而每多血熱。其若元氣虛弱。精神倦怠。肌肉柔緩。面青唇白。飲食減少。二便如常。睡臥安靜。而痘點不振。不起。即是虛寒之證。未見點前。恐有雜感。固未敢遽用參耆。然輕用之而加以紫蘇防風白芷之類。亦自無害。若見點後。審定虛證。則用參耆無疑。加以升提可矣。四五日後。取次行漿。參芪尤宜重用也。報點三日。痘漸起日起脹。若根窠紅潤。痘頂肥滿。此爲吉爲順。若起脹時

根腳全然不起，而頭面皮肉紅腫如瓜，此必作瀉，九日死。腰腹或痛或止，遍身紫點如蚊蚤所嚙，至不起發者死。遍身黑陷，悶亂不寧，神氣昏憒者，死。根窠紫黑乾燥不潤，不起者死。有六七粒細而成斑，於中有一大者偏斜歪潤者，死。有色如白飯，平塌不起者，此非虛寒，乃毒盛血滯擁於肺也，死。有痘不起發，善食者，胃內消也，十一日死。有不能飲食，氣促神昏者，熱內壅也，死。其稍能飲食者，可用寬中之劑治之。有遍身痘頂皆陷，中有一眼如針孔，膿汁外流不發者，此則表裏氣血大虛，三日內死。如止頂陷而已者，可用助氣血之劑扶之。大抵六七日以前，痘點未齊，多恐毒壅，故治主清涼解毒。其有虛證，則痘點遲緩而已，未大害也。七八日以後，痘正當起發，其有壅毒，則此時死證畢見，無可復治。惟虛而不能起發者，則補助正在此時，倘不大補，不能行漿結痂，亦終歸於死。是故熱毒壅盛者其死速，氣血虛寒者其死稍遲也。

人參一錢　黃芪二錢。未出齊時生用，既出齊後炙用。　甘草五分。未出齊時生用，既出定後炙用。

痘瘡所患，毒熱壅盛、氣血虛寒而已。毒熱之壅，宜清於見點以前；氣血之虛，宜補於起脹之際。此方為氣血虛寒者設也。方內無血分藥，然氣充而血自從也。果屬虛寒，則一切發散攻劫苦寒之藥皆當忌。古人所以戒汗下也。雖在未見點之前，亦可酌用此方，但宜佐以開提勻氣之品。如川芎、桔梗之類。見點齊後，如無熱壅等證，則用此無疑矣。若非虛寒，所以又有十神解毒、羌活散鬱二方之治。而概以此為治痘之通劑者，則亦偏矣。加減法：出不快不起，加川芎、肉桂。大便溏，加白朮、肉果、茯苓。秘實加酒炒當歸。泄瀉，加白朮、肉果、丁香。小便赤，加大腹皮、茯苓。短濇，加大腹皮、木通。嘔吐，加乾薑、丁香、陳皮。煩渴加麥冬、五味、芍藥。減食，加白朮、人參、神麴。傷食，加神麴、麥芽、山查。喘急，加桔梗、蟬蛻、杏仁。風感，加紫蘇、防風。有痰，加杏仁、貝母。若六七日後或曾經泄瀉而得氣喘者，則虛甚也，宜倍加人參。腹脹，加大腹皮、厚朴、川芎、防風。三四日前當熱不熱，四五日間手足厥冷，冰硬不起，可用參芪，加丁香、肉桂、川芎，倍加黃芪。至貫漿時，漿清則加白朮、茯苓。四肢不起，加防風。漿不足，加川芎、當歸、白朮。水泡，加白朮、防風、白芷、白芍。咳嗽，加五味、杏仁、麥冬。發癢，加川芎、當歸、白芍、白朮、茯苓。癢甚則用茵蔯蒿、黑棗燒烟熏之。大抵熱毒壅盛之證，則一切補濇之藥皆在所忌，恐重實其邪也。氣血虛寒之證，則一切寒涼之藥皆在所忌，恐重虛其正也。

太乙保和湯

痘證血熱者，服十神解毒湯後，熱證悉去，內外和平，至見點三日之後，勢當起脹，而或不易長大粗肥者，用此方以保和元氣，活血解毒，助痘成漿，易痂易落，勿使其熱證變虛也。

生地黃一錢。滋血涼血。　川芎八分。行血中之滯氣。　紫草茸五分。涼血活血。　紅花五分。活血行血。　人參八分。補氣以生血，所謂保和。　甘草節五分。以和中。　山查五分，連核。能順氣和胃而去壅滯。　木通五分。瀉心君未盡平之火。　桔梗八分。降肺中未盡平之逆。　糯米五十粒。以滋養肺胃之氣，且能貫漿起脹。　燈心七寸。以瀉心火。　生薑一片。以行藥力。水煎服。

此承血熱證之後，於將行漿時急用此以和之，使氣充而不滯，人參、甘草、山查、木通、桔梗。血行而無濇，生地、川芎、紅花、紫草。加以糯米。則漿行而痘起矣。加減法：出未快，加牛蒡、紫紅不潤，加蟬蛻、當歸。陷塌，加黃芪。痛，加白芷。不勻，加防風。水泡，加白朮、白芍。便濇，加大腹皮。腹脹，加大腹皮。嗽，加五味、麥冬。渴，加麥冬。癢，加白朮、白芍。如七八日間漿足而身重壯熱，便秘煩渴，腹脹喘急，則加柴胡、前胡、枳殼。漿足以後，則勿用此方。

益元透肌散

瘡證壅毒者服羌活散鬱湯後壅證悉開氣血和平至見點三日之後勢當起脹而或不易肥滿成漿者用此方以勻氣解毒透肌達表領出元氣則可以助瘡成漿而易成膿窠也

人參一錢。甘艸八分。和中氣。桔梗八分。降逆氣。陳皮五分。和中氣。川芎八分。行血中氣。木通五分。洩熱氣。山查五分。順滯氣。牛蒡子五分。去外邊之餘毒。蟬蛻五分。除外邊之溫熱。紫草茸五分。佐以涼血活血。糯米五十粒。以助行漿。燈草十四節。以洩心熱。大棗三枚。以益中氣。水煎服。

此承壅毒證之後於行漿時更用此以透之使氣勻而不偏人參甘艸桔梗木通川芎山查陳皮氣通而不壅蟬蛻牛蒡紫草加以糯米則漿行而瘡起矣加減法與太乙保和湯同

保元人乳湯

起脹時頂雖起而四圍淡白枯滴者血虛也四圍雖收暈而頂陷者氣虛也頂陷色白氣血皆虛用此方

黃芪炙二錢 人參一錢 川芎八分 木香八分 當歸八分 肉桂三分 甘艸炙五分 氣不虛去木香血不虛去當歸肉桂加酒半杯同水煎和人乳半杯溫服

此承虛寒證之後於行漿時更加助氣血之藥使氣充則不虛人參黃芪木香甘艸血足則不寒當歸川芎肉桂人乳加以酒力則脹起而不致有枯白頂陷之憂矣氣血弱甚者加鹿茸一錢

保元固氣湯

起脹時瘡上有小孔不黑不白名曰訌瘡此腠理不密衛氣虛也大洩元氣不治則凶用此湯

黃芪炙三錢 人參一錢 肉桂五分 丁香三分 甘艸炙五分 水煎服

虛寒之證腠理多疎故有所謂訌豆者此以大壯氣血而鼓舞之以固其腠理使漿行而氣不洩也

獨聖散

凡血熱毒壅之證在前未能清滌則於七八日間漿必不起而有紫黑乾枯及青灰倒陷者此方可用

穿山甲甘艸湯洗淨炒令焦黃色為末每服五分入麝香少許木香煎湯調下或紫草煎湯入酒少許調下拔血熱者宜紫草湯毒鬱者宜木香湯

牛李膏

治同上

牛李子一名烏罌子一名楮李子一名牛筋子一名鼠李子一名禾鎌子好生道旁田畔過秋結實成穗垂葉間味甘可食色黑而多汁不拘多少取汁熬膏每服皁子一丸杏仁湯化下瘡瘡惟腎無證然其敗每至黑陷則是毒於腎蓋熱鬱而不得發則反致內攻還其毒牛李子能通徹筋骨以發血氣毒熱也

豬尾膏

治同上

爐酥少許 牛黃二分 辰砂一錢 雄黃三分 冰片二分 合為末取猪尾血於活者割出鮮血和為膏或為丸如麻子大每

服一丸或二丸薄荷湯下。獨用豬尾血。亦能起血疽。

狗蠅散

治同上。

狗蠅專攢犬身毛內。及狗矢中。色正黃。撲之暫死。少頃復活。故能入下極而拔出瘀穢之毒。且轉死爲生也。不拘個數。炙每服少許。落花生煎湯調下。亦取落而新瓦上爲末。且性滋潤。能發毒。

以上四方。於急時皆可選用。大概穿山甲主拔瘡毒。牛李子主益氣血。豬尾行血拔毒而兼鎮心。狗蠅去污穢也。外此如人牙散天靈蓋溫胸膈諸方。或殘忍。或怪僻。或過於污穢。或毒性太甚者。皆不錄。

十宣散 局方。又名託裏十補散。

用以內託瘡瘍痘證。八九日間行漿。九日後膿當貫滿。或氣血內虛。不能達表。痘瘡不起。或成片作爛者。可以此託之。凡痘起脹三日後。而貫膿若膿漿充滿。色如黃蠟。根窠紅潤。二便如常。飲食不減。此爲上吉。若純見清水。皮白而薄。作水泡者。是表裏極虛。每於三四日後。遍身抓破而死。若貫膿時。吐瀉不止。或二便下血。乳食不化。痘爛無膿者。死。若二便不下。皆可用止瀉消食之藥以救之。其表裏皆虛者。見機速治。宜此方及十全大補湯。

黃芪炙三錢。益人參二錢。合黃芪以補氣。當歸二錢。用酒炒。免滑腸。合黃芪以補血。川芎一錢。升提氣血。甘艸炙一錢。以和中解毒。

防風一錢。厚朴一錢。桂心一錢。自命門而達之肝。白芷一錢。自肝而達之脾胃。桔梗一錢。此三味皆有託裏排膿之力。爲末。酒調服。虛甚者加鹿茸二錢。參芪歸芎以充其氣血。甘艸厚朴以和其中。防風白芷桂心桔梗以達之外。使氣血得而外宣。此所謂十宣痘瘡之膿有不貫頂者乎。

十全大補湯

痘貫膿時。平頂闊腳。漿不滿者。可用此方。

黃芪炙二錢。人參一錢。白朮一錢。茯苓一錢。甘艸炙一錢。肉桂入分。當歸一錢。生地黃一錢。川芎入分。白芍藥一錢。

此方全乎補矣。不甚喜然體果大虛。則不得不用之。內氣不勻。不能外達者。更加木香陳皮乾薑。

敗草散

痘瘡成片作爛。膿水不乾者。內宜大補血氣。外用此散傳之。

敗草覆墻頭及屋上受風露久者。炙研。敷瘡上。

松花散

治同上。

松花粉微炒退冷。然後用。敷席上。便兒安臥。

木香散

痘疹表虛灰白。內虛洩瀉。腹脹喘渴。凡經瀉後。內必虛寒。外雖見喘渴之證。有似於實。痘瘡乾紅。亦非實熱。宜用此方加減爲治。從前之血熱鬱熱。皆所不復問也。

木香二錢。升無形之滯氣。降有形之濁物。而統三焦。前胡以暢滯氣。青皮以破
大腹皮以寬中氣。人參以保元氣。甘艸炙以和中氣。肉桂以鼓舞氣血。自命門而達之肝。由肝以暢於四肢。丁香作其虛寒。訶子肉斂肺氣。固大腸之氣。清金止瀉。赤茯苓瀉心及小腸之餘熱。半夏以上各三錢。以開刲散。每服三錢或五錢。水煎空心服。痘頂塌陷者。加糯米一撮。黃芪三錢。有滯食未消乳食不化者。加神麯二錢。查肉一錢。

此氣虛內陷之治。為痘瘡灰白而洩瀉不止者設也。宣暢其氣。鼓舞其血。而虛可實。陷可升矣。非有灰白洩瀉之證。雖虛不必用此。

異功散

痘瘡表虛。痒塌。內虛洩瀉。腹脹喘嗽。悶亂煩渴。而寒顫鼓牙。頭温足冷。此亦外以實而中之虛寒已甚。則毒反內攻。因有脹滿喘渴耳。或疑其實。非也。宜用此方治之。

木香二錢五分。陳皮二味以行氣。人參以補氣。當歸以滋血。厚朴以寬中。肉豆蔻補命火以煖脾胃。丁香以上皆以大治其中寒。肉桂二錢五分。以助肉果而宣達於氣血。白朮厚脾胃。理氣血。止洩瀉。茯苓以上各二錢。附子泡。以大壯其元火。半夏二味各一錢。刲散。每服五錢或八錢。生薑二片。棗三枚。水煎熱服。

此表裏皆虛。外見虛熱而中寒已甚者。外見虛熱。故瘡痒氣喘。毒勢反內攻。故脹滿悶亂。內虛則寒。故寒顫鼓牙足冷。外虛則陷。故痘瘡平塌不起。故大壯其元火。自下而達之上。大補其氣血。自內而達之外。而寒可轉温。虛可轉實矣。然非中寒之甚。亦不必用此。

枳殼湯

痘瘡至十一二日之後。漿能貫滿。則兒體雖弱。并庸過服參芪。恐反有腹脹喘息之證。若服燥劑不當。或有大便秘塞。服丁桂太過。又有咽膈煩躁秘渴諸證。故治病用藥。貴適其平。當可而止。此方以治服參芪脹喘急者。

枳殼麩炒一錢。厚朴薑炒八分。陳皮八分。甘艸生用八分。水煎。

前木香異功等劑。以經解毒散鬱之後。毒熱已洩。則容有實而轉虛者。以有灰白洩瀉痒塌中寒之候。其虛固眞虛。故木香異功之散皆温之補之。惟恐其不實也。此以下數方。為過用參芪保元或氣反壅過用木香茶朮或下反秘過用丁香桂附或火動陰枯。致有脹喘便秘煩渴等證而設。但以虛變實。未為眞實。故只宜略為疏通。恐實者易虛。又轉成脫證也。

寬中散

服燥藥太過。或使津液耗散。大便秘結。用此以寬之。

枳殼錢。赤芍八分。以斂陰和脾。甘艸炙用八分。當歸一錢六分。以滋血潤燥。水煎服。

便秘似實。而由虛變實。則未敢以實而破之。且痘證尤不敢輕下也。枳殼為寬其中。赤芍為清其熱。而當歸以

潤之甘艸以和之秘者可通矣。赤芍藥或作赤茯苓誤甚。

麥門冬湯

治服燥藥之過。轉而津液大耗。便實燥渴者。

麥門冬一錢　生地黃二錢　白芍一錢　當歸一錢　水煎服。

便秘而煩渴。則陰虧矣。以火爍金故爲之清金而滋其血。

滋燥養榮湯

因用丁桂辛熱之過。轉而有咽喉腫痛心煩口渴二便秘結之證。則恐陰虧血涸。痘瘡亦反難收。醫矣宜以此湯清之。

方已見火部。當歸二地。皆以滋其血。芍以酌之。芩以清

之。秦艽以養血榮筋。防風以行氣宣鬱。甘艸和之。滋而仍不失之寒涼也。

保嬰八補湯

痘瘡至九日十日。漿足之後。別無他證。只宜調理氣血。滋養脾胃而已。從前血熱毒鬱。皆可不問。此方惟調養之。

人參八分　白朮一錢　茯苓八分　甘艸炙八分　當歸酒炒一錢　熟地黃一錢　白芍八分　山藥八分　黑棗二枚　水煎服。

此方即八珍湯。不欲以川芎行之易以山藥。所以清虛熱而斂其游散之氣。亦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意也。毒盡發而漿滿。亦雷雨作解之象。氣虛弱之甚者。可稍加黃芪肉桂。

八珍加木香牛蒡子湯

痘瘡至十一二日。貫漿已滿。熱毒解散。則靜候收靨而已。收靨之時。色轉蒼褐。一二日間。從口脣四邊結痂。由胸腹收至兩腿。然後腳背額上一齊結靨自落者。爲大順。或偏身臭爛。如煎油餅。氣不可近。目中無神者死。或偏身發痒。抓破無膿。皮卷如豆殼者死。或發寒而手足顫掉。蔽牙撮口者死。落靨後疤痕雪白。全無血色者死。痘後漫驚。目無神。面青者死。凡此皆毒發未盡及血氣虛喪已甚之失也。預知因證調治。當不至此。其有熱散毒解。至收靨時而痘數日不焦者。但得痘色如初。則自無害。只用此湯以補中利水。

人參八分　白朮一錢　茯苓八分　甘艸炙八分　當歸一錢　熟地黃八分　川芎八分　白芍八分　木通八分　牛蒡子八分

此仍用川芎。以痘當靨而未靨。則毒氣猶有事於行也。木通以瀉餘熱。牛蒡以清餘毒。

八珍加黃芩知母湯

治靨後身弱坐立搖顫。此火食氣也。

八珍加　黃芩八分。以清金。　知母八分。以堅腎固骨髓。

八珍加麥門冬五味子湯

治靨後煩渴喘咳。此火鑠金也。

八珍加　麥冬一錢。以清肺甯心。　五味子五粒。以斂補肺氣。

八珍加肉果木通湯

治靨後時或洩瀉。此餘熱下逼也。

八珍加　肉果八分○以元火安脾胃。　木通八分○以洩餘熱。

凡此皆氣血未平之故。故從八珍加味。所謂有攸往夙吉者也。

木香歸蟬散

痘當靨不靨。洩瀉不渴。寒顫。齘牙。瘡反作痒者。外餘熱而內虛寒也。用此。

木香　白芷　當歸　蟬蛻

木香散加　白芷溫中而行外。以止痛痒。　當歸使血足而後能收。　蟬蛻以去皮膚之風熱。

木香散以治內之虛寒。白芷當歸蟬蛻以除外之虛熱。

桔梗消毒湯

咽喉腫痛聲啞。在初出時為毒攻。肺氣不清。宜桔梗荊芥湯可治。在起脹貫漿時。因內痘長大。以致氣道

狹窄。不治自愈。結靨後而有此證。內毒盛甚。其勢內攻而上燥肺。內證也。用此方。

甘艸生用　桔梗　牛蒡子　荊芥穗　元參

三錢　一錢五分　一錢　八分

此合甘桔消毒二方。以清上壅之毒。

柴苓湯

痘痂當落不落。濕熱內壅。而清寒外襲。故氣血留著而不得散。靨中含濕熱。熱血不消。則痂不落矣。故治宜此方。

小柴胡湯以解其表。五苓散以滲其裏。除熱濕也。

益元散

治同上。

方已見暑部。內熱盛而濕留。治之以此。三焦之清通。濕行而火散。外用蜜水調滑石末傅之。可以解皮膚之濕熱。

內滌湯

痘瘡收靨。忽瀉膿血。中有痂皮者。腹中有痘也。無大害。宜服此以蕩其餘毒而已。若瀉血而穀食不消。則脾胃虛也。或瀉血而痘瘢無膿者。胃燥也。此不可治。

薏苡根　天花粉　甘艸炙　水煎服。

一兩　一錢　二

內瘡能靨固無害。而餘毒不可不解。

韶粉散

痘已愈而毒未盡散。痂落而瘢猶黯。或凹或凸。肉起者。用此散。

韶粉　輕粉

一兩　一錢　入豬脂調勻。塗痘瘢上。

玉髓膏

痘痂欲落不落。用此塗上。并可滅瘢痕。

羊骨髓　輕粉

一兩　一錢　和成膏。塗瘡上。

花露膏

痘痂痒甚。搔抓成瘡。而痂不落。用此塗之。

蟬蛻炙乾。細研為末。　白蜜生用　和勻。塗瘡上。

決明散

痘瘡急宜護眼。用臙脂塗眼眶可卻。辰砂亦可。如痘入眼。則宜用此方。

天花粉　決明子　赤芍藥　甘艸生

二錢　一錢五分　一錢　一錢

合為末。每服五分。水調下。日三。如痂欲落不落。則用生

蜜時時潤之可揭則揭去凡痘痂不可食雞鴨卵恐目盲最宜戒。

紫貝散

治同上

紫貝一個如無貝則石決明亦可。炙研爲末用羊子肝肝上葉上如馬蹄者或用青羊膽尤妙。竹刀批開糝入貝子末線纏米泔煮熟入小口瓶內乘熱熏目候冷取出星月下露一宿空心服之此方意甚妙。

附痘瘡避忌

初發熱時兒必喜就涼處勿使近新漆器漆性有毒能令痘毒內伏不可坐陰濕及當風處。如陰濕賊風襲之

則內熱必爲所遏此毒壅之證所由來也。

出痘時勿使房內用火盆烈火亦不可多人擁擠及食炙煿辛熱油膩等物乳母尤當戒之熱盛辛毒入積於中。此血熱之證所由來也油膩又能滑腸。

痘證不可過表過表則氣散而發瘡無力不可太下太下則陰耗而漿血不行此虛寒之證所由來也有外遏則微表有內熱則微下。

痘證辛薰之味本非所宜然俗用往往藉之以發表惟葱連白可用能拔毒自命門而上以通之腠理也若芫荽只入氣分麻疹則宜痘非所用以噴體以灑壁亦惟熱擁之證爲可

起脹時笋尖糯米可用香蕈舍毒氣勿用鯽魚鯉魚可用他魚恐性熱助火鮮鰕能滑腸雞汁油重且動風均不宜用虛甚者則用山羊血鹿茸常食白鴿最佳豬肉亦宜去油湯。

痘證宜遠烟煤恐入目壞目入咽傷喉勿近臭穢勿掃廁凡一切狐臭及婦人月事房事飲酒并生人皆當避惟生母乳母經期不忌痘若被厭即時墮黑宜常焚黑棗蒼朮茵蔯以辟之。

痘自初出至收靨不可梳頭搔癢須百日外方可洗浴

健者五十日後亦可辛薰之味及魚腥亦百日宜戒。

出痘房內夜當燃燈。

孕婦出痘以安胎爲主餘皆同治。

痘後餘毒結毒見卷十癰瘍部。

附稀痘方

用鱧魚即七星魚煎湯歲除日浴兒偏身九竅週到如一處未洗到是處必多痘。使腥氣浸淫入裏可以稀痘兒能食者則略飲此湯古方用鯽魚竹刀批鱗刳腸實腹以芫荽煮瓦罐中歲除或立春前一日令兒食之。

又方用赤小豆黑小豆綠豆甘艸各一兩研末入竹筒筒削皮留節鑿孔入藥後塞以楸木釘封以蠟季冬浸

廁中一月取出洗淨風乾每藥一兩配臘月梅花瓣三錢春花後開遲者不用須雪中落地以針取之勿拈手用紙包烘乾大兒每服一錢小兒五分以霜後絲瓜藤上小藤絲煎湯絲瓜老布亦能通經絡去毒熱痘之血熱雜毒者可用爲藥引空心服忌葷腥連服十二日解出黑糞爲驗每年一二次可稀痘三次可不出痘此方用意甚妙

又方蜜調忍冬花末常服之此方恐滑腸

又方用元參四兩 犀角二兩 生地黃四錢 麥門冬四錢 兔絲子半斤酒浸二宿煮乾去皮 合諸藥爲末蜜丸彈子大每服一丸白湯化下日再此方藥雖寒有兔絲子之溫爲君亦可用

又方以雞卵浸糞清中夏月三日冬月七日取出煮令兒空心食之七日七枚此方不如用鴿卵爲效取其大能解百毒也

麻疹部

麻疹乃六腑之留毒發自足陽明胃胃爲六腑之海也湯氏云小兒斑瘡動於天行時氣熱不能解蘊積於胃胃主肌肉故毒氣熏發於肌肉狀如蚊子所嚙此證與斑不同斑如錦紋有空缺處如雲頭之狀麻則通身無空缺但以疎密分輕重耳愚按麻雖屬於時行究竟本是胎毒但痘發於臟而歸於陽麻發於腑而歸於陰耳其熱自脾胃而浮於心自心而爍於肺故每傷肺爲甚其初發熱亦似痘及傷寒證眼包困倦鼻流清涕咳嗽減食煩悶不安嘔吐清水瀉沫黃赤喘渴氣急目赤腮紅則是麻候凡熱三日而見疹發透三日而漸沒以九日爲度有或熱或退五六日而後見斜視之隱隱肌膚間手摩之磊磊皮肉外色淡紅滋潤頭面勻淨而多發透三日以漸而沒此輕證也若隨熱即出或頭面皆無或紅紫暗爍或咽喉腫痛不能食或移熱大腸變而成痢或爲風寒所遏疹沒太速皆重證也若黑暗乾枯一出即沒鼻扇口張兩目無神鼻青糞黑氣喘而心窩吸動麻後牙疳臭爛皆死證也大抵麻疹發於陽陽則熱盛而陰受傷故治宜先發表行氣以散其熱而後爲之滋陰之藥皆所忌也

升麻葛根湯

凡發熱審是麻證宜以此爲之解肌使皮膚通暢腠理開豁則疹易出

方已見寒部及痘證中此陽明經藥也麻疹發於陽明故以此方爲要藥升麻葛根以達陽氣於外芍藥甘草以和脾胃於中加芫荽生薑以微汗之使元府潤澤則熱毒不鬱也麻證發表用芫荽勝於蔥以其專行氣分能鼓舞胃氣不宜多用薑恐助熱也

柴胡升麻湯

治麻證熱甚頭重如石身體重痛者此必因清寒外遏而然也宜此方

即前方加柴胡熱盛入裏則侵少陽故加柴胡如壯熱無汗加麻黃熱盛欲出而不得出則侵太陽且爍肺故加麻黃咽痛加桔梗桔梗降浚之丹毒結塊加元參以散膚中之火且清血熱

麻黃湯

當見疹而不出或出而不快或身有而頭面無此係熱重喘咳氣急者肺受寒而皮毛鬱塞也可大爲汗之

麻黃肺藥也肺寒則腠理不暢胃熱鬱中而不能發肺金受爍而喘逆作矣故宜大爲表之不快者外煮芫荽酒渾身擦之

參蘇飲

麻疹或熱或退。不大熱。四五日不發。或發而色淡白不紅。此固非逆證。然氣血不足。則恐毒發不暢。宜補助氣血而微表之。

肺氣虛寒。不任受表。則宜此。此方已見風部。

消毒飲

麻疹鬱熱而咽喉腫痛。胃火上逼也。可用此。

方已見痘部。咽腫不食。火熱上僭也。此爲消其毒。氣逆加桔梗。

化斑湯

胃熱盛甚。方熱而疹遽見。見而不勻。色紅紫枯晦。此火盛血熱。下結上鬱也。宜此方以清熱和中。若見鼻

衄。則熱從上解。見微洩。則毒從下解。亦以此安之自無害也。

石膏二錢五分。辛淡能解肌。其重沈能破結。知母二錢。清熱。下行能滋生腎水。人參二錢。甘艸炙二錢。調補其中。糯米一撮。煎服。以養化氣血也。

肺胃鬱熱膻中熱甚。用此以解熱調中。可免喉瘡下血斑爛驚搐諸證。而疹出亦快利。

六一散

麻疹以頭面多者爲佳。又看耳後頂上腰眼間宜先見此。皆三陽經所行也。其頂宜大而不長。其形宜小而圓淨。其色宜淡紅而滋潤。若紫紅而乾燥。喑嘔。則火盛毒熾也。宜此散。

方已見暑部。此蕩除三焦之火而下之。三焦火洩。則肺胃熱平。

四物滋陰湯

麻疹喑黑焦枯。熱盛不退。則陰血受傷矣。宜此方。

當歸二錢。生地黃一錢。勿用熟。芍藥一錢。川芎五分。宜少用。牛蒡子入分。咽痛者加重用。連翹入分。舌生瘡者加重用。乾葛入分。熱迫下瀉者加重用。黃芩入分。口氣出熱者加用。紅花五分。柴胡一錢。

赤檉柳三莖。一名西河柳。枝葉似柏。實柳類也。生水澤旁。天將雨則木有雲氣上蒸。故又名雨師。性味甘辛鹹寒。能瀉肺熱。散瘀血。祛濁澤之水。煎服。氣以上行。而宣毒去鬱。此證用之最良。

陽盛則陰虧。氣熱則血涸。養陰卽所以退陽。六一散專行氣分而過於燥。乃眞燥藥。不若此方之養陰也。

黃連杏仁湯

麻疹出而咳嗽煩悶不解。嘔逆清水。目昏目赤。咽喉腫痛。口舌生瘡。熱逼下瀉。此則熱盛內鬱而外不能暢其疹。出必紫黑不勻。宜此方爲內外兩解之。

黃連一兩。去熱解毒。厚腸胃爲君。杏仁炒去皮尖。潤心肺。止咳嗽。去堅結。降喘逆。陳皮疏鬱氣。枳殼破結寬中。麻黃去節。達邪熱於外。葛根各五錢。升拔陽氣。解肌熱。清胃熱。甘艸炙二錢半。以加此。不瀉去之。每服三錢。水煎服。

毒熱內盛。而外有邪鬱之。麻疹不能透脫。則上逼於咽喉口舌。下逼爲洩瀉。中逼爲咳嗽煩悶嘔逆。故內外爲兩解之。諸證除而麻疹快矣。

原・文　關

濕以行其痰瓜蔞桔梗以潤肺而拔其熱邪浮陽退而熱濕除肺不咳矣

蜘蛛膏

治走馬牙疳

方已見嬰兒部

桔梗消毒湯

治牙疳紅腫

方已見瘡疹部

栗枝洗法

治牙疳紅腫

栗枝皮剝取嫩枝青皮赤樫柳用枝前汁以青布裹指蘸洗兒口擦破其腫數遍則消矣

四物加麵湯

麻愈後有不能食者脾胃虛熱耳宜此湯

四物湯加神麵炒八分砂仁八分

四物以養陰而平其虛熱神麵砂仁以化氣而復其元陽

調護避忌之法多同痘證但彼宜稍就清涼最忌火熱此宜常居密室不可少當風寒彼不妨稍食肉此則始終戒食油膩彼不可食卵此則愈後宜食鴨卵以清餘熱爲不同耳

卷之九終

方劑

癰瘍部

金銀花酒　蠟礬丸

連翹湯 再見　羌活散

八參敗毒散　托裏散

十宣散 再見　當歸消毒飲

飛龍奪命丹　托裏温中散

回毒金銀花湯　托裏黃芪湯

止痛當歸湯　十全大補湯 再見

八珍湯　生肌散

黃連生肌散　桃花生肌散

消瘰化堅湯　散腫潰堅湯

龍膽瀉肝湯 再見　救腐湯

山豆根飲　雄黃解毒丸

桔梗湯 再見　皁莢丸

保肺湯　桂枝去芍藥加皁角湯

加味紫菀湯　逍遙散 三見

清庚丸　清丙湯

丁壬湯　皁蛤丸

知乳湯　化膿湯

解懸湯　少陽湯

瞥會湯　釋掣湯

釋幷湯　釋擔湯

祛寒去溼湯　加味腎著湯

利樞湯　顧步湯

秦艽白朮湯 再見　黑地黃丸

石青解毒丸　拔疔散

緩脣湯　天葵飲

防已散　涼膈散 再見

黃連解毒湯 再見　葛根白朮散

防芩湯　土茯苓湯

羊肉大黃湯　瀉毒散

破結湯　葉桂湯

腎氣湯　蘄蛇酒

掃毒丸　血風瘡方

膿窠瘡方　疥瘡方

癬方　病指方

瘡瘡方　足瘡流黃水方

足凍龜裂方　鐵箍散

天烏散　鵝毒掩
綠松膏　百靈膏
百靈丹
凡八十方內複見九
諸傷部
乾薑膠艾湯　單門方
續絶湯　續絶膏
續絶丹　升降飲
獨白散　慈蜜掩
大治湯　鼠璞散

出箭鏃方　蒲灰酒
三黃解毒湯三見　秋葵油再見
伏虎散　降龍湯
斑蝥酒　蠍傷方
蜈蚣傷方　壁虎傷方
蛀蝨毒方　蜘蛛毒方
誤吞水蛭方　毛掣蟲螫方
中蠱毒　中砒毒
中鉛粉毒　中鹽鹵毒
中藁毒　中蒙汗藥
諸骨鯁　吞髮繞喉
誤吞銅鐵錫　諸蟲入耳
凡三十四方內複見二
目部
生熟地黃丸　益氣聰明湯
定志丸再見　地芝丸
洗肝湯　補肝散
補肝行血湯　防風明目湯
羊肝丸濟生　羊肝丸類苑
望月砂湯　二百味草花膏

百點膏　圓明膏
點眼方　浴目方
扶桑浴目方　濟陰清露
棗薯膏　慈尖薄荷湯
吹水法　飛絲芒塵入目方
凡二十三方內複見一
附錄
行狀
墓表
儒林傳

跋

婁源汪紱雙池輯後學吳縣徐大椿靈胎參訂 吳縣吳夢元醫園 同邑程履洲芸圃 同校字

方劑

癰瘍部

內經曰。榮氣不從。逆於肉裏。乃生癰腫。又曰。諸瘡痛痒。皆屬心火。夫人生陽也。元陽之動。即火也。無火則人不生矣。然而過動則生氣反傷。蓋陽倡陰和。氣血相從。條暢周流。自無所謂火。故丹溪曰。氣有餘便是火。是火生於陽之過動耳。氣無所謂有餘。有餘者不平之謂也。丹溪曰。癰疽皆因陰陽相滯而生。蓋血行壅中。氣行壅外。相並周行而寒濕搏之。則凝滯而行遲。熱與火搏之。則沸騰而行速。遲爲不及。速爲太過。氣得邪而鬱。津液稠黏爲痰飲。積久滲入壅中。血爲之濁。此陰滯於陽也。血

得邪而鬱。隧道阻塞。或溢或結。積久滲出壅外。氣爲之亂。此陽滯於陰也。百病皆然。不止癰疽而已。夫丹溪所謂陰陽相滯。即內經之所謂榮氣不從。相滯之故。雖有寒濕火熱之不同。而血濁氣亂。則總之爲火。火本於命門。而行於五藏。總攝於心。故經云諸瘡痛痒。皆屬心火。實火多痛。虛火多痒。此則過不及之分。諸家之論。每多歧視。不若丹溪之說爲最精。但氣血之相滯。不獨得於寒濕火熱。而七情色慾之傷爲尤甚。大抵外得之六淫者爲陽。內起於七情者爲陰。六淫之以氣滯血者爲陽之陽。以血滯氣者爲陽之陰。七情之鬱於憂思恐懼而氣血以滯者爲陰之陰。動於憤怒色慾而氣血以亂者爲陰之陽。毒發於陽者爲癰。發於陰者爲疽。發於陽者多痛。發於陰者多痒。發於陽者毒淺而急。發於陰者毒深而緩。發於陽者多在肯脊頭面發於陰者多在腹足。隱伏此須以錯綜經絡參互求之。而治之之法。在陽者宜發其毒。乃可治以寒涼。解毒之品。在陰者則必宜大爲溫補。托出陽分。然後爲解其毒。陽實者可用散表。陰虛者必宜補中。由是而知通變焉。則思過半矣。至於癰疽之

所發。脈絡尤不可不爲分辨。如背脊頭頂。太陽經。兩鬢耳後目旁。少陽經。口齒頤項。陽明經。上胸前。股內陰處。三陰經。正脊頂中鼻梁。督脈也。纂間尻下。衝任也。陰器足膝。厥陰也。手足外廉。陽經也。手足內廉。陰經也。知分經所在。乃用藥引經。如二活麻黃。行於太陽。葛根升麻。行於陽明。柴胡行於少陽。蒼朮行於太陰。細辛行於少陰。川芎行於厥陰。牛膝行下。桂枝行手。菖蒲行耳。白芷行面。薄荷行目。藁本行督脈巔頂。辛夷行鼻。秦艽行二陰纂間之類。皆不可不詳辨。其若虛實寒熱陰陽之辨。既視形體。尤必以診脈爲憑。在外雖可散可掩。可用膏塗。不得已乃用針刀。此其下策。而在內必用湯藥。今之外科。操刀針貼膏藥而已。縱用湯藥。亦不知虛實陰陽之辨。而猥云解毒。幾何不殺人也。外科方藥甚夥。治證各有專方。茲編所不悉錄。錄其可示法者。數十方。以示人知所則倣及變通耳。

金銀花酒

可治一切癰疽惡毒。初起時即當服之。

金銀花五兩生用則力速。無生者乃用乾者。莖葉皆可。而花尤良。芳馥之氣味。固在花也。○甘苦微寒。清熱解毒。其甘能養血補虛。其香能破鬱行氣。爲癰瘍家主藥。生甘艸一兩○補中胃。且解百毒。水二盌。煎一盌。再加酒一盌。略煎。以行於衛間。分三服。一日一夜盡劑。重者日二劑。大小腸通利。則藥力到矣。外以生者搗爛。酒調敷毒四圍。

癰疽之發。非一端。而總之曰榮衛不從。逆於肉裏。血氣相逆。則動爲火。故金銀花酒可以統治諸瘍。芬芳以行氣。甘寒以養血。甘平以解毒。苦寒以泄火。厚土和中。兼調五臟。及初起而治之。宜其無智名。無勇功。用力不多。而效建矣。此是初起治法。非謂執此一方。他藥可以不用也。

蠟礬丸 李迅

治一切瘡癰惡毒。以及毒蟲蛇犬所傷。皆宜先服此丸。以護膜托裏。使毒不攻心。

黃蠟二兩○甘淡滲益心收散。滲白礬一兩○咸酸濕解毒。固氣和血。安養精神。白礬寒滲。補心收散。澀清穢濁。輭堅破瘀。解一切毒。先鎔蠟。俟少冷。入礬。礬自化。和勻爲丸。酒下。藉酒以竟入心。每服十丸。二十丸。漸加至百丸。丸如梧桐子大者。

則更有力。毒愈後。服之亦佳。加雄黃一兩。名雄礬丸。治蠱毒及蛇犬傷。

心爲君主。外邪所不易犯。然至氣血相逆。動而爲火。則火毒未有不干於心者。心固又火之宗也。毒至歸心。則命必斃矣。蠟礬丸以托裏護心。猶四方有警。必宜厚衛京師。以安天子。固根本。且蠟礬又皆有解毒排膿止痛之功。故惡毒癰疽。宜先服此。

連翹湯

凡癰毒瘡腫。身體壯熱。小便赤澁。是皆寒濕所感。凝滯於血。使血熱而氣亂也。血熱則心熱。心熱則遺於小腸。此方以表外邪而泄血熱。

方已見嬰兒部。瘡腫血熱也。血熱何以腫。血溢脈外。而氣亂滯不行也。血何以熱。則或風或寒或濕或火淫入於脈而榮氣不從。則熱生也。熱總於心。心遺小腸。火亦遺三焦。故血熱者小便必澁。荊芥去血中風熱。防風逐經脛柴胡收寒熱之邪於陰部而散之陽。蟬蛻去皮膚風熱。以去其外滯之淫。而連翹散心火。瞿麥瀉心火。木通泄小腸火。滑石山梔瀉三焦火。黃芩瀉肺火。

以泄其熱。當歸赤芍以和其血。使邪由表達。熱自下泄。則氣血平也。

羌活散

瘡腫癰毒。壯熱。得自外淫。滯於氣分。淫入榮血。血爲之濁。氣熱則喘急。脹滿。胸膈閉悶。心志不寧。此方以表外邪而平氣熱。

羌活 氣雄而達肌表。獨活 氣專而行脈裏。此皆以去外邪。前胡 降逆氣而使之順下。柴胡 達鬱氣而使之上散。川芎 行血中之氣。清血中之濁。桔梗 降泄肺氣。枳殼 寬胸膈氣。天麻 補肝而除風熱。地骨皮 滋陰以清血熱。茯苓 滲濕且以寧心。人參 凡氣滯而憤鬱。皆氣之不足。非氣之有餘。氣足則不受淫矣。又壯熱則火食氣。此表劑也。過表則內虛。恐無以和氣血。故用人參。○各等分。甘艸 減半加生薑薄荷煎。

瘡腫血熱也。血有陰氣鬱而滯者。風鼓浪激。火燥湯煽。壅於肌膚而癰腫生表達其外淫。內調其升降。而因以清其血中之濁熱焉。氣血安和。癰腫可散。

人參敗毒散

感冒風寒濕熱不正之淫。而滯於氣血。其即發則頭痛寒熱。項強目暗。鼻塞聲重。痰飲咳嗽。其壅滯經絡則爲癰爲瘡。濕毒流注。腳腫腮疙。喉痺口瘡。此皆氣滯生痰。浸淫於脈中。使血濁而生毒熱。

人參 正氣足而後外淫可祛。甘艸 中氣和而後邪毒可解。羌活 獨活 以祛風寒濕熱之淫於經絡者。前胡 柴胡 以升降調燮其氣之逆鬱於中者。桔梗 枳殼 以破泄其氣之滯而爲痰飲者。茯苓 去痰消腫。各等分。每服一兩。加 生薑三片。薄荷五分。○去風熱。消痰飲。水煎服。口乾舌燥加 黃芩 泄熱氣。腳腫加 大黃 蕩胃熱。蒼术 去脾濕。膚癢加 蟬蛻 去皮膚風熱。○本方加荊芥防風。名荊防敗毒散。治陽風下血。本方去人參加連翹金銀花。名連翹敗毒散。治血瘡泡瘡。此皆外表良方。可以選用。

比前方所減者。天麻 地骨皮 耳。以上三方。皆主解表證自外淫得者宜之。所謂火鬱發之也。外淫凝滯於氣血。或過或不及。總歸於火。

托裏散

治一切惡瘡發背。疔疽。便毒。始發時脈弦洪實數。腫甚痛甚。欲作膿者。

金銀花 二兩 當歸 一兩○以滋其血。使不致爲熱所凋。且帥諸藥歸於血分。赤芍 一錢○以斂陰而靖肝血之熱。連翹 三錢○以散心血之熱。天花粉 三錢○以清膚中之

熱。黃芩 三錢○以斂陰泄肺熱。牡蠣 三錢○以斂陰收散。輭堅破結。大黃 三錢○以蕩亢陽之熱。朴硝 三錢○以救垂絕之陰。阜角刺 三錢○能消毒排膿。用刺更使直至病所而潰散之。每服五錢。半酒半水煎。

此治火熱亢甚。陽邪實盛。壅於中而勢將橫決者。以脈實數。不濟以陰。陽亦結而不散。故壯火之下。承以陰精。用大黃朴硝。且佐以花粉連翹黃芩赤芍。亦承氣之道也。況以金銀花當歸爲之主於中。而使壯蠣阜角刺攻其外。則用之亦有節矣。毒有當攻其裏者。亦毋庸疑此方之過。火毒內衰。而後外毒易潰也。李東垣曰。瘡瘍及諸病面赤。雖伏火熱。表以去之。故曰火鬱則發之。雖大便數日不見。宜多攻其表。以發散陽氣。少加潤燥藥以潤之。如見風脈風證

只宜發表風藥。便可以通利大便。若止乾燥祕濇。尤宜潤之。慎不可下。九竅不利。瘡瘍之變。皆不可下。汗之則愈。按下之當慎而不可輕。仲景傷寒書亦然。然至於正陽明經。亦未嘗不用承氣。東垣此論。爲輕於攻裏者戒。且以面赤拂鬱邪氣在經言之。若果火盛在中。六脈弦洪實數。則其證必煩燥痞滿實堅。其瘡瘍雖只在一處。其火實不在一經。若再從而表散之。徒揚其焰耳。是不得不用攻下。如釜底抽薪可矣。論者愼勿泥於一說而不知變通。

十宣散 外科精要○局方 名托裏十補散。

治癰疽初發。或已發。邪高痛下。瘡盛形羸。脈無力者。蓋癰疽之發。固多由膏粱厚味。及風寒濕熱所淫。滯於氣血。然亦有內自七情以耗氣血。虛勞拂鬱以致發爲癰疽者。而或表或攻。則是重虛其虛。必不可救矣。故此方補氣血。調經絡。而不爲之汗下。以脈無力故也。

方已見瘡部。連翹羌活二方主於發表。以氣血因外淫而滯。托裏散主於攻裏。以火毒自陽亢而結。大抵以甘熱得此方主於調補。以氣血自虛勞而濇。施各攸當耳。

邪高而痛下。瘡盛而形羸。虛熱拂於經。根本强而枝葉自遂。故灌壅自本。參芪以益其氣。歸芪以補其血。合歸補血甘朴以和其中。芎柱防芷桔梗以達之於外。芎柱湯、舞其血。防芷可升拔其氣。血滋而榮衛和。虛熱自解。方本氣。又皆能托毒排膿。加芍藥連翹木香乳香沒藥。亦名托裏散。治發背疔瘡。

當歸消毒飲 本名眞人活命飲。嫌不飛易之。

治一切癰疽腫毒初起。未成者可散。已成者可潰。若潰後者不可服。

金銀花三錢 當歸二錢○榮氣不從。逆裏。故以此和之。 陳皮一錢五分 貝母一錢○行痰散鬱。 天花粉一錢○清白芷此行之。 防風一錢○去風濕排膿。 甘草節一錢○和藥。皆所以行氣祛痰。 乳香溫能托裏護心散瘀消腫。使毒氣外出。 沒藥五分○苦辛鹹平。能補心散瘀。不致內攻。 皂角刺五分○逐穿山甲三大片蛤粉炒黃去粉用。好酒煎服。藉酒以宣達藥勢。

此平劑也。君金銀花以解毒。臣當歸以活血。佐以行氣消痰。破瘀攻堅。使榮衛和平。所以能散毒而潰堅也。機要云。治瘡須明托裏。疏通臟腑。調和榮衛。三法。內之外者。其脈沈實。發熱煩燥。外無瘀赤。痛深於內。其邪深。當疏通臟腑。以絕其源。外之內者。其脈浮數。瘀腫在外。形證外顯。恐邪氣極而內行。當先托裏。內外之中者。外無瘀惡之氣。內亦臟腑宣通。知其在經。當和榮衛。用此三者。雖未卽瘥。必無變證。按以上數方。三法備矣。

飛龍奪命丹

治一切腫癰疽惡瘡初發。或發而黑腐。毒氣內攻者。按此方甚峻。宜命此名。

天南星辛烈祛風去濕除痰。 巴豆消痰攻堅破堅。 雄黃辛甘。去濕殺毒破瘀血。去油。以上各一錢。 黃丹五分○辛鹹除熱拔毒去瘀血。 砒霜五分辛鹹沈寒。達關竅。 苦參五分○苦辛苦鹹攻頑痰。破積冷。 硇砂五分○苦辛鹹堅去瘀。拔毒去瘀。 麝香少許 乳香五分○托裏護心。辛寒。無堅不磨。無毒不拔。無蟲不殺。如黍米大。每服十九。或十四九。好酒下。忌油腻魚腥葷辛之物。

此方蘊毒於內。不能外發者宜之。若積熱大盛。毒氣煽發。脈浮洪者。不可用。峻厲之劑。亦建奇功。必脈沈細緊數乃可用。

托裏温中散 孫彦和

治瘡瘍爲寒變而內陷。膿出清稀。皮膚涼。心下痞滿。腸鳴切痛。大便徹瀉。食則嘔逆。氣短。臥逆。不得安臥。時發昏憒。

附子炮 四錢。大補命火。以回眞陽。乾薑炮 三錢。佐附子。以上温脾胃。羌活 三錢。宣達而出之。太陽使瘡不黑陷。木香 一錢五分。以行脾腎散。肝氣而散內寒。茴香 一錢。煖脾胃。寒瘕。丁香 一錢。煖脾胃。安嘔逆。止呃逆。沈香 一錢。通徹胃氣於上下。益智仁 一錢。煖脾胃。益元氣。陳皮 一錢。行肝氣祛痰濕。甘艸炙 一錢。温中解毒。加生薑五片煎。

此方大温其中。爲胃寒者設。痞滿腸鳴腹痛。糞溏嘔逆呃逆。身涼膿清。皆虛寒之證。瘡瘍火也。有火則曷爲中寒。寒則曷爲有火。榮氣不從。逆於內裏。榮衛滯而成火。其火非實。實火鼓之。則血氣相搏。而熾腫外作。內寒則其毒不能發外。轉內陷矣。榮衛外滯。元陽內虛。外傷而氣血愈虧。內寒而脈絡益滯。故爲之內復其陽。使陽氣周行。而滯者可通。雖有火邪。皆外達矣。此雖用熱藥。實亦平劑。非飛龍奪命之比也。人有性體虛寒。及方發癰疽。而過服寒涼。胃氣爲寒所敗者。每有此證。孫彦和治王伯祿臂瘍如此。見其六脈沈微。色變膚涼。加以呃逆。遂製此方於盛夏時而用之。是可見因證用藥。對證則時令亦非所拘。朱丹溪論十宣散。謂冬月腫瘍可用。夏月潰瘍難用。是亦失之執一也。

回毒金銀花湯

治瘡瘍作痛。隱隱。氣虛不能煽發。而色變紫黑者。

金銀花 二兩 甘艸 一兩炙 黃芪 四兩 當歸 五錢 酒 一升重湯煮服。

此亦治內虛寒而瘍毒不能外達者。前方治自先天腎命。以復元陽。此方治自後天脾胃。以生氣血。胃氣無陽。則用前方。胃僅不足。則用此方。陽毒方凝。而氣血不繼。瘍毒不能外達。則且乘虛而內攻。唐之季世是矣。壯其氣血以行之。芪歸加以酒。所以攻毒而逐之。金銀花甘艸所以解毒。其周宣六月乎。

托裏黃芪湯 總錄

治諸瘍潰後。膿多內虛。

黃芪 蜜炙。托裏固表。益氣排膿。瘍家最要之藥。人參 合芪以補氣。當歸 合芪以補血。桂心 行氣活血。茯苓 補心。而下交於腎。且以滲濕。健脾。而爲生血之本。遠志 補腎而上交於心。且能解毒。散鬱。長肌肉。強筋骨。五味子 斂氣生脈。麥門冬 清熱甯心。生肌止潰。各等分。每服五錢。

大寇初潰。餘燼猶存。民氣未蘇。瘡夷未復。此發憤圖治。以彌縫闕失之秋。僥倖苟安。飢將復長。否則國脈亦日衰。奄奄難復振矣。朱丹溪曰。癰瘍潰後。補氣血。理脾胃。仍見轉成他病。氣血兼扶。人參補氣。當歸滋血。五化交飭。而活血。五味子斂以補肝。而斂氣。遠志苦以補腎。而毓精。茯苓淡以補心。而安神。黃芪甘以補脾胃。而建中。麥門冬甘苦淡以

決潰於高原。而靖三焦餘火是五化兼飭。五味歸化。雖有餘毒。亦無可存。黃芪桂心茯苓遠志五味。又皆能敗毒消腫。此方平補。爲勝於八珍十全云。

止痛當歸湯 總錄

治腦疽背疽。穿潰楚痛。

當歸 生地黃 血不足則作熱而熱痛。此以補其血。黃芪 人參 氣不足則生寒而虛痛。肉桂以作陽且能解毒化膿。芍藥以斂陰且能靖熱去瘀。此以補其氣。甘艸炙。以解毒和各等分煎服。

痛生於有梗。氣化之梗。由於不和。不和生於不足。氣血充周。陰陽調適。毒化而痛於何有。齊氏曰。世皆謂乳沒珍貴之品。可以止痛。不知臨病制宜。殊非一轍。熱痛涼之。寒痛温之。風痛除風。濕痛導濕。燥痛潤之。濇痛通之。虛痛補之。實痛瀉之。

膿閉而痛者開之。惡肉敗痛者引之。陰痛不和者調之。經絡閉塞者利之。不可執一而無權。按此則去梗之說也。但托裏護心。乳沒之補其氣。血歸地。和其陰陽。是爲功。亦有時不可閣云。補其氣血。參芪 歸地。和其陰陽。是爲善去梗者。此及前方。皆意思深長。用之自效。

八珍湯

凡疽瘍不起。氣血衰弱。六脈無力者。可酌用。

合四君子四物湯

十全大補湯

氣血虛寒之甚。而疽毒不能起者。可酌用。

八珍湯加黃芪肉桂。

此非盡善之方。然有時不得已而用之。疽陷不能起者。可使之起。毒腫不滿。內痛隱隱。而外不熾耎。毒潰不能發於陰。沈潛隱伏。則謂之疽。收者。可助之收。潰而不能收。亦氣血衰憊之故。

生肌散

此成功之後。斂瘡生肉。毒盡乃可用之。

寒水石 鍛二兩。○李時珍曰。唐代諸方。寒水石即石膏。 滑石二兩 龍骨一兩 海螵蛸兩 密陀僧錢 枯礬五錢 輕粉五錢 乾胭脂五錢 共爲末。摻瘡口上。

以解毒活血收斂燥濕之品。佐二石。意主解熱也。

生肌散

檳榔一兩 枯礬一兩 密陀僧錢 黃丹一錢 血竭一錢 輕粉五分

此以解餘毒去瘀。爲主。而兼燥濕生新之意。此方佳。

黃連生肌散

黃連三錢 密陀僧五錢 乾胭脂二錢 菉豆粉二錢 雄黃一錢 輕粉一錢

此亦以解熱爲主。

桃花生肌散

風化石灰 苦辛熱。能散瘀生肌。蝕惡肉。斂瘡口。水澄過半斤。 大黃四兩 梔子二兩 合炒至石灰紅色。取起去大黃梔子。用石灰須退冷後可用。○此方甚簡。

以上諸方治瘍之法。可以通用。已得其大概。其有當分經而治者。亦略選數方於左。以示大法。非能盡變也。變而通之。存乎其人。

消瘰化堅湯 東垣○本名救苦勝靈丹方。嫌太俗。易之。治瘰癧。馬刀挾瘿。從耳下或耳後下頸至肩。或入缺盆中。乃手足少陽經分。在頸下。或至頰車。乃足陽明經分。受心脾之邪而作也。今將三證合而治之。按手少陽出缺盆上項。出耳上角。支者從耳後入耳中。足少陽循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卻出手少陽後。入缺盆分者。亦自耳後入耳中。足陽明行頰後。大迎頰車。上至耳前。瘰癧。梁梁成串。皆發於此。故屬之三經。其受心脾之邪而作者。脾濕生痰。心熱成火。濕熱相生。痰火併作。然心脾之脈。不上於頸。脾之濕熱則溢於胃。心之濕熱則溢於三焦。三焦溢於膻。故證見於三經。此症多由肥甘酸肥。則脾胃生痰。釀則心膻三焦受熱。或由憂思鬱怒。憂思則傷心脾。鬱怒則傷肝膽

大抵陽明者為淺。少陽者為深。陽明者多痰。少陽者多火。俗又分陽明者為痰核。少陽者為馬刀云。

黃芪 護皮毛。實元氣。結血生血。瘡家聖藥。○皆依東垣原注。 連翹 能散諸經血凝氣聚。十二經瘡藥中不可無也。 漏蘆 升麻 各一錢 葛根 五分○此三味足陽明本經藥。 丹皮 去腸胃中留滯宿血。 當歸 生地 熟地 此味涼血和血生血。 白芍 各三分○酸寒。能和中益肺。治腹中痛。必用之。夏月倍之。冬寒則不可用。

防風五分 羌活 獨活 一錢○此三味必闢手足太陽證。有痛項強。腰以折項以拔者。用之。防風辛溫。若瘡在腠。以上雖無太陽證。亦當用之。為能散上部風邪。去病人拘急也。 柴胡八分○功同連翹。如瘡不在少陽經。去之。○按連翹主心經。柴胡主少陽經。本有不同。然其能升拔陽氣於陰鬱之下。而散其毒熱。於上之功。則固有同然。又由東垣本注。瓦參之瘡不在少陽。去柴胡。則病不關太陽。可去。二活。病不在陽明。可去升麻葛根矣。 牛蒡 解毒無不用。 人參 各三分○補肺氣。如氣短不調及喘者則加之。 甘艸 炙五分○能調中。和諸藥。瀉火。益胃氣。亦去瘡邪。 肉桂 二分○能散結積。陰證瘡瘍。當少用之。此寒因熱用之意。又為陰寒覆蓋其瘡。用大辛熱以消浮躁者去之。 黃連 以治煩悶。 黃蘗 炒各三分。如有熱或腿腳無力。欲去衣者。腎中伏火。更宜加之。 昆布 二分○瘡堅硬者宜用。 三稜 煨 二分 莪蒁 煨三分○此二味瘡堅無此不用。甚者用之。不堅不用。 益智 二分○唾多者。沫吐食胃寒者。加之。 麥芽 一錢○治腹中痞。急兼消食補胃。 神麴 炒○能厚朴一錢。二分○腹脹加之。否則勿用。 蒸餅為丸 每服三錢。如氣不順。加陳皮 木香。大便不通。加酒炒大黃。血燥。加桃仁 大黃。風燥。加麻仁 大黃非脂麻。

秦艽 皁角子。 猥用。

本注詳矣。推其意則以黃芪連翹漏蘆。此藥雖行陽明經。實統能攻堅排毒。丹皮當歸生地熟地白芍牛蒡人參甘艸肉桂為本方。參芪甘艸以補氣。當歸二地以滋血。連翹丹皮以去熱血。漏蘆牛蒡以解毒排膿。白芍以斂亢陽。肉桂以開鬱。所以補正祛邪。去心脾之熱。清受病之源。其毒發陽明。則加升麻葛根。毒發少陽。則加柴胡。所以分經使達病所。其或闢太陽則加防風二活。由此推之。則凡背陽經。則不用升麻葛根柴胡。而加用防風二活。或在他經。則亦因經用引以達之。皆可識矣。 其加連翹為多熱。大抵少陽多熱。加昆布為多痰。陽明多痰。加莪蒁為核堅。厥陰堅硬之。加益智厚朴為胃寒多濕。瘰癧及他癰疽。毒亦可加用。加麥芽神麴為脾胃多滯。瘰癧心胃寒者。何也。曰火邪。而有在經。而胃寒在本也。加麥芽神麴。為脾胃之邪。

固多由肥膩厚味之人。其氣鬱則行之。可以助參芪。血燥則潤之。可以助歸地。風祕通之。風燥潤之。可推以治腸風痔漏諸毒。或加或減。知所變通。亦諸瘍可統治。不僅瘰癧也。

散腫潰堅湯 東垣

治同前證。然前方爲氣衰血少本體不足者設。故多補血氣之藥。此方爲熱盛毒堅者設。故多去熱攻堅之藥。散腫去熱也。潰堅攻痰也。

黃芩 八錢。生半酒炒半。○心脾邪熱。熏蒸上行。故用此爲君。以降泄之。半炒使上行。半生使散行也。

知母 五錢 黃蘗 酒炒五錢。○滋腎水以制君相之火。 龍膽草 酒炒五錢。○以去肝膽少陽之火。以上三味皆所以去熱散腫。 天花粉 酒洗五錢。○清膸中之痰熱。 昆布 五錢。○此三味皆以消痰潰堅。 桔梗 五錢。○泄肺閒之風濕痰熱。 柴胡 錢四

○少陽本經藥。 連翹 三錢。○散心火。本經藥。亦以佐柴胡。 升麻 三錢 葛根 二錢。○二味皆陽明本經藥。 甘艸 炙三錢 三稜 酒洗三錢。○破血中之氣。 莪蒁 酒炒三錢。○破氣中之血。此二味皆助桔梗昆布以潰堅。 歸尾 酒洗二錢。○破血熱以行氣。 白芍 二錢。○斂散氣以和血。 黃連 一錢。○此三味皆助柴胡連翹以去熱散腫。 每服六七錢。先浸半日。煎食後熱服。服後仰卧。取藥在上膈。此不必拘拘。另將半料蜜丸。留藥湯吞之。量虛實服。

此瘰癧正治。以其氣血堅強而熱毒壅實。則爲之散腫潰堅可矣。無庸更用參芪歸地。卽此而推廣之。又可以知治瘍之大法。

龍膽瀉肝湯

本以治肝膽實火濕熱。而凡陰腫陰痛亦皆統治。揣此爲用。則凡懸癰便毒腎瘡魚口皆可治。以此方蓋前陰左右皆肝脈所行。而宗筋廷孔。又爲腎竅。腎主閉藏。肝主疏泄。開閉失其宜。酒色過其度。則脾胃之濕熱下流。而積於肝腎。熱毒壅聚。輕之爲陰腫陰痛。重久則囊癰便毒矣。毒生於前後二陰之間。曰囊癰。生於前陰之左右曰便毒。二陰纂間。脈連衝任。爲治稍難。其證必兼風濕。前陰左右。則腎專之。其離二陰稍遠者。則兼脾經。俗以其形長似魚。謂之魚口。其生在陰經。故初起多不赤不腫。而結塊其間。肉理有橫有直。又居下極。故每一潰難收。治宜先用此方。但原無分兩。茲爲更定。又略著加減之法。

龍膽草 四錢。○瀉相火除肝經濕熱。 黃芩 炒四錢。○併除腸胃肝膽之熱。 梔子 酒炒三錢。○瀉三焦濕熱而達之前陰。 澤瀉 二錢。○瀉腎之濕熱。 木通 二錢。○瀉小腸之熱。 車前子 四錢。○瀉膀胱濕熱。 當歸 酒洗五錢。 生地 酒微炒五錢。○此二味補肝滋腎。養陰活血。正所以平其積熱。 甘草 生用三錢。○緩肝急。散熱解毒。 柴胡 錢八

○拔肝膽之生意於腎水至陰之下。而升之於上。以舒陽氣。以散陰鬱。則熱可散而濕亦行。毒可散矣。此方必以此爲君藥。

每服七錢。水煎服。囊癰加 鼈甲 酯炙三錢。陰虛能攢。 補肝滋陰。且能攢穴以去毒。 秦艽 四錢。○能入二陰之間。體虛者。酌加 人參 黃芪 毒不起。少加 肉桂 得自風濕。加 獨活 防風。

二陰間肝脈也。肝相火也。相火鬱熱。則脾腎之濕從之。或酒後乘醉入房。或久行傷筋。而復受風濕。或腳氣腳瘡外閉作瘡。而熱毒遂結聚股間。皆所以致肝火之毒。熱濕合淫。流於經會之所。二陰之間。肝腎脾三經之會。其結而不散。則輕之爲陰汗陰腫陰瘡臊臭。重之爲便毒囊癰白濁溲血。皆此湯可以主之。以除肝經之濕熱。故曰瀉肝。然

非瀉肝也。方內無酸以去脾腎之濕熱。以清相火之鬱結。方內龍膽黃芩梔子。皆苦以平相火。而澤瀉木通車前。則皆淡滲滅轉以瀉心腎。非若肝無補腎無瀉之說也。且補肝緩肝。當歸生地。而升達其陽也。柴胡甘草。

救腐湯

治乘醉入房。相火熾盛。忍精不泄。內外合淫。結於宗筋。而成囊癰。并玉莖亦腫爛。及凡囊癰。便毒魚口。潰後爛腐不能收功者。

黃芪炙二兩　當歸酒洗二兩　人參一兩　白朮一兩○以補脾土。且能理腰脊。　茯苓五錢○以滲間血。　澤瀉三錢○瀉腎之濕。　黃檗三錢○堅腎水。安相火。去膀胱濕熱。　梔子炒三錢○瀉三焦火。　龍膽草三錢○清肝火。

葛根三錢○因酒傷者用此以升散胃熱。否則不用。　薏苡仁中滲脾濕。　白芍五錢○此瀉肝以斂陰。所以救腐也。　分五服煎服。

毒至腐爛。火盛極矣。氣食壯火食氣。而下焦氣之源也。血涸。熱甚則血日涸。氣血皆虧。故無以勝毒而生肌。宜大補其氣血。而後去其濕熱。加以斂陰。氣血復而腐可救。毒可盡。澤瀉黃檗膽草白芍。皆厥陰少陰藥也。

山豆根湯

治喉痺。有偏左偏右者。俗曰單鶩。左右皆腫曰雙鶩。鶩者牙音之譌也。其來甚速。一時腫盛。曰纏喉風。腫及牙齦。曰走馬牙疳。總之則爲喉痺。內經云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一陰者手足厥陰。一陽者手足少陽。肝脈上循喉嚨之後。而膽與肝相表裏。三焦脈自缺盆上項。而心包與三焦相表裏。四經皆君相二火所行。故喉痺皆屬之火。君火稍緩。相火急速。輕者甘桔湯可愈。重者宜此方。張子和曰。治喉痺用針出血。最爲上策。內經云火鬱發之。出血亦發之也。是亦一治。

山豆根二分○降瀉心火。土。治喉痺。　射干二分○去君相二火。散血消腫。除痰結。　豬牙皁角二分○辛鹹行肝木之鬱。散心火之結。湯除鹹澀。破腫消堅。涌吐痰涎。通關利竅。　杏仁去皮尖十粒○降逆氣。破堅。潤心肺。　煎濃汁含漱稍稍嚥之。

主治君相二火。而君以杏仁。佐以牙皁。降泄中有升散之用。牙皁之辛能散。杏仁亦能散。火熾濕從。湯而爲痰。則壅聚而火鬱。以此開之發之也。故能消痺。

雄黃解毒丸

出溪。

治纏喉急痺。急則生死在倏忽之間。故此亦劫劑也。

雄黃一兩○辛甘雄烈。　鬱金一錢○辛苦。主降逆氣。而破血中之滯。　巴豆十四粒去皮壓油取霜○辛毓。力猛。攻堅結。下稠涎。　醋糊爲丸。藥皆辛烈。藉醋以斂陰保肺。每服五分。津嚥下。

此方皆用辛散。以相火之急。不可遏抑。故迎而散之。以寓解毒之法。又一治也。盛暑穠隆。至不可耐。風雷雨電一作而熱頓除。

桔梗湯

治少陰咽痛。喉痺。及肺癰。吐膿。乾咳。無痰。少陰心脈挾咽。腎脈循喉嚨。二經合化。君火上熾。則咽痛。肝膽三焦脈亦挾行咽間。其經相火上炎。則喉痺。君相二火上熏於肺。痰血凝滯。在肺之內。則爲肺癰。肺癰初起。可治以此方。涌泄其痰。火隨以散。

方已見火部。肺處上極。並於咽喉。諸經有火。皆總於心

而上逼於肺。行肺外則傷咽喉。行肺中則傷肺。大抵膿行咽喉。肺氣實則膿則入肺。故治專在肺。甘草補土生金而瀉火。桔梗降逆氣而瀉邪淫。且甘緩補正而邪自易平。

阜莢九 金匱

治肺癰。欬逆上氣。時時吐濁。但坐不眠。按此證多吐涎沫。口乾喘滿。咽燥而渴甚。四肢微腫。咳吐膿血。胸中隱隱作痛。乃諸經之熱火上炎。熏蒸於肺。或外感邪之火不得發。氣沸成痰。滲入肺內。肺血濁濕。壅而爲癰。血與痰搏。蒸化爲膿。益實火之證也。喻嘉言曰。火熱之毒。結聚於肺表之裏之溫之清之。旨不少應。堅而不可攻者。令服此丸。庶幾無堅不入。可成洗蕩之功。勿以藥之微腥而少之。

阜莢刮去皮弦酥炙。爲末。蜜丸如大豆大。以棗膏和湯。藥性峻烈之。衆以補之。每服三丸。人言仲景方峻此只服三丸。且甘以緩之。棗湯主之。則亦何嘗敢予太峻。

辛以補肝而瀉肺。使火不鬱也。阜莢之辛鹹。以行肝木。以布心火。可以燭幽破堅。蕩除穢濁。性能蝕鐵。其能消肺中之堅結可知。火鬱在肺。於肺發之。火鬱之發之。甘以緩之補之。蜜能治陰虛。肺聚能補土生金。阜莢質輕。亦上行於肺。火散則痰不沸。痰消則血不濟。血行則壅者散。

保肺湯

治同前。但此方主去熱解毒。而佐以升散。藥頗中和。凡肺癰已潰未潰。皆可用。其堅結甚則用阜莢九破之。可也。破之而肺氣恐虛。毒未盡者。仍宜服此。

金銀花一兩 元參八錢 ○除胸膈氣氳之人參三錢 升腎水以保肺金。 **蒲公英**一錢 ○甘苦能化熱毒。排膿血。 **天花粉**一錢 ○清肺熱。化膈痰。 **黃芩**五分 **麥門冬**一錢 **生甘草**一錢 **桔梗**一錢 ○仍用甘桔以散其鬱。分二服。

此兢兢於保肺。體弱者宜之。體弱何以有實火。曰。體弱固多有肺火。

桂枝去芍藥加阜角湯 金匱

治肺痿吐沫。按此證多吐涎沫而無膿。甚者毛悴色焦。自汗。益汗。氣息奄奄不振。嗽時必忍氣須臾。輕輕吐痰。始覺膈上不痛。否則膈痛不止。其與肺癰大異。彼生於內熱。此得於勞役。彼屬實熱。此屬虛寒。勞役內虛。或多言傷肺。或久臥乍起。腠理不密。而風寒清冷乘之。其始汗出惡風。咳嗽短氣。鼻塞項強。胸膈脹滿。久而不治。則成痿矣。故仲景治法。始用甘草生薑。繼用此方。而今人每以肺癰肺痿合言之。

桂枝三兩 **生薑**二兩 **甘草炙**二兩 **阜角**一兩 ○只三錢三分許。 **大棗**十二枚

肺癰由實熱內作。故以甘桔散之。阜角破之。蜜棗緩之。肺痿由虛寒感受。故以甘薑溫之。桂枝鼓之。阜角大棗逐之。肥膩釀厚。作爲胃熱。熱極火憤怒。作爲肝熱。熱歸於心。上而燥肺。外淫遇之。內熱爲主。是實熱內作。輕則散之。重則破之。恐火之急。故甘緩之。實熱之治也。勞役傷乏。久而中寒。言語不報。久而肺寒。肺胃本寒。肌肉不實。外淫乘之。淫反爲主。是虛寒受感。輕則溫其寒。重則鼓其陽。猶恐不勝。故亦爲攻破之。虛寒之治也。皆堅結於肺。故可用阜角同。一以安內。一以攘外。故用蜜用薑桂不同。皆宜固其本。故用大棗同。

加味紫菀湯

治肺痿。久而氣極。勞熱自汗。皮毛枯悴。氣息奄奄。咳嗽稠痰。喉間腥臭。且或吐血。此痿而變癰。肺氣虛極。而邪火愈盛。其證實。此肺癰爲更重。宜服此方。

紫菀炒一錢。辛苦温。升達陽氣。以解胸膈之鬱熱。理上焦血。散逐痰涎。去肺間鬱積。阿膠蛤粉炒成珠一錢。補潤肺金。固氣理血。散熱滋陰。知母一錢。清肺金而滋腎水。以濟妄火。貝母一錢。去熱痰。開鬱結。清熱解毒。二母皆能金以生水。水濟火則還以保肺。故曰知母貝母。桔梗五分。散肺逆。降肺逆。生甘草五分。補土生金。且能解毒。此仍用甘桔。人參五分。此氣虛證。必人參以補之。茯苓五分。亦補土生金。而能滲膈間邪濕。五味子十二粒。補肺斂氣。久嗽肺傷。肺葉焦痿。此當必用。牛蒡子五分。解百毒而功專治肺。利咽順。止嗽除痰。金銀花五分。加此二味以解百毒。

肺癰邪實宜急治。肺痿正虛。宜緩養。且已虛則不容更破。故久痿則薏苡仁非所用。而外邪未盡祛。則未可蛟補。痿證自外淫乘虛。此方最爲兢兢也。

逍遥散

治肝癰。

方已見肝部。古無肝癰之說。而或謂左脇痛。手不可按者。爲肝葉生癰。其證必左脇見紫色。而舌青。是或有之。心肝鬱也。宜服此散。

清庚九

此本東垣潤腸活血潤燥三方併合。而加減之。以治腸癰。腸癰之症。下少腹痛甚。手不可按。其右足常屈而不伸。以大腸庚金居右。又大腸右轉。故應右足。其已潰則大便膿血。或不能食。胃氣併傷。其所由必因肥膩釀厚。積熱於胃。胃熱上蒸傷肺。而熱毒下流大腸。又或風搏於肺。肺鬱成熱。亦下遺大腸。始爲大便祕濇。久則結毒成癰。大抵與肺癰同源。而其流則分上下耳。

大黃五錢。滌腸活血。歸尾五錢。潤腸活血。而行結血。羌活五錢。祛風散熱。由風祕起者用之。否則去之。桃仁研一兩。去瘀斂腸而生新血。秦艽三錢。去血中風濕。阜角仁五錢。此與肺癰之用阜莢同意。所以蕩除穢濁。而大腸在下多燥。故用仁則能自內下行。而潤大腸之燥。紅花三錢。行血去瘀血。生地黃五錢。熟地黃五錢。二地滋血養陰。以平胃火。金銀花錢八。大麻仁兩。此非脂麻。和胃潤腸。破瘀解毒。爲此方君藥。蜜丸。金銀花湯下。已潰而胃氣虛者加人參白朮。

肺癰腸癰。皆由胃火。胃火上行。則總於心而傷肺。肺癰咽痛。咽腫口瘡。實皆由此。胃熱下遏。則傳小腸而傷大腸。腸癰血祕瘀實。皆由此。心在胃上。肺居心上。小腸腸風。實皆由此。大腸承小腸下。心小腸皆火也。金固畏火。風火乘金。血以熱而瘀結。金得火而銷鑠。是故蕩熱大滋黃水。生熟去瘀生新。紅花桃仁。潤燥解毒。麻仁桃仁阜角仁金銀花導以下行。蜜丸也。又大治腸癰之法也。

清丙湯

此合仲景五苓散。仲陽導赤散而加減之。以治小腸癰也。小腸癰亦昔人所鮮及。然理亦有之。謂當臍稍下偏左內痛。不可手按。其左足常屈而不能伸。蓋小腸左轉。故應左足。小腸爲心之表。是必心熱遺於小腸。始則小便癃閉赤濇。鬱熱之久。血壅結而生癰。大抵與喉痺同源。而其流則分上下耳。

生地黃三錢。交腎水於心。木通二錢。降心以靖心熱而生血。甘草梢二錢。能瀉火使達於下。澤瀉八分。能瀉腎以去其邪水。茯苓八分。淡滲交心於豬苓五分。以專行下焦之水而達之膀胱。白朮八分。燥脾胃濕熱。

肉桂五分○此爲反佐又辛以行之且兼能解毒。黃連三分○瀉火厚腸解毒又合肉桂以交心腎。金銀花五錢○以解毒。

心遺熱於小腸。小腸上承胃。下接膀胱大腸。毒無可逃。惟可內消而不可使潰。故爲之降瀉心火。使達於小便。因以交心腎而涼血解毒。是亦一道也。

丁壬湯

治對口疽。此毒生於大椎之上。風府啞門之間。乃太陽及督脈所行。與背癰本同一治。但其位上行已遠。其毒每平漫黑黯而不痛赤。其證必沈重倦怠呻吟無力。是雖在陽經。而實發於陰。蓋寒水之裏爲腎也。正對口當風池督脈屬陽。故毒反輕。偏對口在寒水之經。毒反重。要之治癰疽。未有不用散熱消毒之法者。此篇之首數方。皆可通治。但淺深不同。經脈分走。因經用藥稍異耳。此方中有紫花黃花二丁。又用二

活行太陽經。屬壬水。故有丁壬之名。又丁壬化木爲發生之機也。

金銀花三錢○一名黃花地丁。能通腎水。化熱毒。消癰核。紫花地丁一錢○能平血熱。去壅濕。主治癰疽疔毒。羌活一錢○二錢獨活一錢○二活以行太陽而疏通其滯濇。主治癰疽疔毒。防風五分○上部之瘍。必用此以散邪而去拘急。當歸一錢生黃芪一錢○必氣血充而後毒化。未成可消。已潰易斂。生甘草一錢○以和中緩肝瀉火消毒。

此方背疽對口。皆可通治。乃太陽經解毒藥。若其變證及潰敗而虛。則托裏止痛八珍十全諸方。可參選用。陷外治方。背疽。用活蟾蜍剖腹。合毒上縛定。乾則易之。內服托裏藥可愈。對口。用生鯽魚合陳壁土搗爛。傅毒上。即愈。

阜蛤九

治乳癰。按此證多由外感風邪。客於乳房。或小兒含乳而睡。口中熱氣吹入乳房。使乳路塞。又或爲兒齕傷。中有熱毒。風邪復搏。始則壅搐。久壅則癰成矣。若男子患此。則必肥膩厚味爲胃火。或復爲觸傷乳筋所致。乳爲陽明經所行。乳頭實肝筋所結。汁亦肝血所化。肝脈斜絡於乳。治者須知。

阜角去皮弦○蛤粉此用蛤殼煅研成粉。能消頑痰。止酥炙。○蛤形含漿。有乳之象。又介蟲陰精。乳血之類。而誠能軟堅。寒能勝火。所以有治乳癰之用。等分搗合爲九。每服二錢。酒下。藉酒以行血分。

乳屬陽明。於經爲陽。而肝筋乳血。於類屬陰。風熱搏於經而乳血滯於內。壅塞成癰。阜莢之辛。以宣其陽。蕩除穢濁。祛風去痰。而蛤蛤之鹹。以養其陰。軟堅散血。可一汗而癰散。乳通宜也。

知乳湯

治同前證。古人主除痰去熱。如不因外感而內熱壅盛者宜之。

生甘草二錢○緩肝急。當歸酒洗一錢○生甘苦化熱毒。消腫杉。其莖中空。斷之有汁。故主排膿通乳。蒲公英一錢○清理膺中天花粉五分○清痰熱。亦能通乳。貝母五分○除痰解熱結。穿山甲一片土炒研○此專主通乳。非可強通。但壅而成癰。則宜用之。煎服。

化巖湯

乳癰病人失治。或更傷於酒色。熱物致潰。爛如蜂巢狀者。曰乳巖。最難治。乳房屬胃。乳頭屬肝。宜補血通

肝。佐以和胃去痰解毒之品。庶血氣復而證可愈。

黃芪一兩　當歸五錢○此補血湯也。白朮三錢○人參一錢。補氣以生血。茯苓五分○滲脾濕。防風五分○行肝木以疏脾土。白芥子八分○行胸痰。去皮裏膜外之痰。才所以行肝氣。紅花三分○使之去瘀生新。金銀花五錢○解毒兼能補養。水煎服。

乳潰成巖。非大補氣血。無以能攻毒而收潰也。此與托裏黃芪湯法同。但主經行肝胃耳。防風白芥子紅花皆行肝。參朮茯苓皆主脾胃。

解懸湯

乳懸證兩乳細小。下垂過腹。痛不可忍。此氣熱血虛。肝筋緩弛也。其始必由產後去血過多。或因乳少過

服通乳之藥。血不足於經脈。而虛氣因兒之吮以下垂。則筋從所引而弛。此猶肺不足以斂氣。則肺葉痿而津液之上輸者反只多痰涎也。治宜補血榮筋為主。

黃芪二兩　當歸一兩○此補血湯　人參三錢○宜大補中氣。川芎二錢○以行血中之氣。荊芥三分○去血中風濕。益母草補肝和胃。生地黃各一錢○血滋而熱平。則筋自收。用當病情雖產後亦不忌。炮薑三分○以和胃。水煎服。

此非癰瘍因乳而類及之。亦以見因經用藥之法。

少陽湯

治鬢疽。鬢間耳前。乃手足少陽經所行。動脈處。古人以之候頭角耳目之疾者。患在此。乃膽及三焦之熱毒上行。可知縱使平滿。亦是陽。非屬陰也。

金銀花二兩　當歸一兩　川芎三錢　龍膽草三錢　夏枯草三錢○行肝膽經。梔子炒一錢○除內熱。散結氣。白芷一錢○陽明經脈亦與少陽經脈交絡。且諸藥性不上行。則用此。使上行頭面而去風熱。薄荷一錢○行厥陰少陽上行清頭目風熱。

此引入少陽經以治鬢疽之法。

督會湯

真腦癰在巔頂。乃督脈所行。旁連太陽。下本命門。上通髓海。是命火上炎之極。腎水枯涸。精髓且化為膿。血治宜六味地黃湯。若尺脈無根。沈指不見。則加桂附大劑救之。恐證急效緩。先服此。

金銀花八兩　黃芪四兩　元參三兩○清肺金以生腎水。熟地黃二兩○補腎水以制命火。人參一兩○以補中。黃檗酒炒五錢○以

滋陰。砂仁三錢○以化命門之氣。甘草炙二錢○天冬以下三才封髓丹也。故用此以平骨髓之熱。蓁本一兩○藉此為使。以行於巔頂。

此引入督脈上行以治腦癰。

釋擎湯

擎疽。又曰穿掌。手掌屬心包絡。手背手三焦。總之心血熱也。若大指食指乂口合谷間。則屬大腸乂口毒。膻中氣熱也。

金銀花一兩　當歸三錢　元參五錢　生地黃三錢　紫花地丁一錢○色青紫。入心經血分。平血熱。去壅濕。解疔毒。貝母五分○破結解毒。天花粉五分○解膻中之熱。桂枝五分○藉此引行於手。水煎服。

此治心經熱。膻中亦心所居。引行入手治穿掌。

附外治方。金錢小蟹和葱搗爛敷毒上。甚效。

釋紲湯

臂腕生毒。俗曰菜籃紲。此間均屬肺。臂上手六經皆行。而大抵肺居腕中。其地似屬陽。而其經其毒每多屬陰。以金寒而臂間肉薄。故氣血每不足。治宜用補。

金銀花一兩　生黃芪五錢　人參入分　白朮一錢　生甘草五分　桔梗五分　天花粉一錢　當歸一錢　桂枝五分　生薑三片　引　水煎服。

此治肺經虛熱。人參甘桔花粉皆行肺經。引行入臂。治臂瘍。內寒者用托裏溫中湯。

釋擔湯

肩疽。搭背多生於勞力擔負之人。使肩背氣血不得舒。又感寒暑風濕。故血鬱熱而成毒。肩為手足六陽經脈所交行。惟太陽則行於背。此皆陽經。而毒每似疽。亦以肉薄也。

金銀花一兩　土茯苓一兩　漏蘆五錢○土茯苓能舒筋輭堅。破塊活血。漏蘆能滲濕去熱。解毒。漏蘆能排膿生肌止痛。當歸五錢　大棗八兩○補中益氣生血。即此以當參芪。此方為貧人設也。酒煎服。藉酒以行於陽。

此治肩背勞役之疽。

附外治方。生蜜和麵作餅。蒸熟熱貼疽上。甚效。

祛寒去濕丹

腹疽。生於臍之上下左右。皆屬陰。以腹固足三陰經所行。當中為任脈。稍左右為肝脈。又左右為腎脈。又左右為脾脈。而三陰亦迭相交絡。任腎主寒。脾主濕。惟肝主風。風無專性。其在陰處。則亦寒也。寒濕何以生毒。寒濕凝聚於經。氣血相搏。則成熱。而生毒。癰熱虛熱也。寒實寒也。多由勞役觸犯寒濕。或所居下濕。而烘火飲酒得之。又或內本虛寒。而榮氣不相協。治當復其陰中之陽而已。

白朮四兩○補脾燥濕。茯苓三兩○去脾腎之濕。金銀花二兩○以解經血之熱毒。蛇牀子五錢○辛苦溫。能補益而實。能安養氣血。附子二錢○以復命門之陽。肉桂三錢○補命火而左行於肝。以壯肝氣。活肝血。當歸一兩○滋陰而行於陽。使榮氣相協。合用蜜丸。每服一兩。鹽薑湯下。

陰經皆行於腹。坤為腹。則宜主脾土。坤利牝馬之貞。配天行健。必陽氣行於地中。乃能承天時行。不然。則陰陽相違。為否為剝。故補命火。乃以溫脾土。而和陰陽。朮苓以健脾土。附桂以補命火。而後加以行血解毒之品。以治腹疽。固有道也。

加味腎著湯。金匱腎著湯。經心錄加味

腰疽。當兩旁屬脾經。稍近存則屬膀胱。要皆關於帶脈。忠此每平漫而不煩赤。故俗曰腰包。此為感於寒濕。而經脈凝滯不和。以致痺耳。乃經病。非內病。是外寒。非虛寒。故不作寒熱。不阻二便。不減飲食。然非內不足。則經脈充實。外感安得而侵之。治法仍宜補其虛寒。可用此方。

炮薑一兩　茯苓二兩　炙甘草七錢　炒白朮七錢　炮附子二錢　肉桂二錢　澤瀉二錢　杜仲二錢○甘辛溫除寒。柬骨和筋。除傷續絕。　牛膝二錢○下行所必用。

腰間寒濕去則疽消。無庸加解毒藥。甘草肉桂亦解陰毒。或兼有

風癢加防風瘀痛不消加當歸金銀花可也。

利樞湯

伏骨疽。生於兩腿上。當髀樞。此處肉薄。故曰附骨。或謂爲多骨。又謂在長強穴左右。又謂疽中生骨。皆謬。長強左右。則是腎之上。不得云多骨也。髀樞本足少陽經所行。疽由寒濕。蓋少陽經之行於腹內者過章門。出繞毛際。至髀樞而與外支會。則脾腎積寒積濕。皆得溢於其經。又肉薄則邪易受。轉樞處則勞動而筋易傷。筋附於骨。不能大腫熾赤。故爲疽。膝疽亦然。膝爲諸筋之會。又爲寒府。少肉而多勞。故生疽必難愈。治亦去其寒濕。壯其血氣。以行之而已。若生骨之疽。或有之。蓋擁毒結核而堅如骨。亦猶痰核之類耳。然無定處也。

羌活二錢 獨活二錢○以舒筋活骨。去濕除寒。雖非太陽經。亦不得不用此。蒼朮二錢○此本肝膽經藥。以祛寒濕。非其辛烈不可。防風一錢 防己一錢 木瓜一錢 牛膝一錢 肉桂一錢 甘草節八分 生黃芪一錢 虎脛骨酥炙一錢 松節一兩 水煎熟。加酒大劑服。

疽在筋骨結束轉樞之所。故以舒筋活骨爲務。疽在下部。則必寒濕凝濟。故以祛寒去濕爲治。足太陽少陰皆主濕。寒濕陰邪多在下。而非勁力不足以達之。活。蒼朮防己肉桂虎骨松節。藥力皆勁。關少陽經。何不用柴胡。曰。疽在下。逐之使下。不可拔之使上。

顧步湯

治足疽。起於足大指。初癢。終痛。指爪黑。漸而肉黑。上於足跗。此太陰脾之濕熱下流。其在小指。則腎之濕熱下流。脾腎皆陰經。而以濕生熱。則陰分虧失所致。其下行至於足指。則勢無復之。必逆而上。指固少肉。又處下極。非大補氣血。不足以達之。非大滋其陰。不足以輔正。非大壯其陽。不足以去邪。此合虎潛潛行二方而加減之者。

黃芪五錢 當歸酒洗四錢○此以補氣血爲主。黃蘗鹽酒炒二錢 知母酒炒二錢○此以滋陰行濕熱。熟地黃三錢○以補腎水。肉桂一錢○以行血去毒。乾薑一錢○以益陽去濕。牛膝三錢 虎脛骨酥炙三錢○此二味以健勁達之下行。金銀花二錢○亦奇此以解毒。酒煎服。

知蘗地黃以滋陰。又用薑桂以補陽。非雜也。陰陽兼滋。氣血交補。而後毒壅可消。亦非峻也。毒在足指。非此不足以達之。不然。則彊弩之末。不穿魯縞矣。

秦艽白朮丸

治痔漏。

方已見火部。

黑地黃丸

治血虛久痔。

蒼朮麻油炙。熟地黃各一斤 五味子半斤 乾薑一兩 爲末。棗肉丸。米飲下。或酒下。喻嘉言極贊此方。

治痔之方。以東垣秦艽白朮丸爲最。其加減法。亦具見火部下。以其去濕除熱而主於潤。不過爲寒涼。不傷脾胃。使大腸自受益也。其久痔而血虛。則於去濕劑中。兼以補腎滋陰。地黃而斂其下脫之氣。五味子以斂陰。蒼朮乾薑則槐子地榆非所用矣。

石青解毒丸

治疔瘡。此方本一切腫毒之涼劑。以疔發雖或在他經。總由心火。可內服寒涼以折之。故用此最宜。發疔時必作煩躁。其瘡小而盤必堅。且有紅絲隱隱肉間者。絲在上體。下行入心。在下體。上行入腎。則死。速治爲要。

浮水石四兩○鹹寒。補心。破結消腫。古方用寒水石。愚按毒在上體。干於肺。則宜用浮水石。毒在下體。干於肝腎。則宜用寒水石。石膏四兩○上瀉肺火。下瀉胃火。攻而能表散。青黛二兩○辛鹹。主瀉肝火。而能解一切熱毒。治血熱丹毒疔腫。爲末。蒸餅丸。如芡實大。井花水化下。或煎湯亦可。

火毒之最迅速者。在內則上攻咽喉而爲喉癆。在外則沸於榮血而爲疔瘡。皆旦夕能殺人。而治之亦易愈。火性固然也。然在內而上逼之火。則宜散之。如甘桔阜莢之類。在經而拂鬱之火。則宜以寒勝之。兼之辛散可也。石膏青黛皆能散。此勿以寒涼忌矣。

附外治方。佛前舊琉璃燈一片。新瓦上焙焦。存性。細研。冰片少許。口津和敷疔上。留頭勿掩。乾則易之。蓋羊角本能解心火。而琉璃受油日久。可以散毒潤血。又取燈火久滅之意。

又方用蓼藍洗淨搗爛。和冰片少許。敷疔上。留頭。乾則易之。冬月無蓼。則糞清亦可。

又方用鮒魚鱗貼之。乾。鱗亦可。此治水疔無紅絲者。

拔疔散

治同前證。

紫花地丁解毒瀉火。以丁治疔。最合。菊花各一兩○亦瀉火而兼辛散之意。濃煎服。

前方主氣分而兼血分。二石入氣分。此方主血分而兼氣分。地丁入血分。其瀉心火則同。菊花兼氣分。其瀉心火則同。

羶骨湯

疔發於肩。在手足陽明經。故治宜加脾肺藥。如發於鬢。則與鬢疽同治。

紫花地丁一兩 金銀花八錢 桔梗三錢 生甘草三錢 知母二錢 白果二十枚○能斂陰解熱毒。水煎服。已潰者加當歸。此又加以散熱而斂陰之治。此方尚不愜意。姑備一法。

天葵飲

治足疔。疔在下體。治之較難。多由服食丹石藥毒及春藥強陽釀酒燔炙之類。致毒熱積而下流。」時暴發。屬之相火。胃火。異於上炎之火。無可發散。惟寒以勝之耳。

寒水石四兩 滑石四兩 歸尾二兩 菉豆一升 赤小豆半升 甘草二兩 紫背天葵一大把○生石砌陰處。葉如指小。如錢而青黑。背紫赤。味微酸鹹寒。能軟堅解毒。專解丹石熱毒。雷敩炮製論凡丹石有毒之藥。多用此製之。濃煎汁。隨時啜之。外仍搗紫背天葵敷之。留頭勿掩。

二石以瀉腹中之火。歸尾引之使歸血分。且下行也。二豆甘草皆解毒之品。天葵形似足爪。下行於足。且無毒不解也。

防己散仲陽

治赤遊丹毒。錢云熱毒之氣。客於腠理。搏於血氣。發於外皮。熱毒與血相搏。而風氣乘之。所以赤腫遊走。

按此亦每以癰肥多搏致之。與疔毒相類。但疔毒血熱聚而併發。此則尚在氣分耳。氣熱激血。血亦併熱而潼。故爲丹。其毒在腠理間。未入榮分。多心胃之火。若赤如胭脂。聚成大片。只屬熱。其散見徧體。乃兼風濕或形腫起而不赤。只是濕。以在氣分。故遊走不定。大抵發頭面肩背鮮及下身。證必煩躁不寧。痛不可忍。甚則腹脹氣喘。如赤丹流入心及入脾者。不治。

防己五錢。祛風去濕。中通似木通。赤去心火。君朴此者欲其搜治經絡。達於腠理。無所不至。朴硝二錢五分。犀角二錢五分。黃芩二錢五分。黃芪蜜炙三錢。益其正氣。所以去其邪熱。升麻二錢五分。升達陽明之熱。而散之肌膚。此實治丹主藥。分四服煎服。

此去熱而兼升散。治丹毒之搏於風濕者。

涼膈散

治丹毒之專屬火熱者。

方已見火部。連翹黃芩薄荷竹葉以散上焦心肺之火。大黃芒硝以蕩中焦脾胃之火。甘草生蜜以緩之和之。火去而丹腫消矣。

附外治方。白玉散用滑石寒水石爲末。醋調敷。又方冰黃散用土硝大黃爲末。新汲水調敷。先將銀刀刺去丹頭赤暈惡血。然後傳此散。又方只用泉澗水中青苔。稍加鹽敷之。爲效甚速。

黃連解毒湯

丹毒有熱甚速甚者。初發頭角或腦後。不一時流走耳前後。又不一時流及肩胛。若流入腹內。則不可救。此不宜緩治。當急用此湯。

方已見火部。連芩梔葉以幷抑其亢甚之火。勢有不得不用者。毋庸顧忌也。

葛根白芷散

治丹毒之緩者。其人本虛。而丹赤遊散。或紅不甚。或只腫起而色白。宜此方。

乾葛四錢。升散陽明之熱於肌表。此爲君藥。白芍三錢。斂陰和胃。以去氣分之熱。枳殼麩炒二錢五分。破熱氣之堅結而能斂陰。木香二錢。以升降上下之氣。白芷二錢五分。以健脾去濕。茯苓二錢。以滲邪濕。甘草二錢。每服四錢。若虛熱加人參。

此主和理脾胃。治丹毒之不甚熱而以濕鬱熱者。如只是濕氣蒸爲白痦。作痒而不紅者。更宜此散。外用蒼朮及亂髮燒烟熏之。愈矣。

防荅湯

治臁瘡及牛皶瘡。生於足脛近內廉者。脾濕兼胃熱迫之。又內廉三陰所交。陰蹻脈所並。濕溢於經也。外廉者。胃熱兼脾濕滲之。又外廉連及少陽太陽。陽蹻所並。瘀熱淘於血也。總之濕熱下流。鬱毒凝聚而其處皮肉緊薄。則毒附於骨。血氣不易充。故瘡最難愈。久之腐爛。臭穢不堪。其源每因食瘟死牛馬豬狗之肉。及濁酒醉後。復受風濕而然。是賤夫之瘡也。治此亦清除下部之濕熱而已。然非壯其氣血。導使下達。則下部之濕熱未易除也。

土茯苓四兩。甘淡補胃和脾。滲濕利水。舒筋解毒。破結通壅。爲治諸毒瘡惡瘡良藥。茯苓二兩。滲脾腎邪濕。防己二兩。通行經隧。祛逐風濕。防風二兩。舒筋活骨。去濕祛風。木瓜一兩。以收濕。黃芪一兩。以益氣。當歸一兩。以滋血。羊蹄後蹄。以瘡之左右分用。蕺菜百叢連根用。一名魚腥草。俗曰臭猪菜。甘辛鹹。行水解百毒。去

熱行瘀血治。煮羊蹄蕺菜濾湯煎藥。去渣服。外煎蕺菜湯洗腳氣潰瘺瘡。去瘀血後用桑白皮楊白皮共搗成餅。麻油和敷。○又方用多年舊壞銀鐶梳起落者。打平。火上炙紅淬以米醋。乘熱貼瘡中。留小口。

二苓二防。皆所以去濕毒。足胫少肉。則氣血亦薄。故芪歸以益其氣血。以木瓜行之在下。藥未易達。故羊蹄蕺菜引之。且以血氣養血氣。又能輭堅去骨中毒。而蕺菜能解毒治腳氣。臁瘡內外治法。皆佳方。多不悉載。

土茯苓湯

治楊梅瘡及魚口腎疳。此瘡古中國所無。始於兩廣南蠻淫亂。土卑濕熱。積毒而成。形圓色赤。有似楊梅。故名其初自宗筋便口生毒。為魚口。久之毒徧陰囊下為腎疳。又久之延及週身。多生於頸間唇口指縫

諸處。爛腐不堪。治者每以三仙五虎諸燥劫之藥。雖或一時暫愈。反聚於內。致生結毒。甚則鼻爛頦塵。其源總由淫慾腎水虧失。相火熾盛。鬱不能發。滯於經絡。經熱血沸。遇竅而出。其狀朵朵然如字訾之有芒角。如火之發燄。如雪之六花。當澈水制火。托出其毒。內外交飭。毋徒以丹石圖近功。

土茯苓四兩　黃蘗二兩○苦辛寒。補腎水。抑相火。斂真精。行濁濕。清血熱。可治諸瘡。

生黃芪二兩○動盪衛氣。以泄陰火。托瘡毒。排膿血。　生甘草一兩○扶正瀉火。解毒。

水煎服。

淫瘡之毒本於下。惟土茯苓解之。以其形亦似此瘡。藥下生成串。皮赤肉白。團如稷飯。而其相火溢於血。惟黃蘗制之。抑相火之藥。惟此入血。惟腎納氣。腎虧則氣不足。而毒不能外出。故黃芪甘草以托之。藥平而大功可奏也。必須如此大劑。

羊肉大黃湯

治同上。但此方須氣壯實者用之。

大黃一兩○蕩血分熱毒。　川芎八錢○行血分之氣。排筋骨之濕。　威靈仙八錢○散行經絡。去滯塞之毒。　蟬蛻八錢○其氣清虛。去經絡皮膚之熱燄。　麻黃去節五錢○大啟腠理。以宣其毒。　土茯苓二錢　羊肉剔骨淨一斤○此借屬火。最能發瘡。更藉其力。以盡發毒於外。碎切煮爛。去肉用湯煎藥服。

此方大為滌蕩宣發。亦厲劑矣。然毒盛者須如此以除之。終勝於用五虎丹。

瀉毒散

腎疳初發。魚口癢痛。此楊梅瘡之始。失此不治。瘡必遍身矣。及早大壯氣血。可祛毒下出也。

人參一兩　白朮二兩　茯苓一兩　生甘草五錢　生黃芪一兩　當歸酒洗一兩。　金銀花一兩　遠志三錢。拔其毒而出之。　柴胡二錢○升陽氣而散之。　天花粉三錢○又自膻中而散皆自內為解散其毒。　石膏一兩　大黃一兩○蕩滌其毒。使瀉而達於外。

每煎二兩。約分五劑。服得瀉惡穢。則急埋之。穢未盡。再服。穢盡。去大黃石膏。加土茯苓二兩。數服。見皮膚瘡影滅。病愈。

此廣中人傳方。補以行瀉。似乎有理。可備選用。

破結湯

治楊梅結毒。

防風一錢。荊芥一錢。川芎一錢。當歸酒洗一錢。活血而行之。連翹一錢。白蘚皮炒一錢。消毒使散結熱。白犁牛炒一錢。走氣分。逐小腸膀胱之毒而出之。蓋毒本自腎故仍自腎腑而逐之。牛膝七分。達周身之毒。使之下行。皁角刺一錢。達於毒所之下。而破其結。生甘草五分。金銀花一錢。二味解毒而以和緩用。細辛三錢。以盡拔腎部之積毒而散之。四兩。金銀花氣味輕揚在上之物也。若行土茯苓解上部之毒宜爲君故此但用以解邁散之毒。土茯苓氣輕質重在下之物也解下部之毒此爲最故此方君之。而臣以細辛以拔根本之毒。合大劑非此不效。水煎服。

此方君臣佐使分明用法盡善。

蘗桂湯

治楊梅毒結於宗筋勢爛腐落。

茯苓精魄而滲淫濕故爲君。一兩。生於松下。凝結毒。梔子炒三錢。并焉三女之。行相火之毒於膀胱之腑而出之。黃蘗酒炒三錢。制命火於腎水之中而肉桂一錢。又以辛熱行之諸毒得此。乃鼓舞而解散全水煎服。外敷用炒黃蘗三兩。生甘草一兩。孩兒茶一兩。冰片三分。大黃三錢。乳香一錢。沒藥一錢。麝香五分。研細。可以止痛收膿。筋再長肉滿。

毒結宗筋。實腎毒也。故茯苓黃蘗以治之。毒必逐之使出。故梔子甘草梢以達之。筋屬肝。故肉桂以疏散之。

腎氣湯

即金匱腎氣。

治楊梅毒結於鼻。使鼻爛柱落者。

方已見腎部。命門爲生命之本。水火之元。自命門上豎脊骨上生頭腦。前結爲鼻。故鼻通天氣。自命門下盤根柢。則極於尾閭。二陰通地氣。骨中之髓上通於腦。爲髓海。下通精道。出於前陰。精亦髓也。故命門火動則精流。精耗則水虧。腦髓亦虧。水虧則火無制。火注於血。乃生瘡毒。瘡毒不得泄。乃爲結毒。結毒多以服輕粉等藥。抉制使不得發。故成也。結熱之毒。循脊而上。熏爍於腦。腦熱下流於鼻。則毒無復之。故結毒而鼻爛。準音壞矣。楊梅瘡每盛在頸項大椎左右。亦以命門火毒循脊上行故也。凡腦熱必下流於鼻。故古人以鼻流清涕不止爲腦漏。然則結毒鼻傾。其爲命火熱毒上極於腦中而成可知。或謂此爲肺受熱毒誤矣。君地黃以壯其水。茯苓山茱萸以隄之。山茱萸以固之。丹皮

澤瀉以去其邪熱。牛膝車前以導之下流。附子肉桂以安其火。附桂辛熱。藥也。然皆命門藥也。況有地黃以君之。則火安於下矣。火伏水中。浮欲自斂。不必言解毒而毒自消散。此治本也。鼻未壞者可愈。已傾者固無庸治。然亦可保生。此徵獨治鼻也。凡徧體泡瘡。膿血流溢。火熱毒盛。腎水虧失者。皆可通治。須大劑服之。

蘄蛇酒

治大麻風即癩也。癩所由生。必緣下處卑濕。兼之色耗其內。酒傷其外。或醉卧濕地。以酒倦而睡。則毛孔開張。而風濕乘之。然酒方外作。則濕淫不得深入。而栖於皮毛之間。在經絡之外。故其時不病。久之則濕邪浸入。漸滯於氣血之行。而肌有死者。至於氣血漸滯。則皮膚頑麻結塊。或痛或痒。或生瘡血出。細碎如疥。或皮肉腫裂。或乾或濕。如蟲非蟲。又久之。則及周身。至於眉落掌穿。鼻傾而不可救矣。況初起必先於

腿間近內處有一塊硬肉。不癢不痛。此脾脈所行。脾主濕。土爪肉也。治宜早。雖病主濕熱。而居經隧之外。要以氣血衰。不能充周之故。非然者。則安得使濕邪久棲於中而不散歟。

生黃芪三兩 當歸二兩○壯氣血○補脾胃以爲氣血之本。而白朮兼理氣血。茯苓兼滲邪濕。 防風五錢 羌活五錢○行氣分去經衛之邪濕。 荊芥穗五錢 紅花三錢○行血分去榮隧之瘀滯。 生甘草一兩 金銀花二兩○解氣血中毒。 蟬蛻五錢 白蒺藜五錢○去皮膚間毒。 苦參二兩○堅腎水。去血分骨用肉。○蛇善扇穴。無陰不達。故能內徹臟腑。外達皮膚中透骨節經絡。凡有風濕瘀滯。皆能通而去之。而去死肌。殺三蟲。又惟鞕蛇之力最悍。故治癩必以此爲主。如無則烏梢蛇亦可用。 約可煮酒二十斤。隨意飲之。以微醺爲度。病因酒得。而仍用酒平。曰非酒則無以協藥力而使之達於經隧。外透皮膚。故病以酒得。必仍以酒治之。○外用金銀花苦參白芷地膚葉甘草川椒煎湯洗之。

治癩亦鮮佳方。立此以內外交飭。可知治法矣。

掃毒丸

治小兒麻痘餘毒。偏體生瘡。置此不治。有終身不愈者。

元參 青黛 赤茯苓 赤芍藥 黃芩 白蒺藜 荊芥 防風 生地黃 木通 桔梗 硃砂 各等分。煉蜜丸芡實大。每服一丸至五丸。量兒大小用。薄荷湯下。

血風瘡方

飛丹一錢 輕粉一錢 枯礬一錢 紅棗炙至焦乾十枚 冰片一

共爲末。麻油調敷。

先用防風荊芥金銀花甘草川椒煎湯洗淨。

膿窠瘡方

木鼈子 蛇牀子 樟腦各二錢 大楓子四錢 雄黃入分 水銀入分。用鉛粉少許先研。 共細研至水銀無星爲度。和紅蠟燭油搗膏擦瘡上。

疥瘡方

硫黃四兩 朴硝二兩 砒霜五錢 小麥一升 共炒焦黃爲末。搗和豬脂擦之。主殺蟲而已。

癬方

商陸根醋磨塗之。 酸莫即野菠薐菜。用根醋磨塗。

按諸瘡痛痒皆屬心火。心火即血熱。血熱必由風濕所搏。濕熱激沸。則爲瘡癰。濕熱蘊積則蟲生焉。瘡雖外見病實由中。徒用外治及殺蟲諸藥。外或暫愈。邪返內干。轉生他疾。是無益而有損。凡治瘡宜人參連翹荊防諸敗毒散及金銀花酒。內解其風濕熱毒。乃爲良法。風濕去而血脈和。蟲亦何自生焉。

病指方

俗曰木蛇頭又曰天蛇頭。形似也。按大指食指屬脾大腸二經。中指無名指小指屬心及三焦經。要皆心脈脈中熱也。此病每發中指。

百草霜一撮　血竭一分　酒麴一分　和麻油塗用青布包護之。

又方用生雞卵破一孔。入病指過一宿。卵潰腫消。此方活血化毒甚佳。

又方用慈搗敷。散毒亦佳。

燒瘡方

岡桐花即茬桐子大如拳。可壓油者。　百草霜　共搗和豬脂得熊脂更佳塗之。

先煎百部湯洗雞出血。復洗淨。然後敷藥。

足瘡流黃水方

此濕熱下流也。

黃蘗浸豬膽汁透後焙乾研末。

先煎川椒湯洗淨。乃撒藥末。

足凍龜裂方

敗荷葉燒存性。　合頭垢煎桐油調。撚條壓入裂中。

又方用蠶綿或繭燒存性。　和白蠟塗壓。

鐵箍散

治一切癰疽腫毒。初起未潰。已成可潰。已潰可斂。但性清涼。惟陽毒宜之。若陰毒則必內托出陽分。而後可治。未可概用。

木芙蓉花葉根皮皆可用。性辛鹹平。質涎滑。清肺涼血。散熱消腫。止痛排膿。　赤小豆研末解毒和搗或蜜或醋調圍之。中間留頭。乾則易之。行水。

又方用蒼耳燒存性為末和之。又方用白芨白蘞白薇白芷白蘇皮朴硝青黛黃蘗大黃天花粉松樹皮同芙蓉搗和。細末。生薑汁調塗毒上。留頭勿科。謂之青露散。

天烏散

治一切腫癤。初起用此。可以消散。

天南星呼去風痰之壅。　赤小豆行去濕熱之積。　黃蘗消去血分之熱。　草烏行之散之。　等分為末。用生薑汁調貼患處。此方有熱有毒。行濕熱。或用醋調。可吸聚。以出之。薑則散行以消之。

驚毒掩

治一切瘡癤。散毒解毒。未成可消。已成可潰。已潰可斂。

蒽頭七個　木鼈子七個　白芷腦三個　巴豆十四粒　黃丹二兩　麻油四兩　先將前四藥入油。武火熬。柳木槳攪之。以白芷焦黑為度。用綿濾去渣。再入銚。文火熬。乃入黃丹。熬令紫黑色成膏。青布攤貼。

綠松膏

治一切癰癤。吸毒解毒。但潰後不足用。

松脂一斤揀淨。　砂石木屑。　銅綠半斤研末。　麻油一斤　文火先熬油沸。旋入松脂鎔化。武火熬之。旋入銅綠。文火熬成膏。綿紙攤貼。

百靈膏

治一切腫毒。

松脂一斤　銅綠半斤　蜈蚣十條　蛇蛻十條　蟬蛻二十個　木鼈子十個　蛇牀子二兩　大風子一兩　白芷一兩　雄黃五錢　黃丹二兩　大黃一兩　朴硝五錢　殭蠶二十條去頭經　全蠍十個去毒　輕粉五錢　巴豆二十粒　天南星一兩　川烏五錢　草烏五錢　乳香三錢　沒藥三錢　麻油二斤　先將木鼈蛇牀大風白芷大黃巴豆南星川烏草烏入油武火熬至焦黃復濾去渣。又火熬。旋入銅綠黃丹輕粉雄黃將成膏。乃入朴硝乳沒成膏。用布或紙攤貼。

百靈丹

此可以潰毒收功。只糝少許膏藥中。以貼百毒惡腫皆效。

赤石脂八錢　雄黃六錢　乳香四錢　沒藥四錢　蜈蚣二條　冰片四分　珍珠二錢　麝香四分　共爲細末。入小口瓷罐收貯。蠟塞其口待用。

諸傷部

凡跌傷折傷金傷擊傷湯火傷。及虎犬蛇蟲諸物傷。合集一部。

乾薑膠艾湯　千金

治從高墜下。損傷五臟。吐血積血及金瘡經肉絕者。

芍藥一兩　當歸九錢　艾葉九錢　阿膠六錢　川芎六錢　甘草六錢　生地黃九錢。此本金匱膠艾湯。　乾薑九錢　水煎熟。入酒再煎。入阿膠烊化服。

跌傷鬪傷則氣血皆傷。陰陽交亂。君芍藥所以斂其氣而萃其血也。艾葉乾薑以復其陽。性皆守於下而不散。生地當歸以滋其陰。生地以生血止妄血。當歸使血各歸其經。川芎以行其氣。阿膠以澄其瘀。甘草以和之。陰陽理而氣血可復。

軍門方　高祖太傅清簡公爲天津巡撫。軍門所製。

治跌打損傷。

當歸二錢　大黃量人體之厚薄。傷之輕重酌用。自一錢二錢半重者至三錢　韭菜子一錢。能復元陽。滋陰血。　生蒲黃一錢。行血。　熟蒲黃一錢。養血。　茜草根一錢。一名地血。俗曰地蘇木。詩。南山有蔦。蔦即茹藘在阪。即此草。可染絳。能去瘀生新。　桃仁二分　紅花二分。皆入分。以理血。　陳皮一錢　厚朴一錢。皆以理氣。　枳殼二分。以破結血而實逆氣。且能斂陰。　甘草炙二分。以建中而和氣血。　水一盞　酒一盞。同煎至一盞服。

凡受傷者。有形之血傷爲多。故君當歸。且使血各歸經。不致涌吐。血傷則瘀。瘀則生熱。故臣以大黃。使瘀熱下行。傷其枝必傷其本。故韭菜子以復元陽。且積其生氣。生熟蒲黃桃仁紅花茹藘。皆所以理血。陳皮厚朴枳殼。皆所以理氣。甘草以和中。氣調而血始不亂。

續絶湯

治跌折骨斷及骨榫不合者須摸骨整定用杉木板將繩紧綁勿使偏斜歪曲又加布紮住無使動搖然後可以服藥。內外合治。

當歸二兩　大黃五錢　生地黃一兩　白芍藥一兩　敗龜板一兩醋炙爲末　牡丹皮三錢　續斷二錢　牛膝三錢　桃仁二錢　紅花二錢　乳香二錢　沒藥二錢　羊鄭躅一錢。即黃杜鵑花。大劑水煎服。

此以活血去瘀使骨自合耳。愚意當加炮附子三錢炮乾薑二錢以回其陽氣血始生而後骨可續且跌折之際楚痛入心須先服蠟礬丸爲妙。

續絶膏

接骨用以外治者。

當歸二兩　生地黃一兩　牛膝一兩　續斷一兩　地榆一兩　小薊一兩　茜草一兩　木瓜一兩　黨參一兩　白朮一兩　川芎一兩　劉寄奴一兩　紅花一兩　黃芪一兩　甘草梢五錢　杏仁三錢　柴胡三錢　荆芥穗三錢　皁角一錢　桑樹枝四兩　麻油三斤　入藥熬數沸用綿濾去渣再熬滴水成珠加　黃丹水飛過一斤四兩。收爲膏再加　乳香三錢　沒藥三錢　自然銅三錢醋淬燒七次爲末　花蕊石三錢火煅研末水飛過　血竭五錢　海螵蛸五錢　白蠟一兩　共爲細末。乘膏未冷投入桑枝攪勻。起貯瓷罐中。用時以火烊化攤布上每張約一兩重。

續絶丹

跌打。外有破傷加此否則不用。

人參一兩　乳香一兩　沒藥一兩　海螵蛸一兩　樟腦一兩　琥珀一錢　孩兒茶一兩研　三七一兩炙研　木耳一兩燒存性　古墳石灰二兩　紫石英二兩火煅醋淬七次爲末　生甘草五錢鈍細末　麝香三錢研　冰片三錢　自然銅一錢　象皮三錢　土狗二個炙研　土鼈乾者一錢炙研　花蕊石三錢　血竭二兩　共爲細末。和勻貯小口瓷罐。蠟封待用。用時約撒三錢於膏藥上貼傷處。

此膏此丹。用之自當有奇效。但多珍異難猝辦。然折骨非常藥可愈。而此方尚不至有用孩兒骨人胎之慘忍也。

近方只用虎杖根。一名鳥不踏。俗曰虎肌巴。搗當歸酒糟紅麴焙熱敷傷處。亦多有效。

升降飲

治跌打受傷去瘀血。

韭菜汁能補元陽滋陰血。鼓舞生氣。自下而升。童便能補少陰。泱三焦。潛降。

和酒少許飲之。

此一升一降。陰陽理而瘀血自行。且能滋補正氣而至易至簡。勿以賤忽之。傷輕者只宜此方。不必如續絕湯之詫異。○又凡雞屎白烏蔹赤芹土三七亦皆治傷折。

獨白散

治跌打損骨節。傷筋脈。積瘀血。

白芨一味研末。○斂正氣。散瘀血。

洪邁夷堅志云。台州獄吏倪一大。囚感之。因言吾七犯死罪。訊拷肺皆損傷。至於嘔血。人傳一方。只用白芨爲末。米飲日服。效如神。後其囚淩遲。劊者剖其胸。見肺間竅穴數十處。皆白芨填補。色猶不變也。

慈蜜掩

治同上。用以外敷傷處。

生慈。連根葉。本震木之氣。能自下而達於上。氣行則血從。氣血流通。則骨節自合。故慈菇本能去傷。又其性多汁而稠粘也。

白蜜。生用得芳露之英。能自上而究於下。以滋血而養氣。調榮衛。通經絡。其性滋潤膠粘。能透關節。

合搗和勻。厚封傷處。

此亦一升一降之用。而慈蜜相反者也。惟相反故不可內服。服之殺人。

茲則用其相反。以上擊下拂。怒掣奔騰。則關節自通。而離者以合矣。以此封傷處。內必作熱。作熱則氣血壞而滑自合。不必如續絕膏之詫異也。

大冶湯

治金瘡及殺傷而氣未絕。血流過多。血凝欲死者。凡去血多必渴。刀傷作渴切忌令飲水。以血傷虛火。滅其火則氣絕。

當歸四兩　生地黃三兩　元參三兩。此三味滋陰補血。去熱之主藥。

參二兩　麥門冬二兩　白朮五錢　生甘草三錢。此三味補氣以帥血。氣充而後血滋。不用黃芪者。芪行衛氣。恐使血外行。反不得止也。

地榆一兩　三七五錢。此二味以續斷五錢　劉寄奴三錢　乳香三錢　沒藥三錢。止血。

花蕊石二錢。此五味皆以護裏。止血去瘀。生新而長肌肉。

血衝心。加生熟蒲黃。破血傷風。加防風荊芥。炒黑用。如刀箭有毒。則加黑豆炙甘草。

此爲金傷垂絕者治。故大補其氣血而加以止血除熱去瘀生新。生肌止痛之藥。如大冶鑄金爺之而可無彆漏也。或云此方始傳自楚中大冶縣。故名。

鼠璞散

治金傷出血。

鼠璞。小鼠初生未出毛者。

古墳石灰。研細。大黃炒。去黃用。合搗如泥。陰乾。更研細。敷傷處。

此能止血去瘀。石灰生長氣血筋骨肌肉。鼠璞藥賤而功大。受傷非殊絕者。只此可治。

又方海螵蛸末撒傷處。血立止。

又方白月季花乾研敷。

又方原蠶沙末敷。

又方水蠟燭罨之。

出箭鏃方

箭羽挾風偕入。必兼服去風之藥。拔箭時。不可左右動搖。恐虛氣血。且加風也。鏃陷肉中。不能箝取。則用此方。

象牙 刻細末。以其生肉取其軟堅而能磨中而自脫。且有力也。 醃豬肉 取其軟堅而腐爛易脫也。

搗爛敷傷口良久。內作癢。箭鏃自漸退出。

又方 爪甲燒存性研敷。

又方 磁石末合醃肉敷。

蒲灰酒

治刑傷杖傷。宜先服蠟礬丸。白木耳。赤芹之類以護心。蝟蛇膽更妙。但難得。受刑杖後。息卧。龍鬚席。謂能引瘀以上攻。衝心。然治此又用蒲則取其偕螬蚓下達也。

舊蒲包燒灰存性。包鹽者爲妙。蒲能行血。燒黑則去止血。藉鹽性又可軟堅散血而潤下。可行於腎。 蚯蚓泥 即蚓之矢。性大鹹寒。處下濕。故足利善行。最能去瘀而補中。緩胃。不至中寒也。 和酒調下。死者可復甦云。外用天南星冰片敷之效。

此非僻方也。藥性可考。何必官料。

三黃解毒湯

治火氣攻心。

方已見火部。

秋葵油

治湯泡火傷。

方已見火部

伏虎散

治虎傷牙孔深。或二或四。去血必多。虎口挾風。挾熱。人必大渴。不可飲水。若牙孔變黑。急塞以生豬脂。摻糞土中螬螬搗塞尤妙。其處每隨塞隨化。更敷地榆末。則血可止。內服補氣血藥。解風熱之毒。

黃芪三兩 當歸二兩 生地黃二兩 麥門冬二兩 地榆一兩 三七一兩 防風五錢 分四劑服。

虎爲陽中之陰。其毒淺而耗血多。故治此主於補血。加以去熱祛風。傷不甚。去血不多者。不必用此。瘡口用地榆敷。

降龍湯

治蛇傷。蛇陰物。而含陽毒。傷人有越步即死者。故古詩云。蛟一螫手。努力疾解腕。言斷之免毒攻心耳。人雖不忍解腕。亦宜自斷髮一縷。緊束傷之近處。急臨水旁。忍痛撮水下泥沙。用力擦洗。再搗蕺菜蘿菜半邊蓮之汁飲之。或用雄黃白芷貝母磨爛塗患處。皆可解。如當時未及治。以至手足頭面俱腫。則用此方猶可以全軀命。亦免手足腐落也。

白芷 伏蛇毒之主藥。 夏枯草 蒲公英 紫花地丁 各一兩 生甘草 白礬 解毒且可護心。 貝母 能瀉其毒使復從傷口而出。各三錢

作一大劑煎服。

蛇爲陰中之陽。其傷不多而毒甚。故治此主於解毒。加以升陽去鬱也。方內皆解陰毒血分之藥。而主以白芷。佐以夏枯草貝母。則所以宣陽而解其陰鬱也。不用雄黃者。雄黃以外治則多功。以內治恐傷氣。傷輕不必服此。只用山慈菰。或獨用貝母。或玉枢丹

可矣瘡口用貝母或大蒜搗敷留孔或雄黃或玉

斑蝥酒
治瘧犬傷俗曰風狗其病多在暮春乃風溫秉令也此時庶物怒生地中不正之氣亦發犬固屬火亦屬陽土而性多狂又於斯時惡食毒物自死之肉死人流汁則發病而猘其狀則口赤尾垂口流涎行若無魂而畏風嚙人則毒移於人傷重者腹痛狂呼見人欲嚙二便祕塞時作犬聲亦切惡風或云亦孕小犬蓋毒氣所感熱血瘀結成大形理有固然不足異也惡聞金鼓聲聞則腹中切痛狂嚙亦以觸犬之狂怒故也急於無風處捏去惡血若孔已乾用針刺之鹽湯或小便洗之搗慈貼之煎服黃藤一名茶鋪藤不拘根藤苗葉可愈若傷甚重必用此酒。
斑蝥七個去頭翅足若過一日則加一個。性辛寒大毒伏處陰穴出食豆花善泄氣捕之必放屁有黑烟臭不可聞故以毒攻毒能使鋭於下行。番木鼈二個。專能毒犬。糯米一合
擣合炒至糯米透施去斑蝥木鼈細研糯米酒調服或合斑蝥木鼈糯米炒研加辰砂一錢酒下或木鼈三個陳壁土炒斑蝥七個糯米炒加大黃茯苓麝研末酒下俱可。受傷多日斑蝥加至二十一個。又其頭上必有紅髮三莖急拔去之毒自小便或大便而出。日淺只成血水日深毒盡腹痛止二便通更服黃連甘草湯以解餘熱三月忌鬧金鼓聲及色慾諸發毒物終身忌羊犬肉若再發則不可救。常犬齧傷只洗淨血水煅研虎骨敷之或爛嚼杏仁敷之輕者刮板橋腳下泥或嚼爛飯敷之。
履龍涎而孕女抱鐵柱而產鐵龍以神交雜惑於物而生九種。謂蒲牢好鳴形鐘紐上四牛好音形胡琴上蚩吻好水形橋梁上嘲風好風形殿角上贔屭好文形碑趺上霸下負重形碑座上狴犴好訟形獄門上狻猊好坐形神座上睚眦好殺形刀柄上蛇交
雌雉而生蠏。雉生卵聞雷聲而入地。日久乃化爲蠏。能興雲雨。性最暴悍。今所謂雉雞龍也古
今所傳不盡誣也。犬感毒而猘嚙人而移毒使人亦狂而腹作犬聲竟苦痛嘯心而死。何物之毒至於如此。是亦氣化之不祥所感。血結成形。粲粲不一有信然者然此非孕犬不能產。眞毒發不可救也。亦如腹中生蟲之類。而此其尤毒耳。蟲猶可忍。犬毒其可容哉。治以木鼈斑蝥皆能殺犬之物。以此而愈。則眞爲腹犬信矣。

蠏傷方
白礬 半夏 等分塗患處。
又方用蠏虎散。見嬰兒部。醋調敷。以守宮能食蠏也。
蜈蚣傷方
大黑蜘蛛倭吸傷處血毒即放於水中。令吐毒以全其命。
又方用蝸牛或蜒蚰涎塗之。蜒蚰能食蜈蚣。
又方刺雄雞冠血塗之。
壁虎傷方 即守宮。一名蠏虎。本不齧人或犯之也。
白礬 桑柴灰水煎數沸。調礬塗之。濾濃汁。
蚯蚓毒方 蚓有寒毒。小兒溺或觸之。則吹氣入前陰而腫痛。
鹽水 甘草水頻洗
又方用鴨嘴銜之。

蜘蛛毒方

鹽湯洗之。

誤吞水蛭方

黃泥漿水飲而下之。

毛蟲蠆方

自己頭髮和口唾用力擦之。不可洗熱湯。

中蠱毒 嶺南海雲貴至今猶或蓄之嘗白礬不滴嚼生豆不腥。是中毒矣。

東引石榴根皮煎汁服。或用石榴皮。

又方熱茶化膽礬五分。探吐之。

又方米飲調鬱金末三錢下之。

又方雞菜生搗濃汁服之。

中砒毒

烏桕樹 不拘根葉搗汁。或藍汁服之。

又方黑羊血黑鴨血生飲皆可解。

又方人糞汁亦可。此最易得。

中鉛粉毒

麻油蜂蜜。和飴糖服下之。

中鹽鹵毒

生豆腐漿飽飲解之。

中藁毒

鴨卵生食解之。黃泥漿亦可解

中蒙汗藥 奸人置飲食中者。若焚此則曰悶汗。

旅食稍覺蒙。急飲冷水頓清。隨煎菜豆甘草湯服之盡解。此湯能解百毒。

旅宿枕日間行路汗穢鞋襪。又濡濕手巾置枕畔。則香不能悶。

諸骨骾

豬骨。用蓬砂少許。井花水化下。又威靈仙醋煎下。

又貫衆。或磨服或煎湯下。又取犬涎嚥下。釣犬一足則涎出。

又用虎骨犬骨燒灰水調下。

魚骨。用獺爪及鸕鷀骨燒灰水調下。又橄欖或磨其核水調下。又猫涎嚥下。釣猫一足則涎出。猫膽更妙。但不忍取耳。又野苧根搗爛。尤如龍眼大。仍以魚湯化下。若雞骨骾則用雞湯化下。此方甚妙。餘可類推。

雞骨。用鷹骨燒灰水調下。

吞髮繞喉

會壓之。問前爲氣管。後爲食管。氣管上有壓子。吞食則壓掩氣管。使食得過其上。而後入食管。若誤吞長髮。則掛繞會壓而不得下矣。

亂髮燒灰一錢。用自己者。白湯調下。

誤吞銅鐵錫

銅類用羊脛骨燒灰服化之。又食蕪荽化之。

鐵類用皁莢仁化之。吞針煮黧豆同韭菜食之。韭自裹針從大便出或加磁石煮。

錫類用杏仁化之。

諸蟲入耳

貓溺滴耳中自出。以生薑擦貓鼻則溺出。

目部

目爲肝竅而五臟六腑之精英實係注焉其眶屬脾爲肉輪其內眥屬心包相火也爲血輪其白睛屬肺爲氣輪其青睛屬肝爲風輪青睛內水則腎精之元水元水中神光則原於

命門行於膽而發於心元火所照元神之用也五臟之精脈并屬爲系而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是故肉輪以司開合脾濕則微腫見於目包脾虛則目睛跳動風木乘脾則目眩赤爛而多淚血輪挹肝之精血以滋經絡而君火則內眥腫赤赤絡外貫相火則外眥腫赤赤脈內侵也又赤脈自上而下爲太陽經火自下而上爲陽明火自外入內爲少陽火要之火則總歸之心矣氣輪主目之經絡中往來之氣金畏火剋則白睛赤腫氣滯不行則生淫翳風輪中包裹膽汁目有堅殼數重掩眞血以滋神水神水包神膏膏中一點青瑩乃腎之精華而心神所寄也故水虧則瞳子散大火虧則光不燭遠○醫家自大方傷寒婦人小兒而外餘者眼目口齒痔漏瘡瘍麻痘傷跌皆各有專科針灸推拿別有傳學祝由末矣所不必及乃茲集於目之方未及故亦輯數方於此云。

生熟地黃丸 東垣

治血弱氣虛不能養心心火妄炎肝木自實瞳子散大視物不清按心用血者心氣自虛則不能用血血少則無以養心如燈火之無膏矣又心脈連目系肝脈達目系膽三焦之脈皆絡於目外小皆其經受風熱則皆上攻於目火炎則生風風狂則助火此所謂心火妄炎肝木自實也凡實者皆邪實也火妄水虧則瞳子散大而視物不清故治之當補水抑火腎水固血之本而實氣之元補腎以交心而氣血足矣。

熟地黃兩一 生地黃水生地以上濟心火。 柴胡錢八 拔腎水之清氣而升之以散浮游之邪翳。 黃芩肺受心燥之火。 當歸酒洗五錢○萃腎水而成血血儲于肝以供心用。 天門冬三錢○清金以生腎水所謂決水於高原。 地骨皮三錢○行高原之水以下降於腎。 五味子三錢○補斂肺氣以納之腎。 黃連酒炒三錢○所以抑心火之妄瀉肝膽之實。 人參二錢○益脾胃之氣以輸之於心脾。 甘草炙二錢○和脾土以滋氣血。 枳殼麩炒二錢○辛寒可以破堅結去肝木之自實酸苦可以斂浮陽收瞳子之散大故目疾方多用之今人但知其有破氣之用而斂陰明目之功不復識矣。 蜜丸茶清下。茶降陰濁而升清陽祛邪補正凡以爲虛耗謬矣且此方補劑也用人參而復用茶曰二消今必謂茶解人參豈東垣竟不知而誤用乎。 日二服忌食辛熱之物助火寒冰之物損胃使藥不上行。每服三錢。

水外暗而中明火外明而中暗故水以受火則瑩徹而明生其光聚也如冰壺水晶金火以爍水則蕩拂而反暗其光亂也目以水受火神寓於精而血耗則精衰氣虛則神憊內不足而外淫乘之謂諸經風熱。 風搖火熾其水愈虧精不萃而神失所居瞳子散大矣熟地黃以滋腎

為君而五味子以斂氣天門冬以清金地骨皮以導水下行所以益萃其氣以納之腎而滋水之母以益其精也生地黃以生血為臣而柴胡以升達肝氣當歸以滋萃肝血人參甘草以厚脾土資化氣血合以升之膻中以供心神之用又茯連以泄發其邪火之邪妄而降之使下是則水以受火火不爍水此亦五氣之一周天也然何以上行於目則因枳殼茶清以宣布於經而達之無枳殼茶清亦是補精毓神佳方但加之以竟升達於頭目耳此先天後天並補血氣兼滋萃精毓神明目之上劑學者所宜深究也

駐景丸 易簡

治肝腎氣虛兩目昏暗按目肝竅也而肝木賴水以生此方皆補腎藥非乙癸同源之說也

菟絲子 酒浸八兩○根不相屬而能繁榮蔓無葉而有花實實似腎味甘辛陽氣足也故大能補潤命門之元火以益腎精而不失之燥熱此為君藥

熟地黃 五兩○滋腎水此火互藏為萃精毓神之大本

枸杞子 二兩○甘苦寒以降泄心火而堅強腎水固精保陽為生木之本腎命兼補

菟絲地黃之佐

車前子 炒二兩○凡補中必兼用為菟絲地黃之佐

妄熱而且瀉此以瀉腎命間之邪濕以成其補也

蜜丸酒下 此為腎部虛羸者設故用酒藥不雜而功專或加味用五味子當歸川椒楮實則反雜亂無章此只從本方

補元火滋元水毓精神瀉邪妄備矣先天腎水虧失而目昏者宜之其脈兩尺虛也

益氣聰明湯 東垣

治勞役飲食失節以致內障目昏耳鳴耳聾者蓋後天脾胃以滋化氣血而後氣血充盈耳目之官賴以泛應若脾胃受傷則氣血不充何以聰明乎李東垣曰醫不理脾胃及養血安神治標不治本是不明理也

黃芪 五錢 人參 五錢 葛根 三錢○宣胃氣以上行逐昏翳之蒙昧 蔓荊子 三錢○其實輕虛而味辛溫能上達清陽於頭目 白芍藥 二錢○上皆氣藥其血使足供用且平肝妄 黃蘗 酒炒二錢○如有熱頭亂春月加之如脾虛去之此除妄熱而滋腎水拍命 升麻 一錢半○用黃蘗以滋腎火以立聰明之源 葛根 又自脾胃以達膽中蔓荊子又承而達之頭目凡以升清陽也 炙甘草 一錢○甘而厚脾土 參以助脾土有虧者設然理胃升其陽而攘卻外淫乃所以聰明耳目非徒益胃也去升麻乾葛者失之矣

理脾胃安神明參芪甘草補益脾胃而自有安神之效 養陰血白芍黃蘗升陽氣升葛後天之用備矣脾胃虧失而內障者宜此方內障者目與不病之目無異而睛內昏暗瞳人中隱隱有青白色也

定志丸 局方

治目不能遠視能近視者王海藏曰目能近視以其有水不能遠視責其無火法當補心愚按不能遠視其神短也腎水不交於心其神散而失居故短此亦非補心也以定神明之居耳

遠志 二兩○腎藏志也心有專向謂之志涵火於水中志升腎水而涵心火以安靜神明故能遠視也 石菖蒲 二兩○達心神於耳目神得所居而不妄則中明而有主不亂遠視之體所以立神有所通而不滯則泛應無端而不失遠視之用所以行也

人參 二兩○補氣生血以助其遠視之材 茯苓 一兩○定魄拘魂以去其紛營之惑 蜜

九有滋潤珠砂爲衣。水以鎭心安神且除炎火。每服三錢。張子和去之助茯神棗仁柏子仁以安魂定驚則可以明目則非所用矣。

此方爲心志亥營而神火失居者治。欲其專而明及遠也。勞心者宜此養之。

地芝丸 東垣

治目能遠視不能近視者。王海藏曰。目能遠視以其有火。不能近視。責其無水。法宜補腎。愚按不能近視。亦以有火之故。火不欲過。過則內熱而昏。然火存而水不足以配之。故反內熱。水壯精足。則遠近如一。

生地黃焙四兩○滋腎水以濟火。 天門冬四兩○清肺金以生水。 枳殼麩炒二兩○破結邪則能外達。欲陰血則火不內遏。故能明目。 甘菊花去蒂二兩○得輕清上達。氣味甘苦辛寒。能散能降。如輕風微雨而烟霧開。霽塵埃頓靜。則近無所障矣。 蜜丸茶

清下。茶性上升。不必用酒下者非。每服三錢。

此方爲腎精虧失而衰老水枯者治。欲其營而能近視也。如水之不瑩不深者。遠勞力者宜此資之。

洗肝散局方

治風毒上攻。暴作赤腫。目痛難開。隱澁眵淚。目肝竅也。瞳膚痛也。其上下則太陽陽明經榮之。其外眥則手足少陽係之。故諸經風熱上攻。則皆能爲目病。風從肝。熱從膽也。風熱傷血。則兩眥生赤。風熱那實。則目眶作腫。風熱攻注。則目珠脹痛。風濕相搏。則隱澁眵淚。

薄荷目專藥。羌活 防風本肝經祛風之上清頭。 大黃去熱自大腸而出。 梔子去熱自膀胱而出。 當歸 川芎以補肝之血而目得血而能視。等分爲末。每服二錢。內無實熱者去大黃梔子。加炙甘草。

前數方。補內虛。理脾胃。交心腎。而要皆以養肝。目肝竅也。肝生氣也。木非土不生。非雨潤日煊不生。非水火相濟不生。木生而氣血充足。榮於九竅。則耳目聰明。此方則治外淫。而外淫惟風熱乘於肝。萃於目。肝厥陰風木。膽少陽相火。清寒不爲目病。其病目惟內虛爲寒。否則清寒鬱陽而生熱。濕亦不上於目。其上於目。則肝風挾之也。故治目疾之外感。惟祛風瀉火而已。活其血以補肝也。凡去邪必兼輔正。此方之用芎歸甘草。補正必兼去邪。如前數方之用車前升葛菊甘也。

補肝散局方

治肝虛目痛。筋脈疼痛。冷淚不止。羞明怕日。及夜則痛甚。點之以苦寒之藥。則反劇者。按肝虛者所寒而氣滿血濇也。血不榮筋。故筋脈痛。氣不足以斂津液。故冷淚不止。寒則何以目痛而羞明怕日。曰此淸淫也。淸燥之淫。乘其所勝。肝氣不足。而鬱於淸淫。木不能舒。不達於竅。故障而痛。木汁流爲淸淚。感於陽光。欲舒不得。則反怕日羞明矣。淸寒皆陰也。故點以寒藥。則陽益鬱而痛劇。夜亦陰也。故夜亦劇。且白睛屬肺。白睛痛者。以火尅金。故晝甚多由外淫。黑睛痛者。必脹而痛。黑睛屬肝。畏金尅木。故夜甚多內不足。若自兩眥赤腫。而內及白睛。侵黑睛。成翳膜。則風熱也。若白翳成片。自黑睛起。脹痛而不赤腫者。則皆淸淫鬱肝。乘肝木不足也。

香附一兩○補肝破鬱。宣 夏枯草五錢○陽生而生。陰萌而死。順春氣也。行於東方。故能散鬱結。分三服。臘茶下。茶以上淸除內熱。祛外寒。而能明目。且亦能散鬱。

君香附以補肝氣於中。佐以夏枯草以行肝氣於外。此

治木鬱而肝竅不能達也。七情之鬱。亦能令目痛。

補肝行血湯 近方

治目赤腫如血。連及黑睛。腹痛不能見燈及日。見則痛甚。此肝虛而風熱攻也。血熱瘀結不行也。亦忌寒涼藥治。

當歸酒洗 川芎 八分 生地黃 八分 芍藥 入分。此四物湯。以補肝血。 紅花 五分。以活血行血。 白芷 散頭面風淫。 防風 祛風且能補肝。 各三分。以降泄肝火。 菊花 五分。肅金水之氣。去肝木之邪。 水煎服。

此治肝虛而風熱併盛。熱淫於血者。上方治氣分病。此方治血分病。

防風明目湯 東垣

治倒睫拳毛。赤爛昏痛。冷淚多眵。按倒睫拳毛者。風木乘脾。脾應目眶。目眶皮急。故睫毛倒入。而冷淚又凝漬之。則或拳也。風挾濕土。搏爲虛熱。故赤爛昏痛。不迎風而自淚。則冷淚非有實熱。故淚冷。風撓木急。濕以上溢而木汁流。汁凝成眵。

黃芪 一錢。甘補脾胃而緩肝急。 甘草 炙一錢。補脾緩肝。且去虛熱。 葛根 五分。升達胃氣。 防風 五分。疏肝氣於脾土。使肝木不乘脾土。 細辛 三分。潤腎而行津液於肝。木內萃。津而上榮。則冷淚不外溢矣。 蔓荊子 三分。舒散上清頭目。以散熱祛風去濕。 水煎服。

此治脾濕而風挾之上騰。以成虛熱者。非實腫。非血熱。故不當用歸連。

羊肝丸 濟生編

治目疾內障。按內障皆肝虛而火妄。致膀腎之水枯也。有因於臟者。勞心傷神。久視傷血。君火熾盛。火炎木焚。子實母虛。膽汁枯而目內障矣。有因於經者。少陽膽及三焦。皆相火所行。小腸火亦助之。而諸經皆行於目。房慾傷精。勞役傷骨。陷火虛交。火盛水虧。陽強陰弱。腎水枯而目內障矣。此皆由受傷。以至目赤腫痛。青盲失明者有之。非但頭不能遠視。不能近視之稍有偏勝已也。

黃連 二兩。兼能平心膽之火。 羯羊肝 全具。青羊者更佳。羊固屬火。而用其肝。能輯妄火。能視其精水內全也。去筋膜生用。必宜生用。以存生氣。不獨取其補。

搗爛和丸。每服三錢。服此忌豬肉冷水。

內障必由肝虛。以羊肝補之。以肝補肝。以血氣補血氣。用羊肝以火中之木。輯木中之火。用生以全生氣。而上行肝竅。肝虛則君心妄。而血枯膽枯。相火炎而水枯精枯。以黃連平之。凡以救木水。而得羊肝主之。固無患寒涼也。

羊肝丸 類苑

治同上。然有經熱而兼風鬱。或血濇而多赤膜及障翳者。宜此方。

淘淨一兩。蝙蝠食蚊。蚊目不化。淘蝙蝠矢得夜明砂。砂皆是也。蚊與蝙蝠皆能夜視。故名蚊生於水。而化羽蟲。其目夜明。嚙吸人血是。 木賊草 去節一兩。疑其明於木中。且散目中惡血。筋類也。色青。入肝也。莖中空。味辛淡。性輕揚。能發表。祛逐風邪之外鬱。與麻黃性略同。能補肝也。且糙澀可磨竹木。故曰木賊。能上行肝竅以磨障翳。散目中滯氣。 蟬蛻 一兩。本以夏月朽木感濕熱之氣而生。而能蛻去穢濁。吸風飲露。逐其清高。故蛻能去皮膚濕熱。上行入目。去目中之浮翳。 當歸酒洗 一兩。補肝活血主藥。 羯羊肝 四兩。去筋膜。生搗爛和丸。每服三錢。

肝虛生熱。熱爍於血。而生血膜。夜明砂瀉之。肝虛生風。風滯於氣。而成昏障。木賊草散之。蟬蛻以蛻陽邪。當歸

以歸陰血。君以羊肝。乘內虛而兼有外淫於經者。三焦火而兼濕入血。膽火而兼風入氣。宜此治之。

望月砂湯

治痘疹入目。及昏昧障翳。但必待痘疹全愈乃服。并可殺蟲解毒。治虛勞發熱。濕熱疳積。

望月砂 兔八竅。穴居陰濕也。舐雄毫而孕子。感月精而蓄滋。金水之氣也。金能平肝木之熱。水能制相火之旺。而清虛之致。其目最明。如月魄之能涵日光。故曲禮云。兔曰明視。兔雖嚙草。亦食土中蟲豸。故又能殺蟲解毒。其尻有九孔。散出矢。故矢能散鬱熱。昔有病勞熱者。夢一人抱明月入其室。月光所照。輒覺徧體清涼。後專服此而愈。其能明目治勞殺疳之功。所可識矣。 每服二錢。茶清調下。矢固下行。茶清以達其清陽於上。

藥賤而功多。凡陽强而陰不能配者。服此有可治之理。

二百味草花膏 趙謙

治目赤流淚。或痛或痒。晝不能視。夜惡燈光。按目赤流淚。其淚必熱。與冷淚不同。晝不能視。夜惡燈光。其痛必晝劇夜減。與羞明怕日。及夜則痛甚者不同。此肝熱也。熱甚則痛。熱微則痒。痒淚兼有風。而風助熱。故可點治。以寒涼。此方當與補肝散對看而參辨之。

蜂蜜 甘以緩肝。寒以勝熱。採百花羯羊膽。膽相火。而火畜。而膽苦寒。苦炎上。味炎上作苦。而苦能降泄。此陰陽之互藏。而物極則反也。用膽以復於膽。膽與肝附。是以降泄其相火之上炎。而除肝熱矣。李時珍曰。肝開竅於目。膽汁減。則目暗。目者肝之外候。膽之精華。故諸膽皆治目疾。 入蜜膽中。緊紮上口。蒸熟。候乾。細研為膏。每含少許嚥下。或點目中。又法。臘月入蜜膽中。紙籠套住。懸屋簷下。待霜出。掃霜點眼。點服。說云。病有內外。治各不同。內疾既發。非服不除。外疾既成。非點不退。內疾始盛。滔流不如塞源。伐枝不如去根。不服藥而除者。未之見也。外障既成。如物汙須濯。鏡垢須磨。不點而去者。未之有也。若內障不服而外點。反激其火動其血氣。無益反損。若外障已成。雖服藥不發不長。而所結不除。當內外夾攻。方盡其妙。按此論甚當。治目者宜知之。

肝虛而熱者。肝氣不足。乃或則鬱之氣不得行。而憤張為熱也。故辛為補之。苦為發之。肝氣行而熱散矣。此補所治。肝實而熱者。肝邪有餘。乃或則助之。釅肥燒燔之尊。類皆能助肝。尊竅而出。則熾盛為火也。故苦以泄之。甘以緩之。肝邪退而熱除矣。凡苦皆泄。凡甘皆緩。而蜜尤和潤。可以瀉火。然蜜無專經。入羊膽以偕之。肝。肝熱除而空竅自清。此方固宜兼服兼點。蜜性善行。無憂火鬱。

百點膏 東垣

治浮翳遮瞳。如雲氣障隔。按此外障也。有風淫以鬱之。而所鬱者淺。內熱不甚。則不腫痛。而風蕩水濁。則浮翳生焉。凡翳已成。固非點不散。

黃連二錢。以水一盌煎。當歸六分。甘草六分。浮翳似屬氣。至半盌再入後藥。 當歸六分 甘草六分 防風八分 以上三味。為末。

受濁矣。故當歸甘草以養目中之氣血。行肝氣也。 白蒺藜去皮尖研三分。甘鹹寒。能補心風行雲散。 白殭蠶炒研。以治目能散風除熱。活血治皆爛。 同熬。滴水不散。去渣入蜜少許。再煎少頃。退冷多淚。 點之。點至目微痛為度。不痛者至痛。則翳將拔去矣。 日五七點。使藥力相續。故曰百點膏。臨臥點尤妙。

翳在黑睛。故君黃連而佐以歸甘。熱清血足。然後翳可

除也。若白睛生翳，則凡翳草、菊花葉塞鼻衝之可散。浮邪外遮，故防風、薺仁可以散之。

圓明膏 東垣

治內障生翳及瞳子散大，因勞心過度，飲食失節，拔勞心則用血無節，肝失所藏，飢飽則脾胃失養，血氣不滋，肝虛血少，則熱生而不能制，上涸瞳中清汁，皆所以致內障也。障起於內，而翳成於外，故須用點藥。當內服生熟地黃丸及益氣聰明湯而外以此膏點之。

生地黃六錢。滋腎水以濟心火。　黃連五錢。泄降心肝之火。　甘草二錢。以緩肝急。　柴胡五錢。障翳肝鬱也。柴胡以拔於下而升之。　麻黃五錢。麻黃亦補肝藥，以通於上而散之，此以點目，無鬪太陽。　訶子皮溫發肝也。內生之翳，非雄力不足以散之。　裹煨二錢。苦酸澁溫，長於收斂而能除熱，瞳子散大，故用此以斂陰。且監麻黃之散，猶桂枝湯之用芍藥也。

用皮以行於外。　當歸身三錢。補肝養血，以厚其本。　以水二盌先煮麻黃至一盌，汁淡，去沫。入後藥同熬至滴水成珠，去渣，入蜜少許，資其膠粘成膏，且可緩肝，滋陰去火。再熬少頃，退冷用。

障翳自內，火妄血枯，內枯而瞳散，外濁而翳生，故君生地而協以歸連甘草，以治內也。翳成於外矣，散以柴胡麻黃自內而拔之於外，所以異於防風、薺仁。目陰欲盡，訶子皮以斂之。

點眼方 丹溪

治目中百病屬陽證者。

黃連　人乳乳血也，目得血而能視。且乳具溶液變化之功。　蒸熟點，或加朴硝，亦以滋陰，頗堅，故熱消腫。

心用血而神注於目，肝藏血而開竅於目，是目之用固主於血，血榮於目，乃能視也。血熱則涸血，涸生熱，資人乳黃連以去熱而化血，人乳黃連所點能幾何，目血幾何，滋之涼之引之使化而已，點目自東垣二方而外，此方爲良，熱不甚者，獨用人乳點之亦佳。

浴目方

治目赤腫，感於風熱，或時令傳染而暴發者。

黃連二分　朴硝半分　防風　白芷　歸尾　紅花　膽礬各一分　古錢一文。貨泉半兩五銖及開元通寶皆可用，餘不足用，要以上銅青厚者爲佳。

得自古壙中者尤佳。　以盌盛水於飯上蒸透，頻頻洗目，冷則復溫之。

黃連、朴硝以去熱，防風、白芷以祛風，歸尾、紅花以散血，膽礬古錢皆能斂陰，除濕淚，瀉肝熱，斂心神，此洗目良方，無澈火動血氣之失。

扶桑浴目方

專能祛風清火，去濕明目，凡赤腫不甚而眼眶赤爛多淚者，宜以此洗之。

桑葉乾者爲佳。　煎湯時時溫洗之，用鹽沙浸湯洗目。不拘多少。

古人謂桑爲箕星之精，箕好風，而桑葉祛風，謂風自箕

出也。桑生澤國。如兗土宜桑。今蘇湖亦宜桑。皆是澤國。而桑能去濕。謂濕以桑行也。散邪去濕。而不失之寒涼。且有補益之意。

濟陰清露

治目赤腫痛甚。怕日羞明不可忍者。

梔子 瀉心包三焦火。 黃檗 瀉腎膀胱火。 黃連 瀉心肝膽火。 黃芩 瀉肺大腸火。

搗細末。和荷葉上露水。或井花水。拌濕。攤盌底。上用艾火覆盌熏之。至烟透藥乾。刮下。加露水。用蚌殼承月下取水尤妙。浸汁。加紙覆水上。挹其清水。點洗眼內。或少齊漱而嚥之。

藥甚寒涼。佳在熏以艾火。有陰陽相濟之意。

棗攀膏

治目昏多淚。

大紅棗 一枚去核。○用紅者欲其入心行血分。 膽礬 三分飲棗肉中。 小蚌殼

盛飯上蒸熟。搗爛為膏。用絹袱包帶汁。時時揩目。

又方用明礬一塊。時時揩目。亦能止迎風多淚。

葱尖薄荷湯

治目傷風赤腫。

葱尖 七莖 薄荷 五分 菊花 五分 煎薄荷菊花熟。泡葱盌內。乘熱熏目。須用巾幅罨其前。使藥氣萃於目。少頃。目間有汗。乃徐徐飲之。

吹水法

治時令目赤。及感暑目昏。

新汲清泉一盌。插竹管吹之。令作浮漚沸湧。略以手遮其前。撐目視水泡。可以去濁氣出口。挹清氣入目。良久頓覺目清。未清。換水再吹。

飛絲芒塵入目方

陳墨 濃磨點之。

又方 香草子 此芸香草。今名杭州香草。又名木木樨者。他種不堪用。置目中淡出其眵則愈。

治目之方。皆輯採可常用者。若珍寶丹石。及寒涼香竄之點目藥。此俱未錄。至用針挑膜刮撥。則或有專科。非所及也。

卷之十終

汪先生行狀

嗚呼先生之沒也六閱月矣心喪啣痛至今不能作一字以寫哀忱其何以狀先生一生之行實哉去歲仲冬曾屬先生子鳴之追成狀略以存徵信而鳴之病中復柬云先人一生辛勤道脈其蘊悉見於書至閱歷往往不自言問之亦不甚答故少年及在閭事無從查考擬將以所聞於吾母及能記憶者次爲一册屬兄成之兄當不忍辭也今正初八鳴之垂危馳召比相見已失聲詢其節略竟以病故未及成一字至十三日又下世矣嗚呼以先生之學既未獲顯於時復殤其孫天其嗣而并湮沒其事蹟悠悠蒼

天何其酷也顧著述之勤學問之正閱其書者自能知之然一代大儒後日將採其懿行傳之儒林萬一遺佚無從考核則聲光閟蓄豈惟長逝者私憾無窮後死者與有責焉敢略記所聞存什一於千百俾後人知仰法焉先生姓汪氏諱烜又名紋字燦人雙池其號也其先出唐越國公華後十二傳至道安公以兵馬使鎮婺源因家焉十七傳至淑璋公自浯溪遷段莘又五傳至贈戶部尚書希利公則先生六世祖也五世祖煥祖公明諸生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戶部尚書高祖諡清簡諱應蛟萬歷甲戌科進士累官戶部尚書理學經濟蔚爲儒宗行實詳志乘明史

不具述曾祖元會公光祿寺署丞祖斯涵公府學生博學多能諸子百家之書無不洞曉配江氏亦讀書通大義與斯涵公考訂古籍閨閣之中如益友焉考諱士極字樞北天才敏妙工古文詞子二長名烷次卽先生也先生母江太孺人同縣諸生砆倫公女生而穎悟數歲時砆倫公嘗於月下口授大學中庸蓋三夜而經文章句熟背不遺一字稍長益嗜典籍精通諸經義疏朱子綱目及典故諸書至風雲月露之詞弗好也清簡公固遺子孫以清白斯涵公已賃屋而居數傳家益窶太孺人于歸後治女紅以佐饔飧士極公以貧故不克卒儒業遨遊湘楚閩越間卒無

所遇後乃幕客金陵歲不通音問太孺人處之怡然曰貧富命也何足憂惟子能讀書成立則幸事耳烷稍長卽令入塾然資稟稍遜先生甫能言善記識太孺人提抱時往往舉經書口授之聽卽成誦艱於從師又恐時師弗能教也乃自課督室中置長榻太孺人坐治針黹虛其半置書又設一小几坐先生於旁教之諷誦細爲解釋向讀必專一不得左右顧顧輒夏楚慈母也逾嚴師焉先生天授神奇復承慈訓嚴切十歲以前四子諸經已習熟成童後習舉子業旁及詩文亦皆母氏親爲指示蓋終身未嘗一日從師云弱冠後太孺人得癲疾飲食於牀第者數年先生

躬執爨撫摩湯藥日夜極勞瘁自傷窘乏缺甘旨及歿哀毀骨立繼乃憂服省父於金陵士極公語先生曰爾來奚爲吾無歸矣古人云家徒壁立吾壁并非己有如此寂寂徒爲鄉黨嗤子速歸毋久留也先生請留侍公曰予無以自存爾更涸我耶且汝性拙此間亦無置汝處先生請益力公繼之以怒且嘱居停勿與飲食乃垂涕歸先生少奉母教未嘗輕出門戶與族眾不習兼之落魄益無肯爲調護者兄嫂俱傭於人身無所託不得已乃至江西景德鎮傭瓷畫景鎮五方雜處市習澆漓先生稟規矩寡言笑又方居喪食蔬菜斷酒肉儕輩羣訕侮之間爲詩歌以見志

羣以爲謗已嗾主者使弗留焉先生去之樂平館於石氏歲餘不合乃歷萬年弋陽上饒永豐之間至福建浦城館於陳總兵楓嶺營中先生嘗與兄書云自離桑梓困苦流離抱病於接竹絕糧於萬年奔走於上饒幾頓於永豐當此之時自以爲無復生理然某雖困窮不肯一日忘學遇一草一木之奇必詢之以資博物見一言一行之善必存之以備參考非義之事不敢爲非義之財不敢取孜矻以成其學兢業以守其身恐負吾父母之教云則先生之固窮力學蚤歲已然矣未幾士極公歿於金陵聞訃慟絕戴星奔赴盡以所得館穀營宅兆於鳳臺門外迎精而返合衣冠於太孺人之墓仍赴閩館益肆力學問毅然以斯文爲己任館近書肆往往借觀百氏之書無不研究著述亦日以富而先生年逾三十矣先生嘗云自有知識以來未嘗輟書然三十以前於經學猶或作或輟三十以後盡焚其雜著數百萬言而一於經研經則參考眾說而一衷於朱子志專一而用力勤至五十時覺此理明白坦易浩然沛然無復向日艱難之態矣先生之於四書也謂朱子集註而後惟勉齋諸賢躬承師說有所發明何王金許陳胡呉史而下已浸失微言之緒有明大全之纂當日君若臣皆失其道安能得聖賢之旨而抉擇於羣賢得失之林故

朱子所非者復載之或朱子所取者復畔焉或朱子所嘗言而意旨別屬者又彼此混附而不能察其言之有因及姚江龍谿以後多以畔傳離經爲事其號墨守程朱如蔡林顧劉輩立言亦有陰與註背而不自知者於是糾繆辨譌成四書詮義一書初意只鋤羣穢不爲講家又以不愜人心難於通貫各章亦略爲挨講曲折詳明無所不盡則或問之遺意也其論易也則曰易言時中之道聖人寡過之書在天涵理而著象在物成象而寓理故上聖得理而顯象其次因象而觀理其次乃卽事以求理得理而顯象聖人之作易也因象而觀理讀易之方也卽事以求理卜

筮之事也然焦京流於術數而易之體亡王何入於虛無而易之用亡自周子作太極圖說易通程子作易傳而理明邵子演先天圖而象著朱子集諸子之大成象數宗邵子義理主周程於是體用備而時中之義明乃圖說見毀於象山易傳受詆於袁樞邵圖見非於林栗象占之說卦變之圖後世猶多議朱子者則甚矣易之難言也先生八歲時戲折竹枝排八卦母見之語曰八卦有斷有連汝所排皆連畫妄也先生曰兒以仰體爲陽俯體爲陰也母曰是得其意矣孺子他日其能神明於易耶及著詩書詮義二書成乃作易經詮義然易纂者數四最後成於乾隆丙

子其於初纂自立議論稍與本義牴牾處皆痛爲掃刮至於異說糾紛則明辨益力又以明初傳義並行習易者因劉朱義以附程本已失朱子之意及後專行朱義而其本則仍程本是并傳義之本兩失之故詮義一從朱義古本分別經翼不復劉程傳以附朱義至程傳義理正當與本義同者亦不復錄惟義有粹精不可移易本義未及收者則採以附朱義之後或文義未安有不可從而人反從之者亦稍爲辨析洋洋灑灑幾百萬言非識義文喫緊者不能作亦不能讀也尚書則自毋口授時頗易之後有問以古文眞僞禹貢水道者對未能悉乃赧然以書爲未易言而採討益力自云高祖清簡公爲司徒時戎事方殷講論天下形勢與籍頗詳曾祖光祿公研於星經歷史二者幸有傳言故羲和諸章及禹貢皆非所難周誥殷盤辭聱牙耳難不在是二典三謨九疇洪範伊周微言與大易學庸相表裏天人之際性命之原也而唐虞受禪湯武征誅伊尹營桐周公避謗其間非得聖人之心何以知聖人之處事不察於性命本原之地又安足以知聖人之心哉顧詩易傳有朱子而書獨以屬蔡氏是蔡傳不異朱傳披閱數過豁然有得更爲詮義一篇時雍正癸丑也書成族子麗南攜以入京後卒於京寓本遂亡失遯以重著爲請先生

復記憶成編大約校舊本損者三之一益者三之一自序云因倣筆硯重理舊緒十餘年見聞日廣觸緒相發時有新得蓋義理猶昔而辨析益加詳矣至於詩則深病記醜之徒搜爬舊序矜博聞而與朱子爲難詮義之作章句訓詁諷詠涵濡於國風雅頌之體勢貞淫正變之原由無不曲暢旁通務以發揮朱子之意而於鳥獸草木之名亦考據以正其小誤漏遺蓋先生不言博而與博未有過之者也謂春秋一書大義微辭聖人獨斷非徒記載之文然謂魯史舊文而斟酌其是非以垂法後世然也謂逐句逐字而改易增損之以爲褒貶非也如春正書王河陽書狩桓

正不王定元無正稷成朱亂渲淵朱災之類直著譏貶無勞曲說其餘不過屬辭比事是非功罪按事可考而勸懲已寓乎其中左氏記事詳明讀經必以爲案公穀所述見聞異辭難以爲據然左氏所斷之辭所發之例多謬於理而不可從公穀辭義甚辨而各以其意揣度聖心得失亦相半迄漢唐宋諸儒各是其是交相矛盾胡傳辭氣昌明然書法泥而太曲朱子有所不滿至大全所載朱元之論多可補胡氏之闕然亦純雜相參夫欲通春秋之經當博綜於傳傳義各殊當衷於一一無可執斷之以理理無定是衡之以中中無定體參之以時時有不同按之於事聖

人之道時中而已隨事順理因時處宜則春秋之筆削也是以敢斟酌四傳而去取之時或斷以己意嘗淺無深嘗直無曲序事必綜本末論事必極周詳疑則闕其所取用不過數家足以發明經義而止朱子向以春秋爲難言茲所去取實宗朱子之意紫陽可與當亦不予過譏卽揆之孔子之意或亦不相牴牾蓋先生自序云云而其書之大略可識矣其讀禮也以雲莊集說爲平易純正然病其或雜引他說不爲折衷或隨手摭援不順文義且其間有擇未精語未詳者乃因雲莊之註蒐輯紹聞參以己意裁擇而刪定焉名曰禮記章句其所以去取之故是非之辨章句所未能悉載者又倣朱子四書或問之例著禮記或問以盡其說最後欲合三禮成編方成儀禮圖式疾劇乃止至冠昏喪祭以及鄉射士相見居鄉居家諸儀嘗取朱子家禮一書參之儀禮合宋明諸儒所論異同之不一者設爲問答以明禮意爲六禮或問六卷凡家禮之所省而儀禮所存者輒爲商推而增益之雖自以爲僭踰而酌古準今扶世立教之意亦綦苦矣律呂之學先生尤精嘗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乃經生家紙上空談未嘗親執其器工繇竹者徒守其器又不能察其所以然古籍僅存樂記一篇而律呂器數皆難悉考蔡西山綜覽古來諸儒所論

成律呂新書樂記言理西山言律理以律爲歸律以理爲斷二書不可不合以參觀然理寓於聲而律顯於器器以成聲聲以合律則器數又不容以不考因合樂記及西山之書而疏通其意更上採周禮考工先儒注疏及先賢之論樂者爲續新書二卷以附於後名曰樂經律呂通解又別著樂經或問三卷於器數尤爲詳核考經一書先生以爲孔子與大學並傳曾子大學得朱子章句人人知所共習孝經雖定爲刊誤而未及註釋朱子常自惜之今學者傳誦尙仍石臺而罕睹刊誤之本是以今文古文互相觝排我

朝特命儒臣撰孝經衍義用朱子所定經文於卷首衍經不衍傳蓋倣眞西山大學衍義之例第衍義以刊誤爲宗鄉會命題仍用石臺之舊草野傳誦莫適爲主乃因朱子之本詳其訓詁究其指歸著爲章句使經傳互相發明此則先生廣補朱子所未及者以上著釋四書易書詩春秋禮樂孝經約數百萬言纔析條分洞其蘊奧宋元以來諸儒之釋經罕有如是其詳且盡者也嘗謂理一而已而異學汨之詞章汨之故高者入於虛無下者溺於功利學者能窮理致知以探其源反躬實踐以知其味斯邪說不能搖而榮利不足戀然理雖一而分則殊聖賢言各有當其

循序致精慮學者未知其梗概而無以識其大體所存於是彙爲一冊分門別類自天人性命之微及夫日用倫常之著自方寸隱微之地達之經綸斯世之猷援引考據而以己意折衷其間井井有條通融貫徹名曰理學逢源閱是書而先生所以深造自得者可知矣其他說理則有讀近思錄讀讀書錄讀困知記讀問學錄諸書皆推闡先儒蘊奧而補塞其罅漏考典則有山海經存參讀禮志疑儒先晤語諸集策略則經濟具焉戊笈談兵則天時地利與凡古今來戰陣之法具焉物詮則統論天地萬物之理氣詩韻析則詳著音韻之原委至六壬之發揮醫林之輯略九宮陽宅之涉筆以及讀陰符經讀參同契與琴譜扈廖記之成編或爲應酬之言或博義理之趣不足爲先生重然出其緒餘猶足使專家者執以成名則取多而用宏不可紀極也少未出試然不廢時文文皆發四子六經之精蘊而盡萬物之事情實擅正嘉天崇及

國初諸名家之勝歲壬戌教授家塾族中諸從遊者力請應督學試先生亦欲爲紫陽山之游乃從其請督學少宗伯嵩壽公賞其文謂宜焚香啜茗讀之人或欣其由此樹幟文場以取名譽而不知非先生意也樂府二卷名大風集其五七言古及近體絕句多沈雄激宕雅近少陵賦序

解論記牘箴銘及雜著之屬約五六百首雖體製各殊而氣體明白曉暢常以淺易之語寫深湛之思出之若不經意而閱者忘理道之艱蓋由天理爛熟在胸故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波瀾體格不足云也餘如丹青篆刻游藝之事靡所不能非先生之所重故不殫述其註經及諸書也不起藁不繙閱諸家之言裝格直書每日得數千言值稍疑難註腳之中復下註腳理若繭絲字若牛毛書法非其所工點畫必依正韻無一筆苟且而章妥句適行數之高低空白整齊適均若經數手稱量比擬而出者在先生爲蓄極而通而書無副本失則難求又以不起藁之爲累也

今遺編所存計四書詮義十五卷易經詮義十五卷書經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禮記或問四卷六禮或問六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孝經章句或問二卷理學逢源十二卷山海經存四卷戊笈談兵十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讀困知記二卷讀問學錄一卷參讀禮志疑二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策略四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文集六卷大風集二卷詩集六卷儒先晤語二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採源十卷六壬數論二卷九宮陽宅二卷時文六百首計十四卷共二百單一卷然紙數多而字

數密以坊本計之約六百卷嗚呼斯道之傳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來越千百年程朱繼出如揭日月而朗中天然純陽之餘一陰已生金谿賢智之過慈湖橫決更甚姚江以蓋世之才不屑拘守繩尺於朱子深加詆訶晚年定論之輯顯倒簒繆援儒入墨我

朝崇儒重道升朱子於十哲之次以示隆禮

御纂諸經以朱義爲準

國初異儒輩出當湖陸先生且從祀孔廟以廣風厲之旨夫當湖所篤信者程朱而高明之士猶或鄙爲迂闊所深闢者陸王而隱怪之流猶或珍其唾餘先生憤甚故所著書中辨駁塞拒不遺餘力亦欲承先聖昔賢之緒於無窮耳顧或謂理學得前賢已明儒者在力行多言無當先生著書似繁蕪多事者是大不然蓋理雖無形而道必有器洪荒之世風氣未開語言簡質然漸趨於文亦天地自然之理伏羲畫卦通德類情此文字之祖使至今無文王之彖周公之爻孔子之贊人何由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耶且孔子之聖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亦不廢著述也有四子五經於前而異端者流尚挾其術以簧鼓天下統緒之墜者且千有餘年向使無其書程氏雖賢又何從而與聞大道以接一脈之傳哉朱子著作之富

固不待言二程有遺書及易春秋傳周張則通書太極圖說西銘正蒙爲最著蓋周程張朱之道卽孔孟曾思之道上而溯之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繼天立極之道也乃若直指本心不立文字此釋氏之學而欲執此以訾吾儒其殆爲異端之續乎先生著作深恥自炫多藏巾笥其讀書也目力雖敏而搆思刻苦一字一句之未安思之竟夕必求融貫而後已展玩常依次序一卷未完不及他卷一書未完不及他書書館休甯藍渡主人於高閣積書充棟先生居二年人未嘗見其登樓檢閱至援引浩博又皆自眾籍中來因悟先生之於書卽朱子所云循序漸進熟讀精

思者也夫以先生之資稟讀書非難而自成童以後困苦顚連道途旅寓衣食不充而不廢學則難然才子數奇文章憎命嗜古之士不以境遇輟其所好者亦多有之或侈談風月經術空疏著作雖多無補世教而先生研窮經義得斷簡於眾遺發新知於卓識皆天人性命之微言民生日用之切務無一毫爲人徇外之心則難又或頴悟絕人豪傑自命立言不朽思駕古人而別標宗旨更啟爭端其斤斤繩尺是守者則又徒襲糟粕不足以發揮精蘊先生則墨守程朱縱橫排宕而一軌於正至於天地萬物生成之理日月星辰出沒之方飛潛動植化育之由六合九州

生產之異五行生尅制化吉凶消長之故五聲六律八音正變節奏之道以及象數方名胎息孕育之源莫不究極指歸凡漢唐宋明以來諸儒聚訟紛紛所莫能決者先生批卻導窾游刃有餘泊然以解豈非尤難之難者哉孝友性成事兄如父歸娶後迎兄嫂同爨兄子成童攜入閫肆業顧性弗好也乃使習藝事藝成與歸未幾兄歿嫂及兄子亦物故先生哭之慟爲竭力營葬歲時祭祀弗衰日給儉約無故不御酒肉值荒年米貴屑豆作糜忍飢以度朝夕數日無米者屢有之僦屋半間不蔽風雨敗壁土銼細氏不能堪先生處之怡然有清貧到老眞吾分得喪原非爲一身之句獨念此道之孤鮮可與語廢書而歎時見乎詞易質之際顧遺書而愴然曰著述如此其竟不傳乎嗚呼古來聖賢類多困阨然雖不得大行於時功名亦必有以自見顧或時當衰晚偃蹇宜也先生則值

聖治休明旁求經學之日而伏處深山窮谷不得與稽古之榮不更可惜哉先生爲學隨事體究不立宗旨嘗語學者曰人所以異於物者此心然莊周逍遙遊其心於寥廓釋迦般若寂其心以自在是皆以有用之心置之無用之地盡心不可不用而效庸人之役役則傷心不可不養而學異說之空虛則廢事理甚平常奇怪可以不慕生世有

定分富貴可以不求惟是盡心於其所當爲與可爲而不馳心於其所不當爲與不必爲則此心休休而得其所養至面壁九年一旦徹悟齋心閉門一日千里此幻也嘗染疫昏迷中喃喃囈語聽之皆經書及三代典禮無一塵俗邪僻之言則先生平時之心志清明不爲客氣所使可知矣生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七月九日卒於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九月八日享年六十有八配江孺人同縣世業公女溫恭淑愼方太孺人爲訂婚時孺人纔數歲及先生自金陵歸客遊閩浙聲息不通者幾十年父兄欲再擇壻孺人以死自誓乃免比先生歸娶時三十一歲而孺人年二

十七矣孺人嘗語遴云入先生門三十餘年從未聞一怒言見一怒色子四長三四俱殤次思謙縣學增生字鳴之少聰俊日誦數千言爲詩文卓然有法度體弱積勞因鄉試歸遲一日不及送先生終哀慟毀傷後改先生四月卒年二十有九女三長及三俱殤次適遴從弟熊照孫守銓先先生四月殤媳詹氏於先生病時曾割股以進後見嗚之病必不起期功無人後事無託先自經死嗚呼先生盛德在躬而身後如是遠近聞之莫不痛心流涕謂天道爲不可解即遴又安能爲之解也特是天之禍語福人也與世俗異世之事大名踰應仕子孫眾多者數傳後改如輕塵飄風

漠無蹤響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諸大道統流傳明禋俎豆百世不遷昔曹月川昌明道學史稱爲一朝之冠二子瑜琛廬墓相繼而卒又吾州陳定宇吾縣胡雲峰胡雙湖今亦無傳茫茫理數或未可知而扶名教衍聖傳流芳千載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先生其必不湮沒矣遴與先生誼本舊姻兼承不棄悼哲人之既萎恐斯文之久淹故敢略爲序次諸書之大略其他交人接物律身行己之大端與夫一言一行之善中人所可勉而能者不復具載竊恨從遊日淺秉性蠢愚未能久炙休光發其蘊奧而又病中悖憤語無倫次昔潘興嗣誌濂溪之墓也謂潘某何人敢誌其墓遴顧何人敢狀先生哉然懿德同好聞風興起當世大人君子以正學爲己任必有表章而昌大之者遴蓋日夕切心翹首而望之云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　日同縣門人余元遴謹狀

徽州府志儒林傳

汪赦一名垣字燦人別號雙池尚書應蛟之元孫父士極負才不羈貧而善遊赦少不能從師母江氏博通經史授以四書諸經數年皆成誦年八歲戲折竹枝排八卦江見之曰卦畫有斷有連汝所排皆連誤也對曰兒以仰體爲陽俯體爲陰其穎悟多類此江後得末疾卧牀第者數載赦事之備極勞瘁既沒往省士極於金陵遷之歸無以自給往景德鎮畫盌爲傭以居喪不御酒肉舉傭交笑侮之尋入閩有陳總兵者延爲子師執禮甚恭浦城舉者爭受業焉已而奔父喪旅葬於鳳臺門外迎精而返與江合葬

時年逾三十卓然有成復之浦城館舍益肆力問學以斯文爲已任治經則博綜疏義窮理則剖析精微而皆折衷於朱子每有獨得往復發明撰述等身悉歸純正自星歷地志樂律兵制陰陽醫卜以至彈琴彎弓篆刻繪事無所不通顧以高介違俗且久客時人鮮知之五十後始就試補邑庠生名譽日起究未有能窺其牆仞者獨沱川余元遴師事之得聞爲學要領踰年赦病終子思謙庠生以毀卒元遴往收赦遺書藏弆唯謹乾隆壬辰

詔徵天下羣書明年學使朱學士筠按試徽州元遴抱赦書十餘帙以獻筠嘉賞命學官繕寫上四庫館且檄有司建木主偕儒碩十五氏附祀紫陽書院而親撰墓道之文以闡揚之世謂赦雖無後而不亡差可無憾云所著有易書詩四書詮義春秋集傳禮記章句或問六禮或問樂經律呂通解樂經或問孝經章句理學逢源讀近思錄讀讀書錄讀困知記讀問學錄參讀禮志疑讀陰符經讀參同契儒先晤語山海經存琴譜詩韻析物詮文集詩集大風集孝經或問易經如話四書引蒙開口講策略共若干卷

道光己丑奉旨崇祀鄉賢祠

汪先生墓表 并銘

日講起居注官朝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安徽等處學政大興朱筠撰　歙縣學廩膳生閔道隆書并篆額

婺源爲我家文公之故里宋元明以來鉅師魁儒繩繩相續流風未湮於今見者實惟段莘汪先生江灣江先生尤著筠在京師早聞江先生名比奉命視學來江南試徽州徽其書盡讀之而善會有求書之詔即具以聞旋檄府建主附祀紫陽書院風示學官弟子俾之嚮學

既癸巳再試徽士婺源學廩膳生余元遴抱持其師汪先生之遺書十餘帙來獻且言曰元遴之師紱樂貧守道著述過身其書可傳其行可享沒嗣斬焉善人將曜元遴敢奔告待命於下執事筠發書卒讀其書於江先生堪且聞諸府人汪先生之行似江先生無不及也於時博議徧舉文公之徒得十五氏暨汪先生悉爲之主位十有六諏以八月二十日迎主入書院補祀諸儒之次是日筠躬莅將事諸生畢來又進諸生分錄其遺書行上書局顯厥隱德府之士僉曰宜哉元遴復言曰先生之鬼其不餒願敝冢無子孫祀者先生其卒餕謹具書事實列上請刻石表諸墓道倘識來者筠曰然乃文以表之而召諸生之工隸書者歙閔道隆書文上石按先生諱烜其爲諸生之名曰紱字燦人小字重生號雙池婺源之北鄉段莘里人四世祖應蛟故明戶部尚書謚清簡曾祖元會祖斯涵父士極母江孺人自清簡公後再世業中落父以貧窶出遊久之不歸母賢且知書先生初能言母江即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比弱冠母病卧累年先生日夜侍疾家益貧十日未嘗遇一飽母沒斂畢聞父淹滯江甯先生走爲父泣勸之歸父曰昔人曰家徒四壁吾壁已屬人若持吾安歸乎吮之去戒主者毋與若

食乃泣而歸比歸益無以自活乃之江西江西浮梁之景德鎮設官置窯所在百工食焉先生晝盆傭其間然稱母喪不御酒肉羣傭以爲笑時時作苦吟以寫其哀則交侮罵之先生去之樂平館石氏踰年亦去當是時先生飄泊上饒萬年永豐之間蹤跡無所定止輒自廣信緣嶺度仙霞關之閩中持一襆被鶉衣蓬藁而行行嶺灘中十餘里或二十里逆旅主人不內則賴宿野廟乞食以往過楓嶺有陳總兵者聞而異之延爲子師執禮甚恭先生課詩書閒教之禮射卒伍爭請爲弟子後用孳得官以去者有之既陳總兵去楓嶺先生授學浦城浦城爲福建江西浙江

之會三省之士薰德慕化從者日進先生聞父卒於江甯
即日奔喪一慟幾殆迎柩而歸與母合葬先生自二十以
後著書十餘萬言旁覽百氏九流之書三十後盡燒之資
敏强記過目在心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
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
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陣法術數無不究
暢卓然可傳於後所著尚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
卷四書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
問四卷六禮或問六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
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

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儒先晤語一卷
琴譜一卷皆筠及見者又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山海經存
九卷理學逢源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策略四卷
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醫林集略採源十卷戊笈
談兵若干卷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文集六卷詩
集六卷先生且卒顧書而歎曰著書如此而不傳乎元遴
謹收錄而藏之於家至是乃歔嗚呼先生非元遴則書亦
不傳也先生生平不爲應試學然嘗以制義教子弟年五
十餘諸兄弟强之試受知於故禮部侍郎筠座師諱嵩壽
公持其卷歎曰是當焚香煎茶讀之自是文詞稍稍稱於
人然竟死無知其學者先生見客莊坐無俗語有所質必
更端盡其意游藝之餘畫山水松竹尤工熟精篆書及於
摹印閒自刻一印其文曰天下多名山其人安在家貧歲
饑無米市豆屑炊之作食未嘗告人曰士人輒語人貧人
羅憐我我可受耶遘疫作囈語侍疾者聽之皆說經也飲
酒累數十杯不醉接人以和逮滅獲惟恐傷之初先生聘
於江客閩久不相聞江之兄嫂欲改議江聞以死誓乃不
敢言比歸先生先生年三十二江二十八矣先生每自外
歸呼江曰某娘江謹答曰先生歸矣江生女嫁余而死有
遺女撫於江與之卧起他日先生宿客於書館而入居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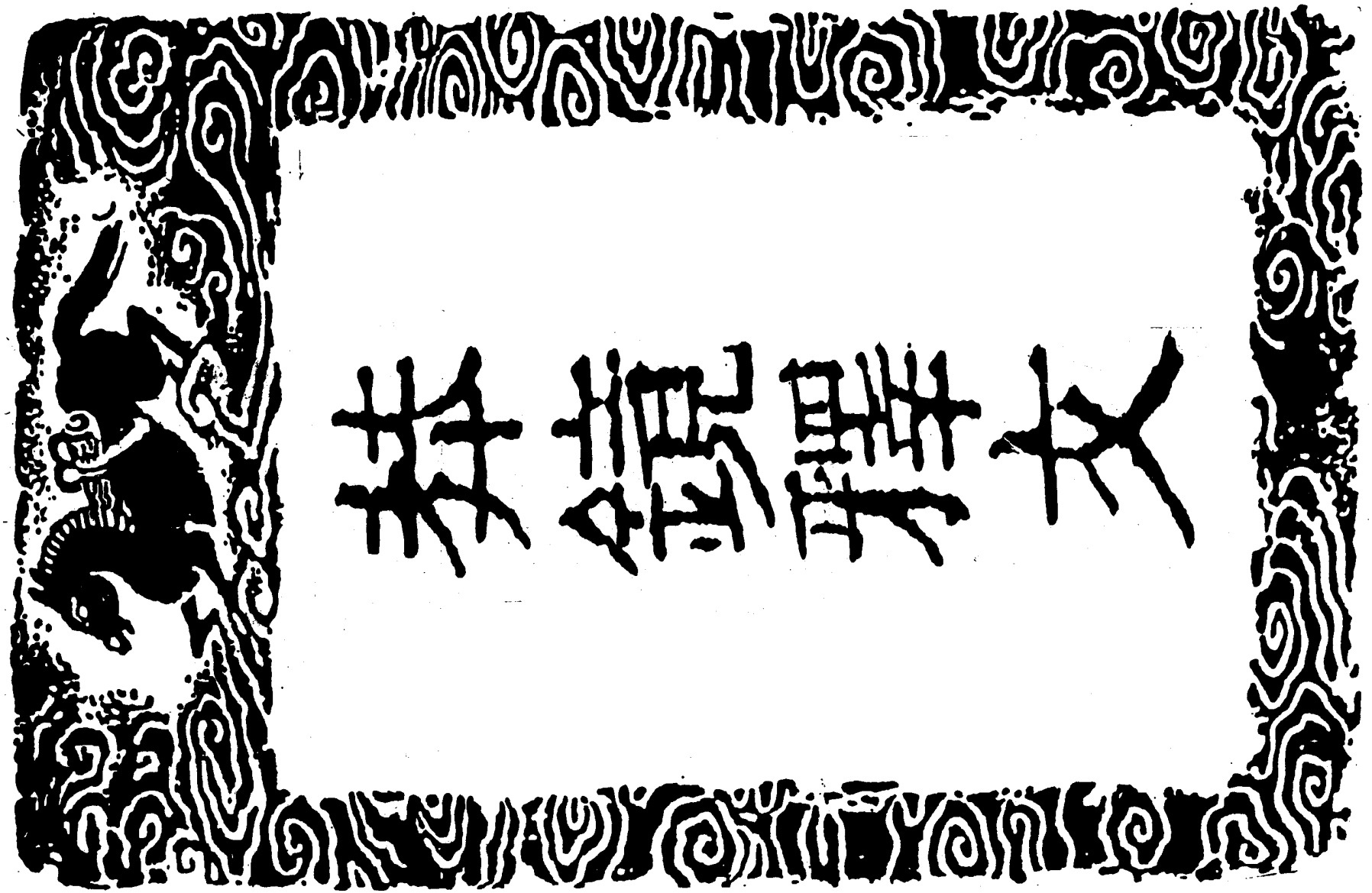
幼女駭曰豈有男子與婦人同牀者乎鄰人傳以爲語江
嘗語諸弟子曰吾歸汝師三十餘年未嘗聞一怒言見一
怒色然後知先生之居室果克敬以和也先生以乾隆二
十四年九月卒距生於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年六十有八
子思謙縣學增生讀書能文章應省試歸後先生沒一日
毀卒一孫先三月殤思謙妻詹割股肉以療舅竟不能起
思謙將卒歎曰天道如此耶其臘竟自經以殉先生從孫
文藻乃與門人詹大山增余熊照等共議卜葬先生於里
中陽邊山麓而子婦附其旁云系之以銘曰
先生嘗試於鄉作詩言其傷貧也吾分吾身無得喪間升

高俯屋曰屋多人少孰自直自匡信乎以仁任已而古之人頡頏厥子死而示夢言來卧虎山歸打麥城厥言其荒唐毋乃其生其死如蘇氏所詳胡父子孫忽焉而五世斬以殃天乎鬼之餒兮善人不長配食文公兮春秋祀嘗我躬事兮先生享是訓是詁兮經之光刻石表墓道兮此邦之士斐然其不忘

乾隆三十有八年癸巳秋九月　日　立石

是書之行吾婺和源振文單翁朝議志也翁蓋好義君子生平持大體能禮師儒所志尤在濟世嘗於姻戚見是書寫本讀之肅然起謂醫家言能闡內經之蘊發後學之矇者無如是編吾當梓之志未遂而歿以屬其嗣人道光己酉翁仲子佩綸季子佩蘭時長子翰臣三陳夫四又春皆已歿及孫健行翰臣長子等議奉遺命鳩工付梓佩綸於南爲世好寓書語及之南大喜謂翁之志有大義二能表先賢能蘇人命今佩綸等又能成其先志一舉而三善備行見讀是編者皆可以窺軒岐及古大家之奧凡一切病原治法及古方劑藥物皆得以明其理而知其所以然將亦善其術者比比而活人無算則皆翁之大力而佩綸等與有功焉

道光庚戌春二月朔同邑王曜南跋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如皐　冒廣生　鶴亭

獨山　莫友芝　子偲

德清戴子高文學示始建國鏡拓本徑莽尺七寸二分彊篆銘五十一字云唯始建國二年新家尊詔書敬下大多恩賈人事禾（蓋利省字）貳今（蓋丁字丁貳蓋假字）子高以爲子勛壽（蓋假字）田更作口（疑符）癰怡百官五穀孰天下安有知之古（蓋士字）得蒙恩宜官徹葆子孫中層七乳間七文復兩有子孫字餘三文若鉤藤糾結殆非字也子高謂此鏡祥符周星詒季況所藏季況咸豐庚申歲就官福建同知收於福州衆銅局失手墜碎爲二命工銀鑲合之子高同治癸亥之福州手拓此本篆書帶隸殊不如爾時官家泉布之工然亦與元初三公山碑延光太室石闕後銘雖勢相類雖鑄人刻劃古意固未泯也漢鏡有紀年者爭單幣金石記載元壽元年永康元年二事並此而三耳丁卯開歲九日（右同治丁卯先子郘亭徵君始建國鏡銘釋文又卅四年識鶴亭仁兄於吳下謂此鏡今藏收藏命鑲一通以附其拓本之後莫繩孫謹識）

瑞安　孫詒讓　仲容

右新莽宜子孫鏡祥符周季況先生得於閩中先生歸老吳門付其外孫冒鶴亭孝廉詒讓前廿年於亡友戴君子高許見此鏡拓本獨山莫先生子偲爲跋尾即經籍經眼錄所載釋文是也子高物故藏本不審歸何人今鶴亭以拓本寄贈恍如見故人矣鏡文甚奇古莫先生釋頗疏鶴亭既誼正之余復爲補釋數字略可誦說文曰唯始建國二年新家尊詔書口下大多恩賈人事市不財畜田更作辟廱治校官五穀成孰天下安有知之士得蒙恩宜官秩葆子孫又鈕閒曰宜子孫大凡五十四字詔書下一字莫釋爲敢鶴亭釋爲赦諦審字形似效字然文義仍未愜姑闕之賈人事市不財畜田莫釋爲賈人事禾丁貳畜田鶴亭釋爲價事利市財齋田以字形審之賈人當從莫釋禾當爲市市躬當爲不財財即才之假借字此八字句言爲賈人者則從事於市其不才爲農者則治齋於田市與田不財與下有知文並相對也但齋字疑當爲留漢隸留字多變作畱此文作畫與彼相近莽民冢偽引四民月令云雨水中急菑彊土黑壚之田菑田齋田義皆可通未能決定也更作辟廱治校官辟莫釋爲符誤鶴亭正之橅廱舊並釋爲應以篆文審之从广从𠂤橅是廱字漢隸廱字多作雍即其譌變也下似从心者乃增羨之筆鑄文往往增緒任意不必盡以六書之義繩之也校舊釋爲百亦誤漢書王莽傳元始四年莽奏起明堂辟廱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即更作辟廱治校官之事也宜官秩葆莫釋作緻鶴亭正之亦塙葆子下鶴亭釋有重文今諦審雖似有筆畫而非重文鈕間子字下亦有羨畫可證此語鏡文恆見皆無重文有之則爲綴複此鏡首句九字第三句八字修短無定例

則末句固不必定爲七字矣管見如是漫書之以復鶴亭并質之季況先生幸理鑒其然不也光緒丙申七夕

蒼谿 林頌山 首覆

莽鏡文五十四字舊經博物君子讀說之頤山僉陋詎敢復贊一詞也第思舊讀考訓精確所歉者詔書口下尚闕一字耳據瑞安孫孝廉仲容書莫獨山讀口爲敦德亭孝廉改讀爲赦孫孝廉又改讀爲敕竊云文義仍未愜始闕之頤山謹按續漢百官志劉注漢舊儀曰元壽二年郡國守長史上計勑曰詔書殿下又引漢舊儀曰御史大夫勑上計丞長史曰詔書殿下似鏡文詔書口下讀爲詔書殿下較有西漢制勑可憑況秦篆殿字作殿右旁著殳从弓尺聲鏡文弓形尚存尺形半刓左旁著尸从尸下从凡居凡鏡文尺形未誤尸形全缺縩象省略有通例也

德清 俞樾 陰甫

承示莽竟即展讀之詔書下疑是數字漢文帝詔云吾詔書數下與此文法正同嗇田上疑是則字不則嗇田言不爲賈人則不事市而嗇田也似文義戴安未知是否請高明與季況先生同定之

莽鏡歌

祥符周季況司馬藏有新莽銅鏡一枚以慮儗尺度之徑七寸二分背有篆銘作回環式首尾相銜文曰唯始建國二年新家尊詔書敕下大多恩賈人專市帝躬耆田更作辟廱治校官五穀成孰天下安有知卬士得蒙恩宜官秩葆子孫五十一字又紐旁一圖有宜子孫三字半作雲篆洵古物也謝亭仁兄以拓本見眎余爲箋釋篆文既畢復以長歌紀之

錢塘 張景祁 蘊梅

漢家金鏡忽破缺妖孽上天德明月半徐泡影幻山河徑寸寒芒堪宮闕建國二年鏡始造文篆回環紀功烈詔宣賈耆卜筮豐學建辟廱貢才俊銘辭集鄘宇奇古周誥商盤同詰屈操觚者誰疑國師舞劇黃鐘工媚悅我思新室益神器金匱紛綸獻符牒長樂鷺接寶觴校鐘撞漏漏銅人訣政君當日能鑒微斧扆何緣假居攝神奏鑄鏡鏡裴垠心騰高張照難澈坐隨威斗星動搖面翳雲屏電滅拿衣玉兔效嫦旦對鏡遑知悚毛髮攷圖合規制尚象睎卯金刀緒中絕遥想膺圖鼓鑄時隱約盤龍起巖窟五銖鍰燈躋鑪鵝一握精瑩藏彗孛青煒白煒兼傳註即睡序互磨閃不見訛祥兒妖孽永輪高揭懸掖庭慘淡蛾眉灑鵑血黃皇室主椒掖移原碧宮人佩刀決園樂貴相爲誰識出匣停空照離別尚傳吉語宜子孫那得兵心鍊金鐵仰瞻乾曜現

沫斗厥勝明堂乾齋祓鏡兮鏡兮爾何知閱盡興亡纔一瞥漸亹人去翅灰冷頑魄千秋未塵滅使君好古羅奇珍曷責亡新不祥物光淪璀璨勁如土質隕圜靈碎成玦猶失手墜地分二四照妾之妾矜制作配鼎奚安用緑湘秘牒儻君言此鏡即羅鑑治亂樞機炳前轍龍鸞變體驗氣運魑魅真形呈日晛天公留此豈無意欲使萬世奸聽攝吁嗟乎欲使萬世奸膽慴勿與鈿雀之瓦共椎裂

朝川其心　藩梳村

已公示我新室鏡曰始建國二年作五十一言圜其銘二寸徑三釐今尺度鄉地幾兩國璽碎衛冶能知神劍躍裂痕不損欵識

完俾免頑金一爐鑠摩娑輪廓深長思弗爾似點吁已癡一杯椒酒漢不臘八方風動臺膏支禁行唧卯挾銅炭此鏡之鑄應此時整裝候易翁服對影顧盼忘其姊後宮當日誰加后原碧翁窺良已久杜陵史氏比肩看銘眼赤精心賦否屏可廢正裁雲威柄無量經移斗黃龍墮地漸臺壓照爾靡然異身首字也即棄血應門宗臨自殺皆游魂巧令骨肉自殘賊邪有官職宜子孫文彖飾僞繁圖錄鏡神暗笑鬼暗哭古如可鑑理相循安敢亡金粲亡玉篆書精絕私沈吟誰與作者疑臣歙可憐不識思孝字亦如破鏡傷人心

閩縣　王崧辰蘭君

已公清廟器詩瘡文淵鼒鑒古眼如箕奚鼎辨欵識舊藏新莽鏡落花蝕銅翠背文縈繆篆刻爲最工綴齋曰得外孫點畫校同異各家精考訂拓本墨痕漬實定比琳琅光欲逮魑魅亡新昔範此藻飾到紐鼻兵刀威斗外籍以矜符瑞掖庭當春晚桃擬競嫵媚原碧與杜陵應照雙眉黛敢負斧臨朝遑恤璽擲地漸臺成焦土滴盡蠟蜍淚何意二千年劫火逃爐鞴此物殊不祥詎足珍儻笥天道惡奸回臣箭誠忞肆留此一規霜聊以示炯戒已公卅載別鸞鄰憐各鏡回首建州遊白雲多變態磨鏡彼何人願言訪徐穉

并鏡詞

外祖周季況先生以新并始建國鏡見付文曰唯始建國二年新家尊詔書赦下大多恩價此即買字事利市躬耡田更作辟應治百官五穀成就天下安有知之士得蒙恩宜官秩葆子子孫篆銘雅懿可補金石家所闕也作詞紀之

如皐冒廣生鶴亭

破碎山河渾不是漢時明月想翦刀陳圖鼓鑄卯刀金沸威斗無靈移繡座扇屏有賸遮瓊閨正春宮原碧曉妝成眼倫皆一匀水真人發一車火滅臺滅膩淒涼蟾魄銷凝鵲血刻劃當時誰作手臣雄舞蹈臣歆列把宜家泉布試評量總工絕滿江紅

硬黃輕展認當年倫照漢家宮拔剛卯銅符零落盡顧此一規蟾魄玉壺沈淪金縢謬妄徒古愁無極與劉窺識路堂荃搴巾幘　知否原碧新妝湘隱乍啟曾對修蛾畫堪笑迴旋隨斗柄映到漸臺宜室鑒采菱生岂花繡潰合握泉刀側漳河遺死勝他猶伴冷席百字令

南昌萬釗礪盦

璧影鐫瓊鏡光融漆園永澤潤無賢鑄出相思曾照內家梳洗任銷除剛卯炎符應遣透銅仙清淚猶記把更亡說與菱花知未　莫問深宮往事歎零落人間幾番塵世翠篆縈迴吉語傳孫子晶涼波夢醒鴛魂瑩珠粉摧寒獨髓飛起又霜華吹滿寒愁對月華清

鄱縣黃家鼎畊孫

大鳳啣燿朱鸞舞影曾捧和嫻織手剛卯初除愁損漢家文母障書扇賢入雲屏秘觀座光含威斗更銘辭歌頌黃靈密盤蟲篆歷瑣紅　深宮長記恨事照見明堂衮鉞委裘輕負赤伏中興那得彩輪依舊早漸臺劫火煙消照殘魄土花斑繡動千秋鑑古幽情蛙聲遣聽否綺窗香

吳縣曹元忠君直

冰圖出匣是亡新建國二年工作莽大夫漆才調好銘向中央四角官秩長宜子孫漆古諾蟫嫣託而　古芳土花濃繡斑剝　空弔黃德初興赤符未光幾輩酬勛略無奈甄邯威斗外祇此銅規一握制仿候銘文摹水匜欵識煩精拓漢時明月一圖照我羅幪百字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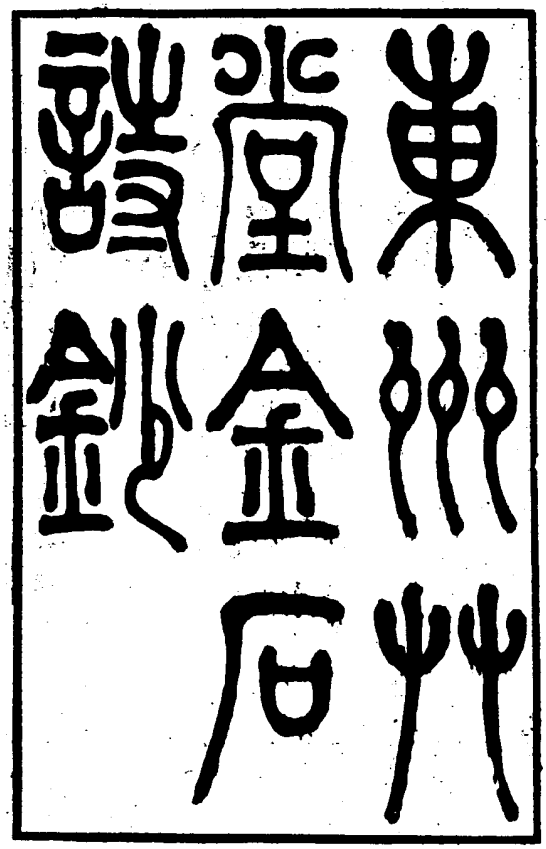
東洲艸堂金石詩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道州 何紹基 子貞

錢武肅王投龍銀簡歌為周子堅作

不圖銀簡今遂燬尚餘鐵券臨安里鐵券雖存我未見醉眼氷窗逢此紙九百有二年歲經百七十九字畫清上言山河統制久民安俗阜市物平下言元恩合讎謝名山洞府祈祝誠獨龍昂頭簡首擎恩威在顏寒且崢忽西忽東鱗爪現時坌時落雲濤傾洞庭東皋投龍處此日眞龍竟何許百年沈陸笑中原萬相陰奸盤水府我王不帝東南州錦衣者是眞龍游

淮浦銅鈴掣羅網江邊鐵弩奔蛟虬竟藏頭角向七帝更拜雲日輝三樓即今書衙稟梁詔天下元帥班尊優太師常秩不署錄中書尚父王錢鏐爲民折節乃大計佞佛祈福蓋有由聖主愚臣且非媿大道弟子夫何郵寶正三年三月吉是時王年七十七花開陌上蛾眉老枕簪牀頭星漏疾何須苦祝壽齡遐九九數終八十一二月十六壬申歲記取錢王好生日錢王生是英雄人玉帶名馬皆精神羅平妖識迹如埽斗牛王氣天常春咄哉史筆空嶙峋片善不錄爲世珍壯老撫國子及孫豈得不有義與仁寶石封山

紀年號大樹衣錦稱將軍貴人侈大信有此例以淫暴知匪倫英姿嗜學亦無偶功臣堂開盛賓友文通家學坐幕下昭諫晚來居客右金沙繡投助裁絁越水吳山恣吟取飛騰巨擘壓芝筋呈露鋒鋩擅碑首崇福祠語記道錬排衙詩刻筆翔走試看元祝言有文進窺書律法無苟深嚴遠過元和腳仿佛卻出名王手昔人丐福同銘功匪利可鑠斯無窮摩厓造象迹難朽鑄金鏤物計豈工寥落隋家寸金佛孑遺唐代雙銅鐘寶茲片簡能幾何出水入火頃刻中早知剎那付烈燄悔不萬載藏珠宮噫嘻乎當年霸業隨

東風矧此物化猶轉蓬君不見黃巖澤庫沈鐵券後百餘年還厥宗又不見金塗萬塔忠懿作梵夾變相煙塵空宋明之際或頗出姜蔣而外誰更逢願君護此等重壁又恐變滅如神龍何當與子狎高浪更覓浮屠東海東

詠吳康甫景定專次許卬林韻

振奇耽古索古專永初五鳳稽遙年泥鈞眞贋苦難辨往往尚雜煙沙痕九鼎沈淪不復興但逢康瓠固足珍吳君甄錄侈隆富百數十襞斑麟麟大都唐前滂秦後趙程孫阮隘睹聞連宵春雨勤洗氛出乍脫本盈可捫景定元年字如新稽諏建置詩流源修築巨役賴是傳烏乎汴京肇造神謨存屈曲計詒萬禩安政和改更失樸堅胡馬蹴踏如平原南渡創列十三門宮宇傾陋固可人百三年來遂陊落想見初制非奢煩何不遂留此秩祀中眺見幽燕雲而顧范貳事補飾坐令汴土生棘榛咄哉此專未云古令我作詩歎詫硯水昏

呂堯仙古專册

長沙初識王二樵杭州屢見吳康甫專頭磊落盈校席藻潤新塵成古宇六舟上人更奇恣兩腳不踢街

上土宿探智井鶴關月杯渡滄波魚避罟殘專敗墜有何賢不用支頭用諏古塵中邂逅碻谿翥虹光照徹長安旅甄藏瓠甌輕千金束置槓斡堪五堵心摹手拓自矜祕爲余衰衰言其巔十三年誰諦文景年九月當屬典午七八年與八九年太康兩專非齟齬黃平作鄧公翼作元康半贋名兼舉五鳳書年吳亦有五泉泉文洪未譜王家門伐冠永和大帝風流記黃武皇帝同宗顯貴戚文粲孝廉緬高矩甯喪吏想功曹同甄範使爲陶旅主章祿吉語肖蝠鹿鳳奴巧工模獸虎沙釘煜爚斗七星錢範依希文百五句章

賀方出故宅雁門何記稽郝隰秦和古字通濡儒咸涪俗書嗤玖伍秀州嘉興政和前鄧剡縣堪班志數雙龍一鳳刻劃精林雪金閑名姓撫耆卓記與桃源鄉宋季遺模尚翩舞欵識殿之呂氏作署書恰有甯波府令人最憶天一閣九月一專出垣廡天一之閣高入雲范氏藏書動當亡我曾拾級陟樓屋大木奇礧翠森拄芸石珍護秘羽陵題蹼芬芳襲椽礎大半書傳宋代棻固應壁餘趙家土春風揮手忽三載夜寢蒼蒼墜鄞浦羨子趨庭依鄭峯丈人作郡今召父爲敞深堂同醉墨待步花甎銷佩璃笑我浮生遲贊

虛有心學道擿埴苦好事提攜賴朋輩時示古香清俗腑倚裝爲翦夜窗燭敬逢去聽秋江雨磨甎作鏡竟何爲富貴浮雲能幾許時將歸應秋試

竟甯銅鴈足鐙詩用厲樊榭韻三首寄六舟上人

六舟上人爲程木庵拓彝器文字中有此鐙相傳爲建安鐙也六舟鍼剔氈印字畫朗朗若器之新脫於型者其文云竟甯元年考工二護爲內者艸銅鴈足鐙重三斤十二兩護武嗇夫霸掾廣漢主右丞賞守令尊護工卒史不禁省

又一行云中宮內者第廿五受內者按班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考工室又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七官令丞皆屬焉武帝太初元年更考工室爲考工是考工爲少府之屬此器所稱工護嗇夫掾主右丞守令又皆考工之屬武霸廣漢賞尊不禁其人名也說文護救視也護有視義工護卽監工矣表惟縣令長之屬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其實各官屬主出納簿者皆有嗇夫如張釋之傳虎圈嗇夫對禽獸簿之類此則考工之屬也漢官儀

司徒司空等皆有掾正曰屬公府掾至六百石秩亦崇矣而表不之及殊不可解表於各官屬下言掌某事續志則或言掌或言主此主右丞者主此工之右丞也各官屬有令丞而見於兩京器銘者或先令後丞或先丞後令其職蓋相等也令稱守者如今署事表稱守京兆守少府漢官儀太常太祝之屬學事下有守學事也卒史不見於前後表志而班書儒林傳有內史大行卒史郡太守卒史郡國置百石卒史是各官屬俱有卒史也行末省字蓋同相省譽

孝成鼎大官壺杜陵壺皆言省也內者本少府之屬續志云內者令一人六百石又引本注曰掌中布張諸衣物中者中宮此中宮內者正其職若甘泉內者等則置於別宮也內者不主舩器故考工舩之以受內者說文受相付也從上下相付之受授予也從手受此云受內者正相付之義今專以承受爲義非古也第廿五者一笵不僅舩一器故記其第目兩京於用器之微者往往有此以易於作僞故謹之木庵藏是器余未悉其所自來檢贗樊榭漢銅鴈足鐙歌爲

馬半槎賦者注有釋文知此鐙卽半槎物而流轉至於木庵也樊榭釋文考工二三字缺此三字不當消故知缺也三誤四尊誤橐卒誤衣省誤首中誤山因將首山二字連讀又誤中之誤固由當日考索之疏抑以見拓本不能明嬗也鴈足鐙見於薛氏款識者二一黃龍元年一永始四年見於阮師相款識者二一建昭三年一永元二年建昭鐙又詳箸於王氏金石萃編翁氏兩京金石記張氏金石契獨此器雖有樊榭之釋文竝詩而訛謬已甚翁氏始爲箸錄而元年令賞等字俱缺今乃收遁證譌誠吉金中一大快幸也六舟深自秘喜屬陳月波作剔鐙圖縮己像於盤底之閒作握鐵剔剜之狀郵寄京師索同人題記又別作一幅見貽余既爲攷證如右復次樊榭韻得詩三首

長安帝都勢邐迤未央宮闕雲雨垂孝元皇帝材藝奇嫣瑟箔書節度釐崇尚儒術敦書詩長楊射熊罷閑媚行幸屢至甘泉祠此鐙當日隨所攜長麗光燿神來時漏深絃靜朗經帷娥經迭伺金缸期南山爲灶海水脂照君萬歲老不衰王檐濯濯儼圃芝邊風

忽來砭玉肌留犂匕徑路刀馳胡兒或賜此鐙從腰之鴈足傳書空繫絲穷廬一穗細若錐是春呼韓稟朝令特賜閼氏靖邊竟改元紀功忘厥儌詎意夸華損天性悲哉渭陵秋宇淨 是春呼韓單于來朝部改元竟寧因賜被庭王檐爲單于閼氏帝於五月晏駕見本紀 芳諏物始佐譚柄鐙爲豆附注從鄭代燭之始難稽評欲訪通人聊發詠

銘文先右左下迪尋行洛誦頭仰垂信哉此器非淫奇是年天子罷受釐丞相匡鼎來說詩一誦斯干卑楹捐漢人多以斯干爲宣王儉於宮室之詩 再誦閟宮虔禴祠爰庀什器供取攜少府大是需賢時南陽太守方褰帷入領

厥職無後期考工有度民有脂離宮共張自是衰（是年召信臣入爲少府奏請離宮稍率御者勿復繕治是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什器見本傳）是鐙卷然狀若芝字畫鑄入銅膚肌示信內者黃門兒愼擇工護令董之都六十兩準忽絲斤明兩兩析刀錐嗇夫掾丞逮守令考工鐙同尚方竟（漢時鐙器蓋分屬於考工尚方）卒史同省衆益儆膺取隨陽有靈性足踢雲水遒爽淨用物適宜握有柄匪儕諸戲薈祛鄭蒲反首山漫同評一快謁刊太鴻詠（樊樹誤釋省中二字爲首山故其詩用首山蒲扳黃帝學仙云云通篇俱從此數澤大澤大澤陂氏數識有永始四年蒲坂首山膺足鐙全與此器無涉）江南山色青遞迤六舟昔晤西湖垂口譚目測賓幽

西泠印社聚珍版

奇目如離朱口骨釐新安主人罷賦詩彝鼓篆列連栭楣子由亭接宣平祠與客薄游鐙偶攜吾師諦視審歲時竟甯宇如鐙在惟建安未造未有期沿謬嗟同蟻附脂中年手眼及未衰逢山訪碑如采芝傳鐙幸遇輕骨肌縮身入鐙化爲兒金石古魂轂轂之神鉥揮剔究髮絲沈垢冰解字畫錐剔來幾更花月令珍拓頻貽讀鷁竟我遲作荅時自儆久要堅比金錯性圖中古德身清淨悅至吾齋搖塵柄笑比晉環一在鄭安得八萬四千鐙一鐙一師長合評大千傳作鐙光佛不須別鑄黃金供賞詠

劉耽名印詩爲陳壽卿同年作

陳君嗜古廣睹聞示我劉耽之印文謂考魯碑見史晨縣吏劉耽從史君修通大溝完廣垣當時復禮嬰在春先生弟子九百人區區末吏午史倫得此寸銅名姓芬其人雖微傳乃尊我諦視之文逸翩偏旁大似繆篆云耳字叚借易爲身如職作職殷爲毅尤字消畫避觸紛大小員尤足據援（史晨碑大小員尤即此印耽字从尤之證）半存合之兩美連肩跟顧昔姓名多複循定爲魯吏我疑昏洛中雅雅三碑傳晉陵太守餘韻沿有孫耽（碑中劉耽字耽碑耽字不亦不作耽也）孔耽（孔耽碑耽字从尤見字源）衡方（衡方碑耽字从身）字

西泠印社聚珍版

是知名臣（見晉書劉惔傳）安知此印非所捫白箋言事取用煩亦近瑣靡遠樸敦（印凡六面其兩面曰劉耽言事劉耽白箋）君笑而作含喜填雖云翔實辨亦伸甯置其後推所先我赧不荅走逶巡我則善疑遜子嫱初雪在地梅藥繁何日過從有暇閒羅列彝鼓同捫摭（君得古彝器甚富）諏古持論殊嚴寬禮樂周孔法申韓相爲救援不欺反恐子見謂矜奇偏聊假此印爲斷斷

題庾文靖書訓忠碑記後

記云天歷二年春三月甲子天子作奎章閣置學士官命典瑞都事柯九思爲參書日以圖史

侍上上善其鑒辨博洽顧問家世侍御史趙世安進曰九思先臣謙嘗與修國史出提舉江浙學事以終其墓碑今學士虞集文九思以說書侍英皇潛邸至治末去伏田里乃今遭遇聖明去年羣臣度義效節以奉正緒區區微志無有大小悉簡帝心臣以爲若九思者父教之有素也上曰其賜碑首曰訓忠碑仍命臣集書臣集稽諸故實國家於公卿大臣勛勞宗舊凡有褒崇典禮備矣未有賜碑名者賜碑名自柯謙始豈非臣子之榮幸者乎乃稽首述贊曰人生有

常其大者綱持維家邦位辨志定率職受命罔敢不正審微於幾善動以時君子之爲君子有作有往無作匪素伊愕性智自天有教則伸人貴有親親以忠教克奉斯孝古昔之道皇錫訓忠匪私爾宮丕示民風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國子祭酒臣虞集記按柯敬仲以仁宗皇慶元年壬子生至英宗至治元年辛酉方十歲以說書侍英皇潛邸則尚在十歲前也至治僅三年去伏田里時亦止十二三歲至天歷二年己巳以典瑞都事爲參書參書者荅即鑒書博士也時僅十八歲耳非必有匡救弼諧之功止以少年小臣鑒辨博洽渥承寵遇遂致訓忠名碑澤及先世雖屬詞臣榮遇而文宗好事未免重其所輕矣文靖是時欲乞一郡自便帝不之許倚任甚隆史稱其論薦人材必先器識於柯生宜無取焉而是文頗相推挹者時文宗外託固讓之名中懷周王之忌日恐羣臣有二心雖道園之正言讜論亦不免有所跼蹐承詔撰述無敢謙謝觀其詞曰至治末去伏田里於今遭遇聖

明以見泰定一朝九思竝未在官泰定者文宗所不予諡升祔者也所謂忠者可知矣又云羣臣度義效節以奉正緒是時文宗方遣人迎周王入繼大統何正緒之有文宗竊據帝位有無兄之心故文靖敢爲此語則所謂忠者又可知矣九思官止博士此後三年遂以末技詭譎劾罷竝謂訓忠者安在乎文詞特莊雅可誦隸法亦道穆余昔在龔定庵舍人處見文靖隸書小字出師表較此更精要是一路筆法敬仲鑒別書畫至今有名想見文靖執筆時亦以其少年

儒雅不無溢譽文人結習宜然而道園學古錄及道園遺集皆不存此文或自刪卻或後人遺之皆未可定李寄雲侍御前輩得此墨本甚珍重屬爲題記因考論如此竝系一詩

赫赫天歷朝煌煌訓忠碑我繹訓忠義讀史多狐疑武皇二子存少者竊神基大兄在朔漠重迎空飾詞烏乎忠孝義先自主上隳文學固足尚化理誠何裨丹邱侍英皇婉孌十歲兒參書未弱冠三絕稱一時先臣有義方幼孤豈能奇鑒辨亦小智謨謀非深資崇隆奎章閣本接東宮楣尊別置學士羣玉連內司

牙牌五十面懸佩鏘鏘垂咄哉虞伯生垂老侍書帷文靖是時年六十八一郡不可得進退殊委蛇歐陽立黃溍李洞揭後斯同職相攀追時俱在奎章閣俱稱大手筆麟鳳紛翔儀獨於柯氏文兩奉詔敕爲柯氏恩寵殊唐宗於義之適爲聖德累非可後法貽觀其論志命亦有諷諭恩無如君若臣憧憧環其規卒因譎誦技譴謫來相隨老筆不矜重貢諛徒阿私七十二家篆古人皆所師研精惟古辭道穆有餘姿斯文匪由衷集錄幸見遺風霜爲發覆墨采轉嶔崎侍御志耽古斷章同賦詩欣然獲幽懿殊不汝瑕疵天寒歲崢嶸梅花掩其枝披篋慨相示令我快而嘻愛人貴以德文靖當有知君其固縢鎬莫令淺士窺

晉孫夫人碑書後

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自乾隆甲寅江秬香始得石於新泰縣新甫山中黃小松司馬爲之釋文阮儀徵相國師據以入山左金石志者也余久得拓本顧未深攷茲於蘇谿前輩齋中得見秬香初拓本及小松手書釋文竝錢竹汀王述庵孫淵如武虛谷桂未谷洪稚存王伯申伊墨卿陳曼生翁覃谿諸老竝儀徵師題記石墨

增華文采斯萃因細繹釋文推求拓本尚有數處誤刻者如今我不犯尊而蒙優詔乃是今我乃犯尊而蒙優詔也同歸殊塗爾其□哉原釋皆缺實止哉上一字不可辨也有□□意時夫人身□在家止父令留而謂父曰功成而退雖天之道然事君不懟□能□倫聞□□□爲吏部尚書多用老成先帝舊臣舉□不絕必不忘君既而果舉君爲侍中此段原釋脫誤字甚多也夫人在羊氏沈重有度沈重二字當補釋任城非夫人姑□生姑字尚存其半上感慈□□

飛□□下惟詩人刑于之言瞻前□後率由弗違以御于家邦終始以孝聞□□夫人之力也此數句原釋亦多脫誤也□方不肅之訓方誤爲力方上蓋義字也□□歎曰其嗣子之歎詞歎上非乃爲二字也令問日新令字當補也夫人蓋早喪母而孝於父所生子不育而嗣子迈爲之銘也按魏志盧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管甯傳侍中孫邕薦甯孫邕蓋即夫人之父矣文帝典論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

即其人也鮑勛傳帝屯陳留太守孫邕見碑僅言爲勃海太守者略其一耳齊王芳紀注引魏書景王與羣臣共爲奏內有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以論語集解序證之即孫邕也此不言關內侯而言建德亭侯豈後復改封歟任城王國當稱內史但內史亦可借稱太守且據沈約宋書則任城在晉亦常爲郡也魏志桓階字伯緒長沙人此作伯序者階陛也序東西廂也作序者正字作緒者假借字爾雅序緒也同音同義得相假借也桓階爲劉表從事祭酒表妻以妻妹蔡氏自陳已結昏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此得復有少妻伏氏致文帝令邕取之者蓋繼室也洪景伯跋廣陵屬國侯夫人碑已有漢婦人墓銘石刻存者止此一碑之語又晉武帝紀咸甯四年詔毀天下墓石故晉石傳者絕少況婦人碑乎朱朗齋以八年爲泰始八年王伯申以文母爲文德之母說皆可據新泰縣志載任城太守李夫人碑李字直孫字之誤耳至袁枏謂漢晉以上婦人無立碑之禮引齊書王儉論太子穆妃不須石誌辨其爲僞膠柱之見不足置

辨也倚裝題識復作詩一章以志欣賞

我昔壬午年廿四東山使節日隨侍徧甄秦後篆分碑始讀儀徵金石志任城曲阜兩京富歷山雲峯六朝萃典武寥寥片石孤任城太守夫人記我思洪氏生未晚矣夫人碑早珍異何況咸甯詔毀碑一代貞珉付荒墜夫人賢孝非偶然天與護持神與閟堂堂一千五百載朗朗二十八行字江郎得石黃子讀題者錢王孫阮桂泰山國內秦刻餘跨越兩京此碑嗣任城山色增古顏新甫柏林奪深翠（泰安郡今日無兩京碑此碑今復置沛窗）湘中好事羅君章馳驟藝林如渴驥獲茲初拓

喜愈默忽出示我憐同嗜擇芬菊燦秋不留書古書清客難醉此碑持抱兩三更勤與摹挲鐙一穗蛛絲蛇跗細尋究補脫刊訛富新義狂呼咄咄擔鳥醒墨瀋輝輝硯蟾媚卻愁詰旦使車發未緣三日碑下睡人生萬事固等閒傳與不傳天所置君不見泰山羊氏名德崇祇今峴首無碑空墮淚

題瘞鶴銘寄還楊龍石

龍石老兄寄示鶴銘有華陽眞逸四字及不知其紀也五不全字此尚在張力臣作圖之前乃水拓中之至古者有松齋印三處知爲汪退谷

藏本題籤瘞鶴銘三字卽退谷書後有義門朱書小字引證鶴銘益見當日傳賞摹挲一段妙緣也嗣歸毛氏意香今乃爲龍兄所得不遠數千里從令弟漱芸孝廉處寄我索跋余於此銘曾三次手拓最先爲道光壬辰冬仲冒雪打碑致爲得意旋晤龍兄見示水拓片幅歎爲希有嗣後得見王寯樓宋芝山翁覃谿各藏本大約俱相頡頏此本出則前所見者皆其後矣鳳芝龍光信爲瑰珍龍兄所獲佳拓往往寄贈今於此帖亦似有息壤在彼之意展卷懷人神思飛越雖相望二千里不啻一室一几一壺一鐙掀髯討論也

我昔渡江冬揚舲笠戴大雪拓鶴銘登山瞻之疑有靈雪色石氣交晶熒以手捫拂如天星指斂欲墮擘不停凍字蛻出神勝形灘庳汙漫藏娉婷大似水拓墨脫零至今尚帶江濤腥泊游吳門舟一葉遇龍石窓放鐲扃有十許字懸茅廳是眞水拓留古馨從此吾目辨渭涇瀏覽甄錄識典型寯樓蘇齋如尹邢考圖索證頗足聽課虛求實殊畦町欺誣時復佯惺惺龍窓別來春七經欽風跂道雜醉醒賴有尺素通丁

甯時遘古墨逢新硎輒語我詳開其冥今茲季春舒一葉滄江虹月照吾庭發緘仿佛浮中泠臥波倒瞰石腹青華陽眞逸神亭亭不知其紀胎禽齡四字七字珍玲玎如龍銜珠鳳粲翎今宵飛栖吾幃屏來書滾滾水寫瓶更致懇曲煩脊令要我題記鐘撞莛作速寄歸疾如霆先生懷抱涵岳溟今來古往風中螢彌勒同龕聽塔鈴靜觀萬象眞蟭螟此何長物愛所丁未免滓礫淆淵渟似此諸語非不經古光萬丈辭疏櫺懷哉彼美榛與苓君方寺居

唐拓武梁祠畫像冊止十四幅舊藏沛甯李氏

今至京師梁子恭同年攜示因題

魯靈光殿蜀石室畫像垂訓無忘勸後來墓闕亦刻此敬恭祖舊型後昆朱李遺軼杳難問邠卿壽藏空四賢武梁祠闕畫五卷德甫存目文不傳鄱陽箸錄始詳說記秊實在元嘉元石無斑黃取妙好摹騁技巧良工鐫竭家所有子孫孝據洪氏所引武梁碑語草窗詩云作續恐是元嘉不僅據趙偉未細檢耳釋也孝而近愚何譏焉六朝以還古意遠雕鏤佛象窮厓巔莊嚴奇古亦可喜顧於聖教初何關任城自古翠珉聚我昔南行秋繫船余於壬午癸未間知有此冊後知在濟甯一舊家庚子南行泊舟訪之迄未得見爲覓唐代古氈蠟雨路

枉把芒鞵穿今晨虹光忽照眼癯瘦一醒三十年證之隸釋字源字打本果出洪婁前惜乎止此像十四其餘珠璧奈何捐伏戲畫卦祝誦作神農因宜始教田黃帝垂　至頊俈堯仁舜孝禹胙泉桀始乘人作殷鑒曾閔質孝先萊蘭意者取精不尚博又或璣羽收零殘宋元藏鑒竟無攷賢哉者古唐荊川陽羨山中月墮戶三沙海上濤掀天讀書殺賊想挾此聖神靈氣相扶纏裹文家學太常繼鑿楹珍庋同六編不著一字過矜愼兩世名篆芝泥研流轉花山復邗上國初諸老共墨緣雪礓到手祕不出亦解鄭重賡錦鮮黃子得之歲辛亥春月初向秋盦圓遂使蘇齋老學士題詩寫記喜欲顛其先六年歲丙午掇奇蝨破荒山煙鐵橋李已酉續有獲佐以梅村李偕桂仙劉迄今全本四十石賣向街頭才十千水墨漓灘拓手拙隨意割置無愛憐多則非珍罕乃貴兒童所見堪蚊歎紫雲山色雖好在陵谷安保無移遷願將精楮竝佳墨急往規取形神全韜藏愛護此冊等閒與後世長摩研

王稚子闕舊拓有覃谿瘦同詩因次韻爲孔繡山題於拓本之鐏

豐碑峙高樊崇闕表馮沈蜀江近日波新墨發古瀋惟有稚子闕自昔聲稱甚計從歐洪來攷古互諏諗惜哉先靈刻黃趙僅摹錄幸茲剌史闕殘字半堪審粵稽范史筆吏能儒術稟放牛屬稚子況慮魚鮪淪民謠代未有安陽薦肴品弦歌樂府傳祠碑幾時寢後來永初詔朱尹許接枉延熹洛陽祠卓傳共千愁亦當有刻詞無處拾璣錦是闕又何略感深詞轉噤炎天逢古紙梅雪風餘凜由翁到張孔澆酒損倖廩煙雲七十年祕入繡山枕題詩蒼石鐏墨水猿來飲

夾江訪兩楊君闕

兩楊石闕洪氏譜燕亭再入金石簿我來夾江日當午過河十六七里許享堂壩前森可觀兩闕相距才數武一在水中一在渚諦觀其字星斗數但有德仲無仲昔仲昔碑陰字楚楚涪熙己酉句翌苦意謂碑僵重扶樹田水聲喧昨過兩垂垂稻穗爭擠拄鄉民幾曾見官府逢使君至觀環堵使君之來意奚取攷獻甄文非小補何惜田閒五尺土忍令寒碣水中處太息邦人不好古

高君碑

上年僧張蘭臺太守王介堂大令至孝廉橋訪

西冷印社聚珍版 山陰吳氏攷藏金石書籍

沈朗亭劉燕庭昔年皆曾見贈拓本

高君頤墓闕及碑碑在榛莽中屬兩君搆屋覆之今日過此庭宇奐然古景賢堂太守所題也昔年初觀高君碑沈劉二子拓本詒誰期古福蜀游健石刻摩娑看鬢絲年前雅州校士罷尋碑廣野張王隨田閒先見雙闕峙貫方悉著高君字字畫完缺乃偶然豈宜分屬君昆季王稚子及沈府君一人兩闕固有例迤北里餘碑完堅荒畦破屋榛苔纏我思買地爲葺宇庶昭仰止供摹研今來庭廡乍炳奐碑石傑立無崩騫殘文尚有百六十手摹口誦增明姸西川東京石八九石闕神道字如斗惟有高樊兩豐碑文章爾雅書律厚樊碑建亭在蘆山欲往尋看阻重阜高碑獲庇堂宇深文獻護持賢令守秋風獨過孝廉橋墓闕相望鬱岩巉景賢堂上觀碑久古意江山未寂寥

李竹朋見示黃小松嵩嶽訪碑廿四圖適於梁矩亭處見嵩嶽訪碑日記互有異同訪碑月日日記詳之得碑始末則圖記纔悉聞岱嶽廿四圖在姜玉谿處昨在濟南竟未得寓目拉雜成詩索竹朋和

嘉慶紀元季秋朔黃子始縱嵩洛巒孟冬十日返任

西冷印社聚珍版 山陰吳氏攷藏金石書籍

城小蓬萊閣騰墨戲河聲嶽色太行影名僧古酒勝友王香膛武虛谷生徒侍東里書院諸生明窗澄墨鬢鬚眉靈境雪然圖廿四四百餘碑多矣哉四十餘日千載事既窮巖壑挼奧曠廣尋塔廟抉幽懿偶然風雨有追逐畢竟山靈難吝祕計從褚武畢阮翁石華絢爛乾嘉際秋庵薄宦足力健嵩岱之游最翔恣閒情兼爲畫山行古抱原因訪碑至我生游迹未至嵩心嚮往焉中道躓丁亥同七弟子毅覲游嵩山田子毅道病止中州翠墨獲頗多薛書信行碑尤異在汴梁得宋拓薛少保書信行禪師碑海內孤本也陳留舉嘉祐石經二石反經掀出泥塗照鬱肆陳留舉嘉祐石經二石反蘇門介地余屬教官扶尉之

蘇迹湧金亭福以遺山詩刻麗（蘇門山有坡書湧金亭三大字余所得乃覃谿珍秘物遺山詩刻亦古拓翁氏合裝爲巨軸題記滿幅）虎關龍門惜未到況欲窺探中嶽翠先生粉本昔曾見（曾於楊石卿處見之）披圖更補吾游墜雲山幽興尤起予盧鴻艸堂香山寺秋庵固是不覊人書律專摹兩京隸畫理還能越文沈詩情亦復追朱厲嵩岱兩游皆有圖嵩游圖外還存記（嵩游有日記岱游亦有之但未見傳本耳）精神嫥壹道妙轃筆墨超遙化工寄恕哉嵩頂竟未陟倘有貞珉遁荒翳（記中未得碑尚不古人作事與後殊特鑿奇文錮幽闕究竟欲傳欲不傳蒼茫不解當時意我來春明才幾日友朋雜遝

諏文字軍書得失頗頻聞酒杯冷暖誰相計竹朋藏册經幾年耆古同心快披視海王村後孫公園更約來朝共譚藪

題周允臣（文俞）廟堂碑關中城武二本

覃谿論書以永興接山陰正傳此說非也永興書敧側取勢宋以後楷法之失實作俑於永興試以智師千文與廟堂碑對看格局筆法一端嚴一通儁消息所判明眼人自當辨之因其氣味不惡又爲文皇當日所特賞遂得名重後世若論正法眼藏豈惟不能竝軼歐顏即楮薛亦尚勝之余雖久持此論而自覃谿春湖兩先生表彰廟堂致學者翕然從之皆成榮咨道之癖余不能奪也允臣世兄酷嗜余書一日得廟堂古拓欣然持示且云近日方肆力習之其帖果佳然翁李之說余不敢附會也適允臣屬書小卷輒走筆吐所欲言竝占小詩奉粲幸祕之勿令他人見也

眞行原自隸分波根巨還求篆籀蝌豎直橫平生變化未須敧側效虞戈

寄題丁儉卿新獲嘉祐二體石經册

丁儉卿舍人兄新得宋嘉祐二體石經三百七十餘紙爲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孟子七經玉海等書述汴石經不言有孟子表章亞聖自此刻始是足補史志之闕吳山夫嘗見四册於吳門薄自崑家乃尚書周禮禮記孟子山夫自得五碑止有易書周禮顧亭林朱竹垞皆謂汴經久佚拓本之富未有如今日所得者既黏綴爲四大册有重出者册餘片另爲一册寄京師付賢郎頤伯兄弟頤伯來飲余齋持册丐題余因憶祥符陳雷兩處二體石經余皆曾尋獲摩賞

行路恩恩未及詳討不知汴中湮匿者尚有幾
碑亭林竹垞謂其全佚者非也太宗表章說文
仁宗特刻二體石經右文稽古前代所無而有
宋一朝篆學荒蕪特甚深可慨歎酒後縱筆成
詩奉東儉老俟南游時詣六藝堂當獲飽觀快
訂也

昔年南北隨計吏訪古尋碑劇閒恣祥符陳留兩縣
學諦觀二體石經字當時單車急馳走氈蠟無緣自
攜致數紙雖從帖賈收末由手拓窮精緻三十年來
成老癡百事荒涼從棄置今宵忽枉故人子翠墨持

示而翁寄三百七十有餘幅得自淮安破書肆易書
詩禮春秋經附庸孟子七經萃澈惟宣聖定六經古
文特秉周公制中興籀史屏不錄魯國儒書賴弗墜
臣斯敢以秦革周倉雅茫茫委荒鄙慘到焚書萬古
無三代斯文眞墜地桃源俎豆無處問孔壁金絲定
餘幾何怪中郎校石經止寫八分不求備先時洨長
正六書博采通人理羣類上通古籀成大宗李相秦
文多割棄秦刻石多與許書不合知叔重自云合以古籀即刊落秦文也黃初三體
果嗜奇本邯鄲純及衛覬惜哉入石止兩經肌觚科
文招雜廁三體石經止有尚書春秋其古文特依科斗形造出五胡擾擾紛謬

體有唐羲羲握神器昭陵蘭紙實俗書開成石壁斠
同異雖然事有本末歧要知俱遠篆分意後蜀刊石
兼傳注翔實一更莽代例莫歎閎位孟知祥賢哉僕
射毋昭裔右文崛起宋雍熙應時果有徐常侍遠從
祭酒續遺緒特斥陽冰出新義傳及仁廟崇正學首
重篆文眞楷配七經朗朗列膠庠二體森森標職志
無如講義忽鬱興坐使奇文墮幽閟歐蘇文筆騁雄
駿周程學術眞淵粹不聞論據到石經神物嗟從何
處避許氏遺書幸已傳徐家繫傳孤行世茲經寥闃
少人窺豈待渡江落胡騎打本都如鳳羽稀貞珉那

免牛角礪先生微尚在高窓焠掌鏤心犖六藝精誠
所感經有神祕奧來逢天所賜零瓊碎璧不可舍緘
付賢郎勤誨示賢郎懇懇敬父執手編來破蝯翁醉
蝯翁經畬久不鋤粗識蠙扁迷次弟舊學溫尋四十
年靈光想象三千歲四目靈光見倉頡碑其篆云雲與於烏即此
册中篆書其作篆云作觸手摩挲古芬膩頗望時髦
略識字休競詞華忘典記幾時去泊淮浦舟與君細
翦寒鐙穗金石重探錢阮遺觚彝遠索商周遂江上
烽煙當漸息中天日月還重麗古篆不毀聖不必禮
樂可興經可繼莫驚此語迂且夸請讀山陽丁氏新

裝巨册四

吳子肅子迪兄弟屬題宋拓蜀石經周禮經注共六千五百餘字爲册廿二葉公羊傳竝注共五千一百餘字爲册十九葉周禮孟氏刻公羊傳宋補刻也賢昆玉攷訂同異甚核爲作詩得四十韻

西京反秦敝文翁實守蜀本其春秋學期變蠻夷俗師法推相如開敏首張叔受業往京師還歸化邦族東京得高联禮殿成都矗刻畫古聖賢震竦羣耳目熹平正文字勒石代黍竹觀經闕咽時蜀士定追逐正始與開成相沿富鐫錄孟氏檀劒南閩位時已促居然九經刊蔚成文教郁翔實兼傳注用意越前躅讀書不求解還珠空買櫝皇祐復補葺十二部斯足俯視嘉祐年先樹尊經鵠烏乎金宋交岷峨兵燹酷遂使貞珉淪盡付茂艸鞠打本偶流傳如零璣碎玉程蘭川梁吉甫及鄭氏世尤古味皆可掬惟有青陽吳翠壘尤芬馥周官高密注公羊劭公讀萬一千餘字八十有餘幅秋齋短鐙檠連枝迪隨肅精心校同異古義紛攢簇前賢錢阮王未免輕點黵比者二體經堆塞丁家屋自崑不全見山夫所未蓄山陽丁儉卿新得嘉祐石經三百七十九紙余作詩無十日今夜吟聲續雖非吾手藏誰爲作詩謂非眼福昔年秉使節濫忝蜀學督江山孕奇才英多少實腹教以研經法微言討賚伏示以泫長書形聲追頡籀風尚乃一變由華漸求樸異哉張秀才寫賦小篆縴巴縣張鳳藻難得孫家兒瓶水衆經熟雙流縣孫道南十五歲背誦十三經爛熟其餘經解場頗棄陳言宿自與諸生別歲華重轉轂江湖浩無垠鉛槧老彌篤古墨勤摹拓舊窻乍帳燭彼士無烽煙士氣舒不遽想見讀書聲琅琅錦水曲

題鄭氏世尤藏蜀石經左傳殘本

孟蜀所刻石經孝經論語爾雅張德釗書周易揚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惟左傳不題書者姓名晁公武所述如此此册第十五卷起襄公十年至十五年卷末注出經七千九十三字注五千二十四字字有歐法古味殊勝秋來見青陽吳氏蜀石經周禮公羊傳各一册又見山陽丁氏嘉祐二體石經四巨册皆爲作詩今復覩此墨緣駢萃目不給賞漫占一絕

書律森嚴近率更卷終字數見專精如何不著誰人

筆輸與張揚後世名

題智師千文

右軍書派自大令已失眞傳南朝宗法右軍者簡牘狎書耳至於楷法精詳筆筆正鋒亭亭孤秀於山陰棐几直造單微惟有智師而已永興書出智師而側筆取姸遂開宋元以後習氣實書道一大關鍵深可慨歎薛嗣昌刻石計當在爲梓州陝西轉運副使時故止見長安崔氏本且云置之漕司南廳然所云八百本施於江東諸寺者何以南方絕無聞見孫退谷云今尚有墨迹存世恐亦傳聞之詞未曾目覩確知也翁覃谿以歐陽不見全本趙氏不入譜錄徑肊斷以爲宋初書迹薛氏不當遽以入石且謂薛氏能品鑒定武蘭亭非不知古書者亦誤信而鐫勒之又謂顧亭林精攷金石亦收入此帖並疵退谷推重薛氏之功爲謬薛氏父子固皆以翰墨名卽顧孫二子之精核亦豈翁氏所能企特以生平祖述廟堂醉心趙董習爲敬側故於此帖之橫平豎直有意貶之耳先文安公藏宋拓本臨仿有年每以橫平豎直四字訓兒等余肆

書況濫六朝仰承庭誥惟以此四字爲律令於智師千文持此見久矣未敢宣諸楮墨也兩舲中丞工書耽古出示一本雖非宋拓然神采腴潤飛動自是數百年物假歸與家藏本對看無端觸發一洩鄙私質之兩翁以爲何如也鋪張大指復成一詩

右軍書自南朝尊蕭羊王謝相叩捫官奴難嗣況餘子傳之方外七代孫團蒲曲几書千文八百本止一本存迄今是否有墨迹無由訪徧江南村宋初官帖稱祖石千家撫刻枝葉繁手眼獨出有薛氏父子弟兄精討論蘭亭而外智師帖爲書律挽狂瀾奔棐几流傳此血乳唐人時亦窺雞樊永興側筆紊師法寢至楷則失宋元烏乎此事非小技忍令正變淆流源覃谿詩僻字亦鈍金石之氣非不敦特矜博見出谿刻敢蔽後學爲實言先公勤習閱年歲意境直造鐵葉門小子肄書慚負荷謹從平直求巨根語鈐道人眞有道擊力健運翔鵬鶚和詩既許有同調論書見謂能知言公餘不廢譚蓺樂石墨磊落諧琴樽乍合兩美相視笑忽攄咫見忘厥煩欲從實際見本末敢憑私意爲輕軒唐突蘇齋奚足計千載伯施誰訟寃

題兩於中丞聖教序弟一本

二十餘年集書罷乃佢將軍一筆寫想見仁師八法精前後智素宜方駕昔嫌姿媚出顧盼今覺橫奇多變化肥晝全包血肉豐細筋內注神光射珊瑚玉樹交柯生傑閣飛樓向空跨倘非氈蠟到古先豈易山蠖動驚詫香南居士識力卓擁戴墨皇書必霸黃金白璧曾不吝細注閒評豈啻鏐萬三千里性命共雪山瀘定險不怕歸來一笑對妻子古墨精靈相慰藉我亦祕有裴几珍肥本黃庭兩枕風飄隨傳舍不知相望孰尹邢謂宜竝峙如嵩華開幗互賞尋妙豈竝几默

觀脫炎夏延平劒氣偶一合光燭齊州天不夜

題北齊乾明元年孔廟碑舊拓

篆分行楷各門庭分楷相兼豈典型古拓妙傳沈博意漫拈由字證蘭亭不敢附會覃谿

兩舲見和題懷仁聖教之作疊韻荅之

講堂文字丹鉛罷揮汗臨池不停寫垂楊生肘筆如飛時余患熱瘍老樹當門車孏駕語鈴道人職鎮撫齊魯傾風戴威化餘事平生翰墨場毫端萬丈光芒射詩懷東海共停蓄書勢岱峯相峙跨嗟今八法漸淩替競倚側鋒互矜詫笑余屈彊四十年讓君從容一戰霸邏來鄭重細斟斠相與析疑兼塞錯幽懷每託方外契劇論智師千文懷仁聖教肯論翻愁古賢怕余謂側筆取妍始於永興故君詩有伯施尚難逃斥訶之句我生孤尚憚隨俗不耐游譚少憑藉怪君道高寬著眼但解偷光即同舍先生笑謂兩皆是深自江河峻衡華樽浮琥珀又譚蔌泉驪珍珠足銷夏老饕好事有底忙謝酒詩成先隔夜明日招飲

題張黑女誌

自乙酉春得此帖於歷下今三十有四年不知成樽爲何人也忽檢得山左詩鈔方外卷有釋成樽字奚林諸城人詩有臥象山分賦三絕句

始知其爲詩僧而詩鈔誤樽爲樽也又前載成楚字荆庵新城人止載其一詩即贈奚林大師云派衍南宗第一枝無言得髓是吾師偶然豎拂天花落絕勝秋寮宴坐時池北偶談亦載此詩南宗作靈山秋寮作空生荆庵推重奚林如此則奚林當在荆庵之前詩鈔編次誤也池北偶談謂荆庵居靈巖頗能小詩選其落花秋日等句然則奚林蓋亦靈巖長老矣王六眞跋謂師故工隸則奚林能詩又能隸書其能實是帖也固宜余於丙辰秋游靈巖山訪李北海碑徧

問寺僧無知者後問朱時齋乃得碑於魯般洞
回計奚林與兩王生耽詩道古摩挲石墨時將
二百年矣因題三絕句以志快
靈巖山寺兩游曾嬾叩南宗大小乘三十四年珍祕
在才從古墨識名僧
誰解奚林文字禪魯珍題罷復雲泉空山佛屋談碑
處方外風流二百年
肆書搜盡北朝碑楷法原從隸法遺棐几名香供黑
女一生微尚幾人知
語鈐道人見示宋拓爭坐位帖愛玩多日敬題

西泠印社聚珍版 山陰吳氏遂園金石叢書

一詩議論成篇自抒胸見知不足爲外人道也
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東坡眼覩書勢
破魯國法匪山陰承後人迷誤固所見偪迫附會從
鉤繩公乎有靈應大笑南北殊派本代興長史口傳
十二意漏痕鈒腳聞素僧典型雖云有前矩浩氣獨
出無同能安師文家坐位稿奇特首遇坡翁稱當時
所見乃墨迹先豐牒紙厚勝繒後來安氏始入石髯
也定許聞登登手搨數本書大進清容是語宜有徵
妙哉肖神不肖貌特標韻勝裹鋒棱自出新意處不
少（東坡自評書語）又從顏法謝攸憑忠義同符貫日月楮豪
爭長空薛縢一可畏敬一可愛或起頑懦或平矜大
節不奪乃不俗涪翁語透千百層顏蘇書意正如此
源流同異何淄澠涪翁能言亦能踐一生困踣心堅
凝筆端縱遯雪堂厚亦伸勁鐵蟠枯藤自米趙來何
瑣瑣苦從棐几求傳鐙千年此道遂晦昧萬手成法
相因仍試看蘭亭兩派後坐位覆刻方紛騰得千錢
本便可習求一筆是夫誰曾香南居士詩字格於眉
陽麥最服膺因於顏行極戀嫘想見胸次常崚嶒我
書汎濫不嫥壹居士許爲同志朋近者涼風到亭院
特與破硯驅蚊蠅獲窺珍祕怕臨仿每一展觀生戰

西泠印社聚珍版 山陰吳氏遂園金石叢書

兢顧念時艱盤錯甚誰其健者擔荷勝日染翳煤疲
點黜年來鬢髮漸鬍鬚學書不成眞細事感懷身世
如春氷

陳晉卿得長生無極瓦當拓本有覃谿未谷題
記適有所會亦坿一詩

彝齋程氏瓦當冊長生無極收者七長極兩字各不
同左右殊形變化出（生無二字篆法不分左右故少變化）此瓦定山陳
氏藏又與程錄分頡頏當時摶埴非一手隨意伸縮
成偏傍咄哉武皇學秦帝苦祝億年期萬歲（億年無疆延壽萬歲千秋萬歲各瓦當皆祝長生耳）不圖零甓壽無疆留與來茲證書

勢大小二篆無磔波同文壹制糾煩訛據形系聯洨長作尉律諷書此執柯幸存繆篆不拘迫古意遠接籀與科我因此瓦發微惜柰俗書如算子何

過陳晉卿徵君金菊巷寓齋見垢道人印譜精古特絕喜成一詩

減齋昔輯印人傳朱顧邱江萬難見（標國云數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文則顧元方邱令和文則萬年少江皜亭程穆倩云云於穆倩尚非上取也）近代丁金高鄧陳（謂龍泓冬心西園石如曼生乾嘉以來以作印名者）倚理奇情各分擅金菊巷前秋雨歇商榷繆篆分正變鼎彝氣味擘底出絕蔑驚逢程穆倩浪游自命垢道人濁文穢迹古精

神詩奇畫妙尚餘事平生尚友惟周秦九沙八分接青主執似道人古外古（板橋跋語）試從摹印叩書律定追隸邊越前矩姜（如農）周（標愚）施（燕園）梁（山林）孫（伯度）戴（道默）王（阮亭）朱泥燭爛名字香妙斲流輝二百載華星夜照東洲堂

雨舲中丞見示伊吾司馬猗碑手鉤一通適　君以閣學內擢因題碑後兼寫別懷

東京矦氏頗寥闊君房而後希有聞壟也廁居邊鄙列（見范書文苑傳壟敦煌人）猗乎今見斯碑文伊吾司馬始建設屯田塞下督耕紜縱非威名等傅介亦當愷悌如耿勳敦煌雲中竝河外兩矦或本同榆枌一文一武顯晦異碑詞史筆齊垂芬我生金石宿緣厚廣蒐遺逸理放紛裴岑碣得舊打本中有古餘祛蠹芸（余所得裴岑碑乃張古餘先生舊藏建勝後來搨本）矦君銘字更奇重炎氣上屬天山雲薩公工書我習見政暇尋帖意甚殷（湘林先生昔守長沙公餘惟作書評帖而已）初搨百本不到我多付俗子供摧焚玉關飛越賸此紙郵筒風義見兩君（湘林竹農）獨怪探奇覩三面何不獵古掩其羣睦堂祖谷定何語無緣起問故將軍香南居士偶獲此借到齋閣香先薰桂花濃開酒盌重翠墨乍展詩魂欣三行磊落廿餘字朗若星斗天章分擘掌十日不忍釋老擊鉤出多細筋（余復識出）

首行五字三行盛字首行末司字亦隱隱可辨公膺疊寄歎歷久歸依香案絲綸勤聞道趨朝已有日顧余戀別無可云迴憶談碑幾滄熱相與訂古忘宵昕濼社秋風悵留滯柧棱瑞靄瞻烟煴春明豈少文字樂止愁羶附如蠅蚊幾時再窺題蹻祕會合聯句留書裙

薩湘林寄尹竹農書略云伊吾城北行沙漠百二十里為南山口登天山趙鎮西府浙必由入口十里道旁有石刻煥采灣三字乾隆十五年田輔仁書也道光十五年許子直游天山歸言石上有隸書不可辨余遣吏往搨得五行有曰惟漢永和三年六月十五日俯讀次行馬字下有雲中沙海矦字碑三面刻字可辨者尚有睦堂陶君等字想亦紀功之作又云問仙云祖令戍軍所立沙壁壓命卿裴岑寫銘以紀戰功於歸路道旁石上也同時有三碑一裴岑紀勳二

即此碣三矣於敦煌廣野云云裴岑碣蓋以瑪勃斯碧玉今置鎮西北門外關帝廟道光十三年余購寄同好士大夫方見裴碑眞面目此斷碑殘字又搨百紙徧寄先寄竹農前輩道光十五年閻六月廿八日尹竹農跋云右伊吾司馬侯君題字薩湘林得石於哈密拓前三行以寄其文曰惟漢永和口年六月十五日伊口口馬雲中沙南侯口字伯以下不可識按哈密為漢伊吾盧地順帝永建六年後屯田置伊吾司馬一人首行伊字下闕者自係吾司二字矣君名似猗字疑莫能定也湘林又言石上字甚多借塞外不工椎搨無從知其立石之由矣道光乙未長至日竹農識竹農前輩家歷城身後此軸落古董店吳筱亭大令購得之以巖雨觀中丞余借鉤之

再題伊吾司馬碑

湘林先生余曾見於長沙後官卿貳與先公交

契郵筒百本不及吾齋殊不可解方小東云先生好扶鸞之戲問仙云云是也豈足據邪因再題四絕句

玉碣先傳巴里坤天山題字近知聞裴岑肅穆矣猗縱奇氣俱應媲孟文

苾兄鉤本付文泉錯落星光入隸篇耆古兩君俱已古摩挲殘字一悽然翟文泉隸篇據吳子苾鉤本入錄百本分貽昵古儕吝茲一紙到吾齋老嫒猶擊雙鉤出可比將軍墨拓佳

荒唐鬼語託仙書祖谷戎軍定子虛煥采溝邊三面字待誰拓取睦堂餘

借鉤楊又雲繼震所藏婁壽碑即題碑後

適適堂帖傳至今千年紙暗翠墨深石花爛徧鉤取苦遂使古縣歧隆陰地理郡國兩志在有何疑似煩酌斟覃谿所得鉤本南陽隆人係陰字止惜册首兩之訛覃谿謂闕疑可矣似乎不必版敗四十八字華星沈珠還璧合竟無日炯如鈇月行天心難比華碑完鈇異海內尚有三峰森我覩斯碑將卅載桑下之宿空沈吟余在冀定庵處見此帖後歸文後山余又見之又雲得之文氏又雲居士歐趙徒禾中得此珍球琳如龍騰挼鼎出水如收駿骨揮千金錦裝玉贖勤展護時恐

它册奔枯蟫許我偕歸眞大惠江南舊寢重溫煜午窗描取一兩幅夜睡摹想畫破衾桂張二竇儻竝到何惜十指松煤黔桂相國藏梁氏華山碑張松銷寒古味止此足歲華那計來駸駸昨枉瑤章重諈諉涪于長碑煩購尋徑思刻期快到手尺素已附南飛禽眞賞齋今承壽軒兩美或者復盍簪昔謂子廉今乃貪得隴望蜀多羨散吾為子謀非所憚連城之價恐弗任烏乎畫餅差可飽先將摹本移珊林君急欲得夏承碑在顧湘舟家豈能購致余以所搨許珊林覆刻本贈之承壽軒者君自署齋名也此兩帖昔皆在華氏眞賞齋

題四明本華山碑爲崇樸山作

甲辰使黔歸阮賜卿兄以此碑及泰山廿九字質於余齋己酉使粵時贖去云吾師欲觀也乃帖未至揚師歸道山賜卿以貧故遂以帖歸崇樸山侍郎樸山以駐藏將發屬爲題記因呵凍爲詩書於邊紙帖在吾齋時重爲裝池加寬邊今日摩挲尚難釋手也

世閒所傳西嶽碑如峰鼎峙爭屴嶪吾生何幸眼福厚三本俱獲伏案披萬卷樓頭未覩本最後藏者儀徵師質向吾齋謹裝歸四載瞻奉如鼎彝自從翁阮

兩尊宿定爲隸勢中郎遺郭香豈止瞥書善天元律術相斠推范史擬迹堪縷指袁逢楊秉皆同時古人書石略姓字謂其筆宜天下知瞥書刻石乃著名此意非許後世窺即茲竝几廿九字小篆相傳丞相斯琅琊會稽皆一閱於中郎也夫何疑茲拓題名勝它楮衛公再至神遞遲其餘行閒多寫記好名俱喜襲尾隨粵軺將發始返璧選樓未至驚騎箕神物一別付渺莽寢寐八載空摹追半畝園齋快重覩主人歐趙之匹儀嗟余老矣甫習隸徧訪翠墨如渴飢何況昔年坐臥久漁人棹復桃源移主人奉命使絕域愼

旃名帖勤護持太華西南萬里外虹光先徹邊山陲

題黃小松嵩嶽訪碑圖

余所得三石闕舊拓較小松所拓太室闕多出十餘行每行末尚存一字後小篆碑較中州金石記所錄亦多識出二十餘字惜未得即作嵩游步先生雲外蹤也

秋盒步人雲深處儘有遺文拓未全未解山靈呵護意忍將奇篆祕嵩顛

朱時齋楊旭齋來看石門頌因追述癸未甲申舊游話及蔣伯生周通甫楊徵和張淶卿朱季直及仲弟子毅皆成古人悽然有作

石門頌者藉書園所藏舊拓共四幅流落散失陳晉卿得弟四幅留置吾齋既而楊旭齋以首二幅來李子青以弟三幅來遂成全璧余於乙酉春得冥林和尚所藏石門頌及張黑女銘忽忽三十五年矣

憶余昔年廿四五隨侍使節至齊魯藉書園與燕園鄰始識伯生及通甫涤卿季直摹古印徵和銳志習書譜余偕仲弟正年少跌宕其閒上下古漸染金石文字味四十年來成肺腑晚年更作歷下游乾嘉餘

讀畱搆俎翁覃谿阮儀徵桂未谷黃小松李鐵橋孫淵如諸老搜攷金石轶跡多在山左訪古時尋白雪樓尋詩屢泛青荷渚殘書破帖偶一收非復少年勤記覩石門頌出藉書園當日園名動當宁純廟方開四庫館主人與窺東壁府書倉先生藏書多種入宸鑑名碑古碣裒成簿孫曾繁衍苦饑貧未免縹緗歸市估此拓尚是前代墨想見珍藏等鍾呂幾時散落不聯綴有似鴛鴻失儔侶三君有得皆自祕碎璧斷圭誰問取不圖次第來吾齋劍合珠還神鬼許卅年前得宋打本來竝南陽張黑女四幅在壁册在几尹邢相望矜眉嫵誰華秋色黯將別檗社人文

誰更主平生肆力在書律氈蠟蒐尋徧寰宇東京石墨皆我師臂腕雖衰勢猶賈徼和有子季直兄許共談碑資掌拊古人精神葢非遠二千年閱猶仰俯因茲片楮悵觸多早歲才流去如雨

題圉令趙君碑三首

圉令趙君碑見於洪氏隸釋後遂無著錄者葢石已毀矣道光壬辰春仲先文安公按試甯波余隨侍登范氏天一閣見此碑及劉熊碑單紙宋拓俱有破損閣上置長案不設坐具書帖不得下樓無緣假歸審訂奇迹經眼時入睡寤忽忽三十年矣其年冬在都得蘇齋雙鉤劉熊碑於琉璃廠肆適澧州蔣錦秋觀察收得汪孟慈處宋拓劉熊碑及宋拓魯公祭姪文許我到粗旗杆廟寓中手鉤祭姪文肴酒供客甚恭主人不出門半步而劉熊碑則固靳不與鉤余以甫得翁鉤本可玩不復強索後屢游吳門頗聞有趙君碑以尤物不敢過問也咸豐辛酉歸長沙知易小坪令嗣處有立軸本澆李季眉借到小坪得之蔣奇男奇男者伯生之子伯生得之黃小松道光二三年閒伯生居濟南西關外之燕

園余與先弟子毅偕周通甫楊徵和張滌卿諸君談碑看畫過從無虛日顧未見此碑其時葢尚未收得也小松得之張芑堂芑堂得碑在乾隆丁未不箸所從來以後梁山舟錢籜石翁覃溪伊墨卿吳荷屋梁葭林各有題記似乎王蘭泉孫淵如阮伯元師俱未寓目芑堂伯生小坪以藏帖主人俱不題一字殊不可解今立軸炳然而小松所得之蒭標本不知何往矣黃荷汀同年官上海憂歸攜一軸來云得之徐紫珊看蘇齋題記乃錢辛楣宮詹舊藏物而潛研堂金

石跋尾不錄是碑豈得碑於成書後邪辛楣至
紫珊中閒不知流轉何處或即由錢至徐耳小
松先得顧云美册又得芑堂贈軸又同李鐵橋
觀此本於浿甯最爲有金石緣余不得藏一本
而所見有三本與蘇齋同余多見天一閣本翁
多見云美本耳惟蘇齋於三本俱有題字而所
著兩京金石記復初齋集俱不及此碑豈亦如
宮詹例邪此軸中題字如顧澗蘋練栗人皆昔
年相與諏古者宿艸多年不勝悽怳余既借到
兩本值酷暑不能臨摹刻碑人歷城陳浩適我

至湘令其雙鈎裝爲巨軸一時壁閒遂有三趙
君碑可云奇快易氏軸先索還黃荷汀軸許我
久看因分作三詩以志欣賞此碑自黃小松小
蓬萊閣雙鈎題跋後又有萬廉山百碑研齋縮
刻本又見於吳荷屋丈筠清館金石錄其他著
錄者余未及見也辛酉七月十九二十日記於
長沙化龍池寓齋之碣石山房

芑堂張氏初獲碑至今七十有五祀最好釋石看碑
處永豐鄉之九曲裏芑堂十年不題字持贈秋盦官
在浿小蓬萊閣本有是古册流傳顧云美誰期此軸
不脛至軸者在壁册在几册落何處軸無恙燕園蔣
子特珍視燕園藏寶我盡閱道光之初歲壬癸其時
尚未得此拓遲四十年方覩止令嗣奇男宦湘上轉
歸易氏父及子金石之壽人不如漫爲斯碑歎流徙
初平正是獻帝元董卓移都世亂矣辟雍東觀典司
鉄蘭臺鴻都圖册毀陳留況與洛陽近貞石尚爲賢
令砥東京遺碣此其殿民心敦樸見惻悱安得重摹
付妙斲一代石墨有終始誰其愛我轉借示李子季
眉稽古士 題易氏藏本

潛研堂跋一再續圍令趙碑不入錄若非蘇齋題記
詳誰識宮詹舊藏麓小松已庋兩墨本又獲覩茲眞

眼福同年黃子劬耆古得從徐氏在滬瀆攜還長沙
出示我宛園池波柳絲絲珍重借歸碣石館兩本竝
几搖雙目古光炯照四壁靜不敢頻開防手觸此軸
蒙許久留看何止桑下三日宿悽懷故友顧與練往
歲談碑如炙轂我蒐石墨始燕齊吳粵閩黔秦晉蜀
牛腰橐載非不富精本無多詎云足十年兵火燄尚
張多少古魂無處贖江南文獻已難問海上樓船尚
馳逐東京貞珉幾宋本幸免劫灰天閟耆一劉二趙
與三華但獲一焉等球玉英光寶晉乃俗書甚暑息

愈未遑讀題黃荷汀藏本又所藏有宋拓英光堂米帖

我昔讀碑古鄴州圍令趙及酸棗劉兩張薄搭就糜腐無那天一閣帖不下樓劉碑汪氏有舊册後屬吾鄉蔣錦秋趙碑世尚鼎足立兩巨軸者翩迎睥可憐赤日照土裂時見炎雲如火流狂揮白汗賞翠墨久棄筆盌親茶甌趙君名缺字亦損再辟不至因兄憂陳寔范滂同此意古義足起末俗踰播德二城風穆清文句簡質全包挼碑成百五十餘字字大不與他碑侔書勢恢疏見奇氣夏承范式之匹儔我雖苦熱輟隸課對此至寶暍疾廖歷下陳生手眼敏精校兩本爲雙鉤鉤成裝池快懸看兩本古重一本道晚來大雨不解何處至但見搖搖四壁騰蛟虬郭有道碑孟文頌時壁閻垣斷郭揚兩碑相與鼓努旁薄一片風颼颼疑雙鉤本

東洲艸堂金石詩　四十五　西泠印社聚珍版　山陰吳氏雙鑑樓金石叢書

題白蘭言學使所藏宋拓小字麻姑壇記帖爲傅青主故物青主云少習榮祿書致三十年洗除俗氣不盡欲賢俗書惟仙壇記耳蓋即指是本也

山陰裴几相因仍魯公變法與代興東坡語睨獨造處細筋人骨如秋鷹特耆大書便垂久氣壓百代常崚嶒誰期狡獪作小字意與大字如淄澠落筆偶誤古不免未宜批引到發登涪翁不察尋丈勢乃疑述出慶歷僧愈看愈佳疑者信識眞於此輸盧陵蘭言學使峙風節峻如衡嶽臨湘蒸竿牘既絕賓吏簡得此佳帖爲良朋秋風欲來苦雨霽慶榜大啓髦士烝獨樹軒中點勘暇想見臨池方服膺眞山當日實是册謂醫俗遇三折肱已染鷗波入妍媚忽杷鳥爪矜神能氈蠟流傳有端緒桑梓典型宜繼繩猥蒙持示要題賞自歎老腕成枯藤作擘窠字慚大覜鈔夾注書怯寒鐙羨君筆法甚精進紙上綺麗兼飛騰正如校文與論學實事求是不模稜孺染諸生得津筏競句手墨隨行滕諸生好記涪翁語小字莫作癡凍蠅

東洲艸堂金石詩　四十六　西泠印社聚珍版　山陰吳氏雙鑑樓金石叢書

化度寺碑宋拓本爲伍紫垣題

率更書勢自八分房公碑見追古勤魯公復於篆得筋東方題額露鄂垠雄視百代惟兩君目中固無王右軍化度此本世共聞如圖出河鼎鬲汾春明早覩古墨芬又曾摩挲南海濱於今雪鬢不可耘仍展昔研籤題芸桑下三宿戀更殷自嗟頹腕如凍皴老眼幸未遮浮雲覃溪寱樓何紛紜謂從王出眞矯云山陰裴几香自熏蘭亭姿媚風吹霜三百餘載隨飛蠶文皇偏嗜收放紛珍重撫寫屬臣羣率更强勉隨繩斤本色自在森矛槊流傳定武如典墳以證化度絲

不棼南北書派如昏昕何苦合并同榆枌羊城初夏盛炎氛荔支紅熟蒸烟煴未宜飲酒致午醺但可啜茗香徐焚安得韓家定武帖對看邕師塔銘文（定武蘭亭即歐書耳）

羅研生出示陶文毅題麓山寺碑詩用義山韓碑韻屬余繼作

文毅所藏二本一爲陳恪勤公故物一爲太翁黃江先生手拓本文毅有覆刻本頗多錯誤殆鉤勒者失眞耳研生攷訂是碑甚勤徧尋各家拓本以吾所收兩本爲最古頻孱借閱今始見還也時丙寅四月下澣

學書重骨不重姿早窺古意薄獻羲初唐楷叙妄貪取千載筆勢歸陵夷明皇手腕乃天縱岱銘氣壓千熊羆石臺孝經亦沈厚不沿祖法爲指麾山陰科臼得埽盪萩海頹波憑主持顏公李公應時出書壇垣樹大將旗魯國書名蓋天壤後來趨步難肩隨北海法門又一變香象渡河吞虎貔無如風尚喜妍媚動以豪快相謦訾又云兩公踵王法凡造傳訣編支辭神骨自有本色在生氣豈傍它人爲森立碑版共照世想互矜賞同解頤梅根久抱麓碑臥古拓新本鋪淋漓昨過古荷池舍話見示印心石屋詩所據滄洲舊珍册副以楹鑿輝家墀覆刻雖多襲前謬儁句自足張此碑若非多本細參斠忍令蛇蚓淆蛟螭吾收宋墨竟得耦天畀古福疑有私兩公遺刻世不少半世挼度勤裝治浯谿大字曾手拓至今雪氣寒心脾（冒雪手拓谷山巨石麓山碑采用谷山石）屢摩誦兼及記贊碑陰詞吾鄉歐褚炳初造復來顏李光重熙眞行步武傑自樹篆分模矩迫可追如何宋後染閣派鼎潭掌勤紛瘢胝典型巍然峙湘濵願執筆者愼始基

詩境篇爲楊海琴觀察作

方乎若於鄱之武谿道之宓尊桂之龍隱巖皆刻放翁詩境兩大字因自號詩境甫下半又自刻龍隱巖詩三首有七星五嶺驟驚浮鷁等語其守道州抵任當在嘉定五年壬申冬刻石即在其時余昔曾得拓本於吳門珍藏有年矣而吾州之宓尊今在報恩寺石面凹處篆畫縱橫一字不可識蓋元銘瞿篆也詩境兩字竟無影響咸豐辛亥余以母憂返里重修祠堂及鶴鳴軒書塾仿放翁書意題詩境兩字牓於塾前又買得西偏柑橘園構屋兩間纂輯家譜題爲譜

軒又造環秀亭於東南隅明年壬子服闋入都旋出視蜀學乙卯夏以言事被議去游蹤靡定壬戌春始回州埽墓瞻尋鶴鳴舊社惟環秀亭尚在其餘屋廬盪盡林木一空蓋壬子之夏俱燬於粵逆矣今丁卯九日海琴忽以所得詩境拓本由辰沅道署寄至湘垣屬爲題賞因綴絹所欲言者成詩一篇吾州熊君蔣君兩碑載於隸釋者相傳明末始亾其石每次回州徧訪不得海琴欲吾兩人以分書補之余未敢任也承惠食物外有檇九日當採菊字小牋甚佳篇中

竝及之

異我放翁與好庵宋史兩傳相連參年鈐懸隔五十載蹤迹離合豈易談粤稽開禧歲丁卯陸子拜齊稱渭南年高身退荷褒寵詩奇字古窮嬉酣聊復書符辟蝗蠻亦頗戒殺師瞿曇時蕭山丞甫壯歲日侍老學如彭聃沃墾山近接几案劍谿藤滑霏雲藍玘公入札字太碎焦山巨題擘不堪乞與擘窠兩大字何異指月明千潭江山萬里騁周駿性靈一縷蜕春蠶放眼茫茫總詩境雕鐫豈憚一再三協諧麗密後部敘好庵此事深醇醇七星九曲恣攀躡驂鸞浮鷁接

研谿想見高懷抱奇偉冐隨俗士爲婀娜三使出入鄭公匹五議折衝金相慙誰期增幣竝函首竟爲其易來王柟韶石桂嶺吾舊游懸厓古劉明煙嵐龍隱拓從吳市購廿年未飽珍廚蟫吾州名碑有熊蔣久訪不得情難甘窀尊篆勢亦沈翳賢守妙斲何由探迴思咸豐歲辛亥鶴鳴講社棲歸驂書堂家祠工竝舉譜軒詩境題聯龕明年粵氛莽橫突一片焦土悲焚憖又越十載返桑梓無復小園垂橘柚斷斷殘幀護幽懿冉冉翠墨騰馥馥揚侯昔守吾永州瀟瀠深處足目諧搴帷移指五谿曲千里如共丈席函重陽

風雨苦相念深山採菊知盈籃要將文藻飾蠻箐敢以荒陋嗤介郊何詩何境辨眞幻卽境卽詩相吮含聞君浯谿蚤結廬可庵煙艇同留耽窀尊之刻非浯谿記憶錯誤笑老覃江山精靈有感應文字糾結成愚憨辱君惠問甚懇款令我衰鬢忘鬒髻簪間日精茁玉蕭竹根穉子抽瑤篸雖有尖圜上市早可憐細瘦如羸蝟猥蒙珍品遠見餉齋庭羅列紛罍觴喜喚諸孫共嗽嚼更分道味供饕婪（余有倩味齋額君徑亦有惜道之味印）宜此幅竝照艸堂壁何苦詩題巨軸又費來俾擔

彭于蕃前輩於丁卯季冬月喜得曾孫名曰阿

卣因前一月於園地中得古王卣也戊辰新春日適值彌月爲九老之會寄示銘辭屬爲攷證牽綴成詩兼述近懷奉呈

洨長九千字無卣通畏攸脩與卤酉器有提梁酉尤肖象古文酉疑已剖樂大司徒出戴公豫呂祁遄相比耦子象之子宏所作古器銘文見此否旅尊旅敦乃常覩義取臚陳誇富有商周彝鉞鐈吉金玉以飾之蓋亦偶斯器乃以完璞爲仿古定出周秦後蔚作君家大吉祥曾孫維主祈黃耇鄰下欣然見三世肇錫嘉名攜在手地寶無心應時出預賀添丁祝慶壽

同堂六百三十歲幼子一人耆艾九筵開湯餅值新春未免銜杯憶蝯窶老蝯甫抱鴒原痛老淚傾餘難計斗嵩山三闕入我寱蘭足尋山閱自詣鄉居五旬返城市胸胃酸懷貫踝肘湄隱山人劇好事詰言勤懇尋科目嗟余久曠金石學有似啞鐘無可叩聊據咫見資解頤甚媿瓜桃報瓊玖傳聞講社開黃州雪堂補種東坡柳隔江怡亭篆在無莫吝氈椎墨光黝

題陸劭聞金石續編後爲子受觀察作

昔於京師厥肆得隋太僕卿元公及夫人姬氏兩誌銘不知石所在也今讀劭聞陸先生金石續編始知在咸甯於嘉慶初年出土先生先得拓本後竝得其石載歸武進故編中於此銘攷訂特爲翔實耆古之癖可想比從哲嗣子受觀察借到遺書時一展繹甚擴聞見又與余所藏鬻清館金石錄足相印證今觀察將東歸奉還珍冊敬題小句元公石如無恙尚冀精拓寄惠也

鬱林載石無文字誰似隋元太僕銘想見東南兵火後貞珉長映九龍青

清名廿載在湘中家法無慚儒吏風珍護楹書歸丙

舍尚應虹月爛江東

鬻清館例沿蒲褐許珊林葉東燕庭吳子苾亦自賢安得百家金石聚鴻編烜赫中興年

題竟甯鼎足鐙款識拓本爲潘玉泉作

說文足疋兩部首相承疋下云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弟子職曰問疋何止古文以爲詩大疋字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記也許君於此字可謂翔實自隸變後足疋兩形迥殊而管子弟子職篇作問所何止益不可通此拓疋字瞭然乃確知疋字之形且疋部止龂舛兩字義

取疏通與足部八十五字从足爲義者迥別可知許君云古文亦以爲足字者明其實非足字乃古文叚借也古無四聲足疋胥所皆一聲之轉耳曲禮雞曰翰音雉曰疏趾雉飛三丈飛高者見其趾此器三趾卓立亦可謂之疏趾疏趾即疋之本義矣疋與疏同音同義而別用胥所又別爲用古文字少意在簡御繁故叚借特多然一字數叚如疋字者於部首中尤爲廑見大雅雅字本叚鳥短尾之雅又叚象腓腸从止之疋至今雅疋竝行竟無正字周禮笙師春牘應

雅樂記訊疾以雅雅本樂器所以節舞叚爲雅頌字此義不見於說文可想見古人作字其難其愼而孳乳浸多不料後來如此之支蔓無窮也然則疋之爲用何廣乎據厲樊榭翁覃谿汪容甫所攷證此器曾在馬半槎處後歸巴予籍最後又歸吾友程木庵六舟上人客木庵家爲釐定金石文字因此鐙款識字多難辨爲剔清精拓道光戊戌寄拓本至都余用厲樊榭原韵作詩三篇後木庵之子守恭執摯門下曾爲題所藏彝器拓本有云卻笑木庵心似木閒中雕盡古來蟲時余年方壯盛海内稽經諏古之儒罔不諧際摩挲金石攄發詩文幾於無日無之廿餘年來軍興不息東南文獻凋耗特甚故人宿艸彝器晨星余亦年逾古稀老與病俱後生輩有持古匜求爲題記者視爲過眼煙雲而已今春至吳門余病漸瘥漸有吟事養閒主人出此拓屬題知是器又從木庵歸鴛湖范稚禾今自范氏歸艸堂時賢題詠甚盛余乃就足疋二字義演成一篇以補三十年前罅漏且亦翁汪及今日諸君所未經道及也請主人誨正之時

同治庚午立夏後三日對雨竝識於金獅橋巷寓齋

我昔疊和樊榭詩爲竟甯鐙費爆麝賸藥拋殘三十年夜雨吳船續佳話翁汪緒論在鉛槧皆與吾言有鍼芥剔鐙休笑六舟癡墨拓鮮明良一快咫義重拈足與疋洨長於斯見鑵鞻因思六書形聲道藝賅倉籀幸未隨嬴灰蒙於古文有深耆曾攷秦鍾與吳嚞

且喜識一字豈厭推敲細瑣如重儓

訪沈韵初舍人得觀熹平石經殘字拓本即黃小松舊藏而翁覃谿所題也冒風往返致不適者數日中丞書來問訊云公如此好學二暨定當遠避適時方困臥發函一笑而起喜成此詩

用中丞詠荔支最後一首韻

熹平石經世希有黃錢兩拓在人口錢册摹傳打本多黃册流轉屬誰某識寤驚回五十年舍人博物如茂先荔支大有金石氣我詩成魂眞前緣當時訂正無段借鴻都學生祗遭罵諸儒奏議同啟發中郎書

丹重酵價經心書律俱上乘觀者闐咽敢愛憎秦火劫灰太慘澹孔壁遺韻茲依憑齊隨移毀閱年載四十六碑不吾待蓬萊閣圮越雲深殘字荒涼餘幾在昨效東坡醉帖揮風風雨雨燕斜飛蘭臺秦書忽現示東洲蝯臂成癡肥中丞主人闢詩力連日賡酬肩暫息耆學眞爲卻病方延齡果恃磨人墨多年浩劫沙塵揚三吳境已安瑯漿高衙軍政尚蒐討沿海逋逃當戢藏武臣漸覺浮名幻斯文墜緒知誰綰倒閒金石徧搜珍冥任雲煙空過眼君不見千碑萬碣萃古芬熹平石經殘字一出空其羣

題端州石室記古拓本爲壽蘅學使作

憶昔鶴頭舟名歌道難羚羊峽挽上水灩鼎湖懸瀑天飛湍萬羽翔舞千猱酸故人沙君墨塘守古端擊舟同叩錦障巒七星下臨巖畫寒宛委石記如新劍名又宛委石室石鏡鬼影森髦髻我側身入昻首看滴髓成兩古不乾每年水澈值歲殘墨打數本珍球珊沙君贈我端石肝厚寸博尺圓象盤磨墨一器費十丸攜持出游共眠餐當濡染紛龍鴛忽睨古拓成踹躃自來杭州叢古歡閎通博雅芬椒蘭來杭寓徐壽蘅學使署遺緒書將軍楊石泉中丞善厚齋都統恭小濂方伯如貫九秦觀如王芾南三觀察及吳康甫許迺齋林康叔趙悲庵譚沖

修李笙漁諸君墨藏金石字畫者過從證際極賓奇析疑之樂侍郎指日趨金鑾尚蒐奇匭萃琅玕金題玉躞堆滿欄節縮俸米揮縑紈此氈蠟古紙厚寬傳數百年無疵瘢我偕吳康甫許迺齋並几觀指瑕索瑜妍祕殫一爲蒲褐補脫刓校蘭泉幸編多搜嘗秀珠疊口命友趣等字又畢歲旱望淚慕公書根自頡籀蟠乃以隸楷爲淪瀾託宿祕篆語不刊爲學書人留金丹敢不努力心盤桓烏乎公忤攉相遭仇奸謫遵化尉等挂冠健筆清製重興播義取鉅萬仍瓢簞濟人急難賙党單自處偪仄安井智邦伯蓋是大府官畢公守恭名姓完流兀歸止介特安宜祀名宦羞懸貊何幸附驥

輝書壇嶺南唐碣同巑岏南海碑重袁州韓韓公書
迹墮砯漫羲之姿媚敢嘗姍想見勁直不柔曼與公
何啻鏌與干巉巉易埶古所歎挑鐙作詩至是當已
矣莫更咿唔嘍嗜坐令萬感來相攢

東洲艸堂金石詩終

東洲艸堂金石詩正誤

板	行	字	誤	正
八	十八	十四	塵	塵
十九	六	一	蚊	蚁
二十二	一	六	福	福
二十七	十二	一	揚	揚
三十	七	二	壁	壁
三十五	十三	三	滄	滄
四十	十二	九	勢	勇
四十四	十八	四	人	入

四十八	十二	二	我	哉
同上	十二	十六	鈐	齡
同上	十六	六	擊	洲
四十九	十三	十一	誑	艇
同上	十八	斧卒乖		落道字
同上	十八	斧斧	之味	味之
五十一	二十	十一	疋	疋
五十五	十	斧奉	沖	仲

籀經堂鐘鼎攷釋跋尾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籀經堂鐘鼎攷釋題跋

己未孫瑞昌易樓邨題

籀經堂鐘鼎攷釋跋尾目錄

商乃作器觚攷釋
商執戈其父鼎攷釋
窹伯彝攷釋
周格伯殷銘攷釋
書格伯殷銘攷釋
曾睘鼏銘攷釋
周孟姜簋攷釋
周季奴鼎攷釋
楚姑鼎攷釋
王在宝尊銘攷釋
鬯卣攷釋
廟形器攷釋
古銅直錢攷
曲成家銅錠攷
臨虞宮銅鐙攷
尉斗跋尾
漢竟陵雁足鐙跋尾
周輈末金飾辨

西泠印社聚珍版
吳氏遽盦金石叢書

晉江陳慶鏞頌南著

商乃作器觚攷釋

𠂤𠂤止入

器作乃三字當自下讀之爲乃作器說文乃曳辭之難也

商執戈其父鼎攷釋

其當爲箕箕子之先箕伯之國也姓纂云商之圻內今太原晉敗狄于箕者春秋僖三十三年杜注太原陽邑有箕城地形志云古箕城在遼

西泠印社聚珍版 山陰吳氏遯盦金石叢書

山此爲商之封邑與琅邪箕國益都箕山異地

宮伯彝攷釋

闕作宮伯寶尊彝此器積古齋鐘鼎款識已收入周卣卷內首釋作門妀二字今按上从門爲門下从非爲缺合爲一字卽闕字左昭十五年傳闕鞏之甲闕當卽其所受封者宮本釋作宮說文宂古文作宻器作宮未詳何字檢鐘鼎文邑旁多作𠂤近𠂤定爲宮字殷侯國有鬼侯班氏彪曰鄴西鬼侯國也隨經圖臨水縣有九侯城鬼九宂皆音相近羅泌謂誕生誤音仇或卽作阢非疑古本作宮後省亼作九又誤邑爲㠯故或作阢因而作阢耳九本侯爵稱伯者吉金多稱某伯某甫薦字之義也然則此器當定爲商尊但拓本筆畫稍軟弱或古有此器後人仿作耳

周格伯殷銘攷釋 爲漕帥朱菽堂爲獨題

佳正月初吉癸子王在成周格受服馬乘于朋封乃貯世田則析格伯遣殷妊彶似乃從格伯安彶甸殷乃采零谷杜木禺谷游菜𣪊東門乃建史戠武立釁成璧簋保殷用典格伯田其萬

西泠印社聚珍版 山陰吳氏遯盦金石叢書

年子二孫二永保用册銘文如右按此器余所見摹本一積古齋鐘鼎款識一錢氏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一杭州朱彥甫所藏及此拓本凡四文皆大同小異銘中癸子二字據莊氏述祖反癸爲戊之說初疑爲戊子檢博古書載商兄癸卣有丁子周伯碩鼎有已子與此例同則款識釋作癸亥甲子二日是也朋卽古鄘字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鄘說文鄘右扶風鄠鄉沛城父有鄘鄉漢書地里志鄠鄠水出東南鄠卽文王所宅豐邑也鄠東五里有鄠宮是爲文王

廟觀此知鄂卽周朋地朋爲古文鳳以鳳鳴西岐得名朋豐音近故亦名豐朋之改爲鄘也猶豐之改爲酆其本字乃朋也王在成周格伯受服馬乘于朋者言王在成周格伯拜受服馬乘于朋之文王廟也封舊釋作生屬上朋生爲人名今按朱彥甫所藏器作坐蓋作主此拓作坐乃坐之省文說文封古文作坐今定爲封字封乃貯世田則者周禮大宗伯鄭注五命賜則王之下□出封加一等是封所貯世田則之事也則讀爲苗鄭司農考工記注苗讀如雜厠之

西泠印社聚珍版 此書吳氏遽盦金石叢書

厠厠則苗古音同尒疋田一歲曰苗地未成田之稱也析下格字舊釋作柏今按此拓作格與上下格字皆同定爲格遽舊釋作過日照許氏瀚云上从走下從叕中從古且字一到一橫定爲遽字今從之遽迫之籀文或文爲徂詩侵阮徂共魯詩謂阮徂共三國名春秋襄十五年會于柤水經注引作鄑鄑柤徂同聲通用此遽當爲郎遽鄑籀文古今字迫郎篆文古今字說文郎右扶風鄠鄉是也殷爾雅醫無閭陸氏釋文引李本作毉按毉當爲殷巫兩字顏師古漢書注作醫巫閭李所見本作殷巫閭是爾雅名地已有作殷者石鼓文汧殷沔沔汧殷並舉爲岐陽二水與詩江漢滸滸句相似水經注汧水出汧縣西北又有楚水闕駟以爲汧水亦出汧縣世謂之長虵水虵聲近殷楚詞以虵韻夷殷夷夷仝在段氏古音十五部疑俗呼者代遠訛殷爲虵長虵水卽隃麋澤元和郡縣志後魏於長虵川置長虵縣本漢隃麋縣東八里有隃麋澤殷麋虵皆一聲之轉疾言之爲殷徐言之爲隃麋爲長虵則殷亦鄂近地也乃薛氏釋殷爲也而郭氏讀如緊語助

西泠印社聚珍版 此書吳氏遽盦金石叢書

均失之宋鄭樵謂殷字始見詛楚文及秦斤則又未之考耳妊當爲任東平國有任城爲故任國太昊後風姓左傳任宿須句皆風姓也案此與鄂相去太遠春秋襄三十年鄭皇頡奔晉爲任大夫杜注晉地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任晉近王城當卽其處汲漢書新汲闕駟云本汲鄉也疑本周之伋地汲伋聲同段氏玉裁亦謂汲汲乃伋伋之段借案伋篆此拓作甬似庸春秋傳廬□侵庸及庸方城杜預注縣東有方城亭後漢書上庸屬漢中郡但諸拓皆作仵未能以

此拓爲定也似卽姒爲夏后氏封邑鄠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馬融書甘誓注云有扈姒姓之國是也似之爲姒猶妊之爲任隸續司農劉夫人碑任似爲某是其證析格伯云云者言析格伯此五邑之田也甸舊釋作旬今按此拓从田不从日定爲田字甸田也治也周書曰甸爾田安彼彼篆此拓作徇似逸字安逸甸殷者言安逸其土地甸殷其疆界亦通今从諸拓爲定甸殷者言格伯既安于彼乃甸治其畎畝殷正其疆界也殷下他本有乃糸零三字疑此挩之零

籀攷 五

西泠印社聚珍版 出睹史氏遯盦金石叢書

谷漢志零陽應劭云零水所出零爲水名地記洛水過五零陪尾零爲山名二處皆不相屬疑卽栗谷零栗聲相近（零音陵說文溧水史記作陵水劉氏亦謂陵溧零栗猶陵栗也）栗谷在漢鄠縣爲潦水（漢書作滻水坫云當作潦水）所出之谷杜木卽詩之土詩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漢杜陽屬右扶風是其地禺積古齋拓作禺此作禺左下多一筆舊釋爲禺丙兩字今按諸本形略同筆畫皆連屬決爲一字檢禺字字書所無初疑卽書嵎夷字嵎古文尚書作堣今文尚書作禺嵎似堣禺異文史記又作郁班書引韓詩郁夷爲右扶風地細審不然當以禺爲義內爲聲卽芮之別體芮又作汭以其近地之隅者爲禺以其近水之隈者爲汭詩大雅公劉芮鞫之卽韓詩作芮隗周禮注引作汭汭地里志右扶風汧下雍州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爲雍州弦蒲藪芮水出西北東入涇禺谷卽芮隗猶稱蒲谷弦谷也游萊斜亦地名游水經注淮水篇游水逕朐山利成羽山祝其計斤贛榆紀鄣故城東北入海攷所經並不到雍界古者水上流稱游淮別爲游汧別亦爲游蓋卽汧之別

籀攷 六

西泠印社聚珍版 出睹史氏遯盦金石叢書

流者也萊當爲萊古萊子國在青州域非其地鄭注王制云沮謂萊沛何氏謂草所生曰萊禹貢雍州沮水在岐西則萊爲沮之萊無疑斜欹識解爲湄最確湄鄙通古从邑从水之字多通用湄之爲鄙如澧水作灃波澤作陂皆是詩王錢于鄙毛云鄙地漢書鄙屬右扶風爲成國渠東北入蒙籠渠之地是卽水艸交爲湄處也東門鄙有東門襄仲晉有翼東門皆以東門名地此當指晉與鄠爲近從零谷已下至東門皆格伯所甸殷也建舊釋作書按積古齋拓作聿此

拓作㚔當是建字戠舊釋作誠今按此拓从音从戈甚明白定爲戠易朋盍簪虞作戠卽此字戠武者史氏名也立蒞也㝬積古齋拓作㚔朱彥甫器作㚔蓋作㚔此拓作㚔上从曰中从到火下从皿檢薛氏書叔夜鼎㝬作㚔形相若定爲㝬字鄭司農周禮注云㝬讀爲徽或曰㝬鼓之㝬二義皆通乃建史戠武立㝬者乃建設史官戠武新鑄器以血塗其㝬郤或立此器以表其徽識也㚔舊釋作䰜土二字細審篆文从䰜从土蓋一字疑鄉之別體鄉㲋也㲋簋猶薦簋

也保殷殷卽器名言當保此殷也用典格伯田者典鎮也主也言用主格伯所受之田如上文遣殷妊彼似是也銘末册字積古齋作㠯釋爲期訓斬在七行末稍低半格疑鑄器者移置此作㠯在八行銘末考商尊册作㠯形相近定爲册字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册者言保用此册命之田

書格伯殷銘玫釋後

右格伯殷銘玫釋余既鉤稽詳證頗有條緒錄以奉政建卿矣茲復出曹氏所藏拓本屬題竊按銘中邑田考之地里諸書皆有左證詳前釋唯格伯不知誰氏古者人臣有功受地賜則自有定限今觀零谷杜木等處且合宏農馮翊扶風河內廣平諸大郡而皆有其地幾幾乎盡岐以西而加廣焉矧雍岐爲周王業所基雖有大功亦不能以王畿之地賜人觀其事當是周賜秦襄公之地格當爲駱史記秦本紀秦自大駱生非子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

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孝於是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宣王以爲大夫誅西戎戎殺秦仲宣王乃召其子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邱并有之爲西垂大夫莊公卒其弟襄公代立犬戎與申侯伐周秦襄公將兵救周周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

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與誓封爵之銘中封邑事適相合稱駱伯者以其世居大駱犬邱之地故稱駱伯也竹書紀年平王元年辛未東徙雒邑秦伯從王入於成周是時同從王者晉侯仇衛侯和鄭伯掘突及秦襄公二年賜秦晉以邠岐之田（案邠岐之田唯賜秦不聞賜晉竹書蓋誤連之）此器卽紀周所賜之田唯其賜地遼廓各分器於其處故格伯敦傳於今者甚夥文皆大同小異據造器之年當是平王二年壬申是時王正在成周正月初吉癸子以長歷推之則得矣道光二十年八月中旬書

九 西泠印社聚珍版 出陸吳氏遯盦金石叢書

秋濤案前篇內已將屬廣平郡四字刪去則此篇內似亦當刪去廣平二字廣平本漢國後爲郡地去岐豐甚遠似非賜秦伯之地

窗睫巖銘攷釋

王及窗睫歸葢鑄其寶其萬年子二孫二永寶用貞

窗舊釋作舊今按篆文上从宀下从目字作窗卽眡之異體說文眡抒目也从爪目或體作扰作眡今按毛詩或春或揄許解字揄引作舀鄭注禮引作扰皆三家詩異文是揄舀扰眡爲一字睫舊釋作輔今按篆文左从妻右从由字作酋卽縌之異體說文縌腮也古田器也从酋妻聲窗睫皆以器命名此巖當是周匡王器匡王弟定王瑜王子捷瑜史記作瑜韋昭國語注作揄宋庠補音云本或作渝人表又作榆據此窗卽瑜瑜揄渝榆之正字春秋宣十五年王札子杜注王札子王子札也左傳作王子捷孔疏札捷一人公羊傳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何休

西泠印社聚珍版 出陸吳氏遯盦金石叢書

云天子之庶兄也札可通爲捷亦可通爲睫睫卽札捷之正字王及窗睫者是時定王未爲君與王子捷皆匡王之弟故皆稱名爲二人故言及也葢舊釋作牛馬二字今案篆文筆勢相連上从从中从𠂤下从鳥从隹同意卽葢字古祇作蓋後以二字合作鸛葢灌之省灌祭畢也言王及窗睫歸而祭灌於祖考鑄作寶器也或曰葢當爲羲卽犧之省歸與饋通歸羲者饋其犧牲如歸脤是也於義亦通器末一字當爲貞字貞卜也言永用以卜祭也

周孟姜簋攷釋

隹正月初吉丁亥鄀子𢦏擇其吉金用鑄其簋用媵孟姜丞其子二孫二永寶用之

案鄀子下一字當爲𢦏字𢦏从𢦚得聲義雲章𢦏作匽从壯从匚此作𣪊从妝从匚形相若定爲𢦏字古莊妝通用莊古文作𣪊妝古文作𣪊从士从女古時多互用鄀子𢦏者鄀子名𢦏也考許世次自文叔封於許九世至莊公其名見於左氏傳者有許男新臣許男業許男錫我許男甯許悼公買許世子止許男斯許男成而𢦏之名蓋不見于經傳云

周季奴鼎攷釋

中師父𠂤季奴始寶尊鼎其用享用孝于皇祖帶考用蘄眉壽無疆其子二孫二萬年永寶用享

案中當爲仲奴通作姬姬爲周姓故稱季姬始即姒古始姒通用字

㠯妘鼎攷釋

按弟五字左从虘右从木當是㠯字讀爲楚毛詩衣裳楚楚說文引作衣裳𧘇𧘇楚𧘇𧘇猷同聲通用說文楚叢木一名荊也楚爲木名故借爲㠯亦名爲荊皆从木得義也弟六字𢦏即楚姓說文妘祝融之後姓也籀文作𢦏㠯𢦏姬即楚妘姬無疑末一字㚔疑爲享永寶用享蓋鼎彝常語

王在宝尊銘攷釋

隹十有九年王在宝王姜命𠂤册𠂤安从句酉寘句𠂤具布揚王美休句用𠂤文考癸寶尊器

按此當是成王祭文王廟之器王在宝者宝即清廟中央之太室洛誥王入太室祼祼爲獻尸

禮尸尸獻而祭畢王祭將畢在宝行獻尸之禮故王姜得行祭禮而命作册也令命通𠂤安史氏名从或釋𠂤人人今按从人从二二人爲从定爲从字𠂤安从者从王姜在廟也酉或釋作伯伯今按从百从二二百爲酉定爲百字酉即奠之省文說文奠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醜酉寘者時召公助祭王以寘禮禮之書王寘殺禋咸假王寘謂諸侯助祭者禮記郊特牲諸侯爲寘灌用鬯鬯謂諸侯來朝王以寘禮禮之是諸侯有寘于天子之誼故稱寘也𠂤貝布揚王姜休

晉受王命以貝布揚王姜休也文考卽文王癸古彝器□□常語

鬯卣攷釋

陳壽卿藏器

壽卿曰㗊从宁中从米合盛米之義卣爲酒器而曰宁米者酒亦米所爲也如鬯爵皆从米也說文貯卽今俗囤字昂按从※之字與从米之字不同義※非專指米穀从※之字如囪鹵胄等字乃另有意義鬯又有他指非以米爲酒之

西泠印社聚珍版 山陰吳氏遯盦金石叢書

盛器而然盛酒之器如尊壺彝卑等制不一而足豈僅指鬯爲藏酒哉今之俗囤字卽說文之笔字籀也淮南子守其籀笔乃耑爲屯米之器貯不入由部獨附宁下者可知貯爲宁之所孳後又孳作貯也說文訓宁爲辨積物貯爲載盛米貯爲積也總之不外盛積之義豈積物獨不與乎抑米不得爲物乎殊不可易

廟形器攷釋

廟形中庚 子辛月形

元謂凡廟形口四面之堂也八八乃四堂之後相連之牆也卽考工記所謂白盛盛者城也

秋濤案此是代阮雲臺先生作

古銅直錢攷

儀徵相國太夫子出所藏積古齋鐘鼎款識并示以延光壺古銅及錢相值之數謹按古權不可攷今以漢鼎諸器求之孝成鼎文云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蓋一合鼎容三斗一合并重廿六斤（舊本作八誤）而宣和博古圖云容七升九合共重九斤好時供廚鼎文云長樂飼官二斤十

西泠印社聚珍版 山陰吳氏遯盦金石叢書

一兩又云今好時供廚金一斗鼎蓋重二斤十兩鼎容九升重九斤一兩而圖云容二升六合共重四斤定陶鼎文云定陶廟容十（當作一）斗共重九斤二兩而圖云容二升六合共重三斤統計漢之一斗約宋之二升六合而漢之三升約宋之一斤漢權之輕蓋與量同延光壺載銅二百斤直錢萬二千以漢志言粢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計之二百斤積七萬六千八百銖而漢通行五銖錢（鄭注周官外府亦云漢權五銖錢久行）計所直當得萬五千三百六十而云萬二千者

漢斤權輕小故銅數强而錢數弱今錢以庫平法碼秤之斤約百五十而漢斤當六十疑漢錢重於今錢抑知武帝時所鑄五銖世尚有傳度以建初尺逕一寸有輪郭較今錢尚弱一二分則非漢錢大於今錢實漢權輕於今權也以錢準錢其一斤蓋當今之五兩大半兩云又按公羊傳隱五年百金之魚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漢書食貨志亦云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直一千五百八十今據延光壺銅價知漢時金銀銅相值之數通率銀一斤抵銅五十八斤金一斤抵銀三斤三兩而抵銅一百六十斤有奇古書淪亡幸有漢壺可證吉金之有裨於考古也如是至史記言白金三品據如淳注雜鑄銀錫爲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十二曰重差小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則又銀品高低之不同耳道光十有七年冬十一月六日書于實事求是齋

曲成家銅錠攷

漢書王子侯表載曲成侯萬歲下注中山靖王子功臣表載曲成圉侯蠡達二皆得稱曲成家器當屬其一銘內鐙作錠說文錠鐙也鐙錠也二字相爲轉注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呂靜韻集無足曰鐙有足曰錠廣韻錠下亦云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鐙是錠鐙二字以有足無足爲別而丁度集韻四十六徑錠一曰豆屬有柎曰鐙無柎曰錠下復出錠字云鐙也上屬祭器下屬膏鐙其云有柎無柎與呂說互譌按禮記祭統鄭注鐙豆下跗也跗卽闌足博古圖所載王氏銅虹燭錠器亦有足則錠鐙皆有足云無足者非也禮經祭器皆言鐙其作錠者見于漢虹燭一器而後世膏鐙如建昭鐙竟甯鐙上林甘泉鐙亦皆作鐙不作錠鐙行而錠廢黃氏韻會云燈本作鐙錠中置火故謂之鐙則錠其本稱鐙其後起之稱許君錠列鐙前非無故也今考此器下有跗知錠鐙爲轉注義皆同

臨虞宮銅鐙攷 爲劉燕庭觀察題

臨虞宮銅鐙高二尺重十六斤四兩元延四年正月工張博造據武守令史實主解右尉賢省銘文如右臨虞宮闕元延四年爲漢成帝卽位

之二十四年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考工室又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七官令丞皆屬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爲考工其屬有九丞兩尉大官七丞昆臺五丞樂府三丞掖庭八丞鉤盾五丞兩尉漢時造器皆出考工臣瓚謂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者是此器所稱掾守令史主解右尉蓋皆考工屬官張博卽造器人姓名掾官不見於班表漢官儀司徒司空皆有掾正曰掾副曰屬公府亦有掾秩至六百石然則考工亦當有掾職

西泠印社聚珍版 山陰吳氏攟金石叢書

爲崇故居首表於考工屬有令丞無令史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此器成在更名之後令史或卽其官稱守者如今署事然表稱守京兆守少府漢官儀太常太祝之屬學事下有守舉事也右尉卽兩尉之一表各官屬每言掌某事續志則或言掌或言主主解右尉蓋主解此器之尉猶表稱主爵中尉其官卽上林苑均輸辨銅之類是也省蓋同相省察漢器如大官壺元康斗竟甯建昭諸鐙末皆言省是其例又按文言高二尺今以建初尺度之高二尺二寸弱則元延尺每尺又短建初尺一寸弱也

尉斗跋尾

前一篇乃沈西園先生作

文曰大和三年二月廿三日中尚方造銅慰人慰斗重卅四斤十二兩弟百六古以太和記年者二一爲曹魏明帝一爲後魏孝文帝皆有三年此字近漢隸定爲曹魏時物晉書職官志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尚方積古齋載永元雁足鐙款識卽有中尚方造之文蓋魏襲漢制晉又襲承魏制耳熨斗見帝王世紀及淮南許愼注御覽服用部引通俗文火斗曰熨是此器由來已久北堂書鈔服飾部引晉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人蓋熨人所以安斗首作饕餮獸不知何以名爲人古熨慰二字通用此又省火作尉博古考古諸圖皆不載此器惟紹興內府古器評中有漢熨斗一條云或曰刁斗非也蓋伸帛之器云云然則當日內府所藏但有熨斗而無熨人故不見款識因有刁斗之疑耳器重今權一十九斤每秤漢器一斤率得今權七兩有奇魏去漢未遠其輕重宜與漢權等道

西泠印社聚珍版 山陰吳氏攟金石叢書

光丁卯招搖指亥望後一日就李熙濤跋於恒山郡舍

說文火部尉从上案下也从尸又火以尉申繒也則尉斗其來已舊文本作尉別作熨其作慰者隋書李穆在并州奉熨斗於高祖曰願以熨安天下唐歐陽詹引說文曰尉畏也亦慰也从尸示寸（今說文挩此條）則尉亦有慰義故遂譌而爲慰或謂尉斗即鈷鉧（李時珍說）考玉篇鈷鉧小釜或謂尉斗即威斗漢書王莽傳威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製皆與此異慰人於書無

所考御覽引東宮舊事仍作金塗熨斗姑闕之以俟知者道光戊戌閏四月壬申朔書于實事求是齋

十九 西泠印社聚珍版 山陰吳氏遯盦金石叢書

漢竟甯雁足鐙跋尾（爲六舟僧題）

竟甯鐙舊爲青綠所掩譌傳作建安鐙儀徵師修積古齋鐘鼎款識時猶未見及故不之錄今爲六舟金石僧鋟剔氈印字字明媺能使千百年之物朗若列眉誠吉金中一大快事也其文則何君子貞釋之詳矣按鐙爲古者祭器專名說文燈錠也从金登聲儀禮宰右執鐙禮記祭統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注鐙豆下跗也跗說文作柎訓闌足是鐙本有柎之稱呂靜韻集謂無足曰鐙有足曰錠非是何休公羊傳注云豆祭器名狀如鐙鐙亦豆屬也後人因其式制爲膏鐙猶冒鐙爲名與祭器之鐙原爲二物徐氏鍇乃引尒疋瓦桓謂之鐙注即膏鐙楚辭所謂蘭膏明燭華鐙錯是以祭鐙爲膏鐙矣其實尒疋自主祭器言郭以膏鐙形狀略似禮器之鐙故以膏鐙釋之詩生民傳曰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登薦大羹（登說文作鐙器也讀若鐙同是登鐙通用之證）箋云祭天用瓦豆陶器尚質也毛氏謂瓦登亦唯用於祭天宗廟之器則范金爲之故其字从金說文以鐙次錠鑲之間其義可見若膏鐙之鐙不見於經賈公彥周禮司烜氏疏曰古者未有麻燭依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蜜飴灌之若今蠟燭然則古時用炬以人執之不用鐙（郭璞爾雅注曰古以人執燭後易之以鐙）說文苣束葦燒之是也祭鐙之鐙廣韻作甑膏鐙之鐙廣韻作燈集韻鐙或从火作燈韻會燈本作鐙錠中置燭故謂之鐙因而凡置膏者亦謂之鐙祭鐙

二十 西泠印社聚珍版 山陰吳氏遯盦金石叢書

膏鐙本一字後別以甄代祭鐙以燈代膏鐙而鐙專爲馬鐙字甄燈行而鐙之本義廢矣雁足鐙紕自宣帝擎以雁足益知鐙爲有柄猶略存禮器遺制傳于世者有黃龍鐙永始鐙建昭鐙永元鐙而建昭鐙載今陽平家畫一至三陽朔元年賜款識此鐙無之知彼以賜諸臣此爲宮中所用之器尤爲寶貴也

此銘惜未見何太史子貞考釋云何他日須全讀也通篇釋鐙字確贍之至弟爲弼注

周輈末金飾辨

西冷印社聚珍版 山陰吳氏遽盦金石叢書

朱建卿四門近得周輈末金飾拓本據後漢書輿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雲虡文畫輈黃金塗五末大貴人等文輈金塗五末五末徐廣云未詳疑謂前一轅及衡端轂頭此器以周尺度之長六寸四分博五寸一分正面兩端各有鑿背面橢下有小乳每橢各三乳四橢共十二乳定爲輈末金飾余謂輈末之飾徐闕無從辨證此器當是較非五末之末說文較車騎上曲銅也器上曲下隋象帶字形以銅爲之所以安車騎上正合許氏曲銅之訓詩猗重較兮重較卿士之車兩較上出軾者較較同在軾前人所倚者銘中三字建卿釋爲侶來馬余按疑到當是相車節三字古相多作盉車从兩人到向正人立車中之義象形兼會意也節从卩古卩通古者登車則有鸞和之音立視五蠲式視馬尾必相車節然後不內顧不親指銘於較較在軾前得以常目瞻視亦參前倚衡之意也若是輈末周禮國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去人遠古人顧不過轂輈末不當有銘卽以爲招驟馬輈所駕不必一定之馬於招字又無義

西冷印社聚珍版 山陰吳氏遽盦金石叢書

書册已收篋笥無從查檢爰卽肊見所及俟高明商之

籀經堂鐘鼎攷釋跋尾終

從游集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從游集 上下卷

峭帆樓刻行

趙经武署

從游集序

從游集者確菴子評次其門弟子之謌詩用以宣導志意攷論德業者也漢唐以來凡爲學者必有師專門名家各掇詩說而讀書肄業之法至宋之考亭西山爲大備元季則有吳萊立夫唱道於白麟溪宋景濂胡仲申爲高弟子悉得其蘊奥而景濂當洪武初自禁林歸浦陽方遜志執經來侍二坐歷四春秋學成而後去景濂送遜志之序以謂理學之淵源人文之絕續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庶數之變無不畢言極辨而會歸於大通蓋古人師資教學或源或委稟承古昔如此其不苟也自

儒林之傳分歧於儒家而古學一變自江門姚江之學側出於經術而古學再變於是乎封蔀之以制科之帖括爛亂之以剽賊之詞章舉世胥變爲俗學而江河之流不可復返矣確菴子獨抱遺經居今而稽古諸子彬彬文質括羽鏃礪當戎馬蹂躪之日處荒江茅屋之中衣裘襤如也劍佩鏘如也其稱詩也佚而不偷怨而不怒商歌羽音聲滿天地以是爲可樂而窮窮而老也率是而行古學可以興俗學可以絕先王之詩可以變而克正若猶是駢花儷葉以詞賦爲君子則靡靡者天下皆是而確菴子亦何樂乎有是哉余嘗尚論皇初當九

域飈迴三精霧塞之後中山開平以干戈汗馬蕩滌宇宙金華以黼黻文章繪畫日月其爲元功一也容刀璵璠陶鑄寧海麻衣碧血樹三百年節義之幟類宮之闕祀也祖亭其舍諸此則確菴子與諸子之責而余未能以極論也姑爲序於此以引其端歲在屠維大淵獻余月二十一日虞山蒙叟錢謙益謹序

從游集目錄

上卷

錢 嘏 顧 湄
李王煒 馮長武
瞿師周 瞿有仲
王 扑 王 攄

下卷

張溯顏 侯 榮
徐 釚 周鼎望
吳 遷 毛 褒
毛 袞 毛 表
毛天回 葉 裕
石 渶 杜 蘅
馮名佐 葉虞封
盛傳敏 陳大成
劉人琰 江龍震
龔張嶸 費 來
陳 遜 陳 遨
陳陸輿

太倉　陳瑚　言夏　輯

錢嘏　字子純號梅仙太倉人

吾門之中天資英妙能文章通古今者固不乏人而踐履篤實志乎聖賢之學必推梅仙昔李延平先生云吾得仲晦而學益進予與梅仙雖不能至窃向竢之矣即其制舉業已入作者之室而屢空晏如不以干祿動其心蓋所樂有甚於此也予料簡其言志草得若干首以之領袖諸子豈獨以其

詩歌也歟

立春

山曉侵簾碧輕寒不著身鳥聲風裏變草色雨中新汲水聽泉薄持杯覺酒醇遥知江上路先有採梅人

送文介石先生還滇南

十年書劍客天涯入夢家園萬里賒道在他鄉如故國身還絶域是中華湘江喜渡南流水庾嶺愁看北地花清淚豈因離別墮關山到處有悲笳

霜葉

萬物感秋盡寒林獨有情風來紅雨亂日炤錦堂明樓祇宜丹鳳栽應旁赤城莫將花比豔霜下更誰榮想見孤往之性一種

侍確菴師靜觀樓講學分得九青韻

儒冠野服共横經嶽峙淵清舊典型人守空言爲國寶天驚絶學動文星立殘寒雪心如醉坐向春風夢欲醒敢謂圜橋觀聽易靡靡聲裏一湘靈

秋夜憶瞿師周有仲

涼夜秋心迴懷人倚篳門露寒星欲雨天碧月移痕有酒堪遺世無詩不斷魂聞雞莫起舞人欲笑劉琨

同毛潛在登君山

緯繣河山目未窮關山風景涕無從頑民剩骨生新草公子孤墳失舊封滿地塵沙驚鼓角一江波浪卧魚龍當年百戰功何在回首空城恨幾重

澄江旅次和瞿有仲見寄

如紙孤城壓怒流長江爲尾海爲頭銅駝北望神州恨金虎南來故國愁樹豁雲中千艦出潮舁日腳萬山浮英雄壯業歸黄土忍把椒漿弔二侯

戚舍人宅有序

乙酉之變澄江拒守者三月城陷舍人闔門自焚死者二十一人手書於門曰皇明一門

殉難文華殿中書舍人戚勳號羽明之家復書壁云非能殉難爲死忠之臣實欲完髮以
仆大明鬼耳丙申夏余過澄江爲訪其故宅墨蹟如新堂中兩棺其一則舍人暨從死者十四人其一則繼妻侯氏妾程氏葉氏梁氏女三姐八姐九姐皆燼中餘骨也拜而哭之因賦長句

烽火江山急暮笳衣冠慟哭委泥沙昆明劫盡留餘燼金谷樓空舞落花一室新魂歸漢土千年厲鬼屬唐家淋漓墨蹟叢殘壁光燄猶爭日月華

拜延陵季子墓和壁間張正見韻

何處延陵墓輕舟江岸移橋通龍渡水松老鶴巢枝生死千金劍滄桑十字碑至今辭讓德草木亦能知

輓瞿稼軒先生

半壁長城痛陸沈忠名寧忍獨森森杜鵑血灑湘江碧精衛愁填滄海深諸葛生當延國祚睢陽死亦愧臣心英雄此日歸何處慟哭西臺有漢音

弔瞿生甫 有序

生甫之省親桂林也時南北阻絕乃徒步擔囊由浙入閩以病留於鄭之龍幕中者四月已而泛海航從南東而上風波險阻又十閱月始達廣西之仙回鎮而桂林已報陷矣遂倉皇偕一僧號清凝者從間道赴難復兩遇兵與清凝相失或曰病死又曰兵死遂不知所在嗚呼萬里省親不獲一見其痛何如生甫名元錞稼軒先生之次子而伯申之仲弟也

傳君蹤跡落天涯疑信難憑泣暮笳殘骨春生何地草故園花發別人家麻鞋萬里親安在石馬當年事已賒南北烽煙殊未見一燈殘火讀南華

蔚村尉遲公廟

何緣鄂國到河干綠字摩挲草際看祠廟獨存唐土地蓮花深護漢衣冠椒漿邨社春來早稻蟹江鄉亂後殘回首淩煙千古業靈旗風捲暮雲寒

顧湄 字伊人太倉人

纖簾先生之亡也伊人輟哭之後日經營窀穸竭誠致慎踰年而葬屬余作文表其墓四方門生故舊來會葬者越數百人皆感歎曰伊人眞孝子也少警敏英姿玉立有翩翩風雅之目著載菴集二

卷鏤板問世其佳句有云紅葉騷人路黃花處士家水煙寒作雨草木暗如山家貧輕別歲年少易逢春輕風翻白苧苦雨熟黃梅蝸生皆學篆鴨語互稱名虹影流雙澗蛙聲怒一池信馬吟詩花是路聽鷃攜酒草爲茵曬網影橫殘照落蹋車聲急暮煙微覩影方知天上月聞聲頓覺水邊風漁艇拍潮天上下酒旗橫屋路西東夜雨滴殘書蠹簡春風吹上紙鳶燈余最愛其清綺婉秀遠過元人

出門

早起出我門兩人猝相遇一人從南來一人從北去眼

前如萬里懷人渺何處出門還入門歎息門前樹

贈華天御先生

不作公車想衡茅意自寬授徒勤講學事母勸加餐南國悲王粲東山老謝安亂餘無剩物留得一壇寒

寄揆百唐墅館

蕭條孤館水茫茫作賦吟詩祇自忙古木無心歷寒暑亂鴉多事管興亡霜浮赤燒兵前屋月照青氈客底牀寥落天涯兄弟隔幾回春草夢池塘

贈興化李映碧廷尉

廣陵佳氣滿江關蘭署高風不可攀一代文章雄北海百年人物重東山田園每歎兵荒後歲月都消著述閒麥秀黍離渾自感故宮回首淚潺潺

夏日村居同唐在茲賦四首

欲往竟何適行吟白鷺田野橋低似岸村屋小於船水落魚苗長沙平燕尾連不嫌耕作苦笑語桔槔邊

不復游城市深居遠俗氛橐空搖餓鼠帷窄響飢蟲水氣升孤月煙光散薄雲故人多喪亂中夜讀遺文

客辭河朔飲人共竹林游筆硯經旬棄盤飧逐日謀清流容濯足矮屋禁搔頭何處堪乘興閒隨入市舟

春歸復夏暮幽思轉無涯魚戲搖殘芰蟬鳴過落花店

旗朝市酒村柝夜防瓜貧亦書生分何須話作家

毛補仲看山書屋

開門當遠岫詩思靄晴雲塔影樹中見水聲窗外聞曉漁雙槳出夜讀一燈分卽此稱幽絕高秋起雁羣

寄周子俶

九月秋將老憐君天一涯野煙衝屋亂山雨打門斜客子寒如水詩人瘦比花鳴蛩兼落葉無處不思家

白門王元倬孝廉見訪村居戲贈

柴門重繫孝廉船舉目滄桑異昔年夢斷長安雙鬢雪心悲建業二陵煙他鄉作客愁王粲舊國傳經老服虔

千里故人勞命駕追惟生死一潸然

秋日懷先大人及門諸子

一自干戈已杜門故人生死幾家存秋風瘦盡東陽骨羽君夜雨澆殘北海尊徵子白社孤蹤迷戰壘陽九青編遺憤見啼痕俊三側身天地頻興感落葉寒蟬總斷魂

暮春游望三首

一陂春漲浴沂天細路縈紆野寺邊羅綺香分煙樹樹桔槔聲動水田田鶯花久負登山展蝦菜新隨上市船荒僻喜無車馬跡綠陰門巷柳如綿

連朝風雨阻佳期又見春歸惱別離門掩綠楊陶令宅

夢回青草謝家池十千閒擲尊前酒一局忙爭紙上棋

玉笛數聲吹不到落花消息暗中知

舊國荒涼煙水空一雙新燕雨聲中長隄草發裙腰斷小港蛙喧鼓吹同應荅漸多詩有債破除難盡酒無功

獨憐年少東風裏不待詩成浪得窮

詠舊錢

看囊羞澀一錢深十載相違隔古今磨滅形神猶剩字周遭輪郭只虛心方圓尚與乾坤合興廢寧知歷數侵白水望遙應有讖五銖重見蜀中吟

鹿城謁龔安節祠

長松老檜歷殘碑安節高風尚可追故國冠裳沾涕淚荒郊祠廟識鬚眉遙知此日金川戰不愧當年傅浪椎

聞說帝京曾大索城門一慟有餘悲

雨窗書事寄梅仙有仲

水漲階除絕友朋數行殘淚復沾膺今年積潦三旬雨昨歲嚴寒十尺冰古墓松杉供戰艦荒原門巷掩漁燈書生志業成何事白日消磨米半升

客從閩歸得徐孝廉伯閻消息

天涯奔竄一茫然淪落風沙又十年已見形容隨世變尚留頂相獨身全西臺慟哭憐皐羽南國羈愁老仲宣

聞說連江多著述鐵函應有宋遺編

翼王荷百虹友月夜過訪村居無酒不能爲主詩以贈之

獨卧柴扉正索羣忽驚剝啄響寒雲殘花數點風前起遠笛一聲天外聞賴有林泉供把臂慚無尊酒對論文雙溪送別過橋去明月清光分贈君

哭補仲

依然門巷草萊深豈意沈痾遂到今兩袖啼痕兒女淚十年燈火弟兄心山窗月冷蛩初動書屋香消蠹漸侵猶記一枝持贈處海棠零落不堪尋補仲病中予曾以海棠一枝爲贈

葉九來見示蘭園詩卻寄

依然風物輞川游知爾清吟興未遒三徑落花狂似蝶一亭浮笠小於鷗煙簑水色朝登眺牧笛漁歌夜唱酬舊有吾家金粟老玉山曾此占風流

次韻苔唐在茲雨夜寄懷

蒿藜一徑野花香舊是君家世豸堂（在茲高曾皆爲御史）竹外曉煙遮敗屋門前秋水漫寒塘年催兵火都成幻日課兒童自作忙想得茅齋風雨夜一編清絕對匡牀

重九前一日書懷

蕭蕭落木響寒林擁褐空齋學苦吟澤國友朋連夜夢

天涯兄妹隔年心千家砧杵高城急兩岸漁牀極浦深白髮慈親老猶健板輿明月更登臨

春望

着處春光日正遲客心愁絕夢魂疲漁船風急惟聞槳酒市花深不見旗薄暝江村煙靄靄嫩寒山店樹離離登臨多少關情事說與傍人總未知

山塘有感

小艇常無酒空囊只有詩應憐歡會地都是別離時草暗雲千嶺花寒水一巵山塘經亂後又見幾人祠

同確菴師和梅村先生南中八詠（還四首）

鍾山

天開佳麗鬱龍蟠王氣嵯峨一旦空經歲已無椒薦酒春深徒有樹搖風山形龍虎懸游客陵址牛羊聚牧童帝業只今猶未盡白頭耆老話關中

臺城

廢堞頹墉一半存煙籠楊柳故宮門畫堂錦繡今無迹辱井臙脂舊有痕結綺不聞歌玉樹掖香誰復獻金尊茂弘最是傷情者閱盡興亡總斷魂

雞鳴寺

稜層孤閣駕憑虛策杖重登喪亂餘萬樹曉含新市井

五雲春壓故邱墟鐘聲寂寞迷僧舍嵐氣繽紛上客裾邂逅喜誌公遺迹在影堂高榜聖人書（寺壁有石刻高廟御書題寶誌公像）

功臣廟

廟食荒涼起暮哀神威灼爍壁間開雕戈畫戟成黃土石碣霜碑長綠苔羈旅難忘興廢感英雄空歎古今才漢家河北知誰在不及桐江一釣臺

秋日集張式似齋話舊（式似天如先生令嗣也）

翰墨文章異昔時亂餘重把故人巵一堂歡聚成佳話兩世交情抱遠思滿屋曉風吹木葉隔簾秋雨濕花枝傳家莫道無遺物開篋猶存萬卷詩

春感四首

夾岸垂楊對掩門十年投迹鳳凰村碧桃水面參差影
綠草裙腰斷續痕亂後索居三徑改貧來故物一氈存
側身天地逢多難細雨輕煙攬客魂

薄酒輕寒卻易醒少年愁絶鬢星星花無定種紅兼白
草不知名綠半青游子消魂南北堑送人離思短長亭
應憐世亂輕儒服莫漫相誇識一丁

吟得詩成未敢題薛蘿門巷竹窗低日消村店馬蹄雪
雨濕陂塘燕菊泥生死頓傷元稹子行藏欲問老萊妻
流鶯不管春來去飛入垂楊盡日啼

煙草溟濛又過時卻憐春盡轉相思苔痕澆壁寒如畫
花影橫窗瘦比詩夾岸小桃仙子洞隔隄修竹女郎祠
風流贏得裨癡絶愧我才非顧愷之

詠秋胡

慕色忘親解橐金登堂慚怨各相深秋胡不死胡妻死
方信男兒是負心

蔚村四首竹枝詞

大濱新水綠於苔澤國風和景物開村鼓喧闐春社散
尉遲廟裏做鬮來（相傳尉遲忠武爲此方土神每歲元宵村人至廟卜歲事謂之做鬮）

箬笠兒郎青苧娘蹋車打鼓鬧斜陽夜來七十二潭月照得荷花徹底香

村村無岸只通船婦女搖船載稻還四堰黃雲收穫好
社碑新置孝廉田（碓巷近置社田周急村民）

稻堆寒日下雞尖隱隱人聲出水南卻好村農卽漁父
岸脞纔築喚車潭

寄酬王元倬孝廉二首追和先織簾韻

十載生存離亂身一時忠孝表羣倫秦淮月白烏衣夜
錦水花紅杜宇春逃隱獨憐東海士移文空笑北山人
蓼莪廢後詩應少讀罷南陔集語更眞

陋巷曾過長者車蓬蒿又見塞園廬愁來著述青山在
老去功名白髮餘此日柏梁銅掌淚他年舊井鐵函書
西風搔首多惆悵渺渺天涯獨跂予

與有仲夜話卽事

慷慨如君膽氣雄憐予微尚亦相同大星爭月當天白
寒葉驕花向水紅渤海已無銜石馬上林空有繫書鴻
一檠燈火三更話聽到村雞耳欲聾

極目

極目關河客思饒秋山日落野蕭蕭一林花氣生殘雨
萬里江聲到暮潮每爲登臨滋涕淚亦嘗蹤跡寄漁樵
英雄消歇空形勝夜半神光射碧霄

即事寄虹友

竹窗孤擁思迢迢廿里南城帶水遙澤國青旗秋雨店寺門紅樹夕陽橋交深祇覺寒喧少名在何能毀譽消又是無端成久別坐聽征雁起歸潮

贈瞿大行叔獻

書劍雄風古學深多君高誼重儒林橫戈躍馬當年事築室耕田此日心萬里功名憐杜甫一時述作老陳琳中原北望頻搔首未許投閑卧漢陰

李王燁

字秋孫一字電觀太倉籍嘉定人

吾友侯紀原刻秬園會業爲秋孫序曰往者長蘅先生名滿天下識與不識皆稱之爲眞孝廉僧筏承籍家聲高韻絕俗風流彌茂曾幾何時而永嘉之末何氏殆無遺種於乎天之報施善人果何如哉秋孫以一孺孤僅而獲存予每默痛時乏程嬰趙孤之保全不易而秋孫能自植立於髫齔之年績學纘言力振墜緒爲人志尚簡素才思敏發尊師取友佩服雍和四方之士亟歎長蘅父子不亡也紀原之道秋孫若此秋孫少長於世父緇仲家緇仲豪宕不羈聲妓博弈喧呶滿座秋孫僅隔一垣靜處讀書不一窺目傷父之不得其死客於玉峯不忍歸其故里每一念至涕泣如雨一切剸割之物屏而弗食近復絕葷茹淡將求骸骨而不得則刺血畫像以葬其志苦矣吾聞長蘅先生之爲人誠信慷慨外通中介家雖貧稍贏則以分窮交寒士時時輕觥饌被放浪江湖之上今秋孫不治生產篤於氣誼與人言佳山水輒神爽飛動欲置身其閒何其似若祖也其詩抒寫懷抱天眞自得不失檀園家風又工爲古文嘗代予應酬之作覽者必歎賞莫知其爲捉刀也

侍碓菴師出郊看荷崇川宋子猶述海上事即席感懷

秋風初覺葛衣輕野外相過趁晚晴行聽郊原蛩蟋蟀坐看杯底現澄清難憑簨斗占天運聊托蓴鱸玩物情多難萬方愁極目小舟還許盪空明

上巳讌集呈吳梅村先生

廿載論交似斷鴻欣逢佳會一舟同時經烽火飄零後人在春風盪漾中乍放柳分輕重綠漸開花學淺深紅當年勝事稱吳越回首荒臺隱廢宮

丙申除夕作五除詩選四首

除夕何所除除夕先除愁予愁不易除歲去愁獨留沈憂媿明燭隅坐同楚囚婦翁苦見慰當杯聊勸酬易得一夕歡難窮千載謀撫今更追昔身世春雲浮

除夕何所除除夕先除傲浮沈十年閒轡矜致嫉媢歲暮一回顧途窮自嗟悼媢骨固喪節驕心亦違道眞實學道語柏酒味辛烈多飲殊煩躁不如膠牙餳一杯益疲耗後悟不足悔勉哉勵前操

除夕何所除除夕先除怠策功不自勤日月易遷改修鱗屢赴壑奔逝豈見待更閱幾歲除年華復誰在感時勵新業敦修若不逮去此猶無聞沈淪自危殆

除夕何所除除夕先除躁飲罷坐虛室爆竹起庭奧有聲不自喜焚身一何暴嘉祥逐靜厚禍變隨武疏稽少或任意縱橫恣顚倒壯年涉世網何可不自好鑒物凜危機警心愼勿蹈

和楊孟載梅杏桃李遙同顧伊人王虹友作

最稱精廬與梵宮冰壺融澈玉浮空喚回春色來天上打破春風入個中舒影寒潭遺我相傾心飛雪笑人叢綠毛幺鳳今何在一樹香雲對落鴻

紅顯白頰自嬋娟獨立閒庭帶曉煙梅後桃先輕置位蜂來蝶去總隨緣本無香性供清賞賴有鉛華絕可憐

占得上林春幾許人前着意露鮮妍

晴雲一樹倚春風拂柳臨溪相映濃洗面更須和雪豔助嬌徒自伴人紅也知高潔非時尚盡點臙脂照眼中

若許避秦應見托武陵音迹久空濛

瑤池宴罷郤飛來延竚空庭去復回淡蕩每逢禪客到清泠時映酒杯開疏窗日曉雲迴薄靜院風高玉蕚裁

世事悠悠似長夜可能倒燭照蒼苔觀其位置四花微分左右其腦中高潔氣象具見於此

褚琴言以越游詩投贈拈韻答之

相逢傾蓋在春和無意酬君喚奈何工句未從窮後得

勝情空復病中多見投佳什驚珠玉牽引開心入畫圖

記取門前盈砌水他時訪戴許經過

和葉九來蘭園詩次原韻有序

旅塵憔悴忍飢誦經空谷之中足音罕及丸

來葉子示予蘭園新詩詩中所譜風亭月榭

蘚徑澄波與夫崗巒之迴復林谷之幽翳修

廊映水飛樓疊雲實今日輞川也予志在隱

淪邱園自好獲此名跡助我勝情何能默默

於此葉子詩十章章五言八句格律嚴峻風

規遒上大巫在前不敢仰視予更爲六言以

次原韻自愧續貂矣

大雲堂

雲相堂中無有堂成偶傍雲開悠然見破人我不問浮雲去來一味閒醫傲病數樽酒老詩才深居不覺塵事靜對松風碧苔

唐亭

欲邀明月作客聊遣梅花候門竹影棋聲日午松濤鏡火黃昏坐忘殿角風動參破前溪月痕晤語古公陶穴客來共倒匏尊

小有居

笑看柳槐齊列羞聞鵲雀爭謀密葉梳風便夏深林貯月宜秋牀頭琴囊梵笈壁上鬼汀鶴洲王屋山中不逮誰人識破浮漚

據梧軒

水光迷柳常醉雲影扶樓欲飛桂院香風無隱檻庭雨氣霏微開簾細譯鶯語放艇輕邀月歸雙髻童開三徑草衣人扣柴扉

霞笠

不欲以幃名屋聊復將亭作巾折角常歌帶雨酒香新漉含春簷侵松色有致砌邊清波可人屢日登高不墜經時閒寂偏新

綠天徑

瘦影橫斜石砌寒梢徙倚江天子猷閒入吳地太守貧思涓川有節不隨俗態無心默寄前賢蕭疎自甘靜地愁對高槐暮蟬

樾閣

山空漸與天近境幻寧愁路窮松下唯留眼白溪頭誰遣花紅林泉自有位置花鳥曾無異同料理酒樽茶具相邀詩客禪翁

煙鬢樹

春暮雨滋嫩綠秋高風撼驚湍輕鰷游泳寒渚白鷺迴翔急灘人在深沈簾幕窗臨漂渺晴巒入盤杞菊爭餉出水芙蕖靜看

濠上

夢入仇池清遠家依何渚幽偏乘舟水月相盪舉網絲綸動天雨部庭中盤礴太虛空裏周旋秋江鼓棹聲杳竹屋鳴琴調圓

舒嘯

日穿槐影如簧月襯松花漸低心織焦琴作式舌耕雀硯堪犁棋同岩老下局茶倩和凝擊鼉孤黍涼風紫蠏

雙柑斗酒黃鸝

西田雜興爲王煙客先生賦次原韻

地遠囂塵應接稀偶延樵牧啟雙扉綠庭柳色琴書潤
入座荷香笑語微石丈忘機前客座龍孫離墍透牆圍
高齋竟日耽閒寂羽扇風前試葛衣

野外天空人事稀水雲深處露柴扉桐陰花落茶煙薄
蕉雨聲長鐙影微縛帚兩童無客擾撫琴四壁有山圍
閒心久被雲泉繞不待華山半臂衣

竹屋涼風冠履稀幸無剝啄到村扉食安菘韭嘗甘便
性癌煙覆示疾微七椀風流看茗戰百城南面坐書圍

年來絕意繁華事笑向花陰曬衲衣

雨中走訪歸元恭先生

高秋時序氣蕭森野外幽人荷笠尋十載亂離遲握手
一庭風雨對傾心陳劉主客牀誰辨孔李師資誼自深
出袖新詩多感遇知余憔悴到而今

送確菴師歸蔚村別後奉懷

寒山漠漠凍雲垂正是傷離悵別時久坐春風渾不覺
蹔違絳帳亦堪悲心依雁影隨征棹夢逐梅香繞舊籬
更媿先生臨別語紀綱同學屬劉彝

懷桴亭師

紺溪書閣對深宵燈火青熒笑語遲自抱羈愁親藥裹
獨留清夢侍吾師占星柳外風盈袖注易松閒月滿池
何日重過立寒雪坐遷琴策話庖犧

除夕

今宵何處覓良圖靜掩寒齋對一鑪烽火憂深驚爆竹
參苓效淺謝屠蘇藏鉤雖勝終成戲繫尾難遮竟欲徂
不是高門無鬼瞰草門未許贅桃符

元旦

耿耿星雲欲曙天推窗疎竹動浮煙風光入目看依舊
物候催人歎屢遷自笑癡獃無處賣久甘愚鈍不加鞭

朝來何事堪隨俗鑽取新榆煮石泉

意欲依徐元歎先生卜隱竹隖先貽詩問津

十載風塵久欲嗟偶思療疾借煙霞買山莫笑支公拙
斷事終愁尙子賒不向刻中圖美宅卻來北渚愛鄰家
天涯極目驚鼙鼓洗耳空山雨部蛙

偶客吳門張撝公攜酒過寓話月疊前韻

幽情無語只咨嗟獨立空庭送落霞月底忽聞攜酒至
客中應免向鄰賒蝶都浩渺眞難赴酒國安恬且當家
不及蟾蜍飛月窟深藏聊學井中蛙

次日典衣得酒仍呼撝公泥飲再疊前韻

強借清樽慰感嗟沽來美酒映流霞舉杯瀉月歡情劇
煮茗生濤逸興賒傲骨自難官麴部病軀漸可葬陶家
知君味道甘麤糲薄設鹽豉雜煮蛙

由寒泉乘兜輿至蓮花峯下天池入竹隖還登
石鼓峯口占紀事

行過竹隖又高岡入耳松風引興長漫道登臨多勝具
只緣泉石有膏肓詩隨境險何辭拙心與山空底用忙
遙對孤峯興百感日斜無語立蒼茫

渡楊林看桂舟行口號次陳子謙韻

年來喬木委荒煙行樂從時且達天陸地風波生較易
不如安穩坐溪船

詠桂寓感

香從玉露下江干影伴姮娥住廣寒未座黃裳自名貴
只今誰解隔屏看

爲李元又題扇上畫蘭

空谷蘭摧長艾蕭何端便面見丰標疎枝密葉從君畫
獨有清香未許描

絕句

煙角霜鐘起綠槐碧雲疎柳映樸臺巫山也是炎涼路
只許襄王擁騎來

揖公貽塵尾頌之以詩

此中無物自無塵拂拭何勞上座頻若道鞭牛須塵尾
借誰羊騎怒夫人

拚關僧舍二首簡葉子兆致諸社長 有序

燁客子寓民碌碌撫足比數山鹿野麋之性
志在栖心玄澹挫廉逃名若金龍前引繩杖
後驅豈陶弘景之所堪耶向爲亡友所誤致
暴其名於風塵既竊自悔昨非今是之念盟
心矢口豈忍自貪其言然燁所以硜硜若此
者實以世變流離遭逢多故性耽寂寞甘此
索居袁夏甫之土室謝客張仲蔚之蓬蒿不
翦時使之也孔仲珪之蛙吹自娛陸魯望之
杞根充餉性使之也沈麐士之織簾讀書陸
鴻漸之擊木慟哭命使之也燁與子兆同學
於夫子樂天知命遵時養晦是則燁之所以
不負師傳者而已若疑爲立門牆競標榜以
落落不屑之氣自爭雄長則鄉里販傭之故
志燁雖鄙劣亦嘗奉教於夫子豈肯以小丈
夫意態貽羞士林耶任昉有言其室則邇其
人甚遠古人之流風逸韻可思而不可卽者

往往若此煒心竊慕之獨恨志有餘而行不
逮不能希蹤古人爰賦七言長句二首聊以
見志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
蹇途未敢恃迂狂危慮紛縈靜更忙未作僧敲疑夜影
尚牽情夢畏晨光引杯舊史容青眼窺鏡疎梅供妙香
質劍市薪新未得杞根生嘲謨飢腸
晝長無事不窺園竹影松濤與晤言恥向塵中乘鬬虎
許從靜裏辨風幡折腰尚覺逢迎拙存舌終愁應對煩
垣幛不施慚阮籍耽閒聊復掩雙門

次韻丁鶴年暮春感懷

一窗飛絮坐閒身影共形神辨妄眞不惜卧游銷壯志
獨憑虛白靜浮塵元心自放還耽酒傲骨雖危未怕春
今日東風竟誰主誤他鶯燕去來頻

偶成

剩偈參來轉渺茫斷煙微靄夜初長蒲團不作風塵夢
消受人間一炷香

馮長武 字寶伯常熟人

寶伯父彥淵博物好古而死乙酉之難寶伯痛之
甚出篋中藏書自諸史百家旁及二氏鉤編誦數
手不釋卷嘗自歎曰父死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
焉爾吾父遺書萬卷吾不忍不讀亦猶此志也夫
爲人沈靜不苟言笑雖在稠人廣坐凝然獨遠家
貧傍水竹爲居耕田自給煙火裁通而已友愛二
弟多分約取有辟孟嘗之風爲昆湖毛氏外甥凡
汲古近刻校讐是正多出其手其詩窺見原本蔚
然深秀益其大父嗣宗先生以古學名重海內而
三子皆能詩虞人有三馮之目寶伯克傳其家學
宜其有聞如此

野眺

茫茫一望碧無瑕斷續村墟幾樹花鳥壓危枝臨釣艇
風欺疎葉露漁家田頭水急魚翻入岸腳泥崩樹半斜
最是畫工難畫處出門無礙竟天涯

幽居

幽居斟俗慮啟戶卽天涯乍雨無定水新晴多曉霞一
脊昌谷筍滿地邵平瓜草徑絶來客青袍覆落花

秋日四詠

秋色

鴻賓蛤化草初黃舉目山河已白藏小柿翻紅明遠岫
薄霜結露焰秋陽金波映水蒼葭動壁月穿雲紫桂香

青女何心妬顏色凋殘風景獨淒涼

秋聲

萬賴迎秋忽覺悲長宵寥落暗淒其一枝蟬噪露交下
千里砧聲心自知雲薄帶風穿樹散雁高銜月唳空遲
鳴蛩不住吟窗冷宋玉無端鬢已絲

秋影

殷雷滔暑曉來收爽爽晴空影欲流桐葉時通一片日
暝雲斜去半山秋帆迴遠浦清風緊花映高巖白露浮
獨立疎籬看月上縱橫藻荇亂瓊鉤

秋香

爽爽金風夜未央月宮迢遞桂荒涼煙籠菊蕊侵霜冷
露沃蘭芽出土香自是人閒饒馥郁豈知天上更芬芳
殘花敗草尋常味不及秋禾動夕陽

呈確菴師

得御經鋤久淳然太古初良田惟賴紙草帶可縈書萬
事燈前雨三閒花外廬漢秦都未曉甲子記應疎

題毛補仲看山書屋

地與心俱曠臨窗迥不凡遠山開曉霧斜水露風帆碧
樹村全隱彤雲日半銜茅簷何處是時有燕泥喃

讀史

竇融

獨守涼州俟漢音隗囂西逼子陽侵三年隴蜀無師到
幾負周公一片心

子胥

動地吳兵萬馬馳千年怨氣破荆時當時自盡平生事
是否從教異代知

重過澄江

君山慘淡草蕭蕭此日重經倍寂寥半夜江潮猶帶恨
一城殘骨未全消川原險峻憑忠魄甲第荒涼剩草苗
鼠雀更生金革盡人心方怨令狐潮

過城南故居

十二年前正亂離故巢傾覆乍分飛餘生不似遼東鶴
猶有人民未盡非

秋原雜興

無端心緒欲如何蕭瑟荒郊獨自過耕破田原曾甲第
拋殘崇骼爲兵戈畫橈秋水調羌管古廟西風覆女蘿
村落無聲禾黍靜暝雲輕掃夕陽多

猛虎行

慘雲長斂寒山黑尖風着體如刀逼斑身白額踞林中
飛廉颯颯假羽翼雷吼一聲天地驚狐威不振兎藏形

虬鬚壯士號勇猛徒手胃誇窟裏行素威未見心先戰
郤恨多傳搏虎名君不見漢苑異獸大如狗猛虎見之
不敢走

永懷

雨弟單兄勢似鐺堪嗟有硯不同耕辟包當日雖無媿
爭及田家一紫荆

夜坐吟

喔喔雞聲逗雨寒半生心緒恨無端青編多少興亡事
藜火通宵不忍看

崔師周

字師周常熟人

師周元初先生之孫而叔獻之子也與弟有仲同
學於余其人醇謹有至性尤篤友誼雖作十日別
必握手流涕語刺刺不自休生平不喜讀三唐以
後詩所著雲槐堂稿遭時之變流離世故自傷情
多覽其詞者誤以爲韋端己之作幾不復辨焉

道經敝樓

斷煙衰草見深秋日落橫塘古戍樓南北雲山天外出
東西湖水望中流丸泥昔障三吳險抔土今生故國愁
猶有當年舊村落數閒茅屋傍溪頭

初春寄錢梅仙

尋春獨立小溪邊風暗雲飛萬里天柳帶新愁含暮雨
山縈舊恨入寒煙關中總可容王猛江左何能老謝玄
一任乾坤幾灰燼片心終不逐時遷

寄有仲

一家骨肉半飄零作客年年恨未平阮籍苦無青眼日
馬良空擅白眉名魂消野鶴荒亭淚夢斷寒雞午夜聲
回首中原正多事莫教孤劍笑書生

雨日懷友

風雨春殘日他鄉倍慘悽鳴蛩當曉靜宿鳥帶煙棲樹
色藏雲綠雷聲入地低故人期未至寂寞似山雞

山塘二首

春色煙籠處處花層樓飛閣枕溪斜山頭一望參差塚
半是當年富貴家

絲柳垂絲映碧流吳山傍帶謝家樓屯雲佇雨千林黑
別處游人一段愁

月夜和馮寶伯韻

杯傾燭短夜冥冥月色無痕醉欲醒地近市城多犬吠
樹經霜雪半龍形一樽須湔賢人酒四海誰占處士星

世事不堪重惆悵九疑無計弔湘靈

經拂水山房有感

畫閣紅樓映習池柳隄飛絮絲絲垂雲生幽澗流新淚
草發春塘似昔時門戶衰殘羞鼠伏故交淪落絕狐悲
可憐孔座樽空後只剩游人幾首詩

晚晴

煙輕風細起微波雲葉分陰片片過村外斜陽明古木
溪邊殘雨灑枯荷與如草色因寒減愁似秋聲入暮多
三十餘年兩行淚可堪常對舊山河

余同家有仲卜居無地漫賦

煙霞漂渺野雲屯數里人家祇半存杜甫舊廬依北郭
陶公衰柳傍南村亂餘日月經秋慘愁裏山川入眼昏
到處危機秦網密不知何處有桃源

野望

溪頭獨立思紛紜入畫林園淡夕曛梅雨乍添三徑色
柳煙低結一池雲翻風鳥影長天沒傍樹人家帶水分
笛裏關山舊時月年年嘗雜鼓鼙聞

簡家伯申二首

滿眼愁牽一水長依依楊柳挂斜陽廢庭草發新春色
別徑花開舊日香破楚十年悲伍員報韓四海望張良
垂簾莫礙營巢燕猶自銜泥到畫梁

山川烽火上齊雲南北干戈空日尋海燕悽聲巢野木
塞鴻驚影落霜砧鄂侯舊志吞龍府杜甫新詩泣鳳林
此日人間更何事清風一榻半桐陰

月夜聞笛

獨坐東籬百感生一彎弓影傍孤城誰將金屋繁華色
吹入關山作笛聲

輓家姑丈王一士

玉碎蘭摧歎逝川典型何處覓前賢世情消盡生時趣
佛法聊爲死後緣（聊爲二字乃是深知佛理者事業尚留魚蠹稿生

涯惟有鼠殘氈嗟君大夢今方覺空令人間哭仲宣

雨窗憶梅仙有仲湖上二首

連綿風雨浸窗紗回首當年事事賒搖尾穽中原是虎
潛身井底豈如蛙靜參貝葉思成果閒閱蘭亭解放花
此日生涯何處是東籬栽遍邵平瓜

村村茅屋傍溪邊處處陰雲積曉天新麥綠添殘夜雨
垂楊青壓一池煙鐘鳴野渡藏孤寺人語中流繫釣船
遙憶隱湖春幌靜右軍書帖辭濤牋

憶寄馮賓伯

半簾新綠淡煙浮風雨飄零又一秋學道還宜因境得

課兒不獨爲家謀夢中槐國眞三窟醉裏雲溪更九州
莫把離騷擲江水楚懷西去不重游

哭王子方

一燈風雨夜夢子忽叩扉欲言復不言但云長別離家
貧情戚戚子幼語偲偲覺後心茫然竟日自生疑豈知
夢來日卽君長逝期腸隨九迴斷淚下千行齊薄雲淡
樹巔落日慘花枝獨坐一室中習習悲風吹憶君年少
日正余童稚時君髮已覆肩余髮未垂眉形骸兩不隔
意氣各相宜天地逢傾覆門戶同陵夷險阻境備嘗謀
望數每奇一入他人門僮僕交口嗤頃刻生萬狀舉動

悔吝隨惟我不子怪惟子不我欺周旋三十年心性如
嬰兒爾我兩三人終身諒若斯孰知大化盡君去不復
追昔吾好大言矢志在邊陲君謂是迂闊履高身必危
有田二十畝有屋臨前池半以待賓客半以奉庭闈終
身守吾志可以樂年耆余乃啞然笑笑子意何卑豈知
兩無成覺君更慘悽父母相繼死弱妹病空幃孤兒已
失怙不知寒與飢兩弟尙無家抱影飽黎葵骨肉盡如
此生死總難支我言重君戚君言重我悲君年三十五
吾少君二期日月從此往存亡豈預知君兒雖可惜忽
復傷心脾同輩尙有人不患食與衣君葬先人側魂魄
當安茲悠悠長夜臺晤會從此辭君生實煩苦反覺死
可怡未識九泉下貧富更何如道義骨肉自然情眞語摯

秋興三首

山帶秋光壓暮城碧溪淸淺綵雲輕聽鶯故樹邊笳咽
墜鼠高樓塞角鳴東府衣冠皆舊裔西臺慟哭只書生
枝頭狂鳥空啼怨可是居庸杜宇聲
西蜀東吳骨未收管絃日日醉神州五侯妓女新疆口
小殿妖姬舊使頭學士手調白玉琯歌童腰繫紫雲裯
宴餘凝碧誰承寵盡道劉家花見羞
聞道咸陽勝洛陽三千歌舞列阿房金階控鶴朝鸚鵡

玉帳盤龍當鳳凰楊柳笛中調北曲芙蓉殿裏演西廂
聲飛白雪寒風慘散作人間六月霜

瞿有仲 字有仲常熟人

有仲才雄而志放與人交嘗訥訥然不出一語對
知己則汩汩辨論風發泉湧驚其座人平居好讀
史每遇國家治亂興亡之際人物消長之關兵機
成敗之迹輒廢卷叫呼或歌或哭人不知其何所
爲也其博聞强記余不能及其爲文沈酣古今汎
濫百氏兼有左國班馬韓歐諸大家之勝家甚貧

不喜治生產一飯能盡二三升啖不托可一盂嚼
青梅百顆而齒牙不撓其傀儡牢愁無聊不平之
蘊時發爲詩歌淋漓數千言倚天拔地縱之橫之
得意而止梅仙嘗序其集以爲高華如日映霞燁
迅快如兎起鶻落排宕如漁陽之鼓法律如細柳
之軍嫵媚如芙蓉出水韻致天然悲壯如裂石崩
厓風雨忽至殊狀異態紛紜雜起汪洋浩蕩不可
端倪盍梅仙交有仲最篤而知之最深故工於形
似若此嗟乎有仲足不出戶庭而有澄清四海之
心家徒壁立而有千金不盼之志有曼倩陵轢卿

相之氣而不遇漢武有太白鑒別英雄之識而無
郭子儀身愈窮而詩愈工使詩能窮人我恐有仲
之窮其未易瘳也

鈞天樂

蒼天暫死黃天生高會瑤臺觴百神天鼓淵淵天樂迎
酒行未半召玉眞霓裳舞罷齊吹笙我忽乘雲足躡星
翻然騰身入青冥小臣舞蹈伏椒庭帝顧不識言何人
拜手稽首竭悃誠臣有疑焉欲上陳不敢觸忌談當今
畧述伏羲神農前後一二事帝請爲我側耳聽天得一
而長清地得一而長寧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形成以
來只此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八十二年耳胡爲爲皇爲
帝爲殷爲夏爲周爲秦之紛紜祇因盤古化一身目爲
日月氣爲雲血液江湖聲雷霆肌肉田土髮星辰蟲蟲
因風揚沙塵散飛六合成黎黔女媧更多事鍊石補西
棚尚曰人民少摶土復引繩當時氣象猶含淳蒼頡無
端制篆文混沌忽開天地驚鬼母嗷嗷夜夜聲遂使千
古鏤心嘔血雕肝刻腎以塡祖龍之坑枯草可徵死龜
可靈伏羲復從而圖天畫地鉤陰剖陽以鑿鴻濛之機
心機心成坑史焚玄玄不得不談兵風雲蛇鳥日紛紛
白帝不得不城城築愁築怨聲轟轟非攻卽守非伐卽

侵父哭其子母棄其嬰遙望燕然磧石纍纍白骨齊邱
陵天居至高心至仁見之寧不悲以辛臣有語高且平
臣有策奇而經何不亘天地而一君何不亘天地而一
民人不生而不死國無亡而無興玉蟾不缺若木時明
忘升沈而匪夜欽霜雪而如春不識字而塊然全眞不
知兵而頹乎全形安適野之悶悶樂草木之青青寧非
人世絕其經營天亦於此省其紛更冰桃無開落蓬萊
無淺深翟犬何爲夢賜趙鶉首何爲悞錫秦臣言未既
帝不應笑顧左右彈風箏箏聲嘈嘈歌盈盈鯨鐘虎簴
鏗鏘鳴臣欲再言如無聞叩頭伏階流血爭帝言吾子

且休爭此事非常朕不能朕且盡朕今日樂蒼天復生
爲子行一肚皮磊砢發此奇思可與青田二鬼詩伯仲

桃花源行

晉有桃源人自言昔避秦避秦六百年超然隔世塵漁
郎不得路至今無問津余讀楚志譜其地圖視三十里
有二東帶沙雞南障山桃花零落苔空翠昔人避迹只
此閒武陵太守何茫然或曰桃源此非是漁人所見皆
神仙人生恰似釜中蝗釜底火然逃何處大者抱頭焦
小者糜爛死只有豪傑如飛龍昂鬐鼓甲凌雲中奴驅
雷車鞭電策霹靂一聲四海空君不見大梁張孺子袖

裏鐵錐大如斗秦王膽落博浪沙大索十日無所有躡
足附耳兩三言亡秦亡項如反手挈得河山付別人翩
然辟穀尋黃叟又不見豐沛劉布衣手提三尺入咸陽
重瞳瞋目一咤叱立坑廿萬燒阿房乃知祖龍不足避
世不大亂不大治斬蛇有劍屠有刀綺園甪里非人豪

醉後放歌贈錢子梅仙兼示馮子賓伯

錢子不肯臣天子家住玉峯七十二潭裏錢子不肯友
諸侯跡寄琴川之東面山傍水目耕樓樓中重布三經
席紫霞高冠白雲屐手搖筆尋鉅如椽鴉兒大字灑落
淋漓滿窗壁同時偕隱余與馮非熊非熊釣湖東湖東
主人賢好客客坐常滿酒不空坐中惟余不勝酒大白
平吞七八斗主人目瞠不能言平生見有此客否酒酣
慷慨氣無前悲歌擊筑呼青蓮丈夫如此亦快意行見
五侯七貴傴僂俯仰殊可憐心化天地鑪智擘造化駢
恐有長頸人挽我五湖船恐有大耳傑惱我隆中眠蓬
萊弱水路只三萬里二子其能從余長嘯凌雲煙

憶家君十首 錄一首

之楚復之粵傷心念老親六千里外客五十歲餘身夜
月隨孤影秋風逐塞塵總懸如斗印爭似在家貧

塞上曲

胡笳吹徹駐雲飛百萬征人淚濕衣夢裏不知軍禁重
相思一夜盡逃歸

讀桃花源記

占得深山避俗囂白雲爲侶樹爲巢比來幾被漁郎誤
屬付臨流莫種桃

登樓晚眺

雲接山峯入漢橫山連雲影壓孤城草頭螢亂點秋水
牆角蟬高咽暮晴三戶有人悲楚國八公無鶴郤秦兵
只今風景堪愁絕其奈鄉關月更明

與錢梅仙談家生甫事梅仙作詩紀之次韻志

感

死生萬里各天涯明月淒風咽暮笳精衛海邊汝有國杜鵑聲裏我無家秋經湘水魂難喚天到西臺哭亦賒歸鶴總看城郭在是非何處辨京華

簡送李生芝歸揚州

計君何日到揚州城是人非總足愁得勝河邊今舊雨迎恩橋下淺深流悲笳月浸王孫草戰馬風寒帝子樓庾信近來無限恨一緘寄淚哭江頭

過敵樓有感和大兄

丸泥空有戍樓名草蔓藤牽堞已平滿徑牛羊寒蕨盡

一羣烏雀暮煙橫蟠西山峙連天險直北波流入地聲往迹茫茫不可問漫同新柳泣金城

狂歌示內

汝雖不識字亦知南與西汝雖不讀史亦記楚與齊南有南威著南國西有西子居西溪南威適際昇平時宮中埋沒芙蓉姿西施十年謀沼吳功名赫赫隨鴟夷楚之鄭袖寵冠楚地入咸陽君王虜何如郤詹偕灌園青山爲家白雲侶況有辟纑妻自向烏陵栖不作焚身象甘同斷尾雞世閒榮辱何紛紛我豈忘世兼忘身才畧不樂離亂用志氣難爲蟣蝨臣文敵班揚駕曹陸藹藹

落筆空春雲立談治亂斷今古胸羅十七史紛綸風雨茅茨壁四立林筍野蔬供夕晨或作短章忤魚目或陳奇策披龍鱗有時牢愁仰天嘯劃然一聲驚比鄰有嫂幸非季子嫂貂裘再三傲於秦有妻不是買臣妻浩浩落落途歌薪英雄貧賤十有七貧賤如我百無一平生欲汝希孟光喜汝小字呼爾逸無衣無褐忍過冬一瓢一飯飽終日我今對汝歌且呼汝爲擊缶賡烏烏卿生知齊一饑烹不如爛醉高陽徒李斯既作倉中鼠牽犬東門可得乎丈夫富貴固自有市裏橋邊多屠狗鼓刀捲鉤挾素書封侯封王如反手天下并無嫂罵人綺園

且作山中叟

代內荅

妾雖不識字亦知東與北妾雖不讀史亦識楚與蜀東方曼倩智絕羣一談一笑旁無人割肉君前遺細君北海之北孔與李李邕英豪世無比文舉九歲登龍門風生滿座傾江水君不能學韓王帶劍楚水濱志吞鯨鯤垂絲綸一朝捲釣從隆準風靡燕趙定三秦君不能學臨邛滌器犢鼻褌指無談虛飄凌雲狗監一言動天子負矢獻酒驚王孫世有五福君有幾終日呶呶北窗裏萬詞不值半囊錢百字難易一粥米自言落筆走珠璣

慈親不飽嬌兒啼自言胸肺成錦繡襟肘百結妻敝綈
侏儒區區拾青紫巍然七尺飢欲死平生爲儒舉世輕
空爲詩書供驅使嗟哉春風亦世情草木得意煙光明
嗷嗷栖栖神旭旭坐見時序愁中更愁中時序朱成碧
青峯層層萬山隔呼童沽酒醉桐陰羞澀囊空空歎息
孤月澄清河漢秋北斗錯落橫高樓樓中有人淚霑臆
遠山蹙斷青鸞愁況復飛空亂白雪玉顏金粟冰肌裂
君多衣食走四方青燈寒夢魂欲絕君今爲妾歌五噫
妾爲君賡萬憤詞長安富貴纍纍是何必工文絕世奇
握君手酌君酒神龍失水不如蝦驊騮拳跼小於狗不

見哥舒青海夜帶刀肘懸金印大如斗不見鄺其瞋目
主人前儒生何似高陽酒燒郤筆硯焚詩書丈夫富貴
固自有 二詩自譬自嘲無聊之極所謂悲歌可當痛哭

次和家師周野望

殘霞散作一溪煙荒岸橋低不礙船野闊雲光平接樹
潭空魚影倒依天半籬花伴鋤瓜陌三徑鶯催種秫田
未遂平生邱壑願擬溝池水曲成泉

登雙蓮閣

懷今感昔思紛紛獨憑危欄望楚氛風腳化鵬都擊水
山腰如馬半騎雲落霞依樹天邊盡殘日隨流野渡分
身世自慚巢幕燕不知何處玉京墳

讀史雜詠二十首

癸巳夏讀書隱湖之濱上下四千餘年而歎
天下有婦人無男子益自古以然也予興大
丈夫也戰國功名竟歸妾婦淮陰將略也兒
女詐之武侯王佐才也巾幗抗之三子且然
更復何云爰占絕句聊以志感

風靜煙輕波浪平澧蘭秋到更含情楚江亘古嘗如此
一遇湘娥便得名

烽火連天炤狄泉周王宮裏一嫣然儻能買得常開口
九點山河值幾錢

二十餘年謀沼吳臺焚宮火泛西湖祇因西子情難斷
不惜捐軀爲越圖

履蹻羸縢東鄙臣縱橫天下擯强鄰當年若使無妻嫂
六國黃金肯與人

公子威名天下驚竊符奪將郤秦兵夷門縱有三千客
不是如姬功不成

平生酒色號爲狂七十餘城一日降綿蕞儒臣滿稷下
曾將尺土報君王

楚帳悲歌泣鬼神五年王覇等風塵山東義士皆降漢

從死烏江一美人
挫絃百萬鳥齊鳴雲壓平城城欲平畫一美人能卻敵
可知眉頓也多情
學仙何事不長年仿彿珊珊拭淚顏自是李夫人去後
武王久已厭人間
兀兀窮年賦子虛室懸壁立病相如君王未動淩雲想
先有佳人顧草廬
謀臣如雨將如雲磧裏燕然百萬軍一呼韓邪齊束手
和戎勝策在昭君
除狼得虎敢貪天海內英雄盡著鞭十八諸侯關撼動

奇功畢竟讓貂蟬
持兜奪槊卸銀鎚破膽孫郎戰正酣不是大喬傾國色
少年何事下江南
飲酒華堂興未闌歌姬曲誤轉頭看周郎不爲銅臺恨
赤壁何心燒阿瞞
東山攜妓恣遨游別墅園棋賭勝籌百萬氏胡連夜走
中興相業是風流
古今未有不亡家何事爭寵張麗華半壁江南更幾主
獨留一曲後庭花
揚州三月蕩樓船柳岸桃隄宮女牽忍得絳仙充殿腳
阿嬡頭頸更垂憐
寄語殷勤謝上皇馬嵬往事不須傷此身已許同生願
相別無多相見長
城破揮師待淑妃晚妝才罷步蓮遲行仁徐偃原亡國
贏得軍前殺一圍
平生坎坷半因文心鹿魂雞誰弔君不合時宜蘇學士
知心只有一朝雲

讀史再詠二十首

有仲以讀史雜詠呈確菴師師頷之既而曰
託興雖深詞不軌正諷一勸百恐誤後人爲
仲縱談古今揚摧成敗俯垂和言蓋賦詩之
中義兼講學也仲不自揣復取前詠悉矯正
之庶引申師說託於反三之意云爾

帝子謳思亘九州非關嫋嫋洞庭秋無端幾點嬋娟淚
流出湘江萬古愁
胡馬紛紛犯九邊山川處處避烽煙忍將萬戶千門哭
博得宮中一粲然
六百餘年爭霸吳傷心麋鹿走姑蘇三江究爲誰人破
莫帶西施玷五湖
二頃田蕪不肯鋤爲慚兒女讀陰符當年購賊臨淄市

白璧黃金有也無
十萬雄兵京索閒單車奪將救邯鄲君王卧內符能竊
破舌傾城值恁難
慷慨單車伏軾驅破人家國豈貞圖疎狂骨醉齊王鼎
成得高陽一酒徒
百戰英雄不到頭悲歌一曲數行愁當年亞父歸何處
空對虞姬泣楚囚
白登奇計畫蛾眉賺得匈奴一角師莫笑閼氏多妬寵
漢宮人彘更堪悲
金屋無人魂欲消雲車羽仗致嬌嬈單于臺下燕然北

白骨如山何處招
綽約芙蓉賣治容當艫滌器玷臨邛遠山宛竟難消渴
更動君王禪岱宗
一曲琵琶倚馬鞍金鞭隔袖擁貂冠長門總怨君恩薄
何忍雙蛾伴呼韓
四海英雄已合縱漫憑女子一時功王公算事多無濟
誤國非關殺蔡邕
雄傑紛紛逐鹿場看家小堚最先亡許昌未襲荊州失
果信佳人是不祥
英雄按劍聚東吳萬里長江資覇圖銅雀臺成何足恨
漢家宮闕半樵蘇
山木爲兵朱序麾偶邀天福走秦師中原全局渾無著
殘角何心更賭棋
結綺臨春王氣消肯將帝業換嬌嬈可憐玉樹後庭曲
翻作黃塵阜英謠
天子風流不保身迷樓寂寞洛陽春蛾眉个个承恩澤
再結同心別贈人
芙蓉帳裏貯花顏絲管紛紛晝夜閒一曲霓裳歌不了
羽書飛報破秦關
連鑣並馬打圍歸橫抱琵琶脫舞衣願得死生同一處
不知若个代王妃
御敕金蓮歸院時奇才曾受兩朝知君恩感泣無時報
甘伴紅妝鬬小詞前用訴諧後歸正則淳于髡倩之舌也

風雨贈庭前石榴戲用石醋醋罵座事
石醋醋慣罵座緋衣年少最風流新妝斜倚珊瑚樹諸
家女兒共酒鍾團團琥珀猩脣融十八阿姨太無賴翻
杯染濕榴裙紅紅裙濕紅顏怒恃著嬌癡那讓人波橫
山蹙語絮絮語絮絮淚潸潸豔光燒郤羣雲鬢寧甘紅
玉階前碎不肯低頭媚飾嬌封姨拂袖氣咄咄走鞭阿
香驅列缺誰識洛陽處士家高懸朱旛圖日月

寄閨戲效玉臺體

君心如柳絮妾意似蠶絲柳絮隨風落蠶絲無斷時

偶談舊事慨然有感口號寄師周

春風翦花花成雪月光浸濕階前葉是夜歡娛同酒杯
年少如君眞奇絕吳姬十五琉璃鍾一團紅玉映芙蓉
黃金買得新翻曲逐手先輸珠十斛餘歌嫋嫋情依依
梁間自繞行雲飛不信廣寒何所有騰身欲上飛空梯
此時大醉猶呼酒座中笑臉齊回首風流居然杜牧前
癡狂肯讓張顛後回思此事已廿年余髮未結君垂肩
倏忽五千四百日茫如曉樹迷寒煙君今寄跡客館裏

余坐湖頭看活水虎爭龍戰血中原袖手誰能老博士
兀兀窮探萬卷書出無車馬食無魚兩生果然不知變
何怪赤精溲腐儒男兒自號人中虎喜吞西江怒觸柱
樓頭長嘯北走胡市門乞食南亡楚我爲君拂頭上霜
君爲我磨鐵石腸狹巾投筆鎚穿硯據鞍曳足酣戰場
武夫本是侯王種提頭飲血神骨聳左手據圖右刎喉
差强咄咄書空愁君不見燕頷虎頸扶風侯

白茆江濱地名鮎魚口有老人異端生角賦此

志異

歲次乙未正月朔老人鼻端忽生角朱雲何由肆舌鋒
匠石孰能運斤斲儒生漫執五行書孝景七國窺京師
建封非復漢家制山東誰更搖牙旗京房占云下向上
專權弄政罪宰相宰相當今哲且明詔諧嬉戲誰狠抗
最似楊堅初生墮地時又如鄭獬夢浴黃龍池斬然已
驚頭嶽惜乎不見麟離離王侯將相雖無種誰足當
此滋吾疑吾今扣角重歔欷天道茫茫人豈知燕丹太
息馬垂異賢者夷傷雞示奇或曰角者是兵象安知世
外無奇兒奇兒不從儕輩出且從世外甘伏匿試望陳
倉起赤光化爲雄雉飛南陽我亦搏風變鵬鳥扶搖直
上角如羊

擬元宮詞二十首

西迎皇后貯朝陽六院宮妃盡改妝罟罟珠冠狐尾白
絲絲纓絡綠椎長
妖姬舞罷笑嫣然半折腰肢最可憐自恃近來新寵
奪人金管學呼煙
玉殿秋涼醉聖奴芙蓉新液足銀壺內官宣喚無他事
敕賜西涼打剌酥
繁星燦燦逼窗紗宮女三千豔似花七寶牀前齊打扮
平明隨輦接那摩
鋪張大內講金經大小諸王合掌聽親徹御前牛馬乳

宮娥擡進飯西僧
飛殘龍笛抱琵琶搖曳春生玉樹花新受伽璘祕密戒
四行十六舞天魔
揚州新進董雲陽妙舞清歌染御香天子愛看新樂府
別開小殿演西廂
玉階樹影晝沈沈春日初長花氣深鸚鵡簾前新捲舌
向人學得上都音
軍從海子擊球歸傳令宮中教打圍三百梨園齊結束
黑貂錦帽只僧衣（只僧衣華言一色衣也）
芙蓉殿裏調宮商劉堯歌喉合鳳凰厭聽邊聲阿剌剌

教翻南曲唱崑腔
歌殘舞罷不勝愴日月宮中月二更中使傳呼宣學士
金蓮燈下譜新聲
君王馳射上林中宮嬪戎裝鞚鞿從柳葉玉鞭金縷帶
桃花騮馬寶琱弓
霓裳廣樂奏平臺歌舞場中選妙才夜半大家單騎出
馬頭橫抱董君回
親詢詞臣妾幾何皇恩特賜置青娥拜辭引得天顏動
劇笑元齡怕老婆
寶樹樓前香霧寒宮中無事不成歡傾城一曲當天意
立拜延年三品官
團龍錦黑緩貂黃敕賜宮監一樣妝侍讀詞臣拱手立
不知若箇是君王
窈窈長門落月遲海棠斜掛一鸞絲羊車隱隱知何處
無礙宮中演撰兒
松煙銅雀群牋紅戲學題籤墨未濃齊訝高麗書法好
君王何事九成宮
避暑君王走上邦如雲旌旆碧油幢前軍已屆羊皮渡
玉輦纔過鴨綠江
宮妃隨駕過遼陽馬上曹騰不整妝水著葉風浮鴨綠

天從沙漠染鵝黃

簡寄陳子謙子莊

春半春光不到庭連天雨雪晝冥冥烏盤殘雪添窗白
雨曳零雲壓樹青有肉豈能貧孺子無山何處卧瞿硎
離情更覺登樓遠歷亂鷗羣點暮汀

荅顧伊人見贈之作

湖光漠漠水連樓春意蕭騷淡似秋山勢壓雲迷野燒
花情入雨暗邊愁遠東事業師龍尾（予與伊人同學於唯菴師師講學猶世人目爲管幼安）江左風流屬虎頭一卷殘書一釣竹肯憑王
朔話封侯（伊人寄余詩有書生窮骨相舉竟不封侯句）

擬古四首

平明入城市車馬何田田驅呼中貴來辟易不敢前紫
燕黃金絡高揚白玉鞭旌旗搖日月冠蓋走雲煙借問
此何誰了知李延年昨日降手敕邀之醉酌天感此空
歎息歎息復曠然咄哉執轡徒白首卧太玄

漢季夷光哀鵝羣飛蔽日君王善洞簫宮中爭鼓瑟梨
園三百人進而加諸膝一曲璧十雙再舞帛萬匹爵並
列九卿秩中二千石壯哉麒麟徵俄成嘯歌室晚進雲
陽子顧盼傾城色灼灼豔桃李咳唾落珠璣洗沐不肯

出晝籍天子祛大第連北闕祕器錫珠襦諸王伏道謁
三公趨下車阿誰不識務叩階數上書帝笑顧董賢位
禪汝何如

一叟攜兒來哀哀淚如雨我行忽問之心摧不成語曾
無一枝桑稅帛供衣裘曾無一畝稻誅米實倉箱前年
鬻老妻去年賣弱女未填溝壑身相依只此覽顧我髮
如絲顧此口尚乳哀哀撫我兒何忍遽別離嚙彼枝上
鳥猶知孝與慈人豈不如此苛政猛於虎三石致一石
猶云未滿簿生割普天肉徒滋太倉腐大運知奈何喪
亂疑終古明年儻得死誰與一鍬土一語一回啼泣盡
血繼垂聽者千百人咸動家室悲憮然相謂曰從此可
逝矣東睇蓬萊宮漫漫但煙水

羽檄飛都縣喧呼將南征鼙鼓動地來村犬鬨鬨聲水
濱不可問荆棘生都城絶騎驚流電鳴鏑亂奔星拆屋
爲馬槽驅人立兵營苜蓿供河側茫茫與雲平牛馬散
四郊千里無人行鼪獵游如龍割鮮餐若虎置酒日高
會徵歌奏小部婦女馬上啼嬰兒棄頭舞而民竟何辜
遭此亂離苦東西南北閒俯仰無樂土田橫五百客蒼
茫隱水中荆楚存三戶蜀蹄江之東張翁執牙籌何時
下一算有夜登邱呼明年齊有亂

夏夜忽傳王子方死雖不可信亦可感也獨坐

徘徊淚數行下擬寄二首

道途消息是誰傳疑信兼之倍泫然算到人窮原似死
論來帝醉豈無天荒村暮角殘吹月獨樹新蟬細咽煙
收拾夢魂眠未得相思何處達君前

山意雲光向晚晴故人消息入魂驚不禁落葉傷離別
忍對飛鴻問死生野火燒殘千古恨蘆笙吹動十年情
乾坤寥闊重回首一路風煙接暮城

口占題毛華伯西爽齋壁

欲謝塵囂境偏宜此地閒庭空時下鳥牆短不遮山細
雨疎花砌輕煙宿柳灣幽人獨坐意只在有無閒

夏夜寄懷三首

團露殘花待月飛輕風剪柳織煙微沈郎別後腰肢瘦
裁寄荷衣減幾圍

花事全非月正嬌深閨此夜恨迢迢倚籠嬾卸金跳脫
啼枕虛拋玉步搖

酌酒吟花無限情破愁酒怯夢還醒知君不是劉伶婦
採得松花釀可成

禽言八首

鳳凰不如我梧桐灰槁高岡墮朝無餐兮夜無棲欲入
雞羣又不可不可不可鳳凰不如我

布穀布穀今年春雨沾足不知官租重與輕且祝一畝
收十斛買婦褌飽兒腹布穀布穀

蓋屋蓋屋且看溪南溪北風紛麻雨撒菽龍且不翱翔
蝸何不畜縮牽繩更誅茅安枕臥一宿蓋屋蓋屋

不如歸去籬邊草畔容箕踞桑乾波闊太行高回頭郤
看君來處君來處日云暮不如歸去

行不得也哥哥見說南山鷹虎多虎仁不朝餐鷹飢且
奈何行不得也哥哥

摘桑看虎姑在前妾接武妾擧條姑拾取筐未盈日已
晡山獸眈眈伏莽鹵銜妾尚可食姑艮苦妾生姑死妾
何怙摘桑看虎

泥滑滑車馬相摩軋車遲尚可掀馬滯難騰踏毀車殺
馬徒步前漬滓重重不可跋可奈何曳落河呼提婆提
婆無語奈若何

脫布袴脫布袴典錢來趨治具縣吏嘈嘈生寒懼入家
包償一里糧一朝征迫三年賦三年賦無控訴家自貧
官無誤一甕米一尺布平明入城完官課完官課吏猶
怒吏勿怒脫布袴

有感次家師周韻

齟舌低頭感憤深遶溪栽柳已三尋鄉關入笛山山月

城郭經秋夜夜砧蠹剩殘書供正餉樵餘新草作深林
十年未盡窮途淚可待雍門更援琴

月蝕

十年人事總堪悲天象於今更示奇壯士漫占呂錡夢
書生空賦玉川詩豈因狡兎圖全窟遂令妖蠆恣朶頤
八萬四千修月戶金鎚玉斧竟安施

王扑 字懌民太倉人

懌民之學於余最蚤在初就外傅時方袍革舄拜
益謙堂下動止軒豁目光射人時偶舉書義便能

辨論有叩問出人意表客有見者皆相顧歎息以爲國器長而工於應舉之業才名蔚起嘗以讀書之閒作爲詩歌情文瀏亮似國初諸名家吾觀當代作者鍾譚王李各有宗師物我異觀更相嘲笑今懌民諸篇風雅有三百之遺哀怨同騷人之指蓋已度越時賢力追大雅吾友陸翼王謂其清新而俊逸秀麗而嫵娟豔而不失淫繁而不失雜有露下梧桐月中楊柳之致可救世俗漫膚癡肉之病誠定論也其五言近體尤多警句如暮笳寒鳥雀秋草散牛羊潮怒千峯白霜清萬葉黃天闊雲無定山濃樹欲浮燭殘知坐久杯盡覺寒生水遠皆疑路風寒不待霜亂螢深草色一雁助秋聲驚連池水白人對菊花黃可謂摹寫景物巧奪天眞矣

詠柳八首

年年細柳獨關情才到清明郤盡生賣酒樓邊空繫馬落花院裏只啼鶯蕭疎水面無開謝綽約風前自送迎惆悵故園歸未得那堪玉笛暗飛聲

忽覩芳菲贈別離章臺攀折不勝悲穿林點水濛濛絮帶雨籠煙嫋嫋絲牆上花飛傷故國梢頭月在定佳期小蠻今日知何處若箇重來唱柳枝

綠陰深處水潺湲每向愁中憶故園笛裏春歸應有怨岸邊月出正消魂長眉洗盡臙脂色弱質偏霑雨露恩若把賤毫求續句還須重到武昌門

二月寒煙燕子飛天涯何處不依依半彎黛色隨風轉千尺青絲著雨微拂向井邊逢醉客折來馬上試春衣閨人莫遣登樓望夫壻封侯恐未歸

枝枝交影覆西灣憶昔離亭人未還飛去似花兼似雪種來宜水不宜山十圍漢苑春風裏萬縷隋隄暮雨閒好寄守門宮女道曾經翠輦莫輕攀

任教輕薄任披離九十風光日正遲羯鼓催春聲未斷玉簫傷別淚空垂秦中少婦微偷眼虢國夫人淡掃眉無數紅妝都落盡長條不減舊腰肢

掩映輕裾踏錦茵三三五五往來頻滿城飄絮愁飛燕一曲新詞舞太眞顧影偏憐殿脚女入宮應妬細腰人

玉鞭指處腸堪斷翻願明年不再春

遙念征夫濕淚痕況聽哀怨曲中論春陰好護將軍壘暮色偏留處士門新水漲時頻問渡殘煙收處自成村相看直到秋風後涼雨寒雅也斷魂

金陵雜感六首

南北長江限繁華數建康東山千樹碧西浦片雲黃地
險蟠龍虎臺空憶鳳凰不堪憑弔處六代寢園荒

望斷秦淮水垂楊第幾橋笙歌浮夜月燈火暗江潮事
業空三國文章自六朝興亡無限恨只合問漁樵

帝城煙雨暗雙闕望中微百戰山川在千官第宅非井
邊槐正落巷口燕還飛回首鍾山路西風淚滿衣

南內凋殘甚重經御輦過謀臣橫鐵鎖壯士泣銅駝萬
戶愁聞詔千軍盡倒戈殿前降表出李昊更鳴珂

宮中方夜飲江上正重圍玉樹翻新曲珠樓換舞衣求
金常侍出採女使臣歸未起臨春館維揚事已非

旅況蕭條日何堪聽暮鴻輕寒思黃酒薄病怯當風淚
灑三山外愁深十廟中更憐歌舞地紅粉一時空

登報恩塔遠眺

古塔崔巍歷廢興朱欄碧瓦自層層防秋萬騎連江口
遠郭諸山接孝陵深情秀筆不作登覽套語草樹風搖天欲動樓臺
煙起日初升追思文祖經營處幾度徘徊不忍登

過舊院有感

旅雁西風木葉斑閒門無復舊雙鬟杜娘曲散雲千里
盧女梁空月半彎從此香消難再問縱然柳在不堪攀
五陵年少歸何處惟見秋原獵馬還

陸退菴先生寓鷲峯寺過訪賦贈

共是天涯客欣逢蕭寺中才名推洛下豪氣擅江東陵
闕空秋草鄉關隔塞鴻旅懷憑斗酒願與故人同

曲容道中大雨

江城歸去客囊空行李蕭蕭古道中樹影微茫山接浦
馬蹄憔悴雨兼風荒村暝色雲俱黑山店吹煙火獨紅
行路艱難須歷盡吾儕未許怨途窮

揚州四首次吳梅村先生韻

馬首東來塞上謳廣陵風物動悲秋謝玄此地曾移鎮
杜牧當年已倦游蓮浦遙分楊柳岸江潮暗接海山樓

傷心一片邗溝月卻照雷塘白骨邱
古堞岩巉野草生當年相國費經營强藩割地呼盧飲
戍卒還家衣繡行翠館朱樓銷劫火雕戈鐵騎沒孤城
老僧亂後談時事欲挽銀河洗甲兵時德宗在維揚

牙門置酒宴公卿錦纛雕鞍命北征縛袴健兒誰轉戰
借籌策士總虛名百年洛蜀關時運六代煙花兆甲兵
擊楫中流無限恨夜闌欹枕聽江聲

廿四橋邊奏管絃江南秋冷月娟娟青山樹合連諸浦
紅燭波搖過別船午市魚鹽家十萬侯門劍履客三千
回看故國繁華盡只有垂楊似往年

錢塘懷古

錢塘雄麗舊皇都滾滾寒潮送舳艫四面雲山圍古堞萬家煙火接明湖梵天寺冷秋風急觀海樓空夜月孤翹首西陵遺恨在小朝廷是宋輿圖

秋日感懷四首

寂寂孤舟聽杜鵑蒹露冷倍淒然夕陽西郭要離墓秋水南湖范蠡船佳節況當明月後愁心爭奈菊花前回思舊恨還如昨青塚黃昏又一年

四海滄桑忽幾霜年華世事兩茫茫須知青白時人眼莫羨玄黃公子裳杜甫有家常作客揚雄已老尚爲郎

秋來草木蕭條甚牆角離離見野棠故園惆悵不勝思況復西風到鬢絲落葉漸深人去後殘荷又盡月明時寒鴉飛爲秋陰少叢桂開因歲旱遲悵望羊公旌旆遠祇因墮淚峴山祠

小窗獨樹影朧朧花謝花開愁病中午夢忽驚金谷雨暮雲偏送玉關鴻十年憔悴衣冠改六代繁華事業空只有吳山今夜月依然秋色半江東

丹陽道中

重過丹陽道飄蓬只此身風煙荒嶺客車馬異鄉人衰草連天暗孤鴻共月新遙看城郭近燈火漸相親

句曲曉發

早行初結伴作客正逢秋鳥動星初落鐘殘露未收車聲穿野市馬首接皇州惆悵功名事寧堪問舊游

蔚村訪確菴師留宿夜話

孤棹前溪住相逢正落暉林空秋色老風急鳥聲微翦燭荒村酒傳經故國衣寒塘明月上爲爾一開扉

送懶雲道人南還

孤城淚濕舊衣冠匹馬關山行路難絕壁風迴秋雁斷空江月落客心寒五年避世仍思漢萬里還家未報韓回首城南征戰處分明郤向夢中看

寒食鄉行

郊原極目淚沾裳二月薰風滿路香蝦菜船歸爭市鬧雞豚社起賽神忙牆低柳葉偷雙眼巷曲桃花露半妝荒塚纍纍無姓氏斷魂芳草夕陽黃

首夏西田雜興遵大人韻二首

江南春盡晚紅稀夏木陰陰覆竹扉野艇風吹叢荇亂蓬窗雨過小燈微避秦學種桃千樹思漢愁看柳十圍只恐高樓飛燕子梁空無處認烏衣

陶令莊前車馬稀忽聞人語自開扉新秧半插根初醒乳燕低飛力尚微偏植野花當歷日故留老樹作牆圍

南冠此日休相問只合江頭製芰衣

過訪黃攝六先生趺影齋信宿

高柳門前水一區重來風景不曾殊更闌落葉疑人至
酒罷殘燈共客孤玉露無聲溥蔓草銀河有路歷飛烏
何堪追話當年事蜀道茫茫淚已枯先生曾令新都是夜縱談蜀事

秋夜宿元墓次巽公兄韻

落日蕭蕭聽暮烏山川猶是舊姑蘇天低雲影連荒嶂
夜靜鐘聲入太湖古殿翻經秋月上閒居支枕佛燈孤
年來剩有雄心在一宿令人半點無

獨坐

幾處聞簫鼓荒齋歎索居輕煙萬戶合落月半窗虛花
信頻催酒春光輒廢書漸逢寒食近懷舊復何如

呈文介石先生

飄零萬里客風雨一氈寒未痛無家別先悲行路難功
名空絳帳志節付黃冠只有南來雁年年帶淚看

春日村居四首

避人小築傍西郊十畝閒閒歎繫匏風渡白雲歸海角
雨催黃鳥上林梢愁中故國梅花笛亂後空梁燕子巢
徑待羊求偏荒草兒童也喜學誅茆
荻廬深處是吾廬聊借春光伴索居小圃落紅千樹老
遠山空翠片雲虛日斜送客祠門鼓人靜挑燈枕上書

莫道荒郊難寄跡由來第宅半邱墟

年來匿影住村莊寒食東風黯自傷數點啼鴉花似雪
幾間茅屋樹爲牆溪翁載酒千家社蠶女提筐半畝桑
煙景年年只如此夢餘窗外又斜陽

綠暗郊原極望同雞聲人語忽西東空林煙起催新月
遠寺鐘來帶晚風芳草路邊漁火亂斷橋溪畔馬蹄窮
無情最是黃昏雨剩有殘紅一夕空

橫塘望月

寂寞橫塘路秋風自往還僧歸兼葉落人坐共鷗閒地

白渾疑水天青不見山幾回今夜月只恐鬢毛斑

過江愚菴師別業

乘興來南郭悠然一棹通農歌忽遠近村屋自西東水
漲經旬雨花飛兩岸風主人無所願惟有祝年豐

元夜懷家仲端士北征

匆匆旅館爲誰忙早發征車帶曉霜强把酒杯消國恨
聊將書信慰親望別來梅雪愁中盡亂後山川夢裏荒
遙憶故宮寒夜月春風依舊滿昭陽

偕陸桴亭師伯氏周臣觀桃南渡

細雨初收長綠蘋岸旁花發轉傷神短橋小艇村煙少

舊穀新絲戶口貧白酒有香聊醉客東風無力倘欺人
天涯何處堪回首漫說桃源學避秦

晚次虎邱

天涯病客怯秋風晚向寒塘一棹通白傅隄荒殘月裏
眞嬪墓冷亂煙中曾絃忽共鐘聲至雲樹遙連雁影空
惆悵當年歌舞地梧桐葉落館娃宮

贈陸翼王

不堪憔悴問京都幾度春風長綠蒲燕去烏衣思舊友
鶴歸華表痛遺孤讀書遼海藜牀破投賦湘川淚眼枯
高尙如君能得幾看來城市有江湖

春盡憶黃庭表在越中

春去人間燕子知六橋風景客心悲岳王墳畔題詩日
蘇小湖邊載酒時細柳折殘傷別久好花開盡惜歸遲
朝來不見傳雙鯉卻望行雲有所思

寄懷周子俶

落魄燕臺日知君氣更雄論文驚四座挾策傲三公酒
盡笙歌處詩成涕淚中莫愁消息斷南下有飛鴻

李西元見訪

三春蕭寂甚偏喜故人來掃徑花猶落開簾燕乍回論
交推李郭作賦重鄒枚一夕挑燈話知君未易才

送端士仲兄北上

去年揮手別孤城轉眼驂車又北征木葉漸空驚歲晚
朔風初動怯衣輕潮橋殘雪衝寒過梁寺荒鐘趁早行
王謝只今零落甚書生容易俟河清

水田泛月次黃撫六先生韻

月在長空水在田漪平蕩槳映嬋娟高低不辨時妨櫓
遠近無聲忽奏絃望裏煙雲詩裏畫座中賓客酒中仙
輞川佳會應難再不數當年李郭船

顧松交先生招同李西元沈匡來看菊

憶林泉好經過豈厭頻酒欺初病客花愛不眠人夜

久星河淡杯殘笑語眞故園寥落甚回首重傷神

秋夜宿山塘

乘興臥南樓遙看樹色浮山光偏在暮野況更宜秋風
急潮侵岸燈微月上鉤由來名勝地簫鼓幾曾休

陸翼王赴吳門之招卽席贈別

幾年聚首不勝情把酒江干又餞行殘雪漸消驚臘盡
寒潮初上覺帆輕榻懸東閣傷離別燭剪西風感送迎
從此斷腸春色裏夢魂應繞閶閶城

過訪顧伊人歸舟偶成

故人分手後入暮轉生愁那得扁舟過重逢十日留風

輕帆影直港曲櫓聲柔回首桃花岸門前水自流

長至後一日同殷涉明王惟夏王次谷吳綿祖家虹友集吳聖符齋中分韻贈沈婉山較書得寒字

短燈挑盡漏聲殘坐對溫柔不覺寒未向樓邊尋盼盼先從座上識端端見時欲借珠千斛醉後新偷曲數般此夜相逢半年少不知青眼向誰看

王摅 字虹友太倉人

太常之教其子也嚴晨起則拜於牀下無圍棋博塞戲弄之具以移其情以故諸子得肆力詩書鏃礪名行恭謹如漢萬石君家法而文采過之里人稱佳公子不問可知爲太原而虹友年最少尤文苑之飛將軍也性穎敏絶人讀書五行俱下其爲舉子業得文肅之遺含英咀華綉中襮外光熊熊而氣灝灝人以人龍文虎目之遂爲海內推重狎主壇坫而虹友益退然自下如有所不足其於唐人詩爛熟胸中偶舉一辭繩聯珠貫成誦若流故其所作兼諸家三變之勝初爲沈雄悲壯酷似子美比更清新麗則婉轉抑揚予最愛其落花諸詠

采情逸韻寄托幽遠使讀之者有孤臣放客之悲剩水殘山之感其足壓倒前人無疑也今春三月予同坐一齋扃戶卻掃賦詩讀書分燈乙夜相對悠然每論及人心風俗輒爲停杯三歎欲結茅一椽於七十二潭之上嘗和予閉關詩曰簾前草色經春翦溪上蓮花入夢多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矣

懷古八詠

咸陽

風雨諸陵王氣收渭川日夜水東流秦關戍古烽煙暮漢苑山空草木秋銀海人閒還駐恨玉魚地下更銜愁傷心繡嶺宮前月只有寒鴉繞故邱

洛陽

漫說東都定鼎年興亡禾黍夕陽前烏啼金谷荒園雨草暗銅駝故陌煙積甲山腰空壁壘捲旗洛口斷戈鋌無情最是津橋路猶教行人憶杜鵑

金陵

石頭形勝一江橫朱雀橋空野雀聲江令宅荒人不到卞侯墓在草偏生雲遮京口天邊寺月轉維揚浪裏城欲弔蕭梁何處是讀書臺下夕陽明

鄴下

銅臺故址問樵蘇魏地悽涼失霸圖江勢西來猶控蜀
山形東向欲吞吳分香人去春風散橫槊魂歸月夜孤
極目漳河愁絕處西陵煙樹幾回枯

夔門

巖巒九折隱悲笳陰雨松楸見翠華地割三分留怪石
圖空八陣捲寒沙城荒白帝芊芊草廟掩黃陵寂寂花
南去楚天休悵望巫山十二雁行斜

鄆都

蕭條臺館起悲風形勝千秋弔楚雄神女廟荒碑辭沒

小姑洲遠瘴煙空蠻方日落迷津樹沙市潮來失渚宮
南望蒼梧愁帝子九疑恍惚亂雲中

薊城

南國繁華舊帝畿參軍作賦恨依稀飛螢故殿濛濛月
垂柳長隄宛宛暉山繞建康雲外盡江連瓜步雨中微
吹簫幾處重回首悵望於今事已非

錢塘

錢塘亦是中興地聞道繁華數六橋蘇小湖邊猶有月
伍胥江上只歸潮海門日落灘聲合天目雲來嶂色消
遠恨二陵招未得南枝風雨更蕭蕭

丹陽道中

百里荒岡路崎嶇歷苦辛亂雲遮去騎密樹失行人水
旱村煙少兵戈野哭新鑿坑邊事在千古笑嬴秦

江行即事五首

揚子江頭路扁舟又夕曛天長津似水山遠郤疑雲灘
影臨淮盡潮聲入海分南條因底定禹貢豈徒云
渺渺揚帆去中流勝自探萬山分楚洛一水障東南嚴
勢江心出嵐光寺腳含客愁兼木葉颯泊豈能堪
寥落悲秋客寒汀向晚棲地浮千浪遠天壓萬峯低疏
葦人煙斷荒雲鳥道迷故園歸夢好楊柳畫橋西

孤棹西風裏飄零意若何亂帆爭落日歸鳥怯層波客
淚青山在鄉心白酒多幾回征戰地懷古倦經過
斷崖迴鳥雀疊浪怒魚龍杳靄雲無際空濛嶂幾重恍
疑天設險因識水朝宗郭璞墳何處斜陽報暝鐘

長安雜詩四首追次陳大樽先生韻

禁城襟帶鎖重關五色龍旛霄漢閒地割河流趨北闕
天迴鳥道俯南山銅符細柳軍書去玉輦長楊獵騎還
輸與相如能獻賦自陪雕輦不曾閒
夾道鳴鞭楊柳風芝房桂殿畫圖中煙分虎帳通秦塞
日閃龍旗繞漢宮長信草迎香輦綠上陽花落綺筵紅

火來一騎排雲奏小苑城邊好射熊

荒楸石馬五陵前江漢朝宗幾歲年遼海旌旗催轉餉薊門烽火罷屯田雞林聲價文章外麟閣勳名武庫邊縱是殿頭承應處不聞宣賜鄧通錢

禁柳千條繫夕暉月明前殿夜鐘微絲鞭公子青驄去簫鼓諸王翠輦歸鴛譜新詞初按拍鴨鑪殘火待熏衣雙棲惟有昭陽燕花落宮牆故故飛

呈陳確菴師

遼海蓼洲客江頭怨緑蒲高風稱栗里講席重鵝湖遺興詩長賦驪愁酒或沽荷潭七十二絶勝輞川圖

謁延陵季子祠

三讓遺風在孤城廟貌新禍雖生骨肉義已正君臣劍掛空林月碑埋野草春乾坤多涕淚對此重沾巾

登多景樓

南徐形勢險感慨一登樓山繞天疑墮江橫地欲浮論兵留舊石樓旁有狼石卽孔明與仲謀論曹兵處在望失神州劉改之登多景樓有中原在望不盡蕭梁恨西津水自流莫登樓句

泊呂城鎮次陸默菴師韻

小市維舟夜蕭蕭思暗驚有家天漸遠無夢月偏明衣薄頻沽酒行遲屢算程燈花挑不盡如爲客愁生

贈侯研德

憐君遭喪亂十載賦閒居家國干戈後親朋涕淚餘雲間才若此洛下價何如爲語虞卿道窮愁好著書

鄧尉晚眺懷周子俶

高閣懷人處憑欄對夕曛湖從天際斷山向水中分去鳥疑殘葉歸帆似亂雲梅花消息好惆悵不逢君

同周臣兄夜泊半塘

相隨畫舸宿溪邊風景依稀意惘然樓閣千家圖畫裏山川兩代戰爭前鐘聲暗度雲歸寺塔勢斜分月滿船卻憶故園春雨後梨花樹樹鎖寒煙

謁子胥廟二首

寥落風塵一恨人荒祠酹酒涕沾巾龍蛇古壁丹青暗鳥雀空庭草木新身死已知堪報主國亡仍不愧爲臣素車仿佛英靈在香火年年傍水濱

殘碑埋沒長榛蕪永閉祠門白日孤報父有心終覆楚殺身無計可存吳英雄寂寞留陳迹山水蒼涼失霸圖回首荒臺麋鹿地屬鏤遺恨滿姑蘇

江村漫興四首

綠陰郊外路隨在是桃源雞犬幽人宅桑麻處士園湖多田浸水屋小樹藏村欲識能諧俗鄰翁共酒尊

斷橋依古樹小店隱荒藤酒市東西旆漁舟遠近燈侵
書螢照客驚枕鳥呼朋耕鑿誠吾事時危恐未能
散步南溪上尋幽趁晚晴到橋看柳色入寺聽鐘聲雨
過曾長掛潮來鷗欲鳴求田非吾志借此杜浮名
寂寞掩柴荊青畦一望平身閒多放浪地僻少逢迎買
藥長來市修琴或到城幽居非傲世聊寄亂餘生

懷宋既庭

已是經年別相思兩地哀不知歸雁後可有尺書來槁
葉風猶落寒花雨更開離心與秋思繞遍越王臺時既庭在越

詠鸚鵡次吳聖符韻

風雪漫漫隴樹寒雕籠疑借一枝安自成賦後名初重
已誦經時業亦完眼底願圖恩寵易腳跟欲脫網羅難
能言儘是聰明鳥休作山梁飲啄看

輓侯武功

吾道悲今日斯文歎昔年哀詞寒燭盡幽夢落花牽識
面才名重論心肺腑連離亭分袂後屈指淚潛然

寄錢梅仙

聞君卜居處卻與浣花同籌下湖田雨牛鳴野岸風種
瓜來舍北看竹過橋東肯爲絨離恨題詩早付鴻

送吳綿祖之武林

把酒嗟君別離亭正夕陽馳驅須自愛繾綣各言傷放
鶴亭空在呼猿洞已荒錢塘名勝地加意問興亡

夜泊梁溪

停橈恰暮天郭外景蒼然店隱官橋樹風鳴水澤蟬湖
光微浸月山色淡含煙似泊秦淮夜歌聲繞客船梁溪人善歌故云

同沈荷伯泊雲亭鎮

澄江從此去西望又斜曛樹密宜藏霧山多欲礙雲翻
因歸夢遠能使客愁分今夜舟中月淒涼我共君

詠雪次東坡韻四首

片片驚飛密又纖紙窗蕭瑟曉風嚴花飄肯信天無樹
唐太宗詩無樹獨飄花蝶舞徐看地有鹽梁簡文詩鹽飛亂蝶舞不爲韜霞
常亘野似能助月恰生簷折梅驛使相逢否春色江南
到嶺尖

柴門寒色散羣鴉出戶皚皚漸沒車天上應將銀作海
人閒羞以粟爲花幾回晚渡迷魚艇何處青旗認酒家
聞道灞陵詩思在朔風驢背手頻叉

徘徊錯認楚腰纖冒棟緣甍勢正嚴未若風前因作絮
其如庭外又堆鹽已空色相花開樹別有輕盈燕舞簷

凍合關河千萬里蛾眉西去看山尖

千林積素斷歸鴉陌上時逢失轍車夜色也應分片月

寒心原不妬飛花但誇作賦如梁苑莫笑回舟有戴家

舊是春江煙草路漫漫何地著魚叉

唯亭道中次異公韻

微茫汀霧裏指點近唯亭岸折湖光白山含雨氣青雁

歸知客久草發似愁醒寥落鄉心切漁歌未可聽

夏日游虎邱四首次江位初韻 選二首

欲問吳王墓來登海湧山相傳埋劍後金虎出人間香

刹鐘聲靜陰崖草色閒此時懷古意恐與石俱頑

西邱游不厭臨眺亦佳哉塔影片雲去山光一鳥來林

昏催落日江動隱輕雷時見垂陽下笙歌送客回

送袁重其還吳門

不見袁安久褒其又送行更勞慈母望應盡故人情萱

草榮歸思嬰鳴隔友聲若逢相識問疏懶一秖生

無題五首

楊柳枝頭綰別離雙魚信杳誤佳期枕前蝴蝶征人夢

句裏蘼蕪少婦詞錦瑟無情眞已矣紫雲有意竟何之

三生石上春深月芳草年年繫所思

流蘇寶帳合歡牀隔斷紅閨又幾霜已分無緣如杜牧

不應早嫁是王昌菱花空掩春風鏡竹葉難傾夜雨觴

好羨南塘蒲結處鴛鴦一對水中央

盈盈一水卽天涯信是蓬山路正賒曲裏綠楊傷別樹

詩中紅藥斷腸花妝樓寶鏡明春日舞榭珠簾障曉霞

恨不此生爲乘子雙棲長得在盧家

自把琵琶過別舟簫聲久不下秦樓金釭照恨難成夢

錦字傳情易起愁一枕無緣悲彩鳳三生有約誓牽牛

春游陌上相逢處目斷香車淚暗流

不堪雙淚別西灣挽住垂楊手自攀豈有元霜留詠在

再無青鳥寄書還情牽銀漢秋風後夢繞陽臺暮雨閒

從此蕭郎如陌路倚門咫尺卽蓬山

酬顧伊人

念爾貽佳句寖其意自親詩腸知更細交道歎偏眞白

酒消長夜青燈隔故人相思須記取落葉雨聲頻

寄郁東堂

嗟君失意日客舍柳青時兄弟顚狂酒江山感慨詩流

年應有歎憎命亦何疑不是憐同病聊因慰所知

同懌民兄宿西田曉起偶感

草閣挑燈夜不眠曉光陰藹嫩寒天烏聲喚夢來窗外

山色供詩到枕前雙槳小溪桃葉雨一旗孤店柳絲煙

韶川自古風流地追話開元重黯然

詠落花二十首 有序

落花之詠倡自臼石沈先生而唐解元文待詔徐迪功諸公繼之指物程形緣情寫景或沈洋以自恣或旖旎而多姿雖風格不同其極才士之涉思畢作者能事一也後有嗣響亦復何加然詩意無窮而人心善變故希風而起者繼之於今予索居多暇閒出窺園睇落蕊之芬飛悵韶華之易謝綱輿閒吟積成廿首壽陵故步敢妄學夫邯鄲下里狂歌聊自同於郢客云爾

煙雨迷離一院春天孫施錦未全貧洗枝卻怨狂風惡留蒂還疑造化仁若爲飄零饒意態不因摧折減精神落蕊之芬飛悵韶華之易謝綱輿閒吟積成廿首壽陵故步敢妄學夫邯鄲下里狂歌聊

苑東早爲立朱旛豈有狂風落滿園似作淩波仙子步疑來化石美人魂青衫漂泊沾新淚紅縷淒涼綰舊恩臂眼重關興廢感傷心莫問樂游原

窺簾撲面太輕揚疑作當時墮馬妝已是分離團扇後尚來宛轉酒罏旁滴殘思婦閨中淚斷盡王孫客裏腸惆悵吹簫人一去甘橋夜夜月如霜

濃豔妖嬈別有期橋東何必重傷離笛吹荒隴春風後燈暗長門夜雨時流水渡頭鶯悵望夕陽村外蝶相思曉來亂落無情甚猶自多情戀故枝

不堪相見忽相離才得開時又落時杜牧遲來空有約劉郎重到只題詩悲風怨雨他鄉淚剩水殘山故國思好寄隔江商女道月明休唱後庭詞

東西飄蕩費追尋脈脈閒情不自禁絲欲成陰看漸少紅貪結子踏還深逍遙似作莊生夢放逐如言楚客心閒道春宵爭一刻莫教辜負此黃金

一度看來一悵然不堪歡賞只堪憐空思緱嶺吹笙日尚憶遼城化鶴年豈有珮環歸月下竟無紅粉出筵前江皋日暮紛紛處疑汎山陰訪戴船

纔過清明樹樹空階前簇作綺羅叢西窗夜雨題詩處南浦春愁送客中飛去似零仙掌白流來疑出御溝紅

憑誰爲語西王母好待山香一曲終

俄拂朱闌更畫橋乍飄金屋又蘭橈也應哽咽歌長恨

且度輕盈舞細腰荀令鑪邊香欲散梁王苑裏雪初消

相思只在江東路泣向寒煙弔二喬

曲榭迴廊處處無傷心一歲一榮枯欲賡棄婦逋翁咏

堪續流民鄭俠圖只道荆山方剖玉卽看漢水更遺珠

送春擬到黃陵廟苦竹叢中聽鷓鴣

芳華狼籍只空臺萬朵千鈿總劫灰莫怨風來還自落

須知春去不長開紅顏已斷三生約玉骨難沾半點埃

舊是杜鵑啼血處綠楊青草有餘哀

春光一別渺天涯枉卻開時錦幄遮忽訝滿關來紫氣

還疑擲米作丹砂多才漫說如潘令好咏爭誇有謝家

吹綴綠鬢無覓處唐昌觀裏彩雲斜

滿林紅雨落遲晴幾夕花前羯鼓聲相送可堪歌緩緩

臨岐無奈賦行行珠簾畫舫春三月銀燭金樽夜五更

不是無家垂老別如何此別太傷情

拂面紅塵路不分開簾四望正氤氳洗空虢國臙脂色

散作隋宮綺繡文那得返魂常化蜨縱教入夢亦爲雲

離亭多少青青柳折取長條一送君

九十春光瞬息中紛紛墮白又飄紅也如鳳去思嬴女

恰似香分悵鄴宮玉笛幾回聲轉切金鈴從此響俱空

臙脂一夕都吹盡疑是高臺唱大風

風吹撩亂夕陽山惜爾韶光竟不還幻夢已從今日悟

浮生方信此時閒徘徊只隔珠簾外依戀仍來翠幕間

無計留春春自去送春何用唱陽關

東風一夜滿頹垣開落分明有怨恩女伴踏非前日路

牧童指識舊時村楚天恨雨湘娥淚蜀道愁雲望帝魂

猶冀明年消息到早隨春色上柴門

李陌桃蹊盡可嗟長生何處覓仙葩重重翠障飄晴雪

隊隊紅妝散曉霞白璧不聞如趙氏錦帆終見似隋家

多愁多感傷春甚聊爲多情詠落花

壬子仲夏崑山趙詒琛
據婁東繆氏藏本校刻

從游集卷上終

太倉　陳瑚　言夏　輯

張溯顏

字禹思一字子復常熟人

禹思少從父讀書江右即工進士業父雲翎諱履端中天啟甲子應天鄉榜授鄱陽知縣者也禹思已占籍鄱陽入泮宮歸而格於功令遂棄去復應童子試爲海虞諸生小試輒高等時官有奇其才者延爲子弟師欲挾之游京師代爲入貲升上舍取科第而禹思則固謝之或疑禹思貧而矯情未幾顯者敗始歎其先幾遠識不可及云詩不苟作予索其篋中得若干首選而存之

西爽齋詩

遠嶺朝來爽春風戶不扃綠開三徑柳青鎖一池萍水隔人如隱山園樹作屏未能時放棹尊酒話元亭

白門秋興二首

埋金空有舊時名佳氣全消古冶城百尺青樓嘶戰馬六朝紅粉護牙旌病餘鞶鬢疑秋早客裏逢人望月明故國臨風重惆悵晚煙黃葉亂蟬聲

當年王謝跨雄封剩有淒然午夜鐘廢苑陰幢鳴蟋蟀古臺殘月夢魚龍他鄉倚樹思王粲異地聞音憶蔡邕攜杖行吟秋色裏不堪回首問遺蹤

夢園詩五首次蔣湘公韻

歸來不羨鹿皤車夏葛冬裘總自如明月東籬元亮酒百城南面永和書石移雪浪驚幽鳥池接蓮花響細渠自古箕山高隱處千秋重見夢園居

一望蕪城迷曉霧晉陽西壁有重臺屋厲悶仗山根立盞屋廊憑水勢開盧度魚皆呼號出莊周蟲盡逐香來護花銷柳尋常事閒卻當年宰相才

一路桃花淺水汀棋殘劫換不堪聽櫟金軒下松枝筆

夢覺巷中貝葉經蘇氏藏峯原蠶蠶来家袖石自亭亭城頭日暮吹殘角取盡春風入畫屏

草堂雲樹鬱崔嵬曳杖行吟丁卯橋春水暗流新草細晚山青出碧天遙花閒時聽禽聲換陌上惟聞馬足驕但是愛閒閒即得林泉何處不寬饒

杜陵秋思暮江寒滿目風塵一釣灘霜筍昔年威斧鉞藜光此夜照琅玕欄邊種藥和雲剔石上攤書帶草看不是煙霞多癖癖恰逢潘岳正辭官

侯榮

字大年嘉定人

上谷二瞻先生以文章聲氣模楷後學而其子弟有沈博絕麗之才炤雍江左及二先生先後殉難一時家門稍落而吾友紀原研德尚在出其著作海內綴文之家羣相推重以爲壇坫宗主大年研德之子也又學於翼王年少而好學已亥之冬予過瞻上研德命之執經於予時方揣摩古今文字不汲汲爲聲詩然簡其數首已搦藻如春華泠泠可諷矣因錄而存之

武林橫山二首

家國滄桑事已非避人越嶠轉忘歸春前日色通滄海

雨後泉聲落翠微萬樹雲生縈客夢千巖花發散晴暉不堪回首橫山道獨倚朱闌月滿衣

不盡青峯抱碧溪無邊芳草襯長隄纔吹玉粒聞雞唱欲汲新泉到竹西中夜腥風神虎嘯半山殘月杜鵑啼扁舟準擬重相訪只恐蒼苔路欲迷

雲閒淇園二首

畫闌西畔小廊東水面晴光澹蕩中夢裏時聞鶯宛宛閒來惟惜燕匆匆平田芳草高低綠遠樹桃花淺淡紅正是淇園春色好一簾飛絮又顛風

每憶朱闌有所思庭前落葉半離披香生柱子封丹閣露冷芙蓉映碧池壁月當天人欲醉金風入樹鳥能知憑高不忍瞻鴻序他日重游更共誰

送孫凱似之武林

秋風倚棹越王城江左孫郎舊有名綵筆他鄉留氣象綈袍此日重交情六橋衰柳催風急三竺疏鐘帶月明茲去西湖秋色好冷泉亭畔翠煙輕

擬送宮人入道

願辭歌舞學雙成頭戴黃冠別鳳城金闕漸看雲外迥瓊臺偏向月中明參師談下宮人拜入靖初更道士名他日驂鸞長信過應憐窮窕奏新聲

徐 釚

字電發吳江人

電發隱君介石之小阮也天姿秀上工丹青善作詩尤長於樂府有蕉亭擬古詩行世

登君山同華旦吟進占吳憲令陳集生諸子

巒嶂千層出風煙萬里來雲隨江水合帆帶夕陽開野戍悲笳急孤城畫角哀不堪珠履客憑弔已成灰

江上雜感四首

笳鼓驚心立馬遲江南江北起愁思秋風短褐酣歌裏落日清尊坐眺時幾見酒家藏李煓孰攀柏樹哭王儀

最憐當日良家子白骨淒涼是阿誰

極目關山煙靄空銷沈王氣未全雄蔣陵蕭瑟麒麟塚

淮水淒涼鵜鶘宮苑馬隔江嘶曉月塞鴻入夜動秋風

周原禾黍難回首羣帝神靈想像中

空山木落水東流背嶺風高鐵馬秋自昔祖生還擊楫

於今王粲獨登樓雲飛赤岸湘江夢日落丹崖大海愁

回首中原悲轉戰幾時投筆覓封侯

楓葉凋殘客思傷江濤漠漠盪雲黃人煙十萬歸荒土

城郭三年等壤牆碧瓦蒼苔生細雨未樓芳草沒斜陽

不堪重話當年事剩有羊曇淚數行

送別陳集生

昨夜愁聽鴻雁聲月斜江上送君行高城砧杵催離思

殘驛星霜憶舊情海內只今無劇孟天涯何處問荆卿

論交此日推鷔坐未許逢人意氣傾

同周安節夜話安節出三月十九日通暉樓詩

見示賦贈

十年荏苒冰霜苦白髮清樽夜雨留有客自追天寶恨

何人能解杜陵愁芳魂望斷王孫路春色依然帝子洲

此夕逢君談往事空餘涕淚未全收

震澤謁伍相祠

古木寒沙白日陰遲回祠廟獨沾襟鞭尸覆楚埋親恨

伏劍亡吳報國恩百歲松楸巢白鷺千年原野見青燐

鴟夷事業悲何在遺憾波濤已到今

擬唐人上皇西巡歌

錦江春色斷人腸一曲淋鈴淚幾行夜半雲中聞羯鼓

華清宮外月如霜

周鼎 七十三 一名鼎星字翼微太倉人

翼微少失怙家貧力學出桴亭門下其爲人有器

識胸次瀟灑好讀理學經濟書朋友有過必盡言

規正雖以直道忤人不顧也容春靜觀講學又師

事子有四方之志以母老不能遠出聞從桴亭游

江上見者多器重之詩氣格雄偉辭句秀折不墮

時趨今登選者僅十之一二蓋其意雅不欲以詞

章名世也

長庚勸飲歌

星芒垂月芽吐簾外輕風燭花舞美人一笑傾千鍾朱

顏映酒櫻桃紅百年止此三萬六千日相逢不飲何歟

歟青蓮已沒伯倫死江上芙蓉暮山紫豺狼當道食人

肉鴻鵠安能久居此漏長銀箭催金壺宮門花月春風

駝檀槽初歇聞啼鳥曨曨日出還高歌

丹青引贈王將軍紫崖

將軍勇氣向無敵手挽角弓兩斛力揚鞭直看庾嶺花沒羽卻射燕山石燕山山色何崢嶸詩成馬上揮丹青崩崖倒立勢欲墜楮柯怪樹撐蒼冥古來專家重曹霸獨向開元畫鞍馬驊騮騏驥人莫知忍使青山反澗謝將軍點染一何奇墨妙遠過王大癡淋漓瀟灑世莫比迂倪顛米空相思王維輞川新雨足杜陵草堂枕江麓彷彿坐我丹青中滿耳黃鸝轉晴綠以茲卧游日想君揮毫時驅雷掣電起飄忽煙雲秀出芙蓉姿萬壑千巖更奇絕腕如清風筆如鐵試看峯巒崒嵂間猶帶嫖姚戰時血

寄江上諸友三首

十載思求友江干忽見君人疑黃叔度詩逼鮑參軍作客經春暮眈書入夜分情深忘爾汝雙鯉自殷勤

今日論詩法誰能語夏蟲百篇人共祕七字爾能工飛將應無敵偏帥不用攻歸鴻頻有信莫吝寄郵筒

雲樹人千里蒹葭水一方江聲時入夢月色每依梁玉笛梅花落金杯竹葉香晤言知有日愁絕更相望

吳遷

字頊傳長洲籍太倉人

頊傳工於制舉業小試輒冠軍又能爲詩古文辭嘗作落花百詠又作百聲詩黃吉州評之曰構思靈寫物肖託意深吐詞亮起結有法承接無痕情文相生奇正閒出妙在箇中神游物外人以爲知言予不能備錄姑存其佳句落花詩云紅飄似霰人誰掃綠暗如山鳥亂啼燕到雙雙曾識面草生種種不知名春夢尚迷樓十二仙塵已蛻界三千香若返魂甘九死丹能換骨問三生飄來玉砌經旬在飛向金尊特地多鳥敘別離聲切切月加防護影重重郤疑積玉皆玄圃何必流紅是御溝樹底行藏元有數枝頭消息欲無言又百聲詩竹聲云風彈有曲湘妃怨雨鼓無絃處士琴鐘聲云鯨尾擊成一百八蒲牢鳴徧大三千琵琶聲云江邊司馬悲商婦塞上明妃憶漢宮笳聲云莫向黃沙頻寄怨恐教白骨亦生愁雞聲云夢殘野店愁邊聽酒醒高樓靜後聞犬聲云但知蜀地無紅日誰料仙家有白雲扣舷聲云蘆花點水圍三面鷗鳥知音坐一雙茶聲云晴軒何處偏聞雨醉客移時

便欲醒

落花詩六首

郊外行人欲罷游枝枝零亂使人愁千行紅豆誰盛淚十斛明珠已墮樓爲愛凌波隨水去還同飛燕向風留尊前不惜千觴醉今古萋萋草一邱

柔枝婀娜帶啼痕幾片吹殘幾片存碧蘚上階人閉戶紅英滿地月當軒飄零不問春將夏狼籍休論怨與恩浪說夢中曾爛熳江淹詞賦已消魂

芒鞋是處惜芳叢一段離愁萬點紅水面文章隨境妙鏡前顏色到頭空方疎似密憐新影已去還來任好風

月下魂歸誰識得惟聞環珮笛聲中

弱質風前自莫任飛來飛去若依人欲同仙露和爲藥不忍天香變作塵昨日雨連今日雨十分春剩一分春

開簾應笑非貧士藉坐朝朝換錦茵

芳菲一別隔年來分手淒然忽作哀春草自深揚子宅朝雲已散楚王臺幽魂相逐誰如蝶香澤親承願作苔

游客傷春意何限且教車馬慢徘徊

開簾雪色是耶非亂撲餘香入幙幃雨後倦憐人共病風前狂與蜨爭飛千年碧灑孤臣血萬甲紅浮戰騎圍種種未須摹擬得殘陽流水不如歸

毛褒 字華伯常熟人

華伯天性醇謹所居宅西南有古墓當道青烏家以爲來龍處說華伯夷之華伯笑不應加封植焉弟補仲早夭令次子爲其後視嫡婦有加禮人皆以爲難居家喜遵司馬儀巫祝尼媪無敢造其室者其爲詩多入隱湖社刻中予選而梓之近有西爽齋唱和集人酬一首尤多警句予特備錄於篇

確菴師招集陶家舊廬瞻拜魯國圖敬步大人韻

南村喜與德爲鄰芳草纖纖亦被春阡陌交通色笑合卷編相接耳提親重瞻魯國蛟門舊再拜尼山圩頂眞一路梅花啼鳥換眼前何物不怡人

次韻和源上人梅游八詠 錄五首有序

余六歲時家君課讀高季迪梅花九詠至山中高士林下美人之句輒沈吟遙望千山萬樹如在几席今春石公以梅游詩索和敬步原韻以當卧游

胥江曉發

花事西峯早衝星挈伴行嚴城柝已靜宿艇火猶明松

色山山合梅風處處迎南塘今在望春鳥弄春鳴

虎山橋夜泊

似此湖山勝焉能不繫舟綵虹凌絕澗白練臥中流蓬底漁歌出波光塔影浮坐來無限好煙月自悠悠

登七十二峯閣

諸峯多邃閣獨此聚諸峯逕近如相接高低不計重湖平波欲撼樹老翠偏濃始得憑虛檻斜陽已下舂

家家舂鳥鳴

處處枝頭鳥舂來別樣聲王孫閒艤舘里巷別陰晴引類過芳樹呼雛啄曉英行人莫駐聽前路有同鳴

一片飛花滅卻舂

舂與花相倚花飛不待舂縱然多在樹無奈早沾塵日駛催青帝芝田度洛神司勛若相見已恨失芳辰

毛袞 字補仲常熟人

補仲昆湖子晉先生之仲子也子晉以能詩好古藏書鏤板名滿天下子四人克世其家而補仲尤異敏不幸羸疾以殀知與不知無不惜之補仲之爲舉子業也剏削陳言刻濯新異務爲幽深曲折縱橫自喜之論世俗抄撮腐爛之習一切非其所屑每逢三六九日課業寶晉齋同舉畢至補仲輒訹諧啁笑目中虛無人或竟日不肯下一字至簪燈促席則落紙如飛洋洋灑灑自成一家機軸雖殫精覃思無以過也喜法書名畫精於鑒賞有可其意不惜橐中金購之又極愛整潔地灑掃無纖埃筆牀茶具必方列明窗淨几命童子日揩摩數四始就坐入其室者不敢涕唾比於倪迂清閟閣云生平無變童侍女之好有婺婦竊窺歎其美丰儀疾急避之嘗一夕宿於外或問之曰內有乳媪吾以謹嫌也讀書能究心其奧質難曉者病少閒

與予同論六書文字之學頗見原委又與瞿有仲極言天文左旋右旋中曆西曆之辯必求勝後已蓋補仲志好高不肯居人後使天予之年進未可量學未成而化爲異物是以深爲可惜卒前一日予執其手而與之訣怡然曰某無恙也語不及身後事對妻女無苦憐之色嗚呼可哀也已予是以圖其像復刻其詩而傳之

和石林上人梅游詩八首 錄三首

舟江曉發

江色籠煙碧輕風促棹行捲簾山半吐掛席水初明忽

振採春興同深弔古情梅花如有待故遣曉鶯鳴

虎山橋夜泊

尋春不覺晚擇勝一維舟有地山皆踞無風浪亦流笛聲和月出漁火帶花浮香夢今方覺羣峯欲徧搜

登七十二峯閣

枕流安傑閣遠近拱層峯檻外雲千疊磯前雪百重帆隨飛影沒柳帶翠煙濃舒嘯頻呼酒長風任袒胸

燈火

一點芳心眞未眞擬將消息叩花神漸成綺席妖嬈態忽作金釭燭煖香蟬翅鬢邊誰肯插守宮額上未曾親

如何慣向濃時落惆悵中宵不寐人

花朝夜集步大人韻

花事湖頭早盈盈帶水光風威方未已柳態或相妨繡羽眠枝豔游絲穿樹香飛觥忘少長神往鄭公鄉時確菴師在蔚村

徐次桓過訪家君依韻奉和

青山空翠下添流孺子家風汗漫游問字每看穿鐵限尋花時上釣魚舟雨香立換千疇色談劇能消十載愁未辨凝龍慚末學薑場維得白駒留

臨池觀鳥和竇伯韻

曲沼禽棲樹依依映落暉爲誰機未息忽自帶聲飛

文君怨

茂陵花發漲春流誰憶當壚舊日盖一曲相思聲乍變傷心應爲雪縈頭

中秋昆湖文會次確菴師韻

八月湖平一鏡開蒹葭蘸水碧于苔天香正向雲中落經袖遙從海外來倒屣慚非文舉座點頭幸有子昂才一輪湧出高林表處處笙歌次第催是日與者三十人備五經之選課制義五篇論表策各一道又成詩二首一時傳爲盛事

元宵夜集次馮定遠韻

最愛初圓月憑闌引興長燭紅高吐燄梅白嫩含香觴政人方醉鐘聲夜漸央村虛絲管寂少長任疎狂

家大人誕辰次溫如先生韻

翹首香雲欲曙天又瞻南極飲中仙窗邊梅影蜂依日堂上松枝鶴算年攜手僧家看翠竹放舟湖曲禮青蓮晴光添得山光好鳥語嚶嚶共往還

末成詩

水滿湖村綠滿田半窗斜日半窗山參差碧樹濃無際遠近行雲亂不閒帆襯落霞歸櫂急塔分輕霧補仲得隨意書側理多不終篇者亡後皆散逸不存奏叔撥得此首屬予足而梓之予閱之墨跡如新泫然流涕不能

續也因仍其舊云

毛表

字奏叔常熟人

管子曰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則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誠哉是言也汲古主人鏤書萬卷前人詩集當十之四五其叔子奏叔方攻進士業未暇以詩鳴而興會感觸輒有佳句驚人出乎意外之想豈非所謂不勞而能者乎憶其初見予年十二靜秀娟好如翠竹碧梧光映左右當是時卽知

爲稱其家兒今三易閏矣吾年漸老白首無聞而奏叔學日益進與梅仙禹思賓伯輩鏃礪名行交相有成取抑詩爾室二字顏其齋讀予大小學日程而旁信之曰此作聖之基也卽更其名爲聖學入門書授之剞劂以公同志其勇於好善又與人爲善如此年雖少倜儻多能治家斬斬早見頭角舉而措之可以卜其用焉

春盡日冒雨尋山次梅仙韻

共惜春將盡濛濛泛小艖履香新濕翠巢綴啄殘花山徑雲深沒泉源雨後斜鐘聲何處起林外是僧家

檥樹一名西河柳

帶露迎風一樹煙枝枝高拂雨餘天何人蹀躞雲中路垂下青絲細馬鞭

野眺

秋草村邊合柴扉曲徑通雨餘山變色日落樹生風雀啅溪雲外漁歌夜月中無聊更回首遠寺一燈紅

舟行遣興

晴嶺嵯峨倚碧天夕陽下上浴長川黃鶯隔岸啼花滑紫燕隨風掠水便浦口歸雲失村舍山根炊餉亂松煙漁翁醉後高歌去船繫蘆葦對月眠

早起見落梅

曉月西斜幾樹風蒼苔飛雪積重重幽禽疑是林梢蝶卻逐殘香舞半空

螢

倚萍附葦影微微入夜時衝細雨飛色映波光迷草帶明添鬼燐點雲衣乍看渡口驚星亂卻望溪頭向月稀簷外秋風漸蕭索寒塘何處借餘輝

毛天回

字炳之一字叔豹常熟人

士以明體適用爲貴胡安定之教其弟子也經義

之外課以治事令疏通有器局者爲之叔豹隱湖猶子天性磊落不凡有志當世之務兵農錢穀之學所謂疏通有器局者非耶其爲人敦氣誼尚任俠急人之病如恐不及嘗畫一小像治武人裝或見而異之叔豹曰文以經邦武以定國古之訓也君何惑焉予猶憶予少時當國家多故意氣軒舉凡弓刀擊刺之事無不一一究習畧皆通曉顧荏苒二十餘年而髮且種種矣何百鍊鋼化爲繞指柔每誦越石之詩未嘗不廢卷三歎今叔豹年尚壯其才足以有爲予選其詩而存之蓋猶爲技癢

而心動也

金陵感懷

不因牢落殢江頭爭得山川一望收天闕只教臨象緯龍蟠無復護松楸臺空丹鳳殘陽暮巷冷烏衣落木秋世事祇今憑博局書生何地覓封侯

孤舟夜泊

目斷河山歎逝川布帆初下夕陽邊參差水鳥浮還沒遠近漁燈斷復連野渡歌聲清似笛篷窗月色細於弦前村何處停孤棹十里寒濤捲暮煙

贈鷗

秋水淪漣素羽微淡煙和月影霏霏豈知瀚海波濤壯故向寒汀寂寞歸曉與驚鷗隨釣艇晚和鸂鶒上苔磯荷香十里供游泳漫啄殘英也療飢

生日述懷

荏苒春光三十年賤貧何必問青天慈親尚喜筋骸健弱子初知笑語便閉戶寒暄歸草木看山濃淡變雲煙中流擊檝何人事午夜雞聲竟不眠

菊

萬卉俱凋寂東籬獨爾開名因高士得香爲故人來甘谷餐英去龍山載酒回倚闌方覓句寒月下蒼苔

西爽齋

寥落村居寂幽齋景色新鶯啼將曉月花送欲殘春夾岸池相照聯牀書滿茵更堪吟嘯處骨肉話情眞

葉裕 字祖仁吳縣人

壬辰秋予養痾致道觀祖仁款扉來謁予詮知其能詩以病不能對苔遂別去然時時念之今夏忽投書一通併詩一帙開函讀之疊疊千言且歎且喜始知祖仁不獨能詩又能文也其詩敲琢鍛鍊極其精整尤長七言近體自年八九歲即善吟詠

或傳其看雪詩曰有意飄歌扇無情入酒樓蓋十歲時作也其自序獲野堂稿曰予自髫齔之年溺於章句束身塾中不得肆志僅以隙晷餘力咿唔繙閱蠅聲蚓字私心自得而已歷遭喪亂避難家山課讀久廢始敢發露於父兄之前於是講明風雅陶詠性情朝斯夕斯未嘗棄置對芳草以忽玉孫思美人以喻君子比興風刺往往有之數年以來因自爲揀擇芟除蕪穢錄成一編將以貽諸同好焉

庚寅秋暮歸山過碧螺舊居有感

昔年騎竹嬉游地今日重來舉目難書閣苔生芸帙散歌梁塵凝小樓寒煙籠敗柳斜陽晚風卷枯荷暮雨殘猶有粉牆題詠處蝸涎蟲網怕尋看 余自乙酉之歲避世事稍平復移家於海虞之南沙今年秋重過故宅不勝悵然回視四五年前遊若山河矣

閶門送別趙長洲之臨安

驢駒歌斷各臨岐回首天涯恨解攜吳苑日斜汀樹暗越江風急雁行低青楓驛路寒鴉噪敗柳離亭瘦馬嘶若向西湖問西子長隄無主綠萋萋

秋晚同林若撫馮虎侯登虞山晚眺

林空山氣爽曳屐晚來登落日滿樵徑寒泉過石稜嶺猿拋腐果岩鼠嚙枯籐更望前峯去前峯又幾層

立春 次友人韻

日色東來早融融漾煖塵草抽袍帶短柳動額黃新淡靄微籠樹輕風漸着人南枝殘朵在先放隔年春

和姜大行如須晚郊次韻時如須旅寓山塘橋下

雲白風輕正晚嘻草橋春漲綠波平數重煙樹籠村郭幾陣飢烏下古城估客高檣連岸泊荒臺青草過牆生花宮舊日繁華地不見銀箏與玉笙

送錢庫部五一赴闕

赤筆緋衣品秩榮重台雞舌上燕京三年久失蒼生望

半載空存白社情 君自去歲九月同與文酒落日遠迎之社今年三月服滿赴闕

征旆影晚風輕送玉珂聲曉余久抱終軍志莫遣當關阻去程 君原任權關主事還朝將復有是命故云

題虞山招眞治次太原張孟恭韻

像設森嚴與俗殊共尋仙跡到山隅雪融始盤申公井丹化曾歸尚父湖嵐氣暗籠高殿影風幡時罥古松株等閒不到星壇上怕踏先生一卷符 俗傳周元眞藏符於壇下也

太保彭城公生日敬獻長句

雪裏高山白髮偏諸生稱壽玉堂前也知天上桃成實一任人間海作田合有黃公爲伴侶惟應毛女識神仙

虞山學士只公是正值松枝拂地年許旌陽龍沙識有虞山學士也

有感

回首河山一掬塵茫茫世事幾番新誰家尚憶庚申帝遺老猶稱癸巳人陌上銅駝悲故苑洞中雞犬避亡秦江南三月寒如此只見風沙不見春

和陳卧子給諫秋日感懷十首兼呈太保錢老師大僕曹先生

數載煙塵只自哀破琴孤劍獨徘徊吹笳未覺南風競鳴鏑爭從北地來嚙雪子卿羈絶塞愁雲皐羽哭西臺海枯柱折無窮恨更引松醪酌一盃

梧葉聲乾已報秋騷人廓落不禁愁秦庭淚盡還流血杞國天傾得不憂但見田橫空入海何曾李廣解封侯憑君莫話傷時事落木荒臺細雨舟

寒窗燈暗月光微颯颯秋涼露濕衣荆樹蕭疎同氣少綈袍冷落故交稀子期重到人誰在丁令歸來世已非早晚扁舟更東去五湖煙水故山薇

倚劍長歌思更悠銅駝荆棘歎神州月明寒柝千門夜風捲征鼙萬里秋騏驥價高空自老海鷗機盡始同游東南王氣千年盡古木荒煙一片愁

黃沙蔓草夕陽中舉目河山今古同鄉國自從征戰後交親惟有夢魂通悠悠鼓角高樓暮獵獵旌旗古戍風獨立臨歧無限恨野花黃蝶弔遺宮

龍盤虎踞霸王圖天塹滔滔只似無渡馬漫勞尋舊史投鞭誰敢阻前驅清談幾見留神器列鎮何曾衛帝都惟有西江明月下蘆花千里宿鷗鳧

嫋嫋秋風動鬢絲那堪陵谷見遷移景陽井畔凋梧葉花萼樓前換柳枝石馬不嘶霜慘淡臺烏無主翼差池兵戈豈識詩書事慟哭休言道在茲

亂離仍作太平看茶蓼隨緣到處安塵澀前緣空拂拭露零琖桂怕摧殘風高雁塞胡弓勁月照龍沙毳幙寒

車馬紛紛滿歧路酒餘雙袖不曾乾

森森秋氣入神清旅恨牢愁觸處生風逐亂鴉喧廢壘雲凝寒樹壓孤城草荒門外常無主劍吼牀頭鎮不平

卞璞未明桐未爨思量前路若爲情

鉛槧無功久閉關鏡中相見亦何顏洛生高詠思安石北客魂歸憶子山白雪難容巴曲和緇塵共染素衣還鶯鳩久向蓬蒿宿擬附雲鵬未敢攀

次韻和錢夕公早春述懷十首之五

習習東風又早春門前撩亂足芳塵一朝世事乖心事滿眼南人盡北人已見投鞭輕弱晉何曾賭墅破强秦

興亡至竟由人事牲玉徒勞問鬼神

不隨時俗看紛爭自向青門學邵平擾擾中原還失鹿

紛紛喬木又遷鶯征鼙不是漁陽摻羌笛偏多出塞聲

惟有河邊一株柳迎風嫋嫋舊來情

風光漸近豔陽天自覺心情不似前有限歲華還刺促

無知花木强鮮妍可憐草綠新春日已是蘭成射策年

矯首雲霄愁滿目不禁雙淚欲潸然

愁來空學越人吟樽酒頻斟不厭深投足未知還擇木

忘情祇是戀長林頭如子羽何須責舌似張儀豈願痛

水竭山崩千古恨未知若箇會天心

仲蔚蓬蒿接短牆蕭蕭終日對淒涼隨風野馬寧因力

拒轍螳螂豈是强倚伏無常恆願醉夢醒難辨只宜狂

神丹換骨何人解又恐元無不死鄉

早春錢遵王見示閒居雜興十首屬余應和余

病未能也春暮之交養痾郊墅索居無俚遂

次其韻用自遣云

東風撩亂到危牆病起腰寬解帶量冷淡似僧空畏俗

清臞如鶴欲休糧愁多祇愛陶潛酒貧去羞探趙壹囊

猶幸門無車馬客高人來往不相妨

迴塘狼籍暮春時一架茶蘼拂地枝池面水紋如縠皺

山頭雲影似峯奇煙迷岸柳籠香絮風撼牆花胃斷絲

永日閉門無俗物疣琴蠹簡是家貲

鳥語庭空碧樹斜露牀風簟影交加蜂吟暖日盤旋急

燕掠輕風蹴落花晉客清談多握麈楚人哀些共傳芭

東陂滿眼春歸去撲路飛香送鈿車

竹陽蘿溪與俗拋紛紛元白任人嘲雨淹榆莢堆牆角

風卷楊花擁地坳倚伏無常空信讖窮通由命莫推爻

清尊羽扇消長日浪說箕山有許巢

柔腮紅影日依依百舌聲消乳燕飛彈指韶光成遠別

回頭朝露已全晞魚翻池藻紅鱗細鹿濆庭蘭翠葉肥

渺渺春魂招不得小亭風暖試單衣

月榭風廊宿草埋巉巖奇石疊層崖藤垂繡帶陰遮戶

苔長羅茵碧染鞦韆放恣成中散嬾清虛久學太常齋

笑他桃李開還落總爲東風一一差

曲岸彎橋對好風雙雙蝴蝶戲雌雄近階嫩筍抽青玉

透水圓荷聳碧筒愁陣有兵堅莫破醉鄉無路杳難通

桐陰滿地新蟬噪牢落襟懷夕照中

紛紛蜂蝶送春忙細雨輕寒到草堂拂檻麴塵楊柳暗

壓欄金粉牡丹香夢魂半落人千里絃管蕭條病半牀

自笑草元空寂寞無端虛度好風光

衝斗光收閉劍函一春常得傍雲巖花聞異種教僧覓
酒釀新方每自監蝶弄舞衣輕似夢鶯調簧舌巧如讒
新蕖郤是閒人意暗把芳心帶露緘
月虧花謝歎流年坐對東風祇自憐心緒似灰人病後
襟懷如夢酒醒前牽鹽可歎逢良嘯覆醬虛勞著太玄
無限幽期誰解得恨苗愁種滿情田
辛卯春貞服許兄客於淮上有憶故園成詩八
首歸而見示用荅其意
日暖風輕百草香嬌鶯聲滑蝶飛忙遙知此際多歸思
愁泥東風暗斷腸

春水悠悠浸碧天赤欄橋外柳如煙輕風斜日歸來路
十里笙歌簇酒船
白紵衫輕雪樣新長街走馬蹴香塵滿樓紅袖垂纖玉
爭軸珠簾笑指人
高箱金嬪見神仙咽路香塵落翠鈿惆悵夜深牆下立
露寒風細月娟娟
草薰花煖柳鬖鬖春思離情兩不堪料得迢迢歸夢裏
酒旗閣槳見江南
春日獨行口占
綠楊風軟酒旗高瑣澀鶯聲出樹梢獨上長隄袖鞭立
煖雲如粉草如袍
初夏過錢遵王林水居有感
粉廊迴合畫欄通剝啄棋聲小院空淺綠池塘蚪斗水
嫩浮簾幙鯉魚風茶煙禪榻悠揚細花雨琴牀委墜紅
畫軸書簽都是舊紫荊花下有誰同余自先兄即世之後不到此地者三年於茲矣
吳姜如須大行
逝水東歸去不還龍門難接李膺歡風吹縛帳青燈暗
塵染銘旌粉字乾窮壤恥沾新雨露影圖猶著舊衣冠
羊曇重過西州路淚灑斜陽宿草寒

石渊

字月川如皋人

吾友吳白耳嘗爲予言月川之才性敏而嗜學北
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月川爲夏宗之子夏宗
教之八歲讀五經十歲讀通鑑綱目十五歲涉獵
廿一史畧皆上口予渡江而北江山戎馬無非悲
憚而獨得一月川快士爲可喜也客歲二月大風
雨月川方酣卧忽崩垣數丈壓牀牀壞月川卒無
恙人皆以爲天祐云詳見於風雨歎自序中
揚州懷古二首

煬帝離京邑長隄錦纜開才歌折柳曲又上鬬雞臺月
觀藤蘿古雷塘風雨來至今城北路叙釧鎖莓苔
歌鐘弔故國車馬駐長橋山苑啼鶯濕疏簾乳燕驕紫
泉尋玉璽青塚問金翹歎息無城賦行宮任採樵

謁確菴老師二首

屏迹幽人隱蔚村東游曳杖過柴門情兼師友風期遠
論及君臣道義尊每自延陵高峻節白耳吳先生自婁東歸常道師誼遠過古邁從天水溯眞源師與家君同出趙夫子之門多慚負笈傷遲暮
波浪頻驚鼓角喧

金笳鐵騎曉風微夙昔名流半已非海外管寧眞絶跡

山中夏馥且忘機可憐喪亂悲銅狄不惜英雄老布衣
最是蓮花潭水上年年秋雨鱠魚肥

風雨歎有序

己亥二月二十三日夜夢中聞有人跡聲意
盜也覺而聽之有頃大聲如雷崩垣數丈歷
牀牀壞壓余身家人驚集瓦礫如山不可動
乃從旁隙出兩親幸余之再生也喜而且泣
因賦以紀之

青日春深風怒號風吹黑雨陰雲高雨月春光在何許
洪波浩蕩摧城壕前夜江村車馬路敗壁危垣見無數
大家樓閣多傾頹上漏下濕到小戶閉門十日饑子叟
手腳凍皴走且僵兒女驚啼男婦哭呼天不應何蒼蒼
嚴君聞之長歎息每逢風雨眠不得戒語天心未可知
平林漠漠雲如墨果然今夜霪霖侵終宵簷霤聲沈沈
偪仄徘徊愁促膝幾番欲寐不成吟蒙頭擁被曚曨去
須臾夢上黃河渡微聞蹤跡似人行覺來起坐遲天曙
窗前鐵馬錚錚鳴嶓外悲風瑟瑟生鬼語鼯啼相閒出
耆然忽作奔雷聲奔雷怒吼電光碎摩挲持刀千騎至
滄海橫翻石壁崩駭竹支撐勢可思孰意從旁一隙微
斯須潛出性命奇有似覆舟起送浪渾如躍馬突重圍

登高臨深古有訓不立巖牆守其正天地爐錘父母身
其不死者誠僥倖吾願高堂勿震驚盲風怪雨亦有情
明朝用取誅蜮術免使波濤地上行

懷友

曉起望江南江南在何處江南人不歸渺渺煙中樹

送確翁師歸蔚村

江風清江月明江風吹斷客愁生風吹淅淅北岸裏江
月隨人渡江水江上雲悠悠青蒲綠藻半沈浮漁人小
艇獨下釣水田稻長不須愁吾師歸醉菊花秋干戈到
處知偪仄橫經相待復何求

晴

風雨夜無聲朝來霽色明林開春鳥動潮落曉江平愁病消今日安危寄此生時余有預拒之厄郊原十里外羣盜漫縱橫

擣衣

風急滄江暮寒城夜擣衣此時聲斷續竟夕月光輝能使愁人淚還驚獨鳥飛關山思何限直北是金微

春日送戴務旃歸歷陽集水繪園即席得麻字

擊鉢停杯興未賒詩成金谷爛如霞一堂急鼓回春燕萬樹明燈起暮鴉入目烽煙愁折柳經旬風雨怨飛花狂歌賴有吾徒在隨分行藏莫歎嗟

豪士歌贈瞿有仲

古今豪士有幾人前有太白後瞿君瞿君慷慨好舞劍瞿君倜儻工爲文我揖瞿君思太白陵轢公卿氣超忽翱翔雲夢渡江淮落魄長安呼酒客當時遭遇亦奇哉沈香亭畔名花開君王玉笛三章曲妃子頗黎七寶杯只道風流一才子誰知能救汾陽死他日乾坤再造功論來宜與蕭何比咄嗟瞿君爾何爲東山自負頗似之君今交游滿天下問君誰人郭子儀瞿君聞言長歎息眼看青天手捫蝨塵埃若個識英雄勸君且飲杯中物

杜蘅

字若洲一字芳杜常熟人

若洲少能詩近自錄歷年稿不下萬餘首每向人張其姓曰浣溪樊川吾其苗裔也嘗以家貧母老餬口村塾傷揚意之不逢感雲英之未嫁故其爲詩纏綿悽惋多言傷之作主人讀其詩而知其志焉又有豔體一卷名綺窗集時流爭健羨之予特刪而不錄

淫祀五首

陳風好巫覡至今家復然崇事在鬼神迎送相綿綿旌

旗色敝野笙鼓聲連天嗇夫鼓牛飲一夕破萬錢主人財力匱抱病曾未痊猶謂藐諸孤賴之以保全杜子啞然笑笑彼見何偏本來方寸木其質固蠢然豈遂鍾靈異事之必致庶人爲萬物靈反爲木偶牽愚者難使達惑者難使遷安得王化興闢邪崇聖賢

聰明正直者沒後得爲神若使邪媚者應與眾鬼鄰相彼正直者非酒肉可親相彼邪媚者豢之亦不馴人世一貪吏天子必加嗔何況冥冥中豈無黜陟因神若享淫祀上帝殫惡均神且遭呵斥安能禍福人此理甚易曉聊以醒愚民

所謂鬼神者豈在形迹間聽之未聞聲視之不覩顏格思不可度陟降非等閒精誠相孚感洋洋如往還若以酒肉致便隔萬重山敬而遠者智吾師孔子言吾年二十七艱難生一子聰彼呱呱泣差喜得繼嗣育之未及期俄而病且死卜筮與延醫靡不盡所以愚人多昏憒咎予閟禋祀予俯而不荅寸心還自擬人惟獲罪愆藉禱以求祉予生本正直祈禳安足恃卜商失其明尼父先喪鯉天道自難知人不能爲爾長歎謝愚人斯可以已矣

世俗尚幽隱是以多淫祀對此木偶人殷勤重拜跪叩

彼意云何謂是神明爾不知賢達士原與神明似日夕與眾俱眾遂等閒視因思當今人誰不尊孔子伐檀與削迹棄擲如糠粃貴耳而賤目蚩蚩眞足鄙 五作明白

屏跡

樹鵲風偏噪村雞晚更鳴莫嫌窮味惡心迹喜雙清

馮名佐 字延表太倉人

延表自序其詩以謂詩歌小道壯夫不爲蓋將務爲遠且大歟其人沈思而寡言庶幾可謂靜者其詩骨秀神清珠圓流而玉分潔自然可愛者也

過吳門有感

七里山塘煙樹遮吳中無復舊繁華館娃宮廢皆青草響屧廊存只野花城上風高悲畫角江頭濤急走寒沙覇圖寥落空惆悵獨倚蓬窗夕照斜

登虞山望海亭

爲愛溪山載酒游風清雲淡正逢秋千尋塔影湖中立萬疊嵐光天際浮鴈陣縱橫翻夕照楓林遠近入高樓憑欄望斷婁江道落葉蕭蕭無限愁

夢渡揚子江得亂山浮水面孤塔沒雲根二句醒時足之

風塵天際滿擊楫怒濤奔飢鷹迎人立寒鴉背日翻亂山浮水面孤塔沒雲根戍角聲飛處依稀是海門

述懷

四壁蓼蓼掛碧蘿閉庭但見白雲過眼空漫道交游算性嫻還嫌禮數多只有異書消歲月更無奇策卻兵戈雕蟲耗盡英雄血彈鋏長歌奈若何

雁字

誰將好句詠新秋題向長空墨迹浮陣破風前成急就影沈水底變雙鈎上林中箭音書斷北塞衝盧點畫稠寂寞松窗清夢醒忽驚蛬蚓在雲頭

擬出塞

從戎千里赴邊城野燒連天殺氣橫箭劈亂雲鵰影落
厓消積雪馬蹄輕雄關獰蠹聞笳鼓遠戍塵飛見旆旌
回首故園歸夢杳冷煙衰草不勝情

擬觀獵

紛紛結隊出關行十里平原霜雪零鶻沒層雲翻錦翅
犬馳荒塚帶金鈴黃沙遍野迷弓劍白草連天染血腥
醉擁胡姬歸馬上一鉤新月掛蒼冥

東莊即事

漫將涕淚灑銅駝小隱東岡守薜蘿地闢分來秋色早

窗空逗入鳥聲多閒題白石花沾袖靜對青編月印波
寂寂幽扉松影亂論心只許野樵過

葉虞封 字史成太倉人

史成年少而才往來於鴛湖笠澤之間奚囊中時
有麗句動人如初日芙蓉天然明秀不假雕繪者
也嘗自言曰天地之間浩浩落落者皆詩之致也
鏦鏦錚錚者皆詩之聲也悟詩之妙得意而忘言
得言而忘象然後可與言詩噫其眞可與言詩也
已矣

曉發

石岸放孤舲相依水上萍雞聲危落月鴉影度殘星臘
盡年華轉途遙醉夢醒寒蘆有棲雁獨爾叫沙汀

秋蛩

草積聲聲亂窗虛夜夜聞冷隨花露出愁向砌苔分騷
客添蕭瑟田家倍苦勤悲哉鴻雁跡萬里學從軍

新秋野望二首

殿閣仍依舊涼風動草萊征人懷故國好友共登臺樹
密鳴蟬隔天空候雁來秋光如有約一歲一相催
秋到無多日秋光四望連西風鼯瑟扇暮雨濕荒煙兵

甲沙場近衣冠野老傳悠悠今古事人代幾回遷

許九日招同杜于皇先生暨長君輟耕夜集
草閣當清夜烏棲不復鳴水光連樹色人語隔簫聲詩
句推東野疏豪惜步兵不堪回首望飛露濕高城

鴛水惜別

一水通江畔孤鴻識故廬雲沈滄海寂月動戍樓虛夢
寐湖山外征蓬天地餘從茲開遠抱秋思復何如

步月

萬家煙火隔一路望中知樹穩風來細天空月下遲疎
鐘還獨響遠笛正相吹莫漫多憑眺清光自古悲

和韻寄東皋顧仲先

登臺空宇宙萬里任雲行客棹橫江冷征衣帶月明晚鐘荒寺斷衰草故宮生知已天涯遠秋風悵別情

盛傳敏 字訥夫崑山人

訥夫少孤貧舌耕以養其母雖室如懸罄而淵源不怠性寧靜讀書嘗經歲不踰戶限客秋侍予山南書閣篝燈對榻流連數日不忍別去每言及古人名節道義之事輒欲奮然起舞今觀其詩亦往往有微見其意者

書陶靖節集後兼呈確菴師

涅不能緇寵不驚潯陽江上定心旌三升就飲無他憾五斗辭浪有別情漢室富春摩眞葉殷家孤竹許班荊斯文尚在眞堪主姚我紛華戰未平

醯雞

須臾終古幻於今漫笑登天是翰音進退尋常皆蹙頻浮沈次第總酸心恥從鷰鹿游邊豆願爲烹魚漑釜鬻誰料乾坤大如甕此中辛苦度分陰

蜃樓

海外誰勞問九州空教蜃氣結爲樓黃芽未變應知老青烏難傳總是愁匝地煙波人渺渺接天雲樹思悠悠江湖淪落秋風客水自潺湲月不流

無題

肌豐髮膩雪承雲亞水天桃一笑分近夜殷勤祇有夢遞年消息總無聞雖憐風勢欺飛蝶敢惱雷聲助聚蚊仙路藍橋元最滑開箱莫驗研綾裙

螢

隨風零亂落人衣欲共明星點點飛十斛自從山上散一囊已向案頭稀籬疎入夜侵書幌露冷逢秋坐釣磯祇恨微光空煜耀未能當道引君歸

紙鳶

久待春風訴舊冤摩空無計到天門高低位置宜牽引晴雨分明有怨恩漫詡短鳧能化鳥堪羞長鶴要乘軒人情轉眼趨炎熱飄泊塵沙不忍論

集唐

綠楊著水草如煙可得潛然是偶然吳地征衣非舊日家貧休種汾陽田

蓮

花趁爲衣葉趁裳嬌紅圓碧自成行潘妃欲步應難許可得輕將似六郎

陳大成

字集生無錫人

丙申閏月遇集生於江上握手出肺肝相示有傾蓋如故之樂集生吾友弘人之高座也其才倜儻不羈然涉世恭謹雅不喜自負見長者必退而修弟子禮詩有悲涼之氣激昂慷慨文如其人嘗從予游黃介子故園傷今弔古痛飲盡醉視日下春始別去不知其五夜將入應督學試也其曠達如此云

虞美人

妝殘幙下覇圖空顏色如花舊楚宮忍就魚腸三尺雪染成猩血一枝紅微吞歛萼春心嬾翦翦翻階舞袖同惆悵拔山人不渡托根芳草到江東

新秋同旦吟雲紀過咸聲迅廣庭莎絲爲誰愛愁見孤城落日銜花下騙騙廿白困酒邊鸚鵡畏人饒高樓明月當羅袂故國秋風動布帆延佇欲愁雲散去亂鴉點點開松杉

過鄒愚公園志感

積雨危廊半壞楹草堂枯盡石苔明花留後院如遺鈿鳥踏歌臺尚有聲燕子樓空傷往事鳳凰簫斷不勝情年來興廢渾如夢見此令人百感生

榴花

簷前紅蹙數枝開博望初移漢苑栽風颭有香蝴蝶去月明無語杜鵑來宮中寶髻爭花插馬上羅裙借色裁照眼欲拈銀管賦風流慚乏二潘才

悲長城

征夫三十萬總爲築城來揮淚無乾土舂聲起早雷舂閨人入夢霜磧骨吹灰千古長城下愁雲暗不開

竹枝詞

絲楊芳草護雙扉朝雨初晴燕子飛閒道當時蘇小小

落花載酒滿車歸

雜興二首

水邊楊柳麗人家深鎖朱樓面面紗若道春風不相惜何緣留得碧桃花

春來絲管鬬繁華半似娼家半酒家只有東風不世態環牆陰處遍開花

明妃

青海迢迢去國悲琵琶一曲淚雙垂多情惟有關山月猶似宮中望幸時

宮怨

露下金盤貝闕涼雲端歌管出朝陽那知吹落千門月
長信宮中夜獨長

黃鵠

蜉有螫婦有毒君王慷慨歌黃鵠昔挾瑟而歌今相杵
而哭黃鵠有翼翔無足趙王殺惠帝死代王亦是他姬
子吁嗟婦徒爲爾

元日

曉起開晴牖梅花滿故枝新春初進酒元日獨題詩年
少輕游俠家貧重別離有懷愁不寐徒長鬢邊絲

病況五首

春來惟屏迹絕勝阮家貧見說梅花好偏憐短鬢新鶯
聲頻入座柳色乍窺人世路誰知己情如范式眞
寂寞人過少空庭半草萊死生猶未定蹤跡易成猜祖
母惟垂淚孤兒只自哀文園多渴疾誰惜馬卿才
抱病才旬日形容瘦不支忽看殘臘盡又是早春時貧
賤由人定飢寒只自知親朋相問訊但說命如絲
又是傳柑節孤眠對夕曛年同潘騎省人似沈休文夜
月爲誰好笙歌不可聞清尊獨自醉歎息念離羣
涉岵悲何極泉臺那得知破巢猶有卵種豆莫燃萁離
亂人應老驚憂鬢易絲烏生曲唱罷已是斷腸時

奉懷確菴夫子

十載傷心賦採薇逃吳梅福姓名非吾徒落拓猶看劍
夫子風塵獨掩扉歲月無情長惜別江湖何地好忘機
最憐亂後音書少永夜蒼蒼禮少微

擬古

四時紛馳代秋夜一何蚤白雲忽四開微涼奪炎燠迢
迢案戶直繁露沾蔓草白鳥不復喧涉雞亦已曉昔我
同心人鳴珂長安道約言如委土朝華以爲寶人無駐
世術焉能長不老美者自爲美浮生各自保

劉人琰 字中琬無錫人

中琬宋文端公三十世孫父正平善吟詠歲暮雜
感詩有曰四海煙塵悲杜甫一門風雨笑莫安益
安貧而樂道者也中琬天性孝友爲詩得其家學
悽惋動人嘗辨牛女渡河之謬謂天上經星終古
不易安有渡河之理其說始於齊諧不足信也其
好古而不惑多此類

謁確菴夫子

龍門高峙起文壇喜接班荊笑語歡靜氣祇容蘭芷近

道心長照雪霜寒寰中羔雁占星至帳下弦歌和曲難
久切望洋今始得許從千仞一觀瀾

瞿臨桂輓辭四首遵確巷韻

一綫還將大業持榕江舊臘問伊誰老臣涕下千秋血
旅櫬魂歸九廟知風雨銅駝春盡夜金戈玉馬社移時
河山正氣常留在圭璧從今奉帝師
隔江烽火渙羣謀碧眼青驄控上流杯酒自澆辭闕表
衣冠獨坐望京樓星占箕尾屯營暗血濺膏原草木愁
漢祚未遷諸葛死西風五丈足神游
劍氣如磐未肯平中宵吐氣鎖孤城鼎湖霧碧看龍鬬

柴市魂香任蟻爭義重一門甘就死神依雙闕儼如生
最憐幾點忠臣淚灑向山薇不爲名
甘心百折裕謀長士馬讙呶歎處堂正氣瀰漫存漢室
浩歌慷慨庾賦經綸舊事黃扉改忠孝遺骸壠石香
回首故都無限恨二陵松柏照行藏

丙申社日

小開書襆散晴曦墨氣縈迴走蠹魚論世或傳投筆吏
言愁空詠浣花詩枕函有劍無奇夢梁月窺人似舊時
海內誰知張仲蔚年年秋草障東籬

中秋坐月侍家大人作

涼散空庭薄露鮮玉壺寒碧浸瑤天放懷詩酒三更月
極目榛蕪一片煙佳節正逢人病後愁思忽動雁行邊
長門寂寞關山冷如此清光最可憐

歲暮雜感

北風淒切角聲悲冷落辛盤酒一巵人似梅花經雪後
懷同杜宇叫春時夢驚誤上邯鄲道賦鵾徒傷漢水湄
歲盡奈何愁未盡可容續草送窮詩

家大人以門人施司李遽脩招游高涼有留別
友人詩琰追隨晉陵敬次元韻奉和二首情
深毛裏率直無文未敢言詩也

萬疊雲山繞寸衷孤舟落日繫城東滕前從未經年別
客路猶能此夕同去去互悲蹤跡遠依依常向夢魂通
北堂傳語歸無晚偕隱何如溪上鴻
連江風火照離衷杼柚空勞詠大東自昔鯉趨常恐後
只今鶴和竟誰同行旌漸與家鄉隔從政還將講席通
聞說嶺頭梅已發好緘春信附歸鴻

甯波道中

翠靄沾衣濕氤氳不是煙連潮疑雨至出岫逐雲旋樹
杪行人度山根瀑布懸幽奇看未足變幻海中天

懷孟氏

作客亦已久風塵起歎嗟陟岡懷夙夜滯跡厭官衙雁至音仍杳愁多病轉加牀頭霜月白鄉夢繞天涯

江龍震 字位初太倉人

位初予同學友愚菴之子也崇禎閒子與寒谿桴亭朝夕論學於愚菴之草堂位初方髫齔往往伏複壁閒竊聽愚菴見而呵之曰兒何知亦偷閒爲嬉戲耳卽所聞當若何位初輒覆不遺一語愚菴喜相告曰孺子可教也及長從予游攻制舉業閒以其餘力旁及詩歌古文凡天官地理水利兵法

無不深自肆力私著策問折衷衆說皆有端緒著方輿歌訣頗便童子誦習顧家產日落鬱鬱不得志然視富貴如糞土族人有善殖貨者無子求嗣位初位初不屑也吾妻大姓憐其才多欲以女妻之位初歎曰吾不能稍自振拔以養父母乃更以兒女事累之乎辭不就客秋虞山邱翁有女欲擇配得位初大喜位初乃就昏於其室瀕行之日知交爭作詩文以送之里人相傳以爲美談

秋夜醉歌寄瞿有仲

寒雲飛寒颸起青燈獨坐時吹向幽人耳枝頭宿鳥頻相驚淒淒切切俱秋聲牀頭置酒八百斛可能掃我萬種之愁情紙窗竹屋山月夜明短劍空掛有時龍吟男兒生世不遂意但願終日醉不願一日醒百草何爲而盡萎松柏何爲而尙生乃知萬物能自振天地不得而限其枯榮我聞天上設九關中有虎豹善食人安得驅之在世閒磨牙吮血無時停天樞變換地軸動鄙夫俗子歸煙塵丈夫貴立志立志貴如此吾曾求友幾經年疎放如君無乃是別君忽過二十日二十日來如頃刻人生在世百年三萬有六千惜君僅得存其七卽我已過十之二揮戈轉日無其術吾儕窮達信有命學業相

期共努力霜華乾雁聲苦我倦欲眠君起舞劉琨祖逖是何人宋玉悲秋安足數

虎阜夜泊示王懌民虹友

浪平舟靜錦帆齊仙侶相將路不迷篝火話深人悄悄逢窗風暗雨淒淒勝游此日隨征雁起舞何人聽曙雞伯業消沈無限恨來朝休上白公隄

吳門懷確菴師兼示同社

江村匿影幾經年縱酒高歌亦偶然問字更遵三上語卜居須買五湖田南皮冠蓋誇連壁北渚師生守一編歸去蔚村爭授席文通應愧筆如椽

蕪湖阻雪

迷離四合亂飛鴉凍合浮梁住酒家采石雲深奔玉馬天門浪急戰銀沙街頭人去看無迹樹裏光生似著花欲眺高江想形勝千山路杳漫停車

過翬嶺山 有序

自旌德至績谿曰翬嶺山一名大尖山宋王介甫有詩曰曉渡藤谿霜落後夜過翬嶺月明中蓋指此與新嶺山東西聯絡爲建康通衢高四百五十仞周迴三十里山之陽翬水出焉乘險憑危爲績谿雄鎭山腰有牆鐵葉

爲門飛鳥亦不能輕越眞徽之咽喉也予過其地時方雪後馬不可行肩輿而往蓋不勝其危懼云

怪石嵯峨小徑通到來已是馬蹄窮雲閒遙護金輪影嶺際平分玉樹叢絕壁猿棲疑近斗短輿人度似乘風莫嫌歷盡千盤險又助新詩一樣工

新安紀游歌

金陵城中西門出路向新安凡六百經過兩渡十三關馬足崎嶇走十日當時殘臘風颼颼秋翎大帽羔羊裘窄袖深靴半行伍角弓羽箭懸吳鉤結伴羣趨大行路倉皇未拜青蓮墓牛渚磯頭月正明燃犀恐犯江神怒蕪湖險阨東南衝西走江楚帆檣通采石如城亘天起揮戈猶想前人風共投旅店烹牛肉萬籟無聲雪壓屋寒侵襆被不成眠曉起花開滿林麓暫停行色待來朝走向南陵雪未消鬣鬣雲峯連玉帳高低山勢擁銀潮漫從涇縣趨旌德已是寒空降三尺艱辛客況到今知鬚眉凍合重綿濕如此經行共五天績谿已近日初懸僕夫喜甚相呼喚送到新安索酒錢此地山川最佳絕今來放眼心空闊石路憑危峭壁高下臨深澗泉聲咽只緣鞍馬倦登臨尚覺匆匆負我情千里忽過空弔古

萬峯相送不知名我思讀書不稱意雲山亦助英雄氣窘牖迂儒抱一編窮經白首成何事況我今來又逼春蹉跎歲月混浮塵好將牛耳雞壇興換作尋梅折柳人

因此行蹤同野鶴嚴風朔雪皆歡樂屈指飄蓬已十年夢回酒醒思量着游寓天涯處處奇遭容敬拜紫陽祠土人獻得君房墨白嶽黃山細詠詩

龔張嶸 字山榮太倉人

山榮交節先生之裔孫也其尊甫無競暨諸父與參向辰兄弟三人皆以風雅名世故山榮少而能

詩生平倜儻有大志嘗侍父考訂野古集輒廢卷
歎曰嗟乎士君子立身行已當如安節矣爲舉子
業規模大家有歐蘇風冬夜讀書每以冷水濯面
曰范希文斷齏畫粥先憂後樂此吾師也因題其
室曰范菴予選得其詩若干首
夏日雜興和劉文成韻七首同確菴師作
新綠平添薜荔垣不勞車馬過柴門雲雷草澤文章厄
風雨空山日月昏無限世情將若付許多書債與年存
石倉武庫俱千載惆悵空爲入夢魂
短蛾長鯨世事餘漫尋林下卜幽居一池漱盡從澆菜

數挺琅玕可釣魚句就政誇馴雀賦興來喜習換鵝書
無才且自隨樗櫟看盡匪風偈偈車
四野蕭蕭食恃糜故人相對慰窮悲香開竹榱存枸杞
路出柴門滿蒺藜魚戲萍風分子母茶炊松火戰槍旗
薰風一曲誰能和極目長安有所思
作文傳賦賴居郊靈運誰爲刎頸交覓句自然隨牧路
搆齋何不對禽巢橘花如雪看奇樹竹實爲糧候碧梢
濁酒數杯情已淡任他雷雨濕衡茅
兀坐聊當汗漫游青蔬香飯幾人留梅花圖畫消煩暑
竹葉乘風繫小舟開牖半規擎翠石爲橋一木臥清流
郤思千古嵇秦酷容易商芝隱白頭
青草荒原戰鼓催平皐一望總堪哀山中紫色芝應長
江上烏衣燕漫猜積雨琴絲寬似帶開簾石硯綠於苔
柴扉寂寂宜長閉獨酌欣然酒一杯
晨露清和淡墨池叢書兩板拙人宜文章漫許石麟作
世事應推雛鳳知數柳颺綿渾似恨孤松光采自爲時
吳船擬買形如葉獨釣煙波不餌絲
金陵雜感次陸宗程韻十首 錄三首
郊壇南郭外輦道上方通大報崇王祀祈年卜歲功風
塵惟馬跡松檜有樵翁享殿愁何處驚看似轉蓬 郊壇

占象開王業高臺接鳳城授時堯歷象齊政舜璣衡月
苦金笳冷灰寒玉琯橫年來頻眺望回首五雲平 觀象臺
山脈鍾佳氣巒回寢殿斜金燈明暗室玉盌葬寒沙俎
豆依丹巘松楸想翠華秋風無限意吹起樹頭鴉 鍾陵

寶來 字天來太倉人

予表兄省公飭躬學古爲鄉祭酒老而益細天來
其長君也九歲即善寫生尺蹏便面揎染極妍今
神似黃荃矣詩特清妙瀟灑無煙火氣
歲暮

澤國浮沈後艱難復歲交稻粱欣鳥雀霜雪伏龍蛟薄
旭老人曝寒冰稚子敲春光如可待依約在梅梢

春游

偶來攜侶賦同心陌上芳菲正可尋初試春衣風葉葉
乍經野岸柳陰陰花光半是煙中滅山色全於雨後深
珍重良辰容易盡莫教前路夕陽侵

和荅顧伊人石梁夜話

露坐忘宵永涼風滿客衣空梁星影亂殘巷樹聲稀身
世多成幻干戈總日非登臨無限意分手月光微

中秋呈嚴親

西風動地稻花香搖落柴門坐晚涼多病幾番憐稚子
長貧何日慰高堂三秋烽火連宵月四野旌旗卷夕陽
不信亂離今復見煙波海角正茫茫

嚴親病中伊人寄詩相訊次韻酬謝

門掩深秋繫遠思菊英新放故園枝寒砧斷雁愁中境
落葉清風病裏詩九日正逢楓似錦孤窗又見雨如絲
何當尺素投珠玉慰我高堂寂寞時

暮秋感懷

天風料峭暮雲疎萬里乾坤一望虛水國稻香寒雨後
江皋楓冷薄霜餘布帆早掛山人舫草閣猶存野老廬
何日方成避人志林泉深處學樵漁

獨坐

獨坐南窗燈火闌冷然短褐影形單當秋木葉愁中盡
入夜砧聲霜下殘白屋不緣今日老詩趣猶是昔年寒
眼前風浪多如許莫訝人歌行路難

懷唐在玆

時序會應惡金風動晚林寒衣霜下薄清磬月中深紅
樹三秋別黃花兩地心橫塘足煙水何日得相尋

過淩約菴師故園有感

散步探花信含悽到水隈高風人獨往荒徑客還來春
草孤亭閉寒梅幾樹開聲聲聽啼鳥相喚若爲哀

春日書懷二首

春郊平楚正蒼蒼能使愁人放眼狂世上衣冠全異漢
興來詩句或如唐日高花氣連村鴈風靜鐘聲過草堂
自笑一身何地著煙波深處最難忘

落紅門外幾層層故苑春殘感慨增晴後湖山渾似畫
閒來蹤跡竟如僧徑荒尚可容魚鳥關鍵仍難卻友朋
最是不堪當日晚炤愁惟有一青燈

蔡友三齋玉蘭花下限韻

野色遠相侵清樽坐晚林紙窗遲月上茅閣未春深酒

力迎花氣雲根動石陰良辰幸來集不負采蘭心

柬隱湖錢梅仙并示唐在茲

平原極目草芊芊不道離愁又一年湖上煙波忘世日山中風雨落花天晨雞茅屋宜開卷春水人家好放船幾度欲來來未得思君空詠卜居篇

客中感懷

門前芳樹綠參差又值春殘動遠思夜雨聲中花落盡曉風吹處燕歸遲貧隨身轉難爲客愁上心來强賦詩顧影且將傷老大空教離恨滿天涯

寓淨土菴讀書兼事丹青贈聞所上人

殘書一篋暫相投得入雲堂鐘鼓幽風過落花依曲徑人來新月上高樓揮毫愧我非摩詰識面知君是貫休莫道相逢何太晚香臺他日正堪游

客中立秋

浮雲疎雨動秋思哀角殘碪重客悲白髮未催明鏡裏青袍已誤少年時他鄉見月驚心緒獨夜聞鴻感別離不道金風仍到戶那堪烏鵲尚無枝

鳳林秋望

天涯極目思茫茫零落人家傍野塘一路蒼煙漁笛晚幾番涼雨稻花香長空帆影橫秋水古寺鐘聲帶夕陽

寂寂邱墟荒草遍斷碑猶記鳳凰鄉

陳遜 字子謙太倉人

錢緘梅仙曰子謙爲吾師冢嗣與弟子莊讀書賦詩日夕相賡和人以二難目之爲人亢爽詘於辭令有木彊風好讀史傳焚香拂几枯坐斗室中手一編不置又喜彈琴擊劍學孫吳兵法坐起以鐵如意自隨感時事輒欲廢棄帖括曰學吾有用之學也奚事此爲其爲古文辭勁峭奇崛不染六朝字句其詩規模少陵亦無玉臺香豔之作可以觀其爲人矣

次韻題得閒廬二首

小築三楹水一灣幽篁簌簌漸成斑家居半郭半村際人在如春如夏間簷影日遲巾角墊林端風細酒杯閒遙知樂志初成論不借千錢更買山

過頭黎杖步溪灣豈爲吟詩鬢髮斑樹色有無春雨後人家遠近落花閒鳥知避世棲難定雲解忘機去自閒斜炤晚來西望好煙波孤塔馬鞍山

春盡日同李映碧葉白泉諸先生游虞山次梅仙韻

爲惜春光別攜樽入畫樓鳥鷁煙外樹人汲澗中花擁岫停雲濕侵簾細雨斜漁燈初動處依約兩三家

中秋遙同葉九來坐月分得遲字

蟲聲蕭瑟露華垂鐵笛誰家腸斷時綠酒飲鯨誇兩地碧梧棲鳳想雙枝牢愁爭續悲秋賦壯志齊歌出塞辭回首涼颸來屋角蟾光冉冉暮雲遲

遙和毛子晉父執人日詩

夢入池塘渡草堂斜風輕雪映山光鳳麟子弟雄文苑書畫風流富墨莊柳解有愁惟帶雨蘭能無語細吹香題詩寄訂湖頭約春水桃花一葦航

遵大人韻贈糞菴和尚四首

直節風流在宇寰巾瓶此日住深山金戈鐵馬中原地戍柝邊笳舊漢關烏鵲無家聲啞啞杜鵑有國淚斑斑生公花雨臺重掃海湧峯頭石轉頑

身隱禪關焉用文眼前蒼狗亂浮雲空山松影閒中見故國鐘聲夢裏聞猿鶴丹崖欣結侶魚龍碧海恨離羣寢園麥飯何人薦淚灑冬青三尺墳

空林葉落碧雲寒白足黃衫上戒壇削髮已拚同土木叩閽曾欲友逢干半生勳業隨流水滿目塵沙任轉丸風月江山無定主閒人應許靜中看

往代繁華一洗空館娃宮作梵王宮銅駝石馬淒涼異朱雀烏衣變幻同舊日將軍悲李廣新朝執政笑揚雄山中書記閒無事國乘禪規盡屬公

晚步

先春種五柳散步碧潭隈夕炤揮教落青山揖欲來雲低羣雀亂風急一漁回入戶圖書在頹然對酒杯

游楊林看古桂遵大人韻

看花客到犬先迎入戶香塵滿徑生爲愛離奇驚不語故憐搖落踏無聲坐深未覺雲光暮影動方知月色明雨露百年天上種那堪今日老榛荊

夜坐有感

一燈心事對深宵非爲窮居感泬寥明主長沙悲賈誼聖朝絕域老班超雄文氣壓東都賦寶劍光寒北斗杓天地原來大如甕吾生肯比一鵰鶚

登君山

周遭遠樹帶斜曛何處當年公子墳日月東西無盡轉乾坤南北此中分最憐珠履歸黃草欲卸青衫付碧雲薄暮隔江聲欸乃煙波驚起鷺鷗羣

江國海國二公祠

兄弟閒關百戰身孤城十載抗强鄰功成姓氏圖麟閣

威著東南號虎臣一代興亡悲瞬息百年人物歎沈淪
江城此夜聞風雨野哭千家鬼燐新

過黃博士故園

曾將一劍許先皇第宅今成萬佛堂園爲僧舍易名萬佛林滿徑
落紅依石檻繞龕新綠護籐牀輞川圖畫多蕭瑟金谷
亭池半廢荒讀罷游仙詩一卷亂鴉點點下殘陽博士有游
仙詩在獄時所作

弔戚舍人宅

鐵騎雲屯萬戶譁書生熱血淚如麻寧忘惜死全妻子
直欲焚身報國家城破舍人登樓自焚從死者二十一人氣作白虹千古

恨詩題粉壁數行斜可憐殘骼無抔土日日羣蜂報晚衙

月夜泛舟蓮潭分得十四寒韻

小槳輕波逐釣灘菱花蘋葉露團團香風十里驚鷗靜
明月一天星斗寒玉笛似催狂擊楫碧筒頻勸醉敲冠
亂離樂事傳來少此夕風流作畫看

陳遜 字子莊太倉人

瞿有仲有仲曰子莊幼能詩七八歲時即以奇句
驚其長老國變後吾師流離播徙貧無僧石而一
門之中日以吟詠爲樂嘗雪夜聯句師唱云瓶空
無斗筲歌響出金石子莊應聲云雅有古人趣三
公不能易其敏捷而高曠多此類也書史一過目
畧皆上口性慷慨尚氣節不屑與市里齷齪伍與
會偶觸揮灑數千言輕清秀逸姿致過人其大畧
見於子謙序中○兄遜序曰予兄弟年未成童即
頗嗜詩學當丁亥戊子歲讀書潭上紅葉白鷺交
輝煙水往往撫景興懷行吟覓句或寒窗燈火蟲
語帷中夜月空庭風聲屋角與夫憂愁雨雪之中
俯仰淪漣之下兩人者未嘗不拍手放歌尋題唱

和詩成即呈之大人間有佳句錄爲一卷曰塤篪
集如是以來葢數年於茲矣今弟出之篋衍得百
餘首欲出以問世予覽之而見其筆歌墨舞秀氣
撲人昔人云庾赤玉胸中了無宿物庶幾近之雖
然詩剩技也騷人遷客發憤之所爲作也子與弟
年皆弱冠學問未成此下帷求道不窺舍園日也
願相勖於經史之學而勿以此曠廢歲月則可矣
丙申孟冬序

和陶擬古侍大人作

清晨起兀坐日出東南隅火雲一以蒸草木鬱不舒衝

炎戴篛笠入村視吾廬相顧無相識子然成獨居蹴天波浪白秫田盡蒿蕪雙鳩日夜鳴造物將焉如

次韻題得閒廬

人在桃花春水灣曉雲斐亹暮雲斑名花但得成千樹廣厦何勞置萬閒弄月吟風渾是樂課晴量雨亦非閒全生悟到莊周蝶未許移文笑北山

游瀾水限太白鳳凰臺詩韻

斗酒招同近局游輕舟隨意汎波流豆花雨後開三徑桐葉風前醉一邱鉏婦採蔬依柳蔭漁家吹火傍蘆洲鄉關最怕回頭望空惹胸中萬斛愁

晚眺口占

孤村掩映雲水外古寺浮沈波浪中驀聽前溪有人語蘆花深處一舟通

輓臨桂瞿公四首步大人韻

人倫天道獨撐持肉食雖多更屬誰大志未成千古業孤忠只合寸心知陽陽語笑臨刑日肅肅衣冠罵座時喜得詩篇有人和他年厲鬼弟同師

死生端不爲身謀釃酒溶江淚血流正氣狂瀾存砥柱冰心明月照高樓妻孥闔絕音書杳將相歡呶廟社愁堪歎忠魂歸不得趙家無地可遨游

休言重復見承平城在城亡共此城半壁江山無力挽千秋宗社有心爭張巡不悔睢陽死蘇武還羞漠北生只恐未完臣子事豈思身後得榮名

一日渾如一歲長賦詩絕筆寄山堂冰霜自許猶存骨風雨何人可對牀父子君臣無盡恨師生主僕有餘香篋中剩有遺文在爲語名山子細藏

贈黃攝六先生

中原耆舊在兩鬢漸如絲花木幽人性冠裳故國儀停杯剛覓句攜杖即成詩眼底滄桑幻年年歎黍離

入城有感

故里依然在繁華曾眼空女牆春草綠官舍夕陽紅風俗年年異衣冠處處同比鄰零落盡一二白頭翁

薇園詩十首次原韻

大雲堂

無人深巷曲忽叩板扉開本是桃源路漁郎何處來堂居千載事座納一時才奇字爭前問庭階破綠苔

唐亭

小亭有佳趣風月滿吾門樹色忘今古花天失旦昏看雲生石罅聽雨走溪痕坐到忘言處時時對一樽

小有居

未與人閒隔聊爲世外謀攤書悲楚漢翫草紀春秋道
欲存三代人疑在十洲滄桑何所似舉目感浮漚

據梧軒

碧空絃夜響忽動彩雲飛憑檻凝眸遠支笻得句微雁
乘星影度鴉帶露華歸叢桂天香發秋來長掩扉

霞笠

居然錦里迹還裹舊時巾鶴唳無眠夜鶯啼有腳春松
高能荅響月白最宜人長恐年來事青山與世新

綠天徑

萬綠中三徑徜徉別有天新篁穿瘦石殘葉下斜川節

勁高千尺林成隱七賢臨風正晞髮微雨響寒蟬

樾閣

平楚蒼然際憑高望不窮柳分雙岸綠楓落半江紅風
雨愁心共山川變態同宜詩并宜畫天地一漁翁

煙鬟樹

一泓止水靜何處起風煙世故三千客人情十八灘落
花殘夾雨歸烏倦尋繹不定煙雲意開襟日日看

濠上

忽添春雨後野漲遶東偏僧唄聞前寺漁歌起暮天地
幽無客至江闊有人還俯仰能遺世孤心月共圓

舒嘯

孫登容一嘯回首亂雲低蕩子移春舫山農放晚犁樓
頭吹怨笛城角動征鼙醉倚春風裏鳴聲遶樹鸝

陳陸輿

字以載號一齋太倉人

毛師柱端峯曰以載爲確菴陳先生令嗣少撫於
鴻逸陸先生余之壻也性穎異沈默有器識從盛
寒谿先生游工制舉業且肆力於身心性命之學
陸故素封家落多難客館四方足跡半天下所在
以國士相推許而雅志高潔歸隱於吳塘之西偏

其詩即事寫意托物言情俱極瀟灑出塵之致洵
乎家學淵源師資有自宜其超卓不羣乃爾也

江上吟

婁江之西水拍天波濤上下聲潺湲商帆海舶任來去
朝晴暮雨誰推遷有時寒陰龍白日狂瀾千里如奔飄
有時清流瀲明月漁舟咿啞歌聲圓江上有客不得意
長吟抱膝顏愀然裹足不求聞與達結茅澤畔惟三椽
臨風楊柳條條綠照水荷花朵朵鮮箕踞松間張白眼
一石一飲詩百篇醉來天子呼不起狂情直似李青蓮
羊裘坐釣三更月夜雪時乘一葉船結交願得淮南侶

氣分相投金石堅蟋蟀振衣差足哂觿魅爭光實恥焉
故人易將故心改陳雷管鮑終古傳中園一任蓬蒿滿
客座何妨長綠錢一編木榻長相對古人日在耳目前
人謂朝廷賤珪綬綸音東下求英賢客何栖栖苦心餽
不一馳騁排冥筌嗟乎廊廟非庸器豎儒怎慕巡阿前
性懶羞當金璧覘華軒何如醉鄉寬所以古人羨箕潁
或從卉曰終身安山中葵藿眞富貴溪西桃花是昔緣
不學靈均向天問不願杜甫桑麻田從來身意會盈歇
年貌一去不復還高歌一曲西江上任彼滄桑又幾年

次和陸傳谷初夏鄉居

柴門晝掩寂無譁綠暗紅稀日影斜鳩喚隔溪催布穀
童鋤隙地學栽瓜駐顏初煮青精飯選味還烹玉乳茶
細翫物情與人事蜂衙蟻陣是誰誇

贈劉樵雨移居玉峯

卜築林塘可避喧新聯酒社共忘年閒鋤藥草爲經濟
靜聽松篁當管絃芳渚細流潛檻外遠山空翠落庭前
輞川未與幽居遠時放輕舟採白蓮

和吳司城梅村先生原韻

廿年游宦座生苔今日重將松菊栽溪上青山招隱去
林間黃鳥喚歸來賞心花柳春三月極目煙雲萬里臺
戶外東風正料峭漫將陶徑等閒開

都憲馬公篤周東招陸桴亭先生入幕諸前輩賦詩贈行次韻呈正

海底珊瑚鐵網求幣書鄭重下林邱蒲輪未得傳經地
蓮幕先爲濟世謀念切仇糧傷重困（先生曾作蘇松仇糧疏欲得實顯者上諸心存水利欲疏流（本生大人作開江書有關三朝吳水利先生亦以此爲念）此行莫作尋常看肯塞夷庚負素修

寄懷陸傳谷

君家瞟水我婁東兩地相思一夢通望處只餘芳草路
訪時又遇石尤風滄溟波浪兼天白斥堠烽煙蔽日紅

（時有海警故云）梅福神仙能遠害笑看殷浩自書空

春雨感懷二首

風風雨雨抹晴光滴翠霏煙鎖竹房無限春愁推不去
博山爐熱水沈香
春夢無憑覆鹿蕉游仙那日到藍橋石尤風阻花前約
踐信還乘雨後潮

贈崔孝廉不凋先生

經營方壯日遯世益何肥採蕨供爲餉搴荷製作衣青
樽盈馥郁黃葉競吹噓（先生詩有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之句喧傳京邑謂之崔黃葉）長嘯南窗下心安在息機

漢口渡江

地勢分南北川流合隴荆人爭秋水渡浪打夕陽城亂
後翻增戶清時尚擁兵踟躕向江立獨自不勝情

登樓有感

望中是物總生愁懊惱春來獨上樓漢水止添孤枕淚
不流歸夢到蘇州

夜坐

吳山楚水兩悠悠葉落蟲吟一片秋彈鋏原非車馬客
典衣賸有鸕鷀裘故園松菊應還在舊日賓朋好共游
幾度歸來歸未得當空皓月照西樓

鄂渚贈別于中丞遂菴先生及諸同事二首

三年倦羽歎栖遲感得高林借一枝豈爲郤超堪入幕
郤緣嚴武愛能詩人逢知已心先醉客未酬恩鬢已絲
遮莫驪歌容易發江邊梅柳亦如癡
銷魂正是蔚藍天分手他鄉倍黯然久坐已忘身是客
乍離還耐夜如年殷勤共勸杯中酒惆悵獨登江上船
從此相思各南北虛堂何日更留連

贈景陵錢省齋明府

入境便知政欣看氣象新野無驚吠犬途有醉歸人擇
主心方愜延賓惠自眞相期臻上理花發萬家春

中秋送錢閻音歸里

游子鄉心遠君歸信黯然如何江漢路不共孝廉船客
思秋方半離情月正圓今宵吾有夢翻喜到家先

訪陸槎溪留贈

斜帶溪橋一徑通圖書不設草堂空烏翻綠樹果方熟
水漲碧池蓮欲紅萬頃桑麻新雨後幾家煙火夕陽中
放翁疎嬾偏多事揀罷詩筒理釣筒

次五弟香谷韻贈友

芋栗多收自不貧鶴飛應是去邀賓荷亭酒氣侵花氣
竹閣棋聲帶雨聲漁父桃源忘歲月書生藤峽賤功名

掀髯長嘯江城外烏角欹斜醉後春

盆荷

一莖分自鑑湖中冉冉丰姿自不同圓葉亂翻當檻雨
幽香時送入簾風不愁鷺浴欹鈿翠郤怪蜂侵墜粉紅
應是濂溪過珍惜移來欄曲伴詩翁

夏日書懷

結夏江村只一樓去如野鶴卧如鷗愛看修竹移雙展
爲摘新蓮放小舟無限世情窮後見幾多身計醉時休
紛紛車馬長安道瓜熟東陵只故侯

家鶴汀先生以詩枉贈次韻奉酬

皓首意氣雄筆鋒益遒麗文章啟後昆箕裘承相繼自
昔賦歸來幽懷渺天際曳杖吟江邊感時欲流涕先生以名
進士出宰江右清介剛方投組而歸吳蒙結心知同是太邱裔荷投金石
言敢不矢寤寐東歸抱遺編安貧守蓽荔

歸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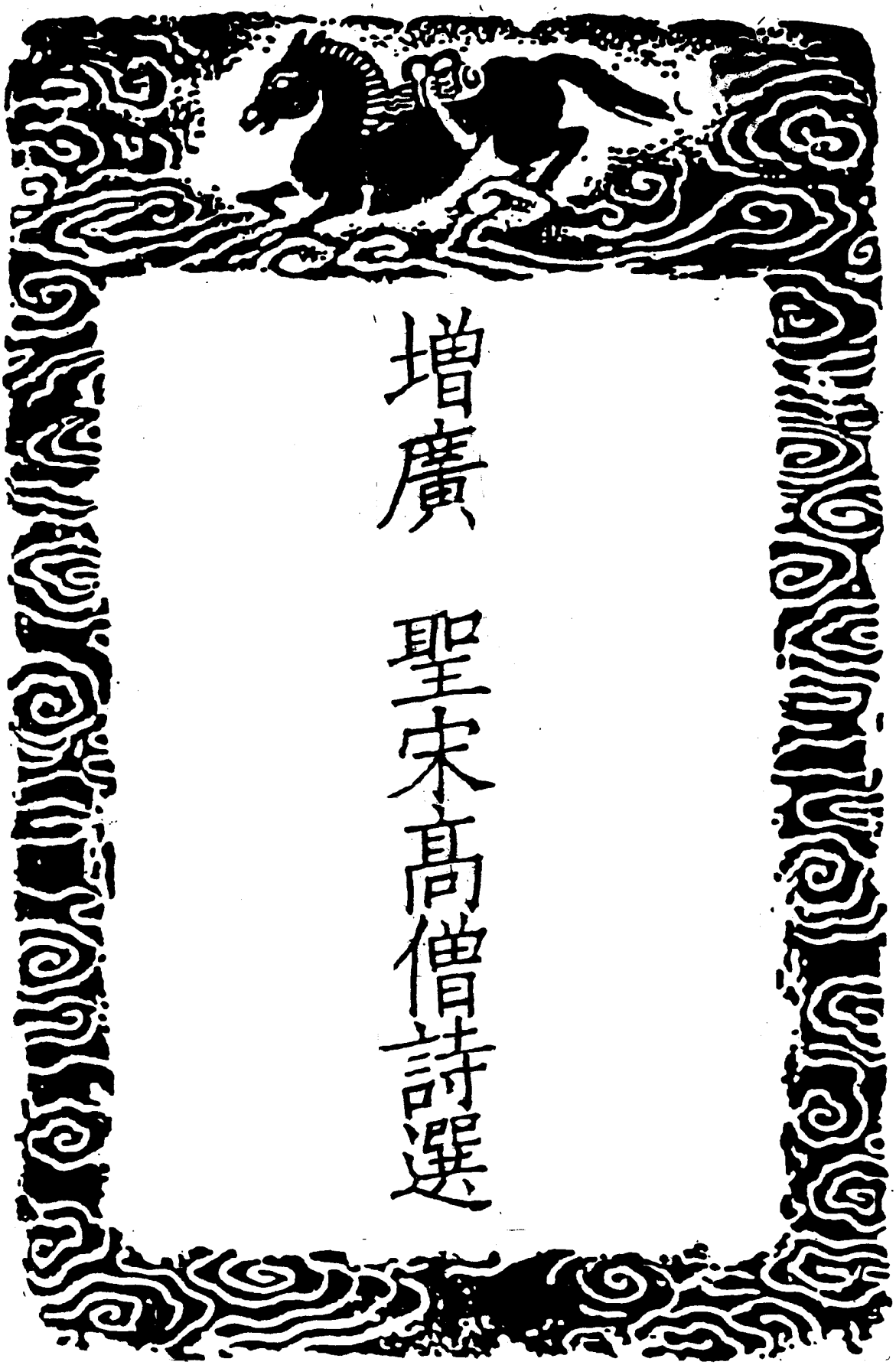
倦游歸故宅斂迹畏人知擊楫心寧懶匡時志不移路
歧空自泣絲染亦徒悲舉世誰青眼高山寄所思

從游集卷下終

壬子仲夏崑山趙詒琛
據婁東繆氏藏本校刻

余既爲離憂集題跋歸之學南其書凡上下兩卷明
季遺老與溫如先生共得二十二人原係潘晚香徵
君手抄本從游集亦上下兩卷皆四方門弟子所作
共得三十一人子謙子莊一齋諸子皆附焉原係余
家藏本抄自季菘耘徵士者今得學南先後刊行實
深欽佩安道年譜載順治十六年己亥從游集成較
離憂集式後一年耳錢宗伯離憂集序已佚此序獨
完好如故且繫以年月爲屠維大淵獻余月卽己亥
四月適是書輯成之時也此次重刊平湖葛君詞蔚
曾爲助梓風雅好古亦近今不易得者校勘既竟並

附誌之時癸丑一陽月既望同里後學繆朝荃謹跋



增廣聖宋高僧詩選

希晝十八首

寄題武當郡守吏隱亭

郡亭傳吏隱閑自使君心卷幕知來客懸燈見宿禽茶煙逢石斷基響入花深會逐南帆便乘秋寄此吟

送信南歸鴈蕩山

千峯鄰積水秋勢遠相依路在深雲裏人思絕頂歸長天來月正危木度稜稀誰得同無念寥寥此掩扉

懷廣南轉運陳學士狀元

極望隨南斗迢迢思欲迷春生積嶺外人在海門西殘日依山盡長天向水低遥知仙館夢夜夜怯猿啼

書惠崇師房

詩名在四方獨此寄閑房故國一作城寒濤闊春城夜夢長禽聲沉遠木花影動回廊幾爲分題客殷勤掃石床

斷碑

片玉侵寒折零文見斷蟲遠沉岡草際半露漸氷中跡著人何在年銷事已空唯聞壞陵柏相弔起悲風

寄懷古

見說鷓飡僻人煙半雜羌秋深邊日短風勁曉笳長樹勢分孤壘河流出遠荒遥知林下客吟苦夜禪忘

留題承旨宋侍郎林亭

翰苑營嘉致到來山意深會茶多野客啼竹半沙禽雪溜懸危石基燈射遠林言詩素非苦虚荅侍臣心

送嗣端東歸

遠念生泉石人中事欲銷卷衣城木落尋寺海山遥帆影迷寒鴈經聲隱暮潮後期俱未定況我鬢先凋

寄河陽察推駱員外

郡齋鄰少室夏木冷垂陰況是多閑日應懸長卧心角當中島起牆背遠橋況獨愛南樓月終期宿此吟

送惟鳳之終南山

關內寒生早南山萬木凋長空人望絕積雪獨

尋遥靜息非同隱閑吟忽青樵幾侵峯頂月相
念起中宵

寄壽春使君陳學士

三處波濤郡連年輟謝公春齋山藥徧夜舶海
書通樓潤星河露川寒鼓角風誰當刋惠政一
一古賢同

送從律之關中

西游無舊識何處寄吟身客路秦關暮鄉心海
樹春河濤行不盡嶽色望空新早晚回孤錫東
浮結近鄰

寄荅桂府黃殿院

桂水在天末登高生遠思來書逢歲闌去夢歷
峯危別浦珠全返空臺栢半衰詩成見新月幾
負郡齋期

送可倫赴廣南轉運凌使君見招

別語長殘漏心懸瘴海邊回期無定日去路極
遥天苦霧沉山郭寒沙漲隰田幾宵尋使府清
話發閑眠

早春關下寄觀公

客心長念隱早晚解書招看月前期阻論山靜
會遥微陽生遠道殘雪下中宵坐見青門柳依
依又結條

送李堪

要地無深託飄然又出關秋聲動暮木暮色起
千山岸草隨秋遠江雲入望閑何宵發孤詠月
泠洞庭間

送朱庶

別業滄波外秋風歸去心玉繩天闕遠金柝海
城深素瑟沉幽意寒釐共苦吟鄰漁知有約乘
月夜相尋

過巴峽

遠望知無極窮秋日向殘孤泉瀉空白衆木倚
雲寒靜想猿啼苦危聞客過難寸心寧可寄前
去雪漫漫

保遷二十五首

江行

渺渺沉清際回頭望即賒鷗禽飛共闊野客泛無涯浦暗微分樹灘遥半派沙今宵應有月重得宿蘆花

寄從弟

天外跡如萍何人慰遠情煙霄滯秋薦水國廢春耕旅夢寒應斷吟鬢白恐生無因話消息一鴈度江城

金陵懷古

石城秋月滿煙水冷蕭蕭戰氣悲千古歌聲散六朝螢飛宮草暗霜白井桐凋竟日秦淮上思賢莫可招

秋徑

杉竹青陰合閑行意有憑涼生初過雨靜極忽歸僧蟲跡穿幽穴苔痕接斷稜翻思深隱處峯頂下層層

宿宇昭師房

與我難忘舊多期宿此房眠雲歸未得靜夜話空長草際沉螢影杉西露月光天明共無寐南

去水莊莊

途次望山行

盤影遮空黑愁生入望賒高來難客路深去斷人家翠死寒溪木香殘別洞花今宵何處宿山口日將斜

書惟鳳師壁

草徑通深院秋來心更閑城中無舊識門外是他山究寂生吟思持齋得病顏寒宵多約我靜話出人間

石席

有狀卷不得閑齋惜夜長坐來消暑氣睡去入秋鄉隱隱生寒骨沉沉發冷光何時遂深遁移取置山房

重登文兆師水閣

重來久凭欄臨水景多閑高樹下殘照寒潮平遠山夜吟長負宿秋病幾思閑早晚離城裏從茲寄掩關

寄徐任

鄉園書久斷寒夜起歸心遠路秦關外啼猿劍閣深貧遊年暗改醉卧月空沉幾夕踈林下相

思廢靜吟

送簡上人之洛陽

閑身無所滯獨去背春城望越鄉心斷迎嵩隱思生野禪依樹遠中飯傍泉清相府如投刺分題有笠卿

寄白閣元貞

一聞歸白閣更不入長安絶頂無人上西風徹夜寒懸崖乘雪度飛瀑過雲看應念馳名者青門得路難

老僧

鬢毛垂似雪無語答閑人擁衲坐終日浮生知幾春乘船應夢越提錫記遊秦半夜寒堂掩磬聲聞四隣

登蕪城古臺

無處堪高望城邊上古臺窮秋人獨立落日鴈空回地險千峯出霜嚴萬木摧遲吟不能下滿眼是塵埃

寄行聲上人

舊隱湖西寺青青千萬峯來書霞深雪歸夢斷疎鍾開口與時避一作背論心似我慵流年共衰鬢昨夜又聞蛩

送蔣白歸越

會稽連照水歸意兩何親山影到平地湖光生四隣虛牕寒對曉孤棹遠浮春未可從耕釣青雲懶致身

書泓河徐希秀才別業

渺渺渡頭路客心難解携半空山遠近寒日水東西漾浦漁罾小飛沙鴈陣低霜風起深夜只是欠猿啼

秋居言懷

默默疎林下獨知秋氣濃半生猶是客昨夜更聞蛩吟苦人成癖年衰自長慵終期拂衣去江上有諸峯

早秋閑寄宇昭

牕虛枕簟明微覺早凉生深院無人語長松滴雨聲詩來禪外得愁入靜中平遠念西林下相思合慰情

憶松江

曾向長洲泛渺漫沉青空闊鳥飛難平沙春暮日夜潮落別浦依依秋樹寒閑浸客亭浮去棹冷

淹漁屋漾垂竿歸心早晚懸帆到是處
上看

寄洪州新建知縣張康

遠聽絃歌樂部封放衙乘醉半疎慵家辭南越無千里縣管西山有幾峯人望廢田禾影合吏愁空獄蘚痕重孺亭應更悲前事煙草萋萋叫夜蛩

磻溪

不肯隨波自直鈎一朝以道佐成周後來亦有人於此只把漁竿空白頭

送人自關下歸天柱

却歸天柱峯前去高謝浮名似了心林下孤燈一聲磬青猿啼斷白雲深

巴江秋夕

巴水寒聲去渺茫半空雲樹落秋光離人此夜和愁宿不聽啼猿亦斷腸

書杭州西湖涉公堂

孤舟孤鶴與孤雲湖上深居自不羣高卧可能容一榻青山西岸且平分

文兆十三首

幽圃

遠與村橋接深春積雨時蘭芳人未採花發蝶先知草密封閑徑林疎露短籬別來鋤久廢身老恨歸遲

江上書懷寄希晝

扁舟宿江上脉脉與何窮吳楚十年客蒹葭一夜風東林秋信斷南越石房空向此都忘寐君應與我同

弔屈原呈王內翰

抱清誰可羣委質在湘濱今日不同楚無人更似君滄波沉夜魄古廟聚寒雲弔罷踟躕處漁歌忍獨聞

寄行肇上人

詩禪同所尚邂逅在長安爲客閑相似趨時嬾一般分題秋閣迴對坐夜堂寒未遂歸山計流年鬢已乾

送史館李學士任和州

事主惟公直承恩赴歷陽舟浮淮水遠路遶楚山長館謁僧侵月郊迎吏蹋霜下車難久滯飛

詔即徵黃

寄保暹師

近聞高靜趣猶寄廣陵居夜會聽琴阻秋期看月踈幾成歸越夢久絕入梁書四釋分題處年來一榻虛

巴峽聞猿

倚棹望雲際寥寥出峽清心如無一事愁不在三聲帶露諸峯迴懸空片月明何人同此聽徹曉得詩成

送守昭師

相見又相別無言感倍興諸峯微下雪一路獨行僧午飯煙村磬宵吟石屋燈他方人請住又得繼南能

莎庭

冉冉從莎長淒涼雨乍晴窮秋閑客步落日亂蛩鳴近接苔堦迴遥連竹徑平扶痕兼鶴跡來往自縱橫

送惟鳳師之終南

終南關內見寒翠盡空虛明代誰招隱深秋自卜居宵晴吟洞月日曉飯溪蔬此後嫌名出應無入關書

宿西山精舍

西山乘興宿靜稱寂寥心一徑杉松老三更雨雪深草堂僧語息雲閣磬聲沉未遂長棲此雙峯曉待尋

送簡長師之洛

動靜非常態超然西去心水期經洛聽雲約到嵩吟齋訪煙村遠禪依竹寺深秖應風雅道相府是知音

贈天柱山貯禪老

幾年天柱居韜光外浮世禪心混沌先詩思雲霞際山雪滌茶鐺谿泉濯祖毳富德鄙利徒貴道輕權勢竹牖晴長開松扉夜不閉霜嚴庭樹萎雨暴龕燈翳紅葉遇寒燒白頭逢暖剃終期爲近鄰清話素相契

行肇十六首

中秋對月

暮雨過寥廓江天正青蒼列樹無殘陰積水有異光幽蟲鳴欲徧宿鳥驚忽翔永夜鑑我吟清章

聽宇昭師琴

遥空雨初霽深徑禪未鳴忽品文王絃若聽宣尼聲月色半峯出秋光四簷清韻斷意轉冥塵心若爲情

湘江有感上王內翰

達士絃性直佞人膠辭柔靳尚一言巧靈均千古愁孤蟾覘長在寒雲恨難收空使湘江水至今無濁流

送希晝之九華

忽起塵外心跡謝人中境雲去竹堂空鷺下秋池靜野宿清溪深月在諸峯頂日暮立長江遥看片帆影

卧病吟

杉窓秋氣深入夜四簷雨枕冷夢忽醒獨對孤燈語流螢隱回廊驚鴻度寒渚空今一寸心悠悠生萬縷

送惟鳳之衡陽

重城獨隱居世人寡相識回塘路寂寥深徑花狼籍西風思忽生南泉語還憶遥山去意長大江歸夢直日暮立荒原迢迢望空碧

泛若耶溪

霽雨牽野情孤舟遂茲賞積水連遠空落日垂萬象岸迴雲獨隨山轉泉更響望望極寒源由言放懇槳

送從律師西遊

墩鱗伺新春望極融融歸驚禽別舊巢念遠遲遲飛吁君臆至業崴故忘獨違心絃世寡聽意鑑古亦稀出關自荷篋入秦扣誰扉埃目若忽失風雨遠漸微將看吐虹章冷射仙掌輝

寄終南神徵君

紫閣浮清漢高眠稱此心住溪人未識歸路鶴知深峯晚迴寒翠猿孤發夜吟霜天獨西向無復夢山陰

送簡師南遊

古岸侵煙出揚帆拂署星層城闕海日列樹隱

沙汀潮落家遥見梅香檝暫停舊峯歸許晚長憶隔吳青

郊居吟

靜室簾孤捲幽光墜露多徑寒杉影轉窗晚雪聲過茗味沙泉合鑪香竹靄和遥懷起深一作風雨夕舊寺隔滄波

送懷古師歸蜀

山落雲陽外去程寒接巴劒水連漢直棧閣挂空斜聽錫樵停斧窺禪鳥立槎舊房春到晚深徑始開花

送文兆歸廬山

劒峯雙倚漢蕩槳月中歸潮白島西出帆孤岸際飛香連潭影直磬度雪聲微幾夕詩坐相思入定稀

酬贈夢真上人

禪舍因吟往晴來坐徹宵春通三徑晚家別九江遥巢重禽初宿窗明葉旋飄住期應未定謝守有詩招青社凌史君以詩見招

送浦奉禮之鄱江

官舍仙山裏全家去若歸汪聲鼇背出帆影斗邊飛宿館荷香接吟亭島色圍前秋賞明月況對謝玄暉兼簡典郡太原史君

送文光上人西遊

高木墜殘霖關河入遠心嵩遊忘楚夢華近識秦音塔古懸圖認碑荒背燒尋幾思興替事獨上灞陵吟

簡長十七首

夜感

無眠動歸心寒燈坐將滅長恐浮雲生奪我西窓月

懷盧叔微

病起啓秋匣素琴生塵埃朱絃愁零落古意空徘徊子期不我至獨上高高臺

贈峽山清倫師

褰衣汲靈水混滌巾履塵煙靄霽杉竹澄凝此心神高僧灑眞雨澤彼寒草春華月爲空印清

霜肅齋身猶言振金策歸作耶溪鄰

步春謠

春景欲饒物客心獨憂采藉茲徘徊芳疆起寂寞遊新愁來易積舊歡去難收步春不得侶不如步高秋

送方仲荀

行客心如何借劒爲君歌雨昏山未開花盡春無多欲知貧別情羨淚空滂沱

晚次江陵

楚路接江陵倦行愁問程異鄉無舊識多難足

離情落日懸秋樹寒蕪上廢城前山不可望斷續暮猿聲

書行肇師壁

禪徑秋苔合寒窓帶雨痕心眞冥自契句好與誰論露冷蛩聲咽風微葉影翻白雲如有意終日在前軒

寄丁學士

想極南溟外江園草樹秋浮生如寄夢幾夕是離愁仙館閑明月星車背遠流祇應西掖吏時復望滄洲

李氏山莊留別

鶴氅輕冠冕誰人不羨君松齋秋掩月石實醉眠雲遠墅窗煙合寒原驛路分前行鞭瘦馬餘恨暫離羣

贈郝禮丞

住近城西寺門無俗客登朝回簾捲雪吟冷硯生氷鳥影鎖中過茶煙竹際凝遥思來夜月虛閑與誰凭

感王太守見訪

行春擁隼旗十里訪禪居煮茗沙泉白調琴竹

閑虛致君公望重對客宦情踈向夕回軒晃林
僧識佩魚

宿許山人別業

嵐霽景初分溪橋對石門犬聲知遠客燒影見前村古木秋生菌空山夜苔滋幾因留我宿靜話極詩源

送僧南歸

漸老念鄉國先歸獨羨君吳山全接漢江樹半藏雲振錫林煙斷添瓶澗月分重棲上方夜孤犹雪中聞

送居壽師西遊

迢遞咸秦路東風送子遊幾程看日落孤影背河流古戍煙微斂遥峯雨半收行行吟此景應不念滄洲

送行禪師

南國山重疊歸心向石門寄禪依鳥道絶食過漁村楚雪粘餅凍江沙濺衲昏白雲深隱處枕上海濤翻

送僧遊五臺山

五峯橫絶漢寒翠倚蒼冥積雪無煩暑高杉礙落星磧雲簷外見邊角坐中聽師到栖禪夜龍湫獨灌餅

暮春言懷寄淅東轉運黃工部

花落前林春又殘舍深蒼蘚擁柴關十年霜雪獨爲客萬里夢魂空到山溪竹舊憐同性直嶺雲終約伴身閑遥思謝傅多公暇應徧留題水石間

惟鳳十三首

與行肇師宿廬山棲賢寺

水瀑寒侵室圍鑪靜話長詩心全大雅祖意會諸方磬斷危杉月燈殘古塔霜無眠向遙夕又約去衡陽

送史館李學士任和州

歷陽南望極岸遠石城危去夢驚潮斷行吟見鴈隨淮帆向風闊楚木落秋遲到日應閑卧公心帝自知

荅宇昭師

要地無閑日吟蹤肯暫過林泉歸計晚雨雪向春多徑僻稀來客庭荒半長莎獨眠思舊約寒夢遶煙蘿

寄登封宰韓殿丞

前秋登閣晚吟次見晴雲中嶽聳當縣三年靜對君朱衣借客典清俸買書分別後逢搖落相思隔晉汾

送陳豸處士

草長開路微離思更依依家遠知琴在時清買劒歸孤城回短角獨樹隔殘輝別有鄰漁約相迎掃釣磯

寄希晝

關中吟鬢改多事與心違客路逢人少家書入關稀秋聲落晚木夜魄透寒衣幾想林間社他年許共歸

留題河中柴給事望雲亭

郡閑思退隱嘉致望雲秋舊客容誰訪新詩許我留甚窓寒日短琴幌夜燈幽青瑣無歸夢期僧話沃州

秋燈

耿耿銷深暗孤窓豈暫忘照回秋夢斷靜引夜吟長病鼠驚空宂寒螢聚缺牆鄰居還共惜及物有餘光

寄昭文館陳學士

秋深荒外客獨上望京臺遠信未封去新鴻又見來地寒邊樹短天靜瘴雲開無限心相向南宮卧錦才

送徐涉南歸

長安來鴈急相顧話離心日落思家遠天寒歸路深秋光生獨樹夕吹響孤砧漸入雲鄉望應

無越容吟

甲長禪師

霜鍾侵漏急相甲曉悲濃海客傳遺碣林僧寫病容漱泉流落葉定石集鳴蛩回首雲門望殘陽下遠峯

寄兆上人

久負中條約深秋興若何白雲歸望遠黃葉意空多靜卧侵仙掌微吟隔楚波飛書荅招隱迢遞寄煙蘿

姑射山詩題曾山人壁

東西望朔漠姑射獨崔嵬一片兩片雲終南太華來根繞黃河曲影落清渭隈深澗飲渴虹遶洞生秋雷古徑窮蘿蓋晴嵐撥不開海鵬飛上遲邊風勁觸回徼隱非他古依靈有奇才曾生心若何俠聲終夜哀

惠崇十一首

訪楊雲師淮上別墅

地近得頻到相携向野亭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望久人收釣吟餘鶴振翎不愁歸路晚明月上前汀

塞上贈王太尉

飛將是嫖姚行營已近遼河氷堅度馬塞雪密藏鵰敗虜殘旗在全軍列帳遙傳呼更號令夜取天驕

贈文兆

偶依京寺住誰復得相尋獨鶴窺朝講鄰僧聽夜琴注瓶沙井遠鳴磬雪房深久與松蘿別空懸王屋心

送安學士守睦州

白浪滿遥程公衙聲海帆通夜市山雨徧春耕古意隨琴遠離愁對酒輕三吳窺列宿知傍隼旗明

贈吳默山人

三年不下岳衣屨古苔侵石澗探幽步風泉得句心黃獃知日暝青樹覺春深又向南峯住時

時許我尋

晚夏夜簡程至

中夕坐清簟繁星時復流扇聲微變暑井氣忽生秋為客方經楚思鄉欲上樓雲山殊未返相顧兩悠悠

書林逸人壁

詩語動驚衆誰知慕隱淪水煙常似暝林雪乍如春薄酒懶邀客好書愁借人有時行樂去忘却戴紗巾

古塞曲

邊風久不息戍鼓何鼕鼕五月無青草滂沱流斷氷胡兒昧形勝漢騎恣憑陵出號朔風起受降沙壘崩樓煩已納款天意威稜歸佩封侯印喧然世所稱

剡中秋懷晝師

秋生剡江濱清氣日泱漭雲歸樹欲無潮落山疑長偶坐還獨謠故人在遐想夕景孤嶼明暗蟲四鄰響神會如目存安知途路廣

擬古

幽禽迎曙響佳木含春榮獨有綺窓婦耿耿萬里情塵色皓鴛幌日莘明風箏高誼久不返中宵自懷貞

中夜起

初月不到曉夜色何冥冥獨立秋江上風波卷寒星

宇昭十二首

夕陽

向夕江天迴微微接水平帶帆歸極浦隨客上荒城雲外僧看落山西鳥過明何人對幽景共賒歡沙井

塞上贈王太尉

嫖姚立大勳萬里絕妖氛馬放降來地鵰閑戰後雲月侵孤壘沒燒徹遠蕪分不慣爲邊客宵笳懶欲聞

宿丁學士宅朱嚴希晝不至

幽期不可見牢落望君情坐久詩源寂談餘井浪平月依寒木盡螢背冷燈鳴空聽溝西寺宵鍾出禁清

廢井

古院無僧住荒涼樹石間停汙寒甃缺廢汲遠泉慳雨漲蛙疑聚宵晴月自還因尋成獨感吟遠見衰顏

送曹商之宿州兼簡駱偃

病起春城暮行心暗結愁全吳無舊業半世紙羈遊島霧沉晴樹汀煙入夜舟故人應老大

幕久淹流

寄保暹師

吟會失秋期荒山寄病時客髭生白早叢木落青遲渴猶窺泫井陰蟲占菊雛歸心何以見霜月下天涯

上集賢錢侍郎

解職因求養清名冠集賢優遊書府裏談笑板輿前鶴警朝時脫山圖卧處懸江僧閑獨訪時得話林泉

喜惟鳳師閣中回

孤錫依京寺詩愁上鬢新跡離三輔晚夢落九江頻草入松根井磬通花外鄰重來知未倦閑趣自相親

松柄

澗底分貞榦寧將鼈尾同坐間長滴翠話次忽生風影落孤燈外聲寒靜室中有誰知此意林下石叢叢

幽居即事

掃苔人跡外漸老喜深藏路僻閑行遠春晴晝睡長餘花留慕蝶幽草戀殘陽盡日空林下孤

禪念石霜

送從律師

病起辭吟社出京無舊房關中行半月詩外紙空囊白道沿嵩直青蕪夾渭長勝遊多杜曲風景似吾鄉

贈魏野

別業唯栽竹多閑亦好奇試泉尋寺遠買鶴到家遲藥就全離毋詩高秖教兒未能終住此共有海山期

懷古九首

送田錫下第歸寧

念別孤親久無成萬里歸筭程芳草盡去國故人稀棧閣浮空險刀州入望微前期有公薦莫愧老萊衣

原居早秋

秋生深徑裏老病眼慵開戶外行人絕林間朔吹回亂蛩鳴古壍殘日照荒臺唯有他山約相親入望來

聞蛩

幽蟲侵暮急斷續苦相親夜覺沉荒壘寒聲出壞鄰霜清空思切秋永幾愁新徒感流年鬢莖莖暗結銀

寺居寄簡長

雪苑東山寺山深少往還紅塵無夢想白日自安閑杖履黃花上香燈樹影間何須更飛錫歸隱沃洲山

灞陵秋居酬友人見寄

灞陵秋負期獨客自懷悲遠水去無極雜人來幾時暝煙沉古道寒日墮喬枝寄信遙天外欵

勸說白髭

草

漠漠更離離閑吟笑復悲六朝爭戰處千載寂寥時陣闊虛空壘叢踈露斷碑不堪殘照外牧笛隔煙吹

贈萬年胡主簿

廉可繼懸魚官清術有餘民田侵廢苑公署似閑居草長通囹圄花飛落簿書見君松操直經考只如初

爛柯山二首

仙家輕歲月浮世重光陰白髮有先後青山無古今局終柯已爛壁散海尤深若覓長生路煙霞無處尋

王質爛柯事傳聞不在疑百年容易客一局等閑棋此着有誰見無言祇自知石橋南畔路依舊日斜輝

贊寧三首

夜吟

獨坐閑吟野思清秋庭蕭索暮煙輕孤燈欲灺月未上萬籟寂然蛩一聲

居天柱山

四野蚫家庭柴門夜不扃水邊成半偈月下了殘經雖逐諸塵轉終歸一念醒未知斯旨者萬役盡勞形

秋日寄人

白鳥行從山觜沒青鷗羣向水湄分松齋獨坐誰為侶數片斜飛檻外雲

智仁三首

送何輅歸錢塘兼簡辯端

家指西陵外滄波去幾程獨行山雪下孤泊夜潮生問路寒林迥移舟宿隔驚到逢天竺客為話別來情

留題雲門寺

秦峯千古寺豈易得躋攀一夢幾回到片心長此閑溪光涵石壁秋色露松關靜室孤禪後寒鍾夜滿山

暮冬旅宿寄趙秀才

旅宿荒涼甚幽懷可自寬風窓燈易滅雪屋夜增寒空迴滿聲急更餘旅夢殘却思君舊隱欲到恨飛難

鑒微二首

贈翌上人

京寺別來久高齋近海隅引禪秋磬動照像夜燈孤愛水開新沼思山掛舊圖他時如結社許繼遠公盧

送寧上人歸故山

舊隱頻開念秦吳忽倦遊離亭逢落日歸路隔滄洲苔徧安禪石松侵待月樓重棲上方夜欹枕瀑聲秋

尚能六首

江行

渺然寒水上四望盡無涯沙迹迎潮沒天形接海垂壞衣汀靄濕疎磬葦風吹今夜猶船宿還應與月期

送簡長師陪諫史君宣旦歸浙右

相送隨旌旆離情亦萬端霜洲楓落盡水館月生寒接話嘗茶徧聯詩坐漏殘歸期在巖屋郡邸想留難

送本如上人歸四明

隨緣離舊隱秋後却思歸古寺山光滿重城海氣圍道孤愁作客年長重忘機此去何人見雲根掩竹扉

送秀登上人

又負空囊出都城難久居西風隨鴈急寒柳向人踈野宿燈分燒船齋磬動魚如逢北來客應寄社中書

京口僧院

渺漠人煙外禪居靜趣多山遥天接樹江闊日生波鳴櫓時鄰響征車舊絶過清風數聲磬應不入漁歌

金山寓居

風霜千里未歸身古跡遲留外俗羣月到天心當剎見濤分山脊在樓開倚吟老樹栖沙鳥寄卧虚巖貯海雲唯恐雪晴行興動迢迢楚路與吳分

子熙四首

浮雲樓

危樓依古堞旦夕生浮雲鳥外千峯出松根一水分窓寒侵樹色地靜長苔紋未盡登臨興紅塵日又曛

早春經山寺

幽徑草初青賞心雲外行衣穿花露濕瓶貯澗泉清殘照回峯影微風引磬聲遲留深竹裏拂石記閑名

送本如上人歸

曉帆開霽色歸興杳無窮潮漲漁磯没花殘海樹空靜吟生島月孤泊阻江風此去逢清論何人與子同

登京口古臺夜望

適意江天外孤吟上古臺海門帆正泊京口隔初來露冷蟾輪轉河秋斗柄回故山千里隔歸思幾悠哉

用文六首

早春懷上國

上國知音在閑門又見春雲中初去鴈天際未

歸人積凍隨風盡羣芳向日新難忘舊遊地一念一開神

夜吟

吟苦與冥搜更深物象幽直疑雙鬢白應感四鄰愁徹晴千岑雪風含萬籟秋無人知此道明月照層樓

上慧日大師

京寺居來久終年獨掩扉吟餘花落硯定起月生衣樹隱宮禽迴鍾隣梁漏微朝賢盡知已休夢錦城歸

經泗上有寄

秋色動離襟相思寄旅吟河分隋樹盡路入楚雲深積水沉孤嶼微陽著遠林故人不可見何處訪知音

秋夕懷友人

踈林初雨後寂寞寄閒身凝望有明月相看無故人寒蛩怜亂落葉坐來頻却恨同懷者迢迢不可親

旅中言懷

舉目無相識離懷聊自傾道孤詣旅況貧甚貝

時情淨社芙蓉老荒齋蟋蟀鳴終當舊山去免更競浮名

文瑩二首

三生藏

達者性不晦鍊形重入胎一元眞璞在三指舊山來流俗見去住法身無往回昔經行道院香撚一星灰

寶積寺小雨

老木垂紺髮野花翻麴塵明霞送孤鶩僻路少雙鱗天近易得雨洞深無早春山祇認來客曾是洞中眞

秀登三首

送小白上人歸華頂 一本云持勝作

瀑濺安禪石秋雲鎖碧層一峯如卓筆幾日策孤藤樹偃前朝蓋星輝下界燈超然歸此處心已契南能

朝海峯

萬仞朝滄海秋曾上絕虛峭欹雲盡後寒倚月生初影落陽侯宅根連覺帝居誰能謝塵迹向此結茅廬

送貫微歸天台

秋歸赤城寺幽興難相同述與片雲合心向蔦
境空傾耳霜樹猿吹衣瀑布風後夜越溪上夢
斷寒雲中

惠連七首

客愁

向來春興自不淺老去客愁還復深半夜蜀禽
呼夢破柳風桃雨撼關心

古意

杏花枝頭蛺蝶飛似郎遊冶忘歸時杏花落盡

蛺蝶去郎不歸來問底嬉

別趙莘老六言

十里青山照眼一蓬疎雨催詩記取江邊作別
煙村梅子黃時

書梁上人庵

雨餘野禽聲斷續清陰碧流遠茅屋道人乞食
晚未歸獨向殘陽淡雲木

野月

野月今宵滿小庭人共瞻却愁人去後殘魄獨
窺簷

多雨

盡道春多雨傷摧花易空不知春態度尤在雨
陰中

舟行寒江曲港

揚帆出浦又入浦轉時順風還逆風蘆葉蕭蕭
兩岸合蓼花細細一川紅鷗兼野鶩衝行棹浪
挾汀沙打臥蓬行李向來吾自決漫將晴雨問
漁翁

惠嚴四首

王庭俊歸清江

沙頭相送意注然彈指分携近四年我懶坐銷
閑日月君行經歷幾山川歸無阿堵圍床下喜
有童烏慰眼前此去清江能幾許莫辭因我少
留連

喜雨

夢回欹枕聽寒更風急虛簷漸瀝聲料得田家
翁媼喜課兒葺笠待春耕

遊廢圃

亭榭基猶壯笙歌迹已陳竹分通別徑花發屬
南鄰雲散望塵友來銷多手人只因忘寵辱到

此不傷神

春雪

食葉蠶聲亂穿花蝶翅輕隔喧淮賊懼犬吠越人驚妬柳先飛絮憐梅欲落英兒童莫輕掃留待月華明

顯萬九首

捲煙閣

僧屋數椽巢木末風煙日與翠俱浮自無俗物敗人意況有春江拍岸流艇子得魚歸別浦鳧雛傍母睡芳洲夜晴兎月墜雲角翻作廣寒宮

殿秋

送岳與湘山西堂惠然師

紛紛向火乞兒多獨有君如擇乳鵝萬煨爐中尋繫可一堆灰裏撥陰何雪欺敗屋閑犀柄草卧空庭任雀羅亟送烏薪相暖熱恐隨春夢入南柯

別鶴操

三山覩何許煙霧如海深兩鶴翅相接意欲棲瑤林驚風起中路沙塵揚夕陰哀鳴失儔侶俛啄何苦心

曉發山店

薄食小人家寒燈碎落花雞鳴窓半曉路暗月西斜世故欺懷抱風霜迫歲華劇憐詩思苦悽惻向長沙

次喬口

喬口知名久煙沉水國寒受風帆腹飽歇雨檣臍乾五渚源流異長沙氣象寬山川濟吾勝待月倚檣竿

明溪

夏木藏崖塢晴沙抱柳溪茅茨村遠近隴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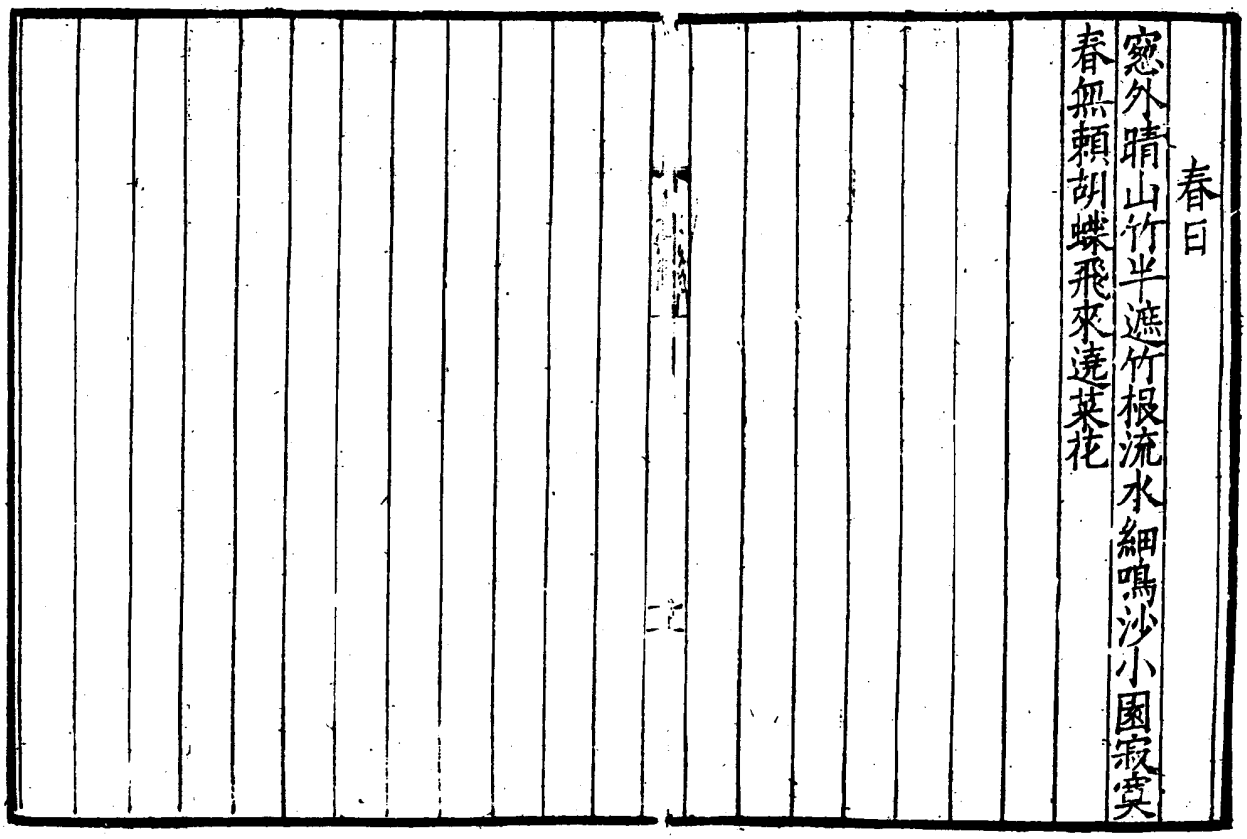
東西野老連檣語山禽隔竹啼此中風物美吾欲卜幽棲

元日不出

坐憶湘西野客家詩筒茶竈舊生涯癡雲閣雨山腰重老樹衝波岸脚斜避縴銜蘆憐鴈陣採花釀蜜厭蜂衙故溪幸可浮茅屋歸聽崖翁響釣車

謁與

雨沉飛絮綠陰寒梅子枝頭點點酸心事向來吟不盡梨花院落一春殘



春日

窓外晴山竹半遮竹根流水細鳴沙小園寂寞
春無賴胡蝶飛來遶菜花

延壽三首

舟中

一水浮千棹悠悠來去人纜開湘浦岸帆落楚江濱風色東西變潮痕旦暮新秖茲澄漢色幾度化爲塵

閒居

閒居誰似我退跡理難過要勢危身早浮榮敗德多雨催蟲出穴寒逼鳥移窠野逕無人剪疎窓入薜蘿

野遊

獨步出衡茅寒雲著地交燒平多敗穴葉落見危巢

智圓三首

贈聞聰師

瀟然塵慮絶禪外古風騷性覺眠雲僻名因背俗高水煙蒸紙帳寒髮澁銅刀幾宿秋江寺閒吟聽夜濤

江上作

往事那堪問長江空渺然孤城閉殘日荒戍積寒煙沙漲中洲閒潮衝古路偏莫疑陵谷事即目是桑田

贈林逋處士

深居猿鳥共忘機荀孟才華鶴氅衣滿砌落花春病起一湖明月夜漁歸風搖野水青浦短雨過閒園紫蕨肥塵土滿床書萬卷玄纁何日到松扉

遵式九首

稽留峯

武林神僊宅代有隱者遊谷靜雲性閒源長水涵幽吾居餘十年自足忘百憂豈嚼不死草夙陪無生儔道漸情未滅身與世爲讎安得會昔人竹枝歌中秋

酬伉上人

鳥外清閒極誰能更似君山光晴後見瀑響夜深聞拾句書幽石收茶踏亂雲江頭待無事終學棄人羣

贈智倫弟

溪竹擁疎簾溪雲冷不厭千巖唯虎伴一講許詩薦莫茗敲氷柱看經就雪簷有時開靜戶寒

日下峯尖

隋觀法師塔

五六百年內金軀亦化塵方知新塚上盡是古人身白髮乎名急青山送骨頻除師靈塔外一一好沾巾

送苗推官

官滿載琴書乘春入上都煙波離遠岸桃李發中途倦薄暮常淺詩清道太孤登朝無恨晚未有白髭鬚

隱者

一徑千峯裏何人更往還無爲無事者白首白雲間釀酒擔寒瀑尋猿過別山豈知名利客鞭馬向秦關

寄劉處士

度月阻相尋應爲苦雨吟井渫茶味失地潤屐痕深鳥背長湖色門閒古樹陰想君憔更甚華髮晝方簪

寄悟和尚

無累無機祇任緣一齋長掩古松邊寒垂白髮過深雪不下青林知幾年木葉當薪燒更煖鑪

苗爲履著難穿竟何人問東林杜時引清流灌碧蓮

酬蘇屯田西湖韻

雨餘殘景照漁家漁子鳴榔徹郡衙今夜相呼好垂釣晚來新雨漲蒹葭

重顯一首

送俞居士歸蜀

何處深棲役夢頻青城拋却數溪雲如今老大歸難得祇爲情懷遠送君

契嵩三首

古意

風吹一點雲散漫爲春雨灑予松栢林青葱枝可取持此歲寒操手中空楚楚幽谷無人來日暮意誰與

感遇

空虛澄遠煙霽色含秋景思君每盤桓駐目千峯頂明月初圓藥可照美人影美人來不來雲霞渺林嶺

寄月禪師

聞道安禪處深蘿遠隔溪清猿定中發幽鳥座

邊栖雲影朝晴別山峯遠近齊不知誰問法雲夜立江西

寶磨一首

山院

滿院秋光濃欲滴老僧倚杖青松側秖怪高聲喚不應嗔予踏破蒼苔色

惟政二首

橋上

橋上山萬重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

香林洞

香林接幽洞香乳無時滴日暮白雲歸擊之不可得

仲休一首

雲門峯

鶴唳峯前路行行世慮消蘿交藏石竇雲破露山椒樹老形多怪人間色似驕誰同訪諸謝煙草滿溪橋

顯忠一首

白雲莊

門外僊莊近翠岑杖藜時得去幽尋牛羊數點煙雲遠雞犬一聲桑柘深高下閒田如布局東西流水若鳴琴更聽野老譚農事忘却人間萬種心

清晦一首

登閣

小閣稱幽隱登臨眺晚晴暮雲埋落日寒樹夾孤城鳥道穿山色人煙隔水聲自憐踈散意多不計浮名

南越一首

石佛寺

松竹行纔盡香城絕世塵倚巖開半殿鑿石見全身鍾鼓中天曉煙花上界春出門重稽首願值下生晨

楚纖一首

青城山觀

靜見門庭紫氣生前山嵐靄入樓青玉壇醮罷鬼神喜金鼎藥成雞犬靈巖下水光分五色壺中人壽過千齡何當一日拋凡骨騎取蒼龍上杳冥

道潛三十二首

何氏寒碧堂

城東十畝春蕭瑟脩竹漫山謝如櫛颼颼細浪鳴石齒黯黯蒼雲翳朝日虛堂正在無有處不惜千竿開翠客鳴鳩野鵲亦解喜頡頏穿林語啾唧但得涼陰過酒樽莫辭晚色侵書帙蓬萊仙人爲書榜筆端矯矯龍蛇逸壯觀南來無與倫千載風流君不失

夏日山居七首 六言

杜宇鳴春已歇薔薇尚有餘花吾廬宛同彭澤

遠屋芙蓉交加

苦笋爭抽豸角枇杷競吐驪珠午飯松間睡足茶甌滿泛雲腴

紈扇輕裁孤月竹簟冷織雙紋呼取涼襟幽吹拂開亂眼浮雲

陰洞石床初掃誰來共飯胡麻鳥道新疏碧注爲君沉李浮瓜

古徑斜依杉竹薰風永日無人噪鵲鳴鳩去後一聲幽磬南鄰

門外溪行碧玉林梢日墮黃金好景莫愁冷盡會看月出遥岑

遠壑尚餘殘照飛蚊已鬧前簷羣燕歸來何暮呼童爲汝開簾

秋江

赤葉楓林落酒旗白沙洲渚夕陽微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

臨平道中

風潚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

再遊鶴林寺

招隱山南寺重來歲已寒風林驚墜雪雨澗咽飛湍壁暗詩千首霜清竹萬竿東軒謫仙句洗眼共君看

江山秋夜

雨暗蒼江晚未晴井梧翻葉動秋聲樓頭夜半風吹斷月在浮雲淺處明

東園三首

斜照明明射竹籬桑陰翳翳麥蛾飛蕭條一徑無來轍時見羸牛引犢歸

曲渚回塘執與期杖藜終日自忘歸隔林彷彿

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
雲峯缺處支笻立溪溜聲中弄扇行習習南風吹百草幽香知有蕙蘭生

次韻朱伯收主簿觀雪二首

朝來密雪蔽天涯坐目丘園發素華初着敗梧驚墮腫久霑庭竹見欹斜水精不動垂千筋雲母無聲落萬家安得層穹返收拾莫教狼藉滓泥沙

陰風何事吼簷牙夜半窗前變物華夢斷只疑蟾影在寒幃俄駭練光斜苦侵陋巷凌寒士強入高樓媚酒家霽後請看庭下草蕙蘭含綠出晴沙

虛白齋與子瞻共坐有客饋魚於子瞻子瞻遣放之遂命賦此

嘉魚滿盤初出水尚有清萍點紅尾銀腮戛戛長烹煎搖強有時俄自起彼客殷勤贈我君向中厨薦醪醴使君事道不事腹杞菊終年食甘美傳呼慎勿付庖人百步洪邊放清泚回首無欺子產淳謾道悠然泳波底

子瞻席上令歌舞者求詩戲以此贈

底事東山窈窕娘不將幽夢屬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春風上下狂

陪子瞻登徐州黃樓

黃花離披秋日短使君無事邀僧飯飯餘軟語燒香幽共坐圓庵不知晚燭籠持火報黃昏使君愛客還留連前登脩徑步超逸後却從御來聯翩城頭陰陰未上月城下激激鳴潺湲漁燈照船沙岸近賈客夜唱聲清圓徘徊始轉黃樓側銀箭銅壺知幾刻欄干倚遍惜分携泣泣芙蓉珠露滴

夜泊淮上復寄逢原

黃沙白草滿淮堧逆旅蕭條思不禁風約亂雲歸隴首角催明月出波心槎頭湧處潮初上斗柄移時夢未沉遥想故人投宿地畫船應在碧榆林

晚興

墻角風欺竹影斜數聲啼盡欲栖鴉重門已閉斷還往獨卷疎簾進月華

春詞二首

輕雲着地柳絲垂百尺高臺獨步時遥愛南隣

紅杏樹曉來新有過墻枝
濛濛小雨暗池塘遠樹依微不辨行可是晚來
風更惡杏花撩亂撲回廊

九江與東坡居士話別

雲水貴樓赤壁間勝遊長得共躋攀屠龍冉冉
空三載窺豹悠悠愧一斑投錫雲林聊避暑紀
江舟檝自東還求田問舍知何處杖屨他時訪
小山

訪荆國王公三首

浩蕩經綸志已行北山歸老思冥冥何妨渡水

穿雲客柱杖芒鞋到户庭
博辯舊聞經孟子談經早不愧揚雄惠能伎倆
元無有還許從容廣坐中
苦嫌榮禄早收身歸與漁樵共隱淪白下門西
山迤邐與來長是岸烏巾

余初入智果院蘇翰林寧賓客相送者
十六人各賦詩一章用圓覺經云以大
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為
韻得以字

泰山屹天下四海同仰止我公命世英突兀等
於是胷中廓秋漢皎絶微雲滓當年事危言軒
冕如脫屣正貴知我希寧慚不吾以風雲異再
符六翮排空起一昨厭承明抗章求迤邐餘杭
古雄藩比屋富生齒立談政即成興不負山水
雅容敦末契訪我頑且鄙大旆耀松門禽猿亦
驚喜森森門下士左右聚珠履使君道德姿主
角非所恃軟語如春風薰然着桃李今朝眞勝
事千載足遺美安得筆如椽磨崖為公紀

擬才生日

像末眞風恐不傳故生豪傑為人天慈航橫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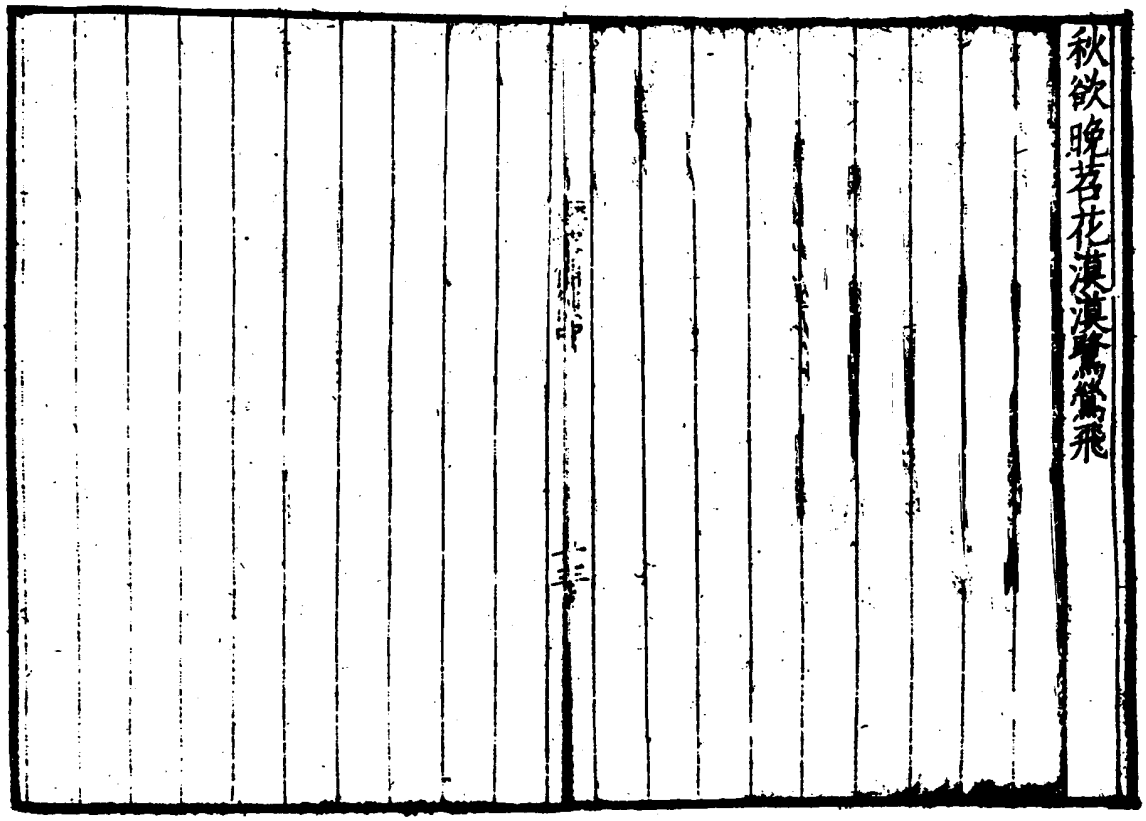
三千界法雨均沾四十年獨鶴精神秋始健長
松根節老彌堅莫將有物觀無象唾霧冰輪處
處圓

梅花寄汝陰蘇太守

湖山搖落歲方悲又見梅花破玉蕤一樹輕明
侵曉岸數枝清瘦耿疎籬良辰易失空回首習
氣難忘尚有詩所向皆公舊題墨肯孤忽鳥却
來期

歸溪上

市朝塵土汚人衣遠憶雲山便賦歸溪水繞門


秋欲晚苕花漠漠鷺鷥飛

善權十五首

寄懷仙上人

幽谷山前看卷衣石頭城下寄禪枝相望幸有一日雅命駕可無千里期鷗鳥不驚機事息經魚多故尺書遲何年白髮同丘壑瓦甑時將玉稻炊

陪王性之遊東西林

折簡招呼出暝嵐暫將彌勒不同龕後車載我遊山北前導因君作指南曉徑共飛霊運屐夜牀重對阿戎談宗雷舊社無人嗣謖試聰明一勺甘

洪崖橋

水發香城源渡澗隨曲折奔流兩崖腹汹湧雙石闕怒翻銀河浪泠下太古雪跳波落丹青勢盡聲自歌散漫歸平川與世濯煩熱飛梁壯觀碧洞視崄毛髮連峯翳層陰老木森羽節洪崖古仙子鍊秀搗殘月丹成巳蟬蛻井曰見遺烈我亦辟道山浮盃愛清絶攀松一舒嘯靈風被林樾尚想騎雲精重來飲芳潔

王瞻明蔡東老江全叔訪余圓通精舍且日相與杖屨步層巓臨絶壑藉草揔泉會飲于龍泓之上嬉笑諷詠甲夜忘返此樂不世有也釋氏子善權與焉因成古風以叙一時勝集耳

王郎幹國器學古志孔周新詩亦餘事氣已吞曹劉蔡侯富經術筆力追驊騮飛騰得良御咫尺畧九州江子忠孝齊瞭焉見清脩危言驚四座武庫森戈矛翩翩三公子訪我廬山幽相逢喜折屐共欵澗谷遊是節過梅雨凉風回麥秋千林散霏煙萬壑湧碧流携手臨虎穴褰裳度龍湫藉草翳松竹挹泉洒芳柔試作文字飲咄嗟具盤羞酒酣外天地主客遺獻酬險語正激烈長歌伴牢愁吾徒故不飲絶倒消煩憂落日吼蒼兕明月浸紅榴華燭照歸路殘鍾殷虞樓人生行樂耳一醉豈易謀公看功名骨千載聞古丘

山中懷養直因次王性之韻兼簡東溪可師

不見蘇季子長吟碧江曲桂影蘸煙波凉颸度

喬木此郎天與才筆挾風雨遠經營萬物表咳
唾落珠玉何爲廊廟姿抱獨向山谷晚雲低蔥
帳初日明雪屋知君有奇尚窮達均一目欲提
折脚鐺共煮東溪蕨

次韻酬初上人

少懷青霞志雅意從祝髮法潛吾所師蓬户等
珠閟蒿萊破三徑與寄餘七發病軀猶寒松凜
凜露踈骨江鷗頗相知容與初不沒之子吳國
秀外澤中欲訥搖毫寫風煙敏捷過霜鶻高情
貫溟涬妙理窮法窟報章久不嗣曾鈍庸敢忽

但願針芥投孤圓指心月

送法仁上人

道人山南來訪我山北麓超然慰幽憂喜氣拂
庭竹逸韻凌層霄雙眸炯明玉妍談起衰懦萬
籟發空谷自言厭行李故食歲月促久辞惠山
泉夢遶滑瀾曲只今且扁舟思飲毫椀渌別袂
挽莫留歸心暮雲速此生何所似江海兩浮木
縱浪浩渺中邂逅一相觸風波忽漂蕩後會那
可卜新詩儻不遺願寄南飛鵠

山中秋夜懷王性之

風雨一葉秋北窻夜初永候蟲鳴空堦蝙蝠挂
藻井龕燈照凝坐苔壁印孤影試觀鼻端白粗
了虛幻境萬事皆浮休百年政俄頃學詩寒山
子造語小機警故人王文度襟韻獨秀整間棠
吐佳句惠好灼衰冷何當翳華芝飛步槐林嶺
携手剗荆薪歡言饌湯餅長嘯凌紫煙同升妙
峯頂

同王性之遊西林有老衲畜一碧壺制
作甚古把玩久之性之求得欲以相寄
復爲瞻明所奪戲作此

玩物有喪志達人自觀生臭腐與神奇同出而
異名是身等疣贅身外安足營厭看珠玉場竟
作水火爭況此枯壕物視若鴻毛輕山家一題
評取予紛奪傾奇計先趙璧拙謀笑秦城誉將
鐵如意碎與瓦礫并寄聲弄丸子解此兩不情

次韻酬養直

氷雪照人蘇季子幅巾短褐在山林曾中涇渭
自泯別砌下桃李成清陰珠藏老蚌夜光逸豹
隱南山春霧深軒冕儻來初不計要從僧榻坐
觀心

再遊廬山

聞道猶稀米駕言事南求百城走風煙鉼錫半
九州年華去何極齒髮逝不留是身萍無根雲
浪從揪泙得坎忽自止此生亦安休康廬昔所
經未暇窮深幽回首食宿地歲星行一周林間
訪耆舊太半即古丘五老如故人相逢更綢繆
仍要木上座共結無情遊

仁老湖上墨梅

會稽有佳客遒軸媚考盤軒裳不能榮老褐園
歲寒婆娑弄泉月松風寄絲彈若人天機深萬
象回筆端湖山入道眼島樹榮微瀾幻出隴首
春疎枝綴米紈初疑暗香度似有危露溥縱觀
煙雨姿已覺齒頰酸迺知淡墨妙不受膠粉殘
爲君秉孤芳長年配崇蘭

送墨梅與王性之二首

道人筆下有春色寫出江南雪壓枝千里持來
煩驛使暗香不滅隴頭時
眼底春光回隴首雪中疎影落平湖政須送與
王摩詰對着輞川煙雨圖

送崇上人之湘中

雲照赤藤杖梅飄白氎巾三湘寒浸月七澤渺
含春物色騷人思煙波衲子津天南有回鴈帛
信莫因循

梵崇十七首

寓居西林

一身雖復懶百念勤掃除衆人自紛擾我心長
晏如寄茲西林寺適與靜者俱流水響環玦芳
林列扶踈時開南面窓煙中認香爐夜梵出遠
墟朝雲生坐隅高眠謝俯仰一食隨鍾魚須知
天宇間在所皆我廬何必支上人買山纔隱居

春暮

未作郊原十日遊村村楊柳已青柔無端風雨
夜來惡桃李一空春又休

示圓上人三首 六言

小雨驟鳴砌葉薄雲忽改秋容不見西山暮色
但聞煙外踈鍾
繚繞蒼杉萬本森嚴密竹千竿未到菊花時候
夜堂已是清寒
竹屋君能共老蔬畦我自躬鋤有箇生涯湖上
何當便賦歸歟

香泉濟大師見過

老木因風時自號杜門春徑長蓬蒿得君過我殊堪喜夜語不知山月高

若訥容膝齋

一室良易安兩膝劣可受道人樂虛寂嘿坐徹清晝雙扉閉不開而我時一叩禪味恣所嗜妙理深莫究小窻栖白雲喬木挂玄犹細泉出蒼崖泠然瀉幽竇

贈元華二上人

英英二子眞連璧俊氣渾如支遁師茶鼎熏爐

三日欵青燈夜雨十年期江山去我苦嫌遠溪寺識君空恨遲政自別愁無處着更當啼鳥落花時

夜歸

暮策返溪寺松風遵路長水幽聲斷續山暝色蒼茫鍾隱空巖響露滋羣草香歸來人已寂華月半虛廊

春晚和呂少馮

莫問春愁與客愁從來便覺此生浮我今心性灰相似正似蕭花江上鷗

次韻子虛承事

松門閑倚杖四顧好風煙水繞寒城外山橫落照邊孤雲凝大壑一鴈沒遥天徑欲過支許青燈對榻眠

瑛上人從廬山來相訪

昔別江南歲政肥今逢淮右雪花飛感君千里忽相訪顧我一身猶未歸歲月但驚如鳥過雲山空歎與心違更須少待臘寒盡復策瘦藤還翠微

雜興二首

空山無一事深喜去人羣草堂繞流水竹籬懸斷雲小詩閑裏得幽鳥靜中聞時得隣僧飯同羨碧澗芹

振策出遊眺崎嶇歷榛蕪林靜遠聞鴈水清深見魚既喜原野曠復欣懷抱舒歸來日已暝宿鳥自相呼

送子建李教授

相逢初恨晚欲去更關心已是故鄉遠況茲殘雪深野雲寒委地遥日曉升林執手此爲別柴門難重尋

書西林房壁

秋着梧桐葉已零西風吹起故人情不知他日北窓下誰聽泠泠寒澗聲

觀燕肅山水

憶昨神林口江山此盡同沙鷗輕泛浪浦樹遠含風一柯菰蒲外數峯煙雨中箇中誰得計蓑笠釣漁翁

曇穎一首

小溪

小溪莊上掩柴扉雞犬無聲月色微一隻小舟臨斷岸趁潮來此趁潮歸

清順二首

宿天竺

昔人不可見行路多長松空遺煉丹處井幹綠苔封月明還獨宿白雲下踈鐘夜半桂子落不知自何峰

林下

久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縱然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閒於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

元照一首

白雲庵

逍人倦逢迎結庵就巖穴靜愛山頭雲空濛如積雪隨風亦卷舒觸石更明滅却憶古人詩秖可自怡悅

曉瑩一首

南昌道中

東游心渺渺研足步遲遲馬驛黃茅路人家白竹籬歸雲橫斷嶺落日映荒陂何地可容足暫哦招隱詩

曇瑩五首

南張道中

北山松粉落輕黃濯雨蝦鬚麥吐芒槐火石泉寒食後十分春事屬農桑

睡起

蕙帳煙凝晝掩關落花時節雨闌珊客來驚起還鄉夢繞屋春風綠樹寒

姚江

沙尾鱗鱗水退潮柳行出沒見漁樵客船自載鐘聲去落日殘僧立寺橋

示超然上人

往事明明是夢中鬢霜那有舊形容客床對臥
秋深雨聽得鄰僧半夜鍾

宿香積寺

掛榻香凝夜清眠擁衲衣五更聞喚起一路聽
催歸山雨寒仍重溪雲濕不飛幽花短臨水蜂
蝶冷相依

仲皎一首

靜林寺古松

古松古松生古道枝不生葉皮生草行人不見
樹栽時樹見行人幾回老

希雅一首

寄禮尊師

掩關名自遠鯨浪阻相尋講罷唯澄慮孤峯樹
此心栢煙秋榻靜蓬漏夜堂深盡仰鄂江上清
風繼道林

祕演七首

山中

結茆鄰水石澹寂益閑吟久雨寒蟬少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鍾尋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

淮上

危橋當古寺閑倚喜同僧極浦霽秋雨扁舟明夜燈風沉人語遠潮漲月華昇萬事空凝念其如惣未能

賈希德

山東持木鐸高識世難群覽照驚秋鬢看碑見舊文救時曾抗牘退迹欲眠雲帳外橫經苦清朝已立勳

寄四明教主

古疏傳深旨清流照瘦顏四方來問道半世不離山養鶴憐終潔看雲許共閒仍聞焚幻筆欲別人間

書光化軍寺壁

萬家雲樹水邊州千里秋風一錫遊晚渡漢人過疎雨亂峰寒翠入西樓

洛陽春

雨霽園林宿靄微暖風遲日薦芳菲池浦霽紈驚魚躍簟額翻波礙鳥飛好景正繁春未半小桃初放蝶仍稀閑中兩兩高陽輩醉泥東君夜不歸

遊古觀

參差宮殿倚青天一別重來四十年老檜挂巢時有鶴亂雲藏洞久無仙春移草色抽新帶雨養苔痕壓舊錢兩兩相逢皆不合落花流水石

鑪煙

擇鄰一首

寄禮法師

寺枕滄溟上門長掩寂寥定回花漏斷講徹獸煙消入檻泉聲細當軒岳色遥何時會重席南望路迢迢

清外一首

葛洪冊竈

羽客昔眷此鍊液奪化功至今寒雲色掛樹復凝空

蘊常七首

送空上人

過了梨花春亦歸小窓新緑正相宜白頭更作
西州夢細雨青燈話別離

天竺道中

紫蘭含春風日暮香更遠澗道水平分曲折渡
清淺飛花當面墮顛倒落苔蘚念此芳意闌歸
思紛莫遣

知止亭晚望寄清大師

柳繞平湖緑映堤欄干人靜夕陽遲歸鴉欲盡

千林暝白鳥飛來一段奇短髮緣愁分壯志斷
雲含雨入新詩不堪更作懷人恨歌罷竹枝成

別離

別蘇養直

老去難爲別愁邊更着秋碧蘆圍野水落日滿
行舟隔斷西風急天寒古寺幽兩鄉無百里能
寄短書否

登虎丘即事

九月凭欄已怯風鬢霜留我客愁中夕陽看盡
煙生樹野水無情天四空

春日

燒燈過了客思家獨立衡門數晩鴉燕子未歸
梅落盡小窓明月屬梨花

江村

江村風急葦花飛漠漠吹煙樹影稀亦有人家
沙際住夕陽雞犬傍人歸

正勤一首

落葉

蕭索下疎林翩翩動客心帶煙浮遠水和露逐
飛禽近砌凋將盡前村疊更深年年見衰謝看

即二毛侵

昭符一首

秋夕

又是聽秋吟如何恨更深每因多病日減却少
年心凍鶴連巖雪愁人半夜碪故園阻兵革消
息遣誰尋

法具四首

登道場山

野吹竹色寒下有古澗道牧兒放篴眠牛馬飲
風草

新興

老子愛江水江面開竹門江流竹影薄子細見前村

客中會友

愁中有句可消除客裏無人問所須竹屋青燈雨聲冷白頭相對話江湖

東山

窓中遠看眉黛綠盡是當年歌吹愁鳥語夕陽不人見薔薇花暗小江流

如璧六首

秋江

秋江渺渺秋風急蘆花不飛露猶濕江頭倚杖不逢人鷺鷥飛上漁舟立

山居雜頌

禪堂茶散卷殘經竹杖麻鞋信脚行山盡路回人跡絶竹鷄時作兩三聲

又

溪邊小立聽溪聲日到溪心衮衮明獨木自橫人不渡隔溪黃犢轉頭鳴

訪韜光祐公不遇

紫蕨伸拳笋破梢楊花飛盡緑陰交道人閉户不知處黃栗留鳴鵲在巢

尋用趙元達韻

楊柳池塘表裏青魚兒偷眼畏蜻蜓夜來雨過葛溝淨倒浸中天四五星

贈道士張謙中

道人髭鬢似民部平生篆隸心獨苦世間筆墨一點無駭駭氣象追千古道人得師在何許秦漢鼎彝周石鼓若嶧山碑若詛楚二李而下初不數異時心醉不窺園依縄作直規作圓一朝

妙解古人意脫落尺度誠其天嗟君絶藝世無敵勿示時流渠未識我亦當年好古人推席爲君三歎息

惠洪八首

寓鍾山

生涯如倦鳥棲息此山中睡足誰呼覺煙銷篆已空殘經欺眼力斜日倚窓紅卧聽銅瓶泣青松萬壑風

寄傲軒

道人飛鳥倦知還一鉢安巢入故山無累自然

增逸興有名終恐廢長閑背時生計風煙上隨意雲林拍顧間應笑市朝爭奪者暗驚清鏡失朱顏

宿東安

淡雲缺月兩微茫獨酌沽來竹葉香已把功名比鷄肋更驚世俗似羊腸心情老去俱消盡詩律年來覺倍強解誦東坡北歸曲此身安處是吾鄉

鞦韆

畫架雙裁翠絡偏佳人春戲小樓前飄飄血色裙拖地斷送玉容人上天花板潤沾紅杏雨絲繩斜擘綠楊煙下來閑處從容立疑是蟾宮降謫仙

送僧

古寺閉門聊作夏秋來歸思謾迢迢枕中柔櫓驚鄉夢門外秦淮漲夜潮想見舊房生薜荔不堪疎雨滴芭蕉何時却理緣雲策同上蜂頭看石橋

策杖

策杖晚煙桑柘塢園林秋盡露人家破籬犬吠

柴門掩寒犢自歸山日斜

夏日

山縣蕭條早放衙蓮塘無主自開花三叉路口炊煙起白瓦青旗一兩家

溢江夜泊

琵琶亭下孤舟宿夜靜風清水四圍好是夢回江月白蘆花鳴笛釣船歸

道全一首

秋曉

飄飄楓葉草萋萋雲壓天邊鴈陣低何處水村人起早櫓聲搖月過橋西

守璋一首

春晚

草深煙景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飛

希顏一首

普和寺

朱樓紺殿半江村石壁深藏佛影昏最好夜深潮水滿櫓聲搖月到柴門

守詮一首

晚歸

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路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

正宗四首

江都燕

荒城春色裏花濺淚潺湲社燕歸無屋營巢寄客船

觀孫司戶畫壁

若人宵次間能容書四庫餘地着山川得酒欲飛去摩挲雪色壁吐作無聲句寒屯水際雲瘦立煙中樹雖非桃花源亦自有佳處未休蝸角兵欲問樵蘇路祇恐山中人笑我來何暮

次韻蔡堅老秋日登擬峴臺

秋容澹薄晚煙孤千里誰開水墨圖欲借扁舟乘興去卧看月影弄風蒲

山寺晚歸

登臨興未盡落日苦催歸扶持出門去山寒露濕衣

繼輿一首

寄四明教主

修真依淨社幽致絕纖埃盡日冥心坐諸方學者來杉松圍講石徑鳥立生臺却憶重遊處扁舟泛月回

遇昌一首

上法智大師

雨霽遥空木落時危亭南望陪依依白蓮舊社人離久丹闕經年信去稀入觀夜堂江月滿揮毫秋殿畫燈微林中自有吾廬在請益終期海

上歸

益一首

中川六言

日薄雲收野渡潮生月上江村隔岸人家可數分明半掩柴門

法平二首

北固山

不負南徐約來看北固雲金焦兩山小吳楚江分兩意生蒼壁潮聲起夕曛半生流落恨此日重殷勤

曉上人還浙東

鳥宿柴門靜更深別意傾孤燈寒有雨細雨夜無聲渡曉人爭立潮平櫓亂鳴君今成獨往老罷若爲情

慧梵二首

太湖

黃蘆一股水翠竹兩三家落日聞鷄犬荆蓁一徑斜

兩後

柴門三日雨幽徑十分苔鞭綻竹間石釵浸松

臺正嫌屐齒入休放馬蹄來

增廣聖宋高僧詩選續集終

如皋冒氏詩略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如皋冒氏叢書

詩略 詞略 附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凡例

一是編是從各家總集及地志家乘先世留遺墨蹟按照世次支派排比成帙經始於庚子三月寫定於戊申正月先後從事凡八年

一編中如伯唐先生集民先生均搜得專集無譽穀梁青若三先生詩均有廣生輯本已次第刊入冒氏叢書中故汪之珩東皋詩存楊廷撰五山耆舊集所選五先生之詩不復再刻其他雖零縑斷墨亦必悉登

一是編仿朱彝尊明詩綜王昶湖海詩傳例各附傳誌及遺聞軼事間益以廣生所撰家世舊聞以誦清芬而資談助惟乾隆以後所修家乘過於簡略殊有文獻不足之憾

一吾冒氏自元明以來以詩書世其家海內目爲清門門材之盛殊不僅此廣生既弇陋勘所通解而里居又日淺亟知搜羅未備嗣有所得當爲續集以餉後人

一是編以詩存人其有生平文章政蹟見於他說而苦於無詩可采者載廣生所撰先世潛嶽錄中

一是編之後附詞略一卷比年竭力搜求先世遺集尚苦十不得一海內宏達及吾宗彥如有藏弆無論專集即片紙隻字肯錄副見詒俾刻入叢書及補是編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略例

如舉冒氏詩略敘

吾濟張用和中丞與冒有恒中丞同中明成化十一年進士同於正德朝以廉直迕劉瑾被逮同於瑾誅復官載于明史是濟人與冒氏締交之始也冒氏地靈人傑蔚爲大家自潛德先生佑啓後人水繪極其盛甚原集其成名世偉人相繼代出聯翩著述霞蒸雲起鶴亭京卿乃輯冒氏詩詞爲一集屬重熹敘之不敢以不文辭古之萃一家言成集者竇氏聯珠爲最著嗣是三孔三劉二程三蘇均著聲北宋金段氏之二妙明錢氏之三華亦相繼代興收錄　四庫古人敬宗收族之意後人於以爲喘矣焉今京卿收冒氏之詩詞自永樂迄今五百餘年發幽殫

懿搜剔蕞殘爲詩略十四卷詞略一卷列名者至八十六人存詩詞至一千一百七十首凡成一家之言者可謂無與比隆者矣重熹幼讀孔繡山侍讀所輯闕里孔氏詩鈔顯晦並著幽隱畢宣心焉慕之里居時鳩集海豐吳氏詩鈔爲四卷以步趙其後獨山莫友芝氏亦輯莫氏家集謂黔西詩學莫盛於潘氏始明萬歷迄　國朝道光二百餘年風雅相續以視冒氏不啻乎其後乎阮文達公輯淮海英靈集得冒氏詩僅四家郎江蘇詩徵所錄亦祇二十二人視於此集益以徵京卿搜輯之勤既獲多篇復攷事實廣徵博引使冒氏家學如貫珠世系如指掌收族之功詎不偉哉重熹幸得敘京卿之書又濟人與冒氏之重

締文字姻緣也幸何如之宣統三年辛亥五月中浣海豐吳重熹敘

如皋冒氏詩略目錄

卷一

冒基 一首

冒政 四首

冒鶯 九首

冒艮 二首

冒諍臣 三首

冒闇 一首

冒塤 五首

冒愈昌 十三首

冒時用 二首

冒夢斗 十九首

卷二

冒夢齡 四十九首

冒夢相 六首

冒日乾 六首

冒起年 一首

卷三

冒起宗 七十首

冒起宗 七十八首

卷四

卷五

冒起霞 十首

冒起英 六首

冒印衷 二首

冒超處 三首

冒襄 二十八首

卷六

冒褒 十六首

冒與晉 三首

冒與恆 一首

冒泰然 一首

冒儼然 四首

冒坦然 五首

冒四相 一首

冒廷驥 三首

冒廷駒 三首

冒車書 五首

冒漢書 五首

冒嘉穗 三首

冒丹書　二十三首
冒禹書　五首
卷七
冒殷書　一百四首
卷八
冒福書　二十七首
冒繼祖　一首
冒綸　十四首
冒天錫　二首
冒普　四首
冒嶟　四首
冒雲階　一首
冒嶽　一首
冒訓　五首
冒念祖　六首
冒泰　一首
冒杜　五首
卷九
冒椿　六十一首
冒志同　六首

冒允謙　一首
冒國柱　三十六首
卷十
冒長清　二首
冒篁　九首
冒方華　五首
冒兆鯨　七首
冒維楫　一首
冒可久　六首
冒弼工　三首
冒春林　四十四首
卷十一
冒春榮　八十三首
卷十二
冒春榮　一百五首
卷十三
冒安士　二首
冒玉田　三首
冒鉅　五首
冒玉鋐　一首

冒玉鐘　二首
冒炯　四首
冒書昌　三十四首
冒仲舉　一首
冒冠德　四首
冒鳴　二首
冒覲光　二首
冒澄　三首
冒沅　一首
冒沂　七首

冒傳鈞　一首
冒樹楨　三首
冒南捷　二首
卷十四以下閨秀
冒德娟　三十四首
冒俊　八首
冒文蘅　四首
冒董　一首
冒宮　十八首
冒鄧　十三首
冒高　二首
冒黃　二首

誥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花翎候補四五品京堂冒廣生編

冒基

字永宗鄉謚潛德先生崇祀鄉賢著有潛德遺稿通州志文苑傳

基大父致中元末爲兩淮運丞隱居東陳不應張士誠僞命吳郡劉亮以巨艦載書萬餘卷主中家中構宁藏焉基弱不好弄朝夕誦詠其中永樂八年詔御史中瓚下縣一縣皆驚基曰此來殆購書耳幅巾往謁示以朝命果如所言盡發所藏上之賜榜曰萬卷樓如皋縣志隱逸傳基取經史子集臚列類分朝夕誦務求淹通盛著郡寒丹鉛不去手山林之趣時形篇章當時推能文而又精醫理宣德中壽七十四卒　家譜張文摅傳永宗奮然有盡讀萬卷志積胥既久如華蟬出殼簡冊閒殆忘寢食不復有仕進意嘗曰山木爲梁棟用固木之願然而匠石不過壁立萬山間上摩日月光下浸靈液得以扶疏偃蹇終其天年固不爲本之命哉雅好賓客接見不厭雅歌投壺與物陶然不復知世有軒冕也江湖問賢不肖承宗之行不敢以今世士目之永樂間詔命御史內臣賫府太守詣縣若有所重徵求者永宗瞿然曰殆爲徵書來耶盛衣向闕拜拜訖盡發所有裝數舟送御史行御史亘勸之仕則曰樗櫟散生仕何爲也　又明太宗徵書部詔曰西漢下廬太常博士掌錄司官石室蘭臺積書爲府與午時李鋌之令舊編悉萃中朝後唐有端板之行到本盡傳通邑介初收之籍開元中曾借民間未見之書藝滿六衙何江妨謀野名標四庫不厭兼城爾處士冒基廣爲裒集大有縉紳朕特詔蒐羅可無獻納曹倉杜庫莫伍窖蝕長生坐壁靈文直附龍光上達自有酬緣之典將旌稽古之勳欽哉　家世舊聞冒氏爲元鎮南王脫歡之後始祖諱冒致中二世祖諱冒思中蓋由蒙古譯音無一定字故父子不避嫌名元亡乃斷之爲姓耳吾始祖爲元兩淮鹽運司丞以上寶當却僞吳張士誠妥督丞相之命家譜不載運丞以上又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詳余所撰如皋冒氏得姓記　又運丞之遷如皋也從之者如陳其地在如皋東故名其鎮又曰東陳鎮自以爲前代王孫江頭流落累世皆隱居不出永樂間朝廷修大典即運丞家徵書運丞孫永宗府君作詩紀事勸之仕辭較遹承旨相加不止一等矣

奉詔徵書并賜御書萬谷樓額恭紀　汪之珩東皋詩存
楊廷撰五山耆舊集

老爲傭書拙何年達聖聰十行天語重三字墨華濃白壁縣金簡青箱吐玉虹自慙樗櫟質難以報宸衷

冒政

字有恆號履貞成化甲午科舉人乙未科進士官至宿夏巡撫崇祀武昌名宦如皋鄉賢著有履貞集明史張龍刚周海冒政龍同

年進士憲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宿夏宇官廉劉瑾誣賄不得遂假寧東事逮之瑾誅復職　正德錢政爲人質直坦易居官廉正卒後家貧無遺貲其子明良補貨糞事士論重之　揚州府志人物傳引分省人物攷政陸山東參政弛南旺湖禁貧民　通州志宦績傳劉瑾評政在遠罷治漕糧爲民如皋縣績志列傳補政訓米三千石貧不能辦總兵毛倫具奏請得折價劉瑾勉從之瑾誅三詔不起年七十七卒賜祭葬　淩迪知萬姓統譜政有善政居家能孝愛人皆稱之　家譜冒鶚撰行狀公諱政武昌府城西南外抱大江陞陡激於風濤存者無幾公謂當爲經久計白當道出公帑鳩工伐石鑿十數重兩二丈許工作堅緻久可無虞江有洲曰金沙者居民三四千家往來患覆溺公思造舟爲梁顧材無所政閒見巨舟十數隱隱沈長虹橋下詢之曰此洪武間楚昭王所御以朝於京者美材也具啟楚府取改作之費以官錢償其直公檄副都御史承以石砥履如通衢列肆其上達者旨公檄副都御史奉勅巡撫南夏等處至鎮僅四月究心邊備方議築黑山營嚴茶馬市及選將訓兵草疏未及上時逆瑾竊國柄見公謝恩疏來京不通私餽心啗之會科道查勘邊儲遼東亦有腐耗者以公嘗分守遂就詔獄公子良適舍試來京皇將爲賂免許公緘片紙出戒勿妄動瑾誅復職致仕辛未陝西雲南巡撫員缺吏部兩具公名上竟中沮居閒十數年語及時政及四方利病輒歎歔不自勝固大臣之體如此　又諭祭文維正德十六年歲次辛巳十一月丁酉朔越二十六日甲戌皇帝遣揚州府知府彭大治諭祭於致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冒政曰惟爾器識宏深才敏通畫英甲第振美郎曹出守名邦功多撫字悉隨方誕布德澤遷邊備中遭讒搆落職閒居誣伯績著勳宣晉陟都臺撫巡邊備中遭讒搆落職閒居誣

圖飯中官階仍復薦膺推論任用有期何遽論亡良可傷悼特茲論祭庸示卹恩載命有司爲營葬域爾靈不昧尚克欽承　家世舊聞吾冒氏爲淮南巨族有恒中丞得庵參藩嶺西並起家進士爲世名臣中丞葬黎州其子孫尚能以詩書爲世業光緒庚子余佐揚州太守沈碧香棱府試卷泰州有二冒生蓋皆中丞後人當日自守關防惜未詢其世系也文楩襲徵君嘗乞董文敏書中丞正德寶綠小傳文敏自跋謂係仿李北海筆意當時度必上石庶逸圖中今並拓本不可得矣

夜泊潯陽存及耆舊集二首並見詩

千山如畫出平灘一棹潯陽夜欲闌沙渚雁兒棲月穩琵琶亭子倚江寒風迴淺水蘆花白霜壓深林楓葉丹誰似多情白司馬青衫會此淚闌干

初夏有懷

鉤簾坐翠微夏景弄晴暉日午槐陰密風清柳絮飛鶯聲枝上老燕語棟間歸郤想同心友開尊話竹扉

送兄文瑞還東皐時兄携子鸞應試南都二首並見家譜

我始來江南勞君相遠送悠悠二載間但具短札貢夜雨憶舊談春草生新夢俄將阿戎來要與多士闕長戈未曾試詎可輕伯仲我歌送君歸離懷浩難控遠樹孤蟬鳴空山羣鳥哢月落潮正平風細波微動去去到故園穩聽收梁棟

哭伯兄文瑞

雷塘風起雲迷昊倏聞哀訃心如擣悵惘當年對榻時仁薰義炙情更好少小曾爲槐花忙曉日西雍浴春藻功名著手不少

留要與文棲先屬纂刑曹有子眞男兒披衷執法公教之封章南下不數日胡爲遽爾長別離山寒月冷猨聲切不見公歸空見碑

冒鸞　基會孫

字廷和號得庵成化甲午科舉人宏治癸丑科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左參議崇祀鄉賢著有得庵集夢椿軒集泰定養生主論通州志名臣傳冒鸞官兵部郎中淮揚馬課故折徵時議徵馬爭之得免中璫出使徵役檟故額弗盡子進福建左參議分巡建寧置積弁聶賢於法降大茂山劇賊毋老乞歸林居十三年圖書左右不問戶以外事如皐縣志人物傳鸞性潔泊夷粗口純雖黃萬姓統譜鸞壬戌會試充同考官所取多名士　家譜王宏撰蔡忠銘鄉薦時公甫年十六謁相國座主西涯翁有古道凌夷維者稀期君合在風塵外公蓋爲寫詩送

涯翁眼中人後涯翁主禮部試宏與公同舉進士并南部主事歷兵部員外郎郎中同考禮部得一時名士若溫學士仁和唐地官皆王大象倘網又溫仁和撰墓表公始舉進士預宴恩榮有詩曰十分榮豔皆休羨努力前程事兩般蓋志在忠孝也　家世舊聞得庵參議鄉會試均出李西涯門下余官京師每過積水潭李西涯故居輒沈吟涯翁贈參議詩不置

晚宿徐州四首並見詩存及耆舊集

客邊偏覺寂寥多無奈天涯久客何惆悵白雲千里遠留連征雁數聲過無人爲報平安字有夢常懸煙雨篷旅店沽來無好酒襟懷散盡且高歌

懷同學諸友

論文曾憶此中遊庭草松花幾度秋今夕有懷人不見月華依

舊在西樓
得舊寅汪通政用之書謾述
長安一別十年餘回首風煙萬事虛獨有故人能念我片鴻珍
重數行書
得甘肅李承裕都憲書
數字書題萬里餘故人風韻宛如初南都早晚酬佳約吟對鍾
山酒一壺
集賢古蹟以下並詩存此首又見通州志
橋古名高記昔賢才華勛業迭爭先宦途莫羨榮三世學海還
知會百川庭桂幾年春寂寞井梧終古月嬋娟最憐房杜風流

晚誰把遺文次第編
其二
仰止先朝蓋世賢維揚人物合無先冠裳照映誇當日門戶銷
沈嘆此川荒塚野花春寂寂斷垣風竹晚娟娟龍圖氣節尤堪
重諫草今存第幾編
題謝揮使竹村卷
翠筠千畝護煙村春水寒雲日抱門鳥去虛堂風不起一窗搖
曳綠陰繁
胡安定墓通州志
梁棟當年重廟堂至今閭里挹餘香宋家公輔歸賢範孔氏規
模在上庠原古松楸宜野鶴草深碑碣易斜陽襄予欲步先生
武萬里滄溟幾望洋
贈劉鵬家譜
二月都門柳色新漫收書劍拂歸輪君親到老還初志天地無
窮只此身須信功名原有命自將理義苦留神何須惆悵今朝
別好效前人費苦辛
冒良政子
字房卿號南皐宏治辛酉科舉人官浙江寧波府通判譜家
良壽八十子二爵采爵嘉靖己丑舉人乙未進士
江皐晚泊詩存耆舊集

一彎新月照扁舟浩浩長江水暗流隔岸孤猿聞不得聲聲啼
起故鄉愁
贈別廷和伯兄詩存家譜
東皐東去接滄溟天上雲霞隱客星社有衣冠真率會地環山
水醉翁亭仙人夜送青黎火稚子秋梳白鶴翎應怪移文嘲舊
事歸來鷗鳥洽初銘
冒諍臣鶯子
字恭甫號玉華貢生官廣西興業縣知縣遷浙江杭州府
教授轉江西淮王府長史如皐縣志人物傳諍臣剛直好
風雅善隸書所交皆巨公名士
萬姓統譜諍臣正德中廣西興業縣知縣家世舊聞
宗子相集有送冒明府諭教杭州詩世稱明府名譽籍甚

不虛
也

寓僧房寫懷詩存舊集

夢回客枕家千里愁絶山房月四更欲寄離愁無雁過寂寥趺坐聽雞鳴

喜頌倪侯祈雨以下並詩存

三時逢久旱一雨足民生河漢分天澤雲雷慰物情陂塘魚縱躍花縣木滋榮流惠長無極東皐此頌聲

題仙宮千人洞

怪石嶙峋一徑通千人洞裏覓仙蹤到來疑自天台境萬樹桃花映碧空

晉 閻基元孫

字敬甫號坦齋監生宮益王府引禮舍人家譜嚴怡撰傳敬甫少業儒善射生平履坦不事嶮巇故邑博詹君更號曰坦齋書其德也又嚴怡撰墓誌銘君之世德余及見乃共伯之孫少保公則孝友簡諒古之君子也季父富陽公則方嚴爲人所敬畏肥鄉公則語笑溫和人所親愛君之器度大抵肥鄉公家法也又錢藻撰墓表公自念以疾廢不欲勞擾心神少長家事悉委其子光祿君光祿君幹有心計貲用益大饒里中推鉅厚無能先冒氏者家世書聞王文成公學問勛業千古一人嘗爲坦齋府君作坦齋歌歌曰天道坦化自貞四時百物常生生居然並行復並育不相悖害還相成地道坦水日流百川浩浩歸墟收一逢險阻便蹉跌驚濤怒立翻陽侯人道坦心自樂常行日用皆聖學但將慳吝接斯人何必從前問先覺唆我人心即天地苦將私欲自封壑元精闇已閟幽暗生鬼魅鬼魅生兮幻化多慈良易面代消磨從此人情不相入笑談宴聚藏干戈日以深鮮不及其身孤立易以仆骨肉無相親猶欹東皐坦齋子仰觀俯察猶所止不卿人間試險塗但向身心求正履坦不坦兮只自知廓然天地即吾師不須防檢安排力清得心如赤子時此詩字字金玉吾子孫所當顧芬祚也

玉華弟七十家譜

家世壽文無七十亢宗惟我弟和兄埙篪迭奏思疇昔鴻雁聯翩負此生四月華辰稱慶酒十年宦海別離情勸酬今夕休辭醉滿泛金尊倒玉罌

晉 塤

字伯吹號克諧又號湛溪歲貢生官江西建昌府知事家譜針惠撰傳湛溪儻蹇一第僅以貢授建昌府知事異才善治才無所施因寄興風雅有詩集行世惜散失僅存數首載前檄錄

游觀音巖以下並見詩存

樓閣參差插碧霞背巖蕭索幾人家漁歌斷續涸江月簫吹嗚咽起浪花村犬吠雲醒鶴夢山童款客煮胡麻蒼蒼鬢鬢仍馳逐爭似煙波弄釣槎

淮陰道中

匹馬蕭蕭煙雨中野梅零落小桃紅黃公橋北孤城北漂母祠荒楚水東幾點殘山春照夕一行歸雁暮天空古邳驛道孤征客飄泊誰憐任轉蓬

登牛首山

暫歇疲驂上翠微晴嵐點點染征衣山僧坐石敲茶臼野老穿

雲採蕨薇吸澗元猨懸古木迎人幽鳥弄斜暉酒醒猶記題詩處白石巖西竹裏扉

漁家

怪石稜層出岸斜斷崖深處幾人家朝然楚竹炊菰米暮傍西山看落霞

山寺此首又見

重重紫翠鎖烟霞細細寒泉漱石芽僧在竹窗閑不過漫裁雲葉補袈裟

冒愈昌

字伯麐縣學生著有綠蕉館詩集珠泉集倦游集繼江集

支提集觀海篇玉蓮社詩邗水篇長春園集海陵北里志句曲集靈鷲篇虎阜集悼亡集淮南社集飛英集半塘集北山集皖城篇平湖篇幽居草金陵集詩學叢言江南通志文苑傳冒愈昌貢氣忧直作詩敏捷游王世貞吳國倫之門通州志文苑傳愈昌浪游吳越間所至士大夫如那子愿屠緯眞輩爭相倒屣奔園荷花盛開廣延四方賓客即席限韻愈昌後至揮毫濡墨不竟日得詩百首諸詩人莫不斂容遜席家諸張之溢撰傳伯麐爲博士弟子員思其才者多陰中之卒罹於難游李攀龍王元美吳明卿七子之門諸公憐其才共白其狀獲歸里錢謙益列朝詩集伯麐洛一王元美吳明卿之門萬歷末年拜擊七子者日衆伯麐恪守師說抗詞枝柱憤楚人之訾譽至欲以身死之崧邵山人傳先朝神宗御字五十餘載六服休暢被澤孳而大豐美南中爲陪京重地人士僑寓者尤多李本寧曹能始徐子卿諸先生先後官於南能詩歌喜賓客爭招致百越天下士上之通輕俠負才氣者爭歸之如潘景升王百穀梅子馬王太古陸無從柳陳父冒伯麐諸君曰曰楊滿路殷之舍積錢贍人自諸王孫細侯都護以下擁篲迎道左爭結驩諸君惟恐不得當諸君夜則衣服而宿北里鳴珂巷中今所傳南中倡樓社諸君是也冒襄同人集詩注曲中遠不具論以余聞見兒時吾家伯麐先生刻秦淮四美人詩馬湘蘭爲第一列朝詩集鄭如英傳冒伯麐集妥與馬湘蘭趙今燕朱泰玉之作爲秦淮四美人選纂伯麐云余從十二上名姬中見今燕詩頃游秦淮知其尚在屏居謝客與吳非熊訪之容與溫文清言楚楚祇把花下閉門居風流可想不獨徐娘老去也故爲刻其詩附於湘蘭之後聞吾宗稱能文者世有其人要以伯麐茂才辟疆家世舊居會輯茂才詩爲一卷又爲茂才緣作宋傳一篇其後官京師貴陽陳松山紿諫藏有茂才手書近不可得茂才嘗選馬湘蘭趙今燕朱泰玉鄭如英詩爲秦淮四美人選纂借人閱市殆將廿年不爲長恩之存並化羽陵之蠹可爲感傷者也

得林茂之書并詩賦答以下四首並見錢謙益列朝詩集

不謂三年別能來一紙書緘開如見汝讀罷轉愁余淮水月常在秋風柳易疎更憐詩句好吟望意何如

聽南嶽六空上人彈琴

我聞唐時顧師宋義海千載琴心應有待開士於今豈後身朱絃一曲鼓青春春空雲漠漠春思生寥廓於水見瀟湘於山見衡嶽彈爲山水音彷彿聞仙樂仙樂泠泠行樹中慧鳥流音和晚風虛言世上知音少君自心如半死桐

夜抵范丈人莊

誰道生還亦偶然鄉心不禁涕雙懸路從燕市三千里人似蘇

卿十九年月黑楓林疎出火霜消茆屋晚炊煙預愁身陂虛勞
問形影相將轉自憐

鷲峯寺前殘柳答吳飛熊林茂之留別之作 此首又見范大士歷代詩發

執手城隅對黯然西風殘柳鷲峯前曾籠紅板橋頭月尚帶青
谿渡口煙望去藏烏非往日愁來繫馬復何年因君欲折難爲
折忍和新詩向別筵

並頭茉莉花和辟疆作 冒襄同人集

仙姿祇合在瑤臺誰向名山是處栽幽夢近從虛皐破香魂遙
逐素蟾來迢迢永夜偏宜月冉冉薰風對舉杯欲結同心更何
處輕羅小立傍蒼苔

略一 十二

中禪寺 以下五首並見如皐縣志

西日下簷落元言足心賞因之幽興乘同爲禪寺往舊遊不可
追但見雙梧長燈懸古殿深雲宿虛簷敞織月池上生散采披
林莽諦聽禮佛僧仙梵神魚響嗟余嶽纏身安得脫塵網聊以
去來因一詢大小朗

玉蓮池

池水是何年嘉名託玉蓮未須論濊沆猶自見清漣雉堞銜波
動龍珠映月圓刼灰千古事臨眺獨悠然

觀海 此首又見通州志

長風不斷鼓雲潮萬里滄溟入望遙蜀客幾占查犯斗秦皇虛
以石爲橋雲霞綺綵光相鑒宮闕金銀氣未消片片帆檣何處
定翩如六翮上扶搖

范公堤

秦徒絶地脈公能捍海波至今堤上草猶似望相過

隱玉齋

虛亭寒月滿清輝肅肅征鴻夜故飛試聽瑤琴彈一曲不知霜
落欲侵衣

送姪汝九之會昌令兼寄信豐黃思立憲副石城熊警玉明府
以下三首並見家譜

虔州領邑萬山深章貢清漣令尹心上俗閭閻皆織葛仁聲齋
閣自鳴琴懸知美政傳花縣無那離情滿竹林到日故人如問
訊爲言華髮老青衿

壽汝九姪六十

虔州蜀國留遺愛兩地爭看棠樹在解組飄然歸去來滇南五
馬空相待使君儒雅復風流歲籥如今始一周六十臺官知甲
子八千莊叟頌春秋乃者弄孫而課子天倫樂事誰能比功成
身退亶其然不然徒遣車生耳新開別業傍招提逸老爲名手
自題雉堞半銜城樹北鐘聲徐度水雲西二三知已同朝夕松
下開尊花下弈長從日月借居諸即有園池忘主客我獨何爲
歸未能金陵東下又吳陵竹西同首當年事無數離愁暗自增

略一 十三

贈妹孫嵩少領賢書北上

之子吾宗彦芳名蚤歲馳丹山騰鷲鶱渥水出權奇思携心超忽文成氣陸離才原推獨步法更倣前規聿起成人譽應求特達知花生夢裏筆桂折月中枝上國賓無比南宮定有期璞同荆玉貴價重郭金宜宅相能成處家聲再振時百年論子業發軔自今玆

冒時雨

字化美號澗野優貢生官魯王府長史鄉飲大賓耆有霖軒詩編家譜時雨壽八十八娶孫文恭公應鰲孫女楊廷撰崇川咫聞錄引皐乘別錄李娘本魯藩長史冒時雨次妾時雨卒其父將迎歸改嫁娘乃堅拒之隔窗與語曰女魯仲劉氏倉共矢節矣肯背而他往耶遂薙髮

以還其父在家披緇禮佛儼然尼僧家世舊聞近日澗中莫氏刻孫文恭遺書署備澗野長史爲文恭孫壻文恭有舟中與冒孫壻澗野同賦五律一首詩云木葉蕭蕭下空江夜雨霏秋清雲影淡水澗雁聲微國事日多難騷懷胡不歸坐憐白鷗鳥箇箇競船飛此可補莫刻之遺也

白蓮二首並見詩存

坐倚紅亭瞰碧池白蓮花放玉參差色香淨處風無主粉黛横時月未知振鷺于飛波以外伊人宛在水之湄名園自有天然相浪說圖澄鉢底枝

雨後納涼亭偶成此首又見舊集

千里陰雲許暫移夕陽孤照藕花池下驚白水流爭急且喜紅塵到載遲鬼泛好隨波上下蛙鳴不辨地官私宵來一枕家園夢應有清泉漱石窗

冒夢斗閻會孫

字汝七號殷南著有三餘齋詩

重過中禪寺有懷秀公以下五首並見詩存及耆舊集

再到招提境凄然憶遠公古苔侵雨綠野柿帶霜紅世路嗟多梗浮生信轉蓬不須論往劫回首萬緣空

寄懷鄭振先表弟於淮陰

一別已經霜君身滯遠鄉談詩應我憶縱酒向誰狂淮浦秋陰白湖皋暮雨蒼數嘆南去雁書信獨相忘

攤書

攤書日宴坐胸次絶囂塵簷鳥閒窺我庭花笑向人優游忘却老恬淡自能貧幽興偶然發臨風一放嚬

喜故人至

款門來酒伴清夜一樽同狂態杯中出談鋒別後雄深宵羣籟寂一醉萬愁空遮莫晨雞唱猶嫌興未窮

花朝郭外散步漫成

二月郊原柳色新淡雲晴靄媚芳辰霏霏花氣偏隨柳嫋嫋鶯歌解和人野艇醉乘明月波滄洲情與白鷗馴武林溪水今深許我徐乘槎一問津

送徐毓華還孫章以下並詩存

交臂不二月遂成百年知雲涼樹杪風馬首忽西驍送送河之
梁冷落金蘭枝君行奮鵬翮我乃淹茅茨古道傷秋蓬四海識
者誰高視塵漢鴻倒此沙頭扈願無金玉音以慰長相思

登狼山塔

縱步上浮圖江山望不孤崔巍遙入楚波浪遠吞吳白馬來何
有青牛去已無折蘆如可渡吾欲證迷途

月下獨酌遲佘無備不至賦此寄懷

皎皎月當戶照我讀書帷舉杯對明月露下沾裳衣美人不可
即顧影自依依相去僅咫尺如何相見稀

送石荊和謁銓部北上

桃花三月江水平江頭風暖吹雙旌晴沙霏碧鴛青騮高柳織
煙調倉庚玉佩寶刀客送送黃河太岳雲晶晶天南星斗各隱
見海內禮樂羣縱橫萬里長途壯行色百年敝帚深交情不妨

獻策承明罷月挂一簾分草庭

宿天甯寺慧公房

遠公眞自得一衲老煙霞竹榻無塵夢蒲團有歲華晚風吹院
淨寒日挂簾斜到此宜長住浮生未有涯

夏日吳震生邀同君月張倩避暑城南小園

嘉會避殘暑涼生度水風松煙移席近花路隔溪通兒影凝秋
白螢光隱夜紅翻嫌沈醉早猶在漏聲中

送徐君應募援遼

西北烽煙劇東南羽檄傳大君方側席上將欲臨邊賈生談兵
日班超破虜年壯心知許國坐見勒燕然

送無備之武昌壽其師徐石梁

蒹葭八月滿江洲君去湘江正穩流兩岸芙蓉迎客棹千山雲
樹入行舟沁詩脾夠湘江水舒遠眺登黃鶴樓到日徐卿應下

榻爲言置兎久淹留

過故人齋中看杏花

短牆傍古寺杏樹發穠花影落金樽底杯中泛紫霞

冬夜懷友

寒風吹短褐明月照空除有懷不能寐搔首重躑躅

其二

東隣與西舍相距僅數武潤絕倏經旬思君良獨苦

寄懷友人村居

偃仰茅庵足自娛閒看簷燕日將雛桑陰隴畔行應徧梅子枝
頭熟也無斗酒聽鶯情愈懋揮毫作賦興偏愉夜分秉燭銜杯
處猶憶西隣老病夫

雨中春閨第二首又見耆舊集

昨夜梅花香滿樓不勝風雨五更頭應知玉貌同花瘦半是摧
殘半是愁

其二

繡戶春局長綠苔雕闌倚徧雨聲來如今花柳猶然暗似妾羣眉不肯開

如皐冒氏詩略卷一畢　男景瑋校字

誥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花翎候補四五品京堂冒廣生編

冒夢齡 閒會孫

字汝九號元同選貢生官江西會昌縣知縣調四川鄧都縣知縣升雲南南州知州崇祀會昌名宦如皋鄉賢著有兵餘集得全堂集逸園吟謳語江南通志宦績傳冒夢齡移知鄧都著有政聲起與石杜士司女將秦良玉協力破賊城賴以全通州志宦績傳夢齡少傳夢齡工詩文高妙四唐兩漢聲宋相宣人間有才名十試不第遂拂衣歸歿後會昌鄧都人聞之皆巷哭皋之人過墓必式也家靖侯元璐撰墓表元璐蓋觀畸行致專之士執其一德以成名者多矣然自其執之必有其賊執水賊火執艱賊視亦不足貴也所貴乎汝九丹者以其有所執無所賊有所執無所賊者其止執純不以賊其才其進執下不以賊其志其安執繩不以

賊其氣其危執義不以賊其懷其自養執達不以賊其性其應物執做不以賊其聰董其昌崇禎序冒汝九太公天下士也稚多著述詩文三不朽業以一身兼之家世舊聞京師四川營爲故明石柱土司秦良玉駐兵之地余藏良玉督師印拓本文爲太子太保總鎮關防大破初奢重明之變汝九別駕方坑守孤城飛書乞師於良玉良玉兵至圍解想見當日桃花叱猴辟易萬人後來龍么妹未足與之雁行也又如皋逸園爲辟疆君祀其祖父遺象及鉅人耆德投贈之什輒刻石嵌廊下自梁香閣一火而遺墨無存白逸園易他氏石亦散失余里居時曾得四石兩面均刻字高一尺餘長三尺憶有陳眉公爲汝九別駕撰壽文一首也

南陽即事 此見詩發

驅望南陽道平湖四接天樹頭昏雨氣水面出人煙病牘眠崩岸飢烏落暮田夜深燈火亂鉦鼓送樸船

聞重慶棄長之變

祇愁死沒安排處此日纔知是下場殉國有躬甯爾辱扞城無旅竟誰當身經蜀道三千里魂到鄧都水一方莫謂計窮聊自解兵戈衽席總無常

送襄孫赴郡試時年十六小字繩繩

少小伊誰讓達先參藩脫穎及茲年先少參公十神駒踶踏知六登賢書千里雛鳳翱翔試一騫但使箕裘存世業轉從喬梓詠賢傳願思小字期無負勉振前徽早著鞭

萬歷乙未上巳前二日偕殷承麗馬馴卿石灘仲賢家兄汝二飲義山丈室

令節鄰修禊良朋偶盍簪開樽來七子把臂入深林謔浪兼名理談鋒敵梵音雨茶清似酒春蠏美于鱣相顧渾如昨重過遂及今蘭亭偏感慨金谷易銷沈秉燭愁先破飛觴訝淺斟醉來思女手老去見童心世事從飄梗吾儕本斷金水邊仍有約知不貲招尋

太白樓

任城城外水黏天想像知章何處眠千載酒人呼不起長庚夜夜傍樓懸

小齋坐雨悵焉春去聊占以佾九十於百一云以下並見詩存及青舊集

柳綠長不繫花瓣落仍飛斜風和細雨無賴送春歸

其二

一山送將歸百計留難住風雨擾胸寒春去知何處

葫蘆城

葫蘆城外水爲田葫蘆城外雨如煙城中有人半飢死水田不種有官錢

其二

水田漠漠漾輕鷗無數鷗鷗下綠洲自足一航宜水國非關楚客慣操舟

送范白齋之全若幕

誰云百粵即蠻方李白曾經寓夜郎況有連青山色好丈夫何處是他鄉

略二 三

其二

自是君家富甲兵關山萬里快長征到來南粵文身地化作西川濯錦城

其三

蜀道蠶叢擬上天開樽入峽自悠然知君此去同吾意九折何如百丈牽

其四

從來仕路有雲泥威鳳何曾不枳棲道路虛傳多瘴癘篋中携得碎塵犀

與黃君求

絕羣超軼有如斯文雅風流庶在茲結分半生吾老矣行年五十爾何之祇疑辟穀餐仍健猶記當杯醉欲歌法帖書兼諸篆隸制科藝亞古文詞汪汪千頃波爲度褰裳三春柳是姿赴急誰高袁病友豪賢躅美寄馨兒龍鍾雙袖乾難已雞骨終朝痛不支身後名看遺草在眼中人與逝波隨亦知白玉樓能急無那黃金范已遲簷際斷腸鸜鵒語案頭絕筆菊花詩最憐歲暮江天雪恰伴西堂淚雨時

丁卯元日

千門綵勝迓王春帝轉青旗已浹旬雲黯四垂符歷識雪融五出映盤辛飛揚意氣今猶在好合妻孥老倍親七十總然餘七

略二 四

度可憐零落眼中人

送宗兒計偕二首

信有雕龍技能無逐鹿虞十年攀祖武四度上公車日月新堯歷天人策漢儒莫瞻親舍遠得意慰庭趨

其二

吾老餐猶健朋來餞亦頻衆人僉屬望爾輩詎逡巡科第雲霄迥文章月露新從知周士貴莫漫逐京塵

初八日雪

云年人日花爲伴此日踰人雪作花占穀故應符六穗探梅忽已發千葩齋期並謝中山酒亂日猶思渝水笳時事驚心安足

問呼兒漫掃坐烹茶

曹純孺携具招同馬聖卿昆季過飲小園時宗兒方上公車

綠酒開從絳帳餘相將勝侶過園居山梅遲我留繁蕊庭月窺人透綺疏恨少酒徒能罵坐（席間有傖父）羞從兒輩問充閭浮名得失相諳久好趁春風夜蹻蹊

楊郡素世兄從秦郵過我感賦兼呈其尊甫玉衡封公

戊戌之夏戊辰春流光世載如經旬阿翁視我後三歲時名藉甚噪成均跳地作虎者誰子君家兄弟竟誇神我歌翁舞舄無算屏帷掩映窺笑頻闊焉一別何長久衣帶盈盈疎羽鱗戈向魯陽揮莫挽瑟鼓齊門工亦瞋英雄氣短傷日莫先後低眉謁

選人興盡南度復西蜀阿翁輦上何遼巡長公氣色若獨上次公竟爾奔絕塵少年得意嗤手耳會見青雲俱致身不于其躬于其子尺蠖神龍遞詘伸兒曹咄咄瞠乎後所稱豚犬安足倫多君猶執通家禮衰颯愧余人已陳所喜麴生興不淺問翁夜飲每達晨桑榆非晚仍臭味何時共盡百斗醻憑君寄語翁莫笑稺倩烏紗作漉巾

閩宗兒南宮捷二首又見家譜第二首又見詩發

杏花紅襯馬蹄來馬上泥金特地催蕊榜長安三日勳蓬門氣運百年回欣逢主聖褒龍出解道文齊錦繡裁偶爾山僧初罷弈呼孫但進掌中杯

其二

捷騎喧闐書哄堂晚歸擁被澹相忘兒曹好事吾何與世路浮名人自忙捉鼻已知驚齒折爲箕殊覺愧弓良明朝重對鄰翁弈一任傍觀笑老狂

答大壑讀余兵餘集并賦逸園二律用來韻

回首驚魂日翻介澥我心乘城同失馬命祉託來禽未有助勦績空餘憔悴吟感君來楚澤千里一知音

其二

勞人辭死地聊以逸名園每聽茶鐺沸猶驚鼙鼓喧寧知近刀鋸始甚蒼鞮總爲餘生幸非關學杜門

王侯三異詩

君不見魯中牟馬扶風蔽天不入者蝗蟲又不見李相雨張公麥應期報瑞芳聲噴雨爲天澤麥民命代天牧民曰循令彼飛蝗兮亦何知不畏捕使良仁政毋謂螟蟘而蛍蛍鷃鵲寧與鳳鸞競我公三異兼三賢總之一德以格天驅除狙猾蜮朦淨茂鋤稂莠嘉禾妍白是隨車有甘棠何事焚低雨如注栽花馴雉安足倫會見歌聲齊五袴方今聖主惜民膏財賦時勤東顧勞安得令公盡如此率土何人哀石壕

贈吳門盛堯民

壯夫揮槊如揮毫文人用筆如用刀總之惡心兼大力眼前縑

素亦鍵龔先生今年六十四搠然猶有壯較志降心頫首事丹青一一飛揚跋扈意景州司馬賞鑒家壯夫文人皆所器聞之當日莫逆懽不知相器以何嗜人言先生義甚高負士葬師甘服勞囊中金盡揮不止任俠那數朱家豪司馬意不可一世延接往往重衿袍余昔過從睠且久同時恨不與君遭車來忽忽三十載聖卿風雅殊文采一時同調有安仁司馬餘風今尚在長歌短詠為君貽時名老更噪東海寶刀不試光尚寒聊將削鋏向人彈碧嶂丹崖時一試天機汩汩幻毫端虞部書鄰復來此識君之面自茲始問交故友半金蘭問年朽余同甲子手卷閒中出一披珠玉雲煙紛滿紙雲間雲杜極揄揚郡中陸叟吳

中王眼中之人始幾盡獨餘大阮病支牀此時先生已善棄尚自分貲給醫藥世間底事可賤為最有畫師堪假託牛鬼蛇神人莫辨揮灑淋漓徒錯愕更有腰金肘印人不諳何物為韜晷手持寸匕逾千斤望陣潰奔同敗撦吁嗟萬事無一眞惟有先生技入神功名垂老成蹭蹬氣骨至今猶嶙峋我歌漫爾為君贈狗尾全貂殊弗稱雄心妙手總空華願君回向菩提證

元夕大晴時聞郡城燈火特盛

貂璫爛焰繁華轂燈火無城堞勝節風旛颺雨火樹銷月宮扃霧星橋滅寂寥五夜關禁閉冷落六街簫鼓咽今年天子御靈臺陰霾捲盡冰壺摧律轉春風來動地蟾光三五淨纖埃不問征鐃并鼓吹歡聲鼎沸殷春雷九微燈燦疑朝旭千門月作光明燭遊人恨墨廣衢周有承項負髮眉觸巨靈斧勞渾難開豈惟不受金吾督錦棚畢張雜紅綃是處佳人品玉簫踏歌聯袂紛相逐爭及揚州廿四橋歸去麗譙聲四下淵淵人煙猶未罷會教回歲盡茲宵仍使天公成不夜于時繡斧甫來東主聖時平樂與同笑指銀花開竟夕行人甯復避花驄康衢從此日歌舞年豐穀賤價如土陽和噓徧海之東野叟逸圖便腹題董上人精舍以下並詩存

焚香白晝演三車施食堂開寂不譁鹿女獻花龍聽法白毫光裏露裂娑

無題

美人貽我素紈扇索我題書如白練為卿吟就海棠詩憑將障卻桃花面桃花人面歲相同年年歌舞笑春風乳燕雛鶯紛作隊多情何似白頭翁

丙寅元日試筆前十日內子稱六十壽本甯眉公兩先生各有贈言多津津余蜀中事

回頭六十二年身三載前稱捍衛臣幸脫餘生成蟄隱喜偕老婦及雌辰盤中柏酒將春介門上椒圖拂曙新雲杜雲間雙綵筆吹噓何意被輪囷

耿玉齋過訪賦贈耿楚黃人為中丞叔臺公孫乃公與宗兒同

韶齒英標衆所宗吾衰何意辱過從十年附緒覘威鳳千里升堂羨阿龍洵美文心兼酒德更奇雅度見談鋒雲霄接武先程在慙愧兒曹下體葑

沙翁舅氏六十

春酒當春度春星帶曉皦懸燈呈海蜃嗷邇鷹江豚謝樹家爲寶琪園竹有孫未須論宅相東莞自名門

歌姬王碧如移居

看朱成碧總難如傍水依園爲卜居但是所歡皆俊爽轉于無意覺蕭疎蘭芬不逐紅牙盡蕙質渾消白雪初苛語河洲好述

者他年穩倩七香車

陳紹卿參軍同諸社友飲逸園有作見貽依韻奉答兼訂齋期

時夏五十有三日

如簧鳥語弄新晴地僻林深暑氣清最喜同人開酒社更憐選妓繞歌聲質簟個個偕吾醉荷芰田田入眼明爲報團焦初築就八關齋日話無生

元夕雨作

吞雨無端妒夕暉星橋火樹散霏微天公一日晴難乞城市千家景頓非寂寞美人芳訊隔淋漓縱筆賞心違三農獨喜開豐兆野老兼忻花事肥

何舜如面指按部晤談志感

疇昔分符出會昌夫君運茹奏明光雲泥乍隔鴻書渺車笠重逢豸繡香江表澄清覘望重河千欵洽覺情長因思廿載何郎面鬢裏微添御史霜

希亮假歸話舊

與君聯社復聯姻玉樹金蘭誼倍親大物總教輸疾足浮名差喜乞閑身清華簡展端朝笏樓散滄江理釣綸最是桑榆同臭味論文尊酒莫辭頻

閩朝事志喜

聖主當陽片駱消萬方稽首頌神堯元兇立剷驚投裔時閩逆發鳳陽

衆正同升喜待朝金殿爐煙親日講玉關烽火靖天驕更聞新詔俞甄敘效死區區敢重徼

吳中顧楚白文學持異羽先生書過訪

有美稱癡絕千秋一虎頭何當及吾世居然見名流聞君渡江來蹤跡先崇州范公洵開美所稱臣休休念君逢坎壈意氣迥自遒踟躕介所知爲余通書郵但云董尚書亦復善青眸籠罩一世人俗眼恐見譬余亦未免俗聊爲信宿留欵欵果絕倫文采亦罕儔所嗟知者希珠明好誰投蕭寺淹行李雄心付朔漠噫嘻健翮鵬終當擷九秋俯視雌黃輩衆鳥同啁啾君毋扼擊爲相將事拍浮此邦不可懷甯妨汗漫遊

送傅姬桂仙嚼檀雲臺

爲雲仙子禮雲臺海上香雲法界開遊嶽定知逢玉女祈祿合見結珠胎興國不志胸山列香火新傳湄水隈安得與君同淸勝駸鸞跨鶴去還來

蔣文學貞母詔旌

巾幗鍾奇氣鬚眉拜下風樊倫夫婦重完節死生同一綫存遺脈千鈞繫玳玳國疑兼主少只此可移忠

其二

菽水誰爲共重闈況莫年代夫供子職延喘續家傳生死洵無憾艱難倍可憐嗷嗷猶在抱雙筋一燈前

其三

雙手扶衰祚何當己氏侵人爭挫完節鬼解識貞心四壁銷青火單辭卻綠林幽明同感泣耿耿到于今

其四

不有丸熊苦誰成令子名亡人未賈志造物有平衡表楔塵臺劍營坊傳陛旌飛雷連寶婺百歲指長庚

張相國貽詩爲壽兼携小園志感

東閣巍名北斗尊銀鉤端合署金門何當狗馬題佳句更許鵷鸞集敞園公書圃頌自謂有鵷翔鳧舞之勢 瓊報幾能酬鼎呂珍藏時復詔兒孫榮華世共稱綸美感激甯惟國士恩

平部山靜公影堂如皋縣志

一龕香火影幢幢照見書閣八十龐水月信知無住相空留紺宇映淸江

其二

骨在靑山影在龕生時幻相共成三一靈到了歸何許此義須容高足參

其三

水畔石埭繞山扉手種棠梨大數圍選佛場中如課最定知吾老賜金緋

其四

老僧雪頂事開山女將雲鬢刀斬關却笑鬚眉成底事徒然七尺置人寰

冒夢相

字汝弼縣學生如皋縣志文苑傳夢相生平篤行力學與許忠愍公同硯席風雨青燈共爲聞雞之舞 家譜韓菼撰墓志銘忠愍公天資遲滯竟日不能成一藝每相一題吮毫運思不輕落筆及其文成則窮極淵徑路絕而風雷通公請之駭然以故公雖頴敏亦往往執筆不肯輒下公性豪邁慷慨自負意氣而忠愍公獨步尺邊不苟言笑故公亦爲之馴謹自飭此雖忠愍公之大有造於公乎而出而立於朝陛臨大節而不可奪爲一代仗節死義之臣忠愍公以之處而著孝友於一家爲鄉黨可儀可法之士我公以之 又許嗣隆撰神道碑公以長子起瑞授州司馬賠儒林郎以次子起蒙官守戎贈明威將軍 又李楨撰傳夢相少補邑弟子會卽中之變發憤成疾死其妻同邑李氏女也有節操得破旌表 家世舊聞湘潭袁昇初觀察於琉璃廠肆得破旌表家世舊聞湘潭袁昇初觀察於琉璃廠肆得山水書扇款署冒辟

仕筆意高渾南宗法乳自來畫家所未著錄縣志家譜均未爲列傳與初出以見詔因爲題識與仕字仕可汝勗文學之孫蒙求孝廉之猶子也

初夏六首並家敏臣鈔寄

日月推遷變時逢夏日長新荷浮綠水乳燕繞雕梁麥浪千層疊秧針四野芳蘿忙當此候桑女正提筐

上已偕曹純陽張成倩兩先生暨冉姪辟疆遊懷殷承麗先生花開上苑不同賞花落江濱不共遊同首當年聚首地依依此境復何求

甲申之變予方抱病病中得姊丈許若魯書書內囑託老親翁並吾姊吾甥讀絕命詞不禁氣塞醒後含淚而作

恨無兵柄斬狂氛一死能成不世勳豈爲老親遲報主當因幼子緩從君絕命詞中有老親幼子隔幽明之句

白燕

皓羽差池繞曲廊素衣遙映畫簾旁豈伊冬至全身雪不待秋來滿鬢霜室白知非金鏡影窗明何必夜珠揚若從月下梨花過一色難分兩樣光

張成倩余仲容公佑賈甫四先生同飲時初夏旱甚忽大雨驟至因成喜雨詩分得蘇字

及時時雨散長塗水到成渠點點珠老圃村中開灌溉新苗陌上發榮敷往年苦旱憂三伏晴去夏旱甚今日甘霖樂九衢喜甫名亭千古盛一時霄澤獨推蘇

病中挽許若魯

久與寒窗同筆墨暮年自負作英雄空懷壯志生無補徒負余生無益

能盡孤忠死後隆絕命詞中有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留死後名之句正氣千秋垂國史丹心萬載樹高風六章賦罷長辭世擲筆之時百慮空絕命詞六章其中有擲筆翻然辭世行之句

言日乾

字孺文號燮元萬歷己酉科舉人官湖北安陸縣知縣升直隸永平府同知兼山海關郎中著有存笥小草鄖中獻語遼左方略通州志宦績傳日乾知安陸俗悍民貧寬猛交用以邊才擢永平同知如縣志宦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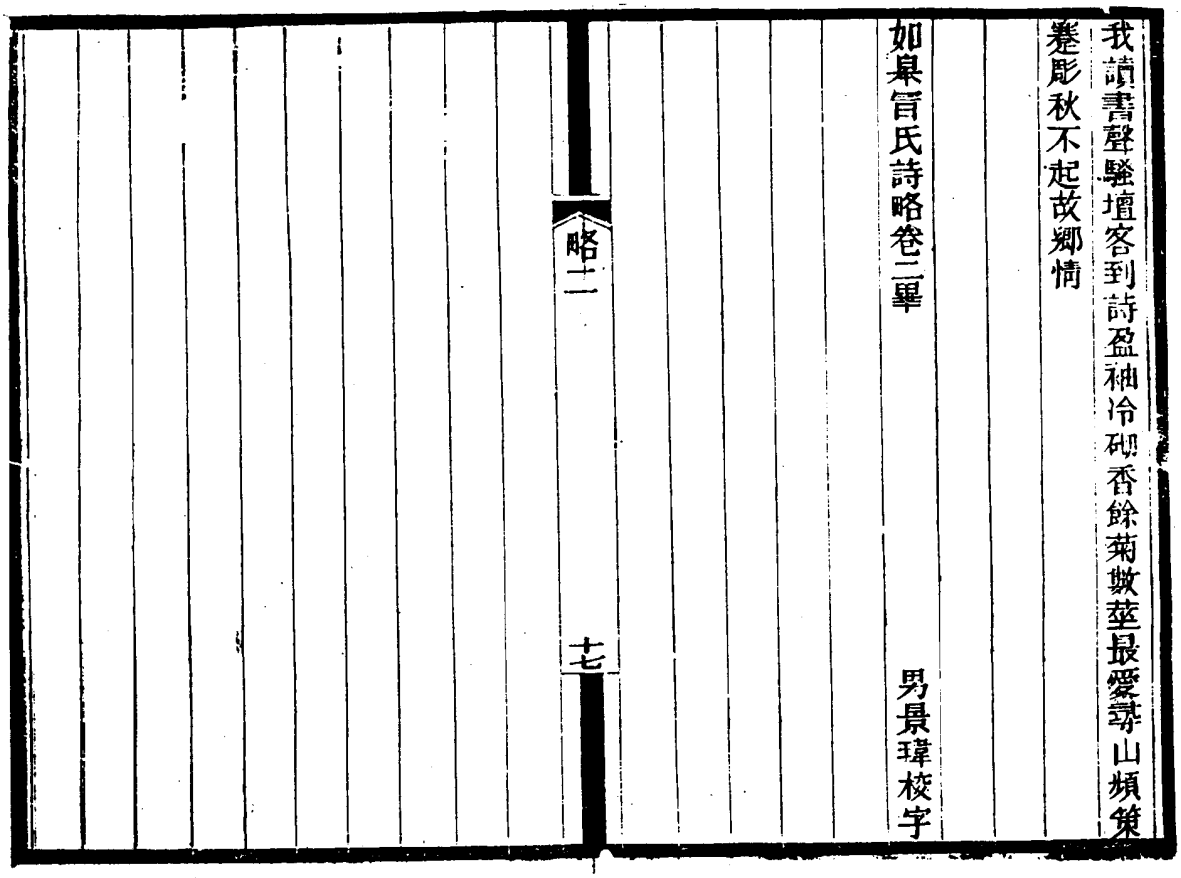
傳日乾性篤孝父病思食鯉適旱涸無魚父殁終身不設食魚好讀書尤嗜左氏傳家諸甥應嘉撰墓誌銘公十歲能屬文從仕高陽高陽公延孫相君暨陽兄司馬君於邑館相君與公賈同筆研以邊才堆承永平贊畫幕府畫光雨朝先後發帑金三百餘萬於軍公手司出納絕無染指蜀土司勤王嘯悍玩約束公一以法繩之遂咋舌無敢譁會當事誤受降城遂不守郡人以百身爲衛獲達會城蓋罹秉璋之者衆約結不得伸諸公鑒其冰蘗有素還其初服而公之心愈苦矣束髮誦書期得一當命與時迕內外交讁然自昔宦邊者靦爲攫金速化之地今於孺文何有陳繼儒撰壽序熊經略與公語大奇之薦爲小司馬贊畫不果假令公稍自委蛇因緣於藎下貴人順風而呼一節鉞安足道哉乃公與王大司馬同鍚與楊司成爲編帶交與孫樞相爲研席友落落自好牛刺不前又存笥小草序公見知於文定蕭太史不遇又見知於王大司馬孫樞相不遇晚遇熊經略當路間夾殺中人物首以公對曲閣僅淡歲而熊公以人言去遼陽內亂而城陷生平著作皆化爲子虛矣邵潛卿中謝詩序先生操三寸柏亭融法比爲文章眞准陰搏沙手也生平所推惟先生及陳司馬思進兩人第海內未有知司馬文者而先生之文行

海內則先生爲不死也　言起處諸父執元公文集序家
季父郡丞公風格秀整風志澄漪不減李元禮陳仲舉一
流人　家世舊聞元和顧鶴逸與余交最深舉義元司馬
文集四卷脫手相贈司馬負經世才嘗從熊飛愍規書遠
左著有遠左方略自乾隆中書禁盛行而板片銷燬矣遠
陽之役城破司馬自縊不死得間闢歸李遠之三朝野紀
記司馬死事甚烈嘉傳聞稍誤然不死固非司馬初志也
輶張文學洪烈婦二首　詩存　青谿集
文學之姑寡而無嗣其舅欲奪其志文學爲白臺使者因被
杜鬱抑而死其妻殉之
世道江河下多君輶陸沉楚茎香氣遠湘竹淚痕深生死須臾
事綱常萬古心試看陵谷次耿耿照江潯
其二

志士甘溝壑捐軀婦亦豪文章付塵土身世等蓬蒿東海三年
旱胥江八月濤青邱明月夜遺恨照江皐
贈務節婦奉旨旌表二首以下並　詩存
及笄嫠婦腹遺兒恰似千鈞引一絲雲暗莒城援悲日夜深鄉
里據機時艱危偏受人生苦貞淑能完天賦奇聖主維新恩首
被煌煌丹詔下彤墀
其二
漂搖風雨嘆嫠痛忍死相看爲覩孤海嶠霜飛鳴寡鵠山城月
落啞啼烏鬢綠卻向愁中老眉銷旋從夢裏蘇莫道殷憂非玉
汝付君完節衍鴻圖

題文昌閣第二首又　見耆舊集
不佞令楚奉檄抗書院徙文昌閣落成馮檻四望瞻焉山河
因題駢語數聯寫景抒懷期與諸士揮麈縱談上下千古而
漁陽之命下矣不佞俸纔兩載不當遷乃以東事謬蒙雅擇
豈以不佞目擊時艱扼腕慨慨爲有詩繄之志乎而非其人
也書懷二首
徙倚岑樓望翟氛漁陽鼙鼓黯征雲舞干未尤虞廷化勒石還
收漢室勛絳節臨戎銷朔氣朱幡馮軾映星文廟堂自有安邊
策肯使焦銅近塞聞
其二

疎林一夜起秋聲笳鼓遙聞勒勒營報國猶餘一劍在憂時空
使二毛生紅雲望斷燕山遠白雪歌殘楚岫晴莫道儒冠多文
弱書生無路請長纓
高起年　時雨子
字公亮增貢生官太常寺博士著有默庵詩稿家譜鄭見
年夙負才名以力學卒妻丁氏年十九歿容自矢布蔬終
身奉養尊嫜七十一年　家世舊聞同里吳東里先生明
季諸生紐玉樵觸忤引其中秋詩有云大烹豆腐瓜茄菜
高會朝廷兒女孫以爲造句極奇東里國變後棄衣巾隱
居白蒲屬鼎鼎有默庵五律
一首見五山耆舊集及東皋詩存
崇川客次　詩存
雲和香腕荷盛開瓜洲蕭蕭一楫橫月上指僮沽酒處風來送


我讀書聲騷壇客到詩盈袖冷砌香餘菊數莖最愛隸山頻策
蹇彫秋不起故鄉情
如皐冒氏詩略卷二畢
男景瑋校字
略二
七

如皐冒氏詩略卷之三

誥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花翎候補四五品京堂冒廣生編

冒起宗上　步瀛子

字宗起號鶴少一號琮應薦歷戊午科舉人崇禎戊辰科進士官至湖南寶慶副使著有拙存堂詩概拙存堂文賸春秋繁露直解拙存堂經質拙存堂史拈八陣圖集註守筌古今將相兼資志讀藏窟言前徵錄　大清一統志冒起宗爲兗西僉事會流寇擾河南起宗監河上軍賊不能渡　江南通志宦績傳張獻忠破襄陽時賊數十萬往來窺河城中虛無人起宗與左良玉收合餘燼力保襄陽　通州志名臣傳起宗授行人奉使遍都城戒嚴走烽火中單騎入朝朝內因知外臺有成敗異　如皐縣志人物傳起宗以城守招撫功授上寶重調資慶即拂衣歸　家譜石窗摭傳公天性

耿介交盡海內名賢而不入門戶　又陳維崧撰墓誌銘公居通晤摯腕白言口人生逆三十歲定當於百鳥平中取大將軍頭彼見小敵勇而沾沾自喜何爲那蓋發之乎其爲丈夫者公奉有監軍同書人劉澤清擁兵淮河閣臣馬士英以南而薈之一郎白衣冠相送哭聲震天地不下數萬人一軍如某服閱補粵東高牟通牛蔽調爲不又牛載調襄陽移鎮慶乞骸骨以歸甲申復補滑歸而明北之變起公於是不復仕矣公歸如皐見城郭室廬田畝部曲舊日恒於一室中嬉笑自語蓋爲說宗之祖云　郡決錄詩觀徐元歎日憶甲申歲之暮秋金陵鈍公廣坐中客有持冒先生詩扇人競奪玩以爲不下王長公余日是仿神劍南集之上腴耳鈍公以爲知言　宋世舊聞鶯少剛憲中歲至第僅蹇仕途嘗監左良玉軍又嘗與劉澤清防河以邊才著績草以後自以世臣喬木不復舉執上升日堆祝宗而死家居十年足跡不出所著經質二卷史拈三卷蓋皆暮年讀日消遣之作實則腐中五嶽至不平也

同年朱泰符過訪衡陽余已遄發襄州矣吾兩人同一不偶乎

秋老蒸江獨雁飛相思命駕重依依久拚歲月頭俱白堪笑風塵事益非地主忽從交臂失天涯安得並冊歸兼聞親舊多類

頹悵望鄉關淚幾揮

過彭蠡遙望匡廬以下並見詩發詩存舊集

我行命秋帆駛若飛黃騾奔雪吼遙空驚飆暗晴晝嚴香遶征艫嘯翠沾雙袖九隅疊錦屏萬瀑標丹雷帝竹翥鸞皇櫻藤擬猱狖鏡影輝夕波爐氣蒸朝岫攢峯獅象窺翻石蛟螭鬬一筏鴛鴦得雙龍渡口溜南嶂迴青牛西林駐靈鷲明霞絢匡嶽藥畦香芬茂前聞石鐘發如聽蓮花漏神燈遠欲迎清池芳可漱白社更何人冥棲千載後塵鞅幸破除冥契應幅輳長嘯五老峯吾言當不謬

江行

三年滯苦海一葉下湖湘但覺歸帆疾那知險路長孤鴻親僕從良藥作資糧引領看江色鄉雲尚渺茫

其二

曉發仙桃鎮湘流復幾灣舷邊侵白浪枕上戞青山荒忽思難搆吟呻口未閉汨羅懷屈子清淚讖潺湲

望海樓在城東演武場左爲山海巨觀以下並見詩發詩存

直上丹梯紫氣迎遠浮白電半空橫仰攀北斗聞天語下眺東溟與地平霞氣斜連巖築鏡日華遙帶浦珠明氛埃電掃憑寥

郎載海雄圖龍鼓鉦
雙白燕
皓羽差池信頡頏輕盈掌上想迴翔競追煙景夜還雪略誠秋
風鬢已霜纖素卻疑羞翡翠清輝端不羨鴛鴦雙雙舞向於樸
畔化作玲瓏釵一行
寄襄兒
世路風波到處生人前切勿肆譏評伏波愛子無明訓聞過如
聞父母名
別牢謝牡丹
翠幕還窺半面妝醉眠猶藉錦茵香摩娑莫惜千回看細雨斜
風是散場
別襄兒以下並見詩發
忘私知義重無累得身輕將母心偏苦從王事遄征封疆難再
誤推抗覩孤撐莫下離亭淚英雄不世情
夜過靈羊峽
海珠纔逗眼一瞬已瑞州壁峭夕陽照帆輕急浪遒天低雙峽
聳山迥一江秋不覺舟移月微茫夜色悠
午日與焦山僧話舊
十六年餘別睽然每瞻禪悅憶歸船重看五日江心鏡似練三
生石上經塔影舊連京口樹潮聲仍接秣陵煙不堪世界如棋
局共坐忽茫落日邊
逸圖書懷
百年風月幾能添栝架抽陰勝趣兼自是天空資鳥悅不妨水
濁任魚喁乘陵笑倚班龍杖陶篇閱聽阿鵲臨禰衡寄教與宰
衍但憑儁僧養吾廉
夜讀示孫禾書丹書
幽窗相對短檠燈細字巾箱燼尚存恒產吾家惟萬卷莫嗤老
更似枯蠅
後里麻行

隆慶五年冬倭犯高州吳太守明卿與黎戎陳豪擊敗於里
麻有里麻行予作此追美之宋柳亭詩話詩存者舊集
君不見漢代吳公治行稱第一未聞將將師以律又不見魏邦
吳起夙嫻兵未問肇陣能縱橫猗歟守臣吳明卿楚材表表揚
芳聲屈宋馬班腹笥盈一麾五馬來高涼島戎蹂躪民倉皇平
地駐溝肆鯨鯢桓桓文武堪櫟槍里麻營壘布六韜參旗海嶠
雄風豪雕戈忽駐扶桑日疆弩仍平萬里潮直以偏師當八面
東突西馳疾疢電雖結負創俘馘多曼我名城與赤縣一戰功
成粵嶺東姓字于今燁志傳誰言隨陸乃無武牢壁從茲久安
堵予來講事觀樓橋退思昔日奮擊鼓眼前奕奕猶斯斧臨戎
折衝在樽俎

新春詩存
心力短于殘夜燼流光迅似下坡輪迎門春色憑深淺入座賓交但隱淪計日將爲會大父虛生殊愧老成人微吟細酌年年例且慰疎慵冷落身

梓暑以下並詩觀及彭
延梅　國朝詩選

住嶽那能待探幽不厭深雲涼平石氣潭古養杉陰但領清虛味寧貪快活吟軟紅塵片片誰爲豁煩襟

除夕

少年歲月耐消磨歲晚其如此夜何殘燭終難延老燄奔流豈復有停波冰因詩日堅彌甚梅爲迎風瘦較多字裏鉗鎚煩故

友是日唐宜
之詩佛閣

頗將精進贖蹉跎

九日雨集步杜韻以下並
觀

迎涼更覺難忘酒高會何須定有臺素髮零秋忘帽落黃花逐

閒適人閒爲歡差得天倫樂敗意曾無俗物來遮暮吳謳飛翠

管新詩寄待甫師儔

陽月范異羽先生枉顧兼示重遊金陵諸草

年似文忠興未窮肯因風影嘆漂蓬一笻占斷峯峯翠雙槳搖開葉葉紅愛客誰爲新地主遺民還識舊山公扈肝世味羊腸路銷盡江亳五色中范文忠公鎮鄧詣起時年方七十有九

暇日僧室人飲池北新圖示襄兒

裴公綠野酬公山何似周遒杭碧澗勝地久知天賦惜冥心幾覺境幽閒緘書身在冰壺內問字人來水鏡間堪嘆齒搖韓吏部九關虎豹未忘攀

悼友

六尺能周萬古身生何孤戀死何瞋請看原上青青柏多伴煙霄得意人

錫山弔鄒圓

移山何事諒愚公谷口桃花歲歲紅俗駕喧闐傖父醉可堪鐵板唱江東

其二

鴉啼宮井冷秋雲鴈嘯臺城墮夕曛滿眼黍離歌不盡巖泉何用惜瓜分

冬日病中

老覺身多故摧心祇自傷垂簾忘日短欹枕耐宵長難覓三辛粥空談四戒香避醫惟忍病莫笑老夫狂

答趙公美還梁溪

誦爾將歸咏添予惜別心孤蓬霜色緊短鉠雪花侵曉景偏多感交情似厭深春花需次放還聽九龍吟

三月朔日符內

老眼何曾合歸期尚渺茫三春無駐景一水自他鄉每念時難

得休玉樂永央海棠紅意動遲開醉堪觴

砧聲以下並詩存秀集

金風遙送搗衣聲思婦深閨萬縷情見說劒門新奏凱郎看烽息能長征

望九華

昨夜南風送客舲朝來池口雨溟溟忽看天際飛濤白失卻蓮華九朵青

漂母祠

阿母壺餐亦偶然博來血食幾千年丈夫得意存知己未必當時肯受憐

采蓮曲

江南女兒工蠶妝輕舟約伴入橫塘不愁日暮風波急但畏羅衣濕露涼

其二

美人家住鏡湖旁日出芙蓉透體香盪漾湖中歸去嬾故拋蓮子打鴛鴦

將至夔府寄家園諸君子

一入蠻叢國渾疑世界分逢山奇禹蹟是水帶巴文人語從空谷猿歌夾浪聞壯遊今未倦悵惘是離羣

過杜工部草堂堂在赤甲山下

高吟妙入夔州後弔古今當入峽時山下草堂松竹陰猿啼鳥喚也成詩

鄴都南城弔古

築怨填愁枉斷魂纖肢凝白擁行雲朱華計絀周師入不及貧兒尚有村齊後主高緯於密作堂側率諸內人閣宦等作貧兒村破嚴高麗不避風雨與妃嬪遊戲其中

銅雀瓦

復道連甍晚照殘士花雨積石成瘢奸雄欺世心難死片瓦猶存署建安

流寇掠歸德距曹單僅一水也余提師之河北先寄衰將單飄氛知又近聲息通黃流天險庸堪恃民病倍可憐臨戎思學

劍卻敵且焚舟方署將軍具無容借箸籌

奉命視師曹單河上濟南鋒營沂兗諸營步騎皆屬余謂度從宋中丞疏請也

魚甲蜆旌震曉鐙憑將衣帶作長城闕當虎豹雄周何手挾風雷肅漢營但是潢池皆赤子恍從彼岸度蒼生中丞登海聲靈赫願借餘威洗甲兵

黃河誓師

虎奮龍驤氣色新如山號令撼通津駢營分隊連陳宋率土皆王豈越秦忍以封疆分大限為叨岳牧愧詞人先聲早落么麼膽不借天河洗甲塵

寄家書

出門無淚自剛腸別久情深夢短長爲憶愛孫添紙墨家書多卻兩三行

周元公敦頤

公於熙甯戊申冬勒名石室壬子秋偕軍事推官高要尉會緒重至留題

元公抱遐志送懷羲皇年養痾宅物外腕力追象先佳遊劇曩石古蘚凌秋煙晚卧蓮花峯廬嶽環窗前行逕自悠悠俗慮亦已捐

過英德諸灘快風歌

灘石齒齒欲嚙水水亦角石怒不已短篙輕橹術不神長年三老皆披靡劃然天半來長風片時吹送駛艨艟狂風怪石氣俱沮伊誰之力天吳功江濤捲雪噴林杪幾片行雲逐飛鳥揚尊高咏快風歌渺渺予懷薄天表

其二

郎石灘頭灘聲澀沙硬石頑九九岌長篙齊戰力不給進不得寸退反十黃頭舟子色於悒瀕珠飛沫當面立惴惴錯足嗟誰及何期朝風六月急颿影高挂帆幅廿帆聲水響共洽濼驚濤萌湍轉敏捷直走長灘僅呼吸從容揚眉加額耳

宿襄陽

碧烽熒熒填山谷漢上天昏鬼書哭城中撫雀寂不飛惟見饑烏啄人肉石墅可越天可梯夜半驅馬與雲齊平明十仞稱玉壁日午蹴踏如雞棲猰貐吹沙腥風起血光激射烽光紫鋸鋙寸鐵沈寒水鼓聲先向監軍死平賊將軍驃如雲錦衣閤玉約麒麟坐令翅虎生嚙噬犀兕兜甲皆崩奔輦上元黃鉞飛電答堂心開貪舌戰催官星動冷灰然出不由戶誰敢先斂後爲巧國殤愚銅山往往稽天誅自是人謀成叔運空嗟恢網何其疎南陽距襄僅兩程孟冬朔日寇陷南陽破竹長驅前鋒遂及鄖家寨離城只三十里也余方扶病登陴適過客有揚帆而南者附寄襄兒

羽書飛日月烽火徹霜天巧婦嗟空釜饑軍怯控弦養威成跋扈持重久遷延效守孤臣事期將七尺捐

其二

骨似枯松瘦心同苦藥煎致身元本分縱死亦長年恩愛曾生割英雄肯受憐不須懸淚眼聚散總雲煙左大將軍屢徵不至余與王中丞分陀諸門發宼乎不能支旦夕十月二十二夜四鼓譙報前鋒忽退豈畏齊之强耶天也絕糧

萊色臨戎氣未揚中厨今復斷炊糧也知濡泊能明志但少留侯辟穀方

寄張繩海司徒

曳履爭瞻北斗崇能携朋露助元工三征民力憂當亡十道軍需藉上公夏典度支語禹貢鄭侯轉餉給關中投醪挾纊軍聲壯會見扶桑早挂弓

襄陽一片焦土無問子遺矣比閱鄖陽府地理圖冊郡城幸存而殘戶僅四百所轄六邑每幅各畫一白圈書其上曰此城也今亡矣其點綴於殘山剩水間者纍纍皆枯骸天乎致有今日者誰乎

已見方城付劫灰那堪糜國總蒿萊覆巢何處尋完卵盈野無人哭折骸半壁邱墟餘地險崇墉橋振豈天災養癰忍見前車覆大創能無仗後來

其二

千雉荒涼枕碧阿星羅無復舊山河青燐入夜搖風燄白骨生苔照月坡再見流亡過鄭俠空傳圖籍委蕭何含淒幾下滂沱淚鼓吹何時序止戈

人有饑欲死而鬻其女者傎之故明經嗣子也再至力謝之其人搶地泣曰吾家絕粒兩日矣鬻一女將活四命公不可當問諸水濱且吾不鬻而他者恐急投不擇將不知所終吾就食公糜時與紀綱有婚姻約今賤之幸矣余曰吾亦明經子也即有成言可從乎乃其人奄奄面如土其妻被敗絮蹲而寢女年十四縷寸裂凍且欲僵非可支旦夕者因囑襄兒熟計之與之廿金佐其急而女畜若女侯稍長為擇壻焉仍書券後付之其人破涕為笑拜而去冬夜與老妻圍爐課兒讀為賦二詩而隱其姓名

救死從知甚救貧辱身何至辱其親未能閉口甘蒙面忍令枯鱗泣斷津解橐頓延泉下客結褵還待里中人不煩遠引傍州例吾父當年亦國賓

其二

泰山移敦總茫茫當局難憑看散場貧不干人膠柱語豈能達變救時方悲與狐兔今猶昔牒下鶯鴻幻亦常兒計已周吾意快任他智短不須彰（青仰人日世人風緣當合者不論貴賤久暫須鴛鴦牒下始成）

癸巳元旦

六十四番春浩蕩風光依舊著衰翁甘回檄櫪餘渣滓襟盡葫蘆少異同難得迎年偕伉儷且將得歲讓兒童朝來釋演題新句子墨新書第一功

幼子

遠爾爾何辜分明累老夫晚生偏易長縱好不如無卻顧同雞肋難言是蚌蛛前因與後果是否盡模糊

其二

得力知何日孤危卻此時蓼蟲生自苦蟬鳥細難持薄俗憎駢拇罕門似累基千鈞制三尺斯語未堪嗤

哭墓
松楸遂望眼搖落歇鳧車有子今還里無人更倚閭徒然膽宿草猶得檢遺書曠戾終難贖呼天祇自歔

其二

曦昔乘軺日登堂攬德輝蘭英擎玉斗宮錦煥萊衣烽堠三年隔杯棬九地遶纏疴依宰木猶勝采山薇

褒兒受業家塾感賦

吾祖及攸褒湖源已四世五十有五春家國等殊致茲汝受學年恰符余曩歲余承祖父蔭聯行從兄弟叔遜余兩期同堂習文字晨昏揖大父溫語勖余志月朔須楮章時有詩歌賜几席

見古朴異物無所啫通籍遘明時稍爲報親地余齒已踰六視汝在童稚汝有我所無情境迥然異開徑栢森森軒窗映蒼翠摭朶富縹緗日入青燈繼仰訓佩師言填篪和同氣六籍效前修二姪剖疑義勤劬惜景光忍令分陰棄褒也當勉旃躍冶非良器

明月何皎皎

離人不能寐愁多苦夜長矯首望明月挂在天一方忽爾入懷抱似已鑒衷腸衷腸何所道尋思聘徬徨豈不睹清輝清輝爲誰揚豈不穿羅幌羅幌爲誰張蕭蕭風婦室漠漠昔耶房徙倚復躑躅悠悠只自傷安得和琴瑟永免參與商皎皎復皎皎共此明月光

俠客

芙蓉如雪氣如雲懾膽張肝誓一軍兄事田光弟朱亥千秋只少信陵君

泛泊

澄湖千頃碧一葉趁斜暉輕槳迎風上孤帆拂雨歸水花涼噴酒岸柳遠窺衣眼界眞空閒吾將買釣磯別馬

追隨年再易一顧一含顰雨雪趨朝候風沙報客辰遲錢渾不惜芻秣且甘貧明日長安道揚鞭屬要人

途次書懷

飽食風塵味停車憩夕曛攀藤依古木拂石坐涼雲遠樹斜暉淡迴溪短棹分歸鴉催去馬何處覓微塵

送黃逢永還粵

癘末多緒風颯颯吹征裘我友遠行邁設祖臨道周綠樹何陰陰哀雁鳴弗休踟躕不能別川道傷阻修遙遙度南嶠去去指炎州我我羅浮山浩浩增江流中情浩難紓徒倚心煩憂所憂非夢隔燃婉遠好仇

偶過金鄉范張祠有懸鶉貧士摊殘編而枝棲祠側者詢之則清白吏子孫也爲感賦

行部東緡地祠經雞黍城二載信有孚千里晤巨卿交歡締金蘭穆穆道風清何來鶉結者攤書類儒生奇息此祠下所託歆高名自訴清白裔廉吏傳芬聲楚相那可爲優孟猶虛驚豈無騶桑濟令爾栝腹鳴當知趨汝南元伯望罷輕終古感石友因傷澆墓情

仲冬廿五招同社諸子放舟出南郭酹張成脩先生墓

文章雄伯更風流絕代高名士一邱千日卻醒仍有望九原難作復何尤行來願荷隨劉鋪與盡還同訪戴舟瞻拜不知霜葉冷椒漿應與淚俱流

其二

山邱寒落鎖苔煙醽酒臨流欲問天魯國靈光猶屹若謝庭資樹竟蕭然荒臺暮雨遺琴寂蒿里西風宿艸芊後死吾曹情不淺練裙忍令泣殘編

襄兒寄甘家硯蓋剖舊硯而改作者試之膩而堅密而澤眞殽石也喜而紀事

吾兒寄甘硯其長不盈尺色若猪肝紫又如火黯赤面勒編鐘形背縷介圭跡著手滑不留津津滋玉液才德殆且兼邁越流輩百我昔官端州斧柯緑赤籍蚌坑秘元雲巧匠未一役聞者盡揶揄此公眞笨伯十載荒硯田忽焉得巖石雪案對古人冷光飛大澤寶山昔空回萬里今几席忘機物自親擱拾竟何益

贈僧

信步即三千游方一坐禪碎飄隨月滿殘衲攬雲穿細雨荒村外秋風古渡前草鞋隨處住不帶買山錢

遊牛首夜宿祖堂以下並詩存

函關紫氣鶯峯賒度得青牛轉法華千仞天開龍象座百盤雲引鹿羊車玉毫光裏江拖練寶月臺前雨散花收攝三千歸一枕覺來何處是吾家

遊達磨洞住持僧遠供香茗

面壁曾從壁上參空林原是一空龕還將有住爲無住便說非三亦是三古洞雲封龍護法孤松月上鶴停驂何當遠供鷲雷

爽清福能消不厭貪

歌者

聲如玉潤色芙蓉絕調當筵幾度逢幸有陽關君未唱不教愁客鬢眉峯

如皐冒氏詩略卷三畢　男景瑜校字

誥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花翎候補四五品京堂冒廣生編

冒起宗下

從鄰友乞酒

葡桃一斗拜涼州乞取憑消萬斛愁願向醉鄉加九錫應從蠶裏霸諸侯

其二

齊藥仙人未可求泡酒種秫苦無愁從君乞得如淮酒不必時時挂杖頭

送無垠上人之金山

劇出天根不離塵孤標矗立大江濱虛空粉碎無根寄月印千江總法身

其二

一柱峯高聞振錫中冷水淨偶持瓶眼前無限西來意拾得還花幾瓣青

望友

日日望君君不知寄來消息總堪疑忽傳四月行將到卻恨三春去較遲

送解石帆罔卿開府豫章

多難中原未索弓西江士乘寄元戎金湯勢壯神京莫鐵柱名高峻望同披纘投膠恩浩蕩雅歌揮羽氣英雄天房兇復饒神駿蹀躞堪追萬里風

鄴都北城弔古

璿閣珠宮冷夕煙流澌瀉碧咽鳴泉天崩地陷終成讖轉眼浮雲十九年石虎盛興宮室從後宮升烟雾觀望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未幾家無噍類

二月十日見秧針

二月新秧綠遍疇山農胼胝服先疇駆茵鋪綺迎風細絮水成紋映日浮擺稚村村連渚漱桔槔軋軋祝甌窶驚聞鼓勝初鳴樹悵望吳中麥未秋

二月聞蛙鼓

鼜部蛙鳴喧鼓吹南荒春半似宋明林端綠樹因風舞雲外青山遠嚮迎到處蒲塘合遣韻引人著勝弄閒情蟬聲若帶斜陽噪無限鄉思逐耳生

宋包樞密拯

樞密守端州不持一硯其同提點刑獄周湛錢聿題名石室東洞口字法若老吏斷獄精敏絕倫孟慶歷二年春也

孝肅天廟器耿毅懷孤清從端革遺俗明允期無刑一硯棄不持甯失中貢情豕冠自戕戕樂志屣塵纓振衣寄筆陣奇甸善嘉名

五月二十八日馳赴襄陽先寄王澄川中丞

三尺霜鐔六石弓長驅赤日鵬摽風年來水火憂當事豈有高深佐乃公掌指山河成阨塞胸羅日月破鴻濛蠅飛驥尾從來久今日還歸覆盤中

答許若魯明府明府貽書致慰詢楚事甚悉

飄忽我心狡羯縣溪策偏前車知不遠未袋豈無賢急難心同熱懷人地兩懸西征當倚馬崖畏答無箋

寄鄖陽分守高元若大參

梁域分疆肇憲皇高牙此日控金湯登壇傳檄馳天馬鈐閣披圖下鳳凰西顧煩年煩廟算南征計日靖危疆同舟況是同心侶毗濟遲期稽迅航天馬鳳凰鄖陽山名

七月三日發襄陽感賦余以綿譎承襄乏蓋爲代桃之李也而主爵者忘其爲苦李再調之於邵陽病日益深矣直指汪公會疏代題余始得理歸棹致之死地而乃以生幸哉

兒童目送片帆東拍手銅鞮自漢風到日旌麾張灌莽歸時書劍伴江楓蠲痾南問三年蓄噓槁誰論一瓶功此去浮蹤輕似葉願將悔禍乞天公

其二

鴨頭發綠縱輕舟漢水吳江一色秋授楚大心知未艾逕山吾意復何求塵纓幸借滄浪濯僻姓差堪岘首留溝祿病夫公望淺卻教容易出并州

張成倩先生一代文人也諸兒皆奇窮流落余百計周之更賡產餽其口今春大祲計口投糜者五洩月而終不能有其命心竊媿焉曩聞劉士曠云成倩有孫質甚敏雜髮從僧余旋物色之而士曠逝矣偶延僧守先嗣得芹湖老衲鍾和因託之蹤跡張生老衲曰即吾法孫也法遠佛知余喜而作此

臨風玉樹特蕭疎幸有文孫讀梵書六德未酬疑造物一枝橫出託香居緣從耆俊殊藥卻性是山林薄里閭休道逃儒慚接武雲棲原是棟梁餘

其二

錯認無錐是赤貧任教俗眼雜嗤矉貂蟬七葉晞朝露文史三冬老積薪願向瞿曇參磨叟肯將龍象易麒麟蓮花社裏堪飛錫愧我虛名附逸民

示褒兒

門庭甯可恃蹄齧未爲雄不少金根字難臨玉樹風文章慚驥子天運任陶公他日披還草將無負阿翁

襄兒奉母之部爲禾孫畢姻余久杜門未往也

玉觴明月自揚州笑酌屠蘇泛碧流光覆一堂當合卺扶携三世美同舟繁華莫羨流風在雅道應從我輩留鴈案暫時煩獨舉歸來還見錯觥籌

其二

敢言養拙道常尊十載苔封展函痕五嶽向平人獨老盈堂
照賦空存從知介福屠王母豈獨頹年昭愛孫看罷九微春正
好雙星先照翟公門
答內寄彩漆金扇
鼓翼期仍遠招涼意自深陸離輝五色鄭重比雙金自合同膠
漆宵惟篤葉初合歡人易老莫待景風侵
送李小有遊五山有懷范點卿異羽先生
遐舉還如靖長官雙鳧到處走煙巒胸懷寶月千江淨眉聳孤
峯萬象寒緋甲華旌新壁壘白裘青笠舊鷗鷺光孤峻千雲
表攬勝懸知倘笑看

寄李映碧
停雲靄靄咏南窗皃渚浮來尺鯉雙淪薄三秋心匪石縞紛五
色筆如江井鵑幽意憐紅葉茹葉迴腸倒玉缸獨愧逃禪人境
內虛從離垢躡高峰
其二
千頃江波自結廬中央宛在美人居不將綠竹酬游屐每向瑣
嫒探秘書筆底雙華留紫綵竿頭澄彩照紅蕖九仙豈是煙霞
骨況復青青鬢未疎
讀書
營營續故紙老至癖難忘就暖開風牖差明趁月光沈酣疑中
酒飽滿任撐腸近得無言意何妨棄墨莊
吟詩
閒情消不去終日役吟魂枯葉書將徧皎珠笑幾存壯夫羞弱
翰素業老青門三復先賢語心聞道自尊
雨孫從師就塾賦示
青箱奕葉自門風潘福孫枝發舊叢老去鍾情慚詆犢年來戚
翼謝冥鴻故將輪固須宗匠賴得鑪錘似化工爾氣方新吾日
短可能跨竈慰山翁
其二
海內聲名讓巨公也曾塗抹過西東橫金未竟千秋業背水猶

收一戰功不道獲多皆詭遇徧從心苦識良工搏扶萬里寧常
事勁翮還期挾厚風
其三
得失都忘付楚弓轉因後事憶前功總饒約爛歸平淡未許離
奇博渾融得力手操生熟外忘筌神妙有無中迎機指點馬明
眼衣鉢何當問拙翁余別號拙翁
經閣夜坐童子燒橄欖核成蘭花即用花字
不仗東皇力能開頃刻花火中邇共粲室外月分華是幻非無
色皆空未有芽醉中推種子何處負天葩
其二

同味原無味非花卻是花不芬如待女嗔發豈還家拱臂蜂難近搖金鏡易斜琉璃光四照疑是獻曇華男子種蘭美而不芬故爾曰待女羅含致政還家繭菊叢生蜂採蘭花則拱臂獻于王不置迴腕間

棄兒吟

稷癘交作道有棄兒因令家僮之無子者收而子之然而不勝收也吟此告同志

棄兒任兒啼收兒任兒笑啼笑兩不關赤子亦何竅葵茱從蓼蟲螺蠃視速肖棄者胡不仁收者甯責報之死而之生相反乃相調詎云人事乖因知天地妙豪門產甯罄掌珠安足道修短在後來眼底烏能料

湧月亭種竹亭後山凹移愛日堂之竹實之堂去竹氣疎亭得之陰合一舉兩利焉戚書于壁

損卻此堂餘來補此山缺朗朗數十竿甬過綠偏潔疎密相所宜離披從婆屑曲折紫姑屏連蜷翡翠節熹微掩晨暾高蟾影疎徹損之乃益也詎謂山翁拙青青東鄰竹他手幾攀折堪嗟逆旅人肝膽自分別

登狼山贈王宛委大將軍

看山償夙約衝暑愜良遊蟄淨千山氣鼯鳴萬壑秋將軍寬禮數騷客託風流醉石從揮筆燕然勒壯猷

其二

麒麟需漢閣虎豹儼秦關人傑山俱壯時平浪亦閒星辰窺玉帳日月耀龍顏卻笑伊吾子浮名蝸角間

其三

分封憑一水競秀埒千帆風舞杯中樹雲奔鏡裏帆狂歌潮欲答襪襪日將銜卜夜酬高興休嫌面北衫

其四

九折奇堪奪千尋險若巉蒼煙生短屐紺影拽輕衫禮佛投蛛網談兵啟豹函將軍依大樹涼月照松杉

登金山

丹梯危百尺水國俯青蓮浪恣天花亂潮音祇樹懸龍聽堂上

法鳥喚渡頭舫容與如開鏡平窺螺黛妍

贈僧

信步即三千遊方一坐罷碎飄隨月滿殘衲攬雲穿細雨荒郵外秋風古渡前草鞋隨處住不帶買山錢

贈獅易

智耀輝映酒相驪指上神羊坐裏看笑語酒糺苛不得戕戕頭上惠文冠

送友人之秣陵

才子風華到處妍鳴榔擊汰渡晴川月明紅板人如玉花爛青綸酒似泉

題姜木生雪萍

萍蹤是處可婆娑新買吳船足嘯歌一葉煙霞浮碧潛盈霰珠玉煥星河魚銜月影橫吹雪鶴送煙容半入波載酒持螯秋色裏各天其奈美人何

其二

仙人籍係水雲鄉畫舫鳴榔引興長鷗鷺無心成眷屬風波不定悟津梁狂歌忽破魚龍夢消醉偏宜薛苣香為念鯨鯢搖瀚海可令舟揖老滄浪

春興

莫惜醉如泥春光彈指過道旁千古人恐是傷春卧

齊吳甯野于南雍

賢關輔座足千秋負笈橋門愜勝遊何必投南標月旦會從江左擅風流三山蜃辰乘春遍高閣然黎入夜幽嬌首舊京煙霧裏幾時乘興一相求

京口晚泊

落日雲光黯前林鳥碎喧避風檣上岸迎月門前舵漁水江心市人煙水面天輕寒兼獨夜幾度不能眠

李元德掩關代柬

嗒疑南郭灰心後兀自西來面壁餘辰齒鏗然苔影破風光絕似化人居

七夕舟中懷萬年少

綺筵雙星渡他鄉歲幾過人間凋玉露天上卜金梭用拙元吾性才高奈爾何仙槎隨處泛會否近銀河

贈別

蕭瑟寒光暗酒巵河梁執手轉淒其別君莫作尋常看如此紅顏得幾時

望大觀樓

南北憑天險浮沈愧病身揚舲秋帶暑迴櫂戚臨春樓閣迎歸客金焦揖故人中流誰砥柱浪蕩一波臣

朱觀之還沔陽

鳳毛池上襲餘芬挾策南遊數冠軍蘭氣早投爭把臂菊觴時泛總同羣彩毫似拓三山月鄉思先縈七澤雲揮袂江千更回首乘風孤棹挂斜曛

其二

差池雁羽獨南翔浩渺江天引恨長解佩堪傳從漢水離歌已覺動滄浪迎舶沙鳥時窺酒隔岸江蘺晚送香煙雨樓頭寒色早懷人應結九迴腸

石柱秦女師再出塞

張皇昔重元戎乘盛掃今推娘子軍莫訝封侯無骨相劍花搖落石榴裙

余仲彥遊白下

江練初澄一雁飛南朝風物舊神畿三秋葉滿長干里八月潮平燕子磯好景欲酬誰共醉勝情不淺易忘歸東皐雁侶頻相望莫使京塵化素衣

仲春五日余奉使武康爲駱乾沙宗伯營葬同官水向若程愚溪張瑤碧林紫濤姜端公徐旃明出餞於報國寺向若有詩前三日余偕諸公餞林石房於此

香剎臨官路松雲覆祖帷同君送客處便是別君時日月隨輪轉風塵有棄知吳興清遠著應寄越中詩

其二

賜地君恩重乘軺驛路賒離旌歌折柳倚馬筆生花送暖春風細輕陰暮雨斜懷人兼惜別隨夢到天涯

晤聊成裴明府詢魯仲連射書處

霸圖既云沒斯人亦掩鉅寂寂古聊城風煙帶草黃楊靈隨矢盡俠骨與書香舌上解連環可國息蜩螗我來訪遺跡遠樹生青蒼因君溯高風執鞭耿難忘千古無長圍戰壘幾滄桑昔爲射書地今爲馴雉場敏手揮五絃化成民以康靡爭思弗談吾將咏甘棠

寄郎陽盧九台中丞往戚公備兵大名兼制曹濮時余代匱西兗兼制開明聲績蓋相埒云

千里滄浪接楚西鏡歌如和白銅鞮地連冠蓋過樊口城壓旌旗出大堤數道流移歸遠馭先皇湯沐見遺黎當陽陵谷依然在作鎮還看玉斧齊

南安懷古

宋紹興間張公子韶謫至南安寓寶界寺自癸亥至丙子乃北歸與生徒講易講學既退則自執書倚柱就明柱下甃甓雙趺隱然因題柱以識云平生好書老來病目執書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寺之鐘樓有東坡畫竹諂佞胃者剜而獻之

羣山歷萬仞行至南野岡跋涉連宵晝稅駕聊徜徉天空海雲流地古霜梧黃遐哉子韶翁忠嬰權相鋒謫居卧此郡結廬蔚

藍中從遊共譚私慷慨吐心胸有時手一編倚柱就高春積歲十有四雙趺印石蹤坡公有畫壁飄拂擅欒枝媚子斷煙梢徒貽後世嗤而我厪仰止高山儼在茲銷歇舊館事尚名千古蕃

端州二十景短歌

東方吏隱眞遊戲浮生蹤跡同飄絮偶然挂席古端州公餘露冕仍探幽城南好山矗如蓋朝浮濕翠暮浮黛層巒高峙北郭隈嶔嵜磊落若松臺松臺雨歇月復露長天一碧無纖翳松根石室猶星羅半簸苔蘚半藤蘿兩崖傑立呼羊峽風曳歸帆疑倒插澄波拖練點白沙鷺鷥側頂窺魚艘委蛇仄徑懸孤嶂夕陽佳處堪支杖王演綸迴水不波荻蘆花畔聽漁歌綠陰陰裏

藏羅洞石牀龍醒鱗甲動小艇問撐過湓湖忽然驚起雙飛見
何緣峻嶺開金闕朝陽自有神仙窟寶陀原不讓清都夜深朗
月浸氷壺星亭半出雲根側初晴忽幻琉璃碧芳塘淼淼淨于
江游鱗鼓鬣影雙雙仙槎蕩漾不絕柳隨風直欲逼牛斗一巖
倒影鏡中斜歸鴉小隊逐晴霞杯峯潭面堆蒼玉荇香沙暖羣
鷗浴同看大柱若欲虹吸乾海國驚艨艟我行疑在畫圖裏腹
果煙霞良可喜幾番欲返仍徘徊此間勝概猶蓬萊
同王訥吾憲長遊星巖
千峯攢碧落一徑入空濛日月長如此煙雲果不同懸巖星列
岫虛谷鳥呼風清興原非淺陪遊躡庾公

陪巡至新興深夜聞雷感咏先安人晚歲患驚悸畏聞雷也
有雷殷殷中夜十起我母暮年時掩雙耳邈矣容徽去日如駛
樹息風搖空想何恃
其二
有雷殷殷有淚如雨母豈不聞戛然泉土猗與芸黃環泣而俯
遊子飄搖欲飛無羽
錦澤山山巔有池陸賈嘗濯錦於此屬封州
春煙滴曉羅衣溼錦濯谿頭風習習喚起鴛鴦避擣砧好分鶴
夢和煙立
歸鴻亭

幾點逐空來風高宇不開青春度長塞白露下層臺
雪洞水
溟濛山色欲斜曛汩汩泉聲遠漸聞瀑布不收千日雨濯纓猶
帶半空雲
定心泉和雙泉吳公韻
乘興涉丹樓梵唄聞幽磬石泉瀉遙岑淙淙雪外聽鳳笛引山
腰龍頷噴氷瑩清將沆瀣同潔以空明孕悠然萬壑閒松濤號
谷應嘯之洌且甘名心會否定
贈監軍余天有
上將胸中富甲兵肯容羣醜弓行成兩階干羽苗終格八陣風
雲蜀有名轉餉夙聞蕭相國屯田誰繼趙金城兼資共濟推英

望緝武應圖閣上名
陳則梁餉米
恒雨郵春絕嗷嗷索米頻人情原有盡天性恥言貧多壘榮鶺
思他鄉滯病身桃花煩屢贈恍見故園春隋書海陵產桃花米
暫寓海陵苔宮紫元
生計頻年與世違天涯歲晚倦將歸燈前屈指人餘幾檻外看
花葉亦稀冕兔何須三窟就飢鳥聊借一枝依凭軒迸落龍鍾
淚不禁人間萬事非

驕陽薄太清爽氣乘西顥夕風泛碧滋晨霜隕寒穠軟顏宛夢
中一瞥成衰老丁歲伏名根學道苦不早奔命石火間譬彼棲
塵艸氣勝倒昆崙神雕怯魯縞飛揚竟何之含酸送枯槁乃知
鏡機士惜陰以爲寶

其二

田園幸未蕪嬉嫁亦云畢舉案挈荼妻敢言遺良匹滕下數男
兒約畧好紙筆涼招北扁風暖迓南簷日苾芻有餘甘易安惟
容膝杜機避三端欲懷謝六逸無事心太平寂寂非所恤

其三

榮木歎晨華者歲實天假介壽更稱觴盡人皆子也罔極耿同

懷悲歡情各寫爾能愛所生誰爲生我者白楊拱道周元廬扃
荒野年隨頹魄馳淚逐傾雲灑無能贖百年忍復陶三雅梧槚
滓餘哀尊湛不能把

其四

去年弔東隣問年五十九今年弔西舍同生僅先後委蛻聊苟
延蕭瑟如冬柳修短忘較量究竟歸腐朽五嶽既蕩汨七尺寧
我有逝者未足哀存者亦非壽朝菌妬大椿桃根嗤土偶齊物
且逍遥我愛蒙莊叟

白溝河

寒空低日淡雲黃逐鹿屠龍古戰場荒戍耕人春作苦犁頭時
觸缺金槍

先大夫宜人墓域告成感述四首家譜

甯親何惜貿山錢卜吉新成負郭阡漫道尋龍憑眼界從來結
穴問心田榮迴山水渾如帶翁鬱松楸漸及肩華表未應今古
異令威鶴返是何年

其二

佳城鬱鬱近先賢五葉重光況百年世守貽謀爲孝友人逢美
地亦機緣微茫難捉星中脈杳渺虛談覺裡天祇有寸心捐懋
盡幾擧封樹思淒然新兆在先贈公左

其三

元廬開處指牛眠署榜愁題五馬阡怙恃未緇同往紀音容遙
隔已經年人間祿養何能及畫裏精靈未可延獨對斜陽哀罔
極難忘親德並高天

其四

白雲黯淡鎖幽阡雙殯泉臺別有天終古徒增烏鳥恨三年忍
廢蓼莪篇低徊雙闕悲腸斷瞻顧豐碑淚眼懸聞說舉魚能死
孝此身應愧獨生全

如皋冒氏詩略卷四畢　男景瑜校字

誥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花翎候補四五品京堂冒廣生編

冒起霞

字赤城號竹隱著有十二樓草家譜冒起蒙撰傳從弟赤城長於詩古文詞時就正辟疆析疑釋難而學日進晚年尤好道家者言鄧漢儀詩觀詩學盛於雉皐而樂民先生爲之長乃向余亟稱其大兄赤城千子雨先生詩篇之秀卓因爲點次付梓時余將放棹吳陵獲此二寶嗟賞不復去家世舊聞往時與易實甫讀陳迦陵集有壽冒天季五十詞一首實甫問冒天季爲何人余遜謝無以對也鄧孝威詩觀三集錄冢木袁瑋晚年自號信天翁亦文士惜無隻字存矣

月夜伺天季姪看菊　以下並詩存

斗室藏秋色鰥英老更新無錢聊小飲得句一開顰境僻人常

寂寞寒酒足珍比隣誰作伴藉爾樂閒身

贈巢民姪

解紐閒居四十年栽松問菊鉢池邊汪洋黃憲徵難起寂寞商山道固全江左名流存舊業義熙處士見遺編阿翁手澤今猶在信爾天生孝可傳

秋思

霜楓遙映滿庭秋葉葉西風總是愁幾度燈前思夜月一聲鴻雁響南樓

春夜同方邵村步月水繪盦

湘閣煙深花半殘鶯梭蝶夢織猶寒更看明月清如水却與先生坐藥欄

送家樸人赴閩

笑提魏戟出淮濱阿阮家聲總異羣寧府檄書飛海甸轅門虎節下將軍爲金總戎特薦瘴山弓抱鰲江月蠻塞旗翻島國雲玉帳談兵應不倦彭湖新見著奇勳

春暮送毛亦史歸婁江　此首又見王豫江蘇詩徵

春江歸路好驛柳正青青別淚沾驪曲交情共草亭煙光迷曉月帆影落孤星野水鳴幽澗難爲獨客聽

九日匿峰廬登高效合肥宗伯以重陽登高爲韻四首又見同人集

此日同尋菊到門花影重蒼煙深洞壑秋色遍芙蓉白鹿頻招

隱青樽倒匿峯今朝添逸韻清興幾回濃

其二

江城追落帽載酒問南陽雁唳墟煙白霜高落葉黃仲文憐好節桓景惜萸囊籬外風聲入花侵笑語香

其三

座中多好古把酒快登臨醉後詩千首狂來酒百升黃花欺白髮綠橘妬紅藤水繪看茱好千秋憶杜陵

其四

麗晴逢九日極目五雲高卷幔傾桑落開樽醉蟹螯誰人稱酒俠我輩仰詩豪樹幟來何暮新聲滿雉皐

冒起英

字千子號笠庵著有鵜渚軒草　邵漢儀詩觀詩學盛於雉泉而榮民先生爲之長乃向余亟稱其大阮赤城千子兩先生詩編之芳卓因爲點次付梓時余將放棹吳陵獲此二賢匯賞不復去　家世鳳聞江蘇詩徵錄吾宗詩以赤城千子居首蓋明以前不悉采也

登白琅高處遙望五山　以下並詩觀詩存此首又見詩徵

不盡蒼山色登臨一望中羣峰連斷碧晚寺入殘紅忽訝洪濤響其如浩渺同寂寥誰作伴江際有漁翁

過石門

胥征遠望盡旗亭策杖前過古寺門往事豈無遺跡在荒郊只有一碑存荊榛蔓草分殘恨苦雨淒風積淚痕不意幾經歌舞後遊人到此却銷魂

暮春招李子鵠淑聞袁子正胡玉士余文貴飲匡峯廬

天桃半落柳絲絲千里論交此一時山鳥亂啼春欲暮林花爭發蝶飛遲狂歌笑撚筇枝瘦醉眼俄看日影移遠墅人歸殘照外板橋流水自漣漪

咏秋海棠

未開疑著雨欲放似含羞嫋嫋風前色阿嬌原不愁

春興

春日芳郊駿馬嘶紅英綠樹影迷離林穿酒幔深深見幾度當鑪勸酒屣

送家樸人赴閩

貔貅百萬擁旌旗正是英雄射策時阿阮祇今衰玉帳蓮花島內醉瓊巵

冒卬衷

字祖卬

詠菊　以下並見詩發

老圃爭栽菊莫諳菊神理高低參差花上下葉齒齒平頭與赤脚俗陋但唯鄰條枝宜輭細搓材近棘杞取足肖畫圖始得供屏几花瓣尚平勻圓厚乃爲美葉色愛淨風灌沃惡摩滓風雨五六月扶植廢櫛屢惜花半年餘看花一月耳早晚爲可繼欲以永終世色擅中央黃月令載前紀白或什二三偶一綴紅紫此花稟金氣大赤非所擬時人炫新奇名品競衒靡徒務多爲貴豈知少堪喜我希陶淵明自謂菊知已

望友人居

極目前村遠重重煙樹迷雖通南北路猶隔兩三溪用過行雲疾林遮落日低動人無限意忽聽一聲啼

冒超處

字介君號處沖歲貢生著有簡兮堂集　如皐縣志文苑傳　祖卬愈昌爲江左名士超處往就學今古文皆卓然成家年七十始鳥門經搆簡兮堂於東郊以終老　冒襄同人集詩注先伯氏處沖公嗜奇好古營屑嵌黃聲製金石四十始爲諸生始娶里人皆憚其狂余舞象即爲伯氏特賞

家世舊閩處冲明經文筆奧衍意慕公安竟陵余蔵其手書早春詩扇書法亦遒媚似陳眉公董思白余爲撰家傳刻三小吾亭文集中

香儷園並頭茉莉同人集

綿約瓊英解弄姿昭陽薄暮洗妝時月明嶺海雙珠豔日麗藍田比玉奇同氣湘君幽意協分身倩女愛魂疑冰心一片元相映忍向風前別故知

送義元叔遷永平郡丞從遼陽經略中丞贊畫軍機詩存

東閩烽火及甘泉幕府需才屬孟堅郎子鳴琴推郡佐蠻王繫組借籌邊大夫忠擬庾寅降贊畫官同戊已遷早晚功成馳露布好留餘墨勒燕然

早春此首見明經自書扇面今藏余家

誰憐遠志盡銷磨孤負相知拭泰阿交態於今堪破涕人情在昔已長歌不妨車笠初盟渝但恐雲泥有命何却愧閭雞會起舞忍拋雙鬢付漁蓑

冒襄起宗子

字辟疆號巢民崇禎壬午科副榜官浙江合州府推官鄉謚潛孝先生崇祀鄉賢著有香儷園偶存寒碧孤吟香儷園二集集美人名詩泛雪小草樸巢詩重訂樸巢詩文集樸巢詩選樸巢文選水繪庵詩文集水繪庵二集巢民詩文集影梅庵憶語蘭言宣鑪歌注芥茶箋鈔柳柳州山水

文評謝康樂游山詩評杜工部蘷州詩選六十年師友同人集江南通志孝義傳冒襄父起宗官刑樊時流寇充斥襄泣血上書政府得謁寶慶以穩逸薦以博學鴻詞薦皆不就　通州志孝友傳襄少游董其昌門昌序其十四歲詩方之王勃詞章行草流傳海內家故饒亭館之盛四方賓至如歸嘗客金陵聊東林諸孤開設壇坫奄葦爲之奪氣如皐縣志人物傳邑有樸嗇城南緣義社九架亭與鶴鶴同棲遂自號巢民　家譜盧香撰傳先生家故饒亭館之勝有水繪三吾匿峯深翠山房諸處皆具林巒高懸水先生又好交游喜聲伎自製詞曲教家部引商刻羽聽者竦異以爲鈞天廣奏也四方賓至聯鑣方軌殆無虛日自所稱四公子外若東林領袖復社諸先達及前後館閣臺省下逮方伎隱逸緇羽之倫來木嘗不留留未嘗不飽去去亦未嘗不復來門闌風向梁者則又神交色動矣　又悼葵撰葵高行故明亮節時瑞禍人作黃門北寺之獄與諸賢相繼逮繫答掠死六君子其最著也而國是淆於上清議激於下名流俊乂雲合風驅推襄之歸高自位置亦如所謂顧厨俊及者當是時四公子之名藉甚四公子者柳城方密之以智陽羨陳定生貞慧歸德侯朝宗方

域與先生也甲申與黨獄定生捕得幾死先生賴誠意伯屬免既而定生朝宗相繼殁密之棄官爲僧以去而先生獨存生平好施與與不倦而來者無厭頗多不滿當揣禍坐是類更患難然不芥蒂晚益以圖書自娛適克享大年以終盡自先生殁而東南故老遺民之風流餘韻於是乎歇絕矣其可痛也　又行狀府君諱者以李衛公范文正公自許一時文章朋友鴻昌俊偉四海一堂如劉公伯宗吳公次尾沈公眉生方公密之楊公維斗張公天如顧公子方陳公定生錢公吉士爲上下江領袖府君及鄭公超宗梁公湛王立臞於廣陵之影園聯絡東南上下如雲問魏塘以及虞章南海歸德秦晉閩蜀無不爲府君傾誠結納東林復社燁映後先年纔三十絕意功名　未詳初出徽書特爲府君扶病哀顧俱不就而故交溧陽陳公長沙趙公合肥龔公先後維持以故府君得閉門少息與先惡同甘隱遁上事兩親　王晫今世說冒辟疆孝友易直能文章　吳偉業撰壽序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列壇坫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辟疆舉止遒籍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

言排之品驟執政裁量公鞫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
皖人者故奄薦也流寓南中通賓客當聲伎欲以氣力傾
東南知諸君子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輸平未有間會三人
者置酒雞鳴埭下召其家善謳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
喜曰此諸君欲善我也既而偵客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嘻
褻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輒眾中大罵曰若璫兒媚
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浮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
於是大恨次骨思有以報之矣　旨襄同人集詩注余與
懷寧丙子己卯壬午忤者三咸從魏子一起見去今四十
餘年冥隔世事復何言噫庚子春大馬之歲五十其年同
兩兒乞梅村祭酒文爲余舉觴中間反覆叙述多致歎余
與其年尊人定生侯朝宗置酒雞鳴埭大罵懷寧後申酉
幾鵝得脫此文祭酒集中盛傳在其年實述之稍快也已
未初冬偶觀演周忠介公清忠譜劇與座客涕淚言之因
檢出丙子魏子一大會同雞兄弟於余桃葉寓館陳則梁
兄方密之及子一諸兄弟各有紀事詩畫筆墨一一姓氏
情事如指掌余羽尊爲賦往昔行五百六十字此詩余不
自註即甚悲壯淋漓異日觀者如霧也昔子一何以會同
難兄弟於余寓乙亥冬嘉善魏忠節公次子子一餘姚黃
忠端公子太仲以拔貢入南雍同上下江諸孤以陰送監

者俱應南京鄉試當日忤璫諸公雖死於逆閹同朝各有
陰仇嫁禍者魏忠節死忠長子子敬死孝崇禎改元子一
舅冠刺血上書者至再痛述父兄死於懷甯懷甯始以城
旦入欽定逆案時流氛逼上江安池諸紳皆流寓南京懷
甯在南京氣焰反熾子一梵梵就試傳懷甯欲甘心焉金
壇孝廉楊儼公貧寓馬祿街以身翼子一避之適余與陳
則梁張公亮呂霖生劉漁仲四兄刑牲願攖則梁兄曰吾
郡魏子一忠孝才人吾弟不可不交覓儼公寓以余言實
之自見蓋當日送逮吳門則梁兄身在魏周兩公間余即
往訪儼公出箕踞傲睨詢客何爲者余曰訪兄及子一吾
兄則梁氏命之來儼公一笑呼子一與相見秀挺清奇不
可一世余曰兩兄何爲者舊京何地應制何事懷甯即剛
狠安能肆害夫害有避之轉逼攖之立却者我因四方同
人至止出百餘金賃桃葉河房前後廳堂樓閣凡九食客
日百人又在通都大市明日往來余寓懷甯欲迓矣兩君
是余言猶悤悤慮懷狹中傷場畢果亡恙也於是子一於
觀濤日大會江陰縉文貞公子宋室李忠毅公子遜之吳
縣周忠介公子潔子佩桐城左忠毅公子正子直子
忠子厚常熟顧裕慤公子長生餘
姚黃忠端公子太冲無錫鳥忠憲孫永清于余寓館則梁

兄方密之與余各長歌紀事子一出血書孝經共展觀後
倣大癡畫于扇題贈云辟疆達性風姝逸情雲上吾黨中
喜而不比暱而思正者不得儔儷之矣丙子觀濤日不自
學濂欲大會同難兄弟同人皆昨舌無所稅止辟疆置酒
高會假蔭寓亭因即席賦眉峯數朵贈之謂我我澹峻有
類於其人也繆采室以詩贈且述洪武初我兩家始祖爲
兄弟各變姓一隱江陰一隱如皋今得相見合是兄弟一
拜聯譜餘有以詩贈者以書法留數行者則梁兄長歌結
句云只恨楊家少一人蓋應山楊忠烈公子在楚不至一
時同人咸大快余此舉而懷甯飲恨矣又已卯陳定生應
制來金陵攜髮覆頭之才子其年在寓其年方貧笈從吳
次尾侯朝宗入雍以黃金治裝求友才名蔣馮與顧子方
梅朗三方密之張爾公周鞠卣李舒章及余訂交氣誼非
復恒情咸爲魏子一揚聲吐氣于方次尾定生朝宗首倡
逐懷甯之公揭合數十百人鳴鼓而攻懷甯即強項是秋
奔鼠幾無所容申酉報復欲一網打盡其禍首及定生朝
宗與余首謂此揭乃三人左右之也又壬午子一名愈振
無論品地其殫心救時大畧以及書畫精妙直逼唐宋與
余寓北鄰砥礪爲一人之交兄子允棨字交讓亦弱冠以
蔭監鼯叔鄉試魏忠節逮至吳門周忠介以女訂婚致
酬

即交讓也頭場夜半交卷我兩人恰值於至公堂子一日
余文滿志必售子何若余曰頗竭吾技相與坐明遮燈
月下高談同侯啟編者環聽不欲出北腳子一抉送余至
寓囑曰好休息我輩自兒在二三場迥方別忽有文郎攜
卷余入子一變色去即至則梁兄寓同北交賣甚爲余躭
至兩兄處述所以子一自父兄難後不衣帛兼味不覩劇
見女郎知董相經年矢志相從茲從牛塘孤身渡江遇盜
匿蘆葦中兩日到京又泊江口候余頭場畢始入于一肅
衣冠揖之爲作美人畫題詩於上云某不避盜賊風波之
險而從辟疆殊爲可敬倣例作畫系之以詩則梁兄李子
建爲首約同人劇金中秋夜爲姬人洗塵於漁仲兄河亭
懷甯伶人燕子箋初演盡妍極態演全部白金一斤至期
顧李兩夫人尚未歸合肥南昌與姬爲至戚亦至子一不
親劇況用懷甯伶人不謂舒章忽同子一至舒章出場始
覺余中有佞重拉子一見外監場蕭伯玉先生先生傳語
提調金是畹先生毋以小誤致幾耐李雯不得作今榜元
魁楚畹先生即傳如其言兩人喜甚不覺足之前也乃阮
伶隔時餉有家宴不來翠令僕噪其門懷甯即遣長鬚數
人持名帖押全班致余云不知有佳節高會已散家宴命
伶人不敢領賞竭力奏技且云先君昔掌南考功曾司交

明晉即來射侯余曰我輩公席定伶人於俎前戲宮鳥刼
爲誰氏家業也場畢有交酒山水之約不假侯應酬明日
往牛首此非吾所何勞相過并來帖峻返之然長髯數人
竟夜往來不去演劇妙絶每折極贊歌者交口痛罵作者
諸人和子一聲罪醜訴至極達旦不休伶人與長髯齟齬
告懺甯是日無定生壬午朝宗不赴南闈壽州方孩未先
生逆閹納付西市臨刑特宥服毒不死吳橋范師文貞公
當日陰援魏閹諸公在南樞同方先生菟裘諸孤至極若
余荷特達之知則誼高千古也又申酉之際廣甯騷壞爲
南京大司馬辣手修怨吾皋自閏三月十九之變亂民立
中營縣署前肆焚劫通邑走避先君先渡江余挈家繼之
江行阻盜返南京再造冢幸徐公寶摩宗伯顧公九疇錄
臺侯公廣成司空何公大瀛劉公吉侯孝省喬公君徵李
公映碧諸同年父執咸致聲與余踵先君入朝共薦爲清
卿先君堅謝去海鹽緣癸未則梁兄過訪云鹽官元末兵
火不及名爲樂郊故也余出入中營四月籠絡調劑祖席
刀斧至八月忽聞吾皋地分高鎮將來刻不可居於是渡
江與先君商赴南京到京而徐顧侯諸公皆爲馬阮拂衣
去懷甯知余至命其伶人教師陳遇所來曰若輩爲魏學
濂仇我今學濂降賊授官忠孝安在吾雖恨若寔愛其才

肯就贊吾門仍特薦爲纂修詞林余笑曰鵬擧自天吾輩
實衆余已自來南京任彼荼毒執贄二字陋矣之辱馬本
閣爲太金吾校尉班首鄭廷奇余家舊清客日勸余歸余
仍住桃葉小河房二間至臘盡中間朝宗幾爲所得竟去
定生請入鎰衣一夜浦定生夜鄭廷奇環走余寓極極風
波幾及幸無害傳云大得誠意劉公力不解何以得此於
誠意也數年後閱荒與府新志殉難忠臣冢宰徐公後即
子一細閱其傳中自縊絕命辭始知其降賊苦心乙卯常
熟顧玉書書來更力辨子一甲申事并及其隱裕公陰仇
嫁禍之楊維垣事久論定子一不愧忠孝而懷甯墜馬死
于仙霞嶺已三十年矣伊昔伶人復爲吾家主謚余亦三
十年奉母不出戶丁巳流寓吳門與周子佩子潔把屑談
舊又得見其四兄茂曇子口及其子姪子佩七十三子潔
與余齊年其應門老僕六十一見余踴躍通刺丙子大會
時彼隨二主方十六也急走常熟訪玉書已先旬日長逝
因并悼玉書乙卯兩札於集以識死生不負所託嗟乎余
老矣不隨事隨筆一爲臚列蒲爲員交游亦員生平兼可
作一則史料也　王士禎池北偶談如皋冒辟疆博雅嗜
古嘗爲桐城方膚事賦宣鑪歌自爲之註甚精核　又香
祖筆記余偶以公事至如皋冒辟疆約余修禊水繪園別

業時通州八十老人邵潛潛夫及宜興陳維崧其年縣人
許嗣隆山濤及冒氏諸子咸在座分艦賦詩余得七言古
體坐湖中閣立成十章黃岡杜濬于皇後至他日或問之
日阮亭詩何如杜曰酒酣落筆掃五嶽詩成痛飲凌滄州
又問君詩何如曰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
又遍洋詩話余與諸名士修禊冒辟疆園分體賦詩余戲
謂其年所嘗許之　阮元嘯陵詩事冒辟疆姬人董小宛者
名白一字青蓮以文慧事辟疆嘗依辟疆遍唐詩全集又
另錄事涉閨閣者續成一書名曰奩豔又有手書唐人絕
句一卷落筆姿杜于皇極贊賞之辟疆嘗挈家避難渡
江屢瀕於危小宛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云宿佽賊得我
則釋君君其問我泉府耳中間知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
疆雖不死於兵而幾死於病小宛侍藥不間穀食者百晝
夜吳梅村題小宛像詩序云奔逆流離纏綿疾苦支持藥
裹憂勞當愁苟君家免乎勿復指顧前吾身死耳遣歸其
勞盡紀其事也華亭周齊王積賢有悼小宛賦一篇極能
擬子建者又辟疆姬人徵小宛後者有蔡女羅含嘗學繪
事工吾松墨鳳山水禽魚花草與金姬曉珠稱兩畫史吳
蘭次謝女羅畫鳳啟云借丹穴之靈毛圖成比翼用紅窗

之倩影繪作雙棲綫武子德震淑孺子妃授皆有墨鳳歌
數洵有得全堂觀畫松歌句云憑君卷藏畫筒裏晴空恐
有蛟龍起舒張鱗爪拔以飛吸盡筆茶清凌水李書雲亦
有詩云詠絮才高兄子句贈花格擅美人工小窗閒作丹
青譜身在花香百和中金曉珠者名玥崑山人與蔡女羅
總董小宛侍辟疆蔡早逝爐香茗椀辟疆賴之嘗到殷進
藥使七十八老人再生汪舟次楫跋巢民楷書洛神賦曉
珠手臨洛神圖卷後云王峯仙子畫嗣虎頭金粟後身書
工鬱尾置兩君於吳地並可空羣聚二美於一堂斯洵合
璧圓名水繪宜來河洛之神翁是巢民應集鷓鴣之倡呼
宋妃而欲出誰誇北殿維摩驚豬令之猶存不數南宮博
士吳圖次乙曉珠畫洛神啟云金鏤遺魂夢感陳王之枕
采旄含態香生王令之書人但賞其清詞世罕傳於妙蹟
何期藻管近出蘭閨花欲言情波如動影依稀暹襪凌千
頃而娟娟仿佛桂旗望三秋而渺渺想見臨池染翰原借
照於當身定知拂鏡穿衫必含情於啟步又題曉珠畫冶
盒圖臨江仙一闋云雪夜燒燈浮綠酒四圍賓客重來揣
眉人有不凡才筆牀翡翠被羅窩幽懷兒女英雄誰復問
人間多少塵埃解圍忙煞小金釵神仙來去一葉隔庭階
王阮亭尚書亦有題曉珠雜畫三絕句又汪蛟門有題巢

民玉山夫人臨薛少保寢十一鶴圖詩云少保青田婆能爲鶴寫眞意恐本水雪自然無纖塵皆知千載後乃有如花人重貌十一鶴磊落意態新高步肆欲啄一傳其神我聞水繪翁近與猿鶴鄰閩中所小妻壯如梨棗賣持此前上壽勸酒甯辭類飢茹黃公芝渴飲長沮津低頭看雁鶩紛紛焉能馴玉山疑即金姬蓋金名玥玉山或其別號耳又董小宛侍兒扣扣姓吳氏名翠蘭字湘逸眞州人十三四即能誦文選辟疆嘗授以杜詩北征僅三遍即覆卷成誦又偶取架上史書一帙乃晉史石苞傳令讀之扣扣不錯句讀并能疎解意義此殆有宿慧者惜早卒陳其年檢討爲之傳　查爲仁蓮坡詩話梁民譽集名流必出歌童演劇有楊枝秦簫徐郎詩人徐郎名紫雲色藝冠絕流輩嘗有仲詩云秦簫爲歌楊枝舞就中紫雲尤媚撫又云黯然把酒顧紫雲爲我連聲將進酒其風致可見後爲宜興陳其年所昵梁民遂贈之其年畫其小影攜之出入同人題詠甚多王阮亭司云黃金屈膝玉交杯坐盡銀荷葉上灰法曲自從天上得人間那識紫雲廻又送陳慶門云遠脫春衫花底眠新聲爰煞李延年只今展卷人猶在何處相看不可憐尤悔庵云西園公子綺延開壁月瓊枝夜夜來小部青氈誰第一玉簫先奏紫雲廻揚州宗定九云

一曲新歌水繪閒冒家阿紫似雙鬟因思昔日彭陽事綿冕曾令侍襄山好事者多傳之其年亦有句云余本王謝兒鄙性惡拘攣作人喜聲樂獨宿語多曠先生實知余隱恉無不達感激在心脾料理到微細又鈕玉觚瓠云如皋冒辟疆家有園亭聲伎之勝歌者楊枝態極妍媚知名之士題贈盈卷惟陳其年擅長閱二十年而楊枝老矣其子亦玉人也因呼小楊枝一日燕集辟疆出前卷相示邵青門題其後曰唱出陳髯絕妙詞燈前認取小楊枝天公不斷消魂種又值春風二月時　四庫全書提要同人集十二卷　國朝冒襄纂襄晚年郤埽家居與友朋觴咏輒賦其酬答詩文都爲一集蓋仿顧阿瑛玉山草堂雅集而作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如皋冒辟疆同人集自勝朝至　國初名士斯爲極盛先君宰開平松柏司巡檢冒芬是其裔孫特假而手鈔姓氏一帙始董其昌終蔡啟僔共得四百五十有六人　俞樾如皋冒氏叢書序巢民先生所著述詩文世間尚有傳本鶴亭不敢過佚前人之光乃裒集若干種彙刻以行於世閒巢民先生生於明萬歷三十九年三月十五日而鶴亭亦以三月十五日生似非偶然　家世舊聞余刻巢民遺著至十二種又爲徵君撰年譜一卷孫仲容序之盛相推許以爲兼綜幾社江張

石洲之長　又吳門江建霞京卿嘗以巢民徵君手書菊飲詩卷貽手相贈一時名士皆爲余題詠　又巢民徵君以萬歷辛亥三月十五日生卒於康熙癸酉余生同治癸酉而亦在三月十五日先陳大夫名余曰阿靈而字余曰同生

宣銅爐歌爲乃坦庵先生賦王士禛感舊集江蘇詩徵

龍眠先生鬚髮皤兩朝鼎貴稱鴻珂絲綸世掌遭播棄邢江賣字書擘窠生平嗜古入骨髓玩好不惜三婆娑有爐光怪眞異絕肌膩肉好神清和窄邊蚰耳藏經色黃雲隱躍窮瑚磨窪隆豐殺中規矩紅榴甘黛紛蠶蝌我時捧視驚未有倚光進出呼奈何恭閱此爐始宣廟制器倘象勤搜羅宮闈風雅厭奇巧爐燐精妙無偏頗或云流烏一夜鎔寶藏首陽銅枯流汁酡或云

煉銅十二取清液式倣官彝非鬲犧爵孔花邊稱最上魚蚰諸耳無相過博山膻鴨眞俗醜朱燒江製咸差訛工倕攙腦昭千古香龍火煖浮金波宜香宜火宜几席甯惟鑒賞堪吟哦百金重購擬和璧旂檀函貯文犀馱後來北鑄井南鑄道南施蔡皆么麼亂眞火色終枯槁磨治雕鑿蛟龍呵平生眞賞惟臧閻同我最好沈江河撫今追昔再三歎憐汝不異諸銅駝一爐非小關一代列聖德澤相漸摩我今爲公作此歌萬事一往何其多歌成乞公書大字明日且換山陰鵝

丁酉秋夜集許菊谿憲長紫浩山房同芝麓都憲于一與冶于皇伯紫分賦以下十六首並詩觀及卓爾堪明遺民詩此首又見蔣鏞清詩初集江蘇詩徵

多少南朝事樓頭幕府山狂客脫幗坐醉擬射鵰還燈火秋偏盛英雄老畏聞翩翩徐孝穆宮體贈紅顏時老之蔡即席贈歌兒絕句

寒夜聽白三彈琵琶歌

兩月詩酒無不爲晨昏放浪窮端倪描畫雪月磬毫髮撫摩鏟鼎通精微雜沓上客成風約許陳譚黃來何遲昨日陳君傳語至白生琵琶絶愚智非爾空堂響不張大集諸君謀一醉主人是日值清齋張燈置酒忙安排窺烟異烏棲紅沼隔霧紛葩墜紫釵燈出文心寫生手化人幻巧通蝌蚪五狼枕海迴紫簫乃有奇技如二友白三彈琵琶也那知陳白去他席諸君恰悅增不懌茶聲騰沸松風翻滿堂燈酒徒促刺主人大叫非吾心七

十日來稱朱琴豈有此會阻高深着展衡寒慄所等閑然一聲塞斗室小飲數人靜加漆交加雖笑步語繁賴今四座無容膝白生嬾慢眞清狂諸君且坐盡一觴我彈琵琶本無方上窮廖廓下蒼茫朱阮久杳隔師曠北宋忽雷難再得只有陳暗遺恨聲千年宛轉纏胸臆我今爲彈聲瑟瑟譜入詩文成絶筆細如幽蘭微一笑烟視媚行銷衆妙猛如鐵甲攢大羽萬馬逝落到大蘆葦銅聲閉假龍吟拉木風號眞虎嘯忽然玉碎與朱拋緩散播遷不白料我耳君手無消息霜天古木孤鴞叫白生此技誠難名陳隋亡國皆文人頓挫瀏灕得至性幽抑怨斷傳深情我輩飄零悲本地流連傾倒盈心淚不須掬首濕青衫只覺低

迴傷舊事我有萬感付琵琶我有長歌手八义一滴不飲只謀酒平生好客無其家且嚼冰雪酬歲暮明年浪跡遊天涯

追憶趙友沂

憶在元規坐交歡趙倚樓酒狂能跳盪詩瘦更風流賦鵬嗟何遽騎箕恨莫留烏衣門第在每過只低頭

懷紀伯紫

紀老詩名健飄零氣更遒五言追栗里八口住眞州世已歌衰鳳公偏愛海鷗朱門逢戶似蹤跡泥羊求

寄吳梅村先生

當年盟會及江黃鞭弭曾經事未行四海珠盤約絕繹三吳玉

勒映輝光故人裘馬麒麟閣愁客鶯花翰墨場壯不如人臣自愧羨公瞽筆賦長楊

其二

鹽官留滯歎蹉跎遺老飄零事若何萬里烽烟橫白雁五都荆棘沒銅駝遙瞻吳苑鄉關隔近接邗江涕淚多聞道子山消息在白頭紅豆只悲歌

水繪庵送方謙六之燕喜坦庵年伯全家入關

茅堂兩月共悲歌送子辭家意若何萬里窮邊迎白髮五更獨客走黃河長途斥堠烽烟盛過歲貧裝雨雪多自是天涯懸老眼揚鞭速去莫蹉跎

顧子兼重來過訪書贈

三十年前過半塘義仆宅畔共倘徉珠槃畫擁文壇酒綿瑟宵焚秘閣香老我愁深懷昔夢逢君病起挾秋霜蓬蒿細話前朝事海內何人厭老狂

題美人書冊應阮亭使君

半掩香閨靜不譁一枝瘦影只橫斜蹉眸忽漫關情思生小猶兒睡落花

其二

拂地垂楊黛色凝瑣窗春思濕紅冰流鶯兩兩空言語小着羅衣總不勝

觀劇此首又見觀情詩初集

最無消息是清音竹肉喧闐未易尋唱到情來生意思一絲裊裊碧雲心

贈柳敬亭第二首又見江蘇詩徵國朝詩選及吳梅鳳國朝詩補

也是高陽一酒徒欷吁歷落老黔奴青燈白髮江湖裏常夢當年舊狗屠

其二

憶昔孤軍鄂渚秋武昌城外戰雲愁如今衰白誰相問獨對西風哭古侯

小秦淮曲第三首又見感舊集江蘇詩徵及李鱓秦淮詩鈔

稷道迴廊畫檻多菱花窗子貼香羅朱樓傍晚開三面五色琉璃射綠波

其二

艇子銀燈唱入城船中樓上光縱橫湘簾不捲人斜對中有鸚歌話未成

其三

澹烟絲柳宵橫塘明月清秋蘆謝莊夾岸哀箏橫笛外誰家小立怨昏黃

立秋前六日負疴同梅岑上人及諸子小集水繪庵時小三吾新修初成即席各賦詩觀

今日病不出恒懼明朝添何如強起遊曠覽清秋天喜值支公來閒聲久纏綿出世入世心閒肆不礙禪舊游二三子風懷頻往還荒塗惜水繪孤墟訪生烟近乃櫻莽風峭猶摧清堅繩昔禮衡嶽極巢元結賢手勒三吾銘歸來成小錦亭臺與迴溪臨摹亦既全豈知山水情不永二十年兒輩俗累盡衰傷徒屯邅昨夜不量力黃貧寄幽潛水深還抱石樹禿仍倚檣憑高送秋目拭用洗塵纖浩蕩天水姿夔候几席前登嶺忘小飢與君飲且眠此日當千春遲想淩飛仙

九日先約諸子懸罄山登高再阻微雨有作詩觀

共訂登高懸罄北連綿夜雨到如今陰晴變態元無定九十秋

光未可尋把酒一庭難訪菊論詩永日欲張琴更闌齊唱梁州曲蕭颯風高滿竹林

夜遊曲同王阮亭使君泛月水繪庵 徐釚本事詩後集

畫檻煙深六曲迴夜光簇浪有船開數聲水調笙歌徹無數明珠湧月來

其年畫紫雲小影徧索題詠戲題二絕 本事詩後集 江蘇詩徵

夜遣奇童伴讀書老夫愛客勝璠璵六年別去悔如海畫裏逢人應問余

其二

陳子奇才亂與堪陳子癡情癡若雲世間知己無如我不遣雲

郎竟與君

將至桐廬 席居中昭代詩存

曉空開異境巉削數峯遒老樹皆蟠坐垂藤欲繫舟天吉龍虎踞夜黑鬼神游風雨淋漓後何人住上頭

虎邱遣珠閣看梅 顧湄虎邱山志

木蘭濛雨繫煙堤亭午四幕霏絲續游子幽情怡暮岑著屐踽踽虎邱寂劍石滲綠苔吐雲鶴澗濺花珠噴壁悟石千年石自如創平古鐵蜡奠荷婆娑俯仰妙氣來濕天垂光羣岫滌芳軟春風化寒激凹巖禿樹雪未剔銜珠夜照山閑顧無數玉龍吹野笛

廣陵中秋 清詩初集

露華濃上桂花枝明月揚州此會奇老去快逢良友集與來仍共晚舟移青天碧海心誰見白髮滄江夢自知多少樓臺人已散偕歸窓坐更銜尼

和書雲先生已巳夏寫桃葉渡口即事感懷原韻 秦淮詩鈔

寒秀廂深遣熱襟十年酣卧此芳遊媚行烟靨花難想豔坐香薰月亦愁朱雀銷魂迷戲靶青溪絕代盡荒邱名嬴薄倖忘前夢何處從君說起頭

子夜四時歌四首錄一 清詩初集 國朝詩選

婆娑桂樹枝馥郁桂花子香飄到曲房助郎小歡喜

贈別陳則梁五首並魏口口詩持

山陰與方足有客娶中路剖魚得錦箋延企邗江暮攜書濟然來談飲適平素敦古念疇昔耽奇詢巢樹聯舟三百里晝夜形神聚到家無主賓忘機狎鷗鷺

其二

偕處二十日文章悅性情析疑質經史服古烹精英坦襟與曠覽萬物廢經營相對如古人相期辭令名閒然媚幽獨鬼神私其誠以茲俯寰區元氣銷甲兵

題愛日樓

縹渺仙人景繁華才子春偶然成曲折原自擅嶙峋不雪亦高

卧聞雲皆靜因戴眉天半杳誰可步芳塵

對鏡

妬卿背卿坐卿面復鏡中豔絶不忍見移目送飛鴻

燈船曲

盈盈船上女羞燈伴清池燈影獨自依水影鴛鴦知

登狼山通州志

老預仙流坐雩山到海隅曠眠窺日早峭拔入雲孤白辨吳門

練青瞻楚甸浦看君有飛鳥帶水藐江湖

其二

坼堠淨無煙携賓藉草芊四賢同羽蓋十里轉花田尚望茲遊

續歸盤片石戀長教後來者讀能意飛鳶

和同東先生七夕匿峯廬排律十五韻如皋縣志

無復鬱金堂能令秋興長茅檐傾靡曬娥影落鴛塘竹柏密交

翠藤蘿紛更涼蛛絲連彩縷玉珥共琳琅風約來諸子霞軒激

晚芳五雲拂銀漢一線貫針芒猴以春容質慵施脂粉妝鵲華

秋可繪鳩拙老能張騰藻凌支錦雕文煥鳥章天機停玉女鶴

駕待仙郎妙想通靈匹窮愁接大荒便便曉書罷爾爾曝視忙

菡萏天將曙蒹葭水一方無心來送巧只合贈青棠

題王丹麓聽松小景圖顧鶴逸鈔示

落落孤松引暗泉鶴來高頂坐蒼烟斯人一枕羲皇上半夜齋

鐘起碧天

百結臭楚生鈔示

蹉跎好景惜韶華孤負春風鬢影斜手把丁香懷百結忽然秋

老發明芽

如皋冒氏詩略卷五畢

男景璠校字

誥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花翎侯補四五品京堂冒廣生編

冒褒起宗子

字死譽號鑄錯縣學生著有鑄錯老人集婦人集注通州友傳褒幼詣於襄事襄如父成祓襄暖卿不足褒傾其貲曰地重吾兄爲耳　如皋縣志文苑傳褒年十五游庠陳其年重阮亭譽皆引爲忘年交十困棘闈不售杜門却掃閉戶自娛年八十三終　陳維崧冒無譽詩序死譽襪離磁碎知事清談市著衣冠逢工鹽商饗桃帳底已多貽婦之鑄孔雀屏前顯著懷人之什　鄧漢儀詩觀冒子無譽乃嵩少憲副之次君棄民法曹之弱弟而婿翁則又紫陽內兄則維定斧門弟清華姻黨實盛世無其比乃閉門撰述益振前烈所著詩詞皆臻英麗而編纂韶秘不輕示人　陳維崧婦人集婉蘭宮進士女歸余友冒先譽曲奈唱酬才情朗暢伉儷之篤亞於塤篪　家世舊聞鑄錯老人以宗起副憲爲之父以棄民司李爲之兄以婉蘭夫人爲之配又有禹書殷書福書諸才子其享名雖不及棄民司李而享壽則與之同余輯老人詩及棄民司李二子殿焉青若詩各一卷刻入叢書中又往年家居蒼得鑄錯老人八十手錄一冊摘錄古書似意林譜例前有自敘一篇極言生平問學之勤場屋之苦後爲夫己氏櫻手與人身死無後此冊不可復問矣又余裁棄民徵君詩稱子摩文刻本卷尚有鑄錯老人題識謂吳曰子孫偏有一硯與吃重作行世豈但爲亡兒人功臣老人亦當狂笑九原云云讀此則徵君晚年兄弟固相好姻初而所謂火焚刃接者固與鑄錯老人不相連也

詠懷三首以下並詩觀第二三首又見阮元淮海英靈集第二首又見江蘇詩徵

涼風飄閒槐秋氣傷我心蟋蟀閨中夜白露下高岑遊子思故鄉倦鳥失舊林獨坐不成寐整襟理瑤琴世久無鍾曠誰能識此音

其二

黃鵠摩長空斥鷃棲蓽枝翻飛異塗軌羽翮各有宜力弱不自料思與黃鵠齊中路一蹶落烏雀羣見欺何如安枋榆飲啄隨所依

其三

途窮蹇駿足時至伸庸材拔劍忽不懌凌風步高臺極目空浩蕩古人骨已灰鄧侯酇刀筆驃騎起驁駘一朝附龍鳳英氣被九垓何必困雕蟲坐令兩鬢衰

送別陳其年

城角蒼涼夜如水江干北風一千里故人駕言欲遄征薄暮呼童具行李慨慷握手出城隅欲別不別謂驅駒酒酣相顧各歎

息仰天熟視西飛烏須臾月落孤城堞茫茫萬里江濤疊揮手河梁歸去來孤帆六幅輕如葉吁嗟聚散何太悲人生自有別離時去年惜別寒江畔今年又作送君詞君歸勿復傷遲暮世人誰愛揚雄賦銅官山頭百草枯好向霜天獵狐兔

贈王阮亭先生

海內聲名王伯輿未成三十佩金魚九秋獨掌隋樓月千里偏攜魯殿書入座賓朋推北阮隔江烟樹是南徐只今爲政風流地畫閣清尊祇曼如

壬戌暮春晤貴池吳子班汝然感賦子班次尾先生子也

下馬忽逢吳季子相看心緒轉茫然細詢骨肉情偏重驟述兵

戈語未全千里閒關尋舊友十年偪側走山川乾坤此會眞難
得濁酒空堂劇可憐
客金陵喜晤戴二兄忝兼懷戴大務旃
遠客故人少相逢如弟兄惜君晨欲別今夜酒頻傾山樹晴天
出江帆細雨生不堪追往昔幽恨杳難平
其二
聚散渾無定兵戈阻尺書孤身千里夢八口萬山居酒態今能
否雄心近可除何時乘逸興訪戴過君廬
水繪菴夜泛三首又見淮海英靈集此首又見江蘇詩徵
小艇回溪一徑深亂鴉叢竹晚沈沈小三吾下春波靜日暮滿

湘共此心
胡安定先生祠前雙銀杏歌
銀杏並植古祠旁高枝摩盪干穹蒼閟之野老迷歲月但見皮
肉屈偃苔蘚裂清陰足可覆十畝峻嶭老幹如峰立翦伐難充
棟梁用盤踞翻逃斧斤厄行吟偶恐茲樹中悲風颯颯號長空
廟門剝落四壁傾碑記猶傳安定公先生講學祀桑梓人事屢
更廟不徙祇餘几案生塵埃時聞樹底宿牛豕君不見太行羊
腸莫比數上有毒蛇下猛虎一朝火符造樓船桂柏椅桐氣淒
苦吁嗟銀杏藉公可不朽爾且孤根託茲土
陳其年至自陽羨伯兄招讌即席限韻

茫茫世路且悲歌笙管更深雜奏多裊裊香煙騰寶篆娟娟晴
月上藤蘿雕龍家世原堪問蠟鳳年華最易過正是客星高會
處柴門昨歲尚橫戈
憶昔
憶昔趨庭日南樓戲綵時鳥啼花爛熳露冷影參差長夜彈銀
甲新秋捧玉巵幾回行樂地淒切暗傷悲
鸜鵒
鸜鵒來何地微軀只自悲隴山今異域處士昔同時舊翮無
日開籠末有期漢宮深妬汝莫漫語人私
五日懷李慢菴

同思李燮情何限慘淡那堪見物華喪亂經年渾似夢兵戈滿
地苦無家淒涼難進蒲觴酒寂寞空懸繫臂紗幸有故人來遠
棹草堂握手對咨嗟
歲歲初六夜又雪
今宵雪壓前宵雪昨日風吹今日風厖聲直欲撼我屋莽勢苦
復腸寒空貧兒龜手弄馬矢老嫗蜎縮潛牛宮安得四野免凍
餓微軀偪側甘途窮
柬內
挑盡銀缸夢不成秋蛩唧唧暗心驚誰將碎雨零風恨斜倚紅
爐話到明

冒與晉夢相孫

字晉卿號暘谷廩生著有蚱蜢集如皋縣志文苑傳與晉有聲岸序　家譜范會輝撰傳公年十六受知學使田公讀書香海寺飄颺眠食王式川撰冒與晉妻顧氏傳與晉棄妝著述題之曰蚱蜢集授餉婦曰好藏之節婦年五十一病且不起卒前一日出蚱蜢集授家人曰吾護此數十年矣仍爲吾藏之嗚呼是則可悲也已　以下並詩存

烏衣巷

門掩斜陽戶網塵烏衣巷改尚逡巡舊時燕子飛還到莫向堂前認主人

別山僧

清秋既云暮別君歸山去徘徊斜日外落葉紛紛路

燕子磯曉發　此首又見家譜

枕上風雨急忽見青山曉江色淨朝嵐歸雲擁樹杪回望磯上亭濃煙隔森徧

冒與恒夢相孫

字愼幾號誠庵增生如皋縣志人物傳與恒年九十餘生平無遺行熟皋中掌故又文苑傳與恒服儒服冠儒冠著誠去僞親賢納文藻剽竊聲華者加一等矣　家譜冒國柱撰傳公就學宮七十二年試棘闈十二科中間薦而未售者再以優行舉者再耄年拜粟帛賜者再九十三歲乃終　郭嗣齡撰壽序慎幾體禮經恒言不稱老之義先意承志措諸朝行六十不衰丁宏遠撰壽序慎幾醇厚和易教家型俗能使鄙夫寬而薄夫敦　家世舊聞慎幾茂才爲靜菴孝廉之子居城南寄園有竹數竿梅菊數本與妹夫胡夢白太史比隣紘誦之聲相答也

靚石妹文謙盦家譜

南都賓鴈笙簧歇東海塵揚泰岱傾將母有心干五斗民醫無術却三彭同舟來往更潮汐計日彌留幾甲庚懷舊愧非潘岳賦晨風暮雨總傷情

冒泰然日乾孫

字公贊號大來縣學生家譜陶元藻撰傳公贊有古俠義風以世胄子而悟澹若寒素城東隅有玉泉搆園亭偕二三知己飛觴聯詠陶然自樂不知其老之將至臨逝口占一偈云認得眞我無假我身未歸時心已歸

壽凝虛上人詩存

雙行窗樹晝蕭森中有花宮俯碧潯風送魚龍聆妙義雲歸貝葉證禪心

睨紹層陰自憑靜悟參朝夕一任微塵幻古今若向高僧詢甲子百年秋月此空林

冒儼然日乾孫

字公儀貢生候選教諭著有龍齋詩家譜叢方藹撰傳有聲噪士林　家世舊聞巢民司李有送公儀弟廷試北上詩

曉行詩存以下並

征人未云苦晨起最堪傷馬首迎殘月鞭梢帶曉霜路迷嗟漏永神倦怯途長夏已過三日重裘尚畏涼

蒙山道中遇雨

莫道風塵苦荒村更雨霖黑雲迷驛路紅電繞山岑衣濕難禁

冷泥深不耐駸僕夫前共慰林出是蒙陰

金山夜宿

拳石浸冰盤含空一色看扁舟時出沒過客幾愁嘆風急催鳧
湧霜飛落雁寒流連薛吐月潦倒醉江干
謁伍相祠

生祠凜凜聳城樓衰草離披動客愁平越未能空抉目沼吳徒
自驗前籌捐軀壯志千年恨護國丹心一寸鈎血灑胥江收未
盡飛濤日夜怒東流

冒坦然印衷子

字公履號鹿樵著有鹿樵集文選集注字彙商家譜盧香撰傳公履

好談論古今要皆寓不可一切之意宣城梅氏字學書盛行人方寶爲拱璧公履獨謂其反切多鄉曲之音不足爲訓雅善爲詩聲調古奧亦非流俗喉齒間物蓋公履於律呂本源妙有冥契而又深知篤好故其宗主如此　鄧漢儀詩觀公履先生博洽工詩賦隱居窮巷時賣文爲活里人高其風家世舊聞公履先生與子瀰若均有詩才得與水繪園文酒之會瀰若不幸短命讀鄉先輩江元洲贈公履詩云已是路窮雙鬢白更無家在一身孤可想見暮年蕭瑟也

匿峯廬看芙蓉次青若韻以下並詩存

蓬蒿偕小隱花萼傍精微莫惜芙蓉晚偏增曉露輝萍蹤流水
聚心事過江違日洗猶成趣招尋近竹扉

其二

釆釆難忘向拒霜盈盈欲語媚林塘紅顏含笑人偏老白露沾
裳月漸涼相對不嫌叢菊冷自憐欲借海棠香憑君更憶秋江
畔寂寞汀洲立渺茫

祝巢民伯兄登用徐方虎太史唱和原韻

浣花谿水老如何語必驚人更揣摩賓客舊推鴻烈久文章新
重石渠多情陶謝傳山中墅年紀吳剛月裏柯羣季却慚非俊
秀爺藉不厭日相過

其二

中天芷若九成臺招引羣仙馭鶴來靈藥擎將仙掌露流霞酹
就夜光杯歌翻終雪何辭醉照徹紅妝不肯灰憑仗方平更相
訊幾回清淺見蓬萊

春日讌集和董使君

選勝招詩友陶情共酒杯春生池上草香動閣邊梅同調欣能
聚孤懷得好開奈何慚末至妍唱已先裁

冒四相

字又僑號東里縣學生家譜楊超撰傳又僑于嚮已登賢書丙辰戊午猶兩應賓興晚知不遇徜徉林壑手披口吟略不釋卷

晚歸草堂詩存

北風栗洌行人少薄暮衝寒意轉忙一片荒墳經野火幾枝衰
柳卧橫塘遠空漠漠雁行細落日沈沈鴉影長十載駑驅休未
得歸來馬首有新霜

盲廷璟

字攀雲號江村廩貢生候選訓導如皋縣志文苑傳廷璟性放達日飲酒賦詩與朋輩角技謹呼論文於先正源流本末皆通貫士林奉爲準繩家譜程化鵬撰傳學使法公知公賢聘入幕衡定江左十六邵武續去取悉當

三台晚眺以下並詩存此首又見江蘇詩徵及縣志

三台夐絕處突兀傍雲霄遙望依天近臨風寄興遙暝煙催去鳥落日數歸樵放眼乾坤外余懷正廓寥

賦得夜半鐘聲到客船

依微漁火半浮空入夜疏鐘出梵宮響徹凄清千里月聲涵蕩漾一江風驚迴客夢塵勞外敲斷名韁宦海中曾向姑蘇城外泊聽來身世感窮通

輓姪孝廉銳峯家譜

榜花誰共振家聲百二年來始發榮梁棟正須成大廈風煙何忽掩長庚姱修自昔爲廷獻幼學從今負壯行寄語家園諸子姪著鞭及早迓麗旌

盲廷駒

字維嘉號鈍人太學生考授州同鄉謚文清先生著有慶餘堂雜詠如皋縣志人物傳廷駒嗜讀書杜門著靜教子弟躬行之學家譜趙坰撰傳先生以古學世其家發爲文章皆泰漢之肥江蘇詩徵鄒耳山曰維嘉殫學敦行私謚文清先生

和吳坤會表兄喜得阿仲蜀中寄書以下並詩存此首又見江蘇詩徵

經年方得買歸航遙憶詩人滅却狂萬里驚心來劍閣幾番回首醉高陽他鄉琴瑟牽情遠故國鶯花引興長雨地關山休悵望霜前佳景雁成行

爲良弟招飲

但使主人能愛客同心師弟即良朋聯吟曲巷看花去共醉朱欄帶雨憑老我閒情渾似舊多君佳興此番增衝泥不怯歸來晚更上江樓第一層

春初携兩兒讀書東村此首又見家譜

爲避塵喧暫出城同心師弟挈兒行雨晴隔岸鶯簧脆風細平疇麥浪輕花氣曉添文藻色梵音夜伴讀書聲窗前願爾分陰惜我老須知不爲名

盲車書

字富五號硯癡太學生如皋縣志耆壽傳車書爲文守先輩法度尤工詩跌宕排奡卓犖不名劉文清紀文達均極推重之余嘗輯其殘譜又嘗見族子家藏高麗繼畫棋盤紙角鈐盲曠私印曠象珠名迺象珠爲富五先生子其奕蓋得之家學象珠名噪公卿間富五姓氏不出里衖一技之敝傳不傳亦有命也

秋興以下並詩存此詩第一首又見江蘇詩徵

幾縷秋煙一抹霞空階涼雨似山家常憂來日不相得詎是我生眞有涯徑繞林皋封落葉宅連雉堞亂歸鴉候蟲也似知遲暮鳴過牆陰稿豆花

其二

蚓山數葉且留餘猶記成童佩韘初王謝弟兄過絡繹崔盧兒女笑軒渠參花水鬻中丞墓柿葉聲寒閒府墟先中丞撫秦罷後家於海陵遂葬吏部遺書亦零落先吏部藏書存什一於千百而已我姑飽食到華胥

其三

牽牛花下板橋西漠漠秋煙謝豹啼藝圃灌園眞可老卜居築宅更休提治遊難再林亭盡謂先司李水繪園生意無多手足割先兄青若纔敗絮新涼早堪擁却愁兒子手談迷

漫興

烏衣不分事多更眼底升沈孰不驚馬以駑駘爲上駟牆於糞土指長城賞音當代徒增媿定論他年或可榮何慕故鄉拚作客中郎倒屣自相迎

感懷

砲車雲脚挂寒原枕上聲如萬馬奔颶母自驕秋子夜炙居聊避舍東門縱橫白練光無定斷續青燈影亦昏不讀齊諧愁語怪止應豐歉問田園

冒漢書

字七嵒號小山家世黟閒甚原上舍有小山

叔祖挽詞詞旨致爲悽惋

過家上苑以下並詩存此首又見江蘇詩徵

鶯聲三月盡得此倚闌干江柳晚煙重海棠春夢寒芳時眞不再佳句最爲難殊愧故人意殷勤致一餐

長相思

流水苦不斷人生苦相思西風吹榮若大陵何淒淒春夢有時盡相思無盡時

其二

采藍不盈擷采綠不盈匊青鏡正新磨不暗孤鸞自相思復相思中心如轉轂

春日病起

久病臥茅屋階前芳草生客多相惜意鳥作可憐聲柳意遲新雨花心動曉晴江鄉煙景好三載總關情

中秋

鬱愁猶未已客到亦淒然攜手小山下開樽叢桂前蟲吟旋在宇人病已經年誰識虞卿意空令千載傳

冒嘉穗 襄子

字穀梁號珠山廩貢生考授主簿著有寒碧堂集家譜幕穗閣試鍾王書法第一以子貴贈榮祿大夫 范大士歷代詩發穀梁青若弱冠有聯璧雙珠之目才華意氣鴻青雲而上之 龔鼎孳與冒辟疆書穀梁之在都門老成端謹晨夕相依茹苦守舊寒素自甘總無少年紈綺之態與才士輕豪之習弟深愛之重之愚試內院內閣兩呈 御覽謂可脫頴而出不意取數太窘非特弟爲扼腕即能青老諸公亦不勝爲高才快快也 冒春榮與倘之姪書漁洋山人手評珠山公詩久存笥中待撿送閱正可把詩過三冬耳

家世藏閩余家居得石章三方一爲藥民徽君物一爲徽君姬人金屬珠物一爲徽君子璇梁物徽君印爲穀本

孝刻聯珠穀梁二印皆同里許容刻許字實公工篆刻嘗游京師有盛名　又康熙中穀梁主簿客京師與龔芝麓施愚山程周量紀伯紫皆有倡和韓文懿與士論九至契文懿既為樂民徵君撰墓志銘而集中失冒二穀梁五古一篇篇末有何以慰九泉當列第二碣之語

上已修禊水繪菴分賦以下並詩觀第二首又見淮海英靈集江蘇詩徵

和風蕩林樾霽色搖春岑入門麗飛泉映水吊幽禽花竹日淡淪烟景何清深飲餞序一以佳別遵瑤華音握蘭正婉娩折柳嗟侵尋且激湲邊石一聽邱中琴

其二

亭亭澗底松泠泠琴中鶴陟阿媚層崖激水映花萼嬋娟紅芳年冉冉感青山郭惟恐鷓鴣鳴春花坐零落

略六　十三

送王阮亭先生北上　此首又見淮海英靈集江蘇詩徵

僕夫告行邁車輪何嶂嶂出郊授艮綏涕下如汍瀾六年荷歡愛感激非一端詎止願恩私實慮知音難夫子青雲姿流光照鴛鸞高文擅秩宗著書比琅玕鄙人守江介藜藿相盤桓憂至心易悔事往居恆單追餞出郭門賓從耀銀鞍豈無一尊酒簫鼓亦不歡飄飄晨風飛安得藉羽翰

冒丹書　襄子

字青若號卯君廩貢生考授州同著有枕煙堂詩再生稿

西堂詞婦人集補　江南通志孝義傳一日忽有人入戶將孝友傳賊刺襄丹以身蔽　通州志丹以身蔽受四創襄得脫　如皋縣志孝友傳丹書工制舉業及詩歌古文詞困頓未第以明經授州同知非其志也　家譜石繼撰傳青若母蘇孺人以朝殁每歲忌素服哭垂老不輟同人為賦蓼花朝詩遠近傳誦　王士禛居易錄唐詩神韻集是余前在廣陵嚴冷兄弟初入塾偶摘唐律絕句五七言授之者頃刻而揭如舉旨青若見而好之手鈔七律一卷揭歸泰州黃泰來刻之非完善也　宋犖筠廊二筆余移節吳門如皋冒辟疆年八十餘冬日遣子諸生丹書來謁余留吟窩清談竟日迨返命辟疆問余丰度何似丹書對曰謁宋公正當嚴寒而歎曰是父是子良不愧名士之目　阮元廣陵詩事冒丹書字青若如皋人有不利其父者青若禦諸門連被四創而父獲免李艾山作短歌贈之云身防四刀不肯過以身捍父死不計父全寇退身始僵戶外淋漓血滿塵坊研四刀身不死孰云陰相非神鬼解衣揮溯向我言歷歷刀痕獨在體青若工於詩嘗題左徵南軍中說劍圖詩云　江蘇詩徵引秋汀錄丹書起宗之孫也起宗易簀時呼兩孫嘉穗丹書至榻前手勒十字曰爾父天生孝子不可不學兩孫敬受教　家世舊聞王漁洋稱青若為卯君卯君當被創時侍兒祺子亦破傷見許山濤紀孝詩註

略六　十四

早發羊留店水阻汶河以下並詩觀

中夜再斷壑曉行天尚昏征夫畏前途客子心憂煩驅車過層岡石亂黃河渾草深沒大隄林木徒殷繁羣峯突然立青蒼半雲屯行矣前渡河忽聞河水翻攪轡只長歎愁坐憩荒村牀前月微白千里照家園

再渡汶河四十里抵泰安

寥落曉星垂振策陟河畔飛泉尚衝湧馳波噴沙岸頓轡朝日升楫師杳難喚須臾集村農浮甕渡洪瀾中流惕戰兢慎勿恣放誕

其二

澄霽風氣涼威遲息魂曉野徑既迴紆四眺飛岑白嶽靈接青
天垂雲帶如帛穿林棗纍纍槐花飛廣陌我從前路來今夕少
踟躕亭午止奉高登山撫漢柏

其三

皚皚山下泉磊磊澗中石淺渚輕絃鳴瀑落練光壁峯裳攀藤
蘿掬水漱清碧一爲洗憂煎澄潭月如璧

六憶歌

陽春三月東風起灼灼桃花映襛李屈曲長隄亂早霞行人錯
認桃源裏今年花似去年紅去年人醉桃花中自謂年年顏色
好碧桃花底還相逢忽然春水三五尺春花飄泊嫣無力桃葉

桃根絕可憐萬樹春鮮空豔色人生盛衰各有時莫惜花前進
酒卮昔日繁華更何處遮莫桃花知不知憶畫隄夾岸桃花

其二

亭亭孤松何鬱蒼託根此地年久長密葉離離作鐵色虬枝偃
蓋餐風霜嚴霜凜冽風颯颯歲寒不復凋寒木始知勁節競崔
嵬只許奇材老岩谷一朝雨雹堆巉屼十圍古木驚彫殘蒼皮
崩剝鬢鬚死今我搔首增長歎百年此樹今已矣夜聽風聲悲
莫止手撫孤松喚柰何我今愁作憶松歌憶小三吾古松

其三

西鄰有垂楊曲岸依依婀娜長柔條低拂鵝兒黃春風掩映畫
樓傍倚闌一望何輕颺忽然斫去生悲涼絲絲牽繫迴柔腸吁
嗟乎西鄰婀娜之垂楊憶隔岸垂楊

其四

水綠菴前一池水沈潭月出深見底大魚小魚千萬頭紫鱗翠
尾何悠悠長汀短沼縱遊泳紅闌碧杜相沈浮一朝桔槔水傾
竭長鯨暴鰓遊偃蹇須臾四面沈大網一擁數百橫相截揚鬐
噴浪今已窮須臾夜捕尺澤空噫吁生物有誰惜俯首相看長
太息河伯含愁對豫且誰誦枯魚過河泣憶放生池魚

其五

懸霤山前古雲碧懸霤山後高百尺前連疊嶂干青天後削懸

崖崩大石截流半壁勢莫撐捫壑交藤路不識登臨半醉睨巉
屼尚憶孤亭俯青壁憶曉霞前山後峭壁

其六

平池闊水迴圓綠浮天萬頃生烟玉寒碧堂前兩派分右是浯
溪迴九曲日落烟青白月輕小池如月轉東城孤舟搖曳不知
處渚淺沙虛更有情如今地缺如月蝕瀠洄損卻玻瓈色海闊
天空魚鳥歸局促此中惟太息憶小浩溪迴瑗故道
甫阻沂河次午得渡復行四十里抵沂州

昨夜達沂河驟雨鳴淅瀝雷電交紛馳客心中夜戚反覆念庭
闈茫茫百端集曉起積浪高灘沙半傾仄驚心望渺茫那得生

雙壘隔岸有孤舟爭渡喧相詰雜拉爭向前幸免過河泣草坡
生微涼渴揭田瓜食行行日已沈新月照顏色

贈柳敬亭并題左甯南軍中說劍圖此首又見阮元廣陵詩事及淮海英靈集江蘇詩徵

玉帳登壇夜論兵將軍出塞氣縱橫可憐多少衙恩客寫向舟
青只柳生

同其年看池荷以下並感舊集

幾折沿堤路相攜坐此中天連千頃碧花滿一池紅欲去日將
沒看來意不窮江南有愁客對此憶吳宮

黃脰

愛爾獨微小相看更可憐雙飛形影附縮睡羽毛圓帶慧聲能

碎含嬌語未全金籠深夜裏移就一燈前

水繪庵臺成其年諸子看月余以病不往

架屋層臺夜色收幽人乘興到林邱諸公袞袞當筵合野水泯泯拂檻流獨憶春煙濃似海最憐新月上如鉤休文今夕偏多病減去腰圍卧閣愁

贈吳門蔡孟昭

六月寒江射素秋驚聞烽火刺歸舟可憐婦病誰相問遮莫孤城迫自愁羈客飄零惟有淚故人迢遞獨懷憂蒼茫何日同攜手醉指銀河挂九州

紅牙檀板數汪倫慣聽新歌倍愴神不是歡場偏易感昨宵秋
雨送行人

松陵周羽步以吳惡仙畫梅扇寄余內人代賦一絕答之本事詩

紅箋酬唱女相如蘭若青燈讀道書卻寄白紈明月底梅花不
信隴頭無

輓王烈女詩烈女為夏陽王幼華進士之姊幼聘張門未笄遭草寇侵器家人盡逃散自縊不得死所乃紿賊以善言遂投枯井而死詩以傷之以下並昭代詩存

婉婉秦川女託根在深閨父母悅溫恭兄弟長歡怡矢志事君
子絲蘿永不移豈知媒妁通婉嫕未及時云何寇盜侵一旦成
乖離骨肉各分散孑身遂苦羈賢女抱幽素從容前致辭矢心

松柏堅秉義金石期決絕赴黃壤不為羞辱貽道路各掩涕千
秋師令儀媿彼萬夫傑屈已徒傷悲

寄兄

別後驚時序天風憶汝寒音書何阻隔魂夢想艱難月冷蕖花爽秋晴雁影單欲將消息報猶恐客心酸

對月

片月當頭白他鄉分外明照來添客淚獨立冷秋聲鵲唳魂無定烏飛影自驚相看南北異難說此時情

雨阻東溝

秋江一碧數峯青柳色蕭疎雨不停愁坐不知天欲暮夕陽秋

草半郡亭

八月病中和余羽尊十三夜玩月韻　國朝詩選

月傍中秋好清光入窈冥然人卧病誰與坐孤亭枕簟微微白窗簾的的青呻吟怨遥夜促織叫殘星

冒禹書褒子

字玉簡附貢生候選訓導著有倚石居遺草　如皋縣志文苑傳禹書稽古力學不愧名閥　家譜冒訓撰傳公偕弟文足貧嗜讀書於倚石山旁後先佛博士弟子員一時耆宿擬以河東三鳳晚號證園居士門前問字之車常軌相接

送算疇九弟應鄉試以下並詩存此首又見家譜

三載燈窗下窮經答　聖明秋風桃葉渡夜雨石頭城老至憎言別時違多拂情臨歧惟一語待振舊家聲

月夜有懷

何以消今夕私懷向月陳他鄉孤客影空谷一詩人地與心相隔情於夢轉眞蕭然惟几坐簾外白如銀

法印上人挽詩和文足韻

不用悲歌感慨頻此生面目總非眞甫花自古亦多事面壁於今有幾人只是禪心千古在須知幻影一時新鐘聲敲斷塵埃夢剩有昂藏七尺身

秋來

忽忽年華傷暮遲秋來懷抱最相宜感時實下江州淚觸目空多宋玉悲蕭瑟荒庭鳴蟋蟀蒼茫遠水下鷗鵠寥寥天地吾何託幾度臨風有所思

秋日送葛原歸空

秋風瑟瑟摧黃葉十載相依盡此時目斷煙雲空洒淚素車敢負故人期

如皋冒氏詩略卷六畢

男景璠校字

誥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花翎候補四五品京堂冒廣生編

冒殷書 後子

字文足號借廬廩生著有梨雨堂集春浮集可文居集萬卷樓初二集如皋縣志文苑傳殷書寄情任俠有晉人風晚年居無室廣文張繡孫之室乃顏其門曰借廬尋棄去家譜言訓撰傳不詳家世舊聞何思鴛古人而上之而尤長於詩移居支家莊句云姑遲一食當再食更壞何衣補此衣作詩至此始可謂窮始可謂工以下並詩存此六首又見江蘇詩徵

柳花

日暮佳人莫倚樓羞羞古陌與芳洲纖腰可念眉堪畫一過青春便白頭

送別澄江翁霽堂

小縣水無際青楊八月黃送君朝又雨速我鬢成霜貧極朋情闕老來詩卷忘嚼嗜未能和威鳳在高岡

舟中和費執御兼寄鄧茗村

君歸吾作客何意共扁舟帆破稻花雨登哈豆葉秋兼葭遲白露燈火隔揚州鄉思多于髮詩成寄鄧攸

病中敬步家慈惜蘭原韻

天然九畹絕纖塵雨過香生色更新忽訝伎頭憔悴甚殘花却似病中人

生日憶門人李生

多少鹽蓴江流九上祖與君長別日是我始母忌日某猶饗霜乾花不鮮相依貧爲命覓料及前泉

移居支家莊此首又見如皋縣志

移家直盡城南路寥落居人盡掩扉靜極有聲梅子墜老來無伴燕雛歸姑遲一食當再食更壞何衣補此衣安得相逢不相賤古今大似我貧稀

雪夜飲黃琴齋齋中

叔度能知我相逢醉不辭半天春雪急數陣雁聲遲好友情偏重狂歌意自悲酒闌清漏下此際已迷離

次宮方大感懷原韻

書空同咄咄曲盡九迴腸不飲心原醉多愁夜故長寒霜清更烈飛鳥倦還忙飄泊同流水途窮泣阮郎

棲巢廢址

寥落干戈外荒園獨樹奇野花開曲徑流水漲橫陂蘚石空庭亂清颸古樹移不堪回首望腸斷是當時

憶古愚

急子徒長嘆仙思每棄餐少年言訓易多病再逢難最愛孫登嘯誰憐范叔寒杜花開獨晚風起夜漫漫

病中聞方大葬期

肥土悲無極何堪病裏聞荒煙迷短草殘月下孤墳負十年

子垂名幸有文陽心寒食近淚雨猶紛紛

天水黃先生飲松濤山房即席賦贈

秋風蕭瑟滿茅室黃琬高標老更狂抱木窮蟬聲已歇橫空哀雁影初翔披襟對酒悲歌起促坐裁詩老桂香此日追隨頻掃榻驪駒未許厭他鄉

九日登岳王墩

風急霜寒鼓角哀紛紛木葉走黃埃秋深雉堞迷芳壘亂後人家半草萊短髮蕭疎容落帽異鄉天地怯登臺遙知伯氏茱萸酒應有黃花滿徑開

二月十九日

社日重陰午欲眠梅花香裏乍晴天池塘春草墳頭綠一慟人琴忽六年（箕嶋是日生）

哀卞處士

黃文九言忘不得貌言華也至言寔稂莠充斥苗已枯誰云螟螣及蟊賊我有所疑質之子羅鄧奚若鬼奚似富貴不如貧賤多但未知生不如死我聞新鬼大故鬼小誰見嶄然六十老鳴呼若敖氏鬼其餒而不祀忽諸甚于歿

午日和江有聲

佳節如何酹酌榴花紅處白人頭怕成東野元夫夢近蓍雄雞當曉籌

夢對鏡六月十六夜

居然老瞿曇面黃鬚髮禿自見鏡中人不思飛食肉

過密居舍人

頻年誰念我憂與病同沈萬里仙人米（時食蕎仙米）千秋國士心亂蟬過城堞新水滿園林他日能勝酒重來望遠岑

喜雨

朝見秋霞紅暮見秋霞紫一雨殘暑收此樂可忘死

寄青萬司城

正對元方憶季方官河雙鯉到秋堂何人若此眞懃懇有友如斯獨阻長夢裏風光梅萼白（書中有梅放東歸之語）愁邊霜信菊花黃憐

予采葛朝朝咏覓得纖絺帶淚將

杪秋過石甥寶常

蕎麥登場新麪成釜鬻重漑板魚烹江雲全斂暮鴻暝林葉半空秋笛清章句貧人多白首精醪扶我過黃精達夫四十田園盡漫把春耕勸萬盈（高適別從甥詩莫以山田薄今春又不耕）

答范舍人

稻田已爲蝥微子吾其魚更乞半間屋時開一卷書舌存頭竟白緣盡習難除未殯無歸骨多年飲厚糈

茅屋

不知茅屋在城中煙渚雲汀處處通城麓當門似山麓一林鴉

舅夕陽紅

謁方正學先生祠和季弟箕疇韻

麻衣泣血痛金甌三百年來第一流煙冷墓門坏土碧烏號廟
樹亂山秋九原顧命眞無負十族亡身未足愁赤子之心君不
失宜標正學表方州

寄范大密居肥鄉

同心猶自異行藏一臥菰蘆一遠方萬里君纔騰健翮十圍我
已痛垂楊地連邊塞寒笳早夢入秦淮秋水長回首里門少知
已迢遙應憶孟襄陽

胡六舜尊墓下作

一首新詩墓下吟招魂學得楚人音煙昏徂草三生夢血醉高
楓萬古心抱恨原非因許劍感恩終不在分金碑文有道堪傳
後片石如何未可尋

得史大方山書却寄

參商不作一天星春盡魚書到草亭蓬華頭顱君易老糟醨日
月我難醒囊空看惹錢神怒句好吟教山鬼聽身事年來各如
此離懷猶苦柳條青

湘靈下密居之楊雪夜話舊達旦前皋人譌傳湘靈楚中消息
沈沈舊事總差池爾是微之我牧之簾幙風多消絳蠟地爐火
燼倒深卮三湘談隕招魂淚一夕欣成坐雪詩高誼定難忘仲

舉莫因殘臘動鄉思

舟發里門

兼程舟擬宿三塘幾日家園又異鄉啼鳥不呼塵夢破飛帆未
抵客心忙丁年雪早侵潘鬢歧路金先盡阮囊芍藥折來誰一
寄驛亭垂柳復垂楊

無題

極意追歡極意哀且停絲竹罷尊罍青衫不耐長年溼紅蠟焉
能頃刻灰雲水渺茫心上遠鱗鴻次第夢中來賈絲難繡金難
鑄合把芙蓉對面栽

黃泥山望江南諸峯

虎豹虬龍未可探芙蓉隱隱瘦江南閒雲幻作天邊嶼遠樹迷
成水上嵐輕舉那能如鳥疾久看聊許學僧慙買山不是巢由
事欲揀諸峯結一菴

戊寅長至

膠滿朝暾起尚遲今冬屆節病相宜回頭鼠到生肝日過眼蛇
當綴足時半世計疎東郭路連朝氣喪北門詩那能更戀屠羊
肆擊析抱關重所思

巳卯上巳過顧大念哉

比來纔覺負年華馬齒驚心暗暗加百舌盡情啼上巳東風著
力落桃花管絃不結文人社詩酒聊尋處士家躬日追歡還卜

夜嚴城何必鼓頻撾

過蔣子寓樓賦贈

日月焉能爲客留已教絺綌換羊裘兩條絳蠟難消淚十幅烏絲易寫愁無地可彈馮子鋏有時聊上仲宣樓相逢何以眞相得爾作騈枝我贅胝

不得箕疇消息悶甚是日雪

依人千里滯歸期悵望經年消息遲因斷來鴻同去鯉每憐爾女甚吾兒家山不入官齋夢春雪應虛客路悲縱是歸來各無恙那能還似別離時

喜箕疇自樂平歸卽和其韻

隔年揮淚餞離堂纔得携家返故鄉麥熟偏教南畝泪春歸猶作北風涼敢虛縞紵書經遠得樂平令石五中前輩書兼辱厚贈不負山川句擅長弟紱遊詩甚佳闕我雞豚悲咤犢椿榮賴爾一稱觴弟爲家君介壽歸也

送徐子返淮應試

縣楊難留徐孺子踟躕不耐聽驪歌驛騮掠地悲鳴少雛鴟沖天健翮多暮雨愁余孤白社秋風送客到黃河還勞漂母祠邊去爲報王孫鬢欲皤

贈唯我上人

文人末路半逃禪竟著緇衣弱冠年猛起道心眞夙慧早辭書債亦前緣並無頑石樗階下只有孤鐘落枕邊野馬自飛芻狗幻難消塵夢絕堪憐

吳陵秋追悼宮十五方大也

老楓作雨吳陵秋田裏水高河裏流黃土才人永不起青衫辭客重來遊搗衣聲裏昔年夢彈鋏歌中今日愁宿草生芻慟何異墓門再拜呼扁舟

感懷

壯也于人總不如知交何怪此時疎未能假寐愁無酒竟得忘貧賴有書中葉造家奇策少長年下策盛名虛身爲贅物天尤贅七尺昂藏焉用余

雨花臺晚眺

雨花臺廢存遺址風景江南此地殊秋水鑑人荷葉老夕陽送客雁聲孤名心冷後宜禪境鄉思衝來戀酒壚身事未應悲漫落曾誰不變黑頭顱

不寐寒甚追悼舜尊

枕上雞聲分外酸酒醒何易寐何難四肢若與衾相離一夜惟愁火欲殘自悔有情成沈瘦誰知無句不郊寒明朝擬拜徐君墓宿草淒迷那忍看

春日經亡友舜尊故宅門前有古柳一株吾友自題曰柳門今墓木已拱而此柳無恙人琴之慟作柳門詩

嫩葉垂楊連日生何爲策馬西州行陶潛魂魄此應戀張緒風

流如可迎忍到堂前聽燕語曾於樹下作驢鳴數圍不忘桓溫恨華屋山邱空復情

怪物篇寄揚州顧友于兼慰喪子

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日有怪物易蟄難馴泥沙尺寸爲雨爲雲物負其異人失其眞習狃凡甲性狎常鱗枯魚相弔變化無因人亦有言物屈必伸上下于天震電方春耳聲目色迴出見聞予也寡昧閱物紛紜心賞神契適當其屯無以過之絶倫軼羣千秋亭下聞泣安仁經年離索强飲自珍敢勞卜氏下拜逡巡辛丑冬日疽發背雜詩

艮背失其象益背無其容居然公子首僃饔齊庭中任重過木石欲蹶難扶笳匡牀彎戚施下策辭火攻庸醫掉臂去活我須梁鴻

略七　九

梁鴻謂梁又文

其二

梁鴻世親串淹通素問書朝攜刀圭至亭午已決疽枕簟愁血霧衣裳憎膏塗狗馬陊浩劫人天窮持扶婆娑顧庭槐勉强生枯株爲德能有卒固非小丈夫

其三

艮胥能爲鬼三世執政柄我亦思取精物向何人倩魂魄無由强有生多陷阱爲鬼姑勿論爲人拂其性

其四

薄夫何以敦邑有長者存鄉先輩石樊山農部當其哭吾弟哀吾家益屯不厭再三過霜晨坐掘門體輕人得藥此意與誰言

其五

弟死婦早寡苦節何人載若非黃口兒摩笄亦無悔碩鼠無他長黍麥食門內泣釜豆無聲煮豆心猶在東山周公吁王堤季友嘅人不可無年發憤癰遂潰

其六

未與顧榮訣謂顧仲瑜垂死甦復生何時執予手何時聞女聲昨夜夢見女慮予尊兩楹憂思雖遭逢鄙哉多徑徑三復夢中語書紳佩至情

略七　十

其七

四體綿瓜瓞滋蔓蔓難圖皮骨雖僅在心肝未全無猶願假數年采藥鍾山隅意不在蟬蛻無疾終微軀士變叔孫婼所死何爲乎

其八

蔣琬亦微疴謂璞莊使者接踵來受賜靦面目先施何有哉我豈左伯桃公眞羊角哀

其九

寓公老王郎謂蕭村食力如徐穉河水清且漣伐檀河干眞奈何貧客錢屢爲病夫遺爾貧不辱身我貧已降志泥塗不可居窮

餞謝物誠

其十

狼疾不自顧相背童予詳洗濯如魚目醞釀如蜂房聞者無不殺褚師聲子比謂衛侯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殺之撫背垢相忘買藥足重繭甚于疲津梁面目見中心所以動韓康北面年最幼就養知無方事師我未能築室誰于場

其十一

實沈與臺駘二者主參汾爲祟似越俎淫厲未前聞信巫非其鬼有物蔽天君時數不可爲咎神亦深文疾疾皆沸亂治絲焉可棼

投劉臨止

君家老潛夫辭人甘北面誰能嗣辨香祖庭亂飛霰先生詩文宗塤篪更盡善春風寫數聲見潛夫詞于今乃復見因好深沈思厥長遂獨擅江南紅豆新芳草迎歌扇玉皇供奉人不值承明殿日歸未得歸寥落清秋燕鴈鳴水灌河萑葦一以變刀尺夢中寒商颸摧揚練巢林輸桃蟲生計空飛倦茅容有老母故鄉能不戀小友辱忘年過情聲聞偏或者千載遙得附栴宗傳前日幽谷來酒錢債親串於皋公爲賓我未設一饌翻覘飲食人貧也若非賤有友皆如斯雖貧正復便

送費執御北上

欒鬱久居此何如早問途鳴螿三伏盡落日一帆孤詞賦窮名士魚鹽溷壯夫長安半先達能不念蕪蘆

苦雨

索寞一春病今年何處春空亭原似舫青草略如蘋耐冷花難豔啼飢鳥不馴人天同曲局久雨共長貧

答家甚原送木棉

羊裘三十載不抵木棉溫冬日難出戶詩人忽到門艱難推解意脫略有無言何以酬衣被應同一飯恩

過五人墓

莫弔要離與專諸五人俠烈冠三吳早知市井多名世何苦衣冠不丈夫日落楓橋游艇亂歌殘虎阜墓門孤人生死所難同

得一笑鴻毛視此軀

題從姪樸人參戎洗馬圖

錦官萬里亞夫營班馬朝同畫角鳴老去依然愛神駿健兒爲濯一泓清

花朝種竹

一年此日百花春多少繁花豔比隣誰繪二妃蕭瑟影李夫人崇禎與管夫人妻

自笑

蛾眉曼睩目騰光修態妖容組洞房自笑不如玉溪子一生心

事楚高唐

題琴齋書屋

高齋如畫足幽情掃榻焚香景更清明月半牕人靜後秋聲疑是讀書聲

撥悶

花開花謝綠盈枝斗室香殘午夢遲病裏一春風雨足連朝喜聽喃黃鸝

舟次泰州同鄧二穀詒限韻

我生豈愛長爲客却比家居懷稍開禪理大都緣醉得名心多分爲貧厌三春只剩今宵月兩度同傾此地杯舟子陰晴偏熟識預愁風雨到江隈

無題

人間無路接蓬萊海外空傳方士迴但是綵雲偏早散何曾翠羽不先摧秋風孤艇憶同夢夜月高樓疑獨來悔殺丹青未圖畫當時熟識此時猜

燕子磯曉發

磯頭昨夜泊輕航夢醒帆飛透骨涼客與漸隨殘月盡歸心直似早潮忙江聲萬里波搖枕山色千重霧没檣曉起凌風聊放眼縱非叔寶也茫茫

題畫

三月渡頭煙綠楊眠不起春濤颯然秋荻蘆打船尾

苦雨各友人

吾皋覆釜形雨多不得瀉十年借廬居秋水來牀下

題伯兄面壁圖

秋分鵙鳴衆芳歇摧敗零落景光瞥辟之少壯必髦鬘陳陳相因新新勃張目俯視蟻行蛭先生獨從壁上觀人奴封侯若奇絶

其二

幼好奇服老不衰瘦節破笠空徘徊相君之背非塵埃心頭寸寸昆明灰皇天老眼安在哉不自我先不我後却見斯人面壁來

其三

披圖了了談易理京房不如董南史董秋芙題辭言易理屠狗椎埋豔羅綺從茲季女飢方始荷簣荷蓧而已矣願兄竟學古瞿曇閉目蒲團坐不起

去年今夜

牀上秋霖簷下逝簷下炊煙牀上橫逆旅主人呼不來逝將去女吾事竟嗟予已卯迄甲午六度今宵面如土金陵兒女作中秋秋中無月有簫鼓江東病客泣夢魂隣婦殿屎時復嗔早潮勿似晚潮惡明朝又出水西門

將之白門別蔣璞莊

夜來涼入枕頻夢少年游客感三旬別天爭十日秋居停山共
水行李鶯和鴈多少窮途淚惟從鮑子流

哭從弟小山

明知旦暮死猶望數年生朝槿苦太速秋蟬嫌過清本無壽者
相何有偶人形杯酒棺前勸爲君唱渭城

秋懷答范密居

微子誰予問秋懷落葉同褐衣捫蝨客桑野祝雞翁去食貧當
決懷居老不工自從過白露終夜視燈紅

乙巳夏日雨懷

再雨事難測所憂非黍苗一春無蚓唫五月不鳴蜩小扇芎時
佩洪鑪亢日燒佞芭聞勿藥清夢似前宵

其二

百勞非敢情對面失其聲夏木帶秋葉朝煙幻暮雲力慚南畝
食甘懼北堂分老母每食餉予有歿非天命艮由嗜典墳

其三

新茗宜梅水枝錨亦憚煩遇人殊意外夢鬼匪思存不共蛟潛
壑而隨蠶處禪幽幽目無見曉起已黃昏

黃雪聲堂盈荷腹純白邊微紅

秉亦可爲絢藐姑射之神此來殊不負昔夢總非眞積雪分殷
頰凝脂彈絳唇誰歟影相弔幽鳥與幽人

蕪城

蕪城見說碧城同幾度經過思不窮腐草依然螢吠火垂楊只
有燕翻風節過寒食芳洲綠人倚斜陽畫舫紅且喜安瀾接淮
海太平無復事艨艟

有贈

蓬萊原自接塵寰青鳥無煩數往還滿院花香更漏淺半牕月
色酒杯閒曲傳趙瑟秦簫外人在春山秋水間他日迴思應似
夢願求上藥駐朱顏

別王瑞雲

猶有何慙執別裾江南楓葉眇愁予何年重續長干夢細雨寒
塘看打魚

燕子磯阻風

風信柴門夜打牕燈前愁坐白頭雙此時如見先歸客應悉春
分已過江

回首

萱蔻墻頭秋月明涼颸作響露無聲百年此夜難回首待旦郊
原葬李生

冬日方鄉三來置酒

膽瓶就日曬黃梅溪上柴門午未開不是深山亦窮谷感君攜

得酒錢來

題畫梅

客來頻問小三吾玉勒金鞍與轉孤寫到林逋腸斷處江南春事有如無

其二

短亭孤棹凍雲流姑射神人影却留別後青青見梅豆夕陽芳草鶯喉

題友人畫

白露橫江水接天江聲繪出斷屋邊水西門外三年夢曾似先生夜扣舷

其二

一片青山坐讀書秋林紅葉愛吾廬自傷牛馬風塵態不及悠然水上鳧

其三

沙棠楫小便操舟漠漠春陰喚鶺鴒燕子磯頭秣陵客幾翻蓉雨聽江秋

送別宮瑤池

諸此一杯酒爲君壯遠遊感君十年意相送到揚州

爲甚原題徐雪堂畫梅扇

徐子詩無敵更愛寫羅浮紈扇休輕擲春風何限愁

海陵寓寺

離家三百里書達老親遲風雨有秋意關河多夢思他日還盧

後禪榻夜深時歸去窮耕者諸生安可爲

哭殤若族兄次盧邑侯原韻以下五首又見家譜

撒手懸崖不轉頭一時頓放百千憂遠棺僅有能啼女扣角悲無可飯牛養志何須求阿堵狂吟直欲撞煙樓天涯知已捐金斂苦憶侯芭伴旅愁

寄箕疇樂平

春來離恨苦無窮西望何時馬首東千里攜家遺季女一年負笈伴童蒙梅花點點天涯白荊樹枝枝夢裏紅縱得故園消息

到不堪此日尚飄蓬

其二

迢迢雙鯉報平安客裏遙知意緒寬最快鳴琴逢宓子不勞彈鋏類馮驩遠天暮雨牀頭聽暖日晴嵐馬上看家累暫輕稽古好官齋書史一氈攤

其三

翛然離得異鄉身莫怨飄零秋復春采杞定憂親善病陟岡休慮我長貧詩文甲乙多前輩風雨追隨少故人從古客星殊落落郗陽湖上好垂綸

其四

比因憶弟滅容顏得句何人爲我刪萬事俱從愁裏失百年徒羨客中閒過江米賤堪常住負郭田荒莫遽還一榻天涯清夢穩笑人不解想家山

村中答箕疇弟家譜

兩肘何曾恥堤襟但論身世感偏深正平路窘逢人罵叔夜燈昏對鬼吟藥物原無驗病力交辭不盡送窮心比來近市非吾意一臥孤村直至今

清明郊外和楊司馬以下並手稿

憶弟思兄欲問天老來涕淚盡山川播聞酒肉一時熱泉下衣冠萬古眠樹霽輕陰聞獨鳥舟迴遠漲見孤煙革囊何必神仙異便守庚申不百年

箕疇墓下作

七年以長不才存對面難招弱弟魂麥隴春雲晴似雪行過宰木便如昏

受祖墓下作

命如羊舌淚休垂壽考原無玉雪兒叔父至親從地下不須重詠蓼莪詩

誥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花翎候補四五品京堂冒廣生編

冒福書褒子

字箕疇縣學生著有桐蕉書屋集疐齋紀年詩文苑傳福書稽古力學不愧名閥　家譜姜恭壽撰石孺人傳箕疇念大父憲副公功業文章卓然一代而伯若父又素爲東林復社魁傑踔厲詞苑握海內文柄垂六十年家漸中落思有以復振於菁英既歇之後乃益交四方知名士賓客之盛幾如巢民公時然家無中人產又不樂問生計孺人則日治酒酺以進之不繼則脫簪珥資其匱每日漏數十下則絓縗佐夫讀篝燈前不以晦明風雨寒暑間吟誦者蓋十有二年

雜詩以下並詩存此詩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首又見江蘇詩徵

逃名固牢騷盜名亦齷齪笑非郭林宗人人巾折角

其二

唾手取青紫自顧誰得似那知天地間儘有遼東豕

其三

不必遇帝王小心承嫚罵過此便驕人可憐負清夜

其四

甘脆足自娛綺羅足自奉方憎說了胡吁嗟墓木拱

其五

殺身報知己前言猶在耳一朝忽我贳金盡誰國士

其六

孤芳羨芝蘭且恐桃李逼那堪空谷中此日生荆棘

其七

兄弟驪駒驟終日氣彫喪舉肛豈有心舍此不能相

其八

烈士嘗感恩傑人每忍詬恩重詬可忘厓眦報何晚

其九

良玉必終識深山那能匿豈有命世才棄置甘偪仄

其十

我思古之人著書堪不朽庶異閭里兒但知麥與韭

已卯秋日同宮牛村遊紫琅諸勝

江上一片秋山青山下一帶秋江冥江山各奪遊人目分外爭

秋皇秀靈鍾我山中一攜手蹤跡何異江之洚人生眼底苦不淵遂使胸臆不能脫太虛浩蕩白無沂終南嵩華直一撮海外三山亦藐然何有五山在天未奇懷只是山靈知山靈與我長相思我來放歌震林麓山靈若意弄幽姿芙蓉初浴微霞抹瘦巖峯碧暗淡時山雲變幻疾于驟人世升沈皆如此百年旦暮將毋同何爲悲傷難自已千秋清淚灑牛山此中不曠徒爾爾

吳陵大雪同家兄文足登岳王墩懷古次家兄韻

堅冰如鐵填官河久客懷歸歸復止積雪盈尺新雪加往來全沒行人履相顧無術驅旅愁蹇裳冒雪踏荒壘馬高放眼豁心胸飛絮撒鹽更不已玉宇瓊樓高下迷太素一時千萬里墩似

山谿誰築之傳說岳家名父子敵兵遙望避天威難下雄城加
一矢嶷然祠廟踞其巔魂魄千秋應戀此蒼天夢夢負孤忠景
仰不禁悲感起翻因弔古切鄉思明日天涯臘盡矣

讀史偶題

人間烈禍鄙夫貪快意焉知後不堪下箸翻忘生計侈排牆應
悔宦情酣激昂肯負聞雞舞睥睨何妨捫蝨談七尺虛生眞可
惜千秋功業待奇男

錢塘曉發

勁櫓爭搖鄉夢破風迴身已過江南遠帆疑自雲間出隣艇時
從霧裏探吳水驚心千尺浪越山回首萬層嵐春寒只覺今朝

甚漠漠長天雨氣含

同錫九章孝廉尤懷堂聽雨

連旬多苦雨欲歇又縱橫衙鼓不聞響山松常有聲憐君今夕
意似我故鄉情書去應遲到江船未可行

康郎山功臣廟題壁

世達人皆盡鼎然剩一祠舟尸漁子日天隕將星時於此魂方
妥當年事可危原非求血食竹帛要名垂

舟返章江夜過北蘭寺

夜返章江棹禪關面水限風吹清磬落月趁曉潮來空憶林間
雀雛採屋角梅此行千里別經過重徘徊

螞蟻灘舟阻風雨

過灘過灘灘水急灘中石笋撐舟脊山色忽同水色昏雲脚低
垂天如墨魚龍奮躍走雷霆盆傾苦雨無休息十日灘頭不得
過那許用盡舟師力移舟孤繫荻蘆邊拈韻祓詩遣永日十里
沙汀落雁鴻四月草根鳴蟋蟀此時空思飲酒歡此時空歌行
路難君不見螞蟻灘

槐木將軍明太祖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康郎山師潰太祖避
箭槐下得免後封其樹爲將軍命有司歲時致祭

猶見當時稽侍中並無血濺帝衣紅舊纓不必林間繫組豆何
曾樹下空川嶽千秋儲大棟虎羆半夜遁靈風不材豈盡天年
得蔽日干霄今古雄

山行口號

風雨崎嶇路行人日暮難猿聲過峻嶺馬足蹙平灘松合千峰
暗山深五月寒華門堪信宿猶愧具壺餐

七里灘

灘水自清漣終朝客不前衝沙頻湧石拋擲競扛船樹匝千巖
瀑山留一幾天何如雙白鷺驚起又開眠

小姑山

初日芙蓉秀東巒我來意與境同殊長江苦作銀河隔不使彭
郎近小姑

月夜江行

青山頃刻白雲生月下征帆蛺蝶輕打槳不歌江右調知余魂
夢廣陵城

雪夜懷友

此夜寒威何太酷牕明亂紙地臥竹被不能温牀復醒古詩枕
上移燈讀忽憶故鄉有故人四十無聞鬢雙禿歲儉何堪歲欲
終蕭然踏雪歸空谷架上應多千載書篋中知少明朝聚記得
三塘送我時慮我雙親眉常蹙我自季春別高堂殘冬西江歸
未卜西江遍地起青山山上白雲空滿目願將白雲寄知音此
時和雪煮爲穀
不寐

永夜難成寐匡牀思不窮高堂千里別孤館一燈紅滴盡芭蕉
雨吹殘楊柳風聲聲來枕上爭入客心中

宿山

行李初停萬慮空登臨竟日興何窮三更清夢尋山麓一榻孤
亭臥石叢飛瀑噴殘中夜雨怒潮卷盡大江風此來倍覺增惆
悵無限滄桑二載中

潯陽得文足家兄書賦答家譜

相思誰似弟兄眞書到潯陽滯四旬楓葉雨寒前浦雁蘆花風
老隔江夢遙傳築墅名丁卯近說編詩首戊辰八夜尚能斗酒
否好緣雙鯉問精神

盲繼祖與恒子

字中吉邑學生家譜盲國杜撰傳公温謹好
風雅一時名流多與之游

哭仲弟中譽家譜

腸斷西河淚不乾趨庭無復汝承歡箕裘已負生前望篇牘空
留死後看冥路即今將母易高堂自此慰親難泉臺有恨應無
已子職孫謀事未完

盲綸坦然子

字彌若著有芸室詩稿家譜綸善書工詩鄧漢儀詩觀
彌若英年閉戶著作如林是能繼公履之家學者家世舊聞綽楷儻有能啼女扣角悲無可飯牛家何文先生哭彌若族兄詩也想其落筆之時鬼神呵泣

春晚過匡峯廬以下並諸存此三首又見詩觀此首又見江蘇詩徵

橋通山勢起石出水痕乾細草生春色輕煙作曉寒花繁疑徑
小地僻覺懷寬且盡登臨興雙眉不用攢

懷陳天御移居南江

擾擾離愁不肯降思君一夢到清江蘆花似雪迷河岸月影如
人對竹窗澤畔尋常懷楚調潮頭日夜繫吳艭何時問訊橋東
路信宿論心倒玉缸

上巳狼山修禊

三日初逢霽景妍五狼高處集羣賢浪翻白象江聲吼天擁青
峰海氣連石徑谿紆迷客路老松鱗鬣舞長筵茲游不減蘭亭

興風雅還應我輩憐

匡廬看芙蓉次青若韻

花開何荏苒日往漸霏微徙倚看朝采留連尚夕暉拒霜秋不晚霑露願無違早起還應惜今宵莫掩扉

其二

朝來濃露損輕霜賸有芙蓉綻滿塘未許清標禁寂寞何妨豔態任炎涼煙波解映惟憐影蜂蝶能狂且讓香相對孤愁殘菊盡東籬一望轉茫茫

白沙秋月

水落河遷白山高月正秋影隨宵漏轉聲帶夜潮流才調謝莊

賦風流庾亮樓江干多少樹烏鵲繞枝頭

送友

人生多聚散忽忽難可燥飄如風中絮泛若水上鳧別沼四寒暑夢寐恒與俱把瞥催旬日言盡意莫敷感愴念平生解佩爲我沽離緒奄復起四座興長吁東風一何異川途一何紆煙樹望中極白雲天一隅臨歧不能語聊當立斯須

和巢民世父與諸友訂中秋十日之飲抱恙忽已踰旬悵然有賦原韻

淹留叢桂許尋盟得句何期伏枕成秋色最妍八月夜清光孤負一旬明衣侵露溼中庭寂愁入蛩吟滿砌生鑰日扣門相問訊希韓無限靈然情

和十二日竟日喜雨

乾卦不覺中秋近望月何如望雨來雲鏡一天雖尚晦珠光五夜蚌猶胎筍淨鮮翠翩翻起桂溼新黃次第開淨洗煩醒獨宿慮眼前那更有纖埃

和十三夜臥月

雲淨庭梧落葉輕涼侵冰簟露華明影涵新霽秋宵合月近初圓夜景生潘岳由來工作賦東陽原自舊多情無端阻隔南樓詠不覺星迴斗柄橫

和中秋竟日夕雨

不斷行雲鎖暮煙平分秋色雨連天可憐佳興偏多阻也坐清宵未肯眠半壁孤燈猶自碧一年明月幾曾圓陰晴聚散眞無定好夐醅醪百斛船

奉和水繪盦看桂

東山別墅倚平臺桂樹攀援此復開徑滿蓬蒿應自喜篇連月露更誰裁從教雲外吹香遠何處淮南招隱來世上相逢謾相識心情無那且銜杯

和十六夜月二首並見同人集

昨夜重重掩素娥今朝漉漉溼煙波猶然圓滿能如此若爲清歌喚奈何皎潔一窗侵夢寐嬋娟兩地怨關河從來未識盈虛

理怪得年年秋思多
己巳花朝後一日公讌詩
太史今應望遠天德星何必說當年人如北海尊方滿客似南州榻久懸梁繞新聲金是纏梅開積雪玉俱妍宵來拍蝶魚鳧雨勝事還同令節傳

冒天錫

字廷榮號躬薑康熙丁酉科舉人鑲紅旗官學教習官雲南曲靖衛都司通州志義行傳天錫歲荒請邑令募夫濬通濟河給粟代賑同年生旅卒資其喪歸有負如皋縣志義行傳天錫性剛方急公好義多為人所不能為卒年七十七家藏宮燈文撰傳先生脩髯偉貌自光炯炯聲如洪鐘好讀書書法米襄陽晚年喜作擘窠大書閱為詩自怡王安國撰壽序

先生幼負奇才游歷京華曉覽塞上出榆關經玉門慨然有封侯萬里之思以下並詩存此又見家譜

桂兒入泮詩以勉之

未是文章果已優一時針芥幸相投後生須信千秋業先世猶傳萬卷樓豈以子矜酬壯志由來父翼少詒謀即初吳譜功名易鵬翮天池路正脩

壽李廣文

吾黨推耆碩風流應在茲八旬新雨露百勿苦宗師鳥海尊鴻筆傳經壓絳帷幗無春酒介惟頌九如詩

冒 普

字化三號邱園太學生家世舊聞化三上舍父名縉見如皋縣志義行傳子酉庚景孝友脩

長清見女苑傳

和黃越艇徐湘浦兩表兄過訪元韻以下並見冒長清刻續同人集

結屋溪邊水一環蓬門客至不容關村中秫酒開雙甕馬上桃笙羨二山投轄甘為千日飲留詩詎料片時還纘承邑乘龍門業莫訝霜華點鬢斑

和薛黎樵明府留別元韻

莫向河橋折柳枝東風酬唱未多時酒駝舊債兼新債詩答前期復後期愛客精神春日健著鞭步履老年遲離情自古傷幽獨願暫停驂慰所思

再和薛樵黎明府詠牡丹元韻

興來耐冷典春衣醉倒瑤臺免是非國色祇應仙苑有天君爭羨世間稀千杯秫酒奚辭罰兩眼風花只恐飛小步蒼苔歌羽化逍遙明月莫相違

荷錢

飲馬投錢已有年新荷漸出水中天笑他榆莢三春老喜得苔斑一例圓選向波心青點點窺從鷺眼綠田田臨流莫把雙頭挂留待花時買醉眠

冒 嶲 四相子

字銳峯號楡北雍正乙卯科舉人揀選知縣家譜楊超曾傳楡北館兼萬年甫二十有五三上公車卒年三十七

宿邊道上口占以下並詩存此首又見江蘇詩徵

離家八百里作客一旬餘久覺詩書賤偏驚歲月除暮林還倦鳥驛道遄歸車獨有長征客經年總自如

將赴公車別諸昆弟此首又見家譜

荒雞促客起匆匆行路蕭條值暮冬野徑暗嫌寒月淡敝裘冷覺曉霜濃駑駘易蹶青雲步瓦缶難諧紫禁鐘珍重臨歧分手意圖南終恐困書傭

泰安道中

山勢似城郭西南一徑開陡高路覺險澗淺石成堆氷鑑光堪照瓊花地滿栽慚余詩思澀對此少新裁

秋村晚眺

返照留林杪哀聲出雁羣我心全不懌閒煞是孤雲

冒雲階

字步青號奇峰太學生家譜顧駒撰傳先生倦於進取左圖右史嘯歌自娛其住句往往膾炙人口於宋元明名家山水花卉翎毛草蟲偶得粉本必臻其蔽而抉其奧尺縑寸楮人爭求之戶外常履滿焉熊遠濾仙詩話冒奇峯秋夢云百年消永夜萬事畢秋風崇川咫聞錄冒奇峯上舍屢試不得志歸而砥礪庸行日以琴書自怡暇出其手筆摹古畫入逸品皋名家咸許之有時與浦上薛蓉鏡輩即景分題詩成餅與染毫作圖人謂畫中兼有詩云

秋燕仙詩話熊遠橙

歲歲無家別輕同落葉飛一春原是客八月未知歸露冷烏衣巷魂銷白板扉羈栖少儔侶飄蕩欲誰依

冒嶽廷驥子

字正山號蒙泉縣學生著有蒙泉集如皋縣志文苑傳嶽傳士弟子能詩

南湖秋興詩存

臨水登山送遠游江天龍火日西流雲歸范蠡湖邊雨風緊南陵畫裏秋桑海塵容車馬跡蘆洲雁足稻粱謀長年空對芙蓉鋏彈破清商一曲愁

冒訓廷駿子

字伊言號集堂附貢生議敘訓導著有集堂詩草如皋縣志文苑傳謂幼穎異讀書數行下貢成均爲文輒冠其曹大司成觀保器重之年八十猶吟詠弗輟家譜冒暮撰傳集堂

以下方亭公所寫水就養浙西者二載游屐所至題詠殆徧有菩編所寫長松尺幅有千丈之勢好事家猶有藏之者振鈐閣館日記汪琰蘆會冒思堂集堂餞者裒范冒廣江樓所藉館沈疲夫宗牧初於雪聲堂議梓東皋詩

秋日汎太湖以下並黃學圯東皋詩存

艷艷秋頭秋水生洞庭湖上客船輕山從返照雲中亂人在新霜鏡裏行歷歷漁歌爭按拍田田荷葉舞同縈憑將下酒忘憂物料向清風待月明

紙糊頂棚

頭刻有佳製陋軒成華屋數莖荻蘆榮便勝棟梁木只須楮先生不假傅巖築素質若天成渾然留誠樸晶瑩復晶瑩秀潔光

能掬但屬官游人都向此中宿

梳妝樓

昔爲梳妝樓今作圖書府玉軸充梁棟牙籤壓今古萬幾有餘暇篇章猶採取光陰惜分寸千載懷神禹

雁聲

迢迢一雁下平沙遊子還家不見家無限心情縈柳絮幾番生計老蘆花枕邊斷續鳴猶壯夢裡循環思更加莫怪西風無賴甚好脩羽翼喬天涯

棋聲

世事閒看似奕棋何曾一著敢相欺每從黑白交乘會想到輸贏結局時午夢初盈誰角智燈花半落我題詩三千里外江南客摩撫臨風慰所思

冒念祖 再書子

字立修號思堂太學生著有槲堂詩如皋縣志文苑傳念祖超曠拔俗興到賦詩多名句好客客稱倪迂之揮麈清談雅有晉人風度家譜冒炯撰傳公少倜儻如玉山上人工詩畫年老畫愈精阮元淮海英靈集槲堂家有藏書被吟不輟惟不喜帖括煮茗焚吟坐客常滿年八十三卒茆振斜陽館日記汪璞莊會冒思堂集堂錢翥寶瀛寶璐江橚所藏船沈瘦夫宗牧初於雪聲堂讀梓東皋詩也

戲簡徐湘浦

小部梨園記昔時迦陵詞賦阮亭詩百年歌絕風流後又見當筵舞柘枝

題叔父何文先生宅

羊角哀空老還依左伯桃鯛魚應可餌天馬定無槽通德門誰認青楊巷不幕倚窗見茶蓼秋盡未曾嫌

自河州復之西安喜舟待姪至自京師雨窗夜話即步原韻

馬蹄兩載遍三秦小阮相逢遲拂塵爾我共成行路客往還猶是未歸人紛紛細雨和愁亂欸欸鄉情入話頻須仗詩尊消永夜等閒好負隴頭春

憫燕

呢喃雙飛繞梁語絨怨含情一難吐銜泥掠水去來忙風雨營巢網繆苦卵翼辛勤乳燕肥將雛時傍故山飛無那東風吹雛

去啾啾聲斷雛不歸

秋窗作畫追憶錢大豐村

幾年槃礴西窗下潑墨淋漓共寫生一別遂成今世恨再來絕少夢中情虛堂葉落人空憶天際雁鳴心自驚七尺鷁溪三寸管徒留名字待鄉評

題貼梅

玉笛橫吹惱客腸斷煙暮靄久荒涼憑將姚黃生花筆留得徐妃半面妝

冒泰福書子

字思亭號安止太學生官貴州思州府經歷著有黔游草

淮陽學詩江蘇詩徵王屋日先生心田二尹之祖也官山東平原貴州玉屏縣尉卒於官山東詩徵

仙尉

山村江蘇詩徵

祇園何所有一樹冷梅花簷接晴光逕窗交疎影斜穿籬臨水久傍竹過鄰家心境兩俱寂憑消佛火茶

冒杜

字芳洲號東園太學生著有綠蘿館詩存汪之珩東皋詩存芳洲卒於蜀

秋夕自柴灣歸以下並

荻花楓葉映前谿十里秋林入望迷古渡西風停短棹殘陽茅屋聽荒雞村姑戴笠閒驅犢野叟麾羊舉上隄農務漸閒村巷靜酒帘近在石橋西

題畫

矮屋臨江岸門前上晚潮一聲清磬響山月度溪橋

其二

楊柳綠依依沿隄乳燕飛春風芳草路落日酒帘稀

其三

江閣春風動梅花細細開當年孟處士冒雪跨驢來

其四

白鷗環清渚蘆花繞岸迷高人耽幽僻門閉板橋西

如皋冒氏詩略卷八畢

男景瑋校字

誥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花翎候補四五品京堂冒廣生編

冒　椿

字大椿號春園縣學生著有還樸齋遺稿黃學北續東皐詩存春園平山堂七十八歲　能溯滄仙詩話冒春園採梅云無徑不從花裏入有山都向畫中看

北莊主人招看牡丹同人分賦以下並續詩存

幾家穠豔已全摧此地纔看爛熳開春老可知花未老客來還喜月同來芳姿搖曳輕煙籠酒興飛揚好句催情味堪親香氣永肯辭深夜共徘徊

秋日齋居

夕陽斜照小亭東縹渺長天見塞鴻撼撼滿林黃葉亂夜來霜信到梧桐

新涼偶作

雨洗明河露氣浮一簾蕭爽入清秋蚊雷漸散睡鄉穩燈火堪親詩債酬用拙自慚垂釣侶羈棲眞作寄巢鳩村居晨夕誰堪數獨立西風念故儔

秋夜

博山香燼夜涼侵菊酒新開取次斟哀雁一聲秋欲老殘星幾點月將沉世途偪仄貧方覺往事悲歡嘆不禁每到更闌無意緒重挑籌火伴清吟

九日同人集課春堂分賦

不須登眺陟層巔自有秋光到眼前濁酒新詩叢菊地斜風細雨斷鴻天縱歡莫漫虛今日高會何須計隔年座上題糕多逸興自知談藻愧羣賢

秦淮寓中卽事和徐弁江韻

十里秦淮翠接天新妝豔曲動人憐樽中綠酒留芳月柳外青山引畫船客夢常回雞塞外秋聲先到夜窗前縱然賣却長門賦潦倒蓬蒿已廿年

斜陽館喜雨船至疊和瘦石韻二首

午餘無事草堂清花外俄聞劍啄聲最愛友朋閒過訪相於詩

酒愜平生煙霏草色迷芳徑雨打湘簾咽小鶯翦燭西窗休計夜孤村荒僻久無更

其二

旬日濃陰氣不清乍晴打麥響聲聲逢人怕說無豐歲顧我貧居已半生曙色滿窗驚宿燕高歌隔檻和啼鶯勸君且盡今朝醉眼底升沈幾變更

題管蘧臼算緡圖

吾友蘧臼子東海一奇士讀書不得志遁而隱諸市豈爲吾儒誤聊寓經濟耳人以貨殖論淺視蘧臼矣

雨夜集斜陽館分賦二首

惟恐來朝早別離西窗翦燭故眠遲驪殘老屋三更雨敲盡元
人百種詩興至每矜新句好醉中妄指古人疵清談達曙渾無
倦不似荒齋獨坐時

其二

笑傲癡狂得未曾年來幾度聚良朋爐烘茶煮榕前雨詩就人
爭几上燈歸雁叫雲聲嘔嘔溼煙抱樹影層層來朝更有清豪
興同買扁舟到廣陵

平山堂探梅

探梅何惜犯春寒客到梅開尚未殘無遜不從花裏入有山盡
向雪中看人間便覺仙凡判此外重尋香色難勝地自應乘興

極莫辭風露倚闌干

其二

行過傑閣又迴廊一抹晴雲散晚芳將放杏桃纔吐豔初飛蜂
蝶已爭忙清風拂拂心俱冷夜氣融融月亦香無限韶光收不
盡塵緣俗慮輒相忘

湖上

蛾眉挈伴畫船開岸上遊蹤遠遠陪簫鼓聲來窗乍啟一時人
不看山梅

其二

平生性癖愛煙霞到是林泉便是家安得身如隄畔鶴夜深伴
月臥梅花

銀山寺寓樓二

我欲探幽奇遊覽徧嶽瀆海潤愁風濤道險憚馳逐不若茲山
寺半帆抵巖麓臨江聳高樓登臨恣遙矚羣山叠叠青春水悠
悠綠暮景炫江光變幻蕩心目演漾月東升彩色耀林木人聲
杳無聞漁火中流煜何以遣此情倚檻聽飛瀑

北固山頂觀濤

狂風發發從南來江中白浪盈千堆北固山頭一凝望儼如大
海浮尊罍山聳金焦蒼翠接江連吳楚水雲叠潤州恃此捍危
城廣陵咫尺不能涉況復馮夷鼓春濤磅礴澎湃聲怒號神叫

鬼嘯鮫人泣蛟龍出沒煙雲高日月搖蕩雷電奮勢撼山根鐵
塔震平地沙起天昏黃變幻須臾絲霧噴袖手閒觀猶震慄況
以一帆波心逐舟人習慣如履平我惟悚懼將傾覆

甘露寺

古寺危城外高岡大海濱塔攢千叠翠樓納一江春鐘磬聲猶
昔孫劉跡已陳廢興懷往事閒話共樵人

龍岡

振步上龍岡風狂失所據傳語平野人處高心多懼

多景樓故趾

登山一眺望江空渺雲樹樓廢自何年景多還如故

鶴林寺

高標古刹亂雲間米老墳前路一灣行過竹林僧跡杳踏殘松影客心閒白龍遠遁存荒井黃鶴高飛冷暮山梵唄聲聲風颯颯不知何處有塵寰

焦山

艤舟直上百盤梯俯視茫茫萬象低江靜蛟龍當晝伏風高鸛鶴入雲啼參天松柏藏樓閣曠代碑銘出澗谿何日塵緣都了却此身許借一枝棲

壽集堂兄六十二首

六十稱觴當首夏槐陰深處畫堂高疏窗揔灑新詩富華髮飄蕭老興豪名滿幽燕推碩彥教施荊楚仰甄陶欣看蘭玉階庭植坐領薰風醉碧桃

其二

讀書堂裏創仙區獨守青氈願自娛君有聲聲騰蕊苑天教投老用眞儒唱酬久洽壎篪韻絃誦曾爲子弟模輝映門閭終倚賴蟾宮隱隱近蓬壺

初聞蟋蟀

便有悲涼意初聞韻自幽一聲送殘暑三徑入新秋乍墮征人淚潛添思婦愁今宵不能寐最是五更頭

新秋

一番陰晦一番晴秋氣初來却自驚荒井梧桐纔墮葉空階蟋蟀未成聲偶逢細雨心先冷稍有微風夢已清徙倚綠楊殘照裏如眉纖月正東生

樸巢歌

上古之民巢爲居身雖局促心自舒後世廣厦高數仞終日營營恒多虞雅人胸中具邱壑思借一枝隣鵲鶴爰有樸樹河之濱離奇蒼古全天眞就樸爲巢棲其身先生誰與厥爲我家之巢民巢居幾時巢民老巢棲既老巢難保吁嗟乎豈但巢中無巢民風雨飄搖巢亦倒

詠貧同人分賦

忽忽原非病何須苦厭貧惜花賒酒慣留客典衣頻書賣尙盈架囊空且過春從來甘困頓大半在詩人

瘦石招同人集斜陽館分賦四首

折簡相招共樂羣山莊寄傲絕塵氛多因花鳥能留客自有琴書可伴君白髮農夫憂稼穡青年儒士慕風雲衰頹無事堪經意脈脈遙情靜夜分

其二

僻地軒窗面面開青山綠水恣徘徊照人月色今猶昔過眼春光去不回留得芳樽供夜飲移將幽樹帶花栽閒中大有會心處幾度陰晴長綠苔

其三

寒盡春回草木滋衰遲豈復冀逢時風吹石骨梅舒萼煙鎖池心柳挂絲竟日就閒渾是嫩通宵貪睡竟如癡偶然乘興看花去行過西塘鳥不知

其四

淡交我輩稱知心更有嘉賓結契深但得吾儕同白髮何知人世有黃金花間小步香盈袖竹裏閒吟翠染襟試聽嚶嚶出谷鳥爲求好友未歸林

春雁

二月賓鴻尚未還一痕青影去雲端飄雲忽憶他鄉客只恐他

鄉別又難

初見燕

春風乍暖簾不垂兩兩燕子傍人飛桃李花謝雁去後始得復見羽差池憶昔江南秋將老匆匆別我何所之空梁寂寞不聞語宛如故人千里遠何幸天外迴浪跡又向茅堂尋故知世人雅愛重交際杯酒相逢情不移黃金一旦用已盡門外草長儔侶稀獨爾依依念故壘不厭主人貧亦歸

詠風箏魚

魚遊香漢藻如何荇藻全無月露多春暮天涯如巨海風吹雲影作洪波松濤隱隱空崖岸柳浪青青近綢繆只有任公絲百丈一竿遙挂到天河

種菊

春花開已殘秋色早爲計最愛菊孤高肯以春忘記

詠殘菊

花開日日醉條忽花已殘花殘無可愛春去不復還來年花更放人非今日顏試看飄零處昨日猶爭妍

采桑詞

一從天末去蕭郎妾自終年獨守房欲把春蠶絲寄與情長可得比絲長

晚

雨餘生暮靄天外夕陽明散亂行人影蒼黃去鳥情嵐消千嶂隱帆落一江平風笛悠揚處炊煙欲滿城

題喬墨莊策蹇遊山圖

不向章臺逐馬蹄風光最好是秦稽蹇驢馱得詩人去無限浮山待品題

九日同人集彈蕉館分賦

早起吟望悲余心斜風細雨涼衣襟出門惘惘何所之言尋城東青樹林度橋穿竹入深室同人相與敘濶別籬邊菊正紛然開佳辰豈爲我輩設我輩聚散如浮鷗風波往往時去留今日相逢偶然耳明日言別良可憂陳君感此心淒楚繪圖俾得常

相處挑燈拈韻各賦詩圖成詩就醉且舞雲煙乍斂斜陽沈月
明波冷桐蕭森四顧蒼茫忘身世人心秋意兩無際

題携李徐荔村閒天圖

結廬人如此牢騷豈偶然有才空傲世無力可回天棲託多僧
舍凶荒到硯田蒼蒼原不語四顧起寒煙

詠野菜

不煩灌溉逐年新自向郊原茁早春物到無名堪寶貴天留至
味供清貧絕糧日足充常膳楊腹人偏當異珍受祿鼎烹休忘
却柴門風雨食頻頻

五十書懷四首

無聞今五十事事總成空前路煙雲裏半生風浪中愁深虛假
寐夢罷識眞窮遙望蒼蒼下誰家春正濃

其二

木遂桑弧志隨宜守故園年荒耐粗糲金盡失兒孫賢憊身逾
懶經營心更煩逝將從此去一棹訪桃源

其三

不料世途險差強如是夫伊誰爲大智緊我獨眞愚室毀奚從
葺蔓滋莫可圖自嗟還自慰私日已將晡

其四

昔日同心侶年來但索居只緣樽酒罄便覺信音疏野鳥如相
識春風繞敝廬巷深門寂寂閒擁一牀書

秋村晚眺有懷諸舊好二首

暮雲橫處兩三家荒徑遙連樹影遮漁父持竿迎水月歸農負
米話桑麻蕭蕭木葉經霜墜瑟瑟西風拂帽斜踏遍夕陽誰是
伴伊人宛在隔天涯

其二

人世原難謝俗緣徒餘歲月了青氈無邊旅思隨流水一片秋
聲亂夕煙梵唄悠揚近遠寺帆檣絡繹利名船借枝獨有蕭條
客夜夜孤燈照不眠

冬館偶作

老年時命更多乖難遣閒愁不耐懷最是寒窗人散後蕭蕭暮
雨立空階

其二

寒深天地倍酸辛蕭氣偏疑萃海濱日慘風號鴉亂噪却將何
處置愁人

其三

漫遮時物共銷沉瘦骨何辭霜雪侵待到春回人更老自憑惟
此做寒心

其四

倉饒粟米筍澆衣向晚家家靜掩扉歡飲圍爐忘夜冷有人風

王未曾歸
即事
垂七飄零倩影扶空齋惟有白雲鋪經營適笑梁間燕爰止誰
携屋上烏夜靜眼昏燈復暗覺寒舌敝口難糊一生辛苦曾何
濟力信有身空累吾
納涼
讀罷南華一解襟偶然移榻就槐陰病緣性懶能潛却暑爲心
倩少暗侵稚愛晨光先鳥起時親夜氣到星沈濃雲妄得來天
末立霈蒼生萬井霖
秋感四首
旅館頻驚節序更晚涼天氣入秋清月與孤客思歸嘆露遍陰
蟲竟夜鳴天壽不移同是夢榮枯素定若爲情但教茶美書盈
几足可棲遲寄此生
其二
萬事乖宜白髮催空餘結念未全灰早年風木終天恨今日霜
鴻異地哀投足無方容杖履藏身何處覓蓬萊順時居晦甘吾
分村酒還斟一舉杯
其三
昏眸凝望似雲迷把卷行吟到處攜古路人稀衰草徧長空鳥
散夕陽低跡殊劉氏還生子情擬潘郎久喪妻回首少年如昨

日青雲欲上爲無梯
其四
初心豈意老村齋命薄才庸愧等儕靜極書消終日悶夢回鐘
催五更懷敝裘廉質霜初肅濁酒瓶空菊正佳搔首晚風問伊
立諫蕭木葉舞庭階
感懷二首
中懷常悒鬱忽忽又秋深野徑雲連水風高鳥聚林酒憑孤影
勒詩和暗蟲吟愁緒渾難遣鄉書復久沈
其二
友朋凋謝盡愧我尚存身有壽翻成累清時敢怨貧風欺多病
客月照不眠人舉目偏酸鼻疏狂孰與親
言志同秦觀孫
字于野縣學生著有蜀游記通州志孝友傳志同性孝力
傳志同視母色不豫則長跪以
請不以爲人後而孝衰於所生
淮陰侯墓以下並詩存此首
又見江蘇詩徵
滅項會傳百戰功千秋遺恨未央宮殺身總是由蕭相垂死徒
教憶劇通枕畔烏啼愁落日嶺頭雲起結悲風英雄盡有藏弓
懼幾見山河誓始終
驪山
天寶承平日驪山樂事優香車陪翠輦仙樂奏宸遊繡嶺花仍

發溫泉水自流空留黃土恨千載未會休
馬嵬坡
漁陽烽火照秦關駐馬千軍委玉顏誰舞霓裳來殿上祇餘羅襪在人間蓬壺碧海三生隔驛路紅塵一騎還滿目淒涼悲往事夕陽斜影下寒山
渡瀘水謁武侯廟
蕭蕭車馬駐江皐仰止荒祠幾小刱鼎足已知分漢魏丹心尚欲繼蕭曹蠻雲一縷清邊徼瀘水千秋化不毛惆悵運移難再復祇餘遺像肅清高
戎城暮望

郭外青山江外沙杏花紅上酒帘斜隔林遙見炊煙晚茅屋臨橋三兩家
觀光臺
觀光爭說上高臺寶暈重重妙隱開我道無光亦無影分明兒見願如來
冒允謙儼然孫
字長益歲撝風鬻貢生候選訓導家譜目天錫撰傳撝庵聞於戶外計自二十七歲入邑校又二十七年始食餼又二十七年以明經薦人皆以之卒年八十有四
壽愼翁叔祖八十
壽譜
吾家多壽考此老更猶童孝友堪垂範模猷足亢宗懸弧春爛熳娛彩日從容芝秀晴光媚梅開湛露濃頤顏當繡尤健步不須笻意氣沖天鶴精神偃蓋松登堂歌保定進酒祝華封應叶飛熊夢徵車下　九重
冒國柱天嫓子
字帝臣號芥原恩貢生著有萬谷樓詩存讀法言邑乘備采如皋縣志文苑傳國柱十三列邑庠有神童之目壽躋耄耋悄往往握管飛舞與三五少年爭塗抹於花前月下　家譜國柱乙酉迎　鑾慮詩　賜佩囊　萬國豫撰壽序先生八歲能文十三即被服爲博士弟子員窮愁不倒胸中塊壘無怪乎乘時忤俗歌哭無常而見於筆墨者多變徵之聲也　吳廷燮撰壽序先生暇時偕同社拂箋作字擘蚪成詩禪房道院往往多手蹟　熊潤源作詩話曾芥原明經性友愛撫孤姪交娶如子竭力教誨白首不倦　江蘇詩徵焦容曰芥原遜志豪情與酣落筆滿紙雲煙酒後詩歌益徵岸工楷書

過江片石集
蘇詩徵及王孫翠雅集
淚盡青衫淚暗流斷無一語不悲秋飄零莫問香山社剩有人間兩白頭秀水徐荔村卽山廬裏集詩九人共結香山社十萬歡場到白頭今松嵐杏原并江梅原小山與家弟楫銘俱歸道山惟余兩人尚存
其二
贈我新詩首首傳客窗猶記一牀連那堪細數平生事泮水重遊六十年
其三
蘆簾紙閣半燈寒不似鮫魚泣夜闌我並兒孫無可當示入詩草一編難集有一聯詩草當兒孫句

其四

君家海上我城中百里關河夢不同每一相思重把卷閉門歌哭向秋風

客歸江鹺詩徵 羣雅集

柴門侵曉噪林鴉行李蕭蕭正到家嬌女不知鬢改誤將衫袖佛霜華

壬辰冬日同人集郎山廬分韻得尊字 江干片石詩鈔

零落心期孰可論褐衣長揖見諸昆誰憐寒士交偏好肯信窮途道不尊風雨一燈明草閣乾坤雙鬢老蓬門相逢今夕皆同調今雁殘雲莫斷魂

丁亥元日以下並續詩存

由他春色到柴扉那得開顏對曉輝畫裏雙親迷荏影懷中猶子對麻衣自憐星鬢人將老惟願書香世不違今日雞豚霑廩祿傷徒恨望雲飛

花朝宗祠會課時孤姪侍側淒然有感

一歲幾佳辰花朝致可喜家庭良讌會含毫拂素紙顧予逢茲辰悲感由茲起貧富何足論盛衰亦常理惟有骨肉摧中腸展轉不釋憂成疚憶昔稟草共簪毫雁序隨肩同大被天奪其良人百身誰為贖之誰遺此几上舒雲箋滕前倘猶子對此翻教血淚垂況是佳辰增瀰瀰死者化異物生者安所倚先代書香十五傳一綫宗祊視此子我雖無似續我尚有猶子古今豈無孤獨人香山凍水昌勝紀眼前莫負滿園花不如且進杯中肯

四月朔日雨中過白蒲

一棹乘流東渡時江雲淡淡雨絲絲綠楊枝重春歸早黃鳥聲多客到遲九曲濱洄知啟秀一編品隲共忘疲迷離天際迢遙路欣見孤村漾酒旗

丁亥七夕

昨歲今朝慰所思今年此日又佳期果然隔歲還相見猶勝人間永別離

其二

百務從來衣食先男耕女織應星躔如何千載風流客只把銀毫賦綵鈿

清明掃仲弟墓一首

猶記聯鑣到野坰紙錢焚罷涕交零今朝獨向原頭拜恐聽聲叫脊令

春歸

不覺春歸去春歸何太遲纔看霧中花已作風前絮

其二

可憐風中絮飄泊知何處最恨是東風強把春吹去

其三

春去不自去一任東風妬是我負春光春向愁中度

其四

問春春不語無計留春住春去幾時來來果遲如故

題畫

春光九十已全移猶幸當階翻豔姿最是愁人淒絕處生憎名字是將離為樂

其二

浩態狂香錦作堆秋江明月共徘徊霜前羨汝能相拒桃李於今不敢開 吳春

其三

垓下悲歌恨不休花開猶見舊風流英雄萬斛鍾情淚灑向秋江古渡頭 虞美人

其四

天教月月藥常新不學凡花只趁春一種幽情誰會得惟餘 次蝶日相親 月季蝶

上已同人集露香草堂分韻

潛潛雨洗昨宵塵曲水風流喜更新却怪昔年多好句可無一字及茲辰

其二

箇箇詩成擲地聲流觴好共暢幽情追思二十年前事紅板橋東聽鳳笙

其三

望北吾家有舊廬當年勝事小三吾可憐浯水依然綠一片愁懷祓得無

其四

佳辰無那強為歡聽到原鴒心自酸痛煞長安書到日阿連再拜問平安

留別

歸路迢迢匹馬遲銷魂一曲譜楊枝欲知此後相思苦滿地槐花細雨時

題畫

奧山山下草淒淒霜滿江天月向西佔客獨眠相伴泊鐘聲纔動又烏啼

秋蟬

秋來何處不相憐況復聲聲咽暮蟬老樹斜陽新雨後疏星淡月曉風前淒清叫徹齊宮怨憂擊驚迴客夢天總為居高聲自遠餐霞飲露自年年

送松嵐歸里

幾載吟箋取次分可堪今日悵離羣樽前壯歲詰貧賦花下新詞乞巧文交誼融融長似水離懷片片亂如雲扁舟冰雪須珍

重歸後與居早寄閩
仲松嵐六十雙壽
六十年來一瞬過相逢驚看鬢毛皤交遊白社從吾老事業青氈屬汝多早識蕊宮誇獨步誰知宦海起微波祇今猶記歸來日滿徑蓬蒿奈若何
其二
天倫樂事少人知正是齊眉舉案時膝下弟昆多結客閨中姊妹總能詩春山著屐尋花遠秋館挑燈聽雨遲覽揆却看同此日梅芳菊綻酒盈巵
哭亡友徐荔村

維文字之相知兮託蘭譜之餘馨雖百生之間阻兮猶風雨以同心何傳來之凶問兮深願此信之未眞嗟嫠婦之煢獨兮嘆弱女之零丁欲眞慰而無從兮望邦江以傷情值中元之令節兮就僧舍以妥靈仗佛力而追薦兮維彼岸之先登靈其乘車風馬以來歆兮尚鑒余之微忱想文章之何處兮對秋風而淚零
題古淡園義石圖
洛下名園幾處存吾家水繪更何論淒涼重問東隣石欲斷當時野老魂
青山中黃將軍墓
將軍墓上草蕭蕭麥飯何人賦大招獨怪板磯殊死戰當南北枉在南朝
送徐居士學佛即次留別原韻
悔煞儒冠誤一生却因幻境促長征渾無累處塵難染了不愁時夢亦清自有湖山供嘯傲由他翻覆變陰晴椿枝原傍棠花茂莫爲兒曹藥遠情
寄柏銘弟湖南此首又見家譜
一札燈前寄所思遙心此際到天涯落花啼鳥虞姬廟沅芷湘蘭屈子祠庾幕暝時身自健禰鸚賦罷句應奇幾時重集烏衣巷夜雨春池共說詩

丙子年饑疫誄如皐縣志
雖有千黃金不如一斗麥斗麥尚可飽千金何足惜貧人懷珠玉餓死爲溝瘠死者恨已晚多藏竟何益勸君積麥更積德貧待有麥不得食

誥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花翎候補四五品京堂冒廣生編

冒長清　普子

字盛逢號不波縣學生　如皋縣續志文苑傳巢民司理同人集流傳海內日久書板殘缺士大夫每購求不得長清慨然出數百金續刊成書其餘數聯親黨皆有士君子風焉　戴蘭芬重刻同人集序道光元年學師邑宰以山林隱逸薦不波固辭不就州尊以孝廉方正舉不波又固辭不就前有巢民後有不波冒氏之族大有人也家世舊聞不波先生嘗輯續同人集余得其殘槧本僅數紙體例頗紊雜然有足資吾冒氏掌故之學惜未獲全帙也

茉莉花以下並續

雪蕊玲瓏異衆芳晚來堪飾美人妝穿將綵縷纖纖綴　盤向雲

詩會詩

暮秋九日夜夢宜酣杭筆素心魂合到家鄉園閭

瑞多少詩人採錦囊

庚辰夏五家仙裳遊同黃子晴皐姜子淨江婁子嘯亭諸君汙舟

賞荷

看花邀我到芳塘水面亭開共納涼滿座青衫聯白社一池翠蓋擁紅妝閩沽玉液心先醉吟到蓮花字亦香試擬登臺觴詠勝今朝也惜少蕭娘

冒　璧雲階子

字筆林一字渭舫號馥軒太學生候選布政司理問能連詩話冒渭舫讀書紉苦睿年趙其子葵原楚州署中時偕資從登黃鶴樓泛鸚鵡洲流覽棚漢間惜所著多散失

淩霄閣上題襟集同人齒錄丙子年冒璧渭舫年七十六吳廷瑞蒲上九老會圖記嘉慶庚午夏吾輩冒丈渭舫集里中年高德劭者約爲九老會蓋有慕於唐之白宋之李而踵行之者每值會友誕辰則羣造其廬歡讌終日不拘禮數惟以年齒爲坐次又有合於司馬溫公之真率會者爰倩季子學耘仿李伯時西園雅集圖筆意各繪小像命余作記

乙亥季冬十日同人集震映閣觀巢民徵君遺墨各賦一律以上題襟集

蓬陵霄蒲

柴門歲晚有誰過江上人來問辟難久耳豪名同北海共欣客坫接東坡快園風月應如昨徵士文章剩幾何遺墨僅存勞佛拭千秋慚說賞音多

倚虹閣元夕讌集分得庚韻

丱城耽吟雅會多門頭興致尚婆娑歲星久戲惟方丙戌申雅集今存殘吟詩榜重題半小坡在座多故人子弟虹閣正當開綺席月輪依舊湧金波自慚兩執騷壇耳對酒空懷伏櫪歌

其二

市南爽塏喜更新倩集圖成九老名難得蓬蒿迎上客謂芝泉偕豚犬聚羣英華鐙快賞傳柑夜彩筆爭傳擲地聲假我數年期後會猶堪三主鷺鷗盟

震映閣元夕讌集分先陽韻

雲消門巷晚晴天有客偕春到閣前白社雅宜聯白髮新詩例喜詠新年魚龍變化原非幻鷗鷺盤桓却是緣正值傳柑佳節

夜東山推起一輪圓

其二

玉管金簫夜正長六街燈火映茅堂梅花枝上春含笑柏葉杯中酒泛香佳會會隣舊彩勝人日集隔隣空羨舞霓裳時隣家演劇

宵深共向樓頭望野燒千山尙有光

秋日將之廣陵留別同人 潛仙詩話

數聲征雁度層霄無限離情上畫橈柳岸人歸斜月冷旗亭

落旅魂消新詩易觸愁千斛孤館難消酒一瓢任是廣陵風景好客中獨對亦無聊

外兒謂襄陽從事軍政寄詩勉之時嘉慶壬戌秋日 永譜

聞道予戈尙未平又從戎馬作書生風吹鼓角愁雲暗露冷旌旗夜月明知士運籌安社稷男兒奮志立功名漫云執掌辛勤苦欲報 君恩在此行

六十感懷二首係家南

六十感懷池叔祖口述

馬齒頻增歲月遒倏驚花甲一敝然離邊菊綻香猶勒天外鴻稀信不傳嗟我歎難成晚慶愧他人每說兒賢迂疏一老成孤立喪斷氷絃十五年

其二

花前愁對酒尊頻浪擲年華志未伸往事不堪談水繪間情亦韻愛詩人鷺鷗零落吟壇冷樺燭依稀鬢髮新却喜諸孫能誦讀夜窓書課一燈親

盲方華訓子

字柏銘號吟樵乾隆辛卯科舉人官浙江麗水縣知縣如縣志文苑傳方華承父教學有根柢知麗水縣事興利剔弊以勤勞卒於官 家譜言國杜撰傳麗水蛇虎叢集山嵐瘴毒中人病者過半公在任一年善政洋溢 家世舊開家帝臣嘗云寄亭秀才甚原上舍堅確明稽憲園秀才皆衰宗一時之彥柏銘舍作四憶詩錦章屬而和之柏銘卒於官原倡無從得矣 片石詩鈔

壬辰冬日同人集卽山廬分韻得聲字

不管人間歲易更客來空谷愜幽情一江煙水園鴟夢十日風霜凍雁聲挂壁昏燈侵鬢冷灑窗白雨入詩情眷兼社遠文章在萬古無寒此夜盟

楚游阻風龍口鎭有懷芥原從兄家譜

纔返崇川棹旋登江上舟在家貧亦樂客路幾時休揮淚違君別關門落日秋牽裾腸更斷不敢爲淹留

其二

寒舍分南北招尋自啟扉有時慵未起便許檢書歸青草增春夢衡陽少雁飛昨看皓月滿萬里應同輝

其三

我行殊偃蹇君近亦參差自慚人琴後應多白髮垂妻賢容妾倩女弱勝兒癡莫以愁難遣頻吟七字詩

其四

石尤頻暮起荻岸幾留連長嘯青山外狂吟白浪邊江流龍吟
濶人比虎頭顯風雨蕭蕭夜誰能獨自眠

盲兆鯨

字振川號晴石恩貢生如皐縣續志文苑傳兆鯨性風雅好游覽每省試渡江金焦北固[illegible]
[illegible]諸勝探幽選險留連忘返與徐生花沙菊潭輩詩歌唱和畫水繪園園所收詩名流題詠殆偏年七十七卒[illegible]
[illegible]幢幡仙詩話邑學藏書記他州縣較多欽頒外有[illegible]
[illegible]昨父子捐廒者一萬餘卷邑人士賦詩紀事[illegible]晴石[illegible]
文所在天為顯此志能承孝始真家世舊聞晴石[illegible]
在道光間有文名其[illegible]書水繪庵圖冊今藏余家[illegible]中
者李申耆秦敦甫吳修[illegible]蔣劍人皆名[illegible]也又明經
父名幹成好善行不求人知見如皐縣[illegible]志義行傳

試鐙日集生花軒分韻生花軒同人吟稿

雅集良宵逸興增吟箋分擘筆飛騰春風卿破王壺詰細雨[illegible]

催杜少陵梅尋香偏浮曲檻月光隱不奪華鐙三五北望[illegible]

水銀甲開尊愧未能

題九秋圖鄒懷潔九秋圖卷

滕王搨本付妝樓寫出蕭疏一片秋草綠吳宮成舊恨露[illegible]
管奇新愁名姿縛約全無俗香骨磨磷更不柔豈為涼風廿[illegible]
晚春來還作探花游

題水繪園圖集鍥帖以下續同人集

嘆昔春林宮曾將禊事脩地當羣水抱天放列山幽此日無[illegible]
管諸賢倦詠遊後人足感哽未可契風流

義石此水繪園太湖石也園荒[illegible]石[illegible]破足
洗缽池北涯唐之者不能厚故[illegible]淵明

園荒猶水繪衰草閉門閒一片青山石千秋綠水灣望夫[illegible]
節依主欲爭顏縱有愚公技能移枉自頑

其二

藐視硜硜輩嶙峋氣浩然此心真不轉非力所能鞏固癖如沈
海堅牢欲補天笑他求購者空費買山錢

水明樓

不共三吾廢偏留古寺東四時先得月一面獨當風簾暗春[illegible]
綠鏡敲夕照紅憑欄閒眺望懷我樸巢翁

自題水繪園圖冊後如皐縣續志

此地爭誇二百年地傳畢竟是人傳幾問老屋非樓閣一泓秋

盡當管絃今日公卿常問訊當時仙佛總因緣輞川圖內多前
趣政向名流索錦聯

盲維楨丹書孫

字州符號濟川太學生家世舊聞舟侍上舍小名八秋[illegible]
晬日巢民司李尚在戴務旃有詩紀事見同人集[illegible]
秀正始集有高鑿奇嫂氏梅花七絕五云鑿字級薦舟為
上舍妻也

贈帝臣入泮家譜

小季佳公子蜚聲達紫垣齊鳴三鳳美獨採五經源貫董饒匡
略鄒枚富綺言仕看繩祖武磬髮[illegible]天閽得盒公年十六提南
宮榜年十二入泮[illegible]

盲可久念祖子

字則徵琥堅體又號德中廣東生候選訓導著有堅體集
如皋縣志文苑傳可久嶽奇磊落親俗儒拘攣相去不啻
霄壤爲文鬱勃盤出倣几自恣字法亦常逸少神妙獨得
家譜盲炯撰傳公奮激北上以圖進取又以家貧親老
謁銓成疾年四十口卒士林皆以詩哭之而老父思堂
公哭子甘耙更爲悲切

五日病中 以下並續詩存

賦詩不復弔三湘正則端應爲我傷身近四旬愁末路節當五
日怨斜陽愁多有酒何曾醉命薄無才或可長不分菖蒲花
見何如櫟社只朝芳

寓寺雨後曉景

五更不能寐獨起待朝曦露散騰霞影雲晴淡月痕行看孔雀

逕轉似露華繁鐘鼓淵淵動風心無可言

村館秋夜

荒村原寂歷秋至信凄然況復日沈後正當風起時慵眠頻
攪夢倦坐嘯驚寒披衣步孤鴻音遠悲

楊吹夢倦空嘯驚寒披衣步孤鴻音遠悲

將之村館留別諸同學

丈夫不得志同學足忘憂無端復舍去行矣竟何求朝日計當
拙囚人事可羞朝來呼小艇雲水共悠悠

其二

携手何梁上春風聽鳥鳴髮從今夜白月向此時明酒國虛知
己硯田失稚耕荒郊憐寂寞望遠不無情

其三

流離於此極壯志肯消磨萬里雲天峻廿年煙水過遲回存舊
約偃蹇託新養腸熱身閒冷臨風且放歌

盲弼工 泰子

字公輔號妙隱太學生候選布政司經歷著有得全堂集
王豫羣雅集妙隱爲嵩少先生元孫負才器好游覽足跡
半天下返里後購復水繪園爲觴詠之地鄭邸書江東逸
老阿宇賦之 江蘇詩徵引盟鷗敘筆談余過雉皋妙隱
丈留宿得仝堂出示先世詩文集數十種鑄錯先生丈夫
曾祖禹書殷書牖叔祖福書祖也一家之內人各有集爲
近古罕有焉 家世舊聞余藏家畸石水繪園圖冊仁孚
由耆秦敦夫諸人題然吳殼人有正味齋集有爲作妙隱
題水繪園圖詞洪稚存更生齋集有爲盲雲題水繪園
圖冊詩則此圖不止一本延津之劍不知合并何時也

別崇尺遺 以下並羣雅集

飄泊黔中客相知獨有君同舟春水合握別楚江分 行篋惟
豆歸家慰白雲汀洲三月暮鴻鳥自成羣

復購水繪園喜而賦此

海內名園稱第一購歸敢說紹箕裘樽前花鳥興衰感劫後煙
迷草木愁氣節果能爭一代文章何必定千秋憐予祖德無能
述健筆終慚康樂侯

舟次洞庭寄孫輔山田介石

羨君已挾鳳鸞遊愧我江湖伴野鷗握別京華春草綠今宵獨
對洞庭秋

冒春林允謙子

字上苑號寄亭優廩生著有寄亭詩家譜冒國柱撰傳公與從弟甚原皆以詩文馳聲藝苑甚原登禋榆願先生之堂公則馨香在吾宗何文公下帷焦山不踰閾者三載江山之氣益助其文心一短章小品多名句姜性痴寄亭詩序冒君寄亭與其弟甚原一時機雲之目也寄亭憲業深學殖高騫駸乎祭酒人而有之其於今之阮亭不啻具體而微

午日同家甚原賦以下並詩存此首又見江蘇詩徵

瀰空霪雨似秋霖蒲酒惟宜爾共斟但是芳辰俱寺館會無令節不山林欲歜欲奏雍門曲憔悴寘成楚澤吟醉後相携汀上立魚書望斷故鄉音

利涉橋晚與秦淮詩鈔刻此詩作冒春榮作誤也

我愛江山如畫裏晚涼時候更清幽煙霞十里濃情態燈火千家醒客眸蕩槳船迎淮水月賣花聲送秣陵秋少年禰醉高吟地長板橋頭舊酒樓

讀史

君子有絪信所貴是知己知己不易逢千秋一晏子塗遭越石囚脫驂免其死載歸爲上客知己而有禮我嗟今之人肉食者可鄙挾貴氣揚揚嫚罵輕下士而士復不恥執鞭亦所喜委曲拜一官感激己無比云圖報知己知己乃如此越石安在哉晏嬰風貌矣

其二

丈夫不得志炎涼多反覆人情固如此何至誣骨肉妻胡不下紝傷心舊面目嫂胡不爲炊將以勵其叔君不見簡練工揣摩引錐刺股血流足若無妻嫂倨于前季子終身猶碌碌人孰無妻嫂今古同一哭妻嫂比他山可以攻我玉

其三

世風藐寒士往往薄故人戀戀舊綈袍賴此意殷勤范叔固無恙張君乃相秦方其置厠中詎復愍其貧所以青雲客自古嘆沈淪綈袍原非舊白首貴如新

其四

愴懷讀漢書掩卷長太息世人重千金一飯雖輕擲一飯且望報千金安可得漂母婦人耳具有丈夫識城下遇王孫哀之而進食竟漂數十日慷慨無德色有目嗟重瞳翻不如巾幗詎意胯下夫忽展垓下策千金購羽頭千金酬母德同是千金貴恩怨何太逼乃知賢漂母高風千古則

懷廣陵史叶六

暮看青山紫朝看青山碧故人不相見寸心常額額回思冬及春聚首如昨昔同心洽金蘭爾我稱莫逆文章我之師我愧他山石扁舟去海門風雪共行役客館悵睽離相去猶咫尺論心時往還不欲間晨夕著展雨花臺放眼秦淮側意氣何豪舉矢懷騰健翮一別一月餘風煙忽懸隔君既嘆不逢我復悲落魄

不分隋侯珠瓦缶同棄擲隋珠且空彈瓦缶何足惜所嗟異鄉人形單而影隻思君君不來思歸歸無益何日大江濱臨流泣

太白

七夕

今夕是何夕所傳甚異辭人間有離別天上亦別離常已載佳期只一時年年河上渡年年淚雙垂相思說不盡復此長相思吁嗟天上歡會且難得人間離別安足悲

秋蝗行

秋收望新秔新秔漸已熟倏忽飛蝗來傷心更慘目破天聲老雷髮歸春蠶簇食苗苗不留食草草不綠辛苦願年豐乃已求

蝗腹哀哉力田人吞聲不能哭既苦旱蝗毒又苦墨吏酷

食我苗吏乃食我肉食苗猶有時食肉無饜足

別內兄范五喬枝時喬枝自焦山歸里

送爾揚州路使我百感生欲歸歸未得欲別難爲情忍淚強排手低頭淚已傾爲我語兒女勿爲念遠行但云此間樂甘心辭萊奠

春盡日

斜風細雨催春闌春歸何處不復還去年此日林陵客今年此日客焦山山頭楊柳飛白雪枝上杜宇啼紅血楊柳杜宇何多情也愛春光惜離別我當此際不勝悲老僧從旁笑我癡春去春來尋常事那見三春無盡時

晚晴

忽住空山雨望中雙眼舒夕陽芳樹杪煙靄晚晴餘遠水到天盡清風生浪徐斯邱便足樂不復愛吾廬

送別張象岱先生

方恨新知晚無端忽病歸江干驚曉發風利促帆飛故國詩人去孤吟和者稀從茲堋寂寞只合掩山扉

江潮七月十九日

極目江濤惡奔騰勢駭然雲連千尺雪風卷萬層煙平野都無路排空欲上天可憐村舍近漂溺偏長川

張印宣前輩招同泛舟即和原韻

一葉中流放清涼趁晚天雲頭山外疊雨脚水邊懸何幸從詩伯相携對酒賢却愁來早別離思注長川時印宣將返江都

春夜同天長王綸詮潤州李大年飲甘露寺木末樓

樓名木末獨悠然載酒登臨別一天春靄晴江初上月夕陽晚樹亂橫煙半年燈火焦山客此夜鐘魚北固眠最喜道林風韻絕吳歌楚調侑尊前

其二

烏鳥含情繞樹啼蕭然木杪此同棲詩工摩詰吟成畫酒從李白醉似泥萬頃蒼茫春浪濶千峰層疊碧嵐低塵懷俗累都銷

盡方信名山莫與齊
月夜江上時甫返白門之棹
依然寺館客孤身棹返長干未二旬寂寞初看今夜月芳菲空
老故園春江光山影暹如昨書債詩魔忽又新何處吹來一聲
笛伊涼調最易愁人
不波亭即事
亭空散服自夏炯移我情惟此地幽風定隔江人語細潮平入
夜櫓聲柔亂山影抱孤城晚迴清陰肥四月秋坐久渾忘身是
客簡中消息與誰謀
同范五喬枝家菩原夜話

雞牕燈火夜將殘一室三人話肺肝淡泊羣鷗忘世味飄颻風
雨耐秋寒多愁不爲鄉關渺有伴何曾客路難貧賤大都緣命
得不須車馬羨長安
秋曉即事
兼葭瑟瑟響江干早起披衣中薄寒桂萼細含朝露溼桐氣亂
墮曉風乾心緣寥落生悲易夢自依稀欲說難最是客中苦岑
寂故園秋色好誰看
春閨怨
不見江南人遙望江南樹江南樹復多誰識江南路
其二
裹妻階下草的的杜鵑鳥記得春來初傷春春又老
其三
儂心縈舞絮儂夢亂飛花花飛與絮舞飄不到天涯
其四
曉起向粧臺對鏡增懊惱春容變秋容不舊似時好
其五
不住詛咒喃雙燕間燕飛去復飛來斜立閨干遍
其六
朝立茶蘼下暮倚湖山側問儂何所思傷心說不得
其七

無語怨春風花開花已殘獨有相思淚春風吹不乾
其八
舊曲悲蘼蕪新詩題芍藥芍藥不易題素心將安託
晚步
晚食才過人晚步行行晚樹自啼鴉沉波一片殘陽影紫遍山
腰茉莉花
舟中曉發
徹曉不聞漏矇矓已放舟西風吹客夢落月滿船頭款乃人初
覺潺湲水細流雞鳴何處所聽說近吳州
雨香巷偶成

巷後名園水繞廬風流曾說小三吾只今溪水依然綠莫草荒煙綿得無

其二

憑高極目思無窮小閣牕虛面面通莫向北牆望城北何文死後借廬空（借廬爲何文先生讀書處）與從弟琵原夜話時琵原歸自淮北風吹兼雨打共此一燈殘客盡征人苦安知行路難姜衾嗟獨抱（悼歎也）偶鋏爲誰彈莫話生平事中心最易酸

遲家書不至

如何消息斷悵矣思無涯小暑初衣葛歸期又及瓜半棚新豆

葉滿地敗藤花耿耿愁予獨白雲望裏賒

納涼和琵原韻

畏暑兼防病易侵書聯牀上廢宵吟衣裁薛荔生秋早酒酌藤花忘夜深江閣濤聲清洗耳草堂樹蔭冷澄心山蟬也似幽閒絕不復黃昏噪柳陰

晚步和琵原韻

晴雲片片雨雲消彳亍長廊意不驕山寂有時孤唳鶴江空何處一聲簫茗斐絕壁留殘照舴艋輕槔蕩晚潮此際唱酬誰復共好尋張翰過松寥（時張象品先生消夏松寥閣中）

秋夜

側耳窗前急荻廬秋來旅況足長吁每愁急雨穿茵壁漸覺輕寒中短褐砌草蟲喧聲自細篝燈人坐影常孤途窮阮籍兼齋盡夜半牀頭索酒無

雨阻廣陵寓中有感

年來蹤跡浪西東所至如何輒易窮假館人留三日雨支牀夢破五更風腸于結處翻難斷詩到窮時卒未工衰柳隋堤鴉自噪滄桑漢邑息古今同

五日弔屈原

哀哉楚屈原五月五日死五日自年年共此汨羅水

即事

秋深舍館客來稀傍晚偏宜閉板扉片帆忽從窗外落滿船風雨一僧歸

得家書（以下並家譜）

君不見江南水風濤日夜聲不止又不見江南山千峯萬嶂自崚嶒余本江北人鬱鬱久居此正月去白門二月返孤蓽日月曾幾何春將云莫矣遊子傷遠離鄉關何處是瞻父陟彼岵瞻母陟彼屺岵屺朝暮陟胡乃杳雙鯉倏忽家書來讀之悲無已老母病經旬奄奄將不起剜肉夜呼天純孝屬吾弟天意憐孝兒老母得不死吁嗟乎余獨何爲者曾亦屬毛裒家貧兼親老功名安可俟不若農夫兒猶得居故里

得教原從弟凶問

功名未了此生緣夢幻無端一病捐入世那堪旋下世少年不
須兒無年寸腸似結何時解雙淚如珠鎮日圓每慟孤棺歸萬
甘□蚓叔父卒可憐季子又重泉
甘□

甘□微久矣感桑田慟哭夫人更慘然兩世孤嫡空白髮廿年辛
甘□會良泉闕河夢斷青山外風雨魂銷翠閣前榮翠閣敷原書室生此
□□外何意幾同搔首問蒼天

男景瑜校字

誥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花翎候補四五品京堂冒廣生編

冒春榮　上　志同子

字寒山號葚原太學生著有葚原集縈翠閣詩鈔求定齋文鈔慈受庵雜纂讀史隨筆蒙求編姓編志書存笥記葚

原詩說起祉策編如皋縣志文苑傳春榮廣交游每三年大比赴白下集江南北知名士數百人把酒論文決勝負得鼎甲者十餘輩賦性恬澹絕意功名惟以著述爲樂家譜江大鍵撰傳公家貧腹富名通身隱愛推譽友朋之樂初游廣陵京口聯祉鮑皋汪碩汪宏諸公推執牛耳大江南北知名士無不締交每賓興之歲二十餘郡屬人文集白下公必大會秦淮於友朋生徒一篇一句錄書口誦傳播同好其人即成名士故藝林領心以得公爲賴爲寺家貧身隱卒時賣書員棺諸子遂空所有先是吾鄉有皋聞來溟二祉皆公所聯集繼又合皋聞於東溟凡二十餘人成倫林進士舉孝廉者不及十人無大顯達富貴能厚貽公者公既歿凋零漸盡惟余在矣　吳撝葚原集序曩從顧惠甫先生下帷崇川先生每稱皋之門下士能詩者首爲汪原屺一指葚原岸然豪素道貌有大儒風所著深醖雅潔輪囷盤郤之氣益然家素可知爲理榆先生之薪傳也　符葆森　國朝正雅集如皋冒氏多才皆巢民先生後葚原尤冒氏之錚錚者余愛其空山悲落日積雨卧清秋二語如大慝劉賓客　熊遠澹仙詩話葚原春曉云盡情啼百舌索性落桃花素心蘭云誰從草莽開青眼獨抱瓊瑤報美人娟秀可喜　江蘇詩徵唐沂日寒山才思颯發格調整秀江左詞壇推爲眉目洵冒氏白眉也與鮑海門齊名又與吳蓉人姜蔣宰稱姜冒　阮葵生茶餘客話冒子葚原嘗詩余云雲即後隨檢討始終龍不衰晚歸商邱家充執鞭之役吊藏高軀黃髮如蝟儀幽介健兒或燭炮酒闌客話水繪園往事輒掩耳淚沈瀾如瀉瓶水也　家世舊聞葚園七舍與鄉先輩門本曬村諸人結社邗上詩文皆有法則與伯牖茂才采民微君幾幾如髣之斬余藏其詩說四卷已刊入叢書中又藏其尺牘十數通紙墨印章色色皆清完又余曩得巢民微卻君香櫞園偶存諸種卷端有榮曇印記疑即先人舍

葚園也　又葚原上舍自號花源漁長花源在縣北十七里胡安定先生講學處也余藏上舍冬至日與族人尚之書屈指平生冬節丁巳至己巳中間在揚州九度庚午浙西辛未在鑒江壬申復在浙西戊雨載在崇川癸亥丙子在鳳陽丁丑在徐州舟中戊寅在甬東云云此書作於乾隆己卯越明年則上舍死矣

秋郊二首見陳毅所知集

十里荒原路蕭蕭四面風鳥投空戍外人立夕陽中古柏依柳鄉心逐斷蓬不堪搖落後搔首聽哀鴻

秋聲

七尺斬蛟　橫陳曲采牀水紋涵曉月玉色映初霜清夢尋湘浦秋聲滋竹廊還應並園扇取次守空房

吳山寓樓遲吳漁門不至　以下並詩存此二首又見符葆森　國朝正雅集

只有吳公子頻來慰客愁空山悲落日積雨卧清秋貧賤餘青眼艱難到白頭孤懷無可寄爲爾一憑樓

送客之淮兼訊長沙朱蘭田客況

秋老淮陰去悲哉行路心寒沙楓葉早孤艇荻花深有客羈蕭寺煩君問好音不歸復何事徒使夢中尋

暮泊清河縣北村　六首又見江蘇詩徵

趁此一颿落來尋野渡頭黃河橫北望白日莽西流颯瓦餘荒廟浮雲自古邱乍寒風漸厲尚有敝羊裘

壬子大水謠

壬子年水沺沺波心種樹屋上禾蓮一屋沒無脊雞上樹鳴魚

踵入釜竈不得烹解竈不得烹兒不得飽兒饑猶可母年已老

二解

詠臘花

美人曉青鏡髮華飾簪珥髮髮黑如漆香雪散牀第朱門一夕花貧家二日米

顧野王書臺故址

華陽布衣隱曾此卜居來古宅惟流水閒門自碧苔鳥啼千嶂暝春老百花開不改雙峯色寒煙滿石臺

同彭晉卿澤令王賀堂世球舟泊燕子磯喜遇崇明李鴻珊尚

美上海蔡朴夫敦華亭繆學山孟烈元和韓伯薰佩祥諸子偕登磯上晚眺

秣陵先去客風雨阻扁舟已別復相遇同登江上樓夕陽收遠浦孤嶼帶寒流須飲千分酒高歌可唱酬鄭谷詩阻風須飲酒千分

暮過韜光寺

一徑入青竹衆山浮晚煙林深留宿雨澗曲咽寒泉石磬驚僧定花龕坐夜禪三年會有約願就小樓眠

送言倚枌歸仁和第三首又見江蘇詩徵

不是難爲別何因忽黯然秋從歸路近月恰到家圓往返經千里支離已半年登臨猶有興便買湓湖船

其二

最愛西湖好茲行卻悵君夢同看落月情往託孤雲貧極心多負交深手忽分重來雖不遠此際惜離羣

其三

我亦思歸劇甯堪送爾歸半生爲客賤萬事出門非境寂惟蟬噪心忙羨鳥飛何時卸舍米葵外貫餘暉

驥江僧舍喜方鄉三來夜話第二首又見江蘇詩徵

江館殘冬夜衝寒客到門千金輕季布一飯笑王孫老樹餘殘雪饑禽噪遠村但留須信宿往事與重論

其二

古道憑誰問交情賴爾眞一燈雙酒盞四海兩愁人託命同磨蝎吾生更苦辛非關怨遲暮何以慰長貧

惆悵詞第二首又見江蘇詩徵

坐禪飲酒兩無功一水重緘鯉未通不學楊朱泣歧路夢魂只在板橋東

其二

洽遊記得似蘇隄多少垂楊檻外齊只有暮鴉三四點正懷人處一聲啼

夫差廟二首並瀋仙詩話此首又見江蘇詩徵

一戰夫椒拓霸圖東南誰不畏强吳父讐未報美人至敵國尚存謀七誅廢苑春來花自發空庭月落鳥相呼靈旗畫鼓村農

和[illegible]北嘗年歌舞無
謁方正學先生祠墓同王照閒
當年遜國事荒唐賴有孤忠峙表坊十族捐生酬少帝九原含
淚見先王遺文久付秦坑焰俠骨長留汗簡香曠代獨存高塚
在夜深耿耿落星芒
題黃瘦石照黃振瘦石詩稿
我本柴灣樵所樵惟直柯枳鉤傷我笠棘刺損我簑問君釣何
爲汨泥揚其波君曰美非魚美人期邱阿莊生濠濮上樂此良
已多相逢自相識樵唱漁和歌吁嗟勿復道英雄方蹉跎
梅華道人墓
草色披荒塚道人老畫師長縑留墨竹小楷見烏絲鶴化雲深
處鵑啼月落時梅華何處所爲爾一題詩
吳山望江
三折原從天子都吳山自古障西湖越兒足踏潮千尺宋帝心
爻堵一隅勁弩射迴樓閣杳亂帆飛渡塔輪孤秋風動地鴟夷
怒還見凌空白馬無
謁錢武肅王祠
東南奄有越王城潮落錢塘戍鼓清强弩萬鈞爭此士謗書一
篋不留行里人香火憐祠廟故國湖山指姓名父老至今猶頌
說獨辟金甲事春耕

韜光寺暮眺用壁閒澹州先遜甫韻
韜光望湖波僅見水一勺面目雖不全混漾心已樂軒窗在半
空縱目盡寥廓時有山間雲迢迢湖邊落蘇白溯昔遊大雅今
誰作得句壁問題斜陽映山閣
過岳忠武墓
[illegible]矢復何言載拜不忍起天地報孤忠英雄得奇死鬱鬱塚上
樹盈盈湖面水水中搖樹影枝枝向南指古殿峙豐碑晴宵矗
若紫電鐵肖巨奸醜蕞快淺矢墓樹亦可拔殿柄亦可燬此湖
南[illegible]獨此山有時屹此死照萬刼天地如充耳丈夫本無好何
[illegible]前史君思凜天威知有死而已
[illegible]
為約鼓腹掌
一望桐君見薛蘿不辭風雨此經過山連玉峽千尋下水到錢
塘百折多楚澤荒祠猶俎豆漢家舊事已江河題詩忽漫成今
[illegible]獨倚扁舟發浩歌
汉洵
吳訪縱橫水蕩摩人生到處是風波舟如星漢槎頭汎客在魚
龍背上過半夜豁開疑日近孤帆欹側仗風多中流一砥今誰
[illegible]且向逢山禾薛蘿
愚亭得素心秋蘭未得往觀詩此
[illegible]靜守愚冬春現出光明清淨身空谷既能忘色相當門應

不染風塵誰於草莽輸青眼獨抱瓊瑤報美人最好秋來紉作
佩須教持護莫渥淪

又東歷亭

久閒無味看無瑕卻勝河陽潘令家一片秋空明月裏素心人
對素心花

過祇園懷葯上人牛首丈室

牛首堂開江上峯祇園撤板不鳴鐘一僧守院葉長積鎮日閉
門苔自封講坐澗猨應洗盌空山松子落扶笻可知定免生公
笑許掾何由數過從

暮經露筋廟

十幅輕颿一剪齊好風吹過露筋西寺門過客空回首樹樹鴉
棲傍晚啼

袁浦月夜觀河

萬里崑崙東流赴瀉門無風聲不息有月氣常昏欹側羣帆
渡蒼茫百道奔疏河資　廟算耕鑿自成村

邳州北岡曉望

土岡高處曉經過官柳依依萬堵多放眼綠陰疏處望一條紫
練是黃河

登雲龍山絶頂十一月二日

雲龍矗高峯衆山皆下走一攬天宇清木落山谷瘦何處響丁
東泉聲出岩竇潺湲目渺無際山後環河淪久坐試衣亭暮寺鐘
已扣鴉放無時還聞雲不歸岫

雉山春望同李琴夫江蕪所吳漁門

十丈晴嵐落禁中朱門清晝掩芳叢銅龍隱約迷春靄玉燕輕
盈舞曉風父老能言前代事亭臺已改舊時宮滿山桃杏爭顏
色日暖新開萬樹紅

弔明南都

長淮戍馬日紛馳南渡官家獨醉時樂府新聲歌燕子尚書奉
詔進蛾眉中原復社頻鉤黨江上孤臣泣誓師宮殿只今餘廢
址荒煙飄瓦舊彤墀

湖山第一峯偕二三子晚眺

寒風幾夕吹秋雨溼嵐飛出楓林鴈半角西連雉堞煙琳宮高
處排朱戶中有眞人張紫陽煉就金丹朝玉府六十三年丁道
人隨去逢萊元鶴舞風清露白洞雲涼環佩魂歸日正午丹竈
煙空野草荒行來日暮鴉啼樹山塢香飄桂樹枝折贈二生好
替取時折桂與陳朱二生獨舒老眼看秋江斷雲一片颿歸浦

秋日坐柳浪聞鶯閣

宿雨滌殘暑清氣滿林薄招尋無伴侶獨出城西郭水芝露香
須晴煙濛日脚陰陰垂柳絲寂寂憑虛閣林鶯久無聲秋燕撲
簾幕昔遊年復年湖山負夙約小坐日夕佳適意避喧濁秋風

吹暮雲星河已絡角
留別石養齋表叔兼贈畫幀
淪落天涯歲幾更相逢曾記在蕪城秋風費盡吹噓力寒雨難
爲去住情久客那能消噩夢故人猶不負平生胸中多少煙雲
氣蹲虎游龍信筆成
中秋後二日招門人朱鳳岡陳北溟小飲萬館登山看月有作
昨宵無伴獨登樓今夕生徒共醉遊聽到秋聲多在樹看來月
色不關愁雲橫遠岫星猶動桂落空階香自幽如此風光如此
會可堪言別起離憂明日赴仁和官齋
月夜獨坐

抱影不成寐披衣攬月華此時天欲露昨夜夢還家白袷飄蓬
鬢朱樓隱暮花坐來星漸落繞樹有啼鴉
江南怨
佇立望江南望見江南樹樹影鬱蒼蒼便是人來路
秋夜
西風不肯歇雨脚冷斜陽孤坐鏡已鳴挑燈長夜長點鼠瞰暗
牖敗葉走虛堂三更影俱冷蟲聲咽頹牆人非金石軀百憂摧
肝腸結念屬良朋蹤跡總他鄉日歸歸未得白露已爲霜蒹葭
何蕭條秋水何汪洋相思不相見夜氣空蒼涼
落葉

落葉不可掃秋空時有聲西風亦何意墮地與階平浮雲從風
來暮雨簾外生纖纖已半逕逕葉花縱橫斷復與妾捧一一能
悲鳴嗟予成飄泊顧此空屏營
感遇詩
東海有青鳥恥與斥鷃儔振翮三千里扶搖徧九州飄飄乘風
翼嫣嫣白露洲適茲雲中趣虞羅不能求何有嬰塵網戚戚中
心憂
其二
明月當窗牖皎皎照我牀相思不成寐空閨夜何長妍醜由人
造貴賤實無常揖猶登蘭席雖尊恐不芳投璧隕礩階雖碎不

移光
其三
遠雁別雛塞來上祝融峯新秋即長路去此單于宮所恨羽毛
薄不恨道路窮異縣寡儔匹長路多悲風不與故人期乃與獵
徒逢長跪告獵徒決拾幸從容南山有猛虎寶此明月弓
其四
骨肉寡恩信父子絕天親不見戾太子但見桐偶人讒言鑠金
石一譖移至尊緬彼乘舟子終古戴盆冤
其五
江邊有黃竹東西三五枝枝上孤棲鳳不食常苦饑豈無梧與

榆豈無粮與稍昨日詹東門鐘鼓享炙居

題張母授經圖 子妃授邑庸名柯先生

阿母有子能文章八厨八顧同翱翔晚年詞名遍寰宇風節矯矯如山望阿母驛帳師黃石膝下一編傳子房耳提口授見親切披圖英氣凌穹蒼爲問阿母何以死言之眦裂心肝傷海內烽煙苦不息亂離無所匿孤孀强有力者刼母去雛鴉啾啾侮鳳鳳母曰此乃吾死所罵不絕口身已亡今日才聞馬鬣封張四維兮扶三綱

打麥詞

腰鐮隴上去日夕刈麥遲卻車場圖上明月衙東山小麥遲大

麥早小麥餅餌香大麥煮粥好前村後村鼕鼕鼓割雞裂紙賽田祖

汲井詞

鴉鬟女兒惜芳景手繰流黃紈修綆綆長百尺轆轤蟠携向銀牀汲深井井深綆短奈綆何獨抱金罌心耿耿

望遠曲

朱宋江之皐厥脈誰共語荷花似美人美人在何處荷珠碎復圓搖蕩相爲聚佳期尚彩雲晚晚日以暮將身託微波隔水起煙霧

秋夜吟

人生如參商悵望竟遥夕美人起長嘆千里共明月明月窺綺窗社蟲響暗壁誰家梯雲樓臨風送橫笛便我增悵傷道遠安所適

登孤山

步出西郭門即路度叢薄孤峯擁翠微怪石互拏攫蔦蘿附蒼松野花媚幽壑欲窮最上巔登頓陟巀嶭攀緣高著眼嶔崟危著脚遠山幾點青一江檻前路洞口流雲封空壁就捫摸石牀坐老僧古貌瘦於鶴十年不出山團瓢此棲託我生本鈍根蹤跡判清濁對此愧塵勞蠶絲自纏縛何時來買山小隱把鋤钁贈丹徒鮑步江

十年誦君焦山詩十年後始見君面君詩當是必傳人君面何遲此日見憶君昔日到東皐荒園三畝盡蓬蒿何人爲下梁間榻席不暇煖心煩勞乾隆建元新 天子徵書日下傳黃紙博學宏詞爭舉君再三敦迫終不起從來布衣不多傳公卿折節須引延薄此虛名終無益掉頭那肯與周旋我與君隔五百里不隔雲山隔江水中間消息縱相聞澧有蘭兮沅有芷西河公子河之隈愛馬惟愛眞龍媒未嘗輕許言不苟思君不見苦溯洄澗竹西歌吹繁華路車馬紛紜逐朝暮我居東海之東濵片帆偶向邗關渡世上誰無兩眼塵爭笑虞翻貧困人懷中有刺字磨沒交章交道原有神逢人趨辟長揖人皆乘車我戴笠休

夏休園懶出門兩腋清風生昌書揚子江頭白板艤昨日聞君已過江躡屩相尋笑携手山僧煮茗話南窗詞藻久荒庾徐席清談時驚支許客落落意氣與人殊咳唾珠璣才一石書法書理有源流當代論文誰與儔參軍世傳蕪城賦君堪作敵同千秋江東子弟王謝伍揮毫落紙健如虎而今風雅不復存相逢倘蓋推盟主西河公子詩酒狂一聲嘍啁見昂藏廿四橋頭二分月何時與君把筆凌穹蒼天下眞詩不易得詩得其眞能記憶只今三復焦山詩惟願與君山中共作六月息

休園同山陰潘丈退翁坐雪即呈鄭箬溪

北風何淩其長夜苦寒洌曉起拓軒窗積紛飛玉屑乍驚屋脊

遮轉眼樹根臧水骨自煎茶沈香冷灰熱踏雪有客來策杖步蹴蹙相携陟高岡三峯盡埋雪難分色蒼翠莫辨路回凸恍疑玻瓈屏閃爍當面列深杯復淺斟頓破愁心結喜然舒長嘯拍手咸叫絕明當駕扁舟出郭望皎潔箬溪豹蔽冰遊平山

汪葯谿柏岳招同潘丈退翁蔡松原姜靜宰集飲香草閣餞仁和江硯南北上

君才久合馳皇路十年豹隱南山霧青雲有客時相招騎鶴揚州徒自誤戒期首路向京華長天劍倚扶桑樹三月桃花春水船一颿遠上黃河渡春山如笑鶯亂飛郵亭吟徧奚囊貯只今天子重人才搜盡琳琅經部牖君是詞壇江總持壽陵安數邯鄲步瀛門第一對大廷甘泉好奏長楊賦離筵此日難爲情廿四橋邊春將暮故國良朋老客星青眼燈前淚如注謂潘退翁更有艾陵老畫師贈以楊枝陳倘愫西河公子發清吟席上筆走雷霆怒汪倫握手潭水深曰去爲遲君奚願走也更進酒一杯四座莫喧歌且住我輩豈是蓬蒿人北溟先舉沖天羽君不見古來英雄出處各有時他日乘車戴笠長相思

野田黃雀行

黃雀本微物啁啾野田間所食止餘粒罹禍如邱山食君田中粟充君几上肉可憐八九雛哀鳴何所屬人生有危機乃在飲啄時哲人慎嗟來念之藝欲絲

書貴池吳氏樓山堂集後

黑風夜起長天裂凝龍尾掉金陵闕千羣鐵騎渡黃河驚破梨園空白雪此時秉鈞猶弄權阮馬名呼齒盡切九江亂起上游兵揚州生斷纍臣舌鼎湖雲暗黃塵飛臏水殘山只一捏秋浦吳生本異人大呼奮臂眞奇絕義旗南指陰平路白衣陡換軍中鐵前軍星隕崔尤明寶刀芒濺袁宏血盡瘁由來不計功鍋匜榮備如一轍吾家先世舊同遊今抱遺編思忠烈憶昔歎貴擁金貂鐵券承恩誇事業時危竟作二心臣朽株糞壤旋澌滅先生授首不易心忠魂夜夜悲鵑鵊我 朝定鼎獎孤忠樓山祠祀春秋設立儒廉頒百世師聞風人凜在三節

捫蝨
冬春不易衣寒熱氣相炸蟣蝨乘間起緊緊藏衣褓羸肌白不
支何能飽饑喙嚅嚅苦無時養爪爲搔背迎暄一解衣紛然看
奔潰或置之寒冰或投之炎燄幾日得小安漸復生如毳不知
誰使然生殺徒交悪一身且如此令人發長喟
重訂先永平大夫文集呈泰州厲湘靈業師求德清蔡宗伯方
麓前輩序
吾家無長物遺草未全湮欲得如掾筆才傳絕代人不刊懸日
月相許託陳荀再拜遣相送雙魚去海濱
其二
長康門下士託業在名山忍見藏書蝕空譏稍食慳夔龍言足
倚班馬使應還墜緒茫然久相尋欲斑
喜儀眞會員之過訪
鄉縣稱才子龍文手獨扛孤忠宜有後老筆本無雙儒墨窺金
薤論詩倒玉缸採梅時正好與爾共南窗
泰州客夜作
種種愁心生旅夜東風吹入海陵城離鄉昔日到今日歸夢三
更連五更芳草萋萋長馬齒好春冉冉間鶯聲披衣側枕不成
寐自起開門看月明
鍾山

羣峯環拱鬱蒼蒼隧道盤空地脈長運啟鴻圖開草昧魂歸碧
漢配軒皇寢園有路埋殘蘚伏馬無聲倚夕陽十里松陰餘宴
火中涓猶自奉蒸嘗
玉鉤斜
春風吹亂野棠花寒食清明半水涯細馬香車人上塚紙錢不
到玉鉤斜
金陵懷古
勝地空陳逝人來感舊遊潮奔千里月樹老六朝秋風景新亭
淚江山故國愁秦淮猶有曲誰復問陳侯
其二
西風江上客懷古自依依鳳去臺仍在龍蟠勢已非樓船沈鐵
鎖門巷改烏衣惟有王孫草年年帶雨肥
謁賈池吳秀才應箕祠
建業難爲國池陽空弄兵聲靈還九廟節義仗諸生淚化長江
水天留別宿名至今聞杜宇猶繞石頭城
訪歐陽文忠遺蹟
當年永叔治揚州政蹟於今竟寥儁人物已隨時代換煙花徒
共管絃愁殘殿樓閣平山碣幕雨茨蒲八月秋最是曼卿富才
調孤墳會否到邦溝
留題銀山湾甯道院际梁松羽士

江上琳宮望儼然昔曾聞此降諸天滄桑老去知何日笙鶴還來定幾年巢結松枝聊有託靈餐經字未成仙他時可得塵緣淨借誦金書內外篇

上已郊遊和吳門顧廣文嗇廬先生

杜若芳洲水漸生雙柑倍覺酒多情暮春人到十分醉上已天容一日晴望氣滿隄皆柳色行來無處不鶯聲未應愁坐如韓傕孤館無聊句獨成

漁父

漁父在西溪鬢笠狎煙水昨見柳花開定知鱖魚美

古寺

何人古渡頭結此菩提徑衆響寂諸天松間落清磬

書靖江西郭道院壁

地與市塵隔蕭然道氣深江雲常作雨冬樹不成陰久客支良夜微歎賴苦吟明朝放歸棹天外憶遙岑

所居

所居在窮巷寂寂不聞喧四顧但霜葉含情無一言西風感遙夜有夢生邱園此際憶明發歸期難遽論

閩姜觀察文庸前輩予告歸里

竟有休官者高懷迥絕倫一時雙甲第時同退耕先生登第俱養白頭親

籌國當平世還家未老身歸來蒲水上同首笑風塵

內人手種晚菘喜而有作

不信拈花手能治種菜田殷勤學老圃辛苦過寒天防雪多培土疏根更引泉庾郎有早韭風味許隨肩

登雲臺山

潮擁連東極奔流欲撼山乾坤似無外日月出其間一氣空虛靜蒼茫萬慮間會聞遺徐市不復有人還

題崑山王學舒生田書屋

玉峯西路去水竹遶幽村縣吏不到處漁船常在門檢書分甲乙侍膳足雞豚眞朴惟吾道何妨用拙存

其二

百折斐江水輕帆樹裏過小橋通巷陌老屋掩藤蘿軒冕人間貴漁樵我輩多最憐書閣上山色對吟哦

其三

山遑還分翠江空欲上潮村深多汊路地僻認遺樵禮法從吾簡清詞信口謠空庭看老樹根幹是前朝

如皋冒氏詩略卷十一畢

男景瑜校字

誥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花翎候補四五品京堂冒廣生編

冒春榮下

示女

衍波牋出女兒箱阿母簪花格擅長曾寫曹娥黃絹字近來更仿十三行

與水繪園歌人金菊

水繪名園已久蕪酒旗歌板小三吾此時白髮談天寶絃斷琵琶燭淚枯

其二

燕子春鐙阮大鋮當年顧曲恨難平紫雲已去楊枝死對爾猶然見老成

過野老留飲

老樹陰濃綠暮扉竹籬開遍野薔薇勸嘗缸面雙酸酒掘港新來蠘螬肥

重晤一葦上人

瓢笠緣何去復來芙蓉峯謁本師回仙巖童子迎門拜爲問羣花開未開

辛亥暮冬移家北村花源港

不將元髮到京華是年春擬入都未果且把琴書載一車每念小人原可憐長鉏竟無家寒塘水落藏魚子荒圃泥多課筍芽老屋三間堪小住門前新插竹籬笆

張丈秋湜部銓亳州學正以老罷歸任過村居即呈二首

村荒無客至忽接考廉船雨好能留客樽空缺酒錢貧應生白髮老不愧青氈博得頭銜好歸來慰暮年

其二

又向河干別春風送入城一官甯足重八口累非輕白眼終難遇烏衣空不平何時携斗酒相與聽新鶯

元旦

王正又改歲還借一枝棲簷雙弓米羹調百歲藷家無頭白

僕室有伯鸞妻蓬戶無人到宜春且自題

挑菜

春田支蔓匝新苗兒女携筐帶短鍬采采爭尋安樂菜沿溪剪板翹翹

其二

碎米東風薺菜香更兼兔耳與鵝腸春來嘗遍田間草猶憶農食物方

送客之朗州

半肩行李挂詩瓢煙雨孤蓬向六橋那得一雙閒脚板裹糧同聽浙江潮

中秋家園對月
兩度中秋節孤輪客裏看誰期今夜月兒女共團圞河漢淡無跡露華清且寒明年復何處那得不爲歡
檢書
倣篋書千帙三遷賴此隨十年窮未賣永日樂忘疲滿篋原知貴殘編不耐饑笑予無長物檢點付諸兒
七夕坐止心樓
高梧颯颯響樓頭幾點疏螢拂檻流已嘆無家同旅雁那堪孤影對牽牛星橋路阻三千客銀漢風寒七夕秋客中三度七夕最憶閨中瓜果會亦憐明月照邪溝

十月聞蟬
十月霜風厲寒蟬何處聲遥時知左計聽者若爲情腹剖憑誰信心空自不平最憐秋滴露何以託餘生
秋日過柱天上人太極巷出示新吟即題其卷尾
久嘆無朋友閒將方外尋雙扉關落葉一徑入秋陰老樹棲禪意孤雲出世心憐君猶結習得句費清吟
經會稽越望亭
城郭林邊迥亭臺樹杪分窗懸三島日簾捲萬峯雲秦望中宵起吳歌隔岸聞扁舟不可見天際雨紛紛
副史歷亭明府
陌上烹樹枝臨秋吹易折春華當盛時芬芳懷袖振結客少年場中心指日月行役苦嗈嗈此道中路奪饑渴越歲年南北邈胡越出門望所思參商乖以絕相逢有古歡握手情悰結
其二
鬱鬱嶺上松結根何糾盤中有千歲花上有零露溥蔦蘿相依附綢繆青雲端君子亮明德不棄匹士寒惓惓長相思白首猶故歡言念六載別執手驚衰顏珍重故人意適館勤加餐
訪雍門村故址
彭城郊原外古墓有陳人繩懷孟嘗客來訪雍門村日落風鳴樹腰鐮樵負薪爲知墓中骨氣壓東西秦無絃發哀響千載誰

如問奇言彈鈸者三窟徒紛紜
題鷹阿山樵畫冊
岩壑幻以深魚鳥應不少雲樹帶遙村茅茨轉微渺
其二
空庭依石磯清鬱堪垂釣薄暮綸不收山月蘆花照
過道者
溪邊淺水卧松斜采藥人歸路自賒昨夜夜深聞猛雨牆根閃遍麥冬花
隱者
百年皆浪過金玉絕其音修竹有高節幽蘭存素心春秋學者

國日夕橫鳴琴俱不關渠事谷陵何足吟

贈友第十六十七首又見家譜

秋風世路戶常扃問字人來只厭聽銀杏雙株黃葉滿三層樓寫十三經金壇蔣湘驅衡

其二

八十年華寄寂寥丹鉛小筆注離騷遙知門外先生柳煙雨絲絲萬條蒲州屈悔翁復

其三

贈文官冷沈休文五載相思兩地分留我一尊過猛雨蓼花池畔落紛紛宜興沈阮卿午成

其四

陶令歸來亦倦鉏鋤犁剪草結茅廬寒蟲露冷喧秋草二頃荒田百本書泰州沈與之默

其五

黃河浪送李膺船紅杏花開二月天可惜鴛鴦空繡出負人辛苦又三年興化趙景山秉衡

其六

蜀道青天不可攀故鄉何日送君還陌頭楊柳今搖落愁殺江南庾子山成都費執御劄

其七

焦山曾共訪鷗盟江上紅船載酒行醉後還携方竹杖雙峯閣聽打鐘聲揚州張邱宣師孔

其八

桃花水暖漲春流岸上歌聲送客舟未到家門先一笑隔江遙指謫仙樓慢窗李贈村蔥

其九

破家何用苦思歸楚尾吳頭空落暉江上年年看花客僧廚乞食妓縫衣興化鄭板橋燮

其十

閬茅破屋瓜洲住書帶紛披綠滿庭山水清音詩一卷窗前指點數峯青歙蔡嘉研品昂

其十一

揚州二月百花春花草撩頭色色新妒煞紅蕉書館客隔江花買奇閩人丹徒鮑步江皋

其十二

新翦花驄白豹裘手柔弓燥健兒秋玉門已閉朱崖定何處重封萬戶侯臨汾門人姚祥盃

其十三

翩翩李郭共乘舟風雅羣推第一流鬼唱西風星似斗大江鱸落海門秋句容李芷林江都鄭秋浦

其十四

圓通精舍楊猶存零落吟懷白板門我少隨身磨鏡具何時築

酒弔孤魂揚州願友于

其十五

水西門外大江秋兒女牽衣夢裏愁下第銜寃到沒齒幾時桂子落墳頭泰州韓似鄂

其十六

巷深風靜酒帘垂遙映荊扉識路歧記起黃公壚下句曉霜如雪賞蟛蜞家何文先生

其十七

十載飄零少定蹤天涯斷梗有誰容他時若到長安道先對司空說士龍從兄寄亭春林

其十八

獨掩禪關草木深時時空寄白雲心那知別後疎來往疑是千峯不可尋僧一輩明度

其十九

記得焦山夜雨時僧雛生火煮茶卮於今我老僧頭禿成佛成名總已遲焦山海西菴僧

和姜太史退耕先輩園居雜題

月懸林際空水浸山根冷誰與結清詩樹樹梅花影梅里

其二

斜倚渡頭煙曉風眠不起一夜春潮生枝枝曳春水棚塘

其三

西河亭西開相與餞日夕夜靜水不流月明沙際白西河之上

其四

結屋南山陽種豆南山下落日滿高原秋風勤禾稼前原

其五

晚蒲亂漁舟層煙落空翠澗澗雙槳聲遙遙入幽邃漁西塞

與象山老僧

山腰開尺碑宜置老罍壘百丈松垂蓋一拳石作龕寒風吹佛

面夜月映經函多少迷途客無生到此參

得江樵所潞河書兼懷諸子應春官試

塞上鴻飛到竹西臨風淚泗故人稊江天漠漠浮雲合客路青青蔓草齊曉霧未收花自放春光將盡鳥爭啼諸公衮衮重霄上獨爾行吟夢欲迷

寄江樵所

君如明月一般皎對月思君秋夜分月行一年十二月月月見月不見君

丙子三十生辰九月七日

十年舉案媿梁鴻交誚無聞識固窮荊布收藏勞質庫米鹽支

借謝家翁團圞兒女東離酒冷澹花枝九日風落拓半生眞負
汝白鬢滄洲枝是雕蟲

其二

無限傷秋百感生黔婁終日掩柴荊誰家不貴金爲飾獨爾能
廿茶作葉鴉舅葉紅風乍冷茱萸節近雨初晴燈前細讀文淵
傳畫虎如余已不成

讀史雜咏

妙舞身輕掌上迴漢皇多在避風臺溫柔鄉裏承恩後別殿聽
歌赤鳳來

其二

長門恩怨不須爭多謝琵琶出塞行留得至今青草塚宮人頭
白盡無名

其三

襄城啼笑總能工齲齒愁眉傅粉紅誰道將軍能跋扈卻容花
底坐秦宮

其四

倚酒當壚寬體芳空懸壁立耐淒涼王孫不宴臨邛客爭得琴
心託鳳皇

其五

結綺臨春王氣消江南半壁換烽嬈可憐玉樹後庭曲翻作黃
塵阜爽謠

其六

莫多秋山射虎詩諫書猶得比班姬如何十曲同心院不及秋
風紈扇辭

其七

遼代何年壽幹腰（猶華言皇后也）妝臺百尺倚嵯峨卓槍從幸魚兒濼
琢鉢同遊鴨子河

其八

舊日君臣禮數寬相携疑是夢中看千秋佳句東流水博得韋
郊一丸

機藥一丸

寄內人病中

一病經秋曉西風剌骨寒致卿疎藥餌以我太艱難節序驚頻
遍鄉愁積萬端相思底須道聊爲勸加餐

爲錢蒲心悼姜玉峯夫人

荀令神傷一載孤曉風殘月夢中呼返魂上藥無從乞海外空
傳押不盧

其二

生綃半幅寫丰神黛染春山未是眞安得非煙非霧裏嫋嫋如
見李夫人

其三

淚落蕭郎

其四

碧窗晴日炊如煙翠竹紅蘭設色妍問是黃泥山下客課餘把筆自翛年

閩新昌張桐岡病愈兼呈范月三

古道過誰見通門交最真得朋能愈病留客不知貧天地存吾輩蒜廬定幾人明朝擬相訪把酒話殘春

客中春盡

留春春盡奈春何瞥眼春光逐逝波九十日逢晴色少兩三年

是客中過棟花風送黃魚美苦竹叢啼百舌多卻長草堂書有信淚痕重叠悒妝羅

過亡弟喆原墓

斜風細雨野棠邨寒食聲銷杜宇魂十載西堂空有夢謝家春草阿連墳

虹橋舟中同僧桐岡李嘯邨汪葯谿柏岡美香嚴分賦

楊柳腰柔麥腳斜一篙春水插晴沙江天已斷河豚雪魚市新收謝豹蝦陌上狂且歌芍藥隔船商女怨琵琶繁華過眼渾無定愁絕荒園叫暮鴉

興葯根僧

人鏡即深谷何須更入山久知於世幻才得此生閒詩思衰猶動書通嬾亦還總無心可繫自在白雲間

其二

我老渾無賴一生惟苦吟最憐方外友眞得古人心短髮思全薙流光實轉尋論交形迹脫疎略亦情深

雪夜客中

一夜寒威何太酷窗鳴亂紙加破竹黃河流水聲斷斷河工倩夫啾啾哭日出而作人無休自食其力食不足人生衣食老奔波我亦天涯歸未卜此際高堂念遊子風雪何處走磽磽敝裘已質錢中衣盆中又少明朝粟自起開門望遠山山上白雲空

滿目

石城橋小舟遇雪

石城橋下客停舟風打寒潮擁雪流坐到宵深渾似月清光照見六朝樓

能仁寺看梅同陳敬通李念修

去年春雪住眞江踏雪尋梅酒開缸一枝橫斜疎竹外把酒來就竹外窗今年作客白門春古寺梅花香雪塵可知花比去年好轉思人事皆成陳眼底韶光去如駛只恐波光隨逝水況復此身長奔波巢南依北辭鄉里君不見種花百年麟然存虬枝鐵幹蟠古根花下老僧親指點夜來夢破羅浮村長江浩浩雲

悠悠相看不斷古今愁煙空水淨斜陽裏玉笛何人吹畫樓

江山望焦山

爲望焦山寺帆懸可暫停雲浮一水白樹擁半天青落日樓頭薄疎鐘浪裏聽昔遊曾切記高處倚空冥

秋夜吟

人生如參商悵望竟遙夕美人起長歎千里共明月明月窺綺窗秋蟲響暗壁誰家梯雲樓臨風送橫笛使我增惋傷道遠安所適

對酒短歌

葡萄酒玻瓈卮對酒不飲生嗟咨天涯美人何處所歡娛不足

成刖離山川滿目淚盈把望之不見空相思美人天涯渺千里流年忽忽如流水天涯美人年復年思之不見殊可憐勾欄瓜徑餘芳草遮帆不向春城旋憶昔尋春大隄畔治遊不避行人看亭館當時醉草薰衣羅此日悲香散人生後會何所憑飄忽共逐秋蓬轉

登琅山塔

孤塔凌峯頂憑欄欲御風江流紅樹外山擁碧雲中境遠人蹤絕幻身高眼界空往來多問渡秋水鬼孤蓬

揚州觀賑

旱潦頻仍後國史書凶年空邨多鬼語破屋少炊煙乞命嗟流

祀招魂泣野田流離殊不免覩此意茫然

其二

何以充枵腹樹皮及草根長官齊設粥百姓感深恩奔走他鄉子哀鳴過幾邨小胥休染指　國法至公存

蒲塘書塾月夜作

雨歇蒲塘晚懷人應倚樓斷雲新月出疎竹淫螢流冰簟嬉兒女銀河看斗牛所思隔秋水有夢到西洲

西河放舟納涼同汪柏齋姜靜宰命車作

何地避殘暑西河且放舟盤過深竹岸坐傍蓼花洲月灑單衣冷蠭飛萬鎮秋勞人逢此夕能得幾回遊

同人集北郊依圖用瀛洋脩禊韻以下並起社集編

五步十步一樓閣環圍綠水抗碧落東山綠竹北海尊主人愛客良相若洗鉢池頭春水深多謝春風吹故林筆搖五岳王司李辦香誰傳正始音瀛洋山人立成八詩杜茶村稱之日酒酣落筆搖五岳詩成殲鯨凌滄洲

其二

春郊聽鳥勸提壺梅枝紅亞青藜杖當年勝事不可見招邀頼有顧與廚春分幾過春未暮時乎不待得且住門前盡舫爲誰忙遊人都向虹橋去

其三

揚州會記過清明粉粉猛雨惱客倚酒庫雷塘空相約爲阻鮑

子打槳迎戊午年鵝步江會約同姜靜宰修稧雨阻不果此日
晴雲如絮壁會須飲酒各一石王郎拇戰與最豪子非大戶亦
持戟白樂天詩滿院兄弟皆痛飲就中大戶不如君

其四

西蜀才人四世友雲天且薄誰何厚同心之言契若蘭時親摩
詰黃碧斗無端湘浦片帆飛輕風吹人爲章衣此去紉芳攀宿
莽渺愁予送將歸時費雅子將之楚

其五

草堂三間面清溪迴路轉人欲迷菟菟垂楊不忍折恐驚枝
上棲烏啼我生作客只近市欣來御李湖山裏情詩不讓謫仙

人更顧銀鉤揮蠻尾時屬李曦村書
赴約亦將之楚

其六

生憎我面自甘曬昌黎牛呵明年過四十四年人早衰那得江
皐杭流卧園林此際滌煩襟當筵識曲多賞音同是天涯淪落
者一聲長嘯諧空林

其七

業精於勤荒於嬉寒雞失晨難補啼日出而作入而息甯使十
指如懸槌閒來舊雨兼今雨茶院詩脾煮花乳有時相對竟忘
言坐到戌樓三點鼓

其八

琳宮牆角夕照紅綠差差水曲逕通山陰道士丹竈冷橘頭四
顧暝煙空城麗當戶似山蘢他年重到應留宿依園園主主何
人莫問主人但看竹

過史閣部墓

揚州古戰場六軍此曾駐閣部督師來佃夫國已誤一死能致
身江濤逐鳥驚蓑葬只衣冠相傳閣部墓古墓犁爲田樵牧東
西路殯宮麥芹芽荒隧窟狡兔清明三月天杜宇啼煙樹再拜
讀殘碑淚灑春雲暮

穀雨試茶

騰騰春困惱天涯穀雨逢時湯正除一鏡引將雙筧水頭綱買

得六班茶看時細揀銀芽嫩封處遙憐綠頴斜且向本師參苦
口晚甘休與尚書誇此徒請雷而摘拜水而和恤勿賤用之

言志詩

男兒當如何安能如首鼠厠中與倉中所異去幾許自愧非夔
龍何以答堯舜進退必以道出處古所慎君子重令名華簪非
爲寶所以東方生相期拾瑤草

其二

平生重恩信出門仗友生豈無良友生恐無平生情交面不交
心要盟多變更相人不如鳥求友嚶其鳴緬彼張元伯結交范
巨卿死生不苟易遂垂千古名

其三

曳履下高堂挾瑟臨廣路識曲聽其眞誰爲一顧俠哀音達九逵曲終淚如雨彈者慘心顏聽者不相顧悠悠行路人安能託情愫抱瑟不復彈知希還獨寤

其四

陋巷母在堂供養諒云薄每對客中餐失筯淚暗落傷哉游子心而無簞瓢樂歌鐘奏何時不如鳥蔡蘿流光一以馳卽事多就錯依人豈良圖將歸力耕鑿

小山叔祖挽詞以下並家譜

如此清才世所希劉蕡未老遇偏遲只今木落淮南路猶有行人涕淚揮

其二

木瓜樓下索詩來不似伊人苦溯洄飲勝公榮慮沈病屐痕空憶破蒼苔

送從兄御六都督假滿之官河州

經略羣僚首勤王萬里行墨綬純孝節黃鉞冠軍營四鎭威名在三春別感生漢時班定遠寵錫到前旌

其二

接閈同朱雀鐃吹送駟車　聖朝多廟算榮耀及吾廬　部許來枌里恩猶眷玉除未能隨負弩天馬笑蟾蜍

得從兄御六總戎訃音

絕域淒然杜宇酸塞垣眞槪路漫漫連天鐵馬金鐃急雨地黃沙白草寒血戰三邊忘死易孤魂萬里欲歸難一從訃報傳來日西望函關淚不乾

己卯除夕酬尙之姪惠畫梅及松枝手稿

窗櫺雪灑褐衣單手撥柴灰夜未闌詩我梅花千百朵畫圖展玩一消寒

其二

香儗園空樹石湮蒨然松老作龍鱗對他不改青青色只有竹如君子人

如皐冒氏詩略卷十二畢　男景璠校字

誥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花翎候補四五品京堂冒廣生編

冒安士　長清子

字竹初

三十六湖權歌手稿

月印湖心一鏡圓蒼茫人繫釣魚船漫天星斗隨波動不識誰吟太白篇

其二

雲繞青山山繞雲一船清景水中分湖灣齊唱漁家樂別樣新詞處處聞

冒玉田　堇子

字樸原號西堂太學生候選布政司理問凌霄快園詩話原炙硯曰江東雪積書還著河北春融墨漸濃又蒲塘同綰一圖者冒樸原石蔥佩沈東岩陳柯珊楊芷林吳飴亭姜琴南朱澈坪吳香湖季學耘姚古鳳楊蓉仙及余十三人吳穀人祭酒爲之記一又蒲上題葉集同人齒錄丙子年冒玉田樸原五十歲

倚虹閣元夕讌集分蒸侵韻以下並蒲上題葉集

昔年宴客上元燈几杖親操記我曾人醉金吾不禁夜閭登霞映最高層紀游圖畫覩如昨分韻詩歌愧未能却喜椿庭今更健每逢此夕興飛騰

其二

此夕娛親又盍簪倚虹閣敞衆賓臨鐙明夜續傳柑會月好春生折桂心舊社風流詩再補故園水綰跡重尋者番多箇江南客千里來題海上襟

題蒲塘送別圖

一縷楊絲漾晚風河橋話別太匆匆東華有分重相遇替我征衫拂輭紅

冒　鉦　堇子

字葵原號二如太學生官湖北荆門州同知如皋縣續志列傳補鉦官楚北時賊氛逼近饑饉薦臻開廠賑粥全活十餘萬人有巨盜陳閻來糾約河南鄭黑虎黨與數萬定期起事鉦偵知之密檄獲首犯入人解訊伏法得紅緞名單一具載名甚夥鉦曰毋累及無辜也投之火衆心以安捐冠歸侍養

致鶴箱懷其生平藤隱可想矣下並

過碧桃軒次韻以下並手稿

喜得高齋集俊豪入門先聽鳥聲嘈杜詩韓筆君工賦禹寸陶分我惜毫風到三春真淡蕩人傳千載必風騷莫教客裏吟壇冷來與還來看碧桃

元夕讌集怡園分得銀遊二字

名園風景一番新舊雨樽開放夜辰從古才人能好客最難佳節正逢春詩成七字文如玉雪淨深宵月似銀逆旅相依同骨肉交情應不讓雷陳

其二

詔華到眼去難留策馬衝寒隔歲游去冬集怡園有策馬衝寒訪素交之句　我輩
莫教春寂寞東皇不禁客風流雙鬟舞袖輕於燕千里聯盟狎
似鷗贏得名場傳本事日邊三友共吟謳
醉後步月口占
一望長空萬里澄天街風靜露初凝清茶適口能消酒皓月當
頭勝看燈陌上蓬隨連轡馬客邊人似在家僧行吟喜有同歸
伴謂雲竟夜論心興倍增
次朱雲岑琦生日述懷原韻時庚申閏四月
蓬矢桑弧兒客邊窺朋把酒樂陶然騷壇吟詠成三友馬齒參
差總六年有志何愁身落拓無官好與墨周旋幾經一半知非

歲多少時流不敢前

冒玉鋐車書曾孫

字劍城號豐隱縣學生家譜玉鋐孝友守正精通堪輿
能孝坊爲張處士敏修妻立里人附
以名其地冒劍城過七里坊詩云云
過七里坊詹仙詩話
遙天清似洗倚棹看蒼茫一碧長河水千秋七里坊魚鹽城小
肆雲樹入仙鄉今夜蓬窗宿風生枕簟涼

冒玉鐘車書曾孫

字師庭號晁鄉廩監生候選訓導著有水繪園文集如皋縣續
志文苑傳玉鐘文力矯陳言從游多名下士詩長古體學
使錢竹汀堂侍郎序之行世　官培祐言師庭時文序余尚

祖柴陽太史公與憲副公夙契兩世婚姻又與巢民先生
同登崇禎壬午鄉薦故兩家子姓往來甚習子士講雒學
會中有上舍生冒玉鐘者工詩文精楷法恂恂然東身主
璧訊之乃巢民先生之裔孫而咸屬則余之表姪也先後
司文衡者多以國士目之　又呂燕昭序上舍諸作湛深
經術而詞氣和平蓋得於家學師傳者雅深　家世藏閒
往詩在吳門見江窗凌霄有秦淮秋感圖卷卷後書修禊
諸人里居姓氏以孫淵如先生居首吾家師庭雲壑兩茂
才皆與焉鄭小坡中翰爲余
識賈不諧今不知落誰手矣

題九秋圖九秋
圖卷

拋撇春風把夢魂時驚綠草怨王孫而今好賤採花約天遣秋
光煥華門

其二

翻翻騰粉惜殘香晚景繁華勝轉忙莫問羅浮山裏寺憐人趣

味久黃梁

冒炯嘉穗曾孫

字錦章號更生縣學生著有賜福堂詩文集如皋縣續志
設忠昭重光子年十三隨父出征　文苑傳冒炯
伊犁父陣亡扶櫬歸事母以孝聞
四憶詩和栢銘叔家
譜
強項詞壇老擅場寄亭丰韻最難忘好詩不襲陳言腐趣語能
教舉座狂鄉黨品評誇月旦人倫衡鑒任雌黃至今夏扇冬爐
夜猶憶當年齒類香寄亭
茂才

其二

永平世業久銷魂振拔衰宗數甚原典貴文章充腹笥清寒衣

履傲侯門愛名不惜家貲盡希世能教世望存從此風流悲歇
絕柴溝何處弔花源善原上舍

其三

幽冥契闊渺愁余十載魂銷倩石居傲志生前空瑁勗文死
後尚贏餘無年可慰酬親願有子還能讀父書記得遺言銘八
字至今涕淚滿兒裾堅體明經

其四

誰使狂飈折茂蘭蕙園身死自長安論交俠骨交情重舞劍雄
心劍氣寒有子何愁徒壁立多兄能使覆巢完名園水竹猗猗
盛不禁西風射眼酸蕙園才

冒書昆可久子

字漁舟號仁月縣學生著有友于軒詩草黃學圯續東皋詩存仁月沈學工詩畫墨梅蘭竹有吳仲圭柯丹邱之風嘗游東越入閩訪太室入浴不一遇卒老焉趙閒亦數之奇也

古意以下並續詩存

萬籟入秋聽柴扉靜自扃蛛絲欺矮屋駒隙掇荒經往事傷青
鬢餘生委綠醽聊當見古意松菊在甕瓶

月下

雲散月當空鉤簾小院風人棲古塞外柱老舊山中已乏輕鴻
驚寧無尺鯉通有生知泣別猶是仗天工

詠盆中荷花中州作

六月荷花涼透閣臨風泥露傅林酌名花自傍風露開還愁風
露催花落天生若華信有無天涯藍橋傍榮敷玉砌靈根產芝
草斗磁細節生菖蒲暮欽朝開人峭寂有如牡丹平章宅懷香
製衣襲三閭敷浪爲舟乘太乙浪說佛圖呪鉢奇非潭非嶼非
污泥枝搖素鵲烏頭改眼刺紅綃鵑血啼幾曲闌干風色好五
更衫袖露光曉君子豈無瓊佩交佳人半在煙波老昨日雙魚
尺素來道是江南蓮萼開那能玉露金風裏泛泛銀河一槎回

題幽篁獨坐圖

伊川之上多林邱天津橋南置酒樓不如永嘉高士好坐對清
陰十頃齋西頭清陰掩井綠霧織往往人來尋幽跡林外時聞

鶯鶴聲蒼苔古徑天空碧鏡秋先生氣橫秋清詞倒懸河漢洗
快寫幼輿著泉石上萬竹響颼颼搖金舞翠簣簣谷夢入瀟
湘圖半幅美人寄意青琅玕隱士休歌紫芝曲君不見翛翛雲
壑遺前蹤綠野秀絕南湖中行將圖貌集賢院直身玉立振清
風天邊誰與數晨夕六逸愛歸山中宅我今曠傲醉爐頭芒屩
去訪蘇門客修篁影裡相思無月明流水聲瀲瀲

畫竹

清風不可名而能憂碧玉側聞君子聲傾心慰幽獨瀟湘數雁
去寄情問高躅

閩中送客

同作炎荒客臨歧一惘然猴吟殘月夜樽散落花天家室能同
願山川別幾年鄉思余轉切無語送歸船

春日即席

梅點春風路白雲飄若絮故人言未盡昨日蜀岡去

其二

即景愛天工春燈鶴髮翁名花自榮落多事說東風

其三

長康本畫癡去去采江芷肯信同心結盡付溝頭水

其四

主人泥客坐未脫紫貂裘可惜故鄉人蕭蕭半白頭

咏齋中玉蘭

置之蓬島越精神閒擬招華景物新嘉樹我驚皆玉琢輕舟誰
識是花身謝莊月下銷良夜滿奮風前惜好春坐詠行吟看不
足清宵試問品題人

詠菊花枝上蝴蝶

會向深深見春風物太顛而今涼夢好不離落英邊籬角妨端
麗庭隅得靜便黃口甜境沒三徑獨尋煙

蟲鳴

融風蟲忽化幾處此聲吟遙想機中耳應同塞上心煙昏深樹
綠蟾缺半窗陰何日整歸策秋思夏已侵

其二

月闇無機織天空以翅鳴深林風上下碧草日陰晴歲歲離情
苦喓喓百感生吳儈如可畫物候最分明

蠟梅

忽見萬松嶺上花江深深處舊貧家卿當閱世心多韻絕不關
春骨亦華吟卷清温留好句齋窗烟晃嵌名葩夜來誤認黃蜂
簇豈有黃蜂到此譁

其二

化工撚蠟富蓓蕾簇枝頭謝復開儘共盤桓留晚菊一番陶
汰笑春魁夢闌把酒花仙至人靜臨風野鶴同若愛知名京洛

看且當尋覓歲寒來

夜雨

節過燒燈寂不譁蕭蕭夜雨溼窗紗濃陰雪後抽寒麥急點雷
前醒萬花啼鳥一聲枝恨越亂猿不斷峽窮巴重衾夢覺寒難
戀試問樽前可是家

梅花和補之弟原韻

玉雕錢喜雨株同含慈噴香倚化工苔砌有人坐卧月茅簷無
價古今風一梢乍露天爲近幾朵深藏山不空鳥過何須驚剝
啄清吟淺酌夕陽紅

涞水館中同人夜話後獨步有作 時客都下

白髮路經燕趙過難從知己說蹉跎城連九塞長風起天近三關夜月多客散呼童和夢語燈前對酒遣愁歌此生不合勞廚
廚桂樹山中問若何

送吳樑村先生粵遊中洲作

海山如夢憶芳規昔同游鷁江幾日雲停慰夙期伊洛關津辭白酒
羅浮風雨入新詩當前交際吾誰與後代聲華某在斯未覺洵
河臨水嘯杜公燕祉語參差

其二

似我庶羸百計非一杯日日送斜暉夷門客散屠沽少官渡城
荒雁鶩稀賦擬文通常有恨詩歌季札已無譏此時惟憶鱸魚

好流水桃花舊釣磯

喜雨吟都中作

澤國人來關塞游喜見海雲作雨黑當頭曙天一雨院如洗樹
枝埔墜光油油棲遲短檐數掾下安得米家畫溺山窗常不收
細翀翎毛燕鵲語淨推几席琴書秋無力掀鯨海爲霖瀉不休
森森兩槐綠陰古能藏蛟龍腥氣三日瓦簷浮瓦畝鄉園蘭芷
地更誰澆及西江流細草幽花羣相見彼本無心時澤優今朝
且飲一石盡失却門外十丈紅塵愁

送高愚岑之山西

江鄉落落幾同袍曲疊離堂戀濁醪三晉雲山馬首濶九秋霜
月雁門高丈夫壯視寶刀佩志士哀歌老驥櫪行矣前途知己
在他時雙鯉莫辭勞

送蔣公赴江甯試闈

華筵莫道別離難涼影槐花驛路譚嶽色曉開艮驥足濤聲秋
壯大江南雕龍奕禩傳爲寶橫槊臨風每興酣此去重經桃葉
渡波明雙槳映晴嵐

其二

樓臺仙署足關情午夜銀蟾坐鼎觥疊石成圖張水部涼州按
曲米嘉榮香添屏內燈斜照漏下牀陰鶴一鳴豈是救厨兼味
少知君家世善和羹

仲弟詠庭前梨花子未和後得句足成之

盧照隣家舊日樹春風作態賞心初雨青葉簇成陰早天白花
梢入望無蛺蝶衣香晨閣暖蠐螬玉漏暮樽虛廿年歸客吟身
老可有心情壓帽餘

春陰

夢與年華積春雲日鎖窗養花天二月鄉淚客三江野氣天容
黙亭昏蝶意降今脊歌曲細月愧照吳艭
將至汴曉行有作

雁聲驚旅夢林薄日輪紅滿棗新詩草半車黃葉風蹉跎人事
外流蕩病情中又向夷門過蕭蕭兩鬢蓬

紅梅

芳塵輕拂品花擔玉骨氷肌共舊諳鶴頂寒多棲瑣閣鵑愁春破夢江南橫欄落照斯人在醉墨烏絲好句貪二月漢宮桃杏滿長紅小白莫相參

其二

月下琴高乘赤鯉麻姑花帝出雲間急呼美酒歡陪飲可有丹砂解駐顏豔雪天留二三月氷綃人隔萬千山莫教玉笛淒淒怨一晌斜陽盡閣閒

大梁城春日雨中作

梨花細雨傍清明客滿梁園總近名盧墓終年悲遠少風塵多事老虞卿茸茸綠草遮山徑穀穀黃鴉上柳城欲向隣家尋畢卓銷魂何事酒帘迎

詠馬

精神骨相足長途千百羣中氣自孤昨夜邊風動毛鬣月明櫪下就人芻

題游赤壁圖

浪濤擁故國泛泛越仙舟酒盞壁邊奇玉簫雲外流人來明夜夜事去一江秋華髮英雄淚披圖感昔游

瓶中菊花至臘月猶開

水淡膽瓶少能藏不做神已當雁去候不離酒邊人願本空追

遥當窗自蘊眞郎看三徑外何物尚加新

言仲舉可久子

字孔暘號補之太學生家譜仲舉孝友端方善詩工畫

試燈日集生花軒分韻生花軒同人吟稿

擘錦聯吟灑彩霞風流江左本袁家主人酌客傾三雅賤子傳燈舊九華同首他時成雪爪故懷今夜對梅花留連儘醉杯中物料峭寒生雨脚斜

言冠德

字聖農太學生官河南開封府同知如皐縣續志方技傳出梁中金召四方名士會於秦淮徵妓張樂為平原十日飲歌詩盈篋論者謂南朝佳麗二百年來無此豪舉後言豫以疏脫獲罪久之得歸米世舊聞余藏聖農司馬畫梅四幅天壇偃蹇出盤二樹上司馬罷官歸居水繪園年九十餘尚能於月夕花晨與三五少年爭塗抹又胡劭介親家嘗於琉璃廠肆得聖農司馬書扇因以見詒司馬工畫梅載縣志方技傳家譜不為立傳亦一疏也

自題畫梅四首並手稿

香色滿天涯揮毫玩物華相逢無可贈一樹老梅花

其二

花影梅和月清輝同皎潔春風拂面來炎蒸散冰雪

其三

筆花開頃刻眞似曉風催麗友同心結相期早占魁

其四

春風滿四座香暗不驚寒雖有同心者冰情寫出難

冒鳴

字雲鶴號筠壑戚貢生候選訓導如臯縣續志文苑傳鳴行文揖諸大家之勝詩宗李杜書法山谷歿年六十八家世舊聞洪北江集中有贈家雲壑茂才詩及爲茂才題水繪園圖濯濯有丰致又茂才父名杏溪性剛直持家嚴獨教子孫有法規見如臯縣續志者壽傳

題九秋圖九秋圖卷

曉立瑤階玉露清閒將秋色譜芳名天然風韻知何恨沒骨枝枝爲寫生

其二

蒙莊夢蝶徒靈境未到花陽幾度游今日開圖花事好直教蝴蝶勝莊周

冒覲光安士子

字兩人家世舊聞往歲庚寅茂名揚侍郎師按試通郡與余同入縣學者四人兩人先生幾得復失比余官京師而先生已歿遺孤歡臣以先生詩鈔寄爲存二首

萬竹軒手稿

一番代謝感星霜爲訪柴灣許氏莊明月半窗眞脫俗清風滿院不尋常騷壇盟主孰爭槃敦雉水人猶豔謝王敦百年來雲散後不堪回首話斜陽

萬花園

淒涼勝蹟暗銷魂腸斷當年世子門轉眼繁華春夢影滿坪芳草暮雲痕鶯花寂寞堂歌地燕雀飄零薛荔村往日風流何處是蘭亭梓澤竟同論

冒澄延孫

字哲齋號少白太學生官廣東廉州府知府著有寒碧堂文集尺牘筆記潮牘偶存三廉吏牘決事餘談拙叟脞言

宋澤元決事餘談序哲齋太守裒其歷官各郡邑舊讞仿鹿洲公例勒爲一編莫不按事以詳情援理而配律汪琅送冒哲齋歸如臯序哲齋初宰潮州之潮陽其政宜民民亦宜之會泰西人來入潮州城朝命大吏蒞其事以君素得民心詔隨以行當是時人以爲榮既而移縣者四司潮謎者再守廉州者一寖過顯矣忽被劾失官當是時人以爲屈君官守令數十年潮人尤稱其賢去之將十年廣州人或至潮其士民必詢君安否以爲欣戚汪琅旅譚冒哲齋太守嘗見莊平道中旅舍題壁詩云誰知瘴海北方歲幾而莊平多角妓鬻歌也又鬻客潮州時哲齋語余欲取故友夏紫笙杜季英諸人遺詩都爲一集鋟板以傳余亟從臾之願爲吏事所拘勿勿無暇也金武祥粟香五華鶴亭大父行均仕粵中與余同官其伯祖哲齋太守於癸巳秋重晤秣陵白髮飄然承贈詩云云余次韻答之云水繪昔名勝風流今尚音一江自洞潮十載悵浮沈獨有林居樂都忘俗慮侵難忘五嶺外頌德使君霖家世舊聞伯祖哲齋太守與吾祖父同母同歲友于之愛無間道路寒碧堂集中有祭吾祖父文一首眞一字一血淚也余年十七與諸叔讀書水流雲在軒子貞旭初兩叔先後與余舉茂才旭初叔先余一年舉孝廉伯祖有吉墓五言古詩遍尋僕筍已失其稿但記中有鈞孫舉賢書聊博桑榆藏廣生好頭角丙下筆龍蛇盤四句時甲午春方隨伯祖赴白蒲掃會王父墓也

秣陵晤金莊生同轉金武祥粟香五筆

忽忽十年別何來空谷音料知宏著作遮莫論升沈海國身猶健霜華鬢易侵白雲起天末出岫望爲霖

題葉東卿志銳墨竹便面 冒澄寒碧
老筆拂蒼雪勁節干青雲領取奉揚意平安對此君

其二

故山多脩篁夢想猶往復寫此湘江春清風滿篔谷

冒沅銍孫

字小山太學生官雲南麗江府知府著有枕千錄雲門吏牘湖南吏牘左宗棠冒侯史牘序侯宰廣東乳源按誅逆舊為盜藪侯之先人皆官此急捕治縣隸邱標邱河乃糾黨戕官打毀事懸閱十七年侯復權乳源令標已前死河尚為縣隸侯按當日逆狀邑老僉指目河侯幼聞先德遺命進及者目下有黑子驗視良是論如律侯先人以治盜殞於官侯終治之楚粵上大吏歌詠之以寨侯悲陳澧枕干錄題詞如臬冒侯字伯陶咸豐二年宰乳源勇往捕

賊深入山縣役通賊戕其官冒侯垂死告小冒侯倘記父之讎左目下有黑子徵帖其頭小冒侯哭受命越十七年復為乳源令父讎得矣鯨之如縛豕如日不然視左目黑子子載欠讎何待告上官捧頭祭父如禹往拴大冒侯之靈冥冥中能殺賊小冒侯之孝誠連連而沾臆曰嗚呼殺讎子之職殺賊官之職小冒侯字小山受國恩為好官殺讎一事尤可傳請付史筆垂不刊

誠下口號冒沅雲門吏牘

酒莫酤財莫貪懶莫躭興莫酣貼差不得三值日須上班案情虛實探王法重輕詰但求人我兩相堪休使兒孫異日患良藥苦口苦始甘此是衙役車指南

冒沂銍孫

字南池太學生官甘肅岷台縣知縣著有應理囊餘愛吾廬筆記出寨吟家世舊閒衙池权祖知中衛縣日治鳴沙渠民頭以濟金積堡

徵兵籍餉以濟金積堡事為左文襄所信使

宣和堡愛吾廬筆記

樹綠長堤水滿渠十年浩刼喜新除馬逋自同治二年據金積堡為老樂今春諸酋始投首居然一片江南景何日歸田課讀書

鏡

西來南北競奔馳冉冉流光雪染髭一覽風塵真面目十年戎馬只君知

和周晉三廣文九日登勝金關

不盡登臨感而今眼界開舉頭望霄漢絕頂避塵埃我欲陪嘉

會人都說上臺純鐳鄉思切歸雁莫頻催

游若已有圓和錢曼卿太守

妙籍詩人筆吟成各一天院梨含曉露岸柳裊晴煙對酒狂猶聖拈花笑悟禪得君書與畫不談米家船

登陘州固中山竭王毋宮趾史虎文明府

山環水繞絕塵埃四顧晴嵐曉色開周穆曾求八駿去（用傳八駿得於山漢皇憤御六龍來無多梵宇遮紅日剩有荒煙鎖綠苔尋語棄王醫國手莫教黔首喊鴻哀

哈密道中

千里郭壁灘數尺平鋪雪每登作詩肩獨得禦寒訣

過天山
載酒攜琴上翠嵐天山積雪灑征鞍吟詩破寂忘途遠松壓闌干廿四盤

冒傳鈞澄于
字旭初光緒癸巳科舉人官廣西龍勝廳通判
寄鶴亭姪手稿
西風一夜桂林霜入手天涯字數行世變可憐身漸老官閒差喜母能將網羅文獻何曾倦談笑公卿不諱狂今日門材衰落盡眼中惟汝白眉良

冒樹楨鉦甫採

字幹堂太學生官陝西候補知縣家世舊聞仙氏幹臣垂老投荒過尤坎坷每朔風起輒憶長安念其無衣也
游若已有園和錢曼卿太守愛吾廬筆記
豪興資花鳥園林別有天一簾紅杏雨三月綠楊煙妙得閒中趣聊參心上禪同為吳越客何日整歸船

庚戌花朝後二日六十初度手稿
小謫紅塵六十年憑聰匣劍憶從前近來桃李新春豔老去松篁晚節堅讀律讀書皆吏隱有詩有酒亦神仙故園水繪明如許伽負扁舟洗鉢泉
其二

莫問前因與後因家留萬卷未為貧頭銜謬晉官仍舊耳順將臨歲又新潘岳久推花縣客阮咸轉負竹林人得閒及早尋芳樂更借榆錢一買春

冒南掟
字子嘉光緒丙子科舉人
和悟公之古橋護國寺留別原韻釋能啟蓮因集
一品蓮花化此身分將餘慧作詩人石圍法座皆成契帶鎮山門未是貧烏佛我逕今已晚坡仙自笑夢猶春生平長物知無有麗句清詞屬比鄰
其二

電影光中證六如四空悟徹本來初錫飛隨地皆能立金布論功自不居十地化人千世界一肩行李半琴書迷津寶筏東流指莫使源頭誤老漁

如皋冒氏詩略卷十三畢

男景瑋校字

誥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花翎候補四五品京堂冒廣生編

冒穉姮　爽女　以下閨秀

字嬿婉貢生同里石巨閎室著有自怡軒詩詞集鄧漢儀詩觀余與無畽誼切葭孝稔知其閨閣貞靜勤敏而書史獨嫻左芬謝蘊自爾一往風秀　冒襄同人集詩注纖婉女姪不特才慧尊賢好義直似老夫　沈善寶名媛詩話如皐冒纖婉夏日芭蕉深綠映疏窓云云精詞絕雅

暮春　以下並詩觀此三首又見汇蘇詩徵此首又見揅珠　國朝閨秀正始集

閒步空階有所思無端新綠又盈枝暮春天氣人如醉喜聽鶯聲未老時

春閨

風動簾櫳春晝長鶯聲催起整殘妝獨行亭畔拈花朵不覺羅衣怯晚涼

曉起

曉來初起對窗紗日上珠簾弄影斜風動高枝黃鳥囀聲聲啼向碧桃花

秋窗雜咏

帶病含愁淚溼衣夢魂猶自戀親閨何時忽化雙蝴蝶長繞萱花椿樹飛

風箏

積雨初晴天氣清小姑含笑理風箏擡頭忽見雙飛燕似有參差不語情

夏日　此首又見沈善寶名媛詩話

芭蕉深綠映空廊高柳蟬鳴晝景長閒卷珠簾看日影鴛鴦相並立池塘

秋夜

飄來紅葉忽成秋又見雙星兩地愁階下細蟲喧不歇簾前紫燕語難留空庭砧杵催長夜遠寺鐘魚逼戍樓薄醉欲眠猶未得綺窗遙望月如鉤

中秋　以下並詩不

秋光清爽自年年病骨支離懶向前強住閒殘香欲冷塞鴻飛急影還連更殘稚子猶相戲月轉高堂想未眠此夕萬家同促膝嫦娥應不受人憐

和芳芸題壁詩

殘編閒檢夕陽低乍見瑤華意欲迷到日揮毫情脈脈去時遺恨草萋萋香閨何事罹塵網繡閣翻驚逐馬蹄父執當年詩句好頻留彩筆向窗西

詠慶餘堂蠟梅同家大人三叔父兩弟分賦得十灰

羣英落盡見黃梅爛漫春光歲暮開蠟染枝頭煙雪冷香銷燈畔夢魂來妝成偏愛孤芳近愁破還將好句裁美景病中容易鄰卻虛披拂立蒼苔

春夕

多病多憂已半生好花好月總無情簷前怕聽三更雨枝上偏憐百舌聲志逐曉煙消不斷愁如春浪去難平思歸屢作斑衣夢幾度驚魂蝶未成

暇日

曉卷珠簾百草妍深閨無事倚闌前芳春已近花朝節細雨偏催寒食天題句不忘聽好鳥披衣半欲學逃禪賞心莫訝韶光速滿砌殘梅倍可憐

月夜再過玉簡弟松濤軒同兄青若觀菊

重陽已過尚秋清採菊相携小徑行花愛重來看更好月憐初

滿較前明霜侵衣袂忘深夜影亂簾櫳數雁聲聯句弟兄皆絕唱殘毫續和祇怡情

和三兄春日過李姑丈舊園原韻

極目春光好無端感慨侵荒階生舊草禿樹立新禽事已留空迹門衰負好吟履巢存大節何必淚沾襟

望月

秋月明如洗清光夜寂寥幽花沾露冷殘葉逐風飄嫩上調絃曲無心弄玉簫綺窗留素影相對慰今宵

春日病起

深閨初起惜春天弱質蕭條倍可憐無奈東風寒食近新醅綴草帶疎煙

月夜懷弟

小院清風翦玉流懷人天末獨登樓欲將心事憑楊柳葉葉絲絲總繫愁

題虞美人扇

化作花魂喚美人緣情紅意寫來眞染毫若比瑤琴動葉葉枝枝更有神

夜雨

細數鐘聲慰寂寥無端風雨更蕭條春來何限傷心事剩有殘燈度此宵

秋窗

曲徑幽花弄影疎紗窗雨過小涼初年年瘦盡傷秋骨日日空隨數卷書

春病

小窗深坐奈愁何細草叢生似恨多休怪東風情意薄好春偏在病中過

向鄰翁乞花代篆兒作

無限窮愁何足惜迴廊閒步心如失朔風陣陣異香生回頭牆外花枝出但覺枝高朵朵叢那能盡日往花中無計得花甚徘徊走東呼童問鄰翁記昨分香拜君惠今年還望仍相餽極知

惜花不願多數枝瓶供消殘歲主人闊達且賢豪舉手攀枝與
更陶把酒對花雪正大聊吟短句燈獨挑

歲暮携家兒就婚吳陵席上留別諸兄弟

咏絮堂前聚弟兄北風淒厲感遐征牽衣忍說親年邁惜別難
忘手足情雪意滿空寒入座燈花高吐酒徐傾孤懷莫謂隨時
遣遠道移家怯送迎

促織

促織無端感慨侵高秋只解發哀吟眠花帶露淒長夜傍月隨
風急暮砧晚院清清還獨聽天涯處處若爲心那知弱質成衰
疾更入深寒恐不禁

莫春媳婦歸甯口占寄懷

嫩綠初齊覆古廊離情種種助淒涼輕風送暖催歸燕細雨傷
春枉斷腸不盡尊前成聚散那堪鬢禿損年光寸箋欲寄鱗鴻
杳須念宜家勝故鄉

答吳夫人原韻

共道詞壇第一仙瑤章投贈感相憐冰操不讓共姜節訓子還
同孟母賢鸞韻久傳推獨步鶯簧初弄敢隨肩何時得遂登龍
願拂塵深閨細話禪

輓吳老夫人

如此竟長別空餘淚黯然陽春難再續黃鵠豈虛傳驟雨傾珠
樹層雲蔽玉田沈吟思悄絕空訝碧桃鮮

其二

抱病同三載殷勤寄錦箋逃禪參古佛教子法前賢不世人皆
惜看花鳥亦憐妝臺疎識面寫恨到重泉

新月

愛此春宵月新晴卻上弦微光浮葉嫩淡影失花鮮有意窺寥
泬無愁想湛圓空階閒立久遙對慰遲眠

七夕

銀河耿耿翠雲浮爲玩雙星獨倚樓只道人間多別恨誰知天
上有離愁

病中寄家大人

屈指沈痾已十旬歸期不定日思親新齊芳草盈階綠細雨淒
涼又送春

其二

殘書悶展掩柴扉獨對晴空盼落暉妾得身如新燕子隨風常
繞北堂飛

其三

似我曾誰話至情自憐形影耐長更添愁最是終宵雨挑燈夢
不成

其四

鴻鴦襟懷志未忘遭逢何事不神傷欲知眼底無窮意二首詩成淚萬行

旨俊鈺會孫女

字文熹號碧纕廣東前山廳同知錢塘陳坤室著有福隸鴛鴦閣遺稿汪瑔撰壙銘如泉訇氏諱俊故江西德化令陳坤撰事狀恭人於閨閣才人尤相雅愛將王玉瑛汪允莊吳蘋香莊檠珠四集陸續校刊至於工書能詠特其緒餘粵俗有冏煞之說八月二十一日爲恭人冏煞之期酉來亥去布灰於向日梳妝卓上約略有字云自解脫塵網以來仍返羅浮執事顛覺清適家人可勿念也又有詩曰難忘夫婿與諸兒詩後書一大蝶俞恂慶福隸鴛鴦閣遺葉序施愚山云槃中詩好不問伯玉和歌織錦詞工未見連波作答願爲缺事恭人琴瑟譜音宮商合奏足令前人讓美矣　金武祥粟香隨筆子厚有小象手持酒杯其配碧纕內史冒夫人題詩云云其次女靜滴適王氏能詩早卒有寒碧軒詩存　家

世舊閨碧纕姑母精小篆其爲先君所書檀帖二事及紈箑扇至今尚藏篋中姑母生時嘗刻王采薇諸人詩殁後仍爲羅浮仙蝶亦與采薇事相類也

奉和子厚夫子六十自壽詩原韻　潘衍桐積雨斯輪軒錄

如弓新月照當筵兩鬢成絲謝俗牽宦海儘教生險阻家山原有好林泉御龍人憶淮南子司馬官嗟白樂天先正有言遺後法一經已足勝連阡

題芙蓉館遺葉　史印玉芙蓉館遺稿

葉爲山陰史印玉著玉印乃史薦亭明府之第三女番禺石禾康搗庭室舉人石炳樞星巢母也

佛家語輪迴修證須修福我嘗聞其言相非在心曲憂者吾愛女有識而無祿此理殊未明中腸日往復茲感誦君詩忧然忽大覺以君玲瓏思如泉湧百斛以君詠絮才漢史何難續況作伯鸞梱琴瑟洵相樂既有永叔子心願亦已足奈何子名成謠池鴛返速未睹鳳翱翔雲程不可逐未享錦堂養娛悅極耳目直欲携君詩青天問數數

題子厚夫子飲酒小象　粟香隨筆

三十年來海上行風濤隨處片帆輕琴心劍膽俱無用不及酣酣老此生

其二

縱然投筆事難酬博得虛名作醉侯春滿陌頭看柳色登樓無

悔亦無愁

題子厚夫子嶺南雜事詩鈔　陳坤嶺南雜事詩鈔

棒檄南來卅五秋風塵蒿目具先憂頻教手撚吟髭斷倚遍闌干望海樓

其二

老去風情白樂天琵琶清淚感年年斧柯不爲終何補空賦秦中樂府篇

其三

嗟君袖捲舞婆娑三百風詩寄興多莫作閒情逍遣看一腔熱血萬層波

其四

生花筆繞嶺頭雲五色斑斕豔十分題罷新詩還一笑輸他紡
字織迴文

冒文衡沅女

字佩卿安徽候補道善化許月菡室著有綺香閣詩鈔詞
張婉儀綺香閣詩詞鈔序夫人紅豆銀缸泥夫壻而聯
鈔句白蘭瓌陽課兒女以小詩反復勘編厥有四美一日
良辰二日高逸三日靈秀四日幽繁

題汪湘卿求福居詩鈔 汪清求福居詩鈔

閬道瑤臺降玉仙蘭心蕙質締詩緣貝絲欲繡平原像一瓣名
香禮座前

其二

清詞一斛瀉明珠文采風流愧不如洗盡閨中脂粉氣青蓮才
調右軍書

其三

吟徧陽春白雪詞桃花潭水繫相思緣慳一面無由見惟有深
情夜月知

其四

巴調猶勞青眼開今時謝女劇憐才門牆若許栽桃李願借春
風作剪裁

冒 董 襄妾

名白字小宛號青蓮江甯人陳維崧婦入集泰淮董姬才色擅一時後歸如皐冒推官明秀溫惠與推官相稱居豔月樓集古今閨幃軼事蓄爲一書名曰匳豔王吏部撰朱鳥逸史往往津逮之余懷板橋雜記小宛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悴死辟疆作影梅庵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查爲仁蓮坡詩話小宛早卒一時名士無不賦詩溫陵黃俞邰二絕更佳冒見之哀感流涕阮元廣陵詩事華亭周壽王有悼小宛賦一篇極能擬子建者又小宛有手書唐人絕句一卷落筆生姿杜于皇極贊賞之楊廷撰崇川咫聞錄董嫗冒集民妾董小宛所造未歸巢民時以此嫗白秦淮寄巢民故至今號泰淮董嫗張明弼董小宛傳應制諸名賢中秋夜觴姬與辟疆於河亭演懷甯新劇燕子箋時泰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歎笑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冒襄影梅庵憶語王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豔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鬬波激盪而上山中游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又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坐爲

眉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演燕子箋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烟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又乙酉客邗官嘗向諸友借書凡有奇僻命姬手鈔姬於事涉閨閣者別錄一帙名曰奩豔其書之現與精祕几古今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卉草木之無情者稱述有悟皆見香麗又姬於吳門會學畫未成能作小景寒樹墨筆楚畤於几硯上輒自圖寫又姬書法秀媚學鍾太傅稍瘦閣帖小楷表稱閣帖予舊藏將遂廢鍾學曹娥碑流傳鮑廬詩話如皐岵絨山水人物花草皆工麗相傳冒氏姬人蔡氏始爲之揚容裳有董宛君貽荷扇子歌然則冒氏繪諸姬皆工蓋不僅蔡夫人矣冒家世舊聞董夫人以瘵疾卒巢民司李作哀辭凡二千四百言二百四十韻哭之其描寫病狀至爲纖悉張公亮謂不惟千古神傷實兄令本倩安仁閣筆不虛也其詞曰夙嬰驚悸肝膽受傷恒於春半瘦削肌香褪編風寒季夏十七沈哉沈緜遂成痃疾痰湧血溢五內崩舂虛焰上浮熱面霞烘葭苓雜投無補眞損長夜悴憂朝起內忍移居靜攝舉室含悽秀彩倭鬟猶掠豪犀位置黃花瘦妝遲影頻移粹蠟詩審逸靚恰逢小試攜兒邪關屢趣我行經月乃還初蠟馳旋及眼一

兒脂玉全削氣銷徒倚一息數喘嬌喘氣幽香喉粉碎暗
勺不流火灼水枯脾虛肺逆呼吸泉室神猶媿爐又薰
夫人以辛卯正月二日逝其年閏二月望日葬縣之南阡
見哀辭序陳其年集有春日巢民先生舉舟約同務萬諸
子過橫巢并問影梅庵詩註云庵爲董姬葬處已亥庚子
間亡妁沈栗孃夫人來如皐嘗勸余修董夫人墓並乞余
曲園丈大書刻石因循未果今亡妁下世亦十年矣又
余藏董夫人小象凡二一爲
國初禹鴻臚畫本一爲道
光中周琴
生橫本

綠窗偶成江蘇詩徵閨秀正始集

病眼看花愁思深幽窗獨坐弄瑤琴黃鸝亦似知人意柳外時時弄好音

盲宮裘妻

名婉蘭泰州人翰林院檢討宮偉鏐女著有梅花樓詩

松婦人集婉蘭宮進士女歸余友盲无睽曲室唱酬才情朗暢伉儷之篤亞於坳饒矣婉蘭尤工畫墨梅雪葉風枝傷然有倩寒瑤臺之思江蘇詩徵王通敏云盲先生裘以好俠重義傾其家夫人製扇以給晨夕極工巧悼珠閨秀正始續集宮婉蘭工製刻紙扇人爭購之至今傳行家世舊聞如皐貼絨畫盛行於時輝珍浦謂創於宮夫人沈西雝謂創於蔡夫人裘子才謂創於石學仙女子楊蓉裳錢竹初又各有董宛君貼梅扇子七古一枝流傳亦幾於謝墩之爭矣

元宵喜晤十六姪如岡以下並詩存此首又見江蘇詩徵及正始續集

汝來恰值傳柑節我老驚看兩鬢銀回首弟兄多隔別相逢子姪獨情親梅殘正好迎新月柳放何堪又暮春帶水家鄉原不遠衰年惟有淚沾巾

留春

寂寂深閨燕語忙庭前時有落花香十分春色難留戀一種離情易感傷幾見曉風吹素幔旋驚新雨溼芳塘柳絲折盡不成別何日重逢共舉觴

寄淮陰陳二姪女

月映簾櫳樹影深瑤琴彈罷少知音淮陰人遠無芳訊流水高山共此心

仲夏同八嫂韓夫人于溪湖看荷

于溪湖口採蓮香並坐烹茶泛野航誰道嫣紅難比豔名花不讓美人妝

看芍藥

夜深殘月轉迴廊輕掩紗窗憶故鄉記得去年今日裏翻階芍藥怨紅香

見杜鵑花憶先慈

斜風細雨送春光病骨闌珊懶下床記得慈親勞遠寄杜鵑花發更悲傷

冬日畫梅花

獨坐幽窗下寒風透碧紗染毫渾不覺爲愛一枝斜

月夜同張大姪女摘茉莉

別久話偏長空庭月過牆煩君親採摘聊共點殘妝

寄八嫂

夜闌人靜憶同遊老大還家不自由四載相思莫相見何時共
泛採蓮舟

七弟東表登舟阻風雨

十日樓前對早梅片帆何事忽相催多情只有狂風雨時遣行
人去復來

寄大兄中丞公

吾家諸弟妹最長共推兄大孝能揚顯清時際　聖明賤貧安
我分骨肉見君情廿載傷離別吳陵隔雉城

和四兄廣文貼梅原韻

每思兄妹各中年隔歲離情倍惘然拈得新詞勞遠寄畫來紈

扇復爭傳一枝貼瓣梅相贈四月聽鶯聲可憐有約員舟期速
發莫虛同醉石榴前

海陵留別二嫂下夫人

數月相依情更深殷勤棋局記知音黃花綠酒難爲別萬斛愁
堆一寸心

寓兒重修倩石居賦以志感

老屋忽更新含悲念先世憶姑永訣年未遂含飴志轉盼育三
男拭淚拜天賜愛若掌中珍眠食何曾離此居名倩石一敗竟
塗地廿載委荆榛補過在羣稗一旦汝繩武堂構渾無異磊磊
壁問石幾柯倚蒼翠努力習詩書忍使後莫繼淡泊絕玩好溫

茶欽才氣比肩兩雁行仗孜恩掩義日夕侍明師慎勿輕暴棄
長勵告吾姑諸孫將成器

新荷

點溪小葉正田田綠淨香清碧浪牽風動露珠光不定烟迷月
色影初圓鴛鴦未許留深蓋鷗鷺難棲貼水邊待得高枝堪進
酒納涼時候採紅蓮

慶餘堂蠟梅

莫向窮冬怨獨開孤芳原自絕塵埃檀心似與春相避素影偏
宜月共來歷盡冰霜標冷韻恥隨桃杏點蒼苔酒溫爐熱疎窗
下爲愛幽香首重回

秋日和十一姪逸原貼梅原韻

望去秋深雁影徂梅花何處惜春蕪重拈佳句饒清俊欲借香
風信有無把筆自慚三折少向榮莫放一枝枯思鄉憶汝東床
選諸子龍文果不殊

和八弟友鹿詩扇

清和紈扇寄來新才調吾家第一人憶弟思鄉深夢寐衰年骨
肉倍情親

冒　鄧氏書妻

名繁顏字墨嫻如皋人藍田縣知縣鄧士英女著有思親
吟靜漪閣詩草家世舊聞鄧夫人爲宮夫人子婦而其才
又足以繼之聞歌姑恩不聞喚姑惡也

秋日以下並詩存此一首又見江蘇詩徵

隱几人愁坐夜分暑氣消乍涼霜有信久旱海無潮蕉老心空卷蒲荒鬢共凋歲時閱後早秋事已蕭條

秋雨思親

秋宵成兀坐細雨被風侵恐緒悰長夜幽懷深素琴最憐毛裏句空負蓼莪吟蠟炬垂紅淚難灰一寸心

天祐堂侍家嚴看菊

天氣屆深秋重陽正在目淵明佳柴桑杜甫居白屋高士寄襟懷抒情唯採菊觴詠招友朋珍賞媚幽獨嚴親解組歸閒居領清福天祐顏其堂手培多竹木花種五畝園人在衆香國布置

兩廊下夜遊常秉燭高低既已宜向背更相屬圓方列髹几珍錯陳水陸旨酒宴嘉賓清音辨竹肉簾垂亦相羊雜座無拘束弟妹樂陶陶歲時空鹿鹿但願親長健良會日相續

庚辰仲春侍家大人遊西湖

名遊自古說西湖唐宋於今有鉅儒太守風流隄號白眉山詩酒人稱蘇低昂岳墓雲橫石南北高峯水滿渠花柳六橋搖畫舫樓臺數仞聳名都隔林飛蓋花千樹夾道沙籠燭兩株布幔晨張彈穆護羅幃晚唱聽吳趨雕闌鸚鵡偕人語碧落鴛鴦交頸呼走馬池塘青袖窄鬬雞山磵翠林紆一家歡聚天涯樂二月風光淑景娛乳燕雛鶯飛暖谷桃紅梨白燦城隅徘徊我已遊仙境恍惚身疑在畫圖

新秋

漸覺涼風動猶然暑未收空庭纖月落敗壁亂蛩投旅雁蕭蕭度殘砧處處愁凋零楓樹葉又是一番秋

寄懷夫子

留春春不住送春春未央養蠶初上箔欲採陌上桑嗟我懷遠人採桑不盈筐深林聞鵑啼鵑啼斷人腸

題貼梅

怕教春事委蒼苔故使春花四序開疎影暗香都可挹卻無蜂蝶認枝來

和比邱尼藥林師原倡

病不禁秋秋已深禪宗澹定可輸心昔年雙禮青蓮坐藥林卧雲道人曾過草舍茶話此夕重聆白雪音仄徑月明侵短鬢西風葉落響疎林殷勤為訂重來約莫負黃花續苦吟

贈許五表妹

渭陽小妹擅才華道蘊無慚出謝家綠鬢光偏憐素影芳姿弱不勝春紗玩花携手詩情劇愛日開簾秋思賒縱隔雲山原咫尺惱人離別是啼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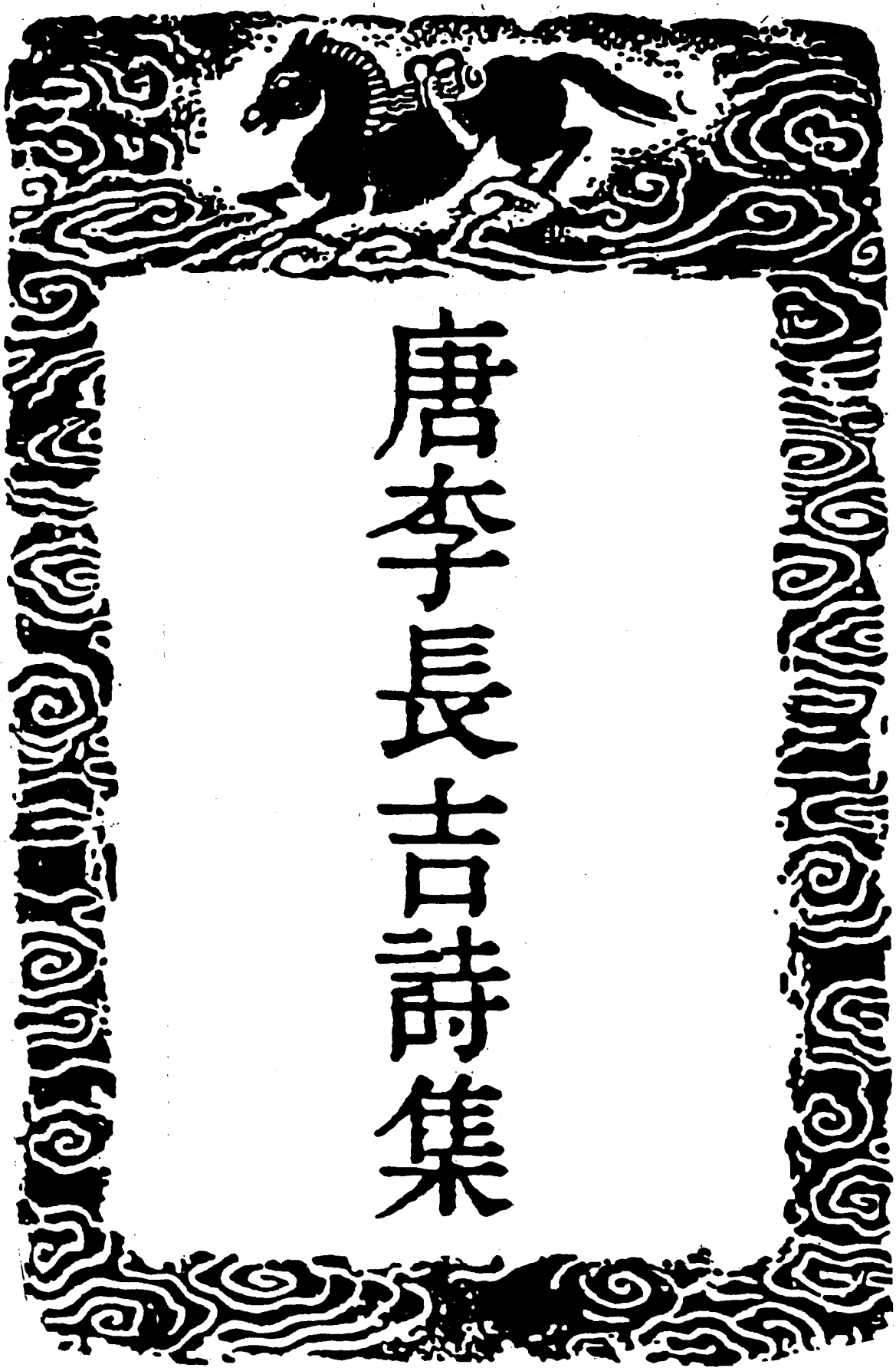
秋日舟中

衰草淒淒已暮秋雲烟漠漠泛孤舟荒村碓杵千家急野水菰

博古圖愁遠景參考依歸岸楓堂詩話逐長流縣崖楓樹飄紅
葉交映殘霞古渡頭
蹈叉老五母勝僕也
愛當年舊紀綱渭陽人已老南陽客逢白髮哀東里我見青
衣歡北堂往事盡成空貧典裘年合醉華門觴庾公椽栗無須
[illegible]胡夕遲堪給粮櫚
[illegible]
蟲有何哀怨黃昏不住鳴繞幃千遍語驚夢十年情風透衾裯
薄月臨枕簟清井梧吹葉落古砌聚秋聲
喜晤謝二妹

憶昔廣陵別悠悠忽到今離悰言未盡觸目感偏深莫怨長江
遠徒傷千里心寸腸同槁木相對一沾襟
旨 高維楫妻
名槃字級蘭如皋人貢生高深女著有逸園集家世舊聞
著有逸園集其姊亞蘭著有簾
畑集一門風雅不減劉令嫻也
寄嫂氏梅花二首見詩存江蘇詩徵
三吾往事總堪哀水繪春風盡刼灰猶有老梅一株在强支霜
雪近人開
其二
寄將憔悴與君看人共梅花正一般只恐深閨還自惜氷霜姿
格有餘寒
旨 黃廣生妻
名會葵字甌碧瑞安人署武昌鹽法道黃紹第女著有湄
語樓集金武祥粟香五筆如皋冒鶴亭年二十舉賢書出
瑞安黃叔頌太史門下遂以女妻之太倉姚柳坪
爲賦催妝詩陳如升病榻懷人詩小傳冒鶴亭孝廉集
民先生之族孫少隨宦嶺南工詩詞其夫人黃氏亦能詩
[illegible]
一時佳偶
題金滙生先生氷泉集金武祥氷泉
唱和閨集
三十三山畔兒時憶勝游葵少曰隨潛蘭叔祖觀學江
左先後在江陰使署幾六年先生於
此隱下筆況千秋杖履餘年健鄉邦故事收江南烟水富聞道
恣尋搜外子自吳門歸言
先生游興甚豪

其二
五十年來事浮雲過太虛世情日衰惡宦味早蕭疎氷井懷前
夢陶廬闢故居諸公臺省貴臣合老樵漁


唐李長吉詩集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李賀詩編序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牧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爲四編凡二百三十三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艮爲已失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卽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觴一飡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卽問常恨想其人詠味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爲賀集

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牧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牧深惟公曰公於詩爲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長短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公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牧因不敢復辭勉爲賀敘然甚慚賀唐皇諸孫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縣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邱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之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辭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得無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難恨古今未嘗經道者如金銅僊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有五年京兆杜牧爲其敘

李長吉詩舊有京本蜀本會稽本宣城本惟上黨鮑氏本爲勝茲刻依本云是鮑氏然或京或蜀或會稽宣城總未可知但其訓解批評的屬徐董兩先生手澤凡錄在人間者卽不敢據也故以徐還徐以董還董彼此一字無混間有不著姓名者乃係原注而圈點則徐先生獨也昔萬厤癸丑中秋殺青主人識

唐李長吉詩集目錄
卷之一
李憑箜篌引　殘絲曲
還自會稽歌　寄櫂璩楊敬之
示弟　猶竹
賦御溝水　憶昌谷山居
七夕　過華淸宮
送沈亞之歌　詠懷二首
追和柳惲　春坊正字劍子歌
貴公子夜闌曲　雁門太守行

大隄曲　蜀國弦
蘇小小墓　夢天
唐兒歌　綠章封事
十二月樂詞并閏月　天上謠
浩歌　秋來
帝子歌　秦王飲酒
洛姝眞珠　李夫人
走馬引　湘妃
南園十三首 58
卷之二

金銅仙人辭漢歌　古悠悠行
黃頭郎　馬詩二十三首
申胡子觱篥歌　老夫採玉歌
傷心行　湖中曲
黃家洞　屏風曲
南山田中行　貴主征行樂
酒罷張大徹索贈詩張初效潞幕
羅浮山人與葛篇　雜敘皇甫湜
宮娃歌　堂堂
勉愛行二首送小季之廬山

致酒行　長歌續短歌
公莫舞歌　昌谷北園新筍四首
惱公　感諷五首
三月過行宮
卷之三
追和何謝銅雀妓　送秦光祿北征
酬答二首　畫角東城
嘲謝秀才四首　昌谷讀書示巴童
巴童答　代崔家送客
出城　莫種樹
將發　追賦畫江潭苑四首
病酒寄十四兄　難忘曲
賈公閭貴壻曲　夜飲朝罷曲
王濬墓下作　客遊
崇義里滯雨　馮小憐
贈陳商　釣魚詩
奉和二兄罷使遣馬歸延州
答贈　題趙生壁
感春　仙人
河陽歌　花遊曲

春晝　安樂宮
蝴蝶飛　梁公子
牡丹種曲　後園鑿井
開愁歌　秦宮詩
古鄴城童子謠效王粲刺曹操
楊生青花紫石硯歌　房中思
石城曉　苦晝短
章和二年中　春歸昌谷
昌谷詩　銅駝悲
自昌谷到洛後門　七月二日曉入太行山

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 56
卷之四
艾如張　上雲樂
摩多樓子　猛虎行
日出行　苦篁調歌引
拂舞歌詞　夜坐吟
箜篌引　巫山高
平城下　江南弄
榮華樂　相勸酒
瑤華樂　北中寒

梁臺古愁　公無出門
神絃曲　神絃
神絃別曲　綠水詞
沙路曲　上之回
高軒過　貝宮夫人
蘭香神女廟　送韋行實兄弟入關
洛陽城外別皇甫湜　溪晚涼
官不來題皇甫湜先輩廳
長平箭頭歌　江樓曲
塞下曲　梁絲上春機
五粒小松歌　塘上行
李將軍歌　休洗紅
野歌　將進酒
美人梳頭歌　月漉漉篇
京城　官街鼓
許公子鄭姬歌　新夏歌
題歸夢　經沙苑
出城別張又新酌李漢 60

外詩集
南園　假龍吟歌
感諷六首　莫愁曲
夜來樂　嘲雪
春懷引　白虎行
有所思　嘲少年
高平縣東私路　神仙曲
龍夜吟　崑崙使者
漢唐姬飲酒歌　聽穎師琴歌
謠俗

唐李長吉詩集卷之首

李長吉小傳　　李商隱撰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恆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探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

董氏取斯家藏

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縱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帝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歔下榻叩頭言阿奎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教教有煙氣聞行車聲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翫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附錄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爲筆研之舊召之見託以掇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得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觀之當爲改正李公喜并付之彌年絕跡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嘗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於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幽閒鼓吹　唐清河張固

唐李賀長吉常使小奚奴背一古破錦囊隨行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太夫人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肝始已耳有人謁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文成三篇元稹以明經中第願與賀交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稹慚而退未幾制

策登科禮部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排之賀竟不第將死時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上帝新作白玉樓成立召君爲記少之賀氣絶有表兄與賀筆研之舊恨賀傲忽賀死後給取其藁盡投溷中山堂肆考

徐文長傳　同郡陶望齡撰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絶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倣揚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偫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瞠視

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藁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卽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轢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慙溫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羣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閧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倣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

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叩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惰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眾處不逊袒裸似覬人或病之然傲與覬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傾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客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己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兩朞贈金以數

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眾矣乃渭則自死就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銘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論元忭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

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噱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啞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傚之逃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餓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轗軻破弊不能再易至藉橐寢年七十三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倧比歲公思爲渭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撻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

之注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鏡以龍里衛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士人譁之鏡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士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修偉肥白音朗然如鶴唳常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二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況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蹟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瓚成以戒其爲文長

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原泉見彼陬喧汜溢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修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爲奇絶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又傳　公安袁宏道撰

余少時過里肆中見北雜劇有四聲猿意氣豪達與近時書生所演傳奇絶異題曰天池生疑爲元人作後適越見人家單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强心鐵骨與夫一種

磊塊不平之氣字畫之中宛宛可見意甚駭之而不知田水月爲何人一夕坐陶編修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鐙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石簣闕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簣曰此余鄉先輩徐天池先生書也先生名渭字文長嘉隆間人前五六年方卒今卷軸題額上有田水月者卽其人也余始悟前後所疑皆卽文長一人又當詩道荒穢之時獲此奇祕如魔得醒兩人躍起鐙影下讀復叫叫復讀憧僕睡者皆驚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書皆首稱文長先生有來看余者卽出詩與之讀一時名公鉅匠浸浸知嚮慕云文長爲山陰秀才大試輒不利豪蕩不羈總督胡梅林公知之聘爲幕客文長與胡公約若欲客某者當具賓禮非時輒得出入胡公皆許之文長乃葛衣烏巾長揖就坐縱譚天下事旁若無人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譚謔了無忌憚會得白鹿屬文長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凡公所以餌汪徐諸虜者皆密相議然後行嘗飲一酒樓有數健兒亦飲其下不肯

留錢文長密以數字駡公公立命縛健兒至麾下皆斬之一軍股慄有沙門負貲而穢酒間偶言於公公後以他事杖殺之其信任多此類胡公既憐文長之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凡入簾者公密屬曰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脫失皆曰如命一知縣以他罣後至至期方謁公偶忘屬卷適在其房遂不偶文長既以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劇衆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

故其爲詩如顰如笑如水鳴峽如鍾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恥不與交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一日飲其鄉大夫家鄉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賦陰令童僕續紙丈餘進欲以苦之文長援筆立成竟滿其紙氣韻遒逸物無遁情一座大驚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余不能書而謬謂文長書決當在王雅宜文徵明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

草竹石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陽和力解乃得出旣出倔强如初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拒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槌其囊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石簣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傾起一埽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余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詩奇於字字奇於文文奇於畫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音幾也哉悲夫

會稽縣志

曰鑄公傳

董懋策字揆仲文簡公之曾孫得家學眞傳精於易理學者稱爲曰鑄先生設帳於蕺山之陽授徒講業四方從游者歲踰數百人學舍不足皆僦屋而居其月旦總

課必糊名易書列以等第時人比之白鹿書院遊成均大司成焉夢正奇之待以國士與雲間張以誠齊名兄懋史弟懋中皆相繼登第而策獨不售太史陶望齡致書曰弟得倖成是雍齒且侯也兄何慮焉未幾病卒其友提學副使張汝霖爲之私謚置祠因作疏曰嗚呼吾友揆仲於癸丑正月之二十六日卒於正寢其弟子凡三百數十人相與啟手足而哭之盡哀跣而出泣相持而語曰存不願豐歿無求贈此吾夫子所爲全而歸者也若乃表其遺行宜其隱貞夫非吾弟子耶僉曰願惟力是視以光夫子於是奔號四境觀者愴然乃相與蕺山

之顛謀置祠焉曰此吾夫子所聲鐸章教之地也相高峯之陽謀置塚焉封樹期必親曰此吾夫子所手定之壤也既向余哭而謀私謚之曰知管者惟鮑非子耶誰當謚夫子者余哭失聲曰吾揆仲勁姿外卓慧心內朗生邵閎而彌恭歷困場而能泰千秋經術一代人師居恆恂如以退自命而談經論事注若懸河累擊喻籥百往不折嗚呼使効用當世其必侃侃能風裁者矣而僅乃嶽嶽一經惜哉按謚法寬和令終曰靖執一不還曰介宜私謚曰靖介先生眾又哭相拜而置旌焉嗚呼孔北海羅展造邑請爲康成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侯芭負

土爲其師楊雄作墳號曰元冢孔子墓樹數百皆異種人傳其弟子各持其國樹種之揆仲兼致焉難矣嗚呼鄭鄉翠兀楊冢規恢參差孔樹實實枚枚生不爨榮而歿有餘哀非昔吾友孰得之哉其著述甚富惟大易牀頭私錄大學中庸講意二書行世藝林寶之縣志儒林

唐李長吉詩集卷之一

明會稽 徐 渭文長
董懋策揆仲批註 後學黃金鑑重校刻

李憑箜篌引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凝雲頹不流徐聲遏江娥啼竹素女愁(徐聞之而然也)李憑中國彈箜篌崑山玉碎鳳凰叫(徐此一句形容聲)芙蓉泣露香蘭笑(徐亦聞之使然)十二門前融冷光(徐帝京門十二也)光帝二十三絲動紫皇(徐古樂府瑯琊王歌篇有長安門十二之句)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徐聲激之使然)董夢入神山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徐平易似不出賀手)吳質不眠倚桂樹(董吳質疑當作)

(董說得古怪怪)

(徐雕)

(徐雕率半)

吳露腳斜飛涇寒兔(徐結三句皆夢中所見董分明說破尤是賀之怪)李憑是月宮霓裳之樂卻說得奇佳處

(徐沖淡拙率)

殘絲曲(徐賦晚春也)

垂楊葉老鶯哺兒殘絲欲斷黃蜂歸綠鬢年少金釵客(徐金釵客女客也作男子)縹粉(徐白壺中沈琥珀(徐酒亦得言押金釵之少年)也)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董有榆莢錢)

還自會稽歌 并序

庾肩吾於梁時嘗作宮體謠引以應和皇子及國世淪敗肩吾先潛難會稽後始還家僕意其必有遺文今無得焉故作還自會稽歌以補其悲

野粉椒壁黃涇螢滿梁殿臺城應教人(徐應制也)秋衾夢銅輦吳霜點歸鬢身與塘蒲晚(徐衰也)脈脈辭金魚(徐卻所佩也)鞫臣守迍賤

出城寄權璩楊敬之(徐當是應舉失意人)

草暖雲昏萬里春宮花拂面送行人自言漢劍當飛去(徐漢高帝斬蛇劍晉武庫火劍穿棟而飛)何事還車載病身

示弟(徐猶率)

別弟三年後還家一日餘酴醾今夕酒(徐衡州靈縣酒甚美呼曰靈酴)

細帙去時書(徐行李不病骨猶能在人間底事無命不常即未何須問牛馬拋擲任梟盧(徐此二句言不可句意)定即牛馬梟盧意)

竹(徐半)

入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華生筍徑苔色拂霜根織可承香汗竿應釣錦鱗三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徐此二句見史記趙世家董趙世家襄子奔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以遺趙毋卹原過以告襄子襄子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余將賜女林胡之地云云)

同沈駙馬賦得御溝水(徐半)

入苑白泱泱宮人正靨黃(徐照水正妝)邊隄龍骨冷(徐白拂水)石砌鴨頭香(徐綠水)別館驚殘夢(徐流響也)停杯泛小觴幸因流岸

浪處暫得見何郎（徐郎于）祐意

始爲奉禮憶昌谷山居（徐率）

埽斷馬蹏痕（徐居官衙回自閉門長鎖江米熟（董即刀）頭浙米之意或曰舶小艘裹花春向壁懸如意當簾閃角（董巾角巾暗用羊祜角犬書曾去洛鶴病悔遊秦土甌封茶葉山杯鎮竹根不知船上月誰棹滿溪雲

七夕（徐率）

別浦今朝暗羅帷午夜愁鵲辭穿綫月花入曝衣樓天上分金鏡人間望玉鈎錢塘蘇小小更值一年秋

過華清宮（徐半）

春月夜嘓鴉宮簾隔御花雲生朱絡暗石斷紫錢（徐苔也）斜玉椀盛殘露銀燈點舊紗蜀王無近信泉上有芹芽（徐山精化爲女子蜀王哀其死葬之極其隆以比明皇貴妃事蜜寫意明皇幸蜀故稱蜀王不必入山精故事）

送沈亞之歌 并序

文人沈亞之元和七年以書不中第返歸於吳江吾悲其行無錢酒以勞又感沈之勤請乃歌一解以勞之

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徐馬韁也）竹斷聰馬小家住錢塘東復東（徐此上賦在家白藤交穿織書（京下東裝景）笈短策齊裁如梵夾（徐凡經不釘每帙以夾束）雄光寶櫝獻春卿（董雄光）

（徐末二句忽說至此信手拈來）

（徐率）

光豈煙底驀波乘一葉春卿拾材白日下鄉置黃金（徐應）馬耶（董三字擱筆應雄光）解龍馬（董三字擱筆應雄光）應雄光）擢笈歸江重入門勞勞誰是憐君者

吾聞壯夫重心骨古人三走無摧挫（徐三走或孟明請事或管仲事）君待旦事長鞭他日還轂及秋律

詠懷二首（徐率）

長卿懷茂陵綠草垂石井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梁王與武帝棄之如斷梗（徐相如棄此唯留一簡書金泥君而死）泰山頂

其二（徐率）

日夕看書罷鶺霜落素絲鬢（徐白）鏡中聊自笑詎是南山

期（徐詩南山有臺言君子有壽又爲邦家基）之堪而已不如之故曰詎是南山耶頭上無幅巾苦蠅已染衣（徐欲著黃衣爲道士也）不見清溪魚飲水得相宜（徐溪魚宜飲不宜食比己命薄宜隱不宜仕也賀雖少年而頭已白故有此早衰之歎）

追和柳惲（徐半）

汀洲白蘋草柳惲乘馬歸江頭檀樹香岸上胡蝶飛酒杯若葉露（徐即竹葉）玉軫蜀桐虛朱樓通水陌沙暖一雙魚（董謝詩書）

春坊正字劒子歌（徐半）

先輩匣中三尺水（董劒光曾入吳潭斬龍子）隙月斜明刮露寒練帶平鋪吹不起（董隙月二句狀劒之白光）蛟胎皮老蒺藜

董蛟胎句狀鵝鵝可愛 淬花白鵝尾董白鵝尾亦狀其尾 剩劍室之古 以弃劍 利潔直是荊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坊字徐朋字未正 日 坊正字之正若言用劍斬朋邪也董徐解甚妄絲圖金 奇而未必然當是莫作書房裁紙刀之意耶 懸屬報裁懸劍之具董狀劍之飾屬神光欲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 帝驚嗷嗷鬼母秋郊哭董結句用靳蛇事

貴公子夜闌曲

裹裹沈水煙鳥嚥夜闌景曲沼芙蓉波腰圍白玉冷徐帶 也臨秋池故腰帶冷

雁門太守行徐半

黑雲壓城城欲摧董黑雲陣氣也與甲光向日金鱗開 下句日字不發

也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脂凝夜紫董狀下半捲 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 玉龍爲君死劍耶董王龍當是劍耶是馬耶

大隄曲徐牟

妾家住橫塘紅紗滿桂香徐紅紗窗也青雲教綰頭上髻明 月與作耳邊璫蓮風起江畔春大隄上留北人郎食鯉 魚尾妾食猩猩脣董郎食二句只是魚熊兼美之意而尾脣則美中之尤美也莫指襄陽道徐指綠浦歸帆少今日菖蒲花徐難見明朝 楓樹老徐易老此二句似幾頁忽秋意

蜀國絃徐李

董篇中全不及絃而字字是絃

董分明說游月

徐牟

徐雖而其實牟

徐雖而雖

楓香晚花靜錦水南山影驚石墜猿哀徐形容蜀竹雲絃之聲 愁半嶺雲徐絃哀竹涼月生秋浦玉沙鄰鄰光誰家紅淚 客徐客字記得是妾字不忍過瞿塘

蘇小小墓董錢塘名倡也南齊時人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董言不久如 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珮徐鳴也油壁車久相待冷 翠燭董翠燭燐火也勞光彩西陵下音風吹雨董西陵在錢塘 樂府有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 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夢天徐牟

老兔寒蟾泣天色董含下雲樓半開壁斜白董半爲玉露字

輪軋露溼圓光虧珮相逢桂香陌黃鹿清水三山下更 變千年如走馬董騎鹿遙望齊州九點煙董九一泓海 水杯中瀉徐從天上望之世界之小如此

唐兒歌杜幽公子

一雙瞳人翦秋水竹馬梢梢搖綠尾銀鸞聱閙徐音光踏 牛臂東家嬌娘求對值濃笑書空作唐字董書空句狀其奇眼大心雄知所以董以用也莫忘作歌人姓李

綠章封事爲吳道士夜醮作

青霓扣額呼宮神鴻龍玉狗開天門石榴花發滿溪津

溪女洗花染白雲（徐石榴二句似言五月炎熱而疫癘盛作時也染白雲言夏雲之氣如火之色也所謂虛空綠章封事談元父（徐造六街馬嘶浩風氣不清冷者也無主（董爲道士作醮故無主猶言眾保禱也）虛空風氣不清冷（董讀吳無夏時既白不清而車馬之浩蕩雜沓激發塵土以助其不清冷也）短衣小冠作塵土（徐金家香衙名）卷千輪鳴揚雄秋室無俗聲（徐鳴與聲對一貴一賤無俗聲）讀讀之聲揚雄是蜀人讀書者多（徐貴一賤無俗聲）讀讀之故云讀貼形容他人不解用（徐漢戟招書鬼（徐漢戟雄故執之故特以招書）休令恨骨填蒿里（徐此二句鬼以雄本才人之領袖也言書生貧死之魂可憐董此二句因道士而自傷書生之魂欲并招之題說爲吳道士夜醮是吳道士死而爲之醮也短衣小冠指吳也楊雄賀自比也徐解未是）

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 併閏月

正月

上樓迎春新春歸暗黃著柳宮漏遲薄薄淡霧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鋪牀曉臥玉飢冷作（董飢當露臉（徐花未開對朝暝官街柳帶不堪折早晚葛蒲勝綰結（董此二句言光景之迅

二月

飲酒采桑津宜男草生蘭笑人蒲如交劒風如薰勞勞鴛鴦怨酬春薇帳逗煙生綠塵（董狀綠金翅峨嵋愁暮雲（董二句承上省飄起舞眞珠裙津頭送別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徐結句古樂府焦仲卿妻孔雀篇形容其死有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之句此亦用南山之石以形容酒客之死也死者因金鼈歌舞之化即化作望夫之意肯寒則僵死矣（董人祇壽則爲南山言不死也南山可死況酒客乎即天老之意徐解太深鑿）

三月

東方風來滿眼春花城柳暗愁殺人複宮深凝竹風起新翠舞衫（董四字狀竹風淨如水光風轉蕙百餘里暖霧驅雲撲天地軍裝宮鼓埽蛾淺搖搖錦旗爽城暖曲水飄香去不歸梨花落盡成秋苑

四月

曉涼暮涼樹如蓋千山濃綠生雲外依微香雨青氛氳風葉蜷花照曲門（董福也故云金塘閑水搖碧漪老景照即然之意

沈重無驚飛墮紅殘蓼暗參差（董老景沈重言花飛盡也暗綠暗也寫得奇絕

五月

雕玉押簾額輕綃（董）籠虛門（董井汲鉛華水扇織鴛鴦紋迴雪舞涼殿甘露洗空綠（董葉上羅袖從徊翔香汗霑寶粟（董珠飢如粟

六月

裁生羅伐湘竹帔拂羅（徐牛）疏霜簟秋玉（徐湘）竹炎炎紅鏡東方開扉如車輪上徘徊啾啾赤帝騎龍來

七月

星依雲渚冷露滴盤中圓（徐承露盤也）好花生木末（董楚詞舉芙蓉

徐謂首半者多

於本末 衰蕙愁空園夜天如玉砌池葉極(徐極字無人能下言荷葉初小至七月則大青錢僅厭舞衫薄稍知花簟寒曉風何拂拂北斗光闌干

八月

嫦妾怨長夜獨客夢歸家傍簷蟲緝絲向壁燈垂花簾外月光吐簾內樹影斜悠悠飛露姿點綴池中荷

九月

離宮散螢天似水竹黃池冷芙蓉死月綴金鋪光脈脈涼苑虛庭空澹白露花飛飛風草草翠錦(董翠錦其菊耶)爛斑滿屏道雞人罷唱曉瓏璁鵾嚦金井下疎桐

十月

玉壺銀箭稍難傾長(董夜)釭花夜笑凝幽明(董即半)明滅也碎霜斜舞上羅幕燭龍兩行照飛閣(徐此燭龍是言燭上雕飾以龍非山海經所志之燭龍珠雖怨臥不成眠金鳳刺成(董音)衣著體寒長眉對月圓彎環(徐不成眠故起而對月

十一月

宮成圍迴瀁巖光白天碎碎墮瓊芳(董)雲撾鍾高飲千日酒戰(徐敵)郤凝寒作君壽御溝泉合(董)冰如環素火井溫泉在何處

十二月

(徐半)

(董極字解亦妙)

日腳淡光紅灑灑薄霜不銷桂花下(董有桂陰故不銷以足上句淡字)依稀和氣排冬嚴已就長日辭長夜

閏月

帝重光年重時七十二候迴環推天宮街矩(徐即次膞徐切)閒(字飛今歲何長來歲遲王母移桃獻天子羲氏和氏迂龍轡(董迂字當是迂字)

天上謠(徐半)

天河夜轉漂迴星銀浦流雲學水聲(董流雲似水而無聲故曰學)宮桂樹花未落仙妾(董嫦娥)采香垂珮纓秦妃玉(徐弄)卷簾北窗曉窗前植桐青鳳小王子(徐王子音吹笙鵝管長呼龍

耕煙種瑤草(董瑤草植於天上故粉霞紅綬藕絲裙青日耕煙煙即雲也)洲步拾蘭苕春東指羲和能走馬海塵新生石山下(董此句即滄海桑田之意)

浩歌(徐劉宋時公主因其夫徐達之死遺丁都護收其喪遂相傳有丁都護歌見古樂府)南風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吳(徐此二句桑王母)移海水田滄海之意桃花千遍紅彭祖巫咸幾迴死青毛騘馬參差錢嬌春楊柳含細煙箏人勸我金屈巵神血未凝身問誰(徐見之美而神蕩故曰神血未凝又云身問誰即胡不須浪然而天之意也董身問誰不如自身爲誰也)飲丁都護世上英雄本無主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徐不須浪飲四句丁都護因末公主已成歌)澆趙州土曲之名矣飲者必以此歌形容其英雄故爲

之浪嘗賀之意言其漏催水咽玉螭蜍徐夜雖甚多不必把定丁易曉衛娘髮薄不勝梳徐二句易衰也看見秋眉換新綠二十男兒那剌促不開懷也

秋來徐雁

桐風驚心壯士苦衰燈絡緯嘵寒素徐素指秋來機婦所織者誰看青簡一編書不遣花蟲粉空蠹徐言書必蠹也董誰看古自言讀恩牽今夜腸應直雨冷香魂弔書客徐弔書之苦商山中佛殿南岡之詩鬼也出太平廣記見徐弔書客亦似指傳中薛道衡等也董雨聲若泣而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董妙解

李集卷一 十二

帝子歌

洞庭帝子一千里涼風雁嘵天在水董涼天徐九節菖蒲石上死湘神彈琴迎帝子山頭老桂吹古香雌龍董雌龍指湘神怨吟寒水光沙浦走魚白石郎閒取真珠擲龍堂

秦王飲酒徐古樂府有秦王卷衣歌名

秦王騎虎遊八極董騎虎狀劍光照空天自碧義和敲日董鞭也玻瓈聲徐聲字作劫灰飛盡古今平董義和二世萬世二世萬世之豪龍頭瀉酒邀酒星金樽琖琶夜撥撥洞庭雨腳來吹笙徐雨腳以吹笙而來酒酣喝月使到行董喝不令其暮銀雲擁擁瑤殿明宮門掌事報一更董銀雲句言天將明而報

徐雁

一更以勸花樓玉鳳聲嬌語海綃紅文香淺清黃鵝跋酒也最奇舞千年觥徐黃鵝衣裙色仙人燭樹蠟煙輕董天明清琴醉眼淚泓泓徐淚似指燭樹董還是眼淚樂極而悲

洛姝真珠徐雁

真珠小娘下青郭徐真珠小娘之名洛苑香風飛綽綽寒鬢斜釵玉燕光高樓唱月敲懸瑠蘭風桂露灑幽翠紅絃裏雲咽深思花袍白馬不歸來徐此句指濃蛾壘柳香脣醉金鵝屏風蜀山夢徐以屏風圖之鸞裾鳳帶行煙重徐即行雲以八驄董驄龍晃臉差移徐差或作羞羞明之意本字作日絲繁散曛羅洞董八窗二句言日高而裙移舞亦通猶未起也還當作差字

李集卷一 十三

市南曲陌無秋涼徐悉春也楚腰衛鬢四時芳徐即上玉喉徐徐排空徐唱光率雲徐聲遏雲曳雪徐白雪曲留陛郎徐陛郎也所以知是賈者以賀他曲有陛郎去矣乘斑騅亦是指賈董小娘當是倡耶花袍白馬指舊而陛郎指新耶

李夫人徐延年之妹

紫皇宮殿重重開夫人飛入瓊瑤臺徐此言夫人死時也綠香繡帳何時歇青雲無光宮水咽徐即歌時也翩翩桂花墜秋月孤鸞驚嘵商絲發紅壁闌珊懸珮璫歌臺小妓遙相望玉螭滴水雞人唱露華蘭葉參差光

走馬引徐率

我有辭鄉劒玉徐白鋒堪截雲襄陽走馬客意氣自生也

春朝嫌劒花淨暮嫌劒光冷徐襄陽客見嫌也能持劒向人不解持照身徐嫌劒之冷淨即嫌欲意董但知嫌劒而不知自嫌議襄陽客

湘妃徐離

筠竹千年老不死長作秦娥蓋湘水徐竹疊娘吟弄滿寒空九山徐九諦綠淚徐湘花紅董花字下得奇言萬木落而唯見淚花也妃淚山疑

離鸞別鳳徐吟弄煙梧徐廻梧也中巫雲蜀雨遙相通徐忽說到生山神女與幽愁秋氣上青楓涼夜波間吟古龍潮妃同是婦居

南園十三首徐十三首多率

花枝草蔓眼中開小白長紅越女腮可憐日暮嫣香落嫁與春風不用媒董隨風所飄

其二

宮北田塍曉氣酣黃桑飲露窣宮簾長腰健婦偷攀折將餧吳王八繭蠶徐交趾八繭

其三

竹裏繅絲挑網車青蟬獨噪日光斜桃膠迎夏香琥珀自課越儂能種瓜

其四

三十未有二十餘白日長饑小甲蔬橋頭長老相哀念因遺戎韜一卷書董遺疑當作遣

其五

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淩煙閣若箇書生萬戶侯

其六

尋章摘句老雕蟲曉月當簾挂玉弓不見年年遼海上文章何處哭秋風董即何不賦詩退虜之意

其七

長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詼諧取自容見買若耶溪水劒徐若耶明朝歸去事猿公劒徐學產劒

其八

春水初生乳燕飛黃蜂小尾撲花歸窗含遠色通書幌

魚擁香鉤近石磯

其九

泉沙爽臥鷺暖曲岸回篙舴艋遲瀉酒木蘭椒葉蓋病容扶起種菱絲

其十

邊壞今朝憶蔡邕無心裁曲作笛徐不臥春風舍南有竹堪書字董無心作笛老去溪頭作釣翁徐蔡邕知柯亭竹亦無心作書干以謂不用竹爲笛但以爲竿耳

其十一

長發谷口倚嵇家白晝千峯老翠華自履藤鞋收石蜜

手牽苔怨長蕤花

其十二

松溪黑水新龍卵桂洞生硝舊馬牙誰遣虞卿裁道帔輕綃一疋染朝霞（筆以桂松脂破耶）

其十三

小樹開朝逕長茸逕夜煙柳花驚雪浦麥雨漲溪田古剎疎鐘度遙嵐破月懸（筆破月即半邊月也）沙頭敲石火燒竹照漁船

唐李集長吉詩集卷之一終

唐李長吉詩集卷之二

明會稽 徐 渭文長 批註 後學董金鑑重校刻

金銅仙人辭漢歌 并序

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殿前宮官既坼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董夜聞句言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

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董遠故小

古悠悠行徐感逝惜時之作

白景徐日歸西山碧華徐月上迢迢今古何處盡千歲也

隨風瀲海波變成石魚沫吹秦橋董海波二句亦桑田滄海之意此意一出於天上諸一出於浩歌詞異而意同而浩歌最奇矣一說魚沫句用秦始皇渡海事空光遠流恨銅柱從年消

黃頭郎董擢船郎以黃裘頭故曰黃頭郎

黃頭郎擢橈去不歸南浦芙蓉影愁紅獨自垂水弄湘

娥珮竹唳山露月玉瑟調青門石雲溼黃葛沙上薜蕪花秋風已先發好持埽羅薦香出鴛鴦熟徐薜蕪香草以之埽薦則香在薦而比翼而臥之人亦覺溫而不寒矣董鴛鴦豈薰爐耶徐解強薜蕪可爲拂帚者耶香不必言薜蕪也惱公亦有秋蕪埽箒攏末句待歸之意

馬詩二十三首徐卒多

龍脊貼連錢銀蹏白踏煙無人織錦韉誰爲鑄金鞭徐亦不過意

其二

臘月草根甜天街雪似鹽未知口硬軟先擬蔡黎銜

其三

忽憶周天子驅車上玉山鳴騶辭鳳苑赤驥最承恩

其四

此馬非凡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

其五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徐亦不過意

其六

饑臥骨查牙蠶毛刺徐音破花董即印鬣焦朱色落徐過髮斷鋸長麻董麻作欒牽若鋸而髮口口

其七

西母酒將闌東王飯已乾（董將闌已乾自負神速）君王若燕去誰爲拽車轅

其八

赤兔無人用當須呂布騎吾聞果下馬（董西域有羈策任蠻兒董果下矮馬也言若凡馬羈任人羈策耳）

其九

颯叔去悤悤如今不豢龍（董馬八尺曰龍）夜來霜壓棧駿骨折西風（董夜來二句諷棧中之無駿也）

其十

催榜渡烏江神騅泣向風君王今解劒何處逐英雄

其十一

內馬賜宮人銀鞍刺（董音戚）麒麟午時鹽坂上蹬蹬溘風塵

其十二

批竹初攢耳桃花未上身他時須攬陣牽去借將軍

其十三

寶玦誰家子長聞俠骨香堆金買駿骨將送楚襄王

其十四

香磼豬羅新盤龍壓錯鱗迴看南陌上誰道不逢春

（董序亦古）

其十五

不從桓公獵何能伏虎威一朝溝隴出看取拂雲飛

其十六

唐劒斬隋公拳毛屬太宗莫嫌金甲重且去捉鷹風

其十七

白鐵對青禾（董馬礎間落細莎世人憐小頸金埒畏長牙）

其十八

伯樂向前看旋毛在腹間祇今培白草何日驀青山

其十九

蕭寺馱經馬元從竺國來空知有善相不解走章臺

其二十

重圍如燕尾寶劒似魚腸欲求千里脚先采眼中光

其二十一

暫繫騰黃馬仙人上綵樓須鞭玉勒吏何事謫高州

其二十二

汗血到王家隨鶯撼玉珂少君騎海上人見是青螺

其二十三

武帝愛神仙燒金得紫煙廄中皆肉馬不解上青天

申胡子觱篥歌并序

申胡子朔客之蒼頭也朔客李氏本亦世家子

得祀江夏王廟當年踐履失序遂奉官北郡自
稱學長調短調久未知名今年四月吾與對舍
於長安崇義里遂將衣質酒命予合飲氣熱杯
閑因謂吾曰李長吉爾徒能長調不能作五字
歌詩直强迴筆端與陶謝詩勢相遠幾里吾對
後請撰申胡子觱篥歌以五字斷句歌成左右
人合譟相唱朔客大喜擊觴起立命花娘出幕
徘徊拜客吾問所宜稱善乎弄於是以弊辭配
聲與予爲壽

顏熱感君酒含嚼蘆中聲花娘箋綬妥休睡芙蓉屏(董徐雕)之使誰截太平管列點排空星直貫開花風天上驅雲出(幕)行(董)即行今夕歲華落令人惜平生心事如波濤中坐時時驚朔客騎白馬劒兜懸蘭纓俊健如生猱冗拾蓬中螢

老夫采玉歌

采玉采玉須水碧琢作步搖徒好色(董)徒好言好老夫得別人耳餓寒龍爲愁(董)龍爲愁藍溪水氣無清白夜雨岡頭食(董)龍也愁龍也藍溪水猒生人(董)猒是饜蓁子餓寒句(董)正足杜鵑口血老夫淚藍溪之水猒生人飲之厭言多因身死千年恨溪水斜山柏風雨如嘯泉采玉而溺也(董)豈以繩繫身而下采玉令人腳挂繩青裊裊可幸而出耶抑狀溪水碧耶村寒白

(董)李亦陰服是評

(董)長吉摹陶謝處

屋念嬌嬰(董)嬌嬰老夫之嬰也古臺石磴懸腸草
傷心行

咽咽學楚吟病骨傷幽素秋姿白髮生木葉嘐風雨燈青蘭膏歇落照飛娥舞(董)娥疑當作蛾古壁生凝塵鬽魂夢中語

湖中曲(徐)牛

長眉越沙采蘭若桂葉水蒻春漠漠橫倚醉眼白晝閒渡口梅風歌扇薄燕釵玉股照青渠越王嬌郎小字書蜀紙封巾(徐)帨報雲鬢晚漏盡壺中水淋盡(徐)約晚漏盡也時與之會耶

黃家洞(徐)時廣西容妙叛

雀步蹙沙聲促促(徐)師狀箭鏃四尺角弓青石鏃黑幡三點銅鼓鳴高作猿嘐搖箭箙方嘐而箭箙又搖動即狀其蠻綵巾纏踡幅半斜溪頭簇墜映葛花山潭晚霧中也吟白鼉竹蛇飛蠹射金沙(徐)以上皆黃閒驅竹馬綏歸家官軍自殺容州槎(董)閒驅二句狀洞兒之不官軍而官軍自相殺也

屏風曲(徐)雕

蝶棲石竹銀交關(徐)狀屏風之畫水凝綠鴨瑠璃錢(徐)也(董)以銀狀蝶瑠狀鴨圍迴六曲抱膏蘭(徐)屏風圍將鬢鏡上擲金蟬(徐)卸妝沈香火煖茱萸煙酒觥綰帶新承歡月風吹露屏外寒城上烏嘐楚女眠

南山田中行

秋野明秋風白塘水瀰瀰蟲噴噴雲根苔蘚山上石冷紅(徐)花泣露嫣帝色(董)帝當作暖荒畦九月稻叉牙蠶螢低飛龍逕斜石脈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照松花

貴主征行樂(徐)雕

一作黃銅連鎖甲羅旗香幹金畫葉中單留醉河陽城嫣嘶紫燕(徐)馬也踏花行暮騎將如紅玉走馬捐鞭上空綠女垣素月角(董)畫咿咿牙帳未開分錦衣(董)錦衣以賞

酒罷張大徹索贈詩張初效潞幕

長嶺張郎三十八天遣裁詩花作骨(董)花作骨即錦心繡腸之謂還誰是龍頭人公主遣秉魚須笏(徐)大夫秉魚須笏水行青草(董)春上白衫匣中章奏密如蠶金門石閣知卿有鷹(徐)多字爲雞也雞香早晚含隴西長吉摧頹客酒闌感覺中區窄葛衣斷碎趙城秋吟詩一夜東方白(徐)寒不能寐

羅浮山父一作與葛篇(徐)雕

依依宜縗江雨空(董)江雨空猶言江雨天而雨中六月依依宜縗也以見宜縗蘭臺風博羅老仙時出洞千歲石牀嘵鬼工(徐)爲之縗葛(董)言鬼工亦嘵狀其縗之蛇毒濃凝洞堂經江魚不食銜沙立(徐)雕精也徐解未得(董)蛇毒二句狀洞中熱毒以致乞與之意欲翦箱中一尺天(徐)一尺天豈謂天南之空葛如其濛濛之渺細耶誠如此則首句是形容葛細耶不然則狀其色耶亦覺亂(徐)戒勿吝也(董)玩文似吳越葛而山父乞與之辭

仁和里雜敘皇甫湜湜新居

陸渾

大人乞馬癯乃寒宗人貸宅荒厥垣橫庭鼠逕(董)穴空也士澀出離大棗垂珠殘安定美人截黃綬(董)美人當指湜耶前宗人謂耶脫落纓裾瞑(董)瞑醉也朝酒還家白筆未上頭使我清聲落人後(徐)讎賀者當是推枉辱稱知犯君眼排引綫陛強絀斷(董)强字當上聲即梗短不可以汲深以自譬也洛風送馬入長蠲閭扇(董)天未開逢猰大那知堅都祖草草(徐)堅都豈班孟堅兩都堅都豈堅客枕幽單看春老歸來骨薄面無膏疫氣衝

頭髯葦少欲雕小說干天宮宗孫(徐)李姓不調爲誰憐明朝下元復西道崆峒敘別長如天(董)言別之遠

宮娃歌(徐)雕

蠟光高縣照紗空花房夜搏紅守宮象口吹香鼈甃暖七星挂城聞漏板寒入采恩殿影昏彩鸞簾額著霜痕嘵蛤弔月鈎欄下屈膝銅鋪鎖阿甄夢入家門上沙渚天河落處長州路願君光明如太陽放妾騎魚撇波去(董)此句只是魚水之意

堂堂(徐)失寵之作

堂堂復堂堂紅脫梅灰香十年粉蠹生盡梁饑蟲不食

摧碎黃蕙花已老桃葉長禁院懸簾隔御光華清源中
磐石湯徘徊白鳳隨君王

勉愛行三首送小季之廬山徐半

洛郊無俎豆弊廠斬老馬小雁過鑪峯影落楚水下長
船倚雲泊石鏡秋涼夜豈解有鄉情弄月聊鳴啞董起
馬以爲餞耶末二句語雁耶徐牽

其二徐牽

別柳當馬頭官槐如兔目欲將千里別持我易斗粟徐徐半
身薄祿也

其三

南雲北雲空脈斷徐離別意靈臺經絡懸春綫斷徐腸青軒樹
轉月滿牀下國餓兒夢中見維爾之昆二十餘年來持徐妙絶
鏡頗有鬢辭家三載今如此索米王門一事無荒溝古
水光如刀庭南拱柳生齊蠐董拱柳小柳折江干幼客
眞可念郊原曉吹悲號號徐南雲一首當與斗粟爲一首

致酒行徐牽得之作

零落棲遲一杯酒主人奉觴客長壽主父西遊困不歸
家人折斷門前柳吾聞馬周昔作新豐客天荒地老無
人識空將牋上兩行書直犯龍顏請恩澤我有迷魂招
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徐天曉也少年心事當拏雲誰
念幽寒坐鳴唧徐言己亦不必自念幽塞也以足上句董此二句卽醒之之詞

長歌續短歌徐亦千祿不得之作

長歌破衣襟短歌斷白髮秦王不可見徐戰國策王難得見如天帝
旦夕成內熱渴飲壺中酒饑拔隴頭粟淒淒四月關千
里一時綠夜峯何離離明月落石底徘徊沿石尋照出
高峯外董言落不得與之遊徐不知指何人董不得與之遊卽淮南時不與人遊
言景速也歌成贅先改

公莫舞歌并序

公莫舞歌者詠項伯翼蔽劉沛公也會中壯士
灼灼於人故無復書且南北樂府率有歌引賀

陋諸家今重作公莫舞歌云

方花古礎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銀罌華筵鼓吹無絃竹
長刀直立割雞筍徐刀與筝相向如割然妙字一橫榻作鳴筝雞筝亦通謂鵾雞絃也
龍錦生紅緯日炙錦嫣王未醉腰下三看寶玦光項莊
掉劒欄前起徐以上代項莊材官小臣公莫舞座上眞神
赤龍子芒碭雲瑞抱天迴劉徐揚咸陽王氣清如水氛
鐵樞鐵楗重束關大旗五丈撞雙鐶漢王今日須秦印徐須秦印一作須秦印猶言須漢高帝孤秦璽爲天子也懷王約先入關者王之故漢宜秦印而羽背之也
絶膑刳腸臣不論

昌谷北園新筍四首徐牽

篷落長竿削玉開君看母筍是龍材更容一夜抽千尺
別卻池園數寸泥

其二

砍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倩有恨何人見
露壓煙嘘千萬枝

其三

家泉石眼兩三莖曉看陰根紫陌生今年水曲春沙上
笛管新篁拔玉青

其四

古竹老梢惹碧雲茂陵歸臥歎清貧風吹千畝迎雨嘯
鳥重一枝入酒樽

宋玉愁空斷嬌嬈粉自紅歌聲春草露(徐歌如珠之圓)門掩杏
花叢注口櫻桃小添眉桂葉濃(徐言翠)曉窗妝秀曆夜帳
滅香筒(徐薰之鈿鏡飛孤鵲江圖畫水洪陂陀梳碧鳳
久故滅)腰裊帶金蟲(徐餙也)杜若含清露(徐佩)河蒲聚紫茸(徐插帶草
花之類)月分蛾黛破(徐重)眉花合醫朱融(徐重)髮重疑盤霧
唇脂腰輕乍倚風寄書題豆蔻(徐芙蓉蓮也以隱語知芙蓉句為憐故笑也)莫鎖茶奩匣(徐貯衣之匣)莫鎖者
恣其休開翡翠籠(徐休開者不使弄珠驚漢撫燒蜜引
夜男女相憐往往稱芙蓉故曰莫鎖茶奩匣)莫鎖者恣其休開翡翠籠(徐休開者不使弄珠驚漢撫燒蜜引
衣也胡蜂(徐引蜂以媚嬈耶抑寫春景耶或醉額拋紅網罩
以嬌嬈如花而蜂歸之如引致也)醉額拋紅網罩
羅挂綠蒙(徐二句敘錢教妓女出古樂府)羅挂綠蒙(徐狀屏風)敘錢教妓女(徐出古樂府)買藥問巴賓勻
臉安斜雁(徐勻臉而安妝)移燈想夢熊腸攢非束竹弦急是張
弓晚樹迷新蝶殘蜆(徐音)憶斷虹(徐音)古時填渤澥今
日鑿崆峒(徐二句是想夢熊憶斷虹來專致繡沓褰長
之極如楯衛填海恩公鑿山也)繡沓褰長(徐衣)
幔(徐衣服)羅裙結短封心搖如舞鶴骨出似飛龍(徐想成爽井
檻淋清漆門鋪綴白銅(徐言屋宇之麗隈花開兔逕向壁印孤
蹤(徐孤作狐)當玳瑁釘簟薄琉璃疊扇烘(徐遮)象牀緣素柏
木(徐香)瑤席卷香蔥(徐形容席之細薄)細管吟朝幌芳醪落夜楓
宜男生楚巷梔子發金墉(徐豈開于金城內耶)龜甲開屏澀鵝毛

滲墨濃(徐以刖敫耶)黃庭留衛瓘綠樹養韓馮(徐鴛雞唱星
懸柳鴞嘐露滴桐黃娥初出坐(徐豈即黃姑耶)寵妹始
相從蠟淚垂闌燼秋蕉埽綺櫳(董蕉即蕉葉可作箑者)吹笙翻舊
引沽酒待新豐短佩愁填粟(徐佩中)長弦怨削崧(董削崧即
高曲池眠乳鴨(徐豈即前所謂鑿崆峒耶)小閣睡娃僮褥
縫參雙綫鉤紹辮五騘(徐五騘當是五總詩蜀煙飛重
錦峽雨神女(徐指)濺輕容拂錦羞溫嶠(董用玉鏡臺事)熏衣避賈充
(董用韓壽事)魚生玉藕下(徐狀輕逸)人在石蓮中(董以魚
偷香事)舍水彎蛾翠(董蛾眉也)登樓潠馬鬃(徐含水以潠馬鬃馬鬃
喻髮耶)使君(徐羅敫)居曲陌園令住臨邛桂火流蘇暖金

爐細灶通春遲徐去聲待也王子熊徐王子豈子晉仙耶抑此之道韞待賓之耶鶯囀謝娘慵玉漏三星曙銅街五馬逢犀株防膽怯銀液鎖心忪徐忪驚悸口病跳脫看年命徐跳脫即條脫手釧也豈用此以作算命琵琶道吉凶徐古有琵琶卜乃女巫彈之以迎送神云神憑其身而為人談吉凶也王錢郎去聲時應七夕徐應年命句七夕牛女成配也夫位在三宮無力塗雲母多方帶藥翁徐即犀符因青鳥送囊用絳紗縫漢苑尋官柳河橋閟禁鐘徐閟歇義鐘月明中婦覺徐睡應笑畫堂空徐去尋柳閟鐘故中婦覺而不見耶抑中婦覺而笑畫堂之空耶案末二句意則通篇豈紀夢耶果爾則猶公豈所謂怨天公耶

感諷五首

合浦無明珠龍洲無木奴橘也用李足知造化力不給使君須越婦未織作吳蠶始蠕蠕縣官騎馬來猶色蚪紫羶懷中一方板板上數行書不因使君怒焉得詣爾廬越婦拜縣官桑牙今尚小會待春日宴絲車方擲掉越婦通言語小姑具黃粱縣官踏飡去簿吏復登堂

其二

奇俊無少年日車何躚躚我待紆雙綬遺我星星髮都門賈生墓青蠅久斷絕徐青繩豈指讒賈生者耶言讒者亦安在哉蠅青蠅為弔客今并青蠅亦斷絕矣不寒食垂楊天慎景長肅殺皇漢十二帝唯帝徐文稱睿哲一夕信賢兒文明永淪歇此章紋賈生以弔

其三

南山何其悲鬼雨灑空草故雨亦為鬼長安夜半秋風前春姿老低迷黃昏逕裊裊青樑道月午樹立影一山唯白曉漆炬迎新人幽壙螢擾擾陰燐迎新鬼也此章雨夜山中之感

其四

星盡四方高萬物知天曙己生須己養自也荷擔出門去君平久不反康伯遁國路曉思何謖謖閶闔千人語此章赴市之感君平康伯皆託迹閶闔者以自比也

其五

石根秋水明石畔秋草瘦侵衣野竹香墐蟄垂葉厚岑中月歸來蟾光挂空秀桂露對仙娥星星下雲逗淒涼梔子落山壘也經泣清漏泉下有張仲蔚披書案將朽此章山居之感以仲蔚自況

三月過行宮

渠水紅藥擁御牆風嫋小葉學娥妝垂簾幾度青春老堪鎖千年白日長千年之愁

唐李長吉詩集卷之二終

唐李長吉詩集卷之三

明會稽 徐 渭文長 批註 後學董金鑑重校刻

追和何謝銅雀妓

佳人一壺酒(徐莫酒陵之酒)秋容滿千里石馬臥新煙憂來何所侶(徐何歌聲且潛弄陵樹風自起長裾壓高臺泪(徐淚)同眼看花机

送秦光祿北征

北虜膠堪折秋沙亂曉聲羣胡頻犯塞驕氣侶橫霓瀚水樓船渡營門細柳開將軍馳白馬豪彦騁雄材箭射(徐只用起嚇死物便活嚇字妙)

欃槍落旗懸日月低榆稍山易見甲重馬頻嘶天遠星光沒沙平草葉齊風吹雲路火(董火烽也)雪汗玉關泥屢斷呼韓頸會然董卓臍太常猶舊寵光祿是新齊寶玦麒麟起銀壺狒狖嘷桃花連馬發綵絮撲鞍來呵臂懸金斗當脣注玉罌清蘇和碎蟻紫膩卷浮杯虎鞬先蒙馬魚腸且斷犀趁趫西旅狗蹙額北方奚守帳然香暮看鷹永夜棲黃龍就別鏡(徐別內人)青冢念陽臺周處長橋役侯調短并哀錢塘階鳳羽(徐必光祿與愛子偕正室勞鸞釵內子攀琪樹羌兒奏落梅今朝擊劍去何日刺蛟迴(徐用周處)

酬答二首

金魚公子夾衫長密褭腰裡割玉方(董帶)行處春風隨馬尾柳花偏打內家香(徐似言公子佩內家之香而柳花偏打之即濛蝶也解尋好處意)

其二

雍州二月梅池春御水鵁鶄暖巳蘋試問酒旗歌板地今朝誰是拗花人

畫角東城

河轉曙蕭蕭鴉飛睥睨高帆長標越甸壁冷挂吳刀淡棻生寒日鮪魚潠白濤水花沾抹額旗鼓夜迎潮

謝秀才有妾縞練改從於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

生感憶座人製詩嘲誚賀復攜四首(董中感憶是妾感憶謝誰知泥憶雲(董言不相及也即覆水難收望斷梨花春荷絲製機練竹葉翦花裙(董家月明嘱阿姊(徐想姊董阿姊就指)縞燈暗會良人也識君夫壻金魚挂在身(董改從武將有金魚)

其二

銅鏡立青鸞燕脂拂紫綿(董即今胭花弄暗粉眼尾泪(徐綿燕脂)侵寒碧玉破不復瑤琴重擬絃今日非昔日何人敢正看

其三

洞房思不禁蜂子作花心(董猶所謂春心動也)灰暖殘香炷髮冷

青蟲簷夜遙燈焰短睡熟小屏深好作鴛鴦夢南城罷擣碓徐罷擣碓則不驚夢矣六句一意俱是夜睡童罷碓冀其罷也卽莫教枝上驚意

其四

尋常輕宋玉童比今日嫁文鴛童比改從之夫徐文鴛別時戰幹橫龍簟刀環倚桂窗容武飾邀人裁半袖人徐半袖端坐據胡牀童二句言不淚溼紅輪重徐後花游曲云煙塵愁車重則此紅輪當是車輪耶別淚能重車淚之多可知矣童紅輪豈卽半袖耶不應有車徐棲烏上井梁暮時耶

昌谷讀書示巴童

蟲響燈光薄童愁宵寒藥氣濃也童病君憐垂翅客辛苦尚相從

巴童答

巨鼻童巴曰謂李入苦吟非君唱樂府誰識怨秋深童言志其愁也

代崔家送客

行盖柳煙下馬踠白翮翩恐隨送處盡何忍重揚鞭

出城徐出城而歸鄉也出帝城

雪下桂花稀嘐烏破彈歸闕水乘驢影泰風帽帶垂入鄉徐入帝鄉也試萬里童試萬里經萬里不貲故云試徐萬里駿足也無印自堪悲徐用無印卽蘇季子始不利而歸也卿卿忍相問童忍不忍也不言而淚也鏡中雙淚痊徐尾二句預擬其閨人憐己點額之意始忍淚而相勞問終不能忍其淚也

莫種樹

園中莫種樹種樹四時愁獨睡南牀月今秋侶去秋

將發

東牀卷席罷護落將行去秋白遙遙空日滿門前路

追賦畫江潭苑四首

吳苑曉蒼蒼宮衣水濺黃小鬟紅粉薄騎馬珮珠長路指空城迴羅薰袴褶香行雲霑翠簟今日似襄王

其二

寶袜菊衣單徐婦腳衣也猶今生腰蕉花蜜露寒徐申言袜色黃或只是點景

水光蘭澤葉徐此句似比人之芳澤重帶徐雙翦刀錢徐刀卽錢也或以蘭葉爲重帶而翦刀錢其上卽他詩竹葉翦花裙之類賀往往有此等語帶也帶上紋斛長上馬難淚痕霑寢帳勻粉照金鞍

其三

翦翅小鷹斜絹根玉鏃花鞦垂妝鈿粟徐垂非垂下之義與箭箙相對箭箙釘文牙蜀鬣嘐深竹鵁鶄老涇沙宮官燒蠟火飛燼汚鉛華

其四

十騎簇芙蓉宮衣小隊紅練香徐卽宮人衣香燻宋鵲徐卽獵犬尋箭踏盧龍徐宮殿名童獵犬須藥煙乃捷非衣香也練對尋卽煉藥也尋箭獸帶箭而走卽逐獸也

旗涇金鈴重霜乾玉鐙空今朝畫眉早不待景陽鐘徐因晉武帝以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懸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妝飾

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

秋至昭關後當知趙國寒繫書隨短羽寫恨破長箋病客眠清曉疏桐墜綠鮮城鴉嘴粉堞單吹壓蘆煙岸幘裘沙幌枯塘臥折蓮木窗銀跡畫徐木窗銀跡畫銀窗耶然篇中無侈語侈逃窮居蓋指蝸廬石磴水痕錢旅酒侵愁肺離歌繞懦紘詩封兩條淚露折一枝蘭莎老沙雞泣松乾瓦獸殘覺騎燕地馬夢戰楚溪船椒桂傾長席鱸魴斫玳筵豈能忘舊路江島滯佳年

難忘曲徐見有美如此故難忘也

夾道開洞門弱陽低畫戟簾影竹華起簫聲吹日色蜂語繞妝鏡拂蛾學春碧蕖草也亂繫丁香梢滿欄花向夕

賈公閭貴壻曲

朝衣不須長分花對袍縫嚶嚶白馬來滿腦黃金重今朝香氣苦珊瑚溷難枕且要弄風人徐弄風即吟暖蒲沙上飲燕語踏簾鉤日虹屏中碧徐日虹是眞指日氣如虹耶抑屏中嵌螺之色耶蒐屏中字宜依韻當入聲豈射屏事耶徐潘令在河陽無人死芳色徐結似言韓詩雖美然未若潘岳故無人爲之死蒐死芳色即悽悴潘郎之謂徐解未得

夜飲朝眠曲

觴酣出座東方高腰橫半解星勞勞徐解帶柳花鴉嘴亂公主醉薄露壓花惠蘭氣玉轉徐鹿邊徐牽曉水蓮熟粉生香瑣玕紫瑣玕紫酣色也夜飲朝眠斷無事楚羅之幃臥皇子童皇子當即公主耶

王濬墓下作

人間無阿童猶唱水中龍徐古樂府阿童復阿童只是水中龍此晉時童謠也晉王聞之以王濬爲龍驤將軍伐吳以應此讖也平黑石童狀碑神劒之劒徐挂墓斷青銅劒童狀耕勢魚鱗起墳科馬鬣封菊花垂涇露棘逕臥乾蓬松柏愁香澀南原幾夜風徐此首亦有香澀即前首香氣苦香苦即香澀故雞杭珊瑚而雕故早起而游春騎縱之態描寫無腔

客遊

悲滿千里心日暖南山石不謁承明廬老作平原客四時別家廟三年去鄉國旅歌屢彈鋏歸問時裂帛徐裂帛以作書耶歸問之問即書

崇義里滯雨

落莫誰家子來感長安秋壯年抱羈恨夢泣生白頭瘦馬秣敗草雨洙鼯寒滿南官古簾暗涇景傳籤籌家山遠千里雲腳天東頭憂眠枕劒匣客帳夢封侯

馮小憐

灣頭見小憐請上琵琶絃破得東風恨今朝直幾錢裙垂竹葉帶鬢逕杏花煙玉冷紅絲重（徐當陳兵入時小憐出諸井故曰玉冷絲重即夜飲朝眼白中玉轉逕絲孝曉水意也然此所云玉以比小憐齊宮妾駕鞍

贈陳商

長安有男兒二十心已朽楞伽堆案前楚辭繫肘後人生有窮拙日暮聊飲酒祇今道已塞何必須白首淒淒陳述聖（徐豈陶披褐鉏組豆學爲堯舜文時人責衰偶（徐責以衰世之排偶耶董柴門車轍凍（董凍字非日下哀偶即衰偶徐而解俱強）榆影疲童少（董疲童少言時人不知貴少年）黃昏訪我來苦節青陽皺（徐陳商太執苦成縐）太華五千仞劈地抽森秀旁古無寸尋（徐旁古或是旁石耶

（是旁古當是從古言一出一上戛牛斗公卿縱（董旁古當是從古言一出一上戛牛斗公卿縱橫高不從寸尋起耶足上劈地字）不言甯能鑕吾日李生師太華（董猶言丈人吾師也即仰高山之意徐以太華二句起下二句）大坐看白髮（徐逢霜作樸檄得氣爲春柳霜二句是禮節相去之甚（董逢霜二禮節乃相去句猶言用之則龍不用則鼠也）禮節乃相去（董對陳故曰相此一句不承上二句另言）顛頡如芻狗風雪直齋壇（董自序去禮節而任顛頡地奉禮之舉）墨組貴銅綬臣妾氣態間唯欲承箕箒天眼何時開

古劍庸一吼（徐內衰偶是時人責其衰與偶猶言論長短利鈍也下文逢霜句是衰得氣句是偶太華之山乃物之殊貶則然耳有何定準而時人苦責之耶此是賀師太華意也）

釣魚詩

秋水釣紅渠仙人待素書（徐待魚寄書故釣之也）菱絲縈獨蘭孤米盤雙魚斜竹垂青沼長輪貫碧虛餌懸春蜥蜴鉤墜小蟾蜍（徐取初月詹子情無限（徐詹子出列子）小蟾蜍以比鉤）龍陽恨有餘（徐龍陽出戰國策）爲看煙浦上楚女淚沾裾（徐豈亦有感書寄魚腹耶

奉和二兄罷使還馬歸延州

空留三尺劒不用一丸泥馬向沙場去人歸故國來（徐一丸泥比二兄可當長城）笛愁翻隴水酒喜灑春灰錦意而人莫之開（徐歸也）帶休驚雁羅衣向鬬雞（董二句戒其蚤歸而兄弟爲樂也）還吳已渺渺入鄧莫淒淒自是桃李樹何畏不成蹊

答贈

本是張公子曾名蓼絲華沈香燻小像楊柳件嘅鵝（董此句狀其露重）金泥冷杯闌玉樹斜（徐即玉琴堂沽酒客風凌）新買後園花

題趙生壁

大婦然竹根中婦舂玉屑冬暖拾松枝日煙生蒙滅木蘚青桐老石泉水聲發曝背臥東亭桃花滿肌骨

感春

日暖白鼬條花悲北郭騷（徐悲北郭之騷客）眼（徐老菜子菜子柳斷舞兒腰上幕迎神燕飛絲送百勞胡琴今日恨急語向檀槽

仙人

彈琴石壁上翻翻一仙人手執白鸞尾夜埽南山雲鹿飲寒澗下魚歸清海濱當時漢武帝書報桃花春

河陽歌（徐謂之似好）

染羅衣秋藍難著（董讀色）不是無心人爲作臺邛客（董是臨邛耶）花燒中潭城（徐潭音但江東呼）水中之沙處日潭（董指上馬）昔許兩少年（董指上馬抽心似春草今日見銀牌今夜顏二子耶）鳴玉燕牛頭高一尺（徐當是酒巵董隔坐應相見月從牛頭即犢鼻耶）東方來酒從東方轉舡船飲口紅密炬千枝爛（徐因千枝故言密董結二句承上二句一言酒一言月）

花遊曲 并序

寒食日諸王妓遊賀入座因采梁簡文詩調賦

花遊曲與妓彈唱

春柳南陌態冷花寒露姿今朝醉城外拂鏡濃埽眉煙淫愁車重紅油覆畫衣（徐紅油疑油幕耶即後詩畫幕）舞裙香不暖酒色上來遲

春晝

朱城報春更漏轉光風催蘭吹小殿草細堪梳柳長如綠卷衣秦帝埽粉趙燕日含畫幕蜂上羅薦平陽花塢河陽花縣越婦楫機哭蠶作繭菱汀繫帶荷塘倚扇江南有情塞北無限

安樂宮

深井桐烏起尚復牽情水未盟邵陵瓜瓠中弄長翠新城安樂宮宮如鳳凰翅歌迴螺板鳴（徐螺板以螺飾板也）研光拍板左馆提壺使綠縈悲水曲茱萸別秋子

胡蝶飛

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纈東家胡蝶西家飛（徐比白騎少年今日歸也）

梁公子（徐必能書者）

風彩出蕭家本是菖蒲花（徐言其帝有董梁武帝母張后方孕忽見庭前菖蒲花因取吞之生武帝）南塘蓮子熟洗（徐刷也）馬走江涯御牋銀沫（徐沫一作

沫）冷長簟鳳巢斜（徐巢者宇斗也古有劈巢大書然後巢還是髮爲枕髮而眠種柳營中暗題書賜館娃句況更有長簟語則鳳巢者有詠蘭香神女廟有團鬢分珠巢之）

牡丹種曲

蓮枝未長秦衡老（徐秦衡何義）走馬馱金斷春草（徐於春草叢中擷水灌香泥卻月盆一夜綠房迎白曉（董一夜句言開也）牡丹也）美人醉語園中煙晚華已散蝶又闌梁王老去羅衣在拂袖風吹蜀國絃歸霞帔拖蜀帳昏嫣紅落粉罷承恩檀郎謝女眠何處樓庭月明燕夜語

後園鑿井（徐日昇而天曉然後汲井後二句不欲日沒也）井上轆轤牀上轉水聲繁絃聲淺倩若何荀奉倩（徐荀奉倩）

名垂娶曹洪女有美色曹死荀不哭而神哀或勸之荀曰佳人難再得未幾荀亦死城頭日長向城頭住一日作千年不須流下去

開愁歌華下作

秋風吹地百草乾華容碧影生曉寒我當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謝如枯蘭衣如飛鴉馬如狗臨岐繫劒生銅吼旗亭下馬解秋衣請貰宜陽一壺酒壺中喚天雲不開（董壺中即酒中）（揆一字即奇）白晝萬里閒淒迷主人勸我養心骨莫受俗物相塡狹

秦宮詩并序

漢人秦宮將軍梁冀之嬖奴也秦宮得寵內舍

故以驕名大譟於人予撫舊而作長辭以爲子都之事相爲對望又云昔有之詩

越羅衫袂迎春風玉刻麒麟腰帶紅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香霧濃人間酒暖春茫茫花枝入簾白日長飛窗復道傳簫飲十夜銅盤風燭黃禿襟小袖調鸚鵡紫繡麻鞋踏哮虎（董言其險）斫桂燒金待晚筵白鹿清酥夜半煮桐英赤苾騎新馬內屋深屏生色畫（董畫生開門爛用水衡錢（董用錢接開門字狀內舍屏亦色）欲掩其私而潑賞左右卷起黃河向身瀉（徐即形容上句）皇天尼運猶曾裂秦宮一生花裏活（徐字字奇董字字老）（董二句言鸞鵠奪得不還人醉睡氍毹滿堂月

通寫秦宮之醜隱而不俗所以爲絕搆

（徐古談）

古鄴城童子謠效王粲刺曹操

鄴城中暮塵起探黑丸（董彈）斫文吏棘爲鞭虎爲馬圍團走鄴城下切玉劒射日弓獻何人奉相公（董刺之不中而反獻）耶扶轂來關右兒香埽塗相公歸

楊生青花紫石硯歌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刓抱水含滿唇暗澀蓑弘冷血痕紗帷畫暖墨花春輕溫漂沫松麝薰乾胾薄重立腳勻（董不乾不胾不數寸光秋無日昏圓毫促點聲靜新孔硯寬頑何足云

房中思

新桂如蛾眉秋風吹小綠（董淨）上句行輪出門去玉鴛聲斷續月軒下風露曉庭白幽澀誰能事貞素臥聽莎雞泣

石城曉

月落大隄上女垣棲烏起細露溼圓紅寒香解夜醉女牛渡天河柳煙滿城曲上客留斷纓殘蛾關雙綠春帳依微蟬翼羅橫茵突金隱體花帳前輕絮鶴毛起（董此狀楊花鶴欲說春心無所似（徐難形容）

苦晝短

飛光飛光（徐日）勸爾一杯酒吾不識青天高黃地厚唯見月寒日煖來煎人壽食熊則肥食蛙則瘦（董熊蛙喻人富貴貧

賤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吾將斬龍足噶龍肉使之朝不得晨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爲餌黃金吞白玉誰似任公子雲中騎白鹿劉徹茂陵多滯骨嬴政梓棺費鮑魚

章和二年中（董當是田畯致喜豐年之詞）

雲霄索風拂拂麥芒如箝黍如粟關中父老百領襦關東吏人乞詬租健犢舂耕土膏黑菖蒲叢叢沿水脈殷勤爲我下田租百錢攜償絲桐客遊春漫光塢花白野林散香神降席（董靖曰拜神得壽獻天子七星貫斷姮娥死（徐七星如珠故曰貫七星斷姮娥死壽當幾何耶）

春歸昌谷

束髮方讀書謀身苦不早終軍未乘傳顏子鬢先老天網信崇大嶠士常昭昭（徐高飛也）遠目駢甘華鬱心如茶蓼早雲二三月岑岫相顯倒（徐似雲而誰揭頹玉盤（徐日既倒之也）東方發紅照舂熟張鶴蓋兎目官槐小（徐曉始生曰兎目）思焦（徐面如病嘗膽腸似絞京國心爛漫夜夢歸家少（徐以芳漫京華故不思家也）董當是不成夢耶發軔東門外（徐此正歸也）天地皆浩浩青樹驍山頭花風滿秦道宮臺光錯落褒盡徧峯嶠細綠及團紅（徐花當路雜嚖笑香風（徐下高廣鞍馬正華耀獨乘雞棲車（徐困也）自覺少風調心曲語形影祇身焉足樂豈能脫負擔刻鶴曾無兆幽幽太華側老柏如建蘗龍皮（徐老柏董悲己身不如老柏）相排戛翠羽更蕩掉驅趙委憔悴跳覽強笑貌花蔓閣行軿穀紲（徐煙曠深微少健無所就入門愧家老聽講依大樹觀書臨曲沼（徐歸家之業）知非出柙虎甘作藏務豹韓鳥處縮縱湘儵在籠罩狹行無廓落（徐不壯士徒輕躁）

昌谷詩九月二十七日作

昌谷五月稻細青滿平水（董狀稻遙縈相壓疊頹綠愁墅地（董狀山上句）光潔無秋思（一作涼曠吹浮媚竹香滿淒寂粉節塗生翠（董申上句）草髮垂恨鬢光霽泣幽淚（董申上句）竹香四句遙對）層園爛洞曲芳徑老紅醉（董二句再申上四句）攢蟲鎪古柳蟬子鳴高篷大帶委黃葛紫蒲交狹涘石錢差復藉厚葉皆蟠膩（董大帶四句亦遙對汰沙好平白立馬印青字（董此印字與杜工部六印帶官晚鱗自遨遊瘦鵠瞑單跱嘹嘹涇姑（董涇姑是鳥耶聲咽飲源驚濺起紆緩玉眞路（近武后神嫗蕙花裏苔絮縈澗礫山實垂頹紫小柏儼重扇（董狀肥松突丹鷴（董狀鳴流走響韻瓏秋拖光穢（董光穢鶯唱閔女歌瀑懸楚練帔風露滿笑眼駢巖雜舒墅亂條迸石嶺細頸喧鳥嗟（董細頸亦日腳埽昏翳新雲啟華閤謐謐厭夏光商風道清氣高眠復玉容

(董)復想其(復見也)燒桂祀天几(谷異女山蘭阪相承遺山几郎蘭香神女上天處几在焉)霧
衣夜披拂(董仙女)眠壇夢眞粹待駕棲鸞老故宮椒壁圮
(福昌宮在谷東)鴻瓏數鈴響羈臣發涼思(董涼思即秋思)陰藤束朱鍵
(董門鍵)龍帳著魑魅碧錦帖花檉香衾事殘貴(董殘貴言餘香)猶
歌塵蠹木在舞綵長雲似(董舞梁故日蠹木停雲故日長雲言梁雲在而歌舞罷也)
珍壤割繡段(董狀用)里俗祖風義(董美俗)隣凶不相杵(董申上句)
疫病無邪祀鮐文(董)老識仁惠卯角(董)少知覥恥縣省司刑
官戸乏詬租吏竹藪添墮簡(董可讀)石磯引鉤餌(董可釣)溪
彎轉水帶芭蕉傾蜀紙(董芭蕉堪書)岑光晃縠襟孤景拂繁
事泉樽陶宰酒月眉謝郎妓丁丁幽鍾遠嬌嬌單飛至

霞巘殷嵯峩危溜聲爭次淡蛾(董鏡)流平碧薄月眇陰悴
涼光入澗岸廓盡山中意漁童下宵網霜禽竦煙翅潭
鏡滑蛟涎浮珠噞魚戲風桐瑤匣瑟螢星錦城使(董此狀則)
(星)柳綴長縹帶篁掉短笛吹石根緣綠蘚蘆筍抽丹漬
漂旋弄天影古檜拏雲臂愁月薇帳紅罥雲香蔓刺芒
麥平百井閒乘列千肆刺促成幾人好學鴟夷子(徐賀殖董)
(鴟夷還取五湖事耶)

銅駝悲

落魄三月罷尋花去東家誰作送春曲洛岸悲銅駝橋
南多馬客北山饒古人客飲杯中酒駝悲千萬春生世
莫徒勞風吹盤上燭厭見桃株笑銅駝夜來哭

自昌谷到洛後門

九月大野白蒼岑竦秋門寒涼十月末雪霰濛曉昏澹
色結晝天心事塡空雲道上千里風野竹蛇涎痕石澗
凍波聲雞叫清寒晨强行到東舍解馬投舊鄰東家名
廖者鄉曲傳姓辛杖頭非飲酒吾請造其人始欲南去
楚又將西適秦襄王與武帝各自留青春閒道蘭臺上
宋玉無歸魂緗縹兩行字蟄蟲蠹秋芸爲探秦臺意豈
命余負薪

七月一日曉入太行山

一夕遶山秋香露溘蒙菉新橋倚雲阪候蟲嘶露樸洛
南今已遠越衾誰爲熟石氣何淒淒老莎如短鏃

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

閉門感秋風幽姿任契闊大野生素空天地曠肅殺(董)如
(北理不淺)復光露泣殘蕙蟲響連夜發房寒寸輝薄迎風絳
紗折披書古芸馥恨唱華容歇百日不相知花光變涼
節弟兄誰念慮牋翰既通達青袍度白馬草簡奏東闕
夢中相聚笑覺見半牀月長思劇尋環亂憂抵覃葛

唐李長吉詩集卷之三 終

唐李長吉詩集卷四

明會稽　徐　渭文長　批註　後學董金鑑重校刻

董懋策揆仲

艾如張。艾音乂（徐艾如張即艾而張艾者芟除草木而張羅也如而通用）

錦襠褕繡袴褶強飲啄哺爾雛隴東臥穢滿風雨莫信長嫝隴西去齊人織網如素空張在野山平碧中網絲漠漠無形影誤爾觸之傷首紅艾葉綠花誰翦刻（徐綠是綠花董古樂府蘇子卿艾如張曲張機中藏禍機不可測）

上雲樂（徐八月一日必是金鏡節也）

飛香走紅滿天春花龍盤盤上紫雲三千宮女列金屋五十絃瑟海上聞天江碎碎銀沙路羸女機中斷煙素縫舞衣八月一日君前舞

摩多樓子（徐即出塞曲）

玉塞去金人（徐金人即休屠二萬四千匈奴吹沙作雲一時渡遼水天白水如練甲絲雙串斷行行莫苦辛城月猶殘半曉氣朔煙上趨趨胡馬蹏行人臨水別隴水長東西

猛虎行四言董玩篇中似即苛政猛於虎之意

長戈莫舂強弩莫抨乳孫哺子教得生備舉頭爲城掉尾爲旌東海黃公愁見夜行（徐黃公是善呪虎者年老而呪鈍往爲虎所食道逢騶虞（董騶虞獸牛哀不平（徐牛哀本是人忽化爲虎董牛哀人而爲獸）何用尺刀壁上雷鳴（徐言舍雷鳴之刀泰山之下婦人哭聲官家有程吏不敢聽（徐役而爲虎所傷）

日出行（徐與前篇苦晝短之意同莊子有風日守河之說第五六用此意耶抑泛）

白日下崑崙發光如舒絲徒照葵藿心不照遊子悲折折黃河曲日從中央轉暘谷耳曾聞若木眼不見奈爾鑠石胡爲銷人羿彎弓屬矢那不中足令人不見奔詎教晨光夕昏（徐后羿若中此日之足則日不能奔安復有早暮催人之流年耶）

苦晝調嘯引（徐古樂不作諷淫哇）

請說軒轅在時事伶倫采竹二十四伶倫采之自崑丘軒轅詔遣中分作十二伶倫以之正音律軒轅以之調元氣當時黃帝上天時二十三管咸相隨唯留一管人間吹無德不能得此管此管沈埋虞舜祠

拂舞歌詞（徐拂舞鵾鵬者老人衣首飾取不噎也大抵是餐老祝壽樂舞之詞故用鵾蛇）

吳娥聲絕天空雲閒徘徊門外滿車馬亦須生綠苔（徐綠苔即羅雀意四句言盛必衰也）樽有烏程酒勸君千萬壽全勝漢武錦樓上曉望晴寒飲花露（董承露盤也）東方日不破（徐此下皆祝願生）長天光無老時丹成作蛇乘白霧千年重化玉井土從

蛇作土二千載吳隄綠草年年在背有八卦神仙邪鱗頑甲滑腥涎徐結一句邪頑腥三字似亦謁徒壽而秦漢求仙之例○似言蛇化作土土又化作龜古樂府有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之句此篇似衍其句也

夜坐吟

踏踏馬蹴誰見過眼看北斗直天河西風羅幕生翠波鋪牀笑妾顰青蛾羞不笑爲君起唱長相思簾外嚴霜皆倒飛徐此一句即天若有情天也老之意明星爛爛東方暉紅霞稍出東南涯陸郎去矣乘斑騅驪白赭陸郎乘斑騅陸郎賈也賈在南中倡家留之故有此詞○改笑爲聲正以夜易曉而陸郎遠別也夜坐候客來既遲去復早亦寓士難遇易棄意

箜篌引 又曰公無渡河

公乎公乎提壺將焉如風平沈湘不足慕徐行入海誠爲愚公乎公乎牀有菅席盤有魚北里有賢兄東隣有小姑隴畝油油黍與葫瓦甒濁醪蟻浮浮黍可食醪可飲公乎公乎其奈君被髮奔流竟何如賢兄小姑哭鳴鳴徐諷昧幾徹邦不入

巫山高徐亦有諷意豈謂三郎玉環耶

碧叢叢高插天大江翻瀾神曳煙楚魂尋夢風颼然曉風飛雨生苔錢瑤姬一去一千年徐雨多故淫也瑤姬安在兩楚襄尋夢指馬鬼丁香筠竹嘯老猿古祠徐神女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墜事耶紅溼雲間徐亦多雨○蜀變之椒甲天下

平城下

饑寒平城下夜夜守明月別劒無玉花海風斷鬢髮塞長連白空遙見漢旗紅青帳吹短笛煙霧溼畫龍日晚在城上依稀望城下風吹枯蓬起城中嘶瘦馬借問築城吏去關幾千里惟愁裹屍歸不惜倒戈死

江南弄徐雕

江中綠霧起涼波天上疊巇紅差峩水風浦雲生老竹徐風雲因渚暝蒲帆如一幅徐因暝故如一幅鱸魚千頭酒百竹而生

斛酒中倒臥南山綠徐影入杯斝

團帖寒玉出徐月出也

榮華樂一作東洛梁家謠徐當是男娶如邵董之倚既云梁家則是梁家之子弟矣非男娶矣

鳶肩公子二十餘齒編貝脣緻朱氣如虹蜺飲如建瓴走馬夜歸叫嚴更徑穿複道遊椒房龍裘金玦雜花光玉堂調笑金樓子臺下戲學邯鄲倡口吟舌話稱女郎薰承上句錦袪繡面漢帝旁得明珠十斛白璧一雙新詔垂金曳紫光煌煌馬如飛人如水九卿六官皆望履將迴日月先反掌欲作江河唯畫地義戟虎冠上切雲竦劒

晨趨凌紫氛繡段千尋貽皁隸黃金百鎰貺家臣十二
門前張大宅畴春煙起連天碧金鋪綴日雜紅光銅龍
銜環似爭力瑤姬凝醉臥芳席海素(徐絹)致龍窗空下隔
丹穴取鳳充行庖玃玃如拳那足食(董)熊掌也金蠶呀呀蘭
燭香車裴武妓聲琅瑤誰知花雨夜來過(徐)紫萼但見
池春草長嘈嘈絃吹匝天開洪崖籥聲遶天來天長
一矢貫雙虎(徐)酒中雲兕絕驍騖早雷(董)早雷憩亂袖
交竿管兒舞吳音綠鳥學言語能教刻石平紫金(徐)或小名
后七貴人五十校尉二將軍當時飛去逐彩雲化作今

日京華春

相勸酒(徐)曲終奏雅
羲和驕六轡晝夕不曾閒彈烏崦嵫竹(徐)西山扶馬蟠
桃鞭(徐)東海荐收既斷翠柳青帝又造紅蘭堯舜至今
萬萬歲數子(徐)數子羲和將為傾蓋間青錢白璧買無
端(徐)光陰丈夫快意方為歡臞蠟臞熊何足云會須鍾
飲北海莫踞南山歌淫淫管悟悟橫波好送雕題金(徐)眼
媚而送曲故賞人生得意且如此何用強知元化心相
之以南金耶勸酒終無輟伏願陛下鴻名終不歇(徐)如前沈湎安得鴻名故曰諡
孫綿如石上葛來長安車駙中有梁冀舊宅石崇故園

(徐)其樂安在故曰諡

瑤華樂(徐)題求仙

穆天子走龍媒八轡冬躩逐天迴五精(徐)五星埽地凝雲
開高門左右日月環四方錯鏤稜層殿舞霞垂尾長盤
珊江澄清淨神母顏(徐)金母施紅點翠照虞泉曳雲拖玉
(徐)衣下崑山列旆如松張蓋如輪金風殿(徐)殿珀秋清明
發春八鑾十乘齾如雲屯瓊鍾瑤席甘露文玄霜絳雪
何足云蕙梅染柳將贈君鉛華之水洗君骨與君相對
作眞質

北中寒

一方黑照二方紫黃河冰合魚龍死三尺水皮斷文理
(徐)冰百石強車上河水霜花草上大如錢撣刀不入迷
裂(徐)霜赤爭潛海水飛淩喧山瀑無聲玉虹懸(徐)瀑亦冰
滃天堅耶

梁臺古愁

梁王臺沼空中立(徐)高也天河之水夜飛入臺前鬬玉作
蛟龍絲粉(徐)竹垞也天愁露溼(徐)梁園多撞鐘飲酒行射
天(徐)梁不道王金虎蹙裘噴血斑朝朝暮暮愁海翻長繩繫
日樂當年芙蓉凝紅得秋色蘭臉別春嚬脈脈(徐)敗而姬妾脈
以死蘆洲客雁(徐)謂賓歷報春來寥落野塵秋漫白(徐)二句言方春
而忽秋也宮殿墟矣

公無出門（徐即小招四方上下俱不可往故曰公無出門蓋甚有意於棄世違俗罷于發遣也）

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斷人骨嗾犬唁唁相索索祇掌偏宜佩蘭客（徐屈原）帝遣乘軒災自滅（徐此句言一死則災自滅矣是天厚之故全其死也下文引而起以實天之厚乘軒死而上升也）玉星點劍黃金轅我雖跨馬不得還歷陽湖波大如山毒蚪相視振金環（徐意將）狻猊猰貐吐嚥涎鮑焦一世披草眠顏回廿九鬢毛斑顏回非血衰鮑焦不違天天畏遭嗾齧所以致之然分明猶懼公不信公看呵壁書問天（徐按楚詞序天問但以何爲詰而問之非呵而問之也此云呵壁又狀其憤而咄嗟之意）

神絃曲（徐以下三首並是寫泰俗尚巫）

西山日沒東山昏旋（徐一去聲）風吹馬馬踏雲晝絃素管聲淺繁花裙紈縐步秋塵（徐女桂葉刷風桂墜子青狸哭）血寒狐死古壁彩蚪金帖尾（徐神祠壁之畫）雨工騎入秋潭水百年老鴉成木魅笑聲碧火巢中起（徐董笑即鬼嘯）

神絃

女巫澆酒雲滿空玉爐炭火香霧霧海神山鬼來座中紙錢颯颯風相思木帖金舞鸞（徐相思木上面帖金鸞當是絃器）之攢蛾一嘆重一彈呼星召鬼歆杯盤山魅食時人森寒終南日色低平灣神兮長在有無間神嘆神喜師更（董師能見神故於其送神萬騎還青山何以辨非屈宋顏更顏而卜神之嘆喜）

神絃別曲

巫山小女隔雲別春風松花山上發綠蓋獨穿香逕歸白馬花竿前子子蜀江風濶水如羅墮蘭誰泛相經過（徐誰一本作雖）南山桂樹爲君死雲衫淺汚紅脂花（董承言桂樹爲女巫死無情亦有情意也）

綠水詞

今宵好風月阿侯在何處爲有傾人色翻成足愁苦東湖采蓮葉南湖拔蒲根（徐采蓮拔蒲足想見阿侯所爲之事足起二句末持寄）

小姑（徐謂阿侯之小姑未且持感秋魂（徐感秋魂當作持句欲其先寄己也）解愁魂持猶言將也末句欲得其寄也感魂語更苦即足愁苦意古樂府河中之水歌云洛陽女兒名莫愁云云十六生兒似阿侯則莫愁之前又有所謂阿侯者亦美婦也兒即女也河中之水歌梁武帝所作則阿侯非梁之先必同時矣舊蓮則剩葉蒲則餘根顏色零落故感秋而魂動以寄小姑見傾人之色足愁苦也小姑疑即指阿侯豈姊妹相憶耶）

沙路曲

柳臉半眠丞相樹（徐當時盛稱）馬釘鈴踏沙路斷爐遺香裊翠煙燭騎嘵烏上天去（徐丞相騎至嘵烏驚飛蜜蜂早時也上天朝天也）帝家玉龍開九關帝前動勞移南山（徐南山比君也）獨垂重印押千官金窠篆字紅屈盤沙路歸來聞好語旱火不光

天下雨

上之回

上之回（徐借回字當歸字蓋指克復兩京事耶與武帝之回中之回字不同）大旗喜懸紅雲掣鳳尾劒匣破而曰破舞蛟龍蚩尤死鼓逢逢天齊慶雷齊墮地地無驚煙海千里黷無驚煙當作句煙即烽火也

高軒過（萬韓員外愈皇甫侍御湜見過因而命作）

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蹏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徐龐眉書客老而窮

者也此二句言枯由於榮下二句言枯未必不榮如此無定以喻己今雖垂翅他日當必附驥意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徐即無忝意董龐眉李自謂也李年雖少而早見二毛自傷其老死草句蓋謝二公之吹噓我今句幸藉附也

貝宮夫人（徐海神）

丁丁海女弄金環雀釵翹揭雙翅闕六宮不語一生閒（徐泥翹）高懸銀榜照青山長眉凝綠幾千年清涼堪老鏡中鸞秋肌稍覺玉衣寒空光帖妥水如天

蘭香神女廟三月中作

古春年年在閒綠搖暖雲松香飛晚華柳渚含日昏沙砌（徐磔也）落紅滿石泉生水芹幽篁畫新粉蛾（徐遠山如眉）綠

（董走天接看雨遊水接乘船）

橫曉門弱蔥不勝露山秀愁空春舞珮窮鸞翼帳帶塗輕銀蘭佳吹濃香菱藕長莘莘看雨逢瑤姬（徐亟女也乘船值江君（董湘君）吹簫飲酒醉結綬金絲裙走天呵白鹿遊水鞴錦鱗密髮虛鬢飛膩頰凝花勻圓鬢分珠窠穠眉籠小臂弄蝶和輕妍風光怯腰身深闉金鴨冷奩鏡幽鳳塵踏霧乘風歸撼玉山上門（徐言玉爲門）

送韋仁實兄弟入關

送客飲別酒千觴無赭顏何物最傷心馬首鳴金鍰野色浩無主秋明空曠閒坐來壯膽破斷目不能看行槐引西道青梢長攢攢韋郎好兄弟疊玉生文翰我在山

上舍一畝荷葅田夜雨叫租吏春聲暗交關誰解念勞勞蒼突唯南山

洛陽城外別皇甫湜

洛陽吹別風龍門起斷煙冬樹束生澀（董溼薪晚紫凝多煙）華天單身野霜上疲馬飛蓬間凭軒一雙淚奉墜綠衣前

溪晚涼

白狐向月號山風秋寒埽雲（徐飾上所留碧空玉煙青溼白如幢銀灣曉轉流天東溪汀眠鷺夢征鴻（徐無情有情輕漣不語細游溶（徐游溶溶作溶溶）眉岫迴岑復疊龍（董山形如疊龍

（徐玉煙銀灣並杜撰卻自是好）

苦篁對客吟歌筒

官不來題皇甫湜先輩廳
官不來官庭秋老桐錯幹青龍愁董狀書司曹佐走如
牛疊聲問佐官來否官不來門幽幽

長平箭頭歌徐朱砂有箭鏃砂即沙也
漆灰骨末丹水沙董此句狀銅花有淒淒古血生銅花
白餉金簇雨中盡直餘三脊殘狼牙我尋平原乘兩馬
董尋驛其墓驛東石田蒿塢下風長日短星蕭蕭黑旗雲溼懸
空夜董懸空夜因雲而成夜左魂右魄嚥肌瘦酪瓶倒盡將羊炙
蟲棲雁病蘆筍紅董此句言秋深也迴風送客吹陰火訪古沈

瀾收斷鐵折鋒赤璽曾刲肉南陌東城馬上兒勸我將
金換箬竹徐俠兒重武故勸金以箬竹其幹也

江樓曲徐此當壚婦憶其夫

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徐見歲時廣記曉叙催鬢
語南風抽帆歸來一日功徐鬢爲秋風所催容華不久故語南風速其抽帆而歸
罷吟浦口飛梅雨竿頭酒旗換青苧簫騷浪白雲差池
黃粉油衫寄郎主新槽酒聲苦無力董槽壁酒器南湖一頃
菱花白眼前便有千里愁小玉開屏見山色

塞下曲

胡角引北風薊門白於水天含青海道董天光如海城頭月
千里露下旗濛濛寒金鳴夜刻蕃甲鏁蛇鱗馬嘶青冢
白秋靜見旄頭沙遠席羈愁帳北天應盡河聲出塞流
董結二句言羈愁

染絲上春機

玉罌汲水桐花井絲蒨沈水如雲影美人嬾態燕脂愁
春梭拋擲鳴高樓綵綫結茸背複疊白袷玉郎寄桃葉
徐妾爲君挑鴛作腰綬徐玉郎白袷乃桃葉所寄也倒句○又要腰綬願君處
處宜春雪

五粒小松歌并序

前謝秀才杜雲卿命予作五粒小松歌予以遲

書多事不治曲辭經十日聊道八句以當命意

蛇子蛇孫鱗蜿蜿董狀松老新香幾粒洪崖飯綠波浸葉滿
濃光細束龍鬚鉸刀翦董狀松鬚主人壁上錦州圖主人堂
前多俗儒徐述己月明白露秋淚滴石筍溪雲可寄書
董恐嫌我俗耶

塘上行

藕花涼露涇花缺藕根遲董藕粗泥滑飛下雌鴛鴦塘水聲
溘溘董一本雌作雙便無好意

呂將軍歌

呂將軍騎赤兔獨攜大膽出秦門金粟董山堆邊哭陵

樹北方逆氣汗青天劒龍夜叫將軍閒(徐不)用將軍振神揮劍鍔玉闕朱城(徐長)有門閣榼榼銀(徐花前)(三字杜撰)龜搖白馬(徐唐)(徐御妓)百宿偶魚取鯉字卽李姓至武后易(徐姓也董起下句)傅粉女郎火旗(董師)下以逸取甲義武姓也董起下句傅粉女郎指屏師故憤而請試下蹇蹶之喻正指此輩恆山鐵騎請金槍(徐自)(徐用)遥聞旅中花箭香(董枝)(徐語重而不覺其重)西郊寒蓬葉如刺皇天親一作栽新養神驥(徐卽)殿中高桁排蹇蹶飽食青芻飲白水圓蒼(徐天)低迷蓋張地(董此句卽詩人)(愈重愈妙)(諸人皆不及)(董立象牀)九州人事皆如此赤山秀挺禦時英(董產銅作鋌此)句應如刺二句綠眼將軍會天意(徐天意)(徐會)(徐解妙)者親故蓬葉養呂將軍之馬令其除北方逆氣也(董刺)菜言神驥之辛苦芻水慎蹇蹶之安樂故曰人事皆如此會天意當是不敢怨之而辭耶徐解未得

李集 卷四 三十三

休洗紅

休洗紅洗多紅色淺(董以紅色)卿卿騁少年昨日殷橋見封侯早歸來莫作絃上箭(董離不復合古人名箭爲忘歸)

野歌

鵁鶄羽箭山桑弓仰天射落銜蘆鴻麻衣黑肥衝北風(徐黑肥當是指雁申上句董麻衣不應謂雁當是葛衣衝風耶黑肥者心不窮耶古云戰勝而肥衝風故黑也)帶酒日晚歌田中男兒屈窮心不窮(董應肥字)枯榮不等嗔天公寒風又變爲春柳條條看卽煙濛濛

將進酒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董酒)酒滴眞珠紅烹龍炮鳳玉脂(董泣字疑釜)泣(董泣)中泣之泣同羅屏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美人梳頭歌

西施曉夢綃帳寒香糞墮馨半沈檀轆轤(徐曉)(徐而)(徐者)咿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雙鸞開鏡秋水光解糞臨鏡立(徐髻)(徐長也)(徐髮)一編香絲雲撒地玉釵落處無聲風(董無聲而)風亦狀髮濃蓋髮雖立而纖手卻盤老鴉色翠滑寶釵尚歛地故釵墜無聲也鬢多無氣力妝成髮髻欹不斜雲裾敷步踏雁沙(徐狀)其步背人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櫻桃花(徐梳頭竟折花以插也)

李集 卷四 三十四

月漉漉篇

月漉漉波煙玉(徐漉漉言月之溼也因波煙而溼也玉卽月也)莎青桂花繁芙蓉別江木(徐落)花粉態裊羅寒雁羽鋪煙溼誰能看石帆乘船鏡中入秋白鮮紅死水香蓮子齊挽菱隔歌袖綠刺(徐菱)胥銀泥(徐銀泥衣畫也董仙女)角天衣有銀泥五暈羅裙

京城

驅馬出門意牢落長安心兩事(徐亦)名誰向道自作秋風吟

官街鼓(徐暮鼓晨鐘歟迭年華唐詩製官街鼓是某官創之予忘其人矣是巡徼盜賊具)

曉聲隆隆催轉日暮聲隆隆呼月出漢城黃柳映新簾柏陵飛燕埋香骨礎發千年日長白孝武秦王聽不得從徐君翠髮徐少年盧花色徐白而老言不管人老獨共悉少而故自無休歇也南山守中國徐正言故不歇幾迴天上葬神仙漏聲相將無斷續徐二句復申前意

許公子鄭姬歌鄭園中請賀作徐許公子當是秦人偶入洛而買歡鄭姬者又當戚畹

許史世家外親貴宮錦千端買沈醉銅駝酒熟烘明膠徐酒古隄大柳煙中翠桂開客花名鄭袖徐桂開客花似以鄭袖屬色曲中之倡非入洛聞香鼎門口先將芍藥獻妝臺後解許所能專意

黃金大如斗莫愁簾中許合歡清弦五十爲君彈彈聲咽春弄君骨骨與卒人馬上鞍雨馬入踶踏蘭苑倩如合竹董卿誰能見夜光玉枕樓鳳凰袷羅當門刺純綫合符長翻蜀紙卷明君董豈畫姬轉角含商破碧雲自從小艦來東道曲裏長眉少見人徐唐時以平康相如墳上生秋柏三春誰是言倩客徐話此二句似薄許無文下二句自負蛾翼醉眼拜諸宗爲謁皇孫請曹植徐諸宗賀自謂也姓李故請曹植請賀詩也應題目既以鄭比之鄭袖又比之明君又借莫愁之簾以稱其彈瑟泛盞不拘如此又以昭君之琵琶言其能又泛盞

新夏歌

曉木千籠眞蠟綠徐蠟綠謂如蠟紙所翦耶抑如燒過之紅耶然古詩有用油蠟紙爲幕以籠花落蒂枯香數分在陰枝拳牙卷縹帶長風迴氣扶蕙徐即草香滿籠野家麥畦上新壟長眇徘徊桑柘重刺如鍼徐即草香滿地菖蒲草雨染燕語悲身老徐夏三月搖楊入河道天濃地濃柳梳堪徐綫勻似梳雨來柳梳三語並妙

題歸夢

長安風雨夜書客夢昌谷怡怡徐兄弟中堂笑小弟栽澗棻家門厚重意望我飽饑腹勞勞一寸心燈花照魚目徐自謙魚目非明珠故難售何由飽家人以答其厚望重魚目淚目也徐解非

經沙苑

蘋臥沙馬老去悲嘶展徐此句申馬嘶今春還不歸塞鴈折翅雁徐困窮也鴈即鴈也

出城川張又新酌李漢

李子別上國南山崆峒春不聞今夕鼓差慰煎情人趙壹賦命薄馬卿家業貧鄉書何所報紫蕨生石雲徐但報此而長安玉桂園徐玉桂戰國策食玉炊桂此下十二句並狀長安富貴之享戟帶披侯門慘陰地自光寶馬踏曉昏朦春戲草苑玉輗鳴轡轡綠網繡金鈴霞卷清地漏開貫瀉蚊母徐即前爛用水衡錢意買冰防夏蠅時宜裂大被劒客車盤茵小人如死灰心切生秋榛皇圖跨四海百姓施長紳元明謝不發屢蠢

徒贅銀吾將課禮樂聲調摩清新欲使十千堯帝道如飛神華實自蒼老流來長傾盆沒沒暗齟舌涕血不敢論今將下東道祭酒而別泰六郡無勳兒長刀誰拭塵地理陽無正快馬逐服韄二子美年少調道講清渾譏笑斷冬夜家庭疎篠穿曙風起四方秋月當東懸賦詩面投擲悲哉不遇人此別定霑臆越布先裁巾徐拭目此篇備春夏秋冬四時之意亦強

唐李長吉詩集卷之四終

明會稽 徐 渭文長
董懋策撰仲 批註 後學董金鑐重校刻

南園

方領蕙帶折角巾杜若已老蘭苕春南山削秀藍玉合小雨歸去飛涼雲熟杏暖香梨葉老草梢一作竹柵鎖池痕漏一作鄭公鄉老開酒尊坐泛楚奏酒一作吟招魂假龍吟歌徐房琯先隱終南山聞龍吟寺僧以銅椀潛戛效之琯不能辨後秦僧學之傳至桐江俱肖龍吟也

石軋銅杯吟詠枯瘁蒼鷹一作鸇血白鳳下肺徐鷹擊鳥而擢李集卷五 一 董氏取斯家塾

血鳳刳肺而落桂子自落徐初起惡雲弄車蓋徐比摩旻旋轉皆未免有嫉聲之惡之聲木死沙崩惡谿島阿母得仙今不老徐形容龍之勢久隱如王母窖中跳汰截清涎徐銅隈壖臥水埋金爪崖磴蒼苔蒼一作蒼也弔石髮徐此二句江君徐即河伯董江君當是湘君耶蘸香神女廟詩亦有江君可參看掩帳篔簹折蓮花去國一千年徐華山蓮花峯去終南不遠此言龍去國即去終南之意雨後聞腥猶帶鐵徐聲不可聞矣而腥猶聞也自雲弄以上俱形容銅杯之假龍其下俱言隱終南之眞龍也

感諷六首

人間春蕩蕩帳暖香揚揚飛光徐日染幽紅徐花也誇嬌來洞房舞席泥金蛇徐舞席桐竹徐絲羅花牀眼逐春暝醉粉隨淚色黃王子下馬來曲沼鳴鶯鶯徐王子但知衍樂如此而焉知征戍之卒久滯遠塞夫焉知腸車轉一夕巡婦相念之勞如結二句所云也焉知腸車轉一夕巡

九方

其二

苦風吹朔寒沙驚秦水折舞影逐空天晝鼓餘清節蜀書秋信斷黑水朝波咽嬌魂從回風死處懸鄉月徐此首大約即前首末二句意

其三

雜雜胡馬塵森森邊士戟天教胡馬戰曉雲皆血色歸人攜漢卒徐即呂將軍歌傳粉箭箙囊巾幗不慙金印女郎火旗下之意李集卷五 二

重踉蹌腰鞬力恂恂鄉門老昨夜試鋒鏑走馬遣書動誰能分粉墨徐白黑也亦有功而書勳不分黑白如此者也

其四

青門放彈去馬色連空郊何年帝家物才徐人玉裝鞍上搖去去走犬歸徐比來來坐烹羔千金不了饌格肉稱盤臞徐以上及時試問誰家子乃老一作能佩乃董乃效用而貴者乃公言其以西山白蓋下董白蓋白茅屋父得簪官也西山白蓋下董白蓋也徐謂天郎賢儁寒蕭蕭徐不及時用之也

其五

曉菊泫一作寒露似悲團扇風秋涼經漢殿班子泣衰

紅本無辭輦意豈見入空宮腰被珮珠斷灰蝶生陰松徐士稍達而終窮者

其六

蝶飛紅粉臺柳堵吹笙道十日懸戶庭徐君恩濃至九秋無衰一作草調歌送風轉杯池白魚小徐此句不素、水宴截香肴菱科映青罩羊蒙一作黎茸滿春昏弄長嘯一作笑徐以上述唯愁苦花落不悟世衰到撫舊唯銷盛時下則慨衰矣一作傷魂南山坐悲嘯

莫愁曲

草生龍坡下鴉噪城堞頭何人此城裏城角栽石榴青

絲繫五馬黃金絡雙牛白魚駕連船夜作十里游徐此上是日間莫愁下是夜間莫愁歸來無人識徐夜深故也暗上沈香樓羅牀倚瑤瑟殘月傾簾鉤今日摧花落明朝桐樹秋徐二句不能不愁莫負平生意徐此句頗卻仍舊莫愁何名何莫愁徐否則負莫愁之取名

夜來樂徐古樂府云十五生

紅羅複帳金流蘇華燈九枝懸鯉魚麗人映月開銅鋪春水滴酒猩猩沾價重一篋香十株赤金瓜子雜雜麩五色絲封青玉鼠阿侯此笑千萬餘徐以此金玉值此阿侯之笑也南軒漢轉簾影疎桐林啞啞挾子烏劒崖鞭節青石珠徐鞭飾以白駒徐駿吹湍凝霜鬢徐噴漏長送珮承明廬倡樓嵯峨明月孤續客下馬故客去綠蟬秀黛重拂梳徐曉起入朝也此指貴戚或武臣之少年

嘲雪

昨日發蔥嶺今朝下蘭渚喜從千里來亂笑含春語一作雨徐託言雪從西龍沙涇漢旗鳳扇迎秦素久別遼城鶴毛衣已應故董詩之比體徐奇甚不犯諸作雪套作語更至中國如遠客然似人也

春懷引

芳溪密影成花洞柳結濃煙花帶重蟾蜍徐明礙玉挂明弓捍撥裝金打仙鳳徐琵琶寶枕垂雲髮徐選春夢細合盒徐同碧寒龍腦徐香凍阿侯繫錦覓周郎之夢所選憑仗東風好相送

白虎行

火烏日暗崩騰雲徐指周秦皇虎視蒼生羣燒書滅國無暇日鑄劒佩玦呼將軍玉壇設醮思徐去沖天一世二世當萬年燒丹未得不死藥拏舟海上尋神仙鯨魚張鬣海波沸耕人半作征人鬼雄豪猛焰烈燒空無人爲決天河水誰最苦兮誰最苦報人義士深相許漸離繫筑荆卿歌荆卿把酒燕丹語劒如霜兮膽如鐵出燕城兮望秦月天授秦封祚未終衮龍衣點荆卿血朱旗徐卓地白虎死漢皇知是眞天子徐秦公夢天帝與之秦出史記

有所思

去年陌上歌離曲今日君書遠遊蜀簾外花開二月風臺前淚滴千行竹琴心與妾腸此夜斷還續想君白馬懸雕弓世間何處無春風君心未肯鎮加石妾顏不久如花紅夜深高碧橫長河徐以牛河上無梁空白波西風未起悲龍梭年年織素攢雙蛾江山迢遞無休絕淚眼看燈乍明滅自從孤館深鎖窗桂花幾度圓還缺鴉鴉向曉鳴森木風過池塘馨叢玉白日蕭條夢不成橋南更問仙人卜

嘲少年

青驄馬肥金鞍光龍腦入縷羅衫香美人挾坐飛瓊觴貧人喚云天上郎別起高樓臨碧篠綠曳紅鱗出深沼有時半醉百花前肯把金尤落飛鳥自說生來未爲客徐不知苦一身美妾過三百豈知厭地種田家官稅頻催沒人織長金積玉誇豪毅每揖閒人多意氣生來不讀半行書只把黃金買身貴少年安得長少年海波尚變爲桑田榮枯遞傳急如箭天公豈肯與公偏莫道韶華鎮長在髮白面皺專相待

高平縣東私路

侵侵槲葉香木花滯寒雨今夕山上秋永謝無人處處

漢

董序稱長吉理不及詞如元氣茫茫一句奧茲參同

還是石磎遠荒澀棠實懸辛苦古者定幽尋呼君作私去聲徐上四句狀私路今之景而無人居也下四句路徐狀私路之景而古有人處之也依希避秦之意

神仙曲

碧峯海面藏靈書上帝揀作仙人居清明笑語聞空虛鬬乘巨浪騎鯨魚春羅書字邀王母共宴紅樓最深處鶴羽衝風過海遲不如卻使青龍去猶疑王母不相許垂雰娃髮頁轉語徐共及他瘋掇董轉語王母來回話不得見也以爲瘋掇何耶

龍夜吟

鬈髮胡兒眼睛綠高樓夜靜吹橫竹一聲似向天上來月下美人望鄉哭徐望征夫邊塞之鄉董月下美人指征夫下玉堂美人則征婦也自是兩

處事望鄉爲望邊塞可乎直排七點星藏指暗合清風調宮徵蜀道秋深雲滿林湘江半夜龍驚起玉堂美人邊塞情碧窗皓月愁中聽寒砧能搗百尺練粉淚凝珠滴紅箋胡兒莫作隴頭吟隔窗暗結愁人心徐鬱之深

崑崙使者

崑崙使者無消息茂陵煙樹生愁色金盤玉露自淋漓元氣茫茫收不得麒麟冢上背上石文裂蚪龍徐松也鱗下紅肢折何處偏傷萬國心中天夜久高明月

嘆唐姬飲酒歌

御服霑霜露天衢長棘莽金隱秋塵姿無人爲帶飾王

堂歌聲震芳林煙樹隔雲陽臺上歌鬼哭復何益仗劒明秋水凶威屢脅逼彊梁噬母心棲鳳索人魄相看兩相泣淚下如波激甯用清酒爲欲作黃泉客一作隔不說玉山頹且無飲中色勉從天帝訴天上寡沈冗無處張總帷如何望松柏妾身晝團團君魂夜寂寂蛾眉自覺長頸粉誰憐白矜持昭陽意不肖郎南陌徐郎字未穩董郎恐作卿省文意當是舊宮姬耶當是被賊脅之歟耶

聽穎師琴歌

別浦雲歸桂花渚蜀國絃中雙鳳語徐聲芙蓉葉落秋鸞離徐聲妻越王夜起遊天姥徐起句暗佩清臣敲水玉徐聲

和波海蛾眉牽白鹿徐聲幽即呦呦鹿鳴或是用酉陽雜俎海神女用白鹿迎送射摩事或是長吉杜撰亦不害其爲妙也誰看挾劒赴長橋徐聲雄壯誰看浸髮題春竹徐以書法縈裊鈎連比聲之不斷董玩誰看二字挾劒題竹非以比琴言此兩者不足看以形容琴也竺僧前立當吾門梵宮眞相眉稜尊徐高也古琴大軫長八尺嶧陽老樹非桐孫涼館聞絃驚病客藥囊暫別龍鬚席請歌直一作當請鄉相歌董鄉當奉禮官卑復何益徐長吉爲奉禮董語鳳雛鸞敵玉牽鹿猶於狀聲爲近至挾劒以狀氣題竹以狀工意蓋遠

謠俗

上林胡蝶小試伴漢家君飛向南城去誤落石榴裙脈脈花滿樹翩翩燕遶雲出門不識路羞問陌頭人董玩文豈

宮妾而入教坊者耶

唐李長吉詩外集 終

右李長吉詩集評註五卷先族祖日鑄公與徐天池先生並加評註合爲一書者也兩公評註非同時所作天池先生評註於先日鑄公繼其後猶毛詩之後有鄭箋鄭箋有申毛者有改毛者公於天池先生之說亦然天池先生以腹笥自豪而輕意傅合輒有所失賴公辨正處頗多如艾如張曲讀艾爲芟刈之刈謂芟除草木而張羅而曲中有艾葉綠花誰翦刻句遂云綠花當是緣花然刈葉緣花究不成語公据古樂府蘇子卿艾如張曲張機蓬艾側結網槿籬邊以辨正之則艾葉綠花艾不必改音綠不必改字又感諷詩都門賈生墓青蠅久

斷絕謂青蠅指讒雖本國風然長沙久逝其錦無聞矣庸觸感公据虞仲翔青蠅爲弔客以辨正之謂久無弔者與感諷之意較近若此類者皆賴公辨正猶鄭之改毛矣天池先生之註有可從者如竹詩三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謂見史記趙世家公卽錄史記全文以申之又月漉漉篇綠刺胥銀泥謂銀泥衣畫也公卽述仙女天衣有銀泥五彩羅裙以申之若此類者公亦服膺徐說猶鄭之申毛矣天池先生雄於才藻公窒於學問一肆一純於此亦窺一斑然公無門戶之見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但不苟同未嘗矯異也今重校付梓以徐顯民

觀察所贈舊刻本爲底本昔年與公所著千古堂學庸大意同時持贈者也謹與李詩各本合校觀二公校誤之處雖原文明知其誤仍必存之而以改正字注於下先生校勘謹嚴於此可見天池先生校語如惱公詩向壁印孤凝孤當作狐鉤紹辨五驄五驄當是五總引詩素絲五總之類公之校語如正月詩錦牀曉臥玉飢冷飢當作肌閏月詩羲氏和氏迁龍轡迁當作迁傷心行落照飛娥舞娥當作蛾之類　欽定全唐詩本已据二公之說竟改其字而削去原文嗜古者欲檢原文惟此本中尙存耳此本中有尙宜攷訂者如感春詩榆穿荣

子眼天池先生註云老萊子荣子眼一作萊子服其意謂萊子服與老萊子舞綵事合然上加榆穿二字不貫今檢宋書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無輪郭不磨鑿者謂之耒子是以錢喻榆莢而以耒子眼喻錢之細而耒誤作來又轉誤作萊作荣與老萊子奚涉若眼字改爲服字尤大誤此亦天池先生傅合故事不暇細思之失雖公於此註無辨豈能愜公意歟又追賦畫江潭苑詩紹根玉鏃花他本有作玉鏃花者有作玉簇花者檢杜工部詩有紹鑣光堪摘句似玉鏃當作玉鏃謂繫鷹之紹根盡處以玉簇花其上則玉簇

亦通而鍐字疑誤又焉小憐詩齊宮妾駕鞍他本皆作妾駕鞭此詩全篇皆押先韻似鞭字是而鞍字誤然駕鞭連文究似駕鞍連文鞍妥安知古人押韻亦如今人之拘耶若此類者惜二公皆未加評註未敢臆斷此本中誤無可疑者如仁和里雜敘皇甫湜詩排引纔陞强中誤無可疑者如仁和里雜敘皇甫湜詩排引纔陞强絚斷公有注云即綆短不可以汲深自謙也據註以綆釋絚檢說文糸部絚訓緩也綆訓大索也則絚當作綆又秦宮詩紫繡麻霞踏哮虎他本或作麻鞍或作麻韉檢說文韋部鞍訓履也則霞當作鞍又春歸昌谷詩獨乘雞棲車他本皆作雞棲據古諺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則樓當作棲又追和何謝銅雀妓詩淚眼看花機他本皆作花机據莊子公子牟隱机太息机與几同則機當作机又美人梳頭歌妝成髮髻敧不斜他本皆作髮髻檢篇海髮訓好髮髻也說文髻訓髮墮也好髻敧而不斜正與髮墮相似則髮字必誤而髻當作髻若此類者倘原本早誤二公未必無辨疑此舊刻本尚非當日原本由坊間翻刻而誤耳似不妨改正矣謹亦連類附記以待質於後之博雅君子光緒三十二年歲在丙午八月族孫金鑑謹識

麻櫈詩質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樸屬微至於古人近元次山今人則莫子偲同歲炳燭顧媿洗華落實也木落天宇空心與俱曠異苔同岑百年旦暮仁和譚獻題

祥符　周星詒　季貺

友人自臺灣返重晤滬上出瀛臺觀海圖屬題庚寅

往有不得志登臨倒百杯洶洶滄海水兀兀赤嵌臺驅鱷思賢吏封鯨伫將才中流空擊楫洗眼賦歸來

贈桐城蕭敬孚穆

性情膠漆合賞解過從頻嗜學如甘肉醉心猶飲醞見聞徵塗錄言動一天眞確爾安儒素東南祇數人

處寂

處寂祛諸妄倨倨一老夫龍蛇惟命受牛馬任時呼凡有吾何

有得娛姑自娛悠然心不競浩蕩沒江皐

題趙樾村刺史藩向湖詩集滇人

當代論才子惟君集眾長氣鍾洱海秀色醞點山蒼碧漢星芒角黃河日混茫東南誰勍敵蛇鳥陣堂堂

題丁二堯臣蕉雨山房詩集

亂雅天淺碧禿柳月昏黃詩境清難畫君才雅擅場激昂關塞曲簫詠水雲鄉病榻閒相對春泉瀹茗香

辛卯四月初五日夜坐時苦雨騎月

西風連日急夜冷過春三滄滄雲陰合冥冥雨色酣水深將爛麥喚至或蘇蠶衣食關民命天應慰不堪

枕上聞著

一磬冷然脆悠悠度竹關道心澄夜靜餘響漾風間合眼見皇古暫身如萬山五更窗欲曙夢驚枕屏開

題友人飲酒小影

飲不盡涓滴而慕飲人風遠懷陶元亮兼愛王無功兀焉數斟後醺然一醉中亦知惟酒樂所恨未能同

薄暮渡太湖抵蘇州

漣漣波煙暮乘風帆去杳冥星芒投夜碧天影接湖青林際一彎月雲中雙洞庭前程問舟子何處是胥亭

自吳歸越霧中順風渡錢塘江壬辰

近家心轉急劈箭快揚船飄受顛風健江蒸沫雨腥浪花翻素濺煙色亙元冥迎渡稽山好叢雲一角青

得樾村都中書并寄近詩題後奉懷

尺牘來遠道高詠嗣前修詩史杜工部風人元道州鶯花燕市酒星月鳳城秋濟濟公車士誰爲家國憂

六月十三日後連日大雷雨喜賦

掀雲流赤電吸海瀉青天白噗千騰瀑蒼飛萬瓦煙一涼蘇病骨連雨穩宵眠臥聽鄰農語苗興喜有年

類傅

蟻害金堤壞蟲戕赤縣連薇漕俞吏奏免賦恤民瘝遞上蛇乘

岸羣飛蝗接天頻傳弭患詔蒼昊忽無年

雨後野步

偶然行樂出不覺出門遙負手仰看樹無心錯過橋風林香柏子雨架聳瓜苗池水剛添寸翻騰鴨便驕

病起呈丁又老鍾厚堂 念祖

衰老誰相恤拳拳兩友生時來商藥餌日不閉陰晴婢狎要茶話兒聰熟展聲死生應可託多病識高情

寄簡敬孚滬瀆

傭書供養母客裏自安貧掌錄徵遺獻豪譚見本眞森森高行少切切旅情親修謁容疏簡耐知懶詣人

晤言逢客次蘚蒈便依依長日貪高對隨時候款扉衝泥猶我過看景恐君歸枉訪座常滿會心交獨稀

夏仲訂譚二追從共快游暑消河朔飲醉買泰西樓滬上法國西租地界有島夷連袂緣偏喬歸颿夜獨抽相思託江水日夕與南流酒樓

海上函來數殷勤苦念余半年嘗臥病一答未裁書落葉紛秋郭餘生困索居感時懷結轖準欲就君紓

潁川君周忌賦悼七月七夕

難爾賢勤繼傷心歲序更病仍無廢事世信有勞生惜物甘爲役忘身苦殉名坐看牛女渡愴絕組帷情

沿溪行至秫園後河岸

繫鞍從獨往游眺就溪灣深樹半藏塔野橋平視山村童驅鴨浴鄰嫗載菱還戲適安垂老清時身幸閒

題近詩後寄譚仲修鼐杭州

詠歌從我癖譽詆任悠悠呻獨瓜廬語吟悲漆女憂棄猶雞肋惜死覬豹皮留望望佳人遠煙波託寒修

秋懷

西風秋又暮役役日居茲孤憤雲無緒荒愁月與知迹窮慟阮緒車宿歎王尼那得長酣酒陶陶忘歲時

登東郭城樓秋望同丁生之藩

勝覽揣佳伴高城俯夕陽翠華警蹕路城下爲康乾兩朝駐蹕祭禹陵御道白

露早蟲鄉景召悽秋抱江山眷酒腸坐看青斷處海氣北茫茫

遲敬孚不至

渺瀰秋水闊延望日勞勞嗔色天無盡林煙月漸高酒香簽野店稻熟薦晴皋何事遲尋醉霜肥負蟹螯

喜敬孚自滬上來訪

百年能幾聚每見各驚衰越酒秋初熟吳船午乍來纏綿隔歲話造次一樽開相對都忘睡晨雞厭數催

從石屋山徑上香鑪峯同敬孚厚堂詒孫顯民

懸磴梯秋壁盤空野屐輕數從花借道時有蝶攙行支路循牛跡林風辨唄聲石門知漸近雲氣步邊生

九月二十六日自信步登岸未曉至顯聖寺明澈然和尚開山道場
客夢先推醒遐行落月間雲酣松氣綠磬遞竹風閒曉召門前
水秋煙屋背山澹公如可即清嘯一追攀

寄懷蔡庶常元培 郁門

勁蒼秉奇分源旨協文泉彼美如明月相思屬暮煙鼓擷攢白
雨劒氣射青天人海聞多士如君幾少年

僞周渠帥馬寶故鎖子連環鎧鍾蕤訪念祖得之雲南土
司製如今長袖對襟行社長三尺闊西尺約重二百兩
連環五孔紳循臂人腹左穿一穴大二環不能補完
百戰輕屋利皇雄巧鍛銀危嬰鈹及腹偉想體兼人肥瘦擬如
意軍鋒特陋身蠻荒興廢恨不盡四絃春寶降遺所彈琵琶土
司某姓嘉慶間猶在

演繁記之

雪夜聞鴻悼懷叔氏冥冥萬家樓閣都在雁聲中此際天涯夜雨多少聯床兒帝陝西風
昔兄客中寄懷詞句

風雪萬籟寂孤鴻聞杳冥吟思秋被語恰絕對床聽單枕三更
半殘鐙雙淚零嗟呼爾且息無限世伶仃

癸巳元旦試筆

周甲開新歲端辰醉曉筵酒推藍尾盞歷轉起頭年詔生年爲道光癸巳
雪屋餘寒醞風巾采勝偏酸香花半樹索笑共春邊

上元夜看鐙

老懷性夕健風邑上元新倡舞分鐙隊巫歌侑穀神獅蠻喧百
戲羔非醪比鄰祗惱春酤貴相逢少醉人去秋收歉石米價四千餘酒價日高

野趣

睡醒時薄暝曳杖意行便鐙火西橋店桑榆北巷煙春藷花繞
巷風快烏盤旋野趣閒中會觀生遣老年

湖州道中夜行懷仲修之鄂

野風吹日沒川暝一颿行舵水聲寂鼾聲紛縱橫故人日千
里殘月夜三更長望春煙杪離愁與共生

春夜

不睡百憂集春深此草堂山風時啟戶江月直窺床轉燭窮花
能減茶養露香幸多閒事業消得夜茫茫

初夏過仲滄源村家

陰合緣溪樹嵐香隔崦花堦風狸搏絮池夏燕撈蝦佐酒煨甜
筍烹泉瀹苦茶相逢無別話娓娓祇桑麻

寄懷樾村刺史赴蜀待次

暝色數星大蟬吟獨樹豪興懷故人別西上蜀天高棧閣三巴
險囊裝六月勞更憐趨府日下坐引長刀

其地古天府耽耽豔虎狼祆祠神景教番舶達宜昌 聖世初
無外彼酋或肆強伐謀先化俗教養在循良 法蘭西天主教偏馬頭各夷通至宜昌英吉利尤盛
吾於君志趣高邈最心論君遠官州將吾衰廢狗屠橫流同太

息際世各榮枯耿耿私懷慮東西兩檣傷

題畫

重重千百樹策杖自裴裒萬綠破深甕孤雲冗廢臺風吹雁毛落秋引酒悲來無限茫茫意誰同醉此杯

飲酒示女

涼吹奄忽至落葉紛與偕愴以悽秋氣蒼然感酒懷立枯諸骨肉叅同產七兄及三姊侍老舅姑喪亡都盡

風侮老筋骸醉死從烏食無為廢鋤埋

過西郭門遇繼婿李泰人舊侍姬為說庚申避難時事悼

紀時婿卒七年矣

絕裾甘蹈難袖刃奮登遂天幸家全活人兒慮獨劬拊存分手

諸力保破巢雛揮淚聽前烈跳身恥丈夫時先於八月由淮陰赴閩時賊氣已張淅西臨別以嫂氏吳夫人及六七兩兄子女各一前期年荼人還息男一女三洎親戚婢僕之相依者又六七人屬保護之難後無一死也及次年三月乃自賊中借行至鄞分走閩遲計陷賊凡五月餘也

過慧日庵南野阪看月同諸孫傳書

煙莽荒成趣宜吾冷性情秋飆林磬遠月砭病魂清漸冷樹初瘦過橋雲亂生統如問戍鼓話久轉三更

化鹿山中紀行

秋爽游懷健青鞋不厭遐路痕隨草轉石脈赴江斜嚴偃筍懸出樹枯籐代花隔煙聞搗藥乞飲叩山家

夜行蕭山道中望姚大舟不至

檣搖殘夢起一碧豔姓空林月淡將隱海雲微欲紅鐘先雞趣曙秋縱隼盤風一昔沮耳會清言誰與同

吳淞舟中夜眺

浩浩澄江夕茫茫落木時水雲天一雁星月殿雙鴟濁酒洶心事彫秋瘁鬢絲哀蛩吟且止我亦愴衰遲

水亭夜坐 甲午

繫鞿紆旅感薄暝倚秋亭先雨草香覺久姓源霧腥鬼燈風渡碧蛟氣夜噓青身世今垂老東西慨轉萍

幽憤

幽憤不堪解行吟意莽蒼寒蟲無婉語隔樹有奇香經書妖星

白橫空海氣黃馬鳴何乃壯老志尚飛揚

警聞

警聞垂老日烽舉海東頭將士連山走風塵樂浪秋權均九節度兵潰五諸侯小醜毋矜勝元戎好報羞

拜辭 先墓感賦 乙未

觴祝公採瓚辭先祭北芒昔人行慷慨老我別悽愴松栢家山夢雞豚伏臘荒縱歸期莫必惓惓兩秋岡

去越

疏嬾倦行役十年田里睽兒孫期歲鬼天地子身孤髮髮隨新婾雛鬟扶老夫遠遊投骨肉謂次女哀病更江湖

秋感 丙申

馬遷傳貨殖苟況薄征誅今古世雖別華戎理豈殊富强天下
計功利跖之徒老病儒冠賤高謌日景晡
羅刹故元裔鄰疆比亞洲鷹瞵瞷弱肉蚕食蓄陰謀遠鑒南都
失先籌北徼憂要津防扼吭　廟算重膠州
夜靜荒廬望天高貫索明遠閫諸大帥頻歲貢餘生軍律逋逃
重刑書　治世輕頓令群盜奮政教競維新
憒覺衰翁夢戈船鼓四更連陰星月晦長夜鼠狐横醉囈奴聲
睡憂嗟老獨醒一聲天下旦破曉祝雞鳴
秋殘天漠漠阪曠日蕭蕭翅仄鷹盤穩膠新馬獵驍野風吹短

髮村酒醉長橋共飲無相識騷魂嗥大招

奉追赴閩示別家人 丁酉

通欠　恩三赦關河檄獨追老輕滄海別賢妻外孫隨母氏外孫廣生侍行檳榔叶和灰嫗讀蛇共飯炊到能安舊習毋各愴分離

飲滬上酒樓

繡幔雙開絳蠟闌幾折青筵春花氣簇天淨月波靈屏鏡規嬌態鄰爭媚遠聽絮香吹滿巷惆悵總飄零

道中感賦

門戶嬰衰祚支離遘一翁四依婿女活焚涉老身窮瘴蜮黃沙箭狂鯨黑海風餘年天與健萍轉耐西東

秋暑湖船納涼

皃渚青蘆雨烏篷赤脚翁涼將衰骨健暑渴飲腸窮煙起水就暝荷香天欲風悲來思起舞醉引佩刀雄

王觀察松辰卅年前舊交也別後先後被譴永錮重晤賦呈

一別忽卅載重逢各白頭老生丁末路淚眼臨神州嘍嗟酒裏奮飛騰劍氣秋雄心都剝落淒憶昔年遊

送人從軍隴右

遠送軍中去秋登隴首高急裝矜短後征路侶長刀弦月明雞口邊風沙馬毛封侯生有骨曉驛愼辛勞

航海歸吳喜賦誌德

須繫更三月提刑恤嫠翁覆盆仍見日歸舶快乘風膽落新創獸聲歡遠渚鴻長年容飽飡畎畝荷秋功

書題廣生詞卷

忠愛閒情賦風騷本事詩房中笙磬樂言外短長辭往者多遙旨今誰會古思泠泠弦雅操靜趣眷琴絲

浹旬不得松孫閩中書計應航海西還賦裘一首

野館霜初降滄溟人未歸林風憂病浪秋冷冀加衣因盼到家近轉疑來信稍一心隨去鴈迎汝日南飛

哭玲婢

老我無姬妾昕宵仗衡隱遠悲人鬼別恍覺影形離垂暝聞聲
起披衣忍死支婢十一月十五日薄暮得微疾次夕即卒此並十六日朝鋪開事也時因猶可救
心疚失醫遲
同歸三閱月三月間侍趙閩八月甫同歸急足促衙寒風雪波程壯忠勤婢
使難溘先行日逝愁絕旅居單逢梗身無定長眠羨汝安

題故大臣林公壽圖遺眞戊戌

令德生時重榮除帝簡頻豸冠箏獨角熊軾龍雙輪公由臺
尹外任布政司使歸里後曾爲福建團練大臣直道名中外鴻猷著晉秦霜檠瞻氣宇
凜想舊風神
穆穆威稜肅嚴嚴骨相巃嵸猶懷敵愾退不忘嘉謨公著厥東錄六卷

遺像祠丞相黃金鑄大夫容儀孝載仰公景甚實諭
往昔陪談藝時容畧主臣死生雖永隔衫履儼重親忠愛今詩
史清高古偉人愴裘知已淚展拜滄衣巾

寤擴詩質終

外孫冒廣生棱字

長身六句叟短格五言詩氣變龍常蟄斑留豹一窺乾坤蒸荆
棘風月老茅茨帝采諸昆殿山寒木落時
五十三篇耳幽蒼異境收窮探杜甫骨眞脈浸郎胎此事終師
古何人浪使才昌詩視昌後天意信難猜
寅歲山陰見詩看是歲存談諧猶若接身世更難論鶴市安流
寓龍門託外孫一家兄弟笑卷裏衆吟魂
喧喧鐙月夕江上劄雙魚輒圓巴人唱如披越絕書誓心金石
在搔鬢雪霜餘此去懷君夢煙波渺具區

題季貺先生寤擴詩質後詩爲君外孫冒鶴亭孝廉新刊附
君兄四人遺稿之末曰五周先生集比得君札並刊本於渝
州行次時丁酉上元日也趙藩

右趙樾村廉訪詩丁未七月甫由蜀中寓書距先生歿已四
十一月矣周先生於當代詩家最推樾村及番禺梁節菴四
詩先生既不及見爲書一通焚告九原並附刊於此冒廣生
寫畢記

右五言律詩一卷周季況先生之所著也先君以道光庚戌成進士與祥符周叔昀先生爲同歲又同入史館春明文讌往還最密先生昆弟八人五以高文邃學名重一時而其季弟季況先生學尤淹洽喜收藏異書簽錄數萬卷多宋元舊槧及乾嘉諸老精校善本三榮郡齋不足論也先君曩官江東季況先生亦官閩中時馳書從先生借鈔祕籍輒錄副見寄手自理董丹黃襍遝精審絕倫詒讓嘗與校讀每伏案欽誦以爲抱經蕘圃未能專美既而同歲老友譚君仲修復爲誦先生所作詩詞尤多造微之作則又竊歎先生述造之富非徒爲校讎略錄之學也比先君以太僕引疾歸里十餘年季況先生亦解組歸寓吳

門書牘疏闊久不相聞光緒乙未冬先生外孫冒鶴亭孝廉來瑞安得從問先生起居出示先生手定五言律詩五十餘篇益先生少年時著集甚富晚年手自刪節又質之仲修相與商榷僅存此一卷高渺之致寓諸平易嶽奇之襄返之沖淡杼山長老有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可與論先生之詩矣詒讓少時先君嘗授以詩法稍長治經史小學此事遂廢間有所作神思蹇澀不能申其恉每念袁簡齋砭崩如先生語輒用內愧今讀先生茲集託興孤邁妙造自然益復爽然自失夫商彝周鼎范製簡樸而非巧冶所能放造此豈涂澤雕繪者所能窺其萬一乎獨恨先君於前年冬棄養與季況先生卅載神交未得一見茲

集此尤孤露餘生所爲展卷而泫然賈涕者已丙申孟陬年家子瑞安孫詒讓敬跋

承明集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承明集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承明集目錄

卷第一

乞修今上起居注劄子

起居注稟二首

卷第二

經筵周禮講義

卷第三

經筵進故事十三首

卷第四

經筵進故事十三首

卷第五

東宮故事九首

卷第六

東宮故事十首

卷第七

東宮故事十四首

卷第八

東宮故事十五首

卷第九

東宮故事十八首

東宮劄子
繳選德殿記劄子
乞召魏王侍祠劄子
納臨江軍法帖劄子
乞還尤袤禮記徹章賞劄子
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回劄
付下御筆戒諭張澈等回劄 文見奉詔録卷六回東宮劄子
卷第十 代東宮
辭免皇孫封國公皇孫女封郡主奏
謝主上表

謝皇后牋
謝太上皇帝表
謝太上皇后牋
明堂禮畢稱賀劄記三首
設醮青詞二首
與魏王書十八首
承明集目録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起居注

乞修令上起居注劄子　紹興三十二年

左奉議郎試起居注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兼權中書舍人臣周某劄子奏臣以爲材當陛下甫承聖緒起居罔不欽就令罔不臧之時乃得簪筆便殿特立經幄耳目所及當經書之惟是往歲左右史不常置故記注之未備者尚多若必俟進祿成書始紀新政則難累歲猶恐未能竟也夫他時之傳聞與今日之親見其詳畧固有間矣臣愚欲望聖慈許本省檢照紹興十年

十一月起居郎李易申請指揮斷自今年六月十二日以後先次修纂每月投進其積壓之未備者依舊疾速帶修庶幾陛下始初進明言勤必書而小臣或得少逭疎畧曠廢之罪不勝萬幸取進止九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起居注稟

六月丙寅朔十二日丙子紫宸殿設仗閤門御史臺集文武百僚班於殿門內降詔書云云皇太子可即皇帝位尊稱太上皇帝皇帝自內出至御榻側拱手立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固請皇帝就坐皇帝固辭內侍扶掖至於北穴皇帝畧就坐復興次宰臣率百僚稱賀皇帝側立如初禮畢三省樞密院官升殿奏事皇帝亦立聽之班退太上皇帝車駕如德壽宮太上皇帝不視事車駕詣德壽宮起居先是皇帝欲以是日率百官朝太上皇帝於德壽以大雨免百官入見皇帝就宮中行禮

八月十四日戊寅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仁立皇后尊號冊寶儀昧爽文武百僚集於大慶殿門外幕次各服朝服儀仗鼓吹列於殿門外禁衛等列於殿庭樂正帥工入以次入樂備而不作皇帝自內服履袍入御幄易通天冠絳紗袍出御幄執大圭詣殿上冊寶幄前褥位西向立有司引舉寶官跪舉寶待中奉寶禮部侍郎押寶案次次引舉冊官舉太上皇帝冊吏部侍郎押冊案舉寶官舉寶禮部侍郎押寶案冊官進行皇帝步從

冊寶降自西階至殿下褥位東向稽首皇帝至殿下西面冊褥位立舉冊官舉寶官跪舉冊寶興至殿下當中褥位稍向西定冊儀使奏請拜皇帝拜訖讀冊官讀冊訖皇帝拜興還小次舉冊官舉太上皇帝冊興中書令奉冊進行詣皇帝褥位置冊於案舉冊官跪舉冊皇太圭跪捧冊授太傅太傅受冊皇帝執大圭俛伏興太傅奉冊於殿東階下次舉寶畧如舉冊之儀次舉太上皇后冊寶亦如之皇帝詣殿下當中南向褥位少立冊寶進行出大慶殿正門皇帝升自東階釋大圭入御幄服履袍還內先是陰雨連日有旨降香禱晴至是雨稍止發冊寶於殿上故不盡如初禮冊寶既出皇帝自祥曦殿服履袍乘輦出

和宮門至德壽宮大次皇帝降輿入次儀仗鼓吹儀衛等分列於德壽宮門之西外樂正帥工人以次入樂備而不作文武百僚就次各服朝服以待冊寶至殿西階下褥位置定冊北寶南待中已下各就位次引太傅詣本班西向立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大次執大圭將至小次釋大圭入小次禮儀使請皇帝躬行奉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冊寶之禮皇帝出小次執大圭升自東階至殿上褥位西向立太上皇帝自宮服履袍出即御座皇帝詣褥位北向再拜躬身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訖詣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西向立在位官皆再拜冊升中書令跪讀訖進於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置冊匣於案寶升侍中跪讀訖進

於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置寶匣於案皇帝詣光堯壽聖太上皇詣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置於案皇帝詣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御座前褥位北向再拜俛伏跪稱皇帝臣某稽首言致詞稱賀訖俛伏興再拜躬身侍中詣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御座前躬承旨宣答皇帝再拜訖詣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西向立太傅等稱賀禮畢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降座還宮內侍捧冊寶入宮次捧壽聖太上皇后冊寶進行皇帝後從入宮詣壽聖太上皇后座前行禮略如上儀太傅率在位官移班稱西拜賀訖賀壽聖太上皇后如拜表之儀訖退先是六月丁亥集侍從臺諫禮官議尊號於都堂時禮官已與執政定用光堯壽聖之號矣既卽席左僕射陳康伯援筆書云云吏持白預議者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況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顧豈愛此數字哉權吏部侍郎汪應辰主之尤力或謂此主上奉親也不得援元豐自却不受爲比於是簽書者半不書者半時議文已成明日進呈奉旨恭依而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劉珙權吏部侍郎凌景夏徐度權戶部侍郎汪應辰殿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孚監察御史周操周謀芮燁陳良翰各以狀陳所見且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謚節皆以名寺不可用庚寅降旨云前日議狀已令施行載覽金安節張震等別議各執所見今欲從光堯壽聖尊號之議奉上太上皇帝

以壽聖尊號奉上太上皇后盡所以欽崇之意已嘗奏知不容但已第恐數字中有未盡善更令金安節張震等商量疾速來上辛卯安節等請再集官詳議壬辰有旨不須別議願於都堂元集議狀內簽書姓名者聽安節等遂奉詔既而有欲俟欽宗服除奉上冊寶者禮官援唐順宗故事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禮部員外郎劉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冊寶典故御正殿用樂事屬嘉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治平以來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亦用此禮降詔於卽位之初檢舉於公除之後時雖不同事則無異此皆搢紳先生熟復講究盡美可以依倣施用而無嫌疑者也太上皇帝爲社稷大計以

天下畀付聖子魏之明元獻文唐之二祖三宗皆不足道是以堯舜而下初無專門典故可以稽考及受授之際倘餘振制亦無舉行尊號可否之文然而治平以來記錄甚詳情文兩盡今日依倣斟酌庶合禮經如或畏嫌疑失援據於三經五常之道有所牴牾不獨有司失職為議者所非亦祖宗家法所不許也

太上皇帝為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書外則用漢魏權時之文內則行祖宗遂服之禮燕享不舉樂策試不御殿皆其事也何獨於尊號冊寶而疑之議者曰永貞禪位於元和憲宗故事可以引用考之新舊唐史會要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羣臣所止尊號亦多在卽位之年與本朝事體

大相違也就使可據則卽位而未改元觀俳優於丹鳳門觀競渡於魚藻宮擊鞠於神策軍觀樂於麟德殿之類前代亦有引用者乎議者又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祖宗雖用唐虞三代之制而升祔之後祠事卑行不止天地社稷而已尊號之禮何獨有嫌倘樂而不作可也是又不然祭祀之典難於久曠漢魏以來行之於易月之外葬而祔廟雖用樂可也本朝通用古禮謂之美事未終制而止徽號祖宗以為難行使其設而不作在禮無害則治平之後止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何為不於卽位降詔之初遽止冊寶而必待三年之後乎慈聖光獻之於治平宣仁聖烈之於熙豐毋也當熙寧元祐之初猶以所尊為之厭降主上以鴻名徽號盛禮備樂極人子報稱之初心不容以有闕文以貽他日之悔也司士賁問禮於子游子游諾之子瑣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夫子游所以諾之者以其合於禮也不以合於禮者告人而以意之所安者許之猶曰不可而況一時大典無所依據輕議而遽行之恐非臣子所以愛君父惜國體之意竊詳六月二十九日詔書已依祖宗故事所有條具典禮乞俟將來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盛德美事超冠前古而主上事親之禮與情實相稱矣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致厚故不復改

承明集卷一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經筵講義

周禮乾道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臣聞馬牛羊豕鷄犬是謂六畜以其可畜而養也麋鹿狼麕兔野豕是謂六獸以其可狩而獲也羔豚犢麑雛鴈是謂六禽以其可擒而制也或謂爾雅以四足而毛曰獸兩足而羽曰禽今乃列羔豚犢麑於六禽者何也臣按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大宗伯以禽作六摯而曰卿執羔大司馬亦云大

獸公之小禽私之是四足之小者亦可謂之禽矣辨其名則六獸六畜六禽之名固不一也辨其物則六畜六獸六禽之色固有異也又況禮記內則所謂狼去腸豚去乙與夫雉尾不盈握弗食之類名不辨焉非所以致謹也雖然內饔飲食孟軻遠庖厨而周官獨詳於此何也蓋節儉者帝王之德備物者國家之體失惟聖人力行王道使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然後坐享天下之奉而人不以爲泰書所謂惟辟玉食是也

凡共死生鱻薨之物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臣聞聖人未嘗暴殄天物各因其所宜而已死謂不可以生致者生謂不可以死致者鱻謂不可以餒薦者薨謂不可以鱻致者四者既辨乃可以共王之膳膳者總言食之正也薦則備其品物羞則致其滋味二者又言禮之盛也後世之言膳羞而不及薦者下君一等故也古之聖人於飲食之間制爲等差如此其嚴而況大於此者乎

共祭祀之好羞

臣聞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凡九州之美味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猶以爲未足也則又思其平昔之所好而共焉若文王之菖蒲曾晳之羊棗是也且人之嗜好不能無偏何獨於宗

廟而羞其所好歟蓋自奉有常則無傷財害民之議致享加厚則有盡志盡物之孝聖人之意深矣雖然人君以天下之大萬乘之富縱極口體之養何所不可顧乃事爲之制物爲之節祭祀之外靡共好羞蓋所謂終食未嘗違仁斯須未嘗去禮也春秋之末庖有肥肉而塗有餓莩視成周仁民愛物之制則有間矣可不戒哉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臣聞王人以禽獻於賓客謂之禽獻按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蓋隨其爵命之高下而制爲多寡之數也或謂獻者下奉上之辭今曰禽獻狗也蓋古者

待賓如臨祭以敬爲主故有九獻七獻五獻之禮且君之於
士苟有饋焉猶或謂之獻而況大賓客乎
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臣聞客之爵命有尊卑則禽獻之數有多寡所謂以法授之
者如此蓋方獻人以其數而致於庖人則入固有法矣庖人
眡其數而踖之賓館則出固有法矣故曰其出入亦如之先
言出後言入言之序也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鄉夏行腒鱐膳腥秋行鴈膳膏
脫冬行鱐羽膳膏羶
臣按月令四時之食各有所宜順之則可以養性命逆之則

疾癘生而羔羊之小者豚兒之小者方滋肥息之時於膳爲
宜乃用牛膏煎和而獻焉故曰春行羔豚膳膏臊雉之乾者
謂之腒魚之乾者謂之鱐天暑鮮食易敗惟此干腊爲宜乃
用大膏煎和而獻焉故曰夏行腒鱐膳膏膟牛之未充者謂
之犢鹿之未充者謂之麑食秋實而壯茂可以膳矣乃用熟
膏煎和而獻焉故曰秋行犉麋膳膏腥鱉者魚也至冬而性
定羽者鴈也至冬而始來可以膳矣乃用羊膏煎和而獻焉
故曰冬行鱐羽膳膏羶夫先王於賓客雖曰厚爲之禮然未
嘗過求異味登之於俎亦隨時所宜因民之日用而已夫然
故上不違天時中不費邦財下不勞人力一舉而王善寓焉
是謂成周之良法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臣謂歲終則會欲知多寡之數也王及后尊矣故不會其數
雖然節以制度固自有要特有司不以常法會之耳恭聞真
宗皇帝西幸葦洛得生鯉不忍食而縱之閱羔羊叶號即詔
尚食自今勿殺當是時民安其業家給人足固已追三代之
盛乃猶因庖厨而寓好生之德所謂本末並舉誠可爲萬世
法彼梁武帝者豈足以知此哉不法先王之仁政而區區於
釋氏之教宗廟之祭不用血食太官之膳下同僧道及信佞
景之姦則視生靈肝腦塗地而弗恤倒置如此豈周官之罪

人也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經筵故事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進

天禧二年八月仁宗爲皇太子洊泣累日至於減膳謂當出宮不得日侍帝后左右眞宗慰諭之曰此特加恩爾未出宮也上乃悅復膳如常

臣恭惟本朝列聖之德雖不可以一言而蔽然其沈久著明者孝也仁宗皇帝之在東宮固未違於親側已戚戚如此推是以往則所以養志者不問可知也享國最久踰越上治豈

無自而然哉其後元祐講官范祖禹裒集當時政事三百十有七總爲訓典而以此爲首篇可謂知所先務矣臣實慕之抑臣幸甚乃庚子日南至蒙與百執事序立德壽殿下伏見陛下以天子之貴行事親之禮自大次拱手徒步以入既升殿則拜伏盡恭侍立盡敬萬目觀瞻稱歎一詞皆謂堯舜以來所未有也不其盛哉雖然臣意陛下猶以未能朝夕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之側爲歉也故向者以日朝爲慶務則用五日之制既又追於慈訓定一月三朝之儀懇懇惻惻可謂至矣惟陛下充天性之孝思仁祖之言進以承顏順志爲樂退以繼志述事爲念人心悅而天意得則其享於萬斯年之報也必矣書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陛下之志也亦微臣之願也

隆興元年二月十一日進

劉向說苑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以爲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臣聞禹稱丹朱之傲以告舜周公稱紂之迷亂以儆成王言之者不疑聞之者不怒古之君臣相與蓋如此豈待事至而後言過失著而後諫也哉春秋之末去古未遠故簡子以一

國之大夫猶能因箴規而思未形之過可以爲賢矣彼唐之德宗何足以語此段平仲一有所諫語未脫口而趣探其意叱責隨之是尚可與喻忠而盡言乎恭惟陛下檢身若不及從諫如轉圜言雖多而必聽事縱誣而不却有君如此誰忍負之此臣所以庶幾古人而冀陛下之有所更也夫國事莫如勤然與其程書決事擊刺騎射以勤其小不若經天緯地保大定功而勤其大也富國莫如儉然與其菲飲食服澣濯以儉於己未若惜邦財裕民力而儉以天下也正人端士不難於外敬而難於用其言左右近習不患於無才而患於有所挾凡見敷奏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陛下毋以臣言之妄而

諸之百更之則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何過之有

乾道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進

唐書魏徵傳太宗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臣觀漢唐之主莫盛於文皇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考其大要特在夫兼聽而已當時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下引對毋得關礙又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是以即位四年國富刑清底於丕平非明目達聰之效歟雖然帝之初

爲政也魏徵以謂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期月而可蓋亦其難封德彝則曰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二者之倫若水火不相入雖欲兼聽烏得而兼聽惟帝察徵之言可用信而不疑知德彝之言不可用拒而不受是乃所以爲聖也仰惟陛下勤於求治切於聽言日御昕朝延見羣下雖隆寒盛暑與夫休暇之日召問咨訪未嘗少怠凡文武小大之臣草茅一介之賤皆得以情自通於上其視文皇尚復何媿若乃言有是非治忽繫焉聖主既已廣堯舜之聰明矣必將斥邪正以從違示好惡於用捨貞觀之治臣且見之

八月十七日進

貞觀政要求諫篇太宗謂司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黎之屋壁出入觀看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致理或三更方寢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臣聞人主切於求言則天下之事無不知勤於爲政則天下之事無不理能行此者其惟唐之太宗乎觀其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常恐上不稱天心下爲百姓所怨但思正人諫爭欲令耳目外通下無窒滯茲非切於求言乎又曰朕每夜常思百姓間事或至半夜不寐錄都督刺史姓名於屏風坐臥常看在宮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以備勸於

爲政乎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太宗是也然則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豈無自而然哉仰惟陛下聖而不居能而不矜芻蕘之論必詢狂夫之言亦擇可謂通下情矣未明求衣夜分閱奏以監司郡守姓名列於御屏可謂思致理矣其視太宗夫豈多遜然吳兢之進政要也其表有曰望紓天監擇善而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蓋言行之有常思之不倦然後巍巍之化可得而致惟陛下因兢之說思唐之盛以於其道使天下化成則明四目達四聰可繼於虞舜在位皆節儉正直可繼於文王又豈止法貞觀而已哉

乾道八年正月十一日進

書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臣觀天之與人相去雖甚遠然志慮萌於此而休應彰於彼抑何近也是故景公一言而熒惑退舍成王出郊而風雨起禹惟先格王正厥事眞若影響之捷哉仰惟陛下躬神禹之智傳洪範之學凡修之身達之政治見之動靜語默惟休徵是協屬者雨雪偶愆寒氣弗效陛下上畏於天下軫乎民知詰郡奉行和糴之未善也增其直損其數聖訓丁寧方布於外而上天同雲不旋踵應焉先之以霖霖繼之以雰霏黎庶呼舞咸謂嗣歲之豐庶或可望向非陛下於貌言視聽思之

間皆有以欽承天意則雖日祈穀老徧舉禱祭臣知其效不如是速也周之頌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惟陛下敬用五事常有以應天則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必有以相我國家上爲三光全寒暑平下爲膏露降百穀登追帝王之盛無難矣豈直庶草蕃廡而已哉

淳熙二年某月某日進

唐書李絳傳絳見浴堂殿憲宗曰比諫官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其五六

則又憚而剗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千不測之禍釁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呵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臣聞古者諫諍無常員上而公卿下而庶人工商輿臺之微苟有見焉無不自達是以下情通於上而上德昭於下西漢大夫掌論議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多至數十人殆古之遺意歟唐興太宗最以聽言爲急卽位之初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也忠誠惻怛靖共正直事無大小靡不盡言遂使朝無闕政民被膏澤君都顯號身荷美名憲宗中興實所欣慕時則有若李絳恥君不及太宗恥身不及魏徵其

陳治道論政體反復至數千百言帝悉嘉納回視眞觀似無愧矣然絳猶以人臣進諫爲難者蓋將堅上意廣言路也卒之却李錡之貢闢光琦之議紀成敗則屏爲之設戒祟飾則碑爲之仆諫行言聽著在簡冊傳之後世主臣俱榮焉仰惟陛下好問如虞舜從諫如高祖納臺諫之選嚴輪對之制入直殿廬者頻加宣召來自疎遠者卽日引對豈惟繼漢唐用人之美固已得古者諫諍無常員之誼矣今拾遺補闕偶虛其位惟聖明亟擇重厚而諒直者使充是選益重厚則知大體諒直則無邪心自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李絳之所難臣竊以爲易矣

淳熙二年某月某日進

三朝寶訓太祖建隆三年二月詔自今五日內殿起居翰林學士及文班常參官輪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採訪以聞事有要切者非時許詣閤門上章不得須候次對

臣聞書紀虞舜之治多矣而以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爲首蓋雖上聖之資非好問則理有未盡是乃帝王之先務也唐太宗嘗謂蕭瑀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木心不正則脉理多邪弓雖勁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以弘矢定四方猶失之而況於理乎

自是詔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夫弓有形治理無窮也有形者尚或難知無窮者夫豈易究故當治忽之所關邪正之所係自非博問而廣詢則其未盡者多矣惟我太祖天縱聖又嘗歷試諸艱固已周知古今之變博通事物之理然卽位未幾遠稽虞舜近法太宗以咨詢爲急是宜創業垂統躋於極治列聖守之至於今不廢誠可爲萬世法臣故表而出之

淳熙二年八月十九日進

三朝寶訓淳化五年五月太宗謂宰相曰諸州長吏所委尤重朕今選京官三十餘人給以印紙親書其前曰公務刑政惠愛疲民奉法除姦方可理爲勞績本官月俸並給緡錢令知審官院錢若水分賜之朕以所書有奉法除姦之語且慮幕官不曉因緣生事又令若水諭以除姦之要在乎奉法朕盛暑中寫此豈不勞乎蓋爲官擇人以安百姓耳

臣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蓋政刑所化者淺德禮所格者深此聖人論爲政之要道也漢荀悅有得乎此故其言曰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范曄謂悅通見政體其以是歟恭惟太宗皇帝當天下

既定務安元元尤汲汲長民之官有犯法者未嘗少恕人固竦然知長矣又欲勵風俗於勸懲之外臻恥格於聰體之中故當太平興國九年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人則受弊因舉後漢秦彭爲潁川守以禮訓人百姓懷愛深加嘆賞後暨淳化乃親書印紙三十餘通揭爲條目命審官院分賜京朝官當是時淩策等寔被此賜已而屢典藩郡所至皆有治迹卓然爲朱名臣今秘閣尚存當時御書數通而賜策者在焉歷官課績具載卷中貽訓方來寔爲盛典仰惟陛下留意守臣增光祖宗凡有除授必延見訪問咨勉慇懃者既已斥去疲癃闒茸者又無所容儻因清閒之燕特詔

秘閣以太宗所書來上稽用故事親御翰墨遴擇循吏一二十人而付之使得者以爲榮而益知自勉不得者以爲辱而恥躬之不逮必有如策班班見於郡國承流宣化少副陛下愛民之意淳熙紀年當不愧於淳化矣

淳熙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進

前漢張敞傳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請治之天子召拜膠東相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効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設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

臣聞治小盜與臨大敵異大敵者或決機兩陣之間或睃度千里之外兵法可用智畧可施將得其人未有不取勝者小盜則不然合散不常去來靡定如鼠之晝伏夜動猿猱之左跳右擲我衆雖多而無所施技雖長而無所展勝之不足爲武不勝爲害不已自非方伯連帥得其人以剪除殺戮爲已任未見其可也乃者江湖之盜不盈數百而環密之師殆且數千自夏迄秋耗縻金穀坐困民力迄未平殄正坐郡國守相無敢聾耳臣聞賊不被甲不齎糧或伐山開道或捷徑夜行一日之間可馳二百里既至鄉村安坐刼掠饜飫酒肉遽舍追集丁壯轉輸粮草數日乃能過賊賊蓋休息久矣而我方疲於奔命故彼常逸我常勞彼常勝我常負而又鄉民因役使之煩失刈穫之業往往懷疑觀州縣之心賊得捐餘財以餌之由此姦吏交與爲地官軍動息多以語之其所至輒能設伏邀擊者爲是故也今聞江鄂之師折傷疾病其數頗多曠日持久安得不爲之慮哉近者前帥既以選懦汰黜後來者知所懲艾必銳於立功使遂破賊固善或不爲方畧止務襲逐復蹈前轍將如後患何今兩路閫帥願亟擇如敞者乘傳分鎮協心戮力耘鋤姦黨銷患於未萌以上寬九重之憂顧臣謹因敞事而冒言之惟聖明財幸明日呂企中知陸興府未奏王佐知淳州

淳熙二年閏九月二十五日進

班固前漢書武帝賞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畸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臣聞六經之賞行於三代六經之名樂於兩漢何謂實學士大夫自致知格物而達於治國平天下無非見於躬行者是也何謂名辨詩之草木蟲魚而不知敦厚之風習禮樂之聲音度數而不著中和之效誦書失之誣而不能疏通知遠習易失之賊而不能潔淨精微方平居無事分章析句自謂有

得及試之以事則鮮不失其所守狥名之弊如此豈孔子正六籍示萬世之意哉無怪乎邪說詖行所由昌也漢興承秦之亂高祖創業文景養民表章此道勢未皇暇至於孝武則維其時厥初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似若有意矣然均以賢良射策董仲舒潛心大業是有意六經之實也則寘之江都不用公孫宏多詐無情是徒徇六經之名也則爲丞相封侯倒置如此安在其爲表章也史臣徒見其與嚴助枚皋吾邱壽王輩辯論相應遂以爲義理之文煥焉可述斯亦疎矣延及後世孔光張禹之徒卒誤國家而漢業衰焉殆有以啓之也謂後嗣得遵洪業可乎然則武帝非

表章六經乃罷黜六經也茲不可以不辨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進

三朝寶訓太祖時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兼關南兵馬都監在任十七年爲政簡易吏民信愛邊境有急卽馳騎赴之故胡騎畏服不敢窺口太祖加漢超應州觀察使判齊州仍兼關南巡檢臣聞久任之爲利數易之爲害初未嘗有內外小大之別也然在將帥則其利害爲尤重蓋國勢之强弱邊事之安危舉繫於此豈可與百官有司郡守縣令止於送往迎奉之費緣絕簿書之患者同日而語哉觀太祖太宗任郭進於西山前後二十年賀惟忠易州十餘年董遵誨通遠軍十四年其他

如隰州之李謙溥慶州之姚內斌亦不下十數年向使較方推而遠止席未暖而輒易則士卒何由信其號令夷狄何由稔其威名九重憂顧無時而可寬矣非但如此一軍之中自將副而下豈無智畧可取者膽勇絕倫者公廉服人者勤濟集事者惟主將久居其任然後能知其人然後能舉其類是用一名將可以得數名將也觀真宗朝雄州團練使何承矩以老疾累表求解邊任有旨令自擇代承矩力薦石普石普使河北安撫副使李允則真宗卽命允則知雄州兼河北安撫使果著勲效向使承矩不緣久在河北則安能知允則而薦之後世將帥鮮閒久任亦未聞有邊臣舉自代者臣願以

祖宗之法爲監庶幾一舉而兩得云

淳熙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進

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臣聞農夫之於稼穡也始則鉏耨壅之勞次則施播種之力然後自苗而秀自秀而實及其久也收斂梁之積而歲功成固未有勤勞於初而鹵莽於後者也國家爲政何以異此規模既定而施設隨之一日則有一日之功一歲則有一歲之效茲必至之理也春秋時鄭寔小國子產之爲相從政一年

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忠儉者與之泰侈者黜之於宿弊未免有所更於羣情未免有所拂也故嘗時興人與殺之誦逮夫三年而後子弟誨矣田疇殖矣其功日著其效日成向之欲殺者今惟恐其不長存也此無他設施有序始終無倦故也彼小國之佐猶能若此況以天下之大爲政不難苟日夜以思之朝夕而行之則何事不濟何求不獲亦在乎勉勵而已

淳熙三年八月十七日進

資治通鑑唐大歷十二年秋大霖河中鹽池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稅乃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上疑

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鎮還奏瑞鹽實如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官并置神祠錫以嘉名上從之賜號寶應鹽慶池又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治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縣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滉

臣聞欲治之時天心仁愛人君往往出災異以爲警戒至於無道之世不可扶持然後漠然弗顧卒底於衰亂是故飛雉升鼎天風偃禾大異也而高宗成王用以興邦彼五代王氏僭竊西蜀驕奢淫佚自絕於天而龜龍麟鳳四靈之瑞前古所不能致者舉集焉災祥不同如此可以察天心矣如代宗之於韓滉不亦異乎雨敗鹽池反以爲瑞既疑其僞矣所遣之使乃畏滉而實其說亦從而神之上下相蒙不以爲非是時霖雨害稼十八京兆尹言狀而渭南令以滉之故獨言不損及御史按視復不以實告夫諫官御史人主所取信者也一顧豈畏一度支而誕妄如是哉良由代宗不察鹽池之詐有以啟羣下之欺也厥後雖貶澡等而置滉不問豈特失馭臣之方蓋亦不知天心仁愛之意矣昔莊王見天雨茅妖地不

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君子謂葉能求過於天災不忘危終成霸功其賢於代宗遠矣

承明集卷三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經筵故事

淳熙四年三月十五日進

貞觀政要貞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多斜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而有天下日淺得爲理之意故未及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

失焉

臣觀唐太宗年甫弱冠從高祖起義師於晉陽擒充戮竇化隋爲唐大小數十戰皆躬履行陣所當者破所攻者藏弧矢之威震於華夷顧豈不能辨弓材之良窳尙何待弓師之言而後有所悟耶是說也姑欲借以論爲治之難耳仰惟陛下天縱神武追跡太宗前日宴射發必中的羣臣左右皆呼萬歲臣因是而推太宗之意竊有獻焉夫進退周旋必中於禮此修身矯思之理也內志正外體直此爲政以德之方也持之審固此信用忠良之法也莫而後發此不輕號令之意也則然則舉此禮樂兼修之效也一弛一張此文武並用之術也幸是以往可以威天下可以定四夷可以致上理而君德之理得矣

淳熙四年七月二十一日進

漢書賈山傳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切直之言明主所欲聞忠臣之所以冢死而竭知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

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治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

臣聞漢之文帝最爲賢君故一時羣臣諫諍者最多如賈誼如張釋之如馮唐如袁盎如晁錯莫不因事犯顏竭盡底蘊正所謂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也賈山於是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尙謂雷霆所擊無不摧折萬鈞所壓無不糜滅欲帝開道求諫和顏而受者蓋以通志則喜逆心則怒是乃人之常情又況九重之尊萬幾之繁忠慮或有未

周施設或有未至非假諫諍則事之過舉何由知之是以古者遒諫之路其數有七史書過失一也工誦箴諫二也瞽誦詩諫三也公卿比諫四也士傳言諫過五也庶人謗於道六也商旅議於市七也後世固已廢其六其可諫者公卿而已若復譏諂面諛以容悅於事則嘉言何由進過失何由改此山所以自下劓上而帝所以能廣諫議之路也歟至唐則有李絳嘗告憲宗曰人臣死生係人主喜怒敢發言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削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上善其言嗟乎絳之言即山之言也臣故表而出之

淳熙四年八月二十五日進

唐貞元二年正月詔曰夫致理之本必在於親人親人之任莫切於令長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朝得失之間所係甚大且一夫不獲辜實在予況百里之安危萬人之性命付以長吏豈容易哉今甸內猾殘亦已太甚每一興想盡然傷懷非慘惡不能鄙疲旰非才術無以賑艱食臺郎御史選重嘗時得不分朕之憂救人之弊昨者詳延羣彥親訪嘉猷尚書司勳員外郎竇申等十人咸以器能精心理道究蒸黎之疾苦知教化之宗源輟於周行往涖逼邑申可長安縣令鄭珣瑜可檢校吏部員外郎兼奉天縣令韋武可檢校禮部員外郎敷昭應縣令貢全可咸陽縣令兼監察御史韋正伯可藍田縣令兼監察御史崔淙可華原縣令兼侍御史王倉可檢校比部員外郎兼美原縣令李曾可盩厔縣令兼監察御史荀曾可三原縣令兼侍御史李緄可富平縣令兼殿中侍御史

臣聞宣化承流責在守令卽二者言之縣令與民爲尤親其任爲尤重任旣重則官不可以輕故貞元之詔臨遣十人或以臺郎或以御史蓋欲增重事權責其成功也前乎此則有漢氏之制如以卽官出宰百里縣宰入爲三公是也後乎此則有本朝建隆四年之詔如以大理正奚嶼知錦陶監察御史王佑之知魏縣是也三者特異而理則同凡以爲民而已

中興以來賦祿養兵之費日廣故理財催科之政彌急土司督外臺外臺督州郡州郡督屬縣至於縣則不得而辭矣故爲令者尤難稱職所謂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朝者絕無而僅有也蓋由銓曹注授專用關升改秩之人紛至沓來能否莫辨太率疲軟者多健決者少貪濁者多廉介者少此民力所以坐困財用所以益匱也頃歲雖得之非朝廷遴束而用之也夫求而得之是謂爲人擇官取而用之是謂爲官擇人其得失不可同日語矣臣謂宜倣漢唐舊法稽太祖故事自員郎至於升朝取其經權用而投閑者有差遣而待次者緣公家徵索偶爾坐廢者且以三十人爲

幸俾之分治劇邑稍假事權優以賞勸彼資望既高決無干求爲縣之理自是朝廷選擇用之奔競者固無由而至奔競者不至則眞才實能見矣此爰民之先務也

淳熙五年二月十五日進

三朝寶訓咸平元年張齊賢王沔同定編勅互陳利害眞宗問宰相孰可從者呂端曰立法尙寬忌於嚴急周官刑平國用中典此經制也然利不百不變法當改革者宜從衆議仍詔尙書省集官議之

臣聞箕子告武王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成王命君陳曰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蓋

立政造事宜免乎更張自非博詢其利害則朝令夕改者多矣古先哲王曲盡羣情爲是故也及至二漢凡有疑事亦必總公卿博士之議蓋本諸此今編勅乃萬世不刊之典齊賢等旣互陳利害眞宗遂命集議蓋以事體至重理當博詢殆周漢之遺意歟若乃徒爲異說初無確論如近日臣寮請改薦舉之制增常平之官類皆繳繞繁碎有害無益明主方且求芻蕘之言是以付之於外姑委吏戶部看詳可也故使侍從臺諫兩省之官集御史府而議焉傳聞之間頗或舛聽臣竊以爲過矣且今之薦舉不過一封之奏數千字之詞猶患監司郡守虛文而無實況條目錯雜分數猥多吏姦文具百倍前日又帶平舊制已極嚴密借兌之罪雖赦不原逐州以通判主之任非不重今乃欲於員多之際增冗官數百其事權未必及倅徒爲紛紛皆是利害灼然非待衆議而後見也臣願繼今臣僚有所獻明且當隨其曹部使之條具來上須大因革乃令集議如此則可以增重國家之體而不失咨詢之本意矣

淳熙五年七月　日進

開寶二年太祖皇帝征太原回次鎭州幸隆興觀道士蘇澄隱所居澄隱年八十餘素有節行遍儒釋諸書名聞京師上至鎭州首訪求之謂曰朕於京作建隆觀欲煩師主之可乎對曰帝

鄉繁會非山林之士所能居也上曰師老而容貌不衰其術可得聞乎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樸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煬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悅賜衣一襲銀器五百兩絹五百疋

臣恭惟太祖皇帝當東征西伐混一海內日不暇給之際特降清問下及黃老可謂不居其聖而詢於芻蕘矣澄隱徒謂老子之言而不知帝王應世之方故其論黃帝唐堯所以享國永年未盡合理太祖止錫器幣不加恩命蓋亦知其說之平平也臣試推而言之昔黃帝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

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既與炎帝三戰於阪泉又與蚩尤戰於涿鹿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西至於空峒南登熊湘北逐葷粥雖欲凝神太和其可得乎唐堯丙則親睦九族外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於變黎民命四子以治四時釐百工而熙庶績洪水滔天試鯀九載其施設蓋可考矣然則所以享國久長者實由勤勞獲報非止無欲也昔周公作無逸謂商中宗高宗祖甲及文王皆嚴恭寅畏勤勞不怠故天降年有永後世如漢之光武亦灼知此理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愛精神優游

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厥後享國久長庶幾商周茲非其明效大驗歟臣故備論之以推廣太祖經營四方垂裕無極之意且辨黃帝養生之說特出於道家者流失其本指併爲聖主勤政之勸云

淳熙五年九月七日進

三朝寶訓太祖乾德二年七月詔曰官人之道責實爲本循塗守局有司之常職出滯振滯前賢之令猷惟彼銓衡止憑資歷處有英俊沉於下僚言念選掄理無滯固自今常調選集選人委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者觀其人才詢以吏術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當與量材甄奬

臣聞古之銓曹任人而不任法故蔡廊爲吏部尚書自黃散以下悉委之自擇而猶以爲輕已不受唐制六品以下常參官許吏部量資注定其材識頗高可充補遺御史者以名送中書門下聽勅受焉事權如此無怪其得人之多也本朝大概任法而不任人居其職未嘗進賢退不肖不過察胥吏姦弊而已今蒙讀太祖乾德詔書乃知國初自有酌中之制近世因循偶未舉耳今若令尚左尚右侍左侍右每遇文武官赴選之時將歷任課績多而精力强壯者審覈其人才詳詢其吏術間有可備升擢則許長貳即官公共考察歲以數人申三省引驗兼取聖裁亦足稍收堂除不及之士少勸赴部

廉退之人且歷任有功而無過本部官推擇之已精三省又從而審察之然後仰達睿聽以俟旌簡其節目固不一矣雖欲容私而謬舉其可得乎況此實遵行皇祖之訓非開僥倖之門也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五日進

漢宣帝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理法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藝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臣觀宣帝號漢中興之主其施設次第備載於史固不可一一而舉然其大要乃在親擇刺史守相察其言行其有名實

不相應必知所以然施賞罰焉此綜核之功所由成也臣試以黃霸趙廣漢二人之事明之霸與廣漢俱嘗治潁川俱入爲京兆霸能筌繹吏民語言以參考其陰伏鳥攫肉道傍先事而知凡某所之木某庭之猪亦皆黙記廣漢則爲飾簿使吏民相告計設鉤距參伍牛馬之賈吏有錙銖之姦無不知者故班固於二人傳中皆言其聰明皆稱其精力自今觀之廣漢京兆之政尤號强明霸似不及也然宣帝乃用霸爲御史大夫爲丞相用廣漢不過京兆而已豈非以霸外寬內明治行終長者而廣漢專務果敢莫爲持難故不可大用歟非特此也霸爲丞相指鵠雀爲神雀張敞奏之越職薦樂陵侯

史高尚書召問之爲相五年非無過失而帝殊不加責竟終一厥位至廣漢一爲司直蕭望之卑劾即下廷尉要斬雖吏民數萬人守闕泣救弗聽也嗟乎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其明辨如此羣臣孰得而欺之此所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歟

淳熙六年春進

後漢交趾刺史無清行吏民怨叛三府選賈琮爲刺史琮到郡詢其反狀咸言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故聚爲盜賊琮移書招撫蠲復徭役百姓以安歌曰賈公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又張霸爲會稽太守始到賊未解郡界不宣霸移書開捕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臣聞太守古號郡將謂其平居雖以治民爲職或盜發境內則當任將帥之責耳觀賈琮治交趾張霸治會稽皆推盜所由起自圖平定之策豈嘗索煩朝廷勞師千里騷動鄰路耶臣竊聞郴桂間自頃李金作過之後餘風未珍人喜寇攘爲守帥者倘及閒暇時並施恩惠使有畏愛之心檢察官吏使無侵擾之怨彼雖好亂何由而作縱或下愚無良不可理曉則結集必有端布置必有跡自可隨以郡兵誅戮之斯爲稱職奈何平時熟視畧不加意迨至千百爲羣鴟張猥顯然後

羽書交馳陳乞調發其於公家則勞人而費財於田里則喋踐傷夷者多矣臣謂此雖小竊行就俘馘然與其賞焦頭爛額之功孰若爲曲突徙薪之計願詔荆湖南北兩路常切謹視溪洞彈壓奸商深思暇豫之方力以苟且爲戒營卒鄉丁則補其不足而訓其技藝城守器甲則葺其驟壞而繕其朽鈍凡酋豪之桀黠者作過而亡命者皆及時區處毋使滋蔓仍令帥守監司每季開具管下盜賊有無萌芽先事措置以聞後不如言必底於罰庶幾協心舉職共銷未然之患實上策也

淳熙六年　月　日進

前漢霍去病傳去病爲人少年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
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
臣觀自漢至今言將帥者多推衛霍蓋武帝欲攘却四夷諸
將少能成功惟二人者每出必捷斬捕首虜動以千萬計安
得不謂之名將哉然讀二人傳其平居初無高談濶論臨陣
亦未聞奇謀秘策也所急者匈奴未滅無以家爲忠義之氣
激於中故摧陷之勇爲士卒先爾此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
必謂之學矣若趙括者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
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
地也而括易言之不用則已用爲將必破軍已而果然夫以

括學兵法而敗去病不學兵法而勝則將不在乎紙上語也
審矣
淳熙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進

辭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臣聞古者設官分職雖或不同至於久任則成功數易則廢
事其理一也在昔唐虞用稷契皐夔終其身而不易想夫三
載考績三考陟明之除不過加一爵秩服章而已若乃縣績
弗成便當放逐頑亦候九載然後黜者非特深知數易之爲
害猶或望其有功也歟後世乃以不待次而舉爲得才能勸
事功之術臣竊疑焉夫卓絕之才十無二三大抵多中人耳
其在官也尚不俟之以久則將席未及煖已盼盼然揣摩捭
闔懷向背而圖速化其於公家之事不過便文自營趣了目
前雖有才智之士亦且隨風而靡事功果何自而勸乎故臣
竊謂惟久任則可使其心安其心安則可使展盡底蘊無復
苟且之志是乃所以勸事功也
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進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輕身從事
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
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臣聞農者天下之本也終歲勤動以養君子其用力也勞矣

以文帝詔書數下勸勉種殖初則賜租稅之半已而盡除之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不可食非敦本之效歟臣竊觀陛下
念駐蹕之地商賈輻輳思有以均通而寬裕之乃獨自聖心
盡蠲征稅闌譏而不征古以按此條之末并下條之首各本俱缺考目錄載卷四經筵故事十三首檢查只十二首是此條後全佚一首也別本有每行二十字者凡空十四行不知有所據否候考
上於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
聖古者聖王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
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自
是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
虛已納之

臣固從諫於未然者聖主也納忠於先事者良臣也故舜造漆器諫者已多宣王晚朝箴規隨至譬如人之養生常謹畏於康健無事之日醫以治病長隄防於血氣未衰之時則美疢何由而生毒藥何由而用此天下至理爲國者所宜法也觀太宗之明蓋有得乎此以謂軍國之重一日萬幾鄙俗之間固欲盡善然而思慮容有未至裁決容有未周布之朝廷行之四方一或非宜其害甚廣故許諫官預聞議論隨事規正小者更立大者徐改可謂明致治之源知聽言之要矣當是時朝廷無闕政臣下無微訐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其由此也夫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東宮故事

淳熙二年十一月六日

唐吳兢貞觀政要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楚立太子遇物必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又謂曰汝知馬乎能代人力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懼見其依於曲木之下又謂

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可以自鑒

某聞成湯聖人也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武亦聖人也其几銘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其杖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大哉法度之言乎至哉勤戒之意乎蓋夫拾物瞬謨切而易見循常論事泛而難遵今也凡吾起居湯沐之間無非箴儆防閑之語使目熟乎瞻視心熟乎思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怠惰不生兢懼日至國家何由而不治身何由而不泰商周所以卜世卜年長久不墜者用此道也後世聰明睿知之主莫如唐太宗凡古今興衰治否之由知之審矣謂太子為天下本故於訓迪無所不用其至嘗語左庶子于志寧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百姓間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時有乖疎得人諫諍方始覺悟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卿等常須以此意談說令有所補益太宗此論非不丁寧切至灼然猶自疑泛而未切也於是或因臨飯或因乘馬或喻舟水或假曲木反覆援證開導數四必欲太子遇物而深思隨事而知戒其視湯銘盤盂武王銘几杖夫何遠之有真得教子之誼哉

十一月十四日

眞宗實錄大中祥符三年五月三日辛巳內出手札示王欽若等曰昨覽君臣事跡進草將帥部仁愛門若以贖還俘畧振鄧饑饉暴骸必瘞秋毫不犯斯數事近乎仁愛矣如張楊為大司馬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及發覺對之涕泣飜原不問今衆官評品謂之仁愛斯則異矣且將帥之體與牧宰不同以威禁姦以刑止殺先之以號令而下知懼均之以甘苦而衆不攜今謀危發覺輒原不問而又對之涕泣愈非將帥之口也朕向在藩邸屢令邢昺講習諸書因記春秋息侯伐鄭大敗而還君子以為不察有罪其喪師也宜乎今張楊無威刑反者不問是不察有罪此尤宜旌別淑慝更商度之

某觀夫子之論學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蓋爲學之道必欲深造自得則非樂之不能也恭惟眞宗皇帝天資高明固已超冠前古又能篤好學問中心樂之由咸平至於祥符蓋卽位十有三年矣而藩邸之時與講官邢昺講論春秋之說尙記於胷次非樂之不忘能如是乎景德澶淵之役奮發威斷坐制北虜而堅百年和好之約東封西祀制禮作樂馴致太平而洗五代見聞之陋文武兼用爲億萬年無窮之基皆學之效也猶且不自滿假命儒臣學士裒集君臣事跡以爲龜鑑每成一門先上其槀乙夜披閱訂正是否彼前代帝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

惟耽樂之從固我眞宗之所戒也若乃論將帥先乎武刑敎宰貴乎撫卹則又聖學淵懿非當時羣臣之所敢望嗚呼遠矣哉

十一月二十四日

前漢賈誼傳昔者成王幼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敎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居也三公三少同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某觀漢文帝時能勑太子以學者有二人焉賈誼晁錯是也誼言太子自幼至於長自長至於冠皆以詩書禮樂爲本保傅敎喻爲急其與禮記所載文王敎世子之法若合符節當是時初經秦火六經不存記禮者尙未備而誼獨以少年能誦詩書力論三代有道之長基秦無道之短則其淵源蓋有自矣劉向稱其論甚美且謂通達國體雖伊管未能遠過非虛譽也晁錯則不然雖有臨制臣下聽言受事安利萬民也孝事上之四說然大要專欲太子知術數夫謂聖人之道爲道術則可謂之術數可乎今不贊太子以聖道而欲太子知

術數其背禮經多矣蓋錯天資陰直刻深素以刑名爲學在景帝前以辨得幸故有智囊之號則其學之不正從可知矣厥後東市之誅無足深恤司馬遷乃曰賈誼晁錯明申韓嗟乎此言指錯可也誼豈明申韓者哉竊見講官方敷繹文王世子之篇是敢舉誼說以推廣禮經之旨少裨聽覽且無使誼與錯同科云

十二月十一日

眞宗皇帝承華要略序皇太子爰自齠年卽彰敏悟旣親外傅稱類悉聰每視膳之有餘則披文而忘倦欣喜其好學念及貽謀非者偶以清閒徧觀冊府因得青宮要記頗合素心洎夫詳

閣其中亦多未備於是精求稚詰更廣異聞頗歷歲時漸成編帙或逢暇景乃遝柔毫各附篇章述爲論贊雖愈淺近無所發明庶俾元良愈隆至業聊題於此以記其端凡五十篇分二十卷名曰承華要畧云爾

某聞唐太宗嘗作帝範十有二篇釐爲二卷以訓太子上卷一曰君體二曰建親三曰求賢四曰審官五曰納諫六曰去讒下卷一曰誡盈二曰崇儉三曰賞罰四曰務農五曰閱武六曰崇文此十二條者政治之大端安危之明戒也肆我皇宗皇帝萬幾餘暇親製承華要略總五十篇分二十卷豈特增廣前志實欲該貫今古率皆述事於前立論於中而爲贊

於後凡六經之文歷代之史百家之說撮其樞要無所不備雖聖謨淵懿未易窺測至於先後之序則可得而言焉蓋儲貳正天下之本故先之以主器性質繫染習之端故次之以謹習人之行始於事父母故次之以迷孝孝之至在乎敬宗族故次之以睦親行備於內必求正於外故次之以崇師崇師所以求益也故次之以務學學莫大乎六經故次之以宗經經所以明道也故次之以貴道道然後有德故次之以尚德德然後有仁義故次之以仁義本仁祖義不可不勤故次之以勤志志廣功崇不可不謙故次之以持謙謙者卑以自牧之謂也故次之以恭謹恭者無所不敬之謂也故次之以戒謹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故次之以莅懽臨事而懼則語不可不擇故次之以出言出言既善則儀不可以不肅故次之以正容容正於外又當修飭其內故次之以治身身修於內人將取則焉故次之以好尚好尚不審必爲物惑故次之以聰明聰明太過必失之察故次之以精心精心存其心則知其性矣故次之以養性性不能守者利慾汨之也故次之以去奢去奢莫先乎儉故次之以節用節用者天所相也故次之以致福自是而上所以修身行己者至矣纔矣又當擇左右前後之人爲己之助故次之以禮賢賢不易知也所禮非其人則賢者違而不肖者進矣故次之以知人朝乎知

人則賢能可得而擇故次之以選士士雖被選不用其言亦何補哉故次之以從諫雖然聽言亦多端矣辨足以惑衆智足以濟姦伺上之好惡而轉移是非因事之疑似而汨亂事實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雖帝堯之明壬人猶在所難孔子之聖佞人猶在所遠而況於後世乎故以辨佞終焉蓋佞者才也惟有才者爲難辨今而能辨是乃學之大成也已殿下毓德春宮固已日聆聖訓於侍膳問安之際備復遠稽唐宗之範熟復章聖之書則三善皆得萬邦以正豈曰小補之哉

十二月二十三日

資治寶鑑漢光武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爲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勑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帝賜與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敎訓太子豈功邪竟不受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與終固辭不受

某聞膏澤之潤物不聞其聲和氣之襲人不見其形親族之在左右前後也亦然有忠誠惻怛之實而無貌敬心諫之嫌則其漸漬薰蒸殆若膏澤和氣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借三代而上自公卿至於大夫士非同姓之伯父叔父則異姓之伯舅叔舅也平居暇日相告以善而無隱相勉以義而無疑懇

懇惓惓人莫得聞此在上者所以日見正事日聞正言日行正道以至於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觀周公召公之於成王尊則叔父而或爲太傅傅之德義或爲太保保其身體又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蓋親親之意實行乎中算計見效豈他人所能及哉光武中興其知此矣故凡一時佐命之臣與夫在朝篤實之士可傅太子者必多然擢進見之有時內外之有別也於是又擇母黨之賢者爲之輔導非以懿親近戚相與無間則朝夕啟處之間談笑語默之際如春澤之漸漬和氣之薰蒸可以獲無窮之助歟茲固三代之遺意不可以不辨

淳熙三年正月四日，

後漢太子少傅桓榮以太子經學成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諸侯斯誠國家福佑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縣臣記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壯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謹疾加餐重愛玉體

某聞六經之文易見六經之道難窮分章摘句考異同異是文也易見者也若乃由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是之謂六經之道安豈一朝一夕所能究哉觀昔之人終日孜孜講論不倦期於深造自得而見日用者豈在此而不在彼也顯宗天資高明年十歲已能通春秋及爲太子選求明經桓榮弟子何湯傳授尚書已而召榮入侍榮又薦同門生彭閎前後三入實傳十家之學榮常止廟次待宮積五年薦門下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且一入焉以講學如此之專閱時如此之久然後至於有成則六經之道可謂難窮矣永平之政無愧建武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商賈

戶口滋殖雖餘帝兢兢業業下身遵道之所致抑亦榮輩遠
年講勸之效歟

二月六日

舊唐書劉洎傳太宗怒苑西守監穆裕命斬於朝堂皇太子建
進諫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漸臨
御天下虛心正直卽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
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稅誅囚染
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耳

某聞五帝盛時上多吁咈之辭下鮮隸靜之語此所謂聖
其臣莫能及者也三王之世則不然合謀相輔務進計安天

下此所謂臣主俱賢者也伍霸文襄提攜則仲父亡則仲
父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乃能有濟此所謂不及其臣者也
唐之太宗上方五帝爲不足下比五伯則過之某陳隋之亂
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是固有三代之遺風矣又得
王魏等夙夜盡心彌縫左右上無闕失則已有則其在朱旨
不言下無規諫則已有則其君未嘗不聽此德業所以相新
政事所以日舉中國所以平治夷狄所以率服若此然則三
代以降臣主能俱賢者惟唐爲近之高宗之爲太子也耳目
熟於見聞陶染得於定省因事獻言斯亦賢矣惜乎中常之
性易流骨鯁之臣難得永淳而後太宗之業衰焉書曰非知
之艱行之惟艱可不念哉可不懼哉

三月十一日

舊唐書劉憲傳明皇在東宮留意經籍憲因上啟曰自古及今
皆重於學至於光耀盛德發揚令聞安諍身心保寧家國無以
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蓋資暑知
大意用功甚少爲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望
尊之心下以答庶寮之望侍讀褚無量經明行修耆年宿望時
賜召問以察其言幸甚明皇甚嘉納之

某聞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自堯舜至於孔子皆以生知
之質日躋之聖猶且汲汲皇皇不敢自暇況後世之君何不

重於學乎雖然此所謂學固非以辨析章句爲能考核同異
爲博也蓋亦有要道焉孝於親使天下之人知父子之道矣
尊於君使天下之人知君臣之義矣敬其長使天下之人知
長幼之節矣三者既備則又即方冊之所載覽古今之興廢
如三代有道而長者仁也勤也儉也豈不足以爲華龜乎秦
隋無道而短者不仁也怠荒也奢縱也豈不足以爲龜鑑乎
又如漢之初其君莫不知人善任使莫不從諫如轉圜賞未
嘗不當功罰未嘗不當罪向使子孫率是以行雖百世至
於萬世何亡國敗家之有及其衰也莫不昧於知人莫不樂
於自用賞以私而不以公罰以情而不以罪是故或奪於外

戚或壞於强臣前車覆而不誡履霜至而莫辨是諺或啟之迹昭然可考者也劉愚欲太子略知大意則用功必而獲利多者其在茲乎

三月二十四日

說苑齊威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威公仰而觀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民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强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曰从爾舆爾相怨一方民怨其止不危止諸朱之有也

某觀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及三年大比則以其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神獻其數

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夫王者至貴也民數至賤也今以至貴拜至賤又且登之於天府然則管仲詔君以百姓爲天豈無所據而言哉抑嘗以典謨參之舜之授禹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皐陶之告禹曰天聰明自我民聽明矣則畏自我民明畏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常情言之可畏惟君民何爲哉莫高匪天民何與哉今聖賢之言如此何也蓋民者天之所生也其形雖殊其氣則通斯民懽欣和樂則三光全寒暑平禍亂不作災害不生而邦寧矣斯民太息愁恨則日月虧五行診年穀不登癘疫交至而國危矣是猶形影之相隨坻鏡之相應也故人君不欲得天則已如欲得天捨民而何以哉嗚呼管仲此言非伯者之言也周禮之言也典謨之言也

承明集卷五終

東宮故事

淳熙三年六月四日

春秋左氏傳魯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使人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某聞人君量才而授任人臣量能而受職既授任矣必循名而責其實既受職矣必竭節以守其官夫然後上無廢事下

無尤位而國家之政修矣昔者孔子之聖其道固可以致主於堯舜措俗於成康然而爲委吏則會計當而已爲乘田則牛羊茁壯長而已蓋以爲吾之官在於是能守其官則道行其中矣推而上之爲大司寇權行相事則首誅少正卯以懲亂政請治陳氏之罪以明王法未三月而粥羔豚者不飾價男女行者別於塗內焉道不拾遺外焉齊歸侵疆茲非守官之效歟由漢以來上不能量才而授任下不能量能而受職英俊或沉於下僚庸夫或竊於高位故爲有司則莫知出納之吝爲守令則鮮著循良之稱居當言之地緘默而不言當可行之時退避而莫行方位卑疢薄則曰吾未能有所爲也而莫之爲及位尊疢厚則曰吾不敢有所專也而莫肯爲嗚呼是曾虞人之不若也國家何賴焉雖然人君正已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苟能探本反始以化天下則雖虞人之賤猶將守其官而不失況於士乎況於大夫乎

六月十六日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世民以海內寖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元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元通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

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大學助教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值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某聞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而告之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夫大臣而用正人固理之常無可疑者彼侍御僕從之小臣亦用正人何也蓋大臣進見有時

議論有節禮雖隆而情則疎始雖敬而久則怠非如小臣平居暇日游宴優息未嘗不預倘於此得正人而侍左右則從容暇豫拾遺補過無往而非益此所以出入起居罔不欽也敷今太宗方在藩邸當干戈甫定庶事未備之時已能集英髦而與之游分爲三番更日值宿朝謁公事之暇輒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想其古今成敗政事得失人之賢否民之情僞上無所不問下無所不言志同氣合其益多矣是眞得成周之遺意者也厥後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由太宗天縱之聖亦諸賢從容暇豫拾遺補過之助也嗚呼盛哉

七月三日

後漢光武紀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息承間奏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某聞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然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雖有貴賤尊卑之殊其不可不勤則一也昔周公作無逸歷敘商周之君如中宗治民祇懼是以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荒寧是以享國五十有九年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厥享國亦五十年彼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則亦罔或克壽其利害得失豈不昭然易見耶惟光武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每旦視朝日昃乃罷講論經理夜分乃寢故能明謹政體總攬權綱可謂得商周三君勤勞之義矣享國永年不亦宜乎顯宗乃勸以黃老養性優游自寧是豈無逸之指哉

七月十二日

漢書帝紀班婕妤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爲

某聞堯舜之時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禹

亦以卑宮室爲美峻宇雕墻爲戒此帝王恭儉之意歷代以爲模範者也夫臣民之家力苟有餘猶能治居室營臺榭爲瓌偉絶達之觀豈擅四海九州之富備千官百辟之奉而不能捐百金作一臺乎益人主措心積慮與臣民不同土木盛則財用殫財用殫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力屈民力屈則禍亂作是故始皇作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閑道以象天漢既而益賦徧天下秦室以亡煬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毅雖多久而益厭詔於汾水之原營汾陽宮既而義兵四起猶作傾焉由是觀之文帝所以不爲露臺者非惡之也非吝百金

也惜民力也欲保萬世之基也上方堯舜禹之三聖其庶矣乎

七月二十三日

三朝寶訓淳化二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太宗因謂至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祇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鉞以射獵馳逐爲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爲獻彥卿說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故知人君淡然無欲不使嗜欲形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至拜舞稱賀

某聞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成天

下之性故澹然而無所欲衆人以情逐欲故紛紛而有所感欲知聖與愚之辨特在嗜好之有無而已況人君享四海之富宅億兆之上一噸焉下無不懼一笑焉下無不喜苟不能清心寡慾使嗜好戕形於外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故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陳大夫好巫而民淫祀今符彥卿一藩鎮耳以射獵爲樂初非過舉而其弊遂至擾民爲人上者果可不審所尚哉歷觀前代創業垂統之君繼體承祧之主當天下平定往往嗜欲紛起不溺聲色則殖貨利不事盤遊則耽逸樂於是讒諂面諛之人窺其私而逢其惡使既安之業復危已治之功復替此古今通患也惟我太宗則不然手平

僭僞身致太平功成矣德盛矣方且淡然無欲惟讓書以鑒成敗嘗謂宰相曰朕承累朝喪亂之後勵精求治祁寒暑雨未嘗自便若以酒樂自娛則萬務將壅百姓何訴大哉言乎姦佞雖欲窺測聖意何自而入誠可爲萬世法矣

八月八日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元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違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違方畏威襲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

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貲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今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悉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某聞自古人君爲治往往銳於初怠於中肆於後此歷代之通患也試以唐論之所可稱者三宗如明皇始用姚崇宋璟

之言而定禍亂維納韓休張九齡之說而致太平及其久也專信李林甫蔽塞視聽至謂諫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卒使明皇不悟其過馴致幸蜀之役憲宗始聽李絳自居易之忠告繼用崔羣裴度之至計削平僭叛再興唐室及其久也坐受皇甫鎛之欺而不疑深惡裴潾之諫而加貶卒至於輕信方士服餌金丹不得其終獨太宗則不然遑遑汲汲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功德如此尚何假羣臣之進言哉然而尊魏徵如師友待魏徵如骨肉褒崇賜予殆無虛月既詢昔者之善否又計後來之得失嗚呼若太宗者可謂善於求諫矣徵亦能隨時指事深切著明

不以忠失爲心不以逆耳爲懼必欲人主思始而善終據舊以鑒新嗚呼若徵者可謂善於納忠矣君爲賢君臣爲良臣其由此也夫

八月二十五日

貞觀政要十年太宗謂房元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皆識達情僞罕至於敗亡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喪滅朕少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荆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爲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愆過耳

某聞商之高宗周之文王或舊勞於外爰暨小人或早服厚庸功田功惠鮮鰥寡是以享國長久號稱賢君在後之人于觀于遊于田不知稼穡之艱難而爲耽樂之從是以基業浸衰貽笑後世周公作無逸表而出之凡所以爲帝王之龜鑑也唐太宗之心其有得於此乎嘗謂左庶子于志寧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爲說百姓間利害事又謂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不解親君子達小人又謂荆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曰自漢以來帝弟帝子覆亡非一並由生長富貴好自驕逸所致汝宜鑒戒熟思之簡擇賢才爲汝師友受其諫諍勿得自專其說

諄諄於再於三今復以是語房元齡可謂深得周公無逸之意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太宗其有焉

九月十三日

眞宗咸平五年十月召近臣觀書龍圖閣帝曰朕自幼至今讀經典其間聽過數四在東宮時惟以聚書爲急其間亡逸者多方訪求頗有所得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秘閣外又於後苑龍圖閣各存一本但恨校對未精如青宮要紀繼體治民論此一書二名並列篇目益求書之初務於數多不嫌重複甚無謂也某聞人君潛心經典最爲急務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要皆在於此而又有聖帝明王已行之事可以爲法昏君亂

臣已往之失可以爲戒此所以汲汲孜孜博觀約取而不敢怠也書不云乎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茲不易之理也今未暇遠求歷代姑以本朝觀之太祖初得天下外有五代僭僞之國內有前朝跋扈之將蓋四分五裂時也乃於卽位之月首幸國子監次月又幸仍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親製文宣王贊且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自常情觀之豈不疑用武之時不應以此爲先而太祖聖慮卓然獨出百王之表一掃唐季之弊然則立萬世之基業追三代之盛治不在此舉乎眞宗以濟哲之姿纘安平之緒其留意

斯文有自來矣厥後破北狄於澶淵定西戎於靈夏武功偉偉皆由自昔讀書之效此我宋家法是以表而出之

某月某日

某憲宗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某觀唐自太宗納諫之後能繼之者其惟憲宗乎知李絳數論朝政得失則擢在左右見白居易詩篇規諷時事則召入翰林今又宣諭宰相如此眞得太宗之用心矣雖然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策試賢良方正本以求鯁切之論也及牛僧孺等言直則反行斥逐至於考官亦坐譴謫其不能繼太宗

一也裴均違約求進銀器絳等請却之不惟不從又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其不能繼太宗二也絳數言吐突承璀之姦旣出爲淮南監軍矣一旦奪絳相位而召承璀爲中尉其不能繼太宗三也淮西旣平浸以驕侈皇甫鎛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並得同平章事裴度力言不可乃疑爲朋黨其不能繼太宗四也信方士之說求金石之藥起居舍人裴潾論其無益貶爲江陵令其不能繼太宗五也嗟乎憲宗號爲聽言納諫者猶不能自克失其初心及況於無意者乎然則貞觀之治比隆成康元和之政不得其終於此大可見矣

淳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資治通鑑唐元和七年憲宗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家給人足眞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某聞喜同而惡異衆人之情也喜同則諂諛曰至惡異則直諒曰疎諂諛至而直諒疎國家欲不亂其可得乎爲人上者所宜加察也今憲宗旣知李絳之賢又知李吉甫之佞明示

黜陟可也顧使之並居相位是何異薰蕕同器牛驥同皂其不相爲謀也必矣盍嘗考之古今莫不善於漢武帝而莫善於本朝太宗也武帝誚汲黯近古社稷之臣不冠不見是固知其賢矣汲黯質責張湯文深小苛面觸公孫宏懷詐飾智則忽而不察反用宏爲丞相湯爲御史大夫而棄黯於外郡然則詔諛安得不至直諒安得不疎乎我太宗則不然尹京之日賈玟實倆同在幕玟便佞多希旨倆嘗疾之太宗與諸王宴射玟在側屢贊德美倆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乎太平興國中太宗擢倆參知政事中謝日上謂曰卿自揣何以至此倆曰陛下以藩邸之舊出於際會上曰非

也卿嘗面折賈玟朕實卿直耳然則詔諛何由敢進直諒何患不聞乎故曰莫不善於漢武帝莫善於本朝太宗也

承明集卷六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東宮故事

淳熙四年正月十一日

說苑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卿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某聞人臣之功有二有用一已之力者有用衆賢之力者用

一已之力雖曰甚勞然利澤加乎世者爲有限用衆賢之力雖曰甚逸然利澤加乎世者爲無窮此不可不辨也昔春秋之際齊有管仲佐威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厥功大矣及身沒之後齊遂不振鄭有子產愛民如母爲國以禮晉楚雖强不敢加兵功亦大矣及身沒之後鄭隨以弱是二子者惟用一已之力故功不傳於後世若乃鮑叔知管仲之賢而進之所以致齊國之霸子皮知子產之賢而進之所以致鄭國之興是二子者能用衆賢之力故功不止於一身向使管仲復能求賢而進之於齊子產復能求賢而進之於鄭則齊之霸鄭之强雖百世可也吾夫子論人臣之賢直得其要也哉

二月二十三日

三朝寶訓眞宗咸平三年對太子太師張永德於崇政殿自午至未復數刻罷

某聞唐宗之盛莫如三宗考其致治之由皆以親近文儒勤詢政事爲本如太宗之爲秦王開天策府置官屬十八人分爲三番更日宿直朝謁之暇輒討論文籍或至夜分罷故能成貞觀之治其後有若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當時有以爲無益徒費者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褫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上重其言故能臻開元之盛又其後

有若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故能致元和之功逮我眞宗纂安平之運守盈成之業方且不自滿假勤於詢訪引對舊臣至移時而未已觀唐三宗可以無愧咸平之政度越有唐豈無自而然哉

某月十二日

唐李晟收復京師上思晟勳力製紀功碑仲皇太子書之刊石於東渭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以賜晟貞元五年九月晟與馬燧見於延英殿上嘉其勳力詔曰昔我烈祖掃隋季

之荒屯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昭文德恢武功乃圖厥容列於斯閣在中宗時則彥範等著翊戴之績在明皇則幽求等申翼奉之勳在肅宗時則子儀掃殄氛祲今則李晟蔣係宣朕躬宜敘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朕是命紀於壁焉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刻石於門左

某聞高爵厚祿寵待將帥足以富貴一時而未足榮耀後世若乃人主既製紀功之碑又親爲圖像之詔又命皇太子書以賜之此豈特一時之寵哉殆無窮之榮也觀唐中興所謂將帥固不爲少其能以功名始終有譽無疵者惟郭子儀與晟二人而已窮富極貴誠若相埒至於當宁製褒德之文儲

宮垂翰墨之寵此則晟之所有而子儀之所無也抑嘗推原其故晟雖起自軍中然天資忠義慕魏鄭公之爲人上所傾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而子儀多言軍政他無聞焉論將帥之事爲有餘論大臣之事則不足兩朝待遇固自有輕重哉

六月三日

孟光問卻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性情好尚正答曰奉親恭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言皆家戶所有爾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謀何如耳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懽既不得妄有施爲且智謀藏於胷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光曰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不力強致也儲君讀書宜當敎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以光言爲然

某聞夫子之論學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其自敘則又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以孔子之聖猶不敢以生知自居必處已於好學之次而況於後之人乎且所謂學者何事也仁義禮智四者其大端也孟子論此最爲詳悉其言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自惻隱而擴

焉則無一夫不被其澤自羞惡而擴焉則無一事不合乎宜擴我辭遜之禮則強暴紛爭可得而弭擴吾是非之智則愚賢能否可得而辨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保四海帝王之學如是而已今孟光謂太子讀書不當效博士竭力博識以待講試其言似可取矣至論權略智謀則非也益三國之士以詐力相高往往有戰國之遺風故其所言駁而不純竊謂當以爲監而以孔孟之學爲法

某月某日

周易繫辭弦木爲弧刻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益取諸睽詩小雅彤弓矢鍚予有功諸侯也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

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書盤庚予告汝於難若射之有志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禮記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也
論語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孟子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以彀志於貫者亦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某聞射者男子之事也國家世子生之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固未知矢穿楊之巧飲羽之勁威儀技藝之盛也蓋欲明修身進德建功立事舉由乎此也載道如六經明道如孔孟其論射多矣今各舉一端而言之是故威天下者存乎易錫有功者存乎詩況行事者存乎書詢賢能觀德行者存乎禮明揖遜比捉矩者存乎孔孟有天下國家者所宜留意也

七月二十三日

唐太宗征高麗發定州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蓋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多衣敝吾獨御新衣可乎師還太子進新衣乃易之

某聞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彼其侵侮中國攻擾邊塞若不命將遣戍驅而出之必將爲斯民之害此高宗所以伐鬼方宣王所以伐玁狁也唐太宗則不然貞觀之際宇縣既已清晏蠻夷既已聲服獨高麗小醜介居海東初未嘗爲國家之害而帝好大喜功以人主之尊下行將帥之職動欲遠征經寒涉暑至於師老糧匱水潦大至然後班師勦草墳道毀車爲梁不知自悔方且眷眷於一袍必欲見太子而後易是不過欲太子知其與士卒同甘苦耳殊不知輕萬乘而履危道非所以訓也帝嘗謂曹操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所謂躬自言之躬自蹈之者歟

八月五日

書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徹乃敢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某聞自古帝王之勤者莫如文王其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日中文王及暮又至蓋夏則學干戈秋冬則學羽籥弦誦讀書弗無暇時爰暨即位則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不敢盤于遊田勤勞益如此故傳美之曰文王既勤止又曰文王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其所以

爲三王之冠而後世鮮能及也今聖主肯斫圖治珠書遐暇中外臣民戶知之矣昨日殿下出乐所賜御製新歌甫竟書懷詩其斷章有云豈惜常憂勤規模猶廣大恭讀再四心目眩駭回視文王之德若合符節彼漢高大風之歌武帝秋風之辭方之蔑矣惟殿下因宸章之及文天性之勤特賜問安之餘孜孜以講道藝親輔翼爲念於以上副聖意使羣臣交一錯於中發形於外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不亦美乎

七月二日

史記周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

言言則史官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某聞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夫以日月之明不能無過其卒能照臨萬方者以更之速也是故改過不吝者成湯之聖也不貳過者顏淵之賢也然則人君之於言動雖有過差初未爲害顧改之何如耳今成王削桐葉以戲其弟爲史佚者告之以天子無戲言遽地若就其戲而成其失則非矣幸而叔虞之賢封之河地假令叔虞如象之傲不足以君大國亦將封之乎又不幸他日成王許其臣以非常之爵賞加其臣以非罪之刑戮豈惟廢其言而行之乎殆非所以示萬世也其後漢惠帝時以親大后於

長樂數蹕煩民築複道於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此正得成湯改過不吝顏淵不貳過之義矣叔孫通不能將順其美乃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遂詔有司立原廟嗚呼叔孫通之告惠帝正猶史佚之告成王徒知教人主以遂非而不知導人主以遷善此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所以深譏其謬也歟

某月某日

三朝寶訓至道元年太宗謂近臣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朕不以奢逸爲念而以勤政爲樂光陰迅速不覺日月之逝大凡理

世少亂世多君子少小人多人君聽斷苟能盡識人之情僞四方遠近巨細無不通達方可控御天下前代人君多爲左右所制德宗纔發言盧杞已知如此天下何由得理也

某竊觀自唐堯至於五代凡三千三百年其間惟三代漢唐享國最久然而夏傳十六王其可稱者啟與少康而已湯傳二十八王其可稱者僅六七作而已周傳三十六王其可稱者成康太平宣王中興而已漢祀四百則不過乎七制唐世二十則不過乎三君此無他君子常少是以治世如此其少也小人常多是以亂世如此其多也惟我太宗篤於稽古勤於爲政照前代之得失察斯民之情僞進君子而退小人削

僭僞而底混一國已追堯舜之軌轍陋漢唐之陵夷矣猶且不自滿假諄諄然以德宗爲戒卜年萬億豈無自而然哉

七月十二日

前漢書鼂錯傳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

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

某聞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民得平土居之是豈逆水性而激之哉凡以順其流而已夫民猶水也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故三王之治專以本人情爲急人情莫不欲壽三王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其所以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則損上益下薄於己而裕於民此其所以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則保國如保身養民如養氣此其所以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則薄其稅斂寬其征役此其所以節而不盡也凡是四者皆因人之所利不強人之所難自然民歸之如水之就下國家其有不長久者乎昨日獲侍講坐因禹貢治水之說及三王治民之理是敢申言之

八月十一日

春秋左氏傳魯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

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某聞戰以勝爲主然所以致勝者蓋有二道下得民心上符天意是謂必勝之理將帥智勇甲兵犀利是謂必勝之具以必勝之理濟必勝之具不戰則已戰則無敵於天下者帝王是也恃其將帥甲兵習民心天意而不問雖或幸勝終亦必敗者秦隋是也春秋之時固不及帝王之盛然其遺風猶有存者觀曹劌之問莊公之對始欲加民以惠次欲事神以信終欲察獄以情得民得天庶或兩盡然後因曹劌之謀而用

其將帥甲兵之力齊師雖衆能勿敗乎厥後僖公遵先烈而定淮夷魯人作泮宮之詩美之其三章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此言得以情而後可以成功即莊公惠褊民從之義也其四章曰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此言合神聖而後可以爰豁即莊公信乎神福之義也其五章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此又言以情察大小之獄然後能成其功也此二公者時雖不同而先後之序若合符節其戰勝之良法歟

某月某日

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拆川竭煎沙爍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某聞湯有七年之旱自古以爲異而記之賈誼嘗告漢文帝曰世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晁錯亦曰湯七年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觀二子所言殆將以水旱爲自然之數矣今劉向謂成湯以六事禱旱於山川已而大雨乃專繫乎人事何耶竊嘗論之三子勸文帝不可恃歲豐而忘儲蓄欲其務農重穀爲先事之備是固修人事之一端也特其語未大耳若劉向所記則大矣爲政有節使民以時苞苴不行於下讒夫不昌於內宮室無所營女謁無所施兼是六者自然百姓和樂政事宜昭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尚何凶年之足慮哉

某月某日

後漢章帝建初八年虎賁中郎將竇憲恃宮掖聲勢自主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畏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公主園時何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

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嶷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兼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太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某聞古之姦臣所以能欺其君者必挾詭譎之智左右之助然後上之人爲其所蔽有不能察此歷代之通患不足深怪今章帝則異乎是既知竇憲恃勢而奪公主之園田至引趙高指鹿爲馬以爲喻則憲欺罔之罪昭然矣釋而不誅尚何懼哉善乎司馬光之論曰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蓋彼或爲姦而上不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

無所畏矣

十二月九日

眞宗皇帝判開封府日嘗以手書詢於太子賓客李至至答牋云伏奉手書猥賜下問夙夜尋繹喜與憂并何則某常人也識不足以經遠學不足以待問才不足以幹事智不足以周身而殿下目之爲碩儒曰可以發蒙號之爲端士曰可以延譽得不憂乎殿下忠孝之道貫於神明温文之德彰於天下而猶虛懷訪問思所以分君父之憂以元元爲念且曰一夫或致於向隅千里將疲於觀政此乃聖上有浸漬生靈之澤感動天地之德致使殿下興言及此實社稷之福而億兆之幸得不慶乎然則

愚者千慮亦有一得若夫自古太子養德東宮不親外事唯問安侍膳而已固亦宜哉而黔庶之疾苦稼穡之艱難素所未覩自非生知之異天誘其衷莫得而知矣噫事有背經而合道時有適變而從宜是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聖上知其然由是以浩穰之務猶命殿下總其綱要而躬決焉殿下復能欽若聖訓率由舊章馭吏民必以誠待參佐必以禮謹命令必以簡察獄訟必以情恤鰥寡必以仁抑豪猾必以法杜讒佞必以道有一於此猶爲善政況兼是數者乎而猶曰奉車荷賜於司南爲政何慚於拱北不亦過謙乎然則其雖不敏竊嘗讀易見羣爻稍過必有悔吝唯謙象獨亡是知謙之時義大矣哉願殿下守之而已勉之而已如此則何正言不入何正道不行若正言入而正道行則生民不泰未之有也政化不洽亦未之有也輒因問及輕肆狂瞽僭易之罪安敢逃焉謹奉牋以聞某以恐以懼叩頭叩頭謹牋

某聞舜大聖人也好問而好察邇言孔子亦大聖人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宏問官名於郯子然則不恃其生知而孜孜乎訪問聖學之先務也仰惟眞宗皇帝天縱將聖濟之多能其在東宮南衙之時凡古今治理天下萬事固已周知而自得之然且形於手書詢問僚屬始以發蒙延譽之語繼以向隅觀政之慮勤勤懇懇如待朋友其視虞舜孔子可謂異

世而同符矣李至因是陳易象謙卦之旨所以堅聖意也蓋六十四卦雖乾坤猶有悔有戰惟謙卦初六六二九三皆吉六四六五上六皆利故天道地道人道莫不以謙爲貴厥後眞宗守之而勿失勉之而勿怠景德祥符之際生民康泰政化大洽豈無自而然哉

承明集卷七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東宮故事

淳熙五年正月九日

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六年長樂公主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勑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嘆曰妾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眞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爲夫婦曲成恩禮每言

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詩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疋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

某聞愛其息女人之常情也況以萬乘之主天下之富獨不能厚一女子資送而盡其親愛之道乎魏徵於此猶以不當倍於長主爲諫可謂有責難之恭矣雖然帝用其言追於理也彼皇后深居宮中知愛而已今能本乎禮義抑其私情不特稱徵之賢又請捐金帛以奬之此眞觀之治所以庶幾三代也歟關雎序后妃之德曰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卷耳序后妃之志曰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是則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不在乎他在乎后妃而已太宗與后其知此也哉

二月十二日

實錄韓維傳神宗封淮陽郡王出就外邸以維爲王府記室參軍神宗聖性謙虛眷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於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神宗嘗與維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論書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以爲聽納之戒

某聞古者太子既冠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夫然後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尚安有過舉之患哉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逮至兩漢浸不及古然元帝爲太子則嘗望之授論語禮服明帝章帝爲太子則桓榮張酺傳授尚書載在史冊當時以爲美談孰如我神宗皇帝天資高明聖性謙損其初就外邸也年纔十有六七已能與韓維論天下之事拱手稱善而維亦純明亮直練達今古有所咨訪悉心以對至於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遜心遜志之言力進其戒視三代輔翼太子之道庶幾無愧彼兩漢君臣區區於傅校

之間者又何足爲聖朝道哉

二月二十五日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旂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某聞武王之時西旅獻獒召公作訓曰犬馬非其土性不善珍禽奇獸不育於國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子載之於書以詔萬世今漢文帝當天下初定躬行節儉雖有千里之馬却而弗受可謂不寶遠物協召公之訓矣二十三年之間海內安富家給人足南則尉佗上書稱臣北則匈奴通好保境是固遠人來格之効也彼武帝則不

然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至令萬里出師傷財害民而不卹馬雖得而中國耗矣是故聖人賤畜而貴人篤近而舉遠

三月十七日

唐明皇開元二十二年夏上自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以下躬自收穫謂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艱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無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某聞周公作無逸其述商周享國長久之道固非一端而必先之以知稼穡之艱難者蓋以人君有無倫之貴無敵之富雖不期於逸樂逸樂有時而自至惟能知稼穡之艱難夙夜自儆然後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是乃長久之道也唐明皇生長深宮英斷多藝手平禍亂身致太平其於稼穡蹔若有所不暇今乃俯爲農夫之事種麥苑中至率諸子躬自收穫非深明無逸之義安能若此宋璟爲圖以獻抑有由也又況薦之宗廟所以展奉先之孝垂之子孫所以盡貽厥之謀大書簡冊可謂美矣近觀本朝眞宗皇帝當祥符五年之六月嘗與諸王觀麥於金華殿同賦歌詩以示羣臣則視開元若合符節然而眞宗之治始終如一明皇之政有始無終茲又不可以不鑒

五月十四日

柳芳唐歷載明皇詔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欲令皇太子檢事綴文上賜名初學記開元十四年三月撰成以獻賜堅絹三百疋

某觀大戴禮保傅篇論周室傳三十餘世最爲有道之長及考其說乃專在乎儲君之德夫所謂德者何也樂以修內禮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其成也悾悾恭敬而溫文者是也故文王受命九年召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之口厚德廣惠忠信志愛人君之行不爲驕奢不爲泆靡不淫於美梧柱芧茨爲民愛費大哉言乎是乃經史之要旨人君之先務又何必檢事綴文然後爲博哉今明皇不擇三公之少

以聖賢之事業政治之本原助成儲德而徒使章句陋儒集集文章之要其術蓋已疎矣昔三國時孫權銓簡秀士爲四友於東宮以諸葛恪爲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書之史冊足爲美談夫以區區之吳固不敢望成周之典則其視明皇殆庶幾云

六月三日

歐陽修五代史唐六臣傳贊曰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眞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子

人而自夸耀反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舉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倀倀然誰與治國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

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興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某恭聞主上宣諭輔臣大畧謂朋黨之名起於主聽之不明而其原始於時君不知學若能進賢退不肖則黨論自消且舉唐文宗去朋黨難之說而嘆之可謂得堯舜禹湯文武緝熙光明之學而同符本朝仁宗之治矣仁宗時呂夷簡爲宰相范仲淹爲侍從仲淹危言正論多議朝廷得失夷簡怒而逐之士大夫往往直仲淹而罪夷簡夷簡則指以爲黨或坐竄逐而朋黨之論遂伸賴仁宗聖學高明力排羣議擢仲淹參貳政事於是黨論不攻而自破當是時歐陽修蓋嘗爲夷

簡指爲黨仲淹者故其爲諫官也首著朋黨論以謂堯舜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老天下大治反復益數百言猶以爲未足也又於五代史贊極言小人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又反復數百言嗟乎前代人君不知羣臣都聖故難於破朋黨本朝仁宗聖學足以進賢退不肖故決歐陽修下至今誦而歌舞之今主上聖學如仁宗進賢退不肖如仁宗茲又恭讀聖訓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者歟故備載歐陽修

之贊以備觀覽

六月二十二日

漢景帝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中郎將衛綰稱病不行景帝立廢餘不執何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驂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不知也上問曰君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唐李晟之子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介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擇太原帥宰相進擬上皆不允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以爲河東節度使

某聞人君之取人與人臣之取人不同人臣取人不過曰是與我者也是親我者也故順己則喜拂己則怒人君則不然有言逆於我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我志必求諸非道夫然後可以得不二心之臣爲緩急之用觀衛綰不從景帝召飲李聽不以名馬獻穆宗自常情觀之二臣宜得罪於二君今乃不然一則使之驂乘一則擢帥河東自非察忠實之心圖社稷之利者能如是乎昔本朝太宗在藩邸以田重進忠勇給以酒炙而重進不敢受太宗嘉焉及即位以爲永興軍節度使五代周太祖時張美掌金穀於澶州世宗每有所求美曲爲應副其後世宗即位不以公忠待之嗚呼我太宗之愛田重進則有臣如衛綰者當在所取矣周世宗之薄張美則

有臣如李聽者亦在所取矣古今雖殊其理一也

閏六月十六日

漢高祖紀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植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某聞人君臨利害之際莫難於聽言甲以爲當然聽之固善矣及至乙又以爲不可則將奈何曰聽言在廣取於衆可也斷之在獨則必有智略忠信之臣動而咨焉然後無過舉而有成功惟高祖天性明達好謀能聽故方提三尺劍定天下凡一言可取未嘗不用至於取信而必行者惟張良耳故聞

鄺食其請立六國後則欣然從之及謀之於良良發八難高祖卽知鄺生之失計此所以卒有天下者信其所可信也後世如晉武帝聽羊祜張華杜預之言而伐吳一時大臣如賈充等皆以爲不可已而卒成混一之功其視高祖蓋庶幾焉又符堅大舉伐晉朱彤謂千載一時若可信矣獨權翼以爲不可堅曰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已而竟有淝水之敗嗟乎均聽言也一成一敗相違如此蓋符堅不能知權翼之可信又不察朱彤之不足信是以致此然則人君必先有知人之明然後可以果斷而行其言若乃智不足以知人而信夫不可信之人臨事乃曰斷在必行其能免符堅之

失乎

某月某日

唐高宗永徽三年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上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當一觀之昨初升樓卽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庭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戒

某聞王者履崇高之富貴操可致之勢力所欲苟形於外則逢迎將順四面而至聖人知其然也言動不敢輕嗜好不敢萌是故旨酒人所共愛也禹則惡焉飲食人所大欲也禹則菲焉夫豈樂爲是苦節而與衆獨異哉正以上心所向從之者衆大則侈靡成風小則傷財害民塞其源所以清其流謹於初所以杜其後也善乎蘇軾之論曰鶴之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易與詩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無損及衛懿公心偶好之寵以乘軒其害遂至於失國爲人上者好尚之難如此哉今高宗方敬擊鞠之意羣胡卽獻技以投所好幸而永徽之初能謹辨早防徵之戒卒莫能載不然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窺望之情雜然並進不可得而察矣

七月十一日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

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猶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之者肯從規諫耳虞儉言詞便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資重厚文章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正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公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

亦堅正毋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某聞君臣相美相戒見於唐虞之時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載在典謨實爲後世君臣之法至於戰國此風掃地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於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而生司馬光所以滿載其語於通鑑者蓋有深意存焉其後漢高祖雖起布衣而天性明達合乎帝王當置酒維陽南宮迺令通

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高起王陵於是盡言不諱而帝猶謂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卒歸功於三傑殆與舜之君臣異世而同符孰謂帝不修文學而厭詩書也哉今唐太宗欲聞過於無忌可謂得帝王之遺風矣而無忌等納諂以悅之其視漢高時固已不及況唐虞乎賢於戰國而已有君無臣可勝嘆哉

七月二十五日

三朝太平寶訓太宗嘗召御史中丞王化基至便殿侍坐甚久屬盛暑令搢笏揮扇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則邊郡何患乎不安又賞令薦士則一奏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陳彭年其人也復上澄清略十事帝嘉納其言即有意於大用

某聞治天下有本有末朝廷者本也邊郡者末也誠使朝廷之上政教修明賞罰公平則將帥何敢不宣力士卒何敢不用命夷狄何患不畏服此固根本之效也若乃兵衆矣猶曰不足樟峙矣猶曰未富以百萬之師付庸懦之將內無以得士卒之心外有以啟敵人之侮此從事枝幹之弊也化基名臣深爲太宗所知其對邊事可謂知要矣雖然太宗於淳化三年嘗謂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無內患深可

懼也然則化基根本枝幹之論其亦有所自耶至如侍坐便殿揮扇情同父子禮若僚友此又君臣相與之至後世所宜法也

八月十八日

三朝寶訓淳化二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太宗因謂至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祇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爲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爲獻彥卿說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欲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至拜舞稱賀

某恭聞太宗皇帝以神武平定河東以文德招徠錢氏使五代破碎之天下混而爲一其道德固已同符五帝勳烈固已無愧三王矣雖復書傳所載何以加此然且不自滿假日以讀書爲事凡古今成敗皆用爲監有會於心宸翰飛書之冊以備觀覽是豈喜勞而惡逸賤今而貴古哉正以捨是則嗜好心萌嗜好一萌則逢迎必衆內有以害德外有以擾人觀符彥卿之事斯可見矣彼彥卿者位魏節鎮尙或如此況爲萬乘之主乎

十一月十一日

說苑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洗潔若右

先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詔治魏而市無僞賈郊辛治陽而道不拾遺卯在朝而四隣賢士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悠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死

某聞之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今魏太子不愛劍佩之美且云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可謂知不寶遠物之義矣用三大夫治國百姓從而愛戴可謂得所寶惟賢之理矣彼經侯者雖復巧辭求媚終不能易太子之志此可以爲萬世法故表而出之

七月二十四日

唐太宗貞觀十年十二月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宜饒二州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歲可得錢百萬貫帝謂曰朕貴爲天子事事無所少乏唯嘉言善事有益於百姓者常患少也且國家賦得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乃不令立朝

某聞國家有郊廟宮室之奉宮吏祿廩之費水旱盜賊之備

其用度可謂繁矣有人於此能興一時之利少助無窮之費是固人君所當崇奬而信任之者也今太宗不然拒其言斥其人與待姦慝無以異然則貞觀之時倉廩實府庫充公私兼足無匱乏之患者果何術而致然歟以唐史考之不過用財有節而已迹夫踐祚未幾出宮女至於三千則宮禁之費節矣欲修一殿念秦皇奢侈而遽輟羣臣請營閣避暑念漢文罷露臺而不爲將修東都乾陽殿張元素有言而止則土木之費省矣納魏鄭公之諫減長樂公主資送則姻禮之費簡矣定內外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故當時無冗食之吏幾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又往往散之農畝故當時無冗食

之兵五者傷財害民之本也太宗獨能撙節如此是以斥言利之虛名收富國之實効首孟子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言而以闢梁惠王問利國爲首戰國之君皆疑其迂濶難信孰知千歲之後有君如唐太宗其言乃若符節之合乎

十二月二十二日

唐書憲宗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

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故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

某聞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宰相誠得其人則百官自然稱職此不易之理也歷觀自古居相位者鮮能以大公爲心是以憲宗切切以是爲戒李絳力引崔祐甫之言爲獻是矣憲宗終未釋然也故前因元義方之譖頗疑絳私其同年絳曰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兄弟子姪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狥公也當時咸謂絳言得宰相之體雖然帝嘗用裴垍爲相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故人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貪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嗚呼使爲相者人人如垍則其不以官爵私親故也必矣何待諄諄之誨乎故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宰相誠得其人則百官自然稱職此不易之理也

承明集卷八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東宮故事　劉子附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七日

劉向說苑臣術篇人臣之術順從而獲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道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

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早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避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諫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世與浮沉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在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辨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壞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導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辨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

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投因而默附使主惡布於境內陽於四隣如此者白國臣也是爲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榮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某聞正臣有六曰聖曰良曰忠曰智曰貞曰直是也邪臣亦有六曰具曰諛曰諉曰謏曰賊曰亡是也正臣進則治邪臣進則亂正臣用則安邪臣用則危此古今不易之理惟在人主深察之耳攷於方冊蓋可得而數焉何謂六正禹戒舜以無若丹朱而舜爲盛帝周公戒成王以無若商受而成爲顯王此聖臣也蕭何相漢功存萬世元齡佐唐知無不爲此良臣也鮑叔之推管仲趙成子之薦狐偃卻穀皆臣先彰樂枝

此忠臣也子房發八難招四皓李泌謀范陽論舒王此智臣也楚子文三爲令尹而無一日之積魯季文子相三君無私積焉此貞臣也朱雲之折檻王章之抗疏此直臣也何謂六邪張禹之相西都胡廣之輔東漢非具臣乎李勣云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李林甫云天子用人有何不可非諛臣乎張湯之巧詆盧杞之忌嫉非姦臣乎蘇公之諫暴公息夫躬之陷東平非讒臣乎田常得齊民之心終以篡齊六卿專晉國之政終以分晉非賊臣乎宰嚭傾吳趙高傾秦非亡國之臣乎爲人上者惟能用六正去六邪則垂衣拱手坐視天民之阜而五帝三王不難至矣

二月十三日

三朝寶訓端拱元年八月太宗幸國子監謁宣王畢升筆將出西門觀見講坐左右言學官李覺方聚徒講書帝召覺令對御講說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座帝爲降輦令有司張帝幕別坐覺講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甚悅特賜帛百匹明日謂宰臣曰昨聽說泰卦文理深奧足以爲君臣鑒戒朕與卿等當遵守勿忘

某仰惟太宗皇帝以英武成混一之功以聖文致太平之効親屈帝尊臨幸國學崇儒重道亦云至矣復因學官之請降輦設次然後命講泰卦愚觀古之賢王好善忘勢益未有如我太宗者也後嘗淳化五年又詔孫奭講書義典及說命三篇反覆紬繹形於嘉歎夫易之卦多矣今獨用否泰之理垂君臣之鑒豈非欲上下交而其志同內君子而外小人乎書之篇衆矣今乃專取帝王之道致治之要豈非欲德被四表無愧堯帝事必師古同符高宗乎固不徒慕虛名爲美觀而已茲可爲萬世法是宜表而出之

三月十七日

說苑何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某竊觀仲虺誥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又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夫能自得師而又好問所謂學帝王之道也謂人莫己若而又自用即所謂靜居獨思也成湯能學帝王之道是以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今之理無不通幅員之廣無不察如日麗天容光必照茲其所以爲大與不然以區區之思慮窮萬變之交錯耳目所及固可知矣耳目不及者何自而知譬諸火焉雖燎於原似若可畏然百里之外光焰已熄是故成湯之所不取也且明於大者或晦於小明於近者必晦於遠斯乃自然之理故日能照天地而不照蔀室夫既已照天地矣蔀室不必察也若乃燈燭之光施諸

一室之內足照毫釐一室之外復何見哉夫惟以日喻聖王之學則其爲功也大矣以火喻獨居之思則其爲明也小矣嗚呼非成湯其孰能如此

五月六日

國語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王卒使傅之

某聞儲君以上智之資居明兩之位其稟於天者固殊絕於人矣又得賢傅輔導之則德隆而愈高善積而益崇其效豈淺哉抑嘗考之經傳其言傅太子之善者莫詳於禮記其備

於國語若曰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體所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溫文又曰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禮記之文也教之春秋知善惡之勸戒教之世繫知昏明之廢興教之詩使窮道德之歸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所以滌邪而鎮浮教之書所以疏族而比義此國語之文也備此二者太子之善者矣雖使且與保傅成王大要不出乎此彼區區楚國之臣又何加焉

五月二十七日

後漢明帝爲皇太子桓榮爲少傅榮以太子業成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訓典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遍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謹疾加餐重愛玉體

某聞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春誦夏弦大師詔之所以博約道義浸潤經術因先王之法言廣元良之德性夫然後可

以正天下之本聳神民之望去古既遠斯道罕傳惟明帝謙恭好學孜孜不怠而桓榮竭誠歸美慶國家之福佑上下相資追蹤三代書之簡策至今有榮焉仰惟殿下聰明精敏本於生知猶且日與諸儒講明戴禮其議論所及多發揮前人之未至逮此終篇道固成矣昔唐郭瑜告太子曰安上治人莫大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義某謂禮經雖多而其要實在乎此敢以爲獻

月　日

三朝寶訓建隆元年正月太祖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因詔加修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撰文宣王贊國公二

贊三年六月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學帝詔中使以酒果賜之四年四月又幸

某恭惟太祖皇帝之有天下適當五代干戈擾攘四分五裂之後劉氏據河東李氏據江南孟氏據全蜀皆傳襲浸久僭竊位號荆南高氏兩浙錢氏雖名稱藩實非純臣其他如李筠李重進之徒大率強藩悍將人懷向背自今觀之當時練兵擇將夷克翦亂日不暇給矣乃於卽位之月兩幸國學修飾祠宇親製先聖之贊雖前代太平極治持盈守成之君未必能汲汲皇皇如此其於先後緩急之序似若倒置竊嘗深求其說然後窺聖意之萬一益五代所以擾攘分裂伏亂不

止者正以自唐之末君臣上下謂學校爲無益指聖賢爲迂濶視君如奕棋殺人如刈草禮義消亡風俗大壞故也今先示以崇儒重道之禮則人將知有尊君親上之心人有尊君親上之心則忠孝根於內暴亂弭於外銷患冥冥莫見其迹積善在身不知其長僭僞所由削平華夷所由畏服而創業垂統所由億萬年無窮也昔舜舞干羽而苗格文王修德而崇降太祖規模眞舜文之規模也哉

月　日

唐書王績傳績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書不顯惟中說獨傳

某按王通生於隋開皇之四年而卒於大業之十三年其在河汾實能講明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學者從之然所著書每比擬六經故爲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以續禮經集書一百五十篇以續尚書採詩三百六十篇以續古詩爲元經五十篇以續春秋贊易七十篇以續周易又爲中說摹倣論語是皆以孔子自處而謂門人董常爲顏子何其不知量也通之子曰福時聚其書號王氏六經然皆無傳惟中說獨存今所謂文中子者是也通既有門弟子魏徵等仕唐爲宰相嘗預修隋書乃不爲通立傳意者通嘗妄比聖人徵既師事之若過有推尊必貽譏於後世稱損益之則是暴通之

失是以畧而不載歟且韓愈在唐號爲大儒距通之時不遠愈每言荀況揚雄乃無一字及通至本朝太宗皇帝遂謂通有缺行故不得立傳益述而不作竊自比於老彭若聖與仁必曰則吾豈敢孔子之謙每如此通實何人反僭聖作經輒自尊大宜乎太宗所不取韓愈所不道也惟五代舊唐書於王績傳末云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今既不傳固無足據昨日蒙殿下俯詢其由輒具言之

繳故事劄子

某昨日蒙殿下垂問隋王通不載列傳有以見好古篤學識慮高遠今因故事粗陳其說乞賜清覽崔著作通鑑說其六十卷

見寫兩本一欲奏御一以獻殿下候可畢方敢陳納非但胡寅所著其學識議論文詞三者尤更高遠極有補於治道所以先次稟聞伏乞令照

七月二十四日

唐書孫思邈傳盧照隣問思邈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謹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謹也謹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母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勤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徇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物謹於小

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某聞士農工商君臣父子貴賤流品雖殊至於修身養性皆本於畏則一而已所謂畏者何也一飲食必思有節而嗜慾不敢縱一起居必思中度而怠惰不敢生喜怒弗過也寢安弗懷也如此則爲士必成名爲農必有秋爲工必善其事爲商必安其業推而上之爲君必治爲臣必忠爲父必慈爲子必孝又擴而充之則爲聖爲賢斯無難矣孫思邈在隋唐間雖名一藝實兼於道觀其論養生曰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故以四時五行配四支五藏極論寒暑往來消長之理而終之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義益深遠矣孟子曰夫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重如此可不知所畏哉

八月五日

唐明皇開元年十二月己亥禁乞寒胡戲以殊中國之儀也某聞衣服有章然後可以辨貴賤禮樂有節然後可以致中和夫是之謂中國安可使夷俗亂之乎昔仲尼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亦云用夏變夷況京師者天子之都以風化下尤在所先故小雅詠彼都人士彼君子女凡五章皆取其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而美其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所以爲四方之極也明皇在開元初求治正切乃禁乞寒胡

戲不使亂中國之儀殆知所本矣倘能善始善終則祿山之亂何自而起也哉近者恭聞詔旨禁止掉笼謂頗近胡裝益得王制五載巡狩考正禮樂制度衣服之義而殿下識慮高明又謂服飾音樂之近胡者皆當禁止此孔孟之意也小雅之旨也開元故事夫何足道

八月二十七日

資治通鑑唐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

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飡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某聞漢武帝策董仲舒曰虞舜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得非疑忘君勞逸不同而治效同耶今觀憲宗之論全類武帝黃裳之對不殊仲舒益以舜繼堯復因其輔佐故享任人之逸文王遑商

之未天亟耄亂賢者隱處故任求賢之勞帝王之道同條共貫特所遇之時異耳易地則皆然也雖然均是勤也文王不遑暇食特在乎成和萬民克俊有德而已至於庶獄庶慎付之有司未嘗敢知彼秦始皇魏明帝隋文帝不能宅心於用賢舉善而屑屑然敝精神於簿書故其勤雖同乎文王治亂則霄壤矣

十一月二十三日

唐書韋綬傳穆宗爲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爲得全書耶

某聞晉元帝初踐祚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詰益帝在諒闇恭於事上謙於處已積習成性故當君臨天下猶能安而行之晉室中興於茲見矣唐穆宗幼年學書已知避君上所用之字謙恭如此天資可謂絶人倘又得端良諒直之士參侍左右開廣聰明必將增光憲宗追述貞觀豈特如晉元而已惜乎韋綬才識庸鄙不能以經義輔導太子乃數爲俚言以取悅憲宗斥而遠之不亦宜乎

十二月四日

說苑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

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某謂此篇本晏子戒景公田獵之失然不欲正言姑因上山見虎下澤見蛇之問而以知賢用賢任賢爲諷其意若曰山者虎之室也澤者蛇之穴也君不往獵何由見之哉益春秋之際人君鮮能以納諫爲事故其臣未免婉詞以諭之厥後一變遂爲戰國之縱橫上下無復以誠相與而譎詐面諛之風熾矣帝王盛世則不然主聖臣直語皆深切者明未嘗遽就其說如益之戒禹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

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載之典謨何其盛也後之人君欲知帝王覇者之不同其亦考其君臣相告之意乎

十二月二十四日

唐明皇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白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許直我退而思天下寧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某聞楚共王嘗召令尹巫臣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

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我寤得也其功不細必厚酬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某謂楚王諸侯耳尚不欲以一已好惡而私其用捨況明皇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宜乎因逆心而求諸道因遜志而求非道此開元之治所以庶幾於貞觀也惜夫志滿意得爲善不終惡張九齡咈已而棄之喜李林甫順已而信之馴致天寶之亂爲楚王所笑有始有卒果其難哉

淳熙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張釋之爲謁者僕射文帝幸上林苑釋之從登虎圈上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響應無窮上曰爲吏不當如此耶詔釋之欲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進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人也上曰長者也釋之曰此兩人稱爲長者言事曾未出口豈若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吏爭以苛察相高故政蔽遷今以嗇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無實上之化下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察上曰善乃止拜釋之爲公車令

某聞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故易稱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書不貴截截善諞言而以心休休無他技爲

貴歷觀古之君子未有不訥於言而敏於行者也文帝天資仁厚專務以德化民顧豈不知此哉其賞虎圈嗇夫特以上林尉職在禽獸不能舉職嗇夫乃反能之姑欲稍加試用以勸酋意職業之人耳非喜其辯也張釋之猶以爲不可者蓋上以重厚取人則有德者進上以捷給取人則利口者來用捨之端當審故也文帝一聞斯言卽捨嗇夫而進釋之嗚呼其賢矣哉

二月七日

前漢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旣掾吏

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自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未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某聞漢宣帝信賞必罰綜覈名實好用文法吏以刑繩下益與事造業之時也而魏相方且取祖宗已行之事採名臣所陳之言奏請施行之近於迂矣元康而後嘉穀崇降神爵仍集金芝產銅池九眞獻奇獸南郡獲威鳳改元紀瑞帝心後焉相則採郡國盜賊風雨災變之事日陳於前近於蔡矣然在當時則蒙倚信及後世則稱名相者益君臣之間正欲可否相濟吁咈相警然後政事不流於一偏風俗不至於墜壞

此孝宣所以中興丙魏所以有聲也歟

三月八日

漢武帝元鼎五年以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是時國家多事桑宏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倪寬等推文學皆爲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

某觀漢武帝雄材大畧內欲修明百度外欲攘却四夷其任一相宜擇聰明材智之士以共成治功顧乃不然所用者田蚡薛澤李蔡嚴青翟趙周之徒大抵皆庸才也多詐如公孫宏當時號爲賢相其他可知今又以石慶醇謹擢而用之天下之事則不使關決國家何賴焉且人主□一相一相擇百官然後朝廷可治萬事可理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又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二帝所由昌也武帝使九卿更進用事而丞相徒取充位其亦異乎是矣

五月七日

眞宗咸平三年御便坐命翰林侍讀學士邢昺講左氏春秋侍讀焉時初置講讀之職至五年講畢宴近臣於崇政殿賜昺襲衣金帶加器幣仍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

某謹按國史咸平三年眞宗皇帝卽位尙新北則契丹入寇西則李繼遷未平西南則王均僭號於成都羽檄交馳日不暇給當是時議者必以選將練兵爲亟而指崇儒重道爲迂

帝獨不然方且初置講讀之職博延儒學之士是豈懲其所當緩緩其所當急哉蓋以攘戎狄在乎修政事修政事在乎正心術正心術在乎明道德未有道德既明而安強之威不成者也惟帝天縱將聖有得於此故曰命邢昺等講左氏春秋纔二三年遂至終篇又兩年而北戎入寇車駕再幸澶淵射殺賊帥虜衆狼狽宵遁卑辭請和太平之功自此而定然則帝王講藝論道豈專爲文治而已其亦立武事之本歟

東宮劄子

繳選德殿記劄子 淳熙五年九月

某前日曾面□選德殿記大槩言古者男子自其初生卽已寓

意弧矢而六經所載祭祀賓客取士燕飲之類皆主乎射是以平居無事人人閑習月來日往同乎自然兵農所以不分文武所以爲一後世失其本指乃以爲兵家之一藝故士卒挾其所長得以驕人而國之興衰始專在兵矣今主上特取選射觀德之義以名便殿儲精復古至深至遠所恨某言詞不工莫能宣達聖意姑塞明詔不任震懼緣碑在禁中難以摹打謹錄本內申納倘蒙令慈特賜過目不勝幸甚

乞召魏王侍祠劄子

某適蒙令旨草魏王問候書初不知其詳偶有四明入在此呼而問之方知魏王自此月十二以後痰壅中有疾且云常覺

忧惕有所覩見往龍虎山招張天師想只是緣瓦凉棚會壓損人中心自疑是以如此某區區之意竊謂殿下倘因月旦入侍奏知主上乞以宗祀侍祠爲名召王入朝少解其惑則殿下友愛之情光於古今必契宸指仰恃眷遇有所見不敢隱未審當理否皇恐死罪

納臨江軍法帖劄子

某頃曾面稟本朝太宗皇帝嘗謂輔臣曰朕開卷見聖賢行事可爲軌範者未嘗不三復可以資風教者悉記之每延見臣下援引以示勸戒至道元年定爲法帖十二卷今江西臨江軍倘存石刻輒摹印一本裝褫成冊謹用投獻庶幾侍膳問安之暇少資觀覽冒瀆淵冲伏深震越

乞還尤袤禮記徹章賞劄子

某等昨緣禮記徹章已照應元降指揮將曾任庶子論德講禮記官姓名具申朝廷推恩了當後來方省記得尤袤一員雖係侍讀却曾於乾道九年十一月內緣庶子論德闕官專差本人兼講禮記已取會到吏部所受聖旨全文今欲繳連關左右春坊申取朝廷指揮合具稟知伏乞令照

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回劄

某伏蒙令慈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早來聖上宣諭云此是揀不中禁軍亦非創差遂令降旨云應諸處占破人數並行拘

收今後不得違戾元不曾指名此項伏乞令照

承明集卷九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表牋　劄記　書詞　書簡代東宮

辭免皇孫封國公皇孫女封郡主奏淳熙五年

臣恭覩十月二十八日聖旨皇孫右千牛衛大將軍某與除正任觀察使封國公皇孫女與封郡主者慈憐俯被感懼交深臣仰惟皇帝陛下睦族以仁率由近始抱孫之愛每厚宸衷特俟恩章併加爵秩然臣男方踰幼學敢輒當廉車公社之崇臣女猶在弱齡難遽冒列郡榮名之寵願回鴻渥免累公朝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十月一日御寶批降詔不允

謝主上表

其爲子職僅輸定省之勞貽厥孫謀忽被便蕃之寵假公朝之爵秩爲私室之光華中謝伏念臣夙侍慈顏密承慶系男方踰於幼學已叨環衛之聯女猶在於弱齡未習姆師之訓敢圖宸渥並錫恩章位以廉車特賜公主之履主之列郡更疏沐邑之榮豈伊蕞爾之軀堪此渙然之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自家刑國執古御今道與天同雖處域中之大愛由近始每先門內之恩爰推幼幼之仁以篤親親之義臣敢不勉圖忠孝仰答谷憐受祉而施于孫竊頌文王之聖明德而親其族願視堯帝之勳恢崇內治夙承紫禁之顏敢導中宸併錫綠車之寵祇膺眷渥伏積兢榮中謝竊以帝系隆昌時惟大慶天孫富貴固有彝章乃如稚弱之資方倚載持之德孰云異數集此幼年茲蓋伏遇皇后殿下濟發徽音密傳洪造于其王母每介福於康侯至哉坤元庸資生於萬物坐令房陋獲被褒嘉臣敢不勉以成人戒夫期後子孫蕃衍繼盈剩於唐風壽祿綿延邁含飴於漢世

謝太上皇帝表

非黃屋之心久怡神於太極鍾綠車之愛今錫寵於曾孫仰惟慈懷俯慚榮遇中謝伏念臣質微三善居奉重親夙憑積慶於仙源早應占祥於吉夢方勝趨拜乃冒寵靈植圭光映於廉車脂澤顯開於名郡赫然印組貴此閨門茲蓋伏遇尊號太上皇帝陛下妙道無爲神功不宰巍巍蕩蕩民難辜帝之名藹藹綿綿孫喜周邦之衆溢兩宮之和氣見四世於我家臣敢不力訓童蒙俾知恩渥子有孫而孫生子期無忝於本支君使臣而臣事君誓同堅於忠孝

謝太上皇后牋

功齊太姒方同享於尊榮恩逮曾孫爰並疏於寵渥涓辰拜賜稟室交欣中謝伏念臣奉侍重親叨塵試極幸襲邦家之慶早開男女之祥童稚何爲顧每慙於觚棘功容匪易曾未習於組紃駑蹇曷錫之蕃仰賴坤元之正茲蓋伏遇尊號太上皇后殿

下嶽柔有裕冲淡無爲夫夫婦婦而明人倫風著關雎之化子子孫孫而正家法今觀麟趾之風肆勗德於兩宮庸推恩於諸幼臣敢不推原其本圖報所蒙壽考維祺願對堯年之永雲來致養更觀周厥之長

明堂禮畢稱賀笏記

萬寶成功九筵肆祀共惟皇帝陛下受天純嘏錫福庶民凡預臣隣胥同鼓舞

肆赦訖稱賀笏記

禮成世室澤霈端閫共惟皇帝陛下受祉堪輿均恩冀夏周刑既措禹服來同

郊祀禋誠殿賀禮畢笏記

新陽協慮究觀備成恭惟皇帝陛下既格兩儀恩均寰宇率仰瞻於燮禮尤懌極於攄悰

設醮青詞 淳熙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伏以月紀仲秋日臨初度捻疢依於道藎獲安處於寇廷預集羽流恪陳醮席宣瓊科於清夜延飈馭於層霄伏望垂鑒丹誠博恢洪造無疆之壽上祝於君親有羨之祥下均於閭閻

又 淳熙四年八月

仲秋紀月將臨生育之辰大道流恩預展熏修之報棨良辰而設席延高士以宣科伏望鶴駕來臨鴻私典被兩宮萬壽勤定省於寢門四序多祥保安宜於閭閻誓殫誠恪仰答生成

賀魏王年書

某拜啟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逖違詢色倏已經年企仰在中非可言喻臘寒甚勁共惟鎮臨海服神相人詠尊候動止萬福某坐阻侍教臨風揭情願調寢餐以對戢冀將攝不備

某拜啟伏以四序更端羣生交泰仰惟班春有裕受祉滋多引領旌麾無由奉觴致千歲之祝姑憑尺牘少展寸誠敢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欽想祺祥交集姪輩侍奉均慶踰安或有所委願聞其目

謝魏王賀生辰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不奉怡怡之樂浸易歲華引領東望殊切馳仰深秋極涼伏惟綏靖海邦神人共護尊候動迪萬福某侍膳攸拘莫遑瞻拜仰乞寬調冲粹翕受丕祉永膺君炙之眷不備

某拜覆某始生之辰特蒙記念遠勤專介寵以教墨而又香幣器物既嫥且嘉自非被愛素隆何以臻此祇受以還感戢無斁區區謝悃尺紙奚究尚冀尊察

棨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欽想尊履日臻殊祉姪女以次均安並杜壽儀尤深悚荷

回魏王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初冬晴霽恭惟藩府政清百神交贊尊候動止萬福某恪奉君靚粗安于職逖瞻棨戟侍見無階戀戀之心與時俱積天氣日寒敢乞垂意珍嗇永綏多祉式符頌詠不備

某拜覆屬者人還拜書幸徹崇聽方圖寓便嗣承起居勞蒙恩慈存枉誨問仍以木棉海錯爲賜深惟友愛之厚豈勝感篆之情憑書敘謝聊見萬一尙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尊履對時納慶姪輩長茂甚慰某有委辱賜下諭幸甚

賀魏王冬書

某拜啟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逖違誨言又見冬仲惟是企仰與時俱增寒色方凝共惟表海成功京師蒙潤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宸極莫展弟恭敢祈上體君父之眷益調寢膳永綏吉履臨文戀戀之至不備

某拜啟新陽協序亟歲迎祥仰惟惠政及民千里欣頌履茲長至純嘏倍增某阻奉壽觴惟深華禱專馳慶幅尙乞賜覽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翕受既多之祉姪以次均慶此豈無可委者敢望誨示

回魏王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圭景踐長臺雲告端恭惟祇祐萱止穆神悅人和尊候動止萬福某問安有守趨侍無階坐馳寸誠朝夕不置風霜方嚴保衛爲先願調寢盥爲用不祉是爲拳拳之禱不備

某拜覆比以至節俯臨恪修賀問竊計方塵尊覽豈謂遑勤記念遣介貽書三復眷存備論友睦之意謹此敘謝莫究萬一尙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順履昌辰駢臻多祉姪以次侍奉均慶臨安或有所委願承尊命

與魏王賀年書

某拜啟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不侍誨言又將閱歲中

心懷仰形於夢寐郎辰天氣凝沍共惟從容藩翰神明翊扶尊候動止萬福某東望棨戟莫遑瞻拜惟乞致和宣滯益綏繁祉臨筆猶切依鄉之至不備

某拜啟伏以天令更新物華資始惟時厚德當擁殊休而況惠愛其民靖恭介福俾昌俾熾理有必然某思奉壽觴而不可得謹專人少致祝頌之情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茂對春元坐膺福祿姪以次同受新祉行都倘有委令願效區區

賀魏王領尹書

某拜啟判府大王尊兄座下即日氣序清和共惟宸渥方

新神人欣賛尊候動止萬福某茲審布宣換號尹正南荆仍更雙鎮之節旄增煥四明之符竹用本朝之異禮示當宁之殊恩諒深歡慶某未獲面伸賀悃謹此少見區區伏乞尊察不備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大尹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逖違旌麾又復累月中心企仰未嘗少忘秋序日凉共惟坐鎮名藩神人交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恪修子職遥依餘荏末由再侍誨色敢竭厚輔茵鼎益綏戡穀式對宸眷不備

某拜覆某始生之日特蒙尊慈曲垂軫記遠貽慶幅貳以器幣香茗之貺意愛勤厚祗受感怍怒敘謝莫究萬一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惟柔履倍膺多祉姪以次侍奉均安有委於此願聞尊命

回魏王冬書

某拜覆判府大尹開府制置大王尊兄座下違違誨言坐踰累月拳拳傾仰未嘗少忘寒色甚嚴恭惟威惠浹民神物森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君親莫遑參省敢乞俯遵時令益衛鼎茵永綏戡穀不備

某拜覆雲書會史道長義爻仰惟德化具孚民謡轉達乘茲穀旦丕擁殊祥某阻捧壽觥姑馳慶幅熾昌之頌徒切於中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共膺純禧姪以次均慶此或有委切乞賜諭

回魏王年書

某拜覆判府大尹開府制置大王尊兄座下卽日歲律肇新共惟聚戟森嚴顯幽咸相尊候動止萬福某問安侍膳阻遂怡怡之樂徒切馳頌重茵列鼎因時而節宣之斯爲真禱不備

某拜覆竊以一氣回春三陽交泰惟吉德介自天之佑惟宅牧擁宜民之祥相望數百里無由面伸善頌方且馳辭修慶乃蒙誨翰俯及其爲欣感交集於中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惟同膺新祉姪以次侍奉協吉此或

有委願奉約束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剸敎大王尊兄座下逖瞻棨戟久闊誨言不勝拳拳傾仰之心顯氣澄秋共惟鎮臨東藩神物森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宸閫未由拜賀敢乞對時珍膏益綏龐鴻之祉庸副頌願不備

某比者共審宣麻昕陛建牧咸陽舉承平之盛典旌異等之治效諒深懽慰某旣不獲面致賀誠又復稽於馳慶下情徒切愧悚之至

某拜覆某特蒙尊慈俯記始生之日專介遠貽敎墨貳以壽儀

香疏等仰被友愛之厚忽忽敘謝莫究萬一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茂對令辰坐膺繁祉姪以次侍奉均休此或有委敢乞賜諭

賀魏王冬書

某拜啟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座前不親誨色再見冬仲卑悰瞻仰言不能宣寒威方勁共惟美化及民自天介祜尊候動止萬福某子職攸拘末期侍見更乞精調寢餐益迓殊祉不備

某拜啟律應黃鐘日行北陸維時厚德茂履剛辰宜集繁禧用對道長之慶某逖瞻棨戟阻奉壽觴謹此少敘下悃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坐膺新祉姪以次侍履協吉有委於此願承約束

回魏王賀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座前寒色方嚴共惟政平訟理神相人詠尊候動止萬福某坐阻瞻見不勝馳仰敢冀精調寢膳丕迓方來之祉不備

某拜覆茲以踐長觀復輒具書少伸慶禮伏計方徹尊視特蒙翰墨之賜仰諗友愛之隆區區感悰尺紙莫究倘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恭想茂迎純嘏姪以次均慶或有委令願聞尊命

賀魏王年書

某拜啟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座前逖違顏範冬律涉更傾仰於中不忘昕夕卽日冰霜凝沍共惟班春有裕神物介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恪恭定省阻奉誨言所靳保毓粹沖嚮用戩穀某拳拳之禱不備

某拜啟伏以行夏之時肇新令序維周之翰宜介繁禧矧宣化政勤及民利博凡在千里孰非善頌之言茲又致辭之尤者某莫遑面敘賀誠謹此少伸下悃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茂對昌辰丕膺殊祉姪以次侍奉協吉有委於此敢乞賜諭

回魏王賀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座前逖違高牙薦移圭旆雖音問以時往覆而懷仰誨色實深下情卽辰春入東郊恭惟鎮臨藩服獲助幽顯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清光來由瞻覲當寒威之尚勁惟保愛之是祈拳拳之心敢乞照亮不備某拜

某拜覆比以四序維新三陽交泰專具書申慶伏想方遵沛聽茲蒙誨辱俯逮備彰友愛三復欣涜惟是熾昌之禱感荷之悰有非尺書所能盡者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春祺備集姪以次侍履均祉或有委令敢乞尊諭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座前卽辰天高氣肅萬
[illegible]告成共惟政績彌彰堪輿顯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日虔問寢
正阻侍見臨風徒極依戀敢乞因時御宜保衛冲粹永對丕祉
垂副傾禱不備

某拜覆久違顏範雖幸音驛間通而拳拳尊仰何以自致茲者
初度載臨遠勤尊念特遣騎吏墜貺書翰申以壽儀金幣晉茗
粲然溢目物偕意厚深諗友愛之情其爲感謝尺紙莫究萬一
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玉體安和姪以次侍履均休是問

委令望示條目

回魏王通問書

某拜覆尊兄座前深秋淸涼共惟森戟凝香神明欽佑尊候動
止萬福氣序向冷寢餘之間宜先調衛謹致拳拳之慮不備

某拜覆茲者合宮肇禋稀世濶典初謂蟬冕陪祠可遂瞻待伏
勤書誨乃知尙緩入覲之期下情悵仰木棉海錯咨來厚賜祇
受悚感言莫能盡尙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敬想淑履坐膺百順姪以次均安或有
委令巓候尊諭

問候魏王書

某拜啟某官尊兄座前卽辰天氣淸肅共惟偃藩靜治神相德
履尊候動止萬福某由侍見臨風馳仰敢乞保輔粹冲永綏戩
穀不備

某拜啟竊閩近日體中畧曾愈和得非府事繁劇未免縈心而
致然耶更望節慮調飲食以速勿藥之喜謹專人承詢敢乞尊
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翕臻多祉姪以次均安或有都下
委令須切誨諭

承明集卷十終

影刊宋金元明本詞敘錄

景宋金元明本詞敘錄

景宋金元明本詞敘錄

詞集之彙刻者南宋長沙百家詞見直齋書録解題六十家詞見張玉田詞源餘如典雅詞僅傳殘本琴趣外篇祇見數家明吳訥四朝名賢詞孫星遠唐宋以來百家詞皆未刊行前人稱李中麓家詞山曲海亦侈言其多而未聞專刻也汲古毛氏初刻六十一家詞其時猶未備諸精本讐勘尤疏後復輯宋詞百家元詞二十家今所見有斧季手校之本有倣舊式摹存之本佳墨良楮靡不精好於斯事致力最深宋元人詞篇葉無多大率附見集中故毛氏已刜裁篇別出之例名家詞有專集者傳世亦寥寥可數明清以還鈔校則梅禹金陸敕先勞巽卿刊本則侯氏亦園秦氏石研齋鮑氏知不足齋著録則瞿氏鐵琴銅劍樓陸氏皕宋樓丁氏善本書室類稱賅洽莞圃雅好收詞多獲舊本後歸汪氏藝芸精舍今世所傳多有兩家印記道光間休寧戴延祁竹友校定汲古六十一家重刊祇十之二經亂燬失彭文勤獲舊鈔宋元詞三種凡九十餘家惟汲古未刻詞二十二家長沙張氏刊行近代王給諫鵬運四印齋所刻詞海豐吳侍郎重憙刻山左宋金元詞蒐采特爲精審朱侍郎祖謀彊邨叢書已刻之詞至百十二家網羅墜遺極校讐之能事吾友吳子伯宛於三君爲交舊與吾邑董授經大理同在京師擅孳尤富廼勒意嫥捜宋元舊本景寫刻之使後來獲見原書面目所輯皆善本足本藉證嚮時一切鈔校之陋舊有闕誤者亦存其真不失乾嘉前輩景刻諸書家法始成十有七種戊午歲以刊版歸湘數載以來湘復蹙其義例

選工精刻又得二十三種海内藏弆之家名編珍帙可據以傳摹者大致備於是矣昔胡氏祕册彙函歸於子晉廣為津逮祕書昭文張氏金山錢氏之書亦後先賡續倚聲小道孤緒垂絶三十年來廼得博聞好事相為蒐睿凡歷代詩餘與竹垞詞綜鳧薌續詞綜發凡所舉宋元別集總集校其部目咸有增益而前人目為罕覯祕册者復令家有其書雖鐫槧之工遠慚曩代摸形寫范庶幾似之彙次既竣因為敘録一卷略著梗概俾後來譔詞目者有所攷焉壬戌春仲武進陶湘記

雙照樓景宋元明本詞初刻本十七種

景宋吉州本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三卷

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宋刊本每半葉十行行十六字高六寸二分寬四寸

八分白口單邊上有字數下有刻工姓名每卷末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有元人收書印記

繆荃孫跋歐陽近體樂府三卷在全集一百三十一之一百三十三共二百零四闋二卷有續添有又續添三卷有續添二卷有金陵□□□跋有朱松跋三卷有羅泌跋宋刊本每半葉十行行十六字高六寸二分廣四寸八分白口單邊上有字數下有刻工姓名蝴蝶裝歐公集汴京江浙閩蜀皆刊之而無定本周益公解相印會郡人孫謙益承直郎丁朝佐偏蒐舊本旁采先賢文集互加編校起紹熙辛亥春迄慶元丙辰夏成一百五十三卷別為附録五卷可繕寫模印惟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衆本有增損其辭至百字者有移易後章為前章者皆已附注其下自餘去取因革麗有依據或不必存而存之各為之說列於卷末以釋後人之惑樂府分為三卷且載樂語於首據泌跋即泌所手定是此本慶元二年刊於吉州元明均有翻刻此則祖本也朱松字喬年朱子之父孫謙益字彥撝羅泌字長源皆郡人泌跋云世傳公詞曰平山集此曰近體樂府汲古名之曰六一詞似誤以跋中六一詞為詞名者且刻此三卷又不盡依舊刻毛氏往往如此

湘素京師圖書館所存內閣大庫書歐陽公集宋刊殘本凡三部存卷互有參差其第二部存一百二十五之一百三十三後三卷為近體樂府宣統間伯宛在圖書館時景寫付刊後來諸本皆發端於此

景宋本醉翁琴趣外篇六卷

景宋本閑齋琴趣外篇六卷

景宋本晁氏琴趣外篇六卷

湘素四庫提要稱琴趣外篇宋人中如歐陽修黃庭堅晁端禮葉夢得四家詞皆有此名併晁補之而五然其時所見祇汲古刻補之一集武進董大理始得毛鈔歐陽二晁三家伯宛據以摹刊勞巽卿曾見山谷琴趣以篇次分標明刻卷端辛酉歲海鹽張太史元濟始得宋槧山谷琴趣三卷與歐陽公琴趣後三卷湘假以補完而歐公琴趣末葉仍有缺字蓋毛鈔即從此宋本出益足徵流傳有緒也原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寫刻精整蓋出南宋中葉別有汪閬源藏舊鈔趙彥端介庵琴趣外篇六卷朱侍郎刻入彊邨叢書以非原本未能併摹今可攷者凡六家惟石林琴趣未見據直齋解題石林

詞亦三卷有江陰曹鴻注其標題新異意當時欲彙為總集而蒐采名流頗有甄擇非如長沙百家詞欲富其部帙多有濫吹者比洵宋詞之珍秘矣

景宋本酒邊集一卷

文獻通考經籍考酒邊集一卷陳氏曰戶部侍郎向子諲伯恭撰自號薌林致堂胡氏序曰詩出於離騷楚詞而離騷者變風變雅之意迫而哀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之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遠焉其去曲禮則益遠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游戲而已唐人為之最工者柳耆卿後出掩衆製而盡其妙好者以為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繆綢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

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阜隸而柳氏為輿臺矣薌林居士步趨蘇堂而齊其哉者也觀其退江北所作於後而進江南所作於前以枯木之心幻出葩華酌元酒之尊棄置醇味非染而不色安能及此

湘素宋本半葉八行行十四字題下注雙行字疏密不等首江南新詞次江北舊詞通為一卷有宋本甲毛晉私印子晉汲古主人毛展之印斧季諸印又有趙文敏公書卷末云五十六字朱文大印是汲古景寫最精之本薌林詞無別刻六十家詞當從此出而訛舛至多又改題為酒邊詞毛刻遇前人標題一概刪易自屬當日編校之陋世傳毛鈔諸本有斧季印記者皆在六十家詞刻成之後至汲古祕本書目所稱宋詞百家元詞二十家亦後來編寫今散見各種版心有汲古閣字鈔校精工遠出舊刻之上惜斧季時已無力彙刊也毛刻有胡寅序宋本所闕因補存之

景宋本蘆川詞二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蘆川詞二卷宋刊本舊不題名亦無序跋案直齋書錄謂三山張元幹仲宗撰作一卷此分上下二卷每半葉七行行十三字殷貞字有闕筆每葉版心有功甫二大字疑是仲宗別字何義門但見影鈔本仞為錢功甫錄本謬矣朱氏詞綜所選據毛氏所刻六十家本故多譌字如賀新郎況人情易老悲如許譌作難訴涼生岸柳催殘暑催譌摧石州慢到得却相逢却譌再怨王孫樓外柳暗誰家柳暗二字譌到遂不成句小研魚箋研譌硯毛刻次序亦異并羨幾首不知出何本也卷末有黃蕘圃跋

繆荃孫跋明鈔蘆川詞二卷黃蕘圃舊藏每半葉七行行十三字字大如錢前有何義門跋蕘圃先得鈔本後得宋本撤去補寫之葉而影宋本以補加跋至八段並識兩詩亦可云愛之至矣宋藝文志作二卷書錄解題作一卷宋時本自兩行此與宋本由黃歸吳里瞿氏由瞿氏歸豐順丁氏今歸吾友張菊生假我錄副校訖讀何跋言心友得此冊於錢遵王家因檢讀書敏求記舊鈔足本詞曲類末條云張元幹蘆川詞二卷鮑庵先生手書詞中多吽不字為府字與府字同押蓋閩音也趙本脫此條阮本題只存長半字□□□詞二卷脫然則存□□□手書詞中多宋否字為府與舞下缺此書為吳文定公手書其版心無功甫字者為後人所補字迹迥不合蕘圃未檢敏求記一經拈出愈為是書增重宋本仍在瞿氏此書亦從瞿氏流出書後有恬裕

齋印朱文方印鐵琴銅劍樓舊名也

首闕賀新郎過苕溪尚許垂綸否風浩蕩欲飛舉上闋末三字醉中舞即敏求記所謂閩音也宋人彙刻如江西詩派饒節操集署倚松三公類藁之署南塘梅亭皆口上特標兩字又何疑乎功甫

景宋本于湖居士樂府四卷

湘案汲古刻于湖詞其初祇就花庵詞選所載二十四首更摭四首益之以備一家後見全集刪其重複另編爲兩卷以續之故次序淆亂宣統之季宋槧于湖居士集始出於盛伯希祭酒家大字精整半葉十行行十六字卷三十一至三十四凡樂府四卷袁寒雲夫人劉婉梅真所景摹也

景宋本渭南詞二卷

湘案宋本渭南居士文集五十卷嘉定三年放翁子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陽縣主管勸農事子遹刻所謂游宇缺筆本也子遹跋稱先太史未病時故已編輯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遺意今不敢紊又述放翁之言曰劍南乃詩家事不可施於文故別名渭南如入蜀記牡丹譜樂府詞本當別行而異時或至散失宜用廬陵所刊歐陽公集例附於集後云四十九至五十爲詞二卷半葉十行行十七字繆藝風先生從南中摹寄未詳原本所在

景宋本鶴山先生長短句三卷

湘案宋刻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九卷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前有淳祐己酉吳淵序吳潛後序又有一跋題開慶改元夏五月甲子諸生朝請大夫成都府提點刑獄公以下闕明錫山安氏館活字本即從此出復有嘉靖辛丑四川兵備副使高翀刻本此從諸暨孫廷翰所收宋刻景寫卷九十四至九十六凡長短句三卷書體古雅猶存蜀本之舊

景宋本可齋詞七卷

湘案汲古景宋本可齋雜藁卷三十一至三十四續藁前卷七八續藁後卷十一凡七卷亦專存其詞也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續藁前并摹大字序三葉是曾伯手書有曾伯長孺可齋河內開國郡亭李氏五印原書家刻精善摹寫尤極工整卷首尾有宋本毛晉私印子晉汲古主人毛扆之印斧季虞山毛晉子晉書印汲古得修綆諸印

景宋本石屏長短句一卷

景宋本梅屋詩餘一卷

湘案江寧鄧孝先邦述得汲古景鈔宋人小集數十冊詞祇戴許二家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即臨安陳氏本也

景元延祐本知常先生雲山集一卷

章鈺跋知常真人事蹟詳見行實所著道德經總章諸書均未見著錄雲山集收入道藏嘉定錢氏據以補元史藝文志卷數均誤五爲十壬子冬閒殘本三四五三卷流轉都門廠肆以洪武三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朝天宮道士姚孤雲進到墨書一行考之知此書明初先入南京後歸北京顧起元客座贅語云永樂辛丑敕南內文淵閣所藏書籍各取一部送至北京修撰陳循如數撿得百櫃督一舟載之此集即百櫃中一種蓋沈霾五百餘年矣墨書舊黏卷尾錢遵王藏列女傳黃堯夫藏

山谷詩注及今京師圖書館藏南史均有永樂二年七月蘇叔敬買到題記與此略同可見明代采進書籍程式洪武二十五年實爲建文四年壬午六月十七日太宗即位詔革除建文年號仍稱洪武此行必係其時改書錢謙益列朝詩集高侍郎遜志小傳引周元初鶴林集云遜志作周尊師傳後題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春正月初吉前吏部侍郎高遜志與此書法一律足爲佳證朝天宮今爲江寧府學揚吳時就宋總明觀舊址建紫極宮歷宋及元皆爲道觀逮明乃有朝天宮之名釋蒲庵有同朝天宮道士朝回口號李昌祺有駕幸朝天宮祭星詩知宮道士爲當時羽流領袖通籍禁門歲首進書足備南都雅故姚孤雲事無考袁海叟在野集有觀朝天宮方道士畫三山圖詩則知主管其地者必

非凡流也仁和吳氏雙照樓刻取詞集影刊爲疏記大概於後

景明正德仿宋本花間集十卷

雙照樓題跋宋紹興十八年晁謙之刻花間集十卷半葉十行行十八字謙之字恭道无咎從弟數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跋稱建康舊有本是正復刊蓋其守郡時也明嘉本晁跋後有正德辛巳吳郡陸元大宋本重刻一行他印本多刻去以充宋槧自敘求記以降諸家書目所收大率皆是本都穆跋晉二俊文集謂于家藏本吳士陸元大爲重刻之袁翼刻涪熙本李翰林別集亦稱得於元大王惕甫淵雅堂集引顧元慶夷白齋詩話陸子元大洞庭涵村世家性疏懶好遠遊晚歲業書浮湛吳市嘗刻漫藁中有寄于云嘗記尋君過澖墅竹青

塘上喚輕撓據此則元大乃書賈之能詩者周弘祖古今書刻蘇州府有花間集當即是本陸其清佳趣堂書目花間集十卷寰澤王氏刻案李翰林別集版在怡老園豈此刻後來亦歸王氏歟臨桂王鵬運以海源閣宋本覆刻據紙背官文書證爲涪熙郭州刊印汲古詞苑英華本有陸務觀兩跋題開禧元年南宋三刻實以晁爲最古前人有謂汲古出北宋本者殆未攷也

湘綺伯宛初刻花間集欲以尊前金奩二集類附於後未及寫刊今録存跋語以資攷證

尊前集跋

尊前集屢見宋人紀載惟直齋書録解題歌詞一類所采至詳獨未及此明萬曆壬午顧梧芳刻本序稱若玄宗之好時光李太白之菩薩蠻張志和之漁父韋應物

之三臺音婉旨遠妙絕千古他如王杜劉白卓然名家下逮唐末羣彦若干人聯其所製爲上下二卷名曰尊前集梓傳同好先是唐有花間集及宋人草堂詩餘行而尊前集鮮有聞者又云余素愛花間集勝草堂詩餘欲播傳之曩歲客於吳興茅氏兼有附補而余斯編第有類焉據此似出梧芳所輯毛晉重刻遂謂梧芳采録名篇釐爲二卷四庫提要嘗辨之明季刻書往往故爲眩亂如顧此序且不能自圓其說朱竹垞見吳文定手鈔本書法精楷卷首識以私印取顧本勘之詞人之先後樂章之次第靡有不同因定爲宋初人編輯近代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有梅鼎祚鈔本作一卷後有四十五葉四字押以印記謂鼎祚去萬曆時不遠如果爲顧輯必不鄭重如此按歐陽公近體樂府羅泌校語已引

尊前集蝶戀花二條傳鈔金奩集菩薩蠻注云五首已見尊前集並與今本合惟羅校長相思深畫眉一首云尊前集作唐無名氏詞為今本所無意宋以來流傳稍有刪易其非捃芳重輯則確無可疑也今求舊本未獲輒依毛刻迻寫與金奩集並附花間之後以俟校定

金奩集跋

右金奩集一卷計詞一百四十七闕明正統辛酉海虞吳訥所編四朝名賢詞之一也編纂各分宮調此他詞集及詞譜所未有閒取全唐詩校勘中雜韋莊四十七首張泌一首歐陽炯十六首溫詞祇八十三首疑是前人彙集四人之作非飛卿專集也按飛卿有握蘭金荃二集金奩豈即金荃之訛耶元本為梅禹金先生評點余從錢唐汪氏借鈔得之

此鮑渌飲手稿朱筆別紙附寫本後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金荃詞一卷何夢華藏書有無名氏跋即渌飲此稿蓋夢華據此迻錄而撰其名又臆改金奩為金荃也按宋吉州本歐陽文忠公集刻成於慶元二年近體樂府校語引尊前金奩蘭畹諸集陸放翁跋金奩集云飛卿南鄉子八闋語意工妙殆可追配劉夢得竹枝信一時傑作也淳熙己酉立秋觀於國史院直廬此則更在慶元之前蓋宋人雜取花間集中溫韋諸家詞各分宮調以供歌唱其意欲為尊前之續故菩薩蠻注云五首已見尊前集尊前就詞以注調金奩依調以類詞義倒正相比附南鄉子本歐陽炯作放翁目為溫詞可見標題飛卿由來已古尊前集有張志和漁父五首此集十五首後人仿製乃沿志和名當時坊肆流行之本固無容深辨也以花間諸刻對校小有異字悉依傳鈔之舊

景明洪武遵正書堂本草堂詩餘前集二卷後集二卷雙照樓題跋世傳草堂詩餘異本最多四庫提要云舊傳南宋人所編王揖野客叢書作於慶元間已引草堂詩餘張仲宗滿江紅詞證蝶粉蜂黃之語則此書在慶元以前按直齋書錄解題草堂詩餘二卷書坊編集者此見於著錄之始惟其出坊肆人手故命名不倫所采亦多蕪雜取便時俗流傳寖廣宋刻今不可見繆藝風先生與昌綬先後收得明洪武壬申遵正書堂刊本題增修箋注妙選羣英草堂詩餘前後集各分上下卷半葉十三行行大字二十三小字二十九三十不等前有類選羣英詩餘總目前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四類後集節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飲饌器用花禽七類子目

六十有六句下注故實後附詞話各類中多有新增或新添字標題亦曰增修蓋非宋時二卷之舊在今日已為古本日本狩野博士有元至正癸未廬陵泰宇書堂刊本後集與洪武本同惟前集每半葉十二行注語行款小異版已刓敝中多缺葉癸未至壬申僅五十年泰宇遵正同是江西坊肆蓋先有十二行本歲久版損遂以十三行本之後集合印轉不如洪武本為完善也昌綬又有嘉靖間安肅荊聚春山所刻大字本半葉九行行大小均十八字亦從此出天一閣舊藏嘉靖戊戌閩沙太學生陳鍾秀校刊二卷本南京國子監丞陳宗模序題精選名賢詞話草堂詩餘分時令節序懷古人物人事雜詠六類次序不同注亦有異其目錄題重刊草堂詩餘雖經羼亂尚未盡失其真至嘉靖庚戌上海顧

從敬刻類編草堂詩餘四卷題武陵山人編次開雲逸史校正以小令中調長調分編間采詞話是爲別本之始何良俊序稱從敬家藏宋刻較世所行本多七十餘調明係依托自此本行而舊本遂微如萬曆間上元毘石山人本四卷則用顧刻增注故實金谿胡桂芳本三卷則用顧刻改分時令名勝花卉禽鳥宮閨人事雜詠七類吳郡沈際飛本六卷則用顧刻加以評註又附別集續集新集汲古閣詞苑英華本則用顧刻刪去詞話此類尚多要皆自顧本出也光緒間王鈐諫鵬運始刻陳鍾秀本於顧刻分調之謬辯之甚晰特猶未覩元明舊帙四百年來相沿之陋今乃爲之別白因略疏源流如左他日當彙集諸本別撰一目備著異同以諗來學

沈際飛本秦士奇序曰詞流於唐而盛於宋乃選填詞

曰草堂詩餘而楊用修以青蓮詩名草堂集詩餘者青蓮憶秦娥菩薩蠻二首爲開山詞祖按前人釋草堂名義僅見升庵此說元鳳林書院選詞復襲其名尤可異已

江藩半氈齋題跋是本不分小令中調長調乃草堂詩餘之原本也世傳類編草堂詩餘不知何人所分古人書籍往往爲庸夫俗子所亂殊爲可恨按江氏此說最確所見當是明初舊本

景元至大本中州樂府一卷

湘案元本中州樂府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八字末有至大庚戌良月平水進德齋刊本木記伯宛從德化李氏所藏張芙川家景寫本上版日本五山繡刻元本中州集後樂府一卷行款悉同惟如故實作故寶之類小有舛誤近授經大理據傅氏藏圓元槧中州集重刊原闕樂府亦以五山版補完也

景元本鳳林書院草堂詩餘三卷

湘案元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首題精選名儒草堂詩餘甲集廬林鳳林書院輯前有木記五行分卷上中下蓋元時坊肆所爲隨得隨刊姓氏標題多不畫一繆藝風先生昔在京師得元刻上卷紙墨麤率江安傅沅叔有何夢華景鈔本行款正同伯宛初據以上版閱數年沅叔復得元刻全本重加改補近代古籍日出益多往往不經見之書一時遂有數本眼福足傲前賢矣

涉園景宋金元明本詞續刊本二十三種

景宋本東山詞上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東山詞一卷宋刊殘本宋賀鑄

撰張耒序原本上下二卷今止存上卷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直齋書録有東山寓聲樂府三卷殆別一本也方回詞有梅子黃時兩句世有賀梅子之稱文潛謂其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能者若其紛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舊爲汲古毛氏藏書不解六十家詞本何未刻入也卷首有毛褒之印華伯二朱記

景宋本山谷琴趣外篇三卷

說見前醉翁閒齋晁氏三琴趣條下

景宋本詳註周美成詞片玉集十卷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詳註周美成片玉集十卷宋周邦彥所撰片玉詞二卷四庫全書已著録此宋陳元龍註釋本元龍字少章廬陵人是書分春夏秋冬四景及單題雜賦諸體爲十卷元龍以美成詞借字用意言言俱

有來歷乃庸爲考證詳加箋註焉

湘素文達所據宋本光緒中在濟甯孫駕航京兆揮家臨桂王氏四印齋別得元人所鈔無註本清真集二卷曾以孫本互校篇次字句略同取汲古片玉詞輯爲集外詞一卷而未錄陳注江安傳沅叔復從南中收勞劈卿手寫一本亦分十卷詞目下稍采注語似前人所最錄近歲孫本散出紙墨頗有渝損適又出一宋槧爲黃蕘圃舊藏精整遠過之有丕烈蕘夫士禮居汪士鐘印閻源真實諸印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北宋詞有注者惟此獨爲完本亦前賢未見之祕帙也書爲袁寒雲所藏借摹上版

蕘圃多收宋詞恒以自詡此本獨無題識蓋其晚歲所得故僅有印記附識以補百宋一廛著錄

文獻通考經籍考稼軒詞四卷陳氏曰實謨閣待制辛棄疾幼安撰信州本十二卷視長沙爲多

湘素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元大德廣信書院本王半塘給諫據以刋傳惟僅依行款未摹版式明李濂刻本正同汲古六十家詞亦從此出併爲四卷而中有缺葉故醜奴兒令洞仙歌語句不相聯屬與直齋所見長沙本無涉也近別出一本題曰稼軒詞分甲乙丙三集甲集百十一首乙集百十四首丙集百七首都三百三十二首甲集前有淳熙戊申正月元日門人范開序稱暇日裒集冥搜才逾百首皆親得於公者以近時流布於海內者率多贋本故不敢獨闕以祛傳者之惑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景寫精善猶仍宋刋之舊蓋爲最初之本在長沙信州二本以前也

景小草齋鈔本稼軒長短句十二卷

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稼軒長短句十二卷明小草齋影寫大德乙亥廣信書院本絕精有晉安謝氏家藏圖書朱文大長方印東吳毛氏圖書朱文長印西河季子之印朱文長印平江貝氏文苑朱文長印簡香曾讀白文長印

湘素此與王氏四印齋本同出一源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大德原本今猶在聊城楊氏海源閣與元延祐雲間本東坡詞均爲蕘圃舊藏蕘圃別有景摹兩本亦歸楊氏見於楹書隅錄湘與伯宛先後十數年間所未能假獲者獨此蘇辛二集及潘文勤舊藏淮海長短句殘宋本良爲懷事附記於此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于湖先生長短句五卷拾遺一卷景鈔宋本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俱作一卷此出乾道間刻本有陳應行湯衡序毛氏六十家詞本先刻一卷續刻二卷章次俱不合

湘素光緒間授經大理曾於京師得傳鈔五卷附拾遺本據汲古所刻爲補遺一卷以寄伯宛當時猶未見于湖集宋槧別獲舊鈔一本亦有闕卷後始從瞿氏摹傳此本較傳鈔特爲精整足與集本互證也宋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目錄下題狀元張孝祥安國撰每詞各注宮調拾遺同

景宋本虛齋樂府二卷

蕘圃藏書題記此虛齋樂府毛鈔景宋本也先是書友

攜來索重值余因有錢遵王家鈔本遂屬傾千里手校其佳處而還之不知其售於何所也此嘉慶丁巳秋事及歲己巳秋余姻袁壽階病歿所遺書籍不免散失余檢點及此方知是書歸宿遂復收之余思藏書如毛錢可云精矣而汲古較勝於述古即一書已分優劣其他不從可知乎余所收詞本極富故不厭其重複云爾甲戌仲春復翁

湘案虛齋樂府上下二卷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末有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解元書籍鋪刊行一行卷端自敘大字一葉題涪祐己酉中秋芝山老人即以夫自號南宋行都書籍鋪如二陳尹氏之屬刻唐宋詩及小種說部為多一時文士雖孫花翁輩改業為詞而未聞彫版伯宛所刻石屏梅屋二家外獨此種耳虛齋宗賢

老宿當日必甚重之卷中缺筆謹嚴亦毛鈔甲觀也錢氏鈔本為張氏涵芬樓所藏正擬借景適獲是本遂以景摹上版

景元人鈔本竹山詞二卷

湘案此昔年藝風先生撫寄伯宛者前有題字四行不著姓名稱此稿得之於唐士牧家藏本至正乙巳秋七月錄未有明人題及楊五川夢羽二印亦士禮居舊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其詞凡次行以下皆低一字特為刱格伯宛曾據以校汲古刻訂補極多惜輾轉迻寫不能盡如原本耳

景宋本後村居士詩餘二卷

湘案後村詞今存凡三本汲古刻後村別調傳世最廣即四庫所著錄後村大全集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一凡長短句五卷朱侍郎祖謀據劉氏嘉蔭簃鈔本刻於南中京師圖書館庋內閣舊庫書有宋刻後村居士集五十卷詩餘二卷具存浭陽張君允亮復見一宋刻全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因手摹以存世有讀後村詞者可以參覘互校矣此本第二葉賀新郎前段休作尋常看上有缺文張君據五卷本乃胡兒二字審為元初所印諱避劉去景寫悉存其真因附著之

景元本秋崖先生詞四卷

湘案元槧秋崖先生小稿卷三十五之三十八凡詞四卷每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

景金本磻溪詞一卷

白雲霽道藏目錄長春子磻溪集卷一之六在友字號樓霞長春子丘處機集內詩詞歌曲其中片言隻字皆

可以警聾聵而洗塵囂也

沈曾植跋錢氏補元藝文志道藏七千四百餘卷披雲子刻於平陽府余嘗攷披雲姓宋為長春弟子其刻在金元之間實為明藏祖本沉叔方倡刻道藏而得此金本磻溪集仙緣為不淺也長春曾棲真關隴故披雲後駐關中蓋承磻溪之緒集中又有進呈世宗皇帝詩則在金時已名動九重可與史傳金宋之季皆嘗遣使來召語相證錢志亦有磻溪集六卷庚申二月寐叟偕讀識

湘案此本首題棲霞長春子丘神仙磻溪集凡詞七卷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有沈與文印姑餘山人及毛子晉劉燕庭諸印體仿顏書寫刻樸雅校其卷中無一入元後作版本亦與元代絕異審為金刻無疑江安傅

沅叔得之南中湘借摹第三卷上版卷中原闕二十一二兩葉以道藏本對校尚少一行意原書中當有提行夾注未敢肊補昔人稱金刻者祇天文醫家諸籍如祖庭廣記之類皆未足深信此卷古澤足珍實於宋元本外增一佳槩也

景元本遯庵先生樂府一卷

景元本菊軒先生樂府一卷

湘案此即世傳段氏二妙集末有泰定四年丁卯春別嗣輔誌語其第七卷爲遯庵克己八卷爲菊軒成己也每半葉九行行十六字明成化辛丑賈定補刊愛日精廬有舊鈔亦出賈本此據元槧影寫

景明弘治高麗晉州本遺山樂府三卷

湘案遺山樂府一卷仁和勞氏丹鉛精舍鈔校本遺山

新樂府五卷華亭張氏鉅月山房刻本互有多寡張石洲刻遺山全集新樂府祇前四卷張多末一卷頗羼雜不倫此高麗刻本三卷半葉十行行十七字與前二本又異有弘治五年壬子都事月城李宗準跋謂遺山所著清新婉麗其自視似羞比秦晁賀晏諸人而直欲追配於東坡稼軒之作又云吾東方既與中國語音殊異其所謂樂府者不知引聲唱曲只分字之平側句之長短而協之以韻皆所謂以詩爲詞者捧心而顰其里祇見其醜陋耳是以文章巨公皆不敢强作非才之不逮也亦如使中國人若作鄭瓜亭小唐雞之解則必且使人撫掌絕纓矣唯益齋入侍忠宣王與閻趙諸學士遊備知詩餘衆體者吾東方一人而已今以告監司廣原李相國相國曰子之言是矣然學者如欲依樣畫胡盧不可不廣布是集於是就舊本考校殘文誤字謄寫淨本遂屬晉州慶牧使絏繡梓云云蓋彼國知文之士其謂不諳聲律以詩爲詞自知甚明視明清間人謬談詞律者迥不侔矣鄭瓜亭小唐雞不知何語意是高麗歌曲益齋乃李齊賢字所著益齋亂稿有詩餘一卷東海藩封奉明正朔倚聲度曲雅慕中邦玉陽別本轉藉流傳於世尤足重也江安傅氏藏園所收假以摹版

景元本松雪齋樂府一卷

湘案至元後己卯花谿沈璜伯玉刻松雪齋文集卷十末六葉凡樂府二十篇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數松雪體寫刻絶工

景元本靜修先生樂府一卷

湘案元本靜修集二十二卷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一字

有至順庚午孟秋宗文堂刊十字此其第十五卷也

景元本道園樂府一卷

繆荃孫跋道園遺稿元刊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高五寸四分寬四寸八分小黑口單邊從孫堪輯於學古録翰林珠玉外得詩七百餘首編爲五卷樂府一卷共六卷吳江金伯祥刻之其子鏐手書至正十四年五月堪跋本有楊椿黃溍兩序此脫黃蒐圃手摹黃溍序補卷三内二詩後加一跋原委甚晰

湘案道園遺稿卷六爲樂府鳴鶴餘音即附其後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伯宛曾据道園學古録補輯諸詞彊邨刻入叢書他日得學古舊本可增附也

景元本此山先生樂府一卷

湘案括蒼周權衡之此山先生集第十卷爲樂府卷前

題登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陳旅校選翰林直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歐陽玄批點每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從元本摹刻并存其圈點評語古人批點但標志精警之處全文不悉加句讀此猶舊式非明以來蒙求帖括比也

景元本漢泉樂府一卷

湘素曹伯啟漢泉漫稿元刻大字本半葉九行十五字此別本亦題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十行二十字世所絕無汲古景撫目爲元本之甲洵稱珍秘文貞陽山人曾爲常州路總管府推官後卒於毗陵別第集中附錄挽章如吳克恭許士洊陳顯曾王德元蔣幹蔣翰皆吾常先哲甘棠蔽芾之愛桑梓敬恭之遺六百餘年菁粹墨緣尤足重也癸亥歲除藏園祭書見此殘帙因借撫樂府一卷上版

景元本雪樓先生樂府一卷

湘素雪樓文集三十卷其曾孫湛刻跋曰謄寫始於至正癸卯之春書市余通父筆也前十卷刻而復燬後二十卷寫而未刻洪武辛未春以印本寫本併刻於朱氏之肆云云是在洪武年鋟木實爲至正年寫本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卷三十第十一葉後半至二十二葉爲樂府

景元本秋澗先生樂府四卷

湘素元本秋澗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卷延祐時朝命江浙省刊梓始工於至治辛酉三月畢於壬戌正月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自卷七十四至七十七爲樂府

景宋本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

湘素黃叔暘花庵絕妙詞選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各十卷舊有明萬曆間重刊宋本汲古閣詞苑英華本即從之出近歲都下乃見宋槧後十卷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是石渠寶笈故物知萬曆本雖摹存玉林諸印而行款改易非復原本之精妙其書轉徙南北多方假獲始爲景刊中有訛脫悉存舊式南宋行都書肆詞流墨客往往屬足其間叔暘譔錄名篇附以己作提要謂其去取謹嚴爲宋人詞選善本惜未得前十卷併合摹傳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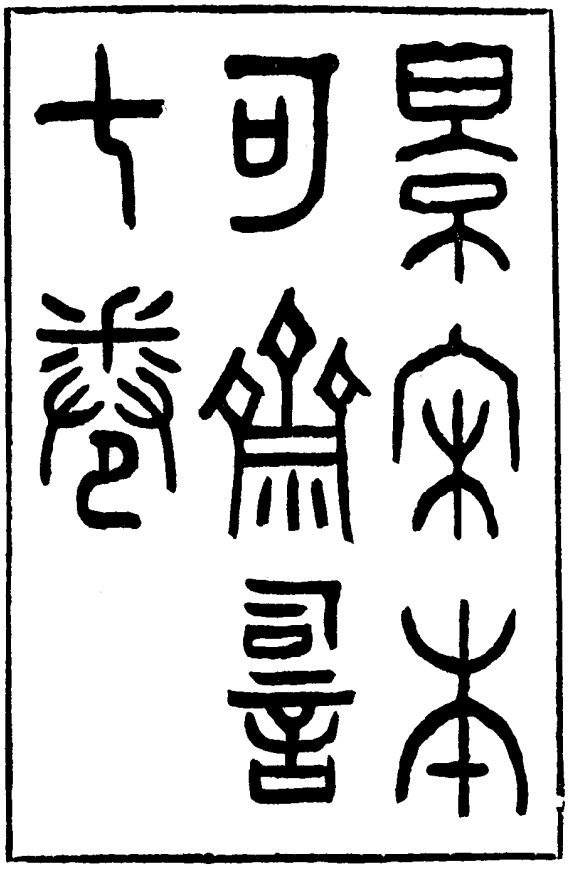
景汲古閣鈔本天下同文一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天下同文一卷不著編輯姓氏所錄元人詞盧摯姚雲王夢應顏奎羅志可詹玉李琳凡七人見文淵閣書目亦毛氏鈔本卷末有汲古主人毛子晉氏毛晉之印諸朱記案前後尚有黃丕烈印蕘圃平江黃氏圖書三印每半葉八行行十六字

雙照樓題跋右天下同文十一葉半葉八行行十六字從瞿氏本景摹疑爲未足嗣得述古堂舊鈔天下同文前甲集五十卷廼知盧疏齋詞在四十八卷姚江邨以下爲四十九羅壺秋以下爲五十寥寥七家分占三卷實無缺遺自來總集篇帙省縮殆無過於此者汲古裁篇別出意或豪入所編元人詞中惟第四卷歌頌類尚有疏齋祝聖樂章四首毛鈔未及疏齋詞世無別本餘皆見鳳林書院草堂詩餘其未入選者亦經樊榭輯補特不知是周南瑞編遂以作序之劉將孫當之又字句多誤藉此訂正所錄祇二十九首而篇篇可誦元人舊帙洵足珍異

可齋詞

景宋本



雖藁鋟梓出於兒輩哀次中多少作未嘗不動壯夫之悔一二季間復應醻又欲

從而續之姑徇
其意慫恿軍書
鏖午中安有
好語徒重作
者笑寶祐甲
寅四月既望

曾伯

第七卷

詞

哨遍 和陳次賈爲壽韻

水龍吟 癸丑二月襄陽得捷和劉制參韻

又和韻

又和幕府賀策應

又送館人管順甫父子赴省

滿江紅 得襄陽捷

又和劉倉詠雪

又用前韻送劉倉

八聲甘州 送劉制參分司武昌兼攝守漕

又用前韻答和史制參

又和劉倉賀蜀捷

又癸丑生朝

又和

又借八窓叔韻壽之

又壽劉舍人

又中秋小集無月

朝中措 用八窓叔韻送教忠制機省親之行

又就酌菖酒餞教忠再用韻

又癸丑壽安觀使

賀新涼 巧夕雨不飲啜茶而散

又 甲寅春聞襄寇退

又自和酬書院諸丈

第八卷

詞

醉蓬萊 癸丑壽呂馬帥

又書院延桂有集不及與

又燈前想像勝集和韻

又和韻

又壽八窓叔

沁園春 餞余蜀帥

又和鄧季謙通判爲壽韻

又賦靜齋叔溪堂

蘭陵王 和劉舍人傚花

江神子 和劉舍人詠雪

浪淘沙

哨遍 和劉舍人韻

詞

哨遍 和陳次賈爲壽韻

大塊賦形皇覽揆予俾爾昌而壽嗟壯遊歲月老征衰向秋來頓如蒲柳桂開又鱸蓴蟹橙正美故人應憶傳盃手想薛荔巖巒梧桐庭院當時風景依舊對斜陽極目倚危樓問一舸何時過吳頭乘下澤車戴華陽巾錦衣游晝

猶客有名流交情金石襟期厚雙湖煙艇裏劍鋒紫氣衝斗賸妙墨淋漓清歌發越未應獨步詩千首待掛了衣冠來尋杖屨陪君此樂須有到如今不願酒泉俟願生入玉門早歸休任遠人從問安否梁園賓客雖富誰出相如右相逢身健時平無事是處溪山明秀與君舉觴若爲酬有年年人月長久

水龍吟 癸丑二月襄陽得捷和劉制參韻

黃旗吉語飛來胡兒已落將軍手　吾皇神武一新城郭斷漠天授鐵騎繞臨琱戈競逐擊蛇先首快風驅雨洗江空谷靜淮淝上似之否

此事老臣何有想捷傳延英方晝王顏應笑金甌堪保賀聲交口吾責免夫吾歸可矣蕭然一叟把功名分付諸公聊自賞酒盈斗

又和韻

荊州咫尺神州幾番得失孫劉手山河天險東南牖戶鈇何輕授淚落碑存鶴歸城是不堪回首喜大堤草色鎮長春在羊與陸孰能否

風景依然吾有柳營深鐵衣閑晝摩雲勝氣追戎馬足走蜚狐口往事紛紛付之蠻觸相忘莊叟有人焉中夜聞雞劒光正燭牛斗

又和幕府賀策應

吾皇神武中興直須整頓輿圖舊豈惟天顧岷峨一角但西其首遮護咽喉扶持氣脉寧無醫手有　廟謨先定傍觀何待留侯躡魏侯肘

天眷我家仁厚盛英才載量車斗中流孤艇千鈞一髮老夫何有休對秋風移宮換羽吟無絕口看福星太乙臨梁此勇自不能久

又送館人管順甫父子赴省

梅邊連轡偕來柳邊先我觀光去一門椿桂尊君孫盛小兒文舉黃鶴聯登橫翔鵬鶚健凌鸚鵡趁霜晴春小南宮問訊又同奏明光賦

從此青雲闊步看龍門錦標雙取荊州時事不妨大對細陳當宁久要論交中年語別不堪離緒約杏園得意歸時吾已在浙江潯

蒲江紅 得襄陽捷

千古襄陽天豈肯付之荊棘　宸筭定圖回三載一

新堅壁狠吻不甘春哨釦馬蹄又踏寒灘入向下洲
一鼓掃羣胡三軍力
連帥是并州勣實佐有雍丘逖賴因人成事同心郤
敵見說陳尸三十里投鞍委甲如山積待老臣爲作
峴樊銘劍諸石

又和劉倉詠雪

推枕聞雞正怪得乾坤都白元是有福星臨照至和
薰出緣飾夜城疑不夜瀰漫色界成無色更摛詞巧
欲奪天葩尤殊特
貂帽擁寒何力羔釀舉情何極欠開樽細挹梅花標
格十萬鐵衣氷到骨祈天只願王師息想家童日辦

劍中舟溪頭立

又用前韻送劉倉

蕩節將行原隰盡花氈鋪白人羨道青絲轡整紅蓮
幙出宇宙中間無黔翳水天上下俱同色向箇中着
此玉爲人眞英特
元自得融和力渾不管凝寒極看福星臨照政敷民
格且訪桃源仙世界佇傳梅驛春消息定明年拜表
賀端閶螭坳立

八聲甘州 送 制參分司 兼攝守漕

自當年種柳向西門古今號名州對風聲策策浪濤
衮衮又是新秋暫爲江山彈壓誰得似賢侯夜觀燈
棋裏幾共邊籌
休效季鷹高興爲蓴鱸遽念吳頭且安排維楫
相與濟中流看邦人盡歌襦袴願紫皇乞與福星留
令人憶數行過鴈月在南樓

又用前韻答和史制參

續仲宣一賦小呼鷹聲名滿荆州向賓筵遊戲毫端
月露皮裹陽秋徧歷文書刁斗何患不封侯橫槊風
煙表獨占詩籌
見說眉攢心事在岷峨鄉國落日西頭悵英豪遺恨
都付大江流偉平生經綸雅志把重弓聊爲漢開留
中秋近何如載酒一笑登樓

又和劉倉賀蜀提

自六朝用武詫荆州襟喉重疆埸更西風似箭峽江
如線事勢夔夔湏仗中流砥柱天付治平誰甚矣吾
衰矣將老東籬
休說紛紛往夢任陰平鄧艾駱谷姜維向暮邊聊且
官事了癡兒兩未陰母忘尸牖掛長繩繫不住銅儀
空遐想桃源春媚安得追隨

又癸丑生朝

對西風先自念尊鑪又還月生西嘆平生霜露而今
都在兩鬢絲絲當年門垂蓬矢壯歲竟奚爲磊落中
心事只有天知

多謝君恩深厚費寧溫詔猶寘驅馳看弓刀何事
終是愧毛錐願今年四郊無警向酒邊多作數篇詩
山林下相將見一舍我其誰

又和韻

問秋光乞得一宵閑滿引玉東西喜親朋咸集宴酣
真樂非竹非絲坎止流行付分豈盡是人為試向君
平卜還可前知
自笑頭顱如此柰烏輪難繫駒隙如馳慨壯圖已矣
指地不須錐任從渠鼈雲覆雨願老於耕釣樂於詩
三軍事天家自有大將為誰

又借八窻叔韻壽之

倣離騷覽揆度新疆空雲靄烏絲把長庚才調小施
籌筆猶虞囊錐鸞枳灘灘發軔指日問朝衣雪片梅
花外已露南枝
休羨漢疏晉阮記當年楚產同是家兒悵歲華如許
同官復同時引宮商細賡郢唱向樽前誰為一歌之
蓬壺侶長春不老有美人兮

又壽劉令尹

記當年虜壓順昌城直欲付靴尖賴君家乃祖笑麾
白羽淨洗腥羶荊州甘棠藹藹濃墨字猶鮮少出拏
雲手整頓青氈
好箇嫩涼天氣想聞雞聽鴈意氣猶忺看相將喜事
眉色已黃占祝君齡有如此酒舉金罍須放十分添
還知否封侯事業正在華顛

又中秋小集無月

問孀娥僝僽厭看人唯復厭人看正涼宵準擬招延
素魄尉藉蒼顏廉纖梧桐細雨吹徹玉簫寒彷彿山
河影只在雲端
又似去年今夕枉教人惆悵立盡闌干想菱花塵匣
憔悴女乘鸞恨無從一登天柱約賓朋隨分薦清懽
持盃祝老蟾無恙留待明年

朝中措用八窻叔韻送教忠制機省親之行

燈綦三載客邊頭江漢等萍浮一片白雲閑念對床
夜雨難留
堂堂事會相期烝楫共濟涇舟今歲鴈來應早着鞭
莫待深秋

又就酌菖酒錢教忠再用韻

南風吹棹過吳頭聚散付雲浮且共一盃懷楚須期
萬户封留
藕花時候五湖煙雨西子扁舟轉首夢回殘角征人
塞上新秋

又癸丑壽安觀使

夜來南極十分明申月應生申小范龍圖老子大蘇
玉局仙人

擎天健手家傳方略功在峨岷看取芝封夜下歸來
盡展經綸

賀新涼　巧夕雨不飲啜茶而散

可恨經年別正安排剖瓜植竹擬酬佳節應爲犁鋤機杼懶天遣阿香磨折斷一餉廉纖凄切寂寞金針紅線女枉玉簫吹斷秦樓月清漏靜楚天闊東皐且願三農悅任從渠鵲橋蛛網一番虛設挽取天河聊爲我盡洗西風殘熱休懊惱雲生巫峽底用乞靈求太巧看世人弄巧多成拙姑止酒命茶啜

又　甲寅春聞棄冠退

曉聽平安報信荆州古今形勝金湯天造落日峴山陳迹在依舊大堤芳草嘆紫塞黃塵未掃水合水生來又去賴胡雛猶畏熊當道薇柳成甚時了乞身憂上箋天表感恩深丁寧　帝語許同方召自愧黔驢無伎倆桑土綢繆盍早空手袖劒鋒懊惱要鱠鯨鯢封京觀願漢廷用壯臣年老母更取仲華笑

又　自和酬書院諸丈

夢覺聞雞報問峴邊晉家城郭舊邦新造誰遣平明旌旆入人說當年草草猶幸把腥埃俱掃對越老蒼方寸在任菅渠遠度龍堆道還又過一春了少年意氣輕三表到如今名慚小范功早前召賴有把茅歸去是乘此抽身須早何苦受天來煩惱報國

丹忠雖未泯柰長卿已病文淵老聊把酒仰天笑

可齋續稿卷之七

嗣男　杓　編次

詞

醉蓬萊 癸丑壽呂馬帥

問金城方略數十年來誰堪稱許萬福威名草木識淮浦西顧天長中流地重着此巨鼇柱見說蓂邊風聲鶴唳膽落胡虜
老子家聲六韜親授渭水歸來非熊非虎江漢滔滔建大將旗鼓弧矢開祥節旄迎渥勳業紀盟府好對芳天鶯花未老金樽頻舉

又 書院延桂有集不及與

自鷲峯曾見金粟如來猶有英烈碧玉琅玕點綴碎瓊肩不御紛華徧饗沆瀣比衆芳殊別好向涼宵無風無雨宜露宜月
身在山中名香天下全似幽人一種脩潔解使多愁對此亦紓悅綠綺窓前烏雲髻側休爲玉人折賸賦新詞滿傾佳醑爲成三絶

又 燈前想像勝集和韻

問前身應在香醉山中今存風烈佳夕招延清論度飛眉玉笋盈盈金英點點標格儂家別好箇涼天更無滴雨只欠些月
菊客蘭兄紛紛儕輩縱爾芬芳輸我高潔鼻觀先知羞取俗顏悅解后成歡從容挹棄何羨廣寒折我有高吟爲君紀此一段奇絶

又 和韻

大不踰粟許飄散人間直恁清烈管領芳樽底事不渠眉中夜庭前小山叢畔韻度從來別那更今年留連秋色將傍菊月
堪羨紗窓膽瓶斜浸淺酌低謳人花双潔惱殺多情一見一回悅生怕朝來梧桐過雨把花神摧折倩取騷人黃香作傳筆未宜絶

又 壽八窓叔

指梅花雪片問訊八窓南枝開未一點春風消息嶺頭寄太白精神廣平韻度是豈衆芳擬東閣吟邊水清月淡不妨游戲
猶記雙湖幾番初度持酒相期以花爲比鼎味家傳須向玉堂裏吏隱南昌未應高興香在歲寒際倩取瑤姬花前一唱壽吾仙李

沁園春 餞余蜀帥

天顧坤維持橐秉旄屈公此行正地雷觀象一陽將復天星驗數五福初臨漢指纔宣蜀民相賀百萬耄倪猶更生先聲布便膽寒西賊閑塞無塵
休嗟往事營營要清獻垂崖相擬倫看作新精采叶符氣運轉旋機括元在人心獎率三軍掃清萬里從此西南開太平功成後却歸來廊廟細展經綸

又和鄧季謙通判爲壽韻

老子家山近古蘇州有監本獻嘆長途荷擔斯宜已矣急湍鼓枻豈不危哉我愛陶潛休官彭澤爲三徑荒蕪歸去來君恩重柰邊戈未偃閭閻猶推東南休運將回幸天日清明公道開把孤忠自許我心匪石一真難滅人口如碑青眼舊交黑頭新貴快九萬里風鵬背培詩筒寄正多情未已聊解君顧

又賦靜齋叔溪堂

我愛臨川簪紱叢林有宅一區記謝墩名字百年猶在平泉孫子三世重居皇盖新營青氊舊識此復古春秋宜大書奇哉事信當時種子下到工夫

笑渠駟馬門閭是幾往過之凡幾墟喜尚存遺愛甘棠在無窮生意茂草如如載酒尋盟論詩結社想田可秫兮園可蔬應須念古傴亭喬木無恙還無

蘭陵王

甚天色苦問桃紅李白伊析氏沙際纔歸依約春回曉煙濕老寒猶熟忘景物中年慣識天應遣雨洗風梳柳睡花眠尚無力

名園謾他適任黃四栽培穀七奇特一年好處須寒食待花畔携酒酒邊索句春餘太半未須急記舊隱幽寂

我亦幾時得歸撿點苔封評品梅格教看林下休官

一與鶯花分界漁樵爭席撫松長嘯芳菲事儘渠惜

江神子

白妃卷絮逐風顛透朱簾向空漫剪出氷花偏愛臘前看能費化工多少力千萬里盡同天

歌樓清賞記當年玉人占繡衾寒老去孤高世慮肯咨煎爭似小窻梅影下聊一笑付無言

浪淘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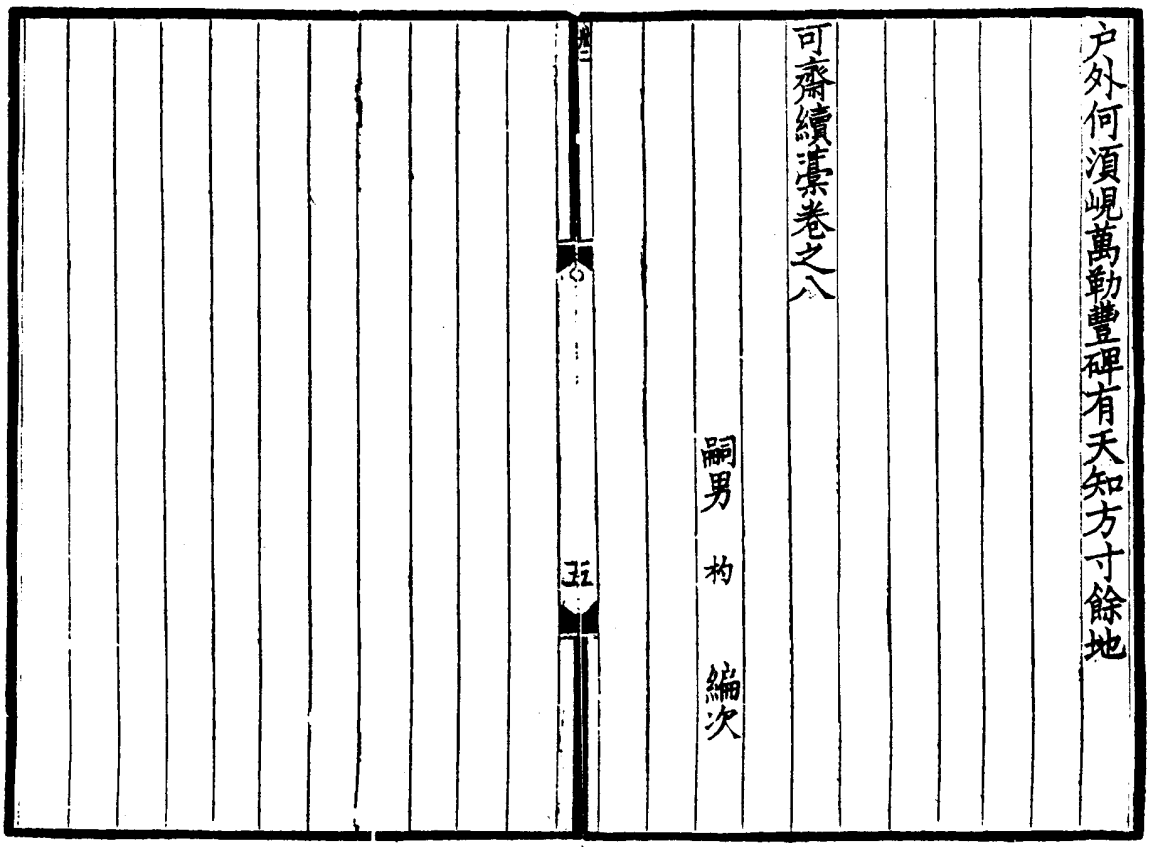
昨夜雨兼風斷送殘紅老寒猶自着簾櫳爲問香篝人語道翠被還重

何處有疎鍾驚起怨怨惜春休放酒盃空芳草天涯寒食又歸興尤醲

哨遍

天限長江雲擾中原一局持碁勢漢將誰盍爲掃清之彼佼猶黔驢而止客亦知何材不生斯世丁寧屢費 君王旨向馬首論詩燈前觀劒豈無差強人意幸崆峒麥熟且休師又焉用陳琳檄書飛一笛樓頭萬柳營間從容麾幟

噫代有戎夷時賢患乏經綸志紫巖公一出敵當驚見花字謾被髮憂鄰汗顏笑斷客邪終豈嬰元氣待拜表箋天移文問隱老夫行且歸矣怕胡雛穴隙尚相窺有淝水兒曹舉兵麾看中興舊烈堪繼隨世樣多能底卿自爲卿計不妨老子婆娑斆斸從渠屢盈


戶外何須峴萬勳豐碑有天知方寸餘地

可齋續藁卷之八

嗣男 杓 編次

第十一卷　覃懷　李曾伯　長孺

詞

蘭陵王 甲寅初度和次賈韻
八聲甘州 送吳峽州
水調歌頭 甲寅壽劉舍人
臨江仙 甲寅中秋和劉舍人賞月
水龍吟 甲寅中秋
水調歌頭再賦
眼兒媚 和八窻叔韻送之
大酺 和陳次賈贈行韻
浪淘沙 舟泊李家步
八聲甘州 登經濟樓
滿江紅 乙卯詠海棠
自和
謁金門
又
水調歌頭 暑中得雨
又 蒲制使以喜雨韻為壽和以謝之
沁園春 乙卯初度和程都大韻
一剪梅 乙卯中秋

沁園春 乙卯詠桂
自和
水龍吟 送吳季申赴省
再和
沁園春 送喬賓王
又 喬賓王有和再用韻
又 丙辰歸里和八窻韻
又 送章漕赴召
又 送洪漕除閩憲
滿江紅 丙辰生初自賦
又 賦臘前三白
又 洪雲巖劉朔齋用韻
又 再和
又 用韻餞朔齋
又 京邸至親舊皆無書再用韻簡雲岩朔齋
又 立春招雲巖再和
又 和立春韻簡雲巖
又 招雲巖朔齋于雷園二公用前雪韻賦梅
賀新郎 送靜齋叔堂召和朔齋韻
又 再用韻助靜齋之入告
又 丁巳初度自賦
又 自和前韻

水調歌頭 送印德遠經略入廣
又 長沙中秋約客賞月
又 自和
又 慕中諸公有和再用韻謝之
又 戊午初度自壽
木蘭花慢 送朱子木叔歸他陽
沁園春 己未初度
滿江紅 庚申初度
水龍吟 與安道間
水調歌頭 庚申十六夜月簡陳次賈
八聲甘州 辛酉自壽
水龍吟 長沙後圃荷塘之久無人領略賦此詞貝一盃招管順甫諸公

可齋續稿後卷之十一

詞

蘭陵王 甲寅初度和次賈韻

問梁益天設金城鐵壁西風外依約鴈來還報關山舊秋色三秦聽漢撤遠恨綿綿脉脉頻年事虛擲桑陰禕允諸人竟何策　形弓誤殊錫悵活國難醫掣世須佛平生本藉毛錐力對弧矢初度蒲頭白髮何堪兵衛疊盡戟咄青史陳蹟　酒石羨王績任擊缶呼天此樂何極奚須太息驚前席望天閽休待夢如陶翼柳邊春後放定遠出西域

八聲甘州 送吳峽州

問西陵治比漢河南若為遽東歸正峽江衮衮中流我共一檝杭之倏聽攀轅告語公去袴襦誰賴有甘棠在人口如碑　百尺樓頭徙倚記綢繆桑土幾對燈綦指鷺洲何處心事想鷗知向江湖毋忘魏闕正吾皇當饋急賢時經綸事更須玩易勿但言詩

水調歌頭 甲寅壽劉舍人

序正象占琁吉叶夢維熊身隨金粟出世香滿小山叢鐵券丹書家世朱閣青氈步武名字在堯聰鵷鷺健雲翮聊爾待西風　功名事書劒裏笑談中江濤衮衮如此天豈老英雄先我甲庚三日伴子春秋千歲何幸舉樽同歌以壽南澗願學稼軒翁

臨江仙 甲寅中秋和劉舍人賞月

同此三秋端正月地高先得光輝分明身世玉琉璃不妨人未老長與月相期　我有芳尊供翫事從渠魏鵲無枝直須飲到五更時大家眠玉界莫羨宴瑤池

水龍吟 甲寅中秋

楚鄉三載中秋倚樓輒值蕭蕭雨澄空向午應纖數點又疑虛度卷起雲鬟掣開粧鑑喜瞻眉宇問常娥丰貌間何闊矣元不老只如故　見了悄然無語但令人不堪懷古老蟾應記舊時人物孫劉陶庾俯仰皆空陰晴何恨芳樽頻舉問他年憶取今宵人如許

月如許

水調歌頭再賦

可愛十分月都無一點雲清光是處皆有渾不許人分獨是大江深處一片水晶世界髣髴有微痕坐到夜深際萬籟寂無聞　與諸君同一笑舉芳樽素娥自有佳約何必命紅裙頃刻參橫斗轉歸去華胥一覺覺事任紛紛我袖有玉斧當為整乾坤

眼兒媚 和八窻叔韻送之

公歸東里我西州楓荻楚天秋烏檣轉首莫雲江樹落日沙頭　瞿唐此去風濤惡寧願賈胡留明年春晚松江笠澤歸約追遊

大酺 和陳次賈贈行韻

對劒花疑笳葉捲天宇塵清聲肅樓船催解處正日戈夕照風旗西矗虎戰龍爭人非地是形勢昔雄三國景升今何在悵婆娑老子奚堪荊牧豈自古常言力寧鬬智智寧如福　西征非太速奈臣職難負君王囑嗟往事祁山抗表劒閣刋銘秖成墮靦并空軸喜聽平安信豈止為區區一竹蚊蟲類笑談逐玉關歸老不願封侯食肉願還太平舊蜀

浪淘沙 舟泊李家步

斜日掛汀洲帆影悠悠碧雲合處是吳頭幾片寒蘆三兩鴈人立清秋　柳外莫停舟休問閑愁人生江海一萍浮世路相期如此水萬里安流

八聲甘州 登經濟樓

上巍樓指顧劒東西依然舊江山悵誰為荊棘委渠天險薄我風寒金甌經營幾載鴻鴈尚漂殘一片迷棋局着手良難　猶幸紅旗破賊有竹邊新報喜聽平安問紛紛遺事一笑付凭欄願天驅五丁壯士挽岷峨生意與春還斜陽外夢回芳草人老蕭關

滿江紅 乙卯詠海棠

繞過新正能幾日海棠開了將謂是睡猶未足嫣然何笑一片殷紅新錦樣天機知費春多少更芳期不待燕黃昏鷰清曉　花舊說南昌好花宜占東風早

想香霧地近鞦和偏巧佳句流傳千古在石湖不見
坡翁老倩何人寄驛報家山教知道

自和

自入春來花信費幾番風了先付與紅粧萬點蒼顏
一笑舊說沉香亭北似今雖濯錦江頭少最可人枝
上月籠春煙含曉　亨會稱花王好嘉聘惜梅兄早
對芳容細認天然新巧鵑詩不須催太甚霓裳易散
梨園老任杜鵑猶自殿韶華呼歇道

調金門

風又雨芳事匆匆如旅借問甚時纔百五東君渾弗
顧　紅紫園林幾許橫笛數聲何處桃漲連天歸未
去客和春且駐

又

春且駐休惜殘紅無主柳色青青還未絮牡丹猶待
雨　金鴨沉煙一縷人在紗窗夏句髣髴家山三月
暮隔簾聞燕語

水調歌頭暑中得雨

今歲渝州熱過似嶺南州火流石鑠如鍛尤更熾於
秋竟日襟常霑汗中夕箑無停手幾至欲焦頭世豈
乏凉境老向此山囚　賴蒼靈憐赤子起龍欻剎那
頃耳天瓢傾下足西疇蕩滌兩間炎酷蘇醒一番枯
槁民瘼庶其寥清入詩脾裏一笑解吾憂

又蒲制帥以喜雨韻為壽和以謝之

兩歲是六衮萬里客他州一眉新月西掛又報桂花
秋想見吳中雅子已辦秫田數頃更種橘千頭堪笑
新亭酒空劾楚人囚　飯甘麄衣任惡屋從湫世緣
道眼看破聞早問先疇這服清凉散子多在病坊弗
悟羨爽甚時廖膏秣歸盤去無樂亦無憂

沁園春乙卯初度和程都大韻

雪山有緣白首重來信不偶然悵愴悽未洗平戎何
策英靈不絕賴蜀多賢耆舊二三甲兵百萬力障狂
瀾回巨川秋聲靜共魏樓把酒自足籌邊　何人為
我箋天焉用此客星留井躔正柴桑栗里稻肥蟹健
松江笠澤蓴羨鱸鮮百計求閑一歸未得便得歸閑
能幾年持公賦待後堂新唱誇語彭宣

一剪梅乙卯中秋

人生能有幾中秋人自多愁月又何愁老娥今夜為
誰羞雲意悠悠兩意悠悠　自憐蹤跡等萍浮去歲
荆州今歲渝州可人誰與共斯樓歸去休休睡去休
休

沁園春乙卯詠桂

晚出千林中立三秋清哉此花自鰲峯移下碎成王
屑蟾宮分到綴作金葩粟許來微薰天聲價較楚蕙
庾梅還韻些真奇觀但餐沆瀣不染繁華　酒邊一

笑婆娑疑香醉山中尊者家悵塵埃俗狀強顏羞對風騷墨客樂事堪誇月照纔清露濃尤覺飲待夜深應更佳姑容我膽瓶斜插卧看窓紗

自和

一種孤芟四出清芬半秋始花只此兒肌骨纔踰一芥許多韻度迥壓羣葩得兩相催隨風所到較七里山樊尤遠此湖南名桂九里香紛紛輩笑渠儂桃李徒競春華　試容老子婆娑恍身在廣寒仙子家任殼勤喚酒恣從君賞徘徊待月騰向人誇我有家林舊栽豈若鑿得歸去相延方是佳姑先約挤共横船玉教墮巾紗

水龍吟送吳季申赴省

江頭兩過黃花片帆催向春闈去兩年共我風舟問峽霜砧聞楚定遠從軍慈恩策第豈堪同語謾咨嗟人事分明天意廣寒闕待平步　健筆凌雲如許看新年榜登龍虎轉頭却笑弓刀塞上龕官何取海闊鵬摶途窮馬老不勝離緒過舊游人問征夫煩爲說戍邊苦

再和

天涯舍我先歸還知我以何時去浮生萍梗南轅北旆之吳之楚豈偶然哉秖堪一笑無庸多語向臨岐賦別丁寧祝望竿百尺進一步　其柰頭顱如許更

藩籬究猶攫虎良機一失付之誰手探囊堪取君對天庭上咨西事歷陳條緒問相如漢指來宣果何益亦何苦

沁園春送喬寘王

二十年前黃州竹樓共醻好春記淮堧江表羣賢畢集清明上巳二美相并一枕黃粱蒲頭白髮屈指舊游能幾人堪嗟處悵光陰易老循困西塵　今朝又值良辰空想像長安天氣新問蘭亭癸丑雪堂壬戌倏成疇昔將似來今觴泛流泉茗烹新火領略韶華聊嘯吟鷗洲去有故人相問爲語歸音

又喬寘王有和再用韻

咄咄衰翁向羽書中又過一春正老懷夢想扁舟訪劍壯圖憨負萬里城并溟翼上之冀羣空矣自此陽關無故人岷江路憶一番風浪三月煙塵　羨哉樂事良辰正好越東門官柳新且舒晴慷慨何須感舊轉頭解后未必循今問訊南樓勞還西戍君爲楚歌儂越吟眉黃近怕洛涯催出便有佳音

又丙辰歸里和八窓叔韻

萬里成邊八載去家始遂一歸悵中年早歷虎頭兵幙平生屢建豹尾神旗乞得閑身毋庸多議感荷九重淵聽知當時事似狂瀾欲倒孰障東之　天教任廣灰飛更莫問兒郎存血衣把雪衰霜帽絶交楚徼

雨簑風笠投老吳磯 江上有吳徑與松菰人同鶴在
交友曉天星稀從今去共麴生相約願樂清時

又 送章漕赴詔

極目江濤不有人焉其能國乎偉故家風烈激揚手
段平生踐履精密工夫氷漕功成月卿召入小郎猶
當登從塗斯行也非紀綱省闥定尹京都 倚歟願
疾其驅彈指頃暑收秋又初向玉階方寸親承溫問
金城十二細述嘉謨若雪船邊藕花香裏念人在洞
庭青草湖它年事約携黃老酒附洛英圖

又 送洪漕使憲閫

天目山房洪崖老仙親授一燈自檄章參箸賞從領

袖鼎梅助味省闥權衡華國文章立朝風力猶有老
成人典刑如公樣盡夜趨宣室晝對延英 乘軺惠
我湘民作翼軫中間一福星正千艘漕玉張頤西嶠
單車把繡將指南閩過關留中歷階而上方值漢朝
更化新南中事若君王問及老弗能勝

滿江紅 丙辰生初自賦

明日生初還知否明年六十嗟老矣滿頭都縞寸心
猶赤三十載間塵土債幾千里外風濤役賴君天許
放故山歸恩無極 出而作入而息羨可茹鮮可食
任浩書空咄禹笑人寂斷國謀王非我事抱孫弄子
聊吾適且從今時復一中之盃中物

又 賦臘前三白

今歲瀟湘眞箇見嘉平三白闌閧裏無非和氣不知
寒色宇宙幻成清淨境了無一點紅塵入問太空此
瑞自何來君王德 歌笑是兎園客辛苦是鵝池役
任謝家兒女賦朝紛出洗盡腥膻空萬里屏除蝘蜓
深千尺向此時何以對梅花呼歡伯

又 洪雲岩劉朔齋用韻

蝶夢驚殘彷彿似東方纔白人報道城疑不夜界幾
無色敲瓦微聽氷線響開窗倏放風花入擁重貂曾
不覺寒侵將何德 呼剡棹行爲客平蔡壘何能役
筭爭如窮簷高臥閉門毋出安得松江江上去一篙

獨釣絲千尺要不持寸鐵和前脩文章伯

又 再和

立雪寒窗照肝膽了然明白渾似得齊宮氣象郢樓
顏色天籟無聲隨物應陽春有脚從中入與邦人稽
首謝天工元冥德 人正作瀟湘客誰謂有藍關役
對江天暮景鵝溪描出銀浪捲飛鷗一片玉枝擎重
龍千尺羨聯鑣曾作嶽峯遊前方伯

又 用韻餞朔齋

把繡成吟眞壓倒古之元白佳句有雪車氷柱曾無
矜色一點不留煙火氣詩脾時有清風入更嶺邊多
少活人恩于公德 公自是朝天客應笑我爲人役

看時猶多事公須一出琅腹細披忠抱寸龍顏容侍
天威尺借筆端從此潤皇猷翰林伯

又京邸至親舊皆無書再用韻簡雲岩 朔齋

聽徹驚烏起覽鏡頓添頭白曾不見江南人寄一枝
春色風卷龍鱗殘甲下山無虎跡新蹄入罄氷天桂
海使同風修文德 三十載江湖客千萬里關山役
且付之杯酒何愁西出天女花邊渾似剪誌公杖上
平如尺把富貧都作一般看何仆伯

又立春招雲岩再和以謝之

草草春盤那敢賦絲青玉白湘波動鴈懷歸思柳催
行色凍逐寒梢殘雪解暖隨野燒輕煙入舉人間無

物不光輝東皇德 鶯燕報朱門客烏兎老紅塵役
羨翠軺多暇綵花新出捧日東城行應制去天只隔
城南尺趾五更擘燭向端闈班常伯

又和立春韻簡雲岩

春自何來深雪裏南枝先白伊祁氏一番陶冶千林
香色弱柳眼回青尚淺小桃腮暈紅將入笑渠儂剪
綵與裁花誇閨德 九十日春還客數千里官爲役
看時來鴈隨雲去魚從冰出一脉流通天造化三杯
扶植身閑尺對東皇太乙續離騷需詞伯

又招雲岩朔齋于雷園二公用前雲韻賦梅

萬紫千紅都不似玉奴一白三數萼有氷霜操無脂

粉色長共竹君松友伴豈容蝶使蜂媒入似惠和伊
任與夷清兼三德 能潔己能娛客成子後調羹役
更歲寒風味時然後出春淺吹回羌管寸夜闌吟裏
花殘尺炯使星兩兩月黃昏眞詩伯

賀新郎送靜齋堂召和朔齋韻

嶺蜀天涯路憶前年擔簦西上旌麾南去誰謂瀟湘
還解后重對燈前笑語挺喬木森森循故梅外柳邊
官事了記牢之曾着元戎府聊訪問舊游處 渭邊
不用傷南浦爲鄉亭百年門户正煩宗主見說君王
方旰食借筋哺應爲吐這官職二郎須做若見時賢
詢小阮願早携襏襫耕春雨嗟矍鑠恐遲暮

又再用韻助靜齋之入告

日近長安路喜驂驄帶簪游戲弓旌招去聞道漢朝
帷幄裏要問姬隅蠻語嗟時事尚茲多故辨取忠謀
宜入告見石洪曾在烏公府須細訪風寒處 左荆
右嶺中湘浦願扶持東南溫厚老天張主翹館欽賢
人共說一飯每勤三吐公此去好官須做從吏涇舟
同共濟更綢繆桑土先陰雨滅此屢直朝暮

又丁巳初度自賦

老作星沙守問今年平頭六十翁還知否暑葛霜砧
都歷遍還着回旋舞袖奚所用皤然一叟欲覓金丹
駐顏色縱鐵鞋踏破終無有空自詫不龜手 西風

又近中秋候記相將桂華開未月兒圓又弧矢四方男子事爭奈灰心也久何以報國恩深厚了郤官癡歸去好有竹窓蓬户生涯舊姑一笑付杯酒

又自和前韻

問訊南州守悵吾生今非昔比後猶今否涉盡風濤憑箇甚一瓣心香在神人競說頑哉此叟識破榮途皆幻境只形骸已累它何有姑勉爾應之手　休煩太卜勤占候怕漂零江湖易老光陰難又兎魄初生人初度期共嬋娟長久賴此月於人猶厚燕頷封侯非我事早携書歸卧吾廬舊渝此約有如酒

水調歌頭　送印德遠經略入廣

宵旰軫先慮嶺海屏真儒金城素有奇略不待至纔圖春滿洲鸚樓鶴天付簪山帶水駟馬駕輕車六月正炎熱吾肯緩吾驅　越蓬婆踰坱筏彼穹廬其能涉我煙瘴載籍以來無聯絡五溪百粤托柱南方半壁中外保無虞了此經營事歸去位釣樞

又長沙中秋約客賞月

洞庭千古月湘水一天秋涼宵將傍三五翫事若爲酬人立梧桐影下身在桂花香裏疑是玉爲州宇宙大圓鏡沆瀣際空浮　傍譙城瞻岳麓有巍樓不妨舉酒相與一笑作邀頭人已星星華髮月只圍圍素鬼幾對老蟾羞回首海天闊心與水東流

又自和

佳月四時有舉世重中秋金明水秀競爽亘古景難酧爛火繁星退斂桂海氷天洞照清影徧神州萬象自妍醜一鑑碧虛浮　昔蘇張誇玉界賦瓊樓素娥閱人多矣不怕雪添頭只恐參横斗轉還又酒闌歌散醉態醒堪羞安得真仙術兎魄駐西流

又幕府諸公有和再用韻謝之

敢問遼天月歷幾億春秋老娥盍相刮目無一語相酧似訝經年間闊類笑衰翁潦倒歲歲客他州清照五湖閑倦影一萍浮　任渠儂琴當户酒當樓人生適意封君何似橘千頭月正圓時固好人欲闕時須

早毋作隴西羞多謝錦囊句椽筆富清流

又戊午初度自壽

問訊中秋月暫見一眉彎婆娑桂影今年又向桂林看蓬矢桑弧初度羅帶王簪舊識俯仰十年間記得老坡語頽景薄西山　碧虛人應笑我已著顏歲寒耿耿不改惟有寸心丹目斷風濤萬里夢遶煙霞一壑老矣甚時閑不願酒泉郡願入玉門關

木蘭花慢　送朱子木叔歸池陽

漸吾鄉秋近正蓴羹更鱸肥顧安得相從征帆銜尾飛蓋追隨南中眼前事勢正相持邊腹一枰基將謂燈明月暗笑談共和韓詩　誰知催上王畿無計可

挽留之想翠微深處倚樓日望天際人歸中流江濤袞袞藉烝徒共楫屬之誰回首西風過鴈料君爲我興思

沁園春 己未初度

六十衰翁更加二齡此何等時不退尋巖壑相安耕釣重來嶺嶠猶事驅馳絶類文淵當年矍鑠上馬據鞍奚所爲偏憐處是難堪潦霧水際爲飛　雲臺銅柱空題奈床下伊人心素疑自古來如此只須付酒風光縱好勿復言詩蓴莱羨時桂花香裏所願少須臾樂之西風外喜羽書夜靜即是歸期

滿江紅 庚申初度

今歲垂弧欲自壽一辭莫措何可擬翁頭如雪香山白傅首夏一番罹重病去秋數月攖狂虜賴天公肯爲保餘生逢初度　今幸釋千鈞負尤可喜歸田去但踽踽勃窣龍鍾如許薇柳諸關成底事菊松三徑猶堪主辦籃輿尚可檄漁樵盟鷗鷺

水龍吟 興安道間

西風滌盡炎敲連朝更值天無雨笻輿軋軋經行三日碧簽無數勝絶江山余行天下無如此處任今來昔往迎新送舊風景在只如許　誰謂陰山驕虜去年冬敢侵吾土哀哀鴻鴈一番蕩析幸逢多黍拜表出師安南定北豈無忠武嗟病夫老矣無能促歸棹

艤江渚

水調歌頭 庚申十六夜月簡陳次賈

昨夜雖三五寶鑑未純全今宵既望兎魄纔是十分圓又得平灘繫纜冷浸玻瓈千頃表裏一壺天扶攜蓬窓下拚却夜深眠　想嫦娥應笑我鬢蒼然平生脩翫猶記歷歷舊山川安得乘槎訪斗問訊廣寒宮殿恨未了塵緣願賜長生藥換我骨爲仙

八聲甘州 辛酉自壽

數年來揆度在南州今年在家山嘆平生蹤跡荆淮嶺蜀多少間關幸對園林花竹一笑且圍欒莫憶西風夢馳志樓蘭　贏得維摩多病奈鬢毛剥落步武

蹣跚神仙何處遺我以金丹願明時清平無事放老翁長伴白鷗閑聊相與桂花香裏滿酌開顏

水龍吟 長沙後圃荷開之久無人領畧賦此詞具一杯招管順甫諸公

此花迥絶他花湘中不減吳中盛疑從太華分來岳麓根荄玉井炬列千紅蓋擎萬緑織成雲錦向壺天清暑風抗露洗塵不染香成陣　好是一番雨過似輕鬟晚臨粧鏡何環浴罷珠橫翠亂芳肌猶濕載月同遊隔花共語酒邊清興問六郎凝竚多時公不飲俗幾甚

嗣男杓 編次

詞

水龍吟 甲申瀘川感月

西風吹上牛頭天涯慰此人情耳斜陽任晚青山全似故人知已迤邐歸來須更懶去桂華猶未待冰輪推上梧桐樹了更兒是點兒幾滿眼碧天如洗便分明水晶宮裏區區訝事一觴一詠一燈而已欲待無眠爭如且恁有無窮意怕嫦娥隔窗偷看須下却帳兒睡

又 甲午壽尤制使

幾年野渡孤舟蕭然袖此經綸手歸來廊廟從容進退祖風猶有小隊環花輕艘漕玉暫臨金斗把詩書帷幄暮年坐嘯塵不動依依柳好是公堂稱壽正元戎閫垣開後旌旗繞舉胡雛馬上聞風西走一點陽春無邊德澤淮山長久待官軍定了長安貂蟬侍未央酒

又 己亥壽史督相

明堂一柱擎天眼看黃閤空諸老平生方寸班班四字誠心公道玉帳雲旗金城露布尚勤征討向淮頭蜀口一時做就安石傳孔明表談笑妖氛如掃看整齊乾坤都了衮衣赤舄歸來廊廟雍容師保三相一門雙親千歲人間蓬島舉黃封細唱調羹官梅上正春早

又 庚子壽史丞相

東南一氣當春便從黃鉞登台斗紫皇舉此享屯濟泰屬之公手淮浦烽銷未央觴獻捷傳清晝慶太平朝野駸駸重見昔淳化今嘉祐史觀年編新就看勳庸光前垂後三槐鼎盛雙椿盤固古今希有宴侍龍顏雛承鶴髮相期長久問前朝相業誰同八九十邁文富文潞公九十富鄭公八十

又 壽游參政

岷峨壽佛東來手移斗柄春寰宇經綸事業詩書流出時爲膏雨載采三階炳丹一念雍容樞輔望巖廊風範湯休山立眞漢相殆天與國步時當如許賴明堂倚空一柱蒼生引領整齊中夏莫安西土多士相期直須無愧范韓文富且梅邊一笑春風祝公壽介東魯

又 丁未約諸叔父觀月期而不至時適臺論

舉杯長揖常娥高情怜我霜鬢白婆娑樹底老蟾何物千秋一色一鏡高懸肺肝洞燭了無塵隔任億千萬里同然玉界都不管天南北老子萍蓬蹤迹對西風幾番行役平生翫事從頭細數山川歷歷明月明年知它何處能如今夕惜無人共我登樓酹古一笑橫笛

又和韻

少年管領良宵直須醉待東方白而今老去何憂何樂不空不色桐影橫斜桂香搖落僊凡奚隔帳銀橋夢斷玉簫聲杳人如在楚天北

冷眼乾坤陳迹笑英雄等爲形役庾樓表舫浩歌長嘯壯游曾歷萬里瑤臺乘風歸去不知何夕對冰輪孤負欠千鍾酒與三弄笛

又和韻

歸來袖手江湖不妨左右持螯白涼宵幸對一輪端正娟娟秋色萬宇氷清千林霜縞更無雲隔對金莖露冷銅壺漏靜梧陰轉盡橋北

堪嘆平生轍迹算紛紛爲誰驅役免蟾應笑蝸涎累我中年虛歷抖擻吟情徘徊舞影可怜佳夕悵力微心在夢中一曲似黃樓笛

又戊申壽八翁叔

歸來三見梅花年年借此花爲壽八翁軒檻月邊竹畔數枝開又姑射肌膚廣平風度對人依舊把離騷讀遍椒蘭荃蕙奚敢及衆芳首

幸與歲寒爲友任天公雪僝霜僽香名一點西湖東閣逈通曾有金鼎家穫玉堂椽筆儻來斯受且廻簷管領先春林外事付巵酒

又己酉壽廣西豐憲

幾番南極星邊樽前常借南枝壽今年好處冰清漢節與梅爲友老檜蒼榕婆娑環拱影橫香瘦把草庭生意鑪煙盡洗都付與風霜手

嶺首小春時候看明宵桂輪圓又此人此地此花此月宜詩宜酒把綉歸來調羹金鼎西湖春後願王奴歲與素娥不老共人長久

又和豐憲題林路鈐梅軸韻

小牕香霧籠葱硯寒金井頻呵凍老坡仙去新聲猶寄綠毛么鳳瘦臉盈盈不禁僝僽雪濃霜重賴墨池佳致草成玄白聊以此當清供

長記月明曾共撚虬鬚幾番孤聳春風一點着公翠袖撩人清夢逈爾何如西湖慣見影斜鄰動要歲寒得友豈容無竹倩誰添種

又辛亥和吳制參賦雪韻

元英燕罷瑶臺玉妃滿地花鈿委山川幻出劍溪梁苑齊宮郢里半點瑕無一團和就珠圓瓊碎任謝家兒女庭前爭詫鹽空撒絮風起

夜入蔡州城裏問官軍果誰堪比飲羔烹鳳衆賓一笑且聊爾耳寒聳玉樓凍呵金井屬公詩史更須待大白浩歌黃竹爲豐年喜

又乘雪登仲宣樓和前韻

玉龍飛下殘鱗千巖萬壑皆填委乾坤一色不知身

隔蓬萊幾里疑是瑤英盛開元圃被風敲碎倚危樓
極目長江渺處渾錯認沙鷗起
依約青帘遥指記山家酒香無比訪梅江路何時歸
喚小蒼長耳孫案表門不妨高卧足娛書史且摩挲
霜鬢嘲吟冰筋共荆人喜

又 席間謔公有貶再和

琅琅環佩三千一樓玉立中端委瑶琚碾就襄王故
國屈平遺里多少鉛華飛瓊塗抹一時挼碎記少年
馳逐銀盃縞帶幾番被雞呼起
冷入重貂如水鬢絲絲嘆非前比羔兒滿泛獅兒低
唱飄風過耳冰釋邊憂春生民樂歡形佐史倩何人

奏五雲天上助吾君喜

醉蓬萊 丁酉春題江州琵琶亭時自兵間還幙有浹舟之驚

倚欄干一笑舊日琵琶何處尋覓獨立東風吹未醒
往客沙外青歸柳邊黄淺依舊自春色極目長淮晴
煙一抹不堪重憶
老子平生萍流蓬轉昔去今來鷗鷺都識拍拍輕舟
煙浪暗天北自有乾坤江山如此多少等陳跡世事
從來付之杯酒青衫休濕

又 戊子爲親庭壽時方出蜀

是人生好處仕宦歸來享清閑福屈指吾翁恰八年
荆蜀星火叢中風濤局上轉青天芻粟輶傳欣還里
閭相慶雙鬢猶緑
爲報中朝如今老子肯把貂蟬換取松菊西舍東鄰
正新篘初熟屋僅一椽田姑二頃賸種花蒔竹緩引
金釵細斟瓊巵唱長生曲

又 乙酉壽蜀帥

把東南温厚天遣西來試薰風手一佛人間與我眉
長久玉帳旌旗金城鼓吹笑烏奴歌酒狐兎煙清貔
貅月淡凱音新奏
元祐明時中朝司馬記得邊人歲問安否勳業如今
公衮沙堤歸來無恙有西湖花柳更借
當年一龜一鶴伴千秋壽

又 丁亥壽蜀帥

有擎天一柱殿角西頭手扶宗祐萬里魚兔倚金城
山立亭障鷺沙氊裘卷地倏度黄龍磧玉帳從容招
搖繞指頓清邊色
見說中天晏華南渡一捷金平膽寒西賊帝錫公侯
更高踰前績箕尾輝騰昴街芒斂看清平天日周衮
歸來鳳池麟閣雙鬢猶黑

又 代壽昌州守叔祖

記石湖佳句爲海棠花合來西蜀不道東州更香霏
情淑漢竹光中召棠陰裏想清歡未足少駐旌麾姑
留樽俎待春風曲

見說吾家丹溪老子萬籍名堂孫枝猶馥南極星邊
正魁星明燭五馬歸來一龜無恙訪舊松新菊從今
長伴西山一佛鎮民江綠

又壽別制垣

問江東父老十數年來誰為安石萬里鯨波一柱獨
山立漢纍班高郢斤名重喜動旌旗色虎踞龍盤有
人於此千載猶昔
好是元戎護寒舊手到處人傳挐道公別辦取風檣
拍顧定南北只恐為霖玉麟堂小留不住台席一片
仁心壽身壽國與同箕翼

又丙午壽八觀叔

自隴頭垂譜調鼎傳家典刑猶有歲歲芳期報小春
時候仙骨非凡生香不斷標格蕙蘭右江路孤山水
邊雪際為渠詩瘦
白玉堂前青氈席上孰謂無人有如此酒得意東風
且占萬花首會看常娥移桂月殿肯向桂華後應笑
家林枯松厭寒歲寒堪友

又庚戌壽章倉

正陽生一脉綉日添長臺雲書瑞勁節昂霄仁意雪
霜裏粟庾紅陳草廒綠茂襦袴謳千里馬熟車輕鈴
齋曾到從容游戲
好是邦人能言世美猶愛其棠而況其子洞裏桃花
歲月任渠記一點梅梢為傳消息有東皇知已倚看
明年相逢貢轍曳星辰履

六州歌頭和陳次賈韵餞其行

桂香深處傾蓋嶺之西雲南外曾指點是鸞鵷酌玻
瓈簪帶江山裏揮銀筆摛綺句湖海氣羞蓬弱吐虹
蜺回首煙塵碌碌公家事自笑癡兒盡田園歸去耕
釣侶黔黎月夕花時恣吟題
悵荆州路同北望劉豁與又東馳雄邊上誇前躅壯
新基燦宸奎客問西陲事公莫惜語教知秋城夢笳
却騎舞聞雞休作中年離恨聊拚取一醉如泥梅邊
佳致逸興與道齋人在蘇堤

摸魚兒和陳次賈仲宣樓韵

對樓頭欠招歡伯和風吹老芳訊凭闌面面蒲萄綠
依約碧岑纔寸無盡興縱燃竹烹泉亦自清腸吻憑
誰與問舊城郭何如英雄安在何說解孤憤
銅鞮路極目長安甚近當時賓主相信翩翩公子登
高賦局面還思着緊乘暇整謾課柳評花援鏡搔蓬
鬢江平浪穩悵我有蘭舟何人共楫毋作孔明恨

八聲甘州庚戌重九約諸友登龍山阻雨

擬龍山把酒酹西風西風苦無情似秋容不受騷人
登眺特地慳晴依稀兩三過鴈何處是方城目斷危
樓外山遠煙輕

且對黃花一笑嘆浮生易老樂事難并喚過雲低唱
簷溜任霖鈴問何如烏紗折角把芳名羞取晉參軍
東籬下陰晴不管輸與淵明

又 庚戌壽鄭丞相

有尾眉扶杖峴山來舉觴壽南山道天憐亦子相逢
鈞播久望氈還幸際君王神武上宰是甘盤少運風
霆手整頓何難
好箇霜天時候聽鴈門新鴈眺遠凭闌想經綸心上
一點炳如丹撫輿圖真儒事了把勳庸留在鼎彝看
八千歲四明洞府一佛人間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稿卷之三十一

沁園春　丁酉春陪制垣齊安郡圖曲水之集

形勝風流樂事良辰一時四并正榆更新火觴浮曲水那堪上巳又是清明赤壁功名東坡文字俯仰人間無古今詩書帥對烽煙靜晝迺豆添春水邊天氣催人便須認楊花雪樣生慨英風滿席思旌綿上清談東閣肯記蘭亭安得長繩高懸碧落繫住盡簷紅日陰柔桑外聽鳴鳩喚雨全勝流鶯

又　庚寅為親庭壽

鴻禧主人一闋半年未嘗厭閱謂有溪可釣有田可秣有蘭堪佩有荊堪釵羽檄秋風胡笳夜月多少勳名留漢關如今且做樽罍北海歌舞東山門前只尺長安但只恐綸音催禁班把鷺鬚數並更因民白鷗心一片猶為君丹藍綬兒癡綵衣家慶倦羽伶俜江漢還春光小看庭闈歲歲一笑梅間

又　代為親庭壽

軒冕儻來功名盃水行藏倚樓把方畧評梅工夫課柳精神伴鷗談笑盟鷗草檄尋樵移文問釣任江上東南風未休君知否問如今綠野勝似青油從伊萬戶封留筭得似園蘇歌笑不怕魏闕興思高車駟馬江湖難着緩帶輕裘雪意何如新醪熟未樂事良辰聊獻酬從今去更八千椿筭纔一春秋

又　代壽直院陳文昌

今代清流北斗以南文昌一星對露門進讀鑾坡演翰瑣闥批勑瑤牒成文筆下權衡舂中律度禮樂人才俱討論駕行襄羨才高片玉輝映條冰幾年簡在吾君便須把詩書開太平笑諸公炙手昔成何事一賢冷眼今獨脩名花底退朝槐邊聽制一武商巖霖雨新金鼎舉對春風九十歲歲平分

又　乙未代壽尤制帥

天下中庸千載一燈傳之自公有涵洪雅量陂澄千頃堅凝定力壁立孤峯佐鼎調梅參帷借箸略試斯文經濟功聽淮鶴暫素絲攬轡玉帳分弓朝來鼓角聲雄慶元帥新除初度逢任西風局面人皆頌洞福星堂上我獨從容草檄傳燕開門釋蔡了却中原公衮東歸廊廟把格天勛業與宋無窮

又　壬寅餞余宣諭入蜀

盡柯呼風長劒倚天壯哉此行指洞庭彭蠡徧觀吳楚矍塘瀲須直上峨岷帝語春温軍聲秋肅手濟時屯開泰平天應是念蠶叢父老公為更生眼看四海無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想馳情忠武將興王業撫膺司馬忍咎吾民淨洗甲兵歸來鼎輔定使八荒同一雲經營事比京河形勢更近函秦

又庚子登鳳凰臺和壁間韻

漫浪江頭三聽秋砧一登故臺望煙蕪莽蒼令人目斷風檣掀舞何日眉開把酒新亭園基別墅老氣當時何壯哉江東事百年無恙全是時才

紛然競付輕埃還水遶賞心東向淮嘆阿奴儐輩因人碌碌迺翁材畧餘地恢恢鳳闕天高鷺洲潮落約取白鷗歸去來闌干外英雄陳迹一醉瓊盃

又再和

綺閣香銷玉砌夢殘凄涼舊臺對御溝紅葉一番木落宮墻黃菊幾度花開水遡岷源山聯吳會目送征鴻安往哉都休問六朝人物誰拙誰才

平生袞袞煙埃記足馬當年荆蜀淮嘆涸零殆盡詞源已竭消磨未去酒量猶恢八跪蟹肥四腮鱸美客有可人招不來油幢暇凭欄一笑相與傳盃

又和廣文叔有季秋既望之約不及赴

目斷長空手拍危欄高興酒濃擬招呼短艇追陪飛蓋一餐湘菊共賦芙蓉鴈字沉秋鴉林噪晚幾陣蕭蕭雨更風空疑佇不如一鶴隨意西東

堪嗟樂事難逢愧元伯巨卿千里從望文星聚彩交輝吳分天飈吹翅獨隔崑蓬野墅荒煙敗荷衰草人在可憐憔悴中還相念願持觥濤罰別許從容

又自和即事

雨抹晴粧脩眉鏡清寸碧翠濃對兼葭盡處叢叢煙樹他塘側畔面面芙蓉千百棲烏兩三過鴈時有婆娑一笛風斜陽裏更青帘半捲在小橋東

佳人何日重逢問還肯扁舟載酒從笑平生勁緊寸心如鐵中年老態兩鬢成蓬荷鍤載蔬腰鎌刈稻且寄西郊圖畫中空回首望五湖鷗鷺心事容容

又再和

秋豈悲人人不悲秋比春更濃有蕙蘭丰度尚存芳菊壯丗文獻猶在芙蓉舉蟹持醪得鱸作鱠晉宋間人有此風休輕笑彼柴桑傲吏齷齪簿書東

携壺與客還逢願時許先生杖屨從嘆塵蹤如寄鷗

鳧江海性真聊適蜩鷽蓬蒿眼青天鷺心黃葉立盡梧桐月正中凄然久看物情終竟不似春容

又甲辰餞尤木石赴九江帥

大江之西廬之陰壯哉此州有舳艫千里旌旗百萬襟喉上國屏翰中流彈壓鯨波指麾虎渡着此商川萬斛舟青氈舊看崇詩說禮緩帶輕裘

十年泉石優游久高卧元龍百尺樓正九重側席相期巖弼一賢砥柱聊試邊籌了却分弓歸來調鼎得見茂洪何復憂談兵暇問琵琶歌曲無恙還不

又甲辰壽王總侍

北固臺端南渡後來無此偉人自從容佐鼎光華攬

轡幾年中外屬目經綸萬竈炊煙千艘漕雪手整江
淮如掌平詩書效看馬騰士飽酒好兵精
平生餘事功名豈管葛諸人能擬倫暫牙籌游戲小
淹惟月金甌注想便合為霖沆瀣一襟風流八詠秋
入詩壇如許清為公壽有黃花不老長伴香名

又 餞鄧季謙赴班

攬秀岷峨着鞭江淮諸公所奇對塞垣煙淡相隨弓
劒城樓月落幾共燈碁驛柳搖黃溪桃漲綠穩趁春
風度玉墀耳衢去看紫微紅藥太乙青藜
孤山若放梅時莫忘却揚州曾有詩悵英游難駐堪
怜隻影中年易感秖付雙眉珍重交情勉旃時用回
首岫雲從此歸能相憶有好音遺我在水之湄

又 餞祝巽甫

唐人以處士辟幕府如石温輩甚多祝君巽甫
以命士來淮幕三年矣畧不能挽之以寸巽甫
雖安之如某歉何臨別賦沁園春以餞
水北洛南未嘗無人不同者時賴交情蘭臭綢繆相
好宦情雲薄得失何知夜觀論兵春原平古慷慨事
功千載期蕭如也料行囊如水只有新詩
歸兮歸去來兮我亦辦征帆非晚歸正姑蘇臺畔米
廉酒好吳松江上蓴嫩魚肥我住孤村相連一水載
月不妨時過之長亭路又何須回首折柳依依

又 丙午登多景樓和吳履齋韻

天下奇觀江浮兩山地雄一州對晴煙抹翠怒濤翻
雪離離塞草拍拍風舟春去春來潮生潮落幾度斜
陽人倚樓堪憐處恨英雄白髮空敝貂裘
淮頭虜尚虔劉誰為把中原一戰收問只今人物豈
無安石且容老子還訪浮丘鷗鷺眠沙漁樵唱晚不
管人間半點愁危欄外渺滄波無極去去歸休

又 丙午和淮安朱贊府韻以同在丙寅安陸圍中朱八十餘矣

紫金山前鐵騎圍中惟公尚知恨當時北角魚猶同
隊如今鴉鬢鷗已忘機故壘荒榛羣賢拱木疇記官
軍夜戰時不圍見獨歲寒不改老氣猶奇

嗟哉月駛舟移四十載光陰昨夢非嘆荷薪弗克秖
慙弓冶扃柴却掃絕望簪圭菌短椿長鶵微鵬巨天
分當然何足疑聞公里有磻溪堪釣盍亦云歸

又 丙午壽常丞叔

大疎歸來小阮適閑喜同此時問垂弧歷戴幾番遥
祝舉觴華旦相會良希頌以松椿酌之椒柏預卜明
年百事宜春猶淺趁雪晴梅放且和新詩
公雖厭直蘭闈如正色朝端當宁知看大廷諸老爭
推前席吾家五祖自有傳衣暖律初回要津立上卿
相時來皆可為祈公壽與東君不老南極齊輝

又 庚戌初度自賦

弧矢四方江漢一萍少年壯游嘆而今老矣秖宜野服欲何爲者還着輕裘匹馬蕭蕭孤鸞杳杳城郭重來空白頭西風裏對一番新月又荻花秋
依然千古荆州問劉表諸人還在不向亭前舉酒不堪北顧船頭擊楫忍負中流遠水長天淡煙衰草還是當時王粲樓何如且倩吳歌楚舞一洗新愁

又 月夜自和

嗟鬢鑠翁對嬋娟月懷汗漫游悵江湖幸有季鷹鱸鱠田園忍負晏子狐裘丹桂開時青蘋渺處家在三吳天盡頭庭皐靜又一番葉落天下皆秋
少年弓劒邊州驚轉首黃粱還夢不嘆悠悠千載關

山無恙滔滔一水歲月俱流鏡老菱花笳悲蘆葉新鴈數行人倚樓君知否把眉峯麼破豈爲身愁

又 中秋約僚佐觀擊圓登懷遠用前韻

喚麴生來與常娥約從太守遊把玉簫聲寄蕭關短笛霓裳曲換清塞重裘桂影飄搖桐陰立盡多少征人霜滿頭油幢暇不掀鬚一笑喜貧中秋
斗杓纔勸中州還有解聞雞起舞不看鳴弦中鵠穿楊電激飛毬戲馬策筆星流繡帽歸軍玳簪環客薄晚同登庾亮樓浮生事是幾番翫月何苦多愁

又 以雨不克登樓用前韻

麴生來言素娥寄聲偶閬苑遊問去年今夕逢余桂嶺前年今夕見子蒐裘何事塵勞啓人厭倦癡兔老蟾因縮頭宜珍重要相期後會直待來秋
休休莫舞涼州豈巫女風姨相妬不枉停歌準擬氷輪東上持盃顧纔銀漢西流一笑天慳四并時少應負珠簾十二樓呼舊業且與生酔古排遣牢愁

又 錢總幹陳公儲

百尺樓頭奇哉此翁元龍後身當壯年襟度百川鯨吸平生出處一片鷗輕冷淡逋梅淋漓旭草但見風雷筆下生荆州幙覺坐間小異乃有斯人
牙檣喜色津津正江影涵秋無點塵對白蘋黃葦且供詩卷紫薇紅藥却演絲綸舉酒延蟾倚欄聞鴈應

念征人歸尚春君王問儘不妨細說萬里戎情

嗣男 杓 編次

詞

水調歌頭 甲申春利州漕廨翫月聞琴和周昉仲顗

一段太清境誰幻出堦坳不知身住何處爽氣逼霜袍但見人間一樣似夜又還非夜棲鳥不安巢認得在塵世禁鼓二更敲

最忺看來竹底上梅梢幾家朱户不如兒女醉逢茅誰把琴聲三弄不管騷人幽趣似向曲中嘲長嘯賦赤壁有酒更無肴

又 再和

夜永厭銀燭移步下堂坳秋風昨夢少年高興鴿成

袍世上癡兒睡去歷歷江山細數孤鶚嘯危巢地靜未容去門掩不妨敲

轉巍闌低畫棟落寒梢南樓老子爭似短笛一椽茅無色界間長嘯不夜城中高卧隨意弄詩嘲洗盞要更酌爲我問佳肴

又 丙戌壽蜀閫

千一載英傑百二國山河提封幾半宇宙萬里仗天戈十乘晉軍旗鼓三歲秦関扃鎖地利屬人和位次功第一未數鄧侯何

建青油持紫荷聽黃麻乾坤整頓都了玉殿侍羲娥且醉東湖花柳却泛西湖舟楫留不住崑裁誰爲語

儒館濃墨被詩歌

又 代壽昌州守叔祖

三蜀最佳處昌是海棠州清香燕寢間暇人與地風流十萬人家壽域六七十翁兒狀眉壽祝公侯誰爲語廊廟且許冠恂留

過書雲縕幾日紀千秋祖孫卮酒相賀慶事襲箕裘自有詩書萬卷安用田園千頃松菊足優游持以壽公者梅萼伴清脩

又 丁亥重陽登益昌二郎廟樓

老子世北客家本住吳頭登臨聊復爾耳佳節懶爲酬剛被西風斷送又爲黃花牽帥草創作斯遊目力

眇無際更上一層樓

對長江流不盡古今愁憑欄正擬一笑襟抱怯於秋高處令人心悸放曠舒懷何暇好趁醒時休留取江湖量歸去醉中州

又 丁亥送方子南出蜀

行客送行客況又值新秋尊鄉此去萬里先我上扁舟三載烏奴聚首異縣鄉情對語乘月幾登樓去去遠蜀口日日望吳頭

丹青手描不就此離愁半生萍梗江漢別恨最綢繆遠水長空一色風順波平如掌厭序際天游故舊有相問猶滯劒南州

又乙未沿檄過韻壽

驟雨送行色把劒渡長淮西風咄咄怪事吹不散煙霾才是橙黃時候早似梅邊天氣寒意已相催老子尚頑耐僕馬苦虺隤

嘆平生身客路半天涯飛鴈點點曾見底事又重來回首白雲何處目送孤鴻千里去影爲徘徊籬菊漸秋色杜甕有新醅

又和吳鶴林舍人送楊帥韻

萬里長淮北青是漢時山幾年壁壘相望高枕度春閑不道草廬豪傑手袖伊吾長劒馳志在樓蘭鍾鼓令秋肅穆罰膽冰寒

詩書帥金橫帶王爲鞍天生如結數輩虜豈易江南京索成皐此際東郭韓盧俱困故老正爭看琳檄未能草馮鋏直空彈

又庚子壽制閫別尚書

峴山羊叔子江左管夷吾勳名掀揭宇宙金匱侈丹書兩載風寒卧護一柱狂瀾屹立形勢壯陪都功業笑兒輩別有大規模

看東歸遊鳳沼轉鴻樞不應廊廟人物猶佩玉麟符好是茅峯仙客更與鍾山佛子同日慶垂弧一欸共千歲永永輔皇圖

又庚子送周晞仲赴江東幙

簪裒盛元幙領袖屬英游登車攬轡餘事何止客諸侯看盡巫雲岷雪却訪廬峯溢浦砥柱賛中流百疊青山路一片白蘋洲

今日事風濤上一虛舟長江萬頃寒碧猶謂馬能浮況是眼前局面心腹憂如邊角勝著賴帷籌談笑濟時了勳業邁前修

又辛丑送胡子安赴遠安

風捲江湖浪舉足是羊腸峽山知在何處榛莽更淒涼不爲淵明五斗直爲班超萬里雅志未能忘耿耿富襟袍行計有詩囊

溯吳頭逾楚尾界畺塘從它昵昵燕語留不住征檣

芳草天涯彌望著我飛鳧來去在在可徜徉持此見劉表抵掌與談王

又甲辰中秋和傅山父韻

幻出廣寒境羅巾淨無塵素娥風格分明玉骨水爲神手攬清光盈掬眼看山河一色閱盡古今人對影且長嘯一酌矍頭春

千萬頃琉璃色楚天清庾樓衮舄何事汨汨主和賓但見老蟾無恙不管鏡圓鈞闕寒暑任相更此夕幸無雨何惜放顏釅

又幙府有和再用韻

碾就一輪玉掃盡四邊塵白乎不涅不磷千古此丰

神領畧嫌體態寂寞謫僊材調四海豈無人安得
金丹訣長駐玉顏春
鏡圓明冰樣潔水來清良宵難值如許何惜且留賓
擬喚桓伊三弄影轉盡欄西畔鍾鼓趣殘更肺腑盡
霜雪麴糵不能醺
又再和
久欲乘槎去間關幾仙塵乾坤烱烱不夜造化抑何
神誰道二分無賴到處一輪都蒲天未始私人今夕
果何夕非夏亦非春
風露下明作哲聖之清紛紛浮世代謝燕客與鴻賓
歡恨離愁盡掃謝賦鮑詩高束一梳聽嚴更爾自屋

梁落吾已醉醺醺
又送劉參向君玉歸里
薄酒長亭別飽飯故園歸兩年婉婉席上甘苦每同
之騄驥群中獨步麋鹿與前不瞬孰可與爭馳力挽
不能寸健翮遠斜飛
經營事艱難狀老天知區區塞馬得失一笑付觀碁
用則風雲萬里不用煙霞一壑兩鬢未應絲回首烏
擣外鷗鳥自忘機
又乙巳九月壽城蔡提和傅山父凱歌韻
壁壘壯西塞形勢古州來九重廟筭經遠邊隙肯輕
閑整頓金城千仞遮護風寒數處蛇豕敢當哉惆悵

倚長劒掃未盡煙埃
騎連營橋列柵木成排老酋魚釜視我孰與障吾淮
橫槊衝圍四出北府牢之何勇新進喜多才老子可
歸矣擊壤樂春臺
又幔府有和再用韻
棗頰上秋色朔漠冠南來斧螗鋒蜻芬集腥霧掃難
開細看眼前局面驚落人間七筋砥柱者誰哉熊虎
賈餘勇狐兎等輕埃
砲雷轟戈日耀陣雲排不圖風定波息談笑靜長淮
休詫穿楊妙手乘早鬧籃抽脚誰拙又誰才束起樓
蘭劒歸釣子陵臺

又戊申和八隱叔爲壽韻
壯志小鵬背萬里欲乘風馬瘠裘敝老來無復舊遊
重楚尾吳頭蜀口三十載間陳跡衮衮水之東休說
射鵰手且學釣魚翁
奚爲者聊爾耳此山中壺觴自引不妨換羽與移宮
蓬矢桑弧何事朝菌大椿皆分識破色俱空掬潤弄
明月長嘯倚青松
又再和
鴻鴈未應到可惟此番風木犀天氣何事爽逼夾衣
重長記呼韓塞下每向飛廉聲裏占見馬蹄東今且
閉門睡都不管山翁

李北平班定遠魏雲中紛紛成敗任取勳業紀南宮
幸得明朝無兩定是中宵有月莫放酒尊空起舞弄
庭葉清影伴巖松

又招八愍叔托疾再和

一番蓼花兩幾陣桂枝風杖藜多暇準擬同醉小山
重底事阮郎清致苦托休文瘦損只尺阻西東秋色
浩如許豈可欠詩翁

門前事都莫問付盃中紛紛蠻觸等耳富貴大槐宮
何惜振衣而起相與凭欄一笑抵掌共談空佳客儻
不至推枕卧雲松

又戊申送屬守赴濡須漕

締好恨不早覿面雅相知璿星樓上一見天産此英
奇功在淮梁砥柱政藹漢扶儒袴僅借寇恂菁懊惱
劒花冷手欲鱠鯨鯢
濡須塢咽喉地腹心誰公其攬轡憑軾勳業笑談為
貫索旄頭息焰斗極泰階動色歸佐太平基客有問
僕者只說在漁磯

又己酉宿撣原驛得雨

之子問行役火傘正當天酷哉幾可炙手流汗滿襟
沾僕僕長亭古道人在竹輿何似甑釜受蒸煎帝憫
蒼生熱勑下九龍淵
命豐隆驅屏翳起斐廉神工一炊黍頃爽氣遍垓埏
洗滌山河塵土轉作清涼境界物類舉醒然稽首謝
天賜伸脚快宵眠

又題臨江驛和徐意一韻

君莫厭行役易爾此非難人情無已久陰憂淒露憂
乾借得庭軒一榻忘却征塗炎暑小駐淪龍園世路
任渠險襟抱五湖寬
嘆平生環轍蹟已蒼顏梅花雪片萬里奚又縈南冠
應是江山好處猶待推排老眼天未許休官莫憶故
園竹日日報平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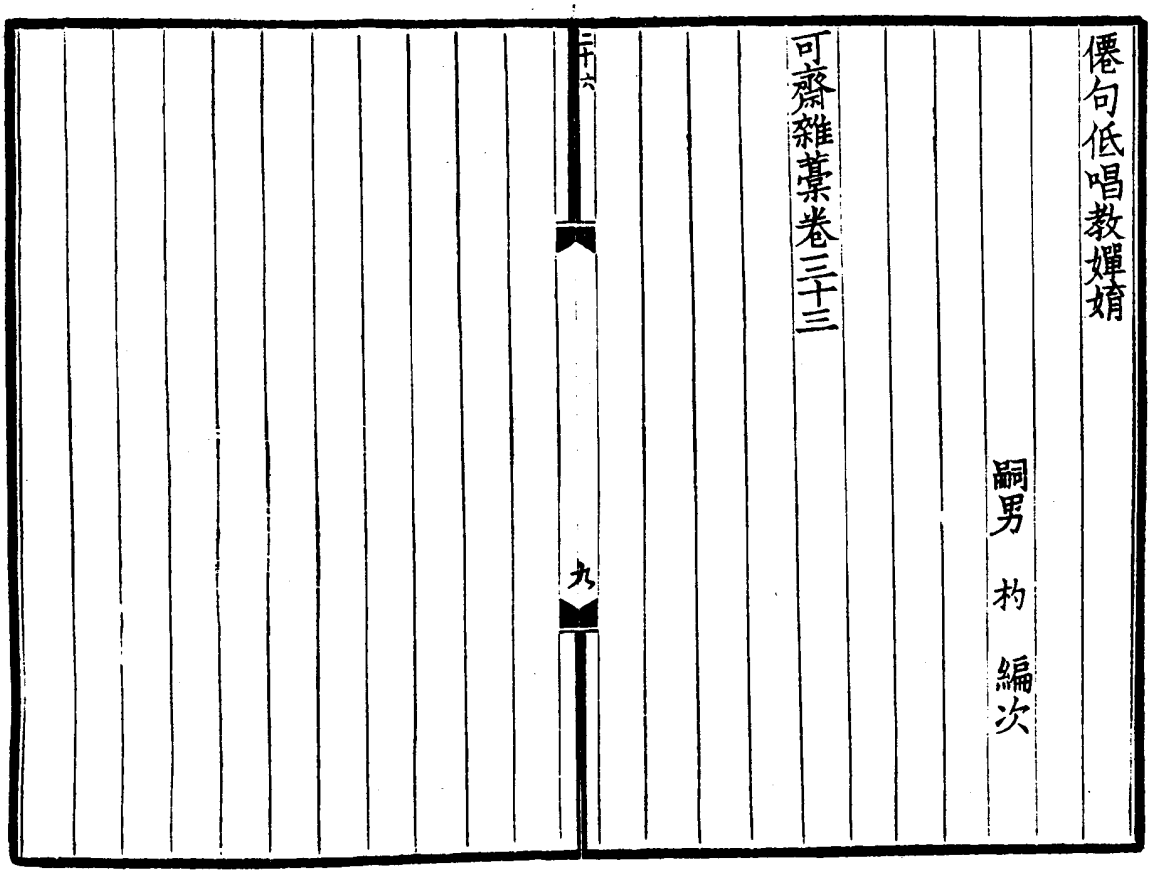
又庚戌壽靜齋叔

喬木老盤谷仙李盛峨岷參橫井轉月邊猶賴有長
星沙幕一片玉壺氷

庚傳得毋溪正泝更是平庵宅相夷路早鑒英十載
題輿了千萬里盡雲津渚宮小駐不妨談笑對秋城
西去憑熊駕駟東下握蘭持槳袞袞看崢嶸願借鷲
峯柱歲以壽金觥

又辛亥中秋和陳次賈用坡仙韻

萬里淨無翳一鏡獨當天老蟾癡兔頑甚閱世幾何
年任爾炎涼千變不改山河一色爽氣逼人寒何必
乘槎去直到斗牛間
歎常娥元不嫁只孤眠古今遺恨不能長似此宵圓
我有竹溪茅舍辦取金風玉露一笑四并全細和坡


僊句低唱教嬋婧
嗣男杓編次
可齋雜槀卷三十三
二十六
九

詞

蒲江紅 丁丑登均州武當山

鎮日山行人倦也馬還無力遊歷處總堪圖畫足供吟筆澗水綠中聲漱玉嶺雲白外光浮碧信野花啼鳥一般春今方識

真可羨林泉客真可嘆塵埃役想希夷冷笑我曹蹤跡七十二峯神物境幾千萬聲仙人室待身名辦了却歸來相尋覓

又 甲申春侍親來利州道間

衮衮青春都只恁堂堂過了纔解得一分春思一分

春惱兒態尚眠庭院柳夢魂已入池塘草問不知春意到花梢深多少

花正似人人小人應似年年好柰吳帆望斷秦關聲杳不恨碧雲遮鴈絶只愁紅雨催鶯老最苦是茅店月明時雞聲曉

又 甲申壽蜀閫

天顧坤維煩紫氣來從南斗鞭纔定匆匆塞上詠薇吟柳少借日邊霖雨望教知天下風雲手聽吾民爭說近年無前朝有

平安夜舒長晝笳鼓靜笙歌奏記西湖五月藕花時候待把鴈門冠帶了歸來麟閣冊青舊放蜀山萬點

入樽罍爲君壽

又 甲午宜興賦僧舍墨梅

姑射山人僊去後唯存標格猶賴有墨池老手草玄能白留得歲寒風骨在豈煩造化栽培力有世間肉眼莫教看非渠識

元不夜枝何月元未臙花何雪最孤高不受多情輕折只有暗香天靳予黃金作指難爲術更若將解語付真真空成色

又 丁未初度自賦

老去生涯都付與一丘一壑功名事慙非好手幾逢危着走馬鬬雞年少趣推牛釃酒軍中樂到而今渾

似夢中看休休莫

江湖路西風惡霄漢志秋雲薄更那堪州鐵鑄成重錯當貴買臣毋足羨知非伯玉眞能覺問心期應有海翁鷗山人鶴

又 八魄叔和再用韻

竹馬同游平生志相期霄壑今老矣儒冠寧誤戎裝徒着捲起鯨鯢江海事放教禽鳥山林樂問尚堪舞劒渡河無公應莫

粟可飯衣從惡秫可酒茶勝薄但此身長健老天不錯竹院畫閑參內景蒲團夜坐披圓覺願此生無愧北山徐西湖鶴

又 再和

小小池亭髣髴似洛川巖壑天付與老身游戲餘生
喫着贐喜酒能消世慮酲疑書解妨人樂聽兩翁白
雪寄新詞愁言莫
毋自嘆萬萊惡甘自味蘧鹽薄對亂花叢竹翠紅交
錯元亮悅聞親友話義之常恐兒曹覺望碧雲休憶
女乘鸞人騎鶴

又 再和

既作閑人便應付此身溝壑不應更將愁半點寸心
中着責子淵明徒自苦憂君范老何時樂縱一嘲一
詠欲奚為何如莫

不自鄙葵蔬惡還肯薦芧柴薄任侯門海陸雜陳珍
錯有暇盍聯車騎過相忘勿遣詩情覺怕家僮無處
買蓴鱸烹琴鶴

賀新郎 甲申代親庭送崔菊坡出蜀

萬里歸朝去倚江亭綠波碧色一川晴絮羸得威名
留草木玉壘雪山高處未應減平淮裝度見說金甌
書字久待公來便作商巖雨休忘却蜀都賦
旌旗回首春城暮聽檣頭飛燕似把人情低訴兩兩
三三鷗鷺裏拍拍船兒一羽箑惟有清芬載取百萬
人家兒樣戀恨柳風不為留連住離夢遶沙隄路

又 己丑為親庭壽

滿酌荊州酒望萊庭斑衣拜祝俾吾親壽玉水雪樓
游宦地近訪甘棠依舊逢父老頌聲盈口爭道蜀邊
勞數載也真宜略伴雲橫岫小兒輩任成否
東皐十月梅開後想親朋團欒一笑從容觴豆塞上
弓刀成底事不過腰金如斗箕不直淵明株柳只恐
鯨鯢無計取更須煩綠野持竿手看勳業國長久

又 庚戌和薛制參賦雪韻

將謂霏微雨恍朝來虛簷生白寒侵冒絮擬和鹽花
凌謝韞巧思酬成金注誰寄我雪車氷柱釀熟羊羔
爐擁獸羨畫樓金帳調宮羽人應共迴風舞
園場校徧淮雲暮記當時銀柸縞帶網禽罝兎老去

不禁鞍馬力獨對愁吟似甫問一棹剡溪何處願與
鐵衣春解戍把梁園舊話供兒語孤梅外夢蒐度

又 再和

繞過黃花雨問長堤依依萬柳未春何絮一目河山
銀幻出驚詫夜光流注巍觀矗玉為雲柱風捲寒蘆
迷過鴈渺滄波莫認沙鷗羽千萬蝶空中舞
覇橋寂寞前溪暮聳詩肩霜裘擁貉月毫揮兎記得
梅奴曾索笑解珮如逢交甫今孤壘寒煙深處休說
鵝池平蔡事慶新年一稔驩相語持大白勿虛度

又 辛亥初度自賦

幸得閑中趣問何為倏踰桂嶺重來荊渚喚醒門前

弧矢夢鈎月相輝初度謾羞聽軍中鼙鼓馬上弓刀
成底事僅平明旆入襄州去能不愧古羊杜
此生何以酬明主悵新來鬢毛添白衰容如許三萬
貔貅齊賈勇好為一清狐兎看柳色大堤如故世事
付之盃酒外那暮邊得失都休語來共看鴈兒舞

念奴嬌 壬午徽州道間

黃梅過雨望隔林一縷長煙浮碧亟擁征鞍尋午夢
卧看青山排闥掃户風清拂簷雲淡爽氣生蕭鬢黃
梁驚覺子規枝上啼徹
堪羨麥熟蠶成酒香雞嫩風味農家別幸有住山供
活計何苦江湖南北菊老陶園瓜荒邵圃空負千時

策洛陽三項勝如金印六國

又見鄭文昌于上相

平生宦海是幾番風雨幾番霜雪綠野來歸身強健
鏡裏微添華髮劒東牀頭書尋架上富貴輕於葉南
坡石竹年來尤更清絶
好是梅塢松關對湘溪一曲翠屏千疊柱杖籃輿詩
卷裏尚小東山勳業只恐鷗盟難忘鶴怨未是閑時
節片雲收却照人依舊明月

又丙午和朱希真老來可喜韻

云胡不喜得抽脚籃中安身局外世路風濤都歷遍
幾度眉攢心碎八尺籐床二升粟飯方寸恢餘地酸
雲覆雨從伊造物兒戲
不見刻木牽絲雞皮鶴髮弄罷寂無事隨分風光堪
領略聊放踈往此子劉項雌雄跖顏脩短無彼亦無
此茅簷高卧不知春到花底

又己酉振鷺驛和黃茶坡韻

浮生如寄嘆征塵驅我擔簦西去煙嶂雲屏相迎送
幾幅鵝溪縑素揮汗流金飲冰漱玉桃葉呼前渡若
將有意道傍一驚延竚
細讀壁上龍蛇太丘筆在更着茶坡句樽酒十年今
白髮不改江流東注勝槩難逢旅懷易動信美非吾
土恨無六翮長風萬里高舉

滿庭芳 丙午登多景樓和王總侍韻

浪拍金鼇春浮鐵甕氣清天朗如秋江皐無事飛蓋
強追游萬頃蒲蓍光裏風檣共塔影悠悠人間事年
華似擲一水與俱流
綢繆千古恨紛紛離合晉宋曹劉望長安何處落照
西頭往事蒼苔陳迹夷吾在吾屬何愁清樽畔誰能
爲我一曲舞梁州

又丙午宜興山閒

山接平蕪煙橫遠墅脩眉淡抹晴粧菊梅交際天未
十分霜幾許無窮秋思空凝竚衰柳斜陽溪頭路黃
蘆一片兎鴈兩三行

平章風景似畫圖一幅着我徜徉山中無事聊爾適吾往不用登臨感槩青帘外新酒堪嘗何爲者東家宋玉千古嘆淒涼

瑞鶴仙 戊申初度自韻

百年過半也悵壯心零落鬢星星也風兒漸凉也近中秋月兒又初生也田園暇也饗鑠哉是翁也記當時弧矢垂門孤負四方志也休也牙籤插架玉帳持麾揔成非也浮生夢也皇皇欲奚爲也趁身閑隨分瓮衣淡飯一笑又何妨也問神仙底處蓬萊醉鄉是也

喜遷鶯 乙未中秋同諸北客酌月于潁州之南樓

輕雲暮捲望澄空如水千里一碧菱鏡冰懸桂輪玉碾喜見中原秋色老蟾烱烱無翳閱盡塵寰今昔堪恨處度霓裳曾到長生宮闕

坐客休嘆息看此清光天豈限南北便好乘風爲持玉斧修取山河如一西湖舊時花草會遭嫦娥重識從今去舉太平酺事長如今夕

聲聲慢 賦紅梅

紅綃剪就絳蠟鎔成天然一種仙姿竹外家風凄凉儉薄爲宜東君苦憐消瘦強教伊傅粉勻脂較量盡勝夭桃輕俗繁杏麤肥

好是新粧雅態對踈蟾淡淡薄霧霏霏迥出紅塵輕盈玉骨冰肌猶嫌汚人顏色誰云似虢國娥眉香韻別怕蒲園蜂蝶未知

又 和韻賦江梅

脩潔孤高凌霜傲雪瀟然塵外丰姿一白無瑕玉堂茅舍俱宜飄飄羽衣縞袂都不染富貴膏脂調羹事看水邊清瘦雨後紅肥

偏愛春工尚淺向南枝信透東閣香霏翠袖猶寒不禁弱質柔肌渾如故人邂逅聊相與一笑開眉歸去晚任簾櫳深閉未知

青玉案 癸未道間

棲鴉啼破煙林暝把旅夢俄驚醒猛拍征鞍登小嶺峰回路轉月明人靜幻出清凉境

馬蹄踏碎瓊瑤影任露壓巾紗未炊整負看前山雲隱隱翠微深處有人家否試擊柴扉問

又 丁未壽八臆叔

去年曾借梅爲壽轉眼垂弧小春又一笑巡簷清影瘦雪邊聊且收香藏白少俟融和透

新來東閣高吟就金鼎家聲自依舊喚取玉妃重舉酒百花頭上一枝芳信終屬東君手

好事近 甲申春益昌作

春在粉墻西墻裏不知春色惟有桃花一樹似故園曾識

晚來携客上南樓山外又山隔準擬清明何處問東風知得

柳梢青 丙戌送陳仁父赴班

萬里青天西來後我先我東歸夜月鞭箠春風幕府鵷薦爭推
孟行到手休辭道秋菊春蘭有時若到松江莫驚鷗鷺記取坡詞

虞美人 己亥春

韶華只隔窻兒外病起昏於醉花開花落總相忘惟有夢隨胡蝶趁春忙
故園芳草應如舊只恨人消瘦擬憑飛燕語歸期拚

却牡丹開了有酴釄

減字木蘭花 丙午和朱希真韻

無可不可還你天公還我我味觸聲香盡付莊周蝶滿床
謾天不過留取心機休用破浮名明窻樂取閑中日月長

又再和

如何則可我亦不知其謂我隱几焚香對酒一壺書一床
知仁觀過渾沌翻憐誰鑿破寄傲南窻堪羨淵明滋味長

西江月 宜興山閣即事

不暖不寒天氣無思無慮山人竹窻時聽野禽鳴更有松風成韻
竟日蒲團打坐有時藜杖閑行呼童開酒薦盃羹欲睡携書就枕

又再和

排遣新寒有酒追尋舊隱無人四山朔吹又冬鳴吹
送午鍾餘韻過眼霜高木落寄心月駛雲行歸歟閉户飽蒸羹世事華胥一枕

糖多令 庚戌六月赴荊閫宿江亭

楓荻響颼颼長江六月秋二十年重到沙頭城郭人民那似舊曾識面兩三鷗
落日且登樓英雄休淨流望黃旗王氣東浮借問煙蕪莽莽處還莫是古襄州

點絳唇 辛亥餞陳次賈歸

懶上巍樓楚江一望天無際漫游萍寄莫挽東流水
一片秋光直到山陰里人還記戍邊歸未更憶鱸魚美

摸魚兒 送寶制幹赴漕赴班

趁西風且登黃鶴揮毫先奏秋賦燕山桂種清芬在
人物翩翩如許堪羨處長安近蟾宮相繼金閨步佳哉盛舉看精淬龍泉厚培鵬背自此要津去

荊州事多幸鄉情相予幾番燈析基墅轉頭江闊輕帆速夢入吳松鷗鷺君記取舊王粲曾言信美非吾土故人相語爲細數艱難鬢滿頭雪白無奈戍邊苦

又壬子初度

對垂弧引觴一笑凄涼薄分天賦丁年馳騖弓刀後報國孤忠自許堪嘆處今老矣強顏循踵邯鄲步安能遠舉謾目送征鴻夢勞胡蝶無計便歸去

清閑祿舊說天公靳予何時松菊村墅生非燕頷爲看相豈是觚稜鵷鷺收拾取休直似文淵定遠空懷土阿戎可語待乞得身還犀伊世累甘受作詩苦

朝中措送管順甫赴漕

少年隨分賦鸚洲得意桂花秋今日送君行色夢和月到南樓

祠名仲父辭華季子香滿南州勉力中流擊楫直須連釣鰲頭

齊天樂壬子和陳次賈爲壽韻

今年塞上秋來早鼎街尚餘羌曜舉目關河驚心弧矢顧我豈堪戎纛幾番鳳誥愧保障何功恩隆旒藻笑指呼鷹露花煙草憶劉表

頭顱如許相與歲寒猶賴有白髮公道對月懷人臨風訪古往事淒涼難考何時是了莫馳志伊吾貪名清廟松菊歸來稽山招此老

八聲甘州壬子餞帥機沈好問

正蓴鱸佳夢繞吳鄉牙檣忍輕離向仲宣樓上凭高舉酒幾共燈基曾記少陵留詠出幙合持麾飛蓋長安去華貫平躋

好是倚門迎笑恰野堂雲壑菊後梅時慶鳳雛新長携手奉萊衣撫孤松絕勝細柳念征人徒老玉關西歸來也幅巾藜杖辦取追隨

又壬子九日約諸幙客游龍山

領青油車騎出郊坰來遊晉龍山喜水天澄霽稻畦鎌淨榆塞戈閑登高謾醻佳節一笑破蒼顏賸泛茱萸菊盃莫留殘

休說參軍往事意當時凝眺不到長安賴座間小異豪氣耽麈衰到如今秖成佳話記封姨曾駕衆賓懽吾曹事有如此酒要共彈冠

又自和

悵浮生俯仰迹成空依然此江山對秋容如畫天長鴈度水闊鷗閑追游未甘老態憑酒借紅顏歸騎斜陽外柳老荷殘

幸對黃花時節喜賓朋晤語烽火平安僅風巾一笑名尚滿人寰要流芳相期千載肯區區徒戀片時懽姑聊爾招呼楚調慰藉南冠

蒲庭芳壬子謝呂馬帥送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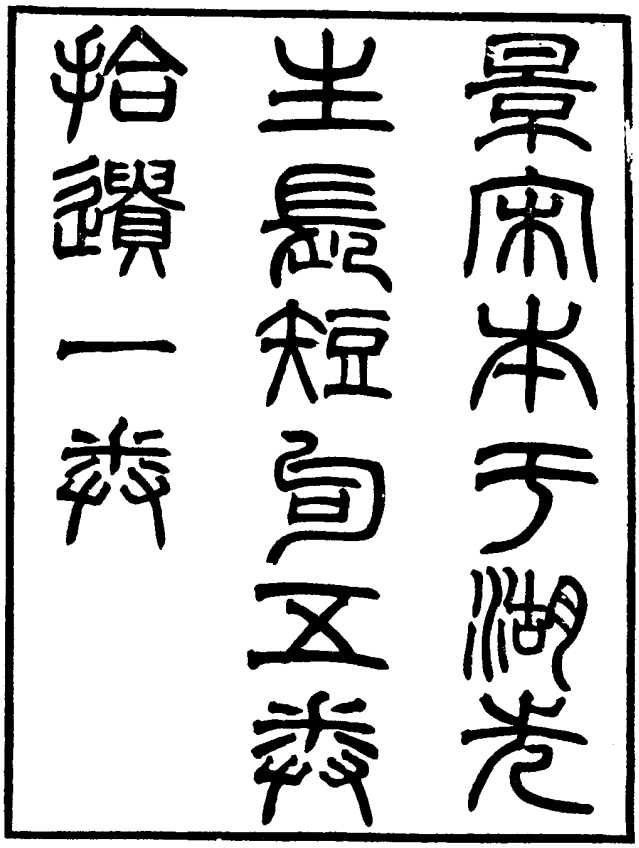
八足橫戈一身衷甲將軍致爾來前呼僮解縛亟薦
澤虞鮮族類橫行草地今駢首鼎鑊連連荆江上不
圖霜後風味似吳天
晴川千里外分甘遺遠多謝勤拳對香椷新酒一洗
腥羶慰我吟情歸思都忘却張孟鱸鯿持螯了老饕
作賦佳話楚鄉傳

嗣男杓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三十四

景宋本

于湖先生長短句



景定嚴州續志　卷之一

張紫微雅詞序

昔東坡見少游上已遊金明池詩有簫幙千家錦繡垂之句曰學士又入小石調矣世人不察便謂其詩似詞不知坡之此言蓋有深意夫鏤玉雕瓊裁花剪葉唐末詞人非不美也然粉澤之工反累正氣東坡慮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後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無一毫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也　于湖紫微張公之詞同一關鍵始公以妙年射策甹天下不數歲入直中書　帝將大用之未幾出守四郡多在三湖七澤間何哉衛謂茲地自屈賈題品以來唐人所作不過柳枝竹枝詞而已豈　以物色分留我公要與大江東去之詞相為雄長故建牙之地不於此而於彼也歟建安劉溫父博雅好事於公文章翰墨尤所愛重片言隻字莫不珍藏既裒次為法帖又別集樂府一編屬予序之以冠于首衛嘗獲從公游見公平昔為詞未嘗著藁筆酣興健頃刻即成初若不經意反復究觀未有一字無來處如歌頭凱歌登無盡藏岳陽樓諸曲所謂駿發

踔厲寓以詩人句法者也自仇池仙去能繼其
軌者非公其誰與哉覽者擊節當以予為知言
乾道辛卯六月望日陳郡湯衡撰

于湖先生雅詞序

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
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
少游詩如詞才之難全也豈前輩猶不免耶
紫微張公孝祥姓字風雷於一世辭彩日星於
群囷其出入皇王縱橫禮樂固已見於萬言之
陛對其判花視草演絲為綸固已形於尺一之
詔書至於託物寄情弄翰戲墨融取樂府之遺
意鑄為毫端之妙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散落
人間今不知其幾也比遊荊湖間得公于湖集

所作長短句凡數百篇讀之泠然灑然真非煙
火食人辭語予雖不及識荊然其瀟散出塵之
姿自在如神之筆邁往凌雲之氣猶可以想見
也使天假之年被之聲歌薦之郊廟當其英華
韶護間作而遹奏非特如是而已一日鳳鳥去
千年梁木摧予深為公惜也于湖者公之
別號也昔陳季常晦其名自稱為龍丘子嘗作
無愁可解東坡為之序引世之不知者遂以龍
丘為東坡之號予故表而出之乾道辛卯仲冬
朔日建安陳應行季陸序

于湖先生長短句目録

狀元張　孝祥　安國　撰

第一卷

六州歌頭 大石調 一首 水調歌頭 大石調 十三首

念奴嬌 大石調 四首 湘江紅 仙呂調 四首

定風波 商調 一首 木蘭花慢 高平調 三首

第二卷

雨中花 雙調 二首 水龍吟 越調 二首

多麗 中呂調 一首 蝶戀花 商調 二首

訴衷情 商調 一首 鷓鴣天 大石調 十三首

眼兒媚 中呂調 一首

第三卷

虞美人 正宮 四首 鵲橋仙 仙呂調 七首

踏莎行 中呂調 六首 菩薩蠻 正平調 七首

生查子 中呂調 一首 臨江仙 仙呂調 二首

二郎神 林鐘商 一首

第四卷

浣溪沙 黃鐘宮 十八首 西江月 中呂宮 九首

減字木蘭花 仙呂調 六首 醉落魄 仙呂調 一首

憶秦娥 黃鐘宮 二首 念奴嬌 大石調 一首

浣溪沙 黃鐘宮 一首 柳梢青 中呂宮 一首

第五卷

醜奴兒 大石調 四首 黠絳唇 仙呂調 二首

卜算子 高平調 二首 南歌子 轉調 二首

望江南 大石調 二首 柳梢青 中呂宮 二首

鳳棲梧 商調 一首 瑞鷓鴣 般涉調 一首

青玉案 正平調 一首 南鄉子 雙調 一首

清平樂 正宮 三首 霜天曉角 越調 一首

歸自遙 高平調 三首 醜奴兒 大石調 一首

蝶戀花 商調 一首

于湖先生長短句目録終

六州歌頭

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
黯銷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弦
歌地亦羶腥隔水氈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
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遺人驚
念腰間箭匣中劒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
壯歲將零渺神京千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
冠蓋使紛馳驚若為情聞道中原遺老長南望
羽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水調歌頭 凱歌奉寄湖南安撫舍人劉公

猩鬼嘯篁竹玉帳夜分弓少年荆楚劒客突騎
錦襜紅千里風飛雷厲四校星流彗掃蕭斧挫
春葱談笑青油幕日奏捷書同 詩書帥黄閣
老黑頭公家傳鴻寶秘略小試不言功聞道壘
書頻下看即沙堤歸去帷幄且從容君王自神
武一舉朔庭空

又 與翰才子同登金山江平如席月白如晝

安國賦此調

江山自雄麗風露與高寒寄賤月姊借我玉鑑
此中看幽壑魚龍悲嘯倒影星辰搖動海氣夜
漫漫湧起白雲闕危駐紫金山 表獨立飛霞
珮切雲冠漱冰濯雪眇視萬里一毫端回首三
山何處聞道群仙笑我要我欲俱還揮手從此
去翳鳳更驂鸞

又 江德邵作無盡藏樓於樓霞之閣取王
局老仙遺意張安國過為賦此詞

淮楚襟帶地雲夢澤南州滄江翠壁佳處突兀
起紅樓憑仗使君留次為問仙翁何在長嘯俯
清秋試遣吹簫看騎鶴恐来遊 欲乘風凌萬
頃泛扁舟山高月小霜露既降凜不能留一

弔周郎羽扇尚想曹公橫槊興廢兩悠悠此意
無盡藏分付水東流

又 帥靜江作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江南驛使未到梅蘂
透春心繁會九衢三市縹緲層樓疊觀雪片一
冬深自是清涼國不遣瘴塵侵 溪山好青羅
帶碧玉簪平沙細浪欲盡陡起忽千尋家種黄
柑丹荔戶拾明珠翠羽簫鼓夜沉沉莫問驂鸞
事有酒且頻斟

又 桂林中秋作

今夕復何夕此地過中秋賞心亭上喚客追憶
去年遊千里江山如畫萬井笙歌不夜挾路看
鼇頭玉界湧銀闕珠箔捲瓊鉤　取風去忽吹
到嶺南州去年明月依舊還照我登樓　下水
明沙淨樓外參橫斗轉撥首思悠悠老子興不
淺聊復少淹留

又過瀟湘作

濯足夜灘急稀髮北風涼吳山楚澤行盡只欠
到瀟湘買得扁舟歸去此事天公付我六月下
滄浪蟬蛻塵埃外蝶夢水雲鄉　製荷衣紉蘭
珮把萍房相妃起舞一笑撫瑟奏清商喚起九
歌忠憤拂拭三閭文字還與日爭光莫遣兜蕸
覺此樂未渠央

又

艤棹太湖岸天與水相連垂虹亭上五年不到
故依然洗我征塵三斗快挹商颸千里鷗鷺亦
翩翩身在水晶闕真作馭風仙　望中秋無五
日月還圓倚欄清唱孤發驚起蟄龍眠欲酹鴟
夷西子未辦當年功業空繫五湖船不用如餘
事鱸鱠正甘鮮

又閩采石戰勝

雪洗虜塵靜風約楚雲留何人為寫悲壯吹角
古城樓湖海平生豪氣關塞如今風景剪燭看
吳鈎賸喜燐犀處駭浪與天浮　憶當年周與
謝富春秋小喬初嫁香囊猶在功業故優游赤
岸磯頭落照淝水橋邊衰草渺渺喚人愁我欲
乘風去擊楫誓中流

又

天上掌綸手閶外折衝才發蹤指示平蕩全楚
息氛埃緩帶輕裘多暇燕寢森嚴兵衛香篆裊
徘徊襦袴見歌詠桃李藉栽培　紫泥封天筆
潤日邊來趣裝入覲行矣歸去作鹽梅祖帳不
須遮道看取眉間一點喜氣入尊罍此去沙堤
路平步上三台

又

隆中三顧客屯上一編書英雄當日感會餘事
了寰區千載神交二子一笑渺然於世却顧駕
柴車常憶淮南岸耕釣混樵漁　忽扁舟凌駭
浪到三吳綸巾羽扇笑容與列仙如豈為蓴羹
鱸鱠便挂衣冠神武此興渺江湖舉酒對明月

高哉紫霞裾

又隱靜山中大雨

青嶂度雲氣幽壑舞迴風山神助我奇觀喚起碧霄龍電掣金虵千丈霆震靈鼉萬疊洶欲崩空誰瀉銀河水散入寶蓮宮　坐中客凌積翠看奔洪人間應失匕箸高處獨從容洗盡平生塵土濶及無邊焦槁造物不言功天宇忽開霽日在五雲東

又送謝倅之臨安

客裏送行客常苦不勝情見公秣馬東去底事却欣、不為青氈俯拾自是公家舊物何必更關心且喜謝安石重起為蒼生　聖天子方側席選豪英日邊仍有知己應剡薦章閒好把又經武畧換取碧幢紅旆談笑掃胡塵勳業在此舉莫厭短長亭

又送劉帥趙朝

鼇禁輟頗牧熊軾賴龔黃一時林莽千險蠭午要驅攘金版云韜初試烟欽山空野迥低草見牛羊旒纊釋南顧戈甲濯銀潢　玉書下褒懿績促蕃裝帝衷天近紅旆東去帶朝陽登輔五

雲丹陛迴首楚樓千里遺愛滿瀟湘應記依劉客曾此棒離觴

念奴嬌　過洞庭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着我扁舟一葉素月分輝銀河共影表裏俱澄徹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　應念嶺海經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短髮蕭騷襟袖冷穩泛滄浪空濶盡挹西山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扣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

又欲雪呈永漕

朔風吹雨送淒涼天氣垂、欲雪萬里南荒霧滿弱水蓬萊相接凍合龍岡寒侵銅柱碧海水漸結憑高獨嘯問君何處炎熱　家住楚尾吳頭歸期猶未對此驚時節憶得年時貂帽煖鐵馬千群觀獵狐兔成車笠歌震地歸踏層城月持盃且醉不須北望淒切

又再用韻呈朱丈

繡衣使者度郢中絕唱陽春白雪人物應須天上去一日君恩三接粉署香濃宮林錦重便把絲綸結片心如水不教炙手成熱　還記嶺海

相從長松千丈映我秋竿節忍凍推敲清興滿
風裏烏巾獵㸚只要東歸心入夢㸚泛寒江
月不因蓴鱠白頭親望真切

又 仲欽提刑仲冬行邊漫呈小詞以備鼓吹之闕

弓刀陌上過蠻煙瘴雨朔雲邊雪暮府橫驅三
萬里一把平安遥接方丈三韓西山八詔慕義
羞椎結梯航入貢路經頭痛身熱 今代文武
通人青霄不上却把南州節麾馬秋肥鵰力健
應看名王宵獵壯士長歌故人一笑趁得梅花
月王春奏記便須平步清切

滿江紅 思歸寄柳州林守

秋滿離原瘴雲淨曉山如簇動遠思空江小艇
高丘喬木策㸚西風雙鬢底暉㸚寒日朱欄曲
試側身回首望京華迷南北 思歸夢天邊鵲
游宦事蕉中鹿想一年好處砌紅堆緑羅帕分
甘霜落齒氷盤剥芡珠盈掬倩春纖縷膾擣香
蘘新篘熟

又

秋滿衡皐烟蕪外吳山遥碧風乍起蘭舟不住
浪花如席離岸櫓聲驚漸遠盈襟淚點凄猶滴
問此情能有幾人知新相識 追往事懽連夕
經舊館人非昔把輕觴淺笑細思量紅葉題詩
誰與寄青樓薄幸今遺迹但長洲茂苑草凄㸚
愁如織

定風波

鈴索妝聲夜未央起尋花影步迴廊莫道嶺南
冬更煖君看梅花如雪月如霜 見說墻西歌
吹好玉人夾坐勸飛觴老子婆娑成獨冷誰省
自挑寒灺自添香

木蘭花

送歸雲去鴈澹寒彩滿溪樓正珮解湘腰釵孤
楚髻鸞鏡分釵凝睛望行處路但疎煙遠樹織
離憂惟有樓前溪水伴人清淚長流 霜華夜
永逼衾裯喚誰換衣篝念粉館重來芳塵未掃
爭忍嬉遊情知悶來殢酒柰迴腸不醉只添愁
黙㸚無言竟日斷魂雙鷰南州

又

紫簫吹散後恨燕子只空樓念壁月長虧玉簪
中斷覆水難收青鸞送碧雲句道霞高霧鎖不
堪憂情與文梭共織怨隨宮葉同流 人間天

上兩悠、暗淚灑燈籌記谷口園林當時驛舍
夢裏曾遊雲屏低問笑語柰醉時言語醒時愁
擬把菱花一半試尋高價皇州

又

擁貔貅萬騎聚千里鐵衣寒正玉帳連雲油幢
映日飛箭天山錦城啟方面重對籌壺盡日雅
歌閑休遣沙場虜騎尚餘足馬空還　那看更
值春殘斟綠醑對朱顏正宿雨催紅和風換翠
梅小香慳牙旗漸西去也望梁州故壘暮雲間
休使佳人斂黛斷腸低唱陽關

于湖先生長短句卷第一

雨中花

一葉凌波十里御風烟鬟霧鬢蕭簫認得江皐玉珮水館冰綃秋靜明霞乍吐夜涼宿霧初消恨徼蘭不語少進還收竚立超揺　神交冉冉愁思盈盈斷魂欲遣誰招猶似待青鸞傳信鳥鵲成橋悵望眙仙琴疊忍看翡翠蘭苕夢回人遠紅雲一片天際笙簫

又

一舸凌風斗酒酹江翩然乘興東游欲吐平生孤憤壯氣横秋浩蕩錦囊詩卷從容玉帳兵籌有當時橋下取履仙翁談笑同舟　先賢濟世偶耳功名事成豈為封留何況我君恩深重欲報無由長望東南氣王從教西北雲浮斷鴻萬里不堪回首赤縣神州

水龍吟過浯溪

平生只說浯溪斜陽喚渡秋舡繫月華未吐波光不動新涼如水長嘯一聲山鳴谷應栖禽驚起自顏元者後水流花謝當年事無人記　須信兩賢不死駕飛車時游此地漫郎宅裏中興碑下應留屐齒酹我清尊洗君孤憤來同一醉待相期把袂清都歸路騎鶴去三千歲

又望九華作

竹輿曉入青陽細風涼月天如洗峯回路轉雲舒霧卷了非人世轉就丹砂鑄成金鼎碧光相倚料天關虎守箕疇龍負開神祕留茲地　縹緲朱幢羽衛望蓬萊初無弱水仙人拍手山頭笑我塵埃滿袂春瓊瑶房霧迷芝圃昔遊都記悵世緣未了忽忽又去空疑竚煙霄裏

多麗

景蕭疎楚江那更高秋遠連天茫茫都是敗蘆枯蓼汀洲認炊煙幾家蝸舍映夕照一簇漁舟去國雖遥寧親漸近數峯青處是吾州便乘取波平風靜筌棹且夷猶關情有冥鴻去鷹拍軽鷗　忽追思當年往事惹起無恨羈愁拄笏朝來多爽氣秉燭夜永足清游翠袖香寒朱絃韻悄無情江水只東流栖棲晚清商哀怨還聽隔舡謳無言夕餘霞散綺烟際帆收

蝶戀花

漢：飛来雙屬玉一片秋光染就瀟湘緑雪轉

寒蘆花蓼、晚風細起波紋縠　落日孤雲歸意促小倚蓬窓寫作思歸曲過盡碧灣三十六扁舟只在灘頭宿

訴衷情　中秋不見月

晚烟斜日思悠、西北有高樓十分準擬明月還似去年遊　揮玉麈捲銀鈎喚新愁逼娥貪共暮雨朝雲忘了中秋

鷓鴣天　上母夫人壽

阿母蟠桃不記春長沙星裏壽星明金花羅紙新裁詔貝葉旁行別授經同犬子祝龜齡天教二老髯長青明年今日稱觴處更有孫枝滿謝庭

又　餞劉共甫

憶昔追遊翰墨場武夷仙伯較文章琅函奏號銀臺省禮筆書名御苑墻經十載過三湘橫眉麗錦照傳觴醉餘吐出胷中墨只欠彭宣到後堂

又　同前

玉殿西頭白玉堂湘江東畔碧油幢北辰躔次添星象南國山川解印章隨步武借恩光送公歸趣舍人裝他年若肯傳衣鉢今日先須醻此觴

又送錢史君守橫州

舞鳳飛龍五百年盡將錦繡裹山川王家券冊諸孫嗣主第笙歌故國傳居玉鉉擁金蟬祇今門戶慶綿聯君侯合侍明光殿且作橫槎海上仙

又　仲欽提刑行部萬里閱四月而後來歸輒奉疏果為太夫人壽

去日清霜菊滿叢歸來高柳絮纏空長驅萬里山收瘴徑度層波海不風陰德偏嶺西東天教慈母壽無窮遥知今日稱觴處衣綵還將衣繡同

又

楚、吾家千里駒老人心事正關渠風流合是皆墀玉愛惜真如掌上珠紆綠綬薦芳壺老人還醉弟兄扶閒將何物為見壽付與家傳萬卷書

又上元啓醻

詠徹瓊章夜向闌天移星斗下人間九光倒影騰青簡一氣回春達絳壇瞻北闕祝南山遥知

仙仗簇清班何人曾侍傳柑燕翡翠簫開識聖顏

又同前

子夜封章扣紫清五霞深裏珮環聲驛傳風火龍鸞舞步入烟霄孔翠迎珮簡重羽衣輕金章雙引到通明三湘五笥同民樂萬歲千秋與帝齡

又

瞻蹕門前識箇人香車油壁照雕輪短襟衫子新來棹四直冠兒內樣新秋色淨曉粧勻不知

何事在風塵主公若也憐幽獨帶取妖嬈上玉宸

又

憶昔彤庭望日華忽丶枯筆夢生花麝輪袍曲聽新奏風送銀灣犯斗槎追往事及新瓜飛蓬何事及蘭麻一江湘水流餘潤千里河堤築淺沙

又

可意黃花人不知黃花標格世間稀園葵裏露迎朝日檻菊迎霜媚夕霏芍藥好是金綵綠藤

紅刺引薔薇姚家別有神仙品似着天香染御衣

又

割鞿難留乘馬東花枝爭看鬉長紅袞衣空使斯民戀綠竹誰歌入相同回武事致年豐幾多遺恨在湘中深知楚水楓林下不似初聞長樂鍾

又

又向荊州住半年西風催放五湖舡來時露菊團金顆去日池荷剪綠錢斟別酒扣離絃一時

實從最多賢今宵拚醉花迷坐後夜相思月滿川

眼兒媚

曉來江上荻花秋做弄箇離愁半竿殘日兩行珠淚一葉扁舟須知此去應難遇直待醉方休如今眼底明朝心上後日眉頭

于湖先生長短句卷第二

于湖先生長短句卷第三

虞美人

盧敖夫婦驂鸞侶相敬如賓主森然蘭玉滿罇前案舉齊眉樂事看年年我家白髮雙垂雪已是經年別今宵歸夢楚江濱也學君家兜子壽吾親

又

柳梢梅意香全未誰會傷春意一年好處是新春柳底梅邊只欠那人那憑春約住梅和柳且待些時候錦帆風迅綵舟來却放香苞嬌意一齊開

又

雲消烟漲清江浦碧草春無數江邊幾樹夕陽紅點征帆吹盡夜來風樓頭月壓章華館我已無腸斷行雙鴈背人飛織錦迴文空在寄他誰

又

清宮初入韶華管宮葉秋聲滿庭芳草月蟬娟想見明朝喜色動天顏持盃滿勸龍頭客榮遇時難得詞源三峽瀉瞿塘便是醉中空去也

無妨

鵲橋仙

橫波滴素遥山慶翠江北江南腸斷不知何處御風來雲霧裏叙横琴亂香羅疊恨蠻牋寫意付與瑶臺女伴醉時言語醒時愁通醒了休教再看

又上主管壽送南康酒北梨

南州名酒北園珍果都與黃香為壽風流文物是家傳睨血指旁觀袖手東君消息西山爽氣總聚公家户牖舊時曾識玉堂仙在帝所頻開薦口

又

黃陵廟下送君歸去上水舡兒一隻離歌聲斷酒盃空容易裏東西南北重湖風月九秋天氣冉冉新愁如織我家住在楚江濱為頻寄雙魚素尺

又落梅

吹香成陣飛花如雪不柰朝來風雨可憐無處辟春寒但玉立仙衣數縷清愁萬斛柔腸千結醉裏一時分付與君不用嘆飄零待結子成陰

歸去

又吳伯承侍兒

明珠盈斗黃金作屋占了湘中秋色金風玉露不勝情看天上人間今夕杖頭一點琴心三疊筭有詩名消得野堂從此不蕭踈何日向尊前喚客

又那少連送末利

北窓涼透南窓月上浴罷滿懷風露不知何處有花來但怪底清香無數炎州珍產吳兒未識天與人間獨步氷肌玉骨歲寒時倩閻止堂中

留住閻止少連堂名

鵲橋仙上運使壽

東明大士吾家老子是一元知非二共移甘雨赴生朝作萬里豐年歡喜司空山上長沙星裏乞與無邊祥瑞仙鄉日月正鎮常春笑人說長生久視

踏莎行長莎花棹小作此詞并二枝為伯承欽天諸公觴之薦洛下根株江南栽種天香國色千金重花邊三閣建康春風前十里楊州夢油壁輕車青絲短鞚看花日催賓從而今何許定王城一枝且為鄰翁送

又別劉子思

古木叢祠孤舟野渡長年與客分携處漠漠愁陰嶺上雲蕭蕭別意溪邊樹我已北歸君方南去天涯客裏多岐路須君早出瘴烟來江南山色青無數

又五月十三日夜月甚佳戲作

藕葉池塘榕陰庭院年時好月今宵見雲鬟玉臂共清寒氷綃霧穀誰裁剪撲粉香綿侵塵寶扇遥知掩抑成凄怨去程何許是歸程離觴為我深斟勸

又

旋葺荒園初開小徑物華還與東風競曲檻暉暉落照明高城冉冉孤烟暝柳色金寒梅花雪靜道人隨處成幽興一盃不惜小留連歸期已理滄浪艇

又

萬里扁舟五年三至故人相見尤堪喜山陰乘興不須回毗耶問疾誰為對不藥身輕高談心會匆匆我又成歸計他時江海肯相尋綠莎

青若着清貴

又 宋漕生朝

桂嶺南邊湘江東畔四年兩見生申旦知君心地與天通天教仙骨年〻換　便趁秋風橫翔霄漢相着黃紙書來喚但令丹鼎永頻添莫辭酒盞春無算

菩薩蠻　諸客往赴東鄰之集戲作此小詞

庭葉翻〻秋向晚占聲敲月催金剪樓上已清寒不堪頻倚欄　鄰翁開社瓮喚客情應重不醉且無歸醉時歸路迷

又

十年長作江頭客檣竿又掛西風席白鳥去邊明楚山無數青　倒冠仍落珮我醉君同醉試問識君否青山與白鷗

又

雪消墻角妝燈後野梅官柳春全透池閣又東風燭花燒夜紅　一尊留好歌歌盡欄干月已醉不須歸試聽烏夜啼

又 立春

絲全縷翠幡兜小裁羅撚線花枝裏明日是新春〻風生鬢雲　吳霜着點染愁裏春來淺只願此花枝年〻常戴伊

又

簾燕白芷愁煙渚曲瓊飛捲江南兩心事怯衣單樓高生晚寒　雲鬟香霧濕翠袖凄餘泣春去有來時春從沙際歸

又

恰則春來春又去憑誰說與春教住與問坐中人幾回迎送春　明年春更好只怕人先老春去有來時顧春長見伊

又 林柳州生朝

史君家枕吳波碧朱門鋪手搖雙戟也到嶺邊州真成汗漫遊歸期應不遠趁得東江煖翁媪雪垂肩雙〻平地仙

生查子　詠摺疊扇

宮紗蜂趂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　搖〻雲母輕裁〻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恐作飛花墜

臨江仙　帥長沙寄靜江三故人張仲欽朱漕滕憲試問亘齋樓下竹年來應長新篁使君五嶺又

三湘舊游知好在熟處更難忘　尚念論心舒嘯不只今湖海相望遥憐陰至酒尊凉舉觴須醉我樓外是清江

又

盡盡樓前初立馬隔簾笑語相親鉛華洗盡見天真衫兜輕罩霧髻子直梳雲翠葉銀絲暮未利櫻桃濃注香唇見人不語解留人數盃愁裏酒兩眼醉時春

二郎神

坐中客共千里瀟湘秋色漸萬竇西成農事了

欃槍者黃雲阡陌橘口橘洲風浪穩嶽鎮聳倚天青壁追前事興亡相續空與山川陳迹　南國都會繁盛依然似昔聚翠羽明珠三市滿樓觀湧參差金碧乞巧處家家追樂事爭要做豐年七夕願明年强健百姓歡娛還如今日

于湖先生長短句卷第三

浣溪沙

只倚精忠不要兵卷旗直入蔡州城賊營半夜落妖星　萬旅連屯看整暇十眉環坐却娉婷白麻早晚下天庭

又餞劉共甫

玉節珠轓出翰林詩書謀帥眷方深威聲虎嘯復龍吟　我是先生門下士相逢有酒莫辭斟高山流水遇知音

又

絶代佳人淑且真雲為肌骨玉為神燭前花底不勝春　倚竹袖長寒卷翠淩波襪小暗生塵十分京洛舊来人

又

行盡瀟湘到洞庭楚天濶處數峰青旗梢不動晚波平　紅蓼一灣紋繡亂白魚雙尾玉刀明夜涼船影浸疎星

又

只說閩山錦繡幃忽從團扇得生枝縐紅衫子映豐肌　春線應憐壺漏永夜針頻見燭花摧塵飛一騎憶来時

又瑞香

膳後春前別一般梅花枯淡水仙寒翠雲裘着紫霞冠　妙品只今推第一寶香元不是人間為君更酌小龍團

又餞別鄭憲

寶蠟燒香夜影紅梅花枝傍錦熏籠曲瓊低捲瑞香風　萬里江山供燕几一時賓主看談鋒問君歸計莫匆匆

又荆州約馬泰先登城樓觀

霜日明霄水蘸空鳴鞘聲裏繡旗紅澹烟衰草有無中　萬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濁酒戍樓東酒闌揮涕向悲風

又再用韻

宮柳垂垂碧照空九門深處五雲紅朱衣只在殿當中細撚絲梢龍尾北緩携綸旨鳳池東阿婆三五笑春風

又

六客西来共一舟吳兒蹋浪蔚輕鷗水光山影翠相浮　我欲吹簫明月下略須停棹晚風頭

從前三五到蘄州

又

已是人間不繫舟此心元自不驚鷗卧看駭浪與天浮　對月只應頻舉酒臨風何必更搔頭瞑煙多處是神州

又中秋十八客

同是登瀛冊府仙今朝聊結社中蓮胡笳按拍酒如泉　喚起封姨清晚暑更將荔子薦新圓從今三五夜嬋娟

又

日熳簫幃春晝長纖纖玉指動枰床低頭佯不顧檀郎　莖菱枝頭雙蛺蝶芙蓉花下兩鴛鴦壁間聞得嘷絨香

又餞劉共父

射策金門記昔年又穀潘輿入陶甄不妨衣鉢再三傳　粉淚但能添楚竹羅巾誰解繫吳舡攀盃猶願小留連

又烟州亭宴吳置酒作

艷艷湖光綠一圍脩林斷處白鷗飛天機雲錦熨空霏　乞我百弓真可老為公一飲醉忘歸

扁舟日暮晴暉

又過臨川席上賦此詞

我是臨川舊史君而今欲作嶺南人重來遼鶴事猶新　去路政長仍酷暑主公交契更情親橫秋閣上晚風勻

又同前

康樂亭前種此君重來風月苦留人兒童竹馬笑談新　今代孟公仍好客政成歸去眷方新十眉環坐晚粧勻

又

羅襪生塵洛浦東美人春夢鎖窓空眉山細處恨千重　海上蟠桃留結子渥洼天馬去追風不須多愁主人公

西江月

諸老何煩薦口先生自簡消衰千年聖學有深功妙處無非日用　已授一編圯下却須三顧隆中鴻鈞早晚轉春風我亦從君賈勇

又丹陽湖

問訊湖邊春色重來又是三年東風吹我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　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

悠然寒光亭下水連天飛起沙鷗一片

又 同僚飲餞宜齋

窓戶青紅尚濕主人已作歸期坐中賓客盡鄒枚盛事他年誰繼　別酒深、頻勸離歌緩、休催扁舟明日轉清溪好月相望千里

又

不識平原太守向来水北山人世間功業謾虧成華髮蕭、滿鏡　幸有田園故里聊分風月江城西波西畔晚波平袖手時来照影

又 代五三宣教上母夫人壽

慈母行封大國老仙早上蓬山天憐陰德偏人間賜與還丹七返　莫間清都紫府長教綠髮朱顏年、今日綵衣斑兄弟同扶酒盞

又

滿載一舡秋色平鋪千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陽放起鱗、細浪　明日風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宮裏奏霓裳準擬岳陽樓上

又

冉、寒生碧樹盈、露濕黃花故人玉節有光華高會仍逢戲馬　世事只今如夢此身到處為家與君相遇更天涯捋了茱萸醉把

又 庾樓陪諸公飲醉甚和白巨源任子嚴陶茂安韻呈周悅道飲刻之樓上

樓外踈星印水樓頭畫燭烘蓮憑高舉酒思厭厭征路盧無指點　酒興因君開闊山容向我增添一鈎新月弄纖、濃霧花房半斂

又

十里輕紅自笑兩山濃翠相呼意行着脚到精廬借我繩床小住解飲不妨文字無心更狎鷗魚一聲長嘯暮烟孤袖手西湖歸去

減字木蘭花 上黃倅宅太淑人壽

慈闈生日見說今年、九十戲綵盈門大底孩兒七箇孫　人間喜事只這一般誰得似願我雙親都似君家太淑人

又

江頭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絃索休彈清淚無多怕濕衫　故人相遇不醉如何歸得去我自忘歸烟滿空江月滿堤

又

一尊留夜寶蠟烘簫光激射凍合銅壺細聽冰簷夜剪酥　清愁冉、酒喚紅潮登玉臉明日

重省玉界瓊樓特地寒

又 臘月二十六日立春

春如有意未接年華春已至春事還新多得年時五日春　春郊便綠只向臘殘春已足屈指元宵正是新春二十朝

減字木蘭花 贈尼

吹簫泛月往事悠悠那更說碎破琉璃陡覺從前萬事非　清齋淨戒休作斷腸垂泪債識破囂塵作箇逍遙物外人

又

枷花搦柳知道東君留意久慘綠愁紅憔悴都因一夜風　輕狂胡蝶擬欲扶持心又怯要免離披不告東君更告誰

醉落魄

輕黃淡綠可人風韻閑裝束多情早是眉峯感一點秋波閑裏覷人毒　桃花庭院光陰速銅鞮誰唱大堤曲歸時想是櫻桃熟不道秋千誰伴那人蹴

憶秦娥 上元遊西山作

元宵節鳳樓相對鰲山結鰲山結香應隨步柳梢微月　多情人見珠簾揭遊人不放笙歌歇笙歌歇曉煙輕散帝城宮闕

又

天一角南枝向我情如昨情如昨水寒烟淡霧輕雲薄　吹花嚼蕊愁無託年華冉冉驚離索驚離索倩春留住莫教搖落

念奴嬌

星沙初下望重湖遠水長雲漢一葉扁舟誰念我今日天涯飄泊平楚南來大江東去處風波惡吳山何地滿懷俱是離索　常記送我

行時綠波亭上泣透青羅薄檣燕低飛人去後依舊湘城簾幕不盡山川無窮烟浪辜負秦樓約漁歌聲斷為君珠淚傾落

浣溪沙

溢浦從君已十年京江仍許借歸舡相逢此地有因緣　十萬貔貅環武帳三千珠翠入歌筵功成去作地行仙

又

一片西飛一片東高情已逐落花空舊歡休問幾時重　結習政如刀劘宴掃除須著絮因風

諸君持此問龐公

柳梢青

碧雲風月無多奠被名韁利鎖白玉為車黃金作印不戀休呵　爭如對酒當歌人是人非恁麼年少甘羅老成呂望必竟如何

于湖先生長短句卷第四

醜奴兒

年、有箇人生日誰是君家誰是君家八十慈親髮未華　棠陰閣上棠陰滿、勸流霞滿勸流霞來歲應添罕路沙

又

十分濟楚邦之媛此日追游雨霽雲收夢入瀟湘不耶愁　主人白玉堂中老曽侍凝旒滿酌瓊舟即上羲皇香案頭

又

珠烟壁月年時節纖手同携今夕誰知自撚梅花勸一巵　逢人問道歸来也日、佳期管有来時慰得收燈也未遲

又

無雙誰似黃郎子自鄶無識月滿星稀想兒歌塲夜打圍　盡眉京兆風流甚應賦蚓蛾楊柳依、何日文簫共駕歸

點絳唇

綺燕高張玉潭月麗玻璃滿斟霞行卷無復長安遠　夏木陰、路衮薰風轉空留戀細吹銀管別意隨聲緩

又

四到歙州今年更是逢重九應時納佑隨分開尊酒　妻舞婆娑醉我平生友休田首世間何有明月肺、柳

卜算子

雪月最相宜梅雪都清絶去歲江南見雪時月底梅花發　今歲早梅開依舊年時月冷艷孤光照眼明只欠些兒雪

又

萬里去擔簦誰識新豐旅好事些兒說與郎奴是姬娥侶　若到廣寒宮但道奴傳語待我仙郎折桂枝揀箇高枝與

南歌子　上吳提宮壽

人物羲皇上詩名沈謝間漫郎元是漫為官醉眼曽騰只擬看相山　小隱真成趣鄰翁獨往還野堂梅柳尚春寒且趁華燈頻泛酒舡寬

又

曽到歙州否人、說史君史君牙具合經綸小試邊城早晚上星辰　洼節重陽近清歌午夜

新舉盃相屬莫辭頻後日相思我已是行人

望江南 題南岸銓德觀

談子醉獨立睨東風未試玉堂揮翰手只今楚澤釣魚翁萬里舉盃空　謀一笑與君同身老南山看射虎眼高四海看飛鴻赤岸晚潮通

又

朝元去深殿扣瑤鍾天近月明黃道冷參回斗轉碧霄空身在九光中　風露下環珮響丁東玉案燒香縈翠鳳松壇移影動蒼龍歸霞海霞紅

柳梢青 蔣文泰凡趙朝錢文和檜權宗文如古籐孝祥置酒作別賦此以侑尊

滿城風雨重陽時節更催行色隴樹寒輕海山秋老清愁如織　一杯莫惜留連我亦是天涯倦客後夜相思水長山遠東西南北

又

草底蛩吟煙橫水際月澹松陰荷動香濃竹深涼早銷盡煩襟　髮稀渾不勝簪更客裏吳霜暗侵富貴功名本來無意何況如今

鳳棲梧

盡戟游開刀入鞘安石榴花影落紅欄小似勸先生須飲酎杭中鴻寶徵傳妙　衮衣鋒車還急詔滿眼瀟湘摠是思波渺歸去槐庭思楚嶠觚稜月曉期分照

瑞鷓鴣

香珮潛分紫繡囊野塘波急拆鴛鴦春風灞岸空回首落日西陵更斷腸雪下哦詩憐謝女花間為令勝潘郎從今千里同明月再約圓時拜夜香

青玉案 送頻統轄行

相春堂上聞鶯語正花柳芳菲處有底尊前懽

且舞滿堂賓客紫泥丹詔衮衣烟霄路　君王天縱資仁武要尺箠平驕虜思得英雄親駕馭將軍行矣九重虛宁談笑清寰宇

南鄉子 刑監廟餞送朱太傅張直閣但兩賦此詞

江上送歸舡風雨排空浪拍天賴有清尊澆別恨淒然寶蠟燒花看吸川楚舞趁湘絃煖響圍春錦帳鐘坐上定知無俗客供賢便是朱張與少連 少連謂刑監廟

清平樂

光塵撲　宮柳低迷綠鬬鴨闌干春詰曲簫額

微風繡陛　碧雲青翼無憑困來小倚雲屏楚夢未禁春晚黃鸝猶自聲〻

又

向來省左謀國參伊呂暫借良儔匪再舉談笑肅清三楚良辰上客徜徉秦篇欲記傳香此日一尊相屬它時同在巖廊

又詠梅

吹香嚼蕊獨立東風裏欲凍雲驕天似水羞殺夭桃穠李　如今見說關干不禁月冷霜寒嶺上驛程人遠城頭戍角聲乾

霜天曉角

柳綠無力典〻縈柔碧繫我舡兒不住楚江上曉風急　棹歌休怨抑有人離恨極說道歸期不遠剛不信淚偷滴

歸梧謠送劉郎

歸拾萬人家兒樣啼公歸去何日是來時

又

歸獵〻薰風卷繡旗攔教住重舉送行盃

又

歸數得宣麻拜相時秋前後公衮更兼衣

醜奴兒

伯鸞德耀賢夫婦見說宜家見說宜家庭砌森森長玉華　天公遣注長生籍服日飡霞服日飡霞壽紀應須海算沙

蝶戀花

君泛仙槎銀海去後日相思地角天涯路草〻盃盤深夜語寃〻四月黃梅雨　莫拾明珠并翠羽但使斯民愛我如慈母待得政成民安堵朝天衣袂翩〻舉

于湖先生長短句卷第五終

于湖先生長短句拾遺目録
狀元張　孝祥　安國　撰
念奴嬌　大石調二首　驀山溪　大石調一首
拾翠羽　大石調一首　蝶戀花　商調二首
踏莎行　中呂調一首　漁家傲　般涉調一首
夜遊宮　般涉調一首　鷓鴣天　大石調三首
菩薩蠻　正平調七首　南歌子　轉調一首
鵲橋仙　中呂調一首　燕歸梁　高平調一首
訴衷情　商調一首　浣溪沙　黃鍾宮三首
卜算子　高平調一首　酹奴兒　大石調一首
點絳唇　仙呂調二首　西江月　中呂宮四首
水調歌頭　大石調二首　滿江紅　仙呂調一首
拾遺目終

于湖先生長短句拾遺

念奴嬌

海雲四斂太清樓極目一天秋色明月飛來雲霧盡城郭山川歷歷良夜悠悠西風嫋嫋銀漢冰輪側雲霓三弄廣寒宮殿長笛　偏照紫府瑤臺香籠玉座翠靄迷南北天上人間凝望處應有乘風歸客露滴金盤涼生玉宇滿地新霜白壺中清賞盡簪高掛虛碧

同前

風帆更起望一天秋色離愁無數明日重陽尊酒裏誰與黃花為主別岸風煙孤舟燈火今夕知何處不如江月照伊清夜同去　船過采石江邊望夫山下酌水應懷古德耀歸來雖富貴忍弃平生荊布默想音容遙憐兒女獨立衡皐暮桐鄉君子念予憔悴如許

驀山溪

雄風豪雨時節清明近簾幙起輕寒煖紅爐笑翻灰燼陰藏暹日欲驗幾多長繡工慵闔綦倦香篆頻銷印　茂林芳逕綠變紅添潤桃杏意酣酣占前頭一番花信華堂尊酒但作艷陽歌禽聲喜流雲盡明日春遊後

拾翠羽

春入園林花信抛諸遲速聽鳴禽稍遷喬木天桃弄色海棠芬馥風雨霽芳徑草心頻綠　禊事纔過相次禁煙追逐想千歲楚人遺俗青旗沽酒各家炊熟良夜遊明月勝燒紅燭

蝶戀花　秦樂家賞花

爛漫明霞紅日暮艷艷輕雲皓月光初吐傾國傾城恨無語綵鸞祥鳳來還去　愛花長為花留駐今歲風光又是前春處醉倒扶歸也休訴

習池人笑山翁語

同前

恰則杏花紅一樹撚指來時結子青無數漠漠春陰纏柳絮一天風雨將春去　春到家山須少住芍藥櫻桃更是尋芳處曉院碧蓮三百畝留春伴我春應許

踏莎行

楊柳東風海棠春雨清愁冉冉無來處曲徑驚飛蛺蝶叢田塘凍濕鴛鴦侶　舞徹霓裳歌殘金縷簾燕白芷愁烟渚欲識陽臺夢裏雲細聽

華表歸來語

漁家傲 紅白蓮不可並載用酒盒檀之遂皆有花呈同倅

紅白蓮房生一處雪肌霞艷難為喻當是神仙來紫府雙禀賦人間相見猶相妬　清雨輕烟凝態度風標公子来幽鷺欲遣微波傳尺素歌曲悞醉中自有周郎顧

夜蓮宮 句景亭

聽話危亭句景芳郊迴葦長川永不待崇岡與峻嶺倚欄杆望無窮心已領　萬事浮雲影最曠闊鷺鷗静好是炎天煙雨醒柳陰濃芰荷香風日冷

鷓鴣天

月地雲堦歡意闌仙姿不合住人間驂鸞已恨車塵遠泣鳳空餘燭影殘　情脉脉淚珊珊梅花音信隔關山只應楚雨清留夢不那吳霜綠易班

同前詠桃花菊

桃換肌膚菊換粧只疑春色到重陽偷將天上千年艷染却人間九日黃　新艷冶舊風光東籬分付武陵香罇前醉眼空相顧錯認陶潛是阮郎

同前送陳倅正字攝峽州

人物風流珊府仙誰教落晚到窮邊獨班未引甘泉伏三峽先尋上水船　斟楚酒扣湘絃竹枝歌裏意悽然明時合下清猿淚閒日頻題采鳳牋

菩薩蠻 西齋為杏花賦言

東風約略吹羅幕一簪細雨春陰薄試把杏花看濕紅嬌暮寒　佳人雙玉枕烘醉鴛鴦錦折得最繁枝暖香生翠幃

同前

臙脂淺染雙珠樹春風到處嬌無數不語恨厭厭何人思故園故園花爛熳笑我歸来晚我老只思歸故園花雨時

同前回文

落霞殘照橫西閣西橫照殘霞落波淺戲魚多魚戲淺波手携行客酒客行携手腸斷九歌長歌九斷腸

同前回文

渚蓮紅亂風翻雨翻風亂紅蓮渚深處宿幽

禽、幽宿處深澹粧秋水鑑、水秋粧澹明月
思人情、人思月明

同前回文

晚花殘雨風簫捲、簫風雨殘花晚雙燕語虛
牕、虛語燕雙睡醒風愜意、愜風醒睡誰與
話情詩、情話與誰

同前回文

白頭人笑花間客、間花笑人頭白年去似流
川、流似去年老羞何事好、事何羞老紅袖
舞香風、香舞袖紅

同前

玉龍細點三更月庭花影下餘殘雪寒色到書
帷有人清夢迷墻西歌吹好獨暖香閨小多病
怯杯觴不禁冬夜長

南歌子 過嚴瀨

路盡湘江水人行瘴霧間昏、西北度嚴瀨天
外一簪初見嶺南山　北鴈連書斷秋霜點鬢
斑此行休問幾時還唯擬桂林佳處過春殘

鵲橋仙

湘江東畔去年今日堂上簪纓羅綺弟兄今日
拜尊前共一笑歡、喜、　渚宮風月邊城鼓
角更好親庭一醉、時重唱去年詞願來歲强
如今歲

燕歸梁

風柳搖絲花纏杖滿日韶輝離鴻過盡百勞飛
都不似燕來歸　舊來王謝堂前地情分獨依
依畫梁雕拱啓朱扉看雙舞羽人衣

訴衷情 牡丹

亂紅深紫過群芳初欲減春光花王自有標格
塵外鎖韶陽　留國艷問仙鄉自天香翠帷遮
日紅燭通宵與醉千觴

浣溪沙 母氏生辰老者同在舟中

穩泛仙舟上錦帆桃花春浪舞清灣壽星相伴
到人間　黃石公傳三百字西王母授九霞丹
銀潢有路接三山

同前 以貢茶沉水為壽伯壽

北苑先春小鳳團炎州沉水勝龍涎殷勤送與
繡衣仙　玉食向來思苦口芳名久合上凌烟
天教富貴出長年

同前 發公安風月甚佳明日至石首風雨驟至留三日同行諸公皆有詞芳祥用韻

方舟載酒下江東孤管橫時浪拍空萬山紫翼
晚雲重　擬着岳陽樓上月不禁石首岸頭風
作怒我欲問龍公

卜算子

風生杜若洲日暮垂楊浦行到田丶亂葉邊不
見凌波女　獨自倚危欄欲向荷花語無柰荷
花不應人背立啼紅雨

醜奴兒

伯鸞德耀賢夫婦見說宜家見說宜家庭下森
森長玉華　天公遣注長生籍服日冷霞服日

飡霞壽紀應須海算沙

黙絳唇

萱草榴花畫堂永晝風清暑靡爵園菰黍助泛葛
蒲醑　兵辟神符命續同心縷宜歡聚綺筵歌
舞歲丶酬重午

同前

秩丶宸筵玉潭春漲波瑩滿旆霞風卷可但長
安遠　夏木成陰路息薰風轉空留戀細吹銀
管別意隨聲緩

西江月

風靜灘聲未已雨暴篷底先知岸邊楊柳最憐
伊憶得扁舟曾繫朝霧平吞白塔茅簷似有青
旗三盃村酒醉如泥天色寒可且睡

同前　以寶鴨隋人寫小字蓮經為拙得壽

漢鑄九金神缶隋書小字蓮經剛風刼去轉青
宣護守應煩仙聖　昨夢傳來帝所今朝壽我
親庭只將此寶伴長生談笑中原底定

同前　欽百花亭為武夷樞密先生作寧望
廬山雙劍峯為悉竹所蔽是夕盡伐去

落日鎔金萬頃晴嵐洗劍雙峯紫樞元是黒頭
公佳處因公愈重　分得湖光一曲喚回廬岳

千峯一尊今夜偶然同早晚商巖有慶

同前　為劉樞密太夫人壽

疇昔通家事契即今兩鎮交承起居樞密太夫
人綠髩斑衣相映　乞得神仙元醞祝教福祿
千春台星直上壽星明長見門蘭鼎盛

水調歌頭　方務德生

紫橐論思舊碧落拜除新內家敕使傳詔親付
玉麒麟千里江山增麗是處旌旗改色佳氣鬱
輪囷看取連霄雪借與萬家春　建崇牙開盛
府是生辰十洲三島都向今日祝松椿多少活

人陰德合向無邊長壽惟有我知君來歲更今日一氣轉洪鈞

同前過岳陽樓作

湖海倦游客江漢有歸舟西風千里送我今夜岳陽樓日落君山雲氣春到沅湘草木遠思渺難收徙倚欄干久缺月掛簫鉤　雄三楚吞七澤隘九州人間好處何處更似此樓頭欲吊沉羅無所但有漁兜樵子哀此寓離憂回首叫虞舜杜若滿芳洲

滿江紅

千古淒涼興亡事但悲陳迹迷望眼吳波不動楚山叢碧巴滇綠駿追風遠武昌雲旆連江赤笑老姦遺臭到如今留空壁　軍書靜煙烽息通軺傳消鋒鏑仰太平天子坐收長策踏踏揚州開帝里渡江天馬龍為匹看東南佳氣鬱葱葱傳千億

于湖先生長短句拾遺

甘泉縣鄉土志

甘泉縣鄉土志目錄

歷史 一
政績錄 一
兵事錄 三
耆舊錄 三
人類 五
戶口 五
氏族 五
宗教 五
實業 六
地理 六
山 八
水 八
道路 九
物產 一〇
商務 一一

燕京大學圖書館

甘泉縣鄉土志

一歷史

甘泉唐虞夏商爲雍州西河

周爲白翟武王放逐戎夷於涇洛之北名曰荒服晉文公復攘戎翟居於西河

圖洛之間見史記匈奴傳

白翟及秦同州今鄜坊延綏皆古白翟地見鄜志通志

戰國時屬魏爲雕陰邑東屬定陽地

秦爲雕陰邑屬上郡

漢置雕陰縣屬上郡爲并州刺史部東屬定陽縣雕陰縣城在甘泉縣南四十里

唐爲臨真縣後屬延安郡在今縣東一百八十里唐武德二年時有梁師都爲患突厥千騎踰延州而南營於野猪嶺嶺即今邑之北界也特擇鄜延適中地

燕京大學圖書館

建治爲伏陸縣屬鄜州洛交郡天寶元年改伏陸爲甘泉縣

五代因之

宋屬延安府

金仍舊

元至元二年將臨真縣併入焉現爲臨真鎮

明仍舊

國朝因之本境荒山重疊平地僅十之二三客民雜處者甚多土著僅十之一二土瘠民貧幅幀遼闊戶口凋零村墟冷落實北山著名極苦之區也

一政績錄

蔡祖庚　字蓮西號黛巖江南上元人順治乙丑進士歲庚寅宰甘邑適值亂離之後土荒民散甘民幾至逃亡殆盡其下車之日目覩流離卽躬親赴省哭訴民艱悉准除荒復又革去驛站馬頭以及里中私派於是甘邑之民始未盡散在任四載後陞戶部主事歷太原知府所至皆有政績甘民爲立生

祠歲時享祀其著作悉爲珍賞詳載祠堂德政碑記中

余明彝　福建枝江人進士順治十二年宰甘邑時民多穴處蓬蒿滿城瓦礫堆署僅構茅廬以蔽風雨乃核定實在戶口詳豁逃亡丁名爲之佈置於是甘民始漸有土田室家之安祀名宦

劉汝植　直隸任邱人歲貢順治末蒞任時城中居民鮮少學校公署遭兵火殘燬無存而四鄉佛宮尙多有存者乃令僅留關帝廟其餘寺觀悉令拆毀取其材木修學校立公署而城中乃有室廬焉翳長其色蒼白遠望似綠有綠翳之稱後卒於官署

王　燦　字子美浙江紹興人進士康熙十四年朱龍叛縣城已陷率吏民守毛家砦賊日夜環攻極力捍禦賊誘之曰得見王令卽輸攻燦曰吾不忍以一人之故殃及吏民也遂單騎出砦賊擁之北行卽以所佩之印置煙洞中賊授以官僞曰吾爲朝廷吏豈肯爲賊吏乎拒之後得逃歸適大兵至遂分兵勦賊竟復縣城後陞任潼關廳

黃日煥　號媿哉福建永定人庚子辛丑聯捷進士博學能文初仕廣西知縣康熙十九年補甘泉時承平已久賦薄徭輕而甘泉每丁尙徵銀四兩六錢零除正額外包賠銀四百九十餘兩徵收三十餘年無能清釐乃查明全書舛錯處再四詳請遂蒙豁免勤於圖政不憚煩勞巡閱鄉庄勸課農桑一馬一僕無許供應旱則竭誠祈禱甘霖立沛虎不爲患奉委清丈中部查荒鄰州悉洽輿情既又詳免延屬輓運遂謳聲四布遠邇交頌陞邳州知州邑民爲立生祠祀之

姜朝勳　字廣成江南丹陽人進士康熙四十三年任甘泉維時農事旣興乃親詣田畝一人攜酒一人持杖勸者賞以酒惰者懲以杖其有貧不自給者發粟貸之尤勤於課士每遇課期落筆成文又創立義學延師課誦邑士皆蒙裁成文風少振康熙五十四年陞吏部文選司閣邑感恩頌德坊碑遍野民歌之曰居官十二載留恩千百年後祀名宦

吳敎儉　字友裴號約齋江南徽州府休寧縣人雍正四年宰甘泉吏治練達決獄明敏倡修學宮捐修衙署補築壇宇在任十四年一切俱有規模且士治民安上台器之差往哈密辦公卽以其胞弟敎儉來署縣事人以爲榮差還推陞廣東肇慶府同知引　見調浙江杭州府同知

汪永聰　字愷堂江南休寧縣人進士乾隆二十五年宰甘泉吏才敏捷決獄清愼重修城垣南北城門俱新建置纂修縣志博至同治六年兵燹城陷志書遂遭焚燬後竟再無增修者在任善政頗多人咸稱頌三十年陞任知州

一兵事錄

縣處邊陲爲延榆通衢漢匈奴魏羌胡唐突厥宋西夏明套虜皆邊患之大者而延屬正當蹂躪之衝邑侵掠攘據旋復旋失烽燧驚擾殆無虛日明代初興厥亂稍定至宣德以後套虜又深分道南侵延安等處殺掠人畜無算越四月副將韓欽禦之從慶陽出邊崇禎元年延安大饑李自成張獻忠作亂全境擾攘直至明末亂事頻仍我　朝定鼎仁威遠播賊黨悉除拓宇開疆中外一統邊庭荒服百餘年刁斗無聞烽火不驚追同治五年甘肅猖匪猖獗固原慶陽

等州縣民逃難者絡繹不絕聚集縣西川府村鎭萬餘人六年二月遂與各處流民結黨倡亂三月二十八日城陷邑內房屋盡成焦土邑侯陳公殉難魯公學浩滋任禦賊有術守城嚴密是年四月加以猓匪擾掠十月繼以髮匪犯境寇雖深而殘城無恙皆公殷險保護之力也至今人猶感激七年公調任膚施十月城陷九年三月城又陷賊勢蔓延時出時沒四鄉滿目蓬蒿斗米錢六串有零人相食適時若非倉粮接濟甘民幾無存者九年劉公瑞冕及陞榆林鎭劉公厚基漸次勦平甘民始闢草萊營廬舍四鄉漸有鷄鳴狗吠之聲究竟存留者不及什一

一耆舊錄

元

袁　榮　延佑間以舉人才擢用官至昭武大將軍歷有政績卒葬縣南七里窰店子坮上

蒲　膚　字時中留西里人至正中進士令城固興利除害民懷其惠爲立生

祠於斗山之麓歷官至御史中丞

趙淪　經術淪深至正中以薦舉起累官吏部尚書清介不阿爲一時名臣

明

開濟　字來學洪武初舉人授河南府訓導陞國子監助敎以疾歸十四年

御史大夫安然薦濟有吏治才召爲刑部尚書綜覈功過規定課程決遣軍

民罪犯滯獄一清帝以爲能又議奏取士科條從之創造之初凡經制田賦

工役河渠等事推濟裁畫悉有條理品式以是甚見信任數備顧問

楊榮　永樂間舉人官御史彈劾不避權貴卒以直躓掛冠歸里

石瑩玉　字崑岡覺德人讀書不事章句弱冠有名崇禎己卯庚辰聯捷鄉會

闡釋褐仙沃縣清操自勵未閱一考而樞臣借才擢爲兵部車駕司主事瑩

玉見國事日非不復仕居家孝友躬課子孫歲饑出粟賑貧鄉人德之卒祀

鄉賢祠

李芳　成化時生員博極淡於仕進耽情山水足跡罕入城市家庭孝友以

德化人咸稱爲隱君子焉

殷衡　宣化坊人究心儒士性理之學鄉里推重以歲貢仕華陰訓導

來承恩　生員來於階之子於階歿後其生母趙氏守志承恩事之至孝其先

墳石碑上忽現山水花木形遠邇聚觀嘉靖年旌表孝行

石天緒　主事石瑩玉之父富而好義天啓崇禎間代賠里中丁差賑恤貧病

一夕夢神諭曰爾陰德浩大賜爾黃榜子孫瑩玉與其子之玫果先後聯捷

進士

國朝

石之玫　瑩玉季子少聰穎過目成誦登順治丁酉科鄉榜次年成進士初令

湘鄉以外艱歸補唯寧詳免淪湖荒地錢粮民慶更生睢當黃河之衝堵塞

決口累著勞績陞桃源河務同知兼攝宿桃屯河同知防禦險工清理屯地

均稱任使河督靳輔最所屬意遺疏舉薦既擢河南府丁母憂起服後補徽

州府以前官留任改福州在任年餘勤幹廉靜後卒於淮之白洋河櫬歸

張拱辰　字覲光家貧力學事親孝親喪哀毀盡禮設敎邑塾衣冠嚴重諄諄

善誘登其門者咸有成就暮年振鐸部陽多士景從旋告歸日夕就咸言歡

一日早起櫛沐舉命具衣冠令子孫招宗族盡至作永別語一笑而逝壽八

十餘部陽士聞喪不遠五百里會葬

任熙載　字慶颺宣化里人廩膳生屢試前矛就學關中書院困於棘闈邑令

馮士鏞延請敎課並纂輯邑志生前多有著述奉二親孝友兄愛弟家庭雍

睦甫及中年卽歿士林惜之

王用寶　字傅霖宣化里人少穎敏受知於縣令姜朝勳益奮勵學古後修省

志吳尹敎儉委採訪邑事遂撰志稿一帙以廩貢授階州文縣訓導在任五

年因裁缺告歸

李枝榮　廩生李煥仲子煥赴省試客死長安枝榮甫六歲聞之日夜號泣年

十三獨往尋父骸滴血驗真奉以歸葬哀慕終身不渝邑令姜朝勳欣賞入

忠孝祠

任叙典　性情沈毅品行端方乾隆癸酉拔貢順天榜考選覺羅正白旗官學

敎習期滿選用知縣

人類

本境居民皆係漢戶並無別種人類

戶口

本境戶口經同治六年先以兵荒繼以疾疫終以野狼傷人於是逃亡者過半

後復經光緒三年奇旱二十六年饑饉而逃散死傷者又去十之七八近年本

境現在戶口實止一千二百五十戶男二千二百六十口女一千四百八十口

合計男女共三千七百四十口

氏族

本境無大姓氏族

宗敎

一宗敎

離縣四十里之道左埠居住天主敎數人

一實業

邑俗類皆以務農牧畜爲本讀書者稀少亦不知事工藝商賈之業

士居十之一

農居十之九

工商居十之一

一地理

邑在西安省北距省六百六十里延安府南距府九十里東至騾馬橋係宜川縣界計一百五十四里西至馮家河岔係安塞縣界計五十六里南至黃甫鎮係鄜州界計四十一里北至交界碑係膚施縣界計五十三里東南至核桃樹山係鄜州界計七十里東北至趙家圪坮係延長縣界計一百五十七里西南至屈家坮係鄜州界計五十三里西北至馬超洞係安塞縣界計三十里廣共二百一十里縱共計九十四里其中皆羣山環疊可耕之地百無一二居民零落或十數里一村庄間有因荒山阻隔五六十里一村庄者氣候寒多暖少最

燕京大學圖書館

可慮者寒霜夏秋爲害四月霜侵嫩苗盡萎八月霜霏收皆秕粟即豐年亦不過腹地之半稔一遇歉收即成饑饉良由戶鮮蓋藏家無殷實是以困苦之況日形其甚興復之機無期可待古蹟祠廟大半傾圮湮沒坊表市鎮每多殘毀廢弛境內橋梁類皆短小窄狹略能通往來城內有　高等小學堂保定勝書院改設　文廟　文昌宮　魁星閣　關帝廟內附設初等小學堂　城隍廟　南門外一里許有東嶽廟又三里餘有玉台觀今名太和山其上祀有　祖師殿　三清殿　西嶽樓

邑東鄉有臨真鎮內設分縣距縣一百六十里南界宜川境北界膚施境東界延長境西界本縣鎮內有　關帝廟　龍王廟　娘娘廟內附設初等小學堂　距鎮二十里有覺德村設有初等小學堂

邑西鄉有府村鎮距縣六十里南界鄜州境北界安塞境西界合水境東界本縣兵燹後祠廟市鎮皆殘廢無存土荒人稀爲五方雜處之區

邑南鄉有道左舖鎮距縣四十里東界臨真鎮西界府村鎮南界鄜州境北界本縣鎮內有　觀音閣　關帝廟　藥王廟內附設初等小學堂

邑北鄉有勞山鎮距縣二十五里東界臨真鎮西界安塞境北界膚施境南界本縣鎮內有　關帝廟　龍王廟　馬王廟

距縣西北二十里有高家峁村設有初等小學堂越十里洛河西寺溝有　白鹿寺爲古名寺今傾圮

本境分東西兩里曰東作里曰西成里東西分二十三里

東作里屬九

真川里即臨真鎮距縣一百六十里

古谷里臨鎮東川距縣一百九十里

東宣化下里臨鎮東川距縣一百七十里

東宣化上里臨鎮北川距縣一百五十里

東平里臨鎮北川距縣一百四十里

太安里臨鎮北川距縣一百三十里

燕京大學圖書館

新豐里臨鎮北川距縣一百二十里

中川里臨鎮北川距縣一百一十里

西平里臨鎮南川距縣二百一十里

西成里屬十四

宣化里縣城

西宣化里縣東川距城三十里

景樂里縣東川距城四十五里

集寶里縣南川距城七里

南峪里縣南川距城十五里

溫泉里縣南川距城四十里

留西里縣西川距城三十五里

秋林里縣西川距城四十里

直樂里縣西川距城六十里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

撫安里縣西南川距城二十五里

永仁壽里縣西北川距城十里

福北宣化里縣西北川距城三十里

儒高禮里縣北川距城二十五里

崇寧里縣北川距城三十里

一山

伏陸山在縣東城內

文昌山在縣城南門外

東岳山在縣城南門外一里餘

太和山在縣城南三里餘

筆架山在縣城西四里餘

白馬雙峯在縣城西三里餘

龜山在縣城西北三里餘

太白山在縣城北七里餘

雕陰山在縣南三十里

門限嶺在縣南三十三里

神林山在縣西二十八里美水發源於此

小勞山在縣北二十里

大勞山在縣北三十五里

野猪峽又名亞支山在縣北五十里

大盤山在縣東川五十里

崆峒山在縣東鄉一百三十五里

鵓鴿山在縣東鄉庫兒川一百五十二里

清泉山在縣東南六十三里

一水

洛河水發源於甘肅環縣白淤山流自安塞縣來經縣西北交界馬超洞入境向東南行五里至白鹿砭合寺溝水又東南行六里至自修川合自修川水又東南行五里至高家峁左合安溝水右合岳家屯水又向東南行五里合雷家溝水又向東南行至縣北合北小河水又向東南行一里餘合南門外瓦窰溝水又向東南行三里合司馬溝水又向東南行三里合煖泉水又行四里合美水又行三里合蘇子街清泉溝水又行十里合甄家灣水又行五里合紅土溝水又行十里合道左埠街水再向南行三里至鄜州交界之黃甫鎮出境入鄜州境洛水性暴勢猛夏遇大雨時行山水陡發千溝萬川合漲一望無涯浪高二三丈此時常不敢渡有橋梁亦不能存留往往漂沒廬舍田禾且水性鹹不宜灌田傍水居者深以爲害春秋水勢退盡隨處可徒步而涉冬則水澤腹堅如履坦途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

北小河自縣北交界處野猪峽山下發源向南行至大勞山合阿伏斤水至小勞山合王家塔水至奧河合奧河水至縣北門外入洛河訖

美水自縣西神林山發源泉去地一丈飛流激射厥味甘美以之作餚饌雖盛暑不變味烹茗亦極香美隋煬帝游此飲之取入禁內縣遂以此得名後人以苦於轉輸遂錮其泉今水伏荊榛沙礫中細流向東行至孫家河出溝口入洛河訖

麻洞川一名馬市川自縣東北麻洞川發源向東北行合馬家坪水趙家坮水又向東南行合賀旗溝水庫兒川水至交界關馬橋出境入宜川界訖

以上各水除洛河外或有春夏盈而秋冬涸者或有長年細流者然皆平緩淺狹舉步可越不能通舟楫

一道路

本境南門外渡司馬溝水越十里渡清泉溝水至麻子街左有支路自清泉鎮來渡本溝水行四十里來會本路再越十里至米家溝再越十里至甄家灣右有支路自府村鎮來逾蒙家灣山渡洛河行四十里來會本路再越十里至道左埠右有支路自府村鎮來渡洛河行五十里來會本路再越五里至黃甫鎮出本境與鄜州路接

本境北門外渡北小河向東北路行通野猪峽屬施界向西北路行通馬超洞
安塞界自城東北路行越十里至臭河子再越十里至大勞山左有支路自馬
超洞來逾白土坡山行四十里來會本路右有支路自臨真鎮來渡麻洞川等
水逾大墩梁山行一百六十里來會本路再越十里至靈溝兒再越十里至蘇
家河再越五里至野猪峽出本境與屬施路接
本境西依山不通行旅大路南行越三十里至甄家灣渡洛河逾蒙家灣山越
十里至老人倉再越十里至劉家庄再越十里至府村再越十里至屈家坬出
本境與鄜州路接
本境東倚山不通行旅大路北行越二十五里至大勞山鎮由山右入溝越十
里至盧家庄再越十里至許家圪堎再越十里至大墩梁山西麓再逾大墩梁
四十里荒山至東麓再越十里至易橋屯再越十里至馬坊再越十里至金盆
灣再越十里至麻洞川再越十里至梁家橋再越十里至西村再越十里至北
姚家坡再越十里至傅家灣再越十里至臨真鎮由臨真鎮越二十里至覺德

燕京大學圖書館

村再越二十里至關馬橋出本境與宜川路接

一物產

本境天然產物無多並無製造之產

動物

牛　馬　騾　驢　豬　羊

境內貧戶居多其有力牧養之家甚屬寥寥且亦爲數無多

植物

穀屬

粟穀　包穀　秫　糜　蕎麥　高粱　豆　有黃黑綠豇小豌凡六種

惟小麥因地氣寒冷不宜種植居民食麥皆由鄜州販運

蔬屬

韭菜　菠菜　蕨　蒜　白　青　白菜　洋芋　茄子　蔓菁　芹菜
辣子

木屬

松　栢　榆　槐　柳　楸　貝檔

雖有此種名目而成材者實少

礦物

本境南鄉窰店子往年間出煤炭現在無有

一商務

本境土地磽瘠絕少出產所產之物運出外境者以猪爲大宗每年約能銷一
千八百餘口値銀五千餘兩其餘羊隻羊毛燒酒麻油亦間有出境者然皆爲
數無多値銀不滿千數運入之貨以布爲大宗每歲能銷七八十担約値銀五
千餘兩所銷綿花估衣値銀約只四五百兩以故街市寂寥商賈稀少

燕京大學圖書館

新鍥二刻列傳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序

劉公是先生敬其弟公非先生忠公志先生之墓曰公吉州臨江人公歐陽文忠公之門人也臨江府志又曰清江人則以新喻之思賢鄉割入清江云尒也皆失實宋淳化二年以前臨江未置軍公治之蒲灘鎮隸吉州淳化二年乃以蒲灘併筠之清江爲臨江軍治而割喻之思賢建安連索之地以附益之是以或沿稱臨江或別稱清江也然三劉固思賢鄉人也其鄉雖割入清其里則未全割也韋文勉公穎墨莊記曰劉氏之先與其同里墳墓阡陌相近所謂圜堆荻塲某居萬金時出門行里餘即望見之荻塲士民錯居多劉姓云者今猶是也由荻塲而居上游者則水西劉氏爲最著其墨莊譜載吳文忠

公題後曰今居金谿者自中書之孫全守朝請君始居新喻於西者自集賢之孫承務郎通直郎君始故世稱墨莊劉氏云墨莊之名蓋出三劉而後顯三劉先生之有宋文盛之時與歐王曾蘇並起歐公先達負文章重名莫敢與頡獨公是先生以博學通經自許抗衡其間而歐公且推服之其作五代史新唐書及春秋經義輒以問先生而王荊公則尤畏服之而尚書更定

武成先後脫簡皆從先生曾蘇後進無論矣其父之折衷六經原序及葉石林林竹溪兩先生詳哉其言之矣庸游夏之徒先生史稱其著書百卷與兄公是先生及姚仲禹先生同註漢書刊誤行於世而預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獨專史漢薛虞二所謂兄弟並與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精覈之最也三劉文集傳流蓋遠顧吾喻兵燹後失藏幸注者侍

穆堂先生嘗爲亟稱其書心淺之久遠我
暨侯奉
制府黃公搜蒐羅先賢遺書未
訪因以屬之
暨侯亟請於
穆堂先生先生深嘉其意亟俾
錄呈有以歸潯公是詩文集四
卷又於於西劉氏得公兄仲
馮兩先生文數十篇分六卷都
爲一部正謀付梓而於西劉氏
請領家刻

暨侯曰子孫不忘先澤所謂象
賢嘉其意許之訂定詢序於予
爲序其里居之所以屬吾喻而
吾喻之文之因以光物猶然興
思賢之感也公是先生初戒其
子弟毋得遽出其文集後百年
世好宜嘗有知者公兄仲馮兩
先生兰師其意嵐之今且七百
餘年是書復新發於硎且得於
其子孫省
制府及
穆堂先生暨我

暨侯袁章先指與起斯文之意有以啟之誠盛事也予千古一時矣

予告終養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戶部侍郎留任湖北巡撫山東巡撫都察院江南安徽布政使鴻臚寺少卿貴州提督學政監察御史翰林院檢討紀錄八次新喻治學晏斯盛撰并書

新喻三劉文集

新喻縣知縣崇安暨用其校訂

墨莊裔孫水西劉氏　敬梓

總目

卷首

公是先生集原序

先儒語錄四條

宋史列傳三篇

本傳三篇

賜知制誥敞奠謚承草歐陽修

賜敞轉官制承草王安石

賜敞銀青光祿大夫特進制承草曾肇

賜敞祕書少監制承草錢顗

賜敞中書舍人制承草蘇轍

賜奉世起居郎制承草蘇轍

賜奉世吏部員外郎制承草曾鞏

胡海陵先生墨莊賢忠錄

周益公萬年縣君墨莊夫人贊

晦庵朱文公墨莊記

雲山章文肅公墨莊記

易山齋先生墨莊跋
蕭大山先生墨莊跋
歐陽文忠公尚書主客郎中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集賢學士墓誌銘
吳文正公墨莊譜題後
蘇文忠公送公非先生判秦州
周益公題集賢學士公是先生
周益公題中書舍人公非先生
雍虞公題集賢學士公是先生
雍虞公題中書舍人公非先生

歐陽文忠公祭集賢學士文
曾尚書吏部郎祭中書舍人文

卷之一

公是集
賦一首
騷二首
詩二百九十一首

卷之二

公是集
勅一道
制十五道
誥二十三道
表二道
疏二十七道

卷之三

公是集
序七首
記四首
議九條
言一首
策問二道
論十九篇

卷之四

公是集
辨二篇
義三篇
傳一篇
解三篇
雜著二十四篇
書一

跋二
題後二
辭一
贊一
箴二
碑一
行狀一
墓誌銘一
祭文三

卷之五

公非集

詩四首
制一道
誥六道
表三道
疏三道
序二首
記三首
書一
贊一

頌一
銘三
誄一

卷之六
自省集

詩十一首
表一道
疏三道
序一首
書一

祭文一

新喻三劉文集卷首

公是先生集原序 先名

古今之文人多矣。其能道胸中之蘊積。暢物理之有無。合衆美以爲已用。超倫類而獨得。使其言語如其心。馳騁極其所欲。瓌偉奇正。放肆自若。非夫豪傑之士。不能至是。故自申韓管商愼墨屈荀之論。其道未必皆是。而其書傳焉。雖然猶之貴文也。若夫原性命之統。貫誠明之本。考百子之雜傳。判其眞僞。雖至於六經可折衷也。極帝王之治。奉事有功。雖在於今日可按行也。是好古博雅之士所以貴乎學聖人而得其道眞者。嗚呼。先生之文。優出於前人者在是矣。傳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以極萬物之理。則文有不明者乎。盛如四時。煦育賦予。雕刻衆形。萌芽夭條。無有不備。是之謂神。故古今之士。智有所不周。文有所不明。由其情之蹇淺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於此不善於彼。由其氣之偏而化狹也。嗚呼。先生可謂備矣。

晁氏曰。劉原父爲人明白俊偉。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無所不通。文章尤敏贍。好摹倣古語句度。在西掖時。嘗食頃草九制。各得其體。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公曰。其文章未佳。特博學可稱耳。

李穆堂先生曰。歐陽公作原父墓銘云。畜大不施奪。其齕。惟其文章燦日星。豈有謂其文章不佳之理。晁氏語不知何從得之。凡道聽塗說。皆不足爲前賢重輕。然無識者見之。不免爲其所惑。亦不可不辨也。

石林葉氏曰。慶歷後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抗衡者。劉原父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父。書梁六閣事之類。原父卽爲剖析。辭辯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原父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間以謔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復忤韓魏公。終不得爲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毋得遽出其文集。後百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謚曰公是先生。貢父生平亦好諧謔。謾侮公卿。與荆公素厚。坐是相失。及死。弟子私謚曰公非先生。

朱子曰。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又曰。劉侍讀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來。比之蘇公。誠有高古之趣。

竹溪林氏曰。劉原父於諸經錯綜貫串。自得於心。不肯

下荊公荊公實畏之尚書義更定武成先後脫簡皆從原父

宋史列傳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歷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爲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薨賜謚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謚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于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爲袁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敞棄守孰便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

利賊乘之以擾我邊鄙傾國爭焉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利也議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溫成后追冊有佞人獻議求立忌敞曰豈可以私昵之故變古越禮乎乃止吳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近職敞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無它中書惡其大直不相容耳敞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帝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帝深納之以司修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所

已沮止之帝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溫言居三日爲真做封還除書不草制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欲夸示險遠做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做做曰此所謂駮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嘆服使還求知楊州狀青起行伍爲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觀至相與推頌其拳勇至壓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搖

青益不自安做辭赴郡爲帝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領之使出諭中書青乃去位揚之雷塘漢雷陂也舊爲民田其後官取瀦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決不可潰州復用爲田做據塘舊券悉用還民發運使爭之做卒以予民天長縣鞠王甲殺人既具獄做見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做以委戶曹杜詵詵不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做曰冤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爲已直乃敢告蓋殺人者陳氏富人也相傳以爲神明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攻公行做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道上

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爲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先是久旱地多蝗做至而雨蝗出境名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醉鬬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府棄達市做移府問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鞫獄皆不慮問做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做力爭之詔以其章下府著爲令嘉祐祫享羣臣上尊號宰相請撰表做說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可惜也今歲來頗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于此時乃以虛

名爲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彥博薦諸朝賜五品服做與歐陽修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卽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做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大姓范偉爲姦利冒同姓戶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做窮治其事偉伏罪長安中謹喜未及受刑做名還判三班院偉卽變前獄至于四五卒之付御史決做侍英宗講讀每指時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宮方有小人間

言諫者或計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下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嘉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積苦眩瞀屢亏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間復求外以爲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嘗夜視鎮星謂人曰此於法當得士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官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當有興于齊者歲餘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奥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爲文尤贍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塡之九制成歐陽修每于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荅之不停手修服其博長于春秋爲書四十卷行于時弟放子奉世

劉放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爲國子監直講歐陽修趙槩薦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有風憾率侍御史蘇案共排之放官已員外郎纔侍館閣校勘應

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大常禮院詔封先祖諸孫行尊者爲主奉大祖後放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焉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後二王紹封如放議方更學校貢舉法放曰本朝選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將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爲未嘗得人不亦誣哉願因舊貫毋輕議改法夫士修於家足以成德亦何待於學官程課督趣之哉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放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至今仍之考試開封舉人與同院王介爭詈爲監察御史所劾罷禮院延試始用策初考官呂惠卿列阿時者在高等訐直者反居下放覆考悉反之又嘗詆安石書論新法不便安石怒摭前過斥通判泰州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戶部判官知曹州曹爲盜區重法不能止放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治尚寬平盜亦衰息爲開封府判官復出爲京東轉運使部吏罷軟不逮者務全安之徙知兗亳二州吳居厚代爲轉運使能奉行法令致財賦乃追坐放廢弛黜監衡州鹽倉哲宗初起知襄州入爲祕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龍圖閣

知蔡州、於是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祖禹言敬博記能文章政事俾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宜優賜之告使留京師至蔡數月名拜中書舍人請復舊制建紫微閣於西省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敕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爲人所稱預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爲人疎儁不修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怨悔終不能改

劉奉世字仲馮天資簡重有法度中進士第熙寧三年初置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

而郡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神宗稱其奉職不苟加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改刑房進直史館國史院編修官大理治相州獄詳斷官竇舉以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從事毋庸白後蔡確以是文致奉世罪謫降蔡州權料院久之爲吏部員外郎元祐初歷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戶部吏部侍郎權戶部尚書七年拜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丙侍爲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奈人不可戶曉願以率先施行爲非耳帝爲反命既而章惇當國奉世乞免去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定州踰年知成都府過都人覲欲述朋黨傾邪之狀帝將聽其來會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爲漏網恐不足見遂不許明年謫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御史中丞那恕劾奉世合劉贄傾害大臣附呂大防蘇轍遂登政府再貶隰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大名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謫居沂兗以赦得歸政和三年復端明殿學士薨年七十三奉世優于吏治尚安靚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

愧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通判蔡州召試遷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仁宗賜夏竦
謚曰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之行邪而陛下謚
之以正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
三上仁宗爲更竦謚曰文莊張貴妃追號溫成皇后有
請立忌日者敞言大祖以來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
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而變古越禮乎同修遷起居
注尋遷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敞博聞疆記素知虜
山川道里虜人自古北至柳河回曲千餘里敞問曰自

松亭趨柳河甚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
虜人不虞敞知皆相顧驚愧曰誠如公言自通好以來
置驛如此不敢易也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
豹虜不知名以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
音皆如所見虜人益歎其博物使還求知揚州初狄青
在兵府請軍訛言籍籍每出小民輒聚觀仁宗不豫青
益爲都人所指敞將行言于仁宗曰陛下愛青不如出
之以全終始今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無後憂寧負
青無使負國仁宗領之曰可語中書敞見三丞相謂曰
向者天下有大憂今有大疑上體復平大憂去矣而大

疑者尚在具以青事告之丞相唯唯敞既至州遣公鄉
書曰汲黯之忠不難于淮陽而眷眷于李息朝廷皆知
爲青發也京師大水彗星見青出判陳州青去之夕而
彗沒自揚徙鄆州糾察在京刑獄嘉祐四年裕享羣臣
上尊號敞言尊號非古也陛下尊號盡善矣陛下自寶
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爲請始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
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美哉仁宗然之
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預請祔郭皇后於廟詔兩制
與禮官議敞曰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正寢不赴于同
姓不反哭于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從以禮不足故

得哉遂出知汝州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卒年五十敞爲人明白俊偉博學自信自六經諸子百氏下至傳記小說無所不通爲文敏贍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文詞典雅各得其體在長安得先秦古器數十愛其款識文字奇古因以攷知三代制度與先儒所說不同者所著春秋傳權衡說例意林總四十卷文集六十卷弟子記五卷七經小傳五卷弟攽子奉世

劉攽字貢父臨江新喻人也與兄敞同學刻苦自勵未冠通五經博覽羣書慶歷丙戌與兄偕舉進士至京師

聲名大振諸公盡刮目遂擢第初爲廬州觀察推官吳公育韓公琦皆相知之深嘉祐末召爲國子監直講大學後生授經旨皆爲名士趙公槩舉充館職試入優等熙寧元年判尚書考功知大常理院會勸講邇英者進言講官傳先王之道願得坐講事下大常攽以爲人主不命而講官請之此講官之失時議者不一而事竟不行初白盧幕召王安石知制誥相從權甚凡所論析安石每心醉常言曰吾在京師心服者二人謂攽與呂公著也及議坐講事安石始不說明年安石執政多更張庶事猶冀其助已數諭意不肯就出通判蔡州還判登

聞敭院三司戶部判官遷司封郎中出知曹州曹多劇盜朝廷雖重立法而盜不息親舊多戒之以嚴治對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則尚寬平待吏民一以誠上下化其德而不忍欺盜益衰息且曰無犯劉佛子天子聞其治行第一方除徙倉州會民詣闕借留上許之後問以治曹之術對曰奉行詔令第能不擾無他術上善其對治平中受詔與司馬溫公集君臣事蹟爲資治通鑑雖補外許以書自隨歷十餘年書成藏之祕閣元祐中召爲中書舍人仍免試國朝不試而除者至是纔六人初敞自號公是敞曰是其所是則易非其所非爲難

乃自號爲公非蘇公轍嘗曰劉原父酒酣云陳季常告陳元龍曰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閨門穆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嫉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文强記吾敬孔文舉雄姿杰出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何足錄哉晚歲誰念此翁記原父語也每與語有强人意原父殁尚有貢父在今復死矣何時再見此俊傑人乎有文集五十卷五代春秋十五卷內傳國語二十卷經史新議七卷東漢刊誤四卷詩話一卷漢官儀三卷芍藥譜三卷兄敞姪奉世子方山谷夫

劉奉世字仲馮敏而好學從學父叔博物洽聞無所不通歐陽文忠公嘗稱美曰生子如劉奉世者真千里駒也年二十歲慶曆嘉祐及第歷大理寺丞樞密院檢詳官中書檢正官監陳州糧料吏部員外郎提點京西北路刑獄度支郎中左司郎中元豐間直史館元祐初遷起居郎直集賢院天章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除吏部侍郎權戶部尚書樞密院直學士七年簽書樞密院罷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守眞定知定州知成都府分司南京坐元祐黨責光祿卿郴州居住知大名府知鄆州那中丞恕刻之結劉摯傾害顧命大臣附呂大防蘇

轍遂登政府再貶隰州團練使道州安置徙光州建中靖國年復端明殿學士知鄭州以言者落職知徐州奉祠舊職致事壽七十二嘗與父叔同註漢書行於世至今皆稱三劉先生子元因

賜知制誥敞奏詔承草歐陽修

勅劉敞省所進祫享詩事具悉祫大祭也禮久闕焉朕因時孟春躬薦圭邕永爲祖考之烈格于天地禮樂之盛昭於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爲頌歎之美卿議論閎博辭章爛然敷訓詰以代予言是惟其職發揄揚而稱上德聊見餘才省閱已還嘉尚良切故茲奬譽想宜知悉

賜敞轉官制承草王安石

勅褒善錄最朝廷至公兄吾邇臣在法當陟具官劉敞文章博美政事詳敏心通道德之意躬率仁義之行久於侍從實允詢謀付以方維又能鎮撫甄序乃績進遷厥官朕命惟休往其祇服可

贈敞銀青光祿大夫特進制承草曾肇

勅起居郎權樞密院都承旨劉奉世弟通直郎當世朝散郎安上故父給事中充集賢院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敞可贈特進朕肇祀合宮陟配祖考緬懷舊德歷事三朝鳴玉在廷嘉其有後肆因大赉申錫褒書具官劉敞經術文章追古作者議論政事爲時名臣位不充其才壽不配其德是宜蕃祉在其子孫爵命之崇厚告於第追升其位特次至公是爲寵榮尚克知享

賜敘秘書少監制承草錢勰

勅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者蓬來山而國家所以涵養令器待才用者之宅也以爾敘詞藝之官回翔之久擢貳厥官益將試用可

賜敘中書舍人制承草蘇轍

勅士有博學而不文甚文而不達於政者矣朕惟人才之難拔士之急凡所擢用惟其所長矧夫名在文學之科才兼政事之選釋而不用夫又何求具官敘能讀墳典卽索之書習知漢魏晉唐之故中秉直諒發爲謀猷方其流落之中益聞豈弟之政比名還於冊府將漸置

于近班適以病辭勉從所請汲黯雖安於臥治蕭生雅意於本朝眷予侍從之華實司號令之本惟詳練可以彌縫庶政惟辯博可以鼓舞四方爾其勉盡所長庶將親爾於是可特受

賜奉世起居郎承草蘇轍

勅欲治國家當先得士頃者人物之評癈而長育之道微朕顧瞻周行惻然興歎或盤桓久次而未用或沉復下僚而莫知將以責成治功折衝遐邇人素不具其劇煩焉具官劉奉世家世名臣才穎風發試以治劇煩而益明進以直言文更足用責之典禮守正不回斯乃一時之儁良多士之領袖方欲寘之侍從益當養其才能左右史官號爲要地前後達者皆出此途手判冊書足以明枉直之效密侍毀陛足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不次可特受

賜奉世吏部員外郎制承草曾鞏

勅具官奉世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其常守郎於選部任屬尤重以爾閱試惟舊爲吏有方考擇于朝俾叅厥序方審覈幽明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胡海陵先生墨莊賢惠錄

陳氏世居吉州新淦縣祖父養高不仕鄉里以處士稱之及笄歸同郡劉氏諱式字叔度以明經事僞唐授吉州盧陵尉俸薄家貧常有不足之色陳氏謂曰但以清白自奉妾井執爨無他爲取累也開寶八年入朝爲涂縣簿以清名聞歷工部員外郎判三司磨勘司者十餘年皆陳氏內輔之助也公卒子立本立言立之立禮立德皆穎悟過人陳氏常以教子爲事聚舊書千餘卷示諸子曰爾父嘗謂此墨莊今貽汝爲學殖之具汝能之則吾子也諸子懷此以是夙夜篤學後繼登進士第有聞於世君子曰世之爲婦者於夫吾親其義也於子吾親其仁也若陳氏全夫之節義莫大焉成子之名仁莫厚焉仁義君子盛德而陳氏兼之信有以過人者矣

周益公萬年縣君墨莊夫人贊

賢哉夫人克相其夫以墨爲莊匪田之腴壽考蕃昌百世蕃畜陶母同邑其後身乎

晦庵朱文公墨莊記

乾道四年秋熹之友臨江劉淸之子澄罷官吳越間相過於潭溪之上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立而言曰淸之六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

餘年既歿而家無餘貲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公先生聞而賢之爲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皆以文章器業爲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淸之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衣縮食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尙書郎徐公兢與吳公說皆爲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書之扁不幸先人棄諸孤淸之兄弟竇藏增益僅不失墜以至於今然淸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曰耕道而得道仁在乎熟之而已矣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於車馬靑紫之間淸之不肖誠竊病焉願得一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不揚道義之訓茂大惠也熹聞其說則竊計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自國初爲名家所與通書記事盡皆先儒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於體爲尤重顧熹何人乃敢以無能之辭度越衆賢上紀茲事於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既去五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亦未嘗不以此爲言也熹惟朋友之義有不可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本語與熹所以不敢當之意而敘次之如此嗚呼非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

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來有過劉氏之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土之所出慮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蓋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郎中實生集賢學士中書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大顯於時而名後世第四子祕書監資簡嚴識大體有傳于英宗實錄子澄之先君子即其曾孫也諱滌字全因官至陞朝仕既不遂無所見其施設今獨見其永家嗇後之意於此尚可識也生二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曰清之子澄皆孝友廉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喜游尤篤志于義理之學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乎在九年二

月丙戌記

雲山章文肅公墨莊記 典要之文

鴻荒之世聖人惡之蓋為其無文也唐虞之世日趨于文治矣別生分類分北三苗惡其龐雜而亂我類也成周盛時設官分職首謹于此故文之昭武之穆周公之嗣皆可枚舉而縷數諸侯之國亦遵而行之魯之三家鄭之七穆皆見於書炎黃之流派尚不紊也漢事草制禮文多闕唐尚世族特以勢利相高非聖賢之意也劉氏自大保公擢第南唐來歸有道歷事三朝以忠清強敏被信用有子五人不肯任以官蓋欲其自致科名身

殁之日真宗實嘉之特命其長子以明經出身大保公娶新淦陳氏封宜春郡大夫人即墨莊夫人也大保既葬夫人撫諸孤居京師或勸悉所有買良田夫人歎曰吾夫生平廉介念惟藏書為墨莊以貽子孫何以田為也夫人享年九十中子主客郎中實生公是公非二先生公是先生實生西樞密少師奉世劉氏系出楚元王為彭城人晉亂遷江南其後又遷安成歐陽文忠公修誌公是先生之墓則曰吉州臨江人自楚元王以後譜系不著惟二劉之家賴世之賢人君子稱述而後顯譜學之廢一至於此哉吁風俗之美士生斯世其有善言

善行稱贊之不容口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劉氏之美國史有傳至於家世之所自來非諸公見于著述則亦湮沒而無傳矣天下之善其不及錄者可勝言哉海陵胡公汾嘗著賢惠錄以紀墨莊之迹其子安定先生又從而書之紹興間興國縣尉鄧祖善為墨莊記而近書朱文公嘉復記之益國周必大又從而為之贊至善世如徐公競吳公說張公孝祥皆為之書墨莊二大字名公鉅卿前後相望崇尚褒表炳炳如冊劉氏之著於時也宜哉劉氏之先與穎同里墳墓阡陌相近所謂龜堆狄塙穎居萬全里時出門行一里餘即望見之頃時

鄉曲好事者於江皐建樓名之曰思賢思賢名鄉者亦此意也工部尚書諤爲鷲龍坡二字揭之驛途蓋指荻塝乃劉氏開基之地也其地之南袁州之江水出焉所謂龜堆之墳又在江水之南今荻塝士民雜居亦多劉姓寺簿劉公淸之曩時歲一至焉省松楸携子姪謁長上飲食相聚饋餉相先至今人猶能言之今江東之族以儒雅聞于時文節楊公萬里尚書謝公諤皆爲之賦詩其他文人才士賦詠盈軸劉君聖從常夫一旦以書來求記于顓顓雖不敏豈敢以淺陋辭凡天下之善雖與之異天壤隔宇宙猶當端拜而書之況耳目之所接

記

身之所親見而可不加意哉故略書大概以曉當世如墨莊夫人之見以遺子孫則詩書之見何患其不明有能如劉氏之家譜相傳他姓不能紊則姓氏之源何患其不著有能如劉氏之子孫以詩書相勉勵以禮遜相先後則風俗何患其不美不寧惟是又有能推明世教追明古意大宗小宗之法士大夫家廟之制自此而復皆於劉氏而發之其於文治豈小補哉

易山齋先生墨莊跋

嘗考夫人以墨莊訓諸子與富沙連夫人事相類連夫人以陰德貽子孫故奕世簪纓至丞相鄒公而益顯夫人以學殖貽子孫故子冶相傳至公是公非三先生而益著然而二先生之後代不乏人師友淵源爲諸儒倡其視閥閱相輝者亦有間矣

蕭大山先生墨莊跋

大哉莊乎純以墨爲之乎以六經爲奠以諸子爲印以唐虞三代之大聖大賢爲得業主以萬古宇宙爲土田疆畎以時習爲力作以仁熟爲豐年孔氏之蔬食菜羹能享此顏子之簞瓢捽茹能保此若兼愛無父之墨氏則以異端叛此若漆園副墨之子則以虛無荒此惟翰林之子墨客卿則以文之工壽此惟右軍之墨池則以

跋

字之精傳此莊之法孟母開之宋萬年縣君陳氏墾之劉氏世世子孫謹守之

歐陽文忠公尚書主客郎中墓誌銘

公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逵祖諱興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爲福州連江尉睦州淸溪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大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爲守而夷數叛議者以爲武人不習夷情以致生患宜得能吏

通判州事君始以才選至則爲明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以爲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北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爲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大中福建七州皆震慄御史考其課爲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今天下多事如劉立之不宜久居于家乃復起爲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

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弛壞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杜招集亡命移書州縣州縣使人往者輒囚辱侮慢辰鼎澧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蹟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勝兵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爲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爲獸畜之其小啁啾抵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服制從至戾其

性則噪呼跑蹏駭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敝而彼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無得妄動一聽君所爲而蠻亦卒無事復爲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勾院改鹽鐵判官假大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澶魏築河是非其時必難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趨而導之利後河果決商胡居仕宦四十年不營産業自復爲司勳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爲知者所薦爲人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爲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

君嘗以民爲先其調率有可免則免之其不得已必爲處畫使吏不得因緣而民不重費其守官不爲勢牽不爲利奪爲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號强吏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奈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萬斛君爲轉運使貶三司請益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

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奈何增之天子爲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爲君罷之君在鹽鐵久當舉官掌某事三司使欲用其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說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罷慶歷八年正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碻之女先君卒五子元卿眞卿早亡倣今爲大理評事攸鳳翔府推官皆賢而有文章放大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以某年月日

合葬于祥符縣魏陵鄉吳兒村先塋之南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其再世惟德之由是將又大曷知其然君實有予

歐陽文忠公集賢學士墓誌銘

公諱修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廬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歷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名試學士院遷大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于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正矣權判三司開折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宮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

驚顧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嘆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郡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其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于

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諸議者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于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于是皆從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姦范偉事獄未具而公

名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如公所發也公為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肩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民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敏贍常直紫薇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為文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十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大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于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訪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滿復復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

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守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某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公以論事迕于時又有搆為謗語以怒時相者乃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于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縣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某贈大理評事祖諱某贈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某尚書主客郎中贈

戶部尚書公再娶論氏皆待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安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敘友愛尤篤有文集若干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為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今盛行于學者三年某月

銘曰

其弟敘與其子奉世等葬公于某所以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強而博議敏而明其無疑貳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後檢危不傾富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燦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吳文正公題墨莊譜後

宋東都盛時文章經學之不世萃於江南西一道若廬陵歐陽公南豐曾公臨川王荊國公臨江三劉公皆前乎此所未有後乎此所未易及名位之崇則王曾之家位至宰相歐公亦參大政惟三劉公一止集賢學士一止中書舍人一止西樞密院都承旨其位未稱其才然歷三百餘年至于今運代既易而劉之子孫猶有富盛之家文學彬彬不絕臨江金谿之劉皆然視王曾歐為優豈非未大顯於前時宜又昌於後歟劉公之大父磨勘公居官多可稱而大母陳夫人勗子孫以讀書有古賢母之風其後之昌固亦宜哉居金谿者自中書之孫全守朝請君始居薪喻水西者自集賢之孫承務郎通直郎君始因覽墨莊族譜識其左右

蘇文忠公送公非先生判泰州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休詮吾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蓴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髮桃花開未開

周益公題集賢學士公是先生

辭章秦漢不踐內制才識班馬不為大史蓋時遇而命塞亦名高而衆忌雖然學問如歐九而容其博俊傑如蘇二而服其氣茲其所以為公是也歟

周益公題中書舍人公非先生

中朝大議顓以正對名邦定宅輒用德最有叔向之遺

而兼子產之遺愛此非貢父耶有諸中必形諸外

雍虞公題集賢學士公是先生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經幾禮軼折衷補擬百鍊懸鑒貽物不遺末世寡陋肅瞻遐思

雍虞公題中書舍人公非先生

兄弟並與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精覈之最守道自如不屈曲迂心神所存天祿石渠

歐陽文忠公祭集賢學士文

嗚呼金百鍊以爲鑑而萬物不能逃其形及爲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甓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而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父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誠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爲末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啣恨無窮此所以士大夫驚嘆莫不爲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況相知於道義而久接于游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泪而沾袵尚享

曾學士祭中書舍人文

嗚呼于之弘學博敏超絕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氏大

史所錄俚問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在廷不知有問于子歸如得師直貫傍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衆俊並馳滿堂賢豪視子塵揮逸足奇毛不受縶羈擯守列郡吏民畏思治益宛朐不事誅斬他嚴見欺子愛不施中斥于南人憂子恬歸來白首晚職訓詞子之來歸亦既疾病惟其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竟止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喪方其盛時弛不得張亦既有遭而蟲其強誰與子伉爭子百世雖然今日竟何有亡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媾兼恩與義平生笑談樽席安喜其當在耶臨此酒哉

南豐黎文敬膺唐陵

新喻三劉文集
分目
公是集
賦
枥櫚賦
離憂賦
騷
逐伯强文
屈原赦辭
詩
魏京
歸懷操
古風
閔雨
荒田行
小孤山
雜詩效玉川體
雜詩二首
示張直溫
朝乘
今古路
漁翁
朱雲
晚至池上
金山解院
晚涼
金山東崖北望海門
過聖俞讀其近文
細雨
睢陽歌
移葬
秋霽讌北軒
屏上兩賢二首
寒林石屏風
昨日風贈王舒
始聞雁
貢父在京口阻潮未渡
冬雨偶作
雨過前軒偶作
桐軒晚坐

贈梅聖俞
潘道士
野人致枸杞青蒿
登禪智寺贈同游
蔣生
楊白華
烏夜啼
涌虛閣玩元稹孔雀
過海舟
睡起

和貢父爪步詩
雨霽同聖民登西北樓
采藍寄王深甫
雷陂勸耕作雜言
李覯曾鞏飲涌虛閣
秋興三首
鬬韻
同永叔聽女奴彈琢木
留城子房廟
出城
景仁聖俞同飲景純園
和介甫昭君曲
燈花
和聖俞贈狄梁公裔孫
送宋元衡通判湖州
贈聖俞從待制
雨中獨居有懷江梅
早至涼榭觀芙蕖
同客飲涪州佚老亭
曲水亭竹間默坐

野望
燕城閒望二首
行詣楊州壽寧寺作
招友上清宮
送張六大尉新安
月下
聞范饒州移疾
小雨
城南雜題四首
春草

淮上期龐十一不至
送人之洛
夏晚
聽鍾
軍捷
編杜子美外集
于司錄東園
城樓晚望
芙蓉池
觀城上梅花憶和

憶和
雨後登坐嘯亭
黃薔薇
清明後雁
西戎乞降
西浦阻雨
金山寺
江行寄隱直
始秋
山寺

琵琶亭
野望
樓榭
觀南戎士卒作樂
小園春日
風雨寄張野人
題送亭別任回
獨酌憶和甫
聞聖俞移官
西域詩平三首

晚涼
城南晚歸
城南泛舟三首
秋晴西樓
秋晚西樓
遣思
觀魚臺
寄王十二
聞徙關中兵備河東
雪後登觀風樓

泛舟
觀陝西圖三首
聞韓范移軍涇原
九日
寄隱直
重傷胡二
梅花
至日登樓
雪後
春陰

初晴
庶幾堂雨夜偃几作
和楊備國博吊屈詩
寄聖俞
離京後寄貢父隱直
壺公祠大樹
芷亭
鼓角樓宴席
奉天門觀流水
鼓角

臨波亭
春晚
府公牡丹盛開不及觀
夏日上府公
寄襄陽舅氏龍圖
登東城樓
開竹下小徑招君章
瑞竹
偃師驛館
寄題歙縣流盃池

涼夜
墨竹
秋雨
西楚
袁本初
周節推移曹州
澄心堂讀詩
送楊景修祕書郊歸
懷陳州舊居所種桐
月夜

荷花
七月二日
和同年時在薦福寺
送王子直還斤溝
重到謝氏園亭
泥雨早朝
送隱直辟青州幕府
和章伯鎮
寄劉景烈
賀司馬君實

獨宿直舍
送同年王殿丞知鄄縣
奉同鄰幾詠雪
送晁殿丞僉判鄭州
送洛南周寺丞
送邵武張學士
雨中北軒晚寢
月夜獨酌
詠庭前箭
五月望日赴紫宸
月夜期江梅二君不至
和直儒夜涼
同持國過江干三首
和永叔禁中對月
又和憶幽谷
駕幸教場閱武侍宴
北軒竹井露降其上
劉永年部署清讌堂
送李留後守東平
十二月二日

朝謁信武殿二首
魏文帝
武皇
楊無敵廟
自入北界
陰山
鐵漿館
富公老人
鹿子嶺寄隱直
寄書

留別永叔
逢范景仁李審言
過中京上安平奏狀
朱槁
十二月二十七日
檀州
紅玉誰家女四首
冀州正月十六日飲席
雪後上城
登平山堂寄永叔內翰
和貢甫遊禪智寺
后土廟瓊花
無雙亭觀瓊花
四月見梅花作
送張奕歸廣德省親
園人獻芍藥
雨後過文
轉運沈郎中過和州
城樓
得貢甫巢縣書

雨中聞鐘
喜晴寄彥猷
與楊十二延平登城
城下種竹今有佳筍
蟣鬬
登城微雨
中秋見月
雨中送孜入京
珍簟
曬書
墨雲
蟬
登楊州城北門
臨雨亭
勸耕亭望田家作
和少述題虎邱二首
自淮南還東平
谿上避暑
王屯田歸盱山別墅
樂郊陳漁臺下

董相
受詔候代
丙申閏月
汾州有唐大歷中崇徽公主嫁回鶻時手迹
白登
飲于華家
鎮宿禮部中夜口號
齋滿二首
探花送花五首
集禧齋宮雨後
同梅二十五
俞氏甥及第
閣下紫薇花
答景夔對月
客有遺予注輦國鸚鵡素服黃冠音甚清慧
燈花
聽女奴彈胡琴
鵲鴝巾
聖俞挽辭
戲題

過湖城誦不疑傳
同河中僉判劉狀元延平訪華陰雲臺觀陳拇先生故居
正月初九日杜城集
荅坡書郎孫侔少述
和御製後苑詩
興慶池送客
送彭侍制知瀘州
立春後遊杜城
獨行
晦日
風雨
潞河
永興宜作
行吟三清墀中示雷生
庭前菊花
贈別長安妓蔡嬌
戲作二首
芍藥
萱花

鳳仙
五色菊
葵花
雜詩一首
勅
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置轉運判官
制
龍圖閣直學士趙師民包拯刑部郎中
參知政事程戡曾祖守瓌贈太子少保
曾祖母某氏追封郡太夫人
祖某贈太子少保
祖母某氏追封郡太夫人
父某贈太子少師
妻曹氏追封安定郡夫人
曾祖母平原郡太夫人田氏追封某國太夫人
祖太子少傅思義贈太祖太傅
祖母彭城郡太夫人劉氏追封某國太夫人
母京兆郡太夫人王氏追封某國太夫人
程戡檢校太傅宣徽南院使判延州
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包拯加上輕

車都尉食邑
祖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楚王彬封吳王
祕書丞范純仁父仲淹贈吏部尚書
誥
韓通贈中書令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漣水軍錄事參軍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無爲軍錄事參軍馬昜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素可
諫議大夫
太子中舍通判衡州張兌可殿中丞
前邵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事
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孝妻某氏可封仁和縣君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鈐
轄時明可文思使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奏
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內殿崇班唐詢可內殿承制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

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修可禮部侍郎端
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
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
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大常博士集
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奉政大夫進封
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臣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前岳
州平江縣張正已可大理寺丞致仕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
察御史裏行
兵部員外郎張中庸可開封府判官
屯田員外郎胡稹除都官員外郎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
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
待制周沈可兵部郎中依舊
司門員外郎可開封府推官

奏疏

上仁宗論吳充不當以譴責禮生被逐
上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第一狀
上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第二狀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第一狀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第二狀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第三狀
上仁宗論皇女生疏決賜予
上仁宗論天久不雨
上仁宗論水旱之本
上仁宗論災變宜使儒臣據經義以言
上仁宗論呂溱等補外
上仁宗乞澗略唐介之罪
上仁宗論石全斌不當除入內副都知
上仁宗論狄青宜撫當置副使
上仁宗請詳定官制
上仁宗請諸州各辟教官
上仁宗論龍昌期學術乖僻
上仁宗論景靈宮不當建郭后影殿
上仁宗論睦親宅不當建神御殿

上仁宗論孔宗愿襲文宣公
上仁宗論溫成立忌
上仁宗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
上仁宗論修商胡口
上仁宗論城古滑州有四不可
上仁宗請罷五溪之征
上仁宗論輔郡節制
上仁宗論日食用牲於社非禮
上仁宗論辨邪正
表
楊州謝上表
謝加學士表
序
春秋權衡序
褒魯公文集序
趙氏金石錄序
泰山秦篆譜序
送楊鬱林序
劉景烈字解序
送湖南某使君序

記
待月亭記
王沂公祠堂記
東平樂郊池亭記
先秦古器記
議
張忠定論議
趙億質論議
與人為後議
天子五門議
復讐議
處士號議
不舉賢良為非議
為兄後議
巷議
奔喪議
言
言治
策問
舉進士

孟軻教齊梁之君
論
畏天命論
三代同道論上
三代同道論中
三代同道論下
湯武論
賞罰論
患盜論
叔輒論
治戎論上
治戎論中
治戎論下
封建論
狂譎華士少正卯論
城郢論
非子產論
四代養老論
賢論
救日論

辨
君臨臣喪辨
寓辨
義
公食大夫義
士相見義
致仕義
傳
祭法小傳
解
師三年解
御龍解
小功不稅解
雜著
讀論法
責和氏璧
問南子
伊呂問并亭
魯法
諛客

讀封禪書
憫學
辨死
啟疑
說犬馬
雜說八篇
雜說六事
投壺
大射三侯
疑禮

雜說一篇補
書
與吳九論武學書
啟
上鄭資政啟
知永興軍謝兩府啟
題後
題東漢逸民傳後
題魏太祖紀後
辭
設侯公說辭并序
贊
西漢三名儒贊
箴
畏言箴
讓箴
碑
萊公祠堂碑
行狀
劉磨勘行狀

墓誌銘
大中大夫行刑部侍郎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俞公墓誌銘
祭文
弔二岳生文并序
祭梅聖俞文

新喻三劉文集
分目
公非集
詩
上書行
贈書
前題
館中壁
勅
朝請郎吳安慶母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
制
殿中侍御史豐稷可右司諫
皇叔祖保信軍節使宗隱男仲覩等可並太子右
內率府副率
左藏庫副使純昱可權知廉州
皇城使漢州刺史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張軫等降
官添差監當
吏部侍郎胡宗愈可御史中丞
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權判登聞鼓院張舜民可通
判虢州

表
知亮州謝上表
知襄州謝上表
謝賜雪表
疏
論封太祖子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
論更學校貢舉法
論經筵坐講
序
送焦千之序
輔弼名對序
記
七門廟記
秦州玩芳亭記
臨湘縣閱武亭記
書
與王介甫書
贊
九馬圖贊
頌

大順頌
銘
續座右銘
誄
王升之誄

新喻三劉文集
分目
白省集
詩
檢書
入直
蔡州道中
過都
郴州
楊白花

鄆州
九河嘆
自兗放還
還秩
自述
表
衡州監倉謝上表
謝青州到任表
疏
請詢訪晁迥李允則疏

請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皇帝處分疏
上仁宗論常平倉
序
送張損之赴任定府幕職序
書
上韓范二招討書
祭文
代范樞密祭溫公文
卷末
裔孫啟焜跋文集後序

目錄畢

思舊錄

思舊錄

維鍾

思舊錄

餘姚　黃宗羲　太冲著

劉先生諱宗周字起東學者稱爲念臺先生其學體認辛苦無所不歷故先儒之觸洞若觀火立朝危言危行仕至左都御史先生於余有罔極之恩余邑多逆黨敗而歸家其氣勢不少減邑人從而化之故于葬地祠屋皆出而阻撓其時吾邑有沈國模管忠聖史孝咸爲密雲悟輔巾弟子皆以學鳴每至越中講席其議論多袒黨逆之人先生正色以格之謂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苟有相嚙者請以螳臂當之矣戊辰冬先生來弔褒嶂以袖拂其棺塵慟哭而去先生與陶石梁講學石梁之弟子授受皆禪且流而爲因果先生以意非心之所發則無不起而爭之余於是邀一時知名之士數十餘人執贄先生門下而此數十餘人者又皆文章之士闚遠於學故能知先生之學者鮮矣先生誨余雖勤余頑鈍終無所得今之稍有所知則自遺書摸索中也乙酉六月□日先生勺水不進者已二十日道上行人斷絕余徒步二百餘里至先生之家而先生以降城避至村中楊塢余遂翻嶢門山支徑入楊塢先生臥匡床手揮羽扇余不敢哭淚痕承睫自

序其來先生不應但頷之而已時大兵將渡人心惶惑余亦不能久侍復徒步而返至今思之痛絕也

文震孟號湛持公之入相也天下以之望治爲温體仁所排而罷庚午歲余自南都試回遇公於京口遂下公舟以落卷呈公公見余後塲嗟賞久之謂後日當以古文鳴世一時得失不足計也坐舟中竟日珍重而別

何楝如字天玉兩入詔獄初以稅事後以遼事住南都之烏龍潭著周易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三致意焉爲木牌蓬屋上下於潭中先生故與馮應京先生講學遇其壽日亦用優人謂余曰余不似念臺先生擔板子勿訝也先生雖困苦之後不忘用世一日暑甚先生笑曰如此酷暑卻以本兵起我亦不赴也

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以諸生有盛名上自縉紳大夫下至工賈倡優經其題品便聲價重於一時故書畫器皿多假其名以行世歲戊辰余入京頌寃遇之於西湖豐船三隻一頓襆被一見賓客一載門生故友見之者雲集陶不退㬎謂先生曰先生來此近十日山光水影當領畧徧矣先生笑曰迎送不休數日來只看得一條跳板余時寓太平里小巷先生答拜乘一小轎門生徒步隨其後天寒涕出

藍田叔燁即以袍袖拭之。余出頌寃疏。先生從座上隨筆改定。已巳秋。余至雲間。先生城外有兩精舍。一頑仙廬。一來儀堂。相距里許。余見之於來儀堂。侵晨來見先生。先生者。河下泊船數里。先生榻沐畢。次第見之。午設十餘席。以款相知者。飯後。即書扇。亦不下數十柄。皆先生近詩。書余扇爲弔龍襄愍詩。男兒萬里欲封侯。豈料君行萬里頭。家信不傳黃耳犬。遼人都唱白浮鳩。一腔熱血終難化。七尺殘骸莫敢收。多少門生兼故吏。孤墳何處插松楸。余留信宿而別。明年書來。歎不曾過弔云。豈無田僮一束芻。彼磨鏡者何人哉。許爲先忠端公作傳。寄於宋氏。後見宋子建集。有先忠端公傳。不知即先生之文否。而以列之宋集。何也。

史磐字叔考。徐文長之門人。其書畫刻畫文長。卽文長亦不能辨其非己作也。長於填詞。如兼釵合紗金丸夢磊諸院本。皆盛行於世。余十四歲時。於黃泥橋諸氏園中見之。鬚髯皓然。年蓋九十餘矣。

范景文。號質公。吳橋人。東閣大學士甲申之變。投龍泉巷古井。公儀觀甚偉。好自標致。在吏部考功時。逆奄以先忠端公八人姓名致公。公曰。此八司馬故事也。某豈奸黨之鷹鸇乎。投板而歸。其爲南大司馬。頗留心於著述。劉振之之識大編。茅

元儀之武備志。皆公所指授也。然其人皆非作手。猥雜不足觀。而公之虛懷下士。末世所僅見耳。余謁公。余出其書畫。賞玩終日。有宋刻爭坐位帖。神宗賜奄人以抵俸者。公欲鈎勒重刻。公有家樂。每飯則出以侑酒。風流文采。照映一時。由是知節義一途。非拘謹小儒所能盡也。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戶禮兩部尚書。甲申之變。自磬而死。遺命大行殮後。方可收吾尸。初爲庶吉士。虞邑有二人。當出其一。其人欲攻先生出之。先忠端公倡言倪之人望。非詞林不可。乃止。逆奄敗後。其黨楊維垣等反面攻奄。以爲捲土重來之計。先生分別邪正。手障狂瀾。維垣等爲之折角。又請毀要典以爲魏氏之私書。孫之獬抱要典而哭于朝。不能奪也。未幾而許重熙之五陵注。畧出其中。有礙于誠意伯劉孔昭之祖父。時先生爲司成。孔昭囑毀其板。先生不聽。孔昭遂以出婦訐先生去位。癸未始召用。先生頗事園亭。以方程墨調硃砂塗堅牆壁門窗門生魯元龍爲徽州推官。多藏墨。先生索之閱數日。又索元寵曰。先生染翰雖多。亦不應如是之速。既而知之。以爲吾所奉先生者。皆名品。不亦可惜乎。先生導余登三層樓。正對秦望。其兩旁種竹數千竿。磨戛有聲。先生笑謂余曰。竹固水產也。今托根百尺之上。子以爲何如。先生殉節以後。余再過之。其地已爲瓦礫矣。此亦通人之蔽也。

附靜志居詩話。倪尚書晚築室于紹興府城南隅。窗櫺法式。皆手自檃括。巧匠見之。束手無措。始歎其構工時。方暑日疾。取稻稭覆屋。其中堂東廂三層。扁曰衣雪。況閣則萬峰在焉。下適石窗。黃公望施以鋪綠。煙四照。黃公不怡。兩圖步多眼。吾儕不宜宴樂。倘尚書笑曰。會與公缺爾。既北行遂殉。

金鉉字伯玉。車駕司主事。每巡城。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嘗以語其弟。大行變聞。竟投御河而死。公居城之陋巷。余常過之。杯酒脫粟。蕭然如寒士。談詠竟日。

施邦曜字爾韜。餘姚人。以左副都御史守城。城破。賊充塞街道。不可返寓。公望門自縊。居人恐貽累拒之。於是以砒霜投燒酒而飲。九竅血裂死。公爲通政時。黃石齋先生下獄。諸生塗仲吉上書頌之。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閑住回籍。逾年。再召爲南通政使。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上曰。南京無事。留此爲肢幹些。要務遷爲副院。辛巳之冬。葬我外舅葉六桐先生。公題主。余祀后土。公言天下將危。吾輩不知稅駕何所。癸未。太夫人五十壽誕。公將赴召。爲文以祝云。余友黃太冲。蕺山之高第弟子也。每過余談學。

知余所評陽明文集。有所未盡。公之虛懷樂善如此。公一子夭。其疎族欲覬繼。余爲議立其弟之子以後公。

祁彪佳字虎子。山陰人。其爲蘇松巡按。悉取打行火囤之流杖殺之。列郡肅然。南渡。復巡撫蘇松。乙酉。大兵將渡。公出居寓園。夜半。自沈于水。余嘗與馮留仙鄴仙訪之于梅市。入公書室。硃紅小榻數十張。頓放書籍。每本皆有牙籤。風過鏗然。公知余好書。以爲佳否。余曰。此等書皆閶門市肆所有。腰纏數百金。便可一時暴富。唯夷度先生公文所積。眞希世之寶也。二馮別去。留余夜深而散。

鞏永固字洪圖。大興人。尚光宗女樂安公主。城破。闔門自焚死。公貌如書生。喜結交文士。壬午。僧達聞說戒。余與公同坐齋堂。議論相契。由是來往。

方震孺字孩未。壽州人。巡按遼東。下詔獄。其出獄謝恩一疏。讀之絕痛。辛巳。公在南都。余往還久之。公謂余文有師法。不落世諦。時飲六安茶。香色俱佳。因曰。此乃眞六安。彼暴烈日中者烹之。其色如滷。只堪屠沽飲耳。

附明文海。楊維垣字大韓。慕蘧公。蘧章郭興治。臨慕論公河間。維垣詔逆。逾閒公自明我與逆者。樂大韓慕蘧公。蘧章郭興治。臨慕論公河間。維垣詔逆。逾閒公自明我與過左國破綱維一時下瞰者共十七人今僅得兩人在白骨再肉華裘重歸若再作宦海泊沒之想便是眞頑男子兩人公與惠徵通也

魏學濂字子一癸未庶吉士忠節公之次子頌寇闕下奄黨阮大鋮猶把持殘局子一刺血上書始罷於法國賊破城子一與孫奇逢相約欲以賊攻賊久之不至故其死獨後子一多藝能爲古文字工章草畫有元人筆法學兵法於王君輦學律呂於蕅子珏一時名驟起而忌之者亦衆以其後死也誇者紛然余以同難兄弟過相規善相勸蓋不異同胞也

周延祚字長生吳江忠毅公之長子戊辰余年十九出學入京師於世故茫然時李實李永貞劉若愚許顯純崔應元曹欽程皆逮到入獄會審對簿長生練達凡事左提右挈因以長錐錐彼仇人血流被體獄卒顏容葉文仲諸公皆被其毒手余與長生登時捶死巳卯余至其家壬午與之同試北場乙巳余館石門意欲扁舟話舊而不果行僅以長箋致之長生未答而逝

李孫之字膚公江陰忠毅公之子好讀書錢東澗嘗謂江陰李氏家多殘本甲申秋余見之於南都甲辰至其家訪之不遇膚公無子然所著三朝野記足以傳矣膚公之舅蔡士順冀傢庵野抄同時尚論錄留心當世人也亦因膚公見之

周茂蘭字子佩爲人謹守忠介公規矩不失尺寸好二氏之學濟洞之爭天童三

舉之訟子佩於其中爲調人余試南都每相欵接甲辰至其家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千里來拜先忠端公之墓登山如履平地乙丑余至姑蘇子佩在僧舍法東坡坐道堂四十九日厚自養鍊因破關出見其所著參同契頗有心得而汪鈍翁但以神仙忠孝陳言序之失其旨矣

徐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官至吏部尚書殉節危城先忠端公在獄公納橐饘募金抵誣賄以此去官公爲司寇崇禎末陳新甲劉元斌王裕民張若麒諸大獄無不自公手定丁卯渡江來弔登堂拜母公知余家赤貧凡可以周急者無所不至余讀書泛濫公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母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以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今老而無所見長深愧其言

朱天麟字震青崑山人崇禎時爲翰林編修改革之後閒關而死先生好深湛之思極之至於恍惚故所著易鼎三然無有不河漢其言先忠端公之難最先渡江而來者先生也先生司理饒州余寄詩一卷先生卽爲之延譽令名手序之壬午在都中余過先生先生談學牽連不斷余忽忽座中睡去亦不怪也

沈壽民字眉生宣城人移寓南京余十七歲遭難往來都中邑中黨逆者陵侮孤兒蔇訟紛紜不已無暇更理經生之業不讀書者五年矣庚午至南京邂逅眉生爲之閉導理路諄諄講習遂入壍屋癸酉訪我於黃竹不遇而去至武林與余同寓孤山詩酒流連月餘戊寅余訪眉生於宛陵而眉生以保舉入京余信宿其家地名紅林去城半舍阮大鋮黨禍起眉生變姓名至金華不相聞問然余逢急難必夢投眉生之家痛哭而醒戊戌鄒文江來始得眉生消息已返家園作詩寄之甲辰五月遇文江於姑蘇約其共訪眉生而文江失約予亦悵然而止庚戌得眉生手書余詩所謂春盡來書歲暮收從前猶勝竟沈浮是也乙卯有客自長洲來接眉生書云知己之難久矣梨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梨洲先生今世纔一見耳世路羊腸跼天蹐地不敢踰咫尺先生悉此情哉初意道駕西來不腆敬亭願撰杖履自此陟黃鶴渡漸江下嚴瀨買舟而東拜吾太夫人堂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頹眼中之人老矣而弟尤甚奈之何哉道旨媿未親承然於諸時賢傳誦頗窺什一古今生知惟堯學知惟舜大禹口口說艱說難殆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書筒上書四月廿日瀨江寄而眉生之卒在五月三日相去僅

十有二日則此書是絕筆也以數千里之遙願訣別不爽時刻豈非冥契乎

沈壽國字治先眉生弟也庚午同試南都一日月明如晝余與治先過文德橋叩周元亮之門同訪崔昭飲至夜半而散戊寅余至宛陵宿於市肆明日欲抵安慶治先知之來肆中將余襆被强搬去拉予同入城則麻孟璇梅朗三徐律時（忘其字）顏庭生十餘人已角巾葛袍出迎於路矣遂寓徐乾岳（律時父）之家欵留近十日將行出宿治先家余臥後治先發吾拜匣空無所有以五十金置其中鎖如故遲明余始知之謂治先曰此子會銀也凡人窘則舉會（其壁上有會單）奈何以餉余乎治先曰子途中不比吾家中也未幾宣令余廣之致餽余曰子可無慮矣治先始已以肩輿送至池洲又寓書青陽吳空之鍾餽金其交情如此

沈士柱字崑銅蘄湖人讀書明敏下筆千言癸酉甲戌來西湖寓樓外樓武林名士畢集湖舫爲之增價薄暮與余聽絲竹管絃所在掉小舟尾之改革之際累書招余余未之赴終以李大生一案受禍崑銅收禁南都之大內一年有餘有前後宮詞二十四首余選數首記於此前詞云三百年恩總未酬宸居何意臥羈囚先皇製就琉璃瓦還與孤臣作枕頭落日昭陽半照灰寒鴉猶帶影飛來上林無樹

堪酣宿。喚醒羈人夢一回。古木倶已斫斷蕭風只有五絃揮。彤管朝朝傍袞衣。便殿只今圖史廢。歌驚舞蝶不輕飛。後詞云。趙瑟秦箏入選頻。一年歌舞號長春。煙花金粉銷沈盡。腸斷南冠夢裏人。方傳內樂宰臣賢。親製蟾酥御苑前。剩得鼓吹鳴聒耳。蛙聲又在曲池邊。征馬長江四面圍。親將騎射悅宮妃。那堪回首圍屏泣。落得傾城帶笑歸。國亡後敗絕倶出據鸚鵡金籠喚御名。貴妃親教調鄂情。只今苦雨凄風夜。卻聽鵾鷄四五聲。移得豪家洛牡丹。幸姬爭戴折花殘。沈香亭北多烽火。繫馬誰憐舊倚欄。

附明文授證註百家云嵐嗣先生與先君子交最厚國變防亂揭首願于方果大先君子大左矣人圖桂左子直聯沈眉生論民大節先生也

周鑣。字仲馭。金壇人。庚午南中爲大會。仲馭招余入社。已東渡錢塘見劉夫子。入甬見百歲老人劉念庭。返棹訪余。與沈眉生讀書茅山。務王佐之學。阮大鋮招搖豐芭。以新聲高會。網羅天下之士。人不知其爲奄兒也。仲馭草南都防亂揭。以顧杲爲揭首。列名士百餘人。大鋮窘甚。于是與仲馭爲貿首之仇矣。已卯。余入試南中。中途病瘧。過句容。至仲馭家。談至夜分而瘧不發。壬午北上。又晤仲馭。言陽羨之出山。大鋮哀求於東林諸君子云。所不改心以相事者。有如茲水。吳中諸君子頗欲寬之。但未知南中議論何如耳。因邀仲馭至虎邱。語以假借之意。仲馭毅然不可。陽羨亦不敢犯正議。以此復大鋮。大鋮涕淚交下。願以其化身馬士英代。已大鋮得志。必欲殺仲馭。然無隙可乘。不得不借介生從賊之名。以及仲馭。初仲馭與介生。以門人相高。一邑。遂成朋黨。兩家之門人相見。則睚眦相向。仲馭之門人。以徐澤商爲魁。聞李賊勸進之文。有比堯舜而多武功。方湯武而無慚德。揚言出自介生之手。馬士英竟以入告。大鋮遂以大義滅親。逮仲馭入獄。勒令自盡。澤商意欲殺介生。而反以害其師。大鋮意在殺仲馭。而借名殺介生。仲馭在獄。余欲入視之。而稽察甚嚴。徒以聲相聞而已。貢此良友。痛哉。

韓上桂。字孟郁。番禺人。以南京國子監丞左遷照磨。庚午。余奉祖母太夫人在經歷官舍。與之爲鄰。有梧桐一株。蓋一畝。余讀書梧桐之東。孟郁讀書梧桐之西。但隔一牆耳。孟郁始授余詩法。遂引入社。孟郁尋移居。集南中詩人。賦新秋七夕詩。余得秋字。詩成。爲改數字。孟郁贈余詩極多。失去可惜。孟郁豪爽不羈。其在五羊。伶人習其填詞。會名士呈技。珠欽翠鈿。掛滿遶端。觀者一贊。則伶人摘之而去。在舊院演所作相如記。女優傳靈修爲文君。取酒一折。便賣百金。好談兵畧。鬱鬱無

所試而卒。錢東澗曰。孟郁爲詩賦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噱。呼號飲博。探題次韻。紙上颯颯然。如竇之食葉俄而筆騰墨飽。斐然可觀。

林雲鳳。字若撫。長洲人。詞人之耆舊也。是時南中詞人汪遵民 遵有鍾伯敬批評集。張隆甫有朱之番張唱和集。閔士行 景賢有快書。皆與余往還。而若撫最親。贈余詩亦最多。吳子遠 道權 周元亮 亮工 與余同庚。若撫因作詩。有誰家得種三株樹。老我如登羣玉峯。流傳詩社。其後出處殊途。元亮猶寫此詩以見寄。若撫寓報恩寺。余與之登塔九重。及遊城南七十二寺。皆有詩唱和。

陳元素。字古白。余時作詩。頗喜李長吉。古白一見。卽切戒之。亦云益友。

韓如璜。字姬命。廣之博羅人。好古文。有皇明文茲之選。癸酉序余制義。南中詩會。無有不赴。李小灣爲南宗伯故姬。命久留南中。所著古文。自號爲小韓文。

麻三衡。字孟璇。余交之於南中。書筒往來。無有間歲。必以古墨侑簡贈余。多古詩。後死難。臨刑賦詩。誓存千丈髮。笑看百年頭。

林古度。字茂之。閩人。住南京蕭然陋巷。車馬盈門。其先人曾被廷杖。余贈詩有痛君舊恨猶然積。而我新寃那得平。茂之讀之流涕。

梁稷。字非馨。南海人。庚午。何匪我選皇明文徵。非馨主其事。辛巳。余復遇之於南中。遊江湖閒。尙未歸南海也。

何喬遠。字匪我。閩人。爲南司空。四方名士多歸之。九日。大會於鳳皇臺。分韻賦詩。所著有萬歷集。固一代之作手也。錢東澗以其所纂國史。命名名山藏訾之。此蓋不敢以私史竄國史。何可非也。

何楷。字元子。閩人。著五經解詁。余入其書室。方爲周易解詁。收羅甚博。百年以來窮經之士。黃石齋郝楚望及公而三耳。唐王時。公以左都御史叱鄭芝龍於殿上。致政而歸。芝龍使人戕其耳於途中。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復社國表四集。爲其所選。故聲價愈高。嘗於西湖舟中。贊房書羅炤之文。次日杭人無不買之。坊人應手不給。卽時重刻。其爲人所重如此。次尾亦好收書。然未經考索。書賈多欺之。次尾不知也。辛已。與馮臨仲同入大學。相得益彰。一日。禮部陶英人邀飲。次尾袖出一紙。欲拘顧媚。余引燭燒之。亦一笑而罷。改革之際。起兵山中。未幾而敗。

劉城。字伯宗。貴池人。爲人平易。無次尾之鋒鋩。雖掛名防亂揭。阮大鋮亦不忌之。

戊寅余信宿其家四壁圖書不媿名士也

錢禧字吉士蘇州人每刻社稿必遣使至余家余知其崇尚先輩不以平日之文應拈題別作數首吉士睽賞

吳騫字槎客住城南委巷舉時文社於天界寺集者近百人拈題二首未午而罷設飲於寺之丹墀刻孫櫆皇甫涍文行世余別槎香詩有一榻藏書君寂寞半年旅邸我糊塗句

張自烈字爾公江右人舉國門廣社而社中與予尤密者宜城梅朗三宜興陳定生廣陵冒辟疆商邱侯朝宗無錫顧子方桐城方密之及爾公無日不相徵逐也

朝宗侑酒必以紅裙余謂爾公曰朝宗素性不耐寂寞余曰夫人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吾輩不言終爲損友爾公以爲然爾公選文辯多殿艾千子定待千子大怒亦肆詈噉余以爲此塲屋氣習耳以制義一途爲聖學之要則千子之作俑也其所言極至以歐曾之筆墨詮程朱之名理夫程朱之名理必力行自得而後發之爲言勃窣理窟亦不過習講章之膚說塵飯土羹焉有名理歐曾之筆墨象心變化今以八股束其波瀾承前弔後焉

有文章無乃罔人昧已之論乎其間先輩如楊復所等間有發明其心得千子批駁不遺餘力近溪復所之學千子何曾夢見即歐曾之文章千子但模倣其一二轉折以爲歐曾在是豈知其爲折楊皇荂也千子無論後來面墻之徒讀其批尾妄謂理學文章盡歸于艾于是猖狂妄誕遂罵象山罵陽明不知天之高地之遠遂化爲時文批尾之世界

梅朗中字朗三宣城人世以詩名前有聖俞後有禹金而朗三行住坐臥無不以詩爲事禹金有文紀自漢至隋朗三纂賦紀以補之馮汝言輯漢魏六朝詩紀朗三搜其遺者逸句斷章亦二大帙戊寅余登其家三層樓禹金讀書之所也古木蒼然下臨古塚發其藏書朗三以陳旅集贈我辛巳在南中與共晨夕者數月宿觀音閣夜半鳥聲聒耳朗三推余起聽曰此非喧鳥覆春洲乎如此詩境豈忍睡去薄暮出步燕子磯看漁舟集岸斜陽掛網別一境界有言某家多古畫余與朗三往觀二更而返月明如晝復上酒樓沽飲遇崔昭病臥樓上就其榻訪之

趙初浣字雪度涇縣人癸酉偕一僧來湖上吳次尾每於廣座議論鋒起即瑣屑之爭亦不讓人雪度曰焉有名士而終日妄言者乎其後死於圍城

金渾字宜蘇吳縣人先忠端公之難最先至吾家痛哭而去知英德縣亦死於難無有表章之者

張溥字天如太倉人戊辰相遇於京師庚午同試南都爲會於秦淮舟中皆一時同年楊維斗陳臥子彭燕又吳駿公萬年少蔣楚珍吳來之（會有跋人亦之）其以下第與者沈眉生沈治先及余三人而已余宿于天如之寓甲戌余與馮研祥同至太倉值端午天如宴于舟中以觀競渡遠方來執贄者紛然天如好讀書天姿明敏（下缺）

某家有藏書夜與余提燈而往觀之其在翰苑聲價日高奉之者等於游夏門無益友天如亦自恃其才下筆豐豔遂無苦功入細嘗以泥金扇面信筆書稿故所成就不能遠到爲可惜也

張采字受先其文質朴過於天如余亦遇之於京師甲戌亦在其家往還意氣慷慨不盡其才而止

楊廷樞字維斗丙寅捶死校尉焚駕帖維斗與焉僅而得免戊寅刻先忠端公詩集維斗過余見之遂諗爲序後死雖

陳子龍字臥子華亭人爲紹興推官撰先忠端公祠堂碑銘余邑有疑獄余一言

臥子遂出死罪二其相信如此吳勝兆之獄臥子望門投止牽連甚衆人以比之張儉焉臥子少年之文恃才縱橫艾千子與之論文極口鄙薄以爲少年不學不宜與老學論辯自取敗缺海內文章家無不右千子以余觀之千子徒有其議論其事倣歐曾與事倣王李者亦唯之與阿臥子晚亦趨於平淡未嘗屑屑于事倣之間未必爲千子之所及也

陳貞慧字定生陽羨人國門廣業之社定生與次尾主之周旋數月姚太夫人六十之誕少保（于臣）定生父子皆有詩

黃居中字明立居金陵之廬簷巷庚午何匪我舉詩社余與明立無會不與辛巳明立七旬余以宗人共坐一席明立千頃齋藏書甚富余至金陵必借讀之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明敏多藝吳子遠之甥也己卯余病瘧子遠拜求茅山道士得藥一丸致余余知其爲絕瘧丹也念朋友之眞切不忍虛其來意些少服之而委頓異常密之爲我切脈其尺脈去關下一尺取之亦好奇之過也壬午在京師言河洛之數另出新意後削髮爲僧法名無可

金光辰字天樞合肥人余至北京寓萬駙馬之園在城之極西公時爲僉院相去

幾二十里特來相訪謁典久稽余欲上疏催之以稿呈公公即袖之而去其寫本及投通政司皆不煩余也公弟光房字天駟嘗已卯余試南都方病癘天駟以其天界寺私室寓余

朱荃宰字咸一在酉都爲劇墨之戲皆方正邵格之羅小華名品方程以下不論也知武康縣代者左碩人訐之徐虞求先生致書於余往武康爲解時咸一方病與韓道士講坐功及余武康返而咸一已死韓道士者住重陽觀一飯能盡斗米閉戶或一月不食至庚寅猶在重陽王爾祿拜之爲師不知所往

陳元齡字宗九閩人余遇於金陵著思問初編其壬遁之學得之於吾鄉周雲淵惜其時未及受之也

顧杲字子方涇陽先生之孫南都防亂揭子方爲首阮大鋮得志以徐署丞疏逮子方及余時鄒虎臣爲掌院與子方有姻連故遲其駕帖福王出走遂已後死難

陳宏緒字士業江右人在南都與余訪求藏書之家庚子余遇其舅氏於舟中寓書士業答言吾非故吾若有慚德何也

萬時華字茂先江右人南宗伯李小灣出諸訪謁册皆擬謁於上先忠端公之謁茂先所擬也

朱大典字未孩余十四歲時隨先公至李皇親園看牡丹公方較射園中得一見之其後守金華死最烈有金無鍊者屠城之日無鍊知必死立於廟門屠者入廟三四番在廡內者皆死從無鍊身旁往返皆不見之幸而得生其弟則受屠先是其弟嘗於南鎮求夢神令其伸掌書一古字於上不能解至是城外穴地十人同埋一坎方知古字之爲十口也

錢士升字御冷嘉善人已巳余至其家求墓文公出一册問東浙士大夫賢否即書其上此時已爲入相張本

李清字心水泰州人爲寧波推官不甚知余久之而相契先公同難之謁典正當邪氛熾日忽然並下則公之力也癸丑余寓書泰州公答云弟家居近三十載行年七十三矣舊時知識零落山邱忽一羽從空而下啓而視之則先生大札也且驚且喜已聞太夫人壽躋八旬益歎爲先老先生忠義之報而大札到日屈指即太夫人華誕此亦一奇也小刻數種奉上亦令使先生知不肖三十載內唯矻矻一卷書以消茲長日耳

張國維號玉筍東陽人官至大司馬余更深見之論事迄余下舟聲如洪鐘尋死國難

張爾公字侗初松江人已巳余見之于其家時先生已病革臥一坑上以隱囊靠背而坐謂余氣清他年遠到勿忘老夫之言也

黃端伯字元公江右人爲寧波司理調杭州余登其舟自丈亭談至下壩諮訪民隱出語直摅無所回護在杭州出堂則士子與僧道環聚者數百人一切以機鋒行事後死難甚烈

徐汧字九一蘇州人死難余於戊寅往還

吳志遠字子往嘉善人先生與高忠憲歸陶庵三人爲林下之遊俱以澹泊明志

甲戌余會葬魏忠節先生與劉夫子講學竊聞其緒言

陳龍正號幾亭嘉善人甲戌劉夫子題忠節之主余同舟而歸幾亭拜夫子於舟中投書一卷言天下之風氣操於紹興今之利病無不操於書辦爲六部各衙門書辦者皆紹興人書辦之父兄子弟皆在紹興使爲郡縣者能化其父兄子弟則在京之書辦亦無不化矣余覽之曰迂論夫子曰今之人誰肯迂者余甚悔其失言

彭期生字觀我海鹽人亦拜夫子於舟中後死贛州之難丙辰余過其家夫人年八十外猶在

林增志字可任溫州人壬午北京往還後嗣法石奇改名法幢

陳函輝字木叔臨海人余初遇之嚴印持座上庚辰至其家所居四面皆水圍以闌干非舟不可登其堂越中初立木叔以少宗伯從事其後死節

劉同升字孝則江右人癸未來湖上酒闌與沈崑銅論荊溪孝則頗右之相爭無已余解之方散

蘇桓字武子江右人其壽吾母四十歲詩倣風雅體爲之甚美

鄧錫蕃字雲中金壇人嵊縣知縣余弟司輿補弟子員爲公所薦余至嵊館余於寺臥雪者數日於是有大雪封山城寂寞老僧刺血字糢糊之句

龔立本字淵孟常熟人慷慨喜事知崇德縣余入其署中談時局甚悉

吳炳號石渠長於塡詞所著有西園情郵畫中人療妒羹綠牡丹雖多勦襲而不落俗徐虞求先生甚不喜之曰五院本乃石渠之五經也以三司首領攝餘姚縣

事。先公論祭石渠董其事。後從亡而死。

徐枋字昭法。九一先生之子。甲辰余上靈巖。繼起館于天山堂。一時來會者周子潔文孫符王雙白而昭法後來。余篋中有文數篇。昭法見之。嗟賞不已。以爲此眞震川也。因相與論著述。欲以通鑑爲經。二十一史爲緯。重翻局面。亦未知其後曾拈動否也。其苦節當世無兩。謝絕往來。當道聞其名者。無從物色。餽遺一介不受。半菽不飽。以糠粒繼之。其書神品。蘇州好事者哀其窮困。月爲一會。次第出銀買其書。以此度日而已。

汪渢字魏美。武林人。改革後。不入城市。寄迹於僧寮野店。丁酉余同宿於孤山。贈余詩三首。余次韻和之。同上山頂葛仙祠。三宜迹至。爲設湯餅。已而山下待者奔來言無處不尋和尙有庵主轎十乘來。三宜曰。方欲與居士快談。奈何以此俗事擾人。汝等宜即回之。余曰。不然。庵主來。必有香信。公宜下山受之。以供我輩。不亦可乎。三宜笑依余言。已亥笑魯迎余及魏美至其庵中。夜月明甚。笑魯以臥榻讓我兩人。止有一被。五更不勝其寒。魏美與余貼背相磨。少取煖氣。明日。余上雲居。至城門而別。

巢明盛字端明。嘉禾人。鼎革不離墓舍。種匏瓜用以製器。香爐瓶盒之類。欵致精密。價等金玉。爲大匏賦以見志。乙巳聞余館語溪。破戒相訪。夏彝仲有幸存錄。言三案之事。得之山東張延登。是非刺謬。余作汰存錄以正之。彝仲死節。存此錄。使後人致議。爲不幸也。端明序汰存錄。以爲彝仲亡後。他人假託其名爲之。使出自彝仲。則是非可信耳。癸丑太夫人八旬。爲文以祝。寓書曰。侍慈幃於遲暮。振家學於後昆。白首窮愁。亦復何憾。

顧大韶字仲弓。常熟人。其文縱橫。似國策。月旦不稍假借。邑人甚畏其口。余于己卯見之。其尊瞳使者說敬十八房文于科舉之敝。噫笑甚于怒罵矣。

附明文沒讀註百家云仲弓即大韶隱裕愍之弟與裕愍擧生

錢謙益字牧齋。常熟人。主文章之壇坫者五十年。幾與弇洲相上下。其紀事必兼議論。而惡夫勦襲。詞章貴乎鋪序而賤夫凋巧。可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然有數病。闊大過于震川。而不能入情。一也。用六經之語而不能窮經。二也。喜談鬼神方外。而非事實。三也。所用詞華。每每重出。不能謝華啓秀。四也。往往以朝廷之安危。名士之隕亡。判不相涉。以爲由己之出處。五也。至使人以爲口實。掇拾爲正錢錄。

亦有以取之也。余數至常熟。初在拂水山莊。繼在半野堂絳雲樓下。後公與其子孫貽同居。余即住於其家。挑水時只言韓歐乃文章之六經也。見其架上八家之文。以作法分類。如直序。如議論。如單序一事。如提綱。而列目亦不過十餘門。絳雲樓藏書。余所欲見者無不有。公約余爲老年讀書伴侶。任我太夫人菽水。無使分心。一夜余將睡。公提燈至榻前。袖七金贈余曰。此內人（卽柳夫人）意也。蓋恐余之不來耳。是年十月絳雲樓燬。是余之無讀書緣也。甲辰余至。値公病革。一見卽云以喪葬事相託。余未之答。公言顧鹽臺求文三篇。潤筆千金。亦嘗使人代草。不合我意。固知非兄不可。余欲稍遲。公不可。卽導余入書室。反鎖於外。三文一顧雲華封翁墓誌。一雲華詩序。一莊子註序。余急欲出外。二鼓而畢。公使人將余草謄作大字。枕上視之。叩首而謝。余將行。公特招余枕邊云。惟兄知吾意。歿後文字。不託他人。尋呼孫貽與聞斯言。其後孫貽別求於龔孝升。使余得免於是。非幸也。是時道士施亮生作法事。燒紙。惟九十二字不燬。公已八十有五。人言尙餘五年。亦有言九十乃卒字之草也。未幾果卒。

聞啓祥字子將。余每至杭。舍館未定。子將已見過矣。子將風流蘊藉。頎袖讀書社。嚴調御。字印持。頎袖讀書社。憶與陳木叔飲其家。偶言宋之問詩。桃花紅若綬。只此一語。其無刻不忘富貴乃爾。

孫爽。字子度。崇德人。以其門士連染。受笞三十。度不以爲意也。桑間敗屋。圖書精緻。吟詠自如。庚寅余自吳門返訪之。方欲與之劇談。而陸麗京聞余至。强之入城。

卓人月。字珂月。杭之塘棲人。蚤有時名。丙子余兄弟以應試寓湧金門黃家庄。珂月夜過余。索酒與澤望棹舟湖中。笑聲震動兩岸。犬聲如豹。

陸培字鯤庭。杭人。與陳元倩交惡。元倩無鄉里之行。武林出檄攻之。鯤庭寓書於余。欲東浙爲應。余告同社。於是紹興王元趾爲首。寧波陸文虎爲首。皆出檄。元倩幾無以自容。而以死節一酒之。

陸圻。字麗京。鯤庭之兄也。爲文長於儷體。亂時避至東浙。館於吾家。言當此兵戈載道。無不閉門聽難。而賓客滿座。盜賊不犯者。唯朱澹侯與黃氏兩家耳。庚寅同宿吳子虎家。夜半推余醒。問舊事。擊節起舞。余有懷舊詩。桑間隱迹懷孫爽。藥籠儉生憶陸圻。浙西人物眞難得。屈指猶云某在斯。史禍之後。麗京以此詩奉還云。

自貶三等不宜當此請改月旦其後不知所終人有見之黃鶴樓者云已黃冠爲道士矣

章正宸字羽侯從劉夫子講學東浙爲少宰特疏薦余國亡遁去駱賓王之遁於僧名捕之也羽侯無故而遁加一等矣

魯叟字季叟會稽人辛亥邂逅論文見余所作能得其意之至處嬰賞不已及論時之有名譽者多所不滿問其何所師法以爲先人與徐文長同學數年故能知文之首尾也自後余至郡城必相過從季叟不以文名而其所造如此故知以名下爲優劣者妄矣

馮元飈字爾賡慈谿人天津巡撫以海船迎駕南遷國亡憂憤而卒余爲弟澤望求婚於劉瑞當瑞當夫人未允公坐於幃外與夫人言無失此佳壻乃定先公建祠西石山同邑之黨逆者不利公率其弟鄴仙及馮元度馮正則馮自昭陸文虎萬履安會哭祠下祭文傳播黨逆者咋舌而死丙子招余入太倉閱卷公以勤王行余始辭出

馮元飈字爾韜以本兵回里與仙病於武林藥鑪溺器公皆身親之與仙卒公亦

以憂憤相繼卒辛巳公爲南通政塘棲卓大丙年十六七其婦翁引之見余余言於公即爲致書杭司理宋璜大丙由此得補弟子員余書儀冒余書中多別字公以示諸子賡仲賡仲曰僞也公曰汝等學問淺太冲所寫必有來歷無貽後日之笑也閔堂而止

姜思睿字崙愚慈谿人嘗於公所相會時有自省中歸者以前輩自居高視淺揖公曰此姚江黃太冲也公不識之乎

劉應期字瑞當始與崙愚齊名人稱曰姜劉馮此時谿上多名士而瑞當裁量其間不少假借人亦畏其清議馮正則曰瑞當亦有疵處然可件而盡也吾等非無好處然可件而盡也吾等與瑞當相去遠矣是時一方名士皆有錄學使者至以公書進之大略準之爲上下余嘗執筆名士十數人列坐皆無鬖髮私意必衆論相諧而後定慈谿馮賡仲有盛名余以瑞當爲首賡仲次之賡仲不悅無以難也

馮家禎字吉人長於度曲喪亂之際結爲歌社時慈人陳謨以無賴委署寧紹道好作聲勢恐喝鄉里公登場賓白黃和尚有成親日豈可人無得意時莫笑陳謨

今富貴他年情事有誰知讀聞之大怒以他事搒之下獄獄吏待之頗慢公即唱西樓怪相逢欺待踈節曼聲按拍無不絕倒初不知其爲患難也然每對余言則無非新亭之淚

華夏字吉甫其爲制義簡潔自成一體以黃斌卿事坐累死其夫人亦自盡余選同社之文吉甫入於文統

陸符字文虎爲人慷爽能面折人之是非余之交文虎也吳來之言貴鄉陸文虎志行之士子何不友之於是遂爲登堂拜母之交故余之學始於眉生成於文虎余之病痛知無不言即未必中余亦不敢不受也家居無月不往來北都同讀書於萬駙馬北湖園中者半年生平凡事不相隱壬午北榜將發余與王敬載馮賡仲馮沛祖及文虎飲園中而徐心水監場使人至文虎出與耳語還座復飲斯時已知中式而不言也其後向余悔之生平唯此一事耳乙酉十月十日從越城返而過我歎息事已莫可爲明年十月十日奴子自小溪來言見文虎坐轎中用布束縛將入城小飲也其聞訃與相別同日豈非冥契哉

萬泰字履安余之交猶文虎也癸酉老母四旬與文虎刻沈崑銅壽啓至期來祝

癸未又來已丑余至甬上時履安喪失家道抱瘡未痊相對秉燭瘡不復發庚寅晦木爲馮賡仲連染而固山之記室與履安有舊由是得免癸已老母六旬文虎已故履安踽踽獨行出其正氣堂書序讀之不覺失聲而哭甲午冬余嫁第三女於朱氏入寓寒松齋履安使其子任勞余受成而已履安遊粵余兩年頻遭患難望其返棹一洩吾心之所萬痛而履安已死於九江舟中矣

董守諭字次公是時甬上知名者三人文虎履安次公而次公又爲別調東浙既亡異時舉人爭先入仕之爲濃官者皆復會試於 本朝人謂之還魂舉人次公獨稱故官不見當道嘗以朱子發卦義問余余爲之疏解於下曾憶與之看戲有演尋親記者哀動路人次公指而謂曰此錢美恭也其父與此相類願忍而爲此乎蓋美恭父錢士鵬仕滇中不返故次公言之其後美恭決志入滇而身無一錢乃買鼓板一副市鎮之處度曲卒迎父柩而返

疆式耜號稼軒粵中立國公鞠躬盡瘁公殉節而不成爲國矣當公之赴粵也余送之於湖頭公欲強余同去余以母老辭之老母四十公有詩數章爲祝

張肯堂號覲瀾松江人盡節於瀋洲

吳鍾樹字饋州武進人知長興時刻社彙名士品不過二十人而余在其列從亡海外考試沿海有志之士錄爲弟子員飾以衣巾率之拜王於舟中余問先生以爲不急先生曰此與昔人行冠禮一意耳觴余於鯨背之上落日狂濤凄然相對但覺從古興亡交集此時何處容腐儒道得一句及余返棹先生駕三板船送別三十里以外至今惻惻先生居閒補陀聞瀋洲將破赴難抱夫子栗主自焚於廟余煌字武貞會稽人郡守于穎長初至公與鄉紳旅見剌入堂吏禽俟堂事舉而後見客公大怒索其原剌拂衣竟出及余回寓而公已見顧去矣越城不守公衣冠投度東橋下出沒久之猶舉首曰忠臣難做復力沈而死

余增遠字若水改革以後居城南破屋牀頭屋漏則以氈甲承之擁爰禮圖似老農家病將革余命兒子正誼切其脈若水曰吾祈死二十年之前願聽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泫然而罷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北變聞余從劉夫子於武林寓吳山之海會寺公徒步上山相晤東浙之事趨死不顧利害從亡海外爲悍將所害

孫嘉績字碩膚大兵將渡東浙郡縣皆已獻戶口册籍牛酒犒師各官亦委署易置人情陷賭不敢動公書生勃窣起而創即壘之守鳴鐘伐鼓號召其邑人於是錢希聲應於甬上鄭履公應於越城張玉笥陳寒山應於台婺然公本書生慮變非其所長挾手以太阿授之方王而分地江上一隅大兵數騎乘淺過江列師皆潰矣公至瀋洲而卒嘗將章欽臣潰後復起山中見獲其妻金夫人例入旗下夫人强項不屈問官始恐之以斬再恐之以淩遲夫人曰吾豈怕淩遲者哉磔舉而行刑者暴死夫人遂成神以謂大金娘娘也余若水作傳其烈古今所僅見

王翊著字元趾爲人亢爽不羈好聲色在先師弟子中頗爲逸羣及改革之際上書請先生自戚無爲王炎午所弔元趾亦自沈柳橋之下先師曰吾數十年來止得此一門人余每至越城元趾頃刻不離其篤於友誼如此

張煌言字元箸其父圭璋字兩如甲子舉人嘗教授余家元箸爲人躍冶而明敏過人故能就死從容有文山氣象當其被獲也已散遣士卒懸洲獨處亦如田橫之在海島也而補陀僧有借之以姻大帥者遂遇難

王正中字仲撝北直人其署餘姚亂兵充斥頗能鎮定之事解丁亥訪余於山中辛卯余住栅下又來辛丑余遷化安山又來仲撝好天官壬遁之學皆余所授也

已酉余在古小學仲撝亦寓越城生計消索云將佃田五畝賣卜以續食耳未幾而卒

張岐然字秀初武林人讀書深細其讀三禮字比句櫛宮室升降器皿位設皆所不遺音樂則自製十二律管考驗合否區田則入山中與老農種植亂後嗣法三峯蜀僧潭吉作五宗救半出于秀初欲申三峯之屈然其言有失倫者人皆笑之

江浩字道安武林橫山人讀書略見大意而胸懷洞達無塵瑣纖毫之累余與之月夜泛舟偶爭一義則呼聲沸水至於帖服後亦從釋氏改名鐵月

馮悰字儼公武林長橋人爲讀書社領袖余嘗宿於其館偶論楊左事其門人顧豹文問楊大洪何人也儼公正色曰讀書者須知當代人物若一向不理會讀書何用三渡訪余丁丑值先公論祭儼公列於執事

許元溥字孟宏長洲人余與劉伯宗及孟宏約爲抄書社是時藏書之家不至窮困故無輕出其書者聞有宋集一二部則爭得之矣丙子來越城張登子大會名士孟宏與焉

閻爾梅字古古徐州人余遊廬山遇之坐五老峯頂限韻賦詩月色侵人三鼓始罷古古言自華山遊返然觀其山行甚艱人言華險遊者望崖而返若古古能遊則知余亦不難矣

孫奇逢字鍾元范陽人移家百泉山初以俠名後講理學門人甚衆癸丑寄所著理學宗傳一部老母壽詩一章書云湯孔伯來知太沖爲藏山薪傳時年九十三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不得志于鄉里北遊不歸丙辰寓書于余云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遂逾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纔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倉父年逾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于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黃門人陳萬二君具論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于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

中所論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但鄙著恒自改竄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糇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儻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任禱切

陳確字乾初海寧人於先師門下頗能有所發明余丙午至其家訪之時已病瘋不能下牀信宿而返乾初以大學屑累之學不出於孔子爲學者所譯不知慈湖已有是言古人力行所至自信其心不須沿門乞火卽以圖書爲怪妄大學爲別傳言之過當亦不相妨與勦襲成說者相去遠矣

朱朝瑛字美之海寧人漳海之學通天地人嗣之者無人漳海曰康流沈靜淵鬱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義文閒奧舍皆取諸其宮中何必蜜人之室乎丙午余至其家訪之康流日發其所著五經討論終夜越明年復以其大凡見寄海昌之學者康流乾初二人恐從前皆不及也

王猷定字于一江右人其文如湯琵琶傳李一足傳寒碧孳記亦近日之錚錚者但余與之言多附會不實是其大疵也

施博字約庵嘉興人余謂其學夾雜釋氏約庵言博當甲申乙酉臥病兩年又以先人未葬老母須養偷生惜死以至於今每與出世者往還自分不可爲聖人之徒尚當以待盡隱衷尚有餘愧

管繩字乾三姑蘇人中興天台教甲戌余至其家其於一時名士一時堂頭皆譏貶以天台之學繭絲牛毛非沈默者難以承當參於余別雀奇詩三章約余重會以爲君不出家亦是無盡無垢之流詩失去從其遺集得一首越溪寒色入之子意何深太華三生夢岷山一弄琴評書秋雨集趺坐竹光侵可踐重來約相思不自禁

熊開元號魚山楚人以直諫著名出家嗣法于繼起余初遇于湖頭甲辰至烏目三峯訪其知客如田夫侍者如牧童無異于三家村庵也

宏儲字繼起甲辰余上靈巖館于天山堂同館者七八人皆失職之士故余詩有應憐此日軍持下同是前朝黨錮人徐昭法不受當事餽遺繼起繼粟焉非世法堂頭所及也

亦卿卿者也

附明文授讀註百家云徐德字巨源鹽章人崇禎間江右一童知名士如支子驪文止陳大士德平叔禹茂先王于一黃貽斧陳士業遜國共爲古文巨源其

羲堂住淨慈寺余與汪魏美訪之見其知客扇上詩忽拋一點月當戶喚起幾多人上樓因索其詩稿觀之亦多佳句與余輩談諧正熟大衆請其上堂羲堂蹙額曰汝輩爲之何與吾事大衆爲之一笑

本晳字山曉余與李杲堂高辰四高元發八天童山曉特爲上堂言韓文公來也爲余而發庚申秋暮過訪不值詢山童云看花未歸題於壁而去云短杖拄泥深尺許遠隨牛迹辨荒村先生乘輿看花去惆悵斜陽立板門方外交遊如木陳初求口口文字視若天人繼而指摘踈尾紛然石奇與文虎友喜助結雪瓢喜其相近死而遂蹊其田具德住余丙舍出而操戈相向雖有交情姑且畧諸

余少逢患難故出而交遊最早其一段交情不可磨滅者追憶而志之開卷如在於其人之爵位行事無暇詳也然皆桑海以前之人後此亦有知已感恩者當爲別錄

附錄明文授讀註尹民興字宜子楚人崇禎朝任職方國亡後出家以靈巖起錯爲師其扩始餘衆疏多中時病至文章別湖生面漢有注龍潛虎手段西秀中變局也

何偉然字仙濡仁和人學振本領欲以冷雋字句點綴成篇學陳仲醇而才力不及者也歙人閔汝賢刻快齋數十種大較小品高話偉然固行之亦刻使者數十種

稱余遇景賢于南中偶問偉於何狀景賢曾之不置剛人本好友厭絕交于快舍也

聯宗列字九子後改公子姚江人善音律爲人不羈余於庚寅繼宗列字後改公子姚江人善音律爲人不羈余於庚寅繼戲九子扮繡稱樂道德事寓言情態逼肖是後不相遇聞其改寡居詩心聊笑之近從邑丞田一峯處見其集詩文俱有師法自號夫骨失之因遍其古繪弔落雁二賦入文案

聘雄理若及道路遠近錢鏡人公國之晉江人相莊烈博物洽聞召對時凡九邊兵馬之省錢鏡利弊矢口而陳相藩策記爲文明典牌晰實用之學晚年之數知論黃鐘古尺有辨經學者憎未窺目

思舊錄終

思舊錄跋

梨洲先生雜著。其見於浙江進呈書目者。有易學象數論。深衣考。今水經。其見於家傳者。有汰存思舊待訪三錄。宋史補遺台宕紀遊匡廬紀遊皆秘本也。丙申夏。余得張太史揖持手鈔汰存錄。已校登新編矣。思舊錄則客歲于明文授讀題識內摘錄成帙。今知不足齋主人。復舉二老閣刊本見貽。因參互其異同。彙爲一編。當年承蓋扶輪。氣求聲應。固歷歷如繪也。丙午午日震澤楊復吉識

編後記

世人常言：圖書是公器，是文化資源，貴在共享，善加利用，增進知識。在五代以前，即使一個世家大族，也不易家藏萬卷圖書，因爲書籍流通全靠傳抄，抄一部五十多萬言的史記也要兩個多月，若憑一己之力，聚積歷代典籍，確實是困難的。但自五代以後，開始刊刻五經，到宋代各類典籍皆有刻本，朝廷又大加獎勵讀書人，而士大夫之家又喜歡藏書，家藏兩三萬卷之圖書也就不是難事了，例如宋敏求家藏書便多達三萬卷，乃是連續四代收藏的成果。據元人陸友仁說：

宋宣獻公綬，楊徽之外孫，徽之無子，盡付以家所藏書。後與父皐同在館閣，每賜書，必得二本。子敏求、敏修並以文學見稱於世，其藏書之盛有以也。（研北雜志卷下）

自楊徽之至其婿宋皐、皐子綬、綬子敏求共四代，藏書不斷增加，乃達三萬卷之巨量。宋氏不僅是庋藏而已，且能勤於校讎，所以板本最精。又其父子兄弟喜交遊，重公義，能推己及人，從不自秘其所藏，樂與學士大夫共享之。於是在朝達官往往向其商借，即使外路州縣士人來京師欲讀書者，就近租屋，亦所歡迎。朱弁就曾得親聞前輩道及此事，皆感嘆此風何時再有呢？據載：

宋次道（敏求）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五徧者，世之畜書以宋爲善本。居春明坊，昭陵（仁宗）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僦值常高一倍。（曲洧舊聞卷四）

這實在是一個安定和樂的好時代，讀書人對知識的追求竟然是如此的熱誠，而士大夫也樂於與人以爲善，緬懷此風，又不禁令人心醉而神往。所以說宋代學術振興，光耀前古，不是沒有原因的。在今日印刷術更進步，新著作之出版既

快速又精美，然固有文化之發揚，仍端賴研究中國文史哲學和藝術的專家一起努力，而研究的資料又十之九存在古籍中，所以將古籍作一番整編，影印出版，流通全世界，讓有志於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購藏，或者到大學圖書館容易借閱到，確是非常迫切的，更是貢獻卓著的事。往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發行以來，海內外學者利用方便，對弘揚固有文化之貢獻是有目共覩的。

新文豐出版公司先在民國七十四年印行叢書集成新編一百二十巨册，收叢書一百種，選不同之子目書凡四千餘。至七十八年又出版叢書集成續編二百八十巨册，收特選之叢書一百五十一種，子目書約五千種，與新編是互補的。又到民國八十五年，開始出版叢書集成三編，精選前兩編所收以外的叢書九十六種，子目書亦加簡汰，避免重複，計得二千餘種，彙印成一百册，今年三月出齊。合此三編，洋洋五百册，總共收叢書三百四十七部，子目書達一萬一千多種，總卷數約估亦達十萬以上，遠遠超過四庫全書，學者如擁有這套大書，足不出戶，即可掌握研究中國文化的重要材料。就以研究宋史而言，十之六七的史料都在其中了。自民國以來，尚沒有一部書能超過的，也沒有第二家書局或出版社能有這樣的大手筆。

叢書集成三編所選之叢書，除選購早年影印之舊籍外，其餘多半是向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等館商借的，有些子目書一時未能找到，或者被研究人員、教師借出，在複印時未能一齊印到，費時三四年，經陸續補印，但仍然有些延誤的，已來不及編入適當之類目中出版，故不得已將之彙編在第一百册中，而總名之曰「補遺」，仍逐一標明其應歸之類目，敬請讀者明鑒。

彙編一部大書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逐一將複印來的叢書底稿經一頁頁的校對，一張張的剪貼，一種種的子目書編目分類，然後再彙整分册印行，既花時間，更費心力，至今總算完成出版，呈獻給海內外熱愛中國文化的學者前，如能蒙諸博雅君子認爲本巨籍很有用、大有貢獻，或者指正缺失，則出版者與編者都是萬分欣慰和感激的。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豐縣王德毅謹識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叢書集成三編／王德毅主編.－－臺一版.－－臺北市：新文豐，民86
冊；　公分
ISBN 957-17-1604-9（一套：精裝）

1.叢書集成

083.2　　85006066